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سلسلة كتاب قديم قومية صوى في الصين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下卷　　第一分册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下卷　第一分册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下卷　第二分册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主编： 马塞北
编者： 丁国勇　李习文　崔学斌
雷晓静　田　萍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上、中、下三卷四册）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宁夏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108　字数2519千
198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套

责任编辑：景永时　李树才　尔　烨
责任校对：马金宝

ISBN7—227—00524—0/K·67　（全书三卷四册）定价：50元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丁毅民

主　　编　杨怀中

副 主 编　余振贵　刘景隆

编　　委（按姓氏笔划）

丁　力　马塞北

刘景隆　余振贵

杨怀中　杨继国

纳国昌

目　录

穆宗同治皇帝实录…… （837）
（1868年5月22日至1874年12月28日）
德宗光绪皇帝实录…… (1411)
宣统政纪实录…… (1595)

穆宗同治皇帝实录

咸丰十一年七月丁未（1861.8.26）

又谕：前据张亮基奏徐之铭擅杀就抚回民、逼令浙江候补道马椿龄自尽、杀毙通海县知县雷炎种种贻误各情，并据徐之铭奏升任云南巡抚邓尔恒在曲靖被戕一节，叠经皇考大行皇帝谕令刘源灏查办。嗣据徐之铭奏回匪假抚攻击省城、马椿龄途次病故、雷炎被伤身死，均请议恤，邓尔恒被戕别有情由并与张亮基意见不合各折片，与张亮基前参徐之铭各款均不相符。刘源灏昨已有旨令其来京另候简用，福济扑授云贵总督。著福济于到任后详细确查，将张亮基与徐之铭办理回务如何意见不合，邓尔恒如何被戕情形，马椿龄、雷炎如何身死，并张亮基所参徐之铭各款及刘源灏查办各件一并秉公详查具奏。徐之铭折片五件并节次寄信刘源灏并明发谕旨，及张亮基、徐之铭折片单共十五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云南攻克昆明海口贼垒，予知县熊梦昌以知州用，并赏花翎，舒藻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云南永昌击剿回匪获胜，赏千总杨致远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把总杜发祭葬、世职加等。

（卷1 23页）

咸丰十一年七月丙辰（1861.9.4）

又谕：据瑛棨、张芾奏陕西省东防务较紧、请将副将仍留署

任一折。福济所调副将哈连升一员现在署理陕西潼关协副将，刻下亳捻窜扰河南陈州府迤西，苗捻复窥伺秦中，且勾豫捻潜谋西窜，潼关为陕省门户，防务甚形吃紧，哈连升布置防范均能妥协，系该省得力之员，未便更易生手，所陈自系实在情形。著乐斌即于甘肃各营内另行调派得力副将一员前赴陕防，听候崇实调遣。哈连升著仍留潼关协副将之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 42页）

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1861.9.5）

又谕：奎英等奏伯克剿匪出力，请破格奖励等语。据称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库吐鲁克于贼扑回城时带兵堵击，斩擒甚多，复劝谕回众守城，并出卡追扑贼匪多名，请赏给头品顶带、双眼花翎，并赏加散秩大臣衔以示鼓励。所请未免过优。著英蕴查明该伯克是否实有劳绩、应如何酌加奖励之处，核议具奏。

又谕：常清等奏阿克苏改征回赋碍难举办、请将绵性先行议处一折。绵性于改征回赋一事不候谕旨，辄行先期出示举行，适常清等咨令停止，仍复固执己见，实属胆大妄为。绵性著先行交部议处，仍听候景廉查办。阿克苏粮饷章京国斌、印房笔帖式麟龄恃符狡展，均著暂行革职，归案严讯。其章京乌仁泰禀讦绵性那移库款一节，虚实均应彻底根究。著景廉一并秉公研讯，据实具奏。

（卷2 2—3页）

咸丰十一年八月己未（1861.9.7）

谕军机大臣等：常清、景灏奏叶尔羌参赞大臣措置乖方、请派员查办一折。叶尔羌为回疆总汇之区，统辖南路八城，抚绥回众，最关紧要。现在喀什噶尔回匪叠次入关滋事，虽立时扑散，

而夷情叵测，尤虞暗中勾结，乘间窃发。英蕴于回犯抗差逞凶并不按例惩办，辄照回子经典斩决多名，又未奏明办理，实属荒谬，且恐有额外苛敛情事。若不认真查办，恐该回子冤抑莫伸，激成事端。景灏现赴阿克苏查办绵性改征回赋一案，即著就近驰赴叶尔羌，将该城上年摊派究系何项银钱，因何不公，所斩回子多名系犯何项罪名，何以并不具奏，新疆禁止演戏，何以违禁演唱，并此外有无别项情事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并著常清、景廉传知英蕴，令其先行明白回奏。将此谕令知之。

（卷2 8—9页）

以喀什噶尔擒斩逆匪，予办事大臣奎英、总兵官福珠凌阿议叙，并赏兵丁一月盐菜银。

（卷2 10页）

咸丰十一年九月壬辰（1861.10.10）

以云南寻甸攻克回寨，擢守备邵其书以游击用，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贵州普安攻拔贼寨，擢都司何占标以参将用。

（卷4 10页）

咸丰十一年九月甲午（1861.10.12）

又谕：前因滇省军务紧要，曾经降旨令张亮基俟病体稍愈，即赴云南帮办安抚回众事宜。本日据张亮基奏报现在鹤峰州专候部颁捐照，奉到即赴湖南筹费募练，再行赴滇等语。云贵总督现已简放福济，屡经催令赴任，张亮基著毋庸前往云南。……张亮基俟病体痊愈，即来京另候简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四川剿办回匪，会理肃清，赏都司王廷相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殉难知州黄家声祭葬、世职。

（卷4 14—15页）

咸丰十一年九月丁酉（1861.10.15）

谕内阁：乐斌、多慧奏撤匪悔罪输诚、地方肃清、官军凯撤一折。甘肃循化等厅属撤拉回匪窜扰西宁等处被击回巢后，乐斌、多慧分别调派官军扼扎要隘，订期进剿，多慧复亲赴平戎驿居中调度。该匪震慑兵威，将首犯韩五十二、马忠、马如山、马贵、王得、王老三、马明良缚献，业经多慧讯明正法，并据该回众赔交赃钱，呈交军装器械，不敢再生事端，地方业已肃清。所有在事文武员弁，著乐斌、多慧择尤奏请奖励，毋许冒滥。

（卷4 17—18页）

豁免甘肃西宁、碾伯二县被扰村庄应征粮草。

（卷4 19页）

咸丰十一年十月癸亥（1861.11.10）

又谕：热河地方五方杂处，易藏奸宄。现在朕回宫以后，该处回民是否安谧？著春佑不动声色，严密访查该地方现在如何情形，迅速具奏，并著妥为安抚，毋令稍生事端。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回民生业如常，并未滋生事端。报闻。

（卷6 33页）

咸丰十一年十月己巳（1861.11.16）

命甘肃西宁镇总兵官冯子材督办江苏镇江军务，陕西陕安镇总兵官马德昭帮办军务。

（卷7 19页）

咸丰十一年十月己卯（1861.11.26）

以甘肃剿办南川等处撤匪出力，赏西宁办事大臣多慧花翎。

（卷8 39页）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甲午（1861.12.11）

又谕：徐之铭奏云南署提督申有谋在禄丰县驻扎，纵容兵练勒捐米石，民怨沸腾；及贼匪扑城，相距尚有二十余里之遥，该署提督即先行出城逃遁回省，以致禄丰失陷；回省后复以给发从前兵练费用为词需索银两，请饬惩办等语。著福济查明据实参奏。

又谕：徐之铭奏匪窜易门县城、旋经官兵克复、地方肃清、请将出力各员奖励一折。贼匪毛祥云纠集伙匪窜入易门县城，都司张洪贵等管带兵练会同绅团更番进剿，知县魏辅仁带同壮丁砍城拥进，贼匪由城缺处奔逃，当将县城克复。所保尤为出力之游击戴新奎等，著福济查明，择尤请奖。此次失守城池及地方殉难官民人等，并著福济查明，分别办理。

又谕：徐之铭奏云南逆回占踞寻甸州属易隆地方，时出滋扰；我军攻克海口，抄渡八甲等处贼巢，乘胜进攻易隆；参将何有保等督率兵练先将附近贼巢次第攻毁，复将该匪先锋贼营攻破，毙贼无算。所有徐之铭奏请奖励之参将何有保等是否在事尤为出力，应得奖叙？著福济查明核实奏请，毋许冒滥。

（卷9 41—42页）

又谕：徐之铭每次报到无不铺张胜仗，保奏出力员弁难保非虚辞捏饰，为见好属员地步。何有保恃练横行，人所共知，且据张亮基奏该员听徐之铭主使，纵练戕害邓尔恒，而徐之铭则将何有保叠次请奖，更难保无被何有保挟制情事。著福济于到任后，即将该抚前奏克复富民、安宁等城、击退攻扑省城回匪节次钞寄各折片，并此次所奏攻克易隆、克复易门等情形是否属实，出力人员应否奖励，申有谋于禄丰失守是否见贼逃遁，均著详查覆奏。何有保戕害邓尔恒有无确据？并著密速查明，严参惩办，毋稍宽纵。至滇省自回匪肆扰以来军务久未蒇事，地方日益雕敝，徐之铭办理未能妥协，边疆重地，实深廑

虑。福济接奉此旨，务即星驰前进，迅速抵滇，将军务及地方诸事实力整顿，不得任意延玩。其叠次谕令该督查办徐之铭贪财渔色、擅杀就抚回民、威逼马椿龄自尽、谋杀委员孙钧、声名狼藉、演戏宴客并夏家畴因何前赴夷寨劝捐等款，均著严密详查，一面仍遵前旨将徐之铭撤任，秉公参奏，以儆官邪而资整饬。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9 43—44页）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丙申（1861.12.13）

又谕：前因常清、景廉奏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于回犯抗差逞凶并不按例惩办，且恐有额外苛敛情事，又违禁演戏，当令常清、景廉确查具奏，并传知英蕴，令其明白回奏。兹据英蕴奏称去岁将妥果斯铅庄抗违粮赋回子办拟斩绞，系仿照叶尔羌从前各案，均查回子经典分别办理；其瑚玛庄回众实无因摊派银两不正、纠众抗拒、拿获正法九名之事；至署内演戏一节，因伊母生辰，承欢情切，将旧有太平庄杂耍玩艺叫在私舍，致滋物议等语。著常清、景廉仍遵前旨，按照所奏各情查明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贵文现令来京当差，如查办前案有应行质讯之处，即著令其暂缓来京，听候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 9—10页）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丁未（1861.12.2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现闻交河县有李清龄等被抢之案，犯无一获；该县有充当库书之胡鸣岐、户书刘允慧、壮班张明德等久惯窝赃分肥，该县知县置若罔闻，形同聋聩；又，东光县铺商胡文几在秦村地方被土匪张宏庆等械伤事主，抢去货物，该县并不查拿；又，衡水县乡试士子刘鸾翔于黑岱地方被劫，商人郑凤翔等于固安、任邱等县界内被劫；此外，河间、献县、饶阳、肃宁等处回、盐等匪抢劫行旅，扰害乡闾，尤为

肆行无忌。著文煜速饬所属逐案按名严行查拿，讯明后即就地正法，并著出示晓谕，如匪徒拒捕，在场登时格杀者一概勿论，铺户、居民拿获贼匪者破格重赏。如地方员弁仍敢如前玩弛，不将案犯弋获并窝藏处所一并扫除，即行严参惩办。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各县劫匪遵派干员会督地方文武访拿，前后缉获多名，业经惩办，余犯仍悉数务获。报闻。

（卷11 19—20页）

又谕：有人奏云南自汉回互斗以来，民不聊生，而练勇之残害更甚；逆练何有保与其养子何自清声势互倚，何有保所杀之官有前署曲靖府事许濂等二十余员…… 云南汉回互斗， 历任督抚办理迄无就绪， 逆练何有保等肆行不法， 为害日甚。田兴恕带兵督办贵州军务，滇黔壤地相接，该省情形及何有保等如何不法，著该大臣密为体察。能否将云南剿抚事宜兼归督办，抑或黔省日就肃清，即可将未完事件选办大员接办，自行带兵前赴滇省，将剿办事宜妥速办理？署云贵总督潘铎不日由京赴任，田兴恕或应俟该署督道出黔中与之商办，并著该大臣妥为酌度，先将体察访查各情迅速具奏。黔省军务剿办曾否就绪？该大臣统筹兼顾有无窒碍？务当计出万全，毋致顾此失彼也。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1 20—21页）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癸丑（1861.12.30）

又谕：据乐斌、多慧奏……又查西宁为极边要区，羌戎错杂，汉民以外，则有蒙古、野番、熟番、汉回、撒回、喇嘛土民，种类既繁，拊循治理稍有失当，枝节丛生；西宁道、府二缺，初任人员难期熟练，请均改为调补之缺；至该二缺专用满洲、蒙古人员，此后但期人地相宜，无论满、汉人员，均准酌调补升；惟同时道、府二缺内必须有满洲、蒙古人，不得皆用

汉员各等语……

（卷11 54页）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壬申（1862.1.18）

又谕：徐之铭奏攻克楚雄府城及禄丰等州县城池并遵保守城击贼出力之文武员绅各折片。徐之铭办理滇中军务措置乖方，声名狼藉。此次奏称攻克楚雄府城，歼除著名巨逆，又攻克禄丰、广通县、南安州城池，收复盐井，铺叙战功，殊难凭信，其所保各员亦难保无贿托夤缘、饰功冒奖情弊。即如在籍侍郎黄琮，从前吴振棫曾以其办理不善指名奏参，此次徐之铭片奏内则称其保卫地方忠荩宣勤，请赏头品顶带；又为道员丁凤皋请以四川道员记名简放，尤与吏部奏定新章不符。至另片所称“战将官职愈大，渐形把持跋扈；制之太急，转生事端，请将临元镇总兵林自清调任近畿”等语，该抚于陈奏克复禄丰等处折内为林自清奏请记名提督，而于片内又欲移之他处，其为毫无振作、处处受人挟制已可概见。边疆大吏至于如此，地方又安望有起色耶？潘铎经朕特简命署云贵总督，著到任后将徐之铭陈奏各节秉公确查，奏明办理。至案内请奖人员，如果确有劳绩，亦著据实核请奖叙以示鼓励，不得因徐之铭所保概令向隅也。原折片八件、单三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3 54—55页）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乙亥（1862.1.21）

又谕：张亮基奏荐举非人、自请议处、并请撤抚臣印信及沥陈邓尔恒被戕情形各折片。徐之铭在滇专恣妄杀，为从来督抚中所未有，必应严行查办，方足以示惩儆。张亮基误举非人，自有应得之咎。第如徐之铭种种贪劣，贻误疆务，情罪重大，张亮基与之共事二年，岂竟不能预先觉察？不过喜其亲

瞻，列入剿章。若律以贻误之咎，则张亮基之咎甚重，非仅议处所能塞责。邓尔恒被戕之案日久未予查办，亦无以彰国宪。花诼春不敢与徐之铭违抗，则令收其印信，亦恐徒成虚语。前令张亮基来京，原欲面询滇省情形，再行谕令前往。现在徐之铭怙恶不悛，未可稍形稽缓。署总督潘铎到任需时，即著张亮基迅速驰赴云南督办该省军务，将徐之铭先行撤任，所有云南巡抚印务，张亮基即行接署，并将邓尔恒被戕之案彻底根究，按律惩办。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须设法迅速翦除，而又宜先防其设计暗害，毋稍大意。其回汉互斗事宜，如田兴恕可以相助，即著相机办理，敉安边圉，以赎前愆，不准沿途藉口逗留，徒以空词粉饰。所有自请议处之处，著暂行宽免。若不仰体朕心，仍前贻误，则必将前后罪状宣示，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令知之。

（卷14 10—11页）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戊寅（1862.1.24）

又谕：据胜保奏拿获滋事练总宁左论，并访闻临邑县练总陈冠甲聚众抢掳，约期滋事等语。宁左论戕害差弁，是否真心谋逆，思欲乘间起事，抑该弁有激变情事？陈冠甲杀害良民，是否彼此寻仇，互相斗杀，抑其中另有别情？文煜、谭廷襄于所属地方访闻易悉，著即密派员弁前往确探，知照僧格林沁办理。倘胜保所奏属实，即著派兵分投擒拿，以靖地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4 26页）

同治元年正月丙申（1862.2.11）

谕内阁：前因前任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张芾、御使陈廷经、裘德俊先后奏参陕甘总督乐斌各款，谕令麟魁、沈兆霖前往查办。兹据奏称，查阅乐斌所奏办理撤回剿抚事宜，与该省舆论、

士庶呈词、弁兵口供均不相符，并钞录西宁、碾伯两县士民控告撤回荼毒、官兵总未剿办各词呈览。乐斌身任封疆大吏，纵兵殃民，捏报冒功，已据麟魁等查讯得实，殊堪痛恨。著先行解任，仍交麟魁、沈兆霖并其余被参纳贿营私各款一并彻底根究，务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谳而儆官邪。

（卷16 7—8页）

又谕：麟魁、沈兆霖奏查办乐斌参款微有端倪并撤回滋扰情形、将士庶呈词钞录呈览一折。撤回滋扰西宁、碾伯二邑，乐斌、多慧不能认真剿办，派出官兵叠经挫衄，乃率行议抚，以致凶焰益张，至巴燕戎格饱掠而归。详阅该二县士庶呈词，小民惨罹焚杀，众口鸣冤，其为纵寇殃民已可概见。现在撤匪出没无常，浸成巨患，诚为第一要务。著麟魁、沈兆霖督同该省文武各官妥为办理，毋再含糊了事，致令滋蔓难图。其乐斌、多慧所拟善后章程各条既有可采，即著将应否变通增改之处悉心酌定，妥议章程具奏。现据多慧奏酌议严禁越卡私贩、筹拟边防要务七条，著麟魁等一并妥议具奏。原折单均著钞给阅看。其乐斌被参营私纳贿各款并著悉心研鞫，审明定拟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6 11—12页）

同治元年正月丁酉（1862.2.12）

又谕：前因绵性奏请改征回赋，奉旨令常清等查明有无流弊。复因绵性奏常清、英蕴意存回护等情，派令景廉驰赴阿克苏查办。旋据常清等奏绵性改征回赋，任意妄为，当将绵性先行交部议处，仍听候景廉查办，章京国熵等暂行革职，归案严讯。兹据景廉奏查明回赋业已征收、实属窒碍、据实奏参一折。前任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因该城阿奇木衙门向有征收私赋，辄听信国熵怂恿，请改为办公之用，不听谕旨先行出示办

理，以致回众惊疑，几酿巨案；并将赛里木、拜城例定采买铜斤擅自变更，复将获咎之爱玛特奏留帮办，实属任性妄为。其奏参常清等有意阻挠、煽惑回众，亦未能指出实据，显系意图反噬，尤失大臣之体。著即革职，以示惩儆。暂革粮饷章京国斌于改征回赋率凭臆见，怂恿绵性变更旧章，其清查回户时，复敢恃强逼勒，实属胆大藐法，业经另案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应得罪名，著毋庸议。回子郡王爱玛特久失回众之心，屡次获咎，迨国斌与商改征回赋，复图分润，著即解回库车，交办事大臣严加管束，毋许出外滋事。至改征私赋久干例禁，即著通谕各城大臣，将道光六年善后案钦奉谕旨及此次谕旨译成回文，榜示通衢。嗣后，各城大臣及大小伯克务各洁己奉公，毋许再有摊征，以恤回户。

又谕：前因英蕴奏参绵性私设盐课、收取安集延钱文，当奉谕旨派令景廉驰赴阿克苏查办。兹据景廉奏查明阿克苏私设盐课业已征收、并讯有抽换印簿、侵吞盐课各情、请将该大臣、章京、伯克等分别定拟一折。前任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于征收盐课一事并未奏明，亦未与叶尔羌各城咨商，即行议定章程，出示给札办理；旋经停止，又不明白晓谕，以致胥役等得以从中舞弊，影射收纳，已属不合。及至伊犁咨调案卷，又复商令书吏抽换号簿，补用印花，冀图掩饰，尤属谬妄。虽据供"征收盐课实不知情，所出告示并无征收安集延盐课情事"，殊难凭信。绵性业因另案革职，著景廉、奎栋派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刑部定拟罪名具奏。

又谕：前因绵性奏伊犁领队大臣贵文赴阿克苏查办回户事件有授意招告、需索羊面情事，当奉旨令景廉严密确查具奏。兹据景廉奏称，查明贵文到阿克苏时并无授意招告情事；其供给羊只、米面等项，系暂革粮饷章京国斌嘱令阿奇木衙门由库

存正款支给。绵性藉词自备，恳请收受，复冒昧以贵文需索供给奏参，实属不合。绵性业经另案革职议罪，此案罪名，著宗人府会同刑部一并核议。国爣违例嘱令阿奇木衙门预备羊只，复敢授意伯克乌述尔等，令其支领库存正款，实属胆大妄为，业经另案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此案应得罪名，著毋庸议。贵文以奉派查办事件大员不知洁己远嫌，于该处支应羊只、米面等物未能即时拒绝，迨收受至四月之久，访闻动用正款，又不全行谢绝，仅令减去一半，继始出示裁撤，明系风闻绵性奏参始行裁去，以致绵性有所藉口，且所具亲供种种掩饰，有意弥缝，虽查无勒索情事，究属不知检束，迹涉贪鄙。贵文著交部严加议处。伊犁锡伯营佐领玛克塔春随同收受羊、面等物，亦有应得之咎，著交部议处。所有该处买办羊、面等项用过钱文，即责成贵文、玛克塔春全数交出，归库给领。寻兵部议：贵文应照溺职例革职。从之。

（卷16 16—19页）

又谕：景廉奏访查阿克苏回民苦累各情，请严剔弊端等语。据称阿克苏采买铜斤，每斤领价八十文，由粮饷局发钱四十余文，其余概向回民摊派；并据拜城阿奇木伯克哈色木亦有摊派回户措办驼价之语；至该处遇有过往官员，预备羊面，该伯克等藉端需索，不啻倍蓰，请查明禁止，一并裁革；又，该处于道光八年查出流寓十年以外安集延四百七十三户，自置地三千余亩，近来穷苦回众往往将地私典与安集延，或安集延私自开垦，匿不升科，应请酌定限制，一并严禁等情。阿克苏地处极边，似此摊派需索，回众何以聊生？且回庄与外夷私行交产，恐该夷等意存蚕食，不独回众生计有碍，且于边疆大局关系非轻。著英葆会同奎栋悉心访察，严剔弊端，以期安辑回

众，绥靖边陲。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6 26—27页）

同治元年正月丁未（1862.2.22）

又谕：据乐斌奏撤回纠众复出滋扰，调兵堵剿，并自请议处及将前保出力文武先行撤销等语。览其所奏，实因西、碾二邑士庶呈控，探知沈兆霖等业已入奏，不能隐讳，其居心甚属巧诈。该督贻误地方至此，岂议处所能了事？所有乐斌奏称撤回复扰碾伯及派兵前往堵剿各情形，即著沈兆霖查明筹办。回民起衅根由，据乐斌奏称，因西、碾士民总以须尽剿灭为词，该县民团无端将巴燕戎格打牲回民杀毙三人，又与番僧勾结，称欲净洗米拉沟回民，以致回民纠合撤回，互相争斗。虽所言未必尽实，第汉回不和，到处皆然，均系国家赤子，必得查明曲直情由秉公办理，不可稍存汉回之见致有偏倚，方能折服其心。乐斌所调官兵不能操必胜之权，稍有挫失，贻患更多。此事关系紧要，沈兆霖现署督篆，责无旁贷，务当通盘筹画，计出万全，方无流弊。崇实由川到甘尚需时日，著于到甘后将撤回各情会商办理，毋得草率了事，致滋贻误。原折发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 22—23页）

同治元年正月戊申（1862.2.23）

又谕：徐之铭奏逆回窜踞滇省地方、现筹防堵并攻克丽江府城各一折。据称澄江、昆阳回匪久踞省城，节经严饬署澄江府知府岑毓英专剿澄江，署游击钱体元驻防晋宁，专剿昆阳；岑毓英已将澄江所属之竹山一带回营逐节攻毁，逆首马起等因被剿穷蹙，由晋宁、呈贡地面窜至省城附近小坝等处分踞扎寨，总兵林自清击贼获胜等语。澄江逆回所扎连营既被官兵逐节攻毁，贼势已就穷蹙，何以逆首马起等反敢率党四路分窜，

径由晋宁、呈贡地面直扑省城？且晋宁地方既有钱体元驻防，何以窜扑省城股匪即由晋宁一路而来？其昆阳一股因何遽与澄江回匪同时合伙？钱体元曾否与昆阳股匪接仗？现在呈贡、昆阳两城是否已为贼踞？ 均未据该抚奏及。 逆匪于省城外之小坝、六家营、大树堡、江右馆各处扎营，城门昼闭，是该逆已将城垣围困， 不仅只在附省城方屯踞。 该抚所奏情节种种支离，难保无贻误讳饰情事。省垣地方关系紧要，潘铎身任兼圻，张亮基督办军务，均属责无旁贷，务当星夜驰赴滇省，督率将士力解城围，并将徐之铭此次所奏情形有无欺饰据实查明覆奏。徐之铭所奏攻克丽江府城，剿办情形是否属实？所保员弁是否确系出力？著潘铎会同张亮基一并查明具奏。徐之铭原折二件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云南澄江等处回匪窜至附省地方扎营盘踞，著徐之铭将省城防守事宜悉心经理，仍派拨兵练将附城贼垒实力攻剿，迅速扫除。署云贵总督潘铎已催令速行赴任，现在城守事宜，该抚责无旁贷，惟当力筹防剿，不可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 31—33页）

同治元年正月己酉（1862.2.24）

又谕：近闻山东省拿获奸细张林供称系宛平县人，陈逆、四眼狗令其往东省勾结土匪，混入某大营当勇，同伙在营者现有数百名，并有带兵官在内；因营中道员某派令赴省送信，已在西关暗募回民二百人，复赴肥城、长清等县勾结土匪二千余人欲为发逆内应，以二月为期，并带有伪太平天国钤印封条二纸缝在带中，发际有火烧疤一块即其暗记各等语。发逆据有江浙诸郡，其潜谋北犯亦在意中。今既据张林供出军营中已有奸细数百，并有带兵官员，一旦窃发，其患不小。著僧格林沁、胜

保不动声色，严密查拿正法，毋任一名漏网，以清肘腋之患。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卷17 38—39页）

又谕： 前据魁麟等奏撤回滋事情形， 旋据沈兆霖奏魁麟于差次出缺，当谕沈兆霖暂署陕甘总督，并命崇实驰赴甘肃，将乐斌被参各款及撤回滋事各情会同沈兆霖办理。兹据沈兆霖奏饬传回民马尕三与西、碾士民对词，并未到案，该匪于上年官兵撤回后，其胆愈张；本年正月十一日，碾伯县城东高庙堡地方复有撤匪千余出山焚掠，亟宜痛加剿办以示兵威，方可议抚，惟多慧等用心乖谬，请另简大员妥筹剿抚等语。土回勾结撤匪出巢抢掠，非痛加惩创断难驯服。沈兆霖所称调派官兵、番兵将滋事之戎属四工分道围剿，俟剿洗一二回庄，匪众瓦解，然后责令擒献首恶，方可一劳永逸，所筹均合机宜。著即照议迅速调拨官、番各兵，将四工滋事撤匪实力剿办。若能诱除马尕三，回众先已失势。该匪众果能震慑兵威，擒献首恶，妥筹安抚，为一劳永逸之计。饷需一项，据奏该省尚堪敷用，并著先期筹备，毋致临事掣肘。 至多慧等办理错谬、 挟同欺饰、冒功各节，应俟乐斌被参各款查办完竣时一并明降谕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 39—40页）

同治元年正月壬子（1862.2.27）

又谕： 张亮基奏 遵旨赴滇查办一切并缕陈剿抚事宜各一折。滇省汉回构怨，称兵近年，民间久沦水火，加以徐之铭专恣妄杀，怙恶不悛，亦应先行撤任查究，以肃官常。张亮基拟于湖南措银数万金、募勇一二千管带入滇，著即赶紧布置一切，一俟办有就绪，即行兼程就道。潘铎已过晋省，亦著探明道路克期前进，于到滇后，与张亮基会商筹办，毋稍稽延。张亮基所

陈办理汉回剿抚事宜一折，甚合机宜。汉回构衅，互有曲直。汉民亦有奸宄，回民岂乏驯良？惟在地方大吏不存成见，秉公查办，先推原其所以启衅之由，从公剖断。其中如有畏罪就抚之人，即须结所恩信；其有寻仇结怨不肯就抚者，势不能不示以兵威。回抗则剿回，汉抗则剿汉，无所偏重，则畛域不分。汉、回皆吾赤子，剿抚之法，只分良莠，不分汉回。名义既正，方可破其奸谋而生其悔悟。总在潘铎、张亮基相度机宜，妥为筹办。至剿办之法，应由何路先行着手、扼其要领及一切筹划饷源、挑拣汉练各事宜，即著潘铎等悉心筹议，毋或再有贻误，致令不可收拾。其徐之铭参款及先后保奏各员，并著遵照叠次寄谕会同查办，毋稍徇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 57—58页）

同治元年二月甲寅（1862.3.1）

以甘肃撒回滋扰碾伯县境，西宁办事大臣多慧下部严议，摘知州朱百川、参将赵秉鉴等顶带。

（卷18 3页）

同治元年二月乙卯（1862.3.2）

又谕：前因风闻山东拿获奸细张林供出军营有奸细数百，当经密谕该大臣等查拿，并谕谭廷襄严切根究。兹据谭廷襄奏，提讯张林，供系陈逆、四眼狗派伊与添详等十余人赴北路探听消息，勾结内应，给伊太平天国封条二纸，并太阳穴烙疤痕为记；又供自咸丰九年即投入胜保军营充勇等语。张林烙痕及伪印封条已据验明属实，其为奸细已确。既称投入胜保军营，伙党自必不少，胜保切须一一根究。谭廷襄如咨提人犯，即须按名解往，俾无漏网，方为妥善。此系军营常有之事，断不可稍有回护。若一旦窃发，非独贻误大局，该大臣亦必先受

其祸也。懔之！

（卷18　7—8页）

同治元年二月丙辰（1862.3.3）

以陕西临潼剿匪出力，赏同知衔知县孙恕花翎，佐领德肯布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以甘肃碾伯办理团练，予知县申典常等议叙。

（卷18　12页）

同治元年二月辛酉（1862.3.8）

又谕：沈兆霖奏查明撤匪滋事、大员不实力剿办、捏称悔罪投诚致该匪仍肆侵掠、并查明乐斌被参各款、定拟罪名各一折。西宁办事大臣多慧、解任甘肃提督成瑞力主议抚，纵匪殃民，多慧尤属始终回护，均著即行革职，交刑部分别定拟罪名具奏。署西宁道候补道和祥轻撤团勇，致百姓受害甚惨，署西宁府知府朱百川、即补参将赵秉鉴、署巴燕戎格游击杨玉芳、通判郑声文阿附上官，怂恿迁就，且于札传首逆抗玩不遵，实属咎无可辞，均著即行革职。解任陕甘总督乐斌于成瑞、多慧捏报战功不能确查，迨多慧具折虚冒战功，滥保请奖，辄随同列衔入奏。其为甘受匪人蒙蔽，有心庇护，显而易见。其被参纳贿营私各款虽查无实据，惟失察使妾与属员之妻往来，复以候选知县为幕友，屡为保奏，并于家人等盘踞把持不能觉察，以致声名狼藉，实属昏庸乖谬，有心欺饰。据沈兆霖奏请将该督革职，不足蔽辜。乐斌著即革职，并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其先后调兵动用库款银两、宝钞、捐款钱文，均属虚糜帑项，即著乐斌、多慧、成瑞、和祥分成赔交。候补知府章桂文以同知历署兰州府知府兼护首道，虽查无营谋贿求事情，惟其妻往来督署毫无觉察，实属不知检束；捐纳知县同知衔彭雨亭即彭沛霖，虽无招摇撞骗确据，惟以候选知县盘踞督署，复违例乘坐

四轿，擅用站车，均属有干例禁。章桂文、彭雨亭即彭沛霖均著照拟即行革职。章桂文仍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彭雨亭即彭沛霖仍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家丁陈四即陈菊庄，苛索滋扰，不安本分；书吏佘奎即佘魁，先以犯案拟徒，复因乐斌使妾身故送给烧纸，并不索租屋停灵价值，实属意图结交官府，不知悛改，仅予枷杖，均不足以蔽辜。陈四即陈菊庄、佘奎即佘魁，均著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

（卷18 32—34页）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撒匪于上年官兵撤回后，势甚鸱张，亟应痛加惩创，俾知畏惧。沈兆霖前奏调派官、番各兵分道围剿，俟剿洗一二回庄，匪众瓦解，然后责令擒献首恶等语，所筹甚是。现在调集弁兵是否业已进剿？马尕三曾否到案？如该匪经官军痛剿，果能震慑兵威畏罪投诚，即当迎机转圜，妥筹收抚。孔广顺带兵素称得力，本日已降旨令其署理甘肃提督。应如何商令带兵进剿之处，著沈兆霖相机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8 35页）

同治元年二月壬戌（1862.3.9）

又谕：前因乐斌奏保剿办撒匪出力人员，请将甘肃署碾伯县知县申典常赏加盐运使衔，当因所请过优，交沈兆霖酌核另行请奖。嗣经沈兆霖奏该署县劝谕民团不辞劳瘁，已降旨改为交部议叙。兹据乐斌奏称撒匪复行滋扰，派令该署县会同营员堵御，乃藉词催饷请兵自行赴省，实属悻懦取巧，请撤任，摘去翎顶等语。申典常办团剿贼是否得力？乐斌所奏该员自行赴省，是否确系催饷请兵，抑系巧取规避？仍著沈兆霖查明具奏。

（卷18 37—38页）

同治元年二月丙子（1862.3.23）

又谕：前据沈兆霖奏查明撤回滋事，大员不能实力剿办，捏称投诚奏结，当将力主抚议之提督成瑞并始终回护之西宁办事大臣多慧先行革职，交刑部分别定罪。兹据刑部定拟罪名具奏，已革西宁办事大臣多慧接办军务后，于撤匪抗不就抚情形隐匿不奏，辄以"叠次剿办，该匪悔罪投诚"等词捏报邀功，以致凯撤后地方被扰较前更甚；迨沈兆霖驰抵甘肃后，提传匪首马尕三赴省质讯，多慧复为咨商请缓，并以该匪续行出掠为提讯马尕三启衅根由藉词挟制；已革甘肃提督成瑞督兵剿匪，首创抚议，于参将希郎阿与撤匪接仗遣弁请援时，相距甚近，不为救应，复因游击闵相儒在扎什巴堡被围，辄向马尕三说合，并误信该匪诡词，致南川一带复被焚抢，守备陈治猷等同时被害。均属纵匪殃民，失误军律，多慧尤属始终回护。多慧、成瑞均著照部议斩监，候秋后处决。该革员等所犯情节较重，虽在上年十月初九日恩诏以前，均不准援免，并著沈兆霖派员将多慧、成瑞押解送部监禁，归入朝审办理。

（卷20　12—14页）

同治元年二月丁丑（1862.3.24）

另片奏土匪丁潮臣于小梁庄地方筑营抗拒，经营兵攻拔两营，所剩一营夤夜潜遁，并攻破王家集各圩等语。现在各圩闻风反正，洽北渐次肃清，惟逆首丁潮臣尚窜伏李相臣圩内。著袁甲三督饬在事各员速行攻拔，务将首逆歼擒，以除后患……

（卷20　26—27页）

同治元年三月癸未（1862.3.3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察院奏直隶监生常生财遣抱呈控回民结伙抢劫标银、伤毙事主、并州牧纵盗殃民一折。匪徒聚众抢劫标银至一万余两之多，胆敢伤毙事主，兼有地方官任

令伊子及门丁串贼分肥、包纵各情，以致贼众肆无忌惮，实属不成事体。著春佑督饬所属严密访拿各盗犯，尽法惩治，并查明撤任平泉州知州金姓及其子系何名，如果与门丁萧八均实有通贼分肥等事，即著一并查拿，从严参办。连年顺天府属地方屡有骑马贼抢劫之案，畿辅重地岂容此辈横行？该匪往来劫掠，已成熟径，并著万春藜、石赞清饬属认真缉捕，尽法惩治，毋得稍涉疏虞。原呈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1 1—2页）

同治元年三月甲申（1862.3.31）

谕内阁：常清等奏遵查乌什私征盐课等语。乌什地方仿照阿克苏征收安集延回子盐课，虽经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咨会即行停止，而所收钱文并未发还，殊属非是。著文兴等即将所收钱文按名发还。其因何征收及停止后何以未经发还之处，并著文兴、文艺明白回奏。

（卷21 7—8页）

又谕：贾臻奏贼匪麇聚颍郡，请饬各路援军分道并进，就地翦除等语。据称颍郡被困日久，旬月以来，贼先于东西南三面各将长濠填平数段，作进扑城关之势，经参将马升等分路包抄，颇有擒斩。……

陕西提督经文岱因病解职，以署甘肃提督孔广顺为陕西提督，前任直隶大名镇总兵官马德昭署甘肃提督。

（卷21 11—13页）

同治元年三月庚寅（1862.4.6）

又谕：沈兆霖奏筹办撤匪情形一折。上年撤匪滋事，因乐斌办理草率以致蔓延贻患。经该署督所派恭钊、闵相儒已带兵行抵碾伯，俟各路番兵到齐，即相机近（进）剿，并拟亲往碾

伯一带调度，所筹布置各节均合机宜，即著照所议办理。此次回众滋事，断难悉数歼除，若能擒其渠魁，其余原可量从末减。马尕三一犯如能献出，则此事已有转机。但甘肃军务废弛，恐启回民轻视，该署督务须设法整顿，以收实效。民团实有可用，亦可激励其气，以助军威。回、汉启衅之故虽非滇省情形可比，亦须秉公办理，俾汉、回各得其平，庶可知威知感，消其反侧。谅该署督必能筹划万全，永靖边陲也。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1 49页）

同治元年三月癸卯（1862.4.19）

又谕：沈兆霖奏带兵出省日期并现办撒匪情形一折。据称戎属撒匪闻官兵进剿，预将乱思观等处山径挖断以阻我师；该署督派令恭钊等带兵分路进剿，并择要扼扎以防窜逸；其循化四工撒回闯入积石关者，亦经知府赵桂芳等堵击，匪众败退回巢。该署督现已督带员弁官兵前往西、碾一带亲加调度，即著妥为调遣，赶紧进剿，庶顽梗匪众大加惩创，得以迅速蒇事，一劳永逸。

另片奏请将已革知州朱百川、已革参将赵秉鉴、吕祥均令在军前效力；降调同知严长宦派令办理循、河事宜等语，自系为军务起见，即著照所请行。惟朱百川、赵秉鉴系上年办理撒匪案内革职之员，恐难得力，仍著沈兆霖随时察看。如该革员等始终不知奋勉，即著毋庸留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2 6—7页）

同治元年三月壬子（1862.4.28）

又谕：徐之铭奏滇省解围、回民就抚、请将出力、投诚各员分别奖励并违例委署自请严议一折。上年十一月云南省城被

围，经总兵林自清缒城而出，与回人武生马如龙相见，开诚晓谕，回众就抚撤兵，省城城围立解。总兵林自清本日于攻克碧鸡关案内已加恩以提督记名简放，著再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马如龙已加恩以总兵用，著遇有云南总兵缺出，请旨简放。至徐之铭委任各文武员缺虽属有违定例，姑念其为一时保卫地方权宜从事，徐之铭所请严加议处之处，著加恩宽免。

（卷23 52—53页）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徐之铭奏攻克碧鸡关等处各要隘、克复安宁州城、请将出力、阵亡人员奖恤、并回夷就抚、省城解围、请奖回民头目暨林自清办理省城抚回情形请奖、及林自清沥陈功绩、拟带兵练入川剿匪等情各一折。云南省城被围，经署提督林自清带队出省，身先士卒，将上下普坪、碧鸡关、独树铺各贼垒攻克，疏通粮道，并将安宁州及三泊县地方克复，复亲督弁兵攻开附省之小坝等处各贼垒，两次单骑出城亲见回匪，解散招抚，实属奋勉出力。武生马如龙晓谕回众，就抚解围，亦属深明大义。本日已明降谕旨，均照所请给予奖励。惟双眼花翎体制较崇，历年各路军营统帅战功卓著者不乏其人，均未经以此给奖。该抚所请将林自清赏戴双眼花翎之处，应毋庸议。林自清向该抚具呈历叙功绩，并称所部阵亡、出力各员应行奖恤者均未接奉部文等语。该抚前次叠奏攻克楚雄、禄丰等城保举出力各案，曾经先后谕令前任云贵总督刘源灏、福济查核覆奏，续经谕令新署云贵总督潘铎查奏。该抚前奏丽江府城克复保举出力一案，亦经谕令潘铎一并复核具奏。潘铎抵滇后，自可将实在出力各员请旨奖叙也。至林自清呈请带练赴川助剿滇匪，并拟由川省赴江南一带攻剿粤逆，具见奋勉报效之忱。惟川省股匪业经骆秉章督兵剿办，屡获大捷，渐就肃清，江浙一带现有兵力已敷剿贼之用，无须该总兵前往

助剿。现已谕令骆秉章于该练未入川境时先期檄止。此时大理府城尚未克复，滇省军务未平，需材孔亟。著徐之铭即饬令林自清统率所部驰赴大理，迅克郡城。如能将此股匪徒歼除，肃清地方，自可懋膺殊赏。提督福升著徐之铭即催令迅速赴省，以重防务。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3 53—55页）

又谕：前因徐之铭奏回匪进扑省城、官军迎击获胜情节支离，并奏报攻克丽江府城，恐多欺饰，谕令潘铎、张亮基速行驰赴滇省力解省围，并将攻克丽江情形及叠次交查各案一并查明具奏。兹据徐之铭奏攻克碧鸡关等地方、回民就抚、省城解围、昆阳等城踞匪悉已撤退、请将出力之署提督林自清等、就抚之武生马如龙等奖励、并林自清请带兵练八万人赴川剿匪、据情代奏各折片。滇省军务应剿应抚，久无定向。徐之铭前奏回匪攻扑省城，势甚猖獗；兹复奏称因林自清攻克碧鸡关等处，马如龙等遂愿投诚。抚议之成，难保非回众业已闻入省城，徐之铭为所挟制，辄为恳请奖励，以图见好。事势至此，亦不能不姑予羁縻，除所请赏给林自清双眼花翎未能允准外，其余均已照请给奖。惟马如龙甫经就抚，而徐之铭已令代办临元镇总兵印务，并令杨振鹏代办督标中军副将篆务，并据奏称文武员缺有越级委署者，有回教无职之人而委以任事者，是该抚于文武官员委署重务任意紊乱，且镇将重任辄令甫经投诚未有官职之回人署理要缺，势将不可复制。至林自清请以八万人赴川剿匪，尤出情理之外，而徐之铭竟为据情代奏，是该抚之昏庸谬妄，实已罪不胜诛！滇民何辜遭此荼毒？潘铎、张亮基现在行抵何处？接奉此旨后，著即迅速前进，于行抵滇省后，遵照前旨将徐之铭撤任，听候查办。其马如龙等代办各缺自应分别撤任，惟不可操之太急，遂致召（招）变。其临元镇总兵福

升，著即催令速赴提督新任，毋许逗留。至该省汉、回构衅已久，要无非朝廷赤子，总宜分别良莠，示以恩威，不得预存汉回之见稍涉偏袒。邓尔恒等被戕案，并著速为查办。林自清请赴四川，断难准行，已谕徐之铭饬该总兵前往大理剿办踞匪，速复城池，并谕骆秉章、韩超分别严防。林自清如赴大理后果能得手，即属可用之才，无妨量加任用；倘桀骜不驯，未肯遵旨前赴大理，则心存叵测，万难姑容。应如何设法歼除，即著潘铎等斟酌办理。徐之铭折片单五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 55—57页）

又谕：本日徐之铭奏林自清具呈沥陈节年剿匪立功，并拟管带兵练八万人于三月十五日由滇起程，分兵三路赴川剿匪，一俟川省底定，即会师进攻江南，以图报称等语。滇省回夷创乱已非一日，此次围攻省城，据徐之铭奏，会林自清缒城而出与马如龙相见，议定就抚，彼此撤兵，徐之铭随即开城，将回人杨振鹏派署督标中军，其余分别委署。是回人之是否真心归顺，抑系挟制徐之铭开门延入，将其党与分署各缺，均未可定。道途鸷远，控制维艰，姑允其请，准该回归诚反正，以示羁縻。惟林自清所呈滇省已就肃清，四川军务未竣，拟带兵练八万人，自备夫马粮草，分兵三路，一由会理州，一由昭通府，一由曲靖府，同抵川境会齐，攻剿贼匪，其阴谋诡计殊难测度。林自清跋扈非常，徐之铭前曾密陈不能钤制，求调赴用兵省分以弭患于无形。今阅其所呈历次战功蒙保官阶未见谕旨，阵亡各员未蒙赐恤，其愤恨不平之慨已情见乎词。现欲带兵出省剿贼，未必非进扰川中，以肆其狡焉思逞之计。且断无带八万兵练，自备粮饷，越数千里助剿之理。本日已寄谕徐之铭饬令毋庸赴川，即赴大理一带剿办贼匪。特恐徐之铭号令不

行，林自清或竟于三月十五日起程赴川，且恐扰及黔境，均不可不防。著骆秉章、韩超各派妥员统率兵勇严密防范，毋令阑入。云南学政张锡嵘此次在省帮同办理巡防事宜，于回众投诚、林自清赴川之故自必知之最悉，著骆秉章查明张锡嵘如人尚可靠，即密派妥员向该学政函询明确，俟得其覆函即行驰奏。如该学政深知其中梗概，嗣后滇中实在情形正可不时密函询问具奏，抑或另派川中结实可靠之员前往密探，庶可洞悉机宜。徐之铭原折及林自清禀呈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 57—59页）

以攻克云南碧鸡关等处要隘并克复安宁州城，予总兵官林自清以提督简放，赏参将范清、张成贵、游击林贵祥巴图鲁名号，守备黄得胜等花翎，余升叙有差。

以云南省城解围，回众就抚，武生马如龙得旨嘉奖，并以总兵官用，赏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云南省城巡防出力，予学政翰林院编修张锡嵘以侍讲、侍读用，并赏花翎。

（卷23 59—60页）

同治元年四月己未（1862.5.5）

又谕：张亮基奏云南百姓困苦、亟宜宣布皇仁、恭录告示一折。据称云南一切钱粮赋税尽归兵练把持，暴敛横征，民无控告；该省沦胥已久，惟有先张文告除苛暴之征，以解倒悬等语。云南汉回之祸日甚一日，张亮基拟先明白晓谕，释众疑以安反侧，不为无见，所呈告示条款均属妥协。即著照所拟办理，先行刊印发往云南分贴，到滇时再行次第经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4 25—26页）

同治元年四月庚申（1862.5.6）

又谕：前因景廉奏查明阿克苏私征盐课，当降旨将已革阿克苏办事大臣宗室绵性押解来京，交宗人府会同刑部定拟罪名。又据景廉奏绵性供给贵文羊只、米面，旋复以贵文授意招告摭拾奏参，亦经降旨交宗人府、刑部一并核议具奏。兹据该衙门奏称遵旨会议将绵性定拟罪名，请旨遵行等语。前任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因筹饷征收盐课并未奏明办理，停止后又不明白晓谕，以致胥役人等影射舞弊，及伊犁咨调案卷，复商令书吏抽换号簿，冀图掩饰；其于伊犁大臣贵文赴阿克苏查办回户事件时，动支库款供给羊只、米面，藉词自备恳请收受，旋复以贵文需索供给等词冒昧参奏。绵性以宗室大员出任边疆要地，种种谬妄情形实属辜恩溺职，著照该王大臣等所拟从重发往吉林效力赎罪，并著景廉、奎栋即将该革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送部，迅速起解，毋任逗留。

（卷24 31—32页）

同治元年四月癸亥（1862.5.9）

又谕：瑛棨奏粤匪窜入南山、蜀匪窜近南郑、添兵防剿及请饬毛震寿带兵赴陕堵剿各折片。此股粤逆窜扰商南未能得手即西窜商州，经知州曹熙等击毙贼目，城围稍解。适孔广顺赶到，该逆即分窜孝义厅属之蔡玉窑、葛牌镇等处，且闻尚有续窜股匪。现在瑛棨等挑选西安马队四百名由乌兰都统带前赴尹家卫地方屯扎，其余峪口招团募勇到处安设。孔广顺现抵商州，即著责成调度，妥为堵遏。瑛棨前奏道员周祖颐带勇七百名赴商南防剿，何以此次任贼西窜，未见该道带兵拦截？其为未能得力已可概见，并著瑛棨等严饬实力攻剿，不得稍涉瞻徇。河南捻逆窜扰永宁、宜阳等处，距潼关不远，该处原设防兵前已调赴商南，现在是否可以酌量调回？何丙勋年逾七旬，所带抚标兵

一千名是否足资堵御？该抚等务当破除情面，严核功罪，设有疏虞，被匪阑入，必将该抚等重治其罪。孔广顺向来带兵得力，久著声威，但独力究恐难支，著郑元善即饬杨飞熊督带马步各军绕出贼前迎头截击。郑元善勇于任事，谅能力保完善，断不肯以驱贼出境即为塞责。至河南府另捻窜至永宁，设由观音堂等处北窜，则晋省亦应防范，所有茅津渡、东滩渡等处，即著英桂严饬护总兵和昌等妥为防堵，毋稍疏虞。川匪邓添亡一股窜至南郑县属新集一带，该镇、道等节节退守，任贼东窜直至逼近汉中郡城，殊属可恶，著瑛棨严饬该镇、道等将前调陕安镇兵一千名催令前往竭力攻剿。倘汉中有失，必将该镇、道等军法从事。哈连升已简放汉中镇总兵，著即饬迅速赴任，责令认真堵剿。骆秉章前在湖南援剿邻省毫无歧视，即著传谕毛震寿统带得力兵勇一千名，并拣派精干将弁管带兼程赴陕。该藩司于行抵汉中后相机剿办，务令与川兵两面夹击，歼除净尽。该处镇道防兵统归调遣，以壮声威。所需行装口粮，著骆秉章先行垫解，仍由陕省解还以清款项。川省道路恐有阻滞，著官文、严树森、瑛棨于接奉此旨后即各照录一份飞速咨行骆秉章，免致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官文、骆秉章、严树森、英桂、瑛棨、郑元善、孔广顺、张芾，并传谕毛震寿知之。

又谕：韩超奏普安厅防剿吃紧、饷需欠缺、请饬催广东、湖南迅拨协饷解黔接济一折。广东、湖南二省欠解黔饷为数甚多，该省土瘠民贫，全赖各省协饷，若不随时解到，何以济兵食而壮军威？著劳崇光、毛鸿宾各将应解黔饷迅速先行筹拨数万两，委员星驰解黔以资接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韩超奏普安厅带练副将被戕一折。贵州上游之普安厅与云南平彝县接壤，前经副将何占标统带平彝县乡团驻扎该厅防剿回匪，本年三月间，何占标在平彝县点练，突被练丁戕

害。不特滇匪蔓扰堪虞，即厅境贼匪亦难保不乘机思逞。韩超等现在调派参将谌永昌等驰赴郎岱招募劲旅，与总兵赵德昌一军会合，先解兴义之围。著即严饬该总兵等督率兵练节节进剿，务将兴义郡城附近匪徒扫除净尽。并著飞饬普安厅文武员弁将该厅境内团练及何占标所部练丁妥为弹压，加以激励，俾各实力防御，毋令滇匪阑入。至何占标驻扎普安厅向资弹压，何以忽被平彝练丁戕害？其详细情形并著韩超等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陕西候补副将哈连升为汉中镇总兵官。

（卷25 3—7页）

同治元年四月庚午（1862.5.16）

又谕：瑛棨等奏镇安、孝义相继失守、请添调晋豫兵勇会剿、郑元善奏贼匪游驶汝、登各境、势将回窜各一折。现在该匪盘踞孝义一带，后股复由商州棣花窜往山阳县，另股仍在商州之白杨店肆扰。山内沟岔繁多，逆众狡诈百出，难保不窥伺平原。孔广顺移兵蓝田县分别防剿，著该提督严饬将弁堵剿兼施，毋令纷窜。孝义距省垣不远，根本重地尤应先事预防，著瑛棨会同托明阿将城中防守事宜严密布置。张芾亦即激励附近省城各县团练协同官兵严防各隘口，毋稍松懈。陕省马步官兵节经调赴他省，该省营伍空虚，著郑元善将调赴防河马队五百名迅即饬令驰回关陕以厚兵力。杨飞熊一军现在追剿汝、伊一带之贼，著即饬令督带全部星速入陕截剿。颍郡业已解围，所有道出商城赴援之袁怀忠等所部兵勇，著郑元善飞咨皖省留于豫省西界堵击回窜之匪，杨飞熊入陕后即可以此军作替。余际昌之伤已平复否？如能帮同袁怀忠带队杀贼，可资得力。豫匪分道入陕，郑元善不能堵截，贻患邻封，实属非是。现已亲赴陕县剿办汝、登窜匪，著饬巴扬阿等认真剿洗，一面派兵协助陕省剿

贼方为正理，岂可以驱贼出境为了事？前因商洛告警，谕令官文调派郧阳镇官兵赴援，著官文等迅饬该镇越境迎剿，毋许稍事推诿。其窜入南郑县新集之贼，经该县知县周蕃寿等督勇进剿，焚烧贼巢，该匪惊溃向东南窜去，阳平关一带均已肃清，惟宁羌州等处逼近川北，川省剿办得手，则陕境更觉吃重，著骆秉章即饬萧积恭督带楚勇并力穷追，并催毛震寿克日带兵起程速赴新任。陕省军情紧急，该督素顾大局，谅能随时策应，毋俟谆谆告诫也。永宁虽经收复，该匪飘忽无常，仍著英桂严饬在防文武员弁认真防守，毋得以贼踪渐远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贼匪窜入陕西叠陷孝义、镇安各厅县城，巡抚瑛棨下部议处。

以堵剿窜匪不力，革陕西游击莫青云等职。

（卷25　41—42页）

同治元年四月辛未（1862.5.17）

又谕：前因叶尔羌城摊派回众银钱，参赞大臣英蕴依照经典斩绞回子多名并违禁演戏各节，叠经谕令常清、景廉确查具奏。兹据奏称咸丰七年，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克拉依都防守回城，借过安集延回子银二万余两，向商民借贷归还；九年五月，已革伯克阿皮斯捐银二万两，经前参赞大臣裕瑞奏交发商生息，该伯克并未发商，抵还商民借款，又摊派回庄银两归还商民，复将递呈求免摊派之伊玛木回子等八人枷责，英蕴并不禁止；阿布都萨依提等八名聚众一案，英蕴并未请旨，辄查照回子经典议罪，并将棍徒大斯玛依尔等七名亦照经典分别定罪，斩绞至十名之多；其贺寿演戏一节，系守备田丰向大庙会首借用行头，实系演戏各等语。此案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将发商银两私还商债，又复摊派回众，滥

行枷责，以致回子自行残伤，实属胆大妄为。阿克拉依都著退出御前行走，革去郡王并散秩大臣衔。三品阿奇木伯克所犯情罪较重，本应从严定拟，姑念其祖父宣力有年，加恩改为发遣。仍将欠交官项本银一万两及应交利银勒限完缴，俟缴清时再行请旨。其陆续收过各回庄银二万二千三百五十两零，著勒令与商同摊派之伊什罕伯克呢雅斯等三十员公同交出给还原主，以安回众。其随同摊派银两之伊什罕伯克呢雅斯等二十八员均著即行革职拟徒，勒限一年完赃后，由该城大臣定地决配。五品阿奇木伯克迈玛特托胡达著即行革职，先在该庄枷号两个月，交赃后发遣充军。英蕴明知阿克拉依都等违例摊捐，既未奏参，又不禁止，几酿重案，又复擅照经典斩绞回犯，并违禁演戏，迨奉旨明白回奏，复敢摭词掩饰，种种不合，著交宗人府会同刑部定拟罪名具奏。回务章京隆书目击回子聚众于阿克拉依都摊银还债并不拦阻，实属昏庸，著照溺职例革职。守备田丰身任职官甘为贼役，绘画彩衣，并违禁制办行头，实属有玷官箴，著即行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著不准其援减。前任参赞大臣裕瑞、降调参赞大臣德龄，办理斩绞各犯擅照回子经典定罪随时处决，且与律例不合，均著交部议处。常清前在叶尔羌参赞大臣任内亦有查照经典定罪之案，著一并交部议处。嗣后各路定拟罪名均著照律定拟，所有查经议罪一节著永远禁止。寻议：裕瑞、常清均照违制例革职留任。从之。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陕省兵力本不足恃，历年调赴河南等处军营，本省防兵更形空虚。此次逆匪窜入陕境，慓悍异常，现在窜至大峪口等处，已近咸宁县界，无险可扼，情形吃紧，甚属可虑。而另股分围洛南等处，计甚狡诈，非捻逆之志在掳掠者可比。设省城稍有疏虞，则建瓴之势，豫、晋、楚北

均受其害。官文等谅已饬令鄖阳防兵前往助剿，著即催令由襄樊、荆子关一带无分昼夜星驰入陕，绕前迎击，不准稍形迟缓。其余襄樊等处如有防兵可以抽调，即派道员金国琛统带一并前进，以期移缓就急，保全完善。杨飞熊一军距陕尚近，著郑元善即饬赴陕力图堵剿。该抚务当顾全大局，不得以驱贼出境遂为了事。胜保所统兵勇尚有万余，现在颍上已克，事机较顺，著即抽调精兵二三千名，派委得力将弁管带赴陕。务期严为钤束，迅速行抵西安，不可以降众充数，徒滋烦扰。该大臣现在进攻邢圩，倘因分兵赴陕不暇兼顾皖疆，即将黄元吉所带兵勇调赴税子铺等处防剿，一面咨会李续宜派兵扼守颍郡，俟陕兵调回再行办理皖省军务。该大臣定知缓急机宜，断不肯稍形推诿也。马德昭已经由陕赴任，此时谅可抵甘。陕省为沈兆霖兼辖之地，该署督向来办事不分畛域，如马德昭业已到任，即饬挑选精兵二三千名赴陕会剿。所有各路援兵到后，均由孔广顺督率攻剿。蓝田为西安门户，即著妥为督剿，毋任窜入。瑛棨等会同托明阿严守省垣，申明赏罚，激励人心，以期众志成城，不得专待援兵，藉词推诿。张芾亦当招集团练协同固守，毋稍疏懈。山西虽稍远贼氛，但由潼关他窜，则晋省首当其冲，所有茅津渡等处仍著加意严防。其黄河船只，著英桂即饬悉数撤回北岸，并须派妥干之员周密巡查，不可稍涉松懈。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25 45—49页）

同治元年四月乙亥（1862.5.21）

又谕：徐之铭奏四品掌教马德新率回众就抚，恳请赏给头品顶带花翎等语。马德新率众就抚，自应量加奖励。著赏给二品顶带并赏戴花翎，责令约束回众。如不能约束或至别生事端，惟该掌教是问。倘马德新嗣后于绥靖回众诸事或不能得

力，惟徐之铭是问。

又谕：徐之铭奏澄江府掌教马德新率回众就抚，现在委员接署，办理善后事宜；并称林自清年壮志奋，情殷报国，时念四川、江南等处为紧要重地，恐贼波猖，亟思由川省一带进攻，徐之铭屡为阻止，势在必行，所有兵练已分起由黔入川各等语。林自清跋扈情形，本非徐之铭所能钤制。张亮基前已行抵宜昌，潘铎拟俟张亮基到川后会同赴滇。著即与骆秉章会商妥办，将林自清入川一事布置就绪，迅即驰赴滇省，毋稍濡滞。前徐之铭以武生马如龙奏请署理总兵，本日又以四品伯克掌教马德新奏保头品顶带花翎。马如龙已准所请，马德新亦酌改二品顶带花翎等奖励，允其所请。此等事于体制全然不合，缘恐回众心疑已久，竟尔驳斥则反侧益坚，于潘铎、张亮基入滇情形殊有关碍，故暂时权宜允许，以示不疑。潘铎、张亮基行抵该省将徐之铭撤任后，其所用文武及所保官阶一切均须次第整顿，亦不必操之太切。至林自清擅自带兵分起由黔入川，形同叛逆，究竟是何居心？骆秉章等相距较近，必能探询其详。著骆秉章、潘铎、张亮基、韩超、田兴恕会同筹商，如该练众不遵开导，察看情形必须用兵剿击，即著相机妥协办理，此间不为遥制。何有保现在何处？徐之铭近来连次奏报均未提及，并著骆秉章等探明具奏。徐之铭本日折报内请饬催福升迅赴云南提督之任，所有提督印信是否仍留省署，抑系林自清带出，并著骆秉章等一并探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以云南省城回众就抚，予知县张锡璜等升赏有差。

（卷26 6—11页）

同治元年四月己卯（（1862.5.25）

又谕：沈兆霖奏行抵碾伯剿匪情形并自请议处各折片。此次官军进剿戎属撒匪因地险溃退，复派道员杨炳铎分投进剿，

正在酣战间，因副将万年新受伤，兵丁慌乱，退回乱思观，而撤匪另股复围巴燕戎格厅。其分剿循化之匪叠次获胜，军威颇振，自应相机剿办以靖地方。惟甘省营伍废弛已久，不能得力，止有番兵尚可调用，而此次进剿药草台团番先散，该省将领又不得人，饷项支绌，办理本形棘手。若不分别良莠概行剿洗，恐撤回畏惧并力抗拒，则兵力愈形单薄。现在撤匪胆敢围城，自未便含混了事。著即督饬官军先解城围，并饬杨炳锃将药草台一路设法进攻，毋为所乘。此番调兵进剿，原非与撤回为仇，惟匪势猖獗，不得不慑以兵威。该署督务当联络番团，行以智计。倘该匪畏惧兵威，即可酌量受抚。惟在该署督斟酌情形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也。该署督甫抵兰州，因士民诉其扰害即统兵亲临前敌，虽不能迅速蒇事，究属勇往，断不可以小有挫失即形退怯。所请议处之处，著加恩宽免。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6 42—43页）

同治元年四月庚辰（1862.5.26）

又谕：署副都御史王茂荫奏陕省平利县训导史兆熊于兴安、汉中两府地利情形最为熟悉等语。现在陕省军务方殷，正在需材之际，如果史兆熊可备任使，瑛棨等可即饬令该员与兴汉一带地方官协力办团剿贼，以收得人之效。至南山及同州一带工作人数众多，又皆熟悉路径，著瑛棨等即饬令地方官会同绅耆预筹口粮，将该工作团为义勇，遇粤匪窜近时，分布各隘口严密堵遏，以助兵力所不及。至陕省西、同两府属回匪人众性悍，历年械斗抗官之案不一而足，诚恐该回民乘机蠢动，托明阿等务宜饬令地方官严密防范，并令安分良回向该回众妥为开导，助兵剿贼，庶不至勾通粤逆。其省南一带刀匪，亦宜饬令该地方官认真捕拿，毋令乘隙滋事。现届麦秋成熟之时，宜通

饬地方官遍谕民间赶紧收获，俾掠野之贼无所得食。至粤匪逼近省城，现在省垣如何布置？著迅速驰奏以慰廑念。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 49—50页）

同治元年四月辛巳（1862.5.27）

谕内阁：瑛棨等奏贼扑省垣、经兵勇民团分路击退一折。粤匪自孝义厅窜出山口，至尹家卫地方，游击孟柏林带兵接仗，毙贼甚多。该抚复添派参将阿扬阿等带兵会合绅团分路进剿，阿扬阿身受重伤犹复奋勇杀贼，官兵无一退却。提督孔广顺复飞调兵勇接应，贼不敢进。另股从韦曲入犯，经兵勇、民团奋力截剿，贼向蓝田夜遁。其围洛南之贼，节经该署知县张国钧督率兵弁毙贼多名，城围立解，办理尚为出力。著该抚等迅饬带兵各员会合团勇奋力歼除。所有力战受伤之阿扬阿，著先行保奏。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托明阿、瑛棨等奏贼逼省垣、叠经兵团截击回窜蓝田、现在追剿并陕南军务请留大员督办各一折。此股逆匪自孝义、镇安窜逼陕省，虽经两次截击窜走，距省尚不甚远，即商洛续来股匪亦未大加惩创，均难保不伺隙回窜。孔广顺由蓝田督兵追剿，著即赶紧乘机进取，务将渭南大股窜匪立图歼歼。托明阿、瑛棨防守省城不得稍形懈弛，并饬各地方文武齐集兵团悉力守御，毋令贼得乘间回扑省垣。渭南逼近渭河，贼如偷济咸阳古渡扰及蒲、同一带膏腴，亦不可不预为防范。张芾有统带乡团之责，瑛棨等奏各路民团助战甚为得力，深堪嘉奖，著即乘机激励，并会同地方官绅扼要堵剿，协助官军，务使贼匪所到不得肆扰，保全完善。舒保、多隆阿皆系楚之骁将，陕省军情如此吃紧，非有劲兵名将难冀保全，著官文会同曾国藩于多隆阿、舒保二员中酌量何员入陕为最宜，

即一面奏闻，一面派令率其所部星速入陕。多隆阿如能前往，其所留皖省之兵勇即著交李续宜统带。郑元善前派赴太(大)峪口之兵一千名，著即迅催出境，会同陕兵夹击。该抚前奏河洛肃清，匪股无虞再窜陕境，著即督饬杨飞熊等军实力堵截。此后如有匪股再由豫省续犯关中，惟郑元善是问。陕省匪踪窜至渭南、蓝田，与晋省仅一河之隔，前经寄谕英桂出省择要驻扎，与该省绅士徐继畬、田雨公、赵德辙等筹商守御，不可再迟。该省绛州直隶州牧李廷璋、榆次县令俞世铨均循声卓著，甚得民心，又现在丁忧寄寓山西之曾任知县张保衡性情朴质，勇于任事，均著英桂留意酌量任使。茅津渡与潞泽等处防务尤要，刘子城、钟秀办防有无布置？是否足资得力？均须加意察看。该抚何日出省，何处驻扎，并著速行具奏以舒廑念。至川匪现由洋县、西乡、城固回窜南郑，瑛棨等因该处距省较远，请将现往汉中之曹澍锺暂留督办，殊属所保非人。曹澍锺前经胡林翼奏参性行卑鄙、遇事巧诈，岂足独当一面？瑛棨、张芾所请著不准行。陕西系沈兆霖兼辖，著速饬马德昭挑选精兵二三千名赴陕，行抵汉中即可饬令相机督剿。哈连升已放汉中镇，马德昭未到以前，汉中一切防剿事宜即责成该镇督办，并著骆秉章催令毛震寿带兵速赴陕省，绕出贼前，与本省官兵会合剿办。瑛棨、张芾仍督率地方官绅将纷窜各属之零星股匪随时剿击，毋或迁延坐待援师。再，据官文奏多隆阿谋勇兼优，足当专面，现在克庐之后如可派往陕西，更为得力。仍著官文咨商曾国藩酌度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严树森、骆秉章、托明阿、瑛棨、孔广顺、张芾、英桂、郑元善等知之。

（卷26 53—56页）

又谕：张亮基奏覆陈滇省情形一折。据称徐之铭举止乖

方，苍黄失措，既受制于回众，更不能不要结汉人；林自清无识无知，未必非受其指使；云南省城现在无一实职官员，紊乱纪纲，毫无法度，拟整伍而进，酌量经权等语。徐之铭种种乖谬，叠经谕令张亮基及潘铎迅赴该省认真查办。该抚系张亮基所保，不意坏法乱纪，大负委任，至于此极，该前督本难辞咎。此时务当迅速赴滇，力图补救，以副朝廷简畀之至意。滇省地方糜烂，张亮基统带兵勇前往，饷需无出，若非邻封预筹接济，势必临时掣肘，且停兵待饷，节节耽延，著骆秉章迅速拨给银六七万两解交张亮基行营，俾得迅速成行。俟云南稍有起色，仍著张亮基由捐项拨还归款。昨据尚书倭仁奏前任御史窦垿志行端谨，守正不阿等语。该员是否现在四川？其人堪备简任与否？并著骆秉章、张亮基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窦垿在重庆府东川书院主讲，品行学问士论所推，堪膺简任。报闻。

（卷26 58—59页）

同治元年五月甲申（1862.5.3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官文等奏请饬雷正绾赴陕并提调陕军各折片，所筹机宜与昨寄谕旨适相吻合。现在陕省军情甚关紧要，著官文即遵前旨速饬多隆阿迅率所部驰赴陕省。所称该将军等随带楚营口粮欠数过多，恐以筹给耽延时日，当即寄谕瑛棨速为量力筹拨，由间道解赴多隆阿军营。惟多隆阿等断不可因等候陕饷致误遄行，其行走路途总以便捷妥速为要，如嫌后路兵单，即著知照皖、豫两省防兵分途防护。至孔广顺现在陕省责令剿贼，不得不将陕省各军归其督率，一俟多隆阿等到陕有日，再行明发谕旨将全陕之军归其提调。诚以临敌易将，不可不慎，此时仍当责令孔广顺等实力剿办也。多隆阿等何日可以成行？著官文等先行驰奏以慰廑念。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

令知之。

（卷27 16—17页）

同治元年五月戊子（1862.6.3）

议政王、军机大臣会同吏部等部议署陕甘总督沈兆霖覆奏甘肃善后章程：一、改设巴燕戎格厅城及所属各要隘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千总三员、把总一员，并添驻兵一千二百五十名。一、招练上下郭密、上十族、下八族番兵共一千名，选择千百户训练，统归营员调遣。一、凡巴燕戎格厅属有警，责成西宁、河州两镇总兵官就近整兵救援。一、准西宁、碾伯各村庄办理团练以壮官军声势，惟不得欺凌良回，致启衅端。一、准将循化、贵德、丹噶尔三厅同知、巴燕戎格厅通判均改为边缺，由本省拣员升调。一、撤回与西宁回民分别两教，渐生嫌隙，应申明旧章，不得分寺诵经，亦不得妄分新旧教及添建礼拜寺，仍责成总约回民随时稽查。从之。

（卷27 29—30页）

同治元年五月己丑（1862.6.4）

又谕：英桂奏逆匪窜陷陕西渭南县，由华州、华阴直逼潼关，势正猖獗，加以回匪勾结，与汉民互斗成仇，晋省仅隔一河，情形万紧，请饬催京兵星驰剿办等语。渭南地属膏腴，何以毫无备预，使贼一到即行沦陷？该处回民尤众，当此贼氛肆扰，如果回汉互相仇怨，使贼所至得以勾结助其凶焰，办理更形棘手。著瑛棨、张芾务饬各属官绅整齐团练，释其私怨，自相保卫，并责成哈连升设法将该回民激励俾为我用。孔广顺督军剿贼，务令兵勇奋力直前，如能所在挫贼凶锋，即奸宄潜藏，自亦不至为所煽动。晋省仅隔一河，蒲州等处尤为吃重，英桂现已出省，著即择要驻扎，督率各防官兵与陕省会同扼河固守，毋令一贼得以偷越。鄂省援师，本日复经寄谕官文等飞催赴陕。郑元善前奏

杨飞熊一军饬赴陕州，当经谕令就近径赴西安会剿。著即遵前旨星速前往，探知陕省何处紧急即由何路应援。瑛棨、英桂等仍当就现有兵力乘贼初至实力堵剿，毋得以坐待援兵任贼延蔓，自干罪戾。晋省各属团练即由徐继畬等实力举办，并著英桂饬令各地方官互相联络，协同防剿。陕省乡团张帟责无旁贷，其回民慓悍，应如何联络借助以免腹心之患，著即赶紧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英桂奏陕匪窜陷渭南，直逼潼关，势甚猖獗等语。多隆阿奉命援陕，著即赶紧拔营率同雷正绾赴陕。现在贼势趋重潼关，山西蒲州一带尤为吃重，并著多隆阿选派一军由蒲绛绕赴潼关扼守，毋令该匪肆行窜扰。山、陕营务废弛，镇将多不得力，多隆阿到陕后据实查参，奏请更换以期得力。总兵何绍彩丁忧，已令仍留军营，著官文催令就近迅赴陕西，何路最紧即由何路剿办，毋得迁延观望致误事机。

（卷27 33—35页）

同治元年五月庚寅（1862.6.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奎英奏回子伯克任性妄为、通同贿属牵涉各员、请旨派员查办各折。据称喀什噶尔五品伯克帕尔吐前于咸丰十一年间报称毛拉加布敦等随贼等情，经奎英派委章京审讯，乃帕尔吐竟有在各处贿属情事，嗣该委员等将见证质讯，据供毛拉加布敦等并无随贼之事，帕尔吐则一味枝梧，复砌词往叶尔羌控告；英蕴据帕尔吐一面供词，仍移回喀城审办等语，帕尔吐虚诬妄控，贿属各处，牵涉大员，虚实皆应彻底根究。英蕴前因另案业经交宗人府、刑部定拟罪名，景廉现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即著将全案人证提集认真查明，如英蕴、福珠凌阿等实有受贿情弊，即据实参奏，毋稍瞻徇。其巴尔楚克添设过路税课实于喀城有碍，并著景廉体察情形据实覆奏。至爱迈

提报捐兵饷，经奎英考验该伯克人尚服众，咨请选补伯什克呼庄五品阿奇木伯克，何以英蕴于奏补伯克将赛顶拟正，爱迈提拟陪，而爱迈提所捐钱文并未叙明？其伯巴克赛顶所捐银二千五百两，英蕴何以全行截留？并著景廉查明拨还。以后捐项各归各城，不得截留。又据英蕴奏称上年喀什噶尔请奖人员内有乌舒尔买提原系六品顶带蓝翎闲散回子，乃列入七品之内含混保奏等语，著景廉一并详细查明覆奏。英蕴、奎英等原折五件、禀词一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7 39—41页）

同治元年五月壬辰（1862.6.7）

又谕：托明阿等奏贼匪东趋、渭南县城失守、潼关吃紧并请催金国琛、何绍彩两军赴陕各折片。贼匪窜入渭南县境，团勇接仗失利，县城被陷，并将华州城池攻陷，现在该逆已窜至华岳庙，距潼关不及四十里。潼关为全陕咽喉，势居扼要，托明阿等现将河南撤回马队截留该处，并将潼关以东防兵调赴关门助守，著即饬令在防文武固守待援，毋令贼匪窜踞。渭河以北各州县已将渡船撤尽，沿河列戍民团势颇联络，惟同州一带回民现复聚众乘机焚掠，汉民受害者愤起纷争，现在外侮未靖而汉回又复寻仇互杀，实系腹心巨患。著瑛棨、张芾即饬现派之汉回官绅速行驰往晓谕解散，令其立功自赎。倘始终抗违，即督饬乡团将起事焚掠之回匪严拿惩办，以免贼匪勾结。其安分良回即著瑛棨等仍遵前旨妥为联络，以资守御。潼关一带距茅津渡不远，英桂现已前赴蒲州，著即饬令驻扎茅津渡文武严密防堵，并将蒲绛以上晋省境内黄河东岸扼要处所分布兵勇，联络乡团合力防守，毋令贼匪偷渡。至三河口船只，已由陕省尽数提归北岸风陵渡停泊，该处系晋省蒲州所辖，英桂务当督饬该地方官严密稽查，毋许船户私行放渡。倘漫不经心致

有疏虞，惟该抚是问。杨飞熊一军现在尚无入关信息，实属疲玩。此时贼势日向东趋，难保不复窜豫境，郑元善务当迅饬杨飞熊督带援兵由洛阳一带驰赴潼关迎头截击，保陕省之关隘，即以固豫境之藩篱，毋得再事迟延，致干严谴。至山阳股匪屯聚万余，难保不北窜平原腹地与华阴一股合并，孔广顺兵勇较单，现已将商南阎丕敏之兵移扎蓝田县属之秦岭等处，著即相度机宜严加布置，以杜北窜。署南阳镇总兵徐荣柱一军现已前赴商南，著郑元善即迅饬进兵驻扎商州之刘岭与陕省兵勇夹击，毋稍迟缓。郧西一带现据托明阿等报称亦有贼匪滋扰，著官文饬令金国琛一军驻扎郧西一带堵剿。其何绍彩一军谅已起程，著即飞催迅由荆子关入陕，绕出贼北由商州前进，两路夹击，使郧西之贼不至并归山阳，并著多隆阿率同雷正绾督带所部星速拔营入陕，驰赴潼关一带迎头截击。其蒲、同一带地势紧要，已催成明管带京兵迅速起程前往驻扎。南山、商洛、山阳、镇安等处兵力甚单，前据沈兆霖奏调派甘肃官兵一千五百名交马德昭带领赴陕，著即飞饬该提督由汉中一带驰往商洛等处，视贼所向相机截击，毋许稍涉延缓，致误事机。至汉南贼匪现由牟家坝窜至青石关，距川省通江甚近，此股败匪为数无多，即著瑛棨等饬令地方文武会同川省所派楚军就地歼除，毋令复窜川境。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28 5—7页）

予陕西渭南阵亡知县曹士鹤祭葬、世职加等，建专祠；妻万氏殉节，旌恤附祀；都司屠大元、县丞陈茂经、守备崔生成、千总袁学福等均祭葬、世职加等。

（卷28 8页）

同治元年五月己亥（1862.6.14）

又谕：托明阿等奏粤匪攻扑潼关、官军内外剿击叠获胜仗、立解城围一折。前据英桂奏该匪窜至陕州，与茅津渡仅隔一河，数扑河滩。若杨飞熊一军迎剿获胜，难保不乘间渡河扰及晋省。多隆阿现在督兵前进，著即沿河西上先将河南阌乡一带回窜匪众迎头截击，毋令阑入晋疆，再由潼关一路相机进剿。如探明陕省贼势不甚吃重，或先酌派兵勇数千交雷正绾管带星速赴陕相机策应，该将军即可亲督大队驻扎北路适中之地，以防皖、豫捻逆被剿北窜。应于何处扼扎为宜，该将军可与官文、郑元善等筹商定见。山阳踞匪亟宜迅速歼除，著孔广顺督率所部会同徐荣柱援兵合力兜剿。如兵力尚嫌单薄，瑛棨等当察看情形即咨调雷正绾一军驰赴山阳会师进击。本日瑛棨奏请饬将京兵二千留于山西等语。成明现已起程，所督带之京兵二千名，著全数带赴山西与英桂会商于沿河要隘妥为布置，严密扼守。其成明军务，即著英桂会办，以期共济。其窜回豫境之贼，著郑元善调拨兵勇分投迎剿，以期尽歼丑类。马德昭已由兰州折回泾州，著托明阿等迅催该提督前赴汉中会同毛震寿督兵分剿。陕省兵将渐集，该将军、巡抚等务当激励军士督率乡团将各处匪徒悉数殄灭，方为不负委任。至高陵、临潼一带汉回构衅，业经张芾带同汉回委员绅士前往开导，回民亦遵教化，各安生业。其渭南等县张芾等仍当持平办理，毋稍偏徇，俾汉回相安，方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谕官文等饬令道员金国琛督带所部前赴郧西接办防务，现在陕西军务亟需得人整顿，著即饬令该道迅赴陕西听候委用。现在陕西之贼已退出潼关，东窜阌底镇，惟山阳尚为贼踞，本日已谕令多隆阿先于河南阌乡一带截剿回窜匪众，再向潼关一路相机剿办。如陕西情形稍松，即应驻扎北路以防捻逆被剿奔窜。应于何地驻札最为适中可以屏蔽北路之处，著官文

会同多隆阿妥筹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8 49—51页）

以记名道马新贻署安徽布政使。

以陕西潼关厅城解围，赏佐领讷勒和春巴图鲁名号，同知刘芬、参将阿扬阿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8 53页）

同治元年五月丁未（1862.6.2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陕省军务吃紧，谕令多隆阿驰赴陕西督办军务。嗣因窜陕匪徒陆续回窜，复谕该将军先饬总兵雷正绾统带所部驰赴关中剿办，该将军探贼所向迎头截剿，即扼扎北路适中之地以防捻逆北犯。……至瑛棨等所称蓝、薛二逆攻陷太平，逼近陕南等语，蓝、薛二逆适系由何处窜入？是否新起土匪？薛逆系属何名？蓝逆是否即系蓝大顺？著骆秉章查明具奏。现在赴援陕省之兵均应调赴陕东防剿豫捻及本地回匪，陕南兵甚空虚，人情惊惶，毫不足恃。著骆秉章迅拔劲旅将太平县城收复，并杜其入陕之路。毛震寿前已带兵赴汉中，现在行抵何处？即著骆秉章探明，催令将汉中布置妥密，分带精兵赴省，商同瑛棨办理一切。现在该省汉回互斗，张芾为临潼回民赚留，是其构衅情形已成，亟宜持平办理。著瑛棨于雷正绾、毛震寿各军到省后相机妥办，务宜不分回汉，但问顺逆，晓以利害，解其仇隙，使之各安生业，断不可惑于人言稍有偏倚，致酿巨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 22—24页）

同治元年五月戊申（1862.6.23）

又谕：宗人府、刑部奏遵议已革大员、定拟罪名一折。此案已革叶尔羌参赞大臣宗室英蕴，于伯克阿克拉依都等摊派回众银两清还旧欠官项明知违例，并不奏参，又不禁止，几至酿

成重案；其于阿布都萨依提等聚众一案亦不奏明办理，辄将该回犯等按照经典斩绞多名，并违禁演戏；迨奉旨明白回奏，犹复摭词掩饰。种种不合，实属咎无可辞。英蕴著照该衙门所拟，从重发往盛京效力赎罪，并著伊犁将军将该革员迅解来京，交该衙门即行起解。

（卷29 25页）

同治元年五月庚戌（1862.6.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官文等奏山阳踞贼窜扑郧西县城、催调各军驰往剿办、并汝捻分窜桐泌等处、派兵驰赴襄阳防剿、又据托明阿等奏后股川匪由太平窜入汉南、急盼援师堵剿、又汉回互斗骤难解散、必须慑以兵威始可安抚、请饬多隆阿、何绍彩、成明等兵星速来陕各折片。入陕逆众窜犯郧西，虽经何绍彩等迎剿获胜，而兵力尚单，城围未解，亟宜厚集兵力扫荡逆氛。金国琛勇丁据奏已陆续赴郧，著官文等迅催前进分道援剿，并饬颜朝斌挑选劲旅前往会同剿洗，毋稍迟误。前据多隆阿奏先派雷正绾等督带马步八营取道襄阳直入陕境，著多隆阿严催该总兵赶紧驰赴商南山阳一带扼要驻扎，相机进剿，并截贼回窜之路。其穆图善等八营即著驰赴郧西，会合何绍彩等军并力攻剿，迅解城围。刻下汉中防堵川匪正当吃紧，而渭南等处汉回互相焚掠，亟须该将军统领大兵入关镇抚。多隆阿已由庐州兼程前进，著即酌度缓急迅速驰赴秦中以资弹压，毋以纡道致稽时日。至汝捻陈大溥股匪窜扰唐县、平市，逼近枣阳，业经官文等飞催梁作辑督勇赴襄会同防剿，谅可无虞。仍著官文等督饬越境赴豫殴阳正墉等军迅速攻捣信阳一路以牵贼势，并著郑元善调派汝防兵勇前往会剿，务将信阳等处踞匪克日歼除，并不得令其向西北窜逸。现在川匪邓逆窜至黄官岭，蓝、薛二逆扰及太平县城，复由渔渡关阑入陕省定远厅境，若竟会合

邓逆，则势益披猖，更难扑灭。何绍彩等军现因援剿鄖西急切不能赴陕，著托明阿等迅催马德昭前往汉中督同邹学镛等严密截剿，迅解定远之围，并严饬官兵实力堵御，毋令该匪窜越汉江蔓延为患。毛震寿业已起程，著骆秉章飞催该藩司赶紧入陕会剿，毋稍延误。陕南股匪该省兵力既不足以剿除，而回汉仇杀又复不能妥为弹压，瑛棨身任封疆，必须竭力振作，方为不负委任。吴振棫前已奏报起程赴晋，现今山西防务稍松，吴振棫著即折回西安，会同瑛棨将汉回互斗情形筹商妥办，设法解散，毋得专待援师，致汉回仇衅日深，办理更形棘手。张芾现在仓头镇是否尚被回民羁留？即著查明具奏。其成明所统京兵仍在蒲、同一带驻扎以防该逆北窜，著英桂即会同该署提督妥为布置，并著英桂迅速知照吴振棫折回陕省，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 32—34页）

同治元年五月辛亥（1862.6.2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曾国藩等奏官军水陆并进、叠复要隘、围逼金陵一折。据称水陆官军连克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头关、江心洲、蒲包洲等要隘，泊护城河，扎雨花台，距城不及四里；该逆恃其城大而坚毫无惮惧；应俟曾贞干、多隆阿两军增调到防再筹大举。自因水陆兵数不敷分布，非添调劲旅四面合围，不足以制其死命。惟多隆阿一军前经调赴陕西剿办窜匪，该将军已由庐州兼程前进；现在川匪窜扰汉南，其围扑鄖西之贼亦须防其回窜，且同、华一带汉回仇杀迄未休息，必得该将军统率大兵入关一行，藉资镇抚。著多隆阿仍遵前旨迅催雷正绾等军星速赴陕，该将军亦即径赴秦中。如汉回互斗万难解散，即著会同瑛棨分别曲直，其顽梗不遵教化者，无论是汉是回，即著督兵进剿。剿汉不得借助回民，剿回亦不可藉资汉练，

免致以偏向贻患将来。多隆阿俟陕南军务廓清、汉回仇愤各释后，即行统率全部驰赴江南会剿，以成大功。

（卷29 40—41页）

又谕：英桂奏逆匪退窜东南、晋境肃清一折。据称现在茅津、东滩等渡已无贼踪，仍责成驻守官兵严防回窜，并探明贼如回巢，即将防兵酌量裁撤等语。逆匪垂涎晋省已非一日，现在饱掠远飏，并未大受惩创，所请裁撤防兵虽为节省饷糈起见，但恐该逆乘虚回窜，设有疏虞，关系非轻。仍著饬令和昌等督饬防兵实力堵御，毋稍疏懈，切不可因贼势较松稍涉大意。至同州等处回匪愈聚愈众，该处逼近晋疆，深虞波及，尤难保晋省回民不被勾结，著英桂督饬各该管地方文武员弁预加防范，弭衅无形，不可稍有疏失。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沈兆霖奏剿办撒匪情形并调兵协剿川匪各折片。据称戎、循两属撒匪经官军分别剿办，叠获胜仗，先后毙匪二千数百名；现探该匪甚为穷蹙，惟顽梗如故，虽递呈乞求申理，而词意不驯，拟再待半月；若无就抚机会，惟有留兵驻守，作以防为剿之策，陆续撤退各兵等语。该署督此次办理撒匪原系力矫从前诸弊，本期剿抚兼施，使该匪稍慑兵威因而就抚，庶可一劳永逸。乃叠经惩创尚未贴耳受抚，自当乘此匪势穷蹙之际相机办理。现既出示购拿马尕三并开导余匪投诚，该撒拉既递呈乞求申理，谅亦不能日久相持，著即乘机妥办。固不可蹈上年覆辙，亦不可稍损威望，为该匪所轻。该署督拟半月后回省，自因饷需支绌恐误大局起见，惟该匪善于窥我虚实，总宜察度情形示以镇静，一面严饬将士实力攻剿，待其穷而思转。如果办理已有端绪，该署督即不必仍驻湟中亦属可行。昨据瑛棨奏马德昭已抵陕省，惟所带止有数十人，著该署督即将其所带之兵催令赶紧驰赴陕省汉中一带，归其调用剿办川匪，毋再迟延。将此

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9 43—45页）

以甘肃剿办撤回出力，予游击赵秉鉴等开复、加衔有差，阵亡都司陈华、千总郑升等祭葬世职。革遇贼先退都司何朝贵职，游击闵相儒、希朗阿分别降补。

（卷29 46页）

同治元年六月甲寅（1862.6.29）

又谕：前因常清等奏乌什私征回子盐课，当经谕令文兴等明白回奏。兹据文兴、文艺奏议征盐课之举系因接济军饷起见，旋经已革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咨查即行停止；至所收钱文，据该回子、伯克等呈称情殷报效，是以未经发还；惟前奏停止税务折内漏未声叙，请将承办委员议处并自请议处等语。此案乌什税务委员善魁等闻阿克苏有创收盐课之议，辄请仿照办理，文兴等并不酌量可否，辄即准其试办，迨奉停止明文，既不即将私征钱文发还，又不据实奏闻，实属办事颟顸，意图蒙混。乌什办事大臣文兴、帮办大臣文艺、印房章京善魁、署城守营都司周华仅予议处不足蔽辜，均著改为交部严加议处以示惩儆。寻议：文兴等均降四级调用。从之。

命署陕甘总督沈兆霖、陕西巡抚瑛棨拨银二万三千五百两有奇，解赴乌什以备本年经费。

（卷30 7—9页）

同治元年六月乙卯（1862.6.30）

又谕：瑛棨奏陕省军情紧要、援师次第云集、请简派大臣总统全军以归节制、并汉回互斗焚杀甚惨、请就近酌派胜保赶紧来陕各折片，又据郑元善奏陕省窜出粤匪窥扰河洛、拟调各路兵勇亲率西行相机援应、并历陈廖庆谋战功叠著、请檄调来营差委各折片。前因陕省军情吃紧，简派多隆阿督办陕西军

务，谕令该将军督率将领由豫省沿河西上，原期驰赴潼关藉资镇抚，兼可迎剿东窜贼匪，保全晋豫地方。嗣因多隆阿一军须由六安绕赴襄阳入陕，复经谕令该将军探明道路迅速遄行，毋庸纡道楚省。现在陕南窜匪既未剿除，而汉回仇杀情形日甚一日，亟须该将军入关剿办。著多隆阿迅催雷正绾等遄行入陕，毋得稍事迁延。现在渭河南北各州县汉回互相残杀，回匪马队日增，已延及附省之十余里地方。多隆阿大兵到后固须慑以兵威，仍须推寻其肇衅之由，持平办理，释其仇怨，方能迎刃而解。汉回构衅非如发逆之可以剿杀了事，云南之事亦由于办理偏袒贻祸至今，多隆阿饶有智谋，惟于陕省地势民情究未熟悉，著即会同瑛棨、吴振棫等妥筹办法，断不可轻听本地绅民之言，致令有所偏倚。该将军督办全省军务，责任固重，营务亦繁，必须得一二明干文员帮同筹办。著官文于属员中择其才识谙练、晓畅戎机者，如道员金国琛等简派一二员交多隆阿军营以资襄助……

（卷30 13—14页）

同治元年六月戊午（1862.7.3）

又谕：前因陕省军情吃紧，命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原期肃清关陕，屏蔽中原。兹据都兴阿奏淮南地势极宽，收复非易，惟资多隆阿一军居中重镇，联络声势；若陕西情形稍松，拟请暂留多隆阿帮同曾国藩督办江皖军务等语。所奏不为无见。多隆阿调赴陕西，原系朝廷移缓就急不得已之举。现在汉回仇衅已深，必须慑以兵威，抑其桀骜不驯之气，方可渐就范围。仍著多隆阿严催雷正绾等星驰前进，克日抵陕。其多隆阿所统后起各营如能赶紧驰赴秦中将汉回事宜迅速办竣，仍督率所部出关，会同曾国荃等围逼金陵，共图克复，方不至顾此失彼。若多隆阿全军日久为陕西牵制，致江淮一带少此劲旅，亦属

非计。仍著官文等统筹全局，陕省剿办事宜若责成雷正绾会同瑛棨筹办即可成功，即催令雷正绾一军前往，多隆阿即可督率后起各营驻扎适中之地，为江淮各路屏蔽，毋庸遽行入陕，似于全局尤有裨益。其是否可行及应于何地驻扎之处，著官文、曾国藩、多隆阿妥速相机会商具奏。

（卷30 32—33页）

又谕：吴振棫、英桂奏会筹晋省边防、请留京兵暂驻蒲郡、探明陕省汉回情形再定进止一折，所奏不为无见。现在窜陕各匪虽已陆续回窜，晋省防务较松，而同州一带汉回互斗之事尚未和解，成明所带京兵自应令赴蒲州扼扎。即著飞咨成明驰赴运城，沿河择要会商布置，以壮声势。多隆阿一军本谕令驻扎河南适中之地，惟郧西现又被围，该将军已由郧阳进发。洛阳一带昨谕胜保带兵堵剿，恐该逆因前途有兵迎剿意图旁窜，则山西仍当严防，英桂务饬在防将士加意防范，毋稍松劲。吴振棫昨谕折回陕省，会同瑛棨办理汉回事宜，英桂自不得回省，致将士无所禀承，仍著在运城驻扎以资调度。吴振棫前在滇省历任督、抚，于汉回事宜既不能弭患于未形，又不能戡乱于事后，此次陕省汉回寻仇之事若再固执成见，不能持平办理，则贻误地方，罪无再逭。汉回皆朝廷赤子，断不可因系回民，心存歧视，又蹈滇南覆辙。瑛棨身任封圻，责无旁贷。吴振棫于到陕后，并著会商瑛棨将应如何办理并现在详细情形迅速驰奏，以慰廑念。昨据潘祖荫奏陈汉回互斗情形，并本日御史刘毓楠奏回民乘乱助逆各折，虽所奏尚属有因，第事当通筹，若多隆阿等到后慑以兵威果能贴服，辅以循良之吏为汉回所信服者化导劝谕，释其仇隙，自可迅速蒇事，不至贻患无穷。总在吴振棫等妥筹办理，朝廷毫无成见，但问是非，不问汉回。倘吴振棫等办理错误，日久无功，必当重治其罪。懔之，慎之。

潘祖荫、刘毓楠折各一件，均著钞给吴振棫、瑛荣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奎英奏回子伯克任性妄为，通同贿属，牵涉各员请旨派员查办；又据英蕴等奏接据福珠凌阿禀称，奎英奏折未与该总兵联衔，恐有掣肘等语，当经谕令景廉提集全案人证认真查办。兹据常清、景廉奏奎英单衔奏事之后，福珠凌阿即以"回众藐视，恐误军情"为词，继复致函英蕴，有卡外目下不靖之信；英蕴咨文亦称托胡达买珠带人由安集延地方逃出卡外，事关边疆重务，已属令该大臣等和衷办事，并催防兵迅进各等语。奎英奏参帕尔吐一案有牵涉帮办、领队大臣情事，自未便与福珠凌阿联衔，而该总兵则称不与联衔必至回众藐视，办事掣肘，此次又称卡外不靖，与英蕴咨送探单语出一辙，何以奎英近在同城毫无闻见？难保非福珠凌阿怀挟私嫌，藉词耸听。英蕴业经另案革职，景廉现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即著迅速赴任，仍遵前旨将全案人证提集，认真查明，据实具奏。至喀什噶尔地处极边，现在卡外贼匪究竟有无窃发情事？著常清、景廉随时派人察探，严饬各该城实力防守，并迅催换防官兵速即前进，以重边防。本日英蕴奏请调补伯克一折，于拟正之噶依特一员有捐银二百两之语。何以不为另案请奖，而必于折内声叙，希图邀准？殊属非是。著常清、景廉确切查明，如有勒捐肥己情事，即著据实参奏。又，英蕴另折奏请补巴尔楚克粮员音德春捐银五百两，并著常清、景廉查明，如果属实，奏请给奖。嗣后各城应补人员，均不得抑令捐输，以示体恤而肃政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　34—37页）

同治元年六月己未（1862.7.4）

又谕：据骆秉章奏张亮基征兵拨饷、川省军务方殷、力有

未逮一折，本日亦据张亮基将探明云南实在情形及在川省筹措兵饷各节驰奏。张亮基既恐沪、永皆有贼氛，孤军难进，又虑军火饷银道梗难达，且入滇境后无兵不足以备非常，有兵又非所以安反侧，览其所奏，办理毫无把握。至骆秉章所称马如龙等包藏祸心，势必中变；若张亮基仅带兵数千、筹饷数月身入险地，转至堕其术中；莫如置之不问，使徐之铭暂且羁縻回众，俟蜀事大转，再移得胜之师令潘铎、张亮基统师入滇等语。具见实心任事，筹画悉合机宜，已谕令潘铎、张亮基俟蜀中渐次肃清再行移师大举入滇矣。

（卷30 43—44页）

同治元年六月庚申（1862.7.5）

谕内阁：陕西西安、同州两府属汉回匪民平日积有嫌隙，往往寻衅互斗，地方有司办理不善，存心姑息，诸事宽纵，遇有滋事回民延阁不办，又或意存歧视，因系回民一切从严，不辨是非曲直，以致汉回民心均怀不服，私图报复，日肆凶顽。从前寻仇械斗尚不过在一村一镇之间，并未敢结连各州县同起滋事，近因粤、捻各匪窜入陕境，西、同两府属汉回同时并起，纷纷烧杀，沿河一带村镇俱成焦土。叠据巡抚瑛棨将该处情形据实上陈，览奏曷胜悯恻。国家抚育黎元，汉回均系赤子，一视同仁，从未尝稍存歧异。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番回作逆，曾奉高宗纯皇帝谕旨"于凡有回民处誊黄遍贴，断不肯因滋事贼匪将无辜守法良民一并株连，通谕中外等因，钦此。"此次陕西汉回互斗一案，经瑛棨于起事之初即会同前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分遣官绅前赴各处晓谕解散，其未经滋事之回民业已遵示暂与汉民永释猜嫌。乃奸回利于劫掠，乘机逼胁，辄将安分回民一并烧杀。似此悖理逞凶，虐及同类，不但朝廷法所难容，尔回民中亦宜同深切齿。现据瑛棨奏称该省各营队伍回兵

居半，不但武弁等于滋事凶回深恶其非，即各兵丁等亦同深愤嫉，足见该良回人等深明大义，甚属可嘉。现经檄调各路劲兵陆续赴陕剿办，但将为首滋事回匪歼除，断不因回民中偶有恃强玩法之人即将安分良回概行株累。其良回中有被胁勉从者倘能悔悟解散，一并免予究治。该处汉民亦不得逞凶报复，违者从重治罪。如汉民中有藉械斗为名乘机聚众滋事者，亦概行一并剿除，并不稍存宽假。天戈所指，但论曲直，不分汉回，顺逆存亡，悉凭自取。经此次训谕之后，若愍不畏死之徒犹敢肆其凶顽，则是自取灭亡，毋得藉口于朝廷之不教而诛也。该抚即将此旨刊刻誊黄遍行剴切晓谕，以示朝廷胞与为怀之至意。

（卷30 45—47页）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本日据瑛棨奏省外回匪凶势日炽，亟盼多隆阿、何绍彩各军赴援。现在陕省情形吃紧，而皖省地方为曾国藩大营后路，亦须得力大员督率重兵驻守以资控制。多隆阿应否统率全军赴陕，或仅令雷正绾所部入关助剿，著官文、曾国藩迅速会商，权其缓急轻重，妥为调度。雷正绾所部兵数若干，是否足敷援剿之用，并著官文、曾国藩、多隆阿迅查具奏。

又谕：托明阿等奏川匪窜入陕南、官军收复定远、西乡失陷、瑛棨奏回匪凶焰日炽、请明降谕旨、分别良莠、又请将陕西征兵调回各折。陕省外寇甫退，而汉回互斗，所在响应，实为腹心之大患，亟宜剿除凶逆，安抚善良，以昭平允而示劝惩。本日已照所请发去明发谕旨一道，瑛棨于奉到后著即刊刻誊黄，自省城以及各府州县一体颁行宣布。成明等所带京兵二千名应留于蒲州一带防堵，未能悉众赴陕，所请将直隶等省前调陕西官兵尽行撤回以实营伍，已谕令军机处俟有各路军营廷寄，便即谕知各带兵大员酌量遣撤。惟各营得力之兵未必骤能撤回，亦

必须统带得人，方足以成劲旅，且恐缓不济急，于事无补，瑛棨等惟当就现有兵力相机剿抚，不得专待客兵，致滋延蔓。瑛棨前奏张芾在仓头镇被回众拘留，本日奏报未据提及，并著将实在情形迅速探明具奏，以慰廑念。

（卷30 49—51页）

同治元年六月癸亥（1862.7.8）

又谕：……叠据瑛棨等奏渭河南北州县汉回仇杀日甚一日，所调各军迄无一人一骑赶到。该省望援甚急，岂容再事迁延？雷正绾本系陕省总兵，著官文、多隆阿迅催该总兵督率兵勇星速入关，以期弹压汉回，剿抚兼施，迅速蔵事。若该总兵到陕兵力足敷剿办，则多隆阿一军应于何处驻扎，著官文等随时妥筹具奏……

（卷31 8页）

同治元年六月甲子（1862.7.9）

又谕：张亮基奏云南事难再缓、仍欲早行入境并林自清已由纳溪至泸川（州）、委员驰往察看办理各折片。潘铎、张亮基能早入滇省，可以抚集流亡，系属人心，将徐之铭之倒行逆施亟图挽救。现在滇中回夷既有就抚之信，若能乘机利导，互用恩威，使滇事早得就绪，自为正办。惟林自清业已行抵泸州，究竟练众实有几何？断不可令其与川中股匪勾结。骆秉章既有于折回时酌给米石之事，即著该督等饬令折回滇省攻剿大理逆匪方为妥善，潘铎、张亮基等何以毫无侦探，任令突至泸境？殊属非是。著即取道赴滇，将林自清率领前往。如再观望迁延致令别滋事端，惟该前督等是问。张亮基前奏拟于川东道库暂筹借银五万两，以捐照抵拨归款，曾经谕令骆秉章妥筹办理。如果张亮基能令该练遵即回滇，自不应惜此区区之费。倘不早为筹款安抚，俾得迅速迎机妥办，稍事蔓延，则所费恐不止此数

也。均著骆秉章、潘铎、张亮基商同办理。潘铎、张亮基总宜将一切进止机宜面为商定，毋致参差，但能于事早图补救，骆秉章谅亦不坚执前说。至张亮基所请将查办各案酌量轻重之处预为明降谕旨，俾得临时察度宣示，所有查办各案情形此时何从预酌轻重？该前督所虑事处其难，恐有临时不及请旨之处，尽可一面相机办理，一面奏闻。若欲使边隅乱后知朝廷之所以尊，尤在该督等之宣布威德，俾知慑服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 16—18页）

同治元年六月乙丑（1862.7.10）

又谕：吴振棫奏遵旨回陕并商洛道梗未能即日起程一折。据称渭南等处汉回互相焚杀，必先慑以兵威然后再行解散等语。前因瑛棨奏回匪凶焰日炽，请降旨分别良莠俾释猜疑，当照所请发去明发谕旨一道，复谕官文、多隆阿迅催雷正绾带领兵勇星速入关以期弹压。即著托明阿、瑛棨、孔广顺、张芾会同吴振棫悉心筹商，妥为布置。汉回仇杀势甚鸱张，吴振棫务当赶紧前进，与该将军等先就现有兵力相机剿抚，毋得因循贻误。张芾在仓头镇被回众羁留，迄今又阅数日，有无信息？并著探明具奏。至吴振棫所称由山阳窜至郧西股匪现又回窜商州所属之蒲峪地方，尚未据该将军等奏报，著即督饬将弁会合楚军两面夹击，迅速歼除，毋令该匪再得窜扰秦境肆行蹂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 23页）

同治元年六月丙寅（1862.7.11）

又谕：托明阿等奏回匪猖獗，现在分队数千攻扑省城，请饬催京兵渡河来陕各等语。回匪叛逆显著，省城附近村堡焚杀殆尽，胆敢结队近城，扑犯省垣之西关，其大荔县一股围攻同州

府城已八昼夜，悖逆情形殊堪发指，亟宜痛加剿洗以儆凶顽。著官文、多隆阿仍遵前旨，严催雷正绾统带兵勇星速入关，会同瑛棨等慑以兵威，勒令该回民将为首滋事之人献出惩办。其被胁勉从者，酌量散遣。惟回匪传单已蔓延西安、同州十数州县，势焰甚张，恐雷正绾一军不敷分剿，多隆阿本有督办陕西军务之责，仍著该将军督率后起各营相继前进。该省望援甚迫，务当克期抵陕，迅解倒悬。鄜西发逆现既回窜逼近商南，鄜郡情形已松，金国琛早已到鄜，足资防守，著官文等速饬何绍彩就近驰赴西安以厚兵力。瑛棨奏杨飞熊已派县丞张宝禧等分拨兵勇入关，著郑元善仍饬杨飞熊统率所部即日由潼关赴援，毋再迁延贻误。同州被围已久，亟应调拨劲兵力解城围。洛阳已无贼踪，晋省河防不甚吃重，且陕省回匪未肯远窜，英桂但能将本境回民妥为约束，其沿河船只随时饬令兵勇提泊北岸，晋疆自可无虞。所有驻防蒲郡京兵即著成明统带渡河，迅解同州之围，相机进剿。孔广顺、马德昭均系特旨起用之员，宜如何激发天良，力图报称？孔广顺数月以来何竟一筹莫展？西安驻防之兵亦有数千，何以托明阿不能激励将士出奇制胜？现在该省军情吃紧，该将军等责无旁贷，著托明阿、瑛棨、孔广顺、马德昭赶紧布置省防，一面就现在兵力分投剿截，毋得专待援兵，致附近居民惨遭杀戮。经此次训饬后，倘该将军等不知愧奋竭力剿办，任令回匪日肆鸱张，定将托明阿等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31 29—31页）

同治元年六月己巳（1862.7.14）

西安将军托明阿等奏：张芾前被回民羁留仓头地方，屡次查探皆无确耗。得旨：回民将张芾拥去，意存挟制，如应进兵剿办，该抚亦可不必存投鼠忌器之心，堕其奸计。俟访有确实下

落，仍即迅速具奏。

（卷31 42页）

同治元年六月壬申（1862.7.1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现在陕省回匪到处焚杀，围攻同州，并逼近省城滋扰，非速行剿办，陕事几不可问。前经叠谕官文、多隆阿饬令雷正绾迅速赴秦，此时尚无到陕信息，实属任意迟缓。著官文严行饬催，如有意逗留，即行参办。多隆阿现在行抵何处？如已近陕境，即著径行前进，不可为宛城股匪牵掣。……

（卷32 3—4页）

又谕：……本日复据都察院奏，陕西在籍道员李宗沆等专丁以回匪烧杀生灵殆尽等词赴该衙门呈控，呈内所称孔广顺性弱年迈，闾丕敏、李祝龄弃隘而逃，施鹏谬妄失机各情，与潘祖荫等折内所参副将张维义等见贼先溃各节大略相同。著爱仁、王茂荫按照所参各节严密访查，秉公讯办。闾丕敏、李祝龄、施鹏三员业经分别革职拿问，如实系弃隘不守，纵贼殃民，即行从严定拟，奏请正法，以肃军律。孔广顺如果年老悖怯，与贼背道而驰，亦即严参治罪。瑛棨身任地方，一筹莫展，任贼蹂躏，已属咎无可辞，而于署藩司王承基之吸食洋烟、演唱昆曲，署盐道韩泰华之办理防堵局一切支发表里为奸，何以漫无觉察，形同聋聩？商州知州曹熙声名素劣，当贼踪逼近州境，安坐衙斋不敢出城，其子又将练勇经费滥行支用，以致贼匪越险而过。闻此次匪踪复窜商州，该员是否尚能捍御，抑或仍前玩泄？其馈送瑛棨古玩值数千金，是否实有其事？朱潮参劾瑛棨等款迹，有无挟嫌报复？著一并查明，据实具奏。再，此次贼匪由豫入陕，叠陷商洛等城，毫无拦阻，该省地方文武何员贻误？何员弃城逃遁？瑛棨在省闻警，有无调拨布置？均著详细访查

明确具奏，毋稍徇隐。

（卷32 6—8页）

同治元年六月丙子（1862.7.21）

又谕：成明奏抵防履勘沿河地势、择要布置、并派兵先赴同州出队、余俟援兵齐集再行进剿各折片。所有老河岸等处布置各情均尚妥协。该署提督亲带马步兵一千名在严家庄驻扎，与老河岸、芮城县等处地方均能兼顾，闻警即可驰剿，著即严密侦探，毋稍疏虞，并与嘉里村所驻总兵和昌之兵联络策应，以固晋防。所调炮位及炮船，著赶紧催提，派员管带，与陆路官兵昼夜巡查。黄河西岸船只尽数提归东岸，即所留渡船二只，务须严密稽查往来，毋令奸匪得以混迹。英桂现驻运城，沿河一切巡防事宜著严饬各地方认真妥速经理，毋稍贻误。其驻扎风陵渡等处官兵，均著饬与京兵互为联络。同州府城据成明奏称业已解围，省城亦探悉获胜，该署提督所统京兵慎重未即孤悬深入，所见亦是。现经派队亲带往同州府与署臬司刘鸿恩等筹商办法，所有由潼关至省城一带州县汉回互斗情形，即著成明随时探悉奏报。多隆阿、雷正绾之军叠经有旨严催，一俟到陕，并著成明迅速驰奏。多隆阿系督办陕省军务，到陕后成明即将所带之兵归其节制。至京兵现虽驻扎防堵，惟系甫经训练成军，尚须随时操演，毋令其耽于安逸，致令技艺生疏。所参不能约束兵丁散住民房之员，办理甚是。仍应严加管束，毋令骚扰民间，致兵民不能浹洽。山西饷需必能宽为筹备，成明当严饬管带之员不准丝毫克扣致干罪戾。懔之，慎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 32—33页）

同治元年六月戊寅（1862.7.23）

本日又有人奏陕省大吏纵匪殃民一折。据称陕省汉回仇

杀，推其祸原，由巳革巡抚曾望颜任性妄为，信任首府沈寿嵩，将各属汉回械斗伤毙多命之案弥缝讳匿所致；迨瑛棨到任，一味见好属员，置民事于不问，粤、捻窜近陕境，并不严饬镇道将弁扼险固守，以致厅县相继失陷；又复以贼众兵单等词代提督孔广顺奏请宽免处分；刻下回匪攻围同州，逼近省垣，四门外焚掠一空，该抚始终闭门坐视，并无一人一兵出城援救等语。爱仁、王茂荫本系赴陕省查办事件，著将晋省参案办竣后即行驰赴陕西，将此折指参各节汇入应行查办各件内一并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32 42—43页）

同治元年六月己卯（1862.7.24）

本日据英桂奏接瑛棨函，以回匪在该省焚杀日肆猖獗，请速催京兵渡河等语。成明所带京兵究属无多，曾谕令俟楚兵到齐再图进取。前据官文等奏雷正绾统带头队于五月十五日由庐郡起程，并据多隆阿奏该将军亦于十六日督率亲兵兼程前往，迄今已阅四旬有余，尚未据报到陕。该将军等究竟行抵何处？成明所带京兵现专待多隆阿等军到后协剿，著官文再行严催，不准任意延缓，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英桂奏请饬京兵渡河、先在同州府驻扎、探明匪踪所向相机进剿一折。成明一军本系派赴陕西援剿，现在晋防稍松而陕省蒲城被围，不可不先其所急，即著成明统率全军克日拔营渡河，先解蒲城之围，一俟多隆阿等到陕，成明即督率[illegible]部协同攻剿，毋得株守严家庄致误事机。如成明渡河后蒲郡沿河一带尚须添兵驻守，即著英桂移缓就急以固河防。所有蒲州府雇觅之载炮船十只，即著英桂迅速催提，选派熟悉放炮官兵管带，沿河梭织巡查。其西岸渡船毋著督饬防河员弁随时提泊东岸，毋任该匪偷渡，并著另派精壮可靠之兵以为成明后路。京

兵渡河以后，饷需仍由山西拨给，不准稍存膜视。蒲城现已被围，瑛荣何以尚未驰奏？回匪猖獗已极，该抚岂可安坐省垣，一筹莫展？仍著瑛荣会商孔广顺、马德昭等，就现有兵力赶紧分派出城，遥作京兵声援，则蒲城之围可期立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 46—47页）

又谕：前因张亮基奏滇练林自清已抵泸州，当经谕令骆秉章等妥筹办理。兹据奏称林自清抵泸后，经地方官开导，不肯回滇，现带练六百名赴重庆面见张亮基；或有竟不能回滇之势，即当酌筹款项俾资遣散，仅留林自清在川效力；或酌留数百人，使管带剿贼等语。所筹尚属周妥。林自清带练赴川，沿途尚无骚扰，并携眷属同行，是其不为回众所容，希图在川剿贼觅食已可概见。惟林自清练众八千人所需口粮川省力难供给，况其部众半系乌合，亦安用此素无纪律之练？著骆秉章会商潘铎、张亮基妥为遣散。林自清或不肯回滇，即著骆秉章察看，如果才尚可用，准其留川效力，其部众悉行遣回。即使林自清无兵可带，亦止准挑留数百名随同官军剿贼。该练总系张亮基所识拔之人，现在重庆晤见，如愿随该前督赴滇，即著带同前往。倘林自清必欲赴省谒见骆秉章等，务当晓以顺逆祸福，使知准其留川效力系属格外恩施，以后断不可妄作妄为，自取咎戾。若能奋勉立功，自当宽其既往，一体奖叙。以上各情，骆秉章、潘铎、张亮基商定后即行具奏，毋稍延缓。骆秉章另折奏团练攻克天洋坪，现筹攻克八角寨及鹤游坪等语。八角寨地处险要，李、卯二逆既合为一处，恐其负隅固守，势成持久。著该督严饬兵团，并鹤游坪周、曹二逆一并勒限歼除，毋再迁延。其石逆股匪，现在川楚兵勇分路会剿，务当聚而歼旃，毋致窜逸，贻患他处。著骆秉章传谕在事文武员弁奋力攻剿，倘再

任他窜，必将该文武严行惩处。若能一鼓荡平，即可仰邀优奖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 47—49页）

同治元年六月庚辰（1862.7.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托明阿等奏回匪围攻省城、接仗情形、并统筹全局、持平办理兼催京兵赴陕助剿各折片，览奏曷胜焦急。逆回啸聚渭河南北，响应日多，并敢围攻省城，虽经官兵分路叠次击退，而困守孤城，外援不至，东、西、北三路道路梗塞，惟南路尚通文报，省垣存兵单薄，不敷攻剿，若再多延时日，恐四面悬隔，食用渐空，大局更难设想。多隆阿一军叠经谕令官文催雷正绾带兵先行往援，迁延多日，俱无到秦消息，是官文、多隆阿并未以陕事为急已可概见。此时陕省情形万分吃紧，著官文懔遵前旨严催多隆阿、雷正绾速行带兵入陕。倘迟迟前进，贻误陕省大局，致令不可收拾，恐官文、多隆阿不能当此重咎也。成明一军昨因蒲城被围，已谕令该署提督统率全军克日渡河剿办。现据瑛棨奏同州百姓盼望援师，共知京兵现驻山西，隔河望哭，竟有因兵不救患，数百人同日自尽者。似此情形，成明岂忍坐视？著即懔遵前旨，即日督率全军渡河，迅解蒲城之围，以期节节进剿，与省城声息联络，毋许藉词观望，致匪势益成燎原，并一面知照英桂迅拨精兵以壮后路声援。惟京兵仅止二千，为数甚单，如多隆阿等军不能继进，致令深入无援或有挫失，惟多隆阿是问。前谕多隆阿等不可偏听绅民一面之言袒汉抑回，必须持平办理，因其时情形止于汉回互斗。此时回匪攻城戕官，劫留官绅张芾等，同州一带逆回身著黄袍，旗书逆语，被胁不从之回即遭焚杀，是该回匪逆迹昭著，断无再行专主议抚之理。多隆阿督兵抵陕后，即著先将该逆回痛加剿除，毋为抚议所误。其被胁良回，仍宜分别解散，毋

得概行诛杀，以分顺逆而定人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 50—52页）

同治元年七月甲申（1862.7.29）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据张亮基奏林自清赴渝谒见，经该前督严加开导，向无悖逆之意，已设法将所带不遵约束之游击张正洪等正法，并将提督印信勒令呈缴；惟其势万难回滇，拟咨商骆秉章暂留林自清在川剿贼等语。林自清既与云南回众不能相容，若留川效力，必须将所部亡命之徒悉数遣回，庶不致贻后患。著骆秉章、潘铎、张亮基等仍遵前旨，如林自清尚遵约束，留川剿贼不至为患，即当酌筹款项将其党与悉数遣回，或酌留数百人使之带以立功；如林自清因兵练已撤仍愿随同张亮基赴滇，即著张亮基将其带往，不得任令拥众独行，以致骚扰地方，又生枝节。其张升一军应如何安插之处，亦著骆秉章、张亮基等妥为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张亮基奏遵旨赴滇、请饬催四川、广东克期拨饷各折片。云南军务棘手，张亮基督办军务，饷需竭蹶必至贻误，著骆秉章即将应行续解之项筹拨。其广东应拨之二十五万两，著劳崇光先行拨解银十五万两，交张亮基委员裕麟赶于秋间解到，毋得再事迁延。其泸州捐局，张亮基拟移设重庆及附近之梁山县地方，刻下川省军务未竣，亦赖捐输接济。该前督所奏于川省军需殊多窒碍，所有云南捐局著仍在泸州设法劝捐，毋庸再移重庆，并著骆秉章饬令地方官毋得阻扰抑勒，以济滇饷而维大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英蕴等奏喀什噶尔突有贼匪扑入卡伦、官兵迎剿获胜、奎英等奏安集延贼匪突入卡伦、扑至回城外滋扰、官兵出剿获胜各一折。据称探得为首贼匪系倭里罕及斜黑阿浑二子，现饬严防等语。倭里罕系屡次入卡滋事著名首犯，而斜黑阿浑

二子又属逆裔，该匪等胆敢狼狈为奸，纠约匪党攻扑回城，抗拒官兵，实属怙恶不悛，目无法纪，虽经官军击退，难保不再来滋扰。著奎英等实力防范，如探有匪踪即行追击，以期净绝根株。奎英等折内所称另股贼匪系属何贼？而英蕴及奎英等折内又牵及霍罕互斗之事，声叙殊未明晰，并著查明具奏。景廉等著仍遵前旨迅即赴任，饬令各该城认真防守。伊犁换防官兵现已到境，是否足资堵御？并著饬令认真搜捕以清余孽。常清等有统率各城之责，何以于边卡滋事毫无闻见？即著查明具奏，并严饬该城妥速戒事，毋任滋蔓。另折奏叶尔羌伯克迈玛特哈色木身故，所遗世职，验看得伊之嫡次子堪以承袭等语。该伯克有无嫡长子未据声叙，著再查明奏请承袭，毋稍含混。又据英蕴等奏请将赏给霍罕伯克敕书等件暂缓颁发等语。霍罕伯克迈里既据探称被属下谋杀，地方荒乱，所有前颁敕书绸缎等件著暂存叶尔羌公库，俟秋后探明确情再行颁给该伯克敬谨祗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萨灵阿奏请调闰月经费并饬催各项欠拨银两一折，又，英蕴等奏喀什噶尔贼匪扑入卡伦，官兵迎剿获胜，需饷甚巨，恳请饬拨等语。著沈兆霖将库车加调闰月经费及欠拨各项即行如数拨解。其喀什噶尔饷需，无论何款迅速筹拨银十数万两，解交英蕴等以济要需。再，明绪等另片奏三月二十九日有随折公文发交军台飞递，乃五月间反将公文递回，请饬查究等语。军台驿站，邮政攸关，似此倒递公文，实非寻常错误可比。著沈兆霖查明沿途各驿何处错误，即行从严参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3 13—17页）

同治元年七月丙戌（1862.7.3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胜保督办皖豫军务，所有豫境贼

匪自应统筹扫荡。现该大臣所派副将王佐臣管带马队已由鄜城、舞阳进剿，其太和一路亦经该大臣留兵镇守。前谕将卢泰所带兵勇五百名调回，交黄元吉管带以厚兵力，谅已足敷防剿。现在陕省回匪鸱张，虽已严饬多隆阿等军驰往援剿，第恐该回匪等勾结捻逆入陕，则更形棘手。胜保前奏亲统马步及项城兵勇七千余名，即著迅速督赴河洛，俾各捻无从牵扰，秦豫两省得以迅速蒇事，庶于大局诸多裨益。其由太和至河洛一带如何情形，并著详细覆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3 18页）

同治元年七月己丑（1862.8.3）

又谕：前因逆匪扑犯陕省，当命荆州将军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并令其先派雷正绾一军星驰入陕。嗣据都察院奏陕西绅士联名呈诉，以回匪肆虐，西、同等属百姓横遭惨杀，受害日深，复叠谕该将军等星夜入关，迅速剿办。乃迟至两月之久尚未据报到陕，实属不知缓急。著官文严催多隆阿等克期前进，力扫寇氛。倘再任意玩误，必将多隆阿等治罪，决不宽贷。

（卷33 27—28页）

又谕：成明奏统率京兵过河出队日期并同郡回匪情形一折。前瑛棨等奏报蒲城危急情形，叠经谕令该署提督先其所急，统率全军克日拔营渡河，先解蒲城之围，相机剿办。著仍遵前旨，即会合同郡兵勇并力进攻，以苏民困而解倒悬，毋稍延缓。前谕成明以京兵未便孤悬深入，非谓附近地方亦可概置不顾也。楚军由陕省南路入援，势将先顾省城，未能径抵同郡，成明并当于迅解蒲城围后，俟楚军到陕，互相联络会商进剿。潼关距同郡仅止百里，该处防兵尚敷扼守，前据郑元善奏称已饬县丞张宝禧统刚锐两营一千人入陕随剿，即著瑛棨察看情形于豫军驰抵潼关后，先行拨赴同州为成明声援，以厚兵

力，并著探明楚军行抵何处，速行催提以资攻剿。京兵渡河以后，并著英桂于沿河要隘地方督率防兵严密扼守，并仍遵前旨筹拨援兵，接济饷需，毋稍贻误。至多隆阿一军，前据该将军奏称于五月初十等日由皖兼程赴陕，迄今将及两月，尚无到陕信息，叠谕官文、多隆阿严催前往，乃竟无一语覆奏，迥出情理之外。陕省情形危急益甚，该将军若再逗留观望，延不赴援，致误大局，自问当得何罪？官文前奏拨兵援陕，尚能不分畛域，何以多隆阿一军久不催令前进，仅为防堵粤、捻窜犯楚边之计，置陕省危急于不顾？倘陕省稍有疏虞，必治官文、多隆阿等以贻误军情之罪，毋谓前功可恃，得以仰邀宽贷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 34—35页）

同治元年七月辛卯（1862.8.5）

又谕：沈兆霖奏撤回震慑兵威悔罪投诚一折。撒回率众扰及戎、循两属，前经官军进剿，虽叠经惩创，尚未贴然受抚。本年五月间，沈兆霖严饬各营员弁，由乩思观率领戎属各营及兵番团勇过山进剿，其茶堡一军亦间道来会，连日大小五六十战，毙贼四千余名，焚毁回庄多座，该匪被剿穷蹙，该喇嘛、百户及总约马归源率领十三工头人六七十名并撒回三百余人至代理巴燕戎格厅通判王锡文处跪求投诚。道员杨柄锃受降撒回，约有五千余众列跪道旁，誓愿永作良民，并由番族百户加具保结，戎、循一带地方居民现已如常安贴，办理甚属妥速。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著沈兆霖择尤保奏以示鼓励。

（卷33 41—42页）

又谕：前因蒲城被围，叠经降旨令成明全军渡河迅解蒲城之围，以期节节进剿。兹据成明奏派侍卫阜成赴朝邑查探，回称蒲城被围情事朝邑无从而知，并途中难民过河回家者不少；现

拟调山西防河官兵八百五十名带赴军营，由华阴大路会同孔广顺、马德昭各军分路夹剿等语。蒲城是否被围？阜成何以仅至朝邑即不前进？所称无从而知，词甚闪烁，恐其并未前往。成明闻难民过河回家心始稍安，是否确知蒲城县并未被围？所奏殊未明晰。著成明切实侦探，如蒲城被围甚急，自应克日渡河先解蒲城之围，再图进剿；如蒲城之围已解，即著统带官兵由潼关向西进发，与豫省已抵潼关之杨飞熊一军会合攻剿以壮声威。所有山西防河参将邓凤林、游击兴岱等管带官兵八百五十名，即著英桂饬令该员等管带，归副将珠尔杭阿统带前赴成明军营听候调遣。后路应否添设援兵，仍著英桂酌办。至据探回匪仍在华州、华阴一带肆行鸱张，潼关大路文报自必梗塞，著瑛棨于孔广顺、马德昭所部抽调一军，由省向东进剿，与京兵联络以期肃清驿路。惟孔广顺等军纵能东下，沿途尚有梗阻，成明岂可株守潼关，静待陕兵前来始作进攻之计？该署提督当激励将士出奇制胜，以副委任。至成明所称整队前往，其锣锅帐房拟寄存潼关派兵看守等语，想系因瑛棨前此咨会车马无从雇觅，故置锣锅帐房于不用。惟既系裹粮前进，即须于所带兵丁严加约束，不准丝毫骚扰民间。其放饷章程，并著英桂速行筹定放给，毋稍延误。豫省入关之兵是否杨飞熊管带，抑系郑元善所派之张宝禧一军？著成明探明后即行会同进剿。徐荣柱现在驻军何处？如宛南窜匪无须该署总兵回剿，即著郑元善饬赴陕省会剿以厚兵力。多隆阿未到以前，陕省东路之各省援兵著统归成明暂行节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 43—46页）

又谕：沈兆霖奏撤回悔罪投诚并陕省回民滋事、内患日深、宜亟筹妥办各一折。撒拉回匪经沈兆霖督饬各营员弁过山进剿，连日接仗毙匪甚多，并将附近回庄焚毁，该匪被剿穷蹙乞

降，沈兆霖察其悔罪情词哀迫，出于至诚，自应准其就抚以省兵力。戎、循一带地方现已安贴，著沈兆霖督饬该镇、道等将善后事宜妥为办理，务令民回彼此永远相安，毋再寻衅滋事。首犯马尕三罪在不赦，经总约马归源禀请俟准抚撤兵后密图诱获，志在必得，著即责成该总约迅将马尕三擒献，毋任乘间免脱贻误将来。至陕省回匪围逼同郡、蒲城，近复攻扑省垣，自应慑以兵威再行议抚，沈兆霖所筹与近日寄谕均相吻合。惟甘省边邑处处与陕接壤，该回匪已有传单到甘，且宁夏府属之灵州有回民入境买马、制造军器之事，情殊叵测，著沈兆霖密饬该地方官妥为防范，并饬催避难回民全数回陕，以期消患未萌。其省城关厢及河州、固原等处回族，仍著该署督严密查察，妥为镇抚，毋令与陕省逆回勾结蠢动。本日据英蕴等奏甘肃藩库欠解回疆经费过多，请饬陕甘总督措拨经费等语。回疆各城筹办兵饷，除劝捐收税外别无他策，著沈兆霖速饬藩司将应解回疆各城经费分别拨解，以资接济而靖边隅。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3 46—47页）

又谕：奎英等奏追剿窜匪叠获胜仗、英蕴等奏贼目逃窜出卡各一折。此次败窜贼匪经福珠凌阿督兵追至伯什克呼木一带，毙贼四百余名，生擒二百数十名，复于玉斯图阿尔吐什山地方擒斩多名，余匪逃出卡外，剿捕尚属认真。惟首逆倭里军、霍卓等尚未就获，难保不再图入卡，福珠凌阿即著折回伯什克呼木适中之地相度扎营，无论何路有贼，均著督队迎击，并著景廉、武隆额、英奎等督饬各爱曼等悬赏购线，务将首犯拿获以净根株。常清等有统辖各城之责，何以于边卡滋事情形未行奏报？著仍遵前旨确切查明，迅即具奏，并严饬该城认真防剿，妥速藏事，不得以首犯远飏一奏塞责。英蕴奏英吉沙尔拿获逸

犯爱孜孜调至叶尔羌讯究，复据喀什噶尔呼岱达恳请释放自行管办、请旨遵行一折。逆犯爱孜孜系屡次随从滋事之犯，即立予正法亦属罪所应得，既据英蕴等奏从前滋事首犯额帕尔等已奉旨永远监禁，此次爱孜孜一犯即著援照办理，在叶尔羌永远囚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英蕴奏拿获安集延逸犯，请旨遵行；其爱孜孜一犯可否援照额帕尔等永远监禁之犯办理等语，已令景廉等将该犯在叶尔羌永远囚禁矣。从前裕瑞等办理额帕尔等犯何以仅请监禁？此次该总呼岱达于滋事逸犯及该城永远监禁之囚辄敢禀请释放，实出情理之外，英蕴办理此事有无宽纵？著景廉于到叶尔羌后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准稍有徇隐。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寻奏：英蕴办理此案实系援案酌拟，尚无宽纵情事。请仍将爱孜孜一犯永远监禁。从之。

又谕：前因常清等奏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国，首鼠两端，当经谕令该将军等访查办理，并以哈萨克地接俄界，应妥为防范。兹据常清等奏俄国匡苏勒官杂哈劳于呢玛图一带设立卡伦，阻我赴勒布什之路，复于沙拉托罗海地方率兵拦阻，声称哈萨克、布鲁特为该国地方，并于鄂尔果珠勒卡伦抢夺牲畜什物；请饬查照旧章，理谕禁止等语。哈萨克、布鲁特地方俄国久已窥伺，此次该国胆敢率兵拦阻，是阿勒坦沙拉早已顺从，其应袭汗爵，即著常清等拣择应袭之人奏明承袭。该处及布鲁特地方何时为俄国诱从？据其文凭所言，则该两处地方俄国竟据为己有。必应查明源委，方可酌办，著常清等迅速查明。该将军等到任未久，无所用其回护。本日谕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之理论，明谊、明绪现在赴塔尔巴哈台查勘地界，并著将此事与俄国公使剴切理谕，各守疆界。其匡苏勒官杂哈劳诡谲情形，亦应告之该公使，使之安分守约，以敦和好，庶可久远相安。

事关外国侵占边界，明谊等务当竭力筹办，断不可含糊了事，以副委任。常清等折并俄国文各一件，均著钞给明谊等阅看。明绪虽经简放伊犁参赞大臣，其会勘西界事宜仍著会同谊(明)谊妥为办理，俟办理完竣再赴新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 48—51页）

同治元年七月壬辰（1862.8.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成明奏请添大员商同进剿并请饬豫省壮勇赴陕会剿各折片。总兵哈连升打仗素称得力，成明拟请饬该总兵帮同带兵进剿，著即照所请办理。成明现统京兵二千名并山西抚标兵八百五十名、哈连升兵一百五十名，共成三千名之数，兵数已较前稍增，著迅速确探蒲城消息，如被围紧急，即先赴蒲城解围，如业已解围，即由潼关向西进发。惟晋兵素称柔弱，成明务挑选精锐，严申军律，毋使临阵退怯，致累京兵有损威重。前据郑元善奏称派令县丞张宝禧带勇一千名赴潼关助剿，兹据成明奏称县丞张扬休带勇一千四五百名已抵潼关，经郑元善檄令折回阌乡。现在陕省军务紧要，著郑元善迅饬该员管带此起壮勇仍赴潼关听候成明调遣。如张扬休之军一时未能折回潼关，或豫省别有援陕之兵已抵潼关者，即著成明先行统带前往。胜保现已带兵驰赴河洛，如阌乡一带需兵防剿，即著郑元善知会该大臣拨兵驻守。其张扬休一军是否即系张宝禧所带？并著查明具奏。成明军营所需火药铅丸等项，著英桂迅速拨解，毋许藉词推诿，致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 1—2页）

同治元年七月癸巳（1862.8.7）

又谕：托明阿、瑛棨等奏回匪围攻六村堡、官军出队援剿情形、请饬催多隆阿等兼程前进、并请饬成明统兵来陕会剿及

查探张芾等尚无消息各折片，览奏曷胜发指！陕省回匪猖獗，节经谕令官文严催多隆阿星驰援剿，迄今两月，既无入关消息，且无只字奏报，朝廷谕旨辄敢视同弁髦！著官文、多隆阿将因何并不覆奏之处明白回奏。陕省军情如此紧急，耽延一日，荼毒无数生灵，糜烂无数地方，多隆阿等即使有所牵制不能倍道赴陕，亦应即时具奏，朝廷不难另调劲兵星驰前往，乃该省望兵如望岁，而多隆阿等纡道武昌迟延不进，是此两月内陕省生灵之惨遭焚杀，皆官文、多隆阿等贻误之罪。本日业经明降谕旨将官文、多隆阿先行交部议处，仍责令该将军督率大队克期赴陕尽力剿办，若再迁延，定将多隆阿等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六村堡被贼占踞，距省止二十余里，南路军情更觉吃重。著托明阿、瑛棨等将省防妥为布置，仍不时激励兵勇协同附近练堡力遏凶锋，毋稍松懈。本日瑛棨奏请严催成明渡河驻军同州，以定民心而牵贼势，著成明酌度情形办理。成明所部三千兵力尚嫌单薄，楚军既无到陕消息，必须另派劲旅相机策应，胜保接奉叠次谕旨，计不日可抵河洛，著即筹拨马步三四千名，派得力员弁管带赶紧入关归成明调度，分投援剿，毋稍延误。该大臣仍亲驻河洛调度豫省一切剿匪事宜，以专责成。阌乡县应否驻兵防守，著胜保斟酌办理。张芾前往仓头镇，前据瑛棨等奏回匪赚去羁留，何以马百龄声称张芾等往劝汉民，马百龄分劝回民，从此分手，再未晤面？其说殊难凭信。马百龄是否患病？仍著瑛棨严饬该员晋省，追究张芾等下落，据实奏闻。托明阿等另折奏官军进剿前股川匪大获全胜，逆首就戮，洋县百姓开城迎贼，商南境内一律肃清等语。朱、哑二逆业经官军阵斩，邓逆是否伤毙？仍著瑛棨等饬令毛震寿确切查明，毋令死灰复然，致滋后患。至蓝逆大股由西乡窜过汉江直抵洋县，该县知县汪滋督率兵勇固守，何以百姓私馈金银，开城迎贼？

是否民心忽变，抑或奸细预先埋伏，勾结内应？汪湜平日有无虐民之政？著瑛棨即饬毛震寿查明办理。洋县之贼若再窜往东北，与回匪勾结，则陕西省垣更形危急。鄜西防务既松，则防鄜之兵应分拨出境迎击，以剿为防。著官文等迅速调派交金国琛统带赴陕，听候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34 9—11页）

予陕西六村堡阵亡协领图克唐阿、讷勒和春祭葬、世职加等，建专祠；佐领德盛额等祭葬、世职加等，一并附祀。

（卷34 12页）

同治元年七月乙未（1862.8.9）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昨因陕省回匪猖獗，谕令胜保筹拨马步兵勇三四千名入关援剿。该省望援甚急，而南召窜匪又骎骎有向陕之势，且恐陕省回匪勾结此股贼匪前去为患不小，胜保惟当督饬将士会同豫省官军并力扼剿，杜其入陕之路。如有疏虞，惟胜保、郑元善是问。南阳距襄樊不远，该处防兵素称得力，著官文等饬令越境夹击，以剿为防，务将此股匪众聚而歼旃，毋留余孽。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 12—13页）

同治元年七月戊戌（1862.8.12）

又谕：成明奏连日督兵过河出队并现在同境贼匪大概情形一折。陕省回匪猾猖，亟宜极力援剿。本日寻銮炜奏请派大员驻兵渭河以北保障同州、朝邑，以防回匪偷渡黄河，与本日成明防卫同、朝要区之奏适相符合。成明著即统带全军克日渡河驻扎同郡，会同该地方员弁联络民团，何路紧急即向何路援应。一俟豫楚两省援军有到陕者，即著成明会同分投剿击，断不可以防守晋疆为词任令陕省地方被匪蹂躏。昨据英桂奏京兵赴陕，拟即派和昌督兵赴严家庄驻扎以作成明声援，并调东滩、茅津

渡等处官兵移守蒲郡，晋防应不至空虚。仍著该抚严饬该员弁等认真防守，毋徒虚应故事。至河津、宁乡等县河身甚窄，陕省难民多从该处私渡，恐回匪奸细混入煽动，著英桂责成防河员弁及地方绅众严密稽查，毋令匪徒偷渡。其沿河船户水手等一经禁渡无可谋生，亦恐流而为匪，或招募为勇，或设法安戢，并著英桂妥筹办理。再，寻銮炜奏请饬派毛震寿专剿陕南贼匪以一事权等语，已寄谕骆秉章饬令毛震寿专办矣。著瑛棨传谕该藩司督率各军迅将洋县城池克复，尽歼丑类，毋留余孽。将此由六百里谕知英桂、瑛棨、成明，并传谕毛震寿知之。

（卷34 24—26页）

同治元年七月庚子（1862.8.14）

又谕：甘肃布政使恩麟奏署陕甘总督沈兆霖于七月初二日自碾伯县起程回省，初四日行至平番县属之三道岭沟地方猝遇雨雹；山水涨发，致将该署督行轿、关防并随从兵役人等概行冲没，随员陈象沛等在后闻信，与该处文武各员先后驰救无及，旋即寻获该署督遗躯，妥为料理等语。览奏不胜骇异。沈兆霖忠清亮直，历练老成，由翰林洊陟清要，叠掌文衡，在上书房、南书房行走，蒙皇考文宗显皇帝擢授正卿，朕御极之初复授为军机大臣，命往陕甘查办事件，旋命署理陕甘总督，该署督受任以来即带兵出省，实力办理已有成效，乃于途中猝遇山水涨发遽尔身殒，悼惜殊深。署陕甘总督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沈兆霖著加恩晋赠太子太保，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并著查照一品大员没于王事例案声明请旨。其灵柩由甘肃起程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并准其入城治丧。伊子沈云骥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笃念忠荩之至意。寻予祭葬、恤荫，谥“文忠”。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胜保奏统筹陕豫缓急、督军驰赴

河洛、派援南路并南阳军情紧急、叠据关中官弁函禀陕省情形、钞录呈览各折片。陕省回匪鸱张，叠经飞催多隆阿之军星速入关，而迟回未进，正深焦急。兹据胜保奏粤逆攻扑南阳甚为吃紧，此股逆匪本系由庐州分股出扰，又与汉东大股会合，意欲窥伺楚疆以扰楚师后路；适多隆阿在隋州枣阳一带布置严密，复又窜回攻扑南阳；其南召县境之博望镇一带已有贼踪，可由鲁山卢氏扑犯河陕，并有仍将西窜陕省之信等语。多隆阿一军已阻于贼之南，为所牵掣不能赴陕，谅系实在情形。陕省军情万紧，回匪凶焰正炽，省外各属肆行焚杀，极为惨毒，亟须速整大军痛加惩创，方可殄其凶锋。即著胜保统领全军星驰赴陕督办陕西军务，所有该省各路官军均归节制。关中形胜最要之区，该大臣膺兹重任，自当奋力先驱，督率所部迅速前往，将回匪尽力痛剿，立解省围。其同州、蒲城等处应如何分军援剿，均著到陕酌度办理。回民人数过多，且其中亦多良善被胁之徒，将来如果被创能知悔憬，亦必当剿抚兼施。惟此时逆焰甚张，断不许先存安抚之心轻议招降，致为逆党所窥，愈得肆其凶狡……

（卷34　32—34页）

又谕：本日因南阳粤匪窜逼楚疆，多隆阿阻隔贼南，未能赴陕援剿，谕令胜保即日驰赴关中剿办回匪，节制陕西军务。该大臣兵勇口粮积欠甚巨，饥军枵腹荷戈，深虞哗溃，且关中军务紧要，尤应赶筹接济以利遄行。著英桂、瑛棨无论何款各先行筹拨银三四万两解赴胜保军营，并著谭廷襄每月筹拨该大臣军饷一万两，源源拨济，毋得稍涉推诿，致有贻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　35—36页）

同治元年七月壬寅（1862.8.1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爱仁、王茂荫奏遵查瑞昌等被参各款大概情形一折。……至陕省被参各员情节尤重，该省现在情形亟宜整顿，著爱仁等将山西省应办紧要情节迅即审明定拟后，探明道路驰赴陕省秉公查办。有人奏马德昭在江苏纵兵抢掠，并系川省回人，恐不足恃等语。马德昭所部在苏城焚掠实有其事，朝廷因其前在扬州颇著战绩，弃瑕录用，倘其才尚可用，亦不能因系回人稍存歧视。前据瑛棨奏称马德昭在西安连次剿贼获胜，是否实有其事？如果不知感激奋勉，深负再造之恩，亦必当重治其罪，并著爱仁等于抵陕后访查具奏。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5 1—2页）

又谕：……至陕省回匪凶焰日炽，昨已降旨命胜保督办陕西军务。胜保统筹全局，拟由洛阳直趋潼关，进援西安以保全陕，所奏甚合机宜。陕省望兵如岁，著即督饬乌勒兴阿等带领马步大队克日进关，节节扫荡，歼除逆匪，安抚居民，俾关中一律廓清，以副委任。托明阿年力已衰，笔帖式裕纶所禀不为无因，著胜保于驰抵西安时将裕纶所禀各情确切查明，据实参奏，再降谕旨。洛阳会元局逆首已诛，如该处民情业已安戢，著胜保即饬杨长春统率四营迅赴南阳以厚兵力。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35 4页）

同治元年七月癸卯（1862.8.1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严树森奏陕省汉回构衅实在情形一折。据称汉回互斗，西、同等处焚杀日甚，若甘肃等省回民因而生心，川匪从中勾结，发逆又复回窜，势必全省糜烂；请饬瑛棨选派素洽民心之牧令带同汉回公正官绅前往理谕，一面严催多隆阿速入武关相机征剿各等语。所奏与现办机宜均相吻

合。现在回匪势极鸱张，非大兵痛加剿洗，不足以张挞伐。至议抚一层，亦必须将匪徒凶悍悉行歼除，其余慑以兵威，始能望风解散，消患已形。以眼前事势而论，正非区区口舌所能为功也。严树森谊殷桑梓，有所见闻，自应如此陈奏。以后如有续接信函关系陕省确实情形者，并著随时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5 7页）

同治元年七月甲辰（1862.8.1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察院奏陕西绅士李应选等遣抱告赴该衙门呈诉一折。据称陕省被匪窜扰，渭南、大荔等处回匪倡乱，西安府属之临潼、富平等处，同州府属之华阴、朝邑等处，共十七州县均被焚杀；五月初八日，前副都御史张芾带文武员弁前往安抚被拘，已于十二日遇害，员弁亦遭毒手；提兵至今未到，合省生灵呼吁无门，止得来京沥悬等语。前因陕省贼势披猖，多隆阿等军隔于贼南，一时不得赴陕，谕令胜保统领全军进关援救。该大臣膺兹重寄，自应闻命遄征，迅除丑类。该匪肆意焚掠，残害官民，惨杀至数十万之多，实属罪恶贯盈，必当痛加剿洗，先除首恶，再抚善良，以慰该绅士等之望。若该回等闻胜保兵到前来乞抚，断不可先行允许，致贻无穷之患。张芾久无下落，自系被害，其实在情形，并著胜保到陕后会同瑛棨详查具奏。瑛棨仍当固守待援，俟胜保兵到合力夹击，以期一鼓殄除。原呈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 11—12页）

以喀什噶尔剿匪获胜，赏署换防总兵官福珠凌阿花翎。

（卷35 13—14页）

同治元年七月戊申（1862.8.22）

前据严树森奏内地回民多以买马为生，现闻陕省回匪猖獗，马匹甚多，诚恐贩马入关多带余马，阴以济匪；请饬各路统兵大臣等嗣后购买战马遴派汉人前往，或责令回民之有官职及家道殷实者承办，毋使散贩经手，以杜济匪之弊等语，所筹不为无见。该大臣等嗣后购买马匹，务须遴派妥实可靠之人并注明执照，不得任其多带余马为贼接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 36—37页）

同治元年七月己酉（1362.8.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京畿地面五方辐凑，良莠不齐，叠经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于所属地面严拿奸究，编查保甲，迄今数月未见实力奉行，实属疏懈。现在陕西回民滋事，该教人数众多，处处暗通消息，其散布京师内外城者尤属不少。风闻该教人出有传单，约期议事，恐有外来奸回意图构衅。宜就稽察门牌之时明查暗访，如有滋生事端之人，即惟该头人是问，并著步军统领衙门密为捕拿，毋得姑息贻患。其外来客民在寺观、客店、杂院居住者，行踪无定，最易藏奸，必须责成房主须有切实可靠保人方准收留，遇有形迹可疑之人随时赴该地面衙门送信。五城御史责任巡防，务须亲历各处严密编查，随时办理，并督同司坊各官实力奉行，违则严行参办。至来历不明之人往往粘贴门封告条，冒充官员住宅，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一体设法严密访察根究，毋令奸宄混迹。经此次密谕之后，如各该衙门于地面公事仍不认真经理，设有奸宄混迹，必将该管地方官从重惩处，决不宽贷。懔之。将此密谕知之。

（卷35 43—44页）

又谕：劳崇光奏查明恩平等县土客互斗原委、并密陈办理为难情形各折片。……滇省回汉酿祸已深，与粤省客、土情形

究有区别。滇回异教，本与吾民不类；粤之客、土则本皆良民，仇衅有所自开，斗很有不得已，其愚顽甚可悯伤……

（卷35 46—47页）

同治元年七月庚戌（1862.8.24）

又谕：徐之铭奏密陈滇省抚局大概情形并林自清赴川沿途滋扰及擅杀知县各折。滇省汉回构衅已久，现经马德新等和解，省垣安谧，澄江等处亦经委派文武员弁到任，惟迤西大理一带尚未和协。著徐之铭速饬马德新等妥为开导，毋任再行构衅。林自清年少任性，不知法律，该抚所陈自系实情。前谕骆秉章等妥筹调遣，该督谅有设法安顿之策，俟奏到时再当谕令察看也。另折奏邓尔恒被戕情形并钞录张亮基致何有保信呈览，此事虚实现在无从查办，该抚无烦过虑。惟滇省久经蹂躏，民不聊生，该抚务将澄江等处妥为安抚，俾民生得资安集。其盐井各项应办事宜次第经理，庶于饷项藉资接济。各省协饷虽饬户部严催，恐解到有需时日，莫若于本省暂行筹划。永昌府及龙陵、腾越两厅失守，该郡距省较远，兵力不敷救援，情尚可原。徐之铭自请议处之处，著加恩宽免。该抚即著相机剿抚兼施，迅图克复。该府、厅文武员弁殉难情形并实在下落及同时遇害死事绅民，均著查明分别办理。云龙州失守情形，著一并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徐之铭奏密陈滇省抚局情形及邓尔恒被害实情、又韩超、田兴恕查明滇省现在情形及何占标被戕原委各一折。滇省抚局据徐之铭奏称全赖马如龙等办理安抚事宜，现在回汉相安；惟迤西大理一带主事者杜汶秀尚须设法开导，如其抗拒，马如龙情愿带兵剿办等语。马如龙如果诚心就抚，何以韩超等探得该总兵出示仍用大元帅字样，且欲阻潘铎、张亮基入滇，并有“如立意赴滇，须撤去兵众，止须随带百余人解饷而来”

之语？其狂悖情形实堪痛恨。邓尔恒在曲靖被戕，有无主使之人虽未可知，而徐之铭则归罪于何有保，且称邓尔恒在盐道署中被劫受一刀伤，又在南门外亦被一杆，不知其人受恨如此之深，意欲归咎于邓尔恒被人仇杀，又欲将何有保调赴北省拿解审办，其情词闪烁参差，皆出情理之外。所录张亮基寄何有保一信，是否实有其事？著钞给张亮基阅看，据实奏闻。林自清勒派捐输恣行强暴，据徐之铭奏伊欲来滇，民情忿怒必仍堵截，请将其调赴军务省分交大员节制。其意似因林自清业经就范，恐张亮基挈之赴滇非其所利。著潘铎、张亮基察看情形，是否林自清真有不能回滇之势，或须咨会骆秉章留于川省差委，均著酌办。至所称林自清将失守城池之呈贡县知县许正裕、奉差逗留之晋宁县知县周行钊二员正法，自应治以专擅之罪，第徐之铭必俟林自清到川后始行具奏，是林自清在滇时，徐之铭意存消弭已可概见，并著潘铎、张亮基于抵滇后一并汇入前案确切查明，据实参办。韩超等折著钞给阅看。马如龙欲阻潘铎、张亮基入滇，以民情疑惧为词禀请撤去兵众，欲令该署督等减从入滇，遂伊等胁制之计。潘铎、张亮基仍须详细斟酌，不可堕其术中。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 56—59页）

以云南剿抚回匪出力，赏道员岑毓英花翎。

以守城潜逃，革云南总兵官申有谋职。

（卷 0页）

同治元年八月辛亥（1862.8.25）

又谕：成明奏渡河获胜并哨弁携带回匪诉呈来营禀报各折片。据称督队过河，适回匪在朝邑县北关滋扰，侍卫阜成等率马队迎击，该匪往西北败窜，护军校明祥等巡哨在洛河北岸，见有二回匪鬼水过河，手捧诉呈，哀怜禀告各等语。回匪性情

狡诈，所禀各情殊难凭信。叠据瑛荣等奏报回匪攻扑省城，协领图克唐阿等力战阵亡，该逆佯为不知，但称械斗。前副都御史张芾往油房街安抚回匪竟被拘留，据陕绅李应选等呈称业已被害，而该逆则称张芾劝谕汉人，不知所之。察其情词，殊多闪烁，显系闻大兵将至藉词以缓我师。第成明所部兵力不厚，未便遽行深入，自应在同、朝一带扼要驻扎。该回匪既有禀诉，即乘机再行出示晓谕，令其听候胜保到陕查办，不准焚掠，以示羁縻。倘该回匪仍在附近州县残杀，即著成明督饬将领随时援剿，毋得以匪势鸱张、不敷调拨等词藉端推诿。胜保计已统带大队驰入潼关，著即相机前进，大张挞伐，将围扑省垣逆垒悉数荡平，慑以兵威，再行察看办理。不可以该逆悔罪投诚轻议招抚，转致堕其奸计，贻患将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 4—5页）

同治元年八月壬子（1862.8.2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御史刘庆奏关中回匪猖獗、敬陈堵剿之方并请饬专意主剿各折片。据称剿回情形必先将渭河南岸回匪大申挞伐，再将北岸逆回歼剿；惟此拿彼窜，亟须预谋堵截，宜先由西路起手，东路预先咨照豫晋堵御；又渭南等县交界处所，宜先令各该府、州、县亲带兵团扼堵，然后会合大兵进逼，乃可尽除丑类等语。该御史所筹应先防堵之各交界处所及进剿机宜是否切中窾要？若照其所议先由西路进兵，其山西、河南等要隘能否遏截兜剿？后起毫捻入陕，能否杜其勾结？均著胜保酌度情形相机办理。所称回匪宜专意主剿，叠经谕令胜保入关剿办，谅该大臣定能遵照，断不至轻议收抚，希图将就了事，转贻后患于无穷也。又称富平县知县江开保境安民，无一回匪敢犯其境，署洵阳县知县刘昌蓄值回匪扰及县境督

团剿灭净尽，是否实有其事？著胜保确切查明，如果实系剿匪得力，即著核实保奏。刘庆折著钞给阅看。正在寄谕间，据胜保奏拨兵驰赴潼关并留兵河洛搜捕滋事团练各折片。王佐臣一军由卢氏、灵宝、阌乡一带与成禄等军同赴潼关，互为策应，河洛等处恃团抗粮，蠢蠢思动，该大臣酌留兵一二千名，派委得力妥员管带会同该地方官搜捕惩办，一俟布置妥协即驰赴潼关调度，所筹均尚周妥。陕省回匪凶焰日张，民不聊生，省垣待援尤亟，该大臣务当先其所急，统率大军兼程前往，痛加剿洗，以申天讨而解倒悬，毋稍迟延。本日据毛昶熙奏亳东捻匪将由鹿邑西窜潼关，且有移巢西山套之信等语。此股捻匪西窜，势必经由河洛。移师入关，该逆适乘其后，殊属可虑。该大臣于河洛一带既拟酌留兵一二千名，应如何抽拨若干迎头截击之处，并著统筹兼顾，妥为布置。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6 8—10页）

同治元年八月甲寅（1862.8.28）

又谕：托明阿、瑛棨等奏回匪扑犯省城、连日获胜情形、并请饬鄂省筹拨军饷各折片。七月十七、十八两日，回匪叠扑官军营盘，经马德昭督率守备张显祖、营总台斐音布等带队迎击，斩获甚多，该匪败窜回巢，马德昭矛刺悍贼多名，实属奋勇出力，殊堪嘉尚。孔广顺扎营城外，何以未接一仗？该提督悃怯无能一至于此，著传旨严行申饬。如再不知愧奋，定将孔广顺重治其罪，决不稍宽。现在回匪所到之处火光四起，咸阳等县被围更紧，亟应设法兜剿以解倒悬。胜保计已入关，著即督率大军尽力剿洗，节节扫荡，直抵西安。托明阿、瑛棨等惟当激励兵勇乡团且战且守，指日大兵云集，蠢兹小丑不难次第廓清。雷正绾等军经多隆阿令其由荆子关西行，著严饬该总兵速赴商南一带将发逆截剿，即驰赴秦中歼除回匪。何绍彩前在

即属搜捕余匪，著官文等速饬该员督带所部就近入陕援剿。秦楚唇齿相依，秦境肃清，则楚疆益臻安谧，官文等务当先其所急，毋误事机。成明所带京兵止有二千，固应慎重，第附近州县如有回匪焚掠，或张宝禧等军均已赶到，即当懔遵前旨会兵进剿，毋得株守一隅，致居民惨遭杀戮。成明已驻朝邑，何以此次瑛棨奏报尚请饬其前赴同州？想系成明起程未经知照瑛棨，以后著即随时知照。多隆阿已由樊城进发，著将镇平败匪剿除后，如探闻亳捻西窜，仍当相机迎击，务将由豫入陕之股匪剿除净尽，再行听候调拨。至陕省富饶之区多被回匪焚毁，库款支绌自系实情，多隆阿一军向由鄂省拨给粮饷，且陕省协济鄂省军饷亦不遗余力，此次援陕之雷正绾、何绍彩等军，除由山陕两省就近接济外，其余仍应由楚省解济。至援陕之军虽经改派胜保，亦与多隆阿无异，官文等素顾大局，仍著酌量协济，源源拨解，彼此通融筹办，庶不至贻误军行。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 21—23页）

同治元年八月丙辰（1862.8.3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成明奏称京兵及豫省刚锐勇队在同郡接仗失利、并官文、多隆阿奏楚军先后入关各一折。成明督军渡河不能激励兵勇奋力接战，致为贼匪所乘，挫动锐气，马队各营均皆失守，实堪痛恨。该署提督庸懦失机，非寻常惩处所能了事。现在退守朝邑县城，著即收集溃散，严申纪律，养精蓄锐，以期重整军威，并严饬张宝禧所带刚锐营勇丁扼守同州，毋稍疏懈。倘再贻误事机，定将该署提督军法从事。胜保督军援陕，计此时已抵潼关，著即探明回匪趋重之处迎头痛剿。惟该匪党与众多，蔓延日广，潼关以西自华阴等县以至省城数百里均系回匪巢穴，其渭河以北由白水至泾阳

城外各村镇均为贼匪焚毁，现复扰及咸阳，围攻城池甚急，洛河以西大荔、朝邑等县俱有贼踪，胜保亟宜会合雷正绾所部楚军分路并进，以分贼势。多隆阿前已令雷正绾一军由荆子关西行，并令穆图善一军继进，著即饬令由武关一带驰入蓝田，直抵省垣，并著官文速饬何绍彩一军由郧阳、商洛一路驰赴西安，为雷正绾等后路接应，毋稍迟延。胜保入陕以后，即著与成明一军联络声势，毋令贼匪沿河东窜，致晋省情形益形震动。现在陕省情形非常紧急，多隆阿一军著仍遵前旨截剿河洛一带窜陕股匪，即在河洛适中之地驻扎，为各省策应之兵藉资休息而壮声援。豫平镇一带窜匪，著郑元善迅派兵勇剿办，并著官文饬令金国琛所部越境追剿，务就豫境歼除，毋令西窜陕境。其河洛一带防务，郑元善亦宜督饬在事文武严密布置，毋稍疏懈。晋省西南一带防务紧要，此时益宜加意筹划，英桂务当饬令沿河兵勇密为防范，不可有名无实，任令匪踪偷渡阑入晋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36 26—28页）

同治元年八月戊午（1862.9.1）

又谕：英桂奏督兵抵蒲，探悉回匪出巢，成明督率豫勇、晋兵出队，该匪马步万余来扑，兵勇溃退，该匪将官军营盘围困，请催胜保派兵往援等语。英桂此奏尚未知成明马队各营均已失守。该回匪势甚披猖，非大张挞伐不足以示惩创。胜保于入关后著即统带大兵驰赴同州一带，率领成明所带兵勇奋力进剿，迅扫逆氛。同郡安牧，则晋防益固，该大臣谅能权衡缓急，毋误事机。雷正绾、穆图善两军昨据官文等奏由荆子关西行已入陕境，并著飞催该总兵等督兵由商南或淅川进剿，或径赴西安以固根本。其楚省何绍彩所部，并著催令由郧西一带进兵，使回匪备多力分，我军方可制胜。晋省河防紧要，蒲州为

入省咽喉，河东膏腴之地贼所觊觎，如该处兵力实在空虚，著胜保酌量分兵扼守，保全完善。珠尔杭阿等如尚未折回晋省，并著英桂一面催提，一面就现有兵力将沿河各口岸严密布置，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 35—36页）

同治元年八月己未（1862.9.2）

又谕：徐之铭奏现在滇省安堵如常，附省州县均已退出城池听官办理，如兵练入滇，恐大局复有变动，大理西路尚未就绪，经马德新等一力承担，请饬张亮基不可统带兵练来滇等语。现在抚局已定，该抚即可因势利导，使地方悉臻安谧。至张亮基奉旨办理滇省事宜，带领兵练护卫，亦系体制当然。果使滇省已如常安堵，无须用武，所带兵练即可于到滇后遣散，此意本日已谕知张亮基酌办。林自清既不可入滇，于张亮基亦无所益，本日亦经谕令张亮基察看。徐之铭惟当镇抚回众，明白晓谕令其不必惊疑，并就现在应办事宜悉心筹划，俾张亮基入滇后相助为理，悉臻妥协，其余可毋庸过虑也。另片奏张亮基告示无庸粘贴及密陈岑毓英可备伍使二片，均著留中。张亮基所发告示系属剿抚兼施，并非专主剿办，徐之铭可于晓谕回众后即行张贴，毋庸避忌。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马如龙欲阻潘铎、张亮基入滇，曾经谕令该督等详细斟酌。此次徐之铭又称滇省回民闻张亮基带兵前来，人人惊疑；大军入境，恐有开仗、堵御之事，请饬该前督轻车减从，不可多带兵练等语。是徐之铭事事全为回人挟制，恐张亮基到滇非其所利，故作此张皇之词。其所称滇省抚局大定，迤西士民亦可次第办理各情，尤不足信。张亮基、潘铎将来入滇以后，一切进止机宜务当熟筹审处，谋出万全，不可稍涉大意，致堕奸计。至林自清应否随同赴滇，抑或留川差遣，仍著

骆秉章、潘铎、张亮基妥筹办理。其林自清部下兵练尚扎泸州，该督等亦须设法安置，酌量调遣，或妥为遣散，以弭后患。如必须挈带林自清入滇，亦须设法妥办，不可过涉张惶。一切办理情形，并著随时具奏。所称滇省盐价平减，请将加运川盐及招贩捆运之处概行停止，与现在情形是否相符？又称东川开局鼓铸有碍大局，请饬张亮基将所收七万两解交滇省藩库以重帑项等语，均著骆秉章、张亮基等酌量情形妥为办理。徐之铭折片共五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8 41—43页）

同治元年八月庚申（1862.9.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胜保奏陕回狡猖、克日驰抵潼关相机剿办、暨官文等奏援军赴陕、留兵防守蕲、黄、襄郡各折片。昨因托明阿等奏回匪扑犯省城，望援紧急，成明奏京兵、豫勇在同州失利，节经谕令胜保赴同州一带率同成明奋力进剿，雷正绾、穆图善两军经官文等奏明由荆子关西行入陕，并即饬催由商南或淅川径援西安，晋省河防仍令英桂严密布置矣。陕回猖獗已极，成明一军到陕后毫无布置，一经接战遽至挫锐，此等失机非寻常惩处所能了事，业经谕知该大臣等饬令该署提督收集溃散，重整军威。如再贻误事机，定即军法从事。胜保节制全陕军务，此军亦归节制，著即妥为调度。此时同州至西安省城一带悉为匪踞，胜保大兵总应由同州一路迎头进剿，并须兼顾晋防，杜贼北窥之计，方为胜算。至雷正绾、穆图善前后两军既扎商南，其镇平一带有多隆阿之军兜剿，可以无须回顾，应否进至西安并如何与胜保之兵分路同时进剿之处，即著胜保相机妥为调派。该大臣督军有年，当兹重寄，谅能计出万全，务使逆回大受惩创，庶能诚心知悔知惧。晋省兵力本

弱，蒲州防兵无可调拨，饷源所出关系紧要，马升现在该大臣军营新放太原镇总兵，若能分兵令其赴任，筹防本境当可得力，如或不敷分拨，应如何妥筹兼顾，即由该大臣酌度办理。珠尔杭阿等兵谅已折回晋省，英桂仍就沿河地方严密防守，毋稍疏虞。南阳窜匪仍在镇平一带盘踞，多隆阿现由南阳前进，正可探踪迎剿，务将丑类悉数歼除，俾不得西窜陕境与回匪勾结，则胜保入关之军可无腹背受敌之虑。鄂省援军四出，各处毗连地方亦须防范周密，官文请以何绍彩所部驻守荆子关屏蔽三省，并为各军后路接应，襄阳、蕲、黄留金国琛等军防守，不能入陕，即照所拟妥为办理，并饬周凤山、欧阳正墉等军将信阳等处匪巢迅扫以通驿路。至皖匪现扮官兵在襄、郏一带焚掠，逼近汝州，又续行窜出毫捻，窥伺太康、通许及许州境地，张落刑大股复突然西窜，与昨郑元善所奏之窜出毫捻是否一股分投肆窜？僧格林沁所派恒龄及苏克金等之兵能否会合制其奔突？郑元善监临将已竣事，即著亲赴河洛一带督饬洪贞谦及杨长春等军确探贼踪，与恒龄等并力剿击，尤不得令群捻再由汝、陕西趋。苗练归诚，本责令剿捻立功，何以辄令张落刑大股出窜？僧格林沁诚能动物，应能激励之。仍使奋力追剿，歼擒首恶，以为立功报效地步。胜保于抵关后，著即将进兵情形与确侦陕西省城各情速行奏闻。正在寄谕间，成明奏到匪围朝邑、击退待援、请暂留珠尔杭阿、兴岱等兵各片。回匪进围朝邑，情形甚属危迫，著胜保入关后即行迅速筹划援应，毋令再有疏失。所请留珠尔杭阿等兵，该大臣大兵到后自可酌为拨替，俾仍回顾晋防，方为妥善。成明连次发递六百里加紧折报，甚属轻率。嗣后军情即令统归胜保奏报，以一事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 46—49页）

同治元年八月辛酉（1862.9.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瑛棨奏回匪逆势蔓延、望援万紧、请饬胜保早日入关、雷正绾星夜来省一折。据称雷正绾已抵商南，经多隆阿饬令暂为驻军，而陕省盼此劲旅，迁延不进，大为失望；回逆惨毒，百倍发逆，西、同两属已无噍类；连日拿获奸细供称回逆安排一面踞住北山，一面派人往口外勾结，将来大兵到后，战即不胜，将甘肃老回迎来，由凤翔一带杀往西路各等语。渭河南北回焰甚炽，近已焚杀耀州以北及咸阳以西至鄠县地方，与奸细所供符合，其凶狡情形亟应大兵及早痛剿。胜保计抵潼关已经数日，自当筹定进兵之策。南阳窜贼尚在镇平、淅川盘踞，多隆阿计已行抵南阳，即著督兵痛加截剿，尽歼丑类，毋令再行西窜。昨据官文奏何绍彩所部四营驻守荆子关，该处与鄖西、商南均属毗连，如豫匪西窜，似已足资堵遏。雷正绾、穆图善两军现驻商南，既有何绍彩之军在荆子关驻扎，则捻匪不能由商南入陕，该处防务较松，著胜保、多隆阿迅饬雷正绾、穆图善率领所部前进。西安省城危急，如何设法往救并如何与胜保军联络声势之处，即著迅速妥为调派，务须计出万全，不令为回匪所截方为妥善。其商南应否酌留兵勇为荆子关援应，并著胜保酌量办理。仍著瑛棨激励兵民固守待援，毋稍疏失。至瑛棨折内所称逆回计欲勾引甘肃老回，即著恩麟严密防范，饬令地方官不动声色稽查奸匪，并晓谕良回各安生业，杜其勾串之计，毋得张惶轻率。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胜保、多隆阿、瑛棨，并传谕恩麟、雷正绾知之。

（卷37 1—3页）

同治元年八月壬戌（1862.9.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陕省军情吃紧，特命胜保统兵赴援，叠据奏报业已行抵潼关矣。陕省回匪猖獗，前命多隆阿

督师往剿，中外欢忻愜望，以为得此劲军回氛必可迅速殄灭。朝廷拯民情切，恐多隆阿道远不能速到，改派胜保前往。乃命下之后，人言藉藉，咸于胜保有不满之词，且逆料将来必以敷衍了事，断不能如楚师之可与成功。因思胜保不满于人处，如喜夸张，多嗜欲，轻于受降，滥于用人，好诀恶直，尚气任性，均所不免；至敢于谏诤，明于料敌，勇于陷阵，则胜保之所长也。朝廷节取其长，专以委任，胜保即当自知其短，存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心，不可徒以口舌辩论争长。关中地近畿辅，回匪声势潜通数省，其狡诈很毒尤倍发捻，胜保此行，诚天下全局安危之所系，且该省望兵如望岁，时雨之师，民心感悦，必能事半功倍。果能仰体朝廷独任胜保之意，即当知胜负系兵家之常，字字从实奏报，力挽积习，屏除嗜好，壁垒焕然一新，朝廷固不吝厚赏，胜保亦正可藉盖前愆，使从前诋毁胜保者转而誉扬，岂不甚善？若徒逞虚锋，毫无实际，铺张粉饰，不出人意料之中，致陕事又成不了之局，则公论难逃，朝廷岂能置而不问？当不独楚军之从而笑其后也。懔之，勉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昨因陕回猖獗，晋省防堵紧要，谕令胜保即饬新放太原镇总兵马升赴任筹防。兹据英桂奏逆回麋聚西岸，意图窥伺晋疆，经我兵隔岸相持，合力轰击，该匪始向西南窜逸；惟河防仍形单薄，请饬马升统兵来蒲各等语。蒲州西路兵勇仅二千余名，河岸延袤数百里，可渡之处甚多，兵力太单，防守万难周密，著胜保恪遵前旨饬令马升迅赴新任，并酌拨兵勇一二千名交马升统领赴蒲，自西路渡河抄袭，仍著胜保由潼关陆路赴同州一带进剿。两路夹击，既不至分兵力，而杜贼东窜尤可保全完善，想该大臣必能斟酌妥办也。至晋省防务，著英桂督率兵弁慎密巡防，并将各项渡船全撤东岸。倘不能实力筹办，或有疏虞，

惟英桂是问。英桂另折奏防费日绌，协饷日增，请暂留地丁盐课银两等语。该省现当防守吃紧之时，所有同治元年上忙地丁银二十万两、本年正戍纲河东盐课银十万两，准其暂留应用。仍俟今冬来春察看地方情形，设法筹款归补。至此项银两，著英桂饬令管理支发各员撙节动用，毋得稍有虚糜。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7 6—7页）

同治元年八月癸亥（1862.9.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胜保奏督兵驰抵潼关、拟由华州一带进剿、多隆阿奏援军分起入关、径赴西安会剿各一折。前因成明失利，叠经谕令胜保入关后由同州府属相机进剿，原以同、蒲密迩，同郡肃清，则蒲郡益臻安谧。兹据胜保奏称同州之王阁村、仓头镇等处即系逆回巢穴，是同郡情形甚为紧要。胜保拟急趋西安先援省垣，虽系釜底抽薪之计，第该回匪半多无业，未必因大军直趋西安遂各回顾老巢，倘探悉官军大队西行出巢东扰，则晋省沿河各州县处处震动，于大局甚有关系。本日据多隆阿奏前队雷正绾、穆图善等督率马步各队日内可以抵省，该将军亦即挑选精壮继进，准于月之望前可抵陕西省会；惟所部兵勇长途跋涉极形困顿，马匹倒毙甚多等语。该将军既已行抵西安，若再令其折回，更属疲于奔命，且西安正盼援兵，得此一军既可暂纾眉急，亦可暂息楚军之力，况朝、同一带紧逼晋疆，贼亦屡次扑犯，若大军均赴西安，则贼必乘隙东趋牵我兵力，蔓延秦晋两省，所关非细。著胜保速即折回同州，向西南节节进剿，将王阁村等处巢穴悉数扫荡，俾逆回等震慑兵威望风披靡，则援陕之功不为不伟。其渭河以南，即著多隆阿分军绕赴东路由华阴一带向西进剿，仍一面与胜保渭北之军联络声势，以收夹击之效。一俟西安东路稍静，省垣安

定，多隆阿即可折回商南堵剿豫捻窜陕之路。多隆阿未经折回商南之前应如何分兵商洛驻扎防堵之处，著该将军妥筹调派。自商南、潼关及渭河以南各处，即暂行责成多隆阿办理，如有疏虞，惟多隆阿是问；自朝邑及渭河以北各州县并山西滨、陕地方，即暂行责成胜保办理，如有稍虞，惟胜保是问。胜保、多隆阿皆系公忠体国之人，谅必能顾全大局，和衷共济，以期力挽时艰。据胜保绘图贴说醴泉县西北系往甘省要路，须拔兵驻守预防窜越，著多隆阿与瑛棨会商筹酌，或抽调马德昭一军前往该处择要扼守。胜保攻剿东路回匪，如必须西路官军策应，即著咨商多隆阿派兵会剿，以期两路互为声援。至南阳窜匪尚徘徊于镇平、内乡等处，难保不乘间西趋，著多隆阿妥筹兼顾，不可疏忽。胜保折内所称来营投效之王守基、李万年所带勇丁一千五百名，究系何处军营人员？著胜保详晰具奏。河南与山、陕交界地方防捻兵勇扎营处所，著胜保一并查明，详细绘图贴说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以喀什噶尔剿匪出力，子办事大臣奎英议叙，赏兵丁一月盐菜银。

（卷37 7—10页）

同治元年八月甲子（1862.9.7）

谕内阁：前因多隆阿带兵赴陕两月未到，官文并不遵旨严催，奏报又复迟延，当经降旨交部议处。兹据吏部等衙门奏请将多隆阿照违制律议以革职，官文照不应重例议以降二级留任等语。多隆阿自庐州赴陕，据官文等奏称实因冒暑跋涉，该将军及随营官兵均多患病，且节经阻雨，迟误系出有因，惟官文、多隆阿于军情紧急事件并不迅速覆奏，实属咎有应得。姑念多隆阿现已力疾驰抵陕境，尚非始终贻误，多隆阿著加恩改

为降三级留任，官文著加恩改为降一级留任，均不准抵销。

（卷87 13页）

同治元年八月乙丑（1862.9.8）

又谕：陕西省城自多隆阿之军到后，战守一切自必妥筹稳固。所部诸军将省外贼巢剿洗后，即当鼓锐由西南转战而前，与胜保自同、朝一路进剿之师互为声援，痛歼丑类，廓清陕境。本日据成明驰奏朝邑被围、恳迅发援兵一折，可见同、朝一带情形尤属非常紧急，著胜保迅遵前旨折赴同州等处将回逆尽力痛剿。其渭河以北及晋省滨陕各地方务须布置悉臻严密，如有一贼渡河东趋晋疆，该大臣即不得辞其责。晋省防兵单弱，此路关系北面之防及晋疆完善地方，尤为紧要。西安省城及渭南一带业交多隆阿办理，其省城战守及省外所属如何筹剿之处，多隆阿责有攸归，不得因有胜保在陕意存诿卸。渭河以南胜保既可无庸兼顾，即当一力将同、朝回匪迅加扫荡，则晋省蒲州等处及沿河地方不虞滋扰，保全甚大。如意存歧视，或专顾省城，致将东北防剿稍涉轻忽，即为有心抗违，不遵谕旨，该大臣不敢当兹重咎。成明被困朝邑，胜保拨兵无多断难济事，著胜保饬令成明严守待援，毋再轻进，致误事机。多隆阿与胜保系共办一事，该不至稍有成见，贻误大局。其西安省城战守情形及蒲、同一带防剿机宜，著胜保、多隆阿将各专责成之处分别迅速驰奏。南阳窜匪尚在镇平、内乡，该将军入陕后，商南后路仍著妥筹兼顾，毋令豫境败匪西窜陕疆。成明折著钞给胜保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官文奏援军入陕、请收回成命、仍令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一折。所请收回成命一节，此时尚未可行。陕回逆势已张，毒焰正炽，多隆阿之军原不能兼顾晋防，况甫达西安，而所部之军沿途跋涉暑雨，兵勇物故，马匹倒毙，必得暂令休息，是

以令其驻扎西安藉资战守，兼以养精蓄锐。而蒲、同一带逆回猖獗，成明所带京兵、豫勇与贼接仗互为胜负，现方被困朝邑，必须大兵速由东北筹剿，力歼贼锋，兼以筹保晋防。胜保已到潼关，自应责令迅速驻扎同州，与多隆阿南北声势相倚，以拯陕疆之危。俟该省军务稍有就绪，应如何酌量调派俾各有所责成之处，届时方可从长计议。此时不但胜保督兵已到陕疆不能遽行撤去，而同、蒲一带亦断不可无此一军进剿。多隆阿所部所向有功，朝廷原以陕事紧要倚任甚专，乃降旨数月以来，陕回日事鸱张，该省官民呼吁频闻，而该大臣及多隆阿奏报杳然，并无何日准可到陕之信。适胜保移军河洛，距陕较近，始不得已而有改派之命。是督办军务之改派胜保，实因奏报迟误之故，朝廷实出于不得已，非信任多隆阿之不专也。今胜保、多隆阿两军均已先后抵陕，当此陕回逆焰益张，兵患其少而不患其多，胜保、多隆阿亦止从权代为区划，以期于陕事有济。至胜保性情骄恣，与各路将领多不相得，诚属不免；多隆阿忠勇素著，声望日高，朝廷亦所素悉。惟现当军务方殷、需材孔亟之际，不能不略短取长，兼收并用，谅官文、多隆阿均能仰体此意也。官文惟当迅速知照多隆阿以国事为重，勉事含容，将西安战守妥筹布置，即自西南节节出剿，与胜保之军互相掎角，毋得彼此稍存成见，致误戎机，方足见大臣体度。南阳窜匪尚游驶于镇平、内乡等处，难保不仍复窜煽，伺隙西犯，多隆阿后路仍须妥筹兼顾。官文仍饬令何绍彩等军就近相为策应，毋稍疏忽。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7 21—24页）

同治元年八月丙寅（1862.9.9）

又谕：瑛棨奏请饬雷正绾一军留陕调遣各折片、英桂奏统筹北省全局、分兵扼剿一折。据英桂奏逆回掳抢西、同两属财

物，扮作行旅运往省西，且以重金贿买汉人替作奸细并助贼抗拒官军，煽惑回兵私自逃走各等语。著多隆阿于行抵西安后即会同瑛棨派兵截剿，毋令饱飏。其省垣战守事宜并醴泉西北一带均关紧要，并著多隆阿会商瑛棨妥筹布置堵截。其商洛一带防务，并著一并妥为兼顾，毋稍疏虞。又据英桂奏探得南阳解围，发捻大股直窜河洛，已至洛阳及嵩宜界内，又有另股自太康窜至朱仙镇一带滋扰。豫省腹地岂可再被蹂躏？太康一股前据僧格林沁奏已派恒龄等追剿，仍著严饬该将弁尽力剿洗。如兵力单薄必须添兵协剿之处，著该大臣妥筹办理，毋令扰及省垣或分股旁窜。其南阳解围直窜河洛之发捻势甚浩大，郑元善业已出围，著即克期出省调集杨飞熊、卢得胜及洪贞谦等所带兵勇驰赴洛阳，遏贼北窜。如各路兵力尚嫌不足，李续烈一军亦可迅速调派前往并力扼剿。郑元善带兵出省，汴城不免空虚，著毛昶熙迅带兵勇回顾省垣，仍激励乡团会同官军及在城文武妥筹防剿。胜保前派驻扎洛阳之兵，著即饬令归郑元善调度以厚兵力。山西沿河各隘口，西防回匪，南防发捻，在在均关紧要，英桂务当就现有兵力实力防堵。山西情形如此紧要，著胜保迅遵前旨驰赴同、朝一带力筹扼剿，并檄令总兵马升带领劲兵及副将珠尔杭阿等兵一并折回晋省以资防剿。山西为完善之区，胜保素顾大局，谅不至贪图近功致疏远略也。该大臣其懔遵毋忽。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英蕴奏调补伯克之噶依特捐银二百两，请补巴尔楚克粮员之音德春捐银五百两，均已收抵经费。该员等既系应补人员，又复捐输银两，英蕴等仅于折内声明，并未另案请奖，恐有不实不尽，是以谕令该大臣查明给奖。兹据英蕴、武隆额奏称音德春于五月间因病出缺，报捐银两尚未交库，恳免追缴；所遗之缺请以乌勒锡苏补授，又愿捐银五百两充饷等

语，览奏不胜诧异。新疆各城奏补人员自有一定章程，何以叠次应补之员既据出具切实考语，又复声叙捐输银两？是否系英蕴等勒令捐输？所捐银两尚恐不止此数，英蕴等有无侵蚀？著景廉汇入前案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前据英蕴奏喀喇沙尔库尔勒三品阿奇木伯克缺请以阿布拉什拟正，声明捐军饷银五百两；阿克苏四品伊什罕伯克缺请以迈玛特阿普都拉调补，声明愿捐军饷银一千两，业经先后照收。是捐输补缺近来竟为锢习，更恐有勒捐肥己等弊，著一并详细查明。如有各项情弊，即著从严参办。英蕴等二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遵查粮员及伯克等捐输并无抑勒侵蚀等弊，请将阿布拉什、迈玛特阿普都拉、噶依特三员给与议叙。其乌勒锡苏一员于清汉文义较顺，拟准其补授巴尔楚克粮员。从之。

（卷37 30—33页）

以办理和阗金匪出力，赏四品阿奇木伯克勒玛斯等花翎，六品军功回子西里普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7 34页）

同治元年八月丁卯（1862.9.10）

谕内阁：瑛棨奏请将被难各员分别优恤一折。陕西回匪与汉民互斗，经前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率同候补直隶州临潼县知县缪树本、山西候补知县蒋若讷、回绅候选知府马百龄、俊秀张涛分往弹压，行至油坊街地方被回匪拥至仓头镇，于五月十三等日先后将张芾等杀害。张芾骂不绝口，被祸尤惨。马百龄另在普陀原圈禁，闻张芾等被害，大骂回众，亦被杀死。览奏曷胜悯恻。张芾办理陕省团防屡著劳绩，兹复见危授命，大节凛然，著加恩照侍郎例从优赐恤，伊子二品荫生张师劬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缪树本著照知府例，蒋若讷著照同知例，马百龄著照道员例，张涛著照县丞例，均交部从优议恤，并著

于陕西省城建立张芾专祠，缪树本等准其一并附祀，以慰忠魂。

（卷37 34—35页）

同治元年八月辛未（1862.9.14）

又谕：……多隆阿援陕之师自庐州拔营后两月未见官文等奏报，是以改派胜保督办陕西军务。嗣因多隆阿有入陕消息，复谕令胜保专办渭北，多隆阿专办渭南。现在胜保已抵临潼，多隆阿计亦可到西安。俟陕境回匪剿平后，即著照该大臣所拟，令该将军驻扎南阳一带，俾鄂、豫、秦三省交汇之区得此大支劲旅，于全局甚有裨益。

（卷38 2—3页）

又谕：胜保奏督队驰抵临潼、适遇大股回匪迎扑、官军奋力剿杀大获全捷并十四日续获全胜各折片。胜保悬军深入，两日之内疾驶二百余里，猝遇大股悍回，以少击众，叠挫凶锋，剿办尚属认真。该大臣现拟令各军屯扎临潼，自率偏师由间道先赴省城，与瑛棨面商调度机宜，自系尚未接奉叠次所寄谕旨。逆回狡诈异常，若侦知胜保已离军营，以全力攻扑留屯营盘，则兵分力单，回顾非易。马德昭护送薪炭之败，前车可鉴。查阅逆回马得友供词内有"欲攻破同州、西安以为根本"之语，足见贼意并注朝、同一带。该处逼近晋疆，逆回垂涎已久，山西防兵又复单弱，若大军一意西趋，必至逼贼东窜，胜保一军反成尾追之势，于大局殊有关系。本日据成明奏朝邑危急，虽有胜保拨来马步七百名，仍不敷守城之用。著胜保仍遵前旨，迅即折回同州，将王阁村等处巢穴悉数扫荡，务令拔其根株，以渐解散。胜保奏雷正绾一军已抵蓝田，遥计日内多隆阿必已行抵陕省，著将西安省城及渭南一带战守机宜妥为筹画，并督饬雷正绾等奋力剿洗，不得因胜保在陕稍存推诿。至

逆回一经惩创，难保不作西窜之计，并著多隆阿、瑛棨熟筹审计，妥为防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8 6—8页）

以陕西临潼剿办回匪获胜，赏都司马凤全、侍卫常升、佐领新色巴图鲁名号，复已革参将宋景诗职，予阵亡协领乌章阿、凤春祭葬、世职加等。

（卷38 10—11页）

同治元年八月癸酉（1862.9.1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多隆阿奏楚军回豫剿办粤逆、调派庐营赴楚、并瑛棨奏凤翔被扰、请饬胜保、多隆阿分办陕省军务、英桂奏皖捻逼近晋境、请饬多隆阿迎截各折片。览奏曷胜焦急。粤捻数万直扑浙川厅城并扰及荆子关一带，石达开余党又由四川窜踞竹山、竹溪等县，粤捻大股又欲由荆子关一路先窜郧阳，勾结二竹逆匪进攻兴安府城，以冀联络汉中之贼直赴西安。多隆阿现因兵丁不敷，拟调庐郡所留四营会合攻剿，惟庐郡相隔遥远，未能即时赶到，多隆阿自应就现有兵力扼要截击，毋令该逆窜入郧阳与二竹、汉中各股匪合并，致滋蔓延。雷正绾、穆图善两军及义中等营既经多隆阿檄令折回商南荆子关并分驰郧西迎剿，著多隆阿即督饬诸军迅将此路逆匪扫除净尽。所有陕西平利窜匪及武关防堵事宜，亦著多隆阿妥为兼顾。雷正绾一军如尚未折回商南，即著留于西安为胜保声援，以便分剿凤翔等处之匪。官文前已派何绍彩一军驰赴郧阳，著即饬令与多隆阿兵勇会合夹击，并著饬令金国琛、梁作楫所部兵勇分投迎击，一面剿办竹山、竹溪之贼，一面严扼襄郡要隘以防贼踪窜入。所有多隆阿营粮饷军火，即著官文、严树森源源接济，毋令缺乏。石达开股匪现在川南叙、永一带，何以遽越二千余里窜至郧阳？究从何路突入？是否系前窜太

平、定远之蓝逆等股？著官文、骆秉章查明具奏。汉中股匪虽经毛震寿剿办，现又有由川续到滇匪郭刀刀一股窜入平利县境，贼多兵少，势难兼顾，著骆秉章速行添兵驰赴汉南会剿，不可稍分畛域。至陕省凤翔一带复有回匪纷纷起事，并勾结甘省悍回，凶焰甚炽，胜保前已督军驰至临潼连获全胜，该处距省密迩，计此时已可直达省垣。军情旦夕变迁，多隆阿全军现将改趋楚省，则剿办陕回军务即系胜保专责，应由何路进兵，著与瑛棨妥商办理。泾阳被围日久，亦应先往解围。凤翔贼匪初起，扑灭尚易，如能添拨兵勇令马德昭剿办，亦可独当一面。均著胜保相机酌办。同、朝一带仍宜兼顾筹防，毋令窜扑晋省。姜台凌大股捻匪窜至陕州，与晋省仅隔一河，屡经抢渡，经该处防兵击退。晋省清州一带西防回逆，南防捻匪，隘口纷歧，到处吃重。英桂所请多隆阿由潼关直趋陕州之处，现在情形断难照办。英桂务宜督饬在防文武加意严防，毋稍疏懈。潼关毗连陕州，为胜保一军后路，并著胜保、瑛棨饬令哈连升严密扼守，毋令贼踪阑入。……

又谕：常清等奏哈萨克、布鲁特移近卡伦禀求内附、派员谕遣回牧一折，并照译哈萨克等禀词呈览。哈萨克、布鲁特部落散居边外，族类日繁，自来首鼠两端，向背靡定。此次于两国分界未经会议之先相率入卡，求给近地游牧，如果实因俄国苛派不堪，万难在卡外居住，何以上次俄国兵练滋扰卡伦，哈萨克、布鲁特之人亦随同助力？且经该将军等开导，遂即弭耳贴服领赏而去，并无执意坚求入卡情事？种种均属可疑。该将军等所称恐将来以纳叛启衅，固属甚是，尤恐为俄人唆使潜入卡内窥我动静，不可不防。著常清、明绪即行查明未经移回者尚有若干户，饬原派委员及总管等善言开导，固不容轻易存留致启觊觎之渐，亦不得办理操切或阻向化之诚。至出卡后情形

若何，并著随时探明具奏。另片奏酌筹河工修竣核计收款用款，何以数目前后不符？其中恐有别项情弊，著即行彻底详查，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哈萨克、布鲁特均已移出卡外游牧。现届大雪封山，尚不至有潜行入卡情事。河工用款因借资民力得有赢余，节省之钱留作岁修经费，经手各员回堂稍迟，尚无别项情弊。报闻。

（卷38 20—22页）

同治元年八月甲戌（1862.9.17）

又谕：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前因瑛棨奏陕省回匪欲勾引甘肃老回，当经传谕恩麟严密防范。昨复据瑛棨奏甘省悍回已至凤翔等语。甘省邻境边邑处处与陕省接壤，回民聚族而居，倍多于陕，若再勾结肆扰，则全局骚然，必至不可收拾。前据沈兆霖奏陕回有传单到甘，又宁夏府属之灵州有回民数百入境买马制械，当经谕令妥为防范。现在甘省悍回已至凤翔，势成燎原，恩麟护理督篆，于此等重大事件何以并无奏报？殊不可解。著即懔遵前旨饬令各该地方稽查奸细，并晓谕良回各安生业，庶已经勾结者可冀解散，未经勾结者潜消异谋。至省城关厢所居大半回民，河州、固原、狄道等处回族尤多，性复强悍，且撤回甫经投诚，难保不闻风复出，均著实力严防，随时化导，以期消患未形。倘敢颟顸粉饰，或张皇轻率，贻误大局，惟恩麟是问。

（卷38 27—28页）

陕西提督孔广顺休致。以陕安镇总兵官雷正绾为提督，候补参领成禄为陕西陕安镇总兵官。

（卷38 29页）

同治元年八月丙子（1862.9.19）

又谕：恩麟奏筹防甘省边邑并请将马德昭一军移扎长

武一折。现在陕省东西两路俱有贼氛，若专由东路向西剿击，而西路无兵遏截，势必逼向甘省，蔓延益广，且甘省营兵大半调赴他省，实任提镇大员又皆在各路军营，东路有警，即乏大员带兵，该省防堵情形甚属吃重。计此时西安当已解围，著胜保、瑛棨酌量情形，或由胜保军营或由省垣防兵内添拨若干，令马德昭带赴西路，迅将此股匪徒扑灭，并兼顾长武一带，力遏西窜，毋任贼踪阑入甘省。至甘省泾州、灵州等处壤接陕境，地方辽阔，马德昭一人势难到处兼顾，熙麟未到甘省以前，恩麟责无旁贷，务宜就现有兵力实力严防，并督饬地方文武、练勇集团分布要隘，毋稍疏懈。西安、同州回匪滋扰日久，瑛棨并未预饬凤翔地方官办理团练先事筹防，以致该处回匪纷纷鹊起，毫无备御，惟知坐待援军，日事呼吁，实属庸懦无能。胜保全军数仅万余，有不遑四应之势，逆回前有踞北山为巢穴之语，是不但西路防务吃重，即北路延安、榆林一带亦宜先事预防，以杜蔓延勾结。瑛棨务须派委贤能文武会同该处地方官预筹办团练勇，以助兵力所不及，毋得漫无筹划，坐待贼氛遍起，又成凤翔局势。雷正绾昨已简放固原提督，成禄已补授陕安镇总兵，该提督等自当益加感奋。著胜保传谕令其实力剿贼，勉力图报。雷正绾一军如未折回商南，即著仍留西安助剿以厚兵力。将此由六百里谕知胜保、瑛棨，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38　33—35页）

同治元年八月戊寅（1862.9.2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京畿地面五方辐凑，良莠不齐，叠经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于所属地面严拿奸宄，编查保甲，迄今数月未见实力奉行，实属疏懈。现在陕西回民滋事，该教人数众多，处处暗通消息，其散布于京师内外城者尤属不少。风闻该教人出有传单约期议事，未知所议何事？恐有外来

奸回意图构衅。宜就稽查门牌之时明察暗访，如有滋生事端之人即推该头人是问，并著步军统领衙门密为捕拿，毋得姑息贻患。其外来客民在寺观、客店、杂院居住者，往往朝夕迁移，行踪无定，最易藏奸，必须责成房主须有切实可靠保人方准收留，遇有形迹可疑之人随时赴该地面衙门送信。五城御史责任巡防，务须亲历各处严密编查，随时办理，并督同司坊各官实力奉行，违则严行参办。至来历不明之人往往粘贴门封告条冒充官员住宅，禁城内外难保必无，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一体设法严密访察根究，毋令奸宄混迹。经此次密谕之后，如各该衙门于地面公事仍不认真经理，设有奸匪混迹，必将该管地方官从重惩处，决不宽贷。懔之。将此密谕知之。

（卷38 44—45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己卯（1862.9.22）

又谕：胜保、瑛棨奏官军途次遇贼接仗获胜、省城解围一折。胜保由临潼督师前进，行抵斜口镇该逆分股来迎，胜保指挥后队分两路包抄，更番轮战，贼众奔溃，官军追杀二十余里，毙匪不计其数，生擒三十余名，该匪向渭北狂奔，大堡、三辅、行者桥等处回巢悉行洗荡，灞桥一带贼营亦闻风逃遁，官军直抵西安省城，城围立解，剿办尚属奋勉。在事出力员弁兵勇，著胜保择优保奏，毋许冒滥。

（卷38 53—54页）

又谕：胜保等奏官军由临潼进省、遇贼接仗获胜一折。逆回巢穴繁多，胜保督师进省，虽将大堡、三辅等处贼巢洗荡，而临潼之普陀原、咸宁之沙河、渭南之仓头、王阁村等处为该匪总汇之所，攻剿尤属不易，且泾阳被围已逾一月，更应迅速救援，同州一带兵力过单，亦恐不敷堵剿，胜保督办全陕军务责任綦重，自当统筹熟计，以肃清陕境为己任。现在省围已解，

该逆酋受惩创，谅不敢遽行回扑省垣，著胜保克日督师出省，或径攻沙河，或先救泾阳，务当乘此军威相机剿办，毋得以居中调度为词安坐省城，任令外属居民惨遭荼毒。同、朝一带为晋省西路屏蔽，关系甚巨，节经谕令胜保督兵先顾同、朝，何以屡次奏报从未提及？可见不以军务为重，但欲急于到省为自便计，虽谕旨亦若罔闻知，殊负朝廷专任之意。著胜保恪遵前旨将同、朝防务妥为布置，如稍有疏失或该匪渡河东窜，定将胜保从重治罪。另片奏瑛棨居心行事，不愧贤能，请饬帮办军务等语。瑛棨身为陕抚，既不能力扼商南遏贼西窜，迨汉回仇杀，又不能妥为驾驭，一味株守，胜保岂未之知？若令其帮办军务，于胜保有何裨益？本日已降旨命雷正绾帮办该大臣军务，并将甘肃毗连陕西一带防务责成胜保、雷正绾督办。雷正绾所部仅留三营，虽由胜保酌拨一二千人归其管带，兵力仍不甚厚，仍著酌量添调得力兵勇俾雷正绾得以独当一面，于军务方有起色。回匪扮作难民由北山图窜归化城，胜保请饬归化、绥远两城将军及在籍总兵郑魁士派兵兜截等语。归、绥两城兵不可用，胜保岂不知之？郑魁士告病在籍，复有何兵可派？胜保此奏不过预为卸责地步。本日业经寄谕德勒克多尔济等严密防范，胜保既膺督办之责，所有甘肃毗连陕西一带地方及同、朝一带毗连晋省防务，均著妥筹兼顾，毋令该匪乘间他窜，致干罪戾。雷正绾部下素称骁劲，此次既膺帮办重寄，惟宜与胜保同心协力通筹大局，毋得稍存成见，致有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8　57—59页）

又谕：胜保奏回匪有扮作难民由北山一带图窜归化城等语。绥远、归化两城向设土默特官兵，多系未经战阵，设有缓急，恐不足恃。著德勒克多尔济、塔清阿饬令该两城弁兵勤加训

练，实力堵遏，遇有假扮流民、形迹可疑之人，立即密速查拿，毋令贼匪偷窜。倘该将军等虑带兵乏人，本日已寄谕文煜饬令在籍总兵郑魁士前赴该城帮同管带，著俟该总兵到城时，饬令各弁兵懔遵约束，力筹守御，务须慎之又慎，不得稍有疏虞。再，山西大同镇近在接壤，已寄谕英桂饬知该镇简练精锐听候调遣，郑魁士到时并可酌量咨调统带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38 61—62页）

又谕：胜保奏回匪由北山图窜归化，请饬在籍总兵防范等语。陕西回匪被击后穷无所归，难保不因归化、绥远等城空虚冀图阑入，德勒克多尔济等均系未经战阵之人，恐其不谙操防。郑魁士告病在籍，前因其宣力行间特令来京候简，该总兵籍隶宣化，距绥远、归化两城均不甚远，谅该总兵病已痊愈，著文煜传谕郑魁士迅赴该两城，将额设官兵与大同调拨之兵一并勤加训练，俾成劲旅，以备缓急，并会同德勒克多尔济等协力守御，毋令回匪乘虚纷窜。将此谕知文煜，并传谕郑魁士知之。

（卷38 62—63页）

命陕西提督雷正绾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

实授马德昭甘肃提督。

以陕西磁冢击退回匪，予都司徐尚高升叙。

（卷38 64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乙酉（1862.9.28）

又谕：胜保奏督军扫荡西安附近贼氛、平毁回寨暨同、朝贼踪已退、请饬多隆阿专办陕南等折片。胜保抵西安后，将灞桥、杜曲等处及景阳城东西长条村回匪巢穴攻毁，所有六堡寨一带肃清，省城业已解严；雷正绾率乌勒兴阿、成禄等军由咸阳进发，将马家堡等老巢扫荡，援解泾阳之围，所办尚合机

宜。惟省门既已解严，近省贼踪已净，胜保应懔遵前旨克日出省相机督剿，毋得以居中调度为词安坐省垣，致有延误。胜保拟先由陕省西北兜剿截该匪窜入甘省之路，固是要著，惟东北同、朝等处与晋毗连，陕州又有贼窜扰，亦与晋省一河之隔，晋省兵单将寡，亟须妥筹兼顾，该大臣出省后仍应将同州一路布置周妥，自东而西与雷正绾诸军两面夹剿，并懔遵昨日谕旨乘贼初起迅图攻捣，毋得任令将所掳辎重运入老巢，浚筑沟垒负隅自固，致剿办又形棘手。陕事及早了结，即可分出兵力专办发捻，于大局实有裨益。所有凤翔、咸阳、泾阳等处回匪，并著胜保严饬将弁实力攻剿，毋任蔓延。另片奏邠州知州韩铃等请兵张皇等语。该州逗留回人二百余名，究竟是何情形？作何办法？未据详晰奏明。倘果系奸匪有心盘踞，自当悉数歼除。非有兵力，恐难擒获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9 19—20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丁亥（1862.9.3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玉明等奏回民酒工互相械斗一折。奉天回民繁多，动辄生事，各处烧锅所雇酒工亦往往恃众逞凶。此次口角启衅，胆敢纠众出入边门任意斗很，若不妥速解散，深恐酿成巨案。玉明等已派协领丰恩等带兵驰往查办，著将叠次械斗情形并有无杀伤确切查明曲直，持平剖断。至首恶不逞之徒，仍著责成赓瑞等亲督兵役拿获究办。仍分别良莠妥为安抚，以期迅速蒇事。现在云南、陕西回匪为患甚巨，其始亦起于细微，皆地方官办理不善之所致。盛京为根本重地，倘耽延日久不能了结，致令寻仇报复，留毒无穷，惟该将军等是问。将此谕令知之。

（卷39 26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戊子（1862.10.1）

又谕：胜保等奏派兵攻剿咸阳贼巢获胜、大股回匪回扑省城、豫捻窜逼潼关暨攻捣马家堡贼巢续获胜仗、陕南官军进剿洋县踞贼情形各折片。胜保自抵陕省，叠次谕令出省督剿，前据奏称西安解严，近省四五十里已无贼踪，何以此次忽有大股回匪径扑城关？其沙河老巢与王阁村、仓头镇等匪众聚集来犯，何即如此迅速？岂城外数十里间遂无一旅拦截，遽令逆众得以扑至关外？连日官军迎剿又不能大张挞伐，使逆回扑入东关肆其焚杀，虽经开城出击将关厢马贼悉行压出，而逆势猖獗，难保不复来扑犯。总由胜保未遵谕旨亲督官兵出城驻扎，致贼得以窥觇先发，逞其凶焰。咸阳马家堡贼巢叠次进攻，亦未甚为得手，此时断乎不可松劲。雷正绾督率各军，务即激励兵勇先将此路大股贼巢迅速破灭以振军威，方可节节进图扫荡。从来名将督兵甘苦与将士共之，未有自处安逸之境令将士躬冒矢石而能使其用命者，胜保仍应出省驻扎，择要布置，毋得专意驻守省城，致启逆回窥视之心，且令部下将士有所藉口。潼关捻匪逼近，郑元善奏业将张宝禧一军调回迎剿，王佐臣之军已将陕州窜匪击回，即著饬令就近与豫军联络策应。惟同、朝紧接晋疆，防堵尤关紧要，成明兵本不多，张宝禧如已折回潼关，则同州一带兵力愈薄，该大臣仍应妥筹兼顾，毋稍疏虞。洋县剿贼亦未得力，著即饬令毛震寿等迅图攻剿。前窜竹溪股匪回窜砖坪厅，□饬该地方文武实力堵御，毋任得与洋县之贼勾结。此股窜匪前据鄂省奏闻，已饬何绍彩探踪追击，本日骆秉章奏亦已派令易佩绅越境追剿，并著饬令毛震寿等即与川楚各军会合兜截，可图聚而歼旃。陕州窜贼节经谕令郑元善责成剿办，豫省之军近来多不得力，胜保仍应饬令王佐臣等戮力歼除，毋使再行西窜与回匪勾合，更形棘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9 32—34页）

又谕：骆秉章奏滇匪分窜陕境、派兵追剿并接据代理云南藩司岑毓英禀阻张亮基赴滇各折片。……云南军务前据张亮基奏有刻不容缓之势，现据岑毓英禀词拟请潘铎早日赴滇监督该代理司及马如龙办理任其兴革，并称张亮基如带兵赴滇，恐汉回概行激变，即有意外之虞等语。是徐之铭、岑毓英等于地方诸事任令回众把持，且欲互相固结藉以自全，其狂悖叵测情形显而易见。滇事如此岌岌，朝廷岂有置之不问之理？潘铎、张亮基当仍遵叠次寄谕迅速起程，并于沿途地方先行张贴告示，俾知此来并非专事剿回，既以释回众之疑，兼以孤徐之铭等三人之势。仍当审度机宜，毋得轻率大意，转致变生不测，办理愈形棘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9　34—36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癸巳（1862.10.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回匪扮作难民图窜绥远、归化两城，谕令德勒克多尔济等实力堵遏，密速查拿。兹据奏称先已添派官兵沿河巡防，远出侦探，并饬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练兵备调，令归绥道劝办团练以助兵威，所筹尚为妥协。著即督饬官弁认真巡查，务须布置周密，守御谨严，毋令奸宄得以混迹，方为妥善。所需经费，准其先将征存税银九千五百两截留撙节动用。惟此系解部要款，仍著英桂另筹赶解以清库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韩超奏委署总兵人地未宜，请旨办理等语。据称贵州安义镇总兵一缺经徐之铭委令尽先参将回教马联升署理，并未与韩超等咨商，马联升办事如何，韩超等未能深悉。黔省军务方殷，恐有窒碍，自系实在情形。马联升既于该省人地未宜，即著徐之铭将该员撤回。贵州地方虽系云贵总督兼辖，惟徐之铭籍隶贵州，于该省地方公事尚未会衔，何以此次并不会

商韩超、田兴恕，辄派员前往署理？嗣后遇有该省武职总兵以下缺出，由该署抚等就近酌量会委以期得力，徐之铭毋庸拣派前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韩超等奏徐之铭委回教马联升署理黔省总兵，并授意林自清前赴川黔等语，本日已谕令徐之铭将马联升撤署镇篆，改由韩超委员署理矣。徐之铭现为回人挟制，恐其迁延不办，著潘铎、张亮基于到滇后即行查明，如马联升撤委一事徐之铭尚未办理，即著潘铎等将该员撤回滇省另行差委。至林自清率众入川一节，前据徐之铭奏称系林自清自行呈请，现经韩超饬令镇宁州地方官传询林自清之父，据称接林自清家信，内有系由徐之铭授意而行之语。徐之铭两次行文韩超，始则称林自清赴川助剿未奉谕旨率行起程，不受节制，恐入黔扰累地方，继又称贵州安南县危急，委林自清赴援，前后自相矛盾，是该抚之办事乖谬奏报欺饰已可概见。著潘铎、张亮基传询林自清，是否该员自愿赴川，抑系徐之铭授意遣往，据实覆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0 13—15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丙申（1862.10.9）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胜保奏武关等处发、捻各匪纷窜情形并请将黑龙江马队仍调赴陕等语。现在发、捻各匪同时西窜，窥伺武关、西、同、凤三府回匪未平，设令发、捻各匪乘间阑入关内，则内外交讧，剿办更形棘手。著多隆阿督率所部迅将商州、商南一带屯聚贼匪痛加剿洗，并令温德勒克西等严扼武关，毋任贼踪窜入。现在各股巨匪纷聚秦豫交界，多隆阿务宜督饬所部相机剿办，妥行调度，毋令顾此失彼，方为尽善。

（卷40 29页）

又谕：胜保奏咸阳官军击退围扑营盘之大股回匪、乘势焚

毁贼巢二处、现仍催调后路各军以资剿办各折片。陕西回匪扑扰省城，虽经叠次剿杀，而股数繁多，蔓延十数州县，官军从咸阳进攻，贼以全力抗拒，即著胜保、雷正绾督饬诸军乘势进剿，飞饬留防寿州之副都统祥恩、项城之参领胜喜并驻扎陕州之副将王佐臣等各军迅速入陕，以厚兵力而资调度。贼虽大股西趋，同、朝等处滨河紧接晋疆，仍应防贼回窜。成明之军在同、朝一带仍恐力单，该大臣饬令前赴同州紧靠洛河择要扎营，尤恐距黄河较远，贼得乘间抄袭其后，应如何添拨官兵俾资战守，均著胜保酌量办理。胜保俟省城布置妥协后即出省督剿，毋稍稽延。凤、邠等处毛震寿所派刘春堂一军能否得力？其陕甘两省毗连处所，恩麟曾否将备调之兵酌拨扼要严防？所派赴亭口、华亭、三水一带官兵，并著恩麟催令星速赴防，胜保即饬马德昭驰往统带，力筹防剿。郭刀刀股匪攻陷砖坪厅，前经谕令饬毛震寿等实力堵御，毋任得与洋县之贼勾结，仍遵前旨飞饬督率兵团严密堵截。陕省剿回正当吃紧，其后路发、捻尤须预筹堵截，毋令续行入陕勾结，剿办更形棘手。该大臣仍应随时侦备，与多隆阿等联络策应，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胜保、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40 30—32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戊戌（1862.10.11）

又谕：多隆阿奏官军剿灭亳、颍捻匪、现派马队搜捕遗孽一折。捻匪纠党五六万人西窜，希图入陕勾结回匪，经多隆阿督饬各军剿除殆尽，以少胜多，可云奇捷。惟逆首姜台凌、王怀义、周老明、韩老万、张小明、孙老危等是否均已歼毙，抑或改装潜逃，仍著该将军严密查明，务期净绝根株，毋令余烬复然，致贻后患。多隆阿现拟移军豫楚之交将粤逆陈得才大股乘机痛洗，具见奋勉图功，不遗余力。惟回匪蔓延陕省势甚狡

猖，胜保、雷正绾所部兵力尚不甚厚，恐难廓清陕境，多隆阿素顾大局，能否分兵入关助剿，抑或俟翦灭陈得才后再行遵照前旨统率各军驰赴渭河以南剿办？该将军久历戎行，必能权衡缓急妥为办理。多隆阿自庐郡拔营以来力疾督师，忠荩可嘉，现在病尚未痊，务当妥为调摄，以慰廑念。既据奏称穆图善在营一切藉资襄助，即著该副都统暂缓赴任以期得力。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此次亳、颍捻匪并力西趋，经多隆阿督兵迎剿出奇制胜，竟将数万巨捻一鼓荡平，不特豫楚边境可安，即胜保一军亦无腹背受敌之患，实为近日北省军务一大转机。现在多隆阿即拟驰赴楚豫之交剿办陈得才大股，以期迅速蒇事，胜保督办陕西军务责无旁贷，此时既无后顾之忧，即著懔遵前旨迅速出省督率各军实力剿洗回匪，务使关中重地速就绥谧，并须兼顾同、朝一带，力杜其窜扰晋疆之路，毋得安坐省城致干咎戾。多隆阿另片奏武关为东南第一要隘，青山营守备马斌带兵三百人扎于关北山顶民寨为避贼计，商州营守备李云带八百人扎于关北，贼离武关尚十数里，而李云一军已弃械西逃，经总兵陶茂林再三苦留，不顾而去；多隆阿初抵商南时，闻百姓佥称"春间贼至，副将阎丕敏畏贼扑城，潜以铅子、火药送贼"等情尚未深信，今观李云情形，始信百姓所称洵非虚假等语。马斌舍关登寨，其心已不可问，而李云统带多人闻警先逃，恇怯无能，实属可恶。马斌、李云均著即行革职，交胜保、雷正绾密速查拿，审明弃险不守情形具实据奏，并一面按照军法从严惩办。致阎丕敏以武职大员不能力守要隘，纵贼入险，复敢以铅子、火药媚贼求生，丧心昧良致于此极！前据瑛棨绘图呈览，阎丕敏营盘系扎西安城外东关，该处两次为回匪攻扑，胜保等奏报从未提及该员接仗情形，是阎丕敏怯懦偾事，更难望

其愧奋，实为法所难有，不可一日姑容。著胜保、雷正绾即将阎丕敏提至军前，传旨即行正法，以肃军令。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0　40—42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庚子（1862.10.13）

又谕：前据韩超、田兴恕奏称查明马如龙未能诚心就抚，并欲阻潘铎等入滇，禀请减从前往等语，当经谕令该署督等详细斟酌，不可堕其术中。兹据张亮基奏云南抚局难信、官吏乘势为奸并安抚何有保、驾驭林自清各折片。徐之铭专权擅杀，久存跋扈之心，岑毓英附和徐之铭捏辞禀胁，欲令潘铎等撤去兵练赴滇，与韩超等前奏马如龙禀词大略相同。现在滇回盘踞省城，党与日众，徐之铭复乘势蛊惑，已成固结莫解之势，该署督等若竟迟疑不进，则省回之势益固，徐之铭益得藉以逞其奸谋。潘铎等现拟先至昭通、东川等处察看民情向背相机办理，自系为慎重起见，惟昭通、东川一带汉回较省中情形尚稍恬静，如果加意开导，谅可相安无事，即省中良回亦可渐释疑虑。固不可存轻进之心，亦不可存畏难之见，逐渐进步前抵省垣，一面将汉回安抚事宜相机妥办，一面将徐之铭等劣款严行查究，以肃纪纲。何有保拥众久踞马龙州城，张亮基自应先安其心，俟抵省后再将戕害邓尔恒一案质审，务须究出指使及下手真正凶犯。知县许正裕等二员被杀，据林自清称系徐之铭诬陷，现在知州志斌又有被戕之事，著潘铎等一并严查惩办。林自清人尚勇往，张亮基所请将该总兵并所部亲兵四百名留川调遣、妥为驾驭之处，著咨商骆秉章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张亮基奏缕陈云南抚、藩跋扈情形各折片。徐之铭、岑毓英等前此欲阻张亮基入滇，藉词如带兵练恐致激变，又云

任其大兴大革，三年若不富强，甘军（当？）军令各等词，种种狂悖叵测，殊出情理之外。徐之铭系张亮基所保，据奏不难请旨明正其罪，惟未敢发之太骤，系属实情。张亮基在滇有年，马如龙等谅能信服，著即迅速取道入滇，设法安抚，以孤徐之铭等之势。徐之铭、岑毓英罪恶贯盈，张亮基等入滇以后，如有机可乘，著一面奏闻，一面正法，勿涉拘泥，勿稍宽容。其一切操纵机宜，并著骆秉章会同密商妥办。近来密寄谕旨往往有由外间钞传至京者，总由该督、抚不能慎密所致。嗣后接奉廷寄，无论事之轻重，不准稍有漏泄，违则定将该督、抚照漏泄机密例治罪不贷。骆秉章奉到此旨恭阅后密封，专派妥靠之员递交潘铎、张亮基遵筹。如有漏泄，惟骆秉章、潘铎、张亮基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40 54—56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辛丑（1862.10.14）

又谕：袁甲三奏病难再支、伊子袁保恒现丁母忧亟须奔丧、请催唐训方来临接办并饬马新贻暂统临军一折，自属实在情形。著即将临淮军务暂交马新贻统率，以重防剿而定兵心。袁甲三俟马新贻到后布置稍定，准其带同袁保恒起程回籍调理。曾国藩于皖北军务仍应妥筹兼顾，督饬马新贻认真料理。此时唐训方已自鄂起程，著即星速前往，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曾国藩、袁甲三、唐训方，并传谕马新贻知之。

（卷41 5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癸卯（1862.10.16）

又谕：胜保奏遵覆实在情形并回民启衅根由、现在具呈乞抚及捻逆退出陕境各折片。前因泾阳被围，同、朝吃重，谕令该大臣迅速督兵进剿。兹据奏称拟于闰八月内驰赴东路调度，谅必酌度情形恪遵前旨驰赴同、朝一带实力攻剿，不得再

涉延缓。所留项城马步兵勇四千余名，催调入关以厚兵力。咸阳等处雷正绾叠次获胜，即责成该提督办理，俾东西两路分投进剿，回匪不暇援救，较易得手。所陈回汉猜疑激变各情朝廷早已闻知，第回匪挟此间隙遽肆鸱张，焚掠村堡至二千余处，是启衅之由汉民不能无过，而叛逆之罪实在莠回，必得痛加惩创，方可剿抚兼施。此时断不准轻于议抚，致撤兵之后仍萌叛志，且其逆稟成明，旋即攻扑营垒，可为前鉴。至各处良回本系朝廷赤子，仍应妥为安抚，不得稍存歧视。汉民虽多浮动，第被此惨劫，尤当加意拊循，用慰其心。另片奏藩司吴春焕等坐拥厚资膜视军务，请勒限捐饷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第吴春焕、王承基以藩、臬大员官声甚劣，即勒捐示罚，尚属权宜之计，而高景清系本地绅士不肯竭力捐输，即请旨严查追缴，恐该省富民闻风畏惧，致失人心，且恐委员等肆意威逼，乘机陷害，则所得军饷无多，而于军务、地方大有关系。该大臣务当于劝谕之中仍寓体恤之意，不可一味恃威有乖政体。至该大臣奏称恐局外闻言摇惑视听，　哓哓渎陈，　殊失大臣寅畏事君之义。朝廷办理庶务一秉大公，该大臣若能将陕省回匪迅速剿除藏事，不独人言不能摇惑，并当加以懋赏。如空言夸饰，毫无实效，则罪有攸归。朝廷明目达聪，亦非人言所能蒙蔽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1　16—17页）

同治元年闰八月乙巳（1862.10.18）

又谕：恩麟奏陕省逆回渐逼甘境、派兵扼要驻守并甘肃回民潜行窜扰邠州之白吉镇、陕回冒充乡勇窥伺三岔所属边界地方各折片。陕省逆回有欲勾结甘肃老回滋乱之信，叠经谕令恩麟扼要筹防，并谕胜保以俟甘省边界防兵到齐即饬马德昭前赴长武一带以资统率。兹据恩麟所奏甘省东路各防责成平庆泾道

万金镛驻扎泾州办理，南路各防责成候补道员李怀庚前往秦州督办，并因两当等县及三岔州判地方均与凤翔、汉中连界，东防回匪，南御川逆，在在吃重，在于河州镇属酌调官兵一千名，责令参将范玉春等统带分防，均据各有布置，著恩麟严督各防带兵员弁及地方文武实力巡防。熙麟到任在即，著将筹防各处悉心察度，毋令稍有疏懈，并将甘省汉回良民妥为安辑，仍应密饬各属稽查奸宄，以绝勾煽而杜乱萌。甘省防兵到齐，著胜保仍遵前旨饬令马德昭前往长武一带择要驻扎，以资统率。应令如何相机策应之处，并著该大臣统筹兼顾。其由凤县窜扑两当之假冒川勇沿途抢掠，既系陕回铁姓从川省勾来，亟应拦截痛歼以杜连结。该匪已窜宝鸡境内，应由何路派兵往剿，著胜保、雷正绾迅筹办理。此等各路勾引匪徒，总须乘其初至未即串合之时剿办当易为力。咸阳攻剿马家堡情形何若？胜保后路各军谅已到齐，务即乘此新锐实力剿除群丑，大振声威，一面将甘省筹防各路督饬马德昭与熙麟等筹商周妥，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胜保、雷正绾、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41 30—31页）

同治元年九月辛亥（1862.10.24）

又谕：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本日据恩麟奏遵旨详陈先后筹防情形并查明甘省回民尚无勾结陕回确据及平远所匪徒聚众滋事各折片。所称调拨兵勇驻扎要隘、筹划经费各事宜，与前奏情形大略相同，即著认真妥办。道员李怀庚既派赴盐茶厅属查办事件，所有南路防务即责成道员琦武前往秦州督办。陕省军务吃紧，马德昭驻军北关未能遽赴甘境，其长武等处要隘，恩麟惟有饬令署提督定安等扼要严防，不得专待马德昭一军观望贻误。至护凉州镇总兵连庆赴调迟延，且有捐制军装未经收库情事，即著调省查办，另派胜任之员前往接署，以饬戎

行。甘省回民虽无勾结陕回确据，然任令纷纷出境，来往自如，必至蔓延全省，不可收拾。仍著恩麟随时化导，遇事持平办理，以期消患未形，并须设法稽核禁止，将宁（灵）州、河州等处回众安抚，以免勾结。至所称访查回民教首号为阿浑，并无老回名目等语，实属拘泥鲜通。此时惟在严密防范，默化潜移，不在于该头人名目考据详明也。盐茶厅属之平远所地方突有匪徒聚众竖旗，谋为不轨，自应赶紧扑灭以靖地方，即著饬令道员李怀庚督兵迅速前往相机剿捕。同心城回民亦有蠢动之信，尤应防其勾结，并著严催游击丁炳魁带兵巡察，慑以兵威，潜消诡谋，不可稍涉大意。署同知屈升之催捐激变情形，著恩麟确切查明，据实参奏，毋稍回护。

（卷42 13—14页）

同治元年九月戊午（1862.10.31）

又谕：多隆阿奏覆陈商南一带剿贼情形；另片奏陕省绅耆叠次联名禀请入陕督剿回匪，钞录呈览等语。胜保统兵入陕，虽屡据奏报获胜，而该匪仍未大受惩创。渭北匪巢林立，负隅抗拒，凤翔等处逆众繁多，甚至讳败为胜，如陕省绅士禀词所指各节，此间亦早有传闻。该绅士等请留多隆阿赴陕剿办，原以该将军忠勇素著，军士亦皆用命，如果督兵入陕，自不难廓清陕境，扫穴擒渠。陕西界连楚豫，逼近畿疆，今回氛如此猖獗，合境士民盼切该将军率一旅之师拯之水火，多隆阿公忠体国，自能权衡轻重，著即迅督所部星驰入陕。至发逆陈得才窜至隋、枣，该将军已令穆图善等兵勇驰赴光、襄，并飞饬金国琛等军会合并力剿洗，自已足敷剿办。昨据官文等奏现调兵勇赴德安一带防剿，著官文即严饬穆图善等会同各路兵勇并力兜剿，痛歼丑类，务令楚豫边境及早肃清，俾多隆阿于兵勇伤病稍愈后即可悉锐西趋。后路既毫无牵制，则攻取回巢自易得手。

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2 46—47页）

同治元年九月己未（1862.11.1）

又谕：胜保奏查访陕省州县，分别奖劾等语。据称陇州知州邵辅讲求战守，奋勉图功；署郃阳县事候补同知方鼎录实心绥辑，深洽舆情；富平县知县江开力图捍御，振作有为；署咸阳县事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邵玉琳保守危城，接济军饷；均应量予奖励。邵辅、方鼎录均著以知府尽先升用，先换顶带，并赏戴花翎；江开著以知府用，并赏换花翎；邵玉琳著赏加知府衔，并赏换花翎。署长武县事分缺先用知州邓承恩于回匪窜扰时毫无布置，且性耽安逸，不以民事为重，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为溺职者戒。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胜保奏川匪窥犯省垣、督军迎剿大获胜仗、败贼远窜及咸阳剿回续胜并同、朝一带军情各折片。川匪郭刀刀等由宁陕等处窜至子午谷，图犯省垣，经胜保督军迎剿，于三日之内两获大捷；斩馘万余，剿办尚合机宜。此股败贼现在窜向何处？仍著该大臣严饬王佐臣等军跟踪追击，务期一鼓歼除，毋留余孽。回逆侦知我军撤队南剿川匪，勾结大股悍匪乘夜攻扑雷正绾营盘，虽经该提督等并力击退，并督兵出营痛剿，力挫凶锋，惟逆众麇集咸阳意图很斗，雷正绾一军兵数尚单，必须添军策应，著胜保酌量情形迅速添拨，以厚兵力而殄贼氛。至同、朝一带近日虽无贼扰，而仓头、王阁村等处贼巢尚在，西路攻剿得手，即难保不回顾巢穴，胜保督办陕西军务责无旁贷，务当妥筹兼顾，不得稍有疏虞，致干重咎。

（卷42 51—53页）

又谕：昨因胜保剿办陕省回匪诸多粉饰，迄无成效，谕令

多隆阿迅速驰抵西安，谅该将军接奉前旨已克日起程前赴矣。本日据胜保奏同、朝一带并无回匪，而川匪图扑省垣，苗沛霖欲率众赴陕助剿，并钞录该练禀词，大意与李续宜为仇，其词极为狂妄；胜保因允其请，令酌选精锐万名赴陕等语。苗练性本桀骜，心又诡谲，设令入陕，必至引虎自卫，贻患无穷。关中形胜之地，岂可令其窜入？著该将军一面侦探，如苗练率众西行，即将潼关等处严行拦截；倘情形狂悖，即饬官军痛剿，毋庸稍存顾忌。该将军所统马步本不甚厚，加以病伤，存营尚有若干？胜保所部合计二万余名，而叛卒降众杂出其中，恐未能悉称得力，必须随时裁汰。该将军于沿途访察明确，悉心预筹何日由荆子关入陕，何日可抵西安，即行预计，由六百里加紧驰奏，候旨遵行。同州等处回匪情形并川匪图扑省垣各情现在如何办理？并著随时具奏。苗沛霖善于探听消息，所奉谕旨务当密之又密，毋稍漏泄。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卷42 55—56页）

同治元年九月壬戌（1862.11.4）

又谕：张亮基奏覆陈散遣滇练情形及历陈督办滇省军务事机极难各一折。林自清带赴川省练众经张亮基设法遣回，现在林自清仅带亲兵四百名留川调遣，自可渐驯桀骜之气。张亮基所陈办理滇事计有六难，自系实在情形。惟张亮基由滇省知府洊升总督，于该省汉回仇衅情形较为熟悉，且回匪滋事伊始，张亮基未能及时解散辄引疾而归，并力称徐之铭办事之能，朝廷遂不次擢用。方期名实相副，绥辑汉回，乃数年以来徐之铭毫无展布，坐受马如龙挟制蛾使，以致滇事败坏至此。是张亮基保荐非人，不能无咎，正应力图报称以收桑榆之效。张亮基前此本有愿为其难之请，即著力任其难，与潘铎熟筹妥办，毋误事机。当此时事孔艰，各省疆吏筹兵筹饷无一不难，张亮基务当

振刷精神，入滇以后竭力整顿，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3 9—10页）

同治元年九月甲子（1862.11.6）

又谕：官文、严树森奏邻寇环逼、鄂省兵力不敷、请饬多隆阿回援一折。该省猝被贼扰，股匪甚多，兵勇分路防剿，几有应接不暇之势，官文等现已咨行多隆阿克期督兵回援鄂省。第陕省回匪蔓延甚广，曾经谕令该将军移师援陕，势难令其折回楚省往返奔驰，旷废时日，致陕楚军务两皆耽延。多隆阿前派穆图善一军赴鄂援剿，若未能遽撤赴陕，不妨暂留楚省。至鄂省尚有李续焘一军，可由豫省调回截剿先顾本省，并著毛鸿宾赶紧将楚南劲旅挑选数千名，遴派得力镇将管带克日驰援鄂省。官文等惟当将所调穆正春等各路之军飞催前进，就现有兵力严密堵剿，毋任贼匪南窥省垣，东窜皖境，是为至要。正在寄谕间，续据官文等驰奏攻克应城、贼匪窜陷孝感、立时击退情形一折。贼踪飘忽靡定，意在由楚回皖归并金陵，该督等现饬舒保等马队并副将蓝斯明等军并力合剿，即著督令该将士等扼要截击，务令就地歼除，毋令回窜皖境。黄安、麻城一带陆路空虚，固应严防，武、汉、黄三郡沿江一带水路尤应严密扼守。汉口至黄州一路商民船只均须先期提归南岸，毋令贼匪掳掠纵横江面，致剿办益形费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3 21—22页）

同治元年九月乙丑（1862.11.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瑛棨奏请饬催西安两翼副都统到任并请将多隆阿调补西安将军各折片。据称陕省回匪蔓延千里，省城重地四面贼氛，驻防兵丁统带乏人，甚觉空虚各等语。穆图善现在楚北追剿捻匪正当吃紧之时，势难折赴西安。

德兴阿现在晋省协同英桂带兵防堵边境，可以就近前赴西安。新放乌什帮办大臣伊昌阿，现令其前赴晋省接替德兴阿管带兵丁，协办操练、防堵事宜，英桂俟伊昌阿到防后即催令德兴阿迅赴西安副都统新任。至多隆阿统带重兵，断不能为职守所拘。西安将军前已简放穆腾阿，亦即行由京起程赴任矣。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3 27页）

同治元年九月丙寅（1862.11.8）

又谕：胜保奏派兵追剿败窜川匪获胜并移兵会剿回巢一折。川匪由汉中西窜，经胜保调派副将王佐臣督队由鄠县、涝峪等处跟踪追击，该匪窜踞民寨，官军分路攻剿，该匪铤险奔逃，营总讷恩、德善等沿途兜击，先后毙贼数千名；剿办正在得手，而胜保因泾阳、凤翔被围辄令王佐臣移得胜之兵驰往剿办。深恐余贼未能歼尽，其势必将复炽，自应俟此股窜匪剿除净尽后再行相机调遣，方不至顾此失彼。毛震寿攻剿洋县匪徒正当吃紧，恐难分兵截剿，仍著胜保严饬该副将尽力追击，务将逃窜贼匪悉数歼除，毋留余孽。胜保驻军西安将近两月，并未出省督办，实属任意延玩，著即克日起行，亲率各军迅将咸阳一带回巢节节扫荡，并分饬将弁兼顾同、朝。其亭口、华亭、三水等处官兵仍遵前旨，即令马德昭前往统带以杜该匪窜越甘境之路。胜保另折奏请将已革知府廖庆谋留营，免其解往查办等语。廖庆谋被参各款系在胜保未经调赴军营之先，业经降旨交僧格林沁查办，自应静候该亲王查明办理。如廖庆谋果无劣迹，所参各款尽属虚诬，僧格林沁自不难秉公昭雪，胜保何得多方袒护，遽请留营？著即派委妥员速将该革员押赴僧格林沁军营听候查办，不准迁延。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3 31—33页）

同治元年九月庚午（1862.11.12）

又谕：前据恩麟奏平远所突有匪徒滋事，其附近之同心城亦有回民蠢动，拨兵前往剿捕，当经谕令迅速妥办，毋令滋蔓。兹据奕梁等奏拣派官兵驰往防剿一折。灵州、中卫等处与盐茶厅壤地毗连，为宁夏扼要之区，此次奕梁等闻有平远所之警，即日拣派官兵驰往灵、卫一带择要扼守，又因灵州所属之韦州、惠安二堡被匪焚掠，复续调官兵壮丁驰赴署提督定安行营候调。即著迅催派出兵弁星夜前进，毋得稍有迟延，致干咎戾。恩麟前奏内虽有平远所及同心城回民蠢动与灵、卫等处接壤之语，其如何防范情形尚未据该护督续奏，此时匪已出窜，势将燎原，即著恩麟严饬道员李怀庚等迅速进兵，并饬令定安督率宁夏官兵力筹剿洗，毋稍迟误。其同知屈升之激变情形，仍著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知奕梁，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44 6—7页）

同治元年九月壬申（1862.11.1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英桂奏回匪突过陕省洛河窜扑朝邑，副将哈连升被逆回拥往匪巢不返，以致敷水镇营盘被陷，万一潼关有失，秦晋壤地毗连，防守更无把握；请饬多隆阿速由河南淅川厅直趋潼关相机防剿；并据爱仁、王茂荫奏请饬多隆阿扼守潼关各等语。多隆阿一军所部本属无多，现在移师入关，于商南一带尚能兼顾。若捻逆由洛西直趋陕州、灵、阌抄袭该将军后路，多隆阿既（即）有鞭长莫及之势，而豫省兵力又甚不得力，应如何抽拨劲旅调赴河洛以西力扼捻逆西窜、为多隆阿后路援应之处，著僧格林沁妥筹兼顾。至山东门户关系紧要，仍著该大臣严密堵御，毋稍松劲。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胜保奏咸阳进剿、攻克马家堡及普马寨等贼巢一

折，并另片奏请将成明所带京兵步队撤回，该营月饷由山西改解胜保大营一手经理等语。乃本日成明驰奏回匪大股攻扑同、朝、力击不退一折，据称朝城万分危急，副将哈连升被贼掳去，潼关亦有被围之信；现在同、朝粮尽援绝，该提督咨报胜保拨军援剿，相距潼关仅六十里，而送文夫役三日未回，文报为之不通，不得不径行驰奏请援等语。同、朝一带滨河与晋省毗连，最关紧要，节经谕令胜保亲自出省前往布置。本日所奏咸阳剿匪情形未及同、朝一语，转欲将成明步队撤回，月饷移归大营经理。详阅成明折内第次咨报，胜保于贼渡洛河及扑扰郡城等情何竟置若罔闻，以致逆氛日肆猖獗？刻下马家堡等贼巢虽破，贼或被击东趋，或因官军全势在西，专将大股乘虚扑犯关门及滨河要地，均在意计之中。胜保督兵日久，平时自诩方略，所谓通盘筹划、洞悉贼情者安在？胜保渥荷优容，重加委任，于所奉谕旨视若弁髦，叠经指示同、朝一带紧要地方，犹敢漫不经心；始则安坐省垣，继因屡催出省，明知咸阳一路有雷正绾足以调度，不能遵旨亲赴同、朝与雷正绾东西齐力，以收夹击之效，俾贼得以蹈瑕乘间因成明兵力单弱，恣其凭陵。若贼由该处涉河扰及晋省完善地方，或竟大股偷渡北犯，该大臣自问当得何罪，并何颜面以对天下？著胜保仍懔遵前旨迅即亲往同、朝，并调拨劲军力筹战守，以图保全，如该郡县或有疏失及令一骑一贼渡河北窜，惟胜保是问。苏家沟等处进剿机宜，即著雷正绾乘胜进取，妥为筹办。潼关情形紧急，已谕多隆阿即由淅川入关扼剿，系为关门形胜，关系秦、晋、豫数省咽喉，缮守既定，方可令由关以西节节进剿。此时情形万紧，断难兼顾同、朝。胜保尤不得以该将军入关辄将同、朝责任希图诿卸，且令多隆阿即能以余力兼顾同、朝，胜保更复何颜以对？另片奏恳仍令瑛棨帮办军务及将成瑞交熙麟查办各等语，

均属非是。若以军务地方必须联为一气方能剿贼，如官文、曾国藩等以统帅而兼封圻，则僧格林沁之在豫省，未闻必以抚臣帮办，豫省官吏尤称疲玩，僧格林沁督军所向有功，则又何说？且据所称"司道等官一味搪塞，盯眭难化，牧令安于泄沓，积习相沿"，瑛棨所司何事？何竟不能力图整顿，加之督率？若于军务事宜及劝捐等项该抚辄敢任令该地方官意存观望，或迹涉把持，试问所居何心？胜保犹得谓瑛棨之能顾大局耶？所请断不准行。其已革甘肃提督成瑞，仍照刑部拟定罪名迅速解京。正在寄谕间，英桂及爱仁、王茂荫均各驰奏潼关紧急，所陈大略相同。回匪肆扰华阴一带，潼关关门已闭，是其情形愈加紧急，同、朝更切望援。该大臣务即力图补救，毋再玩忽，谓朝廷宽典之可幸邀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成明奏回匪大股攻扑同、朝，力击不退，请拨兵助剿一折。同、朝及潼关一带地方界连晋、豫，设被贼匪占踞，延及晋疆，办理益形棘手。本日已由六百里加紧谕知胜保，令其由咸阳分拨兵勇，亲行督带迅赴同、朝援剿，其咸阳一带责成雷正绾督办。惟胜保专赴同、朝，而潼关一路总难兼顾，该处城垣现被贼围，防兵本属无多，主将又为贼据，深虑兵心涣散，守御难期坚固。现在陕省军情万分紧急，著多隆阿督率所部星夜驰赴潼关力解城围，以保晋、豫门户，并由潼关以西节节进剿，将回匪力加扫除，以免蔓延。此事关系紧要，多隆阿务当克日拔营前往以顾大局，不准稍事迁延。前据多隆阿奏武关守将马斌舍关登寨，李云闻警先逃，阎丕敏以铅子火药馈贼，当经明降谕旨将马斌、李云革拿，交胜保、雷正绾审明，按照军法严惩，并将阎丕敏即行正法。兹据胜保奏称李云、马斌均曾带兵击贼，并无先避情事，马斌所据磨沟岭亦系河道要隘，阎丕敏济贼火药亦无实据等语。仍著多隆阿将该革员等调取严

讯，如情罪属实，即遵前旨办理。胜保原片著钞给阅看。正在寄谕间，续据爱仁、王茂荫并英桂奏称陕回猖猖各一折。潼关被围，乏人防守，盼望援军甚急，多隆阿务宜懔遵谕旨星驰前往，先据秦、晋、豫三省要口，相机进取，毋得视同寻常军务稍涉迁延。该将军忠勇性成，素顾大局，必不至昧于机宜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成明奏回匪攻扑同、朝、请拨兵助剿一折。逆回凶焰甚炽，陕省东路甚形吃紧。胜保本日奏到亲赴咸阳攻克马家堡等寨，大获胜仗，西路军情颇形得手。该逆既被惩创，难保不悉众东趋，且王阁村等处均为回匪巢穴，势必力图分扰东路以冀牵掣我师。成明所统京兵及张宝禧、王永庆等兵勇约计已三千余名，战虽不足，守尚有余，该署提督务当激励各营并督同该地方官严密固守，毋得藉口兵单稍有疏虞，致干罪戾。其晋省蒲州濒河一带，并著英桂饬令各员加意严防，以保完善。倘有一骑一贼偷渡，惟英桂是问。现在陕省东路情形吃重，潼关又复戒严，豫省河洛之贼若再勾结图窜关中，则办更形棘手。郑元善驻扎洛阳责无旁贷，著将河洛一带贼氛迅速扫除。倘任贼蔓延或与潼关逆回勾合再扰秦疆，恐该抚不能当此重咎也。英桂请调之直隶正定兵五百名及招募正、赵、定三属练勇，并已谕知文煜妥为选募。惟此项兵丁为数究属无多，英桂前请募之楚勇三千名仍著妥速雇募，以期厚集兵力。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又谕：恩麟奏陕西逆回图窜甘境、现在实力堵御并派兵剿捕甘省平远所匪徒一折。陇州回匪图窜甘境，前经恩麟调河州兵一千名，派参将范玉春等管带在秦陇交界处所扼要堵截，该匪究由何处过山窜扰甘境？范玉春等何竟毫无觉察？著恩麟查明。如有弃险纵贼情事，即行从严参办。张家川是否被贼窜扰？

并著查明具奏。此股贼匪即责令琦武等赶紧剿灭，毋任延玩。其平远所等处之贼为数尚不甚多，恩麟已添调劲旅分派各处剿办，奕梁复调派满营甲兵一千五百名，足资战守之备。恩麟务当振刷精神，严督在事文武实力剿洗，以期渐就肃清。倘任贼蔓延，惟恩麟是问。熙麟现已行抵何处？潼关一带情形甚紧，该督如行抵潼关，即著统现有之兵暂行督办防剿，俟多隆阿一军到后再行前赴甘省。回汉民投递呈词原未可尽信。至同知屈升之激变情形，前已谕令查办，如实有任信家丁勒捐激变等情，即著严参治罪。恩麟另片奏留经文岱暂驻兰州帮办防剿事务，著照所请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44 12—20页）

以陕西进剿咸阳回匪获胜，赏副将刘正高巴图鲁名号，都司贾敦常、知州裕庚花翎，赏还通判王枢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44 22页）

同治元年九月甲戌（1862.11.16）

又谕：前因英蕴等奏喀什噶尔突有贼匪扑入卡伦并奎英等奏安集延贼匪突入卡伦、扑至回城外滋扰及续报获胜各情，先后谕知常清等查明办理。本日据明绪奏会勘地界未能兼顾，自系实在情形，已允所请。著常清等恪遵前旨迅速查明具奏，毋庸与明绪会衔致涉迁延。将此各谕令知之。

以故户部尚书署陕甘总督沈兆霖灵柩到京，命贝勒载治带领侍卫十员往奠茶酒，入祀京师暨死事地方并本籍昭忠祠。

（卷44 35—36页）

同治元年十月庚辰（1862.11.22）

又谕：英桂奏朝邑县城危急、请拨重兵救援一折。前因陕省同、朝一带紧要，谕令胜保亲自出省前往布置，嗣据成明

驰奏逆回攻扑朝邑并英桂、爱仁、王茂荫等均各驰奏回匪分扰华阴、朝邑、潼关吃紧各情，复经严谕该大臣克日亲往同、朝调拨劲兵迅筹战守。现据英桂奏称逆回已将朝邑城西民寨攻破，并于县城西北扎营，四面围困，潼关以西复有大股滋扰，是该处情形万分吃紧。胜保身为统帅，岂不知同、朝地方紧要，成明兵单且不得力？倘或该城有失，逆回散漫河西，东扰晋疆，南与潼关之贼联成一片，晋、豫两省势皆震动，中原腹地为患何可胜言？乃胜保于前次奏报马家堡获胜折内，其同、朝粮尽援绝情形并无一语提及，且必俟泾阳等处得手始行驰赴东路，是直委弃同、朝于度外。该大臣受国厚恩，委以关中重任，乃于东路军情视同隔膜，叠奉严谕，竟若罔闻，实堪痛恨。著即迅速调拨劲兵，亲赴东路迅解朝邑城围，力筹扫荡以赎前愆。倘再迁延不进，致令该城有失，必将胜保从重治罪，决不宽贷。现在陈得才发逆窜入楚境大肆披猖，已谕多隆阿专办此股，毋庸入关。同、朝及潼关一带军务，该大臣责无旁贷，务当懔遵叠次严谕，毋谓朝廷屡次优容，宽典遂可幸邀也。其晋省沿河一带，英桂已添备炮船于朝邑口岸往来巡哨，即著认真严密扼要防堵，毋得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5 5—6页）

同治元年十月辛巳（1862.11.23）

又谕：胜保等奏督军驰赴潼关、筹剿东西两路回匪并请调苗练各折片。西路逆回屡受惩创，势已稍衰，其由高陵等处来犯之贼复经官军击败，歼毙甚多，乘此破竹之势自可渐次得手。惟东路同郡贼势甚众，朝邑被围，潼关又为贼众围困，哈连升被掳，城中现无主将，深恐兵民心乱为贼所乘。胜保现已抽拨兵勇亲赴华阴、潼关调度攻剿，惟同、朝一带情形万紧，胜保自不得专顾华、渭，置同朝于不顾。著即懔遵叠次谕旨，

亲督兵勇迅赴朝邑力解城围，一面分兵兼顾潼关，将该处城围援解，再行相度机宜进剿各处，以期先清东路，力顾大局。该大臣现带兵二千五百名东行，恐兵势尚单不敷分布，仍著于西路各军内酌量调赴东路以厚兵力，毋得恃胜轻敌致误事机。同、朝如有疏虞，惟该大臣是问。所需月饷，自应由陕省筹拨，即著该大臣传知瑛棨，令其按月拨给，毋许推诿贻误。苗练赴陕助剿一节，前已谕令该大臣速行檄止，该练现已悔罪投诚，朝廷亦宽其既往，予以自新。若如所奏愿为朝廷效力，岂赴陕可云效力，在皖遂不能效力耶？且官军若能攻克回巢，则回匪所掳之资财粮米皆可藉资军饷，又何必苗练始能因粮于贼？殊不可解。闻该练尚在皖省未动，而胜保所遣之博崇武闻已由河北前往苗圩调令往陕，著即懔遵前旨迅将博崇武撤回，并檄止苗练入陕。倘固执前见，阳奉阴违，纵令该练西行，必仍将胜保从重治罪，决不宽贷。懔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5 21—23页）

同治元年十月壬午（1862.11.24）

又谕：城守尉庆志奏沥陈甘省情形一折。据称该省大吏不能破除情面，以致州县各官夤缘苞苴，那移公项；其庄浪满洲营应关粮料，该地方官搪塞枝梧，数年未能给发，致兵丁饥寒交迫；撒拉回子甫经投诚，复有与番兵相斗之机，必应实力稽查；至西宁办事大臣责任綦重，遇有事故应以就近一二品大员奏署，以专责成；平番县知县吴鼎元因公他出，三月之久均未在任，藩司复为左袒，请饬嗣后革除馈送积弊以肃吏治，并请饬满汉各专折之员，若遇督、抚、司、道有私行贪婪等弊随时奏参，准其由驿驰递各等语。甘肃地处西陲，控驭抚绥均关紧要，若如所奏吏治则贿赂公行，兵粮则推诿延宕，疲玩至此，尚复成何事体？著熙麟于到任后秉公查明，据实参办。其所称

西宁办事大臣请以大员奏署及专折之员准其参奏地方积弊，是否可行？均著照麟妥议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5 27—29页）

同治元年十月癸未（1862.11.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御史寻銮炜奏回匪、豫捻时时窥伺晋疆，潼关及茅津渡等处所恃仅一河之险，刻届天寒冰冻，徒涉可虑，抚臣英桂驻军蒲郡势难兼顾，请饬派臬司王榕吉前赴沿河各口相机扼剿等语。河洛捻匪虽被豫军击退，该匪行踪飘忽，难保不乘间复来，且同、朝回匪异常猖獗，屡扑朝邑县城未退，晋省河防万分吃紧，现值河冰凝结，在在可以徒涉，尤当加意严防。英桂驻扎蒲州，西防回匪策应尚近，而于东路毗连豫疆处所相距较远，设有疏失，关系非轻。王榕吉前办直东一带防剿事宜尚称得力，著英桂速饬该臬司驰赴沿河各隘口，相度机宜严密防范，并著英桂仍驻蒲州督饬在事文武员弁认真筹防，实力策应，不得以分任有人稍涉大意。将此由四百里谕知英桂，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45 29—30页）

同治元年十月乙酉（1862.11.27）

又谕：近闻陕西回匪勾结河南府属一带并陈州府属槐店地方各回民有聚众结会情事，陕西回势方张，若令到处煽惑勾通，为患不小，著张之万、郑元善密派妥干员弁迅速分赴各该处设法捕拿首恶，解散胁从，杜其勾结，以期弭患无形，一面严饬河北镇道加意查察，实力守御，毋得有名无实，并著饬各府县督率公正绅士认真团练，防贼北窜，以助兵力所不及。本日据官文、多隆阿奏窜扰隋、枣发逆赖汶光、陈得才等股叠经楚军击败，由唐仙镇出湖北界向桐柏、信阳一带窜走，已谕楚军跟踪追击，并著郑元善迅速调派各军严密堵截，聚而歼旃，

毋令再窜他处。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45 44—45页）

同治元年十月丁亥（1862.11.29）

又谕：前因陕西军情紧急，叠次谕令多隆阿督带全军驰援潼关，并谕官文迅派各军追剿由楚窜豫股匪，俾多隆阿迅速督军入陕。嗣据多隆阿驰奏援军屡获全捷，襄河迤北肃清，接奉廷寄已遵旨驰回樊城。本日据官文等奏官军进剿发逆获胜，败贼由应山窜回桐柏；捻匪张落刑等窜至新野县境，经多隆阿派队扼其东窜，亲赴隋州剿办等语。官文等此奏自系尚未接奉续寄谕旨、得悉多隆阿必须入陕情形。多隆阿由樊城启行赴陕，计程应已入陕境，所部各军亦陆续可集，现在行抵何处？即著该将军迅速驰奏。陕回猖獗已极，必须厚集兵力痛加剿洗，著多隆阿严饬各军克日进关相机进剿，毋得稍涉延缓。其陈得才股匪现已窜入豫境，豫省素无大支劲旅，深恐不能殄此巨寇，刻下楚北军务较为得手，官文素顾大局，著仍遵前旨拣派得力将士越境剿洗，就地歼除，俾楚豫边陲共臻安谧。前据僧格林沁奏捻首张落刑自刘集迤南率党抗拒，其姜台凌、王懷义等匪经多隆阿击败，已由南路潜行回巢。刻下楚豫之交有无该捻余党？并著官文饬令在事员弁确探贼踪，逐一搜捕，毋留余孽。严树森另折奏鄂省被匪窜扰，请将应解漕折银两暂缓筹解等语。发逆、捻匪阑入楚疆，扰及德安、汉阳等府所属地方，漕折银两未能按限催征，而添募营勇、筹济饥军以致库款支绌，自系实在情形。惟此项漕折银两系采买米石弥补京仓之用，关系甚巨，断不可再事迟延。所有湖北省欠解咸丰十年漕折银五万两，仍著严树森督饬藩司赶紧筹解。现在发、捻各匪被剿他窜，楚境渐就安枚，其本年漕折及十年漕折二款均著该抚设法催征，务于年内起解到京以供支放，毋得稍涉推诿致误要需。

前据多隆阿奏风闻苗练已陆续入潼关，嗣经僧格林沁、毛旭熙查明覆奏该练尚无起程消息，已严谕各路一体堵截。惟陕省回匪情形甚急，多隆阿当遵前旨檄调所部星速入陕，俟抵陕境即行驰奏，毋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陕省回匪由北山一带窜扰，当经谕令绥远、归化两城该将军等训练兵丁实力堵遏，复饬令郑魁士前往该城帮同管带，并酌调山西大同镇旗、绿官兵以资守御。兹据德勒克多尔济等奏称郑魁士迄今尚无到城日期，该将军等已添调该两城官兵前往沿河协同巡防；惟现值隆冬，河冰将结，沿河与陕、甘、延、榆、绥一带毗连口外千余里之遥，冲要隘口极多，一经黄流结冻，处处徒步可涉，防兵现难分派；请饬大同镇迅派官兵五百名来城听调；并称山西保德、河曲等州县均系滨临黄河，与口外毗连，一经冰结，亟须添兵防范各等语。郑魁士既因伤病不能前往防堵，该两城防兵不敷分布，设有缓急，何以策应？著英桂迅即饬大同镇先拣派官兵五百名，并委令曾经出师得力将弁管带前往听调。保德、河曲等处与口外毗连，防守尤关紧要，并著英桂酌拨官兵于保德州属黄甫川、河保营一带驻扎防守，务令与口外防兵联络一气。所有此次添调口外及保德、河曲防兵均系大同绿营，所需经费著英桂饬局给发。郑魁士不能到防，此外就近别无大员可派，德勒克多尔济等虽未经历行阵，而防守是其专责，当此紧要之际，务宜竭力图报，不可畏难姑待致误机宜。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5 54—57页）

同治元年十月庚寅（1862.12.2）

又谕：胜保、熙麟奏行抵潼关探闻同、朝贼情并晤筹东西两路情形一折。同、朝回匪虽经官军击退，第匪情猖獗，难保不去而复来。成明力难独支，胜保既留熙麟驻扎潼关，即可分

身前往。著即督饬所部亲赴同、朝，毋令贼骑渡河扰及晋疆。熙麟现抵潼关，即著暂留驻扎，俟穆腾阿到后迅赴陕甘总督新任。该处自哈连升被赚后官军溃散，著胜保酌拨兵勇留于该关俾资镇守。回匪现有西趋之势，甘省尚属完善，尤当预为筹划。马德昭尚未赴任，著熙麟于起程时酌量情形，如何将马德昭调回，即行随同赴甘妥商布置。雷正绾专办西路剿匪，如泾阳解围，即令酌量进兵。风翔情形现在如何？并著胜保妥筹兼顾。胜保另片奏请饬催穆腾阿迅赴新任。该将军起程已逾半月，计日可到，本日复寄谕文煜等遵照筹解。至催解钱粮系地方官专责，如果瑛棨、刘齐衔有心玩误军饷，并不实力催征，则咎有攸归，不难加以处分；若胜保派员守提，随征随解，既属越俎，亦且有违体制。仍著由瑛棨等催解，该大臣毋庸派员守提。至苗沛霖率众助剿，屡经寄谕不准札调，该大臣必欲渎请，是诚何心？著仍遵前旨截阻，断不准一人一骑入陕，毋稍玩视，致干咎戾。熙麟另片奏遵查屈升之，陕省并无其人等语。屈升之系甘肃同知，前据恩麟奏参，该督误会旨意，著于行抵新任后再行确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8 4—6页）

又谕：徐之铭奏酌派回目招抚兴义府属回夷并请将恶劣之州县革职各折片。云南回民以就抚为名事事把持，该省大吏为其所制束手无策，此次徐之铭出示招抚兴义府属回夷，名为绥靖两省，其实仍是受回指使，且饬令马如龙函劝兴义回教张翎翔，又令回目马助国等前往该处会同地方官妥办，其为回民暗图勾结尤属显而易见。黔省军务未竣，岂容复令滇回勾连一气，益肆蔓延？潘铎前已有旨令在贵州查办事件，即著确切查明徐之铭有无函商黔抚情事，并商同张亮基将滇省所委人员设法截回，毋令徐之铭得以干预黔事。该署督等务宜妥筹办理，

不可稍涉疏忽。张亮基现在行抵何处？滇省望治甚迫，该前督断不可稍有逗留，致滇事日坏一日，是为至要。至徐之铭所称补用同知直牧熊梦昌、署镇雄州知州高青云卑鄙恶劣，已照所请批准即行革职。该二员平日官声究竟如何？高青云曾为张亮基巡捕，有无招摇情事？并著潘铎、张亮基查明覆奏。徐之铭折片二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6 8—9页）

同治元年十月辛卯（1862.12.3）

又谕：英桂奏另股回匪在延安府属滋扰、拨兵防守并博崇武迎提苗练改道晋省暨请留德兴阿办防、派黄宅中办团各折片。朝邑解围情形昨据胜保奏到，已令其妥筹兼顾，不可令回匪去而复来，贻晋省之患。此时延安府属回匪马照沅聚众千余欲与逆回会合滋扰，晋省西路州县多与该处接壤，渡口林立，在在须防，尤不可不先期布置。英桂现已抽调精兵五百名派员带赴碛石镇择要扼扎，并咨商大同镇总兵庆德拨兵严防，所办尚属认真。即著饬令在事员弁实力巡防，毋稍疏懈。胜保前次奏调苗练，朝廷灼知其弊，已饬令迅速截止。此次博崇武取道山西凤台，行踪殊属诡秘，实堪诧异。即著英桂赶紧查明博崇武现在何处，如尚未离晋，即著派员押解该总兵前赴僧格林沁军营候旨，不得稍有疏纵。现在晋防吃紧，德兴阿著准其暂留晋省帮同办理防堵。在籍道员黄宅中，并著照所请饬令办理河保一带团防事宜。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6 14—15页）

同治元年十月壬辰（1862.12.4）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调兵沿边堵剿窜匪一折。甘省回匪窜陷惠安堡，花马池危急，德勒克多尔济等现檄调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蒙古兵丁将沿边东西要隘堵御，并于沿河托萨清

等厅冲要村镇派绥远城及大同镇满汉官兵分往驻扎，著即妥为筹拨，严密设防，并著英桂将该将军前调之大同绿营官兵五百名迅催前进，驰赴防所。该将军现拟预备满营官兵五百名策应，如遇防务紧要之时，即著亲自带赴沿河调度接应，并著英桂再备大同镇兵五百名听候该将军咨调，以备移赴绥远城防守之用。德勒克多尔济等务宜镇静筹防，毋涉张惶，以定人心。土默特兵素未训练，恐未必尽能得力，该将军等当饬带兵员子扎那格尔等勤加操演，庶剿堵事宜不至有名无实。现在征调官兵较多，所有归绥道续征税银著准其暂行截留备用，务须撙节动支，不准稍有虚糜。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6 20—21页）

同治元年十月癸巳（1862.12.5）

又谕：多隆阿奏遵旨督兵驰赴潼关并将陕省绅耆公禀及李宗沆信函钞录呈览一折。多隆阿马队已由邓州一路拔营前进，据称十一月初间可抵潼关，览奏实深殷盼。该将军因目击时艰，身冒锋镝，东征西剿不遑启处，忠勇之忱实堪嘉尚。惟据称士卒困苦，跋涉艰辛，多有报逃之案，而陕事又如此之急，多隆阿务当加意拊循，多方激劝。其实能为朝廷出力者，不妨酌量保奏，以作士气而固人心。回匪凶狡百出甚于发逆，多隆阿入陕以后须随时加意提防，不可消涉大意。其应剿应抚事宜悉由多隆阿相机酌办，一切不为遥制。至所称事权不一必至偾事，乃古今之通患，现在朝廷叠次密谕多隆阿督兵援陕，自有深意，但使该将军行抵陕省以后，断不至有信任不专、事权不一之虑。著即倍道星驰前进，能早到一日，即早纾朝廷一日西顾之忧，且可拯陕省无数生灵，毋稍迟缓。胜保现在潼关驻扎，该将军不可因其在彼稍存疑忌，迟迟不进，且不可有避道而行之心，著即径赴潼关驻扎。俟抵关后，仍遵前旨飞速驰奏。将此

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寻奏：官军于十一月初九日抵关，并严催后队前进。报闻。

（卷46 25—26页）

同治元年十月乙未（1862.12.7）

又谕：恩麟奏请将知县议处等语。甘肃中卫县知县马象奎，当盐茶、灵州土匪滋事时，据禀所属之宁安堡已募团勇万人防堵，迨署提督定安统兵前赴灵州援剿道经该县，查看该堡仅有民团二百余人，与原禀数目多寡悬殊；又于定安督兵起程赴灵州时，应需车驮等项概未付给，辄禀请该署提督驻守宁安，以灵州贼众无可救援。种种荒谬玩误，实出情理之外，仅予议处不足蔽辜，马象奎著交部严加议处以示惩儆。

（卷46 39页）

又谕：熙麟奏潼关绅士呈请调练剿回、胜保奏请厚集兵力早殄贼氛并回匪西行、同、朝情形已松及汉南贼众兵单各折片。前据胜保奏调苗沛霖带练入关助剿，当以该练业经僧格林沁檄饬剿捻，节次谕令胜保速行阻止。此次熙麟仍复奏请，自系阅历尚浅，未悉其中底蕴，著毋庸议。至僧格林沁马队本属无多，何绍彩等军均各有剿匪之责，胜保所请调拨之处，碍难俯允。著仍遵前旨就现有兵力竭力剿洗，不准再以调苗助剿等词哓哓渎请。洋县之贼负隅已久，何以尚难克复？曹逆复入定远厅属之渔渡坝，亟宜实力堵截，胜保现驻潼关，势难兼顾，骆秉章前派入陕追贼之易佩绅一军现在何处？即著骆秉章严饬易佩绅等兵勇认真剿办，并著毛震寿督率所部迅将洋县城池赶紧克复，严防续来川匪，毋令纷窜。本日据恩麟奏贼匪由凤县窜赴两当，此项窜匪系属何股？为数若干？所称窜入渔渡坝等处之匪，川省现派何员跟追？毛震寿在彼，近日若何接仗？若何布置？一切情形均著毛震寿一并详悉单衔驰奏。本日据恩麟

奏陕省回匪窜入清水县境，并北路盐茶土匪裹胁日众，现在调兵剿办，情形甚急。熙麟俟穆腾阿抵陕，即当迅赴新任妥筹调拨，顾全大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胜保、熙麟、骆秉章，并传谕毛震寿知之。

又谕：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恩麟奏陕省逆回窜入清水县境并北路盐茶土匪裹胁日众、添兵捕剿、并回匪窜陷恭门镇、川匪阑入两当县各折片。陕省逆回由华亭阑入清水县境，都司范玉春接仗失利，贼势颇形猖獗，现经恩麟派杨永魁等带兵前往，即著严饬该镇道等实力堵剿，不得再涉延误。护循化营参将范玉春损兵失械，厥咎甚重，著即革职留营以观后效。知县赵桂芳在恭门镇堵御，何以被贼阑入？恐有退缩情事，著即查明参奏。张家川地方回民头人武举马献瑞、李朝顺颇知顺逆，约束回众，即著恩麟加意笼络。李朝顺如有忿贼自尽情事，并著查明奏请优恤。贼匪围攻灵州，道员侯云登以署宁夏镇庆兴未能得力恳请兼署以资调遣，足见该道任事勇往，不避艰险，颇堪嘉尚。宁夏镇总兵员缺，即著以侯云登兼署。该道既自称确有把握，即责成迅速扑灭，届时必当从优奖叙。庆兴精力既衰，岂能胜专阃重任？现在虽已撤任，著即查参，毋稍迁就。恩麟委侯云登署总兵缺虽非旧制，但军情紧要之时全在大吏随机应变方无贻误，该护督办理此事正能审度缓急不为成例所拘，所请交部议处，著毋庸议。宁夏满兵被贼冲散，其带兵官平日漫无纪律已可概见，该将军如有废弛情事，恩麟不得稍避嫌怨，即著查明一并严参。川匪阑入两当，该护督已饬臻武带兵进剿，著即饬该署道严加扼堵，毋令与清水回匪勾结。此股川匪系何头目？何以毛震寿任令西窜？是否剿办不能得力？该护督如有闻见，并著查明奏闻。甘省无带兵大员调度，久廑驰系，前谕熙麟于由陕起程时商调马德昭回任，约计下月初间援陕之楚军

可到，届时即当催该提督带兵回甘以资统率。此时惟有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毋稍大意。

又谕：恩麟奏甘省司库空虚，请饬催河东协饷等语。甘省自陕回滋事调兵防堵，需饷浩繁，而山西河东协饷又因道路不靖未能应时解到，司库空虚，实有万难支持之势。著英桂将河东协甘饷银迅速筹款，源源报解，不准稍有迟逾，致误大局。

（卷46 46—49页）

同治元年十月戊戌（1862.12.10）

又谕：奕梁等奏续派官兵防剿回匪一折。前据恩麟奏同心城回匪窜至灵州，宁夏满营官兵被贼冲散，有退驻横城堡情事，当经谕令该护督查明满营废弛情形据实参奏。奕梁等身膺统兵重寄，平日所司何事？乃所部之兵见贼即溃，其为因循粉饰已可概见。此次续派之兵既据该将军等奏称精练得力，即著饬令在事员弁认真防剿，倘敢仍前退缩贻误事机，必将奕梁等从重治罪，决不宽贷。至宁夏所属自广武营迤北青铜峡至石嘴山，黄河延袤数百里，处处可渡，该将军等务当督饬官兵实力扼守，毋令该匪得以偷渡，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46 59页）

同治元年十月庚子（1862.12.12）

又谕：英桂奏甘肃盐茶厅属回匪窜陷惠安堡、又黑龙江委营总常兴擅借库银、需索驿站、请革职勒追各折片。甘省回匪窜陷惠安堡，花马池危急，前据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调蒙古兵及大同镇兵分往驻扎，当经谕令英桂将前调之大同镇兵五百名迅催前进，并再备兵五百名听调。兹据该抚奏称已飞咨该镇如数派往。……

（卷47 4—5页）

同治元年十月癸卯（1862.12.15）

又谕：胜保奏击退窜扰郃阳回匪及请饬穆腾阿帮办军务并饬调盛京等处马队各折片。同州地逼晋疆，为回匪巢穴所聚，该大臣既拟带兵前往，自应妥为布置，将匪巢痛加剿洗，未便即行回驻潼关，致官军支绌情形为回匪窥破，愈形猖獗。但兵力不敷兼顾亦系实情，穆腾阿现已抵陕，即著会商令该将军驻扎潼关以专责成，庶该大臣不至为所牵掣。该将军既与该大臣共事有年，谅可相助为理，准其帮办军务。盛京等处马队已寄谕该将军等迅速酌调，第恐到陕需时，该大臣仍就现有兵力速筹攻剿，毋得坐待援兵致误事机。成明所统京营步队请饬回京，月饷解交该大臣粮台给发，即著照所请办理。惟沿途须派得力之员严加管束，毋任滋扰。穆腾阿所带直牧萧宗干等既未奏明，何以率行带往？著该将军详细具奏。另折奏遵查阎丕敏被参情形并卢殿标馈贼各折片。阎丕敏前在西安省城东关外扎营，回匪两次攻扑营盘，该副将不能抵御，何以此事胜保始终未曾提及一字？仍著将阎丕敏畏葸实情查奏，毋得稍有徇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张之万奏访查洛阳、陕县团练大半解散并回众勾结情形及地方官罚银擅杀、浮收苛派一折。该侍郎到豫后明查暗访，办理尚属周妥。回众形踪诡秘，必须严密访查，方得确实。再，整顿本处团练，隐慑其狡悍之谋，最为正办。据称洛阳等处因地方官捕杀团首不得其平，以致练众解体，著即饬令派出之员一面访查回众勾结情形，一面将杀团之案探访明确，持平办理，庶可令民心悦服。仍劝谕复行团练，因势利导，较为有益。黄河渡口有无防守？尤应逐段派员履勘。如或有名无实，或防守各员不能得力，即著指名参办。管贻荫罚银擅杀等案，著饬河南藩司派委妥员随同派出之王正谊等将确实情形逐款详讯，毋令化有为无，稍涉含混。至浮收漕粮、苛派杂差，

大为闾阎之害，既据延津绅民合词呈诉苦累，.其滥派已属有因，且难保他县无似此情事，著张之万派员分赴各属逐细确查，务期将积弊一清，以苏民困。所有由军机处钞交该侍郎应行查办各件，著一并访查明确具奏。其各案内应行质讯各员，著准其调省传询，切实根究。事关吏治民瘼，不厌详求，谅该侍郎必能慎密详细，明晰奏闻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47 14—16页）

同治元年十月乙巳（1862.12.17）

又谕：瑛棨奏贼势愈见蔓延、各省亟应先期防范并库款支绌、通筹胜保、雷正绾军饷各一折。凤翔被围八旬，泾阳亦未解围，朝邑时闻警报，省城四面皆贼，且回民齐心，随处响应，若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及西北两口素不安分之回匪再与勾结，更难收拾。瑛棨拟请明降谕旨安抚良回，并请将陕省军务分作三路剿办，所筹亦不为无见。惟多隆阿尚未入关，一切布置情形尚难预定，俟该将军入关后，应如何分合进剿之处再行妥筹办理。至所称库款支绌，胜保军饷陕省不敷供支，均系实在情形。惟该大臣军营需饷甚亟，瑛棨仍当竭力筹措，源源接济，俾免饥军哗溃，以维大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多隆阿奏督军回援陕省，叠经谕令俟行抵潼关即行驰奏。本日据瑛棨奏陕省现在贼势日益蔓延，拟请分兵三路，以同属及临渭为一路，以省城附近沙河、高陵等处为一路，以咸阳、泾阳迤西为一路，交胜保、多隆阿、雷正绾会商，将马步兵勇均匀分拨，各办一路等语，自系为该省贼势蔓延起见。惟果如所奏，必至有事权不一之患。从来兵权必先有所统一，而后能分布各路，一气贯注，互相援应。今朝廷信任该将军甚专，到陕后自必畀以重权，惟贼势蔓延日广，如何筹拨布置，分路堵御？其素无纪律之兵必须并归该将军统带

者，如何分别驾驭安插？一切机宜均著预为筹度，先有成竹在胸，庶几临事决机更臻妥善。马德昭一军俟省城防守有人接替后，须饬令前赴陕西、甘肃交界地方驻扎，以防逆回窜越，并著该将军于到陕后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卷47 24—25页）

又谕：韩超等奏剿办铜仁贼匪、逆首投诚、郡城肃清并生擒攻陷天柱各城首逆及回匪占踞普安厅城、派兵剿办各折片。……另片奏回众四五千人以议和为名齐进普安厅城，将署同知钱埙等看守，各匪分踞文武衙门，占住民房，现在添调官兵办理等语。该匪等胆敢占踞厅城，即与叛逆无异，著潘铎、韩超添调兵勇，派委得力将弁前往剿办。潘铎、韩超由黔起程，现在行抵何处？即著迅速驰奏。如在黔尚未启行，即将此事妥为筹办，以免匪徒勾结，致滋蔓延。普安厅属疏防各员，并著韩超查明参处。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韩超奏徐之铭委令回教马联升署理贵州安义镇，当经寄谕徐之铭，黔省军务方殷，马联升人地未宜，饬令即行撤回。嗣复据徐之铭奏酌派回目马助教等前往兴义招抚回夷等语。乃本日据韩超驰奏马联升先派委员桂金轮至普安厅议和，署同知钱埙、署游击邓逢霖与在城绅民因有和议疏于防范，闰八月初八日回众四五千人以议和为名齐进厅城，即将钱埙、邓逢霖看守，各匪分踞文武衙门并占住民房，抢掳奸淫无所不至。览其所奏，殊堪诧异。徐之铭既称滇省抚局大定并欲招抚邻省回夷，且历次沥陈马如龙结实可靠，此次复因兴义回教张翎翔与马如龙素识，令其函致劝导，何以反任令回众数千竟占厅城，大肆猖獗？殊不可解。黔省军务未竣，岂容再令回民纷纷起事，致蹈滇省土年故辙？著徐之铭懔遵前旨迅将马联升等即行撤回。其酿变情事情形，即著迅速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

里谕令知之。

（卷47 28—30页）

同治元年十月戊申（1862.12.20）

又谕：英桂奏请饬德楞额移师大同一折。山西大同府城内回民居住甚多，时虞与陕甘回匪暗相勾结，该镇官兵除调往河保一带并绥远、归化等城防堵外，所余兵数较单，自应预筹调兵前往弹压，以冀消患未萌。惟山东沂州一带棍匪、幅匪势尚蔓延，德楞额因剿贼玩误业经革职，该革员现在东省贻误军情，即调往大同亦难得力，其所部兵丁亦因沂郡军务吃紧势难移调赴晋。僧格林沁现在驻军亳州进搠捻匪老巢，兵力本非有余，亦断不能分拨兵勇前赴沂郡接替，俾德楞额所部兵丁移往大同。此时附近晋省各路军营急切无可移拨之兵，英桂务当就现有兵力严密镇防，并督饬地方文武认真稽察，毋任该处回民勾结生事。大同地方紧要，一俟他处有可调之兵，朝廷当即设法调往也。另片奏伊昌阿应否暂留蒲州等语。晋省防务正当吃紧之时，伊昌阿著仍留蒲州协办操防。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47 42—43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壬子（1862.12.24）

又谕：胜保奏驰赴同州进剿王阁村等贼巢获胜并奏参玩误军饷之署藩司各折片。该大臣自称抵同未及三日获此全捷，差可壮我军威，而王阁村等处贼巢凭寨抵拒，兵勇既不能进攻，贼转得以跟踪来扑，是逆焰并未尝少戢，其蔑视官军凶很情形堪为发指。现经穆腾阿等马队将贼击败，著胜保即督率各军乘此迅速进兵，实力攻剿，毋再迟延粉饰致干重咎。至所称军营饷需匮乏情形，本日业经寄谕瑛棨，责成筹款运解及时接济。署藩司刘齐衔玩误各情，并已谕令瑛棨查明具奏。其河南月饷

未能解济，藩司王宪究系如何将奏定有著之款拨抵陕西、归于无著之处，亦经谕令新授署河南巡抚张之万查奏办理。如果该二员确系有心玩误，谅该管巡抚等亦不敢不据实奏参，以凭惩办。各路军营饷需均属匮乏，胜保亦不得以饷源未裕为词弗自振作，致蹈迁延贻误之罪，希图卸责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8 15—16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丙辰（1862.12.2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热河回民聚众滋扰、请饬查究一折。据称热河回民刘宽为积年盗首，党与众多，叠次在平泉州属各处抢劫伤人，曾经被获到案，该州知州竟无故放出，近又在喇嘛地方纠约二千余人欲与喀喇沁王府打仗等语。热河地方关系紧要，似此盗贼纵横，肆行无忌，若不及早缉拿，势将酿成巨案。著瑞麟严密查拿，实力究办，毋稍疏纵。原奏所称该匪停留盘踞地方历历如绘，该都统务当密派妥员前往擒拿，将该匪等悉数弋获，不准一名漏网。其纵盗之地方官及通匪兵役，并著切实访查，严行惩办，毋稍讳饰。原折著钞给阅看。瑞麟平素办事尚知认真，谅不至将此等要案草率了结，贻患将来。惟遇紧要事件亦须迅速办理，毋得稍涉拘泥。将此谕令知之。

（卷48 35—36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戊午（1862.12.30）

又谕：胜保奏督兵剿办王阁村回匪连日获胜并咸阳接仗情形及请饬多隆阿分剿回匪各折片。据称同属回匪凶悍善斗，现在连次进剿，毙贼二千余名，该逆始窜过洛河；胜保拟催调黄得魁等所部进捣王阁村老巢。自应如此办理。著即相机进剿，节节前进，毋稍迁延。该大臣等既亲赴前敌攻剿万紧，自未便遽

回潼关，熙麟尚未赴任，准其暂留坐镇。泾阳之围已松，而凤翔正值危急，雷正绾所部兵力甚单，胜保务当兼顾。所称新募四营，现在训练已否可用？并著察看酌调以资攻剿。多隆阿分剿陕回本系夏间所降谕旨，因值荆子关发逆分窜，该将军追剿回豫。此时多隆阿尚未入关，俟该将军抵陕后再行酌量，候旨遵行。另，钦差大臣胜保奏：遵查西安贼匪攻扑东关之际阎丕敏正在本营与贼相持，未遑兼顾，尚无畏葸情事。报闻。

（卷48 56—58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壬戌（1863.1.3）

谕内阁：前因陕西回匪猖獗，特命胜保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责重任专，宜如何迅扫贼氛，力图报效？乃抵陕已经数月，所报胜仗多系捏饰，且纳贿、渔色之案被人纠参，不一而足，实属不知自爱，有负委任。胜保著即行革职，交多隆阿拿问，派员迅速押解来京议罪，不准逗留。多隆阿著即授为钦差大臣，所有关防即著胜保交多隆阿祗领，所部员弁兵勇均著归多隆阿接统调遣。

（卷49 14—15页）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有人奏热河回民刘宽聚众滋扰，当经谕令瑞麟严密查拿，实力究办。本日又有人奏贼首刘宽招集匪徒在平泉州永清县所属各村庄叠次行劫，抢夺标银，并拒伤标丁多人，嗣经平泉州捕役将刘宽拿获，而该州知州金龄私行释放；迨标局职员常生财控交热河都统查拿，而金龄之子与门丁萧八复敢纵令刘宽逃跑，又捏报萧八病故，以遂其延宕之计；刘宽仍在赤峰县地方聚匪抢劫各等语。热河为畿北岩疆，似此盗贼纵横，地方有司暗与通气，若不从严惩办，必至酿成巨患。著瑞麟恪遵前旨饬地方官弁将首犯刘宽及其平日伙盗严密缉拿，悉数弋获，不准一名漏网，并将金龄之子与其门

丁萧八一并提到严讯，如有纵贼通匪情事，即著据实严参，毋稍讳饰。瑞麟现在到任未久，无所用其回护，想断不敢将此等重案设法消弭也。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9 16—17页）

又谕：前因胜保督办陕西军务骄恣欺罔，日久无功，叠经密谕多隆阿回军入陕，于行抵潼关即行驰奏。兹据多隆阿奏后队已抵陕州，即可进扎潼关等语，览奏深慰廑怀。胜保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宜如何恭行天讨，上纾朝廷西顾之忧，以期救民水火？乃自到陕后即捏报胜仗，贿赂苞苴，荒淫渔色。如王天保、阎丕敏、廖庆谋等皆系获罪之员，胜保竟敢收诸幕下，代为哓哓奏辩，视谕旨如弁髦，胆大妄为，莫此为甚。其叠次被人奏参各款迹，业经僧格林沁等查明属实，朝廷原不难立予拿办，因彼时无人接统其军，是以暂予姑缓。今多隆阿亲督大军即日行抵潼关，即著多隆阿传旨将胜保革职拿问，派员迅速押解来京议罪，不准逗留。胜保所部半多降众不逞之徒，著多隆阿一面拿问胜保，一面设法安抚其众，明白宣示，俾知朝廷止逮问胜保一人，其部下将卒概行免究，仍隶多隆阿麾下杀贼立功，量予保奏，以安其心。胜保拿问解京以后，著多隆阿即将胜保各款迹详细访查，据实参奏。其营中文武谄谀胜保、声名最为恶劣者，并著多隆阿商同李宗羲查访确实，如戴鸾翔、宾型等择尤惩办，以儆其余。至宋景诗、刘占考等皆带有降众，素不安分，多隆阿当设法驾驭，恩威并用，不可稍涉大意。以上拿问胜保、驾驭降众一切办法，惟在多隆阿先事详细筹划妥协，即行遵旨迅速办理，不可迟缓，尤不可稍露风声，致未办之前或生枝节。拿办胜保以后，一切抚绥弹压及进兵机宜均须妥筹布置，不可稍有疏失。瑞麟现在潼关，似可将守御事宜交付该督，多隆阿即行酌带兵勇亲赴同州接统胜保之

军，出疾雷不及掩耳之计较为妥善。如胜保抗不遵旨，始终跋扈，多隆阿即将其正法军前亦不为过。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多隆阿奏督军入陕已抵潼关，所部楚军现值严寒衣履过单，请筹拨银两以资接济等语。英桂于各处协饷陆续报解，向未宕延，颇为可嘉。此次该将军疾趋入陕力图扫荡，秦省军务当日有起色。惟陕省已属糜烂，军饷亦难为接济，著英桂无论何款迅速筹拨银三万两，委员解赴潼关以资接济。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9 18—21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乙丑（1863.1.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胜保所部京营及东省马队各兵为数不少，特因胜保漫无纪律，纳贿行私，不恤士卒，致令各营解体。多隆阿接统该营后，务须申明纪律，勤加体恤，俾知感奋，自可剿贼立功。至王佐臣等所部勇丁及宋景诗、刘占考所部降众尤为桀骜不驯，该营将士闻胜保获罪难免各怀惊疑，惟罪止统帅一人，其劣迹昭著之营员应行查办者亦不过数员，此外均无所问，概免株连。著多隆阿晓谕各营，加意抚循，并将拿问胜保明发谕旨宣示以安军心。各营勇队及投诚降众中非无可用之材，多隆阿亦宜勤加简练，分别遣留，不必概予裁撤，以免纷出滋事。胜保所部兵勇实数，著多隆阿确切查明具奏，以杜浮冒。其被参随营劣员，除汪曜奎等业经明降谕旨查拿归案审办外，尚有胜保倚通匪回弁马兆麒、金回回为心腹，用馈事勒休之提督孔广顺为翼长，收受通贼回弁马振麟金盆、美女，札给差使，并将地方官拿获从逆之回教萌生马承恩索银释罪，又有鲜姓将官率领回众千人由禁沟入关，称有馈送大帅银五万两欲入厅城存库，并有由怀庆带至陕省之陈阿浑，现遣其赴同、朝贼

巢讲和各情事，均著多隆阿严密查办。胜保家人丁祥现在军营；王天保前在河南戕害同官，逃赴胜保军营，前经叠次寄谕饬令解交河南归案审办，胜保至今抗不遵奉；阎丕敏系奉旨正法之犯，胜保亦屡次奏为开脱。其有无受贿庇护情事，并著多隆阿将丁祥等一并提取，严行审讯，定拟具奏，毋稍徇隐。本日明发谕旨二道，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卷49 46—48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丙寅（1863.1.7）

又谕：熙麟奏陕西以西、同、凤三属为膏腴之地，现在富饶村镇俱被回匪焚掠，潼关以西大道梗塞，商贩不通；库储业已告匮，协饷屡催不应，兵勇数万枵腹荷戈，哗溃堪虞；现在多隆阿率马步一万五千来陕助剿，深虞仓卒之间人马口粮不能筹给，业经函商英桂先划拨一二万两，恳请饬令迅解等语。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业已行抵潼关，必须士饱马腾，方可一鼓作气迅扫逆氛。前谕英桂解济多隆阿军饷三万两，恐发给一路口粮后到陕已所余无几。今熙麟因大军将到，饷无所出，恳请于晋省拨解，实属非常紧迫。著英桂于应解本年京饷内划出银三万两，迅解潼关交熙麟收纳，以供多隆阿军营到陕之用，断不准稍事延宕，致误要需。其短解京饷，仍著另行筹拨归款，以符原额。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前据恩麟奏甘省灵州匪徒披猖，当经传谕该护督妥为防范。兹据瑛棨奏称甘省盐茶厅属预望城一股窜至惠安堡焚杀，该处距陕省定边不远，业经该处副将赵延炳等前往堵御，该匪已回旧巢，旋闻灵州所属之金积堡、吴仲堡两处回民同时倡乱，势甚猖獗，陕省西北沿边一带处处吃重，请拨兵堵剿等语。现在陕省回匪鸱张，定边县为甘省入陕门户，该处距灵州甚近，尤应防甘回窜越勾结。前据该

护督奏称署宁夏镇总兵侯云登颇有胆略，著即饬令该署总兵督率兵勇迅将金积堡等处回匪尽力兜剿，以靖逆氛。现在熙麟折驻潼关，一时未能前赴甘肃，该护督责无旁贷，务当振刷精神，严饬派出员弁兵勇迅赴各该处力图扑灭，如令甘回偷窜陕境，惟恩麟是问。

（卷49 53—60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丁卯（1863.1.8）

又谕：胜保奏连日剿办王阁村及泾阳等处贼匪情形、历陈伤疾并发、请回京调理各折片。据称陕省军务吃紧，非病躯所能集事，拟将关防移交多隆阿督率办理等语。多隆阿本日已抵潼关，十四、十七等日所寄谕旨计可先后奉到，即著该大臣驰赴同州接受关防，以重事权。王阁村为该匪巢穴，该逆现将风翔之贼调回抗拒官军，是同州军情尤为吃重，著多隆阿督率所部相机进剿。泾阳贼氛尚炽，成禄等是否可恃？仍当统筹兼顾，毋误事机。胜保所统各军颇多降众，良莠不一，自不能不量加简汰。第操之太蹙，该军士未免觖望，恐纷纷逃散为患他处。该大臣仍当宽猛相济，设法驾驭，即有遣留，务须斟酌妥善。同州一带为该匪荟聚之所，回匪凶狡百出，且勾合甚广，该大臣督军深入尤当格外慎重，加意提防，切不可轻身以先，稍涉疏略，即给使左右之人，亦宜慎加防检。该大臣谋勇素裕，谅必能悉心筹策，计出万全，毋俟朝廷谆谆诰诫也。胜保折二件、片二件均著发交多隆阿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9 65—66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己巳（1863.1.10）

又谕：奕䜣等奏覆陈宁夏满营官兵前次被贼冲散情形、自请议处、现在满汉二城万分紧急、请饬陕西军营拨兵援剿各折片。宁夏满营官兵九月间在灵州遇伏挫失，皆由佐领富隆阿、

防御英明轻进所致；及接仗之际，富隆阿、英明及灵州知州张瑞珍登陴观望，并不接应，灵州参将亦未拨兵救援；二起带兵官佐领多福驻守横城希图自固；署提督定安婴城自守，未闻接仗。似此畏缩不前，互相推诿，以致官军挫失甚多，亟应严行惩办，著熙麟会同奕梁确查据实参奏。富隆阿等轻进失利，该将军等素日训练无方，实有应得之咎。姑念此项官兵尚非该将军等亲自统带，所请处分著加恩暂行宽免。嗣后奕梁、常升务当督饬官军严密防剿，如再有疏失，必将奕梁、常升从重治罪，勿谓朝廷宽典可以再邀也。懔之。宁夏满营官兵饥寒交迫自属实情，著熙麟、恩麟无论何款速行筹拨若干两以资接济。回匪由通吉、通贵各堡攻扑平罗县城，该县知县长谦带伤回城，宁夏道带兵接仗失挫，情形万分危急，著马德昭酌带兵勇星速前赴宁夏一带相机剿办。逆回势甚鸱张，甘省兵力不敷抵御，马德昭务当严饬各军迅扫贼氛，毋得迁延贻误，并著熙麟即行驰赴陕甘总督新任，俾资调度。熙麟起程以后，潼关一带无人防守，著多隆阿于到同州后，即饬穆腾阿迅赴潼关筹办一切战守事宜。熙麟及马德昭所部未到以前，所有甘省军务，奕梁、常升、恩麟均属责无旁贷。现据奕梁等调取鄂尔多斯、阿拉善东西两旗蒙兵来宁协剿，即著就现有兵力认真防守，不得以专待援兵为词一筹莫展，贻误事机。马德昭本驻西安省城，现在前赴甘肃，应如何另拔劲旅驻守西安之处，著多隆阿妥筹兼顾。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多隆阿、熙麟、奕梁、常升，并传谕恩麟、马德昭知之。

（卷50 8—10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庚午（1863.1.11）

又谕：胜保奏击退援贼及饷银被劫并眷属为德兴阿拿办、请饬从宽省释各一折。此次解饷委员何以不慎探路径，小心防

护，致巨万饷银为贼所劫？该委员等是否被害，抑系逃回晋省？著英桂查明具奏。胜保业已褫职逮治，多隆阿督办陕省军务需饷甚殷，仍著英桂迅速筹款源源接济，毋稍延误。现在大股回匪在同、朝之间，其势并未少戢，多隆阿务当酌度情形，督率大军分路进捣逆巢，灭此朝食，以副委任。至胜保所奏伊妾吕氏由潼关渡河北上，经德兴阿挟仇指为奸细，拿交英桂讯办，并抢掠一空等语，是否尚有不实不尽？胜保京外寓所资财均已有旨查抄，著英桂查明如该眷属带有资财，即著查抄，将资财交多隆阿分给陕营将士，仍一面据实覆奏。山东军务关系紧要，本日已明降谕旨饬令阎敬铭迅赴署任，不得固辞，并著英桂知照该署抚克期前赴山东，毋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寻英桂奏：吕氏行至蒲州，德兴阿因形迹可疑派兵盘获，所带车二辆、骡八头已交地方官收管。此外并无资财。报闻。

（卷50 18—19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癸酉（1863.1.14）

又谕：现在同、朝一带贼势甚重，省垣复形危急，雷正绾、成禄一军又为咸阳、三原牵掣，不能兼顾省垣，非由东路大营拨兵前往援应，不足以顾根本而分贼势。惟由潼关至省垣一带道路梗阻，须厚集兵力节节进剿，方可疏通大路直抵西安。现在胜保所部兵勇既归多隆阿节制，兵力较厚，该大臣务宜妥筹兼顾，一面进攻羌白镇、王阁村等处老巢，一面派兵将华、渭一带贼匪歼除，以期进达省垣，与东路声势联络。谅该大臣计划素裕，必能斟酌机宜，布置尽善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陕西同州、咸阳、华阴等处阵亡骁骑校兴全、都司李绍祥祭葬、世职；游击邹朝元暨子候补府经历玉宝、侄外委王光祭

葬、世职加等。

（卷50 26—27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甲戌（1863.1.15）

又谕：平瑞奏历陈饷需支绌、设法补救一折。乌鲁木齐处新疆北路之冲，为各处咽喉，设立屯卫以备边防，军饷最关紧要。据该都统奏称因历年甘饷不继，兵丁习练弓马，官一与讲求，即先聚众乞饷，以致兵丁骄悍不驯，因之营弁亦不能严为约束，各营员弁亦难期振作；前任都统奏将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四满营兵饷减五成折放银两二十万五千七百余两，历年甘肃省所拨本城满饷每年尚拨解至五六万两至三四万两不等，近复丝毫未解；所有巴里坤、古城等处满汉饷银，因甘饷不给，兵丁嗷嗷待哺，均不能相安。据所奏情形，实属万分棘手，而该都统因地制宜，当各项窘迫之际独能推诚布公，竭力首先倡捐，并晓谕富商使知大义，捐输可望有成，众志亦藉以安定，足见该都统补救有方，深堪嘉尚。著即相机办理，妥为安抚兵民，以支危局。惟遐荒之地商人生息无多，如全赖劝捐济饷，亦恐难乎为继。甘省所欠该处军饷，著熙麟等无论何款不拘多少赶紧拨解，不得再为耽延。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熙麟、平瑞，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50 33—34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乙亥（1863.1.16）

又谕：潘铎奏省城安静情形，并遵查邓尔恒被戕原委等语。滇省自回众就抚以后，汉回各释猜疑，群思休息，省城根本之地既已粗安，则省外各郡县自可渐期复业。潘铎莅任伊始，务当随时宣布朝廷威德，使已靖地方永远相安。其未经向化如大理等处，亦须一律疏通，庶吾民得以休息，疆宇可获乂安。张亮基现令署贵州巡抚，无庸前赴滇南。徐之铭在滇年

久，熟悉情形，一切地方事宜，潘铎正可与之和衷商榷，妥为筹办。徐之铭亦当振刷精神，勉策桑榆之效，正不必以万里孤臣自危自沮也。

（卷50 40页）

同治元年十一月丙子（1863.1.17）

谕内阁：恩麟奏盐茶厅属大股回众悔罪乞降一折。据称盐茶厅属回目王大桂等因平远所匪徒各处传帖内有"奉文剿灭回教"之语，以致回众惊疑起事，经该厅同知庄裕崧、护凉州镇总兵万年新轻骑出城晓以大义，责其变乱之罪，并将前降晓示陕西汉回之旨对众宣示讲解，各匪俯听，无不感泣悔罪，恳求收复各股；旋将萧和城三百户股匪招抚解散，内有匪首马彪等抗拒不服，经王大桂等立时杀毙，又捆献各股匪犯七名；固原匪首杨洋率党图窜，亦经拿获歼毙；该护督现派署臬司杨柄锂驰赴固原秉公查办，并将王大桂等先行赏给六品功牌，办理甚为合宜。汉民回民均系朝廷赤子，陕西构衅以来百姓惨罹锋镝者不下数百万人，兴言及此，能勿怆然？前经明降谕旨宣示，并令带兵大员但将为首滋事之匪歼除，其安分良回概不准其波及，良回中有被胁勉从者倘能悔悟解散，并免究治。迄今数月，悔罪输诚者固不乏人，勾结扰害者仍复不少。该回民等久隶中华，同受国家覆育之恩，食毛践土二百余年，其间洊登仕版者亦复不少，岂无天良？何至甘为叛逆？推原其故，始则由地方官办理不善，遇有互斗等事未能持平妥办，以致仇衅日深；继而陕回倡乱，自知为法所不容，时造洗回谣言冀煽同类，而无知汉民又常以杀回之语转相传述。岂知朝廷一视同仁，初无歧视？嗣后各带兵官及地方文武务当分良莠，不分汉回，于抗拒滋事者尽法剿灭，安分守业者妥为保护，悔罪乞降者亦准量为宽贷，汉民人等亦不得藉团练为名寻仇擅杀，自干重咎，庶乎

仇衅日消，同登衽席，以无负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卷50 41—43页）

又谕：瑛棨奏逆回围扑省垣、请饬多隆阿赴省并省城防务紧要、请于穆腾阿、穆图善、德兴阿三员内简择一员先饬赴任暨多隆阿粮台军饷请仍饬湖北筹办各折片。前因同、朝军情吃紧，多隆阿已抵潼关，叠次谕令该大臣迅攻羌白镇、王阁村等处贼巢，一面派兵由华、渭一带进剿，以期渐达省垣。兹据瑛棨奏称拿获奸细马登云，供称逆回遣人入城，传说城内回民年力精壮者限二三日出城投队；前日搬来风翔回匪已到沙河，择日先在附近烧杀，再断城内粮道，俟邠、陇各处回匪到齐即行围困省城；城内官民与之说话，方才撤手等语。逆回纠集各属匪徒拟乘大兵未到图攻省城，情形甚属吃紧。多隆阿接奉叠次寄谕，计已督军驰赴同、朝进捣逆回巢穴，势难中途折回，著仍遵前旨迅赴东路督剿，并选派得力将弁督带兵勇由华、渭一带节节进剿，速达省垣与马德昭一军协力固守。瑛棨仍当会商马德昭就现有兵力加意严防，认真盘诘，毋令逆回奸细混入城关，致城内回民为所煽惑，又生他变。至回匪欲与官民答话一节，是否因胜保前有议抚之说，该逆回欲藉势要求，冒为就抚以图逞志？逆回鬼蜮性成，非痛加剿洗不足以戢其凶顽，瑛棨惟当妥筹密防以待援军，不得轻议招抚，致堕逆回奸计。马德昭前经谕令驰赴宁夏督剿，现值西安防务万紧，穆图善现在多隆阿军营，德兴阿现留晋防，均未能前往接替，穆腾阿业经简放西安将军，并谕令驻守潼关。著多隆阿悉心筹划，如可另派妥员代穆腾阿防守潼关，即著迅饬前往。穆腾阿俟交替有人，即行驰赴西安接办防务。马德昭俟穆腾阿到省后再行赴甘。未到以前，马德昭仍当实力办防，不准稍涉推诿。均由

该大臣妥筹办理。胜保交多隆阿拿问，现已经旬，尚未据该大臣奏报。著即将办理情形迅速具奏，并以后紧要军情均须随时迅速驰奏，以慰悬系。多隆阿督军剿办陕回，粮台、军火、饷银一切，瑛棨责无旁贷，著即宽为筹备，源源拨解，以期士饱马腾，早清疆圉，何得诿之楚省？况多隆阿已并有胜保之军，陕省必须供应，岂能不宽为筹备？本日已谕令官文、严树森，如陕省有缓急不敷之时，即由湖北设法接济。该抚惟当竭力筹措以裕军食，毋得坐待邻省协拨，致令停兵待饷，坐失事机。瑛棨所筹派委妥员前往商州适中之地设立转运局、接运楚省解多隆阿军火等项，著照所议办理。本日据恩麟奏，据略阳贼营逃出难民声称郭逆窜入陕西略阳，见城门四开，内无一人，逆匪长驱直入，库存火药、大炮、铅丸同县仓粮石均为贼人所得；现于通透汉中要隘派贼把守等语。略阳县文武员弁闻警先逃，贼匪长驱，并无一人抵御，复将火药粮械委以供贼，使贼势愈张，殊堪痛恨。著多隆阿、瑛棨迅将该员弁等严缉务获，查明弃城逃遁情事，即在军前正法，并著多隆阿分拨兵勇遴员带赴汉南，并飞饬毛震寿等军合力堵剿，迅将略阳、洋县等处踞匪悉数歼除，毋任蔓延。本日因恩麟奏到盐茶厅回匪王大桂乞降情形，特降明发谕旨一道，其应否刊刻誊黄张贴宣示之处，著多隆阿等酌量情形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瑛棨奏多隆阿入陕、粮台一切援案请归湖北筹办一折。瑛棨身膺陕抚，多隆阿此次督兵援陕，一切粮饷军火均应由瑛棨源源接济，不得诿诸邻封。惟是陕省情形万分吃重，办理军务人员其材不逮楚省，多隆阿已授钦差大臣并带胜保所部兵勇，需饷较巨，瑛棨深虑支应缺乏，亦系实情。官文等素无畛域之见，自当缓急相维，著即预为筹备饷需军火，随时接济，以补陕省之不足，俾多隆阿军营士饱马腾，克期奏凯，庶不负

该大臣等保荐之初心也。瑛荣另片奏秦、楚道途较远，已遵旨派委妥员于商州添设转运局，咨明湖广督抚等语。著官文、严树森迅将多隆阿军营粮饷军火源源解往，以资转运供应。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恩麟奏盐茶大股回众乞降、灵州获胜解围并匪陷两当、经徽县知县截剿大胜、密陈盐、灵滋事缘由、请降旨晓谕各折片。盐茶大股回众经文武各官开诚面谕，悔罪乞降，恳请解散徒党，听候查办；固原首匪设法捕获，就地正法枭示；该护督现委署臬司杨柄锃驰赴固原将王大桂等乞降一事秉公核办。所筹尚属周妥。著将本日所奉谕旨刊刻誊黄，各处张贴晓谕，务使汉回百姓各释猜疑，毋再构衅生事。降众及滋事零股，饬杨柄锃会督在事文武妥为解散以靖地方。至所称灵州大股被官兵剿击，大获全胜，立解城围，请将侯云登、张瑞珍奖励，与本月二十一日奕梁等所奏平罗县城危急、宁夏被围、侯云登退归府城情形迥异。既据该护督奏称该道五战皆捷，将士用命，何以旋有平罗之失，民勇溃散？是否先胜后挫，并前次胜仗是否确实？著恩麟查明再行具奏。知州张瑞珍前于宁夏满营官兵挫失并不接应，前已谕熙麟等查参，并著恩麟查明该州有无观望不救情事，再行奏闻请旨办理。清水县村镇被匪窜扰，并分股攻扑秦安县境，该护督已饬杨永魁带兵兼程前赴秦安督剿，并续调肃州镇兵一千名交杨永魁调遣，著即饬令先解龙山之围，相机解散莲花城等处胁从，再行进攻清水贼匪，以期节节肃清。马德昭前已谕令带兵前赴甘肃宁夏一带剿办，惟西安省城现在吃紧，该提督能否迅往尚未可知。本日已谕令多隆阿妥筹办理，一俟西安接替有人，即催令前进。恩麟当就现有兵力饬令在事文武妥筹防剿，毋得专待援军致滋贻误。另片奏陕西白吉原回匪与凤翔回匪合伙，时在近甘地方

窥伺，恩麟已派委营总双英等带兵在泾州、灵台一带扼堵，著即严饬该员等会同地方官督率民团认真防守，毋令匪徒阑入。郭逆自白马关窜入陕西略阳县，现于通透汉中要隘派贼把守，恐其四出滋扰，著即饬令臻武等拨兵扼要防范，毋稍疏懈。已革甘肃提督成瑞系奉旨革职解部治罪之员，前经胜保奏留，未经允准，该护督所请暂行留甘差委之处，著不准行。仍著迅即起解来京，毋任逗留。

又谕：前因恩麟奏甘饷匮乏，请饬催山西协饷，当经谕令英桂无论何款赶紧措银二三十万两，遴员解赴该省。兹据该护督奏称山西等处协饷尚无起解的信，诚恐缓不济急，拟先将甘省草价等项原本银内酌提银十万三千一百余两，暂顾目前防剿急需，山西等处协饷请饬迅解等语。甘省各营兵饷以及乌鲁木齐各城月饷拖欠累累，若不迅为接济，贻误情形不堪设想。著英桂仍遵前旨迅速筹银二三十万两，遴委妥员解赴甘肃，以济急需而固边圉，毋再迟延，致误大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50 47—55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己卯（1863.1.20）

又谕：前因胜保办理陕西军务种种贻误，降旨革职拿问，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全陕军务，迄今半月有余，未据该大臣覆奏。该大臣奏称上月十九日可抵潼关，而胜保于二十五日尚在同州拜发折报，该大臣于此等要紧之事岂可任意迁延？即或初抵秦中，一切布置尚未料理，亦应先将大概情形覆奏，岂可视同弁髦，贻误事机？多隆阿实属不知缓急，著传旨严行申饬，并将胜保何日拿问、如何查抄、军务如何布置克日具奏，不准再涉迁延，致干重咎。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多隆阿抵陕州后，即奏称定于十九日进扎潼关，断无徘徊关外之理。现在该将军已否入关，抑或已赴同州？由潼

关至同州有无贼踪阻隔？英桂驻扎蒲州，仅隔一河，见闻必确，即著迅速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寻奏：遵查多隆阿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行抵潼关，二十五日统率全部进扎同州，旋与回匪接仗三次，均获全胜。报闻。

（卷51 11—12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辛巳（1863.1.22）

谕内阁：前因多隆阿奏参记名提督赵既发擅自离营，私带勇粮，给事中王宪成奏请将该革员所带勇粮追还，并治以应得之罪，先后降旨将赵既发革职永不叙用，并勒缴勇粮，计赃科罪。兹据多隆阿奏称原参携带饷银一节，因该革员濒行时将帐目带往该营，无从查考即约略呈报，嗣与楚北粮台勾稽积欠饷项，始知此款尚未报解到营；及驻军新野，赵既发已病痊回营，时该革员尚未知业经革职，实系因病离营，尚非意存避匿；并因该革员深知愧悔，情愿负咎图功以赎前罪，姑准留营；现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同州东西连村等处与回匪接仗，连破贼营八座，军威丕振，厥功甚伟，请开复原官并注销永不叙用之案等语。革职永不叙用人员曾经明降谕旨不准滥行保奏，亦不准代请捐复，惟赵既发此次在同州打仗首先冲入贼垒，奋不顾身，遂获全捷，且据多隆阿查明并无携带勇粮情事，该革员既知愧奋，踊跃图功，自应弃瑕录用，俾得及时自效。赏功罚罪，权衡贵得其平，赵既发著准其开复，遇缺题奏记名提督原官，并注销永不叙用之案。此系破格施功，嗣后不得援以为例。至记名副都统佐领金顺，前因出队迟延经多隆阿奏参革职留营，该革员被参后追杀回匪擒斩最多，亦属著有微劳，著开复原官，仍回佐领之任。

（卷51 16—18页）

又谕：多隆阿奏遵将胜保拿问查抄及破贼连营等情形，览

奏均悉。多隆阿于胜保所部带兵各官先为开导，各营兵勇加意抚循，无不贴然畏服。所抄胜保留陕资财分给胜保欠扣银两兵勇，办理亦皆允当。多隆阿于胜保起解后即能督军出捣贼营，破贼连营八座，同围已松，即可进攻王阁村、羌白镇等贼之老巢，著即乘此新锐相机进取。现在直东有降众窜扰，胜保部下降众不可遣散致令偷窜勾合，仍宜随时加意控驭。即逆回诡诈百出，此时锐意进剿，亦应于勇往之中寓慎重之道，老谋必胜，以图万全。前据恩麟奏甘肃附近陕省各州县均有回匪煽惑勾结，亟须马德昭前往剿办；嗣据瑛棨讯取逆回供词，有纠约各路回匪围攻西安省城之说，情形甚为吃紧。应否拨员拨兵前往省城守御，抑或即令穆腾额（阿）前往，及马德昭能否派往甘肃之处，均著多隆阿酌量办理，仍迅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51 20—21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午（1863.1.23）

又谕：多隆阿奏移营进逼贼巢、攻毁逆营获胜各折片。多隆阿于攻克东西韩村八座后，即督率诸军痛加剿洗，连克背坡等村庄三处。现在同州城围已解，粮运已通，著即直捣王阁村、羌白镇老巢，以期节节扫荡，肃清陕境。此次折内所叙皆系该大臣所部各军，胜保所带之马步官兵及宋景诗、刘占考等降众现在作何布置调遣之处尚未据该大臣声叙。直东土匪如张锡珠等系该降众等从前同类，难保不闻风思逞，多隆阿不可遽行裁撤，恐乘间东归，蔓延勾结，而留之肘腋，尤须妥为驾驭，方无后患，惟在该大臣随时相机酌办。甘省回匪鸱张，著熙麟探明道路，如果稍通，即迅遵前旨驰赴新任。甘省现乏带兵得力大员，马德昭宜带兵随该督前往为是。如果多隆阿所奏甘省回务已松之语属实，方可令于穆腾阿抵西安后前往汉中。

是在该大臣权衡缓急，相机办理。潼关扼秦、豫之冲，最关紧要，并著多隆阿选派得力员弁前往驻扎，俾熙麟得以克日起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命陕西提督雷正绾帮办钦差大臣多隆阿军务，西安将军穆腾阿会同巡抚瑛棨办理省城防守事宜。

予陕西同州阵亡参将徐明德祭葬、世职加等，建专祠。

（卷51 47—48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丁亥（1863.1.2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近因封疆藩臬在在需人，叠谕曾国藩等胪举人才以备任使。现在皖省司道如江忠浚、马新贻、蒋凝学、叶兆兰均阅历戎行，其材器如何，谅该大臣知之有素，即著详细奏闻。此外有职分较卑而器识甚远、将来可以登用者，并著一并具奏。从前楚省人材极盛，谅该省仍不乏人，左宗棠、李续宜均知以得人为急务，该大臣生同里闬，著即函商加意延访，随时奏闻，用备他日任使。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51 51—52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戊子（1863.1.29）

又谕：前据奕梁等叠次奏到宁夏回氛四起，郡城、平罗、灵州在在危急，飞咨鄂尔多斯、阿拉善东西两盟蒙兵赴宁援救等语。宁夏回众滋事，非厚集兵力刻难殄除，而宁夏满兵征调频仍，存营无几，甘肃兵力复因东南一带筹防筹剿，分拨维艰。宁夏密迩蒙古地方，已由该将军飞咨该王等就近援救，谅能朝发夕至，痛扫贼氛。著理藩院由六百里传谕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迅速调派阿拉善、鄂尔多斯各盟精兵数千，即日率领由贺兰山口径趋平罗、宁夏，与内地兵练战贼所在合力剿办，以期节节扫荡。谅该王等必能踊跃从事，不至迁延观望贻误兵

机也。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太常寺少卿王拯奏甘肃宁夏回匪滋扰、请饬蒙古藩兵赴援一折。蒙古阿拉善等部落与宁夏地方密迩，前据奕梁等奏调取鄂尔多斯、阿拉善东西两旗蒙古兵来宁协剿，未知曾否到防？宁夏军情紧要，本日业由理藩院传谕该王等迅率所部赴援，著奕梁再行传旨饬令阿拉善亲王等率领精兵数千即由贺兰山口径抵平罗、宁夏，与内地兵练觇贼所向合力剿办，并著该王等于各盟遴选得力将弁一并带往，以利攻剿。前据恩麟奏灵州贼匪被官兵剿击，大获全胜，与该将军等所奏平罗危急、宁夏被围各情迥不相符，因何歧异之处，著奕梁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52　8—9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辛卯（1863.2.1）

又谕：穆腾阿奏起程赴任日期、瑛棨奏库款空虚各折片。西安为全陕根本重地，现在回匪围逼，城中粮食缺乏，而旗兵欠饷过多，致有沿街乞食情形，实堪矜恻。穆腾阿著即兼程前进驰抵省城，妥为抚辑，并著瑛棨筹款陆续放给，毋令枵腹荷戈。至胜保前奏请调盛京、黑龙江马队，当经谕令玉明等酌量办理，旋据玉明奏陪都重地空虚，恳免调拨，复经批令准其停止。又据景纶、特普钦奏酌由布特哈挑派官兵赴陕，其时直东降众滋事，当命成保于此项官兵到关时即行截留，带赴畿南剿贼。现在该处军务未竣，穆腾阿等惟当就现有兵力加意激劝，认真训练，以收众志成城之效，不得专待客兵，致有疏懈。雷正绾到省后，即会同马德昭出奇兜剿，稍有斩擒，惟随带仅止两营，兵力甚形单薄。多隆阿所部兵勇本厚，加以接统胜保之众，足敷布置，即著该大臣酌拨马步队二三千人，派委得力大员带往西安协同防剿。至瑛棨所陈陕省膏腴之地悉成焦土，小

民流离，商贾裹足，库款万分支绌，自系实在情形。惟该抚身任封圻必应兼顾大局，多隆阿全军之饷及邻近省分应拨之饷万不能不竭力代筹。……

（卷52 22—24页）

又谕：恩麟奏回汉挟嫌械斗、现派弹压查办一折。河州东乡回民素称犷悍，向与汉民抵牾，现在与狄道所属之崔甘庄汉民因争渡启衅又复肆行焚杀抢掠，虽其中容有隐情，而纠众挑衅即敢恣意横暴，其为藉端扰害显而易见。甘省回众止有惠安堡一处甘心就抚，其余各处回众仍未稍戢，河州等处距省仅百余里，情形尤为吃重，著即商同经文岱督饬派出兵弁乘其初起之时妥速剿办，或一面委员解散，分别办理，务期迅速蒇事，毋令日久蔓延。已革提督成瑞获咎甚重，系奉旨解交刑部审办之员，该护督既经派令前往查办，一俟办理完竣，仍著遵旨解京，不准藉端奏留。前据奕梁奏灵州、宁夏、平罗回氛猖獗，迄今未据恩麟奏到。现今宁夏军情究竟如何？奕梁所报是否失实？著恩麟迅速查明具奏。潼关防务渐松，如道路稍通，熙麟即遵前旨赴任布置一切。另片奏山西八月间所解甘饷十一万两已经到甘，本日复据英桂奏筹拨银十三万两于十一月十八日起程，谅可不日解到。前后共计已解到银二十四万两，为数已属不少。甘饷固关紧要，而新疆欠饷最多之紧要各城实有刻不容缓之势，著恩麟体察情形，此项饷银断不准仅顾省城之用，务须分别酌拨以顾边疆大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52 25—27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壬辰（1863.2.2）

又谕：潘铎、徐之铭奏景东厅被贼窜踞、碍嘉失陷、现饬防剿一折。景东厅为迤西赴迤南要道，该同知等未能固守，致令匪

徒闯入，实属堵剿不力。署景东同知通判张象奎、护景蒙营游击千总普承清均著先行革职，仍责令赶紧带练攻复以赎前愆。如查有弃城逃避情事，著潘铎等严参惩办。磨嘉失守，南安州情形吃重，尤须赶紧防剿以固楚雄，并遏其窜普洱之路。潘铎另片奏拟俟部署稍定出省巡阅，藉以访查地方情形，体察汉回心迹等语。云南庶务久弛，该署督既经到任，亟应出省阅视，整顿营规，著即认真简阅，务期一兵得一兵之用，不可虚应故事。省门一带抚务已定，此外负固不服如迤西大理等属亦须次第剿办，以期渐次廓清。前因韩超奏马联升派委员桂金轮至普安厅议和，回众四五千人以议和为名齐进厅城将署同知钱埙等看守，分踞各衙门，占住民房，无所不至，当经谕令徐之铭将马联升等即行撤回。兹据潘铎片称马联升已改委署曲寻协副将，并未赴安义镇总兵之任。其桂金轮所带回众是否马联升所派？即著潘铎等查明，饬令赶紧撤回。如系另股匪徒，即知照黔省派兵剿办。韩超前奏何占标被回匪马连牲勾通练匪下手戕害，本日徐之铭查办各犯并无马连牲其人，并著潘铎、徐之铭再行查明具奏。徐之铭近来措置乖谬，朝廷颇有所闻，嗣后务当清心寡欲，痛自儆省，事事与潘铎筹商妥办，使滇省日有起色，方可保全令名。如仍前谬妄，或再有人参劾，即朝廷亦不能曲从宽宥也。懔之，慎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云贵总督潘铎等奏军务未竣，请将本年军政展限办理。从之。

（卷52　36—38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己亥（1863.2.9）

又谕：熙麟奏密陈陕甘军务情形一折，所陈各情均系远虑深思，通筹全局，不为无见。惟陕省逆回倡乱，必得多隆阿大张挞伐以后办理方有端绪，而此剿彼窜，甘省首当其冲，灵州、宁夏、平罗回氛猖獗，河州近又启衅，其界连陕省各州县

均有蠢蠢欲动之意。该督既知其难，慎勉为之，必能不负寄托。著即仍遵前旨俟道路稍通即行驰赴新任，其毋庸固辞。至官文总督两湖，现在筹策东征调拨兵将，关系东南数省之安危，张之万前任豫省学政素得士民之心，不得已命其前往该省权篆巡抚以资整顿之二臣者，人与地均极相需，一时骤难更调，想亦系该督急欲荐贤自代而未暇计及。至所称多隆阿长于武备而短于文事，恐受左右之累，且嫉恶太严，贼平后恐为宵小所动摇，具见该督爱才之深，急思护惜而成全之。嗣后朝廷于多隆阿军营诸事惟有加意访查，并时加训诫，俾不再蹈胜保之覆辙，庶无负朝廷寄任之初心。原折一件著留中。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卷53 13—14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甲辰（1863.2.14）

又谕：多隆阿奏统筹剿办情形并收复泾阳各折片，又照麟奏遵旨与马德昭绕道赴甘一折。多隆阿由同州进兵，自应先剿王阁村等老巢以为节节进剿之计。现在西安城外二十里内已无贼踪，而旗、绿各营尚多，该大臣注意东路，省城未能分兵防守，尚系实在情形。所有西安防守事宜即著责成穆腾阿、瑛棨认真防剿。雷正绾等所部兵勇不下万名，此时西路回匪援救同州，势近空虚，即著该提督率同成禄等相机攻剿，直捣巢穴，使回逆不暇救援，则渐次可期得手。多隆阿进剿王阁村等老巢，何时可期克复？西安为根本重地，该大臣督办全陕军务，亦不可因有穆腾阿等防守竟置之不问。倘省城稍有疏虞，穆腾阿固为军法所不宥，而该大臣亦何以副秦民之望？仍著随时兼顾，毋稍大意。宋景诗擅自东归，该大臣既未能防范于先，又不及追回于后，北路空虚，既无得力之将又无精锐之师，该大臣岂未深知？而任听宋景诗东归，筹划殊欠周密。万一勾结土匪为

患，岂不牵掣该大臣兵力？嗣后务当于勇往之中寓谨慎之意，方足膺兹巨任，顾全大局。甘省回匪情形现在尚未稍松，马德昭自应迅即前进。惟现在平利股匪甚为猖獗，马德昭著即由平利一带进剿，俟此股击退，陕西无虞，再赴甘省。熙麟著仍遵前旨先行带同黄得魁绕道赴任，督同恩麟等妥为办理。瑛棨奏汉南剿贼获胜一折，既称杀贼无数，生擒至一千七百名之多，现在究窜何处？该抚于此等紧要之处全不留心，现在如何攻剿无一语提及，不知所司何事？其陇州知州邵辅剿匪阵亡一片，亦未将回匪由何处窜入、戕官后又窜何处详细声叙。封疆大吏奏报军情不及一探报之尚有条绪，何至丧魂失魄若此？著即查明迅速具奏。该抚于多隆阿月饷则悉数委之湖北，而于胜保旧部月饷则又委之直隶等省，该抚竟可置之不问，有是理乎？本日虽照瑛棨所请谕令各省按月筹拨，仍著瑛棨随时接济。倘各营或有缺乏，必将该抚藩从重治罪。胜保所部兵勇经多隆阿裁汰以后实存若干名数，著多隆阿查明具奏，以资勾拨而归核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3　32—34页）

以克复陕西泾阳县城，免提督雷正绾降级处分。

（卷53　36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乙巳（1863.2.15）

又谕：瑛棨奏查参疏防宋景诗偷渡之将领地方等官并请饬陕省将沿河民船提泊东岸以防回匪偷渡一折。宋景诗道经郃阳、荣河等县，何以一无盘诘拦阻，任其长驱？郭亮责任防河，胆敢受银不报，藉口武夫未能辨认札文，殊属可恶。然恐受贿者尚不止郭亮一人，其余地方员弁有无受贿私放情弊，著多隆阿、瑛棨再行确查，严参惩办，不准瞻徇讳饰，并著严饬郃阳、韩城等城将沿河民船一律提泊东岸，预防回匪抢渡。至

绅士王凤翔因何不许船只停泊东岸？有无把持情弊？著多隆阿、瑛棨查明参奏，并查明西岸如再有船只停泊，不遵地方官示谕，即著将船只全行焚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3 53—54页）

同治元年十二月丁未（1863.2.17）

又谕：瑛棨奏发逆聚攻兴安府、镇两城、曹逆窜入宁陕厅境、逼近省垣一折。陕省回匪凶焰未戢，若再有发、捻各匪窜入腹地，省垣兵力无多，设有疏虞，大局何堪设想？多隆阿进攻王阁村等处回巢一时尚难得手，自应先其所急，著即酌度机宜，或亲率将领驰赴子午谷一带截击曹逆，驰解兴安之围，或酌调得力兵勇由蓝田前进，交马德昭统带堵截曹逆由宁陕窜走子午谷之路，均由该将军斟酌办理。当此陕事孔棘，多隆阿务须通筹熟计，力拯危局，毋得稍涉大意，贻误事机。据瑛棨奏省城四面皆贼，每门防兵仅千余名，尚觉单薄，并著多隆阿妥筹兼顾以副委任。前因发逆窜逼平利，节经谕令官文、严树森督饬梁作楫等越境截剿，何以该匪围扑兴安，该道员等并未派一旅之师前去援应？实属不知缓急。前此发逆窜入楚境，官文、严树森屡次归咎豫省以邻为壑，岂可自蹈郑元善覆辙？著即严饬梁作楫等迅即督率楚师绕出贼前逼其北窜，一面会合兴安现有兵勇力解城围，毋得稍分畛域，致干重谴。川省东北两路业已肃清，该省兵力有余，足敷调拨，著骆秉章速派知兵大员移得胜之师驰赴汉中一带，将曹逆股匪克日歼除，毋许迟误。瑛棨另片奏泾阳县城初经收复，四围贼卡林立等语，著多隆阿速饬雷正绾相机剿洗。正在寄谕间，据多隆阿奏遵查毛震寿办理陕南军务虽日久无功，尚可敷衍，不至蔓延为害，所有该藩司被参各款请暂缓查办等语。多隆阿因毛震寿现在带兵，必须遴派得力大员前往接替方可一一确查，自系为慎重军务起见。

第当此贼氛甚炽，汉南军情倍形吃重，仍著多隆阿严密访查，如毛震寿委实不能得力，即派员接统其众，一面将该藩司撤任查办，毋稍姑容致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53 55—56页）

同治二年正月癸丑（1863.2.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穆腾阿奏抵任察看省垣布置情形、请派员赴陕署理副都统并筹发旗兵饷银各折片。穆腾阿现已行抵省垣，所有西安防堵事宜，即著商同瑛棨严密布置，实力巡防，勿稍疏懈。城北濠池平淡无水，瑛棨何以不早行挑挖？其平日之因循废弛漠不关心已可概见。著即赶紧饬令民夫挑挖深通，设法引水以资凭守。回匪距城一二十里外，时以游骑往来壅遏粮道，城内百物昂贵。穆隆阿、瑛棨务当挑选勇丁不时出城巡逻，遇有贼踪即行痛击，以期疏通饷道，不得闭关自守，致成坐困。前因平利贼势猖獗，谕令马德昭驰赴该处迎剿，续因宁陕厅告警，谕令多隆阿酌度情形，或亲带兵勇，或酌拔精兵交马德昭统带前往，计马德昭此时已可起程。省垣兵力既分，恐回匪窥伺扑城，益形猖獗，著多隆阿仍行拔兵驰赴西安协同防剿。该大臣督办陕西全省军务，责无旁贷，务当妥筹兼顾，不得顾此失彼。西安驻防旗兵欠饷已及两月，著瑛棨赶紧筹拨款项设法接济。嗣后月饷务当按四成实银发给。倘再推诿膜视，致令士气不振，唯瑛棨是问。穆图善现在同州督兵剿贼，德兴阿现防蒲津，均难即赴任所。西安驻防旗营需人，著英桂饬令伊昌阿前赴西安暂署副都统，帮同穆腾阿办理，俟省城防务稍松再往乌什本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4 13—14页）

同治二年正月乙卯（1863.2.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多隆阿奏移营进逼贼巢并兴安府城被围甚急各情形一折。多隆阿自抵同郡后，督军叠破贼营，回众技穷，屡次上禀求解，并有投贼之鲜玉农、哈连升等先后递禀求和，多隆阿分别批斥，所办甚是。现在王阁村、羌白镇附近贼营均被官军焚毁，该匪势已穷蹙。著即激励诸军乘胜进攻老巢，将陕省东路各匪次第削平，其泾阳、咸阳各回剿自不难迎刃而解。瑛棨将新募四营留省防守，该抚务当内察奸细，外捍逆氛，勿得有名无实。

发逆陈得才等窜扑兴安府城，有贼营四十余座，郡城势甚危急。多隆阿进逼回巢正当吃紧，恐难亲督兵勇前赴兴安，著仍遵前旨酌派劲旅交马德昭统带，由子午谷迎剿曹逆，节节扫荡，驰解兴安之围。瑛棨务当催令马德昭兼程前进，马德昭亦当振刷精神，力图报称。兴安毗连楚境，梁作楫等自应就近驰援，著官文、严树森严饬该道员等懔遵迭次谕旨，迅即绕出贼前遏其北窜，仍分派得力将弁会同兴安兵勇力解城围。如该员等迁延不进，定当从重治罪，并将官文等严行惩处。汉中蓝逆未除，宁陕复有川匪滋扰，著骆秉章速派知兵大员驰赴陕境先将曹逆殄除，相机援剿，以助陕省兵力之不及。川陕唇齿相依，谅该督必不稍分畛域也。

多隆阿另片奏请将戴鸾翔、祥恩解交刑部严讯治罪等语。著多隆阿派员将该革员等解赴山西省城交爱仁、王茂荫就近严讯。至前交多隆阿查办三案类似祥恩、戴鸾翔者，如多隆阿亦因军务纷繁难于兼办，并著一并移交爱仁等严行讯办。至阎丕敏、施鹏二员罪无可逭，著多隆阿于审明后即行正法。鲜玉农前经投贼，甚属可恶，哈连升在潼关扎营被贼掳去，朝廷方深惋惜，谓其必能殉节，不料此次尚列名递禀求抚。如此禀非出自逆回捏造，此哈连升之甘心从逆百喙难辞，实属罪不容诛。

著多隆阿访查确实，再行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4 21—23页）

同治二年正月戊午（1863.2.28）

又谕：瑛棨奏探闻兴安府、镇两城于上年十二月二十等日先后被发逆攻陷，览奏曷胜愤懑！现在咸阳吃紧，曹逆窜踞江口，另股回匪窜入鄠县；省垣粮道梗塞，拿获奸细，译出回教番书，又有约期攻扑省城之语。据该省绅士李宗沅等公恳暂留马德昭仍驻省垣以资保卫，经瑛棨录呈具奏，权衡缓急，不能不俯允所请，马德昭著准其暂留西安。所有省城防剿事宜，著责成瑛棨会同穆腾阿、马德昭实力筹办。……西安无赖回民既有勾通外匪之信，著穆腾阿、瑛棨、马德昭随时严密查察，相机妥办。城外粮道，马德昭务当督率兵勇设法疏通，勿为该匪所困。多隆阿进攻王阁村等处回巢计可得手，仍著随时兼顾省垣，以副委任。雷正绾督军援陕，有帮办军务之责，著激励将士进攻咸阳一带回巢，牵制贼势。一切进止机宜，多隆阿当随时与雷正绾往返函商，推诚相与，切不可各存意见，贻误大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55 5—7页）

同治二年正月己未（1863.3.1）

又谕：前闻陕西汉中镇总兵哈连升欲将家眷接至潼关，又闻将家眷送回古北口，该总兵在潼关为回匪裹去，闻至今尚在贼中。著瑞麟密派要员前往古北口一带访问该总兵家眷是否尚在该处居住。此时本不办理，不过访查下落，以觇该总兵为回众裹去是否出于猝不及防，抑或先通消息之据，谅该都统当能体会此意也。将此密谕知之。

（卷55 14—15页）

同治二年正月壬戌（1863.3.4）

又谕：恩麟奏汉南军营饷匮兵哗、瑛棨奏省城贼氛紧逼、粮道不通各一折。毛震寿自上年督兵来陕将邓逆一股歼除后，洋县失陷迄今未克，虽系饷绌兵单，究因该藩司调度未能得力。本日已谕令骆秉章酌拨军饷解赴汉南接济，仍著瑛棨严饬毛震寿激励兵勇迅图攻拔洋城，勿再迁延致干重咎。据瑛棨奏称省中仓粮将尽，哗溃堪虞；雷正绾驻扎三原，每日派队运粮接济成禄军营，不能顾及防剿；泾阳现系空城，成禄驻扎亦属无益，请将雷正绾调回省垣先清附近贼巢，并令成禄移扎三原就食等语。泾阳虽无居民，不可无兵驻守。若将成禄撤回三原，该匪占踞泾城，剿办又觉费手。雷正绾马步各营应否调回以拯省垣之急，著多隆阿察看情形酌量调遣。马德昭一军现在扎营何处？何以瑛棨未经提及？著马德昭恪守重寄，必须统筹全局，相机调度。省垣关系甚重，尤当妥筹兼顾。如果贼势太盛，粮道梗阻，马德昭兵力单薄不敷攻剿，该大臣务当先其所急，即雷正绾等不能前往，必当拨兵救援。倘株守一隅置省垣于不顾，设有疏虞，朝廷赏功罚罪一秉大公，岂能于多隆阿稍加宽恕耶！懔之，勉之！……

（卷55　31—32页）

又谕：……甘肃回匪滋扰，提督马德昭尚在西安未能赴任，而该省总兵亦俱在各路军营，现委副将、游击护署，难望得力。肃州镇总兵何胜必、巴里坤镇总兵熊焕章近在川省，著骆秉章即饬该二员迅带所部取道白马关驰赴甘肃，用资会剿。……

又谕：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恩麟奏攻剿灵州回匪获胜、匪势穷蹙乞降并宁夏、平罗回匪乘间窃发、河州回民悔罪乞恩、沥陈饷绌兵单、不得不从权办理各折片。道员侯云登督兵剿捕灵州贼匪，解围后亲率兵勇驰往平罗救援，因未能审度地势率行前进，以致挫败，本有应得之咎。唯侯云登以文员请署武

职，尚属勇于任事，非畏缩不前者可比，著加恩免其议处。协领栓林等于郭家桥之战应援迟缓，念其并力救护，转败为胜，一并从宽免议。平罗一带回匪误听流言，胆敢肆行纷扰，经侯云登选派妥弁及回民掌教人等持谕解散，已有悔悟之意，著即责令速将起意滋事及造谣煽惑各要犯缚献究办。如敢抗违，仍应实力剿除，勿稍迁就。其灵州股匪现既畏威慑服，著责成定安、杨柄锃等查明真伪，分别办理。河州回众因争渡启衅，肆意抢掠，本应严行惩办，唯大力未集之先已悔罪投诚，不无一线可原，著照恩麟所奏，饬令崇保等督同在事文武秉公查办。唯该回众是否真心就抚，总约马万详等跪道哭诉是否出自至诚，须详加体察，不可为其所愚。如该回众不肯缚献首犯，交还掳去财物，即著调集大兵痛加剿洗，断不准稍事姑容致贻后患。

（卷55 33—35页）

同治二年正月甲子（1863.3.6）

又谕：奕梁奏遵查军务情形并现办抚局一折。宁夏所属回众现经定安、侯云登办理抚局已有端倪，如果真心悔罪，自无庸重烦兵力，亦不必因该处绅民呈请剿办曲为迁就，以致剿抚两歧。该将军等现将请调陕西官兵并东西两旗蒙古及谕调之阿拉善等处之兵分咨听调，著即照所拟办理。唯零星回匪仍有焚掠等事，必须严缉重惩以安闾阎，庶汉民不至益生疑惧。回众滋事首恶必须擒缚送官，方见悔罪真情，且可免贻后患。倘该匪以乞抚为缓兵之计，始终反侧，即著奕梁等迅催备调各路兵丁星驰往剿，勿得稍涉游移。唯必须与定安、侯云登妥为商酌，方免办理两歧。侯云登既有不洽舆情、致招物议之处，该将军等何以隐约其词，并不详细具奏？著即据实详奏，勿许含混。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寻奏：侯云登自办抚后派兵保卫回地，以防汉民构衅，致招物议，且于零匪滋扰未能及早搜捕，尤属措置失当，应请议处。得旨：免其议处。

（卷55 41—42页）

同治二年正月戊辰（1863.3.1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骆秉章奏遵查毛震寿带兵攻剿洋县未能得力、瑛棨奏查明斗山股匪下落、陇州回匪来去踪迹并附陈蓝、曹等逆窜扰情形各一折。……陇州、宁陕、凤翔、沂阳等处匪势俱形吃紧，瑛棨已飞咨多隆阿分兵剿办。该大臣有督办全陕军务之责，务须随时体察情形，处处兼顾，方为不负委任。马德昭既留防省垣，又有穆腾阿在省练习旗兵，根本重地当可无虞。雷正绾一军应否调回省垣稍通粮道，并著多隆阿酌度办理。近日军情仍著随时驰奏，以慰廑系。……

（卷56 2—3页）

又谕：潘铎、徐之铭奏堵击窜滇发逆节次获胜各折片。石逆股匪十余万众分起行走由黔窜滇，至平彝、宣威一带肆扰，经宣威州兵练击退，连夜潜逃欲由东川过蜀；其分股窜扰东川、逼近郡城之贼亦经兵练击退窜至崇礼乡，复经署知府黎新德督同文武追至该处接仗获胜。惟逆匪人数众多，各处堵剿击毙者不过数百人，于贼势并无所损，宣威之贼暂时却退，难保不去而复来。东川逆众连亘数百里，该处兵练究有若干？是否足资攻剿？应否添调他处兵练及得力将弁前往助剿？该督抚均应详慎妥筹，不得仅以札饬地方府营筹防及汇据地方文武禀词一奏了事。滇省闾阎凋敝，元气未复，设粤匪再久踞迤东，势必蔓延益广，办理更形棘手。潘铎等务宜厚集兵练迅速歼除，不可稍涉大意。贼因宣威地方野无存粮即连夜逃往东川，是坚壁清野之法必当亟行筹办，该署督等亦宜督饬地方官实力举行，俾贼

匪无粮可掠，无人可裹，歼除自当较易也。参将杨振鹏等办理安抚及堵剿事宜均属出力，惟大理抚局尚未就绪，迤东发匪亦未歼除，马联升前已经该督等奏奖，此时该二员均未便再给奖叙，著即责成杨振鹏等始终其事，俟办理实在妥协后再行奏奖。至署总兵福升之子与把总高姓率众至法国传教士人寓所滋事，武弁辛姓等抢夺教士物件，该署总兵失于禁约，昭通府知府夏廷楫不能弹压，均著先行摘去顶带。福升之子及武弁、土棍均著查明从严办理。该教士等被抢物件并著酌给赔偿银两，迅行办结。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56 4—6页）

以四川会理剿办回匪出力，赏守备严德高等花翎，盐大使张锡嘏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以云南拿获戕害大员要犯，赏云骑尉李荣芳花翎，军功岑启秀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以云南省城防守出力，赏按察使花咏春、守备杨发贵等花翎，在籍主事王汝砺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56 6页）

同治二年正月辛未（1863.3.13）

又谕：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恩麟奏南路剿贼失利一折。杨永魁统带官兵二千四百余员名驻扎近陇州镇之常家堡，正宜督率兵勇实力剿拿，乃据护都司杨天兴禀报，轻信贼匪诈降之说，并不审查虚实辄行撤兵，以致中贼伏阵，全军奔溃，而该护镇则禀称连次与贼接仗，被贼匪四面设伏，官兵失利。何以与臻武等先后禀报均属不符？显系该护镇并未奋勇剿匪，藉词粉饰，是其丧师失律之咎，实堪痛恨。著该护督即将杨永魁等严讯确情，按律惩办。臻武有督办防剿之责，并著严饬该署道赶紧收集散亡，就现有兵力帮同新任道员林之望将龙山镇、莲花

城股匪痛加剿洗，力扼要隘。如再迁延贻误，即著从严参办。恩麟统辖兼圻，责无旁贷，务当振刷精神，督饬各军迅速剿办，毋滋贻误，致干重咎。

护理陕甘总督恩麟奏：甘肃省标存兵过单，请将各营停募粮缺一千二百名暂行由省募补，以备缓急。下部议行。

（卷56 18—19页）

以河南小王寨剿匪不力，总兵官张曜、李续焘分别革职、摘顶，仍留营。

以甘肃秦安剿贼失利，护总督恩麟等下部议处，革护总兵官杨永魁、护游击方明通职并逮问，知县赵桂芳革职留营。

（卷56 20页）

同治二年正月甲戌（1863.3.16）

又谕：前据瑛棨奏凤翔危如悬釜，汧阳回匪势亦猖獗；兹据给事中王宪成奏凤翔被围半年，援兵不至，城中粮薪已匮，危在旦夕等语。凤翔为西路要区，该郡被围半年无兵援救，万一为逆回占踞，将来巢穴既成，与甘省连为一气，剿办必至费手。多隆阿有督办全陕军务之责，现虽未能分兵西顾，亦不可听其围困。雷正绾在咸阳相距较近，且有成禄之军，著即商度机宜，即由雷正绾统带所部迅速进剿以解凤翔之围。若该提督兵力不敷，仍著多隆阿抽拨劲旅以资攻剿。其泾阳城守事宜，并著多隆阿随时督饬成禄妥筹防剿。该大臣前奏东路回匪不出半月可望肃清，迄今距奏报之日已及二旬，未见该大臣续奏，王阁村等处是否攻克？何时可以西行？朝廷方以秦事为忧，而多隆阿奏报何以如此稽迟？著即迅速具奏。嗣后一切军情并著随时奏闻，以慰廑念。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凤翔为西路要区，该郡被围半年无兵援救，瑛棨身任地方，清夜自思，何颜对此士民？雷正绾近在咸阳，即著咨商

令其统带所部各军驰赴凤翔迅解城围。凤翔士民困守半年，可悯可嘉，并著瑛棨派员前往传旨嘉奖慰谕，且告以援军指日可到，庶民心愈形固结。该抚不得以统帅有人置军务于不问。省城为根本重地，穆腾阿务当会同瑛棨、马德昭相机防剿，毋稍疏懈。瑛棨贻误地方，久当治罪，宜如何力图晚盖，以赎前愆？若仍毫无振作，恇怯偷安，则军律具在，亦不能屈法以挠舆情也。懔之，勉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6 25—27页）

同治二年正月丙子（1863.3.1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侍讲沈秉成奏请拨兵迅援凤翔、歧山各折片并钞录陕西绅士信函二件呈览。凤翔、歧山两城被围日久，情形万分危急，昨据给事中王宪成奏，当经谕令穆腾阿、瑛棨咨商雷正绾移军往解城围。该处地方界连汉中，为川陕往来要道，且与甘省接壤，设被贼众占踞，与甘省回匪连成一片，则势成燎原，益难收拾。多隆阿督师秦省，全陕军务皆应筹及，不得专顾同州一隅，置全局于不问，著即迅速拨兵前往援应，并著雷正绾统率所部星夜驰往凤翔、歧山一带力解城围，以救倒悬，不准稍涉迟延致误大局。同州军情若何？朝廷日深廑念，该大臣务宜懔遵昨日谕旨将军情随时奏闻，毋得仍前疏略。凤翔、歧山两城粮尽饷绝，百姓至以树皮充腹，亿万生灵残喘待毙，情形惨不忍言，而瑛棨于该郡守令专派员丁赴省告急多次并飞文驿递告急四十余次置若罔闻，其膜视地方情形万分可恨。该抚身任封疆，于所属郡县安危毫不关心，既无一旅之师前往援应，且无一卒一使前往侦探，诚不识该抚是何肺腑？若该抚尚有天良，即当迅速筹兵前往援应，不得专以军务推诸多隆阿一人，置所属地方危急于不顾。至歧、凤绅士信函内所称该县令郦预误信回役马侍魁，纵令勾结同教匪党焚

杀，严禁团勇开炮击贼，复因忌功袁毙在籍兵部差官杨盘珠等数人，并毛震寿遣援凤翔之县丞刘春堂所部川兵通贼情形，均著多隆阿、瑛棨、雷正绾严切查明具奏，不准一字含糊。录呈原信二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6 31—32页）

同治二年二月庚辰（1863.3.22）

又谕：熙麟奏甘省军情紧急一折。据奏接准恩麟咨据隆德县知县李超群飞禀，固原突被回匪拥入，焚杀汉民殆尽，道员万金墉等被害；现在回匪大股仍踞瓦亭，道路梗塞；当经咨行延绥、归化及蒙古东西两旗等官兵星驰赴固，熙麟带同黄得魁兵勇绕道赴甘，将于庆阳暂驻；请饬多隆阿、雷正绾等派拨劲旅交马德昭统带绕路庆阳取道赴甘，或即令雷正绾回固原提督本任办理等语。又据多隆阿片奏回匪攻围盩、鄠，系省城粮路，现令雷正绾迅调新募四营移扎咸阳，马德昭一军仍驻省城与穆腾阿等办理西安防守，并陈近日力攻王阁村等贼巢情形。陕省军情东西两路均形吃紧，陕南兴、汉各匪又复纷乘，多隆阿之军业已不敷分布。固原重镇为陕甘两省咽喉，突为回匪窜陷，尤须迅速拨兵剿办。雷正绾专办陕省西路，须驰解凤、岐之围并兼顾泾原、盩、鄠等处，断难分身。即马德昭留防西安省城，势亦难即移动。固原被陷，万不可令贼久踞要地，惟有速催所调延绥及归化城蒙古等兵星速并集，以利攻剿。著熙麟飞催所调延绥镇兵一千名，德勒克多尔济及塔清阿速将恩麟咨调归化城官兵二千名克日由定边等处驰往固原会剿，并著奕梁将前次咨行听调之阿拉善等处及东西两旗蒙古兵一并飞檄，由宁夏盐茶一带星驰赴固，毋稍稽延。固原等处前据恩麟叠奏布置情形，何以此次猝被回匪拥入焚杀，毫无预备？可见平时俱属纸上空谈，全无实际。著熙麟、恩麟将此次固原被陷及万金墉

等被害情形均即查明，详悉具奏。前由英桂转解多隆阿军营之京营炸炮子一项，多隆阿曾否收到？此时攻搞王阁村等处贼巢正资利用此项炸炮，京营火器营员弁善于施放，该大臣营中定不乏此项员弁，即可用其所长，督率兵勇速图捣穴擒渠，以彰挞伐。多隆阿叠奏成功即在指顾，故于各路请拨请援皆不肯分其兵力，该将军当以全力迅奏朕公，以副殷望，毋稍存轻率之心或致中贼诡计，是为至要。穆图善等受伤应不甚重，省城防守仍饬马德昭等妥办。雷正绾西路进兵如何分布，均著随时具奏。宁夏等处剿抚办理如何？著奕梁随时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7　34—36页）

又谕：……本日据韩超奏接据徐之铭咨称黔省回教张翎翔围攻兴义，商令马如龙派委马助国前往议抚，饬安义镇总兵赵德昌停兵止仗；旋又称马助国在滇有经手事件，另派回民皇甫逊前往办理，以致赵德昌停兵止仗，逆回愈肆披猖，叠陷安南、兴义二城等语。徐之铭前委桂金轮赴黔议抚，曾谕该抚查明撤回，尚未接据覆奏。何以此次复欲派员前往，咨令停兵，致令该二城被陷？究竟是何意见？马如龙如果办理确有把握，何以反令回匪益肆猖獗，叠陷城池？著潘铎、徐之铭迅将办理情形据实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韩超奏回匪连陷安南、兴义、分扰郎岱等厅州、进剿情形并沈宏富难任提督及覆陈臬司未能和衷各折片。此次黔省因误信徐之铭抚议致兴义等城为贼攻陷，所有带队之总兵赵德昌著准其暂免参处，韩超与田兴恕亦免其议处。仍著韩超督饬在事文武迅将安南等城力图克复，将回匪痛加剿除，毋令分扰他处。贵州提督已令张亮基前往署理，韩超自请暂行兼署之处，著毋庸议。仍著韩超催令田兴恕克日赴川剿贼，不准藉

词再为奏留，自干重咎。田兴恕赴川后，如张亮基尚未到黔，著将贵州提督印信暂行封存，俟张亮基到时交其接收。韩超覆陈龚自闯未能和衷情形，并俟张亮基到黔时由该前督查明情由具奏，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57 37—39页）

同治二年二月辛巳（1863.3.23）

又谕：前因风闻哈连升家眷由潼关送回古北口居住，当经密谕瑞麟派员严密访查，确实具奏。兹据覆奏哈连升父母妻子复回石匣地方，均在伊姻亲回民杨六家居住等语。哈连升前在潼关被回匪拥去，其是否甘心从逆及现在存亡均无确实消息，其眷属自应仍听其在石匣居住。哈连升如果从逆，必思接取眷属前往。著瑞麟密饬地方员弁将其眷属随时暗地防守，倘搬移他处，须派人尾随，不得任令远飏无踪。如径向西行，即著截拿，严讯实情具奏。将此密谕知之。

（卷57 44—45页）

同治二年二月壬午（1863.3.24）

又谕：……瑛棨另折奏多隆阿函称回匪势大，剿不胜剿，属该抚由省城次第招抚，以冀早日竣事；现在回气正盛，未可轻易议抚等语。昨据多隆阿奏称已将王阁村、羌白镇攻克，剿办正当得手，何以该大臣忽有招抚之议？是否此信系逆回捏造，抑或多隆阿欲以此解散勾结之心？著多隆阿据实具奏。……再，瑛棨另片奏知府马百龄由回巢进省，请撤销恤典等语。马百龄在回巢十月之久，今忽从贼中来省，所称被匪拘留各情未可轻信，著瑛棨派员看守，毋令出外滋事，并毋得再为所欺。如有逃逸，惟该抚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山西巡抚英桂奏，陕回鸱张，驿路梗塞，阿克苏办事大臣崇恩、乌什办事大臣奕庆不克赴任，请饬暂行回京。得旨：昨

据多隆阿奏王阁村等处业已攻克，崇恩等著即探明前进，毋庸回京。

（卷57　57—58页）

同治二年二月甲申（1863.3.26）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绥远、归化存兵不敷调拨、已檄催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前调蒙古官兵赴甘一折。前因固原失守，甘省军情万分紧急，当经谕令德勒克多尔济等速将恩麟咨调归化城官兵二千名克日由定边等处驰往固原会剿。兹据该将军等奏称归化城蒙古兵一千名已全数调赴僧格林沁军营，绥远兵除派拨沿河驻扎防堵外，存城官兵实已不敷分布，边防、河防在在吃重，设有缓急，恐有征调不及之虞，已檄催伊克昭盟长选派精兵克日赴甘。所奏尚系实在情形。鄂尔多斯蒙古官兵先后派出八百名赴甘，仍恐不敷调遣，著熙麟等遵照前旨迅饬该盟长续行调派，并将派拨数目及起程日期赶紧奏报。其阿拉善蒙古兵曾否派拨赴甘？并著熙麟、奕梁、恩麟迅即檄催到防候调。昨据多隆阿奏报王阁村、羌白镇业经克复，如东路肃清，多隆阿兵力足敷剿办，自可令马德昭赴任。熙麟等可随时函商多隆阿等妥筹办理。绥远等城官兵既无可拨，即著毋庸调派。其与陕甘接壤之处，著德勒克多尔济等认真防范，毋令勾结为患。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德勒克多尔济、塔清阿、奕梁、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57　64—66页）

同治二年二月己丑（1863.3.31）

又谕：恩麟奏盐茶平远所首逆伏诛、灵州等回众投诚、平凉汉回互杀、回匪现踞瓦亭并固原被陷请处等折片、瑛棨奏回匪连日扑城一折及宁陕解围、曹逆分股图犯盩郡并请饬所调乌勒兴阿等马队赴省助剿各片。平凉现被贼匪围攻，瓦亭要隘被匪占

踞，若令久踞要地，东西阻隔不通，各路之匪勾结蔓延，更将不可收拾。此时张家川踞匪又复屡向华亭窜扑，陕西凤翔之贼亦时扑扰崇信地方，甘省东路匪徒麇集，所有恩麟由南路改调赴东之游击杨克成、李友伏等兵现在自已赶到，著即饬令护总兵吕元等督带与署平凉府知府田寿增等声势联络，妥筹战守，并严催署游击周胜所部之官兵一千名星驰前往。仍遵前旨将延绥镇及阿拉善等旗官兵迅速飞催到齐，以资攻剿。熙麟、恩麟身任地方，均属责无旁贷，务须督率各军及地方文武保全平凉，速克瓦亭，攻复固原，毋任贼得久踞。其张家川、莲花城贼巢既据分饬道员林之望督率兵勇进攻，隆德等处臬司杨柄锃驰往驻扎，均著饬令妥筹防剿。宁夏、平罗及盐茶等处业经招降，仍令各该地方官妥为安抚，毋令再生反侧，并令署提督定安、总兵万年新等将灵州等处北路严防。陕省回匪扑扰省垣虽经击走，难保不复行窥觎，仍著马德昭、穆腾阿等分筹战守，毋稍疏虞。所调乌勒兴阿、常海马队，著多隆阿迅催前赴西安以资守御。多隆阿近已连克王阁村、羌白镇贼巢，凉仓头镇等亦必可即克复。当此得手之际，兵力断未可以轻分，该将军惟当乘机进取。此路势如破竹，贼中骁悍自必奔救不遑，不但省城可免攻扰，即西连甘省一带回匪亦将不敢肆其豨突。宁陕解围，川匪曹逆一股复欲分窜盩厔一带，该处近接省城，且一出山口到处平原，剿办更属费手。雷正绾专办西路之贼，著即懔遵叠次谕旨妥筹兼顾，并饬张在德之军择要扼守。临潼县城内留防之骁骑校张德斌胆敢为回匪假称苗练赚城，情尤可恶，据瑛棨奏业将张德斌正法枭示。惟此股回匪千余人因城门不开向西北而去，究竟逃往何处？务当饬令各地方官随时防范。张德斌系何处旗弁？并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回匪窜向西北，归入十三村一带老巢，查无踪迹。至张德

斌前供称系京旗镶红旗汉军四甲庚寅佐领下人。报闻。

以陕西省城防剿出力，赏千总李广进都司衔花翎，把总王振声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甘肃盐茶厅回众投诚，擒斩首逆马兆沅，予署按察使杨柄锃优叙，赏知府庄裕松、都司马世勋等花翎，把总文占魁等蓝翎，回目王大桂等五名赏戴有差。

以甘肃固原州城被贼窜陷，护总督恩麟、提督经文岱下部议处，予阵亡游击张悦、守备年启荣祭葬、世职加等，均建专祠。

（卷58 17—20页）

同治二年二月庚寅（1863.4.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多隆阿奏官军进克王阁村、羌白镇老巢详细情形并续获胜仗一折。同州一带逆回以王阁村、羌白镇为巢穴，经多隆阿督军攻克，回匪自已丧胆。惟官军兵弁阵亡至三百余名，受伤者千余名，具见该将弁踊跃用命，奋勇血战，而念其攻剿之苦，欣喜之余倍觉恻恻。著多隆阿传谕各营将弁，宣布朝廷悯念之怀。朝廷命将出师，为民拯命，并不利其资财，所得财物著多隆阿随时分赏兵弁以旌劳勋。仓头镇援匪叠经击退，即著乘破竹之势迅速攻克。第回逆凶悍异常，屡经痛创犹复抵死抗拒，该大臣身膺统帅，为国宣劳，但能严明赏罚，调度有方，自可战无不胜。总当于奋勇之中常存保重之意，用慰驰念。雷正绾染患时疫，势不能赴凤翔，现在病势已否轻减？该营将弁是否不至传染？廑念实深。著多隆阿传知该提督即在三原加意调摄，一经痊愈即行相机进剿。副将王梦麟前经瑛棨派令带兵援救凤郡，现在西安情形稍松，著责成瑛棨催令王梦麟迅速前进。如省城尚有可派之兵，并著酌量添拨以

厚兵力，毋得株守省垣稍涉推诿。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8 20—21页）

以陕西攻克王阁村、羌白镇贼巢，赏副都统穆图善黄马褂，委参领常安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58 22页）

同治二年二月辛卯（1863.4.2）

又谕：陕省逆回以王阁村等处为巢穴，经多隆阿督率各军将王阁村、羌白镇攻克，贼胆已寒，仓头镇计可克期扫荡。惟回巢已破，该匪穷蹙无归，或统赴北山，或东渡黄河，均不可不预为防范。德兴阿一军与其株守晋疆生耗饷项，不如进扎同、朝以壮多隆阿后路声势，兼可就近截剿窜匪。著瑛棨传谕德兴阿克日渡河，毋稍迟误，并著多隆阿斟酌同、朝一带情形何路紧要，饬令前往驻扎。该副都统系弃瑕录用之员，宜如何激发天良，力图报称？如敢意存玩泄，贼至不击，贼去不追，任令乘间窜越，贻误戎机，即著多隆阿从严参办。捻首张落刑等业经僧格林沁督军擒获，颍、亳渐就肃清，归、陈一带亦渐臻安谧，豫省西北现可无虞捻氛窜扰，晋省茅津渡等处防务亦可稍松，著瑛棨酌量抽拨该处在防兵勇，调赴蒲州德兴阿原驻河防处所择要安营，以资接替而重防务。德兴阿渡河以后，瑛棨责无旁贷，尤当督饬文武员弁严密戒备以固河防。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瑛棨，并传谕德兴阿知之。

又谕：奕梁等奏宁夏、平罗各处回匪悔罪投诚一折。据称宁夏县属之通昌、通贵二堡回匪滋事，窜入平罗地方肆扰，经知县长谦等前往开导，回目马仲沅等遂自行背缚率众投诚；其宁郡南北各堡回匪经知县彭庆章等劝导，良回马明起等亦将滋事之回目马奠帼等设计诱杀，呈缴军械，一律归顺等语。该将军等所奏系据参将塔斯杭阿等禀报大概情形入告，其宁夏道侯

云登办理抚局迄今咨呈未到，是塔斯杭阿等所禀恐尚不实不尽。况该匪并未悉创，何以即行乞降？倘藉词缓兵，徐图反覆，则为患益大。总之，办理此事不可草率从事，著熙麟等督饬侯云登等将剿抚事宜妥为筹办，不得稍涉迁就，致贻后患。奕梁等仍当将存营官兵认真操练，不得以回匪投诚稍形疏懈，致堕贼计。奕梁另片奏病势日增，请回京调理等语。该处军务未竣，不可无大员督率操防，奕梁俟庆昀到后方准交卸回京，不得以印务交常升接管，遂谓可以卸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奕梁、常升、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宁夏将军奕梁因病解职，以察哈尔都统庆昀为宁夏将军。

（卷58　26—28页）

同治二年二月乙未（1863.4.6）

又谕：多隆阿奏遵提谢开基等监禁并覆陈抚回情形及因病请假各折片。谢开基及伊子谢顺既据多隆阿札交大荔县监禁并行文湖北派员提解，即著照所议办理。俟湖北委员到陕，即令押解赴鄂，照例惩处。该大臣督军劳苦，遍体生疮，竟至不能骑乘，实深廑念。著赏假半月在营加意调治，以资休息。穆图善伤痕渐愈，而雷正绾病势沉重，尤所系怀，著即传知该提督安心调理，用慰驰念。多隆阿等倘假期已满尚未全愈，仍可在营休养。至回民应剿应抚，朝廷本无成见，该大臣职任统帅，谅可随机办理，无俟朝廷远为指示。现在虽经给假，一切调度机宜仍由该大臣酌量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58　46页）

又谕：……多隆阿督兵攻拔王阁村、羌白镇两巢，该匪复纠合西路逆回拌死抗拒。现在进攻仓头镇尚未得手，势难兼顾汉中一带，而毛震寿株守洋县师久无功，亟须李桓前往接统其众。楚南将士李桓所素信者既不乏人，自不难招募成军，著即

赶紧部署星速入关，一俟行抵陕境，该藩司即迅速驰奏以慰廑念。

（卷58 46—47页）

同治二年二月丙申（1863.4.7）

又谕：景廉奏体察征收过税情形并酌拟现办缘由一折。内地商回运货至喀什噶尔，既在经过之阿克苏及喀什噶尔两处纳税，若于巴尔楚克再添过税，则物价腾踊，商民裹足，势必各城税课皆形短绌，况巴尔楚克地极偏小，货物难售，商贾每因盘费不足将货物扣留暂押作抵，随后持钱取赎，多有怨言在喀什噶尔递字禀诉。既据景廉查明情形诸多窒碍，著即停止征收，以顺商情而顾全局。至叶尔羌加增正税商民既皆乐从，且于喀什噶尔运贩行销亦无窒碍，现经该参赞按照英蕴等原议征收清单酌量减裁，并派员详立章程出示晓谕试办，著即照所拟办理。叶尔羌等城均系边疆要地，英蕴等前在该处办理各事诸多未善，景廉务当随时查察，将英蕴任内弊端加意厘剔，力求整顿。至巴尔楚克加增正税之处商民是否乐从？现在办理情形如何？和阗税课是否可照叶尔羌一律加征？均著景廉查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巴尔楚克加征正税试办并无窒碍，惟和阗地方不能一律照办。报闻。

（卷58 57—58页）

以阿克苏捐修城工，予都司马秀等升叙有差。

以喀什噶尔剿贼出力，赏阿奇木伯克库吐鲁克世袭二等台吉。

以击退喀什噶尔卡伦贼匪，赏防御达兴阿等花翎，笔帖式富尔逊布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58 61—62页）

同治二年二月己亥（1863.4.10）

又谕：多隆阿奏起获贼赃充饷、现在筹办情形并甘回不可轻抚、穆腾阿奏请饬司道筹济军食并调西安马队各折片。多隆阿一军自去冬赴陕至今已阅五月，仅收到湖北、山西、直隶协饷银两，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协款尚未接到分厘，以致该营五月以来仅发一月之饷，情形十分竭蹶。现经各营兵勇在王阁村搜出窖银二十一万三千有零，由多隆阿运回封存，即将此项支发月饷，作正开销，具见该大臣办事认真，著即照所议办理。前因该大臣攻拔王阁村、羌白镇回逆老巢，移军进取仓头，恐同州一带空虚，特经谕令德兴阿督带所部由蒲州渡河进驻同郡，为大军后路声援，该大臣现办情形与朝廷前降谕旨适相符合，著即饬令德兴阿遵奉前旨迅速移军同州以资防堵。至甘肃盐茶厅等处回众曾将滋事首要各犯捆献投诚，尚可准其悔罪自新。若固原回匪因该地方有招抚之议竟乘官民不备袭陷州城，致居民惨遭荼毒，非痛加剿洗不足以儆凶顽而申国法。据多隆阿奏甘省又有议抚之说，请饬该督慎重办理，著照麟、恩麟转饬在事文武审度机宜。不可轻行议抚。其业经就抚各回众，仍著随时防范，不可稍涉大意。西安驻防官兵月饷，琰棨欲自二月起每月改以二成实银给发，又欲将月需兵米仅给二升五合，不敷米豆折价发给，实不足以资糊口。该处城垣均赖驻防旗兵登陴固守，岂能责令枵腹荷戈？该抚于回匪起事之初并未饬令司道预储仓库，致令城中坐困日久，兵饷无出，因循玩误，实堪痛恨。著即督饬该藩司、粮道设法筹划，务将驻防兵饷仍按四成实银发给，米粮折半六斗，不敷米豆折价支放，以济急需。倘仍前膜视，致令饥军哗溃，恐该抚及司道等不能当此重咎也。省垣城大兵单，防兵二千不敷分布，穆腾阿现拟将雷正绾军营派援鄠县之马队二百八十余员名及防守北关营盘兵丁二百名一并撤令归伍，分拨守陴，惟鄠县一带亦须兼顾，著会商

多隆阿、瑛棨，酌度情形办理。山东军务正当吃紧，所有该处军营之西安马队断难撤回归伍。穆腾阿务当督饬现有兵力妥为防剿，毋稍疏忽。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穆腾阿、熙麟、瑛棨，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庆昀奏由草地台站赴任，请准随带兵弁等语。庆昀拟由草地取道绥远城等处以入宁夏，该省军情方亟，所谓之张家口员外郎保顺、蒙古佐领伊什贡布、满洲佐领额勒洪额、骁骑校禄彭，均著准其随带前往。其平日所练官兵有技艺娴熟通晓蒙语者，并准其酌带二三十员名以资得力。宁夏匪股现已投诚，仍当妥为安抚。固原被陷尚未克复，附近一带匪股尚多，必须剿抚兼施方能有裨大局。该将军部署既定，即须克日起程赴任，与熙麟、恩麟等会商妥筹办理，毋负委任。该将军起程后，阿克敦布未到任以前，察哈尔都统印务著麻至暂行署理。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奏请将玩视军务之扎萨克郡王议处一折。前因甘肃灵州回匪肆扰，饬调蒙古两盟兵于沿边冲要驻扎，原以保卫该旗游牧边界。乃鄂尔多斯扎萨克郡王额尔奇木毕哩克于邻省需兵孔亟之时并不即时督率前往分段设卡，迨经伊克昭盟长催促至再，仍敢故违期限，托病迁延，实非寻常玩误可比。额尔奇木毕哩克著交理藩院议处。蒙古部落散处边地，各省用兵从未轻易调派，此次甘回变乱，鄂尔多斯七旗游牧地方与陕甘两省毗连，前经谕令将两盟兵调防，为保全该旗边防起见，该郡王何得任意耽延？著德勒克多尔济催令赶紧设卡，探明贼踪认真防范，不可再有贻误，并宣示朝廷意旨，使知防边实以自卫，若能奋勉图功，必当优加奖赏。德勒克多尔济身任边疆重地多年，于一切防剿事宜缓急轻重自当谙悉，且于蒙古官兵必能联络一气，务即明白晓谕俾各知踊跃从公，藉收指臂

之助。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59 8—12页）

同治二年二月壬寅（1863.4.13）

又谕：平瑞奏统筹全局、拟办开垦屯田一折，另片奏巴里坤兵多粮少，请酌量迁移等语，已降旨令议政王、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矣。新疆兵饷岁需银三百余万两，而乌鲁木齐所属地方即需三分之一，近来内地接济不能周转，兵民困苦势甚可虞；平瑞于到任后体察情形，拟将乌鲁木齐及古城等处闲荒马厂一律开垦升科，并拟将孳生马匹归并巴里坤牧放，饬交该处营员经理，俾有名无实之马政亦归实用；至屯田之地分给屯兵，饷需既无缺乏，操防即可讲求。所筹各情尚能因时擘画，就地制宜，具见该都统实心任事，即著照所议次第办理。惟事体重大，必须斟酌尽善，实力举行，俾积弊咸除，成效可睹，方为不负委任。其密陈一折，即著留中备览。至马匹移并牧放，将来于随时调拨有无窒碍，并开垦之后应如何升科抵饷，追缴马价，裁屯归伍，酌减兵额，并著平瑞妥议章程详晰具奏。另折奏添设养济院收养贫民，请动用仓粮等语。乌鲁木齐地方贫民日增，啼饥号寒情形可悯，著准其动用仓粮以资拯济。所有一切支放章程，并著督饬委员妥为经理，务令实惠均沾，毋任侵欺克扣。将此谕令知之。

（卷59 20—21页）

同治二年二月乙巳（1863.4.16）

又谕：都察院奏甘肃贡生道以德等呈诉回匪马化龙纠党焚掠，围攻灵州，戕害官兵，惨杀百姓，提督定安败遁入城，以致贼势复张；都司铁秉忠引来马化龙戚党马承青等声言马化龙已在固原投诚，该逆等虽假意输诚，仍肆抢掠，其党纳青汰、赫汶选攻陷平罗之宝丰、石嘴山等处，河东河西百十余堡悉成

灰烬；若竟许马化龙投诚，必至养痈成患，悬恩剿办等语。前据恩麟奏灵州回匪被剿穷蹙乞降，当经传谕该署督令其责成定安、杨柄锃等查明真伪分别办理。兹据该省贡生道以德等来京沥诉，如果属实，显系该提督等任意粉饰，实堪痛恨。著熙麟、恩麟查明实在情形，倘回匪以就抚为名仍肆焚抢，即应赶紧痛剿，不得迁就贻误。庆昀前奏由草地赴宁夏新任，现在已否起程？著即驰抵任所将前后情形确查具奏。该贡生等以垂暮之年远来呈诉，自系创巨痛深，无门呼吁。熙麟、恩麟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务即饬定安等认真筹办。如该回民真心悔罪投诚，必应呈缴器械、遣散余党方属可信；若空言就抚，尚恐堕其奸计。该将军等固不可轻听该贡生一面之词概行诛戮，亦不可于该贡生之言漠不加察也。原呈著钞给阅看。熊焕章、何胜必二员前谕骆秉章饬令赴甘，本日据骆秉章奏何胜必现在叙南防剿吃紧未能到任，已饬熊焕章募足勇丁二千名由白马关取道赴甘。该总兵到后，熙麟等察度何路军情最紧，饬令驻扎何处以资得力。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庆昀、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59 37—38页）

同治二年三月甲寅（1863.4.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多隆阿于攻克王阁村、羌白镇后患病请假半月，当经降旨宽予假期以示优眷，迄今已近两旬，该大臣自当乘得胜之机攻克仓头镇，肃清东路，以顾西安以西。而至今并无捷报，殊深悬盼。现在仓头镇何日可以攻克？自西安以达潼关大道已否疏通？西安防守情形如何？雷正绾病体已否愈痊？是否前赴盩、鄠追剿曹逆，抑赴凤翔援救？凤郡情形能否稍松？副将王梦麟能否得力？咸阳一带军情若何？发逆由汉阴、石泉西窜，究在何处？固原失守以后回情是否猖獗？瑛棨形同木偶，无足深责，该大臣身任统帅，全省均归统

辖，朝廷宵旰焦劳，日昃不遑，体谅臣工，无日不以为念。该大臣感激知遇，自当力图扫荡，岂得稍自暇逸，或与在事文武稍存忌克之心，不能和衷共济，以致军务不能迅速蒇事？殊非朝廷委任之意。著多隆阿将近日进兵情形并垂询各情详悉覆奏，以慰廑念。闻王阎村、羌白镇克复时，于地窖中挖掘银三百余万两、黄金六万两，朝廷惟以拯民水火为急，原可置之不问，第此项银两若不分给有功将弁兵丁，则无以鼓其奋勇之气，而该兵丁挟此重资，恐意存已满不肯力战，或纷纷扶资告假回籍，大非朝廷优待勇丁之意，并著该大臣据实具奏，毋稍隐饰。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熙麟奏驰抵庆阳察看回势、沥陈筹办情形并设法安置塘汛、密速运饷各折片。熙麟行抵庆阳，本拟进攻固原，而瓦亭峡等险隘悉为贼踞，熙麟仅带黄得魁等数百兵勇，势难冒险前进。该督固奉有解散胁从谕旨，遂拟作定胜二说讲解一篇一并张贴晓谕，予限四十日令各处回众一律输诚。值此进退维谷之际，权宜办理亦是应变之法。惟该回未受惩创，恐非空声所能慑服，且转瞬限期将届，万一该匪负隅如故而各路援兵未集，我军虚实为贼所知，则情见势绌，更难措手。熙麟前调延绥镇兵一千名现在已否到齐？归化城兵计已起程，著该督迅催前进，并飞调各路援兵齐会庆阳，相机进剿，攻破瓦亭峡口以通大路，庶可迅复固原，不至日久延蔓。至平凉府城既未被围，回踪现在麇集何处？其平凉收存协饷既拟陆续运回庆郡，总当督饬地方官弁严密运送，毋资盗粮。前据恩麟奏回目王大桂等真心投诚，又据贡生道以德等呈诉马化龙匪党纳青汰等势甚猖獗等语，此次熙麟折内所称王大桂已称伪号，是否即系前次投诚之人？至降贼知州马文伟开门迎贼，实堪痛恨。其纳姓回子是否即系纳青汰等一股？并著查明覆奏。甘省兵单饷绌，而

回种之繁十倍他省，该督现在办理苦衷朝廷自能洞悉。该督惟当通盘筹划，计出万全，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60 27—30页）

同治二年三月乙卯（1863.4.2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瑛棨等奏详报省城一带情形、匪扑蓝田击退、派员驰赴凤翔防剿并汉阴、石泉解围后发逆合股西窜、汉中吃紧各折。逆匪四伪王由石、汉西窜，距汉中府城仅三十里，城固被围甚急；川匪蓝大顺与该逆勾通一气，现在毛震寿驻扎城固，分饬卢又熊专顾汉中。惟隘口纷歧，兵力单薄，该逆全注汉郡，设有疏虞，剿办又觉棘手。多隆阿、雷正绾各军均因攻剿回巢势难兼顾，是陕南军情十分紧迫。前经寄谕官文等饬令李云麟会同梁作楫督率防守郧西二竹之兵越境追剿，此时郧属已无贼踪，岂可藉防贼回窜为辞株守楚境？且此股发逆本系由楚入秦，更不得以驱贼出境遂可以塞责了事。严树森现因察看下游营垒不克督兵西上，即著官文等严饬梁作楫、李云麟等克日督率所部驰赴汉中相机进剿。倘该员弁意存畛域玩愒不前，则是以邻为壑，该员等其能当此重咎耶？周达武一军前据骆秉章奏称现驻渠县，策应保、宁、绥、定，第汉中不靖，蜀境亦难安堵，自应先其所急廓清边患，著骆秉章速饬周达武星驰赴陕，会同汉南各军并力剿洗，聚而歼旃，俾川、陕、楚三省边陲永除后患。官文、骆秉章等务当力顾大局，毋稍推诿贻误事机。伊昌阿行抵蓝田，回匪率众来扑，经该副都统督率各军固守，游击陈德隆等督勇接仗将贼压退，此项楚勇一千三百名即著留守蓝田以通文报往来之路。王梦麟前往凤郡，被回匪设计截杀不克前进，实属怯懦无能。仍著瑛棨严饬该副将迅赴凤郡，毋任逗留。多隆阿进取回巢，自应以肃清东路为要，但该大臣系督办全陕军务，省垣为根本重地，岂

可不思兼顾？仍当调派数营前往援应，疏通饷道，遏截逆氛，毋稍大意。雷正绾病已痊愈，即著多隆阿遵照前旨檄饬该提督迅赴凤翔以拯危急。省垣附近一带回匪出没靡常，穆腾阿当会同瑛棨、马德昭随时派兵出剿，毋令该匪来去自如，益形猖獗。瑛棨奏陕省军需孔亟，现派在籍湖北候补知府赵晏清赴楚劝捐等语。陕商在鄂省者较川省为多，瑛棨拟仿照在川陕商一体捐输，自属可行，即著饬令赵晏清妥为办理。如有需地方官帮同劝导之处，并著官文等委派妥员会同办理。前据骆秉章奏卢又熊移营进逼斗山，被贼将营盘烧毁，此事未据瑛棨陈奏。本日瑛棨折称令其带领所部专顾汉中，是否得力？著多隆阿、骆秉章、瑛棨查明具奏。前命张亮基署理黔抚，此旨令张亮基于到黔后宣示，何以韩超遽得闻知？是否川省于行文黔省时未经检点竟行直书新衔？外省于此等要件往往不知慎密，致生枝节，著骆秉章查明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据骆秉章、韩超先后驰奏云南省城失陷一折，览奏曷胜愤懑！此时云南全省糜烂，惟东川昭通尚未被回匪占踞，该郡与川、黔毗连，若分道进剿，自是正办。而川、黔军务未靖，兵饷两绌，恐亦徒托空言。惟有力守东昭防其四窜，并于川、滇接壤处所一体严防，留为他日进兵地步。韩超已派李有恒带兵驰赴东昭援剿，而兵力仍恐不厚，并著骆秉章酌派官军一并驰往协同防守，不准稍涉疏虞，致令滋蔓。广南与粤西接壤，著张凯嵩一体防范，毋任窜越。贾洪诏等尚在川省，著骆秉章即行知照，饬令迅赴东昭协同防剿以系人心，不得任意逗留川境致干重咎。到任后即将滇省一切情形迅速陈奏。骆秉章折内所称逆回马荣，是否即系马如龙？滇省文武下落究竟若何？督、抚、司、道等死难情形，均著一并详查具奏。其总督一缺现尚未得其人，著俟简放有人再令前进。张亮基现在谅已

早抵黔省，劳崇光亦将次可到，即著会商妥筹堵御，毋得稍涉推诿。韩超另片奏因病请假，并请饬催张亮基到省接印等语。韩超以道员擢署巡抚，受恩优渥，岂得以接署有人辄思诿卸？著传旨申饬。张亮基未到以前，韩超于一切应办事宜仍著认真办理，不得存五日京兆之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韩超奏回匪占踞云南省城、东昭等府吃紧、调派镇将带兵赴援、请饬催欠饷一折。回匪占踞云南省城并图窥伺东昭两郡，必须竭力保全方有进兵之路。韩超现派李有恒统带所部由东川昭通一路进剿，惟滇省饷项久绌，军需万难措手，现当防剿在在吃紧，一应军装口粮不可不宽为筹备，著骆秉章、晏端书、黄赞汤、毛鸿宾、沈葆桢各将欠解黔饷每月拨解四五万两以济要需。该督抚等务当顾全大局，先其所急，按月如数解往，毋稍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前任云南布政使贾洪诏为巡抚，擢临安府知府林鸿年为按察使。

（卷60　32—37页）

同治二年三月庚申（1863.5.1）

又谕：多隆阿奏更番移营接仗情形并派兵扼扎鄠县、长安各折片。德兴阿由蒲郡移师渡河，分驻同州城外及三河口两处，多阿隆现将原驻三河口楚军撤回大营调遣，所筹自属周妥。现在陈得才等股匪裹胁日众，西逼汉中，鄠县回匪未平，凤翔、歧县被围，日久未解，甘肃固原回匪凶焰日炽，亟盼同州一带早行肃清，方可分兵四路援应。该大臣督办全陕军务，所有全陕地利、贼势、军情，嗣后务当随时详晰奏报。现已移营孝义镇，乔千自可迅速攻克，进拔仓头老巢，尽歼悍贼以清东路。省垣粮路梗塞，瑛棨惟知闭关自守，竟不能出一旅之师扼要驻扎，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焉能取胜？多隆阿现派总兵曹

克忠管带乌拉马队前往省城，将瑛棨前后所募楚勇七营一并交该总兵带领，责令在鄠县、长安交界地方扎营，先通粮运，继图进剿，著瑛棨即将楚勇交曹克忠带往鄠邑，不得仍留省城拥以自卫，致误戎机。省垣防剿尚有旗、绿各营及胜保留防之兵足敷应用，著穆腾阿、瑛棨会同马德照(昭)妥为布置，并著随时出队与曹克忠一军互相联络，庶南路粮运可以及早疏通。卢又熊前有冒功并纵勇殃民等情，曾经谕令多隆阿查明，并咨查川省是否由骆秉章派令赴陕，继据骆秉章奏明并非由该督派往，并据瑛棨奏请以卢又熊在陕累著战功，开复原参处分，兹据兵部议奏以该抚所请开复处分声叙既未明晰，而该革员应行查办各情亦尚未经查奏。著多隆阿、瑛棨将卢又熊前被谭廷襄奏参各情迅速详查具奏，毋稍迟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1 14—16页）

同治二年三月癸亥（1863.5.4）

又谕：张之万奏东匪叠扑临漳县城、官军击退、仍探踪堵剿并遵查省城回民情形各折片。……汴垣回民素称安分，其寄寓之陕回各有生业，该抚已查明年岁籍贯姓名住址，随时稽查，奸宄自不致混入。第汉回构衅总因猜疑而起，该抚尤当示以坦白，严饬该府县使之照常相安，毋稍滋扰惊疑。至河洛回民携带马匹器械结队赴陕，不可不严行堵截，并著张之万转饬该地方官认真稽查，毋任结队西行。……

（卷61 24—25页）

又谕：熙麟奏平凉被围、调派兵勇往援并查明平凉汉回仇杀情形及遵覆剿抚机宜各折片。固原回逆大股攻扑平凉府城，势甚危急，虽经熙麟调派兵勇前往援救，第仓卒凑派，兵

力过单，恐难得力。该督前次所调各路援兵，仍著迅速飞催克期会集，乘锐追剿，力解城围，并严饬在事员弁实力防守以待援师，毋得稍有疏懈。河东协饷银十三万两均在平凉城内县库存放，经熙麟饬令该守等运赴庆阳供给兵饷，而署守田寿增禀覆枝梧，延不遵解，实属可恶，著熙麟查明严行参办。此时熙麟一军当防剿万紧之时，而饷需不继，将士断难枵腹荷戈。前闻多隆阿军营于攻破回巢后有起获窖银巨万之说，此次熙麟折内亦称该营续挖窖银几及一二百万，所奏必非无据，即著该大臣酌量提出二三十万两，派员解交熙麟军营以救然眉。多隆阿素顾大局，想必能妥筹办理也。

（卷61 26—27页）

同治二年三月丙寅（1863.5.7）

又谕：唐训方奏办理善后并蒙城剿捻获胜及请令马新贻署理庐凤道篆务各折片。蒙城巨捻贾汶彬现已歼除，而张总愚、程二老坎等尚复稽诛。现在徐鹤等四营驻扎蒙、亳之交，王才秀亦驻蒙城，僧格林沁复派马步勇千名助剿，为数已不为少。如有余匪蠢动或张总愚等大股回窜，著唐训方饬令该总兵等实力剿洗，赶紧扑灭。僧格林沁已督军北上，蒙、亳一带善后事宜唐训方责无旁贷，著相度机宜悉心筹办。新抚各圩降众过多，必须妥为弹压方可消其反侧。至招集流亡、抚绥疮痍，尤宜加意安辑，毋令失所。临淮一带现尚安谧，唐训方办理蒙、亳地方事务甚关紧要，不必急于折赴临淮。马新贻昨已简放安徽按察使，仍著驻扎蒙、亳一带，督同英翰将颍、宿等处剿抚各事宜妥为清理，以期永远相安，方免流弊。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61 45—46页）

同治二年三月戊辰（1863.5.9）

又谕：多隆阿奏遵旨覆奏近日军情一折。仓头贼巢中隔孝义、乔千等镇，虽因军马疲乏未能得手，然亦不可示之以弱，自当简选精锐更番轮替，使该逆不得休息，俟各营疾疫稍平，然后出奇制胜，自不难一鼓攻克。该大臣疮疾未平，内疾复作，著再行赏假二十日在营安心调理。王万年等枪伤是否平复？著随时查奏以闻。军士前因村镇井水不洁饮之多生疾病，现更多疯癫软脚之证，回性凶狡，恐其于河水上流置毒，可多凿新井以汲水，或多置解毒之药于水中，并可将疾疫之人另为一营，派弁照料，毋令仍居大营以免传染。至所称掘得窖银二十余万两前已奏充正饷，嗣后并无掘得三百余万两之事，请派员查验等情，朝廷前有风闻，原知或系讹言，未必真确，不得不一为垂询。嗣后据熙麟奏称闻营内掘得多金，故有拨二三十万两赴甘充饷之谕。既据该将军奏闻并无其事，自系实情。况前此数万及二十余万两叠据多隆阿详悉奏闻，果有如此巨款，谅该大臣断无不奏之理。省城兵力实不为单，乃闻逆回游骑竟敢于郭门之外营垒之旁追杀汉民，焚毁村庄，以致粮路不通，人心疑惧，瑛棨身任疆圻全无布置，实堪痛恨，著穆腾阿、瑛棨将省城存兵若干详细查奏，应留若干守城，若干驻扎城外，其余俱须分别队伍自近而远步步进扎，遇贼即剿，既可疏通饷道，并免该逆扰近城垣。毋再拥兵自卫，一筹莫展，株守贻误，致干重咎。嗣后多隆阿奏报如不甚关系紧要者，著毋庸发六百里加紧，以示区别而符体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拨武备院箭五万枝、工部火药十万斤解赴钦差大臣多隆阿军营备用。

（卷62 10—12页）

同治二年三月己巳（1863.5.1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熙麟奏平凉紧急、请派兵赴平会剿一折。据奏宁州邻近白吉原地方本有陕回勾结，近又有三原回匪窜至，复有宜君回匪盘踞三水、土桥，而平凉府城为回匪攻扑，势甚猖獗，泾、宁二州又俱戒严；该督现由庆阳派勇赴援，而为数无多，暂扎泾州要隘以扼陕甘两省之冲，并已咨行宁夏派拨满营官兵五百名赴平会剿。即著该将军如数派拨，迅速前往。熙麟仍当添募壮勇赴泾与满兵会合进取，力解平凉之围。该督身任兼圻，责无旁贷，当此事机紧要，惟当竭力以图补救。恩麟前奏甘省各路布置尚周，自应随时妥为策应，不得以熙麟现到庆阳于甘境东南一路辄思诿卸，并著熙麟将筹兵筹饷各事宜商同办理。延绥官兵头起已到定边，两旗蒙兵亦由该县前赴固原，并著飞催前进；仍将各路后起之兵星速催提前来，俟陆续到齐，即著熙麟相机调遣。驿递军报极关紧要，所请由韩城、洛川各州县添设腰站、安化、定边属暂行雇募走卒之处，即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熙麟奏甘饷支绌，晋省未能如额报解，请饬四川将按粮津贴银两尽数拨解等语。甘肃平凉被围甚急，前此河东拨饷十三万两尚在围城之中，此外毫无指望，兵勇嗷嗷待哺，情形万分危急。四川前办按粮津贴如有可拨之款，著骆秉章酌量拨解若干前赴甘肃庆阳军营以济眉急。甘省固原未复，平凉又复被围，该省军务紧急而各路援兵未到，熊焕章所募川勇二千名此时亦尚无到甘信息，并著骆秉章飞催前往，即赴庆阳候熙麟调遣。山西协甘之饷欠解甚多，著英桂督饬该藩司赶紧筹拨，源源报解，以顾边陲而维大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拨火器营火箭三千枝、武备院抬枪一百杆、鸟枪二百杆解

赴甘肃庆阳军营备用。

（卷62 13—15页）

同治二年三月癸酉（1863.5.14）

又谕：前因骆秉章、韩超各奏云南省城被匪袭陷，督、抚、司、道均被戕害，当经降旨令骆秉章派兵援剿，该省文武下落及督、抚、司、道等死难情形一并详查具奏。乃本日忽据徐之铭报称迤西逆匪杜汶秀勾结武定、嵩明、寻甸等处贼匪于正月初旬带练众数千先后至省，十三日马荣又带练三千来省，署总督潘铎令将该练等拦截在城外住宿，止准马荣带跟丁五六十人入城；十五日，潘铎在南门弹压，复亲赴五华书院劝谕解散，该逆等抗不遵依，卒然鼓噪，该署督身受六伤，登时遇害；徐之铭会同署藩司岑毓英等分投巷战，署云南府知府黄培林、署昆明县知县翟怡曾均力战阵亡；二月初一日，署总兵马如龙带队进城将五华书院等处贼营攻破，生擒伪都督李俊，并将伪都督马士麟杀毙，城内一律肃清，并于李俊身边搜获杜逆所给伪札，当将李俊凌迟处死各等语，与骆秉章等前奏大相岐异。徐之铭在滇有年，于回众勾结进城未能先事防范，致令督臣被戕，府县殉难，该抚尚靦然苟活，实属咎无可辞。徐之铭著即革职，来京听候议罪。署云贵总督潘铎万里赴滇，不避艰险，卒能见危授命，大节懔然，实堪痛惜。潘铎著加恩照总督阵亡例交部从优议恤，并入祀云南省城昭忠祠。其灵柩由云南回京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四人，著俟服阕后由吏部带领引见。寻予祭葬、世职，谥“忠毅”。

（卷62 25—26页）

又谕：徐之铭奏迤西逆匪杜汶秀勾结武定等处贼匪谋袭省城、署督臣等被戕、现经剿办、省城内外一律肃清一折。前因

骆秉章、韩超先后奏报云南省城失陷，当经降旨宣布寄谕骆秉章等，以川黔军务均尚未竣，势难即行进剿，惟当力守东昭防贼四窜，于川黔接壤处所一体严防，以为他日进兵地步。兹据徐之铭所奏云南省城失陷情形，与前骆秉章等所奏均各岐异。阅徐之铭所奏，迤西逆匪杜文秀遣其伪大都督李俊等乘马如龙出省未回勾结武定、嵩、寻等处回匪数千赚入省城，经督臣潘铎饬令出城驻扎遣散，忽于正月十五日潘铎在五华书院被戕，回匪全拥入城，徐之铭赴掌回教马德新寓所会议防守，并好言抚慰，飞催马如龙檄调各路练勇于二月初一日回省，商同署藩司岑毓英等分投攻打城内贼营，贼已败溃出城，城内肃清，并将擒获之李俊等处死等情，种种支离，殊难凭信。云南省城现在情形殆不堪问，贾洪诏亟应赴任，惟贸然前往于事亦属无济，著即仍遵前旨率同林鸿年等前赴昭东驻扎，将滇省实在情形确查具奏，并即出示晓谕，仍分良莠，不分汉回，一切持平办理，将“徐之铭屡有被参之案，此次省城之变自请治罪，朝廷另简该抚赴滇系为安辑地方，并非以徐之铭抚回为罪”等语剀切开示，以杜奸人从中煽惑。韩超前派李有恒□兵驰赴东昭援剿，兵力尚单，曾经谕令骆秉章酌派官军前往协同防守。所有东昭各军即著贾洪诏妥为统率，以资镇遏。张亮基何日行抵黔省？劳崇光计亦可到，即著会同将滇省情形侦查的实，如何办理，与骆秉章熟筹迅速具奏。此时川、黔与滇接壤各路防堵尤应严密，该督、抚等务当妥为布置以防奔突，并为将来进剿地步。张亮基未到以前，韩超仍属责无旁贷，不得辄思诿卸。潘铎带有家丁八人是否均被戕害？著骆秉章、贾洪诏查明，询悉此事启衅根由具奏。徐之铭原折著钞给骆秉章等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省城殉难署知府黄培林、署知县翟怡曾、千总郑秉

忠、沈国标祭葬、世职加等。

（卷62 27—30页）

同治二年三月甲戌（1863.5.15）

予甘肃秦安阵亡知州托克清阿祭葬、世职如道员例，于死事地方暨本旗建立专祠。

（卷62 40页）

同治二年三月丙子（1863.5.17）

谕内阁：军兴以来各直省百姓惨遭荼毒，凡有临难捐躯、守义殉节者，一经地方大吏奏闻，无不立沛恩施，优予恤典。因思汉回皆朝廷赤子，国家一视同仁，原无岐异，去年陕省逆回滋事以来，延及甘肃地方亦有被其煽惑者，朝廷命将出师分投剿办，以该逆回等攻城戕官叛迹昭著，非大加惩创不足以戡暴乱而安善良，并非以凡属回民即应概行诛戮也。各该省回民受国家二百余年豢养之恩，岂尽甘为匪类？闻各省良回中深明大义或被胁不从以致仗义捐躯、全家遇害者颇不乏人，哀此无辜，殊堪矜悯。前已叠经降旨谕令统兵大员等止分良莠，不分汉回，谅各地方官吏及带兵员弁等必能仰体，祇遵办理。惟念各处殉难被害回民转致淹没不彰，与甘心叛逆者同归于尽，不得与汉民一律同邀恤典，殊不足以示矜恤而广皇仁。著陕西、甘肃等省地方大吏及统兵大员等于各该地方回民中确切访查，如有实系良回、不肯从贼、被逆回逼胁奋身死节及合门殉难者，一体分别查明，奏请旌恤，毋得稍存汉回成见，以示大公。

（卷62 40—41页）

同治二年四月戊寅（1863.5.19）

又谕：明绪奏遵旨预筹勘界办法一折。俄国使臣上年在塔尔巴哈台议界不遂所欲，隐忍回国，倘今年再来会议，难保不带兵预占地方以为强词夺理地步。明绪现已会同明谊等晓谕蒙

古人等齐心御侮，并委员赴北吹河一带查勘地址，预筹办理，所办尚属周密。惟科布多、伊犁两处边界究应由何处议分，必须预行勘明，临事方有把握。现在伊犁卡外游驶之俄人业经全行撤回，趁此春融冻释，即可将该处界址详细查勘。著常清迅派妥员同原派之委员哈布齐贤等，将伊犁本境边卡何处可以议分，有无关碍哈萨克及布鲁特生计之处逐一详查，绘图贴说，由常清核准咨送明绪妥筹办理。此时已交夏令，恐俄使即须前来，该将军等务将勘界一事赶紧办妥，不得稍有迟误。明绪另片奏塔尔巴哈台回民闻陕甘回匪滋事疑惧谋乱，经明绪传令回民掌教石金斗等明白开导，该回民均各遵服，照旧安业各等语。新疆地方回种极多，明绪于衅端初生即能设法解散，消患未形，办理甚是。掌教回子石金斗、乡约陈生福、海玉珍等劝导出力，著照明绪所拟分别给与顶带以示奖励。嗣后仍著该大臣不动声色弹压抚绥，毋稍疏忽。前因陕回构衅，往往时造洗回谣言冀煽同类，曾明降谕旨令带兵官及地方文武务分良莠，不分汉回，于抗拒滋事者尽法剿灭，安分守业者妥为保护，以示一视同仁至意。西域万里，恐尚未接奉此旨，兹令军机处钞录二份发交常清、明绪，于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刊刻誊黄，遍行晓谕，以安反侧。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霍罕伯克等互相构兵，布鲁特携属附从俄国，恐有俄国人从中唆使，当经谕令景廉密探具奏。兹据该大臣奏称密派委员等会同喀什噶尔城伯克选派回子出卡密探，据实陈奏，并将该委员等禀词呈览，据称"霍罕互斗，并非俄人唆使，喀什噶尔迤西一带亦无俄人踪迹"，侦探情形与奎英原奏大略相同。惟俄人狡诈性成，贪得无厌，前次议分西界诸多狡执，此次据该大臣奏称探得哈哈沙尔等处均皆随从俄国，乃仍与喀什噶尔阿奇木投递信函，呈送马匹，实属首鼠两端。信内有

春间俄人欲往喀什噶尔修盖房屋之说，究竟是否系通商之故？俄人诡谲，不可不防。该大臣现已咨会奎英等妥为防范，仍著景廉加意侦探，得有确实情形随时奏闻。逆首倭里罕在霍罕城内是否被害？斜黑阿浑之子孙二人是否现住乌什？均著景廉随时侦探消息。贡古鲁斯各爱曼布鲁特闻系附近伊犁、乌什边界，并著常清、文兴派员密加查探，毋稍大意。景廉另片奏安集延置买田产一节，若纷纷查访，恐启界外疑畏之端，反令得所藉口，或滋衅隙，有碍大局，拟请暂缓查办。所奏亦系实情，即著照所拟办理。此系因边疆重地思患预防，该将军等接奉此旨务宜倍加慎重，严密咨商，妥筹办理，不可稍涉大意，致使外间私相传播，别生枝节。将此各密谕知之。

（卷63 17—20页）

同治二年四月庚辰（1863.5.21）

又谕：多隆阿奏攻破庞谷庄等处回巢并雷正绾攻剿永乐店情形各折片。逆匪于庞谷庄、沙窝、雷化、乔千等处挑挖长濠绵亘三十余里，并于东、北、西三面设立重濠木城，拒守甚坚，经多隆阿督率诸军移营进逼，抢上沙包，先将雷化镇攻克，破其长濠，并将庞谷庄、乔千两处续行攻拔，即于长濠内扎营八座以防逆匪复行来占，办理甚为得手。该大臣病尚未愈即亲往前敌，力疾攻克贼巢数处，实属奋勇，著即乘此声威将孝义镇速行攻破，以期直捣仓头，扫除逆党，毋稍迁延。雷正绾进攻永乐店老巢未能得手，仅歼毙贼匪数十名，且该匪分股在泾阳、淳化、三原、耀州等属地方盘踞滋扰，冀断官军粮道，必须分军四出，力行扫荡以靖逆氛。著雷正绾督率兵勇实力剿除，毋得株守一隅致成坐困。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3 29页）

同治二年四月壬午（1863.5.23）

又谕：多隆阿奏官军攻破孝义回巢、大获全胜一折。陕省东路回巢林立，经多隆阿督军剿办，连破庞谷庄等处坚巢。此次迎剿西路援匪大获全胜，乘势攻捣孝义镇并平毁附近小村七八处，军威大振，破竹之势已成，仓头老巢拒守虽严，想不难指顾扫荡。该大臣自入陕后所向克捷，调度有方，仓头之克计在旦夕，尤当慎益加慎，不可屡胜而骄。西路援贼经此巨创，其胆已寒，一俟东路肃清，即可鼓行而西，节节剿洗，想该大臣必能斟酌办理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63 40—41页）

同治二年四月癸未（1863.5.24）

又谕：本日据多隆阿奏官军攻破仓头老巢、东路肃清一折，览奏欣慰。逆回纠众盘踞同、朝一路，以仓头镇为老巢，多隆阿自入关后督饬将弁奋力攻剿，连克坚巢，肃清东路，据奏南北两岸均可扎营，与省城声气相通，是陕省军务一大转机。著多隆阿迅将败残余匪搜捕净尽，一面率得胜之军仍遵前旨鼓行而西，节节扫荡，或先赴咸阳、泾阳一带驻扎，与雷正绾之兵会合，或先顾省城，将附近各贼巢一律铲除，疏通粮道。多隆阿身为统帅，责无旁贷，即著通筹全局，权其缓急，迅筹妥办，不为遥制。甘肃固原失陷，平凉被围，灵州、宁夏情形吃紧，亟盼马德昭带兵前往。多隆阿如能分兵协助省城，即可令马德昭带所部前赴甘省剿洗，以免蔓延，并著多隆阿酌办。同、朝既经肃清，晋防西路似觉稍松，惟回匪被剿四散，仍恐其到处勾结，自西而北由绥远城一带绕路窜越，扰及晋疆，牵掣多隆阿大军后路。著瑛棨仍饬在防文武员弁于晋省西北边界实力扼堵，毋稍疏懈，并行知绥远各城将军等督率兵弁严密遏剿，毋令窜逸。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3 47—49页）

同治二年四月乙酉（1863.5.26）

又谕：穆腾阿、瑛棨奏新募楚勇到省、拟令扎营三桥并令曹克忠统带驻扎各折片。西安省城粮道不通，饿殍载途，民情恟惧，非早为疏通，势将内变。省城兵数本已不少，瑛棨闭关自守，不肯派队出城分扼要隘，致成坐困。前多隆阿奏派总兵曹克忠管带乌拉马队前往省城，将前后所募楚勇七营一并交该总兵带赴鄠县。兹据穆腾阿等奏称回匪巢穴尽在北路，鄠县之匪皆由北路窜入，且须由咸阳之三桥一带经过，拟令曹克忠扎营三桥，断北路回匪援鄠之路，以安省城西路等语，自系实在情形。惟昨据多隆阿奏称仓头贼巢业已攻拔，同、朝一律肃清，谅华、渭一带零星余匪不难克期剿尽。此时该大臣军营已与省城声息相通，西安东路之防即可稍纾，该大臣督办全省军务，自应兼顾西路。军情旦夕异宜，曹克忠一军应否移扎三桥或仍在咸阳、鄠县交界地方驻扎之处，著多隆阿酌度情形咨照穆腾阿、瑛棨办理。曹克忠到后，马德昭一军能否即派赴甘肃赴剿之处，著多隆阿仍遵前旨酌量调派。省城附近贼匪仍著穆腾阿、瑛启督饬诸军出队搜剿，以期及早廓清，不得专待多隆阿援军，亦不准轻行议抚致滋贻误。回绅马百龄随张芾及省城委员缪树本等赴仓头劝谕回众，嗣张芾等均被戕害，马百龄独晏然无事，在贼中几及一年仍复轻身回省，其中难保无通匪情事。瑛棨前仅奏请撤销恤典，并未将该回绅查办，殊属轻纵。著多隆阿不动声色严密确查，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又谕：瑛棨奏请饬山西筹济军火并饬催湖南协饷各等语。秦省制造火药皆赴邻省采办，近日道路多梗，采办甚难。多隆阿大营所需火药向由湖北转运，现亦不敷协济。该大臣剿办东路正在得手之际，尤不可令军火稍有缺乏，致误戎机。著英桂每月

筹办火药一万斤、火绳一万盘解赴陕西交潼商道收存，以备多隆阿军营攻剿之需，毋得稍涉迟误。前经陕省请拨湖南协饷迄今未据报解，该省各属糜烂，钱粮既无从征收，捐借更难以汇集，窘迫万分，若不速筹接济，饥军哗溃堪虞。著毛鸿宾先其所急，将应解陕省协饷先行筹拨若干以济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瑛棨奏请饬两淮筹拨陕饷等语。西安省防各营兵勇欠饷累累，邻省所拨协饷又均未解到，若非量为接济，势必哗溃堪虞。瑛棨所请饬下两淮盐运使照旧将江运八万引仍拨陕省，派委道府大员前往接办，招商捆运以充军食之处是否可行？著曾国藩督饬两淮盐运使体察情形，妥筹速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寻奏：苗逆复叛，淮河梗阻，皖营之盐疏销无路，势难兼顾陕饷。报闻。

（卷63 60—63页）

同治二年四月丙戌（1863.5.27）

谕内阁：前因陕西回逆煽乱，命将出师恭行天讨，复念汉回皆朝廷赤子，明降谕旨令陕甘统兵大员止分良莠，不分汉回，如实系良回不肯从贼、被逆回逼胁奋身死节及合门殉难者，仍准分别奏请旌恤。兹据赵光奏云南与陕西事同一律，该处殉难官绅士庶暨良回被害人户历年均未奏报，请旨准恤等语。云南省自汉回构衅仇杀日久，汉人之官绅士庶惨遭杀戮者为数甚多，迄今未据该省奏请旌恤，致忠义之气湮没未彰，实堪矜悯。至安分良回或被汉人枉杀，或被逆回威胁受害，情亦可悯。国家威德覃敷，岂可令万里边隅不沾一视同仁之泽？著云南巡抚贾洪诏督饬各府州县等设局采访。其通省汉人官绅士庶之殉难者著该抚饬令各属详查具报，汇请旌恤。其回人中素行良善、不肯从逆致被杀害者，著一并确切查明，汇请旌恤，以

示覆帱无私至意。

（卷63 64—65页）

同治二年四月庚寅（1863.5.31）

又谕：恩麟奏贼匪窜围静宁经兵团击退及盐茶厅被陷、沥陈甘肃急迫情形、请饬催马德昭赴援各一折。此次贼匪窜围静宁，该署知州恩禄与参将李友伏等痛加堵剿，生擒黄袍黄褂贼目数名，以致身受矛伤，洵属奋勉，而隆德神林铺团首赵合璧等越境赴援，尤能深明大义，深堪嘉尚。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准其查明奏请奖叙。惟此股逆回虽窜回固原等处老巢，难保不乘隙复窜，恩麟现饬王吉利驻扎隆德，王德恒驻扎静宁，即著责成李友伏等会同民团实力防剿，毋稍疏懈。至王大桂前赴固原城内责诘穆、喇二逆，该逆等既俯首伏罪，何以忽又四门紧闭？王大桂为该逆搜捉之人，何能缒城逸出？所称各情节殊多支离，恩麟何以于此等紧要关键不加详察？据探厅城失陷后，王大桂与子王明忠等逃回团庄调人被贼追获，是否实系被害？回性诡谲，恩麟不可纯以忠厚待人，致堕奸计。务当随时留心察看，如有端倪，即行严办以杜内应，并著就现有兵力督饬员弁相机堵御以待援兵。现在多隆阿已将东路肃清，若由三原进兵，则西安北路可以无虞。潼关至省城虽有回匪，谅多隆阿已乘胜扫荡，计可肃清。即著斟酌形势，若能由三原驰赴西路，则马德昭即可迅回甘省。穆腾阿、瑛棨防守省垣之满汉兵勇为数不少，但能调度合宜，何至一筹莫展？著即商同多隆阿妥为布置，毋得辄形惴怯。马德昭于接奉此旨后，即著咨商多隆阿迅速带兵驰赴庆阳，会同熙麟节节进剿，迅解平凉之围，疏通道路，以靖边圉。熙麟、马德昭均系本省文武大员，责无旁贷，务当妥筹至计以副委任。多隆阿行抵西路，即著与雷正绾和衷商酌，如何分投剿办之处，即行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

阿、穆腾阿、熙麟、瑛棨、雷正绾、马德昭，并传谕恩麟知之。

以甘肃灵州剿办撤回出力，擢知州张瑞珍以知府用。

以甘肃盐茶厅城失陷，护总督恩麟等下部议处，革护都司赵喜职并逮问。

（卷64 11—13页）

同治二年四月癸巳（1863.6.3）

又谕：熙麟奏泾州获胜并延绥官兵已抵庆阳、饬赴平凉一折。白吉原之贼窥伺泾州，直扑小垣营垒，经游击马天祥与驻防都司范铭分路迎击将贼击败。该游击统带骁捷营，于援兵未至之先初次接仗即能以少胜众，甚属可嘉，著熙麟传旨嘉奖，并与都司范铭先行存记，俟续有劳绩再行奏请奖励。惟平凉被围已久，该逆以地雷轰塌城垣十余丈，虽经守城兵勇抢筑，贼仍昼夜环攻，亟宜迅图援救。现在该督已饬马天祥等带兵驰赴平凉，而参将阿章阿所带延绥镇官兵一千余名又已驰抵庆郡，该督已派知府和英会同阿章阿统带前赴平凉进剿，兵力既形厚集，且泾州之捷先声已振，即著熙麟督饬该员弁等迅解平凉之围，以期节节扫荡，大彰挞伐，毋留余孽。该督另片奏前奏阿拉善兵已抵固原，率据禀词入告，自请察议等语，已于片内批示加恩宽免。嗣后于军情贼势务当侦探明确，以免贻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熙麟奏本年二月初八日所奉催调伊克昭、阿拉善等旗蒙兵迅速赴甘会剿谕旨，由五百里驰寄，该督于四月初八日始行奉到，查阅牌单业经破损，无从考核，惟依稀有"二月十三日丑时六刻到潼关驿，十五日寅时初刻到蓝田"字样；查该厅同知刘芬两次具禀，由潼关至庆阳不过五六日即到，何以廷寄到驿，使之绕越陕甘二省地面，俾迟两月始到，是何居心？请饬陕

西巡抚查明参办等语。甘肃军务紧要，凡有批发折报寄信谕旨宜如何飞速驰递？乃前次奏报既有遗失，此次紧要谕旨复绕越行走迟至两月始到，实属不知缓急。著瑛棨即行查明此件系由何处迟延，因何绕越行走两月始到，如果有心贻误，即行据实严参，以肃邮政，不得稍存回护。将此谕令知之。

（卷54 31—33页）

同治二年四月丁酉（1863.6.7）

又谕：多隆阿奏统筹全局、分路进剿一折。据称现在渭河迤南、华、渭俱无贼踪，临潼之西仅有沙窝一处回巢，渭河迤北高陵县城尚被占踞，泾阳、三原、咸阳等县所属地方匪巢林立，剿办尚非易易；此时东路得手，恐该逆势穷西窜，三原一带防务最关紧要，雷正绾一军未能撤赴凤翔，该将军拟令专力固守，严防北山；西路一带仍饬王梦麟统兵往救凤翔，不日大兵西指，并令马德昭一军亦赴凤郡，凤郡解围再赴平凉，并汉中近日情形，请催李云麟、周达武二军俟李桓到汉南后分路剿办；又刻下进兵有三难，难免迟滞等语。所筹不为无见。雷正绾一军防剿泾阳、三原等处，自未可轻易撤动，致贼氛肆意蔓延。惟凤翔待援甚急，王梦麟带兵前往能否得力尚不可知，且该员前经中途折回，恐再蹈故辙，必至贻误，著即严催前进。如兵力不敷，由该将军等酌度调派。甘肃贼多兵少，亟盼马德昭前往，前已谕令该员俟多隆阿大军西指，省城稍松，仍即督兵赴庆阳，与熙麟筹商何路紧急，赴何路救援。若先赴凤翔，恐又需时日。马德昭务即赶紧赴甘，不得迁延贻误。总兵曹克忠疏通省城粮道，著瑛棨另拨数营交其统带，责令节节进剿，将省城附近一带匪巢迅速痛加剿洗，以通粮运之路。汉中发逆分攻褒、沔、城固等城，著饬带兵文武及该地方官认真防守，指日李桓到陕，自可力加整顿。昨据官文等奏发、捻交

乘，鄂边紧急，将李云麟一军暂行留鄂，俟军务稍松方能赴陕，已有旨准其暂行留楚。其周达武一军，昨已谕知骆秉章催令星速赴汉南一带，该将军等即派员催提，令其扼要驻扎以资得力。该将军病未全愈，将士疫气仍重，务须妥为调摄，曲加抚循，以慰轸念。至所称日前攻破孝义，即饬潼商道赶备船只迅速驶至渭河，以便搭造浮桥；屡经严催，尚未禀覆等语。著多隆阿、瑛棨再行严催。如系有心玩误，即从严参办，以儆玩泄。德兴阿一军前经调令驻扎同、朝一带为多隆阿后路声援，此时东路肃清，该副都统一军久驻同、朝未免虚糜粮饷，著多隆阿酌量调遣，或令赴凤翔救援，或令赴西安省城一路会剿，毋得久置闲散，以厚兵力。现在蒲州防务亦松，英桂所募之楚勇或可分拨若干，派员统带至同、朝一带驻防以资接替之处，均著多隆阿、英桂会商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5 8—10页）

同治二年四月辛丑（1863.6.11）

又据福升奏报云南逆回突入省城、戕害总督各官及探悉滇省现在情形各折片。所奏云南省城被逆回突陷等情，与骆秉章、张亮基等前奏大略相同。现在胡中和既在川省带兵剿贼，而福升尚驻滇省，本日业将四川提督蒋玉龙所出之缺令胡中和调补，福升补授云南提督。该提督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折回驻扎昭通，与贾洪诏就近筹商，将滇省应办事宜妥为筹办，以资得力。川、滇、黔三省辅车相依，滇省糜烂至于此极，朝廷岂忍坐视不为之所？……

（卷65 29页）

……林自清回黔现尚安静，张亮基所奏令其暂为韬晦磨炼再行任使，所见甚是。劳崇光抵黔后自应暂行驻扎，将滇省事宜如何筹办之处妥筹具奏。贾洪诏何日前赴昭通察看昭东地

方？能否进筹战守？兹阅福升所奏六难六易等情，于汉回一切情形殊有所见，此时能否照该提督所拟办理？著劳崇光、贾洪诏悉心筹划，断不可稍有漏泄先致播扬。……

（卷65 32页）

调云南提督胡中和为四川提督，以前任云南提督福升为提督。

以云南遣散练勇出力，予道员葆亨等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65 34页）

同治二年四月壬寅（1863.6.12）

又谕：熙麟奏回匪围攻平凉府城、援剿获胜一折。回匪围攻平凉，于城之东南、东北两处轰发地雷，均经官绅兵民奋力抢护，补筑完竣，此次又经马天祥等援剿获胜，贼知有备，当不至并力围攻。惟援兵太少，虽获小捷，未挫凶锋，究不可恃。著熙麟迅将前调延绥镇兵催提到平以厚兵力，仍严饬马天祥等及总兵吕元、知府田寿增就现有兵勇实力防剿，毋稍疏虞。至贼匪西窜，系向何处遁逃？平凉郡城曾否解围？熙麟折内未经声叙。仍著详晰查明，迅速驰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平凉剿办回匪获胜，予游击马天祥等升叙有差。

（卷65 36—37页）

同治二年四月乙巳（1863.6.1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穆腾阿、瑛棨等奏击退扑城回逆、遵查省城现驻兵勇数目、曹克忠现带楚勇疏通粮道、咨催雷正绾驰援凤翔、又历陈汉南军务、请饬李桓自行奏事各折片。西安省城防守紧要，节经谕令穆腾阿、瑛棨等妥筹备预，白多隆阿攻克仓头，将由沙窝高陵一路剿击，分路并进，省城尤应竭力固守，使贼不得乘间攻扑，意图牵掣。本日据奏回逆

复扑城营、官军击走各情，仍著穆腾阿、瑛棨等督率城营兵勇实力巡防，并筹战守，毋稍疏懈。贼既广造攻具计图攻袭，尤须严密防范，设法破其奸谋，俾不得逞。至城内外旗、绿各营布置情形，览瑛棨开单及穆腾阿所奏均悉。穆腾阿督率巡防各营兵，亲加操练，务令精熟，其补额幼丁等亦须随时教练以资得力。瑛棨所有城内外现存兵勇合之穆腾阿存营兵数如果布置得法，调度有方，与曹克忠之军就近联络声势，自当战守兼施，足资镇抚，何得意存惬怯，藉口兵单，动成坐困之势？多隆阿大兵不日西指，省城防务渐纾，马德昭叠经谕令督兵赴甘，著即懔遵前旨即日赶紧驰赴庆阳与熙麟筹商攻剿，毋再迁延致干咎戾。曹克忠由咸、鄠交界一路疏通粮道，并可与省城就近随时策应。所有三堡及牛东等处投城反正各村民人，难保非因曹克忠兵威较振暂图苟免，著即饬令该总兵察其诚伪随时严防，毋稍大意。如果系良懦汉民为逆回迫胁者，自应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多隆阿前奏雷正绾之军因泾阳、三原等县尚属匪巢林立未可轻动，并令专力严防北山，西路一带仍令王梦麟统兵往救凤翔，所筹甚合机宜，著瑛棨仍遵前旨与多隆阿通筹全局相机办理。其王梦麟一军往救凤翔兵力不敷，仍著该将军等酌度调派，并督催王梦麟星驰前往力解凤郡之围，不得再有迁延退缩，自干重罪。汉南军务紧要，毛震寿办理久成疲敝，汉郡此时仍被贼围，而毛震寿所部健武营又被贼冲塌于高家岭等处，并有蓝逆分党过河以至马鬃滩及茶镇一带，逼近石泉，瑛棨所奏“亟须统率得人，以图振起”，尚属实情。李桓计日可到陕南，现在行抵何处？著即懔遵前旨迅速趱行，抵陕后所有该处一切军情即著李桓自行驰奏，并著将兴汉军务悉力整顿，详细驰陈。渭河搭造浮桥曾否集事？沙窝、高陵等处进剿情形如何部勒？著多隆阿随时驰奏以慰廑念。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

阿、雷正绾、穆腾阿、瑛棨，并传谕李恒知之。

（卷65 52—55页）

又谕：明绪等奏俄兵在卡伦外居住、防范晓谕情形一折。塔尔巴哈台巴克图卡伦之外有俄兵三四百人随带器械炮车在彼居住，意欲先占地方，潜立石垒，经明绪等派员前往晓谕，令其将兵队撤回，该国带兵官执意不允，明绪等现已行文西悉毕尔衙门令其撤队，措词尚属周妥。本日已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知该国住京公使，转行西悉毕尔总督办理矣。该国既有兵队住居巴克图卡伦以外，难保不于他处另派兵队潜住，私垒鄂博，修盖房间，著明绪等密为探访，严行防范，并随时知照伊犁及乌里雅苏台等处一体预防。齐桑卓尔既有俄国派兵数千人耕地盖屋并赴各游牧收服众哈萨克之说，著明绪等即探明确实情形，并随时知照科布多地方一律防范，不得令该国兵队于未经分界之先预行占越。至两国分界处所，总以前次总理衙门所发地图折中立议为断，固不得任令俄国任意侵占，亦不必与原定和约大相径庭，致该国有所藉口。著明绪等于该国使臣到卡时斟酌机宜办理，并著明谊迅即驰赴塔城与明绪等妥商筹办。此事早结一日，即早免一日葛藤。若再稽滞迁延，恐将来又另生枝节。现值天气和暖，正宜及时办理，明谊务当于俄使未到以前先赴塔城，以便及早会议，免致延及秋间大雪封山，又将此事寝阁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陕西西安阵亡武生张占魁等赏恤加等。

（卷65 56—57页）

同治二年五月丙午（1863.6.16）

又谕：多隆阿奏凤翔危急、请派马德昭驰救并分路进剿情形一折。凤翔被围九月，情形万分危急，倘不亟图援应，孤城困守势难久持。多隆阿现已移营仓头，在渭河搭造浮桥，分兵两

路进剿，一由高陵节节扫荡，一由临潼直捣沙窝老巢，兼顾西安根本重地。该大臣布置既已妥协，省防即可微松，著多隆阿星速进兵扫清悍党，将西安城外防剿各事宜妥筹兼顾。城内现存兵勇为数已不为单，即责成穆腾阿、瑛棨督饬弁兵实力筹防，不得稍形弛懈。多隆阿既称省城可以兼顾，瑛棨可无兵单之虑，所有马德昭一军，著多隆阿、瑛棨令其凑足三千人之数驰救凤翔，力解城围，俟解围后仍遵叠次谕旨驰赴庆阳，与熙麟筹商进剿，迅解平凉之围。马德昭未到以前，著熙麟就现有兵力相机剿办，毋稍疏虞。瑛棨亦不准再请攀留马德昭之军，致令株守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6 7—8页）

同治二年五月丁巳（1863.6.27）

以陕西攻克王阁村匪巢出力，赏委营总双福副都统衔，佐领达凌阿、胜全、和成、富克津布、铁清、穆腾额、委参领阿克当阿、乌吉布、参将马腾云、刘洪贵、胡定坤、谢洪泰、陈道念、朱廷显、游击舒占标、朱尔东、李文喜巴图鲁名号，委参领德喜、知州张惟训等花翎，守备李学海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67 11—12页）

同治二年五月戊午（1863.6.2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多隆阿奏遵旨派援凤翔并分路进兵情形及曹克忠疏通西安粮道各折片。多隆阿既派兵分扎渭河以南，造船运送粮食，一俟兵至临潼即与省城通气，是省城已可无虞。马德昭既经派援凤翔，即著瑛棨懔遵前旨克日添足三千人交该提督带赴凤翔，督同王梦麟认真剿办，迅解城围，不准再行藉词截留，致滋贻误。曹克忠既经行抵西安，带兵出省连获胜仗，长安、鄠县等处粮运渐通，即可饬令移营三桥以通咸阳

一带道路。瑛㻋亦当派兵协剿近省零星回匪，扎营城外与曹克忠声势联络，毋得株守城垣仍前畏葸，并将该省应办事件次第办理。渭南等处已无贼踪，何以渭南并无地方官在彼，经多隆阿催调，尚未见到？著瑛㻋查明严催赴任，毋任逗留取巧。金顺等业经记名副都统，遇有缺出即可简放。惟各路军营保举出力人员甚多，亦须俟有缺出始能陆续酌量简放。该将军惟当督饬各员认真出力，如劳绩卓著，朝廷自有见闻，定当尽先简授也。本日据熙麟奏贼围平凉已逾数旬，而救兵不来，贼围未解；刻下多隆阿屡获大捷，逃来白吉、铜城之贼数逾巨万，焚掠抢杀惨不可言，非迅调劲旅不可；宁州地方亦有贼踪肆扰，请速派援等语。甘肃兵力单薄，且无得力之将，多隆阿务须分兵兼顾，严催马德昭统兵迅解凤翔之围，仍即赶紧驰赴庆阳，会商熙麟次第剿办，以纾朝廷西顾之忧。多隆阿身为统率，自当全局通筹，不可稍分畛域。

（卷67　13—14页）

又谕：熙麟奏进剿平凉及宁州接仗获胜并统筹陕甘军务全局各一折。平凉回匪屡扑官军营盘，经游击马天祥等督兵击退，其宁州贼匪亦经知府宋来宾、守备马天禄等迎剿获胜。惟平凉尚未解围，而白吉、铜城各贼巢悍党日增，我兵数不满千，实形单薄。著熙麟督饬马天祥等就现有兵力实力防剿，毋稍疏虞，仍一面迅催各路援兵星夜来庆，立解平凉之围。所陈甘省贼多兵少，势极急迫，自系实在情形。惟多隆阿系督办陕甘军务，该处剿匪正在得手，万难分兵赴甘，且东路剿回大胜，则败匪势必西遁，白吉、铜城等处增贼逾万，此亦情势所必至，非多隆阿有意驱逼，以邻为壑也。该督身任兼圻，惟当力为其难，不得以时局艰危遽思委卸。至马德昭一军，多隆阿现令带兵三千援救凤翔，倘能迅解重围，不但可保凤郡，且可遏贼西窜

之路。马德昭于解凤翔城围后移兵赴甘，先声所慑，必于甘省军事有裨。前已叠谕多隆阿迅饬马德昭统兵援凤，并令瑛棨毋得再事攀留，本日又经谕令多隆阿妥筹兼顾，毋置甘省于不问。熙麟当思和衷共济之义，毋以小嫌而误大局，方为不负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67　16—17页）

同治二年五月癸亥（1863.7.3）

又谕：穆腾阿、瑛棨等奏东路败匪西窜、分扑城营、官军逐日接仗情形并曹克忠移扎三桥、兵力单薄、请饬多隆阿迅拨劲旅会剿及请调东三省官兵兼程来陕各折片。陕省东路回匪叠经多隆阿攻破巢穴，该匪向西奔窜，此等穷蹙败匪气焰必衰，穆腾阿、瑛棨等若能激励军士迎头截击，何难将此股窜匪悉数歼除？乃株守省垣，一则请饬多隆阿迅拨劲旅，再则请调东三省官兵，不知该将军等所部兵勇何不能得力一至于此？拥兵不战，虽多奚为？多隆阿现由仓头移营前进，著即督饬诸军节节扫荡，由渭南、临潼等县直达西安，期与省城声息相通，俾无贻误。东三省官兵征调太多，该处边防紧要，岂能再行添调？马德昭一军前已有旨饬赴凤翔援救，所有西安省城防剿事宜仍著穆腾阿、瑛棨就现有兵力认真督办，毋得稍有疏虞，致干重咎。……

（卷67　41页）

据熙麟奏援平官兵中途失利，请饬多隆阿拨兵迅抵平凉援剿一折。平凉被围日久，经熙麟调派和英协同任治国等先后督兵往援，行至距平三十里之古城堡，贼以大股围扑，虽经力战解散，而范铭一营被贼踏破，任治国中枪阵亡，伤亡兵弁甚多，是此股援兵已成画饼。平凉待援孔亟，匪势甚属猖獗，稍有疏失，关系非轻。著熙麟严催所调未到之兵克日到齐，迅赴平凉

以拯危急，并著多隆阿抽拨劲旅数千交雷正绾带赴甘省应援。其三原等县各营，著酌派得力大员接统其众，俾雷正绾得以克日成行。多隆阿素顾大局，务当权衡缓急随时策应，毋误事机。骆秉章奏参逗留不进、纵勇滋事之总兵熊焕章等，已明降谕旨分别惩办矣。惟甘省兵力本属不厚，熙麟所调援兵又复中途溃败，必须设法添兵助剿，仍著骆秉章酌调劲旅二三千人，筹给川资，取道白马关驰赴甘省，补多隆阿兵力所不逮，庶甘省军务可期渐有起色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7　43—44页）

以陕西省城防剿出力，赏委参领保常等花翎，前锋英俊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约束兵勇不严，革陕西都司李春海职，仍留营。

以甘肃援剿平凉失利，总督熙麟下部议处，革署都司范铭职并逮问，予阵亡知府和英、游击任治国、参将阿章阿、前钦天监博士宗庠祭葬、世职加等，和英、任治国建立专祠，阿章阿、宗庠附祀。

予陕西西安等处阵亡千总李鸣山、外委孙献魁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67　44—46页）

同治二年五月乙丑（1863.7.5）

又谕：刘长佑奏郑魁士到营日期等语。前任浙江提督郑魁士在皖北军营时打仗尚称勇敢，惟系宣化府回人，平素性情桀骜，多与统兵将帅不和，遇事率多龃龉。前经叠谕文煜、崇厚饬令该员赴营剿贼，均以病辞，现复赴刘长佑军营。著刘长佑密行察省该员现在性情是否较前和平，行止是否安静，若令带兵剿贼能否得力，即行据实密陈。该督惟当不动声色密加体察，

不可稍行泄露。将此密谕知之。

（卷67 54—55页）

又谕： 奕梁等奏宁夏满营穷困难堪、请饬拨协饷并现在军务情形，阿拉善官兵糊口无资，官员之家日仅一餐者殊属不少，兵丁啼饥号寒，不堪其苦，甚至甘心自尽。览其陈奏各情，实堪矜悯，亟应速筹接济，救饥军而拯危急。著英桂迅速筹拨银五六万两由平遥小路取道解赴宁夏，俾资周济。此项饷银需用甚迫，该抚务当赶紧筹解，毋得迟延推诿。宁夏回匪于投诚后复与汉民构衅，屡攻洪广、平罗两城，而仍以“汉民不遵安抚，恣杀回众”等词具禀，诡谋百出，反侧无常，现在汉回互斗情形势又复炽。应如何妥速查办、力弭衅端之处，著熙麟妥为兼顾。庆昀未到任以前，奕梁责无旁贷，务当与熙麟会同筹商，力支危局，毋得稍有疏虞。又据奕梁片奏阿拉善官兵行抵平罗边口，突有回匪数千暗藏埋伏，开放大炮戕害官四员、兵丁跟役一百六十三名，受伤八十一名，遗失驼马军械甚多，该回匪拦截要道，所余官兵现驻草地等语。阿拉善王官兵甫抵平罗边口，何以即有回匪数千埋伏？且该官兵于回匪设伏至数千之多何至毫无觉察，致遭挫失？恐有不实不尽。驻扎草地之兵现在是否业已前进？并此项阿拉善官兵是否尚属可用？均著庆昀详细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7 57—58页）

同治二年五月丙寅（1863.7.6）

又谕：庆昀奏探访宁夏一带军务及宁夏旗营困苦各折片、并奕梁等奏请饬催宁夏府解交生息等银两一片。庆昀沿途探访各情与奕梁等叠次奏报大略相同。惟阿拉善与平罗县连界之磴口地方回民既经阿拉善王逐入内地，难保不沿途焚掠，并入回党，更恐其潜行勾结希图报复，该将军务当加意严防，并饬阿

拉善旗一体防范，毋稍疏懈。平罗士民先后在该将军行次联名递呈，有“宁夏道差委彭令来平招安，该令名为招安，其实抑汉扶回；并平罗团练拿获奸细，讯有宁夏令彭庆章私给回信，属令先据府城之供”等语，是否该士民等迫于急愤架词耸听，抑系该令甘心叛逆？著熙麟、恩麟等确切查明，如果通贼属实，即行从严惩办，毋稍轻纵。昨据奕梁等奏阿拉善兵行抵平罗边口即遇回匪埋伏，致官弁兵丁伤亡多名，当经谕令庆昀等查奏。本日据奏阿拉善兵伤亡各数，与奕梁所奏大致相同，可见事非无因。现在是否尚在达武口屯扎？仍著庆昀确查。如果可用，即著进扎平罗以资得力。现在宁郡迤东节节回匪滋扰，文移折奏绕道未免稽迟，必须由草地达京方能妥速。著兵部、理藩院飞札阿拉善、鄂尔多斯等旗并杀虎口管站部员，凡遇有驰奏事件即行换递，以免迟误。另片奏宁夏旗营每日止领钱数十文，难供一饱等语。昨据奕梁等奏已饬山西抚臣于应解协甘饷项内迅筹五六万两递解矣。此项饷银到时，即可妥为散放，以期士饱马腾，有裨战守。奕梁等片奏宁夏旗营去年夏季兵饷五千余两，该省由宁夏府库收粜厂生息地丁各项拨充，迄今尚未解交，及宁夏营各项生息银两向由宁夏府按月季发交，现欠四千七百余两等语。该营待饷孔殷，此等有著之款岂容地方官任意延宕？著熙麟、恩麟严饬该府迅速筹给，毋稍迟延干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庆昀、常升、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徐之铭等奏迤西发逆勾结东南各路贼匪袭踞富民等州县并窜踞禄丰等属及楚雄、普洱两府城、现派兵练克复、地方肃清、又剿办巧家厅大股发逆、克复厅城折二件。览其所奏，无非任意铺张，专为保员起见。劳崇光前已简授云贵总督，贾洪诏前已简授云南巡抚，均属责无旁贷，著将楚雄等府、州、县失陷情形及已否克复、各该员等是否在事出力据实查明

具奏，死事各官绅人等一并查明，奏请分别旌恤。徐之铭另奏请将署普洱府知府夏家畴等奖励各片，并著劳崇光等查明该员等是否实有劳绩、应否予奖之处，据实具奏。又，密保马如龙、岑毓英片二件，并著详察密奏。该二员与徐之铭狼狈为奸，声势相倚，此时虽不能遽准其请，必须妥为羁绊使之不疑，以免勾结肆扰。其应如何暗为羁縻之处，著劳崇光、贾洪诏妥筹办理。折片七件，均著发交劳崇光、贾洪诏阅看。另片奏请饬张亮基将收过铜铅变价捐输银两解滇等语。著该署抚仍遵前旨将收存各款解赴云南，交贾洪诏备用以资接济。又片奏请将提督印信送滇，交马如龙署理等语。云南提督已简放福升，该员现在昭通，著即将云南提督印信派员赍送昭通交福升祇领，以重职守。又片奏据张亮基来咨钞录具奏，贵州兴义府属回夷肆扰，抵黔后相机筹办等情。此系参徐之铭之件，该署抚尚未查办，何以先行钞咨？殊不可解。是否徐之铭由探访而得，抑系该署抚钞咨？著张亮基据实具奏。现在兴义府属是否有回夷滋扰，并著劳崇光、张亮基确查情形奏闻。原片三件，著发给张亮基阅看。贾洪诏放云南巡抚已逾两月，何以尚无奏报到京？该抚现在何处？著劳崇光催令迅赴昭通、东川一带妥筹办法。其昭通、东川一带如何添兵布置为先事绸缪之计，并著劳崇光、贾洪诏会同筹办，仍将滇省情形随时具奏，毋稍懈玩。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张亮基奏：徐之铭派令回目前往兴义办抚，当遵旨设法截回。嗣回匪袭踞府城，据实覆奏，并将奏稿密咨潘铎，不意潘铎被害，遂为徐之铭所得，并非另有钞咨。至回匪勾结夷匪滋扰兴义，叠陷各州县城，现已督率兵勇迅图收复。报闻。

（卷68 6—10页）

同治二年五月己巳（1863.7.9）

又谕：景廉奏查明喀什噶尔办事、帮办大臣意见不合、请交部议处一折。前任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于回子伯克帕尔吐诬控一案，因委员等请将帕尔吐另调一缺辄即应允，不复穷究，嗣因英蕴咨调此案复赶办咨文并单衔入奏，实属意存掩饰；帮办领队大臣福珠凌阿于委员求调帕尔吐之时据理直斥，尚无不合，惟于奎英单衔奏事即以办事掣肘等词冒昧具禀，实属藉词耸听。奎英、福珠凌阿均著交部议处。

（卷68 22页）

又谕：玉通奏花寺回教勾结撒匪逼近郡城、请派员剿办一折。西宁花寺回教与临洮旧教积不相能，该回民总约马归源暗聚花寺回子数千，于三月初九日将东关、北古城、北关一带洮教回子杀伤过半，大肆焚抢；其丹噶尔、南川营等处花寺回子复勾结撒拉并米拉沟奸回各数千之众，烧杀洮教及汉民各村庄，并攻扑丹噶尔厅城，击伤官兵，逆焰极为凶狡。玉通现调青海部落蒙古番子将撒匪击退，丹围已解，而镇海堡、多吧等处经撒回经过掳掠一空。现在两教互相仇杀，扰害汉民，盘踞近郊，城池戒严，而撒匪未受惩创，势必勾结复来以图报复，且甘省逆回现尚滋扰，若西宁回众、撒匪再复鸱张，势将不可收拾。著恩麟迅即调派劲兵交现驻兰州帮办防剿之前任提督经文岱统带，前赴西宁迅筹剿办。如经文岱未克分身前往，即著熙麟、恩麟妥迅筹商，另派大员带兵驰往会剿，以顾边陲。玉通现任西宁办事大臣，责无旁贷，务即饬调该处防兵及所调蒙古、青海等兵分别筹剿，解胁歼渠，毋得专待援师，致滋贻误。本日复据奎英等奏喀什噶尔兵饷不敷甚巨，而甘省久未拨解，现经伯克回子抒忱捐输等情。该城伯克回子虽属踊跃急公，惟官兵月饷仅恃劝捐接济岂能经久？且恐民力已竭官吏仍行勒派，流弊滋多。著熙麟、恩麟迅将该省应解该城兵饷即筹

拨解，免滋扰累。又据兴泰等奏巴里坤饷缺，已遵旨于哈密经费银内提拨银三千两，请饬陕甘督臣筹解归款等语。著熙麟、恩麟先行筹拨银数千两解交哈密归款，以资协济。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熙麟、玉通，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平瑞奏哈密大臣与营员互相参讦、请令新任办事大臣查办各折片。前因兴泰奏参署哈密协副将恩贤等于钱粮重款任令营书侵蚀，并被参后仍抗不交印，叠经降旨将恩贤等分别革职撤任，交平瑞等查办。兹据平瑞奏称据恩贤禀称哈密税务系办事大臣经管，现在隐匿征税，朋比分肥，禀请办事大臣查办，未蒙批示；又，另文禀称据哈密合营兵丁查明该处钱粮并无亏缺侵那，公递悔呈请免查办；并准巴里坤领队大臣文永咨称哈密合营兵丁公禀，以查明该营钱粮并无亏那，该营员弁无故被参，请留该副将无庸交卸等语，与兴泰等前奏各情大相岐异。哈密为新疆门户，钱粮税务，军食攸关，岂容稍有侵蚀？恩贤等于被参后经办事大臣委员接署，辄敢据印不交，且所禀各词牵涉办事大臣，似此上下互相参讦，殊属不成事体。是否恩贤等因被参畏罪架词捏禀，抑系兴泰等前奏不实不尽？该营兵丁钱粮究竟有无亏那？及原参字识李兆幅等侵扣各情，均应彻底根究以成信谳。文祥前已简放哈密办事大臣，著即迅赴新任，将案内人证、卷宗提集研讯，详细清算，并恩贤等与兴泰互相参讦各情逐一秉公查办，毋许稍有含混。另片奏哈密地方闲荒地亩甚多，该处距巴里坤最近，如能开出地亩，粮有赢余，即将巴里坤兵丁酌量迁驻防守，请饬文祥与扎萨克郡王伯锡尔会同查办等语。文祥深悉时务，明干有为，著俟到任后，查明该处可耕地土共有若干，就地审度，悉心筹办，并咨会扎萨克郡王，按照平瑞在乌鲁木齐所立开垦章程妥为经理。事属创始，万不可畏难自阻，务当尽心相度，期于军食有裨，是为至

要。至古城领队大臣一缺，业经简放联捷。未到任以前，即照平瑞所请，著保恒前往署理，以便文祥交卸起程。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常清奏回人滋事、现将首从逆犯拿获及续办情形、并请将文祥调补巴燕岱领队大臣各一折。伊犁惠远城之三道河地方回民怀疑起事，勾结塔尔奇营回人扭锁开城，抢劫库存军械，杀毙兵丁，经常清派员缉捕，先后生擒首从各犯百余名，并将逆首杨三腥及飞刀马二等凌迟处死；该将军现调锡伯、索伦等营官兵会同惠远城官兵分扎东、西、北三门巡查守御，惠城现已安堵；其巴燕岱地方亦派图库尔带兵防守，并饬锡拉那等前往安抚商民，查收器械。办理甚为妥协。惟回性多疑，近因陕甘逆回被剿心怀疑惧，并有关内奸回潜赴伊犁煽惑之事，该处回民聚处甚多，设被勾连纷纷起事，边疆重地关系非轻。著常清督饬该员弁等随时严密巡查以杜煽惑，并一面剀切出示，谕以陕甘逆回实因叛迹昭著应行剿办，朝廷止分良莠，不分汉回，断无玉石俱焚之理，务使该处汉回两不猜疑，各安生业，以靖边圉。至巴燕岱满营事务殷繁，汉回杂处，该将军请以文祥调补该处，惟文祥前已补授哈密办事大臣，且近有检办紧要事件，已令迅赴新任。所有巴燕岱领队大臣一缺，仍著常清另拣贤员先行署理。将此谕令知之。

（卷68 28—33页）

又谕：文兴等奏称乌什乏饷，仅恃阿克苏于税课赢余项下每月协济普尔钱五百串，前经奎栋备拨钱三千串，自本年二月起每月协济钱五百串，仅资半载之需；山西协甘饷银绕道解往兰州尚需时日，倘内地经费未到而阿克苏接济领完，诚恐缓不济急；请饬阿克苏续为拨给等语。著奎栋、崇恩按照文兴等所请于另库所存余钱三千七百余串内续行分拨，如甘省所解经

费未能即到，仍按旧章每月协济乌什钱五百串以资军食。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景廉奏查明喀什噶尔办事、帮办大臣意见不合情形一折。喀什噶尔地处边要，防范最宜严密。该处办事、帮办大臣必须和衷商榷，方于整顿地方、保卫疆圉均有裨益。奎英业经另案降调，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已简放常明，俟其到任后，一切地方应办事宜仍著该大臣等随时妥商，实力整顿，以安边圉。本日据奎英等奏称喀什噶尔所需盐菜经费因甘省未经拨解，每月除征收税课等项外不敷支放，现经阿奇木伯克等劝谕捐输以补每月经费之不足，内地暂可无庸拨解等语。捐输弥补固是权宜办法，第念该回众等生计维艰，何堪再烦供亿？此次奎英等所奏捐输经费，是否实系该伯克等情殷报效，抑系奎英等抑勒？著景廉详细查明，据实具奏。如有窒碍之处，迅即奏明停止。将此谕令知之。

以捐输叶尔羌兵饷，免回子郡王爱玛特罪。

（卷68 33—35页）

同治二年五月壬申（1863.7.12）

又谕：多隆阿奏官军分路进逼贼巢获胜并赶造浮桥以利师行等折片。多隆阿分布各军由渭河南北进发，渭南各军节次击贼，痛加剿洗，已将零口等处之贼驱过戏河，官军移营前进，现距临潼仅十余里，渭北各营亦已进扎交口，所办甚属妥协。所有临潼西北尚有三府里等处回巢，著即督饬诸军节节进剿，并饬交口各营稳扎固守，俟南岸肃清即行合军北岸，以剿青河迤西贼营，并将曹克忠之军移扎咸阳以防贼之西窜。一俟炮船悉数造成，上下梭巡，贼匪不得偷渡往来，剿办更必得手。临潼一带疏通，多隆阿之军与省城联合并可兼顾西路，雷正绾即可迅速驰救凤、岐，务令陕省逆回不得肆意西趋，为害甘省。甘

省平凉等处危急，熙麟所部兵单将寡，马德昭一军仍当懔遵叠次前谕，饬令赴甘以资得力。多隆阿与西安声息既通，马德昭之军即不至为省城牵留。其地方官吏于转运等项有敢不竭力办理，意存玩视，即著多隆阿据实严参。咨行地方大吏立即撤办，毋稍瞻顾。多隆阿自陈病未轻减，务须加意调理，并将各营患疫士卒妥为拊循。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68 42—43页）

同治二年六月庚辰（1863.7.20）

又谕：穆腾阿等奏击退扑城回逆并训练官兵请奖暨满营月饷仍请按四成筹放各折片、瑛棨奏汉中战守情形一片。回逆叠次扑犯省城，势甚凶恶，经穆腾阿、瑛棨、伊昌阿等督兵守城，开炮轰击，复经马德昭等各营力战，城内亦出兵夹击，贼向东南败遁。该匪虽暂时退却，难保不去而复来，穆腾阿等务当加意严防，不可稍形疏懈。此股贼匪究由何处而来？即由仓头等处败向西趋，亦必有附近省城地方巢穴以为啸聚之所。现在败窜何处？是否仍归原处巢穴？该将军等但称来自西北，逃向东南，于贼中情形声叙殊未详晰，著即探明该匪屯聚处所，派兵往攻，覆其巢穴，自可扫荡逆氛。现在省城兵力已厚，瑛棨当分兵四出搜剿，不得株守城厢，任贼来去自如，致令凶焰日炽。满营兵丁月饷，前经谕令瑛棨按四成妥筹接济，现据穆腾阿等奏称该营饷银自二月至今仍按二成支领，兵丁困苦异常，瑛棨近在同城，目睹情形，岂容膜视？著即设法接济，仍按四成搭放月饷，俾该营兵丁稍资糊口，不准再事稽延，复行推诿。……

瑛棨另片奏办理剿抚回众，密陈情形等语。现在回逆屡扑省城并敢声言报复，凶悖之性并未稍戢，且该逆诡诈百出，尤须时刻严防。该抚惟当一意主剿，不可游移无定，惑于抚议，

致堕奸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9 19—20页）

同治二年六月癸未（1863.7.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庆昀等奏详查宁夏一带军务情形、请添兵筹饷、择任贤能以除积习而振军威一折。据称甘省回匪之反覆无常，由地方官首重求和，抑汉扶回，更张逆焰；各处义民集团自卫，足见其复仇志切，且宁郡一城众逾十万，其间岂无殷富？良由地方官每事诛求，假公济私，商民目官场为骗局，故不肯协力接济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该将军请饬户部先行筹拨实银二十万两解赴宁夏郡城备用，并请饬僧格林沁拨兵一二千名前来会剿，未免于京外情形未尽谙悉。前因部库支绌，经该部奏请严催各省设法筹解，数月以来，所需京饷仅可勉强支持，一时安能有此巨款拨济宁郡？惟需饷情形甚紧，业经谕令户部迅速设法筹解。僧格林沁回剿山东股匪，马步各队除调出外存营无多，攻剿正当吃紧，又岂能抽调劲旅远赴宁城？第宁夏、宁朔、平罗等县叠被回匪扰害，士民纷纷求救，而熙麟驻扎庆阳相距较远，恩麟护理督篆，省垣事务繁，均难兼顾。庆昀现驻宁夏，于一切尚能谙练，著熙麟、恩麟迅即饬知附近宁夏一带之道、府、州、县及武职各员就近将办理回匪情形禀商庆昀，即由庆昀札饬遵行，免致熙麟等鞭长莫及。庆昀惟当督饬该镇道等激励旗、绿各营，联络各处乡团分投剿洗，俾汉民得所凭藉，不至惨遭焚劫，而回匪亦不敢轻视官军，方为妥善。宁夏县知县彭庆章声名狼藉，劣迹昭著，且有收受回匪钱米情事，即著庆昀咨会熙麟等从严参办，以顺舆情。察吏乃安民之本，该督等所属文武员弁务当随时甄劾，力求整顿，毋得稍事姑容。庆昀业经咨行恩麟遴选老成谙练之员赴宁夏差委，即著恩麟认真拣派前往，将从前办理不善之地方官一并撤回，即以此次派往之员酌量委署，

期于破除积习，庆昀即可督率新任各员劝导商民量力捐输，藉资接济。至请令部臣特派司员数人携带例案驰赴宁郡等语，部员出京恐滋扰累，各路军营从无似此办法，该将军如虑例案不全难除积弊，可咨明户部发给则例等书，俾得查照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庆昀、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69 28—30页）

同治二年六月乙酉（1863.7.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多隆阿奏军情吃紧、各路之兵势难抽拨赴甘一折。据奏所统各军仅万余人，分为两路进兵，且顾后路，兵力已形单薄，兼以屡次伤亡病伤甚多，现在各营疫气更甚；逆回时来捣战，每次迎剿派三成出队竟不能齐，幸各将士久经战阵，不至失机；雷正绾防剿三原一带，恐回逆被剿西窜，此时断不可动等语，谅系实在情形。惟甘省军情亦甚吃紧，熙麟驻扎庆阳兵力过为单薄，所调各兵惟延绥镇兵甫到即经失利，其蒙古阿拉善旗官兵未曾入口被回匪设伏邀截，致有挫衄，甘省援兵他无可望，多隆阿仍应于万难之中妥筹兼顾。所奏雷正绾曾饬前驻三原之冯元佐练勇三千人赴甘助剿，著即严催星速前行，并著熙麟迅即催提，到甘后妥为调遣，以资得力。渭河南岸穆图善等马步各军已抵临潼，进剿沙窝等处回巢叠有斩擒，著多隆阿即饬相机进剿，并饬北岸之赵既发等营严密固守，谨防贼匪乘间扑扰，毋稍疏虞。一俟各营疫气渐消，沙窝等贼巢攻破，南岸之兵合军北岸进攻高陵，即可与雷正绾东西两路合力，为聚歼群丑之计。多隆阿督办陕省军务责任綦重，谅于进取机宜不至稍有迁延，致辜委任。该将军病尚未愈，各营将士酷暑辛劳患疫尤多，著即加意拊循并妥为调摄，以纾廑念。南岸之兵一经攻克沙窝回巢，省城即可无虑。前经叠次谕令马德昭一军省防稍纾即饬赴援甘省，并著多隆阿等饬

遵，瑛棨尤不得拥兵自卫，藉词牵掣。前谕多隆阿严参抗玩差务州县，此次复据奏河水冲动浮桥，粮船亦因水涨不能上下，改由陆运，于沙淤中牵挽更为艰难等情。总由各地方于军前运济过为疲玩，以致营中几至绝粮，殊属可恶。著瑛棨严督各该地方痛加整饬，妥筹运济。如再仍前疲玩，该抚身任地方，自问更当何罪？逆回狡诈百出，瑛棨前奏派令省城之阿浑出城议抚，而城外则依然烧杀，当即谕令该抚不准轻率擅行议抚，徒为逆回所愚。此次多隆阿奏复有接抚臣函称，建议招抚等语。逆回等非痛深创巨，岂能贴耳归城？瑛棨著仍谨遵前旨实力防范，断不准希图苟且，甚至央及奸回前往议抚，堕贼诡计。懔之，慎之。平凉、固原贼势如何？熙麟务就现有兵力妥为防剿，一面催提陕省援兵预筹调度。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临潼守城出力，予署知县谢恩浩以知州用并赏花翎。

（卷69 36—38页）

同治二年六月丁亥（1863.7.27）

以陕西攻克仓头镇等处匪巢暨采办军粮出力，赏协领吉勒忠阿、常顺、乌勒济、佐协布、佐领常林、参将周加明、颜得胜、聂光明、游击何仁高、王西太、杜连升、都司孟正汉、委防御岳清阿巴图鲁名号，守备顾文进等花翎，知县韩经会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70 10—11页）

同治二年六月辛卯（1863.7.31）

又谕：恩麟奏平罗汉回近复挟嫌互斗暨平凉被围日久、请饬催马德昭迅速赴援及蒙兵遇贼接仗、南路各属剿匪并隆德县及秦州一带剿贼各情形。隆德县接壤平凉，实为东路要隘，此次围城之贼虽经李超群击退，而贼众兵单，难保不再来窥伺。

南路秦州一带虽经林之望训练兵团连获胜仗，而伏羌县汉回互斗，报复寻仇，肆行焚杀，必须赶紧扑灭俾免燎原。即著恩麟督饬静宁、隆德各属员弁实力防范，并饬林之望督率兵勇迅将伏羌初起回匪克期剿办，毋令延蔓。平凉被围时逾两月，势甚危急，恩麟现派参将成桂统兵前往隆、静一带设法解围。惟东路兵力单薄万难奏效，马德昭一军前已有旨令其迅速赴甘，即著多隆阿饬令该署提督懔遵前旨克日赴甘迅解平凉之围，不得稍有耽延致干咎戾。雷正绾所派之冯元佐练勇三千人，并著多隆阿饬令克期起程前赴甘省，毋许逗留。援兵未到以前，熙麟惟当就现有兵力认真防守，并添派官兵驰赴泾州，分道进攻牵掣贼势，毋令贼踪麇聚平郡，致有疏虞。阿拉善兵行至平罗地方遇伏失利，叠据奕梁等奏报，情形大略相同。此次恩麟仅据禀报粉饰之词，称其先挫后胜，与熙麟等前奏两岐，实难凭信。阿拉善兵既不得力，其鄂尔多斯兵丁是否可用？并著恩麟查明具奏。平罗回众复有互相仇杀之事，可见从前办理招抚敷衍了事，终贻后患。一切情形已据庆昀等陈明，即著恩麟恪遵前旨饬令宁夏镇、道禀商庆昀妥筹办理。该将军惟当督率侯云登联络兵勇相机策应，一面剀切晓谕解散伙党。倘有匪类狡执阻挠，立即督兵剿办，毋得再蹈从前覆辙。马化隆虽未滋事，而军械并未缴纳，其心实属叵测，恩麟因兵力不暇兼顾暂予羁縻，是亦权宜之计。即著恩麟督饬所属不动声色严密防范，毋得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庆昀、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前因总兵熊焕章带兵援甘逗留不进，当经降旨革职，并谕令骆秉章酌调劲旅二三千人，筹给川资，取道白马关驰赴甘省以厚兵力。本日据恩麟驰奏甘省军务，东路则平凉被围两月，迄无援兵；平罗汉回又相仇杀；南路则伏羌县属汉回互

斗，县城戒严；其秦、阶各属，徽县则有陕西游匪之滋扰，文县则有川省发逆之窜扰，加以凤翔大股回匪直扑两当，虽经兵民击退而防范不能稍松；岌岌情形，直有不可终日之势。若非邻省大支劲旅前往援应，不足以振军威而殄狂寇。骆秉章公忠体国，素顾大局，目睹边疆重地糜烂至于此极，想必能妥筹兼顾，力拯陆危。著即懔遵前旨迅速调派劲旅二三千人，派委得力大员统带赴甘，由秦州一带径赴东路进剿伏羌，渐次进至固原，相机攻取。

（卷70 17—20页）

同治二年六月乙未（1863.8.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瑛棨秦绅众联名呈请暂留马德昭驻省并抚回之议势将不成及宁羌州城克复、进图沔县暨汉中粮饷匮竭、贼势日增各折片。东路回匪西窜直扑省垣，虽经四关各营奋力迎击，而贼众未退；多隆阿前敌各军虽至临潼之新丰镇，而道路梗塞，仍与省城声息不通。现在西安城内粮运匮乏，饥殍载途，情形万分危急。该绅士等呈请挽留马德昭一军暂缓赴甘，自系出于迫切真情，著准其暂留陕西省城力筹防剿，保卫根本重地，以顺舆情。瑛棨身任封疆，贻误全陕大局，实非严议所能蔽辜。该抚惟当激发天良，勉图补救，稍赎前愆。此次所请严议之处，著暂时无庸置议。多隆阿军营疫气曾否轻减？该大臣病势已否痊愈？均深廑系。此时回氛逼近省城，势颇猖獗，该大臣惟当激励诸军迅将高陵、渭南一带回巢扫荡，期与省垣声势联络，俾马德昭一军得以迅速赴甘，方不至顾此失彼。蒲城被围甚急，该大臣何以尚未奏报？著即调派劲旅迅解城围，毋稍迟误。回匪乞抚本属缓兵诡计，瑛棨前遵阿浑等劝导已属办理乖谬，此次又称“抚局难成，省城情形一时不能轻松”等语，是该抚意中专以主抚为事，必系奸回马百龄等从中

忿恿。若不力思振作，严密防范，必至堕其奸计，贻误事机。著穆腾阿、瑛棨等督率兵勇将附近贼垒悉数扫荡，与多隆阿两路夹攻，庶军务可期日有起色。汉中贼势日增，官军米粮缺乏，瑛棨当严饬所属设法催征、采办米石以资接济。宁羌州城业经收复，著饬令知县丁毓藻等督带团勇乘此军声迅图克复沔县，毋任久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骆秉章奏遵旨覆陈云南情形并请留刘蓉在川各折片。滇省地方糜烂，道途窎远，非川、黔等处廓清未易剿办。前经简授贾洪诏为云南巡抚，令先赴昭通、东川驻扎，相机办理。兹据该督奏称贾洪诏已于二月自川起程回楚，此时定已接奉前旨，著骆秉章再行函催，令其由川赴滇，妥筹办法。……

（卷70 40—42页）

以陕西省城剿办回匪获胜，赏都司孙廷英等花翎，从九品马秉尧等蓝翎，总兵官庆瑞等加衔、升叙有差。

予陕西宁羌殉难知州金玉麟、吏目马锲祭葬、世职加等，入祀昭忠祠。

（卷70 43页）

同治二年六月丁酉（1863.8.6）

又谕：顺天府丞卞宝第奏热河土匪窝盗殃民，请饬密拿严究等语。据称热河积年巨匪平泉州回民刘宽、赤峰县哈达地方民人沙亮，该二匪专以剽掠为生，与文武衙门兵役消息相通，该州县文武并得受季规，是以从未破获；迁安县近日拿获骑马贼，供称窝主刘宽平日豢养凶徒，制备快马利器四出拦抢，沙亮行径与刘宽相同，党与极多，京东及顺天府属天津、河间、保定等处拦劫各案多系该匪等所为等语。畿辅重地岂容有此等巨匪肆行抢掠？若不速行搜捕，贻患何可胜言？著瑞麟、麒庆即行密拣精明妥实之员不动声色前往查拿，务获究办以靖

地方，毋得仍前玩泄致贻后患。将此谕令知之。

（卷71 9页）

同治二年七月丙午（1863.8.15）

又谕：多隆阿奏覆陈省垣附近回匪情形一折，另片奏遵饬马德昭赴援甘省等语。西安省城附近一二十里外不过时有回匪游骑往复，而瑛棨辄张惶入告，声称东路回匪直扑省城；至回匪数百人突窜蒲城县属之兴市镇一带，瑛棨辄称蒲城被围甚急。陈奏各情已多不实，且株守省垣一筹莫展，已明降谕旨将瑛棨革职，以刘蓉补授陕西巡抚，未到任以前，著张集馨暂行署理矣。惟逆回探知官军多病，日夜扑营，虽经多隆阿督率各军奋勇击退，难保不再来侵犯。多隆阿务当振刷精神赶紧经理，一俟布置妥协，即行进捣沙河等处贼巢，节节扫荡直达高陵，毋落后著。凤翔被困日久，不可不星速往援；平凉之围未解，岂容膜视？著多隆阿迅即檄饬马德昭督率所部取道凤翔实力攻击，迅解城围，即由凤翔援救平凉，庶不至顾此失彼。马德昭既去，省城战守事宜多隆阿责无旁贷，且据奏称穆图善等扎营临潼，与省城近在咫尺，声气相通，多隆阿自应妥筹兼顾，毋得稍有贻误，致滋咎戾。前因汉南兵勇统领乏人，节经谕令骆秉章调派刘蓉赴陕，当此陕南军情万分吃紧，恐事权不属，呼应不灵，是以特授刘蓉为陕抚。该抚身荷厚恩，膺兹巨任，自应感激图报，迅速驰赴汉南整顿诸军，将兴汉一带贼巢克期攻毁，净扫妖氛。至汉回仇衅已深，刘蓉到后总当握其要领持平办理，不可稍涉偏激，以副委任。刘蓉系骆秉章襄理得力之员，兹既简放陕抚，则身膺疆寄，责有攸归，骆秉章惟当促其迅速赴任。所有四川藩司员缺，著骆秉章即简贤员，一面具奏，一面派署，以资臂助。张集馨以屡次获咎之员，朝廷弃瑕录用，兹复令暂署抚篆，所有省城一切防剿事宜，务与多隆

阿、穆腾阿和衷商酌，期于有济，毋得存五日京兆之见，任令吏治废弛，军心疲玩，致蹈瑛棨覆辙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骆秉章、刘蓉，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陕西巡抚瑛棨革任，以四川布政使刘蓉为陕西巡抚；未到任前，以陕西按察使张集馨暂署。

（卷72 8—10页）

同治二年七月壬子（1863.8.21）

又谕：穆腾阿、瑛棨奏疏通道路情形、请饬德兴阿赴省并醴泉被围、汉郡接仗失利、石泉两次击贼及汉阴获胜各折片。逆回攻扑南关，马德昭督队追剿，因马惊被跌，受伤甚重，著赏假二十日赶紧调理。现在省外匪踪出没无常，防剿均关紧要，曹克忠一人势难兼顾，著多隆阿即饬德兴阿轻骑驰赴省城接统马德昭之军，实力剿办。其驰援凤翔一节，或另派得力大员，或俟马德昭伤愈后再行统兵前往，著多隆阿斟酌情形办理。同州大营后路，并著多隆阿另派妥员接统德兴阿所带之兵，以便德兴阿驰赴省垣，毋稍迟误。醴泉被匪围攻势甚危急，著穆腾阿、张集馨严饬马升一军就近由咸阳星夜驰往，速解城围，并将兴平等处贼匪一律扫荡。瑛棨狃于抚议几误大局，张集馨接署抚篆，务宜力矫前失，鼓励将士严密堵剿，不可为奸回马百龄所惑，并须与多隆阿和衷共济，联络声势，以期肃清东路。王梦龄现已驰抵武功，所部兵勇止三百余名，其势过单，著张集馨即饬留驻鄠县之川勇五百名归并王梦龄统带，并严饬该副将进抵岐山速解城围。如查有逗留观望情形，即著以军法从事，毋稍姑息。宝斗二山贼匪经官军击败后窜赴西乡，经该县令陈尔弗等调集兵团击退，该逆全股趋赴石泉、汉阴攻扑县、厅各城，均经该地方官先后督团击败，现在该逆粮米甚缺，力图占踞汪家寨。该处地广粮多，路通川、陕、楚三省，

设被匪众盘踞，为患甚巨。著张集馨督饬该地方官鼓励乡团实力剿洗，并力筹坚壁清野之法，使该逆无粮可掳，自可易于解散。至汉阴一带逼近兴安，官文、严树森务当督饬梁作楫一军速赴汉阴迎头截剿，毋令下窜郡城，是为至要。汉中被围日久，情形危迫异常，著骆秉章速催刘蓉驰往汉南统率诸军力解城围，毋再迟延。张由庚叠奉谕旨令其带兵驰援汉中，现已驻军川陕边境，经署汉中守杨光澍两次亲诣该营求援，辄敢拥兵不救，是否各军部署未齐，抑系藉词推诿？著刘蓉确切查明，从严参办。杨光澍因张由庚延不赴援，愤激出城带兵剿贼，孤军被围失利，与轻进致败者有间，并著免其议处。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严树森、多隆阿、穆腾阿、骆秉章、刘蓉，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又谕：瑛棨奏请饬催各省协饷一折。多隆阿大军现分捣高陵、临潼两岸回巢，渐与省城声息相通，事机颇形得手。该营月饷约需银十万余两，即使湖北、山西按月如数拨解尚且不敷，若再耽延不解致令停兵待饷，贻误何可胜言？著官文、严树森、英桂迅将应解多隆阿饷银按月如数筹解，毋得稍分畛域，致误戎机。至陕省地方半遭蹂躏，地丁无可征收，司库支绌，自系实情。骆秉章、恽世临务即将月协陕饷速行筹拨，按月解赴陕省，以济饥军而维大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2 25—28页）

同治二年七月癸丑（1863.8.2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京师为辇毂重地，附近畿甸地方岂容盗匪混迹？即近畿一带各州县亦应认真缉捕以靖奸宄。乃近闻大兴、宛平、通州、固安等处境内骑马贼匪纵横出没，肆行无忌，以致路劫之案层见叠出。至距京城四十里之黄村地方，竟有一日连劫十四起之案，甚或拦截眷属车辆。似此盗

劫横行，目无法纪，若不速行严缉，势将酿成巨患。又闻马驹桥一带有骑马贼八人在店尖歇，经团众拿获二名送官，余贼六名至今在逃未获；良乡县属有骑马贼匪十余人拦截客商，为团众围捕，该匪纵马逃逸，复于夜间聚匪数十人将该处团众戕害数人，该县令隐匿不报。地方官缉捕废弛已有应得之咎，若更讳盗殃民，情节尤属可恶。著万青藜、林寿图严密查访，如果确实，即著从严参办。其大宛等县各境内骑马贼匪，并著万青藜、林寿图、刘长佑迅饬该地方文武严密查拿。如该地方官不能得力，立即撤调，另选勤能者充补，并选派明干委员多带兵役四面兜捕，务期悉数弋获，不准一名漏网。顺天府属各州县缉捕事宜本系万青藜、林寿图专责，倘再仍前因循，犯无弋获，必将该兼尹、府尹从重惩处，决不宽贷。至黄村一带地方盗匪肆劫日久，必有窝顿处所，南苑内地旷人稀，大红门外一带地方素多不法匪徒，习于偷盗，难保无容留窝藏马贼情事。著存诚等拣派番役严密访查，认真搜缉，并将素不安分、积惯行窃各回匪悉数拿获，从严惩办以靖地方。……

（卷72 30—31页）

同治二年七月壬戌（1863.8.31）

……署花马池营参将王锡爵久未回营，该参将本系云南回教，难保不投入贼营，并著刘蓉、张集馨查明下落据实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骆秉章、严树森、刘蓉，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73 42页）

同治二年七月癸亥（1863.9.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庆昀等奏遵查阿拉善蒙兵情形一折。阿拉善蒙兵前于平罗边口遇伏失利，朝廷即虑其畏葸难用。兹据庆昀等历陈该旗迁延不进情形，是此项兵丁万不足

恃。现虽经庆昀等叠次咨催始"有绕道过渡，进定边口驰赴庆阳"之说，而远来疲乏，断不可用为前敌，致偾事机。至鄂尔多斯蒙兵已在口外阿拉庙等处，且据庆昀奏称较阿拉善兵差胜，即著熙麟飞檄严催齐抵庆阳以厚兵力。其阿拉善旗官兵抵庆阳后，应令屯扎何处藉壮声援，并著熙麟酌量调遣。平凉已否解围？甘省军情近日如何？熙麟务当随时奏报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3 43页）

以陕西同州等处守城出力，赏道员刘鸿恩等花翎，委参领音登额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73 45页）

同治二年七月甲子（1863.9.2）

又谕：多隆阿奏南北两岸叠获大胜、攻毁贼巢多处及遵饬德兴阿赴省各折片。多隆阿现在驻军三府里，该处距西安省城密迩，日内该将军当已亲抵省垣布置一切，防守无虞，陕省军情当可日有起色，殊慰廑系。多隆阿自上年督军入陕，所向克捷，复以偶婴疮疾，各营将士亦久劳多疫，以致省城及西路军情多有未能兼顾。兹据所奏渭河北岸连克蒲桃洼、拜家村贼巢，南岸连克三府里、白鸭嵴及马乌什十余村堡；大誓三军，即日攻下沙窝贼之老巢，霆击风驰，军声丕振，所办极为得手。多隆阿抵省后瑛案业经革职，即著与张集馨、穆腾阿等将城守内外妥为筹布，即严督诸军乘此声威将东西两路回逆迅速全行扫除。马德昭所部是否可交德兴阿统带？凤翔被围几及一载，或即派马德昭前往，抑另派大员赴援之处，著多隆阿迅速妥筹办理，不得再有迁延，以致救援莫及。该将军督办全陕军务，东西两路均属责无旁贷；高陵县城是否尚为贼踞？此处攻克，东路各军便可与雷正绾三原之兵会合，将西路逆氛痛加扫

荡，以次廓清。甘省军情，熙麟驻守庆阳兵力过为单薄，多隆阿亦应遵奉叠次谕旨随时兼顾，乘胜迅将全陕肃清，自可速筹分兵援应，毋得稍存膜视。温德勒克西、常星阿二员据称连日接仗战功卓著，本日已降旨交部优叙，指日全陕肃清，必当叠膺懋赏，该大臣仍饬令奋勉图功可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陕西攻克渭河两岸贼巢，赏副都统金顺、参将孟宗福、曹国安巴图鲁名号，予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等升叙有差。

（卷73 47—49页）

同治二年七月乙丑（1863.9.3）

又谕：……多隆阿剿办渭河两岸回匪甚为得手，昨经谕令乘胜速将陕省东西两路逆回次第剿除。刘蓉抵陕南后，当能与该将军随时关照以筹全局，克副委任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严树森、骆秉章、刘蓉，并传谕毛震寿知之。

（卷74 4—5页）

同治二年七月戊辰（1863.9.6）

又谕：徐之铭奏逆首马荣勾结前副将马联升攻陷平彝、围攻宣威、曲靖、经岑毓英督兵克复平彝并解府州城围暨查办谋杀邱北县办抚委员、戕害署广南守吴维鼎全家多命之要犯李侍培一案、请将两案出力殉难各员分别奖恤、参将施嘉宾并恳以总兵记名、又署东川府知府黎新德在任被戕、开复知州熊梦昌等仍请革职各折片。徐之铭前已有旨令其来京听候议罪，该革员在滇与回教官绅同恶相济，所奏收复平彝、歼戮李侍培等案铺叙劳绩，列保多员，殊难凭信。劳崇光近在黔省，贾洪诏已由楚赴川前往东川筹办进剿事宜，即著按照徐之铭所奏各情妥为查办，是否实有其事，其殉难出力各员是否确实，一并查明具奏，再降谕旨。滇省现在全境糜烂，仅东川、昭通二府尚

可为将来剿办滇省进兵之路。……

（卷74 16页）

同治二年八月丁丑（1863.9.1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穆腾阿、张集馨奏攻破附省要隘及水腰村等贼巢、覆陈省城现在回情各折片。光泰庙贼巢业经攻破，水腰上下等村亦一律平毁，逆回余党窜在沙河、玉河一带；曹克忠所向克捷，现令副将陈开泰等军屯扎光泰庙，与多隆阿前敌营盘相对，止隔一河即可进逼沙河。与多隆阿前奏情形尚合。光泰庙回巢既克，据张集馨等奏省城危局渐松，其半阁村曾否攻入？高陵进剿是否得手？沙河、玉河之贼，曹克忠一军能否次第殄除？均著多隆阿乘此声威严督各军迅图攻剿。凤、岐被围已久，声息隔绝，未知刻下是何情形？马德昭受伤是否痊愈？曾否带兵起程？甚深廑系。雷正绾、马德昭究竟何员可以统兵赴援凤、岐？著多隆阿懔遵前旨速饬分投前往，毋再迁延。甘省平凉、固原兵力单微，剿办极难为力，并著多隆阿预为筹划，迅速分布。穆腾阿于省城防务责任綦严，张集馨暂署抚篆亦属责无旁贷，不得一切粉饰将就，致蹈瑛棨故辙。马德昭一载以来于战守事宜尚称得力，此时曹克忠之军可以专力城内外防剿，马德昭自可前往西路与雷正绾之军分投布置。此等机宜仍著多隆阿酌量定夺。回员马百龄仍著张集馨设法钤制，随时防范，毋稍疏忽。省城回民仍妥为安辑。倘令摇惑致生事端，或稽察松懈，有与逆回勾结等情，必惟张集馨是问。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雷正绾；穆腾阿、马德昭，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以陕西攻克附省贼巢，赏副将张在山、胡大贵巴图鲁名号，参将双德花翎，把总董逢春等蓝翎，总兵官曹克忠等加衔、

升叙有差；革玩视军务游击赵万金职。

（卷75　9—11页）

同治二年八月戊寅（1863.9.16）

又谕：恩麟奏西宁花寺、临洮回民纠众相持、派马奎源等前往解散并拟用蒙番帮同汉民筹办暨军务吃紧、请饬催何胜必督兵援甘、马德昭迅解平凉之围及成瑞劝谕出力、恳请量予减等各折片。西宁花寺、临洮两教回民聚众争斗，旋复纠约戎属撒拉帮助肆行攻击，湟属地方骚然，而丹噶尔境内被扰情形尤重，亟应乘其衅端初起赶紧解散，以免燎原。原任参将马永泰之妻乜氏及其子马奎源既据恩麟奏称素为回教信服，饬赴西宁解释纷争，即著玉通督同道员雅尔佳纳责成该头人认真妥办。倘能奋勉出力，安靖地方，准由熙麟等据实请奖。至护西宁道郭襄之，从前筹办善后事宜已据禀报蔵事，何以此次回民又因争教仇杀？可见该员所办均系纸上空谈，一味粉饰。著熙麟、恩麟查明参奏。……

……狄、河之案甫经寝息，而安定、皋兰、金县三处交界又有劫杀附近回庄之事。匪类心志最齐，难免不图报复。恩麟现派成瑞等相机弹压，一面增军募勇，于近省各要隘安营驻扎以定人心，即著恩麟认真妥办，毋稍疏虞。其派出弹压委员，务令实心劝导汉民，事事持平，不可轻举妄动，致衅隙一开不可收拾。成瑞获咎甚重，现虽劝谕回众尚知出力，而甘省军务未竣，岂能遽为乞恩恳免死罪？著俟甘省军务大定再行请旨定夺。倘该员或敢因此始勤终怠，自外生成，即著熙麟、恩麟等据实奏闻，或在军前正法，或解送刑部从严惩办，不得稍有瞻徇。恩麟奏狄、河汉回械斗，委员查办，两造具结解散，地方安定，惟三十六会人数众多，良莠不齐，而汉民中无赖之徒御侮不足，挑衅有余。恩麟仍当严饬在事员弁严密稽查，秉公妥

办，不得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熙麟、玉通，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甘省库款匮竭、请饬催前拨饷银以拯危急一折。甘肃地处边瘠，全赖各省协拨饷项以充军食。现值逆氛四起，添兵募勇需费尤多，若各该督、抚将部拨解甘之款藉词延宕，设或兵丁困苦不堪哗噪滋事，于边陲重地甚有关系。该督抚等自应通筹熟计，顾全大局。著骆秉章督饬藩司无论何款迅将原拨银五万两克期解往，并著英桂酌提山西暨河东道银四十五万两，陆续派员会同该省委员星速起解，毋再迟延，致误要需。至山东、河南二省欠解协甘饷银为数甚巨，甘省库款万方拮据，该抚等岂容坐视不顾？仍著阎敬铭、张之万遵照前旨迅速各拨银数万两，派委妥员赶紧绕道解赴甘省。其山西、山东、河南积欠甘饷并四川省应解伊犁兵饷，仍著源源筹解以拯危急，毋许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5 14—17页）

又谕：……本日据恩麟奏甘肃军情万紧，请饬骆秉章令何胜必带勇赴甘。何胜必现已派赴汉南，自不能再行赴甘，而甘省盐、回逆匪久围平凉，南路清水、秦安贼匪肆扰，而西和、伏羌等处回匪又复相继窃发，兵勇无多，势难兼顾，亦属实在情形。著骆秉章酌量调派得力大员带兵前往以拯西陲，毋稍膜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5 18页）

同治二年八月辛巳（1863.9.19）

又谕：前因陕西凤翔、岐山吃紧，叠次谕令提督马德昭带兵驰救凤翔，并饬副将王梦麟进援崾山，立解城围，严旨谆促，不啻三令五申。乃本日据多隆阿等驰奏该提督接奉谕旨屡次枝梧，或纵勇四乡强拉牲畜，名为运载军装，实则勒赎售

卖，并欲特设行营粮台，添办军火车辆等项，百般刁难，藉词推诿；又称贼扑城营，或挖地道指日进攻，致令百姓疑惧，其实并无其事；六月十五日，曹克忠攻克光泰庙逆巢，叠催该提督派队接应，乃相隔八里坚执不前，后因出营坠马，复又捏称贼逼南关，开枪马蹶，种种迁延捏饰殊出情理之外；王梦麟现仍驻武功藉病请假，耽延不前，请分别惩办等语。马德昭以一品大员受朝廷厚恩，乃统兵一万有余，驻省年余之久，老师糜饷，不杀一贼；迨派援凤郡，又复畏葸迁延，多方捏饰，实属自外生成，大乖职守。甘肃提督马德昭著撤去勇号，拔去花翎，即行革职，交新任陕西巡抚刘蓉军营差遣委用。倘再不知愧奋，即著从严惩办。候补副将王梦麟进援岐山逗留不进，实属庸懦无能，著即行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不准留营，以示惩儆。另片奏马德昭随营委员保举知州普林轻佻佻达，惯造谣言；候补州同张桐鸣、请补赤金营都司梁元仓随声附和，阿谀顺从，请一并惩办等语。普林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张桐鸣、梁元仓均著一并革职。以上三员并著逐回旗籍，不准在陕逗留滋事。现在多隆阿已进抵陕西省城，即著将马德昭所统各营严加整饬。涤除旧习，迅扫逆氛，以副委任。

（卷75 26—27页）

又谕：多隆阿奏带兵驰抵西安、筹办大概情形一折。多隆阿以于七月二十二日带兵驰抵西安省城，与穆腾阿、张集馨等筹议省城内外防守情形，并将防兵老弱裁汰以节糜费，所办谅必妥协。现在渭河以南及附省一带已无贼踪，惟咸阳、盩、鄠等县交界尚有零星贼匪出没，著即赶紧派兵前往次第扫除，并将省城布置周密，即行亲赴渭北进攻高陵，一经得手便可乘势西指，与雷正绾所部会合进取，以期廓清全陕，迅奏肤公。甘省逆回四起，固原未复，平凉亦尚被贼围，熙麟坐守庆阳，兵单饷绌，

不能有所展布。恩麟近奏秦州所属回汉寻衅，西宁回教蛮触相争，即兰州省城附近之安定等县亦有械斗之事。总须陕省军威日振，节节疏通，方不至回氛勾联一片。现在凤翔被围日久，官民力守，望救尤殷，近更声息不通。多隆阿所派之汉中镇总兵陶茂林带兵三千往解城围，即由凤翔西援平凉，著即饬令星速驰往，不得再事迟延。陕南军务总未得手，毛震寿甚不得力，所奏艰难掣肘等情，似亦尚有可原。刘蓉由川入陕，尚未奏报起程，川、鄂两省援师叠经严谕催促，此时自可陆续前进。多隆阿仍应遵奉前谕随时兼筹，与刘蓉声息相通，以顾全局。另折片奏参马德昭挟诈恣横、迁延畏葸各款，本日业经明降谕旨照所请派奇办理。瑛棨前为马德昭愚弄固无疑义，惟陕西绅士李宗沆等从前乞留马德昭至再至三，或盛称其保障西安之功，是以朝廷加之委任。今据多隆阿奏参各情，殊属可恶。马德昭是何居心？有无通回情事？著多隆阿悉心察看，酌量处置。如解其兵柄后发往刘蓉军营可资钤束，即著押令迅速前往，毋许逗留。马百龄一员亦即遵前旨严加防范。省城回众相安，务须妥为抚辑，以定人心。穆腾阿、张集馨于省城防守事宜均各有责成，务与多隆阿协力办理。多隆阿出省以后何员足资倚靠，可以带兵驻守省城，并著多隆阿酌量，一面调派，一面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雷正绾、穆腾阿，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75 28—30页）

同治二年八月戊子（1863.9.26）

谕内阁：前因瑛棨巡抚陕西株守省垣，膜视地方生灵荼毒一筹莫展，马德昭派援凤翔，复种种捏饰刁难，逗留不进，先后降旨革职。本日据多隆阿等驰奏该大臣于抵省后查点马德昭所统四关各营勇丁三千八百余名，而实数仅一千八百余名，残弱又且过半；瑛棨之存城营勇一千余名仅四百余名可用，其每月

粮饷各营均按虚数支领。览奏殊堪痛恨！瑛棨以巡抚大员贻误地方至于如此，所部勇丁徒糜饷需，毫无实用，且藉保护省城为名屡次饰词奏留马德昭，凤翔等城久被贼困，置之不顾，但为马德昭捏报战功，且纵令马德昭虚报勇数至二千名之多，并不认真查点，通同蒙蔽朝廷，实属溺职辜恩，大负委任。前旨仅予革职尚觉情浮于罪，瑛棨著即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以示惩儆。马德昭于军务吃紧之际以提督统兵，当派援凤翔托病迁延，其居心已不可问，又复虚报勇数冒领口粮，竟视军务为利薮，置国事于不顾，贪诈尤为可恶。马德昭业经革职，即著交多隆阿、刘蓉、张集馨严行查讯，奏明办理。西安将军穆腾阿系专阃大员，又同在一城，于马德昭冒领饷银、捏报战功各节岂能毫无闻见？该将军何以前次并无只字提及？且屡次会同瑛棨奏保马德昭战守得力，此次又复会同多隆阿、张集馨奏参，其因何前后自相矛盾之处，著穆腾阿明白回奏。

（卷76　11—12页）

又谕：多隆阿等奏现办省城防剿事宜、分兵四路援应各折片。据多隆阿、穆腾阿、张集馨等会奏，点验四关勇丁数目虚冒甚多，而每月粮饷则照虚数支领，实堪痛恨。各营营官现据多隆阿等奏明分别拿问，自能将所有侵蚀蒙混等情讯查得实，严加惩办。至所称马德昭营中既未打仗，所保人员应由张集馨查明概请撤销，自为力祛冒滥起见。惟一载以来该营官兵于省城战守究竟有无出力，抑果全系冒滥？著多隆阿等详悉查明，确实具奏办理。西安省城现有旗、绿各营官兵共七千九百余名，于省垣防守自已足敷分布，穆腾阿、张集馨即将挑出精壮旗兵二千、营兵一千实力勤加训练以备缓急，并饬令与城外之曹克忠七营及德兴阿所带马队联络战守，毋稍疏虞。镇安被逆匪窜陷，著即严饬总兵福兆迅速进兵克复。其扑犯醴泉之匪及牛东一带马步回匪，著

多隆阿、张集馨迅饬曹克忠、马升等军分投剿捕，毋留余孽。多隆阿俟省防布置妥协，即赴北岸进剿高陵等处之贼，以次扫荡，肃清全陕。陶茂林一军既经张集馨给发饷银军火并令盩、鄠等县接济军食，自可不误师行。围攻凤翔之贼一闻省城派兵往援，更必很力来扑，该郡城以有数之兵练誓守经年，屡经危险，此时望救更必殷切，即著多隆阿等严饬陶茂林星速赴救，不许片刻耽延。曹克忠移营省城西南一带，足为此军先路之导，即著会合转战而前。总期克日早达凤郡，立解城围，以纾庶系。刘蓉自简放陕抚以来尚未据奏报由川入陕，当此各路之军已集，著即星速前进，统率诸军先将汉中城围力解，督同李云麟等将陕南群丑奋力荡平，并即檄饬各厅、州、县集团守险以助军威，严防豕突，仍与多隆阿随时联络声气，以筹全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穆腾阿、刘蓉、雷正绾，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76 16—18页）

同治二年八月己丑（1863.9.27）

又谕：骆秉章奏设立粮台专办援陕军米、贾洪诏奏滇省棘手情形、设法安夷剿回并甄别文武以期得人各折片。骆秉章现调楚军湘果、向导各营赴陕援剿，兵勇及长夫合计不下二万余人，日需米粮甚巨，自应设立粮台，委员会同各地方官在川、陕附近米谷较多之处专司采买，以资接济。既据该督奏称知县梅锦堂等均能熟悉情形，即著骆秉章饬令该员等妥为办理以裕军食。滇省启衅情形始于楚雄府属之石羊银厂，有临安人与回众互争，地方官不能妥办；成于省城汉人不分良莠见回即杀，由此激生事端。回众恐夷民助官剿回，设法结夷，并抢去剿办回匪札文，将"回"字挖改"夷"字，给与夷目阅看，多方煽惑，夷遂蠢动。贾洪诏奏称必须设法用间，先安夷民以孤回势，方可痛剿逆回等语，所筹不为无见。著贾洪诏会同骆秉章、劳崇光悉

心筹商，相机妥办。滇省现在武官自提、镇以下兵符均为回匪把持，兼以徐之铭等甘心为回匪所用，若日复一日，恐其盘踞渐固，不可动摇，且渐萌窥伺川、黔之意，为患滋大。所以，此时纵未必有剿办之力，不可不预备剿办之方。一俟川、陕、黔省军务稍定，兵力渐可分拨，骆秉章、劳崇光、贾洪诏即当会商进兵之策，不可迟延。滇省文武各员依势营私，亡廉丧耻，多与回匪勾通，亟应严加甄别，并著劳崇光、贾洪诏将该省文武逐加遴选，核其邪正贤否，分别去留，庶可渐挽积习，以收得人之效。各邻省如有得力之员堪供驱策者，并准由该督、抚奏明调往滇省以资差委。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6　21—23页）

同治二年八月壬辰（1863.9.30）

又谕：照麟奏各路兵勇到营并现在办理情形一折。所称半载以来调到延绥镇等各处兵勇经该督简阅裁汰外，仅得兵勇四千五百余名，其驻扎草地之伊克昭兵一千名并现扎草地之阿拉善官兵八百余众均由该督遣撤回旗，所办尚为核实。余万明募到楚勇尚能得力，军械亦尚整齐，即著先行派赴平汝力解城围，将冯元佐所带练勇随后继进以为应援，并即催提副将王泰来续行招募之楚勇三千余名迅速赴甘，由该督察看，如能得力，即一并交余万明、王泰来统带以厚兵力。所有调度泾、宁二州兵勇各情，均著照所拟分别调度遣撤，及饬各该地方官激励民团妥为召募，以备防剿。马德昭一员现据多隆阿亲抵西安将其迁延浮冒等情据实奏参，已有旨将该员革职交刘蓉军营差遣，并将所奏该革员肆凶恣诈各情交多隆阿、刘蓉等严行查办，自难再令赴甘。照麟现在庆阳统领乏人，著照所请，所有骁捷营各军即派已革潼关协副将张维义暂行统领进征。该员虽经前在商州防堵未能遏贼西窜为瑛棨奏参革职，如果其材尚属

可用，正可力图报效以赎前愆。熙麟所拟将各勇分饬余万明及马天祥等各为统带暨饬令李玉安统带营兵、伊昌阿、福禄二员统带蒙兵及宁夏满兵之处，均著照拟办理，一并归张维义统带，由熙麟调遣。已革游击余万明并赏还游击原官顶带。熙麟即行传旨饬令该员等奋勉图功，以期廓清甘省。河南布政使王宪、潼关副将阿扬阿于余万明所募楚勇过境之时捐备军械，借给饷银，均属踊跃急公，能顾大局，著由熙麟传旨嘉奖。韩城县知县袁一阳动用地丁银七百余两接济勇粮，能知缓急，准其于应解藩库正款项下开销，并著将该员摘去顶带处分即行开复，以励将来。熙麟此时惟当勉为其难，激励各军速解平凉之围，进克固原，以期肃清甘境，以副委任。前据多隆阿奏派署提督陶茂林带兵三千赴凤翔援剿，解围后即可移军平凉与该督所派之张维义等军会同攻剿，熙麟可随时知照多隆阿会商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76 39—41页）

又谕：……本日复据熙麟奏庆阳军火匮乏，煤铁俱无，且工匠均为逆回雇去，更属无从制造；已飞咨英桂于泰乙镇采办磺二千斤、硝八千斤，并拨该省局存火药一万斤；现据英桂咨覆业已备齐等语。著英桂速行派员解赴平凉军营以利进剿。

（卷76 43页）。

同治二年八月乙未（1863.10.3）

又谕：前因内外臣工奏参胜保折内有胜保倚通匪回弁马兆麒、金回回为心腹，用债事勒休之提督孔广顺为翼长，收受通贼回弁马振麟金盆、美女，札给差使，并将地方官拿获从逆之回教荫生马承恩索银释罪各等情，当经谕令多隆阿严讯具奏。兹据奏称孔广顺于同治元年八月经胜保委充翼长，旋以旧伤复发辞退；九月初一日准陕西巡抚行知奉旨休致回弁马承恩由世

职充补驻京提塘，住居省城北关，被回裹去，乘间逃回，胜保劝其捐银助饷，因无力应允发交长安县监禁，并未从贼，亦无索银释罪情事；回民马振麟由武举投充胜保军营，屡次打仗，保至都司花翎，上年六月经陕西巡抚派赴回营劝谕解散，实未通匪，八月，胜保到省，面委催捐回民富户，送过黄精、五加皮等药，并未送黄金、美女；回弁马兆麒由守备保升尽先都司，前在孔广顺军营队，后归王梦麟统带，并无潜通消息情事，亦未在胜保军营听差；请分别定拟等语。前任固原提督孔广顺经胜保派充翼长，在未经休致之前，且为日无多，尚无弊窦，该员业以老病休致，著勒令回籍闭门思过，不准在陕西逗留。马承恩虽讯无甘心从逆及交银免罪之事，惟身为职官被贼掳去日久，忍耻偷生，实属不知大义，著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炯戒。马振麟既无私通回匪及馈送黄金、美女等事，著与并未随胜保当差之马兆麒一并交多隆阿军营差委以观后效，倘再不知愧奋，即著从严惩办。

（卷77 2—3页）

又谕：多隆阿等奏回逆大股渡河扑营，击剿获胜，及阴雨未霁，陶茂林一军不能拔队遄行各等语。此次回匪渡河扑营，虽经雷正绾督兵击退，而悍贼均赴高陵并力抗拒，余孽又在咸阳苏家沟等处，调来伪元帅孙义宝率党数千渡河，意图攻扑三原各营，亟宜严加防范，杜其西窜。仍一面进剿高陵，迅歼丑类，并分兵攻捣永乐店老巢以牵贼势，不得稍有迟延致误戎事。至凤翔被围一年，危在旦夕，陶茂林一军自应恪遵前旨星夜进兵，即使泥潦载途，亦应念凤郡数十万生灵望援之急迅速拔队，岂得畏难苟安，藉口不进？著多隆阿等迅饬该署提督克日赴凤，立解城围。倘敢任意迟延致凤翔或有疏失，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宽贷。雷正绾自入陕后所向克捷，且能以少击众，洵

属智勇兼优，本日已明降谕旨交部优叙。该署提督务当益思感奋，廓清全陕，与多隆阿同膺懋赏，实有厚望焉。吉顺已准其开缺回旗，其所遗河州镇总兵一缺，多隆阿辄请以曹克忠补授，殊属不谙体制。惟念曹克忠战功叠著，且知洁己爱民，以之补授河州镇总兵可期胜任，是以降旨允准。嗣后遇有提、镇等缺，该将军惟当请旨遵行，不得再行拟员请简，以符定制。多隆阿日内计已出省剿贼，所有省城防守及筹运饷需各事宜即著张集馨会同穆腾阿妥筹办理，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雷正绾，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甘肃河州镇总兵官吉顺因病解职，以记名总兵官曹克忠为甘肃河州镇总兵官。

以战功卓著，署陕西提督雷正绾、总兵官成禄下部优叙。

（卷77　8—9页）

同治二年八月丙申（1863.10.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穆腾阿奏藩司粮道抗不发饷、请饬查办及派署左翼副都统各折片。西安驻防官兵口粮缺乏，叠经谕令该省巡抚督率司、道设法筹款，按四成搭放俾资糊口。兹据穆腾阿奏称自革抚瑛棨因循玩遏、日甚一日以迄于今，所领之饷即按二成核算亦复不足，现在兵丁男妇大小又饿毙二千六百余名，幸多隆阿拨麦三百石又得苟延数日；恳饬署抚臣张集馨速筹接济，并请将屡次玩延之藩司、粮道查办等语。所奏谅系实情。除瑛棨业经革职发往新疆外，所有署藩司刘齐衔、署粮道德纯于军饷要需叠奉谕旨之件并不遵旨支发，任意迁延，坐视旗兵纷纷饥毙至于此极，此中有无别情？亟应彻底稽查以惩玩泄。即著多隆阿、刘蓉将该署藩司、粮道等究竟因何任意玩视之处详细查办，据实具奏。其满营兵丁月饷缺乏日甚，仍著张集馨懔遵叠次谕旨迅速设法筹款接济，即按四成实

银、米粮折半六斗，不敷米豆折价支放，以资糊口。倘再仍前膜视一味稽延，即惟张集馨是问。西安左翼副都统一缺，著德兴阿照例兼署，伊昌阿即著前赴乌什本任以重职守。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多隆阿、穆腾阿、德兴阿、刘蓉，其传谕张集馨知之。

又谕：玉通奏花寺奸回勾结撒匪攻陷城堡、已逼郡城、现筹办理及兵勇接仗情形一折。西宁花寺奸回肆扰，已将喇课、镇海堡二处营堡攻陷，其南川营塔尔寺及威远白塔寺各报回匪聚众焚杀，经各营官兵及各该寺呼图克图等会同攻剿，各有杀伤。现在该匪并从西川蜂拥进扑郡城，盘踞城东关厢，势甚凶很，经玉通督饬兵勇登城守御并分路出剿，即著玉通激励该处员弁兵勇严密守御，相机出剿，飞催所调青海蒙古番子官兵并阿宗呼图克图等统勇星速到齐，合力剿办，并著恩麟仍遵前旨迅即派拨劲兵交前任提督经文岱统带前往西宁进剿。该处情形愈紧，经文岱何时进发？如果该员不克分身，此外何员可以另派带兵往剿之处，著熙麟、恩麟迅速办理具奏。西宁镇营官兵饷银欠发已一年之久，此时郡城被回匪围困，该官兵昼夜防守，仅由玉通于捐款内酌给口食，饥危可想。著熙麟、恩麟督令甘省署藩司无论何款务即赶紧筹拨解济，以资散放而振兵心，毋稍玩延。青海蒙番业经玉通檄调，其贵德、巴燕戎格两厅番族是否可为我用？著玉通、恩麟仍遵前旨妥商筹办。乜氏、马奎源母子此时曾否行抵西宁？该头人如果能为回教信服，解释纷争，玉通即遵前旨饬令道员雅尔佳纳督率该头人妥为办理。此时该匪已逼城关，凶焰正恶，自应实力剿击以挫其锋。如能叠加惩创退出城关，该回众实有两教相持求为剖办等情，即著玉通相机妥为办理，以平仇怨。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熙麟、玉通，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77　10—13页）

同治二年八月丁酉（1863.10.5）

又谕：劳崇光奏查明前署督臣殉难及滇省大概情形一折，所奏前署云贵总督潘铎死事缘由，与前日骆秉章所奏大略相同。现在杜文秀仍盘踞大理，叛逆已成，马荣踞寻甸，马联升踞沾益，皆受杜文秀伪职，时至附近各处滋扰；徐之铭一言一动皆听回教诸人指挥，近则不独回民挟制，即岑毓英亦遇事把持，滇省大小政务皆由岑毓英、马如龙主持。徐之铭谄附回民以为护符，是非倒置，任意欺罔，实堪痛恨。马如龙心术隐微固不可知，既据该督奏称外貌颇袭取忠义之名，不肯自居叛党，且具禀该督词尚恭顺，即著劳崇光、贾洪诏乘机诱掖，或尚有可用之处，即照该督所拟设法暂与羁縻，但须随时防范，不可堕其诡谋。省城兵权、利权均归回民，虽当此兵饷两绌未能遽挽积弊，然将来应如何办理，亦当预先筹划，庶可渐图规取。劳崇光、贾洪诏务当随时确查该省情形，与骆秉章悉心筹商，妥为办理。至本地团练如临安之梁士美、东川之杨盛宗既称得力，应如何加意拊循、俾为我用之处，并著会同妥筹，设法驾驭。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7　19—21页）

又谕：常清奏遵筹伊犁分界、办理防御情形，添兵守卡堵御获胜、调武隆额等来营续获胜仗各折片，明绪等奏先事预防，麟兴等奏查边情形各折。俄人在伊犁卡外逞兵，叠次扑我营盘，并听哈萨克、回匪勾结越岭内犯，均被我兵先后击败奔窜，防堵甚属严密。惟俄人添纠党与，复来滋扰亦恐不免，常清现调武隆额、穆克登额前赴伊犁差委，著即迅催该员等驰往，以便带兵防剿。如俄人仍添党内犯，伊犁官兵不敷应用，即著常清飞咨平瑞、奎栋迅将备调官兵饬令驰赴伊犁助剿。常清布置各节不得不如此办理，惟此事须以速于了结为是，仍著

遵奉前次谕旨办理，以为后日转圜地步。至伊犁地方回众，该将军业将颁到分别良莠谕旨广为晓谕，自可稍安反侧。仍当督饬各城文武严密稽查以清内奸，毋令与外人勾结。所称俄人如果前来伊犁商议分界，拟先与议明不带器械，止准十人入卡，筹划亦尚周密。惟前已叠次谕令明绪、明谊，令其照会该国西悉毕尔，约定勘界日期，会同该国使臣准照该使臣议单妥为办理，并谕知常清令其行知各城大臣一体妥为照办，著常清仍遵前旨办理。其伊犁分界事宜，亦著该将军知会明绪等统由塔尔巴哈台议定，以归划一。此时伊犁叠获胜仗，转圜较易，并著明绪、明谊乘此机会速将分界事宜办结，以免别启衅端。其哈萨克、布鲁特人众分入俄国及仍隶我界之哈萨克等部落应如何分别安插，并著常清知会明绪等于分界时妥议章程，俾无后患。至良善内附之哈萨克、布鲁特等，自不能任听俄人强行索去，致令回部人众解体。其出力报效并打仗出力之官弁兵勇，并著常清汇案奏奖以资鼓舞。塔尔巴哈台所属之胡素图卡内有俄人兵队擅来驻扎，虽经撤退，难保不去而复来，并有续添俄兵与巴克图卡外原驻俄兵合队，情形叵测，明绪等所筹布置尚为妥协。明绪、明谊仍当遵奉前次谕旨向俄营告知，以现已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照，准照该国使臣议单办理，令其静候使臣来塔定议，仍一面严加防范，毋稍疏懈。至科布多所属之哈屯河地方一带，经麟兴等派员前往查勘，行至库克乌苏地方，因路险林杂不能前进，据向导兵称自道光十九年以来并未到过哈屯河地方，巡边事务废弛已久，惟现当分界之时，不得不认真查办，仍著麟兴拣派妥员探明路径，并查明该处有无俄罗斯兵队。如无兵队阻截去路，即饬前往查明以清疆界。至乌梁海每年交送俄罗斯鹿皮，日久相沿，且当分界未定人情惶惑之时，兹事止可无庸深究。本日复据景廉密奏伊犁奏查哈萨克承袭汗

爵公举之人与前奉谕旨两歧一折。绰坦冒袭汗爵，前据景廉于结案时奏明，情尚可原，曾经降旨加恩宽免其罪。嗣因常清奏查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并未将前奉谕旨声明，复经谕令常清、景廉饬令哈萨克各台吉公举一应袭汗爵之人，并未将绰坦汗爵革除。现据景廉奏称该游牧人等久经遵奉绰坦为汗，且该绰坦又有不肯归顺俄国之语，塔尔巴哈台边境哈萨克人众皆系绰坦所属，值此边疆有事之秋，自应设法羁縻。本日据明绪等奏恐内附之哈萨克被俄人煽惑，已调绰坦等轻骑来城晓以利害，可见绰坦尚能为我尽力，岂可令其妄生疑惧？绰坦著仍准其承袭汗爵。其常清现在行查塔城公举应袭汗爵咨文，即著明谊密行撤销以安其心，切勿轻行宣露致生枝节。明绪奏接俄国西悉毕尔总督覆文，因外封系咨覆明谊未便拆阅，仍转递伊犁拆阅等语。明绪既与明谊、常清等同办一事，于接到覆文时尽可先行拆阅，如有应行核办之处庶无贻误，阅后加封转递，止须知照拆阅一节，以免展转耽延。嗣后常清、明谊、明绪遇有公文均当如此办理，不必过于拘泥。现在所递公文著常清于拆阅后即知照明谊、明绪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7 22—26页）

又谕：景廉奏遵旨侦探俄罗斯布鲁特情形、倭里罕后裔下落并密陈绰坦仍宜承袭汗爵各折。倭里罕是否陷入霍罕城，或由城内逃出被害？斜黑阿浑子孙是否在倭什地方，或附从希皮察克布鲁特？均无确实消息。著景廉仍行设法切实探明，随时具奏。至俄罗斯占踞安集延城池三处，或引诱沙雅克等爱曼布鲁特随从，或与布鲁特鄂斯满等构衅，虽系卡外蛮触相争，惟俄人贪心无厌，卡外各部落势将尽为吞并，与西路边界日形逼近，不可不预筹防范。况阿哈玛塔尔爱曼、俄罗斯头目巴什吐克等既有教布鲁特带俄人七百名前往喀什噶尔之信，若系为通

商而来，何至聚集如此多人？该国既勾结哈萨克人众在伊犁卡伦滋事，难保不于喀城边卡窥伺滋扰，著景廉严密行知奎英、福珠凌河加意防范，毋稍疏忽。鄂斯满等既聚众一万二千名之多在松库勒地方将俄人击败，仅可设法笼络，俾为我卡外屏藩。著景廉即拣派妥员带令晓事回子前往侦探，或可藉资臂助。至绰坦冒袭汗爵一案，现据景廉奏称哈萨克奉绰坦为汗业已相安日久，且所属部众多在塔城附近地方，又不愿附俄人；本日据明绪等奏尚调绰坦等轻骑前赴塔城晓谕，自应设法羁縻俾为我用。绰坦本未降旨革除汗爵，著即仍循其旧。本日已谕令明谊等将常清咨文撤销，并谕令常清知悉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77 27—28页）

调乌鲁木齐绿营兵一千五百名、阿克苏换防兵五百名赴伊犁协同防剿。

（卷77 29页）

同治二年八月戊戌（1863.10.6）

陕甘总督熙麟奏：平凉被围，檄饬余万明等飞速往援。得旨：平凉被围已久，急盼援兵，该督当严饬余万明激励将士一鼓作气迅解城围，俟所募楚勇到齐再图分攻合剿，廓清大路。接仗情形仍著续行奏闻。

（卷77 30页）

同治二年八月庚子（1863.10.8）

又谕：多隆阿奏驰回北岸进剿一折，熙麟奏平凉失守并调外火器营官员、工匠、火器等各折片。多隆阿已由省起程驰赴渭北，并檄令穆图善将南岸各营移过北岸合力痛剿。现在陕西回匪屡经败创，贼胆已寒，多隆阿正宜乘官军屡胜之威一鼓作气将十三村余匪扫除，进拔高陵，并令雷正绾一军由西路进攻

泾原等处贼巢，以期肃清渭北。潼关地方防务紧要，皖捻窜入豫省后日向西趋，该大臣务当随时侦探，加意严防。商洛等处亦宜严密布置，扼要堵御，不可稍涉大意致有疏虞。甘省平凉府城现已失守，回匪凶焰日张，势必并趋泾州冀与固原贼匪联成一片。该省贼众兵单，军情紧急较甚于陕，多隆阿如攻克十三村，兵力自可有余，即著速拨一军驰援甘省以顾大局。倘不能另拨兵勇，亦宜速饬陶茂林一军迅解凤翔之围，以便前赴平凉，毋稍迁延，致误事机。熙麟所派余万明等军往援平凉尚未起程，该处城垣已先为贼攻陷，尚非赴援不力，所有自请严议之处，著加恩改为交部议处。仍著饬令余万明等严扼泾州，相机堵剿，毋任与固原贼众勾结。仍飞催王泰来续募楚勇星夜驰赴庆阳，以便规复平凉。其平郡西南各路扼要处所，即著恩麟迅速调派兵勇严密堵扼，毋令蔓延他处致成燎原。前据熙麟奏请拨火器营所造火箭等项，曾经谕令英桂将火器营官祥安在晋省制造之火箭、炸炮子等项匀拨赴甘，本日复谕令英桂迅遵前旨就近拨往。此次熙麟续请拨解炸子、火箭等项并调吉庆等七员雇募工匠解运钢铜赴甘，该营精于制造之人本属无多，铜铁等项本系由部支领，运往亦觉不易，本日已交管理该营王大臣酌核办理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熙麟奏平凉府城被匪用地雷轰陷，该匪有会同固原大股攻扑泾州之势，请饬总兵唐友耕带兵飞速援甘等语。平凉现已失陷，该逆拟勾合固原大股直扑泾州，甘省兵力甚单，情形万分吃重。多隆阿所派之陶茂林一军，前据奏称先须驰援凤翔，俟郡城围解，余匪尽歼，始能渐达平凉相机剿办。现在亟需邻省大支劲旅星速驰援，始足以壮军声而遏狂寇，骆秉章素顾大局，谅必能统筹兼顾。著仍懔遵叠次谕旨迅速抽拨得力兵

勇二三千名克期赴甘，即交唐友耕统带前往。如该总兵现因在川带兵一时未能出省，即著骆秉章遴选知兵镇将大员迅行带往以利攻剿。甘省情形糜烂已极，该督惟当不分畛域速筹救援，万不得以兵力无可分拨为词稍存膜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77 39—41页）

同治二年八月癸卯（1863.10.11）

又谕：前据熙麟奏调外火器营营官吉庆等七员名赴甘差遣，并请由该营代雇工匠，酌拨库钢、洋铜及火箭、炸炮子等项交吉庆等运赴甘省备用，当交管理该营王大臣酌核办理。兹据奏称该营所造军器等项节经各路军营请调，必须随造随拨，方足以敷接济；吉庆系制造军器甚为熟悉之员，未便遽令前往，现改派候补护军校志亮率同熙麟奏调之护军等将炸子火箭一百枝、小号炸炮子一百个星速解往等语。此项利器军营中不可多得，将来志亮等运送抵甘，熙麟当饬令各营将弁必须于攻城接仗时对准贼营贼队施放，期于箭不虚发而炮子不致虚糜，庶足以振军威而收实效。至该营打造一切军器俱系本营弁兵指示匠役如法制造，并无专习打造军器之工匠，此项人夫及随带什物未便由京雇募带往，该王大臣所奏均系实情。查火器营营官祥安等现在晋省督饬匠役制造火器，即著英桂酌派数员名并饬随带应用什物前往甘肃庆阳军营听候熙麟差遣，并著迅速筹办，毋稍稽延。库钢、洋铜二项火器营本无收存，本日已交户部酌量拨解，并由该部知照兵部、顺天府照例运送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7 50—51页）

同治二年九月乙巳（1863.10.13）

又谕：前因穆腾阿历次与瑛棨联衔奏保马德昭战守得力，

嗣因多隆阿、张集馨奏参马德昭虚浮兵数，穆腾阿又复会衔入奏，前后自相矛盾，当经降旨令穆腾阿明白回奏。兹据奏称该将军驰抵西安后与瑛棨会商防剿，击退扑城贼匪，未敢随同粉饰；马德昭奉旨派援凤翔，藉词迁延，该将军因其本有劳绩，且时值逆回西窜，城防吃重，未经奏参；嗣与多隆阿等查出马德昭虚冒兵数等情，随即会衔具奏等语。穆腾阿以专阃大员与瑛棨、马德昭同在一城，于瑛棨之贻误地方、马德昭之浮冒兵数既未能据实陈奏于先，迨奉旨饬令明白回奏，犹敢摭拾浮词枝梧掩饰，于马德昭参奏、奏保先后自相矛盾之处仍复含糊，未能明晰，实属昏愦。西安将军穆腾阿著交部议处。

（卷78 1—2页）

同治二年九月甲寅（1863.10.22）

又谕：张集馨奏沥陈陕省凋蔽情形、暂请以粮济饷并楚军抵汉后无庸专设粮台折片。陕西自发逆、回匪相继作乱，各属停征，进款无著，而大兵云集，出款浩繁，现在曹克忠劝令从逆村庄捐粮赎罪，业经捐麦至五万余石之数，即著张集馨饬员迅速催交收运入城，并照所请先给满饷，后给汉兵，务令国家有用将士不至身罹冻馁，一俟饷项充裕，即将满洲兵饷米折仍按四成支放以恤兵艰。

宁夏将军庆昀等奏：宁夏回匪现在具呈悔罪。得旨：该将军等论汉回互相报复情形俱中窾要。回匪之藉端肆逞固应示以兵威，且防堕其诡计，汉民之喜事生衅者亦须随事弹压，悉归驾驭。倘敢任性妄为，必当严查惩办，以靖奸宄而遏乱萌。

（卷78 51—52页）

同治二年九月乙卯（1863.10.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多隆阿奏收复高陵县城、泾河迤北一律肃清及雷正绾攻拔永乐店等处贼巢各折片。现在军威大

振，该逆自必闻风胆落，亟宜乘胜进攻以收破竹之效。著多隆阿督饬诸军移营前进，节节扫荡，迅将咸阳迤西乾、邠等处贼巢削平，并严杜该匪往西北奔窜之路，期于聚而歼旃，廓清全陕，以副委任。马升一军曾否驰抵咸阳？如敢任意迁延，即著从严参办。凤翔被围已久，望援急切，若赴救再迟，恐蹈汉中覆辙。该大臣当严饬陶茂林速将曹逆殄除，克日直达凤翔以拯倒悬之急。多隆阿亦当亲督大军由高陵节节前进，为之声援。汉中失守以后贼势若何？溃败兵勇能否招集成军？仍著该大臣速饬毛震寿就现有兵力扼要堵御，毋令再行窜扰完善。该处兵将无所统属，事权不一，多隆阿仍当妥筹兼顾。其子午谷一带为省垣门户，关系甚重，著督同张集馨预为布置，毋稍疏虞。洛阳捻匪虽由东南窜去，惟该逆匪奔突靡定，且张总愚一股势甚慓悍，潼商等处防务未可稍松。如有西窜信息，即速拨劲旅前来截剿，毋稍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多隆阿奏陕省精华之地已成焦土，饷银无出，全赖各省协济以裕军食；山西、湖北尚陆续解饷，惟直隶、山东、河南应解该营协饷从未批解，请饬迅解等语。该将军入关后叠挫凶锋，力图扫荡，现当攻剿吃紧之际，复届冬令，饷项缺乏，兵勇深虞哗溃。著刘长佑、阎敬铭、张之万迅将应解该营饷需速行拨解以济军糈，毋得迟延干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陕西高陵县城，泾河迤北肃清，予总兵官余文科等加衔、升叙有差。

以陕西攻克永乐店、塔底贼巢，予总兵官成禄等升叙有差。

（卷79 2—5页）

同治二年九月丙辰（1863.10.24）

又谕：前因穆腾阿奏参、奏保马德昭先后不符，迨奉旨明白回奏，犹未明晰，降旨交部议处。兹据兵部奏请将穆腾阿照溺职例革职，实属咎有应得。姑念穆腾阿曾在军营著有劳绩，著革去将军，加恩赏给副都统衔，作为巴里坤领队大臣即由西安驰驿前往。文永著俟穆腾阿到任后，照例驰驿来京当差。

调荆州将军多隆阿为西安将军，以正红旗汉军都统富明阿为荆州将军。

（卷79 6页）

同治二年九月辛酉（1863.10.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多隆阿奏官军叠破贼巢、大获全胜、现仍督军西进并陶茂林由鄠县进剿情形各折片。逆回由渭河至泾河县绵亘十余里排队抗拒，经多隆阿亲督各营分左右两路进攻，将苏家沟、渭城贼巢先后攻破，渭城余匪夺路奔逸者马贼不过五六百人，步贼不过一千余人。此时贼势穷蹙，难保不窜扰近省一带以图牵掣大军之势，著张集馨会同德兴阿严密防范，相机截剿，雷正绾统带所部各营仍由泾阳渡河。曹克忠现赴咸阳，即著该署提督等择要驻扎，力扼该逆西窜之路。其咸阳之白起营、马家埠贼巢及醴泉、邠、乾等贼党，著多隆阿节节进剿，以期迅就肃清。派援凤翔之陶茂林一军由省取道蓝、鄠、鄠县一带前进，沿途遇有贼匪，经该总兵整队截杀，屡破贼垒，现在槐芽镇至鄠县四十里尚有余逆肆扰，即著饬令陶茂林统率所部乘胜进攻，扫除零匪，疏通粮路，俾官军畅行无滞，得以速抵凤翔，庶可力解重围。凤翔望援甚急，多隆阿严饬该总兵赶紧前进，毋得稍涉迁延。正在寄谕间，据穆腾阿奏训练旗兵及防守出力并应行遣撤各员请分别办理各折片。所称挑选精壮旗民二千名时加操演各事宜，系西安将军应办之事，著多隆阿即饬管带各员勤加训练以备防剿。其所请各员奖励等

情，并著多隆阿覆加查核，如果实有劳绩，再行奏请奖叙。穆腾阿原折片著钞给多隆阿阅看。

（卷79 19—21页）

同治二年九月癸亥（1863.10.31）

又谕：李云麟奏兵抵郧西与贼逼近、探闻汉中失守、现筹防剿各情形一折。蓝逆勾结回逆分扰楚、陕交界之湖北口系在何县地方？勾结何路回匪？约计贼数多寡？李云麟谅已督军迎剿，军情、贼势均著官文等随时驰奏。李云麟援助迟延，以致汉中、城固相继失陷，咎无可辞，所请严议之处著加恩改为交部议处。该京堂即当激励部将将镇安股匪痛加剿除，毋任阑入楚境，仍即取道兴安节节进剿，随时与刘蓉会商妥办，毋稍大意。

（卷79 25—26页）

同治二年九月甲子（1863.11.1）

又谕：前据多隆阿奏报官军叠破苏家沟、渭城等贼巢，当经寄谕该将军等节节进攻，张集馨等严防渭城余匪窜扰近省一带。兹据穆腾阿等奏攻克马家堡、白起营要隘等情形，谅多隆阿奏报当亦在途。咸阳境地廓清，醴、邠一带更可乘机进剿。雷正绾攻克塔底等贼之后，自可与多隆阿会合，务将陕省西路迅速扫荡，尽殄逆氛。曹克忠之军著即准其回驻近省以顾根本，或分兵一二营会同福兆调集乡团前往商南，将蓝二逆股迅筹扑灭，兼顾潼关门户，以防豫捻乘间窥窜。著多隆阿妥筹办理。……

（卷79 35—36页）

又谕：多隆阿奏陕省军务大有就绪、现饬雷正绾统带十营赴甘并严防潼、商及自陈病状各折片。陕省军务渐就廓清，该大臣以陶茂林一军驰解凤翔围后扫除各属零匪尚需时日，诚恐

缓不济急，现在拨足十营，发给饷银军火，令雷正绾统带由醴泉一路取道直赴固原，其陶茂林一军俟凤郡解围即由汧阳、陇州一带节节进取，与雷正绾互为声援，足见该大臣不分畛域，实能通盘筹划，顾全大局。甘省平凉、固原先后失陷，待援甚急，即著该大臣饬令雷正绾迅统十营由醴泉直趋固原，与该省之兵会合夹击，力图克复。雷正绾并准其径用木质关防与熙麟联衔奏事，如有紧要军情不及咨会之处，并著即行单衔驰奏以重军务。陶茂林一军著俟凤郡解围、各属零匪肃清后，该大臣即饬由汧、陇进取，与雷正绾联络策应。甘省得此重兵，声威既壮，固原、平凉不难克期恢复，熙麟惟当饬令调到各军与陕省援师合力痛加剿洗。雷正绾援甘之师去陕日远，所有一应粮饷，即著熙麟由甘省就近设立粮台，一面迅速知照恩麟将该营粮饷源源接济，毋得稍有缺乏。惟甘省饷项已属异常竭蹶，陕、甘相为唇齿，雷正绾军饷如甘省或有缓不济急之处，仍著多隆阿行知张集馨兼筹接济，毋得稍分畛域，以期士饱马腾。多隆阿数月以来力疾督军，近复势益增剧，览该大臣所陈病状，廑系殊深，自当安心调摄，以期速就痊可。所称贼氛未靖，国事方殷，不敢以病躯自懈，具见忠忱恳款。现在乾、邠、长武、醴泉、扶风等处之贼，该大臣业经分兵四路扫荡，官军乘破竹之势剿败残之匪，自无难一鼓荡平。该大臣筹定机宜饬令各军分投剿办，即可酌量回驻省垣居中调度，以便安心调理，速去沉疴，用副朝廷眷倚之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9 38--40页）

同治二年九月丙寅（1863.11.3）

又谕：有人奏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恩麟办事颟顸，不学无术，当陕西回变初起，该护督并不于接壤要隘严密巡防，

以致该逆匪声息相通，潜往助逆，焚掠之后满载回甘，如入无人之境；河州、狄道回变继起，百姓赴省请兵，该护督闭署不问，迨贼氛逼近省垣，惟于衙署内添兵环守，不许难民入城，而于回民出入城门不敢过问；该护督见逆焰鸱张，遂借招抚为补苴之计，乃王阿浑甫畀顶带，而固原、盐茶相继失守，其为诈降内溃情弊显然，恩麟竟以另股贼匪含混入奏；民人王福等集众联团，意图报愤除害，该护督辄坐以谋叛大逆，斩首四人，又逼令绅士裁撤团练，使招募之勇、训练之功废于一旦；革员成瑞、赵秉鉴、和祥系侦事获咎之员，该护督欲见好数人，遂令办理招抚，藉图保举，该废员等遂馈贼求和，且逼令难民改装随教，号曰"新回"，以致回逆愈抚愈横，省南省北一带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皆由舍剿议抚，贻误大局；请饬查办各等语。恩麟护理督篆已逾一年，而回氛日甚一日，甘肃全省几有糜烂之势，若非该护督惟怯无能，养痈成患，何至贼势猖獗若此？著多隆阿、熙麟按照所参各款严密访查，据实覆奏，毋稍徇隐。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0 8—10页）

同治二年九月庚午（1863.11.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熙麟奏援平弁勇连破铜城、丈八寺等处贼巢一折，另片奏陕回西窜，请简派大员带兵来甘助剿等语。平凉失守之后贼氛益肆，此次余万明带勇仅二千余名，竟能将备同心，三日之内连破坚巢，从此军威一振，即可节节剿洗，著熙麟督饬余万明等乘胜进取规复平凉，毋稍延误。陕省败回纷纷西窜白集原、神浴河等处，愈聚愈多，泾、宁情形倍形吃重，熙麟虽派陕勇一营赴泾扼守，而兵数甚单，且固原股匪窜扰环县属境，尤为庆阳门户之忧，必应厚集兵力方能大挫凶锋。前据多隆阿奏已饬雷正绾带领十营前赴固原援剿，此

时甘省军情吃重，雷正绾务当赶紧起程鼓行而西，相机进剿。陶茂林计已到凤，即著多隆阿饬令迅解凤翔之围，前赴甘省会同剿贼。成禄向随雷正绾剿回甚为出力，熙麟请饬该总兵带队来甘之处能否抽调？著多隆阿斟酌办理。现在援甘兵勇为数已不为少，而雷正绾等又属久历行阵勇敢素著之员，指日大兵云集，自可迅奏肤公。熙麟当督饬在营将士踊跃赴功，慎重防剿，毋以骤胜而骄，为贼所乘。宜君县为河东饷道所经，现在该县村庄被贼窜扰，自应赶紧歼除以通粮路，著熙麟严饬冯元佐等联络民团实力剿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攻破平凉贼巢，复已革游击余万明职，并赏巴图鲁名号。

（卷80 26—28页）

同治二年十月乙亥（1863.11.12）

又谕：英桂奏探闻宋逆余党扰及易州一带、已饬沿边文武防守以杜窜越并探得陕省鄜州所属之洛川、宜君两县另有回匪滋事、势甚猖獗各折片。宋逆被官军击败后只身潜逃，现在直东已无成股贼匪，而零星败匪豕突狼奔，直隶易州一带地方与山西接壤，自应严密防范。即著英桂严饬庆德等督率在防兵勇认真堵剿，毋令扰及完善。陕省洛川、宜君毗连韩城、郃阳等县，该处回匪复炽，亟应及早扑灭以免蔓延。多隆阿现已督军西趋，此次洛、宜两属回匪复张，或恐欲牵掣我师，即著多隆阿、张集馨派拨得力将弁驰赴该处一鼓翦除。至晋省荣河、河津等县均与洛、宜仅隔一河，吉州等处亦相距该处不远，尤应处处严防，以杜该回匪窜越之路。总兵和昌所统官兵仅数百名，恐其不敷堵剿，英桂务当严饬该护镇等会同沿河各地方官激励民团严为守御，以杜窜扰。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英

桂，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1 8—9页）

同治二年十月己卯（1863.11.16）

又谕：多隆阿奏官军驰抵凤翔、城围已解及分兵各路援剿情形一折。凤翔被围至十四月之久，经陶茂林等督军援救，转战而前，城围立解，皆由多隆阿调度有方，所向奏绩，深堪嘉尚。现在甘省贼氛甚炽，即著饬令陶茂林将附城贼垒并所属回巢赶紧扫荡，迅赴甘省会合雷正绾之师剿办回逆，毋稍迟误。雷正绾现已由邠州一带赴甘，力图恢复平凉，曹克忠一军又进剿白吉原老巢，是甘省援兵云集，熙麟务当督率各军随时分兵策应，并就现有兵力慎重防剿，毋稍疏虞。凤翔各属被扰，一切善后事宜著刘蓉、张馨集督属妥为办理。多隆阿病体未痊，惟因军势正顺，必须一鼓作气迅奏肤公，现仍进驻醴泉分兵剿贼，具见忠勇悃忱。该大臣务当随时调摄，如各路布置已定，即可回驻省城稍息劳勚。另折奏遵覆窦垿等未能解晋缘由。昨据爱仁奏请将阎丕敏、施鹏、窦垿、汪曜奎、罗殿标、李祝龄、张维义解晋审办，当谕令刘蓉遵照解往。现在刘蓉到省尚须时日，即著多隆阿按照爱仁奏提各犯一并派员解赴山西归案审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熙麟、雷正绾、刘蓉，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1 15—16页）

同治二年十月庚辰（1863.11.17）

又谕：恩麟奏平凉失陷、贼势鸱张、请饬山西拔饷、玉通奏贼扑郡城、剿办情形各折片。平凉府城失陷，已据熙麟奏报。现在多隆阿已派雷正绾督带十营兵勇起程赴甘，陶茂林亦统率所部于凤翔解围后进援甘省，拟与雷正绾会合攻拔平凉，规复固原。计雷正绾与陶茂林兵勇已有二十营之多，不难迅扫

贼氛。惟陕省败匪陆续西窜，雷正绾等军仅止从后尾追，恐贼势益形滋蔓。多隆阿务当饬令雷正绾等军绕道迎截，俾该逆不能西窜，不可徒事尾追，并著熙麟派拨兵勇会合夹击，以期四面兜剿，速奏肤公。泾州一带已经熙麟就近派兵扼扎，西路之隆、静一带防兵甚单，著恩麟再行添募勇丁迅速前往以固省垣门户。南路之西和、盐关贼匪尚未剿灭，伏羌匪徒复逃至秦安，岷州回匪复行滋事，又临洮花寺回匪扑近西宁郡城，河州、狄道回汉亦互相仇杀，情形吃紧。该省贼匪蜂起，竟有接应不暇之势。多隆阿督办军务，两省防剿事宜均应统筹兼顾，著即饬令在事文武将该匪次第扫除，毋留余孽。陶茂林、雷正绾均统率所部赴甘，甘省东路兵力足敷剿办，西线尚觉空虚，马德昭到甘后应否饬赴兰州抑或即留于庆阳军营派令带兵之处，均著熙麟酌量办理。至花寺回匪屡经兵勇攻击并设法解其胁从，惟贼众兵单，贼首马归源伪行乞抚，仍复环绕郡城焚杀，并分股盘踞东关南山抗拒官兵，一股在北川焚杀，攻扑番寺，实属凶顽异常。现经阿家呼图克图带领僧勇等二千余人助剿，杀毙贼匪多名，著玉通即饬令兵勇会合攻击，并激励番僧等迅将该匪歼除。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雷正绾、熙麟、玉通，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甘省饷项匮乏、请饬山西及河东道迅拨巨款一折。甘肃地方瘠苦，向赖各省协济，近来贼氛四起，固原复陷，多隆阿现派雷正绾等督率大军驰援，饷需尤不容稍缺。著英桂督饬河东道于省库、运库迅速筹拨饷银，即交甘省委员解往以济要需。又据玉通奏西宁花寺回匪盘踞关厢，城中仓库空虚，粮饷缺乏，请饬山西筹拨银十万两等语，并著英桂妥为筹拨，与前项恩麟所拨之款一并酌量先行筹措若干两，星速解往，以济军需而维大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劳崇光、张亮基奏克复普安厅城、现筹剿办新城踞匪、进图贞丰、兴义发逆窜扰松桃厅境、请将总兵李有恒革职、勒限剿贼各折片。普安厅城为回匪袭踞，千总李馥、署同知钱坝等督练攻克，擒斩多名，余匪逃赴兴义，现在普安、安南二县亦经收复，劳崇光等已饬将弁分军进剿贞丰新城。著即督令在事各员迅将该二城攻拔，进军兴义，与广西知州陈锡藩会合夹击，以期扫荡逆氛。……

（卷81 34—37页）

同治二年十月丙戌（1863.11.23）

…… 据熙麟奏西安败匪纷窜崇信之神浴河、平凉之白水镇、华家庄等处，请饬多隆阿迅催雷正绾星速赴援等语。雷正绾前已统带十营由醴泉直趋固原，著多隆阿飞催该提督鼓行而西，毋稍迟滞。凤翔余匪计已搜捕净尽，并著催令陶茂林督队赴甘，以期厚集兵力攻拔平凉等处，迅扫逆氛。熙麟仍当督饬各军分投策应。雷正绾各营军需如有必需接济之处，并著妥筹接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多隆阿、骆秉章、熙麟、严树森、刘蓉、李云麟，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2 17—18页）

又谕：刘蓉奏上年回逆滋事，西、同、凤各属富户多年迁居山西，迹虽同于转徙，家仍拥夫厚资，亦应谊切桑梓，共相输助等语。陕省凋敝已极，富贾巨商散处山西者定必不少，现在刘蓉办理汉中等城剿匪事宜需饷甚巨，本省无可筹措，著英桂即饬郑敦谨、王溥遴派廉干得力之员分途劝办，一俟收有成数，即随时拨解刘蓉行营以资接济。秦、晋唇齿相依，该抚务当督饬该司道妥为劝导，不可有名无实，以期士饱马腾。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有人奏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恩麟办理回务

专藉招抚为补苴之计，致令回势鸱张，生民涂炭，省南省北一带滋蔓难图，养痈贻患，有误大局，请饬查办等语，当经谕令多隆阿、熙麟严密查奏。兹据熙麟奏恩麟系伊族弟、恳请回避一折，已准其照例回避。其恩麟被参一案，著改派庆昀会同多隆阿按照所参各款秉公查访，据实具奏。宁夏与兰州密迩，见闻较确，想庆昀必能严密确查，不敢稍涉徇隐，代人受过也。原折著钞给庆昀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熙麟奏甘省庆阳兵需支绌异常，请饬催山东、河南、四川迅将部拨协饷赶紧解赴等语。甘省回匪猖獗，该督驻军庆阳督剿，现复添派雷正绾援军赴甘会剿，当此兵勇云集、剿办正期得手之时，需饷尤急，岂可令悬釜待炊，致兵勇有哗溃之虞？著阎敬铭、张之万迅将户部指拨协甘饷银飞速派员解赴西安，毋得稍有贻误。该两省协饷到陕，即著张集馨添派妥员转解泾州。设或道路未通，即由西安绕解庆阳，再由熙麟派员解往。其部拨四川银两，即著骆秉章迅速如数筹拨，派员解赴兰州省垣，为接济多隆阿西路粮台之用，毋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骆秉章、阎敬铭、张之万，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2 20—22页）

同治二年十月丁亥（1863.11.24）

又谕：福升奏滇饷无从商办、请派大员统率并预筹军饷、请整顿铜厂、盐井各折片。据称云南军务紧急，劳崇光现驻黔省，往返咨商动辄数月；贾洪诏尚无入川确信，曾商之骆秉章筹饷赴昭，乃因川省需用浩繁，坐候两月无款可筹；泸局捐项全被张亮基提拨，请拣派亲信大员赴滇督办，在各省酌量筹拨军饷运赴昭通接济。……

（卷82 30页）

同治二年十月己丑（1863.11.26）

……凤翔回逆被剿窜至岐山县之南原、横水等处，难保不乘隙东窜，亟应分兵扼剿，并著多隆阿饬令派出之营官萧河清所部会合金顺、温德勒克西等马队迅速援剿，以图聚歼。昨据熙麟奏西安败匪纷窜崇信之神浴河、平凉之白水镇等处，请饬雷正绾星速赴援等语。此时邠州一带贼巢尚众，雷正绾援甘之师尚多阻滞，著多隆阿懔遵前旨飞催该提督节节扫荡，赶紧前进，并催令陶茂林一俟凤翔戚事迅速督队赴甘，毋稍迟滞。多隆阿现已进军醴泉，即著饬令派出各军分投进剿，俾陕省及早肃清，可以专意剿办甘肃回匪。……

（卷82 38—39页）

同治二年十月庚寅（1863.11.2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有人奏西山附近一带抢劫之案层见叠出，贼匪多属回民，胆敢自通姓名住址，被抢民人因报官后并未缉获，私聚多人禀官，约同练众欲自往捕拿赃贼，恐酿成仇杀巨案等语。京畿重地回匪胆敢肆行劫夺并自通姓名住址，勒赎牲畜，实属目无法纪。该管地方官并不设法捕拿，以致该处居民聚集多人私往掩捕，虽地方官暂行阻止，而盗风日炽，民累日深，设好事愚民煽惑纠合铤险械斗，必至酿为仇杀巨案，亟宜赶紧缉拿，以除奸匪而消隐患。著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五城御史遴派弁役访确巢穴，分投购线，密速捕拿，尽法惩治，并著万青藜、卞宝第、刘长佑各饬所属该管地方文武员弁不分畛域一体兜擒，毋任漏网。倘该弁兵缉捕不力，该地方官讳匿粉饰，即著严参究办，不得姑容。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82 42—43页）

同治二年十月壬辰（1863.11.29）

又谕：多隆阿奏凤、邠各路连日获胜及汉南发逆窜陷盩厔各

折片。陶茂林一军自解凤翔围后，复将府东贼巢一律扫荡，八旗屯各处窑洞零匪亦经搜杀无遗，余贼向汧阳老崖一带奔窜。其窜至岐山另股回匪，复经萧河清等渐次剿灭。是陶茂林一军正可乘胜将汧、陇余逆一鼓荡平，驰赴甘省。著多隆阿即行饬遵，毋稍延滞。雷正绾现克拜家河老巢，拟进攻永寿东路贼巢，俟永境肃清移营前进。现在甘省望援甚急，西安敗匪复纷窜崇信、平凉等处，势且与甘肃回匪联成一片，该大臣务当懔遵叠次寄谕，饬令雷正绾一军迅速扫荡而前赴甘助剿，毋得节节阻滞，致误师行，并飞檄曹克忠进攻白吉原之军迅克坚巢，以便雷正绾赴甘之师通行无滞。汉南发逆由佛坪一路窜出新口峪，攻陷盩厔县城，该处距省较近，设被该逆久踞，为患滋深，且恐汉南各逆陆续上犯，勾结回匪，则邠、乾各路官兵又须回顾，雷正绾、陶茂林赴甘之师或转因此阻滞，贻误非轻。多隆阿现檄穆图善、姜玉顺两军会同温德勒克西马队力图恢复，并即日亲督各营由兴平一路前往督剿，实为目前要著。即著该大臣迅速进兵收复县城，尽歼丑类，使兴、汉诸逆不敢再行上窜与回匪勾结鸱张，方为妥善。此次发逆假冒官兵由南山出窜，何以始终未据各路禀报？著该大臣即行查明参奏。前谕刘蓉就现有兵力或进扎青石关，或由宁羌进规褒、沔，并令李云麟驰扎兴安，与刘蓉分路进剿以牵贼势。现在逆氛纷窜山阳、盩厔等处，四出蔓延，希图分我兵力，致令兼顾不遑，贼情狡狡，刘蓉等务当懔遵前次谕旨迅图进兵，使该逆有所顾忌，不至纷窜为患，则山阳等处之贼自可次第铲平，而多隆阿大军亦可分兵进剿汉南，与刘蓉等共收夹击之效。盩厔离省不远，所有省垣防剿机宜，著张集馨会同德兴阿妥为布置，毋稍疏虞。西安驻防营务废弛，亟应随时整顿。多隆阿现已督军在外，所有西安将军印务即著暂交德兴阿就近兼署，以重旗务。将此由

六百里谕知多隆阿、德兴阿、刘蓉、李云麟，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2 55—57页）

又谕：前因平瑞奏乌鲁木齐牧厂闲旷地亩业经招户开垦升课，当经谕令常清等于所属各城一体勘办。兹据锡霖奏称塔尔巴哈台东南一带多系无水山场，东北一带虽不乏闲旷沃壤，亦多因无水不能耕种，惟西面巴克图卡伦一带土脉较润，尚可开垦；现在俄人兵队逼近卡伦，势难耕种，请暂缓筹办等语。塔尔巴哈台西面巴克图卡伦一带现有俄兵逼近，自难遽议开垦，著照所请暂缓履勘。一俟分界事宜办结，即行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其蒙古牧放孳生牛马各厂拟挑选口老残伤马牛数千匹变卖抵饷，腾出地亩亦可招户升课，著一并妥筹勘办。总须斟酌尽善，期于兵食有裨。将此谕令知之。

西安将军多隆阿出省剿贼，以副都统德兴阿兼将军。

以捐输叶尔羌兵饷，赏还已革回子扎萨克郡王阿克拉依都世职。

（卷82 63—64页）

同治二年十月丁酉（1863.12.4）

又谕：光禄寺卿潘祖荫奏甘肃大吏办理军务乖方并钞录该处无名绅士信函一折。前经御史丁寿昌奏参布政使恩麟办事颟顸，曾经寄谕多隆阿、熙麟查参。嗣因熙麟以恩麟系伊族弟奏请回避，复改派庆昀会同多隆阿查办。兹据潘祖荫奏称恩麟养寇病民、玩误粉饰、滥保各款，与丁寿昌奏参各情节大略相同。其所递宁夏并狄道、河州各绅士信函内并有牵诉庆昀办理偏袒之处，该将军既有牵涉之款，自应一体回避。所有恩麟被参各款并庆昀办理汉回互斗之案有无偏袒情节，均著交多隆阿汇入前次交查之案秉公确查，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已革提督成瑞、已革道员和祥、宁夏县知县彭庆章被参各款，并著多隆

阿一并严切查明，迅速覆奏。陕甘办理军务，但分良莠，不分汉回，叠经谕令带兵大员及地方大吏剿抚兼施，持平妥办，谅能懔遵，不至稍形偏袒。至九卿、科道原许其陈奏事件，惟潘祖荫所递甘省绅士信函并无名姓，有类匿名揭帖，该绅士等如果因时势迫切，痛切肌肤，何难联名具呈向都察院控诉？若隐匿姓名，动辄向京卿、科道私宅投递恳其代奏，恐各省绅士纷纷效尤，致启告讦之风，不可不防其渐。潘祖荫率据匿名信函代为陈递，实属冒昧不谙政体，著传旨严行申饬。

（卷83 11—13页）

同治二年十月己亥（1863.12.6）

……惟甘省既无知兵之将，又无得力之兵，而回焰日张，地方糜烂情形日甚一日，若不得一二支劲旅速往援剿，恐民团解体，匪势披猖，以后更难收拾。著多隆阿遵照叠次谕旨，饬令雷正绾迅将永寿境内贼巢尽力扫荡，乘胜赴甘相机进剿，并著催令陶茂林将汧、陇余逆悉数歼除，克期直达平凉，力图收复。熙麟、恩麟均有地方之责，岂可一筹莫展，坐待援师？著即激励诸军，督同团练将各路逆回痛加剿洗，俾雷正绾、陶茂林两军声势益壮，则剿办更易得手。多隆阿所部业已派拨二十营赴甘，近复调穆图善、蓝斯明等进取鄜庆、山阳两城，且陕回尚未肃清，仍须分兵搜剿，汉南军情万紧，多隆阿有不遑兼顾之势。刘蓉身为陕抚，陕事是其专责，著即懔遵前旨迅速拔营前进，将陕南各营兵弁极力整顿，收复汉南被陷各城，以辅多隆阿兵力所不逮，毋得以防守蜀境为辞致滋玩误。……

（卷83 27—28页）

同治二年十月癸卯（1863.12.1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麒庆奏拿获著名巨盗暨匪犯闻拿投首各折片。热河平泉州回民刘宽逞凶肆掠，积年巨盗，经麒

庆派员缉获解至热河，讯明实系盗首，现交承德府牢固监禁。该犯系著名盗首，且党与众多，亟宜速为诛除以绝巨患。著即饬令承审各员即将该匪所犯各案严讯确供，尽法惩治，迅速了结。为从匪犯，仍著饬派出委员带同番役等密速查拿，毋任一名漏网。其纵盗之地方官有无贿属情弊？并著悉心访查，严行参办。绰金汰聚众滋事一案，业令投首之那木萨赖专人觅获绰金汰自行赴案矣。绰金汰系案内要犯，务须责令迅速查拿，分别讯办，不得稍涉懈弛。将此谕令知之。寻奏：刘宽现已讯明正法。据供向在平泉、赤峰交界之处藏匿，此拿彼窜，以致久未弋获，尚无贿脱情弊。惟该州、县等查拿不力，应请交部议处。从之。

（卷83 37—38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丙午（1863.12.13）

又谕：张集馨奏汇报各路剿匪获胜情形并周有全、李云麟各军击贼获胜等折片。曹克忠一军由三水直抵白吉原，诱贼出战，毙贼甚多，贼向固原而遁。雷正绾自攻克舜家河后，肃清永寿，立解邠州城围，将亭口贼巢攻克，现与曹克忠约会夹击。陶茂林自克麻子崖后，复攻克桃园堡、火烧村等贼垒多处。惟凤翔府北尚有大股贼巢，直达汧、陇，著多隆阿即饬陶茂林将郡北大股逆匪扫除，直达平凉，力图收复。雷正绾当乘此声威即行入甘，节节扫荡，如沿途尚有阻隔，著熙麟派兵迎探会合进剿，并激励兵团俾益加鼓舞，以收廓清之效。陕西余匪未靖，更当饬令曹克忠一军实力进剿，扫除余孽，再行节节前进。盩厔一城前据多隆阿奏业经合围，近日当已攻拔，著即督同穆图善等认真剿办。山阳逆匪图窜商州，经李云麟等小有擒获，尚未据报克复。张集馨折内有李云麟连日未曾出队及蓝翎明人马俱受枪伤等语，著刘蓉飞催李云麟迅将山阳攻复，尽

歹丑类。如任令窜扰商州，定惟李云麟是问。多隆阿即饬蓝斯明会同李云麟相机兜剿，蓝斯明受伤情形并著查明具奏。李云麟前派之守备龙常等赴石泉同守城垣，现据汉阴绅士禀称龙常、胡文胜驻扎城内与民团杂处，恐误事机，张集馨已令其会同守隘，并令周有全就近调拨择要严防。著刘蓉即行知照李云麟饬令龙常等扼要驻扎，毋令贼氛扰近城垣，是为至要。汉中贼势极为狡猖，刘蓉当克日进剿，并知照多隆阿拨兵合击，以期早日殄除，不得再有迟误。程景鹏杀毙冯元佐，勾引土匪谋逆，张集馨已令同官县知县周文会等拿办，程景鹏不服拘拿，业被众勇砍毙；众勇悉遵约束，现复出示晓谕愿归农者听其归农，愿赴甘者即由雷致远带赴庆阳。所办尚属妥协。此起团丁如由雷致远带赴庆阳，著照麟加意约束，毋令滋事。张集馨片内又称寨内安静，可无他虞等语。程景鹏既经诛锄，众勇散遣，自应将该寨平毁。若仍留空寨，恐复有匪徒占踞，为患将来。是否另派公正绅耆兴办，并著查明具奏。其未获之韩可英等，仍饬地方文武严缉，不准一名漏网。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照麟、刘蓉、雷正绾，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4 15—18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戊申（1863.12.15）

又谕：张集馨奏收复山阳县城、石泉击贼获胜、雷正绾等军剿办情形、请保出力绅团并定远厅团勇防剿得力各折片。……雷正绾、曹克忠、陶茂林各军分路剿办白吉原等处之贼，该匪现聚麟游一隅，著多隆阿即饬令该将士等绕出贼前，杜其窜往平凉之路。所有陕省西南两路各州县出力团练，即著张集馨加意激劝，其实在出力者，查明保奏以资鼓励，毋许冒滥。定远厅三面皆贼，并无官兵助剿，该处民团同心御侮屡却凶锋，殊堪嘉尚。如再能始终奋勉，即著查明奏奖，并著刘蓉进图汉

南，速行攻克，毋令该匪四出纷扰，日滋蔓延。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多隆阿、刘蓉、严树森、李云麟，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4 31—33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己酉（1863.12.16）

又谕：多隆阿奏邠、乾肃清、援军入甘并围攻盩厔、剿办各路情形、请饬甘省设立转运粮台等折片，李云麟奏追剿镇安窜匪、山阳失守旋克各情一折。曹克忠与雷正绾之军于邠州、长武一带将白吉原等处老巢回匪痛加歼戮，贼现尚聚麟游一隅；陶茂林将凤翔东北贼垒先后扫除，复扫尽附郡村落各贼巢，军声殊振。多隆阿现以麟游之贼饬曹克忠统率所部相机进捣，与雷正绾之军遥为声援，可收前后夹击之效，并饬陶茂林乘胜进攻汧、陇，以期迅速赴甘会合雷正绾之军节节扫荡，所筹均合机宜。著即懔遵昨寄谕旨，饬令各将士务将麟游等处之贼赶紧歼除净尽，并须绕出贼前杜贼再行西窜之路。此时陕省回氛渐戢而余焰尚多，甘省则恶氛一片，恐凤、陇、邠、乾等处被击之贼纷纷西遁，必至聚集愈多，剿办愈形费手。雷正绾现抵灵台，已入甘境，陶茂林所部由汧、陇而前，即当联合一气前截后追，毋令逆氛得以窜入平凉等处。多隆阿驰抵盩厔城下，著即迅速筹攻，毋为此一隅所牵，致稽全局。该将军拟令曹克忠七营之兵廓清麟游一带败匪，即移扎岐山镇，遏留坝等处上犯之贼及为陶茂林后路声势，布置洵不可少。……雷正绾等各军入甘，本日业经寄谕熙麟等即于甘省设立转运粮台以为支应，并严催英桂等将晋省应拨协饷星速拨解。惟甘省既饷源匮绌、万难足恃而晋饷亦解到需时，雷正绾等之军由陕入甘，仍著张集馨由陕省源源筹济，毋令缺乏，致误军行。前交多隆阿会查恩麟各件，嗣复有明降谕旨撤去庆昀，专交多隆阿查

办，即著该将军于将来到甘后再行秉公确切查明办理。李云麟所请将援陕楚军保奖之处，著准其咨行官文等查保，毋许冒滥。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严树森、张之万、多隆阿、雷正绾、刘蓉、李云麟，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又谕：多隆阿奏雷正绾一军现已驰抵甘境，陶茂林一军俟汧、陇廓清后亦可迅速赴甘，请饬熙麟就近设立粮台源源转运等语。该二营军火饷需亟宜宽为筹备以利攻剿，熙麟、恩麟身任甘省大员，筹饷济军责无旁贷，即著熙麟等悉心规划设立转运粮台，将雷正绾等军所需粮饷等项迅筹拨解以资军食。该督等务当于万难筹措之中设法接济。恩麟前次奏拨山西协饷系指拨雷正绾军营之用，并著英桂、郑敦谨懔遵前谕，督同河东道于省库、运库无论何款先行筹拨银数万两克期解甘，以济要需。甘省地方凋敝，英桂、郑敦谨当不分畛域尽力筹措，陆续解赴甘省，毋稍延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熙麟、英桂，并传谕恩麟、郑敦谨知之。

（卷84 37—41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庚申（1863.12.27）

又谕：多隆阿奏回匪势穷乞抚，并请将甘省兵勇统归雷正绾调遣，熙麟专办粮台各等语。陕省回匪蓄谋倡乱，经多隆阿督军痛加剿洗，所有凶悍逆党业已歼除殆尽，现惟汧阳、陇州、麟游尚有零星匪徒。陶茂林由凤翔进兵至汧阳交界地方，回众老弱妇女顶香跪地，哭泣求抚。该回众既经畏威悔罪，自可宽其一线予以自新。前经叠降谕旨准予良回投诚，著多隆阿即遵奉前旨妥为办理，并刊刻誊黄遍行晓谕。总令其将戕官踞城首恶捆献，其余一切胁从概行赦宥，则回众可期渐次解散。至甘肃固原州为提督驻扎之所，踞城者多系叛兵，平凉回匪陷城戕官凶恶已甚，该大臣当饬雷正绾等大申挞伐以惩凶顽，俟匪势穷蹙后再行分别招抚，以期一劳永逸。此外陕甘各路零匪果有

诚心悔祸自拔来归者，即由该大臣设法安插，毋稍大意。雷正绾已抵甘省泾州地方，著即迅速前进痛扫逆氛。所有该省兵勇均著归雷正绾调遣以一事权。甘肃省垣紧要，经理需人，熙麟俟道路稍通即应前赴省城。现在省东一带回匪已有雷正绾督军剿办，熙麟著俟雷正绾进抵平凉后，即酌度情形驰赴兰州，整顿吏治，并办理河州、狄道等处防剿事宜。其雷正绾军营粮食即由熙麟督饬所属办理，设法接济，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5 42—43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辛酉（1863.12.28）

又谕：骆秉章奏滇抚已抵川省并访闻滇省大概情形暨川省需饷孔殷、请于来年续办按粮津贴各一折。云南巡抚贾洪诏于十月初七日行抵川省与骆秉章面筹进取，适值潘铎家丁周升到川，当向询悉滇省大概情形，不特大理逆回杜文秀等恃险负隅坚不受抚，即省回马复初及岑毓英、杨振鹏等亦俱心怀叵测。该督所陈贾洪诏如锐意轻进，恐蹈潘铎覆辙，拟俟探明东昭一带情形再由贾洪诏奏闻办理，自系实在情形。滇南全省糜烂，惟东昭尚属完善，且与川、黔等省毗连，实为入滇紧要门户，非有大员前往驻扎不足以资控制，并恐该回逆等从而生心，乘隙窥伺。贾洪诏仍当懔遵前旨，探明情形驰赴东昭与福升会商妥办，督饬该处兵练严密防范，毋稍疏懈，并著骆秉章、劳崇光将滇省应办各事宜与贾洪诏筹商办理。至将来肃清滇省必须川、黔等省合力进剿，而川省现在兵分饷绌未能兼顾，劳崇光、贾洪诏身任该省督、抚，责无旁贷，历不可稍存畏难之心致负委任。骆秉章亦当不分畛域妥筹兼顾。滇省在川官员，并著贾洪诏饬令随赴东昭以备差委，毋任逗留。骆秉章奏川省需饷请于同治三年分续办按粮津贴以资接济，著照所议督饬地方官

妥为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5 54--56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壬戌（1863.12.29）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庆昀等奏宁夏汉城内乱并迎催道员和祥路阻未能前进各折片。据称十月二十三日四更后，满城中闻东路火器发声，料是汉回又斗；黎明派员查探，途遇难民坠城逃命；城门两日未开，其中是何情形无从得知；并迎催和祥之委员行至纳家闸地方，因回匪拦路未能前进各等语。览奏实堪诧异。前据庆昀等奏宁夏回目较前敛迹，咸称团练一散即当遵缴器械，听凭官办，各谋生理，并令本地绅耆晓以利害俾息杀机，何以此次忽有争闹之事？是否侯云登刚愎酿乱，抑系撤团后回众滋事？近日城中情形究竟如何？庆昀等折声叙殊未明晰。著熙麟、恩麟确切查明，据实具陈，毋得稍涉含糊。侯云登及城内文武各员下落一并查奏。道员和祥著催令迅速赴任。该员系前经获咎之员，是否可靠？并著熙麟等详加察看具奏。灵州、平罗各缺何以尚无人到任？殊属不成事体。该督等务当严饬委署各员速即赴任。如再玩延，即著从严参办。昨因雷正绾抵甘，谕令熙麟于该提督抵平凉后即驰赴兰州整理一切防剿事宜。近省一站即已文报不通，恩麟所司何事？著即派兵疏通驿路，熙麟亦即督率所部逐节扫荡直达省垣，以重职守。正在寄谕间，据张集馨奏甘肃宁夏、灵州相继失守。灵州与陕西定边毗连，贼若东窜，不但扰及陕境延安等府，滋蔓难图，并庆阳饷道亦恐梗阻，且恐阑入晋省完善之区。该署抚已飞调延绥镇兵一千名，派署游击庆连统带赴定边屯扎，仍恐兵力单薄不敷堵御，著多隆阿、雷正绾于泾州防兵内酌拨数营前赴定边先行扼扎，协力防剿，并于正宁一带派兵堵御，使平、固逆匪不至回窜三水、淳化复扰秦疆，仍一面力筹进剿，迅殄逆氛，毋任

延蔓。张集馨当饬北山沿边州县赶紧集团堵御，以壮声威。山西边境界连甘肃，德勒克多尔济当整顿绥远城官兵预备防堵，毋任匪踪阑入边界。英桂尚未起身，沈桂芬将次抵晋，著即檄饬沿河州县实力防堵，并飞调弁兵相机堵剿，以固疆圉。宁夏汉城既失，满城独力难支，著熙麟、恩麟迅即派兵援救。庆昀等务当固守待援，毋再一意主抚致误事机。宁夏、灵州失守详细情形并近日甘省军情，著熙麟、张集馨查明随时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庆昀、常升、德勒克多尔济、熙麟、雷正绾、英桂、沈桂芬，并传谕恩麟、张集馨知之。

又谕：庆昀等奏宁郡汉城内乱，危急堪虞；满城有兵无饷，难言战守；请饬催各省拨饷等语。本日又据张集馨奏宁夏、灵州相继失守。是该将军等军营需饷尤为急迫，著英桂、沈桂芬、阎敬铭、张之万迅将户部指拨之款星速筹解，一面飞咨沿途地方文武各官添派兵弁妥为护送，俾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5 59—62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甲子（1863.12.31）

又谕：熙麟奏宁夏、灵州相继失守、雷正绾兵已入甘境接仗获胜并请饬陕西供支粮饷各折片。宁夏府城内回民与城外贼匪勾结，内外交讧，于十月二十四日失陷，灵州城亦于次日相继失守。该回逆等好乱性成，非痛加剿洗不足以净根株。此股贼首系陕西投贼之武进士王锡爵，经官军击败窜匿灵州之金积堡，勾串叠次伪为投诚之马化漋，率其党与两日之内顿陷州、郡两城，实堪痛恨。前据恩麟奏马化漋在署臬司杨柄铎行营投诚，此次又复鼓众煽乱连陷二城，可见恩麟前此办理草率，难保非迁就了事，粉饰入奏。著熙麟速饬毗连宁、灵各州县文武督率兵勇鼓励乡团严扼要隘，以防该匪纷窜，并饬派出

之延绥镇兵五百名迅赴花马池驻扎，严扼该匪窜陕之路。张集馨前已调延绥镇兵一千名前赴定边，著即饬令统带之游击庆连与花马池防兵互相联络以壮声援，并著多隆阿、雷正绾遵奉前旨于泾州防兵内酌拨数营驰赴定边协力防剿，毋稍大意。此时甘省逆氛遍地，雷正绾军营兵力尚单，所有陶茂林、曹克忠两军即著多隆阿迅催前进驰往甘省助剿，毋许稍事逗留。平凉贼匪攻扑泾州，经雷正绾督兵击退并解灵台县城围，正可乘此声威进克平凉，以次收复固原。其宁、灵、盐茶厅等处逆匪怙恶不悛，均须次第剿洗，不可轻率议抚致贻后患。宁夏一带驿站多有夫马俱无之处，积压公文折报甚多，且有批折、寄谕多件，经熙麟专差弁兵逐站清查，分别赍送兰州、庆阳。自十月十七日以后两旬有余，又未接省城文信。若谓道途梗塞文报难通，何以熙麟遣往弁兵又可行抵省城？可见恩麟一味颟顸，并未办理公事。著熙麟即行严饬恩麟设法疏通文报，以通省垣信息。投贼之武进士王锡爵是否回人？并著熙麟查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熙麟、雷正绾、并传谕张集馨知之。寻熙麟奏：遵查王锡爵籍隶云南，实系回民。报闻。

（卷86 2—4页）

又谕：僧格林沁奏遵查从前蒙城复行被围情形一折。前此苗逆撤退蒙围、全股下窜之时，安徽巡抚唐训方以临淮紧急将藩司马新贻所部由蒙城调回，致蒙城守御单薄，堕贼奸计，复行被围。该抚仅派宋庆统带千人前往，未将马新贻调回蒙城，复未能亲督兵勇迅速赴援，以致日久重烦兵力，实属措置乖方。其据报收复怀远情形亦属未能明晰，唐训方著交部议处。

（卷86 6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乙丑（1864.1.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玉明等奏官兵剿办盗匪获胜情

形、景纶等奏拿获首伙各匪正法并特参防剿不力员弁各折。'据玉明等所称滚地雷王五窜至吉林属界半拉山门，经协领穆锦驰击获胜，追至围内砬子沟，先后毙匪多名及贼目孙四海等数名，所有窜入围场之贼击毙殆尽；另股贼匪闻风星散；景纶所奏逆匪经奉省官兵击败，由萧赫站双岔子沟窜入围场；其齐秀、齐发等十八名，经兵勇先后擒获正法各等语。此股逆匪以王五为盗首，现在该逆分股漏网脱逃，亟应乘其亡魂丧胆之余合两省官军歼擒首逆，扫清余孽，岂容任其兔脱？景纶等于贼扰昌图厅时报称派兵防堵，追贼窜入吉林所属之长春厅靠山屯及占踞半拉山门等处，该将军并无一字奏报，即此次折内所称拿获贼匪齐秀等，亦未声明兵勇如何接仗，贼由何路窜走，而于奉天兵勇将围场之贼击毙殆尽亦罔闻知。该将军于所辖境内军情、贼势侦探尚未明悉，奏报亦复寥寥，诚不知所司何事？实属颟顸！著玉明、景纶迅即督饬两省官军探明贼踪，实力会合剿办，务将逆首王五等按名弋获，尽歼丑类，不准一名漏网，并不得以此次一经参奏即为了事。倘该将军等任令匪踪四窜或纵首逆脱逃，必惟玉明、景纶等是问。才宝善、白凌阿虽据贼供并未在此股贼内，殊难凭信，仍饬带兵员弁查明实在下落，与王五等一并购线捕拿，毋任窜逸。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6 7—9页）

又谕：前据庆昀等奏宁夏汉城内乱，张集馨、熙麟奏报宁夏、灵州相继失陷。甘肃回氛甚炽，亟宜增兵调将以固秦、晋边防。现在多隆阿在盩厔为一隅所牵掣，汉南贼势披猖，刘蓉尚无入陕消息，而张总愚一股盘踞淅川山内，蓝逆由山阳出窜，仍在商南之青山口，距荆关仅八十余里，陕豫军务方殷而甘肃平、固未复，宁夏、灵州又陷。该回逆东犯秦、晋，北窜蒙古，皆可长驱直入。陕省西北定边一带，计惟多隆阿所部之

兵就近可以调往扼扎，而多隆阿既须援甘，又须防陕，非由各处拨兵赴陕，多隆阿亦难分兼顾。刻下最要者，惟淅川之张总愚一股。该匪负隅死拒，一日不了，则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皆不得安枕。……

（卷86 11—12页）

又谕：……本日又据李云麟奏称镇安、山阳、洵阳等县交界回匪滋扰，经该京堂督兵擒获首匪，余众缴械乞降，分别安抚；择其壮佼数百人立为陇军归化一营，随同剿贼等情。著准其将此次出力员弁附案择尤酌量保奏。新立之归化一营，仍应随时防范，毋稍疏虞。

（卷86 15页）

又谕：英桂奏川、捻各匪窜据秦、豫交界并闻甘省宁夏、灵州继陷、分饬所属加意探防一折。前因蓝、张两股匪徒各窜秦、豫交界之商南、淅川地方及甘回叠陷宁夏、灵州，叠经寄谕晋省实力筹防并相机堵剿。兹据英桂奏称晋省沿河口岸林立，地广兵单，现饬副将罗承勋带楚勇五百名扼扎蒲、解一带以为游击之师，何路紧急即赴何路策应，以防蓝、张二逆；并以甘回攻陷宁夏、灵州，口外各厅多属毗连，虽有满蒙官兵千余名及大同镇兵练沿河设备，仍恐不足扼守，已令总兵庆德就近严防，将辽州、潞安防兵饬令归伍以备调遣。著即照所拟饬令庆德、罗承勋严密防剿。蓝、张二逆其势骎骎，屡欲合并，仅有豫省张曜之军搘拄其间，陕省商、潼一路仅蓝斯明一军，甚属单薄，且恐秦、豫两军并力剿办得手，则贼势乘间奔突，晋省沿河毗境更宜严防。英桂尚未离晋，沈桂芬何日可以抵任？务即饬令沿河地方并罗承勋等严密戒备，不得稍涉疏虞。甘回逆焰突张，宁夏、灵州猝被攻陷，此与他贼不同，其种类到处皆有，不可不预为之防。晋边口外各厅多连甘境，即绥远、归化

二城及张家口皆可由蒙古草地直达甘省，而蒙古未必能设侦探，尤恐甘回狡诈潜行假道或遣奸回四出诱煽，著英桂、沈桂芬速饬口外各厅密行梭巡，防患未然。德勒克多尔济、阿克敦布等亦即广设侦探，于绥远、归化二城、张家口各处巡环逻察，并须远探蒙古境地，彼此联络，声息相通，以为备预。绥远城察哈尔官兵并著该将军都统等勤加训练，以备不虞，毋稍懈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6 16—18页）

同治二年十一月丁卯（1864.1.3）

又谕：庆昀等奏宁夏汉城已成叛乱、满城情形危急、雷正绾奏现在宁、灵相继失守、请饬山、陕两省速派劲兵截剿各一折。前据庆昀奏宁夏回众近尚安静，惟须撤去团练，该回民始缴器械，并将办理不善之道员侯云登撤任，应足服该回众之心，何以复纠众入城竟将侯云登杀害？是该回匪居心狡猾，阳言就抚，阴谋倡乱已显而易见。庆昀等尚欲以理义与之剖论，何竟毫无主见一至于此？该逆胆敢围扑满城，登梯而入伤我佐领等官，览奏实深愤恨。庆昀等不能先事预防，为该回匪所愚弄，实难辞咎。但事已至此，惟有亟图补救，以赎前愆。著庆昀等激励满城弁兵严密守御，所有填写翎顶、功牌分别赏给之处，即著照所拟办理。满城旗户饷需不继，每月饿毙者至二百余名之多，殊堪悯恻。前此部拨甘饷叠经催令各该督、抚迅解，谅已拨解在途，著英桂等添派兵弁由草地星速护解。如缓不济急，熙麟、恩麟均有地方之责，岂可坐视不顾？著该督等设法接济，毋误要需。平、固未复，宁、灵又失，熙麟等所司何事？亟应竭力筹办，克日救援，毋得坐失事机致干重咎。雷正绾现派马天祥等扼扎环县以固庆阳，著俟泾城稍松即督率各营相机进取。陶茂林汧、陇之师剿抚兼施，计日即可竣事，著

多隆阿饬令该提督驰赴甘境会同雷正绾合力剿办。宁夏境地与山、陕毗连，亟宜加意防范，晋省现有楚勇千名，著英桂、沈桂芬尽数调赴定边协同张集馨派出防兵扼扎防剿。惟晋省河防亦关紧要，著阎敬铭迅即选派得力兵勇千名星驰赴晋，交英桂、沈桂芬调遣以补其缺。所调山西楚勇，著英桂、沈桂芬迅饬先行起程，不得专待山东各勇到后始行前进，并著刘长佑挑派劲旅二千名交讷钦统带，星速驰由朔平、绥远、归化一带进趋宁夏，以剿为防。德勒克多尔济等所部兵丁节经谕令该将军等认真操演，该兵弁技艺自必可观，即著德勒克多尔济、塔清阿等惊遵前旨整顿士马严密布置，为讷钦一军后路策应。如敢有名无实致该匪乘虚阑入，或策应不力，惟该将军等是问。曹克忠扫荡麟游回匪曾否肃清？定边所扎秦、晋各军不可无大员统领，曹克忠带兵素称得力，且相距尚属不远，其能否酌带所部调赴定边、将山西楚勇一千并归统带、进攻宁夏之处，著多隆阿迅速斟酌调派。如曹克忠一时未能调往，应否改派何员前往，并著多隆阿迅筹办理。刻下宁夏满城万分危急，所调援军由定边、朔平、绥远、归化分道并进，不可株守一隅，务当以剿为防，与多隆阿派出援甘各军前后夹击，方为妥善。以上所调直隶、山西各军及曹克忠所部饷需，均著由直隶、山西两省源源运解接济。阿拉善等旗地界毗连宁、灵等城，难保回逆不出边滋扰，著德勒克多尔济迅速知照严密防范。雷正绾另片奏行营军火无多，请饬陕省拨解等语。所有雷正绾军营应用铅丸、火药，仍著张集馨照旧接济，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多隆阿、庆昀、德勒克多尔济、英桂、刘长佑、熙麟、雷正绾、阎敬铭、沈桂芬、常升、塔清阿，并传谕恩麟、张集馨知之。

（卷86 25—28页）

同治二年十二月丙子（1864.1.12）

文谕：熙麟奏雷正绾泾州获胜一折。所奏泾州胜仗与雷正绾前奏情形略同。宁夏、灵州被陷之后，该处军情紧急，现在雷正绾之军搜剿泾州附城游匪当已净尽，其与陶茂林之军合力剿办汧、陇，灵台一带后路各贼亦当悉就扫除，即著该提督一鼓作气直取平凉，由固原、盐茶转战而前，进剿宁、灵回匪，克复城池，迅殄凶锋。宁、灵被陷时已旬余，该处逆情究竟如何？宁夏满城存亡未卜，庆昀不见奏报时亦逾旬，均著熙麟等迅速查明，即行驰奏以慰廑念。熙麟另片奏冯元佐被害、程景鹏已经格杀等情，仍著张集馨将程景鹏余党李彦彪、刘锡俊、韩可英、高学汰、杨老五等逸犯五名严密缉拿，务获惩办，不准一名漏网。惟熙麟所称冯元佐战功叠著，被杀甚惨，请给四品封典之处，与多隆阿、张集馨叠次所奏均不相符。多隆阿等所奏冯元佐本非安分之徒，历有聚众抗粮情事，其被众杀害皆因乡民素来深嫉所致，其团众亦向不安分；张集馨所奏冯元佐并有聚众肆行劫杀等重情，与程景鹏无异。若不加查察遽行给予恤赏，恐不足以服人，且熙麟所请赏给四品封典亦与体例不符。著该督等再行确查，如冯元佐尚有应恤之处，亦即另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熙麟、雷正绾，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7 9—10页）

同治二年十二月乙卯（1864.1.1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熙麟、雷正绾奏官军攻克王村花所镇匪巢连获大胜并双庙集胜仗歼毙贼目木三各折片。雷正绾甫抵甘省即已屡获大胜，此次踏平王村花所镇逆巢，南北两原之贼相继窜匿，自当乘此声势节节扫除。著雷正绾督饬各将士先将杜家沟逆巢攻克，并催令曹克忠相机兜剿，熙麟即饬附近各州县一体率团堵御以壮声威。陶茂林在汧、陇一带当已将余匪一律殄灭，著多隆阿即催令该署提督将灵台、崇信、华

亭等匪克日殄除，会同雷正绾大军进取平凉、固原，廓清甘境，用慰朝廷西顾之忧。多隆阿近日病势若何？曾否轻减？盩厔围攻已久，何以尚未克复？炸炮为攻坚利器，是否敷用？该大臣营中熟谙施放者谅不乏人，著严饬穆图善等实力攻拔，毋任久踞。宁夏汉城失守后，侯云登及城中文武各员有无下落？满城近日战守若何？久未据庆昀奏报，殊深悬系。著照麟迅将宁夏实在情形备细访闻，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攻克王村花所镇贼巢，赏参将谭玉龙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都司戴洪立、守备殷康顺祭葬、世职加等。

（卷87 21—22页）

同治二年十二月戊子（1864.1.24）

又谕：张集馨奏清查西、同二府叛绝各产办理大概情形一折。据称西、同两府回匪聚众倡乱，遍地蹂躏，村镇为墟，经多隆阿督兵剿洗将东路肃清，所有各处叛产例应入官，即使偶有逆回逸出悔罪投诚，亦断无给还叛产之理；且汉回仇隙已深，若令叛回仍归故土与汉民共井同村，势必复起干戈，致令后患无穷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惟该处逆匪未被剿灭者为数尚恐不少，将来官兵凯撤后或不免有陆续潜回旧土者，若概不准其再入本境，又恐贻患邻封。其应如何筹办俾两无窒碍之处，著刘蓉、张集馨妥为经理。所有西、同两府及邠、乾两州叛产统计约在万顷以上，此项地亩与其招佃认垦，不如作为屯田，可以绝回民之觊觎而永远相安，兼可节省兵饷，寓兵于农。如能作为旗兵之产，尤属合宜。一切办理章程，均著刘蓉、张集馨详细妥筹，奏明办理。其余未经查出各叛产，均著张集馨督饬委员速行清理。至西、同、凤三府并乾、邠两州所属

被扰地方赤地千里，汉民惨遭焚杀，户口完全者甚少，其逃亡在外者固宜招集归来，令其认领旧产，各安生业，如果户绝丁亡，即应将田产归官。张集馨务当拣派公正委员认真清查，毋任官吏影射蒙混，致滋流弊。将此谕知刘蓉，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又谕：云南提督福升谬妄糊涂，本日已明降谕旨将其革职并授唐友耕为云南提督矣。滇省全局糜烂，将来筹办进剿机宜，非借川省兵力无从措手。唐友耕在川带兵向称得力，本日将其简放，正以该员近在川省，可与骆秉章、贾洪诏等筹商进取之方，为后来规复云南地步。著骆秉章于接奉此旨后即传知该员，令其驰赴昭通驻扎，会商贾洪诏将滇省进兵事宜预筹布置。其昭通练头李芝顺现在聚众滋事，并即设法弹压解散。唐友耕旧隶骆秉章麾下，该督尤当饬令奋勉图功以副委任，一切剿办机宜亦即详为指示。该提督现在驻扎何处？并著骆秉章迅速拣员接替，以重防务。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88　31—33页）

同治二年十二月壬辰（1864.1.28）

又谕：庆昀、常升奏守城铅药不足、请饬筹拨解等情形一折。当兹回逆凶焰鸱张，宁夏满城危急，亟须宽筹守备之具，而军火尤属急需，即著沈桂芬在于杀虎口一带营头赶紧筹拨火药五千斤、烘药五千斤、铅子六千二百斤、火绳五千丈，克期拣派妥员解往宁夏满城备用。其应由草地行走抑或可由内地取道前往，即由沈桂芬侦探确实，酌量情形办理。总期此项军火得以迅速解到宁夏满城俾应急需，无稍延误。该抚前奏晋省防河楚勇业已遵旨留防，当经寄谕刘长佑、讷钦饬令迅将直省派拨官兵即由讷钦带领，速由归、朔一路进发。现在宁夏满城待援孔急，讷钦接奉前旨务即星速带兵前进，行抵归、绥一带侦

察甘省军情，力图援救。庆昀仍当激励城中军民竭力固守以待援济，并著行知阿拉善旗就近先筹接济粮饷军食等项。该王旗向有盐池、水利，生聚颇殷，此时如可接济，地与宁夏毗连，运解尚能应急。将来军饷解到或事平之后筹款归还，谅该王旗力有可及，必能踊跃急公力筹协济也。云骑尉连惠携眷潜逃，著即革职以昭炯戒，并著庆昀等严拿务获，处以军法。庆昀连次所报军情均系折差赍递，是否驿路不通故由差弁专赍之处，著该将军等据实奏闻。如驿路尚可通行，此等军情要件仍应由驿驰递奏报，以期迅速而符定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8 43—44页）

以甘肃宁夏剿匪出力，赏佐领萨英额协领衔；予阵亡佐领海郎阿、骁骑校伊勒哈春祭葬、世职加等，雅尔杭阿祭葬、世职，兵丁赏恤如例。

（卷88 45页）

同治二年十二月癸巳（1864.1.29）

又谕：恩麟奏陕西发逆、回匪纷窜甘境、请饬陶茂林驰赴秦州、多隆阿分兵援甘各折片。汉南一带遍地贼氛，沔县、略阳尤为发逆渊薮，叠扑徽县、两当各境内，均经该地方官督团击败。其鄜县一股由凤县分窜徽县、两当者，亦经该城文武激励兵团击退。至泾州所属之崇信、灵台均有回匪巢穴，与陕西邠州、凤翔贼匪声息相通，现在凤翔回匪纷窜甘省，盐、固匪徒分扰会宁、靖远，另股贼匪潜窜庆阳后路，将环县所属之红德城攻陷。恩麟请饬陶茂林就近驰赴秦州援应、多隆阿分兵援剿并令四川援兵赶紧赴甘之处，自系为军情紧要起见。惟陶茂林一军先须将陕省汧、陇、麟游及甘省灵台、崇镇等处各贼剿洗，与雷正绾合取平凉，由固原、盐茶转战而北进取宁、灵，势难径赴秦州。恩麟惟当就现有兵力将会、靖、秦、阶各要隘

分布，并饬该地方文武联络乡团严密防剿以顾东、南两路，毋得专待援师，致误事机。陕省南防兴汉，北防宁夏，东南之商南、潼关亦复兼顾，盩厔踞匪尚未攻克，势难再分大支劲旅绕赴甘省西路为两面夹击之举。惟陶茂林一军久驻麟游，日久尚未藏事，现在剿办情形究竟若何？著多隆阿迅饬该提督将麟游一带贼匪赶紧扫除，进攻平凉，毋稍迟缓。红德城踞贼即著速饬曹克忠会同甘省之师力筹攻克，以清庆阳后路。陕省防剿紧要，多隆阿未能赴甘，前经谕令雷正绾于到甘后各营将士均归该提督节制，该提督务当统筹全局，督饬诸军速将各路贼匪扫荡，毋许迁延观望，并著熙麟筹办粮台、供支军火毋令缺乏。宁夏汉城失守，已叠据庆昀、熙麟奏报。恩麟所称汉团王添德率众烧杀回庄，未必即系侯云登所遣，恐回匪藉词滋事亦未可定。该匪业已踞城戕官，断难再行议抚，前已谕令讷钦带直隶官兵二千由朔平、归、绥相机进发以为宁夏援师，并由山东调拨楚勇赴陕，由多隆阿酌量派赴定边以资防剿。川省官兵现由刘蓉统率由褒、斜一路进剿汉南，恐亦未能拨赴甘省。刘蓉入陕后如汉南军务迅即荡平，可以分顾甘省，即由熙麟、恩麟与该抚筹商调拨可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熙麟、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89 4—7页）

同治二年十二月丙申（1864.2.1）

又谕：贾洪诏奏现办滇省军务情形，预筹饷需并部选分发人员请以到营日期作为到省暨请调员差委各折片。滇省兵饷全赖四川筹济，现在陕南军务未平，势难分拨，并昭东二属亦有回党分布，贾洪诏与骆秉章会商先行拣员更换昭通镇、府，与民团联络防守，俟川省能接济兵饷即亲赴昭通督办，所筹尚系实在情形。惟东昭与川省毗连，为入滇紧要门户，现已有回党

窥伺，尤应加意严防。贾洪诏现因兵力不敷暂驻川省，即著与骆秉章会筹遴派得力之员迅赴昭通筹办防剿，仍著贾洪诏随时详察，如所委镇、府各员到任后兵民联络足资防守，此后或可乘机进取。仍须大员前往督办。贾洪诏惟当审度时势熟筹进止，毋得稍存畏葸之见，迁延岁月，坐失机宜。所称东川营参将杨盛宗办事勇往，其父杨玉衡深识机宜并临安之梁士美、田仲兴等不肯附回，业经该抚密札奖励，即著贾洪诏饬令杨盛宗等与临安十一土司激励兵练互为声援。滇省需饷孔亟，贾洪诏饬萧浚兰将未用实官照委员劝办，减成收捐，并令张兆辰将未变铅斤派员领赴川、湖销售各节，均著照所议办理。萧浚兰简授滇藩，时逾三年延不赴任，前经吏部奏参降旨革职。兹据贾洪诏奏称系因滇省回踞未能前进，请将该员与林鸿年留营襄办，均照所请留营差委。至部选路南州知州文鸿盛，前经部议以到任逾限革职，贾洪诏现委该员署大关厅同知，与定例不符，著另行遴员接署。文鸿盛如才尚可用，即准其暂行留营一并差委，以观后效。其所陈滇中现为回踞，该员等未敢轻入，尚存自爱之见，与寻常规避有异，亦系实情。……

……本日复据御史张沄卿奏访闻总兵马如龙于回众之中实属稍知大义，现有大举规复迤西之议；请饬川省选派劲旅交劳崇光督率，相机进取，以壮声援等语。马如龙与杜逆构衅，是否激于义愤抑系专欲遂其吞并之谋？殊属未可深恃。著骆秉章、劳崇光、贾洪诏确切查明，如马如龙诚心效顺或可用为前驱之处，惟在该督、抚等妥商会办。张沄卿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9 28－31页）

同治二年十二月丁酉（1864.2.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阎敬铭奏查办逆产、迁移灾民情

形、请将沿河州县管辖地方仍循旧制一折。……前据光禄寺少卿郑锡瀛奏请查明无主荒地屯田养兵并清查叛产、办理屯田各折片，当经谕令各该省督、抚酌量办理。昨据刘蓉奏称陕省逆回叛产不下数百万亩，拟于清查后筹办营田以资军饷，并将叛产、绝产分别详查，妥筹举办等语。……

（卷89 32—33页）

又谕：雷正绾等奏官军攻克党原等贼巢、立解镇原城围并陶茂林现已到汧、亟筹进剿各折片，熙麟奏遵查甘省近日军情折。雷正绾之军攻克王村花所镇贼巢后，泾境已无贼踪，而镇原境内之党原、北原地当冲要，为贼所踞，经雷正绾亲督各军进剿，直薄贼垒诱贼离巢，总兵成禄、魏添应等伏兵齐起奋力剿击，当将两原贼巢扫荡，进扎镇原附城一带搜剿，立解城围，余贼败向平凉遁去。雷正绾以乘此声威，自应直进平凉，而陕之汧、陇、甘之灵、崇等处贼巢联络，不惟泾州空虚，即庆阳亦无屏蔽，且恐贼得回窜邠、长，绕至官军后路，必得陶茂林一军速由凤翔前进，会同剿除秦、陇两省毗境贼氛，方可合力以图进取。与熙麟所奏请饬多隆阿迅催陶茂林等所部与雷正绾合筹进剿之意正同。陶茂林现在已将凤回收抚，带领各营到汧进剿，即著雷正绾督率各军速与陶茂林前后夹击，将汧、陇及灵台、崇信之贼痛加剿洗以清后路。该提督等即当合兵一路直取平凉，以成破竹之势。宁、灵相距道路虽较辽远，第使官兵迅克平凉，由盐、固转战而前，自足以褫奸回之魄。各地方望援孔亟，亦必闻声响应。逆回马化滁分股攻扑中卫地方系与兰州等处接壤，熙麟务须饬令甘省文武多派兵勇严扼中卫，并激励各属官民悉力备御，严□奸究窥觎，保全河西三郡，毋致为贼所乘，致剿办更形棘手。张集馨于白集原遗粮拨出二万石解泾

接济军食，此时自已运到。甘省民力凋残，饷需万难筹画。陕省自潼关以至长武东西大路业已肃清，商贾定渐复业，其未遭兵燹各属亦应尚有积粮，雷正绾等军进剿正当吃紧，庆阳亦缺乏堪虞，仍著张集馨竭力妥筹，源源接济。凤翔回民虽经陶茂林收抚，其善后事宜并著张集馨督饬该地方官妥慎筹办，务令各回民革面洗心，各安生业，毋致再生事端。前所调派晋省拨赴定边一军，嗣由山东改拨单县所扎楚勇一千名，即由东省取道汴省径赴潼关，此时当可到防，讷钦所带直隶一军亦将可达归绥以图进取，雷正绾务当乘此迅速合军，鼓勇直前，以拯陇急而纾西顾。熙麟密折一件、另封原禀二件均留中备览。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熙麟、雷正绾，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89 34—36页）

同治二年十二月戊戌（1864.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阿克敦布等奏遵奉谕旨派佐领伊什贡布等前往绥远、归化二城侦探，并派佐领额勒洪额等在大境门轮流稽查；现在宁夏及黄河两岸回匪盘踞，并无北窜声息，绥远等处回民均各安业，沿河口岸及毗连甘省之蒙古地方早已设防，复安设坐探，派兵分扎；又，派佐领伊勒当阿等赴绥远、归化二城接探，并张家口稽查保甲，察哈尔训练兵丁各等情。蒙古地方设防，土著回民现虽安静，仍应严防外匪潜来勾结，著阿克敦布、廉至督饬派出之佐领等认真侦探，随时驰报，不得有名无实。张家口稽查保甲、察哈尔训练官兵仍须实力奉行，毋稍疏懈，并随时知照绥远、归化两城彼此联络声势以固边防。蒙古民人素性嗜利，恐宁夏逆回设计与之勾通，该将军等务须剀切晓谕蒙古民人勿贪该逆回之利致为所愚。其毗连甘省之蒙古地方，据称早已设兵防堵，恐不可恃，一切须加意侦探。德勒克多尔济等前奏遵旨设探巡察，挑派官兵策应，俟讷

钦之师驰抵宁夏，即将所调两盟蒙古官兵一千名作为前队相机继进。务当懔遵前旨认真操防巡察，不得以有讷钦援师可恃遂于本境防军稍形松懈。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9 38—39页）

同治三年正月丙午（1864.2.11）

……兹据多隆阿奏凤翔回民乞抚，已为颁发告条，饬总兵庆瑞前往会同分别办理；陶茂林一军俟将抚局办理妥协并将凤翔北山零匪搜捕净尽，再饬拔队由汧、陇取道进攻。是陶茂林十四日到汧之语又成画饼。该提督前此奋勇解围，是以特加擢用，宜如何勉力杀贼藉图报称？乃自议抚以后时已数月，未闻著有成效，恐为回匪所愚，藉作缓兵之计。凤翔固守十数月之功未可败于垂成，多隆阿既派庆瑞前往会同办理，即著严饬陶茂林等妥为筹办。若复稍留后患，必惟陶茂林等是问，决不宽贷。俟办有头绪，即应迅赴汧、陇会剿。甘肃待援孔亟，多隆阿务饬陶茂林赶紧前进，毋稍藐视。麟游、北山一带之贼，催令曹克忠认真剿洗。山东勇丁赴定边防剿，俟到陕后，由该将军另拣得力将弁前往统带。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90 17—18页）

同治三年正月庚戌（1864.2.15）

又谕：庆昀等奏防御乘间诈赃、请旨办理并逆回攻犯满城近日情形各折片。宁夏步营防御佛尔国春于逆回攻犯满城、众铺民上城协守之时，胆敢向开碾房之周辅讹索制钱六串余文，实属目无法纪，若不严行惩办，无以儆贪墨而固人心。佛尔国春著即于军前正法，以昭炯戒。庆昀等仍即晓谕众民户一体上城协守，毋稍疏懈。另片奏逆回攻犯满城情形近日尤甚，日夜前来附近城垣之四面村庄焚掠，意在不留民户以断粮米柴薪之路；城头枪炮击倒贼匪多名，惟官兵穷饿，力有难支，日望援

兵、协饷到来共保危城；近五十日未得省城信息，深以粮缺为虑等语。宁夏满城情形危急万分，必得援兵协饷早到方获安全，著熙麟、恩麟懔遵前旨设法接济。英桂前奏报解甘饷三十万两如已行抵庆阳，即著熙麟设法勻拨协济。其应需军火等项，并著熙麟一并解济，委员探明路径解赴宁夏满城。如有可以抽调兵勇，并著赶紧调派，迅解宁夏之围，并通省城驿路毋稍忽视。讷钦一军由归、绥一路赴甘，现已行抵何处？即著兼程前进，力图救援宁夏，毋得稍事耽延致干咎戾。庆昀等仍就现有兵力激励军民设法守御，并飞催各处援兵、协饷以期共济艰难，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庆昀、常升、熙麟、讷钦，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90 27—28页）

同治三年正月辛亥（1864.2.16）

予陕西底店被戕团总冯元佐祭葬、世职如都司例。

（卷90 29页）

同治三年正月己未（1864.2.24）

又谕：劳崇光、张亮基奏击退逼省贼匪、省城解严、李逆余党窜扰黎平、请饬催楚军带饷会剿各折片。修文虽已收复，余匪尚踞开州，劳崇光、张亮基务当督饬派出各军奋力攻克，毋任逆匪再窜他处。松桃所属卫汛经黔、楚官军收复并攻克观音山贼巢，厅境一律肃清。惟首逆包茅仙先期率伙党数十人逃窜至马鞍山等处纠党图逞，虽经节节击败擒斩党与多名，而包逆仍在漏网，著责令该文武员弁设法兜擒，毋任兔脱，免致余烬复然。代理广西西隆州知州陈锡藩越境攻克册亨城池，余匪窜向贞丰州城，陈锡藩复移师进剿兴义逆回，转战数月，擒斩甚多，并设法离间招抚，实属急公可嘉。著劳崇光等饬令该员认真办理，仍饬兴义府、县实力会剿，以收廓清之效。贞丰州

城能否派兵攻克？并著酌度调派。李幅猷分股窜扰靖州所属播扬等处，意图窥伺郡城，副将成应洪等均以众寡不敌遇害，著恽世临飞檄总兵周洪印督率劲旅、兼备楚饷驰赴黎平会黔军防剿，劳崇光、张亮基仍即懔遵前旨派得力兵勇驰赴黎平一带痛加剿洗。……

（卷91 16—17页）

同治三年正月庚申（1864.2.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熙麟奏宁夏逆回勾结情形一折。逆回马化漼党与攻陷横城、兴武两处营汛地方，即在该处设立集市与蒙古兵民交易，囤积粮食，并传闻有与蒙民勾串伙同抢劫，得赃俵分之事；又，马化漼由绥远城约去回匪二百余人，假冒官兵冀免沿途盘诘，及至兴武营地方则肆行抢劫，随后尚有千余人陆续前往等情。虽据熙麟奏称所得传闻均系侦探兵役口述之词，而回情诡谲异常，该逆自陷宁、灵之后又复攻陷横城、兴武两处营汛，前此尚未据奏闻。现在该处回氛正炽，其四出勾结及声东击西、所至藉端希图构衅，均在意计之中。绥远、归化两城与宁夏毗连，蒙地尤应严密防范，前经谕令德勒克多尔济等整饬兵勇为讷钦后路援应。副都统桂成系久经行阵之员，著即将防剿事宜会同该副都统等妥办，并将绥远城等处安分良回妥为抚绥，务令各安生业，毋为宁夏逆回恫疑摇惑自取殃祸。其有由宁夏前来该城煽约良回之贼匪奸细并本地或有不安本分、勾通外匪为害地方之匪徒人等，均即设法严密查拿惩办，以杜奸谋而安反侧。其马化漼由绥远约去回匪二百余人，随后尚有千余人陆续前去等情，究竟有无其事？并著德勒克多尔济等不动声色严密访查，督饬地方妥为防范，毋稍大意。讷钦现在带兵由朔平、绥、归一带前进，亦应随时戒备，沿途侦察情形，严饬兵弁整队前行，或行至包头镇一带暂行扎

驻探听，毋致为奸匪所乘，是为至要。……

（卷91 19—20页）

……讷钦所统之兵前后共四千名，系专赴宁夏进剿，究由何路进取，前已有旨令刘长佑与讷钦妥商，即日前进。如果由朔平等处进发，不由口外行走，则归、绥一带之防德勒克多尔济等即当专力筹备。是否足资堵御，讷钦所统官兵能否分拨一千仍赴归、绥协同防御，并著德勒克多尔济及讷钦与沈桂芬及时预为筹定奏闻。

又谕：寄谕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本日据熙麟奏宁夏回匪勾结情形一折。据称宁、灵逆首马化漼党与攻陷横城、兴武两营汛，在该处设立集市与蒙古兵民交易，囤积粮食，并有勾串伙抢分赃情事等语。该王旗所属蒙民久与内地相安，断不至滋生事端，惟沿边一带蒙古所属佃户居多，贪利是其本性，即该王旗部下蒙古人等素来安分，而贪利为匪者恐亦不免杂出其中，尤恐所属地方辽阔，该王未及周知。现经熙麟行文该王旗禁止，著贡桑珠尔默特迅即督饬所属密行访查，如有蒙民贪图小利与该回匪交易及勾串抢劫者，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纵。从前陕西回匪初起时，该王旗即将境内居住回众尽行驱逐出境，现在甘省回众潜与该王旗境内蒙民勾串，将来聚集日多，难保不向该蒙古地面滋事以图报复，且该王旗所部蒙兵前次赴援庆阳时，路经宁夏为回匪邀截，被害者甚多，此时岂可再令回匪与所部蒙民勾串滋事？该王务当振刷精神力行禁止，以期保全本境。倘漫不经心任听奸回蔓延日广，惟该王旗是问。谅贡桑珠尔默特当知以防务为急，不至漫无备御，致令回匪滋蔓难图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91 22—24页）

同治三年正月丙寅（1864.3.2）

又谕：讷钦奏督兵驰抵归化城、取道朔平前进、请添调官兵马队一折。前因讷钦所带兵止二千，恐不敷进剿，谕令刘长佑、沈桂芬各调兵一千名驰赴朔平一带归讷钦节制调遣。昨据刘长佑奏遵调官兵一千由正定固关入晋。沈桂芬于接奉寄谕后，谅亦挑选精锐星速启行。讷钦现由归化城向朔平府进发，著即催提直省运解之枪械帐棚等件赶紧解到，一俟部署已定，即由榆林府渡河前赴甘境相机进剿。所有续调直隶、山西官兵二千名，均由讷钦酌量调派以厚兵力。该提督当懔遵叠次谕旨力图扫荡，援救宁夏等城，毋稍耽延致负委任。讷钦一军所需月饷若待直隶解往，深恐缓不济急，著沈桂芬就近筹拨，派员随赴行营支放，其直隶应解饷项即运交山西兑抵。讷钦行营应需一切军火器械，并著刘长佑、沈桂芬随时运解接济以利军行。德勒克多尔济所调之旗练及两盟蒙古官兵分扎萨拉齐及蛮口等处，均毋庸迁调，仍分饬该营将领驻扎防范，并将存城官兵随时训练，为讷钦后路援应，毋稍疏虞。正在寄谕间，据多隆阿奏报近日军情及剿办发逆获胜一折。甘肃徽县、两当发逆有出宝鸡山口由郿县分援盩厔之说，该大臣檄调陶茂林一军由沂阳折回凤翔进剿，在雨门镇、二岭关等处擒斩甚多，惟该匪现窜草凉驿通衢要路，随在可以分窜，著即督饬陶茂林认真截剿，毋任回窜汉中，致滋延蔓。凤翔回匪自就抚后猖獗如故，朝廷早有所闻，著多隆阿加意侦察。如竟不妥，即严饬陶茂林痛加剿洗，不准稍为迁就，贻患将来。

（卷92 8—10页）

又谕：熙麟奏甘省大兵云集、请饬催各省奉拨饷银一折。现在泾州、庆阳两处粮台供支二十余营，陶茂林大队抵甘，兵勇云集，需饷万分紧迫，请饬催各省督、抚将奉拨饷银赶紧接济，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骆秉章、阎敬铭、沈桂芬、张之万

迅将奉文指拨并历年欠解甘省协饷无论何项移缓就急，每省各先凑拨银三十万两，无分星夜设法绕道源源运解甘省军营，以期士饱马腾，毋再迟延贻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甘省灵州及宁夏汉城失守，回氛甚炽，该处与绥远、归化两城地势毗连，节经先后调拨直隶、山东等省官兵四千名由署直隶提督讷钦统带前往援剿，并谕令德勒克多尔济等实力守御。本日据讷钦奏到现已驰抵归化，拟由朔平一带分起取道前进矣。归、绥一带防务紧要，必须有知兵之员整饬兵勇慎重筹防，方可以资重镇而免疏虞。都兴阿久在行间，办理军务素称得力，著即星速驰赴绥远、归化两城，会同德勒克多尔济等将该处一带在防兵勇训练操防，严密堵遏回氛，毋令贼踪窜入，兼为讷钦后路接应，方为妥善。……

（卷92 11—12页）

同治三年二月壬申（1864.3.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张集馨奏汉中收复、逆匪纷窜等情形一折。……凤郡逆回包藏祸心，不遵多隆阿所颁禁约，且将宝鸡前扎回民马队擅自调回郡城，其以乞抚为暂行缓兵之计已属确有明证。多隆阿已饬陶茂林将济、陇营伍调回，著即严饬痛加剿办，并将花花庙一带迅速廓清，毋稍延误。……正在寄谕间，多隆阿奏到汉南贼已东窜及凤翔回逆仍须用剿各折片，与张集馨所奏皆同。该大臣已调蓝斯明等营折回商州，并提催刘汉秀等勇营驻扎潼关，金顺等马队前往沣峪等处堵击，凤翔回匪业经陶茂林进剿略有擒斩，即著严督各路之军奋力防剿，毋稍松劲。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德兴阿、刘蓉、李云麟，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93 3—4页）

同治三年二月丁丑（1864.3.13）

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等奏通筹口外防御，兼抚本地良回。得旨：归、绥一带防务即著该将军督饬两盟旗、绿各营严密布置，毋稍疏懈。回民勾结一节，仍当随时加意稽查，认真防范，不得有名无实。又奏：遵查乌兰察布盟官兵在附近黄河驻扎，伊克昭盟官兵在该盟沿边驻扎，技艺均尚娴习，足助声威。至军械偶有残缺，驼马间有疲瘦，悉令随时补齐，不至临期贻误。报闻。

（卷93 23页）

同治三年二月庚辰（1864.3.16）

又谕：庆昀奏宁夏回匪不宜议抚等语。据称恩麟据世职金魁请派署提督定安会办宁夏招抚事宜，业经准令定安等督同回绅马朝清前往闻导，设法招抚，以顾目前；惟宁郡情形今昔不同，从前回汉互疑，两相仇杀，原可官为调处，今则戕官踞城，逆回叛迹昭著，若再议抚，任令起灭自由，势必目无法纪，益肆狂悖；且该逆贪婪已饱，正恐大军前往剿洗，此时一意主抚，适足堕其缓兵诡计，未可再示羁縻等语。所奏不为无见。逆回反侧无常，狡谋百出，金魁系宁郡世职回官，尤难保非串同一气故设此计以懈我军心，著恩麟督饬派出之梁生岳等军实力进剿，迅扫逆氛，毋得狃于目前专意办抚，一味粉饰养痈，贻后日无穷之患。雷正绾到甘后叠获胜仗，军威较壮，著即统帅所部由泾州节节扫荡，迅速北征，将宁夏逆匪痛加歼灭，以申天讨而快人心。庆昀惟当就现有兵力严密堵剿，不得专待援师，任令逆回益肆蔓延。盐、固贼匪纠合灵州、金积堡逆回分股窜扰宁安、宣和等堡，贼踪蔓及二三百里，玉泉、广武等营均已失陷，情形极为危急。应如何抽拨劲旅前往救援之处，著熙麟等悉心筹划，妥为布置。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庆昀、熙麟、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讷钦奏归、绥地方安堵、请派员带兵合力会 剿 一折。讷钦带兵行经归化，地方安堵，访察并无宁夏回匪与该处回民勾结情事，并接德勒克多尔济文称归、绥一带回汉均各安业如常，讷钦所带官兵自可勿庸中路拨留。该署提督现由五寨县取道前进，著即于行抵榆林部署一定，速行整队前赴甘境妥筹进剿，救援宁夏等城，毋稍延误。直隶省续调官兵一千名由固关入晋，据讷钦奏已咨会刘长佑于通永镇总兵徐廷楷、署山永协副将海绥二员内酌派一员前往统带以资得力，即著该督速行派定何员前往，一面奏闻，并著沈桂芬将晋省大同镇备调兵一千名饬令会合直省官兵一同进发，于太原、大同二镇总兵及副将内酌派一员管带前往以专责成。讷钦仍遵前旨催提 前 项直、晋两省官兵迅速前进，并归调遣，用厚兵力而利攻剿。讷钦所部之军所需粮饷军火，仍著刘长佑、沈桂芬懔遵前旨源源解济，毋令缺乏。本日庆昀折内所陈宁夏回匪情形于中卫、灵州一带蹂躏几遍，此等匪徒从未一受惩创，该处地方望 援 孔亟，讷钦接此旨后益当催集官兵迅图进取，仍取奋勉之中寓慎重之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刘长佑奏：徐廷楷统辖全标，未便调派远出，已飞饬海绥统带续调官兵驰赴甘省。报闻。

（卷93 29—32页）

同治三年二月癸未（1864.3.10）

理藩院奏：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报称宁夏逆回猖獗，该旗逼近贼氛，请饬邻近旗分领兵赴援，并恳赏赐大炮、火器以资防剿。得旨：著理藩院即行转饬邻近内外各盟厚集兵力迅即驰抵阿拉善协力严防，毋稍延缓。其所请大炮、火器，即著理藩院行知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酌量拨给，仍饬该王懔遵前旨认真防堵，毋任回匪阑入本境。至鄂尔多斯旗为该 旗 东

界，地方辽阔，著一并由理藩院转饬该处一体严防，毋令东窜。

（卷94 11页）

同治三年二月戊子（1864.3.2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玉明等奏续获首伙各犯正法并酌撤官兵一折。逆首滚地雷王五余党被击潜匿，经玉明等派令协领穆锦等带兵搜捕，陆续拿获李青山等九十二名讯明就地正法，办理尚属认真。其朱广幅等三十名现交地方官审讯，即著饬令赶紧讯明，按律惩办。前经玉明等酌留官兵三百名交穆锦管带搜捕余匪，兹既据该将军等奏称余匪远遁无踪，此项官兵久留在外未免虚耗粮饷，著即照所议裁撤归伍以节经费。惟此股首伙各匪多系边外奸民，官兵既撤之后，难保不复行潜回勾结，不可不随时严密访察以杜乱萌。著玉明、宝善、宝珣、德椿、景纶、麟瑞严饬奉天、吉林两省接壤地方官无分畛域实力弭缉，以期尽绝根株，使奸宄无从托足，并著玉明等饬令署吉图厅通判刘景醇激励民团随时防范，毋令日久稍形疏懈。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94 20—21页）

同治三年二月庚寅（1864.3.26）

又谕：熙麟奏宁夏满城被围紧急、现筹救援情形一折。据称宁夏满城被围日久，待援孔殷，该逆马化漼攻陷灵州以后，宁夏迤北贼巢遍地；并据庆昀咨称恩麟已派代办甘肃提督梁生岳驰往救援，行抵中卫县境被回匪阻隔，不能前进，所带兵勇仅止千余，贼氛逼近县城，万分吃紧各等语。雷正绾一军为泾州及平、固一带之贼所阻，一时未能北顾，讷钦现已由榆林一带驰赴宁夏，仍恐兵力尚单。副将赵延煖既据熙麟奏称布置定边防守深合机宜，即著饬令赵延煖酌带官兵五百名、勇丁三千名救

援宁夏，统归讷钦调遣。宁夏情形既如此之紧，讷钦务当督率各军刻即探路，兼程遄进救援宁夏满城，不得稍涉延缓。赵延烺一军可否作为向导之处，著讷钦酌度办理。马化漋屡扑中卫，均经梁生岳带兵击退，并著讷钦酌量情形，倘能出其不意以成夹击之势，更资得手。沈桂芬于地丁项下拨银一万两委员取道草边小路径解宁夏，此路能否行走无碍？著沈桂芬与熙麟妥筹办理。现在各路大兵克期赴援，足资攻剿，庆昀务当固守待援，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94　31—33页）

同治三年二月戊戌（1864.4.3）

予甘肃宁夏殉难道员侯云登祭葬、世职加等。

（卷95　6页）

同治三年二月己亥（1864.4.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平瑞奏陕甘驿路梗塞、折报阻滞、请暂行改道接递一折。边疆重地值此多事之秋，折报往还最关紧要，若因驿路梗阻致请旨遵行之件日久稽滞，必至贻误事机。平瑞现拟暂行改道由蒙古台站行走，并将古城迤北之北套桥等处戈壁台站添拨兵役常川驻守接递文报，所筹均合机宜。即著准其暂行改道行走，以昭便捷。本日业经谕知兵部、理藩院转传各该处一体遵照办理外，并著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锡霖、广凤、奎昌、阿克敦布等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察哈尔各台站实力整顿，督饬各该盟长、总管等一体接递，毋稍迟误。此次麟兴奏折到京不过一月有余，视上年所递各报迟速迥殊，是西南各城亦可仿照办理。即著乌里雅苏台将军咨行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叶尔羌参赞大臣及所属各城，嗣后奏报均著暂行改道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蒙古台站挨台递送

至张家口转递进京，以期迅速。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95 7—9页）

同治三年三月壬寅（1864.4.7）

又谕：多隆阿奏攻拔蓝屋外城受伤请假并灵台境内已无贼踪、又奏攻克蓝屋并伤重调治各折片，雷正绾奏沂、麟等处剿贼获胜情形，刘蓉奏收复西乡、贼势全数东窜、现筹布置防剿情形各一折。蓝屋城小而坚，米粮颇足，蓝逆以积年巨憝拼死负隅，多隆阿督率兵勇昼夜围攻，奋不顾身，竟将坚城攻拔，具见忠勇过人。惟该大臣头眼俱受枪伤，枪子尚未取出，祸胜廑系？本日已降旨赏假调理，并由内府发去如意拔毒散四料以资敷治。所请伊子双全赴营随侍一节，已寄谕黑龙江将军令其传知双全赴营随侍，并因道途遥远命其驰驿赴陕，藉资迅速。该大臣务当体朝廷眷注之意安心静摄，加意调治，以慰驰廑。多隆阿或在营调养，或因医药较便须赴西安省城，均著自行斟酌办理。其钦差大臣关防，准其交穆图善暂行护理督办军务，即督令将蓝屋余匪悉数追捕，毋留余孽。至首逆蓝大顺是否歼毙，抑乘间逸出？并著查明具奏。雷正绾回军灵台截剿沂、麟窜逆，攻破上梁镇逆巢，曹克忠一军复将雨亭寺、花花庙一带贼巢全行平毁，灵台界内已无贼踪，雷正绾当乘此声威亟将崇信一带余匪肃清，会合曹克忠及陶茂林陇州之师殄除群丑，以期迅速赴甘规取平、固。西乡收复业由李云麟奏到，此次刘蓉所奏情形大略相同。此股发逆因回援金陵一意东窜，而伪天将马仕荣尚在安康北境游弋，蓝逆二顺又由郧西窜及洵阳之蜀河，难保不意图回窜。刘蓉拟留萧庆高、何胜必两军驻扎兴安，所筹系为川、陕两省门户起见，著骆秉章即饬令萧庆高等实力扼扎，相机防剿。刘岳昭所部九营现已回蜀，并著骆秉章会商贾洪诏妥筹调遣。刘蓉新募楚勇三千人已抵万县，该抚

现令径趋商州扼要堵剿，著照所议办理。惟此项楚勇由万赴商正可拦腰截贼，不可徒成尾追之势，且须兼顾鄖防，不可稍分畛域。蓝屋现已收复，刘蓉所派知县黄鼎等五营或先赴商州扼堵，或令东趋追蹑，并著刘蓉、多隆阿妥商调派。昨据张之万奏发逆已窜内乡等处，是楚、豫两省防剿万紧，前已叠谕刘蓉令其东下追贼以收夹击之效，该抚拟欲进省接篆，固为整顿起见，惟贼匪未受大创，若无大员总统进剿，恐致复形松劲，又将回窜陕疆。况徽县、两当贼氛未净，洵阳一带业有回窜之虞，该抚曾否派兵妥筹堵剿？其汉南防务布置是否周密？以上各节均应悉心区划。如该抚已赴西安，即著将应办事宜迅速筹划，仍察看贼势、军情出省督兵，毋稍延缓。李云麟扼守兴安，何以任贼东趋不思扼击？著懔遵前旨妥筹会剿，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多隆阿奏请饬令伊子来营随侍等语。多隆阿现在攻克陕西蓝屋县城头面受伤，医药一切所在需人，伊子齐齐哈尔城披甲双全，著特普钦饬令迅速赴陕西多隆阿军营以便随侍调养，并著加恩准其驰驿前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96 8—11页）

钦差大臣多隆阿督攻蓝屋县城受伤，赏假调理，并赏内府药料。

以陕西收复汉中府城出力，免署知府杨光澍查议，仍革职留任。

予陕西蓝屋阵亡总兵官桂学高祭葬、世职加等。

（卷96 12页）

同治三年三月己酉（1864.4.14）

又谕：多隆阿奏攻克蓝屋详细情形并汉南发逆下窜各折片。该大臣于围攻蓝屋时受伤甚重，此次折内未据提及，朝廷

廑系殊深。现在枪子是否取出？伤病曾否渐痊？该大臣已否回省就医？均著迅速驰奏，并一面安心调摄以慰驰廑。盐厍既复，蓝大顺巨逆是否歼毙抑系脱逃？并著饬令穆图善等将该逆下落查明，及盐厍余匪一并认真搜捕，毋令漏网。汉南发逆下窜，前队已入豫境，扰及内乡属之巡检司等处，后队仍在龙驹寨一带，南阳情形吃紧。该大臣现檄蓝斯明扼扎商州，饬刘汉秀等扼守潼关以防西窜，所筹尚属周妥。此股贼势甚剽疾，并有水路之贼自汉中沿江直下以犯郧阳，刘蓉、李云麟务当懔遵前旨督军痛剿，越境穷追，并会合多隆阿一体分兵严行截击，与楚、豫官军联络夹剿，痛殄逆氛，毋得以驱贼出境为了事。僧格林沁督军赴豫业已起程，豫省张逆及东窜发逆尤恐被剿回窜商洛一带，多隆阿当饬各员认真防剿，毋稍大意。陶茂林进剿陇州回匪连获全胜，与雷正绾定期夹剿，即著饬令一鼓歼擒，肃清陕境，以便进兵甘省，规复平、固，毋得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96 30—32页）

又谕：贾洪诏奏筹办滇省事宜俟汉南防军凯撤再行举办并昭东防回情形一折。云南军务以昭东二府为进兵门户，昭通自更换镇、府后，回匪仍前滋事，该镇、府联络绅团同心御侮。东川一带由杨盛宗与回和好，颇可相安。贾洪诏拟俟川省陕防凯撤即亲统大军由昭通进兵，分别剿抚，所筹尚属妥协。现在汉中发逆全股东窜，刘岳昭所部九营已由刘蓉饬令回川，唐友耕现在南川剿匪，亦由骆秉章派员前往接替，滇省进剿机宜正可妥筹举办。该二员或统所带旧部，或尚须增募兵勇，即著骆秉章、贾洪诏会商妥筹。此时滇省进兵总以兵多饷足一鼓荡平、不至另生枝节为要，倘或稍失机宜一有挫失，反为回逆所轻，剿办更形棘手。骆秉章、贾洪诏务宜谋定后动，计出万全，固不

可濡滞稽延，亦不容冒昧失机，是为至要。岑毓英本附回党，该员所禀克复楚雄情形殊难凭信，并著贾洪诏确查具奏。其帮办迤南道夏家畴等既据该抚奏称勇于任事，素不附回，现克他郎、镇沅等厅城，甚为得力，即著饬令上紧攻克思、普城池以靖边圉。贾洪诏另折奏徐之铭历年徇私滥保文武各员请饬部一概注销一折，本日已明降谕旨照所请办理矣。但此时滇省尚未进兵，若遽将此旨宣示，殊恐其失职觖望，或愈坚其附回之心，甚至造言惑众，致成固结不解之势，殊于滇事关系非轻。此旨著发交贾洪诏收存，何时可以宣布，著相机妥为办理，仍一面于宣布后具奏，以便补行发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96 32—33页）

同治三年三月庚戌（1864.4.1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讷钦奏驰抵榆林、整队前进一折。宁夏满城被围日久，亟待援兵，讷钦现虽驰抵榆林，俟至定边探踪进剿，惟定边渡河三十里即是灵州，该处回匪众至数万，逆首马化漼贼巢即在金积堡，灵州附近四面俱为回逆占踞，非攻破灵州不能进援宁夏。讷钦现拟派副将赵延烺作为向导，直指灵城设法攻剿，所办尚合机宜。即著督率在事将弁实力进攻，并于勇往之中加以慎重，毋致轻进失利。第讷钦原带兵二千名、续调直晋兵各一千为数无多，未经战阵，恐难深恃，该署提督前次奏拨马队五百名业据多隆阿以无可抽拨覆奏，此次盩厔业已攻克，汉南发逆全股东窜，陕省防务渐松，自可酌拨马队前赴讷钦军营会剿，以厚兵力。著多隆阿妥筹调拨，毋分畛域。陕省回匪自多隆阿督兵痛剿次第削平，其汧、陇余氛有曹克忠等军分兵扫荡，不难克日蒇事，而甘肃自回匪起事后地方官狃于议抚，遂至贼氛日炽，到处蔓延，若非威望素著之

大臣统兵进剿大张挞伐，不足以扫群丑而靖边陲，本日已明降谕旨命多隆阿督办陕甘军务矣。该大臣务当统筹兼顾，俾陕甘两省迅就肃清，用副委任。讷钦所部各军并陕甘带兵各员均归多隆阿节制，以一事权。讷钦现督兵进攻灵州，其雷正绾一军应由何路进取会合攻剿之处，著多隆阿酌量调派。讷钦所部恐无得力之将，多隆阿如能拣派数员前往，于大局必更有益。多隆阿伤病近日是否渐就痊愈？日深廑系。刘蓉计已抵省，陕西防剿事宜该抚所部各营足敷分布，著随时与多隆阿妥筹办理。多隆阿马队分拨讷钦后，如兵力不敷，即著刘蓉将所部之兵分拨多隆阿若干以资助剿。讷钦折内所称续调晋兵千名口粮应否仍照晋省防兵之例支发，抑照直隶征兵口粮给支，并赵延煃所统兵勇三千月饷应由何省筹拨之处，请旨遵行等语。著户部妥速议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96　41—43页）

同治三年三月壬子（1864.4.17）

又谕：恩麟奏堵剿宁夏贼匪、催陶茂林进攻秦、清两县、访查官员从贼、劝谕绅民捐办粮草、道员和祥病故请恤各折片。宁夏贼匪屡次窜扑满城及平罗县洪广营等处，灵州一带贼踪纷驶，声息不通，中卫地广兵单不敷防剿。恩麟酌拨官兵一千余名交代办提督梁生岳统带前往中卫，又续调前次派赴安定之川、黔勇丁千余名一并交梁生岳调遣，著熙麟、恩麟督饬派出各军实力进剿，迅歼丑类，并知会庆昀就现有兵力认真固守以待援军。宁夏、平罗等处匪目逆禀以“汉团仇杀，被逼生事”藉口狡辩，梁生岳以官兵未集权示羁縻，即令禁止烧杀、缴献城池以缓其谋，一面相机布置，密筹进剿。著熙麟、恩麟饬令梁生岳统率所部力图扫荡，一俟得有援师即可奋力攻剿，不可专事羁縻致滋贻误。宁夏满城粮饷铅药缺乏，恩麟现

将皋兰等处村庄所捐小麦酌提三千石拨充宁夏满城兵粮，另筹银一千两解交阿拉善王贡桑珠尔默特，咨令雇办驼只派员由草地前来装运解往，应需铅药恩麟亦饬甘、凉各营量为分拨，仍由阿拉善所部转运。该满城危如累卵，亟应速筹接济，即著照恩麟所拟一面知照阿拉善王贡桑珠尔默特安设台站疏通文报。宁夏满城嗣后兵食倘有不足，仍著熙麟、恩麟设法源源接济，毋令缺乏。南路之西和盐关镇贼匪与官军久持，屡出奔窜，著熙麟、恩麟督率林之望痛加剿洗，迅殄逆氛。清水县之张家川、秦安县之莲花城等处贼匪时聚时散，肆意冲突，非厚集兵力不能迅期殄灭。陶茂林一军本俟汗、陇戴事后即当移师赴甘，著多隆阿檄催陶茂林转战而前，会合林之望、张华之兵将张家川、莲花城之贼次第剿办，悉数歼除，然后由秦安径赴隆、静，与雷正绾之师东西夹击，以收破竹之效。雷正绾务当节节进剿，俾该逆腹背受敌，应接不暇，方可痛歼群丑。多隆阿现在督办陕甘军务，应如何分拨劲旅妥筹兼顾之处，著该大臣酌度办理。都司王锡爵投入灵州贼巢，署宁夏县知县彭庆章、游击保立自宁夏失陷后遍张伪示勒令官民从逆，且联名与洪广营游击宁贵私函，劝其投贼以保身家。王锡爵等身任职官，受国厚恩，甘心叛逆，实堪发指。著多隆阿、熙麟、雷正绾、恩麟设法拿获，于讯明后即行凌迟处死，以昭炯戒。据恩麟奏甘肃大营粮饷虽由陕省筹拨，甘省仍当尽力图维，现饬平凉以西东南各厅、州、县劝谕绅民捐办粮麦草料，其所捐之数或与照例议叙，或准其抵收本身应交地丁银粮，随时分别办理等语。该绅民如能急公好义踊跃输将，即照恩麟所议行。至该护督请照川、陕章程兴办亩捐，甘省本属瘠苦，现又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岂可再加朘削？恩麟所请办理亩捐之处著毋庸议。署宁夏道和祥带兵前赴中卫在途病故，奏请议恤，和祥

尚有被参各案未经办结，所请照军营病故例议恤之处著俟定案时再降谕旨。至宁夏道一缺，即照恩麟所请准以朱百川暂行护理，即赴中卫会同梁生岳并力进剿。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熙麟、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予甘肃宁夏殉难署副将勒丰额，署知府吕际韶、署同知苏常存、署知县赵长庚祭葬、世职加等。

（卷97 15—19页）

同治三年三月癸丑（1864.4.18）

又谕：前因甘肃宁夏失守，回氛甚恶，该处可由蒙古草地直达归、绥，该二城官兵深不足恃，因谕令都兴阿由扬防前往。该将军奏明取道京师较为直捷，兹据到京查其所带兵力仅止三百名，为数甚单，因思僧格林沁派驻山东恩县定安所部有黑龙江营总依能额等所带两起黑龙江官兵三百六十余名，若令调赴归、绥交都兴阿统带，则兵力较厚，庶足以资镇压。至归、绥乃系扼要地方，亟应妥筹防剿，著僧格林沁即饬定安将所带黑龙江官兵三百六十余名交营总依能额管带，即由恩县拔队前赴归绥，归都兴阿调遣。……

（卷97 20—21页）

同治三年三月甲寅（1864.4.19）

命西安副都统穆图善帮办钦差大臣多隆阿军务，并暂署钦差大臣。

以陕西定远办团出力，赏同知汪兆侗花翎，游击闵长申等升叙有差。

（卷97 28页）

同治三年三月乙卯（1864.4.2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雷正绾奏叠平贼垒、灵崇后路肃清、分军规取平凉一折，另片奏请将西南之清水等处兵勇交陶

茂林就近节制，请饬陕西劝捐粮石济饷各等语，庆昀奏宁夏近日防守情形一折。雷正绾由灵台截剿汧、麟窜逆后，复自崇信连克双庙集、神浴河、白水镇、眉现镇等处贼巢，更番移营前进，灵台、崇信后路一律肃清，现与陶茂林晤商，该提督由东北白水镇、四十里铺一带，陶茂林由西南华亭一带分道规取平凉府城，所办均属妥协。著即会同陶茂林克日进取平凉，以期渐次扫荡。被胁难民自应准其反正，如有真心从贼者，仍应分别严惩。该提督由东北路进兵，与西南声息不通，所有清水、安定、隆德、静宁一带兵勇，即照所请交陶茂林就近节制训练以专责成。即著熙麟、雷正绾传知陶茂林认真统率，并须兼顾兰州省城，不得稍有疏失。所请于陕西北山一带劝捐粮石以济军食，著张集馨遴派妥员会同雷正绾所派之员实力劝办，但不得指定十分之一，以免骚扰。并著熙麟设法接济雷正绾营粮石，藉收饱腾之益。曹克忠现在驻军何处，应由何路进剿，著多隆阿等迅饬进兵以收夹击之效。多隆阿伤病叠经寄谕询问，如子已取出，伤可无碍，即著迅速驰奏，仍一面督饬穆图善、雷正绾等分道进剿，迅速奏功，以副委任。穆图善既已帮办军务，暂署关防，不独剿办陕省回逆是其专责，即汉南发逆亦应帮同刘蓉妥筹截剿，不可顾此失彼。庆昀等奏宁夏匪众情形时来扑犯，该将军等固守待援。现据恩麟咨称已在中卫左近捐筹小麦三千石驮运接济，著该将军等严催运送，仍督率在城文武固守待援，毋稍疏忽。恩麟所筹麦石不过暂济一时之急，此后仍著熙麟会同恩麟随时设法陆续解济，以苏民困。讷钦一军前经谕令速援宁夏，并著派员催提，内外夹击以保危城。讷钦之兵未经行阵，该署提督恐难独当一面，前谕多隆阿拣派大员帮同讷钦带兵剿贼，即著多隆阿、穆图善迅速妥筹调派。马队五百名曾否派往？并即催令起程以资得力。雷正绾攻剿平凉如

已得手，即分军前赴宁夏会同庆昀痛歼丑类，规取郡城，毋失戎机。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多隆阿、雷正绾、穆图善、庆昀、熙麟，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以甘肃伏羌剿击回匪获胜，赏都司张玉春等花翎，千总杨煦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知州谈葆和祭葬、世职加等。

（卷97 29—31页）

同治三年三月丁巳（1864.4.22）

又谕：本日据多隆阿由八百里驰奏全陕回务肃清一折。此奏殊涉铺张。陕西回匪自多隆阿入关后节节扫荡，地方渐就肃清，惟此项匪徒逃入甘省，根株尚未净绝，前经明降谕旨命多隆阿督办陕甘两省军务，该将军正宜乘此声威督饬各军分路进剿，将回匪悉数歼除，俾汉民良回得以安居乐业，仰慰朝廷除莠安良之意。汉南窜匪尚未歼除，亦应会同刘蓉分兵截剿，俾全省一律肃清，方为不负委任。现在朝廷但求实际，不尚虚文，该将军仍当督饬各将士奋力进取，以竟全功而膺懋赏，有厚望焉。

（卷97 37—38页）

又谕：多隆阿奏全陕回务肃清及攻破神峪河等处贼巢各折片。多隆阿伤病情形屡降谕旨询问，此次谢恩折内具称奉到赏去如意拔毒散，当即敷治，神气稍清，可有生机，而受伤处所枪子尚未取出。览奏弥深廑念。陕省回匪虽就肃清，而汉南窜匪尚肆扰于镇安、蜀河一带，甘省逆回盘踞平、固、宁夏等城，多隆阿遽以陕省肃清铺陈入奏，且由八百里驰递红旗报捷，而所保之员又非专指蓋屋克复案内而言，殊属夸张失实，甚非该大臣向来忠勇朴诚办事情状，且于张集馨等各员附片陈请，特予鼓励。览奏之余，深恐多隆阿伤病昏迷，于此等奏报

失于察夺，尤难保非其左右办事之人欲得保举意存见好，乘其病中昏乱所为，姑免深究。仍著多隆阿赶紧设法将伤口枪子取出，调治速愈，以资倚任。张集馨系奔瑕录用之员，现以臬司暂护抚篆，德兴阿亦系奔瑕录用，现以副都统署理将军，即官铭亦蓝司大员，且系官文之弟，其为贤否与平日办事情形朝廷岂不深知？予夺用舍自有权衡，何必该大臣特为陈请？至雷正绾等各员自系冲锋打仗及随营办理军务出力之人，亦经叠次优加奖叙，如果陕、甘两省回匪军务普律肃清，仍当核其劳勋论功行赏。此单著即留中，俟陕甘军务全行肃清再行降旨。穆图善署理关防，于军务一切自当恪遵前旨，督饬各军西剿回匪，南防发逆，相机调度，妥筹办理。刘蓉身任陕抚，于陕省收复各郡县地方善后事宜尤属责无旁贷，著即督饬藩、臬两司妥筹办理。镇安一带窜匪，刘蓉前奏与李云麟商定督率各军分投截剿，究竟能否得力，不至任贼再行纷窜肆扰邻疆？此时整屋既克，多隆阿所部诸军应如何商同调遣？著即与多隆阿、穆图善会商布置。雷正绾与陶茂林均已师逼平凉，该提督前请与陶茂林分路统率以专责成之处，当经寄谕准如所奏办理，著即迅速进兵攻拔平凉，以次渐图扫荡。熙麟尚驰庆阳一隅之地，于全甘地方不足以资控制。恩麟暂权督篆为时已久，恐于一切呼应不灵，致多贻误。现在雷正绾等之军已逼平郡，庆阳不过粮台转运，如有明干道、府之员，即足以资任使。著熙麟酌量刻下庆阳无甚紧要事件，即当作速前往兰州接篆视事；或庆阳粮台一时未有更替得力大员，即俟文煜到后交其管理，亦即速赴兰州，以慎封守而重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97 40—42页）

同治三年三月戊午（1864.4.28）

又谕：劳崇光奏确查滇省近日实在情形，官军剿办回逆、

克复景东、元谋等厅州县暨楚雄府城各一折，另片奏马如龙忠义自许，必能殄除巨慝，拟即以回攻回，及新选维西协副将尚阿布等不宜署理昭通镇等缺各等语。前据贾洪诏奏先后克复楚雄、他郎、镇沅、景东等厅县，当经谕令该抚将官军如何攻克情形确查具奏，并据贾洪诏奏徐之铭徇私滥保，请将所保各员撤销，经明降谕旨照准，当因滇省尚未进兵，恐失职人员心怀怨望，谕令贾洪诏将此旨收存，相机宣布。兹据劳崇光奏马如龙弹压省垣，筹济粮饷军火；岑毓英带兵出省，数月之中克复坚城十数处；请温语褒嘉，将马如龙赏加提督衔，岑毓英赏加布政使衔，仍将该二员一并赏加勇号，自系为鼓励人材起见。惟马如龙、岑毓英均曾经徐之铭保奏，前次所降谕旨应在撤销之列，若径照劳崇光所请办理，不免与前旨两歧。著劳崇光、贾洪诏速将官军攻克楚雄府及景东厅县出力各员确切查明具奏，再降谕旨，前旨仍著贾洪诏暂缓宣示。劳崇光奏称访察马如龙、岑毓英行事，不过因初登仕版不谙体制，小节多疏，而其心实皆勉图上进，其才亦尚可用；马如龙拟俟剿除杜汶秀后再将马荣、马联升二犯设法擒斩；劳崇光现在责成马如龙、岑毓英就本地选募回练、土练，次第剿办，既不至多糜官饷，而已抚之良回又不至心生疑忌等语。劳崇光如确有把握，即著严饬马如龙等迅速进攻大理府城，将杜逆克日诛灭，以自明其心迹。且徐之铭系奉旨革职拿问之员，何以日久尚未起解？并著该督责令马如龙等速将徐之铭派员押解来京，毋得任意延玩，自取罪戾。尚阿布系部选人员，既据劳崇光奏称该员于滇省情形未能熟悉，即著照该督所请仍委杨盛宗署理昭通镇篆。王栋是否听回人指挥？左葆真于昭通府一缺能否胜任？著劳崇光、贾洪诏会商委署，期于地方有裨。各省武职凡有总督驻扎者，向由总督专政，巡抚并不与闻，嗣后滇省委署镇将以下各缺，即著劳崇光斟酌

办理。如贾洪诏有所见闻，亦不妨彼此函商，以尽同舟共济之谊。其文职各员，该督、抚仍当和衷商榷，会同委署，断不准各存意见致有龃龉。福升溺茸无能，已于上年据骆秉章参奏将其革职，云南提督一缺已放唐友耕，劳崇光何以尚未知悉？劳崇光现驻黔省，于滇省声息尚能相通，成都则非滇抚驻扎之地，且去滇较远，此时蜀境防务已松，刘岳昭所部九营前已由秦回蜀，贾洪诏当督同该臬司驰赴昭通府城将剿匪事宜次第办理。劳崇光俟交查之件办理完结，亦即前赴昭通与贾洪诏面商进止机宜，较为有益。劳崇光等奏滇、黔两省饷项万难、各省协饷屡催不到、请仿照湖南东征局章程于川省水路设局抽厘、即委川东道吴镐专司其事各折片。设局抽厘原属万不得已之举，湖南创设东征局，照该省厘金减半抽收，以为接济楚军之用，楚人自乐于从事。若于川省大江要路夔州、重庆、叙州、泸州凡有厘金之处添设滇、黔厘局，所收之项滇、黔两省各半支用，恐不无窒碍难行之处。如果于川省无损，于滇、黔饷需大有裨益，自可照湖南章程妥为兴办。劳崇光现已委派大员赴川省会议，著骆秉章察度情形据实具奏。该督素顾大局，当不以事属邻封稍存畛域之见。劳崇光等原折著钞给骆秉章阅看。前寄贾洪诏谕旨及明发谕旨，并著钞给劳崇光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97　45—49页）

同治三年三月己未（1864.4.24）

又谕：多隆阿奏全陕军务渐就肃清、所统全军应赴援何省、请旨遵行一折，另片奏军饷支绌，派员赴同、朝一带试办捐输等语。前因蠡匪克复，陕省逆回扫除殆尽，降旨命多隆阿督办陕甘军务。原以该大臣征剿发逆战功卓著，自调赴陕西剿办逆回屡战皆捷，逆众望风披靡，俾各处股匪次第荡平。而甘

省回匪势尚猖獗，陕南余匪尚未扑灭，必得该大臣总统诸军，运筹决策，乃能所向克捷，迅奏朕公。多隆阿此次折报自系未接奉前旨，故有请旨遵行之奏。据奏枪子虽未取出，久之与气血相属，即于身体无伤；并据穆图善奏称多隆阿自敷贴拔毒散后，顿觉痛减神安。览奏颇为欣慰。仍著发去如意拔毒散两料交该大臣祗领，赶紧医治，以冀速痊。所称部曲均系南人，每以北地苦寒、不服水土为虑，自系实情。惟刻下陕省匪回逃入甘省者不少，宁夏、平凉等处均尚为回匪占踞，其余亦皆遍地伏莽，未受大创，仅恃雷正绾、陶茂林两军其力尚薄，且无所禀承亦恐呼应不灵，进剿未能得力。甘肃势据上游，回氛一日不靖，则山、陕皆难安枕，唇齿辅车，最关紧要。多隆阿本系西安将军，又有督办陕甘军务之责，而回匪又皆震慑该大臣之威，自应以廓清两省为己任。惟据称所部不服水土，若强令入甘，恐多涣散，该大臣无庸亲督各军深入甘省，仍驻西安调理伤病，一面将剿办甘肃回匪事宜妥筹调派。刘蓉所部兵勇为数不少，川勇固可调赴甘肃，即楚勇亦在川日久，习惯自然，著该大臣与刘蓉筹商，调其所部得力宜于入甘者数千名。可否即派穆图善统带前往，或另为一路，或即为雷正绾后路声援，其入甘以后应由何员统率各军，总归该大臣节制调度之处，均著多隆阿妥筹办理。……

多隆阿所部各军由东南而西北转战数省均甚得力，此次如能截剿发捻，不令东窜掣动大局，则金陵指日可以克复，将来该大臣所统之军亦必同膺懋赏。多隆阿即将此旨预行宣示诸军，俾各奋勉图功，以副委任。同、朝一带殷实之户渐次复业，该大臣因饷需不继劝办捐输，著刘蓉督率地方官会同多隆阿委员妥为经理。昨有旨令熙麟迅赴兰州省会，期于整顿一切。兹据奏

称庆阳系粮台重地，为甘省东北屏藩，陕省西北保障等语。著仍遵前旨赴兰州接印任事，酌派一军驻扎庆阳以资防剿。熙麟或俟文煜到庆阳接办粮台后再赴兰州，并著该督斟酌办理。另片奏雷正绾由泾拔营赴灵，留步队四营令成禄统领驻泾等语。雷正绾现与陶茂林等分道进取平凉，即著该提督奋力进攻，迅拔坚城，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庆阳剿匪获胜，予参将马天祥等优叙，阵亡五品军功谢得胜祭葬、世职如守备例。

（卷97 54—58页）

同治三年三月己巳（1864.5.4）

又谕：前因常清奏请调乌鲁木齐、阿克苏官兵，当经寄谕平瑞挑选官兵一千五百名，奎栋于换防兵内挑选五百名，听候伊犁咨调。兹据奎栋奏该城驻防各营官兵不上千名，除分布各卡局差遣及城门、堆铺各差外，所剩尚不敷五百名之数，请通咨各城如数摊派等语。阿克苏为南路咽喉，防范亦应严密，该处官兵为数无几不敷挑派，伊犁卡外现在尚属安静，如须预调官兵以备缓急，即著常清通咨各城如数摊派，听候该将军咨调以资防剿。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文祥奏查办垦荒、开渠大概情形并郡王伯锡尔捐办渠工暨哈密亏短铅丸军械各折片。哈密地方筹办开垦地亩，经文祥先赴东路塔尔纳沁、蔡巴什湖两处查勘，除原额屯地外，沁屯共得荒地五千六百六十亩，蔡屯共得荒地一千七百余亩，均可开垦。惟患水利不足，文祥现拟将老渠挑挖、子渠加浚宽深，使水流通畅藉资灌溉，并首先倡率设法劝捐以济工需。著即照所拟办理。所有按户升科一切事宜，并著详细妥定章程，以期经久。其西路一带查有萧尔齐、火石铁冈茨、梅花湖三段荒地均皆肥沃，拟将北山五道沟水源开渠引水浇灌，此项工费浩

繁，筹办不易，该回子郡王伯锡尔现愿自雇夫工，捐备口粮木料设法开挖渠道，情词出于至诚，殊堪嘉尚。著文祥即会同伯锡尔妥筹商办，俟将来工竣时，由文祥奏请奖叙。至哈密库存铅斤军械旧有亏短，前经易棠饬令该营自行赔补，除赔交外，尚有亏短铅丸一万四千七百余斤之多，实属疲玩。著文祥即严督该营将亏短铅丸并所亏军械各件赶紧赔补，以重军储，并查明亏短缘由从严惩办，毋稍徇隐。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文祥奏遵查可垦荒地、筹办开渠引水大概情形并郡王伯锡尔会勘荒地、捐备渠工各折片，业经谕令文祥即照所拟妥议章程，实力举办，并著平瑞随时妥为筹商，酌核办理。本日据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保恒奏已于正月十七日拜折后起程，一俟回抵乌鲁木齐，著平瑞即行奏闻。平瑞代递武隆额、德明密折一封留中。将此谕令知之。

命陕甘总督熙麟拨银四万七千三百两有奇解赴乌鲁木齐，七万一千九百两有奇解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备同治四年经费。

（卷98 39—41页）

同治三年三月庚午（1864.5.5）

又谕：恩麟奏关外匪徒聚众滋事、踞堡戕官、经官军剿捕立时扑灭并东路贼匪勾结河、狄匪徒生事、派兵剿办各一折。嘉峪关外匪首马三娃等因甘省回氛不靖，辄敢纠集多人攻陷赤金堡地方，经护总兵德祥等督兵掩捕，旬日之间立将全股歼擒扑灭，办理尚属迅速。至逸犯杨春系起意谋叛贼目，断不可任令漏网，著严饬该员弁等设法缉捕务获，置之重典，以绝根株。河州、狄道一带回匪怙恶不悛，必须痛加惩创，恩麟现令道员赵必达统领新募果义营一军五千余人驰往剿办，并饬都司王勇等联络民团以壮声势，著即督饬赵必达等乘新军锐气

正盛之时迅速进剿，务将河、狄贼匪悉数殄除，庶可分兵直趋东、北两路，与雷正绾等合师夹击。恩麟另片奏顷接探报凤翔回匪又复蠢动，陶茂林回军剿办，因而汧、陇贼踪纷扰各等语。凤翔回匪叠经陶茂林等剿办，据报陕省一律肃清，陶茂林现已由清水等处进规平凉，恩麟此奏是否系未经肃清以前情形？著熙麟等确查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熙麟，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宁夏满城粮饷缺乏，请饬阿拉善亲王挽运小麦以资接济等语。宁夏满城孤立待援，需饷甚殷，经恩麟于程途较近之红水县丞酌拨捐输仓斗小麦三千石运充满城兵粮，并另筹驮脚银一千两解交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令其雇觅蒙古驼只由草地运往宁夏以济兵食。旋经恩麟咨催，仅据该亲王派来红水乏驼五百只，运送小麦二百一十石，其余小麦迄今未运。实属任意迟延，不知缓急。著理藩院转饬贡桑珠尔默特仍照原议督饬属下办事蒙古官员多备驼只，将未运小麦二千七百九十石赶紧挽运宁夏满城，不得藉词推诿，致滋贻误。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玉通奏西宁西南二川汉民被害过重、设法倡捐办理并亲往各庄履勘、节次办理抚恤、地方渐靖各折。西宁西南二川汉民因被回匪屡次焚杀，受害过重，一时难期解散，经玉通首先倡捐银两，设法抚恤，俾各归农，并亲往各庄逐一履勘，督饬阿家呼图克图传集团勇头目剴切晓谕，均称情愿解散，并拟前往东北两川亲勘劝导，所办尚为妥协。惟汉回互相仇杀，是以汉民聚团以御回民，今玉通首倡捐输，令各汉民散团归农，期于释怨息争，永不滋事，惟未知各该处回民能否一律解散？若徒解散汉民而不能解散回民，则办理既不得其平，亦岂能从此相安无事？诚恐玉通一经回城，勾结报复又在所不

免。仍著责成知府达昌等将未结各案及应办一切善后事宜妥速办理，以期一劳永逸。其东北两川果莽、果隆、吹布藏等寺，并著照该大臣所请即带同委员前往会同章嘉呼图克图等悉心劝解，务令永释忿争，各安生业，并将现办情形随时奏闻，以慰朝廷西顾之忧。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捐资募勇，赏前任四川按察使牛树梅布政使衔，知府赵必达等升叙有差。

予甘肃赤金堡阵亡护都司雷举祭葬、世职。

（卷98 44—47页）

同治三年四月癸酉（1864.5.8）

又谕：张集馨奏汇报军情分别咨饬堵剿并盭厓营中情形各折片。……陇州回匪前已据多隆阿、张集馨叠报肃清，何以此时马鹿镇等处又有逆回屯踞？陶茂林一军现与雷正绾合攻平凉，叠获大胜，逆首木三已为雷正绾兵勇生擒，若陶茂林所部不返陇州，则平凉郡城指日可复，宁夏满城亦可进筹援应。曹克忠现已由两亭拔营前往陇州，刘蓉即日到省，亦可酌拨所部将士分防鄠县城池及涝峪口一带，俾穆图善等军移剿汧、陇并峡口等处回匪，以通甘省粮路。著多隆阿、穆图善、刘蓉与雷正绾斟酌情形会商筹办。雷正绾所需饷银五千两并军火器械等项，即著张集馨与林寿图等设法妥筹，源源接济，毋令稍有缺乏。

（卷99 15—16页）

同治三年四月丙子（1864.5.11）

又谕：讷钦奏驰抵定边侦探回情并请派有任大员接统军务各一折。宁夏逆首马化漋现于灵州、金积堡操演马队并分布各隘阻我进兵之路，讷钦现抵定边，拟俟续调直晋官兵二千名到齐并赵延熂勇丁招募成军再行前进。直晋官兵前已叠报起程，即

著讷钦迅速飞催，一俟兵勇到齐，妥筹部勒，与雷正绾会商进取，互为声援，以资掎角。其多隆阿马队已叠次谕令调拨，并著一面迎提以资攻剿。……

又谕：都兴阿现在由京起程前赴归、绥，原令即在归、绥筹办该处防务。本日讷钦奏报驰抵定边侦探回匪情形，因续调直、晋两省官兵尚未到齐，署总兵赵延烺定边招募勇丁亦未募足，均须催调，并候多隆阿马队到营方能筹划进攻灵州，并有自卸署直隶提督篆防，一切深恐呼应不灵等语。马化漋逆焰鸱张，宁夏满城待援孔亟，目前雷正绾奏到进兵已逼平凉，可期得手，宁、灵一路尤须从定边及早进兵，期与雷正绾等军共收夹击之效。都兴阿老于兵事，谙练较深，著即赶紧由京起程，直赴定边接统讷钦所部各军，速筹进取宁、灵一路。该将军到后即行传谕讷钦回驻归、绥，会同德勒克多尔济筹办归、绥防务。讷钦所部兵勇现有七千余名，著该将军酌量，如兵力已敷，可酌拨千余名交讷钦带往归、绥以资守御。都兴阿行抵定边，续调直、晋官兵定可到齐，赵延烺勇丁募足成军，堪资向导，应即如何调度进兵之处，著即迅速筹办，一面奏闻。雷正绾进图平郡，届时能否攻克？该将军应与如何联络进取？并著妥为筹商，将甘省回氛迅图扫荡，以副委任。将此谕令知之。寻奏：续调马队现已到京，遵即克日赴防。前起马队业已派员带赴归、绥，一俟各军会合，即由归、绥取道前进。报闻。

（卷99 25—27页）

同治三年四月辛巳（1864.5.1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玉明等奏请将防缉不力之旗民地方官分别革职摘顶勒缉一折。……又，凤凰城所属之龙王庙地方有匪徒蔡玉仑与回匪马幅蕃争霸市集，互相械斗，经官兵查拿追缉，竟被拒伤五名。该界官并未督兵追缉，城守尉奕格等

督兵堵缉亦被匪枪伤兵勇五名，该匪乘隙逃逸。……

（卷100 2页）

同治三年四月乙酉（1864.5.2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据贾洪诏奏称徐之铭徇私滥保，请将所保各员撤销，当经降旨允准。嗣据劳崇光奏称滇省近日情形并请将出力之马如龙、岑毓英分别赏加提督、布政使衔，一并赏加勇号，当以该二员均系徐之铭保奏，应在撤销之列，未便径照劳崇光所请，致与前旨两歧，谕令劳崇光、贾洪诏速将攻克楚雄府及景东厅、县出力各员确切具奏，再降谕旨，并令贾洪诏将前旨妥为收存，暂缓宣示。本日据赵光奏滇省现在情形一折。据称马如龙、岑毓英保护省城厥功甚伟，马如龙并令马德新同岑毓英往攻杜汶秀，收复楚雄府、景东厅及各州县地方，各回众用言煽惑，怵以危词，劝令与杜逆联和共拒官军，马如龙力排邪论，决计讨贼，惟势成孤立，非优加奖励、假以事权，恐呼应不灵，难以济事；并将滇省绅耆等公函一并呈览等语。马如龙深明大义，力杜邪说，以回攻回，为同教所忌，势处孤危，若不亟与鼓励，恐其怀疑自畏，锐气阻消，众心因而解体，于滇省全局关系非轻。著劳崇光、贾洪诏迅速会商，如马如龙立志不欺，众共信任，即应权宜办理，不可错失机会。马如龙以前应得奖叙，著劳崇光、贾洪诏迅即会衔奏请，不必俟楚雄等处出力各员查明后始行汇请给奖，以安人心而资鼓舞。岑毓英带兵出省屡克城池，亦宜先行给奖，以期呼应较灵，并著劳崇光等一并先行请奖。前旨仍著贾洪诏妥为收存，暂缓宣示。赵光原折并滇省绅士等公信一件，均著钞给劳崇光、贾洪诏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0 15—17页）

同治三年四月丙戌（1864.5.21）

又谕：雷正绾奏官军攻毁平凉、镇原两处贼巢、击退援贼、进逼平凉一折。平凉之四十里铺及镇原属之新城两处贼巢均被官军平毁，悍贼木仲沅、讷三亦俱斩于阵，贼胆已寒，亟应乘匪众惧怯之际进逼平凉郡城。陶茂林留勇驻扎华亭以顾后路，自率八营前来会剿，即著雷正绾督同陶茂林奇正兼施，迅将平凉郡城克期攻拔，毋任久踞。宁夏汉城被陷未复，满城被围已久，自应亟图援救。且官军由灵、宁进取，则东北各匪皆有所顾忌，不敢援应平凉，而雷正绾之师剿办更易得手。前因讷钦所带兵勇未经战阵恐难得力，特派都兴阿驰赴定边接统其众。该将军业已由京起程，而所部马步各军尚恐不敷调拨，著多隆阿、穆图善恪遵叠次谕旨，将前此留省之马队五百名迅速拨赴定边交都兴阿统带，并著刘蓉酌拨楚勇数千前赴都兴阿军营听候调遣，以厚兵力。熙麟现派游击罗元勋管带楚勇一千名与赵延娘力图援剿，著即严饬该游击认真整顿，俾成劲旅。雷正绾如已攻拔平凉，即移得胜之师迅赴宁、灵一带与都兴阿两路进攻，庶各路逆氛不难渐次扑灭。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平凉、镇原攻克贼巢，提督雷正绾得旨嘉奖，赏参将雷恒巴图鲁名号，总兵官魏添应等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都司石锦玉等十一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100 24—26页）

同治三年四月丙申（1864.5.31）

以陕西苏家沟等处剿办回匪出力，赏协领倭兴额、富贵、委参领穆隆阿、佐领德富、贝滚保、博明阿、副管齐考、副将彭忠国、参将陈广德、舒荣华、杨明高、邓万胜、曹殿扬、闻玉贵、傅先宗、游击鲁得兴、丁长胜、都司何大发、张凤山、易得胜、刘国龙巴图鲁名号，同知衔知县樊继英等花翎，委骁

骑校全胜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101 22页）

同治三年四月戊戌（1864.6.2）

又谕：有人奏前暂署陕西巡抚按察使张集馨奸邪阴诈，谄媚卑污，于多隆阿初到省城时独迎于十里以外，并不与司、道同见，致使陕省有巡抚公服跪接钦差之谣。纵使并无其事，而众口已传为笑柄。其所参文武官员均系仰体多隆阿之爱憎，如提督马德昭、臬司刘鸿恩及各州县等，其中尽有循声素著、有功无过之员，而马德昭尤为陕甘兵民所悦服，屡列弹章，公论无不借之。……

（卷101 28—29页）

又谕：刘长佑奏边墙地方辽阔，请饬热河等处严查奸宄等语。据称北界边墙广延千里，关隘虽有驻兵，日久难克疏懈，长城坍塌处所易于偷越，巡察尤难；比年山东曹州等府及直隶沧、青各属游民出口谋生流为盗贼，甚至乘马持械结伙劫掠，从前马贼之多盖由于此；至蒙古游牧之区，该匪等强借栖身，此拿彼窜，莫可踪迹，且其中回民尤多，难保不勾结甘肃回匪由草地窜往边墙致成巨患。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麒庆、阿克敦布、德勒克多尔济、桂成、庆春、连成严饬所属官兵一体认真查拿，务获究办，毋任奸匪混迹，以杜乱萌。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01 30页）

又谕：熙麟奏庆阳情形紧要、不能迅赴兰州、庆防兵勇在环县击贼获胜、宁夏满城被围日久亟待援兵、陕省截留甘饷、并钞录林寿图原函呈览暨遵查恩麟奏报凤翔回匪情形各折片。前因甘省军情紧要，庆阳仅办粮台转运，文煜到后已有大员接办，是以叠谕熙麟迅赴兰州省城接印任事。兹据奏称平凉大军

将次合围，定边兵勇将次进征，恐敗匪纷窜肆扰分我兵力，且近获贼供刻有东窜之志，庆阳之防剿吃紧实倍往昔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即著熙麟暂驻庆阳，会同文煜等于征兵筹饷各事宜妥为调度。恩麟暂权护篆办理有无偏谬？仍著留心随时察看，不得存两人分任之见稍存诿卸。现在汉中发逆悉数东窜，鄂北襄、随一带到处传烽，僧格林沁驻扎楚、豫之交剿办发、捻，断不能移师西向。都兴阿由定边一路前进，计现在已入甘境，雷正绾尚称能战，陶茂林亦已抵甘，著熙麟会同该提督饬令各营将士迅克平凉，节节扫荡，以期早日蔵事，慰朝廷西顾之忧。宁夏满城被围日久，望援綦切，讷钦兵勇虽有七千余名之多，大都未经战阵，赵延浪所募勇丁既不能符三千之数，熙麟令先招勇丁一千名并饬游击罗元勋等管带环县防勇一千名驰往定边与赵延浪之兵一同进剿，即著照该督所拟迅饬该员弁分路前进。讷钦之军已归都兴阿统带，著都兴阿酌量先挑劲兵一千名力解宁夏满城之围，并分兵越花马池而西遏近黄河驻扎，扼贼东窜，并催梁生岳拔队前进。倘仍前逗留，即著严参惩办。雷正绾攻克平凉后，即鼓行而西与都兴阿会同进兵。熙麟筹解军火，遇事和衷筹商，以期共济。甘省饷糈不继，关系非轻，前经张集馨奏动支山东、河南等省解甘饷银截留分拨各营，当经谕令咨明熙麟等按款详查。所有熙麟庆阳军营饷需，仍著刘蓉懔遵叠次谕旨实力接济，断不准膜视推诿，贻误事机。钞呈林寿图信函二件著钞给刘蓉阅看，汇入前次交查之件一并查明办理。熙麟请令穆图善带马队由定边草地赴甘，穆图善前已授为荆州将军，令其带勇赴楚，该将军现已屯兵灞桥，著即统率姜玉顺等军仍遵前旨迅赴楚北会剿。正在寄谕间，据雷正绾奏请饬多隆阿所部数营拔归都兴阿统率援剿宁、灵并曹克忠平毁长宁驿、马鹿镇两处贼巢、刘蓉奏生擒曹逆并

将余匪搜捕净尽、蔡逆被剿西窜、官军追剿堵击情形、督催姜玉顺等拔营赴楚等折片。雷正绾屡获大捷，俟攻克平凉，仍遵十九日谕旨与都兴阿和衷商榷进兵。多隆阿所部除姜玉顺等马步各队已拨赴楚北，此外如尚有余兵，固可拨赴甘省，如无兵可拨，即著刘蓉将所部酌拨若干赴雷正绾等营以厚兵力。平郡城外援贼剿灭净尽，城贼之势自孤，著雷正绾饬令陶茂林等乘胜进逼，迅奏肤公。曹克忠一军著仍遵前旨饬令回陇，或驻扎盩厔以资控制。……

（卷101 34—37页）

又谕：熙麟奏接据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咨称，贼匪大队在宁夏满城西、南两处扎营，围攻甚紧；请饬该王选精壮蒙兵，亲身统领从磴口进边列阵等语。宁夏满城被围甚急，灵州等处贼氛甚炽，现命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由定边取道驰援宁夏，大兵一到谅不难迅解重围。据生擒贼供回匪有东窜之意，设或被剿铤走，肆意东趋，势将蔓延为患，愈难收拾。著理藩院转饬贡桑珠尔默特挑选精壮蒙古兵丁数千名，亲身统带从磴口进边列陈，严扼窜越，遇贼即击，以剿为防。其北路平洪、孤城等处，并著拨兵实力防守，毋得有名无实，贻误事机，致干咎戾。将此谕令知之。

（卷101 38—40页）

同治三年五月庚子（1864.6.4）

又谕：……穆图善奏遵派马步官军援楚、现已起程、并请饬河南备办粮草等项各折片。甘省兵力尚单，不敷攻剿，且刻下甘省回氛尤炽，亟应移缓就急。咋据雷正绾请调陕营兵勇助剿，著穆图善即于所部之现存十营内分拨数千，饬令迅赴甘省听候雷正绾调拨，毋得藉词推诿。西蒙克西克两起马队并陈天佑所统东治两营均于十六、七两日拔队赴定边堵剿，著都兴阿于此起

兵勇到时妥为布置。其金顺所部马队四百名经穆图善派令赴省以补西蒙克西克之缺，惟西安省垣现已安堵如常，无须多兵防守，所有金顺马队仍著穆图善饬令前赴都兴阿军营。其前往定边之各营马队应需军火粮饷，即著刘蓉饬令陕西粮台按月支领。至萧河清等援楚兵勇应从豫省地方经过，现已由穆图善粮台备银数千两带赴河南一带会同经过州县预行备办，尚恐价值不敷，著张之万速饬河南一带州县设法垫办，准其作正开销，即在该省欠解协济穆图善军营饷下划扣归款。穆图善俟分拨各营事竣，即著克日起程赴楚。官文俟穆图善到后，妥商调度，务当力遏贼匪东窜皖疆之路，就地歼除，毋任蔓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2 6—8页）

同治三年五月壬寅（1864.6.6）

又谕：庆昀奏接奉二月寄谕并近日防守情形一折。据称宁夏满城被围日久，闻派讷钦往援，人情欣盼；近日贼数已减，贼情亦涣，闻有援军，苍黄情形毕露等语。自尚未知简派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进援宁夏之旨。宁夏情形虽较前稍松，而贼未解围而去，必尚为困兽之斗。著都兴阿仍遵前旨由定边一路前进，并先挑劲兵一千名疾趋宁夏迅解城围。该将军大兵继进，即酌度情形或分兵越花马池而西逼近黄河驻扎，扼贼东窜。此股贼匪已成强弩之末，该将军先声所到贼胆早寒，必能立奏肤公，保全合城生命。庆昀、常升所筹劝办各节均尚周密，著仍就现有兵力实力防守，并探明援军已至何处，约期夹击。熙麟即饬赵延娘、罗元勋等兵勇进援宁夏。讷钦之兵已到何处？悉归都兴阿节制。都兴阿军火由庆阳粮台支发。雷正绾饷需著刘蓉随时筹解，不得延误。平凉援贼已尽，谅可即日得手。著雷正绾催督各兵一鼓攻拔，以便腾出兵力节节扫荡。庆阳需饷甚殷，沈桂芬遵照昨日谕旨速解三十万两赴庆阳粮台，并将晋省所制炸炮、火箭等项酌量

解赴都兴阿军营以资利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2 15—17页）

同治三年五月乙巳（1864.6.9）

谕内阁：前因逆回阑入甘肃灵州所属之惠安堡，驻扎该处之宁夏盐捕通判秦自德先期公出，恐有捏饰，当经谕令恩麟查参。兹据恩麟奏称查明秦自德于军务吃紧之际借督催盐课为名先期远出，以致地方失陷，且于收复后并不即时回堡，又不静候查办，辄复携眷远徙凉州。似此行止自便，置官守于不问，殊出情理之外。秦自德著即行革职，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为规避取巧者戒。

（卷102 21—22页）

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等奏派拨归、绥防兵改道前赴定边。得旨：所有一切操防事宜仍当加倍整饬，不得稍形松懈。

陕甘总督熙麟因病解职，以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以西安将军都兴阿署理。都兴阿未到任前，仍以布政使恩麟暂行护理。命前任广东布政使文格赴署陕甘总督都兴阿军营听候差委。

（卷102 28—29页）

同治三年五月癸丑（1864.6.17）

又谕：都兴阿奏接奉寄谕并沿途探悉形势、拟办情形一折。据称近日于沿途探访情形详按图势，灵州左近山路崎岖，险要必为贼守，由定边至宁夏四百余里又阻黄河，贼情叵测，未必遥闻援军将至即露苍黄情形，恐有诡计怠我军心；查宁郡汉城在北，满城在南，必得一军由北山进剿方有制胜之机；若西蒙克西克等过渡会合宁夏官兵与北山前后夹击，可断该逆往来之路；请饬绥远城将军预行知会鄂尔多斯各旗稍济驼只，并

派兵会合阿拉善兵相机兜剿，该将军进规灵州，两岸进攻始于援宁有裨等语。所奏不为无见，著都兴阿催督各军规取灵州。讷钦已到灵州之花马池，该将军当与之声势联络，量为调遣。如察看该员不能得力，或将其兵勇裁撤，或调派赴北路防堵，均著察核办理。西蒙克西克等如已到营，著即催令迅速援宁，并分拨马队由安边堡一带出边，急趋鄂尔多斯副盟长扎萨克郡王栋鲁布扎木素居处之地探明过渡，设法会合宁夏满城官兵与北山前后夹击，先通官军粮道，兼断该逆往来之路。庆昀仍当就现有兵力婴城固守，俟援军到后会合剿击。贼情如果惶惧，何以未见解围他窜？恐是装点羸弱情形懈我军心，庆昀不可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官军由南路进剿，若北路无兵阻遏，必不能收聚歼之效。前已谕理藩院饬阿拉善王统兵数千从磴口进边列阵严扼窜越，遇贼即击，其北路平洪、孤城等处并令拨兵防守，著都兴阿、德勒克多尔济等遵旨传知该王迅即派兵赴防，并令多备驼只以资运解军需之用。桂成尚称勇往，著即统带劲兵会合阿拉善王部下防兵出宁夏北山进扎险要，相机兜击。归、绥本处之防亦关紧要，恐有外来奸回勾结滋事，著德勒克多尔济实力经理，毋得稍涉大意。平凉之围已久，雷正绾当力图攻克，以便进兵宁夏。都兴阿将次入甘，该提督当与之声息相通，会商妥办，以期早日竣事。都兴阿另片奏调员赴营差委一片。翁同书未知已抵何处？并准都兴阿行文直隶、山西、陕、甘各督、抚，传知该革员即赴军营效力。前谕令赴营之藩司文格，俟到营后著都兴阿饬令即赴兰州，一面附报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3 21—23页）

同治三年五月丁巳（1864.6.2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有人奏恩麟办事颟顸、不学

无术、潘祖荫奏甘省大吏办理军务乖方、并都察院奏胡第甲等以狃和殃民等词赴该衙门呈诉各折，先后交多隆阿秉公查办。兹又先后有人奏甘肃逆回煽乱焚杀延及附省之狄道、河州等处，署督臣督办不力，并恩麟专意主抚，逆势愈张；知府徐辰告等四员为守兼优，足资驱策；总兵张华等五员贪鄙各款，贻害地方；文格素称廉谨，于军务不甚相宜，请旨饬查各等语。甘肃吏治、军务废弛已极，亟应严行查办以挽颓风，著都兴阿将此次所参恩麟等款并前交多隆阿查办各案一并秉公确查，据实具奏。都兴阿甫经入甘，无所用其回护，务将交办各案严密访查，毋得稍涉徇隐。谕旨三道、折五件、绅士信函一件、呈二件、条陈一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庆昀、常升奏围城贼众忽退、现在办理情形一折。甘肃逆回自本年二月间围攻宁夏满城，暗决城西支渠放水灌城，经庆昀等急令附城民人开田宣泄得保无虞。四月初七日城外南北贼营忽同时拔退，复于夜间决渠灌城，因满城依山且系沙地渗水，并未淹及；庆昀等趁贼众暂退派员前赴山北提运黄米小麦四百余石并庆阳粮台饷银五千两入城，暂资支放。宁夏贼氛甚炽，此次暂将城围撤退，乘雨决水灌城，逆谋甚属凶狡。讷钦援军虽已行抵灵州，因续调直、晋官兵到者甚少，赵延煖在定边所募勇丁亦因前赴庆阳禀请军械饷项，俟多隆阿营内所拨马队到齐，先攻灵州，始能赴援宁夏，是该处满城防剿仍形吃紧。都兴阿前奏西蒙克西克等到营即令过渡会合宁夏官兵前后夹击，业经谕令德勒克多尔济等传知鄂尔多斯各旗多备驼只，并谕知桂成带兵会阿拉善王部下防兵出宁夏北山夹击。著都兴阿懔遵叠次谕旨迅督各军趱程前进，会同讷钦所部相机进兵，并著雷正绾督率诸军迅将平凉攻拔，与都兴阿各营声势联络。庆昀仍当就现在存城兵力加意激劝，婴城固守以待援军，

毋稍疏懈。满城兵食不充，归绥道库存饷三万两、山西续拨饷银一万两计日应可提到，即著庆昀等飞速咨提到宁，并著文煜懔遵前旨将援甘各军应需粮饷军火源源筹解，并将赵延煐等军所需军械饷项迅速应付，以利师行。至回情反覆堪虞，庆昀等所奏镇属回官马谦遣人单骑来城甘言求抚，且称镇道印信已交中卫县由梁生岳等赍送省城，必系因雷正绾进攻平凉叠次获胜，冀以甘词邀抚缓我师期，断不可信。庆昀等惟当激励兵勇加意防范，毋又堕彼狡谋，致蹈汉城覆辙。雷正绾亦当乘贼情少懈之时迅图攻克平凉，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3 33—36页）

同治三年五月庚申（1864.6.2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恩麟奏蒙古台站遗弃折报检获呈进、回匪阑入狄道州城旋即收复、现时筹办情形各折片。恩麟上年十二月初三日所发奏报，由阿拉善旗转递至鄂尔多斯，因何疏失以致遗弃道旁？亟应彻底根究以肃邮政，著该护督查明据实参奏。隆德、秦安等处之匪势日蔓延，恩麟请饬雷正绾等速拨一军驰赴安、会。雷正绾现与陶茂林进攻平凉渐次合围，攻剿正在吃紧，且该提督等两军兵力本单，此时殊难分兵再行驻扎安、会。恩麟惟当就现有兵力严密布置，以扼东西两路之防。都兴阿日内即可由定边进剿，兵力既集，可期节节扫荡。恩麟毋得专意主抚，致堕该逆诡谋，贻误全局。狄道州城被回匪窜陷，旋即收复，著恩麟督饬将弁将入山败匪搜捕净尽，毋留余孽。署兰州道崇保、署兰州府知府豫师于所属城池被匪阑入本有应得之咎，惟既随同收复，所有处分均著宽免。河、狄等处回匪猖猖，该护督身膺疆寄，不能实力剿办，屡次陈奏犹以主抚为得计，殊嫌晓渎。知州

赵必达所募川勇五千现已由川起程，著即飞催该员迅速回甘择要分扎，与省城防军联络声势以壮军威。恩麟扎设宣威营亲军，著即按照章程认真训练，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不可有名无实。

予甘肃狄道阵亡署知州屠旭初、千总陆升祭葬、世职加等。

（卷104 3—5页）

同治三年五月辛酉（1864.6.25）

又谕：熙麟奏剿办宁夏回逆、请派兵勇赴援秦州并请饬四川总督盘查滇匪各折片。宁夏满城西门已开，城外贼营全行撤退，惟平罗贼势仍未稍松，显系该逆闻大军渐集复拟甘词求抚，缓我师期。叠经谕令都兴阿、雷正绾、庆昀等严密布置，分路进剿，著即懔遵前旨迅速进兵会同扫荡，毋为该逆所乘。熙麟所称如果逆匪实系畏罪投诚，应先将甘心从逆之官犯王锡爵、马化漋、讷忠、赫汶选、彭庆章、保立等连其家属按名捆献都兴阿营凌迟处死，并令该逆等将所铸枪炮及一切军器马匹尽数呈缴，方可网开一面，法外施仁等语。逆回果能真心求抚，如照熙麟所拟办理有无后患？著都兴阿、雷正绾、庆昀酌度情形，相机办理。庆阳粮台需饷甚殷，前令沈桂芬筹解银三十万两，并著文煜派员迎提，催令分起解甘以济要需。阎敬铭筹拨甘饷一万两解赴陕西藩库交纳，此项银两著刘蓉严饬藩司不得再行截留，即与应解雷正绾营饷项一并解赴甘省，毋得迟误。秦州所属之秦安县、张家川、莲花城等处回匪蔓延，势甚危急，平、固、宁、灵失陷后，兰州大道梗阻，专恃秦州一路为赴省粮运要道，关系极为紧要，曹克忠一军能否赴援？著刘蓉懔遵前旨酌度情形赶紧办理。如曹克忠未能前往，即著刘蓉另拨劲旅驰赴秦州协助。陕省如无兵可拨，著雷正绾抽调兵勇兼

顾秦州，以通饷道。平凉逆焰已衰，惟每当接仗渐多凶很叛徒，声音服饰均系云南回类，难民朱元升亦供有云南马贼七百往攻巩昌之语。甘回既与滇匪勾结，如果源源踵至，势将不可收拾。著熙麟、文煜、雷正绾檄饬毗连川、陕等各地方官，务于入甘要隘严密盘查，认真防堵。著骆秉章确查甘肃通滇道路，无论驿站大道、偏僻小径，严饬地方官一体盘诘，如有滇省回民及来历不明之人，即行查明惩办以靖匪踪。平凉屡战皆捷，极为得手，著雷正绾会同陶茂林等军迅围攻拔，并将外来滇匪殄除净尽，毋留遗孽。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4 10—12页）

同治三年五月壬戌（1864.6.26）

又谕：前因劳崇光奏确查滇省实情拟以回攻回，责成马如龙、岑毓英剿除杜、马各逆，当经谕令劳崇光、贾洪诏会商妥办。兹据贾洪诏奏劳崇光以回攻回之举有六不可从，刻下川省军务稍松，正拟筹商进兵；惟与劳崇光意见歧异，万难共事等语。从前劳崇光所陈各节原不过一时权宜，俟兵力较足仍须分别剿办，方竟全功，原不能听其一意办抚遽谓可以了事。此次贾洪诏所陈进兵剿回等情未尝不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滇省糜烂至此，亦非纸上空谈所能济事，且筹兵筹饷仍须藉川省之力。现在黔匪侵犯川疆，刘岳昭一军亦经该督奏留暂驻合江、江津，不能即赴昭通，恐川省兵力尚难兼顾。骆秉章老成持重，素能统筹全局，不分畛域，且距滇较近，该处实情必有所闻，贾洪诏拟办各节是否能有把握？进兵之后川省资助饷项能否源源不断？著骆秉章体察情形酌核具奏。贾洪诏与劳崇光同任封圻，必须和衷协力方能共济，乃意见龃龉至于如此，以后诸事掣肘，贻误非轻。贾洪诏与该督近在一城，其人才识如何？能否胜此重寄？并著该督据实密陈，毋稍隐饰。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

之。

（卷104 23—25页）

同治三年五月乙丑（1864.6.29）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筹商防剿并桂成所部拟取道晋省驰往会剿一折。前因宁夏满城被围日久，谕令桂成统带劲兵会合阿拉善王部下出宁夏北山相机进剿。兹据德勒克多尔济等奏称查自归化城土默特游牧由口外草地驰赴阿拉善旗，相距二千里，地多沙漠，水草缺乏，若带兵由此行走，不惟柴薪无处采觅，驼马亦难牧放；桂成现带精兵四五百名拟由晋省取道驰赴都兴阿军营听候酌拨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桂成所部官军即著取道晋省迅速前赴都兴阿军营，到营后应由何路进剿，著听候都兴阿节制调遣。归绥本处之防亦关紧要，桂成挑带官兵仅止四五百名，其余自可留为操防之用。据奏设有缓急，大同镇兵尚可就近檄调，毋庸再调都兴阿、讷钦之兵，著照所议办理。所有沿边沿河防堵事宜，仍著德勒克多尔济严饬带兵将弁随时侦探，实力严防，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4 35—36页）

同治三年五月丁卯（1864.7.1）

谕内阁：熙麟、雷正绾奏官军克复平凉府城、搜斩巨逆一折。甘肃平凉府城自被回匪窜踞后，雷正绾督军进攻叠次获胜；会同陶茂林之师两路逼城，逆众并力抗拒，官军奋勇由西北登城，守贼溃乱；复预挖地道轰塌东南城隅，大队先后拥入，贼占西北拼死巷战，我军纵横冲击，鏖战两日将城中悍贼一律扫除，并将著名巨逆铁酉、羽轻材歼毙，剿办极为得手。雷正绾自督军入甘，扫平灵台、崇信、凭原、北原及白水、局（眉）现、新城等城镇，卓著战功。此次复督队攻克平凉，剿除巨逆，实

堪嘉尚。雷正绾著加恩赏穿黄马褂，并发去白玉四喜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交该署提督祇领。陶茂林会同雷正绾分路进攻，躬冒矢石立拔坚城，甚属奋勇。陶茂林著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熙麟、雷正绾奏官军克复平凉府城一折。平凉为自兰州通陕要道，逆回负隅抗拒，久肆鸱张，经雷正绾督率兵勇节节剿洗，复会同陶茂林相机攻剿，迅拔坚城，实属调度有方，深堪嘉尚。该提督现因莲花城、张家川两贼巢尚在拒守，拟偕陶茂林分路兜剿，所筹甚合机宜。即著乘胜进捣，迅将莲花城、张家川匪巢攻拔，并将西路各逆垒一律扫荡，先顾兰州省垣根本重地，以次肃清隆、静，规复固原，直抵宁、灵，毋得稍有松劲。现在平凉已复，雷正绾等军鼓行而西，自能所向克捷。第败匪西遁，难保不因宁夏援兵未集麇聚一方希图逞志，著都兴阿迅速前赴定边催督各军规取灵州，以通援宁之路。讷钦已抵花马池，近日接仗能否得力？并著酌量调派。桂成到营后应如何调遣之处，著即仍遵昨日谕旨办理。庆昀、常升尤当加意防守，慎益加慎，以待援师，不可稍涉大意。熙麟另折奏请饬催四川等省协饷，已寄谕骆秉章等迅解矣。此时熙麟业经开缺，所有庆阳军营粮饷及雷正绾等军饷需，著文煜妥筹转运，毋稍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4 36—38页）

又谕：据熙麟、文煜奏庆阳粮台需饷浩繁，各省拨款不至，异常支绌，请旨迅催拨解以济兵糈等语。甘省大兵云集，需饷甚殷，因粮台支销罄尽，兵勇粮盐等项蒂欠孔多。倘令日久缺乏，哗溃堪虞。现在平凉业已克复，剿办正当得手，军饷尤关紧要。著骆秉章、阎敬铭、沈桂芬、张之万懔遵前旨，即将各该省欠解甘肃饷银各三十万两无论何项移缓就急，迅速筹

解，并著于接奉此谕旨之日即行派员起解银十万两，无分星夜兼程驰往庆阳粮台交纳，毋再仍前延玩，致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甘肃平凉府城，赏副将赵德正、阎定邦、游击沈大兴巴图鲁名号，知州容贵等花翎，知县崔藻蓝翎，总兵官魏添应等升叙有差；予阵亡都司余兴国、守备卢魁元、千总吴春和等祭葬、世职加等。

以甘肃环县剿办回匪获胜，赏总兵官马升提督衔，免已革守备谢联升遣戍。

以甘肃庆阳防剿出力，赏员外郎秀雯、都司王茂华等花翎，府经历史致和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104 39—40页）

同治三年五月戊辰（1864.7.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刘长佑奏边墙地方辽阔，请饬严查奸宄，谕令麒庆等认真拿办。兹据麒庆奏称查禁之法务须不分畛域，口外地方辽阔，盗贼窃发，往往鞭长莫及，请饬协力兜拿以靖地方等语。边外地皆空旷，此拿彼窜自系该匪惯技，若非各该地方官同心搜捕，则互相诿卸，盗贼仍将来去自如，殊非整饬捕务之道。著万青藜、卞宝第、麒庆、阿克敦布、德勒克多尔济、刘长佑、沈桂芬、桂成、庆春、连成严饬所属官兵于边墙内外一带联络声势，互相巡缉，一处有贼则附近该处之地方官即当会同查拿，务获究办，毋得稍分畛域。此外尚有沿边应防处所，并著刘长佑、沈桂芬查明地界，咨会各该地方官协同缉捕，一体防范，以清盗源。麒庆所称回民杂处中国久已相安，若以勾结甘肃叛回为疑预相逆亿，是猜嫌先启于上官，恐非开诚布公、潜消反侧之道等语，所奏不为无见。应如何不动声色暗中严防之处，著万青藜、卞宝第、麒庆、阿克

敦布、德勒克多尔济、刘长佑、沈桂芬、桂成、庆春、连成妥筹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04 40—42页）

同治三年六月甲戌（1864.7.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兴阿奏驰抵定边察看贼势军情、请饬拨步队一折。宁夏待援甚急，讷钦所部又不得力，都兴阿所带除马队数百外仅陈天佑勇丁一千，步队太单，难资进剿。该将军请调雷正绾步队数营并调曹克忠或陶茂林等军来定助剿，自系实在情形。第雷正绾与陶茂林新复平凉，现已分路进攻莲花城、张家川贼巢以通静、隆一带大路，兼顾兰垣，恐难分兵赴定。曹克忠因滇、发各逆扰及西安，又窜向盩厔一带，防剿正当吃紧，一时亦未能赴甘。都兴阿惟当就现有兵力严扼定边，一面侦探路径设法进兵。西蒙克西克马队已抵定边，桂成亦拟带兵数百前赴定营，都兴阿均可酌度调遣。惟成师以出，惟敌是求，若前无可进之路徒将兵勇株守一隅，亦非善策。都兴阿如察看定边一路未能即时进剿，或即前赴雷正绾军营合兵一处规复固原，以期速援宁夏，著与雷正绾妥筹办理，毋误事机。都兴阿如赴固原，其定边一带即可饬令桂成及陈天佑等严密扼扎，为讷钦后路声援，以免疏失。庆昀、常升仍当竭力固守以待援师，毋稍疏懈。刘蓉剿办滇、发各逆已否悉数歼除？如陕事稍松，即饬曹克忠一军迅赴都兴阿军营以厚兵力。都兴阿因定边一带觅食维艰饬令各州县购运米面，准其作正开销。军行而粮不随，士卒何由宿饱？著沈桂芬督饬地方官赶紧采办，源源接济，毋令稍有缺乏。都兴阿所请咨调道员三寿办理行营粮台之处，著文煜饬令三寿前赴都兴阿军营筹办。讷钦兵勇未经战阵，必应随时训练。赵延煇部勇能否成军？均著都兴阿妥速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都兴阿现已驰抵定边相机进剿，所有随带赴甘马队及文武人员等既据奏称月需银一万五千两，即著沈桂芬于应解甘饷外按月如数拨给以资应用。至协济都兴阿援甘军饷，并著刘长佑、刘蓉、沈桂芬按月解交都兴阿军营，不可稍有缺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5 17—20页）

同治三年六月丁丑（1864.7.11）

又谕：劳崇光、张亮基奏克复古州厅城、请留周洪印协剿、并劳崇光奏克复中甸等厅城、叠获胜仗各折片。云南逆回杜文秀等分踞中甸等处，经马如龙等进剿将中甸、维西、思茅、威远各城次第收复，并攻克石膏井、磨黑等处贼巢，剿办尚为得手。思茅、威远既克，则普洱已成孤立；中甸、维西既克，则大理之贼益蹙。著劳崇光檄饬马如龙、岑毓英及田仲兴等各率所部将普洱、大理等城迅图克复，擒斩首逆，以期肃清疆圉。古州收复情形与前恽世临所奏略同。该逆由古州、苗峒绕出独山州之霸街、八蒙，进踞已赖旁寨、中寨、和寨，扰及荔波县之三峒地方，经杨廷桂等军迎剿叠胜，贼欲向独山州属中安一路直上鸡场。该处为上窜贵州定广、下窜广西南丹必由之路，亟应严密堵御以杜贼踪纷窜。全祖凯一军已抵独山，著劳崇光、张亮基饬令该总兵扼要驻扎，会同湘、粤两省官军实力扫荡，以遏该匪纷窜定广、南丹之路，并著恽世临、张凯嵩严檄派出之周洪印、杨廷桂各军联络声援合力夹攻，迅歼丑类。周洪印因军粮无从采办、药铅亦甚缺乏拔营撤回楚边，惟现在正当攻剿吃紧之际，李逆尚在漏网，贵州仅有全祖凯一军兵力甚单，杨廷桂孤军深入亦难兼顾，若非添拨劲旅，即无以收聚歼之效。著恽世临饬令周洪印等仍统湘军星速驰赴荔波、独山一带协同剿洗，毋误戎机。该营所需粮米药铅等项，著劳崇光、

张亮基设法采办，源源接济。恽世临亦当竭力筹措，随时解济，以收饱腾之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5 25—27页）

以贵州克复普安等城出力，赏知州孙清彦、守备徐遇恩等花翎，千总龙如驹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05 27—28页）

同治三年六月戊寅（1864.7.1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恩麟奏陕西败匪勾结甘省东路回匪围攻庄浪、静宁等城、请饬陶茂林迅速援剿一折。庄浪、隆、静等处贼匪充斥，恩麟派出防剿各军尚形单薄，自应厚集兵力迅扫逆氛。前据雷正绾奏称平凉业已攻克，拟偕陶茂林分路进捣莲花城、张家川贼巢，先通隆、静大路，兼顾兰垣。现在静宁等城待援迫切，曹克忠不能赴甘，陶茂林一军应即驰赴安、会遏贼西窜，援剿隆、静等处，力解城围，著都兴阿、雷正绾会商妥办。恩麟严饬成桂等协力固守以待援师，一面将省城防守事宜尽心筹划，毋稍大意。南路军情责成林之望相机剿办，宁夏回务责令梁生岳妥为布置，均不可有名无实。其萧永祥所部勇丁因何溃散？著恩麟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甘省军饷异常支绌，请饬陕省赶紧协饷以济急需等语。陕西欠发提属驻甘各营兵饷已至七季之多，兵情困苦万分，现在回匪滋扰秦州等处，军情吃紧，万一兵饷不继致各军有哗溃之虞，所关非细。陕省现已渐次肃清，所有筹解甘省兵饷岂容稍缓？著刘蓉督饬藩司无论何款赶紧筹措若干两，派员解赴甘肃省城以济要需，毋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5 28—29页）

又谕：平瑞奏库车汉回滋事、派兵救援一折、依奇哩奏汉回变乱及库车失守、请派大员统兵会剿并匪窜布古尔地方各折片。览奏不胜诧异。库车居南路之冲，此次汉匪、逆回仓卒起事，遽将库车城池窃踞，杀害官民，其蓄意谋叛非一期一夕之故，何以该处办事大臣平日毫无觉察，临时又无备御，以致酿成变乱？实堪痛恨！平瑞现派领队大臣文永统带旗、绿各营前往援救并筹备军械粮饷以速其行，所办尚属认真。文永本日已简放库车办事大臣，即著带领援兵迅速前赴库车一带相机剿办。惟文永带兵无多，必应添拨劲军方足以资策应。乌鲁木齐提督已简放文祥，平瑞可传知文祥迅赴新任，并再拨兵数千即由文祥带往喀喇沙尔、库车等处会同文永一军认真剿办。所有旗、绿各营官员兵丁均归文祥调遣。文祥未到以前，著暂归文永调遣。惟当乘贼匪初起之时迅图扑灭，规复库城，不准稍有稽延致滋延蔓。喀喇沙尔与库车接壤，此时贼匪既踞库城，复有马队数百名窜至布古尔地方肆扰，喀境边防甚关紧要。著依奇哩督饬兵弁严扼要隘，实力防堵，毋令东窜一步。所调之土尔扈特、和硕特两游牧蒙古兵二千名，并著依奇哩迅催调集来城助剿。依奇哩奏已咨平瑞调银二万两、口粮面三万斤，据平瑞奏仅措解银一千两、面一万五千斤，为数较少。仍著平瑞将应解喀喇沙尔银两、口粮设法源源解济，俾不至有停兵待饷之虞。从前新疆用兵，回子台吉、伯克等率能效命前驱，为国出力，此次库车爱王被执不屈致被戕害，实属深明大义，可嘉可悯。依奇哩可将其子台吉阿密特善为抚慰，勉其招集所部随同官军杀贼报仇，庶人人乐为我用。此次启衅根由并萨灵阿等大小文武下落，著平瑞等详查具奏。南路军情紧急，常清统辖各城责任綦重，著赶紧筹拨劲兵数千前往会剿。景廉前已有旨令其折回本任，未知该员现在行抵何处？奎栋署理叶尔羌参赞大臣责

无旁贷，著即筹拨兵饷迅速援应，并传知阿克苏、和田等城办事大臣等一体严防，毋得稍有疏懈。喀什噶尔虽相距较远，惟该处卡伦时有安集延回匪滋事，难保不声息相通，暗中勾结，奎英尚未交卸，著督饬在城员弁力筹防范，消患未形，不可稍存五日京兆之见。常清另片请将遣勇一千四百余名援案免罪等语。此项遣勇人数太多，恐释回时中途恃众滋事，必须妥为料理，令其分起陆续遣回，或即择其勇健可用者筹备口粮令原带之人带赴库车剿贼，使功不如使过，或于军务有益，著常清斟酌妥办。文祥接奉此旨著即迅速起程。其哈密帮办大臣明瑶尚未到任，该城领队大臣一缺即著文祥于协领内拣选明干可靠者暂行署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依奇哩奏库车城池失守，咨调各路大兵会剿不日即可到境，请饬陕甘督臣迅将户部奏拨新疆银四十万两内先行动拨银五万两以济兵食等语。此项奉拨新疆银四十万两，前经户部议奏应由山西巡抚筹款拨解。现在新疆匪徒滋事，库车失守，各路大兵云集，需饷甚殷，著沈桂芬即将应解新疆银四十万两迅速解往兰州省城，毋稍延玩。此项饷银四十万两，其已经解到甘省者，著都兴阿、恩麟迅解新疆，不准截留动用，并著都兴阿、恩麟在于甘肃欠解新疆饷项银两内赶紧措拨银五万两，派员趱程解往喀喇沙尔以备供支兵饷之用，并将续到之项随时拨解，俾资接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沈桂芬，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05 30—33页）

赏已革镶黄旗汉军副都统穆克登额三等侍卫，为伊犁领队大臣；以署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文永为库车办事大臣。

乌鲁木齐提督业布冲额因病解职，以哈密办事大臣文祥为乌鲁木齐提督。

调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保恒为哈密办事大臣，赏健锐营委翼长德克吉讷副都统衔，为乌鲁木齐领队大臣。

以甘肃庄浪、隆、静等处防剿出力，予都司李友伏以游击用，并赏花翎。

（卷105 34页）

同治三年六月癸未（1864.7.1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德勒克多尔济等奏拿获甘回奸细书信、口外防务戒严、请饬暂停桂成赴甘、添调官兵藉资守御一折。归、绥防务最关紧要，此次该城回民刘天明等呈出甘回书信既有“窥伺口外，欲骑羊皮浑屯涉河东窜”之语，自应先事预防，妥筹堵遏。归、绥两城存营官兵仅止千余，若桂成再带四五百名赴甘会剿，不惟守御力单缓急难恃，即归化城汉回杂处，弹压抚绥亦难得力。所有桂成一军，著照该将军等所请暂缓赴甘，仍驻扎归化城会同德勒克多尔济筹办防守，一面与归绥道贵肇轮流前赴河防认真稽查，毋令外匪得以勾结煽惑。托、萨二厅属之包头镇、河口村等处均系沿河要隘，并著督饬在防员弁实力巡查，毋稍疏懈。至所获奸细，尤须彻底根究，不得稍有含混支离。此次回民逯沾亏与丁万城即丁万仓素不认识，何以一遇丁万仓即允为之寄信？丁万仓既为逆匪马和陇寄清真寺阿訇等书，勾结举事，何以中途辄将书信焚烧？樊学动与逯沾亏向无认识，何以肯为代写隐语书信？至马和陇等纠众东窜，经阿拉善兵截杀败退之说，从未见诸奏报，究竟有无其事？逯沾亏供出隐语既有北京五掌柜是京里殷实回民之语，其五掌柜名姓何以未经究出？著德勒克多尔济、沈桂芬、桂成等将现获之逯沾亏、哈伏潮、马忿有、马相蕾等亲提研鞫，务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谳。其未获之丁万仓并著严拿务获，与逯沾亏等互相质对，毋令兔脱。至张胡子滩回子马柏等等是否

暗通逆匪？必须查有确据，方不至株连无辜。案关从逆谋叛，情节重大，该将军等务当悉心审究，廉得确情，据实覆奏，不准稍涉颟顸致有枉纵。刘天明等不肯助逆，可见良回随处皆有，全在地方官吏善为抚慰，消患未萌。德勒克多尔济、桂成办理防务固不可稍涉松懈，亦不可徒事张惶，总当不动声色严密图维，方为妥善。桂成现已暂缓赴甘，即著该将军等知照都兴阿另筹调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遵查马和陇纠众东窜各情，经阿拉善旗及乌兰察布盟长覆称并无其事。逯沾亏因与归化城回教有隙，捏造回匪勾结隐语书信，复以素不识字假称书信被焚，央樊学动代写往投，意图讹诈陷害，实属情罪重大，应即正法。樊学动以贪利代写书信往投，亦属不合，应予枷责发落。从之。

（卷106 6—8页）

同治三年六月乙酉（1864.7.19）

又谕：常清奏汉回焚烧库车城池并探闻文武被害各折片，与平瑞、依奇哩、业布冲额所奏情形大略相同，昨谕常清赶紧筹拨劲兵前往会剿。兹据奏称库车城陷后阿克苏系属毗境，所居回民倍于他处，防务关系紧要，现派员带兵五百名驰赴阿城相机进剿等语。著即严饬派出官兵迅速起程，会筹剿洗。惟库城兵力单弱，待援孔亟，非添拨大支劲旅不足以资扫荡，著常清懔遵前旨迅调精兵前赴库城会剿。依奇哩前调土尔扈特、和硕特兵二千名，闻该两游牧蒙古兵素称骁勇，为回匪所畏惮，若能驾驭得宜俾该蒙兵乐为我用，则攻剿颇能得力。著依奇哩催令赶紧来城，设法联络藉资协助。依奇哩前调叶尔羌、伊犁兵三千名、乌鲁木齐兵二千名，已据平瑞奏报拨兵八百名，业布冲额奏报拨兵二千一百名前往库城救援，著平瑞、文祥檄令各该官兵星速成行，趱程前往。文永先带领援兵迅赴库车。文

祥接奉前旨，亦即迅速前赴库车一带，乘贼匪布置未定实力歼除，以免延蔓。阿克苏系属冲衢，素称饶裕，逆回垂涎已久，防守极为吃紧，著崇恩兼程前进速赴新任。倘再一味畏葸，迁延不进，致误戎机，必将崇恩从重治罪。富珠哩署理阿克苏办事大臣责无旁贷，即著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不可稍有疏失。文艺、萨灵阿及库城文武均被戕害，衙门仓库及各铺面全行焚烧，所探是否确实？著常清、依奇哩详检具奏。逆匪公举沙雅尔二阿浑名斜河为头目，该头目是否即咸丰年间谋叛之斜黑河（阿）浑？著常清并查具奏。逆回既举二阿浑为头目，恐即占踞阿城以为巢穴。常清以回多民少暂令回人帮同守城，回众心志最齐，若令协同守御，务须以“分良莠，不分汉回”之说妥为驾驭，毋堕该逆诡谋。著常清等严密筹办，毋稍疏虞。冰岭并伊犁北路一带，常清尤当加意防堵，并著景廉、奎栋、奎英懔遵本月初九日谕旨一体严加防范，认真办理。库车兵饷缺乏，著常清、平瑞竭力设措随时接济，妥筹兼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6 13—15页）

同治三年六月丙戌（1864.7.2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庆昀等奏提解粮饷到城并侦探近日贼情一折。宁夏满城自山西由草地解到协饷三万两，阿拉善旗承运小麦一千余石，沈桂芬续筹银一万两，并所拨铅丸火药亦将到城，该处得此接济人心谅已团结。附城之贼类多零星小丑，不难扫除。著庆昀等一面激励将士慎固城防，一面分兵出击翦除羽翼，断不可以贼势稍松渐涉疏懈。逆首赫汶典、马万选皆左近平罗豪富，现遣其党与回乡割麦，难保非纠众前往阻截援兵，著都兴阿仍遵前旨探明道路派兵进剿。庆昀奏称由磴口过河，自石嘴山节节前进，即可直达平罗等语。如由此路

进兵较之绕越行走势更径捷，著都兴阿斟酌办理。马化漋一股在灵州张贴伪示，归罪赫汶典等，自明无罪，笼络乡民，恐其摇惑民心仍图西窜，且与西宁一带回户声气相通，若不及早歼除，将来肆意勾结，其患未已，著都兴阿、雷正绾会商进剿。讷钦所部兵勇未经战阵，著都兴阿随时察看，讷钦如不胜统率之任，即另行派员统带。此军现存兵勇既不能得力，亦岂可坐耗饷糈？著逐加挑选，认真训练，其不堪驱策者即酌量遣撤以节糜费。前因都兴阿兵力较单，谕令刘蓉俟陕事稍松即饬曹克忠一军迅赴都兴阿军营以厚兵力。如现在曹克忠不能赴甘，即酌派数营前往助剿。归、绥防务紧要，且有甘省回匪东窜之谣，桂成所带之兵已谕令仍留归化城办理防守，暂缓赴甘矣。沈桂芬筹划甘省饷项甚为得力，现在宁夏需饷，仍著陆续筹解，源源接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6 16—17页）

同治三年六月庚寅（1864.7.24）

又谕：都兴阿奏查看地势贼情绘图呈览并陈连日筹办情形一折。该将军以定边距灵较远且与前营隔膜，督兵进扎花马池以便联络声威，相机进剿，并查明该逆自灵州、金积堡等处接连占踞城堡，蔓延将及千里，非分兵三路进剿难期得力，所筹甚为周妥。惟据该将军奏称查探赴援宁夏之路，一望沙漠，绕路甚远，水草处处不便；接见鄂尔多斯副盟长淮噶尔扎萨克贝子扎那济哩第面称，前去磴口渡河不过八站，与庆昀前奏情节相符。该将军若由此路进兵，势甚便捷。著即探明水草远近，催调各路官兵直捣宁、灵，毋稍延缓。雷正绾进兵固原，能否与该将军合力进攻？著都兴阿等斟酌缓急，妥筹办理。前因都兴阿军营兵力较单，谕令刘蓉俟陕事稍松，曹克忠一军赴甘，或酌派数营前往助剿，并前据文煜奏称前任总督熙麟饬令

参将王泰来招募楚勇三千三百余名归都兴阿调遣，此项官兵曾否到营？著都兴阿分别催提到营以厚兵力。讷钦、赵延烺两军未经战阵，即著将老弱兵勇认真裁撤，酌留精锐，并著勤加操练俾归实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依奇哩奏布古尔、库尔勒二汛被匪焚烧、并催调乌鲁木齐等处官兵会剿各折片。库车变起仓卒，匪踪渐次东窜，扰及布古尔台；其库尔勒汛亦有汉回变乱，放火焚烧，复敢直扑喀喇沙尔城池，经依奇哩派兵击散，复令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处官兵分路剿杀多名，余匪逃窜。布、库二汛失守，依奇哩失于防范，著交部议处。前因库车贼匪窜至布古尔地方，谕令依奇哩催调土尔扈特、和硕特两游牧蒙古兵二千名来城助剿，该蒙古兵素为回人所畏惮，到城以后必能奋勇杀贼，著即激励笼络，俾克踊跃前驱，乐为我用。乌鲁木齐、吐鲁番均距该城不远，虽经平瑞派兵四百名、荣庆派兵二百名前来防堵，尚觉兵力较单，不敷剿办。著依奇哩咨催该二城添派兵弁会剿，一面饬令现派各军将来窜之匪悉数歼除，俾前派各军专意西指，迅复库城，免致贼氛日久延蔓，愈难收拾。文永、文祥谅已前后驰抵库城，平瑞等所派之兵务须饬令鼓勇前进，迅速遄行，均著懔遵前旨乘贼布置未定奋力进剿，毋得迁延干咎。常清统辖各城责任綦重，前谕拨兵会剿，著迅速调派，不准稽迟。现在库车所属军台处处失守，上城文报改由冰岭递送，该处现在情形尤为吃重，常清著懔遵前旨加意防堵，附近各城并著随时咨照驻守之参赞大臣等严加防范，认真办理，毋稍疏失。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兵部议：依奇哩应降一级留任。从之。

（卷107 9—11页）

同治三年六月壬辰（1864.7.26）

又谕：常清奏官兵起程日期、请添兵筹饷、据报剿贼获胜、请饬催明绪赴任、平瑞奏续拨二起官兵驰赴喀喇沙尔、饬属严防、奎栋奏库车变乱、派兵堵剿、富珠哩奏库车官员被害、阿克苏回子闻风滋事各折片。库城回匪滋事后，布古尔、库尔勒等汛相继失陷，逆焰甚张，官军势甚单弱，亟应添拨劲旅以遏狂氛。著常清、平瑞、奎栋、富珠哩、业布冲额严檄派出官军星速赴援，兼程前进，乘库城逆匪立脚未定迅就殄除，方为妥善。德明管带蒙兵，既据常清奏称尚属合宜，所有土尔扈特兵二千名，即著饬令该总兵统带相机进剿。各城大臣未到任者尚有十二员之多，著兵部严催各该员赶紧前进速赴新任，毋再迁延观望致干重咎。常清请饬陕甘总督拨兵五千名助剿并派员专司粮饷，现在甘省逆回鸱张，本省兵力既单，而都兴阿所部可用者又止马队八百余名、步勇千名，剿办甚属不敷，万难分兵兼顾回疆。所请拨兵五千助剿之处，著毋庸议。现在金陵已克，东南大兵指日即可凯撤，更可腾出饷需协济各该城，以收士饱马腾之效。该将军以军务紧要请饬明绪速赴伊犁参赞之任，即著照所请行。哈拉玉尔滚等处官军剿贼获胜，著常清等严饬派出各官兵乘此声威星速进攻，以期迅歼丑类。阿克苏所属之赛里木、拜城无业回子闻风滋事，亟应妥为弹压，著富珠哩督饬派出之赵维杰等军速赴赛里木、拜城先行设法抚辑，再赴库车实力进剿。该城粮台事务，著常清饬令同知崇熙撙节办理。据平瑞奏称文永已于五日二十日到城，即著该大臣统率满汉官兵前往救援，并著文祥带队赶紧星驰助剿。业布冲额派援库城之马步兵一千五百名应需盐粮等项，平瑞设法筹解。乌城南山一带尚有僻路可通喀喇沙尔等处，难保该匪不暗中往来藉图勾结，平瑞务当严密盘查，认真防守，毋令匪踪阑入。其余该都统所筹布置机宜尚臻妥协，即著照所拟办理。伊犁官兵遣

勇既为该匪所最畏，即著奎栋会商常清酌派大员统带此项兵勇由冰岭驰赴阿克苏会同剿办，迅殄逆氛。将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常清奏应援官兵分起启程、请速饬筹拨军饷一折。据称库车逆回聚众滋事，占踞城垣，经常清等调派伊犁等处官兵分起赴剿，惟军饷一节现在所费甚巨，万难支持，请饬山西河东道迅拨饷银接济等语。伊犁各营官兵赴援库车现已分起前进，亟应筹备饷糈以济军行，著沈桂芬迅饬河东道于库存银两内无论何款即行筹拨银数十万两，派委妥员分批陆续起解，由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解送古城，即由常清派员迎提接收，以济要需，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业布冲额奏遣勇诬报军情、讯明正法、并请将弹压出力人员奖叙各折片。库车汉回滋事，经平瑞等派兵往援，遣勇朱小溃来至乌鲁木齐城关辄诬称南关魁星楼外有贼匪二三百人，将先行遣勇杀伤，致城内外军民回汉人等惊慌大乱。经业布冲额派令署参将索焕章等前往弹压察看，并无一贼。朱小溃妄报军情煽惑人心，几至激成事端，实属大干法纪。业布冲额于查明后即将该犯正法，办理慎妥。仍著平瑞、业布冲额、文祥将该城内外居民加意抚绥，并严密查拿造言生事匪徒，毋令人心为所摇惑。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07 21—24页）

同治三年六月甲午（1864.7.2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僧格林沁奏发、捻各逆麇聚麻城一带、飞调陈国瑞等军兜剿并请将张曜暂革留营、乔松年移扎正阳、调杨长春差委一折。逆匪趋重麻城一带，张曜奉调作为前敌，并不实力进剿，实堪痛恨。本应从重治罪，此次姑照该大臣所请，张曜即著暂行革职，仍留营效力，以观后效。著僧

格林沁督饬该总兵实力进剿，倘再不知愧奋，即行严参惩办。已革提督马德昭久经行阵，带队颇能得力，因熙麟告病开缺，由甘回陕，本日已寄谕刘蓉饬令马德昭前赴该大臣军营，到营后即由该大臣酌量差委。

（卷107 29—30页）

又谕：依奇哩奏乌沙克他尔剿贼获胜一折。据称逃匪纠结乌台回匪数百名滋扰乌沙克他尔汛地，烧毁军台，经依奇哩派令绿营、蒙古官兵会同和硕特所派蒙古官兵进剿，毙贼无数，余匪乱行逃窜等语。库尔勒等处逆回势正猖獗，乌沙克他尔又有逆众倡乱，虽经官军剿胜，而山径纷歧，林木丛杂，设被败匪潜藏其中，将来出没无常，于台站大有关系。且此股逃匪是否即库尔勒等处之匪潜越该城，迤逦而东？该大臣所奏殊未明晰。著依奇哩一面详查，一面饬令派出各兵严行搜捕，以净根株。和硕特蒙兵既能得力，并著依奇哩妥为笼络，俾该蒙兵益加奋勇，当更得其臂助。喀喇沙尔兵力较单，城守最关紧要，未能分兵进剿。乌鲁木齐所派援军，著平瑞催令星速前进，迅扫逆氛。依奇哩务当将防守城池、安设军台、疏通驿路各事宜妥为筹备。文永已抵乌城，文祥当已陆续前进，库车贼氛既炽，喀喇沙尔各台汛复贼众蜂起，文永等进援库车必由喀喇沙尔经过，著即由该城转战而前，将沿途之贼剿尽，直捣库城，力图克复，毋稍延缓。常清前后所派各军，著探明道路趱程迸发，毋得迁延观望，致误戎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7 32—33页）

同治三年六月戊戌（1864.8.1）

又谕：恩麟奏北路回目绰贼献城一折。据称北路回目张保隆震慑兵威禀请投诚，本年四月间自带所部赚开固原城门，杀

贼无算，生擒逆贼花万六等八名，并将盐茶厅城一并收复等语。回情狡诈，反覆无常，惟观此次该回目杀贼献城情节似尚可信，或因官军克复平凉，震慑兵威，因而潜消反侧，亦未可定。著恩麟饬令该回目将所获逆匪花万六等八名解赴省城讯明正法，仍当随时察看，防其中变，毋得稍涉大意，堕其诡谋。雷正绾等攻克平凉后已移得胜之师进攻固原，现在固原、盐茶已复，平郡迤北贼氛渐戢，即可直指灵州。都兴阿前奏拟由磴口进兵，当经谕令都兴阿、雷正绾合力前进直捣宁、灵，即著该将军等懔遵前旨妥速筹商，以期节节扫荡，迅殄逆氛。宁夏回目马化滦既遣回人马精忠呈缴镇道印信并约期缴献郡城，其事虽未可深信，若能暂示羁縻纾我兵力，亦不妨从权办理。前因熙麟奏宁夏逆匪畏罪投诚，当经谕令都兴阿、雷正绾酌度办理，而庆昀复有中卫县迤北大堡中马化滦张贴伪示归罪赫文典之奏，是宁夏回匪尤为诡谲，恩麟等尤须慎之尤慎，不可稍为含糊，希图了事。如可暂加笼络，即咨明庆昀妥筹办理。都兴阿、雷正绾专办甘省军务，均属责无旁贷，将来或剿或抚，进止机宜，即著随时察看酌办。如盐、固投诚尚可不致反覆，即不妨予以自新，以期并力北征别无牵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都兴阿、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甘省库款匮竭、雷正绾紧急、请饬催陕西等省筹解欠款一折。各省积欠甘饷数逾千万，屡经降旨饬催，迁延不解。现在甘省军务吃紧，需用数倍于前，支持不易，若不赶紧筹解致兵勇有哗溃之虞，贻误非轻。著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毛鸿宾、李鸿章、沈葆桢、张之万、阎敬铭、刘蓉、沈桂芬、郭嵩焘无论如何为难移缓就急，先行各筹解二三十万两迅速派员解往甘肃省城，毋稍延缓。其余兵饷仍著各该省督、抚等源源筹解，以资接济。恩麟另片奏山西赴甘路径梗阻，拨解饷

银请饬交山西客商就近汇兑等语。著沈桂芬督饬藩司、河道饬令解饷委员等于司、道各库领银后，交给晋省各商字号就近汇兑，以期迅速到甘。俟道路疏通，即著停止汇兑。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7　60—63页）

同治三年七月庚子（1864.8.3）

又谕：都兴阿奏力筹进剿、先援宁夏、已革总兵定安捏造钦奉事件、庆昀奏郡城近日情形各折片。逆匪攻扑平罗县城，决渠淹灌，势甚猖獗。该县为产谷之区，倘为贼踞，不惟满城孤立，且采办兵粮备形棘手，亟应筹拨劲旅速解城围。著都兴阿督饬杜嘎尔带领派出各军由石嘴山渡河，绕赴宁夏北山星速前进，痛加剿洗，援救危城。如所调各营陆续到防，一面仍著都兴阿分兵进剿灵州，以期节节扫荡。都兴阿现在花马池购买黄米五十余名，并饬延安各属查明仓谷酌量动碾，借用驼只运解米粮锅帐，即著照所拟妥筹办理，并知照准噶尔贝子扎那济哩第饬令边外沿途预挑井泉，备办柴薪，以济军行。定安以马化滁在金积堡招集死党，意图水陆分窜，中卫势单，请兵援剿，并请调营差委。是否该革员畏葸无能，取巧规避？即著都兴阿确查参办。该革员所称“于中卫差次经熙麟奏留，已邀允准”一节，著都兴阿将定安交出折稿谕旨钞录进呈，一面详细查明，据实具奏。庆昀奏汉城回匪逐户抢掠，商民失业，人心离散，贼匪中之强者所抢较多，弱者所抢较少，是以贫回既无所得，转致废时失业；贼首马万选、赫汶典亦因分赃不匀貌合心离；该匪互相猜忌，众志涣散，当此机有可乘，如能合兵进捣，定当事半功倍。著都兴阿、雷正绾将如何派拨劲兵进剿宁夏汉城以赴事机之处悉心筹商，妥为办理。庆昀、常升就现有兵力严密堵剿，毋徒株守待援，致失戎机。现在金陵全城克

复，歼擒首逆，我军声势日壮，都兴阿等乘此声威务当大张挞伐。如其畏威悔罪捆献逆首，亦可酌度机宜量从宽政，总期肃清甘省，早纾廑系，以副委任。勉之，慎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庆昀、常升奏请饬催部拨山东应解军需及请饬陕西速拨军火各折片。据称宁夏满城官兵穷困过久，且通城之内力能养马者甚少，庆昀等现查照察哈尔蒙古捐输马匹，属德勒克多尔济于所属部落劝捐马一千八百匹，不但兵饷必需筹拨，即马干亦须预筹；上年奉部指拨军需二十万两，惟山东至今文移未通，其奉拨银五万两尚无起解确耗，请予限饬令该省迅速拨解等语。著阎敬铭速将部拨宁夏饷银五万两如数派员迅速解赴定边，察看情形或由内地解往，或仍由草地行走，一面由庆昀委员迎提，俾收士饱马腾之效。至行军利用，火器为先，现当战守分兵之际，自应先事预筹。著刘蓉就近事地方迅速挑拨抬炮五十尊、抬枪五十杆、鸟枪三百杆，配齐应用各件，务须一律精良，即委员解赴定边，由庆昀等派员迎提，毋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护陕甘总督恩麟奏查明甘省前后招募川贵勇丁，分拨防剿，并筹定各勇口粮。得旨：均著准其照办，并著该部查照立案，饬令事竣后核实报销。至川、黔勇丁素多不安分之徒，此次招募之举系属权宜之计。将来各路援兵到齐，如何妥为遣散俾无后患，该署督亦不可不预为筹及。又奏：请将甘省定为军务省分，凡拣发人员概不准捐离省、改省。下部知之。

（卷108 12—15页）

同治三年七月辛亥（1864.8.1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恩麟奏大兵攻克平凉、收复瓦亭、东路现就疏通、 亟应筹办西北各情形一折。 雷正绾等攻克平

凉后，余贼窜入瓦亭峡城内，复经官军夺其要隘，贼匪北窜。自应乘胜进兵，节节扫荡。前据都兴阿奏督饬杜嘎尔带领派出各军由石嘴山渡河绕赴宁夏，而雷正绾自攻克平凉后，一切进兵情形未据入奏。现在宁夏、灵州一带匪众麇集，而平凉、瓦亭两处败贼又尽数北窜，势焰愈张，必须南北两路大军会合夹击，方可制贼死命。又，恐贼匪乘虚西窜，则中卫正当其冲，该处一片孤城，仅有梁生岳所带兵勇驻扎，为数无多，恐不足恃，且靖远又有续到之陕西回目黑牙古、赫明堂等带领数万之众具禀乞抚，此辈人数过多，剿抚均属不易，设或包藏祸心，计图一逞，其患尤不可胜言。著都兴阿迅饬杜嘎尔等渡河之军由北而南节节进击，雷正绾移平凉得胜之师取道北攻，会合都兴阿派出各军实力狙击，立扫狂氛，迅克宁夏汉城，立解宁夏满城并平罗之围，并饬陶茂林绕过西南驻扎中卫、靖远适中之地，约会南北两军并力兜剿，兼防宁、灵贼匪西窜之路。黑牙古等率众乞抚，既据该护督称其人数太多，安插不易，即著饬令杨柄锃暂示牢笼，随时防其中变，毋稍疏虞，并著雷正绾到后斟酌情形妥筹办理，毋贻后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09 13—15页）

同治三年七月癸丑（1864.8.16）

又谕：恩麟奏盐、固逆回北窜宁、灵、滋扰中卫、靖远二县暨撒(撒)回勾结占踞循化厅城、番贼节次阑入马厂抢掠马匹各一折。甘省盐茶、固原回逆纠众三四千人于五月二十五六等日窜至灵州所属之同心城，旋分股窜扑中卫县属之宁安、恩和等堡，与宁郡回逆勾连一气，拟将各地麦田抢割后分走花马池、中卫县拒敌官军；其陕西临渭之贼亦连日焚掠盐、固四乡，并靖远北山后一带前次率众乞抚之回目黑牙古等亦闻风煽动，传

知河州东乡回匪欲为应援。贼情甚属狡悍。现在中卫、靖远各要隘防兵不及千名，中卫系四达要冲，靖远为宁、灵等处入省咽喉，省城兵力亦单，防剿均关紧要，雷正绾所部各军兵数较多，能否酌留数营归陶茂林管带剿办南路张家川股匪，其余各营即由雷正绾统带星速驰赴兰州慎固省防，妥筹分布，或酌派劲旅分扼中、靖各要隘，或督率各部择扎适中地方兼筹战守，并著都兴阿、雷正绾相度机宜妥商办理。都兴阿所统诸军已渐入宁境，如未能分兵南顾省垣，即专力规复宁夏汉城以牵贼势。恩麟仍当严饬梁生岳等就现在兵力扼守中卫、靖远各隘，毋令贼势复行煽结。倘再有疏虞，必将该员弁从重治罪。循化厅属街子等上四工撒拉与城内寄居之保安逆回潜行勾结，袭扑厅城，护参将陕成英等拒战受伤，拥护难民出城，旋致城垣失陷。恩麟现调洮州卓泥土司杨元等壮健番土兵丁分扼关隘，进袭撒巢。即著催令同知吴鼎元迅速赴任，与陕成英号召附近良撒会同番土各兵力图克复厅城，并著玉通酌派精锐弁兵协力助剿，毋得稍分畛域。至清水工等下四工撒拉自称愿随官军助力，是否出于至诚？前据恩麟奏称回目黑牙古率众乞降，此次回扰宁、灵，黑牙古即行煽变，可见若辈诡词求抚毫不足恃。惟下四工撒拉等现既安静如常，总当饬令陕成英等妥为抚驭，严密防维，毋令踞城撒匪得以乘间簧惑。至凉州镇属平羌口等处叠有番贼阑入内地将孳生牧场营马先后抢去多匹，该处防卡弁兵未能加意周防，实属疏懈。著恩麟严饬游击杨逢春等严密缉捕，随时侦探，毋任再行阑入牧场，并查明各隘口疏于防范之营弁，一并交部核议。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玉通，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09 24—26页）

又谕：恩麟奏接准吐鲁番领队大臣咨称该城所属之托克逊

汉回变乱，请将伊犁前调甘肃官兵兼程应援；并准哈密办事大臣咨称吐鲁番回匪滋事，哈密存兵无多，请催令伊犁前调官兵星速前往甘肃剿办回匪，兵力不敷，实属无可抽派，请饬科布多等处拨兵援剿等语。吐鲁番所属之托克逊汉回变乱，究竟因何启衅及现在情形何以未据荣庆入奏？此时伊犁南路之库车回匪方炽，而该城地方又复起事，若不迅图扑灭，新疆各城均系汉回杂处，诚恐闻风响应，滋蔓难图。惟甘肃兵力本单，万难分拨，前据常清奏调该省兵五千名往援库车，已将甘省情形谕知该将军妥筹另调。现在吐鲁番回匪滋事，城小兵单，需兵孔亟，著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各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屯防汉、蒙古兵内酌拨劲旅二三千名，即日取道北路星驰前往，实力援剿，以期便捷。并著保恒另行筹调官兵设法援应，疏通道路，一面将哈密防务预为筹备，毋稍疏虞。荣庆现权边寄，当此陕甘、库车回氛未靖，尚复毫无准备，该员平日所司何事？著即就存城兵勇分别良莠速筹剿办。倘任该逆蔓延，惟荣庆是问。伊犁等处遣勇从前随剿回疆颇称得力，即著常清、平瑞各于所管遣犯内拣选精健可用遣勇各数千名听候调拨，一面侦探该城贼势，迅筹援剿，毋得张惶坐视，致错戎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泾、宁二州堵剿窜匪出力，赏知州林发深等花翎，擢知县李超群以知府用。

以甘肃循化厅城被匪窜陷，革护参将陕成英职，仍戴罪效力；署同知吴鼎元等下部议处；予伤亡训导何云翘祭葬、世职。

（卷109 26—28页）

同治三年七月丁巳（1864.8.20）

又谕：都兴阿奏官军渡河剿贼获胜、攻克姜家村等贼巢、

进攻宝丰、雷正绾奏通筹布置会攻张家川、盐、固回匪投诚各折片。都兴阿派拨各军由草地绕出石嘴山渡河援剿，叠获胜仗，贼向宝丰遁去，杜嘎尔督军追剿，攻克姜家村、红柳堡两处贼巢，现在檄催平罗县赶造云梯乘胜进攻宝丰县城。即著都兴阿督饬杜嘎尔等所部奋力攻剿，迅拔宝丰，将贼氛次第扫荡，进规宁夏汉城。现在金陵奏捷，拟将兵勇酌量裁撤，或调赴各营助剿。都兴阿久在扬防，从前所部将弁兵勇得力者谅复不少，如兵力尚觉单薄，即可咨明曾国藩等酌量调拨赴甘以利攻剿。雷正绾自攻拔平凉、平毁固原、瓦亭驿贼卡后，与陶茂林筹商会军进攻张家川贼巢，以期堵制盐、固等处窜匪，疏通驿道，兼顾省垣，所筹均尚周妥。现已叠获胜仗，将张家川木城攻拔，歼除悍逆多名，即著督饬各军会同陶茂林所部合力环攻张家川土城，迅图克拔，进剿龙山镇、莲花城等处，以期次第肃清。前据恩麟奏称盐、固逆回窜扑中卫等境，该二处回民既已投诚，何以复行出境滋扰？并著都兴阿、雷正绾饬令署臬司杨炳锃等慎密防维，妥为抚驭。固不可激之生变，牵掣我军，亦不可堕彼狡谋，致误全局。隆德、静宁在防诸军，并由雷正绾妥为布置。俟攻克莲花城等贼巢后，随时详察机宜，与都兴阿妥筹办理。中卫、靖远各要隘并兰州省垣兵力均单，都兴阿、雷正绾仍懔遵前旨妥筹兼顾，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都兴阿奏官军渡河剿贼获胜一折。据称杜嘎尔率领前敌各军由草地绕由石嘴山渡河进援宁夏，深入数百里尚能以少胜众，惟军火粮饷未能接济，庆阳粮台仅拨银五千两，军火锅帐等尚不敷用，此时无论各员盐折零星杂费无出，即杜嘎尔前敌各营食米亦由讷钦营内协饷凑那千两，采办小米以资济运；以三千数百马步，不足十日之粮；备属筹办米面，仅据定

边解到小米一百余石，实属筹办无方等语。宁夏军情望援已久，而都兴阿进兵之际各营军火饷糈竭蹶至于此极，该士卒荷戈枵腹，岂能责以成功？且杜嘎尔等马步各军业已渡河逼近贼巢，设使饷糈不继，则孤军深入，腹背受敌，贻误岂堪设想？著沈桂芬无论何款先行筹拨银数万两，迅速委员解赴庆阳粮台以资接济。该省于甘省饷需尚能竭力筹划，惟当此军情紧要，尤当妥速筹解以济急需。陕、甘唇齿相依，叠经有旨令刘蓉力筹协济，该抚岂能坐视？并著刘蓉随时设法筹济，毋得稍分畛域致误事机。文煜专办甘省粮台责无旁贷，亦当悉心筹策以赡饥军。著即咨行协甘各省派员迎提，并于山、陕协项解到时迅即提解都兴阿军营，以利军行而维大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9 37—40页）

又谕：保恒奏汉回变乱扰害地方并省垣不靖大概情形一折。据称奇台地方汉回械斗，大股回匪虽已剿除，恐仍纠众报复；古城汉回于六月二十日夜变乱放火，铺户延烧殆尽；满营兵单，调回在奇防堵官兵，并知会文光督勇合剿；再，月之十七日有差兵由乌鲁木齐回营，据称派赴库车救援官兵内逃回满兵一名，报称官兵行至喀喇沙尔所属之乌什塔拉戈壁突遇回匪，官兵被害等语；乌垣汉回闻风变乱，该差行至距城五六里之红山觜地方遥见汉城火光大起，居民纷窜；保恒专差侦探，旋据回称阜康迤西俱有回匪阻挡，道路不通等语。览奏实深诧异。各城回匪多有变乱，保恒现署古城领队大臣，何以任听匪徒聚众放火，延烧民房铺户甚多，而先事毫无准备？现虽将贼击退，仍恐复有变乱，必须严密防维。所有派往奇台防堵之满汉官兵即著调回，并飞速知照文光，令其督率民勇速到古城合力痛剿，以清余孽。济木萨派来防堵官兵并准留古城以资得力。奇

台余匪未清，仍著保恒酌量留兵防剿。前据平瑞、业布冲额各奏遣勇朱小溃谎报军情，以致乌鲁木齐城外军民回汉人等慌乱，旋将朱小溃正法，人心安定等情，当经谕令该都统等将内外居民加意抚绥。兹据保恒奏称所探各情似在该都统等奏报以后，是否仍因前此谎言致有讹传，抑系后来复有变乱？现在乌鲁木齐情形若何，未据平瑞等续有奏报。著平瑞、业布冲额速将乌城实在情形赶紧驰奏，以慰悬系。文祥应援库车现已行抵何处？并著探访乌城情形迅速具奏。新疆各城纷纷构衅，常清为诸城领袖，亟应多设侦探以期声息相通。其已乱之处应如何调兵剿办，未乱之处应如何预防衅端，均系将军份内应办之事，岂能莫展一筹，任令匪踪蔓延？著即迅速设法妥筹办理，以靖边圉。喀喇沙尔有僻路可通乌城南山一带，恐有匪徒暗中勾结，著依奇哩认真防范，毋稍大意。保恒折内所称派赴库车官兵内逃回一名，报称官兵行至喀喇沙尔所属之乌什塔拉戈壁突遇回匪，官兵被害等语，殊未明晰。究竟回匪如何滋事？官兵被害几人？现在道路有无梗阻？著依奇哩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9 40—42页）

同治三年七月庚申（1864.8.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恩麟奏剿办河州回匪获胜、请饬马德昭赴省带兵、都兴阿驻扎省城并番兵助剿情形各折片。狄、河回逆勾结撒拉回匪纷扰河州，与河北之川城、马营等处回族互相掎角，经赵必达率领果义军进剿连战皆捷，并将川城贼巢平毁，而马营贼势甚张，竟勾结河南撒匪直扑周玉超营盘纵火延烧，以致营盘失守三座，阵亡营官及勇丁多名。是该逆并未大受惩创，官军亦并未能得手。现在河州逆匪盘踞如故，南岸之贼复将偷渡助援马营，逆势尚形联络，而果义军与河州官军声势中梗，亟应迅筹劲旅早殄逆氛。著恩麟一面添调兵

勇，一面檄饬河州文武督率番兵严密堵剿，并飞饬赵必达迅将马营之贼实力剿除，以次肃清河、狄，务使南北两岸之贼不得联为一气，庶办理易于得手。买吾刚、拭多哈各族番丁助剿甚为得力，并拉布浪、火力藏等番族已到土门关剿贼，毙匪甚多，深堪嘉尚。惟该番丁等均系裹粮随征，必须资其饱腾，方可得其死力。著恩麟将一应口粮犒赏之需妥为接济，并加意激励笼络，俾乐为用。马德昭前已谕令赴僧格林沁军营差遣，势难再赴兰州。都兴阿进剿宁夏前敌业已深入，亦难驻扎省垣。惟根本重地兵力较单，著都兴阿、雷正绾懔遵前旨妥筹兼顾。恩麟暂权督篆责无旁贷，仍当就现有兵力妥筹战守，不准意存诿卸，致误事机。肃州回匪马受海聚众谋变，该地方官剿捕尚为迅速，本日已明降谕旨将出力各员照所请奖励。回练马添才经该匪约为内应，当即入城禀报，尚属深明大义，已将该练赏给六品顶带以示嘉奖。著恩麟仍饬在事各员将在逃之匪李城、包大汉二名严拿务获，以靖地方。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10　4—6页）

护陕甘总督恩麟奏元年灵州守城防剿人员请先给奖。得旨：现在灵州尚未克复，仍难降旨允准，该护督何得任意渎请？殊属非是。著仍遵前旨，俟该州克复后与前请扁额一并再行请旨。

以甘肃肃州捕获要犯，赏道员恒龄花翎，余升叙有差。

予甘肃河州阵亡都司邓资深、守备陈添培、千总陈锡弼、把总黄龙章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10　7页）

同治三年七月辛酉（1864.8.2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自回匪变乱以来，陕省受其荼

毒，虽经多隆阿尽力剿灭，而甘肃回氛日炽，都兴阿等尚因兵单道阻未能十分得手。六月间据新疆大臣等叠次奏报库车不守，业经谕令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派兵救援。本月复据保恒等奏称吐鲁番、古城汉回构衅，乌鲁木齐亦有回匪聚众，欲先攻汉城，再攻满城，图犯迪化；乌鲁木齐道路已不能通，奏报罕见；各城兵力本少，近复缺乏将士，往往有顾此失彼之虑；若不设法急为援救，将来回疆各城与甘肃联成一片，于西北边地大有关系。杨岳斌已授陕甘总督，连日叠据该督奏报江西克复崇仁、东乡、金溪等城，是江西情形已日有起色。杨岳斌如能酌带所部驰赴陕甘总督本任，即可替出都兴阿等办理新疆军务，最为两得其宜。

（卷110 7—8页）

又谕：保恒奏乌城援剿吃紧、请迅调蒙古官兵赴援一折。据称本年六月间乌鲁木齐汉回变乱后，该回匪聚散靡定，四出剽掠；保恒所调民勇因与汉回接仗失亡过多，现俱迁延不进；各城防守均形吃紧，势难分兵救援；并据由贼营逃回民人报称，群贼议欲纠合西路回匪攻陷汉城后再攻满城，然后会合攻取迪化；现在乌垣道路不通，贼氛日炽，请饬科布多拣派精壮蒙古官兵星驰来古援剿等语。新疆各城自库车汉回构乱后，乌鲁木齐、吐鲁番及古城等处汉回相继闻风煽变。古城倡乱匪徒虽经保恒派兵击败，而奇台余孽未清。刻下乌城逆众欲勾结西路回匪次第攻扑满汉两城，进扰迪化，贼情甚属凶悍。古城存防兵勇势难分拨进援，著广凤、奎昌于科布多屯防蒙古官兵内拣派精锐二千名，配带军火器械，遴委妥员管带星速驰赴古城，迅将该城余匪剿洗净尽，即分兵驰援迪化，毋稍迁延，并由保恒飞咨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迅即派兵应援乌城，以厚兵力。常清总统各城责无旁贷，岂得一筹莫展，坐视不救？著懔遵前旨多

设侦探以通各路声息，并将现在业经煽变各城应如何拨兵攻剿，其未乱之处应如何预防衅端一并迅速设法，与平瑞、业布冲额妥筹办理。乌鲁木齐现在情形究竟如何？平瑞惟当督饬存城满汉各营兵勇迅筹防剿，仍随时与常清筹商，如就近各城中尚有精壮官兵可资援剿，即一面奏明，一面分拨，并仍遵前旨将乌城变乱启衅情形迅速驰奏。喀喇沙尔与吐鲁番、库车均系接壤，且有僻路可通，乌城南山一带著依奇哩随时侦探，严密防范，或就现在存城兵力分筹进攻，以剿为防。如土尔扈特、和硕特之兵有可分拨，亦即妥为驾驭。应援各路毋得迁延株守，坐失机宜。文祥进援库车现已行抵何处？著即星速前进，与依奇哩会筹攻剿，以期迅扫逆氛，廓清边圉。古城未靖余匪，仍著保恒督饬现存兵勇速行剿办。巴里坤地属邻近，当有可调弁兵，亦著相机调拨，毋再致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0 13—15页）

同治三年七月癸亥（1864.8.26）

又谕：骆秉章奏体察滇省情形一折。据称云南回患变诈百出，杜逆窃踞大理，马德新近在省城，已成固结莫解之势；马如龙、岑毓英日以剿除杜逆为词，曾无寸效；筹办滇事必须兵饷充足方能声罪致讨，川省现在兵饷难于兼顾，并探闻马德新至姚州议和，允将迤西地方分给杜逆，不日攻取建南；请饬马如龙等进攻大理，诛灭杜逆以明心迹等语。滇省糜烂既久，岑毓英、马如龙等把持全局，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近虽声称以剿回自任，不过托之空言。惟现在兵饷皆未充裕，不可先露风声生彼疑惧。至马如龙、岑毓英等之助顺助逆，总以能否攻拔大理剿灭杜逆为断。著劳崇光、贾洪诏迅即分檄马如龙、岑毓英等往攻大理，将杜汶秀等逆悉数歼除。如马如龙等果能踊跃

用命，迅速戡事，则心迹即明，朝廷必予以优奖；若迁延观望，阳奉阴违，是仍与逆回暗地勾结，以虚言为要求地步。届时劳崇光等惟当大申挞伐，岂可再事姑容？惟兵饷两层势必取资川省，马如龙等既不可恃，断不能置滇事于不问，将来定议进剿、征兵筹饷事事仰给于川省，骆秉章当随时设法兼顾，不得因本境余孽未平稍存岐视。即马如龙等人尚可用，借以剿回，亦必须派拨大兵直入滇境分别剿抚，为伊等声援，仍须川省筹饷接济，骆秉章亦不可视为缓图。前曾屡谕贾洪诏，令即驻扎昭通相机办理，该抚何以迟至此时尚未前往？川省距滇甚远，一切事务鞭长莫及，必须驻扎昭通就近酌办，何得因该处逼近回氛，现无重兵未可轻进，遂徘徊川省莫展一筹？殊负委任。著懔遵叠次谕旨迅即前往昭通，确探滇省近日情形次第妥办，不准再有迟误。至杜逆有攻取建南之说，是否确凿？著骆秉章密为侦探，先事防范。闻徐之铭近已病故，岑毓英已具禀贾洪诏，而巡抚关防未据送交，著劳崇光等严饬岑毓英即将巡抚关防送交贾洪诏祗领，毋得自重罪戾。前有旨将李季高简放甘肃宁夏镇总兵，甘省军务紧要，著骆秉章即饬该员迅赴新任，以重职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文祥奏吐鲁番南北各路军务吃紧并哈密防堵情形一折。据称奇台、木垒汉回滋事，乌鲁木齐所属之哈必尔罕、布拉克等台汉回抢去马匹；前途喀喇巴尔噶逊营汉回变乱，吐鲁番至乌鲁木齐道路不通，而托克逊汉回亦乘机肆扰，喀喇沙尔、乌鲁木齐文报梗塞；文永带兵进援库车，行至距喀喇沙尔所属之乌沙克他尔军台三十里之新井子，遇贼接仗失利等语。新疆自库车不守，迤东各城纷纷煽乱，竟欲成燎原之势，文永带兵往援又复挫败。其详细情形并文永下落，著依奇哩查明具奏，并著懔遵前旨催调土尔扈特、和硕特两处游牧蒙兵助剿以

厚兵力。常清统辖各城责无旁贷，叠经谕令派劲兵并得力遣犯归图库尔管带星驰往援，著仍遵前旨饬该员弁等探明道路趱程前进，一面查明文永现在何处，会同招集兵勇合力进剿。如兵力不敷，再行添拨劲旅陆续进发，毋稍疏虞。吐鲁番至乌鲁木齐贼氛四起，若不赶紧扑灭，更恐滋蔓难图。著色普诗新饬令何瑄赶紧挑派满汉官兵前往援应，荣庆就近催调援兵并整饬乡团实力守御，平瑞、业布冲额亦当就现有兵力妥筹剿办，一面迅速驰奏。保恒另筹一军前往助剿，并将本城未净余孽实力剿洗以靖地方。哈密为新疆门户，防务尤为紧要，扎萨克郡王伯锡尔能将哈密所属小回子严行约束，甚为可嘉。著文祥即会同该郡王妥筹防御，慎守岩疆。文祥虽已简放乌鲁木齐提督，现在保恒不能到任，文祥即不能交卸起程。所有一切防剿事宜，务须谨慎图维，毋稍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0　26—30页）

同治三年七月丁卯（1864.8.30）

又谕：明绪等奏乌鲁木齐一带地方回匪肆扰、贡马不能呈进、麟兴等奏札调蒙兵驰赴古城听调各一折。乌鲁木齐汉回变乱业经保恒等驰奏。明绪等现据护送贡马官兵旋回报称，乌鲁木齐迪化汉城关外回匪纵火，红山觜子一带火光皆起，满城城门封闭，护马官兵被贼冲散，是乌鲁木齐匪势正炽。启衅根由暨现在若何情形，仍著明绪、平瑞、业布冲额等查探明确，迅速具奏，一面将塔城回众妥为抚驭，各安生业，毋受外匪煽惑致启猜疑。该处回民既肯随同官兵分路防堵，即令该掌教择派妥靠之人随同各营员前往以释其疑。该兵丁应领盐菜银两，务须设法筹给面斤钱文，以资接济。石金斗、陈生福等既为回众敬服，即著责令弹压回众。如能始终出力，即行奏请奖励，以坚其向化之心。塔城邻氛不靖，自应先事预筹。该处兵力较单，

著常清挑选精壮兵丁五百名听候该大臣咨调，以备缓急。明绪等亦须时加严防，毋稍大意。所贡马匹著俟明年补行呈进，以免疏失。乌城变乱情形未据平瑞等陈奏，其为城垣戒严、道路梗阻可知。著平瑞、业布冲额懔遵前旨，就存城满汉各营兵勇迅筹防剿，以期痛歼丑类，毋任蔓延。古城待援甚急，现在南路各城不能兼顾，著麟兴、车林敦多布即行飞札西两部落盟长于各旗内挑选精壮官兵五百名，由麟兴等发给军火，驰赴古城应援。此项官兵口粮著保恒照例妥为预备，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0 50—51页）

同治三年八月庚午（1864.9.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常清奏回匪肆扰三城、伊犁危急、请催调各路官兵援剿一折。库车及喀喇沙尔两城被匪占踞，由伊犁至乌鲁木齐中间库尔喀喇乌苏、乌兰乌素及毗连之绥来、昌吉各县逆回肆扰，文报不通。六月二十六日乌鲁木齐汉城失守，满城被围，新疆逆焰日张，势甚岌岌。伊犁为各城领袖，防守最关紧要。常清现将图库尔所带之兵一千余名调回守城，并将蒙古等兵交德明管带防堵要隘，又派蒙古兵丁防守精河等处，即著照所拟严饬各军扼要严防，毋稍疏懈。巴燕岱等八城回民勾煽堪虞，著随时弹压，毋令生事。塔尔巴哈台关系伊犁北路，著锡霖速为接印任事，调集所属蒙兵护守城池，会同博勒果素妥筹办理。再调蒙古兵二千名交明绪统带来伊，与常清会筹防剿。明绪务即星驰前进，不可稽延。叶尔羌、蒙古军等处待援急切，此时伊犁无兵可拨，务须飞咨各该城固守待援，毋稍疏失。乌鲁木齐为东西大路咽喉，若不将汉城迅图克复，满城之围何由而解？且东西大路梗塞，更阻我进兵之路。著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迅派喀尔喀兵二万名驰赴

乌鲁木齐迅克汉城，立解满城之围。如一时不能足数，先其所急筹拨数千亦可稍壮声势，并著该大臣等迅速筹办。汉城失守后，业布冲额等如何下落？平瑞困守危城，著严行守 御以待援师，俟乌、科二城兵到，即著会合夹击，以收聚歼之效，一面将汉城失守情形详查具奏。现在江宁克复，全股发逆歼灭，南路大兵可以腾出。已饬令各路抽调精兵出关剿贼，并飞催四川等省督、抚迅将前拨饷银源源筹解。不日兵饷俱到，回逆谅不难次第殄除。常清当就现有兵力并调到各兵统筹剿办，以保岩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常清等奏回匪肆扰、失陷三城、伊犁危急一折。新疆回匪滋事，占踞库车、喀喇沙尔，并陷乌鲁木齐汉城，围攻满城，贼势甚炽。因思新疆回匪与甘省逆回声气相通，难保不暗中勾结扰及关内。都兴阿剿办甘回，虽入境以来叠获胜仗，丕振军声，而所部究形单薄。若新疆回匪与甘回潜通，意欲窥伺，则分兵堵剿必至临时掣肘，难于分应。不可不预为筹备，以厚兵力。……

（卷111 11—13页）

又谕：……新疆一带遍地回氛，恐其愈逼愈东，入关滋扰。恩麟当督饬员弁勤加侦探，先事防维，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骆秉章、瞿正绾、刘蓉，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前因新疆回氛不靖，叠经谕令杨岳斌酌带所部驰赴陕甘，替出都兴阿带兵出关剿贼。本日据常清奏库车及喀喇沙尔两城被回匪占踞后凶焰大张，六月十二日乌鲁木齐汉城失守，满城被围，伊犁民心震动，防剿兼筹，情形万分危急，请速调大兵前来援救各等语。伊犁兵单饷绌而回匪变起仓卒，连陷三城，贼氛甚炽，若不迅速往援，后患不堪设想。都兴阿一军已

抵宁夏之花马池，距关较近，惟该将军所部人数无多，且初到即获胜仗，军声已振，若遽令其出关，则甘回又将复炽。此时江右连复五城，贼锋大挫，军务稍松，杨岳斌务当懔遵前旨酌带劲兵数千克日起程赴甘，会合雷正绾等军将该处回氛迅速扫荡，以副委任。

（卷111　14—15页）

又谕：前据户部奏遵旨议拨新疆军饷，请饬山西于截留防费内余银二十万两拨补新疆及库车军饷，并请饬四川等省将前拨军饷计四十万两分批起解，当经谕令骆秉章等将前项奏拨银两解往甘肃，转解新疆。兹据常清等奏回匪肆扰，占踞库车、喀喇沙尔两城，并乌鲁木齐汉城失守，满城被围，伊犁危急，军饷涓滴皆无等语。新疆各城军饷久经支绌，此次回匪肆扰失陷三城，军情万分紧急，需用浩繁，实非寻常可比。著沈桂芬即遵前次谕旨将截留防费内下余银二十万两迅派委员解往作为新疆军饷，并著骆秉章将原拨银十六万两、阎敬铭将原拨未解银六万两、沈桂芬将原拨未解银八万两、张之万将原拨银七万两遵照前旨迅速如数解交甘肃安肃道库，咨明陕甘总督递解镇迪道库以济急需，不得稍有迟误。当此新疆军务吃紧、待饷迫切之际，各该督、抚等务当竭力筹措，迅速起解，免致贻误大局，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1　15—16页）

又谕：都兴阿奏甘省难回过多，请派大员查办妥为安置一折。据称陕西回众前经大兵剿办望风逃入甘省，自平凉、固原、盐茶收复后，凶悍之徒多就诛灭，其余被胁之众扶老携幼尚不下数万人，甘省无从安插；现经署臬司杨柄锃等饬令该头目等查明籍贯、人数，造具清册，请派大员赴甘查明，准将该回众解回陕西原籍安插等语。前因陕西回匪煽乱，荼毒生灵，

朝廷命将出师，无非欲除暴安良，登斯民于衽席。叠经谕令统兵大臣但分良莠，不分汉回，初未尝因回民中偶有逞凶藐法之人即将安分良回概行诛戮。兹据都兴阿奏称陕省回民逃入甘省者，其中被胁难回尚盈数万。此等回民大率因大兵进剿，惑于奸回谣言被其逼胁纷纷远窜，此时天戈所指，叠克坚城，悍党业就歼戮，而该难回等荡析离居，嗷嗷待哺。朝廷一视同仁，岂忍令数万生灵展转沟壑？因思此等回众籍隶陕西者已数百年，与该省汉民相安已久，且邱墓田庐均在原籍，该回众等自必乐归故土，即该省汉民亦断不至因遭逆回荼毒致与安分良回稍存嫌隙。总之，汉民回民皆吾赤子，初未尝稍存岐视。该地方官果能宣布朝廷德意，使汉回居民各安生业，永息争端，民虽至愚，岂有不为感悟之理？著派陕西按察使张集馨驰赴甘肃将陕省难回详细查明，如实系被贼逼胁现已投诚者，概准免罪。其有原籍可归者，即分别解回安插，并著刘蓉于此起回民回籍时酌量情形妥为安置。倘该回众等回籍后仍敢怀疑构衅，不遵约束，或汉民中有意存岐视、逞忿寻仇者，均著该地方官分别从严惩办。该督、抚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用示朝廷胞与为怀、秉公办理至意。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兴阿奏官军连获大捷、攻克宝丰县城、固、盐收抚回众过多、安置为难、请派大员来甘查办并饬恩麟妥筹守御、行知阿拉善王等将应派蒙兵暂缓派往各折片。杜嘎尔督军深入沙碛，背水成军，旬日之间连获五捷，立将宝丰县城攻克，实属勇敢有为，勤劳懋著。即著都兴阿饬令杜嘎尔统带各军节节进剿，以竟全功。宁、灵地广贼众，该将军务当严饬各军稳慎图功，毋稍大意。陶茂林一军进剿张家川贼匪，近日接仗情形未据雷正绾奏报，殊深廑系，著雷正绾即饬陶茂林激励将士迅速扫荡以孤贼势。平凉虽经克复，西北逆氛

尚炽，雷正绾当督率所部各军相机进剿，俾贼匪有所牵制，不敢赴援宁、灵，是为至要。恩麟防守省垣，并著督饬将士扼要驻守，不可以狃于抚议稍涉松劲。盐、固回匪就抚，本日已明降谕旨准予投诚免罪，并派张集馨前赴甘省查办。惟据该将军奏称降众不下数万，甘省汉回仇隙已深，无从安插，必须遣回陕省本籍各复本业方可设法安置，所奏自系实在情形。张集馨接奉此旨即著迅赴甘省悉心筹划，妥为办理。前据张集馨奏西、同两府概不准回逆复回再行入境，以杜衅端等语，原为保卫闾阎起见。现在就抚回数甚多，若不准其还籍复业，难保不别生事端。张集馨办理此事毋得胶执己见，惟当分良莠不分汉回。如果该回众真心反正，即派员查明该回人原籍州县，陆续护送回籍，俾复故业。该回到陕后，著刘蓉妥为安插，毋致失所。该降人等经此次特恩免罪，务各洗心革面，永安生计。倘敢别滋事端，即著从重惩办。陕省汉民亦不得与回人寻仇启衅致生枝节，如敢故违，即著随时认真惩办，毋稍宽纵。发去谕旨一道，著都兴阿、刘蓉刊刻誊黄，宣布德意。伊克昭盟长固山贝子巴达尔呼应派杭金、鄂多克二旗兵一百余名，著都兴阿饬令严防本境，无庸派往助剿。沿途运送军火米粮，仍饬鄂尔多斯各该旗预备驼只妥为护送。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刘蓉，并传谕恩麟、张集馨知之。

（卷111 16—20页）

又谕：明绪奏回匪肆扰、连陷三城、现拟统带蒙古官兵赴伊会商军务并请将塔城回汉掌教、乡约等赏给顶带及行文俄国准照议单分界各折片。所奏回匪变乱情形，与昨日常清折报大略相同。惟西路兵单饷绌，变起仓卒，筹办防剿万分棘手。明绪此次所带察哈尔、厄鲁特等弁兵五百名并巴霞管带之土尔扈特兵五百名，筹备盐菜口粮已属左支右绌，兼之军火器械亦不齐

全，殊难望其御侮。著明绪再于塔尔巴哈台存留军器内酌量添拨，或于现在无事各城拨给若干，俾荣全妥为驾驭，以利军行。想该大臣必能斟酌办理也。回民掌教石金斗、乡约陈生福等既能稽查匪徒弹压回众始终不懈，自应量予恩施。石金斗著赏给五品顶带，陈生福、海玉珍著赏给六品顶带，马义等十名、蔡以涵等四名均著赏给空金顶以示奖励。明绪现赴伊犁，即著锡霖、博勒果素等宣布朝廷德意，将"止分良莠，不分汉回"办法妥为抚辑，俾汉回永远相安，毋令他处回匪潜来塔城煽惑滋事。伊犁为各城领袖，常清身膺疆寄责无旁贷，务当与明绪统筹熟计，就现有兵力及调到各军实力防剿。乌鲁木齐满城危急，平瑞等当力筹守御，迅解城围，毋稍疏懈。麟兴、车林敦多布恪遵昨日谕旨，将应调喀尔喀蒙兵会商科布多办事大臣速行调派前赴乌城以厚兵力。此时新疆地方回氛猖獗，而俄国兵队又节节移近吐尔根河西驻扎，强占卡内地方，明绪等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已行文西悉毕尔衙门，准照该国议单分界，自系因势处万难，不得不从权筹办。且既已行文，即属无可挽回。将来俄使到塔，明谊、锡霖等务当妥为办理，迅速定界以安人心，不得于议单之外再生枝节。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1 21—22页）

同治三年八月癸酉（1864.9.5）

又谕：恩麟奏陇西汉回民团互相戕害、同城文武禀报两岐一折。甘肃陇西县西乡武生李耀荣等聚众万余，名为"海团"，围攻巩昌府城，由西关拥入与回民互相戕害，署游击周胜近在同城，何以所禀"海团"来城焚杀情节与该府知府斌越等率多两岐？至西乡"海团"与府城回民究竟平日因何结怨并因何事启衅，均著恩麟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该护督现派都司邹玉标所带调省黔勇八百名留驻巩昌，并经林之望添派勇目文象奎带

黔勇一千二百名驰援，即著恩麟檄饬林之望统率兵勇将一切防剿事宜妥为筹办，俾巩城速臻安谧，毋令再行滋扰。知府斌越等办理不善，实属咎无可辞。至诱执团首李耀荣等欲行正法，尤难保无杀团媚回情事。代理陇西县知县黄国锦著先行革职，巩昌府知府斌越著一并撤任。恩麟即督饬林之望彻底根究，严行惩办。回疆匪势鸱张，军情万分危急，亟须添拨劲旅以资扫荡，著都兴阿、雷正绾懔遵叠次谕旨将宁、灵等处贼匪迅速殄灭，庶可腾出兵力剿办新疆之匪。新疆回逆如入关暗图勾结，与甘省回匪联络一气，防剿愈形棘手。著都兴阿、雷正绾酌度情形调派精兵严扼要隘，使口外之贼与口内之贼不能勾串联为一气，方为妥善。俟川、陕兵到，再行派员统带进剿。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11 27—29页）

又谕：恩麟奏兵饷紧急、请饬催各省协拨银两并新疆回氛猖獗、请并催各省协饷各一折。现在甘省回氛尚炽，而制械之资、养军之用罗掘俱穷，实有朝不谋夕之势。叠据呼吁再三，各该省岂容以应解之款日久宕延？著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毛鸿宾、李鸿章、沈葆桢、张之万、阎敬铭、刘蓉、沈桂芬、郭嵩焘懔遵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寄谕，无论何款各先拨银二三十万两迅解兰州省城以应急需。其余欠款仍著源源报解以资接济。至新疆回匪大肆猖獗，库车、喀喇沙尔、乌鲁木齐汉城叠报失守，古城又复被围，军情吃紧万分，饷需尤刻不容缓。甘省自顾不遑，更难望其协济。著骆秉章、阎敬铭、张之万各将原拨银两懔遵前旨迅速解交甘肃安肃道库转解新疆，并著沈桂芬仍遵前旨将截留防费内下余银二十万两及欠解之八万两迅即派员解往作为新疆军饷，以济军食。毋得再有延宕，致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庆昀等奏杜嘎尔援兵从钮家沟渡河与贼接仗获胜，应即遵照前旨妥筹夹击，惟城防不容稍松，兵丁不能多拨，又宁郡迤南之纳家闸、王家团庄两处为逆首纳万锰占踞，与郡城为掎角之助；拟派团首入山招集数百人，凑合官军共千名以上，即由常升统带先将纳家闸之贼与郡城划而为二等语。杜嘎尔之军渡河后五战皆捷，并克宝丰县城，北路援兵军威丕振，该将军等拟先攻郡南之纳家闸贼巢，亦牵制贼势之一法。杜嘎尔之兵如已进攻宁郡，即著常升迅带所拨兵勇严断该逆往来道路，疏通郡南各乡堡运粮要道，使贼兼顾不遑，一面饬令平罗县知县长谦多备云梯攻具以备杜嘎尔援军进攻之用，并即严檄梁生岳将中卫、靖远一路要隘严密扼守，遏贼西窜，并将西路援贼力筹堵截，以分贼势。庆昀仍将满城守御妥筹布署，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1 29—31页）

又谕：保恒奏贼势猖獗、官兵挫失、自请议处并请饬派署哈密印务各折片。古城逆匪纠众滋扰，经官军击退后，余匪盘踞济木萨泉子西南山依险扎营；保恒派协领巴哈布等督率满营会同古城绿营官兵暨知县文光所带民勇等分路进剿，遇贼接仗，颇有斩擒，贼众大乱奔溃，因山路崎岖，时已薄暮，即行收队；讵文光管带在东西两沟堵御之民勇见贼败窜贪取财物，舍营直捣贼巢，致被贼队四面围攻，由中沟败回，将官军队伍冲乱，该逆乘势绕出谷口从后夹攻，官军腹背受敌，亦即败乱，伤亡及遗失军械甚多；现在逆氛甚炽，计已蔓延山外。该城兵勇新经挫衄，防剿更形吃紧，亟须添拨劲旅赴援以厚兵力。著麟兴、车林敦多布懔遵前谕，即行飞札前调蒙古部落盟长挑选精壮官兵五百名，配发军火，星速驰赴古城，并著广凤、奎昌于科布多屯防蒙古官兵内迅速拣调精锐二千名，懔遵前次谕旨配

给军火器械，星驰赴援古城，毋得稍有稽延，致误事机。常清统辖各城，值此匪踪肆扰，岂得莫展一筹，束手坐视？前经谕令与平瑞等筹商，如就近各城中有精壮兵勇可资调派，即一面奏闻，一面分拨，仍著常清、平瑞遵照前旨迅筹办理。乌鲁木齐汉城被陷，平瑞固守满城，惟当激励存防弁兵严行守御以待援军。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迅将前日谕拨之喀尔喀官兵即行尽数调派驰援。保恒因联捷未到未能即赴哈密，著平瑞悉心筹划，如乌垣有可派往接署之员，即行委赴哈密接授印务，文祥即可驰赴古城与保恒筹剿该处逆匪，以次进援迪化。均著平瑞、文祥妥筹商办。保恒于所派员弁进剿回逆未能先事妥筹，以致伤兵失械，咎无可辞，著先行交部议处。协领巴哈布、佐领德寿尚阿本、骁骑校讷尔精额、前任奇台县知县文光、济木萨营参将倭贺、县丞陶玥，著一并交部核议，分别按律惩办。正在寄谕间，据恩麟驰奏六月十九等日奇台汉回构乱，回匪逃窜古城将街道全行焚烧，伤毙民人一千余名，刻下围困满、汉二城，万分吃紧；又，迪化回匪于六月十二日将乌垣汉城焚毁，业布冲额已被戕害，平瑞带领满兵在红山觜接仗几至失利，逆焰方张，已成不可扑灭之势，请饬乌、科二城迅速派兵援剿等语。著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于接到此旨时迅即遵照调拨，驰赴乌鲁木齐古城以资援剿。倘敢稍涉观望，贻误戎机，必将麟兴等从重惩处。业布冲额被害暨乌鲁木齐汉城失陷详细情形，并著常清、平瑞查明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兵部议：保恒应降二级留任。从之。

又谕：新疆地方紧要，近来简放各城大臣除哈密办事大臣保恒本在古城即可赴任，乌什帮办大臣伊昌阿在都兴阿军营外，新授伊犁领队大臣阿隆阿、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德克吉讷、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吐鲁番领队大臣扎克当阿、古城领队

大臣联捷、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惠庆、叶尔羌帮办大臣常绩、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常明、和阗办事大臣奎章、乌什办事大臣庆明、阿克苏办事大臣崇恩、哈密帮办大臣明瑶先后奉旨简放，为日已久，俱尚未据报抵任。新疆回匪纷纷变乱，占踞多城，军务正当吃紧，各该大臣均有统兵防剿弹压抚绥之责，岂容任意延玩，节节逗留？著阿克敦布、刘长佑、沈桂芬于接奉此旨后，查明各该大臣现在行抵何处，即传知迅速趱程前进，毋许再有稽延。如有托故不前藉词延宕者，即指名奏参，毋稍瞻徇。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1 31—35页）

同治三年八月丙子（1864.9.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因保恒奏请饬拨饷银数万两由草地解运并知照经过各城一体趱运，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奏称古城需饷孔殷，请仍令前次指定各省将未解新疆饷银迅筹转解等语。新疆回匪肆扰，军情吃紧万分，亟应厚集饷糈以利攻剿。前经户部奏拨山西等省解济新疆军饷银前后共六十万两，解赴镇迪道库转拨各城。现据保恒奏请由北路草地行走，系为慎重起见。著照该部所议，前次奏拨新疆各城饷银六十万两除山西省解过三万两、山东省解过一万两外，其山西未解银二十七万两著沈桂芬于接到此旨十日内无论何款赶紧先行筹措银八万两，派委妥员解交绥远城，并著德勒克多尔济预派妥员俟前项银两到时，核计运至科布多应用盘费若干两，即饬归绥道于库存各款内迅筹发给，委员乘坐加杆车解送乌里雅苏台城，毋稍延缓，并由麟兴、车林敦多布遴派员弁会同解交科布多。广凤、奎昌于解到时即行知照保恒派员全数领回，以济要需。

（卷111 51—52页）

同治三年八月丁丑（1864.9.9）

又谕：本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呈进常清咨送具奏冰岭阻隔、官兵改道进剿、俄兵强占卡伦、请饬总理衙门办理、各城探报回匪肆扰情形、请派兵二万出关进剿各折片。前据各城该大臣驰奏回匪变乱并常清奏逆回肆扰三城、伊犁危急各情形，叠次谕令常清督饬将士妥筹防剿，该将军谅已陆续接奉寄谕，恪遵办理。据奏图库尔改道由东路那拉特卡伦前进，自系发报在前。昨据常清奏到将图库尔所带之兵一千余名调回伊城，已照该将军所请行。即著檄饬官军扼要严防，妥为布置，一面懔遵叠次寄谕，筹拨兵勇调赴各城，迅速救援，将回逆赶紧殄除，以次肃清疆圉。常清请调兵二万名出关剿办，内地一有兵力可以腾出，即当拣派大支劲旅星速赴援，会筹扫荡。此时该将军惟当就现存兵勇勉支危局，以保边疆，若专待内地大军，一味株守，坐视逆焰燎原，恐常清不能当此重咎也。

（卷111 64—65页）

同治三年八月辛巳（1864.9.13）

又谕：都兴阿奏官兵克复宝丰后移营进剿兵力不敷、请饬曾国藩挑选马步精壮十数营、拣派得力统将数员赴甘、饬富明阿令副将胡世英等带英字、选锋两营克日赴甘并请饬穆图善统带马步兵勇来营一折。都兴阿军自克宝丰后，进扎平罗县城附近渠口堡一带相机攻剿，惟因进攻兵力不敷分布，宝丰、平罗一带地势极宽，马步各军分投雕剿，刻下情形进退维谷。雷正绾等军会剿张家川，一时未能北来，而河、狄一带贼氛尤炽，中卫防兵单薄，窜越堪虞，在在须增兵防守，自属实在情形。前曾谕令都兴阿，如兵力单薄，咨明曾国藩等酌拨，并已令杨岳斌酌带劲旅赴陕甘总督新任。江西军务未竣，杨岳斌恐不能迅速到任，著曾国藩于各防兵内挑选马步精壮十数营，拣派

得力将弁数员统带赴甘，交都兴阿调遣。

（卷112 6—7页）

又谕：……另片奏中卫防剿情形，请将邓凤林革职各等语。中卫地当冲要，恐该逆乘秋偷渡，防不胜防。著即责令王赞襄会同地方官督率绅团妥为防剿，不得稍有疏虞。候补参将邓凤林经都兴阿派令随同伊昌阿带兵驻扎渡口以通粮路，乃该官兵散漫不整，沿途逗留，实属玩误已极。邓凤林著即行革职，不准留营，以示惩儆。河东五堆子渡口防兵，即令参将春福等管带驻扎弹压，以专责成。乌什帮办大臣伊昌阿即著迅赴本任，毋任迁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都兴阿奏甘省兵勇云集，进剿正当得手，惟粮饷缺乏，转瞬秋深，边地严寒，各兵衣食无资，深恐有误事机，现委宁夏道三寿带同随员赴山西省会商藩司，或催提应解正项，或暂借晋省别款，速筹银二三十万两分批解营等语。甘肃回匪，现在官军进剿声威甚振，惟军行粮随，全赖饷糈充裕方可收士饱马腾之效。兹据都兴阿奏已委道员三寿赴晋，或催提正项，或暂借别款，即著沈桂芬督饬藩司，无论如何移缓就急，迅筹银二三十万两，分批星速解甘以济急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12 8—9页）

同治三年八月壬午（1864.9.14）

又谕：文祥奏南北两路军务紧急、恳请发兵拨饷一折。新疆自回匪倡乱以来，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以至乌鲁木齐、古城、奇台、木垒河一带乱者四应，日益蔓延，几有不可收拾之势。巴里坤地方紧要，虽经荣庆、何琯等多方抚绥，文祥复措借银两解往接济，杯水车薪，难裨实用，且哈密城小兵单，粮饷匮乏，亦难兼顾巴里坤，著文祥就现有兵力妥筹策应。扎

萨克郡王王伯锡尔开渠筹饷，懋著忠勤，业已降旨加衔示奖，即著文祥传旨令其安抚回众，认真防范，毋令煽惑滋事，以顾大局。古城汉城失后，保恒当激励将士迅速攻剿，毋令贼匪得以久踞。吐鲁番及巴里坤等处防剿事宜，并著文祥、保恒咨令荣庆、何琯、色普诗新等妥筹办理。平瑞带兵在红山背接仗后有无续获胜仗？能否迅解城围？该都统总当懔遵前旨力筹守御，不可稍有畏葸。明绪督饬荣全带兵赴伊，塔城距伊犁不远，日来计已到任。常清务当与明绪将各城守御及如何策应之处统筹熟计，相机调派。前次所调之喀尔喀蒙古官兵，著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等迅即调派数千，饬令前赴古城交平瑞等带领进剿，以厚兵力。古城东接巴里坤，西邻乌鲁木齐，如有重兵扼扎，则南路贼氛自可渐戢。想该将军、大臣等必能斟酌机宜，权衡缓急也。新疆回氛不靖，必须命将出师大张挞伐，前已叠次寄谕杨岳斌令其酌带所部劲旅驰赴陕甘，替出都兴阿带兵出关剿贼。现在江西贼势已挫，腹地渐清，而关外贼焰日张，早一日援救，即早解一日倒悬。杨岳斌接奉此旨，即著酌带劲兵数千克日起程赴甘。该督到任后，甘省军务事有专责，都兴阿大军即可出关办贼，迅就荡平。从前回疆用兵每得力于川、甘两省之兵，前曾谕令骆秉章派兵赴甘，此时西路军情日紧，骆秉章当懔遵前旨于川省得力兵勇挑选数千，筹备军装口粮，拣派知兵大员统带前赴都兴阿军营听候调遣，毋稍延缓。李季高已简放宁夏镇总兵，并著催令迅赴新任以资得力。前因盐、固收复，安置难回事体重大，特派张集馨驰赴甘省妥为查办。现在都兴阿、雷正绾各军叠获大胜，乘甘回震慑之余将陕西投诚难回善为安置，亦足令反侧自安，不至固结不解。张集馨务即克日起程星驰赴甘相机筹办，并著将起程日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常清、明绪、平瑞、文祥、保恒、麟

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杨岳斌、骆秉章，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又谕：文祥奏据哈密通判恒龄申称，转奉安肃道牌开，晋省在于捐输防费项内先行筹拨新疆银二万两，已于同治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自山西省押解起程，至今尚未接到出关之文，请饬下陕、甘、山西各督抚迅速催解等语。新疆回匪变乱，各路拨兵防剿，需饷孔殷，著都兴阿、刘蓉、沈桂芬、恩麟饬令沿途地方官查明此项银两系在何处稽延，迅速催令该委员趱程解运出口以济要需。甘肃肃州镇总兵阿胜必现在陕西军营，著刘蓉饬令该总兵迅赴新任，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刘蓉、沈桂芬，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12 16—20页）

同治三年八月癸未（1864.9.15）

又谕：雷正绾奏攻毁张家川逆巢、现移营进攻龙山镇贼垒及河州戒严、请饬曹克忠迅赴本任各折片。张家川逆匪踞险抗拒官军，经雷正绾与陶茂林合军攻剿，破其巢穴，余贼向龙山镇败窜，雷正绾已与陶茂林各派队伍拔营跟踪进剿。即著该提督等将龙山镇、莲花城迅图攻拔，尽洗逆氛。都兴阿之军进规宁、灵，前经派兵渡河将宝丰攻克，军声丕振，贼胆已寒。惟宁、灵一带回踪麇集，仍应厚集兵力，方能迅就荡平。雷正绾拟俟龙山镇等处克复，亲督各营直趋隆、静，就近察看固原情形，顺道北向与都兴阿之兵会办宁、灵，即著会商都兴阿妥筹夹击。固原回匪虽称乞抚，前据恩麟奏报该处回众北窜，宁、灵、中卫等处吃重，是乞抚之说尚难深信。雷正绾务当详察真伪相机办理，不可大意。中卫地当紧要，梁生岳等军本不足恃，雷正绾拟令陶茂林于攻克龙山镇、莲花城后率所部驰赴中卫、兰州一带扼要防剿，所筹深合机宜。著即饬令陶茂林将该

两处贼巢迅即攻克，率师前进，以资得力。前次恩麟奏称赵必达统带果义一军剿办河州回匪连战皆捷，而此次雷正绾则称河州绅民禀诉赵必达防练疏忽，悸怯无能，是该员之不能得力已可概见。恩麟乃以此等劣员统兵剿贼，已属用人不善，又不将该员据实参奏，犹且粉饰多词铺张入告，该护督是何居心？甘省遍地贼氛，恩麟贻误不少，不知力图补救，稍尽心力，尚如此昏愦糊涂，任令地方糜烂，自问当得何罪？著雷正绾即将赵必达劣款查明，如果防练疏忽，悸怯无能，务即严参惩办，一面派委知兵大员前往接统其众。至河州镇系曹克忠本任，该处情形吃紧，陕西贼势已松，无须该员在陕助剿，著刘蓉即饬曹克忠统带所部原营迅赴河州本任，不准迟延，并不准刘蓉再行奏留，致误事机，陕省近日军情仍著刘蓉随时驰奏。曹克忠抵河州后，如尚须添兵助剿，著雷正绾会商都兴阿酌量派拨数营以资攻剿。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刘蓉，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麟兴等奏遵调喀尔喀蒙古官兵驰往古城助剿并拨给科城腰刀火药、广凤等奏蒙兵向无军器、粮饷尽匮、诸多掣肘情形暨屯防兵丁无可分拨等折片。古城待援甚亟，乌鲁木齐贼氛更炽，经麟兴等于两部落蒙古官兵及各旗防边蒙古官兵内前后调拨一千名，并飞咨文盛等调蒙兵一千名，广凤等已拣选蒙兵一千名前往古城应援，即著催集各军星驰进发赶抵古城，以备各城调遣。所有该官兵口分，仍著保恒、平瑞设法筹备。若因远道而来枵腹荷戈，非但征剿不能得力，兼恐有哗溃之处。其乌城迤北一带西接科布多，路通古城，恐该处回匪奔窜靡定，人心惶惑，著麟兴等飞饬该盟长等传集各旗蒙古官兵扼守要隘，遏贼东窜之路。科城军器不敷，麟兴等将库储腰刀火药等件拨赴科布多应用，即著饬令蒙古台站护送，以期妥速。科

布多调拨之兵，虽经广凤等飞饬杜尔伯特等选兵备调，而该蒙古等向不应私置军械，且均未经出征，科城粮饷支绌，器械饷糈均难筹划。古城以西各城回氛四起，万难坐视不救，但调兵即须得一兵之用，若以乌合之众凑集成军，器械又不应手，到防后不能御贼，徒耗饷糈，于事何济？著广凤等慎加遴选，择其精壮可用者酌量派往以期得力，正不必拘定数目，反致有名无实。科布多屯防兵丁无多，既属不敷分拨，即著留于本城，毋庸勉强调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2 25—28页）

- 拨工部火药六万斤解赴陕西提督雷正绾军营备用。
  拨山西归绥道库银三万两解赴科布多城以备军需。

（卷112 30页）

同治三年八月甲申（1864.9.16）

又谕：穆图善奏遵旨驰援甘省将各营部署起程、庆昀奏抽挑兵勇夹击获胜并闻有西、同回匪来投入伙各折片。穆图善所统各营，经该将军饬各营官剴切晓谕，均各深明大义，志切同仇，实属奋勉。著先行传旨嘉奖，仍著刘蓉查明各该营欠饷酌量给发。如一时未能全给，俟各处协饷到后陆续补解，并著查明从前各营兵弁勇丁随同多隆阿在陕打仗实在出力、未经得有保奖者，准穆图善、刘蓉择尤汇案请奖，不得稍有冒滥，以昭平允。穆图善所请令金顺两起马队随同赴甘，即照所请行。……庆昀即知照常升在纳家闸一带择要屯扎牵制贼势，以通南堡运道。一俟杜嘎尔之军到齐，即行会剿，不可率行深入致有疏虞。都兴阿当饬杜嘎尔等与常升所带兵勇联络声势，以收夹击之效。城防一切事宜仍著庆昀妥为经理。际此事机渐顺，尤不可稍涉大意，堕贼诡谋。懔之，慎之。庆昀另片奏近日侦探平、固败贼入金积堡，为马化漋挑选收集，次入纳家闸，王家

团庄以及郡城等处，已麇聚六七千名，并闻郡城中有西、同两府投来入伙之贼。此等匪徒聚集多人必图大逞，都兴阿、庆昀均须督饬带兵各员认真防剿，毋任肆意勾合，又滋蔓延。庆昀欲于绥远城劝捐马匹解送宁夏，著即咨催德勒克多尔济迅即筹办可也。

（卷112 33—35页）

同治三年八月己丑（1864.9.21）

又谕：文盛、阿尔塔什达奏酌派东两盟兵丁前赴乌鲁木齐等处助剿一折。据称所属两盟北面皆与俄罗斯连界，边防极关紧要，该两盟仅有备操兵丁二千名，若尽数调遣，于防范俄人恐有疏虞；现由两盟调拨兵五百名，选派得力之扎萨克公等管带至乌里雅苏台承领军火，前赴乌鲁木齐助剿等语。东两盟与俄国毗连，若将防兵全行征调，本境未免空虚，文盛等所奏自系实情。即著文盛、阿尔塔什达将派出兵丁五百名遴选得力之扎萨克公等管带星速起程，前赴乌鲁木齐会筹扫荡，迅复城池。此项兵丁行抵乌里雅苏台，所有应领器械、铅丸、火药，著麟兴、车林敦多布宽为筹给，俾资攻剿，并著平瑞派员迎提，催令该官兵趱程前进，督饬会同乌鲁木齐官军实力进攻，以期迅歼丑类。常清领袖各城责无旁贷，并著随时统筹兼顾，妥为布置。至该官兵素无军械锅帐等件，库伦向未设立仓库，亦属无款可筹，情形殊为苦累。该官兵口粮马干及应需锅帐器械等件，著麟兴、车林敦多布、文盛、阿尔塔什达仍设法妥为筹划，一面知照沿途经过各城大臣先期预备，随时给发，毋令稍有缺乏。至到乌鲁木齐后，并著常清、平瑞源源接济，以收饱腾之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3 6—8页）

同治三年八月癸巳（1864.9.25）

谕内阁：现在库车等处逆回变乱，业经饬调各城劲旅陆续进剿，大兵一到不难立就歼除。因思国家抚有黎元，汉回居民均系赤子，回疆自隶版图百有余年，朝廷一视同仁，从未尝稍存歧视。前因内地汉回构衅，叠经明降谕旨饬令各统兵大臣分别剿办，止分良莠，持平办理，并令刊刻誓黄，剴切晓谕。现在新疆各城回匪纷纷攘乱，自必系内地逃出奸民编造谣言肆行煽惑，惟恐良回不信，故先布散全行诛灭回众之语，劫之入伙。当其劫掠资财，则奸回独享其利；及至官兵诛戮，则良回共受其殃。哀此愚民，实堪矜悯。著新疆各路大臣仍遵叠次谕旨分别剿抚，但将为首滋事回匪歼戮，不可因回民中有恃强玩法之人即将安分良回概行株累。其有被逼胁从者，但能悔悟解散，即是安分良民，一概免其究治。经此次训谕之后，须知朝廷挞伐从无将安分回民概行剿办之理。至新疆各部落回众自入版图以来，百有余年均皆安分，更非内地附居之汉回可比，纵有奸回肆行摇惑，断不可信，仍当各保各境，齐心御侮，同膺懋赏，不可心生疑惧堕其奸计而害及身家，是为至要。该各城大臣即将此旨刊刻誓黄再行晓谕，以示朝廷胞与为怀之至意。

（卷119 23—24页）

又谕：文祥奏哈密地方紧要、乏员接署势难赴任并郡王伯锡尔诚实可靠、请明降谕旨晓谕回众各折片。据称南路自文永一军失利后，吐鲁番境内之匪闻风响应，围困城池，凶锋逼近；北路木垒、奇台一带之匪闻乌鲁木齐变乱后，焚烧街市，围困古城；幸连得胜仗，旧城并未失陷，现在自古城至巴里坤一带道路稍通，哈密现筹防堵，请暂留办事大臣之任等语。哈密为新疆门户，现在南北两路回氛肆扰，哈城防务关系紧要，现既乏员接署，文祥即暂缓起程，仍著将本城防守事宜妥为布置，勤加侦探，如有贼踪窜近，即派兵迎头截击，毋令阑入境

内。哈城回众尤宜加意抚绥，联络防御。伯锡尔忠勤懋著，前已加衔示奖。兹复据文祥奏称该郡王已函札各城台吉、伯克等竭力报效，杀贼立功，实属深明大义。著文祥传旨嘉奖，即商令派出回兵随同官军妥筹防剿，以资得力。古城百姓既甚出力，连获胜仗，该匪退至南山吉布库、更格尔二处扎营，仍不时出没焚烧村庄，著保恒激励兵民奋力堵剿，坚守城池，以固东路之防。库车失守以后文永进剿失利，亟应添兵继进。现在文祥既不能分身，该处军务不可无人督办，明绪人尚明白，前已由塔城带兵驰回伊犁，此时计已可到，著常清商同将各城防剿事宜布置就绪后，明绪即选带得力之兵，酌量南北两路缓急情形取道进剿。所有旗、绿各营官员兵丁均归明绪调遣。明绪接奉此旨即当迅速筹划，毋稍迁延。常清统辖各城责无旁贷，现在南北军情毫无头绪，该将军务当懔遵叠次谕旨催提前调喀尔喀等兵筹备口粮器械星速前进以利攻剿，毋得一筹莫展，坐失事机。至新疆各城之变皆由奸徒捏造谣言多方煽乱，各城大臣总当分别良莠持平办理，岂可概将安分良回尽行歼戮？据文祥奏称传闻依奇哩将喀喇沙尔回民全行诛戮，以致流言四起，相继作乱，是否实有其事？著常清等查明具奏。新疆自入版图以来，各部落回民食毛践土百有余年，率皆良善，即该处附居之汉回亦皆安分居多，何至毫无天良率行称乱？总由内地逃出汉回乘机煽惑，于中取利，致令良回实受其害。本日发去明发谕旨一道，著常清、明绪、文祥刊刻誊黄，颁发各城，遍行晓谕以安众心。惟回部恐不甚通晓汉文，可即将颁去明发谕旨令伯锡尔译出回文，派员前赴各城宣示回众。正在寄谕间，据常清奏库尔喀喇乌苏回匪变乱，焚烧军台，杀伤兵民，现派图库尔等管带兵丁遣勇二千二百名分起赴援，并调土尔扈特蒙兵三千名协力进剿，声势较壮。著即督饬图库尔等星速前进，务将库尔喀喇

乌苏贼匪赶紧扑灭，节节东趋，进援乌鲁木齐，以靖北路逆氛。至南路各城待援甚急，据奎栋奏库车回匪扰及阿克苏，官兵在盐山口一带堵截，马步全被冲散，道路阻滞，奎栋已咨伊犁、喀什噶尔催调兵丁应援。即著常清酌量情形派拨兵勇疏通道路，前往接应。奎栋亦即添调就近各城兵丁驰往阿克苏助剿，迅殄逆氛。常清、奎栋仍一面将本日所发安抚良回谕旨译出回文，派令诚实回子分投剴切宣示开导，以释群疑。常清请将平瑞、景廉、奎栋严加议处并自请严议，该将军等均有地方之责，办理不善以致各城变乱，厥咎甚重，岂严议所能蔽辜？著俟查明各城失事情形覆奏到日再降谕旨。所请调拨内地兵丁一节，现在各路军务渐次荡平，不日当可腾出兵力出关助剿。常清等亦当就现有兵力悉心筹划，不可专待援兵，致误戎机。嗣后非极紧要军情，不必擅发八百里折报，以免骇人听闻。俄人兵队现已撤退，仍著常清随时侦探防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3 29—33页）

同治三年八月甲午（1864.9.2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上年叠谕贾洪诏进驻东昭相机筹办，乃贾洪诏受命一年有余仍未离川省一步，不得不将其罢斥。现在林鸿年已擢任封圻，自应由川起行前赴昭通一带妥为部署。刘岳昭所部九营，骆秉章即令带往昭通随同林鸿年前进。其口粮等项即由川省酌量筹划，以资接济。昭通有杨盛宗署理镇篆，于云南情形亦颇熟悉，该抚等即可饬令妥筹办理。马如龙三世忠贞，深明大义，岑毓英亦以忠义自许，如其善为驱策，未当不可为先路之导。前据劳崇光奏马如龙弹压省垣，筹济粮饷军火，岑毓英带兵出省，数月之中克坚城十数处，复据尚书赵光奏滇省现在情形并将该省绅耆士庶公启呈览，内称

马如龙、岑毓英均属勉图上进，不惮以回攻回为同教所忌，亟应优加奖叙，曾谕令劳崇光等先将攻克楚雄、景东等府、厅、县出力情形确切查奏，候旨施恩。著劳崇光等仍遵前旨赶紧查明，据实保奏，以示鼓励。惟须赏及有功，不可稍有冒滥，并著劳崇光、林鸿年传谕马如龙、岑毓英，令其激励兵勇妥速进剿，克日攻拔大理，殄除杜汶秀，以明心迹而膺懋赏。朝廷大公之心，初不以汉回稍存岐视，马如龙等进兵大理，亦当令其切体此意，分良莠不分汉回。如有汉民从贼者，概予诛锄；其有良回被胁或不肯甘心从贼者，均当分别抚绥安插，毋令玉石俱焚。文武官弁亦须分别贤否，兼收并用。稍有偏私，即不能为人所畏服。林鸿年、刘岳昭不日即抵昭通、东川，马如龙等进剿之军自不难声势联络。席宝田久在行间，所部素称劲旅，刻下江西军务渐定，俟该省无事即可令其带兵赴滇。所有应办之事，应筹之饷，骆秉章、劳崇光、林鸿年均当悉心筹划，以期无负委任。徐之铭业经病故，巡抚关防著林鸿年饬令岑毓英派员赍送行营以昭信守。林鸿年、刘岳昭均著随时筹商，相机妥办，毋庸来京请训。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昨因贾洪诏藉病规避，降旨将其革职，并简授林鸿年等为云南巡抚、藩、臬。本日另有寄谕骆秉章、劳崇光、林鸿年谕旨一道，该督、抚等不妨录示马如龙、岑毓英等，令其迅速进兵妥办。此时兵力饷力断不能及迤西一路，若马如龙、岑毓英果能奋勉出力将大理攻克，杜汶秀擒斩，其心迹不辨自明，朝廷自当论功行赏，曲示优容。若徒有讨贼之名并无尺寸之效，则是藉剿贼以自固，仍不免暗中勾结，联为一气，又岂能久假兵柄，致有太阿倒持之弊？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所谕甚明，骆秉章等惟当遵照前奉谕旨妥为筹办。杜逆攻取建南之说是否确实？骆秉章务当密为侦探，预筹防范。徐之铭已死，岑毓英曾

否将巡抚关防资送到川？著林鸿年专弁往取。前因贾洪诏奏称徐之铭徇私滥保，请将所保各员撤销，当经明降谕旨允准，交贾洪诏于到滇后酌量宣示。嗣因滇省各案所保人员虽多冒滥，亦未必无认真出力之人，现当用人之际，岂可令其寒心？复叠次谕令贾洪诏妥为收存，暂缓宣示。著骆秉章、林鸿年就近向贾洪诏索回此旨附报恭缴，无庸宣示。如有应行查办者，俟将来滇南军务大定再行酌办。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本年三月十八日、四月十五日并历次所降谕旨，均著骆秉章、劳崇光钞咨林鸿年阅看。该抚现在何处及如何筹办之处，并著赶紧具奏。嗣后凡密谕事件，该督、抚等均不得假手于人，致事机或有宣露。懔之，慎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又谕：锡霖奏请饬催山西拨解银两等语。据称塔尔巴哈台现在调派官兵防守堵剿，在在均关紧要；近年内地应拨经费银两分毫未解，在防官兵月支盐菜全赖乌鲁木齐贩来茶斤征收税银散放；刻下乌鲁木齐等城商贩不通，税厘均属无望，而塔城又当防堵紧要之际，若不能随时给发兵丁盐菜银两，则哗溃堪虞；请饬山西筹拨兵饷以应急需等语。所奏情形甚为迫切。著沈桂芬即在前次部拨新疆经费银四十万两内先行筹拨银一二万两并前报长起管解之三万两暨韩升之等管解之八万两迅即兼程解至绥远城，交德勒克多尔济派员从蒙古军台转行递解科布多。现在科布多所属之昌吉斯台卡伦一带秋冬大雪封山，万难行走，即著由新设蒙古苏牧台站护解至塔尔巴哈台，并著德勒克多尔济咨明经过地方妥为解送。锡霖接奉此旨即可派委员弁前往迎提，以期妥速。此后该城兵饷著沈桂芬随时源源接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3 33—37页）

同治三年八月丙申（1864.9.28）

又谕：德兴阿奏就抚陕回宜防诈伪，毋令仍归原籍、拟饬曹克忠暂扎凤、宝、请留金顺马队并自请独当一面各折片。据称盐、固回逆就抚，该匪诡诈狡猾，乞抚缓兵乃其故技，若令仍归原籍与汉民杂处，势难相安，且西、同两属多成荒土，任令自为棚巢，必致纷争启衅，不若俟其真正穷蹙乞降再为分别安插等语。回匪意存反侧，屡降屡叛，朝廷久经洞烛其奸，本未尝一意主抚。前据都兴阿奏盐、固回逆就抚，节据臬司杨柄锃等禀诉陕回流离困苦情形，必须遣回陕省本籍复业，因人数过多，请派大员赴甘查办。当经谕令张集馨以此项回众其凶顽渠魁原应实力殄除，至胁从老弱若必悉数诛夷，殊非国家好生之意，将来甘肃回众不能不就本境安插，如就抚陕回亦令栖身甘省，流寓异乡，势难经久，似不若各归本籍尚可复谋生业。张集馨明白晓事，是以令其前往妥为筹办。此事仍著张集馨于抵甘后酌量情形与都兴阿、雷正绾筹商安置之法，仍当分别良莠悉心筹划。如实系安分良回，自不能不为之代谋生计。固不可令莠回于回籍后滋生事端，尤不可令安分被胁良回流离失所。总在该臬司办理得宜，仍不准回护前说，胶执己见。并著张集馨克期赶紧起程，一面自行具奏，不准托故耽延。前谕曹克忠统带所部原营速赴河州镇本任，现据德兴阿奏称恐贼匪回窜终南，请饬曹克忠所部七营暂扎凤、宝以资防御，并顾雷正绾、陶茂林后路等语。该总兵可否暂缓赴任，并陕省是否必需曹克忠一军方敷分布，著都兴阿、雷正绾、刘蓉妥商办理。如曹克忠驻凤、宝一带与雷正绾等军声势尚难联络，即著雷正绾催调曹克忠前进，其凤、宝一带即著刘蓉妥筹兼顾。穆图善尚未起程，即著迅带所部前往甘省会同都兴阿、雷正绾妥筹剿办，毋再迟延。金顺马队著照德兴阿所请暂留陕西，俟该省军务稍松，仍著调赴甘省以厚兵力。陕南近日军情若何？著刘蓉檄饬各军节节进剿，

以期廓清疆宇。德兴阿呈递履历自请独当一面，朝廷简派统帅自有权衡，岂容自行渎请？至德兴阿从前办理军务，朝廷知之甚详，乃率行呈递履历铺叙战功，尤属冒昧。德兴阿现署西安将军印务，操练旗营办理防守责任甚重，即著慎固城防，实心办理，毋得稍涉疏懈。如贼踪距省较近，该署将军原应将城守布置妥协带兵出剿，本无待临时奏请，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穆图善、德兴阿、刘蓉，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113 45—48页）

同治三年八月丁酉（1864.9.29）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雷正绾奏攻拔龙山镇逆巢、进攻莲花城情形并固原复为回陷各折片。雷正绾一军攻克张家川后乘胜进拔龙山镇逆巢，并将邵家店、马家堡各小巢平毁，因闻固原回逆复变，该署提督督队力攻莲花城，急图克拔以便移师隆、静，讵锐师乘胜深入山险，人马碍难旋布，雷正绾猝被矛伤颔下，弁勇阵亡者千余名。披览之余，曷胜廑系。著雷正绾赶紧调治，一俟伤口平复，即行整饬队伍与陶茂林会督诸军迅拔莲花城老巢，移军隆、静，规复固原，疏通兰州驿路，兼顾省防。雷正绾所部各营因叠次伤亡及裁汰老弱外，现在贼踪蔓延已属不敷剿办，而固原州城复于八月初四日被陕回孙义保潜带贼众四千余人勾合城中回逆赫明堂等乘夜袭陷。固原、盐茶回众前经甘词乞抚，此次陕回即勾结内应扑陷固原，可见若辈狼子野心万难宽宥，亟应大加惩创，俾其震慑军威，始能徐议招抚。著穆图善懔遵叠次谕旨迅即统带所部赴甘，会同都兴阿、雷正绾妥为筹商。应由何路进兵助剿，均著相机办理。都兴阿一军已抵灵州花马池，能否与雷正绾声息相通，并著酌度机宜，先与雷正绾等军声势联络，再行节节进兵，毋稍大意。雷正

绾现经派员分赴楚、豫各路招募勇丁克期赴营，著刘蓉于所募新勇经过陕境时将沿途所需面斤饬属宽为筹备供支，毋令缺乏，以利遄行，并著催令曹克忠一军迅速入甘，与雷正绾等军联络进攻，迅歼丑类。其凤、宝一带即由刘蓉妥筹兼顾。江西军务渐次肃清，杨岳斌即遵前旨将应办各事宜移交鲍超、刘典与沈葆桢会筹办理，迅将酌带所部克期赴甘。何日起程，并著先行驰奏。所有雷正绾现在进兵攻取各要隘，著绘图贴说呈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3 48—50页）

同治三年八月戊戌（1864.9.3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恩麟奏河州被围日久、请饬曹克忠带兵赴任并河、狄回匪分扑皋、金地方、兵勇击剿失利及南路军饷请旨酌定供支省分、并请饬催甘省及新疆饷银各折。河州镇城被围日久，道员赵必达带兵援救迁延不进，畏葸无能，实堪痛恨，著革去三品衔，仍革职留营以观后效，并著恩麟饬令该员会同参将胡飞鹏迅速前进，立解城围，倘再不知愧奋，即行从严参办。河、狄回匪分股窜扑皋兰、金县地方，游击邹占先以二千余名之勇御二千余名之贼，辄被贼匪冲散，以致各路失利，实属贻误戎机。邹占先著拔去花翎，摘去顶带，以为玩误军情者戒。至皋、金被扰系本年四月间事，何以迟至八月始行出奏？可见恩麟平日全以消弭粉饰为事。如此行为岂能表率属员，力图整饬？无怪赵必达、邹占先等之覆辙相寻也。现在固原复为贼陷，而河、狄等处一片贼氛，省垣为根本重地，恩麟务当激发天良，督率员弁兵勇力筹防剿，毋稍疏虞。经屡次训饬之后，倘再不知振作，仍复泄沓因循，贻误大局，必将该护督从重治罪，决不宽贷！曹克忠一军著刘蓉恪遵前旨饬令该总兵统带原部七营克日起程赴甘，毋稍稽延。曹克忠入甘后应由何

路进兵，著都兴阿、雷正绾等妥筹调派，务令东西两路各有劲兵，联络一气鼓勇齐进，庶可痛扫狂氛。陶茂林一军到甘后叠克城隘，所向有功，其军火粮饷曾经谕令陕省供支。兹据恩麟奏接据陶茂林咨称，陕省以剿办发逆自顾不暇，所需军火饷项应仍由甘省支领等语。甘省饷需久绌，罗掘已空，庆阳粮台专顾都兴阿军饷势已不及，万难兼顾他营，而陶茂林所部士卒单寒，帐房不蔽风雨，一切军械又不应手，若饷需稍有不继，哗溃堪虞。著刘蓉懔遵前旨仍将陶茂林各营饷项军火源源筹解，毋得稍分畛域。恩麟所请或由别省供支之处，著户部覆议速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刘蓉，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甘肃兵饷停发日久、各省协款拨解无期、拟派员前赴川省抽收盐厘以济急需一折。此项盐厘向由川省派员抽收，业已办有成效，若令甘省委员前往接办，于一切办理章程未能熟悉，深恐室碍难行。仍著骆秉章督饬富、犍二县局员将此项盐厘接照旧定章程照常抽收，俟收有成数，即行派员陆续解交甘肃省城俾资接济。恩麟另片奏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盈千累万，为数甚巨，拟派员赴川将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等语，当经降旨谕令恩麟准其派员前往。即著骆秉章转饬各该府、州、县等，俟甘肃委员到境即行传知陕西会馆直年会首等将现存会底银两核拨一半交该委员守提运解，一面发给印借字据，将来军务完竣即由甘肃军需总局照数筹还，以归有著。四川欠解甘肃协、拨军饷等项，并著骆秉章迅速宽为筹解，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13 50—53页）

同治三年九月己亥（1864.10.1）

宁夏将军庆昀奏移营纳家闸迤西，分拨兵勇扼要扎营，

以分贼势而通粮道。得旨：著庆昀督饬在城在营各将弁实力堵扼，一俟杜嘎尔等军声势联络，即行奋勇进攻以收夹击之效。常升扎营隘口藉通郡南运道，惟兵力甚单，孤立一营甚属可虑，务令其专疏粮道，时刻严防，不可轻率出战致有疏虞。

（卷114 4页）

同治三年九月辛丑（1864.10.3）

又谕：都兴阿奏前敌布置情形并请调西安满兵各折片。据称前敌各军克复宝丰后，联络平罗，进扎渠口堡一带，时出雕剿，颇有斩获；惟后路空虚，兵力不敷分布；该逆现聚清水堡两岸阻我进攻之路等语。杜嘎尔一军攻克宝丰后乘胜进剿，军威颇振，惟该处地势宽广，官军节节深入，后路粮道最关紧要。此时兵力未厚，自当稳慎进取，步步为营，不可稍涉大意。倘有隙可乘，仍即激励将士相机进剿，以期迅扫贼氛。庆昀仍当督饬将弁固守宁夏城池，并著知照进规纳家闸之常升一军务须严密稳固，并随时侦探，期与都兴阿所派之兵遥为声援。一俟杜嘎尔一军逐渐南趋，声势可以联络，即著合力夹击以竟全功。前因固原复陷，平凉一路军情吃紧，业经谕令穆图善统带所部赴甘，会商都兴阿等应由何路进兵相机办理。本日复经寄谕催令迅速前进，仍著都兴阿俟其到营妥筹进兵。都兴随所请调拨西安驻防满兵五百名赴甘演习洋枪，著德兴阿即行挑派星速前往。倘因西安城防紧要不能如数派往，即著酌量调拨。如实系不敷，可即咨明都兴阿，由都兴阿另行筹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克复宝丰县城出力，予侍卫色楞额等加衔、升叙有差。

（卷114 13—15页）

同治三年九月癸卯（1864.10.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督师赴甘、请调赴鄂旧部、刘蓉奏败匪纷窜阶州、督军越境穷追、遵饬张集馨、曹克忠赴甘及因患病恳请开缺各折片。甘省回氛日炽，军情紧要，穆图善现已督率马步各营陆续进发。惟后起步队尚须俟有饷银方能西上，著刘蓉督饬粮台迅速筹款给发，俾利遄行。宁、灵一带地方平旷，利用骑兵，穆图善所部马队仅金顺两起三百名，实属不敷分遣。其前调赴鄂之温德勒克西两起马队本系穆图善旧部，且皖、楚交界山路崎岖，稻田遍野，马队难以展布，不如调赴甘省用其所长，较可得力，著官文酌量调派。至苏伦保两起马队及蓝斯明四营步队能否一并饬赴甘省之处，并著斟酌军情妥筹办理。穆图善勇往直前，深堪嘉尚，本日已明降谕旨令其帮办都兴阿军务。该将军务当益矢忠勤，兼程入甘，与都兴阿和衷商办，尽力剿洗，肃清边陲，以副委任。……曹克忠一军现已拔队赴甘，既可为雷正绾后路声援，并可兼顾陇防。第该营中有新收降卒，必须严加钤束，随时防范，毋稍大意。张集馨所陈通筹全局，谓"议抚缓兵糜饷老师，不如先机决策一劳永逸"等语。前据雷正绾奏固原降回复叛，袭陷城池，是该逆谲诡性成，以乞抚为缓师确有明证。张集馨既于回情知之甚悉，必能操纵得宜，著懔遵前旨驰往甘省相机筹办，不得胶执成心，亦不必意存迁就。雷正绾伤口已否平复？甚深廑系。现在逆氛复炽，雷正绾务当与陶茂林迅筹进剿，力挫凶锋。恩麟当振刷精神，督率兵勇固守省垣，认真剿办河、狄等处回匪，不得一味畏葸因循，贻误军事。此时陕西境内虽已肃清，而西固洮、陇之防、东严兴、商之守责任綦重，刘蓉著毋庸开缺，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其重大军情仍著力疾料理，毋许推诿。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刘蓉，并传谕恩麟、张集馨知之。

又谕：本日据刘蓉奏前准都兴阿以甘省边地严寒咨饬陕西藩司赶办羊皮大袄五千件、小袄五千件解营备赏，价银准赴甘肃粮台请领等因，当经札饬藩司速行赶办；现据藩司详覆陕西皮货向来聚于泾阳，该县失守之后人烟断绝，现在甘回扰乱，皮货更无来路，该抚详加察核，实在无从购办；请饬甘肃、山西各路督、抚就近采买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惟甘肃地处极寒，现交冬令，军士日久从征，御寒无具，所需皮货等件实关紧要。陕省虽近日贩运较少，而合山、陕、甘肃三省共办此事究易为力，著沈桂芬、刘蓉、恩麟于各该省出产皮货之地赶紧派员如数购办，迅速解往，毋误要需。穆图善现往甘肃带兵剿贼，所部马步各军需饷甚急，著沈桂芬、刘蓉每月各筹拨银二万两并军火等项按期解赴穆图善军营交纳，以资接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沈桂芬、刘蓉，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广凤、奎昌奏拣派蒙古官兵前赴古城一折。据称陆续调到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处蒙古官兵一千二十三员名，派副盟长郡王凌札栋鲁布、贝子察克都尔札布、公多果尔巴管带赴古征剿等语。即著照所拟传谕该盟长等统带各项官兵迅速前进，沿途妥为钤束，不可稍事滋扰。俟到古城时，即著保恒妥筹调遣。所有军火器械及官兵口粮务须筹款接济，毋令缺乏。前据文祥奏奇台一带之匪闻乌鲁木齐变乱后围困古城，幸连获胜仗，旧城并未失陷。现在该城军情若何？此项蒙兵是否精壮可用？著保恒详加遴选，择其骁健可效前驱者派员统率，先剿古城一带之匪，再行救援迪化。其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回氛近日能否稍戢？并著随时查探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命荆州将军穆图善帮办署陕甘总督都兴阿军务。

以记名提督萧庆高为陕西汉中镇总兵官。

（卷114 19—24页）

同治三年九月乙巳（1864.10.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前因陕西调回湖北之温德勒克西两起马队及苏伦保两起马队、蓝斯明四营步队，昨因甘肃回氛日炽，谕令官文将前项马步各队酌量驰赴甘省，谅该大臣已妥为调度。本日复据常清由八百里驰递，据称叶尔羌回变被陷，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两城武弁谋叛，乌鲁木齐城围未解，请催调内地精兵援剿等语。前授杨岳斌为陕甘总督，令其带兵赴任，昨据奏到江西军务未竣，兵不能分，该督亦因病奏请开缺，已赏假一月调理。本拟俟杨岳斌到任后酌拨甘肃兵将出关助剿，今杨岳斌既不能即日赴甘，是甘肃情形仍形危迫。穆图善已带所部赴甘，著官文即遵照本月初五日谕旨速将温德勒克西等及苏伦保马队派往甘肃交穆图善统带。蓝斯明等步队如楚省军情稍松，可以调拨，亦著派令赴甘以资得力。以上各起马步著官文于接奉此旨时迅速遵旨酌量调派，不准藉词奏留。麻城余匪仍有若干，曾否复窜豫境？近日军情若何？著僧格林沁、官文随时具奏。东窜英、霍之贼业经曾国藩调派刘连捷等营迎剿，该逆不能逞志于皖，必再犯鄂，官文务饬各军尽力防剿，毋任回窜勾结。现在东南大局虽定，西北军事方殷，新疆地方关系紧要，边城处处传烽，势将不可收拾。僧格林沁老成宿望，视国如家，必有救时良策，不妨剀切敷陈，以备采纳。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卷114 31—32页）

前因甘省军情紧要谕令骆秉章于川省得力兵勇挑选数千，筹备军装口粮，拣派知兵大员统带前赴都兴阿军营听候调遣。现在甘肃回匪披猖，固原复陷，新疆各城亦均多蠢动，亟需厚集兵力以资剿办。而远调之兵不习地利，无可筹拨，著骆秉章懔遵前旨迅速拨往，毋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常清奏叶尔羌失陷、乌鲁木齐城围未解、英吉沙尔等城防守情形、保恒奏各处回匪变乱、乌城久困并因病恳请开缺各折。览奏不胜愤懑！叶尔羌为南疆总汇之区，兹据奏称六月二十三日汉回变乱，城池被陷，是南路匪势极为猖獗。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二城均有武弁勾通汉回谋叛，虽经官军剿杀数百名，余匪逃窜，而叶尔羌既经失守，该二城僻在西隅，势成孤立，亟应加意严防。著奎英、托克托布就存城兵力慎固封守，毋稍疏虞。常清一面酌拨兵勇绕道援应，一面派兵疏通冰岭之路，由阿克苏一带节节进剿，迅复叶尔羌等城，均著妥速筹办。乌鲁木齐满城被围日久，粮食垂尽，势甚岌岌，著常清督饬图库尔等军迅速前进，将库尔喀喇乌苏贼匪先行剿净，进援乌城。平瑞当固守城池，一面催提援兵合力夹击，以解城围。现在南北两路同时扰乱，伊犁防守事宜尤宜严密布置。明绪此时计已行抵伊犁，即著常清商量筹划一切。办理就绪后，明绪懔遵前旨带兵出境，酌量南北缓急克期进发，仍分别良莠，剿抚兼施，以期肃清疆圉。常清请调之内地兵，虽屡经有旨催调，但此时亦缓不济急。昨据广凤等奏已调到科布多蒙兵一千余名，派郡王凌札栋鲁布等带赴古城，著广凤、奎昌催令星速前进。如有可续调之兵，再行酌量派拨，并著麟兴、车林敦多布迅将喀尔喀蒙兵尽数调拨，飞催由科布多一带取道前赴乌鲁木齐听候调遣。古城近接乌鲁木齐，保恒惟当督率兵勇认真防剿，并设法筹解乌城粮食以济眉急。巴里坤派到之官兵二百余员名，著保恒飞催起程应援乌城，毋稍延缓。保恒因病恳请开缺，此时古城防剿紧要，岂得置身事外？著赏假一月调理，毋庸开缺。仍著将城守事宜竭力筹办，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4 34—36页）

同治三年九月己酉（1864.10.1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玉通奏西宁回众投诚以后屡差文武委员暨身赴各处寺院村庄抚恤难民、解散乡勇一折、并补奏上年十月兵勇节次获胜、余匪畏威投诚各情形一折。玉通带员驰赴北川果莽、果隆、吹布藏等寺，商同章嘉呼图克图等传集汉、土、番、回勇目，晓以安分务农，无不乐于息事。惟因回性反覆，不得不防，现将团勇散去一半，尚余一半保守寺院暨各村庄，尚非恃众寻衅，自应俯如所请。其塔尔寺练勇经玉通等叠次劝谕，已有息事之机，著玉通即饬知府达昌等认真开导，以期永息争端，不得畏难苟安，冀图目前便利。恩麟护理督篆，各路均应兼顾，乃不察被害情形一味主抚，于西宁军务漫不关心，前派道员雅尔佳纳在湟安抚，该道见事难为先行回省，恩麟何以并不据实参奏？马七氏劝谕回众尚能听从，何以复行调回省垣，以致回民勾结，杀掠相寻？实堪痛恨。嗣后务须随时兼顾，若再视同膜外，贻误地方，必将恩麟从重治罪，决不宽贷。玉通另片奏绅民请留成瑞在宁开导等语。成瑞前次获咎甚重，既据该处绅民合词吁恳，即著恩麟饬令该革员前赴西宁开导花寺、临洮两教回匪，如其办理无效，仍著玉通等将其解京治罪，不得藉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玉通，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庆昀奏请饬山西筹拨火药铅丸并常升退扎平湖桥各折片。本日已谕令沈桂芬将火药铅丸等项迅速筹拨矣。常升在纳家闸左近地方剿匪获胜，嗣因贼势甚众，渠水尽干，率即移营退至距城五里之平湖桥。该副都统始报大获胜仗，旋即轻率移营退守，究竟因何挫败？军械等项有无遗失？著庆昀详细查明。如有畏葸退缩及调度失宜情事，即著据实参奏。该郡各堡供支常升军营米面钱文，是否民间捐办抑或暂行挪借？并著饬

令常升查明办理。前谕庆昀知照常升进规纳家闸，即在该处就近屯扎，俟杜嘎尔一军逐渐南趋，合力夹击。著庆昀仍遵前旨知照常升严密布置，稳扎稳进，毋得稍有疏失。俟杜嘎尔一军及都兴阿大营现在分拨之兵与常升所部可以联络一气，即著协力扫荡，迅殄逆氛。常升此次失挫，粮路又形阻滞，并著庆昀设法疏通，源源筹解，以济兵食。将此谕令知之。

（卷115 1—3页）

同治三年九月庚戌（1864.10.1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兴阿奏张家川回匪旁窜、平庆戒严并请饬陕抚拨解粮饷军火等件各折片。张家川逆巢经雷正绾攻克后，败回三路窜入镇原县境，已抄过平凉，渐近庆阳，其意盖欲纠合全股乘平凉后路空虚、庆阳防兵单薄北趋援宁，非有劲兵截击不足以制贼死命。前据雷正绾奏进攻莲花城因锐意深入山险，人马碍难旋布，猝被矛伤，以致失挫，当经谕令都兴阿酌度机宜先与雷正绾等军声势联络，再行节节进剿。现在回匪已经旁窜，雷正绾伤口近日是否平复？著即整顿队伍与陶茂林会督诸军北趋平固，会合庆阳一带防兵跟踪兜剿，迅图扫荡，毋令与宁、灵之贼串通一气，并著穆图善懔遵叠次谕旨迅统所部星驰前进，会同都兴阿、雷正绾妥筹攻剿。曹克忠一军著刘蓉催令克期入甘，迎头截击，务与雷正绾等合力进攻，迅歼丑类。陶茂林等军火等项，叠经谕令刘蓉饬令陕西粮台按月供支。现在陶茂林军火缺乏，粮饷又无接济，将士饥寒交迫，哗溃堪虞。陈天佑、西蒙克西克等军虽经都兴阿为之腾挪，竟有不支之势。刘蓉于叠次催解要需竟敢视同膜外，屡催罔应，倘因粮饷军火不继贻误大局，该抚其能当此重咎耶？著刘蓉懔遵叠次谕旨迅拨巨款并所需军火等件，一并星速委解，分赴陶茂林、陈天佑、西蒙克西克等行营以济急需，并著源源

接济，毋令匮乏，不准再事推诿。都兴阿另片奏遵饬纳（讷）钦回旗，另派翁同书接统其众。即著照所拟责令翁同书将讷钦部众力加整顿，认真防剿。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传谕陕西按察使张集馨。前因固原复陷，回匪叛服无常，曾谕令张集馨驰抵甘省后相机筹办。兹据张集馨奏称陕逆孙义宝、赫明堂等叛踞州城，固原现已梗塞，拟先到泾州一带察看情形等语。著于驰抵泾州后，将现在回匪情形据实详细具奏。如该匪犬羊性成，负固不服，万无勉强招抚之理。即著张集馨径赴兰州，会同恩麟于一切防剿事宜妥筹办理，仍一面将抵兰日期迅速具奏。

拨江苏小洋枪一千杆、洋火药五千瓶、小铜帽五十万粒解赴甘肃军营备用。

（卷115 4—7页）

同治三年九月壬子（1864.10.14）

署陕西提督雷正绾奏陕回窜陷固原，现筹剿办。得旨：著恩麟督饬杨柄锃饬属一体严防窜越，毋得再有疏虞。其穆隆阿、成瑞退驻平凉情形难保非闻警先遁，著查明据实具奏。恩麟、杨柄锃疏于筹布，均交部议处。

（卷115 15页）

同治三年九月丙辰（1864.10.18）

又谕：前因新疆军务吃紧，叠经谕令文祥驰赴军营督办，并拣员署理哈密办事大臣，以便文祥交卸起程。兹据保恒奏称哈密无可派署之员，新任吐鲁番领队大臣扎克当阿、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惠庆俱已行抵巴里坤，请饬扎克当阿就近署理哈密办事大臣印务等语。新疆回氛甚炽，乌垣等处防剿均形吃紧，现在科布多调派蒙古援兵已于八月初十日起程，不日即到古城境内，乌里雅苏台所派蒙古官兵计已克期赴援，亟须大员督率

操练以利攻剿。扎克当阿已行抵巴里坤，著即驰赴哈密就近署理哈密办事大臣印务，并由保恒知照文祥，俟扎克当阿行抵哈密即行交卸，驰赴军营督剿，毋稍延缓。保恒前因衰病奏请开缺，业经赏假一月调理，并责令将城守事宜认真筹办。该大臣既因体疾不能乘骑，自可无庸督队，著即飞咨惠庆迅由巴里坤起程驰赴古城统带蒙古援兵，一切防剿事宜仍著保恒与惠庆会筹妥办，毋得稍形推诿，贻误事机。一切现办情形，即由保恒咨照常清、平瑞、文祥知悉。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5 29—30页）

同治三年九月丁巳（1864.10.19）

又谕：文煜奏准都兴阿咨称穆图善十营起程入甘，请将军食饷项宽为筹备；惟庆阳粮台各省协饷报解寥寥，仅收过山东、山西、河东解到银二十四万两，以供四五十营饷糈军火，奇窘万分；现在存款一空，即供支都兴阿、雷正绾及庆、环各军已觉顾此误彼，穆图善饷糈实难兼顾，请饬该将军将原有粮台随带入甘，其原拨该营饷银即径解该将军粮台交纳，并请饬山东、山西、河南、四川各督、抚迅解庆阳协饷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该将军即将原有粮台随带入甘，一切收支散放即由该将军粮台经理，以专责成，并著沈桂芬、刘蓉懔遵前旨按月如数拨解，务期源源接济以资饱腾。至庆阳粮台入不敷出，为数甚巨，现在节届深秋，各军衣食无资，岂能荷戈力战？著骆秉章、张之万、阎敬铭、沈桂芬迅于前拨庆阳粮台协饷之三十万两内无论何款移缓就急，各先筹解银十万两，沈桂芬并饬河东道将甲子纲盐课银两赶紧分批解赴庆阳，以济急需。正在寄谕间，据都兴阿奏西宁回匪猖獗、府城被围、固原复陷、请将办抚不实之员严办及饬江苏等省将调拨赴甘各军饷银按月运解各折片。西宁回匪前据玉通奏业已投诚，并亲赴各处寺院村庄

解散乡勇，何以此次青海蹶长王公及塔尔寺阿家呼图克图复纷纷向都兴阿军营呈称回匪围困西宁府城，恳请发兵拯救？可见回逆犬羊成性，反覆无常，玉通所奏投诚各情全不足恃，著玉通将回逆何以复叛情形迅速驰奏。现在该逆勾通巴燕戎格厅撒回等肆意焚抢，猖獗已极，而都兴阿、雷正绾分剿灵、宁、莲花城等处之贼兵力难分，非得知兵大员统带劲旅驰往，势难力挫凶锋。前有旨令骆秉章拨兵援甘，并因官文奏调颜朝斌谕令骆秉章饬令该员迅赴鄂省，此时西宁军务紧要，自应移缓就急迅速赴援。著骆秉章于援甘兵勇外另拨劲旅，于颜朝斌、江忠浚二员内酌派一员统带，驰赴西宁力筹剿办，并著都兴阿、刘蓉会商，檄令曹克忠即统所部前往西宁协剿。如该总兵尚须会剿莲花城之贼，一时未能前往，即由都兴阿札饬蒙古各王旗同心御侮，以资保卫。玉通身任西宁办事大臣责无旁贷，著就现有兵力布置城守事宜，妥筹防剿，毋稍疏虞。至甘肃饷源支绌万分，骆秉章先后所派援甘兵勇，甘省万难供支。著该督将调拨赴甘各军先行发给数月饷银，饬令迅速赴甘，仍照旧按月供支，源源接济。固原复陷情形前据雷正绾、恩麟先后驰奏，与都兴阿此奏略同。杨柄鍠以办理抚局之员，前称固原回匪投诚情词已多悖恍，此次藉口张家川吃紧与雷正绾面商进兵遽出危城，脱身远遁，情节显然。穆隆阿、成瑞本在固城，所称良回泣请出城并送至平凉各节，种种支离，难保非闻警先遁，借词掩饰。张集馨现抵泾州，即著将此案主抚不善及失事情形彻底根究，据实参办，毋稍徇隐。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骆秉章、张之万、阎敬铭、沈桂芬、刘蓉、玉通、文煜，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又谕：都兴阿奏请催令按察使赴任等语。署甘肃按察使刘于浔前在江西操练水师未克赴任，现在金陵克复，巨逆歼除，

江西省城防务已松，而甘省回逆猖獗，军务、地方在在需人整顿，署臬司杨柄鋆办理诸多未善，著沈葆桢即饬刘于浔迅赴甘肃按察使署任，随同都兴阿等办理防剿事宜，以重职守。其所带江军水师，即著沈葆桢派员接管，不得藉词奏留，致误戎机。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15 33—37页）

同治三年九月戊午（1864.10.20）

又谕：恩麟奏陕匪窜陷阶州、请饬川陕官兵援救并察看盐、固等处陕回情形及请拨火箭各折片。据称蔡逆一股由陕西略阳直扑甘肃徽、成两县，经兵团堵遏退至略阳，复犯阶州，致将州城攻陷；现饬林之望驰往剿办；而兵力单薄，请饬催各路援兵等语。前据刘蓉奏败匪纷窜阶州，已派萧庆高等追击，并据穆图善奏贼由文县窜至四川龙安府境，当经谕令骆秉章飞催唐友耕等军探踪迎剿，刘蓉饬萧庆高、何胜必两军跟追。现在贼已攻陷阶州，逆氛正炽，骆秉章迅即檄令唐友耕、周达武等由阶州一路前进，迎头截击，力挫凶锋。刘蓉所派追贼之萧庆高等军现在行抵何处？何以并未追及，致贼势如此猖獗？著刘蓉严饬该员等迅速进兵，力图扫荡。如再不能得力，即将该员等严参治罪。甘肃凋敝之区非贼之所注意，其意仍欲乘隙图扰川、陕。阶州境地与川、陕两省毗连，川、陕兵勇果能越境剿贼，即所以自固疆圉，骆秉章必能不分畛域协力助剿。此股贼匪本由陕省败窜入甘，刘蓉何得以驱贼出境遂为了事也？至恩麟请令曹克忠径赴阶州、穆图善取道入甘先除发逆、再剿回匪各节，昨因都兴阿奏西宁被围，已令曹克忠赴该处剿贼，而宁、灵一带军务紧要，叠次催令穆图善赴都兴阿军营，此时均难改调。恩麟惟当就现有兵力檄令林之望迅图恢复，会合川、陕援军并力兜击，一切军情随时咨商都兴阿妥办。昨谕骆秉

章派拨劲兵，酌委颜朝斌等带赴西宁，此军如能取道阶州节节进剿，更为得力。此外如有可拨兵勇添派入甘之处，均著骆秉章酌度办理。恩麟所陈盐、固等处陕回情形，前已派张集馨赴甘查办。该员现赴泾州，自必能遵旨相机办理。其请拨火箭数千赴陶茂林军营一层，火器营火箭叠经各路军营调拨，所存无多，不敷拨解。山西省前有由京派往制造火器之员，此种火器该省必有存留，即著恩麟咨明山西省拨用可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骆秉章、刘蓉，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15 38—40页）

同治三年九月己未（1864.10.21）

又谕：穆图善奏援甘之师前队已抵中部、督率后路继进、现饬前途筹备行粮并遣撤伤病官兵一折。据称该将军派兵起程，先期咨会刘蓉飞饬北山延安一带州县筹备二日行粮，并委员前往催办；该将军行抵三原，接据延安府禀称延安所属各县地瘠民贫，所有面麸等项难以筹办等情；查延安地方苦寒虽系实情，然一二日之粮为数无多，总可设法办理，现已饬令该府等赶紧筹备等语。此项兵勇前队已抵中部，若令停兵待饷，哗溃堪虞。著刘蓉速饬该府等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办，并饬邻近州县帮同赶办，筹备二日行粮俾得迅速前进，以利军行，毋得稍事延玩，致滋贻误。该兵勇行抵甘境，所需行粮为数甚巨，著都兴阿、雷正绾迅饬沿途邻近各州县赶紧设法采办。所需价银，俟山陕解到穆图善军营饷项，即照原价尽扣，以清款项。所有打仗受伤之马队官兵，即著穆图善妥为遣撤。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6 3—4页）

同治三年九月壬戌（1864.10.24）

又谕：雷正绾奏击退扑营贼匪、进逼莲花城贼巢、泾州防

军截剿固原窜贼获胜及固原抚局复变、钞录晓谕良回告示呈览各折片。逆回于八月十八、九、二十等日分遣悍党攻扑官军营盘，陶茂林坚壁不动，用枪炮连环轰击，俟该逆力懈撤围，跟踪追杀贼千余；雷正绾复于二十七、八等日力疾周视各营，严阵以待，俟贼匪将近鼓噪追呼，该逆自相惊溃，毙贼甚众，将士胆气愈壮；该提督遂商同陶茂林每日更番叠战，滚营进扎，逼近莲花城贼巢；其由固原图窜泾州之贼亦经留防各营剿败，余匪旁窜镇原一带，剿办甚为得手。即著雷正绾督饬陶茂林等奋力进攻，务将莲花城贼巢迅速攻拔，毋稍松劲。其固原旁窜之贼，仍严饬刘正高等严密堵剿，毋任狂窜。雷正绾伤病渐愈，仍著加意调摄以慰廑念。前因都兴阿奏西宁被围，已谕令曹克忠速赴该处剿贼，势难改调。倘西宁贼势较松，雷正绾军营实在不敷分布，曹克忠一军即可赴雷正绾军营助剿。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斟酌情形相机办理。固原回目张保隆等前已献城就抚，朝廷宽其一线之路准予自新，派令张集馨驰往办理，并谕令分别良莠，剿抚兼施，原非专主抚议，概令投诚。现在固原复陷，自应实力剿办以儆凶顽。该提督奏称西南各回尚未大受惩创，该回怀奸挟诈，非痛加剿洗恐难革面洗心；莲花城、张家川之匪最为狡悍，必须悉数歼除；其乞抚良回但属可矜，自应分别办理，并钞录安抚良回告示原底呈览。所奏甚合机宜。即著会同都兴阿妥为筹办，毋得稍涉宽纵。余福象一员前据刘蓉奏称该员情愿赴甘助剿，当经降旨准其开缺驰往穆图善军营随同剿贼。雷正绾著毋庸咨调余福象赴营，以免纷更。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6 11—13页）

同治三年九月甲子（1864.10.26）

又谕：恩麟奏上年阶州、成县叠次堵击川发逆匪守城出

力、静宁剿回获胜出力暨静宁、隆德击贼解围、疏通道路出力各员分别开单请奖各一折。甘肃阶州等处均有逆匪滋扰，该员弁等如实系节年防剿出力，自应酌予奖叙。惟前据恩麟奏称阶州现被陕匪攻陷，并叠经雷正绾等奏报隆、静道路尚待疏通，此时若遽行给奖，难保无冒功邀赏者滥厕其间，且令奋勉出力之员未经核实，殊不足以昭公允。著都兴阿、雷正绾查照恩麟单内所开各员逐加综核，如有稍涉冒滥之处即行删减，其实在出力员弁兵勇并由都兴阿等暂行存记，统俟阶州克复再行汇案请奖。仍著恩麟懔遵前旨檄饬林之望迅图克复阶州，会合川、陕援军并力兜击，务将陕匪悉数就地歼除，毋任滋蔓。雷正绾现已进逼莲花城贼巢，即著督饬陶茂林等军速筹攻拔，并严檄泾州留防诸营将固原旁窜贼匪实力扼剿，就地诛锄，即可次第规复固原，移军隆、静，疏通驿路。一切军情仍著雷正绾、恩麟随时咨商都兴阿妥筹办理。恩麟请奖折单各三件，著钞给都兴阿、雷正绾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16　16—18页）

同治三年九月乙丑（（1864.10.27）

又谕：前因文盛等奏酌派东两盟兵丁前赴乌鲁木齐等处助剿，谕令麟兴、车林敦多布、文盛、阿尔塔什达将该官兵口粮马干及应需锅帐器械等件妥为筹划。兹据麟兴、车林敦多布奏称车臣汗部落蒙兵二百五十名业经酌给器械军火；至文盛等咨令核其人数发给前赴乌鲁木齐所需马匹口粮一切款项，现在库款支绌，无款可筹，请饬库伦办事大臣照西两盟办法自行垫给等语。麟兴等所奏自系实情。惟乌鲁木齐等处待援甚迫，急需此项蒙兵赶紧前进协同剿洗，自应速筹接济以利遄行。著文盛、阿尔塔什达即照西两盟章程无论如何为难将该官兵前赴乌鲁木齐

所需马匹口粮一切款项设法自行垫办，并著麟兴、车林敦多布、文盛、阿尔塔什达懔遵前旨知照沿途经过各城大臣先期预备，随时给发，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6 23—24页）

同治三年十月戊辰（1864.10.30）

又谕：杨岳斌奏沥陈回籍募勇、筹备饷项情形一折。据称甘省逆回党与众多，心志齐一，必得一二万生力之师方能挫其凶锋；惟旧部本属水师，并无陆队，此次来江剿匪，仅由金陵大营抽带千余人，势难远调；筹划再三，计惟有亲赴楚南募勇，拟即与疾南归，先遣得力营官认真招募精勇七八千人迅速成军，即可趁此访医调理，就近省亲；至招募经费及制办军械等件所需甚巨，拟于各近省设法筹拨以济急需，并请饬安肃道蒋凝学、署皖南镇总兵唐义训两军赴甘助剿等语。杨岳斌现已回江西省城，力疾启行，具见勇于任事，所筹各节亦具周妥。著准其回籍省亲，并访求旧医赶紧调治，一面分遣得力营官赴各路募勇，俟募有成数，加以训练，统带赴甘剿贼。蒋凝学、唐义训二员在皖南北带兵素称得力，且蒋凝学系甘肃本任道员，前经官文奏调赴蕲水助剿，著俟成大吉解围后，即饬带所部赴甘，并著曾国藩即饬唐义训酌带劲兵先行赴甘，均归杨岳斌调遣。该二员所需行粮，著曾国藩宽为筹备。其所驻地方应否另派将弁分守，并著酌度妥办。沈葆桢于杨岳斌之行允筹银七万两，谅可不误行期。此外所需仍多，著官文、左宗棠、毛鸿宾、吴昌寿、徐宗干、郭嵩焘、恽世临各于本省筹拨银八万两，均须克期如数解交杨岳斌行营，以便该督迅速募勇起程。该督、抚等均当仰体朝廷轸念西陲之意速为筹解，不得稍有膜视，致误师行。杨岳斌抵甘后应如何源源接济之处，本日已谕户部速筹议奏矣。刘于浔前有旨令署甘肃按察使，并令其迅赴

新任，著杨岳斌、沈葆桢即饬该员赶紧起程，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7　7—9页）

同治三年十月庚午（1864.11.1）

又谕：都兴阿奏预筹出关剿贼情形一折。据称体察刻下情形，出关一节非马队不能得力，请饬吉林挑兵一千名，黑龙江挑拨官兵及西丹闲散一千名等语。吉林、黑龙江马队节经各路军营奏调为数不少，且因东三省边防紧要，亦经准该将军等所请停止再调。惟回疆事体重大，将来都兴阿进兵必须马队方能制贼死命，著该将军等酌量情形如尚可以抽拨，即著按照都兴阿所请数目先行挑备，听候都兴阿调遣。现在东南军务大定，各路所调马队陆续撤回，即可以补此缺额，并著该将军等斟酌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都兴阿奏逆贼扑犯营垒、官军击剿获胜并筹议剿办新疆回匪各折片。逆首马叱吽纠集马步贼匪扑犯官军营垒，经杜嘎尔督饬托克屯挥军迎击，毙贼七八百名，剿办尚属得手。第该逆狡黠异常，探知我军地广兵单，难保不再来窥扑，且宁夏之贼复于上游放水泄浸满城，尤应亟筹宣泄，著都兴阿督率杜嘎尔等严密防剿，毋稍大意，一面催令定安统带练勇抢夺大坝闸口，赶紧设法宣泄水势以保危城。现在杨岳斌回籍选募精勇七八千名，赴甘尚需时日，都兴阿督军剿办甘回正当吃紧，非俟杨岳斌大支劲旅到甘万难出关剿贼，所请饬派明庆等统带所调马队来甘助剿及请饬僧格林沁抽拨官兵交成保统带之处，届时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新疆换班各员延不赴任，曾经降旨严催。至今已逾数月，仅据保恒奏称吐鲁番领队大臣扎克当阿及新调古城领队大臣惠庆行抵巴里坤地方，其伊犁领队大臣阿隆阿、乌鲁

木齐领队大臣德克吉讷、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哈密帮办大臣明瑶、叶尔羌帮办大臣常绩、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常明、和阗办事大臣奎章、乌什办事大臣庆明、阿克苏办事大臣崇恩及新授伊犁参赞大臣前任古城领队大臣联捷等均尚未据报到任。现在新疆军事孔亟，防剿需员，岂容无故逗留致旷职守？著各该旗查明以上各员如有尚未起程者，即行严催赶紧起程。其业已起程之员，并著沿途各将军、都统、督、抚等一体严催，饬令迅赴新任。如再迁延观望，即著各该旗及沿途各将军、都统、督、抚等指名严参。

又谕：伊犁将军常清自到任以来，于边防事务一切未能整顿，本年库车等处回匪煽乱，该将军有统辖各城之责，事前既未能防范，事后又未能设法赶紧扑灭，实属庸懦无能，大负委任，且有被参谬妄、贪婪各款，常清著即行革职，仍留伊犁听候查办。

（卷117　11—14页）

同治三年十月辛未（1864.11.2）

又谕：前据武隆额、德明奏参常清劣迹多端，声名狼籍，嗣又据武隆额奏查出牧厂亏短马匹各折片。据称常清居官办事，军民同深愤恨，甚至有“常口袋”、“常钱串子”之号；拣选协领任意黜陟，徇庇解任听审之巴哈善，意存开脱；罗世瑶一案有该将军门丁吴姓在内，延不交出，属令委员逼供刑吓，意在致死灭口；绿营出有官缺，积压一年有余未经出奏；需索守备夏正骡头未遂，意欲罗致重罪；以找贡马为名遍地搜罗，以致军民不敢养马；传闻所得马匹转售外夷及马差沿途代为变价，凡有呈递马骡银物者，皆系章京图姓、达姓与门丁吴姓等互为线索，将自存顶领貂皮等物卖与哈萨克等，镟珠必较；私宅工作或取诸军民，或勒令属员代办。该将军因命名常清，凡

公牍中遇有"清"字，必令改避；于勘分地界一事一概推诿，为卸肩地步；察哈尔营牧厂官马仅存五百余匹，亏短四千四百余匹之多，该将军因每年需索马匹售卖获利，遂任令管马官员虚蒙出结，代为隐瞒，以致马政大坏各等语。西陲重地极关紧要，将军驻扎伊犁，有总统各城之责，必须公正廉明，方足以资治理。乃如所参各节，是常清居心卑鄙，办事谬妄，全不以国事为重，安望其表率僚属，绥靖地方？且现在新疆各城回匪煽乱，伊犁地方防守尤重，该将军平时既众怨繁兴，又安能固结人心同资保卫？本日业经明降谕旨将常清革职听候查办。明绪现在新授伊犁将军，无所用其回护，著将所参各款详细查明，据实具奏，不准一字欺饰。原折片四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常清、明绪奏援兵剿办库城回匪获胜并委统兵大员救援乌城、常清奏接奉谕旨沥陈惶悚下忱、明绪奏抵任大概情形各折片。常清身膺边寄，毫无振作，本日已明降谕旨将伊革职，伊犁将军即命明绪补授矣。明绪受朝廷倚畀重恩，务当振刷精神，于一切防剿抚绥各事宜力求整顿，不可稍有懈怠因循，致蹈常清覆辙。图库尔一军行抵库尔喀喇乌苏击贼获胜，自应一鼓作气将逃匿礼拜寺之贼悉数歼除。武隆额随同图库尔一路行走，既据常清等奏称该员遇贼接仗深合机宜，甚属可嘉，本日已将武隆额赏给副都统衔，补授喀喇沙尔办事大臣。所有救援乌城之兵即著暂由武隆额调度，自领队大臣以下均归节制。武隆额其督带各军鼓勇前进，迅解乌城之围，疏通咽喉重地。此次援兵甫到库城即能得手，可见官兵果能奋勇直前，不肯避贼，必可力挫凶锋。明绪当督同武隆额激励将士敌忾同仇，务令壁垒一新，肃清边徼，以副委任。哈密为新疆门户，回匪既有勾结安集延、霍罕分赴哈密、乌鲁木齐打仗之

谣，自应严密防范，著明绪行知平瑞、文祺、扎克当阿加意准备，毋稍疏忽。北路之塔尔巴哈台等处著一并咨令锡霖等严为筹备，不可稍涉大意。至新疆军饷，叠经谕令山西等省赶紧拨解，此时谅已陆续起解在途，明绪即可分别咨催迎提。此次所奏饬部另筹拨款等语，已有旨令户部议奏矣。内地精兵业经设法筹调出关剿贼，惟到尚需时，明绪总当就现有之兵实力防剿。遣勇既易滋事，或添募民勇加以训练藉厚兵力，不可专待援师，致误戎机。金顶寺回子意欲变乱，现经开导解散，所办甚好。仍著随时抚辑，令其各安生业，以遏乱萌。巴燕岱领队大臣前有旨令穆克登额补授，至各城未到之员，本日亦降旨严催赴任矣。嗣后非极紧要军情，不准擅发八百里报，致骇闻听。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伊犁参赞大臣明绪为将军，古城领队大臣联捷为伊犁参赞大臣，调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惠庆为古城领队大臣；赏候选郎中李云麟三等侍卫，为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叶尔羌帮办大臣武隆额副都统衔，为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卷117　16—20页）

同治三年十月乙亥（1864.11.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保恒奏乌鲁木齐省垣失守、请派兵出关剿贼并请于科布多拣员统辖蒙古官兵各折片。览奏曷胜焦愤！乌鲁木齐满城固守数月仍被回匪攻陷，绥来县城亦被贼踞，哈密汉回又乘势变乱，将关厢等处焚掠，巴里坤汉回闻哈密之变，亦迁移不知去向，南北两路遍地皆贼。乌鲁木齐为新疆扼要之区，今既沦陷，全局震动，必须先将此城克复再行剿办各路之贼。惟关外既无得力之员，又无熟习战阵之将，杨岳斌回湘募勇，急切不能到甘，都兴阿既不能出关剿贼，穆图善身历行阵，屡立战功，奉命督师援甘，复能激励士卒踊跃前

驱，深堪嘉尚，著即统率全部出关剿贼。如兵力不敷剿办，或先驻扎哈密以为将来进兵地步。该将军现由中部一路进援宁、灵，此时既须出关，自应探明道路前进，俾无阻滞之虞。现在盐、固等处均有贼踪，是否仍须绕赴兰州省城由凉、肃一带出关，抑宁、罗迤北关外尚有可通之路，均由该将军探明前进，以期妥速。穆图善改道出关，宁、灵一带之贼著都兴阿就现有兵力妥筹剿办。但兵力实形单薄，绥远、归化等城兵力如果足资防御，即著桂成仍遵前旨于该二城挑选精壮兵丁一千名，备齐器械，迅赴都兴阿军营听候调遣。从前剿办西路之贼，川陕兵勇最能得力，雷正绾籍隶川省，能否派员回籍添募若干？即著酌量办理。其各路援兵未到之先，都兴阿须稳慎进取，联络宁夏官兵力图扼守，不可稍涉大意。穆图善所部已有十二营，本日又谕令官文催调温德勒克西等马队迅赴该将军军营，兵数愈多，粮饷尤须宽为筹备。前据德勒克多尔济奏山西解到银八万两，委员解往科布多交纳，惟杯水车薪难敷分拨。此项饷银陕甘既不能筹拨，止可于晋省设法腾挪，著沈桂芬无论何款先其所急，迅筹银二三十万两解赴穆图善军营，俾得迅速出关剿办。嗣后仍须源源接济，毋令缺乏。当此时势艰窘，务当力任其难，通盘筹划，并著迅速覆奏以慰廑怀。师行粮随，必须有转运粮台方可不误饷糈。从前西路用兵多于肃州等处安设粮台以资转运，著都兴阿、恩麟斟酌情形何处可以安设，即于得力道府中酌派一人经理，以专责成。穆图善未出关之先，仍著明绪督饬武隆额由库尔喀喇乌苏进兵，先复绥来县城，疏通道路，由昌吉一路进剿，并由保恒飞催惠庆驰赴古城统带蒙古援兵星速前进，以期两面夹击，迅复乌垣，毋稍延缓。平瑞不知下落，乌鲁木齐都统著保恒暂行署理。乌垣等处文武下落著查明具奏，一面将现存蒙古官兵并鸟、科等处调到蒙兵妥筹调

度。科布多地方亦关紧要，广凤已派往办分界事宜，保恒所请由该城大臣拣调一员来古督同办理，著毋庸议。本日广凤、奎昌奏续拨二起蒙兵起程赴古，嗣后无可再拨等语，自系实在情形。所有科城蒙兵即著毋庸再拨。此项蒙兵到古时，即由保恒等分别调遣可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明绪、保恒、武隆额、德勒克多尔济、桂成、广凤、奎昌、沈桂芬，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新疆各城自库车、喀喇沙尔、叶尔羌、乌鲁木齐汉城被陷后回氛四起，势极蔓延，本日又据保恒奏乌鲁木齐满城亦已失陷，并闻巴里坤、哈密一带均有回匪扰乱，是新疆情形极为吃紧。边疆重地亟应及早廓清，惟该处向来用兵必须内地筹调大支劲旅，宽拨饷需，方能布置裕如，大张挞伐。现在甘肃军务尚无就绪，道路亦未通畅，而湖北贼氛未净，碍难腾出兵力赴甘援剿。是欲剿关外之贼，必须先清甘省；欲清甘省，非将窜扰楚、豫、皖三省之贼迅速殄除，则兵力悉为牵掣，不能鼓行而西。……

（卷117　23—32页）

同治三年十月戊寅（1864.11.9）

又谕、保恒奏迪化失守、阜康县被贼焚烧、现筹防堵、麟兴等奏蒙古官兵饷缺情形各折片。现在贼匪悉窜迪化、阜康一带，势将逐渐东趋，亟应严密堵遏。保恒现经署理乌鲁木齐都统，所有各城防剿事宜即著妥为筹办。协领功讷布等所带满汉兵勇不足千人，兵力实形单薄，著再添募勇丁扼扎济木萨一带，力遏东窜之路。科布多所派蒙兵业经到古，即著妥为调遣。喀尔喀西两部兵一千五百名，据麟兴等奏称未经战阵，口粮亦苦不足，恐难得力，著严饬委员遇春妥为驾驭，迅速前进。所需粮饷即著将晋省解到银两先行发给，毋令枵腹荷

戈。巴里坤、哈密等处近日防守情形，著保恒随时查明具奏，并著行知文祺，俟扎克当阿接任署事后即行前赴古城一带督兵进剿，毋稍迁延。前经谕令穆图善统率全部出关剿贼，此时新疆北路逆焰渐张，若得内地之兵星速赴援，则壁垒一新，自不至蔓延为患。穆图善当懔遵前旨即行部署起程，取道出关相机进剿，不得稍有迟误，所需饷项并著飞咨山西巡抚赶紧拨解，以利遄行。乌什帮办大臣伊昌阿前在都兴阿军营，业经谕令赴任，著穆图善咨会都兴阿催令迅速起程，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乌鲁木齐合门殉难都统平瑞祭葬、世职加等，入祀京师昭忠祠，谥"忠壮"；道员伊昌阿祭葬、世职，眷属人等分别旌恤如例；革署知州孔昭恒职并逮问。

（卷118　6—8页）

同治三年十月庚辰（1864.11.1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贼窜闽境、派兵援剿、请催巡抚赴任并漳州贼匪退往龙岩各折片。……催新任巡抚马新贻赴任，所筹均尚周妥，本日已谕令马新贻即赴浙省矣。浙省接办善后各事亦关紧要，万一闽省军情更紧，马新贻一时未能赴浙，即令蒋益沣暂行护理。仍随时兼顾，以期无误。……

（卷118　9页）

又谕：……前因曾国藩已赴江宁，谕令马新贻仍留安庆办理善后事宜。此时左宗棠移扎衢州，恐须亲督诸军入闽剿贼，马新贻身膺浙抚，责无旁贷，著即将安庆应办善后各务与曾国藩等会商，拣派大员接办，即由曾国藩迅速饬赴安庆，以便马新贻交替起程。……

（卷118　11页）

又谕：张集馨奏驰抵泾州侦察贼情一折。逆回自叛陷固原

后，麋集泾、平交界之新城地方，欲断平凉各营粮道，又有马步贼万余在泾州之北原肆扰，首逆孙义宝欲将老弱送回白集原，纠众回窜长安。现经留防平凉之总兵周显承等在党原各隘连战皆捷，余贼遁回新城、小岘子一带盘踞，泾、平两处计可无虞，粮道尚不至阻塞。惟该逆盘踞北原，必须力筹扼剿，以免旁逸。著都兴阿、雷正绾饬令留防平、泾各营务将此起窜贼就地歼除，杜其窜陕之路。曹克忠已抵莲花城，现与雷正绾、陶茂林三路进攻，著该署提督督率诸军迅图攻拔，以便次第规复固原，兼顾平、泾等处。至逆匪既有窜回陕西省城与城中回民勾结内应之语，尤不可不严为之防，著刘蓉将城守事宜不动声色严密稽查，并派兵于邠州、白集原等处实力防范。倘有疏虞，任贼阑入，惟刘蓉是问。兰州道路无径可绕，张集馨拟将办抚不实之杨柄锃一案办结后道路疏通再行赴省，著该臬司赶将此案查讯明确，即行前赴兰州会筹防剿，毋误事机。蔡、启二逆自窜陷甘肃阶州后，刘蓉所派追剿之萧庆高等军现在剿办情形若何？何以久未据该抚驰奏？著饬令该员等会同陇、蜀各军实力剿洗，并将现在贼情迅速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刘蓉，并传谕张集馨知之。

（卷118　12—13页）

同治三年十月壬午（1864.11.13）

又谕：李鸿章奏请将措解杨岳斌募勇银两划抵拨款一折。前因陶茂林剿贼吃紧，谕令李鸿章筹拨江海关银五万两。嗣因杨岳斌募勇赴甘需费甚急，复谕李鸿章迅速筹拨银十万两。兹据李鸿章奏称江海关税款入不敷出，仅凑拨银三万两解交杨岳斌募勇赴甘，即抵作饬拨甘省之款等语。甘省军情万紧，泾、平一带回氛日炽，陶茂林随同雷正绾攻取莲花城，亟须鼓勇前进，非厚储饷糈不足集事。江省虽饷项支绌，仍应通盘筹划力

顾大局，所有前拨之江海关银五万两，著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如数拨解。现在由陕抵甘道路尚可探明前进，不至梗阻，并著严饬委员趱程解往，不得藉口稽延，致误事机。至杨岳斌募勇之费虽经李鸿章拨银三万两，亦断不能敷用，且指拨各省内亦尚有力难兼顾甚于江苏者，设皆纷纷解不足数，西北大局安望其能有起色耶？仍著李鸿章如数协济，俾杨岳斌赶募成军，星驰西行。以后尚须源源接济，以顾边陲而全大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18　18—19页）

同治三年十月甲申（1864.11.15）

又谕：恩麟奏回匪分扰东西各州县、渭源失守、现筹防剿情形一折。盐、固陕回勾结义冈川踞匪分窜靖、通、安、会、静宁等处，于九月初三至十四等日直扑靖远县城，围攻甚紧，十六日渭源被陷。靖远为省城粮运要路，且通河西三郡，现在城围未解，亟应筹拨劲旅实力进剿以保危城，著恩麟督饬派出之王德恒等军重整队伍出城迎剿，一面酌派兵勇前往援救，以解该县之围。东路州县风鹤时警，河州剿办仍未得手，诚恐该匪渐逼渐近，窥伺省城，著雷正绾于陶茂林、曹克忠所部内酌拨数营驰赴兰州省城以备调遣。该署提督惟当赶紧抽拨，催趱前进，力保省垣重地，兼顾河西三郡，毋稍延缓，致误戎机。恩麟仍当就现有兵力将各路防剿事宜妥为调度，并督饬在省文武严密巡防，慎固封守。倘兰州省垣稍有疏虞，必治恩麟以应得之罪。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责无旁贷，应如何统筹兼顾并分兵进剿以牵贼势之处，即著该将军酌度情形相机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省城饷需紧急，并筹拨陶茂林军火饷项，数月以来罗掘一空，请饬催各省迅速拨运饷银等语。甘肃饷需竭

蹶，呼吁频闻，叠经谕令刘蓉等迅筹协济。陶茂林一军应用军火锅帐尤为刻不可缓之需，现在该军进逼莲花城，攻剿正形吃紧，陕省军务肃清，筹解亦易为力，何得屡催罔应，不顾大局？著刘蓉迅将陶茂林一军所需军火锅帐等项源源接济，毋误急需，并著骆秉章、沈桂芬、刘蓉各将应解协甘饷银星速派委妥员径解甘肃省城以资支放，毋得膜视，致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18 24—26页）

又谕：恩麟奏哈密汉回变乱、官兵会同郡王伯锡尔夹击获胜、全行歼灭一折。哈密回逆于本年八月间乘夜纵火，焚烧关厢，势甚猖獗，经文祺派兵约会郡王伯锡尔统带该处兵丁夹剿，大获胜仗，立将该匪全行歼灭，办理甚为妥速，本日已明降谕旨将伯锡尔嘉奖并交理藩院从优议叙矣。该城逆回闻风煽乱，前据保恒奏报匪势鸱张，关厢等处俱被焚掠，此次郡王伯锡尔督带回兵会合官军兜剿，能否歼除净尽，抑尚有零股被剿窜匿？著文祺、扎克当阿督饬存城兵勇会同伯锡尔所带回兵实力搜剿，务期尽绝根株，毋留遗孽。前因扎克当阿已行抵巴里坤，谕令驰赴哈密署理办事大臣印务，计已趱程前进。文祺俟扎克当阿到城后，即将应办防剿事宜移交该大臣与郡王伯锡尔妥筹会办，文祺即可驰赴军营迅筹剿办，并由保恒飞催惠庆迅赴古城，统带蒙古援兵星速前进，规复乌垣。本日据兵部递回八月十四、二十一两日由军机寄交平瑞印封二件，内谕旨二道均系军情紧要之件，保恒因乌垣被陷辄即递回，殊属不知缓急。嗣后遇有此等紧要寄谕之件，即著保恒收存拆阅，遵旨筹办，毋得稍涉推诿，致误事机。至八月二十一日寄谕系因库伦办事大臣文盛等酌派东两盟官兵，遴选得力之扎萨克公等管带驰赴乌垣助剿，谕令平瑞派员迎提等情，此项官兵现在行抵何

处？并著保恒派员迎提，催令趱程前进以厚兵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巩秦阶道林之望为按察使。

以甘肃克复平凉府城出力，赏总兵官高余庆、副将饶得胜、孟玉德、蔡殿甲、参将刘明泰、熊文贵、游击方得元巴图鲁名号，参将吴于城、知州志静等花翎，通判周振绅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哈密击剿回逆获胜，回子郡王伯锡尔得旨嘉奖，并予优叙。

（卷118 26—28页）

同治三年十月丙戌（1864.11.17）

又谕：前因都兴阿奏新疆回匪滋事，现筹出关剿贼，非马队不能得力，请饬吉林挑兵一千名候调等语，当经谕令景纶等酌度情形，如尚可以抽拨，即著按照都兴阿所请数目先行挑备，听候调遣。兹据景纶等奏称吉林自军兴以来征调频仍，存营兵数仅止五千余名，该省地方辽阔，巡守堆拨、卡伦，看管监狱等项已觉人少事繁，现在土寇犹未尽绝根株，倘捕务稍松，惟恐乘虚窃发；东南调出各兵凯撤亦无时日，请将都兴阿请挑官兵停止征调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所有前次谕调之官兵一千名，著准其暂缓挑拨，以重边防。穆图善奏吉林、荆州官兵前经调赴湖北、安徽、陕西等处军营剿贼出力，叠经奏保以协领等缺尽先补用，本城所出之缺未能排列拔补，请饬照黑龙江章程轮补等语。此项人员现随穆图善出关剿贼，著景纶、麟瑞、巴扬阿按照黑龙江出征马队奏定章程，遇有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缺出，以一缺送营，以一缺留城，相间拔补，以昭平允。穆图善原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统兵陆续抵甘、请催山、陕两省军火饷银并行粮原款即在陕西补解欠饷内扣还归款各折片。穆图善所部黄金山等四营、金顺两起马队先后驰抵花马池地方，并督率孟宗福等克期前进，所陈饷糈艰窘情形，朝廷早经鉴及。前因新疆回氛甚炽谕令穆图善出关剿贼，或绕赴兰州，或北走草地，均由该将军探明前进，著仍遵前旨统军出关，暂驻哈密筹划进兵之策。穆图善既不克在甘剿贼，著都兴阿就现有兵力妥筹防剿。前次请调吉林兵一千名赴甘助剿，本日据景纶等奏存兵无多，无可征调，已允所请，俟湖北军务告竣，僧格林沁马队尚可酌拨数千，届时即当拨交该将军统带以资调遣。穆图善所需饷项十分紧急，前谕沈桂芬先拨银二三十万两迅解穆图善军营俾利遄征，该营粮台现无丝毫存款，各军士嗷嗷待哺，几有不可终日之势，著沈桂芬将指拨之款迅速筹解，一面赶紧覆奏，毋得稍延。刘蓉相距较近，尤应力筹接济，乃叠次奉谕严催，竟敢延不报解，任意宕延，实属不知缓急。著刘蓉懔遵叠次谕旨将欠解之饷按数如期筹解，并将军火帐棚等项按次委解，以供要需，并著穆图善派员迎提，以期妥速。倘刘蓉仍前延玩，致穆图善停兵待饷不克前进，必重治该抚应得之罪。穆图善所部兵勇，陕省欠饷七八月之多，此次沿途所发面麸等项，著刘蓉即在补解欠饷内扣还归款。嗣后该将军行粮仍著刘蓉陆续协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寻沈桂芬奏：遵拨晋省防费银四万两解赴穆图善军营，并督饬藩司再行尽力筹解。下部知之。

（卷118　33—35页）

同治三年十月丁亥（1864.11.18）

又谕：雷正绾奏官军攻克莲花城老巢、现拟分路剿办并曹克忠助剿得力、请饬陕西接济军饷及图绘攻取要隘呈览各折

片。雷正绾自平凉移师而南叠破逆巢，歼除悍党，此次复督率曹克忠等攻克著名老巢，洵属调度有方，勇略出众，不负朝廷倚任之隆，深堪嘉尚。前因靖远被围，渭源失守，省城防务吃紧，曾经谕令雷正绾于陶茂林、曹克忠所部内酌拨数营驰赴兰州妥筹堵剿，所办与前旨适相吻合，即著驰赴兰州省城。所有赵必达一军及省城一带各营防剿兵勇悉归陶茂林调遣，即将西路一应防剿事宜相机妥办，迅解河州之围，以冀渐次戡定。嗣后军情事件即由陶茂林与恩麟联衔具奏，俾免稽延。莲花城为四达之衢，且地属秦安，与阶州接壤，现在发逆窜扰阶州，逆踪环逼，尤不可不加意防范。曹克忠纪律严肃，所部各营一律精锐，即著饬令暂扎莲花城居中控制。其张华之军即拔归曹克忠调遣，以便进攻秦州、盐关等处回匪，迅速扫荡。雷正绾现已回军平凉，即著审度军势恢复固原，节节北趋，期与都兴阿合兵夹击，肃清宁、灵一路贼匪，底定边陲。所陈要隘图说，具悉一切。以后雷正绾进兵道路，仍著将地势贼巢随时绘图贴说呈览。曹克忠一军所需粮饷向由陕省供支，此时虽已入甘助剿，而甘省饷项支绌，难期接济，仍著刘蓉照旧供支，源源运解，不得稍分畛域，致误戎机。秦州捐款厘金业由恩麟拨充雷正绾兵饷，陕饷未到以前，即著将此项归并曹克忠军营应用，以济燃眉。发逆窜往阶州，刘蓉所派追贼之萧庆高、何胜必两军现在行抵何处？一切剿办情形总未见刘蓉详细具奏，实不可解。著即恪遵前旨迅速覆奏，毋得视同隔膜，置军事于不问，自取罪戾。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剿办楚、皖贼匪叠获大胜，除斩杀外，各股匪首穷蹙乞降者甚众，已陆续遣散回籍等语。此股降众多有籍隶陕西者，著刘蓉严饬各地方官妥为安插，毋令滋事，致干重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刘蓉，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以甘肃攻克莲花城贼巢，赏总兵官曹克忠黄马褂，提督张在德、总兵官仇有道、副将陶世贵、陶生林、参将龚良臣、周有贵、知府陶兆熊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陈有传等祭葬、世职加等，建专祠，参将谢光发等一并附祀。

（卷118 38—41页）

同治三年十月壬辰（1864.11.23）

又谕：前因穆图善带兵出关，宁、灵一带兵力单薄，谕令德勒克多尔济、桂成酌挑精兵一千名赴都兴阿军营调遣。兹据奏称绥远、归化防务紧要，口外各厅多与甘境毗连，归化回户众多，良莠混杂，城小而不固，又无堡堑可守，统计两城存营兵仅千余名，缓急尚难兼顾；至沿边沿河驻扎满蒙等兵口岸过多，犹虞不敷分布，冬令河冻，防务尤不可稍松，请仍停抽调赴甘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归、绥官兵即著暂缓抽调。德勒克多尔济、桂成惟当饬令在防各军加意戒备，慎固边圉。宁、灵回匪被剿穷蹙，即恐有东窜之意，其驻扎磴口沿河一带之蒙兵官兵防堵尤关紧要，即著于伊克昭各盟内就近添调劲旅择要分段巡防，毋稍大意。都兴阿亦当就现有兵力联络宁夏官兵将宁、灵一带之贼妥筹剿办，以期及早廓清。德勒克多尔济等另片奏伊克昭蒙古官兵驻防沿河沿边一带，口粮欠发日久，军械亦不得力，拟由绥远库存鸟枪内拨给三百杆，所需药铅由归绥道发给，先给一月口粮，于粮饷厅库存储款内暂行动支。即著照所请行。嗣后该官兵口粮并著沈桂芬与防兵一律筹款发给，毋令缺乏，以示体恤。至两盟蒙古自设防以来筹备驼马口粮等项，该满蒙旗绿官兵驻防两载亦不无微劳足录，著准由德勒克多尔济等择尤请奖，毋许冒滥。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哈密剿灭回匪，赏回子郡王伯锡尔黄缨。

（卷119 19—21页）

同治三年十月癸巳（1864.11.2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等奏穆图善督兵到营、拟进攻宁夏、请严催解饷一折。穆图善一军前有旨令其统带出关驻扎哈密，兹据奏称该将军所部仅止步队五千，马队两起，难以独攻一路，而前敌兵数更单，且相隔数百里势难联络，必须合兵先攻宁夏；穆图善已转回定边，克期由草地渡河，会同前敌进剿。所筹尚妥，著即会合杜嘎尔之军进攻宁夏，歼除丑党，俟宁夏克复后再行整兵出关。都兴阿务当督饬杜嘎尔等随同穆图善奋勉图功，仍随时与宁夏各营联络声势，一鼓成功。当此冬寒，饷糈支绌，兵勇饥困自在意中。所有山西、陕西每月应解穆图善军饷二万两，著沈桂芬、刘蓉各先拨两个月飞速运解。都兴阿马队每月应由山西解银一万五千两，西蒙克西克、陈天佑等营应由陕西筹解月饷，并著该抚等赶紧拨解，毋得再事耽延，致误军食。另片奏请催直晋官兵军饷，翁同书所带直晋官兵积欠至两月之久，冻馁不堪言状，著刘长佑、沈桂芬源源拨解。其积欠饷银著一并如数拨解。又片奏山西茅津渡驻防之楚勇一千名素称精壮，请调拨赴甘；原调之大同兵一千名拟遣撤回晋等语。山西防务已松，著沈桂芬即将派防茅津渡之楚勇一千名拨赴甘肃归穆图善统带，俟此项勇丁到营，即将原调之大同兵一千名遣撤回晋。彼时如尚须防河，再由该抚奏请调派，以期两无所失。楚勇口粮即照该将军等所请，每月加解银六千五百两，务须按月接济，毋得稍分畛域，致有哗溃之虞。雷正绾于攻克莲花城后令陶茂林督带十七营赴兰垣，前有旨令将赵必达等军归陶茂林统带，该提督是否已到省垣？嗣后兰州一带军情即由陶茂林会同恩麟迅速驰奏。雷正绾回军平

凉，著即审度军势恢复固原，以便节节北趋，与都兴阿等合兵夹击，肃清宁、灵一路。曹克忠暂扎莲花城，何路紧要即调派援应，以期早日廓清，用慰朝廷轸念西陲之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刘长佑、沈桂芬、刘蓉，并传谕陶茂林知之。

（卷119 23—26页）

同治三年十月丙申（1864.11.27）

又谕：张集馨奏敬陈各军分道进剿并筹划粮饷章程一折。雷正绾一军攻拔莲花城后，现由泾州北原进兵规取盐、固，并调曹克忠八营帮同进剿，分拨六营屯扎秦州、天水以防回逆分窜陕疆，即著都兴阿、雷正绾督饬各军迅克固原，并攻盐茶，将各村逆窟悉数扫除，疏通驿路，即可由靖远直达兰垣。届时或助剿宁、灵，或进援西宁，如河州逆势鸱张，兼可分兵驰应，并著雷正绾随时会商都兴阿等妥筹办理。陶茂林所部各营前经雷正绾檄令由静宁径赴兰州，即著迅解静宁之围，驰赴省垣将省防布置妥贴，即由河干、沙泥一带东行，促解河州城围，收复狄道。仍饬该提督步步为营，稳慎进取，毋得稍有疏虞。前据都兴阿等奏称穆图善已由定边草地渡河，会合杜嘎尔之军进攻宁夏，并著该将军懔遵前旨与前敌联络声势，奋勉图功，以副委任。都兴阿、雷正绾俟克复固原后，如宁、灵一路兵力尚单，现扎庆阳防守之八营能否调往助剿？并著届期会筹妥办。甘省督标城守六营弁兵千余均系回籍，中军副将赵秉鉴左右多系回弁，张集馨请俟雷正绾到省后将回弁、回兵调入大营随剿，有无窒碍，抑应作何弹压抚驭之处，著雷正绾、张集馨会同恩麟慎密酌办。张集馨于拜折后驰赴平凉，著将应办一切机宜与雷正绾悉心筹商，布置妥协，仍遵前旨迅赴兰垣，于行抵兰州后即行驰奏。所有简阅兵勇、镇抚回众各事宜，

并著照所拟商同都兴阿、雷正绾、陶茂林、恩麟等迅筹妥办。甘省需饷孔殷，张集馨与雷正绾商委知县张清济等分赴三水等处劝捐济饷，如能集有成数，即由雷正绾等从速奏奖以示鼓励，并著恩麟饬宁州、灵台、镇原、正宁四属将曹克忠各营所需粮石妥筹供支。其隆德、静宁各属距盐、固较近，并饬随时解济以资军食。雷正绾仍当懔遵前旨迅拔固原，节节北趋，与都兴阿联络夹击，迅歼丑党，克蔵全功，以慰悬望。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陶茂林、恩麟、张集馨知之。

又谕：张集馨奏通盘筹划饷需一折。据称雷正绾马步二十八营月需饷银八万数千两，而制造帐房、修理军械等款尚不在内；曹克忠马步十六营、陶茂林马步十八营，每军各月需银数万两，向由陕西供支；该省饷源枯竭，虽有报解，杯水车薪亦属无济；部拨之款，各直省督、抚均以自顾不遑未能如期筹拨；现与雷正绾筹商，自本年腊月起以半年为率，甘肃腹地军务可期大有起色，不至再累邻疆；查湖北从前协济多隆阿营每月三万五千两，并协拨军火等件，嗣后多营裁撤，协饷亦停，请饬湖北督、抚仍照协济多营数目筹解半年；山西河东盐课四十余万两向系协拨甘饷，自必照章运解；请饬山西每月再筹三万两，四川每月筹解银二万两，直隶、山东、河南每月各筹解银一万两，概以半年为率等语。甘省饷项奇绌系属实在情形，既据张集馨与雷正绾筹商自腊月起以半年为率甘省军务可期速了，该督抚等自当竭力筹拨，以期众擎易举，力保岩疆。著官文、吴昌寿仍照协济多隆阿营章程每月解银三万五千两，并将军火等件源源接济；山西除将河东盐课四十余万协拨甘饷外，著沈桂芬每月再筹解银三万两，骆秉章每月筹解银二万两，刘长佑、阎敬铭、张之万每月各筹解银一万两，均以半年为率。

该督抚等务当如数筹拨，按月批解甘省，毋令缺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据张集馨奏前任甘州提督索文雇觅偷挖金沙回民二万余人，专备剿捕生番之用；报明总督乐斌以此项金夫作为官兵，即以金沙变价充为口食，原属一时权宜之策；自索文出缺后，该金夫无籍可归，自必以挖沙为业，闻乌鲁木齐滋事逆首即系索文之子参将索焕漳，如果属实，恐勾结共谋不轨，则甘、凉势必鼎沸；现在甘、凉、肃尚属完善，请密饬都兴阿派员潜往访查等语。此项金夫多系亡命之徒，无籍可归，且曾受索文雇用，如乌鲁木齐首逆果系索焕漳，该金夫均系回民，犬羊之性何知顺逆？难保不煽惑助恶，诚为可虑。著都兴阿不动声色密派干员往查此项人等是否业经解散，若仍盘踞金厂，即密饬该处提、镇、道、府严密防范，以期消患未萌，并须先行查明该省现任各营员有无回人，方可行文密商，不可稍有泄露，致启猜嫌，是为至要。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密谕知之。

（卷119 33—38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庚子（1864.12.1）

又谕：都兴阿奏亲赴前敌、仍拟合兵会剿先通北路、穆图善奏宁、灵军务紧急、势难分兵出关各一折。前因都兴阿等奏穆图善所部太单，难以独攻一路，必须合兵先攻宁夏，谕令穆图善俟宁夏克复后再行整兵出关。现在都兴阿业已驰往宝丰，亲赴前敌，穆图善督率后队陆续由草地进发渡河而西，相机剿办，所筹均尚周妥。即著该署督等严檄诸军认真扫荡，节节进逼，务将宁夏、灵州力图规复，迅殄逆氛。穆图善暂时既不能出关，惟当懔遵前旨会合杜嘎尔等军奋勉图功，恢复名城，疏通北路。俟甘肃军务办有眉目，兵力稍厚，即可移师出关，以资攻剿。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拨山西、陕西帐房各七百架，解赴帮办甘肃军务穆图善军营备用。

（卷120 11—12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壬寅（1864.1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恩麟奏河州镇城被陷、禀报两歧、雷正绾攻克莲花城、陶茂林驰赴河州暨沥陈西宁回匪汉番人等解散未可深信并道员雅尔佳纳查办事件未能妥协各折片。马七氏等既在河州开导回众，何以州城猝然被陷？可见该回妇办理情形未可深恃。前谕陶茂林一军迅解静宁之围，驰赴省垣布置妥贴即解河州之围，收复狄道。现在河州被陷，军情尤为紧要，该提督行抵何处？著懔遵前旨飞速前进，督饬所部各营并赴必达等现存各兵勇奋力进攻，将河州、狄道次第克复。河州文武禀报与难民供词歧异，并著陶茂林、恩麟详查确情具奏。千总魏智勇等纠党开城，情殊可恶，著查拿讯明，尽法惩治。西宁回汉既称永息纷争，何以回撤仍复焚抢？其狡悍情状非大加惩创不足以儆其凶顽。惟甘省兵力未集，不敷往剿，著玉通暂示羁縻，妥为抚辑，俟河州收复后即著陶茂林乘得胜之势鼓行而西，斟酌剿抚，则操纵在我，易于见功，并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酌量军情如有可分之兵，即行抽拨前往西宁以资镇慑。恩麟奏称西宁一事并未完结，文武员弁亟图立功，怂恿玉通早为出奏，现在给予翎枝者已不下数百人等语。朝廷旌功之典岂容滥邀？是否实有其事？著玉通据实覆奏，不准稍有欺饰。该处回匪鸱张日甚，一切军情著恩麟、玉通随时和衷商办，不得各存意见，致滋贻误。道员雅尔佳纳于奉委事件未能妥筹办理，并与玉通各执意见，互相争持，实属不能得力，即著恩麟查明参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玉通，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以甘肃河州镇城被匪窜陷，护总督恩麟下部严议，摘参将胡飞鹏、游击周玉超、都司熊镇武、守备钟在朝、千总傅坦、从九品赵璧等顶带。

（卷120 12—14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癸卯（1864.12.4）

又谕：刘蓉奏官军进趋阶州淹迟缘由暨逆回窜犯徽县、请饬曹克忠兼顾汧、陇之防等折片。蔡、启两逆败残西窜，经刘蓉派令萧庆高、何胜必等军分路蹑击，满谓漏刃之匪不难即日扫除，兹据刘蓉奏称萧庆高、何胜必、黄鼎等经骆秉章檄调回川分防要隘，贼遂乘间窜踞阶城，勾结盐关等处逆回气焰又张。是该处贼势复炽，亟须迅图扑灭。著骆秉章严饬所派之周达武等军协同萧庆高、何胜必、黄鼎等移军迅赴阶州，与刘蓉派出各军并力急攻，迅复阶城，将逆众一鼓聚歼，以免旁窜，并著恩麟、陶茂林严防该逆由岷入巩窜犯兰省之路，兼断逆回应援。昨谕陶茂林由静宁一路进兵河、狄，该处与阶、岷一带毗连，倘阶州之贼被剿北窜与河、狄等处之贼联为一气，则剿办更形棘手。著陶茂林加意防范，毋稍疏虞。盐关回匪猝犯徽县所属之傅家镇等处，或图与阶州发逆相为掎角，或径由两当窜入陕境，必须赶紧剿办方不至坠其诡计。刘蓉已檄令彭基品等会同驻防凤县之军往剿，著即严饬该总兵等奋力纵击，早图蒇事。楚北贼势已衰，仍恐有败残之匪乘虚铤走，著刘蓉饬令陇军镇西各营确探严防，以免窜越。莲花城攻拔后，雷正绾已回平凉，曹克忠暂扎莲花城，该处甫经收复，不能无劲军屯扎以资镇抚，兵力本属不厚，刻下又万难移动，惟邠、长、汧、陇等处为陕省西路门户，即为平凉等处后路藩篱，诚不可令其空虚，并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等悉心筹划，如就近有可拨之兵，即酌量分饬数营前往该处驻扎以重防务。文煜奏开缺回

旗，已有旨允准，并令杨能格接办庆阳粮台。俟该臬司到庆时，文煜将应办事宜交付清楚方准回旗。杨能格抵甘接办粮台后，并著由都兴阿传知准其专折奏事。甘省军饷多赖陕西协济，刘蓉沥陈艰窘，自系实在情形，惟甘省向来地瘠民贫，且近来糜烂情形较陕省为尤甚，刘蓉仍当实心经划，妥筹协济。军火等项亦须尽力拨解，毋畏其难。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刘蓉、文煜，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办理甘肃庆阳粮台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文煜因病解职，命候补按察使杨能格驰赴甘肃庆阳按办粮台。

（卷120 21—24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丁未（1864.12.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庆昀奏带队官员奉差不慎、致蒙古官兵遇贼被害一折，另片奏贼踞城堡失火延烧，匪势日见穷蹙等语。骁骑校吉勒杭阿、吉隆阿等奉派护送蒙古运饷兵丁回旗，辄敢半途而返，谎言枝梧，致该官兵遇贼接仗被害六名，奉差不慎，任意欺蒙，实属可恶。庆昀等请将该二员革职、给予马甲之处，殊觉轻纵。吉勒杭阿、吉隆阿均著即行革职，不准给予马甲，亦不准随队当差，以为懒惰欺谎者戒。其被害之蒙古兵丁六名，即著由庆昀造册咨送理藩院照例议恤。贼首赫汶典、马万选等纠集悍党赴清水堡等处抗拒杜嘎尔一军，所踞宁夏汉城不遑兼顾，庆昀时派官军乘夜掩击，疏通运粮之路。此时汉城瘟疫时行，连次失火，纳家闸一处亦有失火延烧之事，是贼势涣散，将有弃城遁窜之谋。著都兴阿、穆图善督饬杜嘎尔等军乘此声势迅将清水堡要隘攻克，歼其悍贼，则其余群丑自成瓦解，并相度地势扼要堵遏，断其旁窜之路。庆昀、常升务当激励兵团相机策应，以期克复汉城，殄除丑类。将此

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文祺奏哈密逆回变乱、会剿扑灭暨调派兵勇救援乌鲁木齐、色普诗新奏剿办巴里坤逆匪并请筹拨粮饷各折片。此次逆回纠众煽乱，伯锡尔督兵助战调度有方，所部回众皆能踊跃用命，奋勇前驱，深堪嘉与。伯锡尔前因开修渠工出力已赏加亲王衔，复因恩麟前奏歼灭回匪，已特旨赏用黄缰，著文祺传谕该郡王，令其益加奋勉，为国宣勤。此次所请赏加勇号著暂行存记，俟再立有功绩，更当懋赏酬庸以旌劳勤。吐葫芦一带余匪，即著文祺饬令派出兵勇会同伯锡尔所派之伯克缠头等实力搜拿，以清余孽。乌鲁木齐业经被陷，协领功讷布等前谕保恒饬令驻扎济木萨一带，仍著文祺督令该协领等实力防剿，俟各路援兵到齐，合力进击，迅复乌城。所陈贼众兵单，自系实在情形。俟内地兵力可以分拨，即当陆续出关大张挞伐。新疆饷银已叠谕沈桂芬筹款接济，计时谅已可到，以后当可源源拨解。巴里坤汉回变乱虽经色普诗新派兵剿杀，而逃窜余匪亦须赶紧扑灭，方免蔓延。惟兵丁口粮缺乏，势难枵腹荷戈，著恩麟饬令安西、敦煌等处地方官筹办粮石解赴巴里坤满营以资接济，并著色普诗新随时设法抚绥以安兵心。该处商民既能捐助粮石以顾兵糈，可见该商民等尚知大义。昨因御史张观钧奏山、陕各商在伊犁等处皆有分铺，请饬传各商寄信新疆，将存资兑饷，由本籍发还，已谕令恩麟等查照办理。现在巴里坤如有殷实商民肯将存资兑饷，既可济目前之急，亦可省转运之劳，并著恩麟等斟酌情形妥筹办理。惠庆已起程前往古城，扎克当阿已赴哈密署理办事大臣，现在哈密逆回虽已剿灭，而弹压抚恤均关紧要，且该处为新疆门户，尤须力筹保卫，扎克当阿虽经到防，仍著文祺体察情形，如须该提督驻扎镇抚，即著暂缓起程以重边防。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文祺、色普诗新，并传谕恩麟知

之。

以哈密剿办逆回殄除全股，赏副将王德溥、伯克帕他诺什等花翎，把总赵英杰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20　27—31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戊申（1864.12.9）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德勒克多尔济奏宁、灵征兵待米孔殷、请借款采运一折。据称都兴阿军营需米紧急，前准移知饬由归绥道采办，惟道库早经告罄，厅库又无可借闲款；查绥远厅库现存塔尔巴哈台饷银一万两，拟暂行挪用采办，请饬沈桂芬筹款归还等语。宁、灵攻剿正形吃紧，米石尤营中刻不容缓之需，该将军请移缓就急之处，即著照所请行。惟塔尔巴哈台饷需亦属万分竭蹶，著沈桂芬饬司作速筹款委解归还，即由晋省协拨甘饷内划扣归款，毋稍迟延。至此项塔尔巴哈台饷银一万两何以本年三月由省解到，至今尚未接据该处委员来提之信，是否因道路阻滞之故？并著德勒克多尔济、沈桂芬查明，一面设法迅速改道，照部定新章运往该城，毋庸再令该处派员来提，以免周折。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1　1—2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癸丑（1864.12.14）

又谕：恩麟奏盐关回匪出巢滋扰、秦州戒严、现在筹办情形一折。甘省盐关逆回窜扑秦州，将城外回民裹胁并纵火焚烧四乡，抢掠民粮，势极猖獗。林之望所部张华一军经恩麟拨往阶州助剿，现仅调到秦安兵勇四百名到城防守，因兵力较薄，迄未大挫凶锋。秦州为甘省富庶之区，设有疏虞，剿办更形棘手。曹克忠所拨四营赴援秦州，尚恐不敷分布，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悉心筹度曹克忠一军能否驰赴秦州援剿，并应如

何分兵驻扎莲花城以扼险隘之处，均一并妥筹兼顾。如莲花城布置已妥，无虞回逆纷窜，即饬曹克忠酌带所部星速往援秦州，迅解城围，毋稍延缓，并著恩麟严檄林之望就在城兵力与曹克忠所拨四营妥筹防剿，或进攻盐关回巢以牵贼势，毋致稍有疏失。近省会宁、安定一带贼匪时出肆扰，陶茂林一军现已西进，即著懔遵前旨迅解静宁城围，并将安、会等处窜匪节节扫荡，再行驰赴省垣，进规河、狄。前据刘蓉奏称盐关回逆窜犯徽县之傅家镇等处，刻下秦州又复戒严，匪踪滋蔓甚广，如与阶州发逆勾结，攻剿更难著手。著骆秉章懔遵前旨严檄周达武等军协同萧庆高等移军迅赴阶州，与刘蓉所派各军并力急攻，迅复阶州城垣，以杜纷窜而免勾结。兰州省城防务，恩麟就现有兵力慎密防维，并严饬派援阶州之张华一军与川陕援兵联络进剿，毋许稍涉疏懈。雷正绾现在移军平、固一带，如莲花城防兵尚单，即著酌拨兵勇前往协守，以便曹克忠抽调所部驰援秦州，即与恩麟等妥筹会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刘蓉，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军饷万难搪持、请催山西并河东道协饷及山东、河南欠饷各折片。甘肃饷需竭蹶，援兵渐集，需用尤属浩繁，著沈桂芬迅饬河东道先将甲子纲奉拨同治三年协甘新饷银五十二万两限日派员径解兰州省城，并将山西藩库应先行筹解之三十九万两饬司分起驰解庆阳粮台以供支放。恩麟现派员分赴太原、河东筹办汇兑，并著沈桂芬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办理，以资周转。陶茂林军需，刘蓉前奏陕省尚按月供支，此时该军虽逐渐西趋，仍著刘蓉妥筹兼顾，无分畛域。至甘省旗、绿各营并陕省驻甘各营汛断饷动经数年，兵心怨诽，岂容坐视？著阎敬铭、张之万无论何款各于欠饷内先行筹拨银二三十万两，派员解甘或解储陕西藩库，由甘省委员迎提，以期力全大局。将此

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1 13—16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甲寅（1864.12.15）

以甘肃克复宝丰县城出力，赏佐领伊能额、防御庆顺、谭品察巴图鲁名号，委参领征福等花翎，骁骑校安祥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121 17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乙卯（1864.12.1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刘蓉奏筹办阶州等处军情并请严防下游捻匪上窜一折。盐关回匪窜往秦州之马跑泉，阶州蔡、启两逆分路扼守隘卡，竟图堵我进兵之路，必须官军四面环击方可制其死命。昨据恩麟奏盐关回匪出巢滋扰，秦州戒严，当因匪踪滋蔓恐与阶州发逆勾结，谕令骆秉章严檄周达武等军协同萧庆高等迅赴阶州，与刘蓉所派各军并力急攻，克复城垣。著刘蓉严饬各军会合周达武等实力扫荡，迅复阶城，毋任逆匪久踞。惟湘果、英毅诸军须由汉郡采办米粮，周达武等军所需粮米亦须由昭、剑一带采办，相去较远，转运倍艰，著恩麟即派道府大员由阶州附近一带州县采办粮米接济。其需用粮价银两即在各军应发月饷内扣还。如此办理，并不致贻累甘省。恩麟当妥筹迅办，不得视同膜外，致误事机。……

（卷121 19—20页）

又谕：常清、明绪奏沥陈伊犁地方情形并乌什、阿克苏二城被占一折。新疆南路各城先后被贼占踞，此时大兵未集，尚难进剿，总宜先将北路之贼赶紧扑灭，方可进规南路。乌鲁木齐迪化城前据保恒奏报业经失守，贼踪扰及阜康，是该处逆势甚为猖獗。现在东路之古城、哈密等处经保恒、文祺等督兵防守，尚可无事。惟西路道途梗阻，声势未能联络。明绪身膺疆寄，

自当统筹全局，商同武隆额督兵东进，节节扫荡，迅将库尔喀喇乌苏余匪廓清，进复绥来县城，直达乌鲁木齐，疏通大路。此次回众变乱皆由奸回捏造谣言乘机煽惑，其中裹胁之人未必尽甘叛乱，明绪、武隆额当遵照八月二十五日谕旨，分别良莠，剿抚兼施。惟回性狡诈，往往以就抚为缓兵之计，亦当加意防范，不可坠其术中。塔尔巴哈台既有回匪勾结之信，亟应先事预防。明绪已将荣全所带蒙兵五百名派协领郭罗那带回塔城防守，著即知照锡霖等添派兵丁严密防维，毋稍大意。内地精兵已陆续调拨，一俟甘肃大路疏通，即可出关助剿。明绪、武隆额仍当严饬带兵员弁迅速图功，不可专待援兵，致误军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山西巡抚沈桂芬奏：西安将军都兴阿委员前来设局办捐，现值商民资财耗竭，势难劝办。得旨：晋省民力之凋敝固系实情，然各路军营饷需亦刻不容缓。总当于培养之中设法筹划，裕于国而不病于民。惟在地方大吏实力经理，以副委任。

（卷121　21—22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丙辰（1864.12.17）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蒙古官兵驻扎宁夏边界，请由都兴阿就近酌给马干一折。据称乌兰察布盟兵五百名前在磴口地方驻扎，未出本盟境地，未经议给马干，仅支口粮；该蒙兵现经都兴阿调赴石嘴子西附近边墙防剿，该处柴薪稀少，食物无从购买，驼马亦无草地牧放，请就近由都兴阿粮台按月发给马干、口粮等语。所奏自系实情。此项乌兰察布盟兵五百名应月支盐茶、口粮、马干等项，即著就近由都兴阿粮台与征兵一律按月放给。其每月应需饷银若干两，并著都兴阿核明咨行沈桂芬，仍由山西筹款源源接济，毋令缺乏。至该蒙兵驻防处所采买维艰，或放米石，或放银两之处，并著都兴阿随时斟酌办

理，以资饱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1　23—24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己未（1864.12.20）

又谕：　皂保奏遵查吉林盗匪一折，　内称有滚地雷王五余党乌痣李即痣子李，于四月间纠同刘发好等窜至吉林之东南地方，复西窜至大孤山勾结回匪杨发等肆抢等语。盛京、黑龙江地界与吉林毗连，现在该犯等尚未弋获，恐其潜踪逃匿，著玉明、宝善各派官兵会同吉林派出员弁将痣子李等首伙各犯严密兜拿，并查明该犯内有无戴老疙瘩，一并捕拿，毋任漏网。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22　9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庚申（1864.12.21）

又谕：劳崇光等奏克复兴义府城并剿办新城窜匪获胜各折片。　回逆盘踞兴义府城，　经署知府孙清彦等带领兵练分路进攻，　并密约朱天贵等作为内应，　于九月十六日将兴义府城克复。该城虽经攻拔，惟首逆张凌翔乘间脱逃，余匪亦多窜逸，著劳崇光、张亮基督饬派出各军乘此声威跟踪紧蹑，将张凌翔严密搜捕，并将逃窜余匪及贞丰新城之贼悉数歼除，毋任该逆首久稽显戮。　该城善后事宜著该督等督饬文武妥为筹办。　新城回匪因普安厅防堵严密不克假道赴滇，即纠各匪回扑该厅城池，经官军叠次追剿，余匪逃踞播政、归顺一带地方。该逆图援曲靖回逆马连升，难保不乘间再行攻扑以遂其赴滇之计，即著严檄各军实力扫荡，务将此股就地殄除，毋令窜入滇境，方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普安剿办逆回获胜，赏守备马金奎等花翎，军功周步云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把总李志云、高思尧祭葬、世职加等。

以克复贵州兴义府城，赏守备徐定邦花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从九品胡廷泽、守备陆万春、把总周步云祭葬、世职加等。

（卷122 18—19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辛酉（1864.12.2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户部奏北路草地递解新疆军饷、请饬迅速趱运并复查伊犁将军奏覆各城应用银数一折。据称山西巡抚沈桂芬奏报筹解银八万两，于八月十三、十七等日起程，解交归绥道衙门，由德勒克多尔济转解科布多，知照古城迎提；又报河东道筹拨盐课银三万两，于八月二十五日起程，解交归绥道衙门，迄今保恒尚未接据知照；是否北路各城任意稽延，请旨饬查等语。新疆匪势蔓延，需饷甚迫，如各该城节节延宕，致令各省业经报解之款日久未能解到，因循疲玩，贻误戎机，尚复成何事体？著德勒克多尔济、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查明山西委员韩升之、李敬淑解到之八万两、长启解到之三万两系于何日解到绥远城，该城系于何日转解乌里雅苏台，何日解到科布多，其各处委员是否沿途逗留并科布多知照古城及各路日期，迅速详细奏闻，并著该将军、大臣等将此外续到饷银随到随解，随时奏报。倘委解任意迟延，不即知照各路，以及各委员有逗留情事，即著户部据实严参，以为玩视军需者戒。昨因常清等奏核定各城饷银数目，均令解交伊犁分拨，当经谕令户部办理。兹据该部奏称原拨新疆饷银六十万两内除山东、山西解过四万外，将山西未解之二十七万以八万转解古城，由保恒提取；再将其余十九万并山东未解之六万、河南未解之七万由北路运存科布多，由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大臣预核南北各城缓急，应用若干，知照各城赴科自行提取；又将四川未解之十六万由陕甘解存安肃道库，备南路各城

提取，并非概由北路草地趲运，亦非以六十万统归伊犁将军核定，更不能俟运至伊犁后再行分拨等语。朝廷于新疆饷银方虑程途寖远，转运不能迅速致误军粮，若如常清等所奏均交伊犁再行分拨，势必令饥军枵腹，坐视饷银往返数千里之遥，殊属不知缓急。著明绪、锡霖预核南北各城缓急情形各应用若干，知照各城自行提取，毋庸解交伊犁再行分拨。哈密为南北路之门户，古城又新疆各城之门户，科布多运饷必先至古城，安肃道运饷必先至哈密，各省饷银必运至该二城。著保恒、惠庆、扎克当阿妥为照料，即行知照各该城迅速提取，毋稍延缓。至山东、山西、河南、四川等省未解新疆饷银，著户部飞催迅速趲运。倘再迟延推诿，置回疆要需于不顾，即著该部指名参处。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德勒克多尔济奏：查明解过新疆饷银暨委解日期，覆核无误。以后遇有饷鞘解到，随到随解。倘委员及各站弁兵稍有耽延，遵即指名严参。下部知之。

（卷122 23—26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癸亥（1864.12.24）

又谕：林鸿年奏拟办滇事大概情形暨剿办镇雄土、苗等匪各一折。所陈筹度办滇之法“非借资川力，别无良策”，自系实在情形。惟现在马如龙与梁士美不协，岑毓英亦与马联升不协，滇省员弁兵练不知纪纲，以故数年来百端废坠，棼如乱丝。该抚现拟先靖黔匪，黔事既定即可合力办滇，著即咨商四川、湖南各督、抚妥筹会剿。其滇、黔边界即以刘岳昭任之，滇之东境亦可藉资震慑。峨边、马边民勇即由林鸿年酌募精壮数千人认真训练，所需军火由川省借用。倘滇省机有可乘，即可相度进剿以期得力。昨据劳崇光等奏贵州新城回匪与云南曲靖府逆回马连升勾连一气，岑毓英进攻曲靖，该逆马连升被剿

穷蹙等语，此次折内仅称岑毓英与马联升不协，是否即系劳崇光等所称之马连升？著林鸿年查明具奏。永北厅失守情形及文武下落并著查探明确，照例办理，一面饬令派出各员前赴大姚、元谋、永北一带激励团练防其北窜入川。镇雄与川、黔相错，逼近昭通，土、苗各匪啸聚，自应迅图廓清，方不致阻塞由昭通一带进兵之路。现在李延忠节节进剿，擒获贼首，镇雄地方渐有起色，即著责令该署牧乘此声势逐节清厘。如果始终出力，即由林鸿年酌核请奖。该州附近土匪多系云、贵、四川三省边界之人，苗匪则毕节、威宁者居多，三省地势交错，自须会商剿办，方可迅就扑灭。即著与骆秉章、劳崇光、张亮基妥筹办理，以顾全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22 31—32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甲子（1864.12.25）

又谕：雷正绾奏规拔固原、叠平逆垒、曹克忠驰解秦州城围、进搤盐关、请留余福象在营效力各折片。雷正绾自克莲花城后，回军泾、平，规复固原，将石家沟等处逆巢平毁，移营进逼东山城，贼复大溃，追至距固城三十里之打河店，并将鹦哥嘴等处巢穴踏平，所办甚为得手。此时军威大振，该逆败溃之余闻风胆落，雷正绾现抽军十五营由瓦亭大道进剿，饬总兵胡大贵等次第滚营大举，不难功收破竹，迅复名城。著即亲督各军两路夹击，务须严防回逆狡诈，稳慎进兵，将该逆就地聚歼，坚城立拔。其逆首孙义宝尤当设法擒斩，毋令漏刃他窜，又形勾结。曹克忠驰援秦州，城围立解，复将分扰甘泉寺之贼斩首殆尽，拔营赴天水进剿盐关，毙贼甚多。著即饬令该总兵乘此声威鼓行而西，迅将盐关巨巢攻克，以期节节扫荡。该处地连秦、蜀，道路纷歧，尤当防其与阶州发逆勾合联络，致剿办又形棘手。陶茂林现赴兰州专顾西路，著传谕该提督仍遵前

旨先解静宁之围，顺道剿除安、会一带逆匪，再赴兰州将河、狄一带军务妥筹会办。此时甘省各军分三路剿办，贼势既分，军务不难日有起色。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等惟当通盘筹划，妥为调度，迅殄狂氛，以期肃清西陲，用副委任。余福象一员现经雷正绾派令回楚招募精锐六营来甘，俟抵甘后即著该署提督留于军营效力，以资臂指之助。其所募勇丁或分拨数营赴穆图善军营之处，届时斟酌军情与穆图善妥筹调派。雷正绾、张集馨另奏军饷万分支绌、请将部准新疆赎罪章程量为变通、酌减银数以济要需一折。雷正绾等营饷项异常支绌，自属实在情形。前经奏准已未到戍各官犯文武赎罪银两数目，奉文已届半年，尚无一人捐赎。该提督等以银数仍巨，各官犯力量未必尽宽，是以虽有赎罪之条，并无济饷之实，请照筹饷事例分别已未到戍，银数核减五成，定以呈限半年、银限一年，以奉到部文之日起限，不准展缓，他省不得援以为例；其中如情节较轻者，捐赎后准回旗籍；如情节稍重者，捐赎后由流减徒，改发军台，呈缴三年台费，方准释回旗籍等语。著即照所请行。其有情节甚重者，仍著随时奏请办理，以示区别。

（卷122 35—38页）

同治三年十一月丙寅（1864.12.2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前据户部奏拨新疆饷银六十万两，叠经谕令各该督、抚等按数拨解，并据户部飞催各该省迅速趱运以济要需。迄今数月之久，已据山西陆续报解银十余万两，山东仅解到银一万两，四川、河南两省并未丝毫报解。现在新疆军务吃紧，需用浩繁，倘再迟延日久，必致饥军枵腹，贻误戎机，于边陲要地大有关碍。著阎敬铭、张之万转饬各该藩司，即将应由科布多转运之山东欠解银六万两、河南欠解银七万两赶紧筹解。其应由安肃道库转运之四川欠解银十六万两，

著骆秉章迅速派委妥员趱程运解，毋稍延缓，并著沈桂芬速将欠解饷银如数解由科布多转解外，仍随时筹拨银两源源接济，毋得稍存膜视，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2 40—41页）

又谕：保恒、惠庆奏逆回势益猖獗、分股上窜、请饬大兵出关剿办、文麒（祺）奏扑灭巴里坤逆回并坤郡劝捐粮石、筹办城防各折片。回逆自攻陷迪化后分陷绥来南北两城，库尔喀喇乌苏城垣亦于九月二十九日失守，并有欲犯伊犁之谣。库尔喀喇乌苏与伊犁仅隔晶河，伊犁为新疆总会重地，设有疏虞，边陲大局何堪设想？著明绪督饬在事员弁认真堵遏，毋令贼氛纷窜。所属各城并须镇静弹压，严密防守，以固藩篱。其驻扎济木萨一带蒙古旗、绿各兵勇，著保恒、惠庆饬令勤加训练，以备进剿，并将南山与吐鲁番相通之处一带隘口严密防堵，以防贼匪乘虚窜入。库尔喀喇乌苏失守详细情形及该城员弁并武隆额下落，著保恒等查明具奏。前因该城大臣等屡有先抚后剿之奏，朝廷正虑回众居心狡诈，反复堪虞，此次武隆额因与贼匪讲和受其愚弄，兵败不知何往，以带兵大员甘为逆回所绐，丧师损威，殊堪愤懑。嗣后保恒等务须严饬各城带兵员弁一意堵剿，毋得再言抚议，致蹈从前覆辙。现在甘省军务大有起色，都兴阿等已分三路进兵，俟办理就绪即当分拨劲旅出关以张挞伐。援兵未到之先，明绪、保恒均当慎重固守，以免疏虞。巴里坤回匪变乱，满汉官兵民勇即时扑灭，办理尚属妥速。著文祺会同扎克当阿、郡王伯锡尔并咨色普诗新督饬在事员弁搜捕余匪，以净根株。巴里坤民勇及公局人员于回匪酿乱之时奋力杀贼并捐助粮石以济兵食，尚属出力，著文祺查明请奖，毋许冒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哈密剿办吐葫芦逆回净尽，赏守备赵英杰花翎，千总张

梁栋等蓝翎，余升叙、开复、免戍有差；予阵亡外委高万清祭葬、世职加等。

（卷122　43—45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己巳（1864.12.30）

又谕：玉通奏会剿番贼、追获营马并塔尔寺僧团与回人构衅各折片。青海驻牧之汪什代克族番伙同曲加、洋冲等野番抢劫甘州营马多匹，经玉通调派弁勇会同扎萨克王公探踪追剿获胜，将马匹全行追回，办理尚属认真。青海驻牧各族野番族众人繁，良莠不等，玉通惟当设法羁縻，严加防范，毋任滋生事端。塔尔寺阿家呼图克图与回众构衅，未肯散团，玉通现派官绅驰往该寺并小南川各庄善为排解，即著饬令该官绅妥慎办理。回情狡谲异常，甘言就抚，殊属未可深恃，仍著玉通妥筹防御，不得因该回暂时相安遂将团练全行遣撤，致堕狡谋。另片奏请饬甘肃拨解蒙古王公俸银等语。甘省军情吃紧，需饷浩繁，恐无闲款可敷分拨，本日已谕令沈桂芬由山西省迅筹拨解矣。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玉通奏青海各旗蒙古郡王等岁支俸银自同治元年起至本年止共应支银二万七千三百两，迄今未据甘肃藩司动拨，叠次咨催，均以军饷浩繁、库款告匮未能设法；该蒙古生计维艰，不免因困苦而生觖望；请饬速催拨解等语。蒙古王公应支正俸欠发至数年之久，兼之西宁回匪滋事，该蒙古等被抢穷蹙，养赡无资，尤应亟筹体恤，以免别滋事端。甘肃军务未竣，库款已罄，著沈桂芬即将前项银二万七千余两迅速筹款，准于欠解甘饷中划抵，刻即派委妥员解交玉通以资散放而恤外藩，毋得稍分畛域。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23　9—11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庚午（1864.12.3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穆图善奏连日移营获胜、攻克清水堡贼墟暨攻剿宁夏吃紧、请饬庆昀谨慎防守各一折，庆昀奏查明常升挫败情形并近日贼情各折片。逆回盘踞清水堡老巢意在死守，经都兴阿抽拨兵勇滚营进扎，穆图善挥兵迎击，各军士冲冒严寒力殊死战，将清水堡大小贼墟同时攻克，墟内败窜之贼均由宁夏狂奔，亟应称此声势悉数歼除。穆图善各营已扎至金贵堡，陈天佑及杜嘎尔马队连扎王格庄，均距宁远已近，著都兴阿等督饬各军节节进取，将宁夏汉城迅速攻拔，以靖贼氛。惟逆回狡诈百出，都兴阿务饬将士稳慎进取，不可堕其奸计，致为所乘。粮糈采办维艰，已由都兴阿饬提平罗县生息银三千两购麦接济，又派员赴阿拉善旗磴口地方采买，即著照所拟妥速办理以济兵食。抬枪、火炮等件最为攻城利器，著都兴阿酌量如果需用，即量为调取，毋致缺乏。都兴阿等攻剿宁夏吃紧，兵力不敷围攻，诚恐贼匪被剿穷蹙奔窜满城，著庆昀督饬防兵稳固城守，使贼无隙可乘，万不可掉以轻心致有疏失。宁夏之贼窥伺满城，图阻援军，复有金姓为之主谋，其计殊狡。现在天寒冻结，大兵已无阻滞，著该将军等一鼓作气竟此全功。贼中主谋之金姓究系何人？并著密速查明，严拿务获，毋任漏网。清水堡之战将士受伤者甚多，著都兴阿查明打仗出力者择尤保奏。杜嘎尔已调补宁夏副都统，于该处操防一切事宜务须妥筹兼顾，会同庆昀力图整顿，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纳家闸剿匪失利，革副都统常升、协领依锳额、佐领庆霖职，仍留营。

（卷123 12—15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癸酉（1865.1.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明谊奏差旋到城接印日期，详筹善

后事宜，麟兴等奏查明委员并无骚扰违法并麟兴奏交卸将军印务各一折……此次所奏殊形晓渎。据称遇春自揣胆略小，欠果断，未娴行阵，又不能熟悉地理，恐误军务大事，与麟兴前次奏保遇春管带蒙兵缓急可恃之语先后如出两人，实属自相矛盾，且遇春闻乌鲁木齐满城失陷不肯在古城带兵，其为畏葸无能已可概见。乃麟兴并不秉公参劾，代为百计掩饰，以遂其庇护属员之私，究竟是何居心？麟兴所称恐与公事无益，自请开缺，语涉负气，尤属糊涂胆大。回疆军务孔亟，正臣子竭力图报之时，麟兴借端陈请开缺，隐售其规避之计，该大臣清夜扪心，能无负疚耶？麟兴所请开缺之处著不准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3 26—28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乙亥（1865.1.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张集馨奏汇报各路军务并会商筹办情形及金县失守、咨催陶茂林赴省并曹克忠攻克盐关各折片。甘肃进兵形势须步步防其回窜，与陕省用兵可以一意向前者迥不相侔。雷正绾督军进逼固原，仍分兵回顾邠、长、汧、陇等处，所办甚合机宜。现在雷正绾一军已扎鹦哥嘴地方，距固原城不远，即著督率各营节节进扎，分派马队绕出贼前，两面夹击迅拔坚城，尽歼丑类。曹克忠一军力解秦州之围并攻克盐关逆巢，则莲花城等处无所用其回顾，正可腾出兵力相机进剿。应如何分兵夹击之处，著雷正绾酌度机宜妥筹调拨。金县失守，靖远危急，东则清水、秤钩诸肆，南则河干、沙泥等镇一片逆氛，兰州省垣防守吃紧，著陶茂林即由会宁拔营赴省，屯扎省郊，不必入城，庶策应雕剿可期灵便。其省城守御事宜，恩麟务当严密图维，不可稍涉大意。张集馨拟由隆德、静宁一

带赴省，此时计早行抵兰垣，即著与恩麟妥筹防剿，仍一面具奏。所请简查省垣勇数及调回弁回兵出城助剿之策，并著相机筹办，务令妥协合宜。清水堡攻克后，穆图善等军已逼宁夏，并著都兴阿、穆图善等恪遵前旨稳慎进取，攻克郡城，毋堕贼计。川省援甘之兵前据骆秉章奏颜朝斌尚未回籍，江忠浚未能出省，已饬鹤龄带兵一千五百名前赴都兴阿军营差遣等语，当经谕令迅催前进。本日复有寄谕骆秉章促令速行。此起兵勇到甘后，或令先在阶州会剿踞逆，或视何路紧要就近策应，均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等妥筹调遣。刘蓉前带各营多系川兵，现在蜀军追贼入甘，陕省防兵无多，各营兵额亦因缺饷未补。关中负天下形势，必须重兵固守，况发、捻西趋，骎骎犯陕，尤应亟筹防御，力顾疆圉。张集馨所奏请于省城募兵三千名，仍复总兵旧制，并查明叛绝各产认佃无人者按兵授田，收租代饷之议，尚为因时制宜、预筹备御起见。著刘蓉酌量情形实力办理，不得畏难苟安致防守空虚，或启贼匪窥伺之念。正在寄谕间，据雷正绾奏曹克忠攻克盐关情形一折。盐关既克，曹克忠兵力已无后顾之虞，即著饬令迅率所部由秦安北赴静宁，分路夹击固原，以期必克。秦州防务已由曹克忠留拨四营足资镇抚，其林之望统带之兵即饬驰赴阶州，会合川、陕各军迅速合围攻剿，毋令发逆纷窜致成蔓延。当此隆冬风雪，北地苦寒，士卒冒险冲锋，艰苦情形实深廑系。都兴阿等务当激励拊循，俾将士人人用命，肃清边陲，同膺懋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刘蓉，并传谕陶茂林、恩麟、张集馨知之。

以甘肃攻克盐关贼巢，赏总兵官曹克忠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火镰一件、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参将李奉清、周潮旺巴图鲁名号，按察使林之望等花翎，余升叙有差；

予阵亡千总王尊华祭葬、世职加等。

（卷123 29—33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戊寅（1865.1.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常清、明绪奏伊犁城围紧急、恳请迅速发兵一折。库尔喀喇乌苏被贼攻破后，伊犁北关回匪数千登时起事，攻扑城垣，官兵甫经接仗全行败退，领队大臣托克托奈失利阵亡，所属各城亦均沦陷，金顶寺回众数万现已变乱。当此贼氛四起，伊犁城垣孤悬，岌岌难保，且存城之兵不过千余，而察哈尔、厄鲁特蒙古官兵又屡调罔应，尤有战守两难之势。明绪现因俄国贸易圈地为贼扰占行文西悉毕尔衙门暂借俄兵相助，亦是急则治标之意，尚属可行。第道路遥远，文报能否达到，俄兵能否前来，均未可定。况借力外邦不可不慎，近年苏省剿贼亦参用英法各国兵力，幸李鸿章尚能委曲联络，即如常胜一军虽系外国兵官教练，仍隶以中国兵勇，且由中国派员会同统带，不以兵权委诸外国，是以所向有功，尚不至贻笑外国。左宗棠剿办浙贼，于攻复宁、绍等城亦用此法。伊犁借助俄兵，若能藉生力军猛鸷之气以振我军积馁之心，自可事半功倍；倘自强无策，惟邻国之命是听，无论未必有功，即使真能奏效，而主客势殊亦属失计。明绪惟当以江浙办法为准，慎始图终，事事熟筹妥办。若能保全伊犁，将附近各城克复，即以厚资犒劳亦所不惜。惟在明绪等操纵得宜，方为妥善。都兴阿、穆图善等剿办甘肃回匪渐可肃清，本日已寄谕该将军等迅速进兵殄灭甘回，以便腾出兵力出关助剿。大兵未到以先，明绪当就现有兵力联络俄兵力图扫荡。既据常清奏称明绪抵伊犁后事无巨细悉合机宜，军民藉为长城之固，谅必能激励人心固守待援，以副委任。常清称明绪宜锡以极品之荣等语，自系尚未接奉明绪简任将军之旨。明绪果能奋勉图功，朝廷自当更加

恩资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明绪等奏库尔喀喇乌苏城池于十月间被回匪攻破，伊犁北关回匪数千登时起事，攻扑城垣，接仗失利；其巴燕岱各城纷纷变乱，道途梗塞；该处存兵无多，势成坐困，请速派大员带兵救援等语。新疆北路自乌鲁木齐失陷后，伊犁已成孤立之势，现在贼匪逼近该城，势极蔓延，情形更为危急。此时古城以东道路尚能疏通，内地精兵若能迅速出关进剿，尚可保全完善，徐图攻取。倘再任其滋蔓，必更无从措手。前据都兴阿、穆图善奏攻克清水堡贼巢捷官军已进逼宁夏，著即乘此声威督率各军奋力进剿，攻拔城池，将宁夏一带地方廓清。能早一日蒇事，即可早一日出关助剿，以纾朝廷西顾之忧。杨岳斌募勇一事曾否办理就绪？此时西路军情万紧，尤应力顾大局，克日选募成军统带赴甘，俾都兴阿、穆图善之兵即可早日腾出，鼓行而西以维危局。骆秉章所派援甘兵一千五百名由鹤龄统带前往，著即催令克日趱行，迅赴都兴阿军营听候调遣，毋得迁延时日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4 2—5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己卯（1865.1.9）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保恒、惠庆奏分兵剿匪失利、请调乌、科官兵救援一折。迪化回匪在阜康一带滋扰，欲攻济城；吐鲁番窜匪杀伤穆家地山口民勇，在奇台三个泉地方盘踞；木垒河街市被贼焚烧，济木萨兵勇接仗失利，蒙兵未曾接仗先自溃散。各项兵勇或接仗即挫，或不战先溃，兵勇缓急难恃至此，致匪势日益猖獗，殊堪痛恨。迪化陷后，贼距适中之地四出滋扰，前谕功讷布等驻扎济木萨，待援兵一到进复乌城。此次接仗失利，非但收复乌垣毫无把握，将来匪势日渐东趋，何以御之？前因乌、科二城蒙兵不能得力，已谕令嗣后

不必勉强凑调，现在贼氛愈急，关外除蒙古以外更无可调之兵，著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等于乌、科二城挑选蒙古精壮官兵若干名听候调遣。此时饷项缺乏，如别无可筹之款，即由解到古城八万饷银内提出若干两以顾急需，下余之饷即行派员解赴古城俾资散放。联捷简放伊犁参赞大臣，昨据刘长佑奏该大臣已接到兵部勘合并乌拉票于十一月十七日起程，著即星速前进，兼程出关驰赴乌、科两城，将明谊等选出蒙古兵统带前往古城助剿。该大臣曾在直东带兵有年，身经战阵，务须妥筹调度，痛扫狂氛。联捷出关必经由察哈尔地方，一俟行抵该城，著阿克敦布、廉至催令赶紧进发，不准片刻逗留。文祺前奏饬令郡王伯锡尔派缠头回兵会同巴里坤满汉官兵搜灭余匪，现在文祺复有自带缠头回兵来古进剿之说，著即统兵前进相机剿办，以振军威。哈密防务即责成扎克当阿会同伯锡尔慎固封守，严密图维，毋稍大意。昨据常清、明绪奏贼已逼近伊犁，逆氛愈炽，纷窜更属堪虞。各援兵未到之先，保恒、惠庆务当就现有兵力妥为拊循，勤加激励，分投防剿以卫地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4 5—7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庚辰（1865.1.10）

护陕甘总督恩麟奏甘省危急，请饬督臣杨岳斌星驰来甘。得旨：杨岳斌屡经有旨催令赴任。该护督惟当尽心竭力支持危局，以期有所补救，不可稍存诿卸之心。

（卷124 13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壬午（1865.1.12）

又谕：都兴阿、穆图善奏筹防回、捻各逆窜扰陕疆并现在宁夏办理情形暨西宁撤回大肆猖獗各折片。盐关回匪猝犯徽境，既恐绕道入陕缀我兵力，现在盐关虽已攻克而败残匪众势

必蔓延，尤应严密扼击，力图扑灭。惟兵力既难分拨，都兴阿等已饬徽县激励民勇会同陕军严防力剿，并饬徽县、两当速办粮米接济，著即照所拟妥速筹办，并咨明刘蓉严饬派出各员实力杜遏，以固藩篱。雷正绾进逼固原，兼顾邠、长、汧、陇等处，声威颇振，倘能分兵会剿徽境一带之贼，尤为妥协，著即斟酌情形与都兴阿等商酌办理。楚、豫捻匪由邓州窜赴南召一带，陕境防务著都兴阿咨明刘蓉懔遵叠次谕旨设法拦截，毋令捻踪阑入陕疆。宁夏回匪狡诈犷悍，朝廷早经鉴及，前恐庆昀掉以轻心，已谕令慎守满城，不可稍涉疏懈，并谕都兴阿稳慎进取，毋堕贼计。现在该将军督饬各队滚营进扎，距城不过十里内外，逼贼愈近，尤须慎重图维，务操胜算，以期节节进剿，克复名城。西宁撤回假称投诚，仍复到处焚杀，前因玉通奏到塔尔寺阿家呼图克图未肯散团，已派官绅前往劝导，当经谕令玉通回情狡谲，未可堕其抚计，与都兴阿此奏相合。现在回氛猖獗，民不堪命，汉民番僧人等自应集团防范以备不虞，著玉通遵奉前旨于抚辑之中隐寓防范之意，务须联络番僧人众妥为保护，固不可启衅生事，亦不得狃于抚议，堕贼奸谋。俟甘省军务渐定，即著都兴阿等分兵剿办以靖地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清水堡伤亡提督孟宗福祭葬、世职加等，谥“勇烈”，并赏三代封典。

（卷12：20—22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癸未（1865.1.13）

又谕：玉通奏遵覆郡城并未被围、惟汉番回民械斗尚未肃清一折。西宁回民办教启衅嫌隙甚深，现虽名为投诚，而寻仇械斗，两造各执一词，其祸源仍未稍塞。玉通惟当恪遵叠次谕旨将城守事宜妥筹布置，不可稍涉大意。至汉民番俗人等集团

备御，正可藉挫回匪之锋，断不可狃于主抚悉令解散，致堕回匪奸计。现在都兴阿、雷正绾等分剿宁夏、固原之贼叠获胜仗，陶茂林带兵入省，曹克忠攻克盐关，已与雷正绾合兵一处，甘省军威丕振，贼胆已寒，西宁等处回民度必闻风震慑。玉通务当因势利导，散其党与，息其纷争，以安疆圉。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24 27—28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甲申（1865.1.14）

又谕：都兴阿奏逆贼纠集悍党扑犯营垒、堵剿获胜并拔营进扎一折。回逆纠集马步悍贼直扑都兴阿营盘，官军连环枪炮迎前冲击，逆势不支纷纷溃败，官军追至宁郡城边，该逆预伏马贼分股包抄，马队官弁小有伤亡，北路之贼径扑穆图善营盘亦经击退，擒斩不少。据获贼供称该逆由灵州调到援贼四五千名，又由固原调到悍勇马贼一千数百名，此次出贼几及二万。各营以少胜多，尚属奋勉。都兴阿以贼势日增宜乘胜进剿，已令各营及穆图善亲兵等营前进，并调参将赵有胜等相机进扎以图攻剿，自系审时度势利在速攻，未可稍涉拘泥。惟贼众且悍，伎俩狡狯，该将军等务当通饬各营于勇往之中加意稳慎，以期万全无失。雷正绾屯兵固原，节节进逼，固原贼既已分援宁夏，则该处贼势较松，该提督应趁其空虚之时派兵迅速进攻。如固原军事已松，并著派兵协同都兴阿、穆图善攻拔宁夏汉城，尽歼丑类。该将军、提督等务须联络声势，毋致为贼所乘，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4 31—32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乙酉（1865.1.1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恩麟奏陶茂林一军收复金县、进扎省垣、分兵进援靖远、会筹布置一折。陶茂林所部由通渭县

进剿中林山等处贼匪，沿途乘胜扫荡，叠有擒斩，并解安定县城之围，余匪向会宁一路奔窜。官军正拟分途擒剿，因金县被匪袭陷，省防吃紧，陶茂林亲督诸军由新营、清水驿两路抄入金县，会合恩麟所派之果义营等军整队环攻，立将金县城克复，剿办甚属奋勉。陶茂林克金县后进抵兰垣，因靖远尚被贼围，派提督高余庆等五营与副将王德恒等相机夹击，即著陶茂林檄饬诸军迅解靖远之围。其分驻金县、清水驿、甘草店各营，俟各该处稍为镇定，即由陶茂林统带进规河、狄等城，择要进剿。河州回匪闻官军将至，甘词乞抚，缓我师期，恩麟与陶茂林会商暂予牢笼以纾兵力，自系一时权宜办法。仍当慎密防维，毋堕狡计。贼踪飘忽靡常，东路静宁、会宁等境要隘亟须添兵扼守，曹克忠一军应否移扎静宁适中之地为陶茂林后路声援，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妥筹调派。都兴阿等督队进攻宁夏，直逼郡城，利在速攻，仍著懔遵前旨稳慎进取，以期万全无失。雷正绾仍遵前旨迅拔固原，即可派兵协同都兴阿、穆图善攻克宁夏汉城，悉歼丑党，以靖地方。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请饬曹克忠专顾甘境及请饬四川等省协拨省垣饷需并饬各省速解庆阳协饷各折片。曹克忠一军已将盐关回逆老巢攻克，秦州境内一律肃清，正可乘此锐气责令进剿。若令回顾陕疆，则陶茂林后劲无人，东路又虞匪窜。著刘蓉就近另筹防兵以顾邠、长、汧、陇一带，俾曹克忠专顾甘境，免致松劲。所有该总兵营军火饷需，仍著刘蓉懔遵前旨照旧供支。金县等处贼匪虽已远飏，兰垣解严，但甘省饷需支绌异常，其大宗饷项不能不仰给于他省，著骆秉章、沈桂芬、刘蓉随时筹款源源拨解，不得各存畛域之见，以维大局。雷正绾停兵日久，士卒艰窘万状，虽抚驭多方，时虞哗溃。所有前谕令四

川、山东、山西、 河南各督、 抚协拨庆阳粮台之款，著骆秉章、阎敬铭、沈桂芬、张之万迅速按照原拨数目，无论何款克日拨解庆阳粮台，源源接济，毋稍延误，并著文煜、杨能格一面咨催，一面派员迎提，以供要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骆秉章、阎敬铭、沈桂芬、张之万、刘蓉、文煜，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24 35—38页）

又谕：常清、明绪奏乌垣满城失守、 添兵助剿、 伊犁紧急、请派员出关会剿并留明绪商办军务各折片。此次折报递到较迟，所有防剿机宜著明绪懔遵十二月十一日寄谕妥筹办理。常清等请派大员带兵驰赴伊犁会筹剿抚，并饬部无论何款迅筹饷银数十万两拨交带兵大员，现在署浙江提督一等子鲍超请假回籍，昨已有旨谕令该署提督于假满后率领所部自川起程；由甘出关剿办，并谕令官文等将鲍超一军月饷迅速筹拨。该署提督勇略过人，战功卓著，前在内地剿匪所向无前，鲍超出关后定能扫荡逆氛，廓清边圉也。都兴阿、穆图善规取宁夏亦极得手，邵城指日可拔，亦可腾出兵力出关进剿。明绪惟当懔遵前旨慎固封守，一俟大兵云集，即可大张挞伐，毋得稍有疏虞。常清请将明绪暂留伊犁，自系尚未接奉明绪补授伊犁将军之旨。即著明绪于应办公事及军务事宜实心经理，以副委任。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阗、叶尔羌等城实在情形，明绪务当设法侦探是否业已失守，确切查明方可次第办理，力图恢复。迈杂木杂特带领回兵如能得力，即著明绪责令该已革阿奇木伯克妥为管带，协同剿洗。乌、科二城蒙兵口粮著明谊就近筹划，随时接济。甘肃向存副茶数百万块，此时伊犁饷需万分支绌，而所拨之饷俱未能解到，著恩麟将所存此项副茶派员由北路草地拨运数十万块解交伊犁，以备搭放兵饷之用。口外茶叶贸易

极为流通，而科布多一带设立台站，商贾行走亦无梗阻。据常清等奏该商民如沿途以茶叶布匹换易羊畜，实为两便；商贩果能接踵而至，银钱转输于军饷较有裨益等语。著德勒克多尔济、沈桂芬宣谕口内商民，广为招徕，令其前往贸易，以资周转。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明绪、明谊、德勒克多尔济、沈桂芬，并传谕恩麟知之。

以克复甘肃金县城，赏总兵官李邦英、副将郑洪池、王子龙、张明亮、杨洪春巴图鲁名号，同知刘元绩花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124 38—40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丙戌（1865.1.16）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锡霖等奏侦探乌鲁木齐各城失陷情形并派蒙古官兵前往会剿暨请准茶布商民改道来塔、暂缓查办分界等折片。塔城现悬一隅，防兵较单，虽现在尚属静谧，而贼氛正炽，深虑蔓延，著锡霖等妥为弹压，随时抚辑，以保地方。现调之厄鲁特、土尔扈特蒙古各兵，著飞咨伊犁将军明绪派员管带前往助剿。口内茶布货物向由归化城起运，由草地运至古城，逐渐来塔。自乌鲁木齐失守后，道路梗塞，塔城经费支绌，均赖征收商税藉资补苴。著照该大臣所请令该商民等将茶布货物由归化城草地新设台站，听该商等自雇驼马运至科布多，转运来塔，以便随时销售。著德勒克多尔济发给该商民路票，沿途一体遵照，俾利遄行。塔城分界事宜，著春融雪消时即行派员前往各处详加履勘，务须坚守条约，格外慎重，毋令洋人含混狡执，藉端侵占。一俟查勘明确时，即行绘图贴说呈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4 45—46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己丑（1865.1.19）

追予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于仓头镇死事地方建立专祠，殉难家属五十二名口分别旌恤暨家丁等一并附祀陕西省城张芾专祠。

（卷125 17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壬辰（1865.1.22）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林鸿年奏筹办迤西、请拨军饷并请拨湖北、湖南厘金、调员差委、马荣就擒各折片。据称曲靖地方业已就抚，迤东如果安堵，即应进剿大理；该抚已札饬杨盛宗自选兵练西出大姚、永北一路，联络川省之会理、盐源各边民团，约会马如龙等分路进剿，规取大理；该抚居中调度，亟须精练数千为各路声援，请饬四川督臣转饬藩司悉心筹划等语。现在马联升伏诛，马荣已就擒获，迤东情形尚为得手，著林鸿年即饬杨盛宗精选兵练，联络声势，以图节节进取。唐友耕已授云南提督，刘岳昭已授云南藩司，均无可卸之责，著骆秉章体察川省情形，如可腾出此二军令各率所部入滇，林鸿年再就近在川边募勇训练，滇事自可日有起色。惟师行饷随，骆秉章仍当筹银数万两交林鸿年为剿办经费。本日已谕令湖南、广东各督抚，令其设法接济，并照林鸿年所请于湖北、湖南令各拨厘金月一万两解滇，该抚得此兵力饷力，务当随时与骆秉章、劳崇光会筹妥办，认真进剿，不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盐井、铜矿为天地自然之利，滇省饷源所自出，该抚入滇后即可就地设法兴办为自强之计，将土、夷各匪次第廓清。至回匪叛复不常，应大张挞伐，不可轻易言抚致堕贼谋。马荣罪大恶极，必须处以极刑以申国法，解川解黔均无不可，总当视道路之远近通塞酌量办理，以免意外之虞。林鸿年请调蔡步钟、毛震寿二员，著交该抚带赴云南差委。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林鸿年奏现筹进剿迤西回匪、军饷支绌、请饬湖

南、广东设法接济并拟于川省设立后路粮台、请饬两湖于厘金项下每月协拨银一万两、以一年为期以利遄行各折片。云南回匪负隅已久，非大张挞伐不足收剿抚兼施之效。惟滇省利源皆为逆回盘踞，必赖邻省协济，虽经川省设法筹划，而独力亦复难支。广东前于同治二年奉拨协滇饷银二十五万两仅据解到一万两，其余丝毫未解，著毛鸿宾、郭嵩焘督饬藩司迅将欠解之二十四万两赶紧设法分起如数解交，不准藉词延宕，并著恽世临查明该省欠解滇饷共有若干，迅速筹拨，不得推诿贻误。至湖南、湖北两省厘金来源尚旺，现在湘楚军务无多，自可酌量抽拨，即著官文、吴昌寿、恽世临于各该省厘金项下每月各协滇省银一万两，自同治四年正月起以一年为限即行停止，务须如数按期源源筹解，不准稍有迟延蒂欠。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5 27—29页）

同治三年十二月甲午（1865.1.24）

又谕：常清、明绪奏伊犁大获胜仗、立解城围一折。伊犁回匪变乱攻扑城垣，前据常清等奏到，方深廑系，此次明绪督派兵勇及索伦、哈萨克等出城接仗将回匪击败，立解城围，览奏稍慰。回匪凶悍性成，党与甚众，现虽被击败走，尚未大受惩创。伊犁饷绌兵单，回氛四逼，若因此次获胜防守稍疏，深恐该逆勾党寻仇，必将乘隙大逞。明绪当懔遵叠次谕旨慎益加慎，未可掉以轻心，致有疏失。回匪现窜巴燕岱城，据穆克登额报称尚有数万之众，围城紧急，可见贼势并未衰弱。明绪现派额腾额等统带各营进剿，务当饬令稳慎前进，不可稍有挫失，致损军威，又复震动全局。绥、定等处贼匪退窜金顶寺城盘踞，尤当虞其回扰，设法防剿。总在明绪相机筹办，一切均当持重，以副委任。所请饬催拨饷一节，业已谕令户部迅催拨

解矣。关内精兵先后调拨，为数已属不少，陆续当可出关。将来大兵云集，定可迅速蒇事。明绪当就现有兵力慎固封守，以待援兵。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25 35—36页）

以甘肃筹饷出力，予已革按察使孙治以道员用，发往署陕甘总督都兴阿军营差委。

以筹解甘肃军饷无误，予前任山东布政使贡璜、山西布政使王榕吉优叙，赏山西道员杨宝臣盐运使衔。

以甘肃办理粮台出力，予道员三寿等加衔、升叙有差。

以伊犁解围，赏将军明绪黄马褂，领队大臣荣全花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总管阿木尔们都、领队大臣托克托奈祭葬、世职加等。

（卷125 37—38页）

同治四年正月丁酉（1865.1.2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张集馨袭攻破积年逆巢、大获全胜一折。静宁州高家堡久为逆回盘踞，经张集馨与曹克忠会同进剿，当将高家堡攻克，败贼分窜萧河城青家驿；另股贼匪在西路十字堡等处屯聚，复经官军进剿，歼匪甚众，办理尚为得手。前谕都兴阿等将曹克忠一军应否移扎静宁适中之地为陶茂林后路声援妥筹调派，曹克忠现欲进攻萧河城，应如何节节进逼力图扫荡之处，仍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妥为调度。张集馨现拟带队进省，即著赶紧前进，与陶茂林、恩麟会筹布置以固省防。陶茂林一军扎营甘草店一带，该提督务当严密守御，毋得稍有疏虞。获贼供称该逆"因官军围攻固原甚紧，屡遣马百龄兄弟马彭龄赴雷营捏词诈降，未见听信，曹军已到静宁；我等家属皆在萧河城等处，若被攻击，必致受害，是以调齐马步各逆由静宁入隆德，过山即是瓦亭，使雷营腹背受敌；

如不得手，即由泾、平回陕；孙义宝仍在固原与雷营抗拒，使彼不疑”等语。固原逆谋甚狡，该匪如赴雷正绾军营乞降，该署提督不可坠其诡计，致误戎机。逆匪既有使雷营腹背受敌之说，雷正绾尤当加意备御，毋为所乘。静宁各军每日需面二万余斤，前存四十万斤为该州黄松年别项支销，此时颗粒无存，军士数日不得一饱，雷正绾各营军粮亦极短绌，黄松年概置不问。该州于此项面斤任意支销，实属不知缓急，有无侵挪情弊，著恩麟查明参奏。各军无从觅食，困苦异常，均有停兵待饷之虞，著恩麟设法接济，毋令缺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陶茂林、恩麟、张集馨知之。寻恩麟奏：遵查黄松年精神委顿，于兵勇应支口食率多贻误，实属衰庸不职，应请革职。从之。

（卷126 1—3页）

又谕：广凤、奎昌奏探闻古城汉城失守、现筹预防布置一折。古城防剿吃紧，经广凤等拣派蒙古兵一千五百名前往助剿，旋于十一月十七日探闻古城汉城失守，满城附近现有汉回及缠头回逆约万余人盘踞北套桥子地方，由科至古道路梗塞，览奏曷胜愤懑！逆回势甚鸱张，古城汉城现已失陷，满城刻下情形若何，未据保恒等奏报。由科至古文报不通，著广凤、奎昌设法绕道侦探，迅即知照保恒、惠庆督饬在城兵勇慎密防范，以待援师。广凤等仍当将科境要隘严密布置，相机筹办，并著知会巴里坤、哈密等城一体严防奔突，毋得专待关内之兵，以致缓不济急，坐失事机。该逆闻军饷不日到科，意图东窜攻扑科城，其谋甚属凶狡。前据德勒克多尔济奏称山西拨解新疆饷银两次共十余万已由绥远城转解科布多，其余各省协饷并经户部奏催迅解，著广凤等于此项饷银到境妥为迎护，并著玥谊、麟兴、车林敦多布拣派兵弁沿途护解，毋得稍有疏虞。

科属人心惊惶，经广凤等安抚稍定，仍著会同各旗王公妥为镇抚，毋令浮言得以动摇。新疆军事孔棘，前经谕令联捷俟黑龙江所派官兵到张家口时即行统带进剿，著联捷于该官兵到口时即遵前旨迅带起程，由科布多进剿逆匪，毋稍稽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联捷奏请将黑龙江挑派官兵五百名带赴新疆助剿，当经谕令宝善饬此项官兵迅速取道张家口交联捷统带进剿。兹据广凤、奎昌奏探闻古城汉城失守，满城附近有贼，道路梗塞，科城防剿情形吃紧等语。此项官兵计已起程，著宝善仍遵前旨派员沿途严催迅赴张家口，以便联捷统带前进，相机剿办，毋得稍有延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26 3—5页）

以甘肃静宁攻克逆巢，赏参将陈尚友巴图鲁名号，副将魏得春等升叙有差。

予甘肃平凉殉难知县郭襄、教谕赵青藜祭葬、世职加等，眷属人等分别旌恤如例。

（卷126 6页）

同治四年正月庚子（1865.1.3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常清、明绪奏救援巴燕岱官兵中途失利一折。巴燕岱城围紧急，伊犁所派赴援官兵于距城三十里之底窝铺地方接仗溃退，死伤无数，皆由锡伯马队内向奔踏，总管德克都又未督队，以致众兵溃散，殊可痛恨。当此军事吃紧之际，若督队各员均如此未败先逃，何怪匪势披猖至于此极？著明绪严切查明该总管失事情形，即行按照军法从事，毋稍宽贷。现在巴燕岱城围未解，金顶寺回氛尚炽，伊犁官兵仅二千余名，民遣各勇均不足恃，贼众数十倍于官兵，倘令扼我咽喉，薪米皆无来路，伊犁势将坐困。回疆军事败坏至此，何

堪设想？关内之兵如杨岳斌、鲍超等虽经叠次催调，本日复经寄谕严催，仍恐缓不济急。穆图善一军本令其出关剿贼，现在宁夏军情已形得手，都兴阿、庆昀内守外攻，不难蒇事，穆图善自当懔遵前旨迅速出关，以拯伊犁之危。著该将军即行统带所部取道嘉峪关先抵哈密，会同文祺布置一切，即行取道前进。纵不能直趋伊犁，亦可先将古城、乌鲁木齐等处之贼痛加扫荡，节节进剿。但能收复乌垣，亦可以张君军而褫贼魄，回疆军务或有转机。该将军惟当迅速启行以副委任，毋稍宕延。鹤龄所带兵一千五百名，本日已谕令骆秉章催令迅赴都兴阿军营，如穆图善出关兵尚不敷，著都兴阿即将此军拨归统带以厚兵力。穆图善出关后，军行粮随，饷需军火一切至为紧要，即著责成恩麟、张集馨设法源源接济，以期士饱马腾。该护督等务当力为其难，顾全大局，毋得稍分畛域，致误戎机。常清前因武隆额奏参已有旨革职查办，授明绪为伊犁将军系属十月间事，何以明绪此时尚未接奉此旨？该将军领袖各城责无旁贷，惟当就现有兵力妥为抚驭，严备不虞。但能坚守数月，则关内援兵陆续进发，必可大歼逆氛。所陈兵疲饷绌、逆势猖獗情形，朝廷早经洞鉴。剿抚机宜惟在该将军妥为办理，原不预为遥制。惟回逆狡诈多端，虺蛇成性，该将军拟派员前往回营设法招安以为缓兵之计，自系出于无可如何。但当稳慎以图，万不可为回所给，堕其奸计，致蹈滇、陇覆辙。另片奏革员陈孚恩、乐斌，此次伊犁被围，该革员筹饷筹兵不遗余力，恳请释回等语。该革员等既在伊犁尚能出力，著加恩准其释回，仍著留于伊犁帮同办理一切兵饷事宜。但能始终出力，并准明绪酌量保奏，候旨施恩。明绪即行饬知该二员，令其仰体朝廷宽大之恩，力图自新，以期晚盖。伊犁领队大臣布尔和德等联衔奏参常清自到任以来军民共怨，上下离心，并坐视库车、乌垣叠

陷，漠不关心等语。常清前次被参各款业已交明绪查办，此次布尔和德等所陈各情并著明绪汇入前案，一并严切查明具奏，毋稍回护。布尔和德等折一件著钞给明绪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明绪，并传谕恩麟、张集馨知之。

又谕：据明绪等奏伊犁救援巴燕岱之兵中途失利，现在贼众兵单，恐扼该城咽喉，情形万分吃紧各等语。前经谕令鲍超于假期一满即日率领所部各军起程出关进剿，该提督请拨川省制兵四千名并由川招勇数千名，谅骆秉章已妥为筹办。现在伊犁军情万分危急，著骆秉章传知鲍超，无论假期已满未满，即日整顿队伍率同宋国永等分起取道出关，节节进剿，以救倒悬之危。其娄云庆一军俟闽省军务稍平，仍准鲍超调回以厚兵力。该督等仍遵照上年十二月十五日寄谕妥速筹办，不得稍涉迟延，以副委任。鹤龄由阶州统带赴甘之官兵一千五百名已到何处？著骆秉章飞催赴都兴阿军营听候调遣，毋任观望。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骆秉章，并传谕鲍超知之。

又谕：杨岳斌自补授陕甘总督，回楚募勇业经半载有余，叠经谕令该督速募成军统带赴甘以维大局。兹据明绪等奏伊犁救援巴燕岱之兵中途失利，现在贼众兵单，情形万分吃紧等语。伊犁为统领各城重地，设有疏虞，情形更难设想。该处盼望援兵诚属刻不可缓，该督募勇一事如已办有头绪，即应整队赴甘，以便都兴阿、穆图善之兵早日腾出鼓行而西，以收底定西陲之效。倘该督仍以勇未招齐，赴甘稍迟一日，则援剿新疆亦迟一日，关系诚为不浅。著杨岳斌懔遵叠次谕旨迅即料理起程，不得再事稽延，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新疆军务方殷，需饷孔亟，叠经谕令各该督、抚转饬各该藩司将欠解饷银迅速筹解。兹据明绪等奏伊犁军情

紧急，饷项万分奇绌，请饬部迅催各该省将原拨饷银速行拨解等语。著骆秉章懔遵前旨将四川欠解银十六万两迅速派委妥员趱程运解安肃道库，并著沈桂芬饬司查明前拨新疆军饷，除业经报解外，迅将晋省欠解之项陆续委员转解绥远城，张之万将河南欠解新疆饷银七万两赶紧筹拨，一体解赴绥远城，并著德勒克多尔济于山西、河南饷银解到时，迅即派委弁兵沿途护解运至科布多，转解伊犁等城，毋得稍有稽延，致误军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上年伊犁城解围出力，赏协领穆克德柯副都统衔，骁骑校斐扬、武泰等蓝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佐领苏楞额、都司黄立中等祭葬、世职。

（卷126 7—12页）

同治四年正月壬寅（1865.2.1）

又谕：都兴阿、穆图善奏攻剿宁夏附城贼圩大胜、派员赴楚募勇各折片。宁夏附城贼圩经都兴阿等分路进攻，杀伤逆匪将以千计，大挫凶锋，剿办甚为得手。该逆经此次痛剿其胆已寒，著都兴阿乘此声威督率各军将城外各圩迅速扫荡，进拔坚城，肃清边圉。前据张集馨奏曹克忠一军攻破高家堡逆巢，拟进攻萧河城，是静宁一带驿路渐可疏通。惟固原踞逆尚在相持，雷正绾近日剿办情形若何？著即妥筹攻取，将首逆孙义宝等设法擒斩，毋令兔脱。其曹克忠一军应如何进剿之处，仍著都兴阿、雷正绾妥为调度。甘省兵力尚单，都兴阿等拟派副将陈东霖等赴湖北募勇八营以资攻剿，著照所议办理。所需枪炮等项，即著咨照官文按照营制给发。前经寄谕富明阿饬令詹启纶选勇三千名赴僧格林沁军营调遣，昨据僧格林沁奏豫省各军已敷调拨，请将詹启纶一军暂缓征调。现在甘省既嫌兵单，如需詹启纶之兵赴甘助剿，即著都兴阿咨商僧格林沁妥筹调拨。

杜嘎尔现在随营攻剿，未能兼顾宁夏副都统任内之事，即照都兴阿所请仍令常升戴罪暂行署理，责令整顿操防，帮同庆昀将城守事宜认真筹办，倘再行不知奋勉，即行从严参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6 23—24页）

予甘肃宁夏阵亡防御雅隆阿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26 25页）

同治四年正月甲辰（1865.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恩麟等奏近省贼踪择要防剿、先顾省城并会剿阶州获胜、派员督办军粮、河州回族应抚各折。甘肃狄道、河州、渭源、靖远遍地狂氛，无论进剿何路均应先顾省垣，而省城患靖远之匪较河、狄为尤甚。靖远被盐、固回匪围攻日久，陶茂林前派高余庆带领五营前往援剿，虽连次获胜，究未大挫凶锋，著即添调数营前往剿办，先解城围，再图进取。马步回逆扰及平番之武胜、伏羌等堡肆意抢劫，西大通之海石湾、上磴堡亦有回匪勾结，恩麟已飞调庄浪满、绿营官兵剿办，著严饬该营弁等迅图扑灭。如兵力不敷，再于附近一带酌量添调。所请令穆图善亲督劲旅或抽拨精兵由草地绕赴平番并分兵由凉州迎头拦截之处，刻下情形断难照办。穆图善叠经有旨令其出嘉峪关前往哈密，现在文祺病故，匪众有窥哈密之意，著该将军仍遵前旨迅速整兵出关前赴哈密，必须将哈密保守，将来方有进兵道路。肃州兵不宜多调，西路之防都兴阿务当分兵兼顾，保全甘、凉、肃郡县，未可视为缓图。曹克忠一军前谕都兴阿等妥为调派，应否驻扎会、静适中之地，扼制巩昌、洮岷一带，著即妥筹分布，期与陶茂林联络声势会合夹击。雷正绾当力拔固原，殄除孙逆，近日剿办情形著赶紧驰奏以闻。阶州发匪已形穷蹙，著恩麟饬令林之望督同张华会合

川、陕各军实力进攻，克日殄除，并令林之望专督办运，就近严催各属采办米粮协济，毋误军食。河州番族众多，现既跧伏不动，自可暂缓剿办。马七氏办抚前已毫无成效，该护督欲藉以羁縻，俟兵力充足再行筹办，尚无不可。此时就计招抚，严定条约，但恐该逆众不能悉遵，仍不免重烦兵力。必须一面办抚，一面严防，毋得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卷126 29—31页）

又谕：恩麟奏乌鲁木齐提督文祺自哈密起程赴乌，沿途感冒风寒，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巴里坤病故；现闻济木萨、木垒河、三个泉等处失陷，古城虽驻有蒙兵，不知纪律，吐鲁番回匪勾结该处缠头回子业已占踞城垣，有窥伺哈密之意等语。前因新疆需兵甚急，谕令穆图善统带所部取道嘉峪关，先抵哈密会筹进取。现在回匪窥伺该城，防守吃紧，穆图善指日出关前赴哈密，扎克当阿即可与该将军会筹防剿，迅殄逆氛。穆图善未出关以前，扎克当阿仍当就现有兵力严密布置，毋得稍有疏虞。文祺因病出缺，保恒现署乌鲁木齐都统，责无旁贷，古城汉城失陷后，吐鲁番回匪复勾结该处缠头回子图窥哈城，著保恒严檄蒙古官兵实力剿办，一面规复古城，一面绕前拦截，严扼该匪东窜哈密之路。古城满城近日防守情形，并著保恒随时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故乌鲁木齐提督文祺祭葬、恤荫如军营病故例，谥“武毅”。

（卷126 33—34页）

同治四年正月丁未（1865.2.6）

又谕：前因熙麟奏参前署陕西巡抚张集馨奸邪险诈、谄媚卑污各款，当经谕令刘蓉查明具奏。兹据奏称张集馨于入陕后

即结纳多隆阿左右之人，托以取宠；嗣多隆阿带兵抵省，张集馨独远赴十里铺执手板迎谒道左，屈膝请安，其谄媚逢迎众目共睹；提督马德昭在省城捍御回匪有功，张集馨因其贻书曹克忠有"张藩台有饷不给，可恶"之语，以故怀恨列入弹章；张集馨在署藩司任内欲派私人署缺，又授意回绅使主抚议，署臬司凤邠道刘鸿恩不肯判行，且于张集馨之痛诋马德昭面讦其非，张集馨因此触怒，密具疏稿送多隆阿会衔具奏；嗣多隆阿未经会衔，张集馨怀赧失措，于大庭中向刘鸿恩屈膝请罪等等。张集馨系叠次获罪、弃瑕录用之员，宜如何激发天良，力图报称？乃如所奏各情巧于逢迎，居心险诈，实属大负委任。陕西按察使张集馨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马德昭既据刘蓉奏称二年六月间回匪叠扑省垣，该员奋勇杀贼，力保危城，著有战功，著开复提督原官。刘鸿恩原参之案既系屈抑，著开复道员原官，仍留陕西补用，以示彰瘅无私至意。张集馨任用之知县李炜等，著刘蓉随时察看，如有劣款即行严参，毋稍徇隐。

（卷127 2—3页）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平、固逆回窜扰灵台县，扰及独店，分股窜至陇州属之银胡、汧阳属之上店镇等处，焚杀甚惨。刘蓉请饬雷正绾、曹克忠各抽所部三营分扎邠、长、汧、陇两路，力顾陕境，自以邠、陇为甘省入陕咽喉，又为后路粮运要道，恐该逆乘虚回窜。惟雷正绾现在攻剿固原正在得手，势难分兵前往，著都兴阿、雷正绾酌度情形，如曹克忠一军尚可调拨，即著分拨数营驰赴邠、陇等处以顾陕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7 4—5页）

同治四年正月戊申（1865.2.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文祺奏南北两路军务情形、请饬

催大兵出口、扎克当阿奏南路声息不通、北路军务吃紧、哈密危急并巴里坤、哈密兵饷两绌、咨调各路援军、请将伯锡尔替署帮办大臣各折片。提督文祺病故，奇台所属三个泉地方突有贼匪一二千人勾结吐鲁番缠头回子滋扰，直扑木垒，道路梗阻，与前日恩麟所奏情形大略相同。前因回疆逆焰鸱张，叠经谕令穆图善统带所部取道嘉峪关先抵哈密，会同该城官军布置进取。兹据扎克当阿等奏称南北两路贼势愈炽，人心惊惶无措等语，是回疆近日军情倍形岌岌。著穆图善懔遵叠次谕旨迅速出关前赴哈密，会同扎克当阿妥筹进剿，扫荡逆氛。宁夏官军已逼城根，剿办正在得手，穆图善起程后，著都兴阿将宁夏攻取事宜严密布置，迅拔坚城，毋得稍涉松劲。保恒、扎克当阿当就现有兵力坚守待援，俟穆图善大军到后即可会筹规取，节节进攻，以期大张挞伐。该匪直扑木垒，中途滋扰，意在隔绝巴里坤、古城往来之路，著保恒、扎克当阿、色普诗新调派官兵在各该城卡要隘地方认真防堵，俾声息相通，该逆不得阻我进兵之路，方为妥善。其道路梗阻各城，保恒等仍当设法侦探，随时奏闻。文祺奏从前南路军兴，口内征兵到哈，裹带口粮向由安肃道备办挽运来哈；现在奇、古一带被贼蹂躏，无从采买，将来两路军粮需用浩繁，请饬先期预备等语。即著恩麟责成安肃道将如何采办之处预为筹划，以免临时周章。哈密帮办大臣，即照扎克当阿所请令扎萨克郡王伯锡尔暂行署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保恒、扎克当阿、色普诗新，并传谕恩麟知之。

以记名按察使陈湜为陕西按察使。以纵团滋事，革甘肃县丞张岱职，遣戍新疆。

（卷127　5—7页）

同治四年正月壬子（1865.2.11）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雷正绾奏攻剿固原、追捕窜贼、会商进兵道路；筹办军食、曹克忠派弁赴楚募勇、请调土司带队助剿并曹克忠一军不克回顾潼关各折片。固原城东逆匪分股东窜，雷正绾率亲兵围队穷追，尽一昼夜之力奔驰三百余里，曹克忠亦派马队赶至；逆众窜陷灵台，旋经官军克复；余匪奔泾州南关，亦经该提督派兵剿除净尽；现会商曹克忠急攻萧河城，该提督攻打彰义堡；此二巢系逆匪家属麇聚处所，如固城逆回出救老巢，环布各营即可乘便袭城。所办甚妥。著即督饬诸将并力进攻，使该逆首尾无从相顾，自可处处得手。军粮艰窘，士卒岂能枵腹从事？雷正绾前饬隆德县知县李超群预备白面三十万斤，乃该县所备不足三万斤，据该提督奏称其人言语狂诈，不洽舆情，前委赴庄浪催粮，即有绅士控告等语。著恩麟与前次谕查之静宁牧黄松年一并确切查参，不准稍有瞻徇。雷正绾等营口粮并著恩麟严饬所属设法采买运解，以收饱腾之效。如再匮乏，惟该护督是问。洮州土司杨元，既据曹克忠咨称该土司禀求愿带马队助剿，著准其札调蛮兵马队一千名令杨元亲自统带，如不得力，即行撤回。如果著有劳绩，准其酌量保奏。恩麟即饬该土司迅赴曹克忠军营，毋稍迟延。曹克忠派参将傅先宗前往湖北招募勇丁四千名助剿，经过湖北、河南、陕西等省，著官文、吴昌寿、张之万、刘蓉于此项勇丁到境时饬属照例供支口粮，以利遄行，官文并酌量拨给每营抬枪、小枪、帐房若干俾资应用。如招勇之员敢于沿途滋扰，即由该督、抚等查明，遵照前奉谕旨奏参惩办。刘蓉以发、捻各逆已近潼关，咨调曹克忠十六营回陕，并分防邠、长、汧、陇等处，兹据雷正绾奏曹克忠除留防秦州、隆德等处外，现在仅存八营，军情甚属吃紧，万难回陕等语。雷正绾所募勇丁已有由楚入陕者，如潼关需兵防剿，著该抚酌量截留；如其无警，仍催令陆

续赴甘。汧、陇一股系会宁郭城驿窜逆，有总兵胡大贵等追剿，刘蓉又已派数营屯扎，足敷剿办。著该抚即饬派出各营会同胡大贵等实力兜剿，毋稍松懈。雷正绾另片奏灵台县城失守，署令祝宾扬全家殉难。外委李培滋龟缩城先遁，情殊可恶，著都兴阿、恩麟查明，按照军法从事。教谕史继尹、典史徐承澍是否出城办粮？并著查明具奏。已革知县吴莹令马万良等率领回民把守城门，不许汉民出入，吴莹全家经回民送至城外礼拜寺；及大兵到境，逆回奔逃，吴莹率领本地回民搜取官衙钱粮、民间积聚与回均分。据该县士民公禀情形，与通匪无异。吴莹侵冒兵粮，前经有旨革拿，著都兴阿、恩麟即将该革员拿问。如通匪各情属实，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雷正绾请调苏伦保、常星阿、温德勒克西、富森保四起马队，本日已谕令僧格林沁酌量调拨。如此项马队尚有留楚者，即著官文派令赴甘以厚兵力。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都兴阿、雷正绾、吴昌寿、张之万、刘蓉，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雷正绾奏逆回马队凶悍，官军各营皆系步队，而攒集马勇，近来马匹倒毙甚多，每次逆回窜败，步队追赶不及，匪徒转多漏网，若非添立马队，秦、陇之祸尚未有艾；现在鄂豫发、捻十余万众均已投诚，甘肃逆氛正炽，请饬苏伦保、常星阿、温德勒克西、富森保四起马队赴甘会剿等语。军营冲锋陷阵及追剿窜贼均以马队为先，此时由鄂窜豫之贼为数不过数千，剿除自易，而甘肃逆回正形猖獗，非得力骑兵势难藏事。苏伦保等四起马队，著僧格林沁斟酌豫省贼势军情或全数饬令赴甘，或分拨数起前往，俾西陲军务早就荡平。均著该大臣妥筹调派，迅即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27　14—18页）

同治四年正月乙卯（1865.2.14）

又谕：常清、明绪奏伊犁万分窘迫、请拨军饷、武隆额等带兵退回、借调俄兵助剿并常清奏请治罪、明绪奏陈地方情形各折片。阿奇木伯克迈咱木杂特，前据常清奏因摊凑回户钱文，役回种地，以致众伯克联名呈控，请先行革职审讯。此次缠头回子纠众举迈孜木杂特为王，是否即系此人？现据声言因委曲逼迫所致，并于旗帜书写“官逼民反”字样，明绪已派员议抚。著即剴切晓谕，如前案果有屈抑，不妨为之昭雪。但恐该回子藉此为词以遂其缓兵之计，明绪务当加意防范，毋为所给。巴燕岱一带贼势甚重，武隆额、布尔和德所带之兵既经退扎湖广桥地方，著即饬令严密防剿，毋令贼踪窜近。伊犁城兵单薄，明绪惟当固结人心认真防守，以期众志成城，保全大局。穆图善已屡谕统所部迅速出关，先抵哈密相机进剿。前谕联捷管带黑龙江官兵五百驰赴科布多，或直趋伊犁，或会同穆图善进取，现在计可出关，著明绪飞咨该大臣斟酌情形，或即令径达伊犁藉资防剿。借助俄兵一节亦是出于万不得已，著遵照上年十二月十一日寄谕酌量妥办，不可稍涉大意。昨据广凤等奏解往古城之饷银八万两已折回科城暂存，提用三万两补放蒙兵欠饷，俟归绥道衙门解到拨还。现在伊犁需饷孔亟，著广凤、奎昌即将现存之五万两先行改解伊犁，明绪、锡霖一体派员沿途迎护。其续到乌里雅苏台之饷，仍著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随时知照明绪，酌量数目设法派员迎提应用。经过之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各城，均须迅速护送赴伊，不得稍有延误。常清业于上年十月初四日降旨革职，听候查办，何以此旨尚未奉到？仍著明绪将常清被参各款详细查明，据实具奏。所请采买各项准照市价核销之处，已谕知户部照办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传谕护陕甘总督恩麟。明绪奏请饬甘肃迅将副茶数

十万封赶紧派员解赴伊犁等语。伊犁民食兵粮几至告罄，情形实为危迫。口外茶业贸易尚为流通，如此项副茶早日运到伊犁，则银钱转输，藉可采买兵食以拯燃眉。著恩麟懔遵前次谕旨即将所存副茶迅速拨运数十万封，派员由北路草地解交伊犁，不得稍有迟延，致误要需。

又谕：前因户部奏新疆南北两路需饷紧急，请将上年原拨新疆本年经费即作为本年军饷，当经谕令沈桂芬等赶紧筹措速解科布多，由各城自行分提。嗣因广凤等奏科布多密迩古城，饷银到时恐启贼匪窥伺之心，复经谕令将饷银暂解乌里雅苏台交明谊等妥为收存，以昭稳慎。兹据明绪奏伊犁军饷极绌，请饬户部将前拨之款指明迅速专解伊犁数十万两，不准经过各城截留等语。伊犁饷源早竭，又值贼氛环逼，若不亟图协济，何以济兵糈而解倒悬？本日业经谕令户部速议具奏，并著沈桂芬、阎敬铭、张之万懔遵本月十四日谕旨，除将上年七八月间由户部奏明原拨未解之款筹解清楚外，并按照上年十二月间专案拨定之山西地丁银二十万两、山东地丁银十万两、河南地丁银十万两星速解往乌里雅苏台交明谊等暂为收存。俟饷项一到，明谊即知照明绪探明道路派员迎提，以期妥速。惟哈密、古城待饷均关紧要，并著明谊等斟酌缓急，除量分各城外，尽数拨往伊犁以应急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7 28—31页）

同治四年正月戊午（1865.2.17）

浙江巡抚马新贻奏报到任日期。得旨：浙省善后应办各事宜，著随事咨商左宗棠，并与蒋益礼妥筹，实力办理。疆臣虚己和衷乃地方之福也。勉之。

（卷128 5页）

同治四年正月己未（1865.2.1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刘蓉奏逆回分股回窜陕疆、派兵截剿并拦袭获胜、逆踪往西折窜及溃勇沿途滋事暨阶州逆匪暗袭营垒、追剿获胜各折片。回匪勾通逃勇自甘省华亭一带从后山间道窜至汧阳地方，旋向东南窜去，经驻防之彭基品等军由岐山追抵武功，节节蹑剿，屡有斩获，并于新店子等处斩馘多名，该逆西窜醴泉境内。惟贼多马队，飘忽异常，而该处地势平衍，无可控扼，非各军会集不能聚歼。雷正绾现派雷恒等管带马步三营追剿入陕，并著传知曹克忠恪遵前旨酌拨数营驰赴汧、陇一带会合堵截，毋令逆氛踵窜陕疆。刘蓉督饬彭基品等实力跟剿，以收夹击之效。……回逆回窜陕疆已至醴泉境内，若折向东北奔窜，越过泾河，难保不窥伺晋省完善之区。著沈桂芬预筹防范，不可稍涉大意。本日复据都兴阿等奏官军连获四捷，筹划进攻情形及西宁军事紧要，请饬鹤龄前往镇抚各等语。都兴阿等督带马步各军进剿宁夏贼匪，叠破城南逆垒，移营进逼，即著乘此声威稳慎进取，攻拔坚城，尽歼丑类。西宁回目马尕三等恣纵肆虐，阿家呼图克图等所禀各节自系实在情形，亟应拣派妥员前往镇抚，著骆秉章催令鹤龄迅速前进。都兴阿饬令该总兵统带所部前往西宁妥筹办理，以资镇慑，不准稍涉迟延，致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骆秉章、刘蓉、沈桂芬、文煜，并传谕陶茂林、恩麟、杨能格知之。

（卷128　6—9页）

同治四年正月癸亥（1865.2.22）

又谕：保恒、惠庆奏逆回上窜济木萨，古城汉营相继失守、满城危急、都司钟龄等临阵脱逃、坐视不救、扎克当阿、伯锡尔奏古城被围、请派员就近赴援各折片。古城满城存兵仅六百余人，布置实嫌单薄，保恒、惠庆能于回众攻扑之际婴城

固守，实属可嘉。仍著激励兵民同心守御，以待援兵。扎克当阿等现已咨令色普诗新统带木垒河户民前往古城救援，该户民等情愿自备粮草迎击贼匪，洵属深明大义。色普诗新于古城地理人情既所深悉，即星速前进先解古城满城之围，再与保恒、惠庆妥筹攻剿。扎克当阿等复派章京达萨杭阿等赴巴里坤招集民勇七八百名，并派护卫苏皮盖带领回兵五十名作为后路策应，所筹尚妥，惟兵力究嫌单弱。哈密回兵前次屡经击退逆匪，甚为得力，著扎克当阿、伯锡尔再行添派回兵数百名，派员管带随同色普诗新节节西剿，以资接应。……穆图善前已叠谕带兵出关，现在古城一带贼氛日炽，待援孔亟，著都兴阿即行知照穆图善懔遵前旨迅带所部前赴哈密，与扎克当阿、伯锡尔筹商进剿，不得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骆秉章、保恒、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惠庆、色普诗新、扎克当阿、伯锡尔，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28　24—27页）

同治四年正月甲子（1865.2.23）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雷正绾奏分筹雕剿逆巢并窜逆突入陕疆、现饬截剿一折。会宁郭家驿马贼经官军堵截获胜后分为两股，一股南奔张家川，越莲花城折回会宁老巢，一股由陇州窜入陕境，飘忽异常。前据刘蓉等奏该逆勾结溃勇已窜及醴泉，雷正绾所派雷恒等军适成尾追之势。陕省防兵较单，刘蓉现将新募豫勇过陕之参将段登云等留扎兴平以顾西安门户。仍著雷正绾檄饬余万明、雷恒两军星驰截剿，探明贼窜何处，迅即绕出贼前会同陕省各军实力兜截，务将此股窜匪就地殄除净尽，毋任旁窜。刘蓉当就现有兵力妥筹会剿，不得稍涉松懈。甘省悍贼麇聚固原，经曹克忠从静宁夹击，其势已蹙。著雷正绾会同曹克忠稳慎进攻，先行雕剿萧河城彰义堡逆巢以孤贼

势，即可规复固原州城，尽歼丑党，毋任匪踪续窜陕疆。另片奏逆回假冒官弁，现饬严防等语。据擒获伪元帅耿怀民供称贼中尚有凤翔投匪勇丁二三百名，每出冒充官军，现窜岐山县境内。著雷正绾、刘蓉通饬各属一体认真搜剿，实力盘查防御，毋堕狡谋，并由雷正绾确切查明此项逃勇是否即系投诚复叛之蔡华富等，抑系回逆冒充，迅即据实具奏。蔡华富著先行革职，仍一面严缉务获，查明如果属实，即行正法。蔡华富所管勇丁即著雷正绾札调赴营，妥为安插，以免别滋事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8　30—31页）

同治四年正月乙丑（1865.2.24）

又谕：恩麟等奏巩昌戒严、平番危急、请饬都兴阿、曹克忠分兵会剿一折。巩昌逃回纠约盐关等处残匪及洮、岷、河、狄回民肆扰陇西之何家沟等处，并直薄郡城，经官军击退，现仍在距城四五里屯聚；其米拉沟回匪勾结撒回纷扰平番县属之苦水堡等处，县城被围，危急万分。恩麟现派军分防苦水堡、秦王川以保省城粮路，并将都兴阿派令防省之道员黎献暂留平番，由甘、凉拨兵千名及石成器部勇五百名统归黎献调遣，著即催令各军飞速前进迅解城围。穆图善叠经有旨催令出关，都兴阿逼攻宁夏兵力无多，势难远顾平番之急，著恩麟即就现有兵力责成黎献力筹剿洗。陶茂林进攻靖远如已得手，并著分兵兼顾。恩麟请拨黎献旧部一千名赴平之处，著都兴阿斟酌情形能否分援，妥筹调派。巩昌之贼该护督拟请腾出曹克忠一军专力剿办，曹克忠现同雷正绾会剿肃河城彰义堡之贼，规复固原，军情万难松劲，仍著该护督饬令赵桂芳就原部勇丁二千余名力筹堵遏，一面分兵兼顾，一面严防省城。恩麟身任地方责无旁贷，试问该督自受事以来究竟肃清何路？剿平何股贼匪？闻警

莫展一筹，明知各路兵力难分，徒以呼吁塞责。若再毫无布置，专待客兵，致令地方日遭蹂躏，该护督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卷128 39—40页）

同治四年正月丙寅（1865.2.2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遵旨赶紧募勇并筹拨各省协饷情形一折。甘省饷需奇绌，都兴阿等军现有兵勇已不能按月给饷，将来杨岳斌募勇赴甘并益以蒋凝学、金国琛、李鹤章等三军共计二万余人，其支绌情形更可想见。若不早为筹划，深恐停兵待饷，贻误事机。……

（卷128 42页）

同治四年二月壬申（1865.3.3）

又谕：刘蓉奏追剿窜回获胜、余逆回窜甘省、会攻阶州踞逆获胜、请派大员总统三路官军并请留马队防陕各折片。逆回窜往醴泉后，经彭基品等分道进攻，毁平贼垒，余匪昼夜狂奔，由淳化县境返窜甘界。长武县属另有宁州窜匪滋扰，雷正绾派周显承等军由萧镇一带追至白吉原，该逆复由南原绕窜安化地方渡河，意图盘踞白吉原复肆鸱张。雷正绾现已亲督六营回扎泾州，分扼北原、党原等镇以顾邠、长门户。著即督饬各营认真扼剿，以遏后股窜匪，并飞檄雷恒、余万明等驰赴长武，段登云等驰赴三水之土桥，分路迎截扼剿，并著刘蓉迅饬彭基品等军由乾州进趋邠州，以杜该逆合并之谋。刻下回逆虽已返奔甘境，仍虞不时回窜，雷正绾、刘蓉当严檄各军合力防剿，务将白吉原匪股悉数聚歼，毋任勾结蔓延为患。蔡逆盘踞阶州凭险死拒，经萧庆高等连日设法猛攻，直逼城根，势已穷蹙，深恐铤而走险复窜陕疆。现在川、陕援军齐集城下，亟须大员总统进剿以期迅拔坚城。四川提督胡中和已由广元起程赴阶，计日可

到，所有蒲庆高、周达武所部援师暨甘省会剿各军均著归胡中和节制调遣。以后剿办情形即由该提督专折随时奏报，以一事权。如有何路官军不遵调度致误戎机，并著该提督随时查明，从严参办。林之望一军，屡经谕知恩麟饬该臬司率所部赴阶助剿，并著胡中和飞檄林之望迅即驰赴阶州，督率张华等军会合湘果各营扼扎两水各隘，节节进攻，迅歼丑党。胡中和总统三路援兵责无旁贷，当能协和将弁共奏肤公，以副委任。一切督军防剿机宜，仍著骆秉章悉心妥筹，与胡中和会商办理。固原逆回孙义宝，现因官军逼攻拟令回众尽杀家小乘马纷窜，营谋甚属凶狡，非有得力马队万难追截。陶茂林所募王守基马队一起虽经刘蓉截留备用，为数究属无多，侍卫讷依楞阿由扬州带领马队一起赴甘从陕省经过，著照刘蓉所请暂准截留陕省调遣以备缓急，仍著与都兴阿筹商，如宁夏军营亟须此项马队而陕省边防较松，不至逆踪阑入，仍即饬赴都兴阿军营助剿。均由该署督等熟商办理。如孙义宝等骑贼纷扰或至蔓入陕边，并著都兴阿、雷正绾随时酌拨劲旅兼筹防剿，以遏奔突。刘蓉另片奏请留已革藩司办理捐输等语。已革陕西布政使毛震寿著准其暂留四川办理捐输事宜，协济陕饷，一俟经手事竣，仍饬即赴滇省。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雷正绾、骆秉章、刘蓉，并传谕胡中和知之。

（卷129 12—15页）

同治四年二月甲戌（1865.3.5）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穆图善奏宁夏军务万紧、穆图善一军未能分兵出关、据实直陈一折。前因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叠就沦陷，伊犁等城岌岌可危，是以叠谕穆图善统兵出关，先抵哈密，节节扫荡。兹据都兴阿等奏称宁夏之贼环城筑垒抵死抗拒，都兴阿等督饬各营分投雕剿，尚不能迅速蒇

事，若将穆图善一军抽撤，兵力更形单□；须俟杨岳斌抵任，甘省镇抚有人，都兴阿等即可出关剿贼等语。所筹自系实在情形。惟新疆贼氛日炽，古城迤西处处蹂躏已至不可收拾，而甘省贼众兵单不敷剿办，若强令穆图善出关，则都兴阿兵势愈孤，顾此失彼。目前情形，大为支绌。杨岳斌回籍募勇为日已久，约计此时必已部署起程。杨岳斌受国厚恩，畀以兼圻重任，自当迅速就道，慰朝廷西顾之忧。且该督所请各省协饷及酌提厘金等款业经允其所请，是兵饷两端均可无虞掣肘，若再藉词迁延，非但有负委任，且无以慰甘省军民之望。著杨岳斌迅带新募勇丁克期先行赴甘，其未经募足之勇即责成彭楚汉、杨明海等赶紧招练成军，陆续西发，不准稍事稽迟，致滋延误。都兴阿、穆图善等务当就现有兵力激励拊循，迅图规复宁、灵，肃清北路。俟杨岳斌行抵甘省后，即可整队出关大张挞伐。哈密防守紧要，都兴阿等已派署肃州镇总兵德祥带兵千名前往哈密，著即催令德祥迅速启行，前赴哈密扼要驻守，以资策应。西宁地方紧要，前据都兴阿奏请饬令鹤龄前往镇抚，此次请将鹤龄改赴哈密之处，著该将军等斟酌情形，或另选得力武职大员带兵前往西宁以资镇慑，即可替出鹤龄统带所部出关，与德祥合兵一处藉壮声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9 17—19页）

同治四年二月戊寅（1865.3.9）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本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林鸿年咨文并昭通、临安官绅禀词呈览。滇省全境糜烂，仅有昭通、东川、临安三府尚未沦陷，可为进兵之路。现在护理昭通镇总兵杨盛宗固守地方疏通道路，且与岑毓英、马如龙等均无所忤，自可责令秣马厉兵相机进剿。至临安官绅坚不附回，为国家保此疆土，其诚悃甚属可嘉。惟近因马如龙率众数万围攻江

川，虽经恩荣、梁士美等援救获胜，而贼众兵单，饷需告竭，岌岌可危，著林鸿年迅速筹措银数万两源源接济，以维该处绅民向义之心。马如龙既称归诚向化，何以于林鸿年处从未见禀，且舍杜汶秀不讨而日与临安士民为仇？其居心殊不可问，可见梁士美等呈内所称“负隅省城，暗行其逆”等语实非过激之词。林鸿年与劳崇光等务当随时访察，妥筹办理，不可稍涉轻信，堕其术中。滇省变乱已久，非大兵云集不能戡定，而筹饷征兵尤须借助四川等省之力。……

（卷130 6—7页）

同治四年二月己卯（1865.3.10）

又谕：惠庆奏古城危急、调兵救援一折。逆回攻扑古城，暗挖地道轰击，经惠庆督率官兵奋力守御，毙贼数百名，危城得保无恙，所办甚好，仍著激励兵民同心固守以待援兵。前据札克当阿奏已咨令色普诗新统带木垒河户民赴古救援，此项民众既激于义愤志切同仇，自必能用命前驱。色普诗新本日业经降旨补授吐鲁番领队大臣，著即统带兵勇由奇台一带节节进剿，力解古城之围，毋稍延误。内地援兵业经叠次调拨，惟程途遥远到尚需时，此时惠庆、色普诗新惟当联络声势稳慎图维，力保完善，不得稍涉大意，致堕逆回奸计。需用饷银即著派员赴乌、科两城将解到之饷设法迎提，以资接济。巴里坤为古城东路屏蔽，著惠庆等咨照伊勒屯、何珀慎固封守，督率旗绿各营择要扼扎，以为色普诗新后路声援。所有此次古城守城出力员弁，著惠庆择尤酌保以示鼓励。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调吐鲁番领队大臣扎克当阿为哈密办事大臣，赏古城协领色普诗新副都统衔，为吐鲁番领队大臣，未到任前以乌鲁木齐协领荣庆暂署。

予甘肃阶州阵亡都司高香远、千总戴得胜祭葬、世职加等。

予古城阵亡协领巴哈布祭葬、世职。

予故署乌鲁木齐都统哈密办事大臣保恒祭葬、恤荫如副都统例。

（卷130 10—12页）

同治四年二月辛巳（1865.3.12）

又谕：前因惠庆奏古城危急，请调巴里坤官兵赴援，当经谕令色普诗新统带兵勇即由奇台一带会合本垒河户民前进，力解古城之围。兹据色普诗新所奏各情与前旨适相吻合。惟据称巴里坤旗、绿两营除前拨赴援二百余名外，存城兵丁无多，防堵城隘尚不敷派拨，现飞咨都兴阿统带大兵前来以作后援等语。都兴阿现在围攻宁夏，急切未能出关，而巴里坤防堵关系亦为紧要，无兵可拨自系实情。该大臣已自坤起程赴古，统带满汉官兵相机进剿，想于道经奇台时，其户勇二千余众自已均归统带前进。著即懔遵本年二月十三日谕旨，激励此项民众会合官兵节节进剿，以解古城之围。惠庆惟当慎固城防并与色普诗新联络夹击，痛歼逆氛。其巴里坤领队大臣印务既交协领伊勒屯署理，所有一切防堵各隘机宜即著色普诗新咨照伊勒屯、何琯认真严密扼要布置，毋稍疏虞。色普诗新统带援兵所需饷银，前已有旨谕令派员赴乌、科二城将解到之饷设法迎提，以资接济，并著都兴阿、恩麟迅即筹款协拨以济兵食，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惠庆、色普诗新，并传谕恩麟知之。

以巴里坤剿匪出力，赏防御百喜等花翎，骁骑校德连布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释遣戍已革佐领德俊等回旗。

（卷130 19—20页）

同治四年二月癸未（1865.3.14）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雷正绾奏官军攻克固原州城及叠破萧河城一带逆巢、请将已革臬司张集馨留甘商办善后并粮运匮乏、请饬陕省妥筹接济各折片。固原地势险阻，城池高深，陕逆孙义宝等乘虚窜陷，负隅久踞，经雷正绾督率各军奋力攻克，实属谋勇俱备，调度有方，克副委任。现在固城虽破，而逸出贼匪马队尚有数千，孙逆是否被戮尚无确据，深恐漏网余生，复行勾结煽惑，死灰复燃。著雷正绾实力追捕，务绝根株，以清余孽。甘回张保龙等既知执挺助阵保护汉民，即著雷正绾宣布朝廷威德，将降众抚循绥辑，责令将马匹军械等件全行收缴。其萧河城降回并著分别良莠，酌核情形妥筹安置，不得苟安目前，草率了事，致贻后日之患。此时固原已下，雷正绾等军应由何路进剿，并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妥为筹划，相度缓急，何处贼势最重即由何处进兵，迅殄丑类，同膺懋赏。此后进剿机宜，即著雷正绾将地势险要并贼匪巢穴详晰绘图呈览。已革臬司张集馨著准其留于甘省，由雷正绾督令将抚绥善后各事宜认真办理，稍赎前愆，不得粉饰敷衍，有名无实。甘省地瘠民贫，向不产粮，庆阳粮台不惟协饷未充，即使有力采买，亦属转运维艰。现在雷正绾一军已克坚城，势成破竹，若令停兵待饷，必至贻误事机。著刘蓉督饬藩司林寿图将雷正绾军营粮食宽为筹备，并由林寿图督办粮运事务，遴委干员在陕境设立转运局，严督沿途州县源源飞挽，毋许藉词推诿，至误要需。雷正绾另片奏请将成瑞免罪，施鹏暂缓遣戍各等语。已革提督成瑞从前办理撤回案件获咎甚重，此次随同攻克坚城，著准其在营戴罪图功，俟续有奇功再行奏请免罪。已革参将施鹏，著照雷正绾所请暂留军营差委，一俟新疆道路疏通，即行饬令赴戍，不准逗留。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0 24—26页）

以克复甘肃固原州城，提督雷正绾得旨嘉奖；赏提督谭玉龙、刘正高黄马褂，总兵官刘效忠、参将帅合胜巴图鲁名号，参将王泰山花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熊观国祭葬、世职加等，建专祠。

以运解甘肃粮饷出力，予陕西知府谢质卿等升叙有差，复已革同知罗映魁职并赏还花翎。

（卷130 27—28页）

同治四年二月丙戌（1865.3.17）

又谕：明绪奏覆陈防剿情形并贼氛逼扰、收集兵勇扎营防堵各一折。巴燕岱城与伊犁唇齿相依，伊城煤米一切向皆仰给巴城，明绪因巴燕岱被围甚急派兵前往救援，乃官兵始胜终挫，伤亡多名，枪炮器械遗失不少，皆由贼众我寡以致失利。所有带兵之武隆额、荣全、布尔和德、锡拉那、额腾额等，著准照明绪所请此次暂免查办，即责令督率兵勇奋勉图功，以观后效。佐领额腾额既能熟悉地方情形，所有武隆额办事大臣关防即著交额腾额祗领，武隆额即仍留明绪军营俾供差遣。前任抚民同知崇熙平日深得军民之心，现在伊犁军务紧要，著赏给崇熙四品顶带，开复原官，派令在额腾额军营帮办一切，以资得力。当此贼势蔓延，凶锋正锐，明绪务当拊循激励，妥筹防剿，以待援兵。枪炮为行军利器，明绪现在伊犁城内查出旧存铁块，派员监工铸造，所办甚属认真。即著督饬荣全等昼夜赶办，以利攻击。应用马匹米粮等件，并著设法购买俾资利济。哈萨克聚众抢掠并将俄人贸易圈地什物抢去，事起仓卒，难保非逆回勾结所致。现在哈萨克已否解散？安集延人众逃往何方？有无通回情事？著明绪查明具奏。伊犁差委乏人，明绪所保之员外郎衔印房主事景仑，著加恩赏给四品顶带花翎，责令总办军需局务。如能著有成效，著明绪据实保奏；倘始勤终怠，即著随时

酌劾，毋稍回护。革员陈孚恩、乐斌均著交明绪差遣委用。联捷未到任以前，伊犁参赞大臣即著荣全暂行兼署。塔尔巴哈台防守亦关紧要，博勒果素援兵既经锡霖截留，即著咨令严防塔城，毋庸勉强赴伊，以致顾此失彼。俄国之兵如能克期前来，明绪当恪遵前旨慎始图终，事事熟筹妥办，总期操纵得宜，毋贻后患。明绪到伊以后尚得民心，该将军经朝廷简擢重任，惟当加意奋勉以济时艰，不得稍存诿卸之念，致负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巴燕岱坚守危城，领队大臣穆克登额得旨嘉奖，并赏副都统衔；予阵亡协领穆克德柯、笔帖式松龄等祭葬、世职加等，佐领和色本、防御阿察本等祭葬、世职。

予库尔喀喇乌苏阵亡佐领德麟祭葬、世职。

（卷130 34—37页）

同治四年二月丁亥（1865.3.18）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穆图善奏统筹剿办情形一折。宁夏攻剿回匪现在正当吃紧之时，未能抽兵出关遽援新疆，自系实在情形。惟乌鲁木齐等处迭就沦陷，伊犁等城岌岌可危，该将军大臣等飞章呼吁，望救甚殷，岂能置之度外？自应速将宁夏一带肃清，以便赶紧分兵出关援应。都兴阿等现攻宁夏城北贼圩虽小有斩获，而贼势未衰，尚复踞巢坚拒，著即督率将士实力进攻，速拔坚城，以期先清甘境。雷正绾一军已克固原，必须迅将灵州一带贼氛扫荡，庶可与都兴阿等军会攻宁夏，即著懔遵前旨实力办理。前经叠谕杨岳斌速赴甘省，以刻下情形而论，非杨岳斌迅速到甘，不能腾出兵力进援新疆。该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稍事迁延，致滋贻误也。发、捻各匪窜扰豫省势尚鸱张，詹启纶等军现随僧格林沁追剿正当吃紧之时，未能即赴甘省，都兴阿等惟当就现有兵力迅速图功，

毋得专待增兵致延时日。哈密防守最关紧要，鹤龄既未能迅往该城，即著都兴阿将派出之官兵五百名饬令赶紧前往，交护总兵德祥统带赴哈，以资防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都兴阿奏调山西驻防茅津渡楚勇两营赴甘，并请饬山西筹拨该营军饷，当经降旨谕令沈桂芬将派防茅津渡楚勇拨赴甘肃归穆图善统带，并由晋省每月解银六千五百两以供楚勇口粮之用。嗣据沈桂芬奏晋省筹防紧要，截留楚勇一营，饬令副将袁复清统带一营赴甘，亦经降旨允准。兹据都兴阿、穆图善奏称山西仅派袁复清统带一营来甘，晋省应拨该勇月饷浮出一半，穆图善前派总兵陈东霖赴楚招募之两营月饷尚无着落，拟将陈东霖一营补作晋省截留银数，以符六千五百两两营月饷原数，并请将陈东霖下余一营一并由晋省筹解月饷等语。宁夏剿匪正在得手，各营军饷均关紧要，著沈桂芬仍遵前旨将每月应解楚勇口粮六千五百两如数拨解，并将陈东霖下余一营月饷按月筹解，毋稍延缓。都兴阿等另折奏开春以后蒙古驼只疲乏，不堪运载采买粮石，请饬山西筹银二三万两交归绥道代办粮米，并饬绥远城将军饬属运解等语。即著沈桂芬督饬藩司迅筹银二三万两发交归绥道代办粮米，并著德勒克多尔济督催归绥各属雇备车牛运交宁夏军营以济要需。其运费一项，准其作正开销。沈桂芬筹拨代办粮米银两，准其于捐免赎罪项下或应解庆阳饷银内划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1 1—4页）

同治四年二月己丑（1865.3.2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恩麟等奏击退靖远逆匪、县城解围、现筹分兵兼顾西路、平番县城围稍松、请饬曹克忠等赴援并灵台县被贼攻陷、请饬刘蓉就地筹防各折片。靖远被围，陶茂林督队冲击，平毁贼巢，城围立解。连日周历搜捕，附近数

十里均无贼踪，惟哀鸿嗷嗷满目，陶茂林已入城安抚良回。即著督饬地方官加意抚绥，仍督率各营将弁剿捕窜逆，毋任四散滋扰。河、狄回匪虽有就抚之说，其心反覆无常，万难深恃。著恩麟加意严防，毋稍大意。平番回匪窜入省北秦王川一带，该处为产粮要区，省中民食所赖，陶茂林将靖远大局布置定妥即酌带劲旅先赴秦王川，会同恩麟所派之宣威各军殄灭窜匪，即赴平番助剿，以顾西路门户。巩昌望援日切，恩麟请令曹克忠率领全部专顾巩昌，俟该处贼匪荡平即与陶茂林合军规取河、狄。曹克忠一军自萧河城等处剿抚兼施，现在应由何路进兵，能否令赴巩昌之处，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悉心酌核，一面奏闻，一面檄饬该总兵照办。宁夏未复，匪势正炽，都兴阿、穆图善未能迅拨劲旅援应平番，著恩麟懔遵正月二十九日所奉寄谕责令黎献调集兵勇妥筹办理。总须俟宁夏克复后方能分兵兼顾，此时有陶茂林一军前往，情形当可稍松。该护督惟当就各路现有兵力妥筹办法，无庸日事呼吁为也。另片奏灵台县城被贼攻陷，刘蓉请将曹克忠全部十六营留防邠、长、汧、陇，该护督请留曹克忠在甘省专意剿匪，请饬刘蓉暂行就地筹防等情。灵台被陷，旋经官军克复。前此由宁州窜扰白吉原之匪，想即此股分窜。著刘蓉檄饬彭基品等并雷正绾所派马队迅将白吉原股匪奋力殄除，毋留余孽。雷正绾前奏曹克忠札调洮州土司杨元蛮兵马队一千名到营助剿，能否得力之处，仍著随时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刘蓉，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以甘肃靖远县城解围，赏提督张在德一品封典，副将张定元、陶万成、鲁光明、游击常守仁巴图鲁名号，守备刘裕升花翎，总兵官陶生林等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提督高余庆、副将谢万年、游击王继祥、守备吴南云、千总陈策勋等祭葬、世

职加等。

（卷131 9—12页）

同治四年二月庚寅（1865.3.21）

浙江巡抚马新贻奏勘明海塘工程，现于翁家埠分设一局，派委前按察使段光清驻扎工所监督一切。得旨：著即督饬段光清等核实勘估，认真兴办。务须工坚料实，不准有草率偷减之弊，以卫民生而革浮费。

（卷131 13页）

同治四年二月壬辰（1865.3.23）

谕内阁：前因雷正绾奏攻克固原州城大获胜仗，并攻克肃河城等处逆垒，已明降谕旨宣示。现在甘肃大兵云集，该逆败溃之余，克日可期殄灭。惟念回众良莠不齐，其甘心谋逆、戕官踞城各犯屡抗天讨，荼毒闾阎，实为国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愤。惟其中亦有安分良回，或始终未入逆党，或被贼匪胁从，天戈所指倘致玉石俱焚，朝廷好生之心实所不忍。著甘肃统兵各大员于大军经过各地方确切查明回民中如有结连善类、固守堡寨、与贼相持者，即行奖勉拊循，以资观感；其或迫于贼势勉强附从，大兵一临或缴械投诚，或捆献首逆，亦可曲加宽宥，予以自新。该回民等食毛践土数百年，国家一视同仁，与内地汉民原无区别，各统兵大臣务当仰体朝廷法外施仁至意妥为办理，但分良莠，不分汉回，除积年巨憝法所不贷外，其余被胁人等果系真心效顺，即毋庸概予骈诛。该回民等于就抚后各宜荡秽涤瑕，同安耕凿。该汉民亦须驯顺安分，共泯猜嫌。如回汉各民嗣后再有挟私逞忿之举，朝廷必当尽法惩治，不能屡邀宽典也。

（卷131 17—18页）

又谕：雷正绾奏现筹进剿机宜、分别良莠安插降回一折。

固原地险城坚，甫经克复，弹压抚绥均关紧要。雷正绾已派提督刘正高入城镇抚，著即饬该提督慎固防守。降回张保龙与陕省叛党已成仇敌，踊跃用命，即著饬令将挑出各壮丁作为前队杀贼自效，如能奋勇出力，据实奏闻。其各处乞抚回众，并著雷正绾分别良莠，妥为安置。总期恩威并济，毋贻后患。目前逆锋大挫，正宜乘势进取，著雷正绾即统带各营由李旺堡、同心城一带节节逼剿，并严饬派出之提督谭玉龙等由黑城子一带扫荡而前。雷正绾务当稳慎进攻，与都兴阿、穆图善会攻宁、灵，以收廓清之效。雷正绾奏称河、狄回尚敛迹，洮、巩军势亦觉稍安，拟饬曹克忠攻剿会宁，合军北向。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妥筹调度，如令曹克忠联络北行，即饬令先将会宁踞逆攻克，并将窜至盐茶之陕逆殄除净尽，合兵规取灵、宁。或巩昌待援尚急，亦著都兴阿等体察缓急情形酌度办理。陶茂林一军，前曾谕令剿办秦王川窜匪后赴援平番，惟曹克忠之军北向，则甘肃东南一带空虚，如陶茂林能克期将平番逆匪剿灭，即饬令回军扼扎安、会，居中控制，牵缀河、狄、洮、巩贼势，相机进取。总之，军情万变，瞬息不同，该将军等必须通筹全局，庶不致顾此失彼，左绌右支也。雷正绾奏盐茶一带回民尚称良懦，请分别良莠剿抚兼施，本日已明降谕旨剀切晓谕。即著雷正绾于接奉后刊刻黄，出示招抚，以释猜疑而安反侧。惟仍须随时察看，不可草率迁就，贻患将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1 23—25页）

又谕：劳崇光奏云南官军剿办曲、寻逆回、擒斩逆首、迤东肃清一折。据称上年七月间劳崇光派游击冯世兴酌带亲兵练勇驰赴曲、寻一带会同马如龙等奋力进攻，连日歼毙逆回无算，先后将寻甸州、曲靖府城收复，并擒获逆首马荣、马联升

等，业将马联升在军前正法，其马荣一犯亦经该督札饬解赴云南省城，交署臬司宋延春验明正法；岑毓英、马如龙筹调兵练力挫凶锋，收复城池，督擒首犯，均属勇敢过人，请将马如龙等仍照原请给奖等语。马如龙等既据该督声称此次肃清曲、寻，擒斩逆首，实系异常出力，自应量予奖叙以昭激励，本日已明降谕旨照劳崇光所请给奖矣。滇省迤东现已肃清，即当檄饬诸军进规大理。以目前时势而论，亟须督、抚大吏前赴滇中督办，指授机宜，使各军有所禀承。事权既归划一，始可迅蕆全功。如但委之岑毓英、马如龙等，非但诸军无所统一，且恐成尾大不掉之势。劳崇光身任云贵总督责无旁贷，且于马如龙等均深信其可恃，自必熟筹驾驭之方。该督远在黔垣，仅能遥为控制，不如进扎滇省，于一切攻剿机宜可以就近筹度。著劳崇光酌带兵练克期赴滇，或于东昭两府择要驻扎，或径赴曲靖近控省垣，均即迅速筹维，相继前进，毋得稍涉迁延，致负委任。林鸿年简任滇抚，屡经谕令进扎东昭，现在滇省东路疏通，著林鸿年懔遵前旨克日启行，毋再延缓，并著骆秉章懔遵叠次寄谕迅筹饷银数万交林鸿年带往，并于唐友耕、刘岳昭所部两军悉心审度，即川省边防紧要未能全行撤赴滇省，或先抽拨数营随林鸿年前往。该督素顾大局，必能不分畛域妥筹迅办。林鸿年亦不得藉口兵饷未裕仍行安坐川垣，致误事机。劳崇光、林鸿年于滇省军事总当和衷商办，不得因所奏各情互有岐异遂至稍涉龃龉。马如龙既系诚心效顺，何以临安绅民所禀有率众围攻江川之说？是否实有其事？有无别故？仍著劳崇光等随时察看，谕以大义，饬令马如龙蠲除私忿，约束回众毋许再启衅端，并可札饬梁士美等告以马如龙现既力图自效，即当与之同心协力进规迤西，一意以歼除杜逆为事。杨盛宗与马如龙、梁士美等素均无忤，并著该督等督饬杨盛宗与

之联络会筹进攻。马如龙等此次已加优奖，倘迁延疑贰，有始无终，仍著劳崇光据实参办。劳崇光等如不能妥为驾驭，致马如龙等或生反侧贻误事机，亦必治劳崇光以应得之罪。懔之，慎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劳崇光、张亮基奏筹办黔省各属军务情形、天柱县城复失各折片。定番之匪由罗斛旁窜大塘，直逼汛城，经邓尔巽等击败，该逆窜回坝芒老巢。遵义号匪勾结苗匪扰及正安州境，官军次第扫荡，余匪现仍退回兴义。逆首张凌翔、马河图业经正法，郡城内外肃清，新城、贞丰匪势已孤，现经兴义等府厅集练进攻。该省到处皆贼，虽据该督等奏称各路叠有斩获，亦止小有胜仗，并未痛殄逆氛。著劳崇光、张亮基督饬派出官军分路进攻，次第肃清疆圉。惟当实力剿办，底定边陲，不得一味敷衍，粉饰养痈，致贻无穷之患。

（卷131 25—28页）

以云南曲靖、寻甸剿匪获胜，生擒首逆马荣、马联升，总兵官马如龙、道员岑毓英得旨嘉奖并赏巴图鲁名号，余升叙有差。

以云南克复楚雄等城出力，赏都司杨英培等花翎，同知岑毓祥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31 30页）

同治四年三月丙申（1865.3.27）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惠庆奏满城危急、请催关内大兵星驰援应一折。逆回窜陷济木萨、古城两绿营后，乘势围困满城，于上年十二月间北城迤东突被地雷轰发，角楼震圮，城身幸未大损。该逆蜂拥扑城，官军力战击退，其城垛震倾之处经八旗老幼妇女多人帮同运送砖土，乘间堵补完固。该逆攻扑满城势甚鸱张，亟须厚集兵力以资捍御，色普讬新统带兵勇已由奇

台取道赴古，著即克期前进，与惠庆联络防剿，毋稍稽延。杨岳斌当已部署起程，著僧遵叠次寄谕迅带新募勇丁赴甘剿贼，并催令彭楚汉等将未经募足之勇赶紧招练，陆续西发，以便腾出穆图善等军出关。联捷前经令由山、陕等省取道出关，此时谅已抵晋，著于所调黑龙江官兵到时即行统率星速进发，不许藉词逗留。前据崇恩、常明、庆明、奎章、扎拉芬等先后奏报愿随联捷出关剿贼，俱经降旨允准。军营事权必须统一，始可师出有功，所有崇恩、常明、庆明、奎章、扎拉芬各员均著归联捷节制，一切军营奏报并毋庸崇恩等列衔，以免纷岐。都兴阿前派署总兵德祥带兵千名前赴哈密扼剿，此时行抵何处？著都兴阿等飞檄德祥迅速前行。鹤龄一军如无须留防西宁，即可饬赴关外助剿，并由都兴阿等随同酌度办理。古城旗营妇女竟能帮同运送砖土，共保危城，洵属深明大义，著惠庆加意抚循，随时奖劝，并准酌加赏赉以固军心。古城待援急于星火，色普讷新、联捷等务当体朝廷廑念边陲之意克日整队遄行，倘再事迁延致误军事，该大臣等自问当得何罪？惠庆仍当激励在城兵勇协力固守以待援军，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2 1—3页）

同治四年三月己亥（1865.3.30）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林鸿年奏会筹进剿事宜并滇省军务不宜再缓、请饬赵焕联赴滇、提篆碍难带往各折片。滇、黔两省军务均关紧要，现在迤东渠魁授首，官兵正宜乘此机会专攻迤西。回目杨振鹏擅攻临安，马如龙等权势日张，亦宜分别剿办裁抑。林鸿年自宜速集兵勇进扎昭通，筹办军务以资控制，并著骆秉章遵照前奉谕旨于刘岳昭、唐友耕等所部酌量抽拨数营交林鸿年带往滇省，所需饷银亦由骆秉章酌量缓急拨解，以顾大局。现在阶州城池克复在即，唐友耕俟阶州克复，即著骆秉

章饬令该提督统率全部移赴滇省，届时林鸿年即可将云南提督印信交唐友耕接收。臬司赵焕联已谕令李瀚章等催令赴滇，道员黄冕业经告病回籍，应毋庸议。前经谕令劳崇光由黔赴滇，著即懔遵前旨迅往迤东择要驻扎，与林鸿年会商军务相机办理，毋得迁延观望致误戎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2 12—13页）

同治四年三月辛丑（1865.4.1）

又谕：恩麟等奏搜捕靖远回匪、拔兵分路防剿、萧河城回民乞降各折。靖远余贼窜踞郭城驿等处，经陶茂林督饬官军分路进剿，将郭城驿附近踞匪搜除殆尽，焚毁中滩贼巢，攻克李家原，进取大小白草原，歼匪甚众，生擒悍贼马幅儿等数十名讯明正法，剿办尚为迅速。靖远新城堡、会宁王家集处处有贼盘踞，陶茂林等酌留三营扼扎金县以顾东路，派黄超群一军防堵平番要路以通省西咽喉，兼防河狄，该提督即由靖、会一带进剿，所筹均尚周妥。即著陶茂林亲督各军将新城堡等处贼匪节节进剿，扫荡而前，迅歼丑类。固原余逆恐蔓延会宁等处，曹克忠现在整队西行，应如何进剿之处，著雷正绾、陶茂林懔遵前旨妥筹调度。萧河城回众乞降，既据恩麟奏称苏上达本系王大桂旧部，赫明堂亦是上次随同张保龙投顺之人，或诚心向善亦未可知等语，即著恩麟督饬曹克忠严密防范，妥为办理，毋得掉以轻心，致为该逆所给。曹克忠一军本未令其赴陕，著恩麟咨会该总兵实力剿办，迅殄回氛，廓清甘境。陶茂林、曹克忠自入甘以来勇往杀贼，叠著战功，朝廷深资倚任，一俟全甘肃清，定当再加懋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雷正绾，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遵筹派赴新疆援军应需粮饷一折。甘省川兵岁久，民力凋敝，粮饷支绌，新疆援军所需粮料、车驼等项该

省未能兼顾，尚属实在情形。四川等省距甘较近，转输自易为力，著骆秉章、阎敬铭、张之万、刘蓉按月各筹拨银四五万两，遴派妥员星速解赴甘省以备新疆援师粮饷之用。此系指拨紧要款项，各该省无论如何为难暨有无欠解甘饷，均须一体迅为筹拨，不得藉词宕延致误军食。其山西省暨河东道欠解协甘饷银，并著沈桂芬迅速查明，除业经解赴庆阳粮台及甘省外，其未解之款尚有若干？即饬藩司及河东道迅行解交，源源接济，毋再玩延。至各该省拨解银两，如欠有甘饷省分即将此次所拨之项照数划抵，如并无欠解甘饷省分并准在邻近欠解各省按数拨还。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2 17—19页）

又谕：恩麟等奏甘省待饷万分紧急，请饬四川、山西两省将甘肃委员所收捐项由各该省督抚就近具奏，陆续解甘等语。甘省军饷浩繁，熙麟等前请分派委员前赴四川、山西两省设局收捐以济急需，惟此时缺饷已久，晋、蜀两省距甘窎远，若甘省委员收捐之项必仍令详报甘省汇办，不但公文往返有需时日，且恐各捐生未能立时奏奖不免观望迟疑。恩麟所奏自是实在情形，亟应变通办理以广招徕。著骆秉章、沈桂芬饬令甘肃派赴各该省劝捐局员就近将捐数详报，即由各该省督抚随时具奏，一面收集银两陆续解甘，庶于军饷大有裨益。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2 20页）

同治四年三月壬寅（1865.4.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雷正绾奏请将已革知府袁怀忠开复"永不叙用，仍留革职"处分，已明降谕旨不准开复，永不叙用矣。此次克复莲花城贼巢等处虽著战功，深恐留营日久故智复萌，未免有妨营务，即著雷正绾将袁怀忠迅即驱逐出营，不准逗

留。该革员所部兵勇数百名，著雷正绾另行遴派员弁妥为管带。雷正绾于克复固原以后由李旺堡、同心城一带节节进剿，现在想已统兵前进，即著仍遵前旨稳慎进取，与都兴阿等会攻宁、灵，廓清边圉，毋稍延缓。现在甘省各路官兵进剿情形，著雷正绾随时驰奏以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攻克张家川等处贼巢出力，赏副将陈正藻、黄得祥、田玉升、参将汪湘、李华训、游击屠万泰、程加良、胡日盛巴图鲁名号，游击颖大德等花翎，都司鹤龄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参将杨宗德等八十一员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秦州被戕典史刘芳祭葬、世职加等。

（卷132 22—23页）

同治四年三月癸卯（1865.4.3）

又谕：瑞云奏凉州郡城内外逆回变乱、剿除净尽一折。凉州回匪结连营中回官谋逆，焚烧关厢，攻扑郡城，经瑞云督饬凉州满汉文武员弁及绅民团勇人等协力截剿，铲除殆尽，办理尚属周妥。前据恩麟奏平番扑城回匪击剿渐退，城围稍解，大股仍在城外十里、二十里地方盘踞，当经谕令陶茂林驰赴秦王川会同恩麟所派之宣威等营合力进剿。平番距凉州并不甚远，设贼匪被击北窜，凉州郡城居回甚众，入伍食粮亦多回兵，设再勾结煽乱，关系非轻。著瑞云仍饬派出兵勇搜捕余匪以净根株，并令在事文武将回众、回兵妥为抚辑弹压，毋令滋生事端。其平番一带贼匪，著恩麟、陶茂林懔遵前旨严饬兵勇迅图扫荡，以期早日蒇事，毋任蔓延。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瑞云，并传谕恩麟、陶茂林知之。

以甘肃凉州截剿逆回获胜，赏佐领他蒙阿等花翎，骁骑校额尔赓额等蓝翎，予协领图明额等升叙有差。

（卷132 28—29页）

同治四年三月乙巳（1865.4.5）

又谕：明绪奏请调东省劲旅出关剿贼、锡霖等奏遵旨筹防暨锡霖奏因病恳请开缺各一折。现在吉林等处存防兵数无多，势难再行抽调，应毋庸议。伊犁各城待援甚急，前经叠谕穆图善俟宁夏军务稍松即行统军出关，并经都兴阿等派署肃州镇总兵德祥带兵一千名前赴哈密，其川省派援之鹤龄一军亦经谕令改往哈密一带防剿，此时计均可出关，著明绪飞檄德祥等军迅将哈密等处回匪剿除，即可直达库尔喀喇乌苏，渐次西下。明绪仍当激励存城兵勇妥筹防剿以待援兵，并随时侦探巴燕岱城防情形，妥为兼顾。塔城防务亦关紧要，锡霖辄以旧疾复发恳请开缺回旗，显系意存诿卸，锡霖著即开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之缺，由明绪调赴伊犁听候差委，不准藉词迁延。所遗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著武隆额驰往署理。塔城车排子地方人民慌乱，土尔扈特相近之海沿一带并有遣勇数百名肆行滋扰，绥来县回匪亦窜至大小拐一带，距塔城不过百余里。锡霖派令委营长穆隆阿会同台吉特古斯蒙古官兵严密防守，即著武隆额迅赴塔城，札饬派出各军慎防要隘。锡霖札饬就近住牧之哈萨克台吉挑选阿勒巴图数千名备调，为数太多，著即妥筹镇压，毋任境外匪徒勾结滋事。塔城回众向称良善，武隆阿到署任后即督饬署参将米庆等妥为抚辑，晓谕回众毋为浮言所摇。伊城带兵需员，博勒果素已于上年十二月调任伊犁领队，著俟武隆额到塔后酌带兵练驰赴伊垣，会同明绪相机进剿。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印务即交图库尔接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塔尔巴哈台抚辑回众，赏署参将米庆等花翎。

（卷132 36—38页）

同治四年三月戊申（1865.4.8）

又谕：惠庆奏古城被围日久、请饬官兵赶紧赴援一折。逆回纠众攻扑古城势甚鸱张，经官兵奋力拒击杀贼无算，贼锋始却。该城被困日久，亟望官军救援。旋探闻色普诗新带领满汉兵勇二百余员名由奇台行抵富家庄地方遇贼接仗，因寡不敌众先胜后挫，色普诗新及带兵员弁一时伤亡，全军俱溃。古城兵食将竭，势甚岌岌。都兴阿等所派署肃州镇总兵德祥所部兵一千二百余名现已行抵哈密，著都兴阿、穆图善飞檄德祥统带官兵相机前进。鹤龄一军并著都兴阿等飞催出关，与德祥之军联络进剿。都兴阿等当严饬德祥、鹤龄等随时审度军情稳慎进取，万不可稍有挫失致损军威。刻下甘肃雷正绾等军已谕令由李旺堡、同心城一带与都兴阿等会攻宁、灵，计可声息相通，回环策应，克期蒇事。古城援兵尚形单薄，穆图善一时未能出关，如各军中尚有可以抽拨之兵，即由都兴阿、穆图善先行派往助剿以资厚集。扎克当阿、伯锡尔因哈密防务紧要，招募民勇一千余名训练协剿，著仍懔遵前旨认真拣择，训练成军，协同在城防兵与巴里坤官兵联为一气，互相援应。哈城兵勇现既募集千余，合之鹤龄、德祥两军谅敷分布，自应设法救援古城。惟古城逆氛甚炽，赴援兵力亦须稍厚，若仅以数百人前往，则寡不敌众，于事无济。哈城为进兵之路，防守亦最关紧要，除将各军分拨留防外，其余酌量调赴古城应援，兼须妥筹后路接应之兵以免疏失，即著扎克当阿、伯锡尔妥筹办理。惠庆惟当激励存城兵勇固守待援，毋稍疏懈，并著饬奇台县知县恒颐等多筹粮糈妥运到城，以济军食。甘肃省城现有陶茂林劲旅，本省之兵如可腾出，即著恩麟移缓就急，酌拨若干饬赴哈密以厚兵力。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扎克当阿、伯锡尔、惠庆，并传谕恩麟知之。

予古城阵亡署巴里坤领队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色普诗新祭

葬、世职如都统例，谥“武愍”；佐领惠斌等祭葬、世职。

（卷133 9—11页）

同治四年三月庚戌（1865.4.10）

又谕：恩麟奏凉州回匪变乱先后扑灭、窜扰平番贼匪击败回巢及古浪县属回匪滋事、旋即歼灭各折片。凉州府城关回匪勾结变乱，前据瑞云奏报业已剿灭净尽，回弁马忠亦经击毙。此次恩麟所奏探报各情，与前奏大略相同。惟据称回弁马忠并在逃之百余人尚未弋获，与瑞云所奏剿灭净尽情节不同，是否探报之误？仍著瑞云、恩麟查明有无余匪，迅速拿办，并著恩麟饬令道员黎献查明该匪怀疑变乱情由，出示晓谕以安反侧。其窜平番之匪于官军剿办之后分踞武胜堡等处，经黎献会同副将张琮督军剿败，退回米拉沟逆巢，并将古浪县属马得彪一股匪徒立时扫荡，以免勾结之患，办理尚属迅速。即著严饬黎献督同各路民团扼要防堵，毋任蔓延为害。前谕陶茂林一军驰赴秦王川会剿平番逆匪，并防该匪北窜凉州，该提督前由靖、会一带搜剿固原余匪，现在行抵何处？能否分兵会合黎献等军将米拉沟贼巢迅图扫灭并严防该匪北窜凉州之处，著恩麟、陶茂林妥筹办理。署安肃道恒龄接济哈密军食，前已据扎克当阿奏报尚能竭力筹措有裨军务，现在德祥及鹤龄各统所部出关，谅已先后行抵哈密，并此外仍有续行出关之兵，应用军食即饬该署道宽为筹备。倘有不敷，准其于近省协拨银内酌量动拨采买，俾利军行。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瑞云，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卷133 19—20页）

同治四年三月辛亥（1865.4.11）

谕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穆图善奏移营进剿获胜情形并请预调马队一折。都兴阿等军进攻宁夏，逐日出队均有斩擒，现在黄金山等已逼扎东门等处，击破贼卡，挑挖长濠，正当乘此声

势将城贼聚而歼旃，迅图克复。惟盐、灵、中卫贼匪分股窜扰，皆为宁夏贼党外援，虽经都兴阿等派兵防剿，尤当相机妥筹兼顾，庶免贼匪得以勾连，又烦兵力。鄜州、宜君中部等处亦有贼匪滋扰，雷正绾、刘蓉当分筹截剿，毋令蔓延。宁夏肃清后，都兴阿等即须振旅出关。惟所部马队无多，难资剿办，常星阿等各起马队前经雷正绾奏调，已谕令僧格林沁酌量调拨。著僧格林沁斟酌情形，一俟军务稍松即先将此项马队迅饬赴甘，改归都兴阿军营听候调遣。杨岳斌前已据奏起程，即著星速前进以便与都兴阿等商办一切事宜。杨岳斌入陕时，常星阿等如尚未抵甘，著雷正绾、刘蓉催令该副都统等督带马队驰赴宁夏。其讷依楞阿马队业经刘蓉饬赴都兴阿军营，著即催令前进。鲍超告假回籍，此时想可抵川，著骆秉章迅催该提督赶紧部署入甘。都兴阿等出关后，宁夏北路军情或交鲍超接办，或即由雷正绾兼顾，届时自可酌度办理，不至接替无人。詹启纶一军现随僧格林沁剿办豫捻，都兴阿等请令该员迅赴宁夏之处，著暂缓置议。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僧格林沁、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刘蓉，并传谕鲍超知之。

又谕：都兴阿等奏请饬直隶总督挑拨提标官兵并按月拨解饷银，采买布匹运解来营各等语。都兴阿等所部各军攻剿宁夏正在吃紧，直隶援剿官兵既多缺额，应解饷需复欠至数月之多，兵单饷绌，深恐贻误事机。现在春雨繁多，帐房霉烂不堪栖止，兵衣亦须更换，均应赶紧筹备以资战守。著刘长佑饬令古北口提督于提标内挑选年力精壮技艺娴熟官兵三百名，配齐帐房军装器械，选派得力将弁管带迅赴甘肃花马池军营藉资助剿，并著该督将应解协饷按月如数拨解，不准丝毫蒂欠。积欠月饷著一并扫数补解，毋稍延缓。甘省购布维艰，直隶为产布之区，购买较易，著刘长佑无论筹提何款迅速采买坚实大白粗布二万

匹、大蓝粗布五千匹、青布二千五百匹分起派委妥员运解都兴阿军营，以供制造帐房兵衣之用。购买布匹价银，著准其作正开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筹办甘肃营务奋勉，赏已革安徽巡抚翁同书五品顶带。

以打仗奋勇，复甘肃军营已革副都统苏彰阿职。

（卷133 25—28页）

同治四年三月己未（1865.4.19）

又谕：恩麟奏筹拨兵勇驻守固原等语。恩麟以州城新复必须厚集兵力藉壮声威，惟省标存兵无多难于抽拨，而安、会一带道路仍梗，即凑拨亦难克期抵固，自系实在情形。秦国胜所统三营本随张集馨驻扎静宁，现在张集馨已赴固原筹办善后，静宁又已就廓清，若将秦国胜所部由静宁就近移扎固原，甚为妥便。著雷正绾即饬该员带领所统三营迅速前往，与刘正高等协同防守，恩麟即毋庸由省标拨兵往防。该处善后事宜已否就绪，张集馨应否仍留固原办理之处，并著都兴阿等酌度具奏。其营汛各缺现经恩麟咨由雷正绾委员署理，该提督当于从征人员内选择得力可靠者酌量委署，期于操防诸事有所裨益。一切军情仍随时与都兴阿筹商妥办。宁夏近日军务若何？都兴阿、穆图善务当督饬各营将弁奋力攻取，及早克复，毋得旷日持久致误戎机。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广凤、奎昌奏探闻塔城回众变乱一折。据称接扎萨克亲王策林喇普坦等文称，正月初一日塔尔巴哈台回众变乱，主事职衔巴彦图自贸易圈回塔，见城门关闭，未能进城，因赴土尔扈特王扎萨克等送信等语。塔城变乱情形未据明绪奏到，自因道途梗阻文报难通之故。该城是否失守？仍著广凤、奎昌侦探确实具奏。土尔扈特王扎萨克等现拟调集兵丁探明塔城情

形，筹商进剿，惟该盟兵等素未习战，且军械等项亦多缺乏，若令勉强出征，恐亦有名无实，不若责令就该游牧地方认真操练，备预不虞，倘有贼踪窜近，务当同心协力共殄狂氛，将来大兵出关，亦可随同进剿。著广凤、奎昌传知该亲王等遵照办理，并仍探明西路情形随时呈报。塔城为新疆西北要区，如果为逆回占踞，难保不逐渐东趋，且古城一带贼势鸱张，亦恐有北窜科布多之意。此时科城之防极为紧要，广凤、奎昌纵不能派兵援应古城，而于本城防守责无旁贷，务须先事熟筹，严密布置，以期有备无患。乌里雅苏台、库伦等处亦为边疆要地，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文盛、阿尔塔什达均当思患预防，力图自强之策，不得以贼踪尚远泄沓成风，致启奸匪窥伺之渐。哈密等处待饷孔殷，乌、科等处如有僻路可通，仍著明谊、广凤等将解到饷银设法分拨。总当稳慎解送，毋稍疏忽。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4 13—16頁）

同治四年三月辛酉（1865.4.21）

又谕：雷正绾奏追剿会宁踞逆获胜、驿路畅通、派兵兼顾陕省门户、遵将地势贼巢绘图呈览各折片。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六七等日，雷正绾派张集馨统领胡大贵等军攻克青家驿，从威戎镇一带追剿直至洛门地方，沿途节节擒斩，歼贼殆尽，通渭、宁远、陇西、会宁境内均无贼踪，巩郡解严，该署提督已咨会张集馨折回会宁合力进攻。王德胜六营追剿马贼直趋盐茶，陶茂林已带兵驰抵会宁，该署提督商令陶茂林扼扎安、会控制兼顾省城，令张集馨镇抚固原筹办一切，布置均尚周妥。陕甘两省漏网巨逆均踞黑城子、盐茶、灵州一带，著雷正绾与曹克忠即由二营、三营、李俊堡等处分道进攻，以期一鼓殄除，仍应稳慎进取，不可稍涉大意。贼向宁、灵一带贼巢求

救，意图纠约大队拼死一战，著都兴阿、穆图善相机进攻宁夏，毋任窜逸。如贼有分兵救援之信，可于要路设伏邀击。该将军等务当与雷正绾等军声势联络，更易得手。阶州贼势穷蹙，著骆秉章檄遵本月十九日谕旨督令周达武等军会同林之望等认真剿办，迅图克复。刘蓉所派出之萧庆高等军原系四川派来之队，亦著归骆秉章调度以一事权。雷恒、周显承等追剿窜陕股匪，著俟鄜州等境一律肃清，由雷正绾等查明保奖。东路各隘雷正绾仍当时时兼顾，毋任旁窜肆扰。雷正绾所进地图止绘盐、固一隅，未能十分明晰，著与都兴阿等通筹全局，将现在进兵道路、贼垒情形一并绘图贴说，以备省览。正在寄谕间，据都兴阿等奏固原窜匪扑犯花马池、立时击退、恩麟奏肃州回匪变乱、现调西路各营官兵驰往援剿及阶州击贼获胜、官兵合围、玉通奏西宁花寺回匪扰害、攻陷大通县并扑府城、请派兵援救各折片。花马池贼匪虽经击退，难保不去而复来，且恐该逆以骄兵之计诿我，都兴阿务须通饬所部各营昼夜严防，不可稍有疏失。刻下靖远残匪窜绕河西，中卫县广武一带复形危急，而河东又添固原败逆，自灵州以南东互、红柳沟尽系贼氛，雷正绾必须赶紧将黑城子贼匪剿灭，督军北进，节节扫荡，进规灵州，方可与都兴阿合军痛歼丑类，即著相机迅进。现在巩昌情形已松，曹克忠仍宜分攻盐茶以分贼势，该将军即饬令速拔盐茶，毋稍松劲。鹤龄一军叠经谕令赴哈密进援，刻下肃州危急，著骆秉章等即檄赴肃州疏通道路，以便顺道出关。肃州为关外往来粮运要道，鹤龄军饷著宽为筹备，俾利师行。穆图善能否分兵前往援剿之处，著都兴阿迅速酌度调派。恩麟已调兵一千五百余名赴肃，著就现有兵力认真剿洗。黎献已据恩麟派赴凉州布置甘、凉防务，所带兵勇若干？能否移拨兼顾肃州？著恩麟酌度办理。恩麟折内所称闻有肃州东关被口

外猎户窜入滋扰，焚烧房屋，围困城垣，本地回民亦即变乱等语。究竟肃州曾否失守未据奏明，殊属含混，著即赶紧确探具奏。如肃州有失致令关内外粮路、军情消息阻隔，必治该护督以应得之罪。懔之，慎之。西宁花寺回匪变乱皆由玉通平日议抚撤团，漫无准备，以致县城失守，郡城危急，生民涂炭。该大臣一筹莫展，惟知令马文义等往来调停，断难恃以无恐。蒋凝学一军现已行抵何处？著杨岳斌飞催该道督率所部径赴西宁，该处有兵一二千名，亦即归该道调遣以资得力。肃州、西宁贼势披猖，都兴阿等未能兼顾，杨岳斌当兼程前进，通筹进剿机宜，力维西路大局。蒋凝学如离甘尚远，或由杨岳斌先拨数营前赴西宁以免疏虞，并著恩麟咨商陶茂林暂缓兼顾他处，务当先行拨兵援剿。此外如有可拨之兵，亦应分拨肃州以顾全局。西宁郡城人心必须镇定，著玉通妥为激劝，固守待援，毋得一误再误，致干重罪。阶州兵已合围，林之望当即督军会川、陕等军迅克城池。如阶州先已克复，林之望即饬所部迅援肃州。阶州乞降余匪，林之望咨会周达武等妥为安插，毋令再滋事端。鲍超近日已否抵川？著骆秉章飞催赴甘。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杨岳斌、刘蓉、玉通，并传谕恩麟、林之望知之。

又谕：现在雷正绾一军进剿会宁踞逆正当吃紧，必须饷项源源接济，方能迅扫贼氛。著阎敬铭、沈桂芬、张之万仍遵前旨将协拨庆阳粮台之款迅速筹解，毋稍迟延。四川应解之饷于未经谋滇之前仍应按月解甘，俟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四省议有协甘饷银成数再行停解，并著杨能格一面咨催，一面派员迎提以供要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骆秉章、阎敬铭、沈桂芬、张之万，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奏暂储新疆饷银以顾南北两路一折。

新疆各城需饷甚急，业经该将军由绥远城先后解过银二十四万余两，均在科城存留。昨据广凤、奎昌奏称探闻塔城回匪变乱，道途梗塞，自未能分拨各城。著德勒克多尔济咨行科布多参赞大臣将前解到饷银妥为防护，如果道路疏通，即速知照各城分提应用。倘贼踪稍逼，即解回乌里雅苏台及库伦停储，或仍提回绥远，俟路通再行解往。该将军即咨明科布多等城体察情形妥为办理。如有疏失，必惟该城将军、大臣等是问。其山东、山西续解到银四万两，即著暂留绥远城。刻下哈密待饷孔殷，如甘肃委员来提，即可先其所急发交运回。至山西指拨哈密饷银数万两，仍由该将军咨催沈桂芬赶紧筹解，毋稍延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34 20—25页）

予甘肃西宁被戕把总鲁涟清祭葬、世职。

（卷134 27页）

同治四年三月壬戌（1865.4.22）

又谕：惠庆奏击退乘夜登城回匪、请饬关内援兵兼程前往一折。古城地方回匪围攻城垣五十余日，复乘官兵困乏黑夜登城，经官兵奋力冲击，贼匪纷纷坠城，轰毙无算；恳请饬催援兵星夜前来等语。古城被围日久，兵力疲敝，合城兵民涕泣盼救，览奏曷胜焦灼。昨据恩麟奏称肃州回匪变乱，已谕令骆秉章等檄饬鹤龄一军先将该处回匪剿办。著恩麟即行飞札迎提，催令该总兵迅赴肃州，将此股殄除后即行驰赴哈密，会同德祥速援古城，毋稍延缓。联捷所统各军前已有旨令由关内行走，昨复谕令刘蓉、恩麟于成禄行抵陕甘时即飞催该提督前进。此时成禄究竟行抵何处？即著该提督迅速奏报，一面仍赶紧前进。所有联捷一军并著由成禄总统，联捷即作为帮办。该提督等务当合力同心迅速会合带兵出关，兼程前援古城。如行抵

肃州时该处业已安定，即督同鹤龄所部星夜出关，毋稍迁延，致干咎戾。穆图善一军能否分拨出关？仍著都兴阿妥为筹划，毋得稍分畛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成禄、联捷、惠庆，并传谕恩麟知之。

以守御不力，古城佐领阿坤布等下部严议。

（卷134 29—30页）

同治四年三月癸亥（1865.4.23）

又谕：联捷奏请酌提山西火箭及悬准旧部亲兵入营效力等语。山西所制铁火箭现存军需总局尚有二百余枝，著准由联捷酌提一百枝以备军中应用，即由沈桂芬照数拨解。至奇克坤布、志云等员均系京营派赴晋省制造火箭，以备都兴阿、穆图善等各军之用，若由联捷调赴该营，则各路军营所需火器从何制造？将来都兴阿等带兵出关时，该员等尚可随同前往。此时联捷所请带往之处，著不准行。勇目苗珩等均系联捷旧部，现在先后来营投效，著准其随营剿贼。联捷仍当加意挑选，不得将疲弱之卒任意收留。且直东一带回民极多，尤恐混迹投营，将来或暗通回逆，或漏泄机事，其祸不可胜言。联捷所招亲军，断不可滥收此类。倘颟顸从事，贻误军情，必惟联捷是问。所调直隶各员，除崔福泰已经刘长佑奏请留直防堵外，其余各员已催令起程。惟该员等从前所带亲勇均系大广一带游民，良莠淆混，亦难免有回民在内，前随联捷在直东一带剿贼不见得力，将来都兴阿等出关后不患兵力不厚，所请令余承恩等各带亲勇三百赴营之处，亦不准行。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4 37—38页）

同治四年四月乙丑（1865.4.25）

谕军机大臣等：恩麟奏甘省西路贼氛日炽，请飞催官兵进剿一折。肃州回匪与官兵互相焚杀，回匪尽扑州城周围屯扎，复勾

通猎户将嘉峪关占踞，甘州抚彝厅属黄家湾回匪亦于三月初一日纠众焚杀，各乡回民均有蠢动之信，贼势甚为猖獗。嘉峪关为赴新疆进兵要路，现被逆匪占踞，关内外已梗塞不通。肃州匪已登城，官兵势难持久，甘州回党煽动又成累卵之危，亟须厚集援兵疏通关路。著陶茂林酌度军情移缓就急，驰赴肃州会合黎献之军先解城围，仍分兵兼顾甘州，与恩麟所派甘标官兵赴黄沙湾河一带侦巡堵剿。都兴阿、穆图善当激励兵勇迅将宁夏汉城攻拔，即可腾出兵力交穆图善统带由甘肃节节进剿，并著雷正绾懔遵前旨将黑城子一带踞逆迅行殄除，进规灵州，与都兴阿等联络声势，稳慎进取。骆秉章所派援甘之鹤龄一军曾否出关？现在何处？著骆秉章飞催趱赴甘郡、肃州一带扼要截击，并著都兴阿等迅提前进。杨岳斌勇队前据奏报陆续起程，此时甘省军情万分危迫，著杨岳斌迅催全军驰赴甘省。其蒋凝学一军并著飞催赴援肃州一带，仍分军兼顾西宁，毋稍延缓。前经谕令成禄总统联捷诸军由陕甘前进，著联捷探明该提督现在行抵何处，飞速知照进援。联捷接奉此旨即统带官兵星速西行，会同甘省诸军将肃州、甘郡回逆次第扫荡，即行规复嘉峪关。该关为通新疆要路，必须迅图攻拔，关内外文报始通。德祥一军已赴哈密，如有别路可通消息，即饬德祥之军与关内官兵会期里外夹击，收复要隘，并著都兴阿等会筹妥办。阶州匪势已蹙，著骆秉章、刘蓉檄饬川、陕各军迅克坚城，歼除丑类，即可选派将弁统得胜之师移赴甘郡协剿。恩麟于嘉峪关被匪占踞事前毫无布置，殊属有负委任，仍著檄饬所派官兵严密堵剿，并激励肃州各乡民勇奋力救援，以解该城之围，并将甘郡回众妥为弹压抚辑，毋任复行滋事。其抚彝、高台等厅县，并著饬该地方文武就现有兵团妥筹防御。倘再有疏虞，必惟恩麟是问。懔之，慎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

正绾、骆秉章、杨岳斌、刘蓉、成禄、联捷，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卷135 3—5页）

同治四年四月戊辰（1865.4.28）

又谕：都兴阿等奏逆扰盐场堡后路、官军迎剿获胜、前敌剿贼吃紧、请饬雷正绾拨军一折。固原逆匪窜扰盐场堡、母猪渠等处，叠经翁同书督饬马队迎剿，歼擒悍逆多名。该处为由定边赴花马池大路，逆匪连次扑犯，意图阻我粮道，都兴阿现檄各营步队分行严守，并令西蒙克西克、讷依楞阿等马队分定边、花马池两路梭巡，著即严饬各军实力探剿以防饷道，无使后路稍有疏失。宁夏攻剿情形现在挖掘地道功将及半，惟贼营日益加增，官军兵力过单，前敌后路均形吃紧。雷正绾现与曹克忠分剿黑城子、盐茶、灵州一带之匪谅已进兵，此时花马池、定边一路危急，著该署提督迅将黑城子等处踞逆攻克，节节扫荡，即亲督大队前赴灵州，期与都兴阿等联络声势共收夹击之效，毋得顾此失彼。如黑城子攻克尚需时日，即著先其所急酌量分拨兵队兼程北进救援宁、灵后路，以期饷道无失。

（卷135 13—14页）

同治四年四月己巳（1865.4.29）

又谕：雷正绾奏官军攻克黑城子贼巢、收复盐茶厅城一折。据称官军攻克固原后，由何家沟等处进攻，与张集馨等所部合围黑城子，连日叠有斩馘；三月十五日各军分路环攻，奋勇登城，当将黑城子老巢攻拔，并擒斩逆首黑虎等多名；曹克忠一军移营进逼盐茶厅城，连日将由元套子塘赴援之马三混等贼队击败，乘胜直抵城下；三月十七日，曹克忠亲督马队力攻南门，施放喷筒火箭先将南门烧毁，各军梯绠登城，擒斩逆首田城吉等多名，遂将厅城克复，剿办甚为奋勉。余逆现踞李旺

堡、同心城及何家堡一带，著雷正绾会同曹克忠督饬诸军乘此声威迅将李旺堡等处匪巢次第扫荡，进规灵州，即与都兴阿等联络进取。惟昨据都兴阿奏称逆回犯扰盐场堡、花马池等处图截官军粮道，该处情形紧要，兵勇不敷分布，当经谕令雷正绾拔兵援应。现在黑城子等既经攻克，该逆被剿穷蹙，设铤而走险与宁夏匪徒勾结，都兴阿等营后路兵力较单，若该逆乘间滋扰，则所关实非浅鲜。雷正绾当酌度缓急分拨弁兵驰赴定边、花马池一带遏贼奔突，为都兴阿后路声援。都兴阿、穆图善即懔遵前旨激励诸军将宁夏汉城攻拔，即可腾出兵力交穆图善统带先解肃州之围，规复嘉峪关，以通赴新疆各城之路。前经谕令陶茂林如酌拨数营扼扎安、会足资控制，即带所部驰赴肃州、甘郡一带剿贼，仍著都兴阿、雷正绾等与陶茂林、恩麟会筹迅办，并著雷正绾飞饬魏添应之军严防环庆，兼饬张集馨等军迅规河、狄，以杜匪踪纷扰。阶州匪势已蹙，著刘蓉檄饬陕省援师与川军迅图克复，以便分兵赴甘。定边一带州县，并著刘蓉饬令该地方官妥筹布置防守，严遏东窜贼势，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刘蓉，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以克复甘肃盐茶厅城并攻拔黑城子贼巢，予提督曹克忠优叙，释已革提督成瑞罪，开复已革按察使张集馨永不叙用处分，赏县丞宓遐龄同知衔花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千总周文贵、把总余永盛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35 17—20页）

同治四年四月庚午（1865.4.30）

谕内阁：文麟奏古城失守、合城官兵同时殉难一折。古城汉回变乱围困城池，叠经惠庆督率兵勇竭力堵御，贼匪屡次开挖地道轰塌城垣，官兵奋勇迎敌将贼击退，城中妇女亦皆出力

协助，随时抢筑，苦守至八十余日，屡经危险，俱以力战保全。讵意二月初九日被贼暗用地雷将城轰陷，乘势入城，合城官兵及妇女等舍死巷战，相持多时，逆众狻猖，力不能支，均被杀害，其余官民人等亦俱纵火自焚，古城遂至失守。览奏曷胜愤恨！古城被围日久，该官兵、妇女等平日同仇敌忾困守待援，已属深明大义，兹以力竭城陷奋勇杀贼，同时殉难，情形尤为惨烈。二等侍卫古城领队大臣惠庆见危授命，大节凛然，著照副都统阵亡例从优赐恤以慰忠魂。乌鲁木齐左翼协领噶鲁岱、保升直隶州同知甘肃候补通判景秀著各按本员官阶照阵亡例从优议恤。右翼协领德寿等五员，著文麟查明该员等姓名，各按官阶照阵亡例奏请优恤。惠庆之一妻、二妾、二女，噶鲁岱之一弟、一子，景秀之一妻、三子，前任古城领队大臣保恒之子锡纶之生母张氏、妻乌苏氏及其妹，以及合城殉难之官兵、妇女等，著文麟一并查明，分别奏请旌恤。锡纶之幼子龄冈，仍著文麟查明下落具奏。刑部主事锡纶，著准其暂留文麟军营差遣委用。至此股逆匪倡乱，胆敢纠集丑类攻陷城池，荼毒百姓，实为罪大恶极，断难稍稽天讨。前已调派关内大兵十数万克期出关大申挞伐，即著带兵各员迅速分道前进，殄灭逆氛，廓清边徼，用副吊民伐罪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文麟驰奏古城失守、请兵迅速前来并奇台危急情形，广凤、奎昌奏古城满城失守各折、德克吉讷奏路途梗阻难进一折。览奏曷胜焦灼。古城既陷，奇台势益孤危。此股逆匪虽经乌鲁木齐回匪勾结西行与乌城遗勇难民相拒，难保不去而复来。古城为奇台门户，文麟正当乘该逆西行之际将古城、奇台、济木萨等处防剿事宜妥筹布置，以期力持危局。穆家沟一带贼匪占踞木垒街市，经文麟饬奇台令恒颐挑派民勇将贼匪击败，所办甚好。仍著激励该勇丁将穆家地山沟

股匪悉数歼除，以清后路。所请科布多拨银八万两，本日已谕令广凤等迅将现存银五万两拨赴奇台，并谕令德勒克多尔济将科布多所用古城之饷银三万由绥远城筹解，仍著文麟派员迎提以应急需。文麟办事尚知大体，嗣后奇台及该处东西路一带军情即著文麟随时奏报，所刻木质关防准其印用。回务章京达萨杭阿经扎克当阿派带民勇、回兵及巴里坤营兵前往奇台，任听回兵在木垒折回，及至木垒交战时仅有巴里坤绿营兵五十名，该章京并不带勇进剿，一闻古城失守即将兵勇并木垒商户等千余人带同东去，以致奇台人心惶乱，玩误已极。著扎克当阿迅即查明，严参重办，毋稍徇纵。回兵因何由木垒折回？亦著扎克当阿会同伯锡尔查办。前调甘、凉、肃官兵二千余名，头起已于正月二十日行抵哈密，此时德祥是否已由哈密带兵前进？巴里坤、木垒一带与奇台毗连，并著扎克当阿、伯锡尔、德祥妥筹兼顾，一面固守哈密，毋稍疏虞。伯锡尔素顾大局，忠悃可嘉，自可协助防守，俟立功后定当懋膺恩赏也。前经叠谕都兴阿等拨兵出关，此时盐茶厅城已克，灵州一带势如破竹，都兴阿务当与穆图善、雷正绾妥为商酌，拨兵迅速出关援应。陶茂林一军即著遵奉前谕驰赴肃州将该处匪众剿灭，疏通出关道路，并著恩麟派兵力清肃州，毋稍玩误。林之望如克阶州，即著都兴阿檄令带勇由西北前进，与陶茂林合取肃城。鹤龄一军现已行抵何处？并著骆秉章、恩麟飞催迎提，饬令西进。鲍超一军亦著骆秉章严催赴甘。杨岳斌此时计已入陕，都兴阿等如已拨兵出关，即著杨岳斌督率所部与都兴阿等合力攻剿灵、宁。成禄、联捷已有旨催令出关，现在无论行抵何处，著即星夜督军前进，不准片刻停留。以上所调各路之兵为数已十余万，不日取道出关，先后云集，定可成破竹之势。德克吉讷因古城已失未能前进，此时如科布多需人料理，即著在该城帮同

广凤等办事；如科城无需多人，则奇台地方紧要，即著帮同文麟办理军务。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杨岳斌、成禄、联捷、扎克当阿、伯锡尔，并传谕恩麟、陶茂林、文麟知之。

又谕：文麟奏古城失守、请饬都兴阿等带兵出关并访查奇台等处危急情形等折片。览奏曷胜焦急。古城失守，关外情形愈急，自奇台以东，巴里坤、哈密均有岌岌可危之势。若非大兵振旅出关分路进剿，军务断无起色。朝廷轸念西陲，岂能听其糜烂？惟宁夏既未克复，都兴阿、穆图善剿贼正在吃紧，雷正绾虽有盐茶等处之捷，而灵州未拔，尚不能与都兴阿等合军击贼。杨岳斌业已起程，尚不知何日抵甘，而肃州被围正急，嘉峪关又被猎户占踞，关内外道路梗塞，办理诸形棘手。是以都兴阿前次有请饬穆图善先清宁夏再行出关之奏，朝廷深悉情形，立予允准。现在新疆危急如此，势不能不速筹进兵，而关内军务未清，兵力不能腾出，空言亦属无益于事。昨于恩麟奏报嘉峪关被匪占踞时，谕令都兴阿等先将宁夏汉城攻拔，肃清余孽，即令穆图善带兵由甘肃甘、凉一带节节进剿。原因腹地未清，势不能冒昧前进。该将军等均系朝廷倚重大臣，自当妥为筹划以纾西顾之忧。固原余匪叠犯花马池、盐场堡等处，都兴阿等兵力尚嫌单薄，雷正绾攻克黑城子贼隘，收复盐茶，正可乘此声势席卷长驱，俟攻克灵州后即著提兵速进，与都兴阿等联络进兵，将宁夏贼氛迅图扫荡，一面并力西向先解肃州之围，再将嘉峪关踞逆歼尽，庶可疏通粮运，于大兵出关时不致有阻遏之虞。杨岳斌自楚起程后行抵何处？著懔遵叠次谕旨星速进发，并严催蒋凝学一军由豫拔营西上，一面催提后路兵勇兼程趱赴甘肃，与都兴阿等和衷商榷，权度缓急，以期次第廓

清，义安边圉。将此由六百里再行密谕知之。

（卷135 23—29页）

同治四年四月癸酉（1865.5.3）

又谕：雷正绾奏回匪勾结猎户将嘉峪关先行蹂躏，旋窜入肃州东关，勾结城内回民在城上扎定，安肃道恒龄在城内接仗，势甚危急，与恩麟前奏情形大略相同。雷正绾现已飞咨陶茂林于所部三十营内酌拨十余营，亲自督带驰赴西路剿办，与前次寄谕适相吻合，即著都兴阿、雷正绾等飞檄陶茂林星速移军赴甘郡、肃州一带相机进剿，迅扫狂氛。该提督西行后，所有靖远之防并由雷正绾抽拨劲旅会同陶茂林留防各营严为堵御。其安、会适中之地应否移兵扼扎？并著与曹克忠会筹，随时兼顾。俟雷正绾续募楚勇到甘，饬令于安、会及省垣一带扼要布置，即檄遣陶茂林留防各军全数西征以厚兵力。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当懔遵前旨迅即规复宁夏、灵州，相机联络，稳慎进取，以次廓清河、狄，攻克关隘。花马池一带为都兴阿进兵后路，关系紧要，前经谕令雷正绾分兵兼顾，并著雷正绾酌量迅速调派。兰州省防及各军粮路，著恩麟妥筹布置，并檄饬肃州民勇赴援迅解城围。至甘州府崇福所禀肃州回匪勾结高台等处回匪围扑甘郡，及东乐县丞钱宝仁所禀各情，互相岐异，与恩麟前奏亦不相符。著雷正绾、恩麟等檄饬甘州府县各官齐集兵团，妥筹防剿，并将甘州回匪变乱情形暨肃州城垣曾否解围随时侦探，迅速驰奏。至所称汉民逞忿起事，回民机变叵测，致令互相残杀，于情事甚为切中。该提督等兵威所及，务在分其曲直持平办理，庶强横者不能得志，而良懦者不致含冤，所以弭乱之源者亦在此。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陶茂林、恩麟、曹克忠知之。

（卷135 35—37页）

同治四年四月甲戌（1865.5.4）

谕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等奏肃州、西宁、大通等处紧急情形、请催各路援军赴甘暨请饬庆阳粮台筹拨饷银、请调刘廷鉴差遣各折片，杨岳斌奏行抵襄阳、遵驰赴甘一折。靖远、固原匪党分股北窜，宁郡贼党复增，屡犯平罗，洪广营及磴口粮路在在堪虞。肃州嘉峪关既被回匪占踞，恒龄、成桂均经受伤，口外玉门、敦煌亦有回匪变乱之信，肃东百余里外贼势猖狂，抚彝回匪滋扰，甘州城内叛乱，大通失守，永昌亦有回氛，非但关内外音信不通，而肃州一带贼匪又复窜窥东犯，宁夏军事诸多掣肘。若非厚集兵力分路援应，则糜烂之势已成，西陲大局何堪设想？雷正绾所部攻克黑城子收复盐茶后军威尚振，昨据奏已派数营赴安、会一带替出陶茂林十数营赴肃、甘等处进剿，当经谕令照办，并令分兵兼顾宁夏后路，并传谕曹克忠兼顾安、会矣。兹览都兴阿等所奏，攻城正在吃紧，而援贼麇集，分扰平罗、宝丰等处，意图牵掣，是贼扰后路情形更紧。即著雷正绾等懔遵昨日谕旨妥速筹办，都兴阿等仍当稳慎进取，妥筹防范，不可为贼所乘。挖沙金夫虽尚无蠢动情事，仍著饬令该处文武员弁妥筹防范以备不虞。肃州被匪占踞后，成桂等受伤赴乡有无捏饰？恒龄及在城文武员弁下落均著恩麟查明具奏。据都兴阿等奏肃东百余里外贼势猖狂，时有东窜之警，情形亦关紧要。陶茂林带兵西进后，即著雷正绾饬令派赴安、会等处员弁与曹克忠督同陶茂林留防靖远各营严密扼扎，截其东窜之路，以免蔓延，并著恩麟派军随同陶茂林进攻甘郡、肃州，毋稍延缓。鹤龄一军现在行抵何处？著骆秉章查明，催令前进迅赴肃州。鲍超之军是否已有成数？著催令赶紧赴甘以厚兵力。甘、凉、肃连番告警，嘉峪关又被匪踞，情形危急万分，成禄、联捷均系西路大臣，必须设法先清关内，再图整

旅出关，叠经降旨严催。著该大臣等星夜西发，不得片刻迟延，致干咎戾。都兴阿军饷前据杨能格奏到由庆阳粮台支应，现在都兴阿军营用饷甚急，著杨能格查照鄂、扬、西安等军章程给发。另按月拨银一万两，以备军火、赏恤之用。务须按数汇解，毋得愆期缺乏。其刘廷鉴一员前经刘蓉甄别，降旨革职查办，现在都兴阿营务乏员，著刘蓉饬令该革员驰赴都兴阿军营以供差遣。杨岳斌既已行抵襄阳，著即星驰就道，并檄令员弁勇丁随后继进，迅抵甘省与都兴阿妥速筹商以安西陲，一俟行抵陕境即行驰奏。蒋凝学所部仍在豫、楚之交，著吴昌寿仍遵前旨催令该道随同杨岳斌兼程西进，以期得力。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杨岳斌、成禄、联捷、刘蓉、吴昌寿，并传谕恩麟、陶茂林、杨能格知之。

（卷135、37—40页）

同治四年四月己卯（1865.5.9）

又谕：恩麟奏甘省西、南两路贼势蔓延，请饬催川、湖等省援军并曹克忠攻剿盐茶厅踞匪获胜各折片。肃州逆势猖獗，经恩麟派兵援应在沙滩庙与贼接仗，因众寡不敌登时溃乱；甘州回匪占踞梨园、察汉俄博二营，永固堡城亦被猎户攻陷，洪水营回匪又复滋事；该护督现已添调昆都伦蒙兵二三千名就近助剿肃州，咨商陶茂林抽出数营径赴甘州堵剿，并咨催鲍超等军趱程援应。是肃州逆焰既张，甘郡亦岌岌可危。况该逆勾连撤回欲图大逞，倘援军日久迁延，必至益形糜烂。前据都兴阿等奏甘州城内叛乱，肃州嘉峪关被匪占踞，关内外音信不通，肃州之匪又复东犯宁夏，军事掣肘，叠经谕令雷正绾派兵前赴安、会，替出陶茂林十数营赴肃、甘等处进剿，并谕恩麟派军会击。即著雷正绾迅饬陶茂林督率所部十数营前赴肃、甘等处，与恩麟调派各军会合进剿，毋稍延缓。都兴阿、穆图善务

当督饬相机进取，攻拔宁夏。雷正绾仍遵前旨兼顾宁夏后路，迅克灵、宁，疏通北路。前据杨岳斌奏业已行抵襄阳，当经降旨催令迅速西进。刻下甘省回氛日炽，关内外消息不通，亟应先清关内再图进剿，著杨岳斌懔遵叠次谕旨迅即趱程前进，毋再迟延干咎。鲍超一军谅已部署起程，著骆秉章催令迅速赴甘以资攻剿。蒋凝学一军已至楚、豫之交，著吴昌寿仍遵前旨饬令随同杨岳斌大军克日西发，并著杨岳斌、李鸿章飞调金国琛、李鹤章各率所部援军迅由陕西凤翔一路驰赴甘境，毋稍迟缓。肃州等处既有陶茂林等军足敷剿办，蒙古兵历次调赴西路均不得力，恩麟添调之昆都伦蒙兵著毋庸调往，以节糜费。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杨岳斌、李鸿章、吴昌寿，并传谕恩麟、陶茂林知之。

（卷136 15—17页）

同治四年四月壬午（1865.5.12）

又谕：联捷奏行抵晋省、督兵趱程前进并催调军器一折。前因嘉峪关被匪占踞，肃州回党变乱，古城失守，叠经谕令都兴阿等拨兵援应，陶茂林驰赴甘州进剿，并命成禄总统联捷诸军星速西行。现在联捷业由晋省起程前进，即著仍遵前旨探明该提督行抵何处，飞速知照会师西进，与甘省诸军会合，将肃州、甘郡回氛次第扫荡，规复嘉峪关，疏通要路，以期克日大举，毋稍延缓。该营兵勇起程前进，所需军械实属刻不容缓，著沈桂芬迅饬该省藩司将未备军械赶紧造齐，派员解交联捷军营以资攻剿。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6 24页）

又谕：……至洮、岷回匪既有窜至西固地界之信，尤当饬令诸军严加防范，毋令得与阶州踞逆勾结为患。前据刘蓉奏阶州城池二月内必可攻克，现已四月中旬，何以尚无捷音？甘省回

氛遍地，亟应厚集兵力痛加剿戮。……

（卷136 25页）

同治四年四月乙酉（1865.5.15）

又谕：马新贻奏查明失事应行查办各员、开单分别定拟一折。前署浙江杭州府西防同知通判汪景纯、署武康县知县候补县丞张廷魁、代理宣平县知县试用未入流郭光仪均系失事应行查办之员，惟该员等或驻工办事并无城守之责，或署任地方本无城池可守，核其情节尚属可原，汪景纯著免其置议，张廷魁、郭光仪均著革职，免其治罪。

谕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等奏逆回勾结固原大股窜匪、官军分投剿办大获全胜、阵斩首逆一折。固原窜逆趋平罗、宝丰欲断磴口粮路，都兴阿等派队迎击，追斩伪帅马生颜，歼毙余逆甚多；宁夏踞逆窥伺营盘亦经击退，其扑入磨石口之马贼经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派协理台吉阿布哩接仗，颇有斩获；翁同书派令侍卫讷依楞阿等带队由花马池赴红柳沟，途遇逆匪马步多名，官军冲杀将贼截断，刺杀伪平西王孙义宝，办理均尚得手。宝丰、平罗余贼恐尚不少，当此首逆就诛贼气已夺，不难乘胜削平，著都兴阿、穆图善派队搜杀，务将援贼扫除净尽，力克宁夏府城，毋任再有勾结。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守卡杀贼奋勇可嘉，著都兴阿先行传旨嘉奖，仍著饬令严防各口，兼办驮运以济军需，俟灵、宁一律肃清，定当渥膺懋赏。翁同书自委办后路以来竭力筹防，相机策剿，讷依楞阿甫经到防即歼巨逆，均属奋勉可嘉。仍著都兴阿等督饬该员等认真防剿，未可始勤终怠致误戎机。雷正绾即懔遵前旨迅攻灵州，力图克复，以便与都兴阿等会师宁夏，廓清北路，毋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37 5—7页）

又谕：都兴阿等奏磴口系办粮总汇，平罗、宝丰均属运粮要区，逆贼屡图占踞截我运道，刻下前敌各营军灶久虚，勇丁多有因饥思溃，而归绥办就米石因无款垫发运脚亦延不起解等语。都兴阿等督兵进取宁城，攻剿正当吃紧之际，岂可停兵待饷，坐失事机？著沈桂芬迅速筹拨运费解赴归绥，克日将办就米石星夜起运，不得再有耽延，并著德勒克多尔济就近派员督催护解，俾利遄行而资接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黄河两岸剿贼获胜，歼毙首逆孙义宝，予委骁骑校永恰布等加衔、升叙有差。

予甘肃宁夏阵亡副将王崇升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37 8页）

同治四年四月丙戌（1865.5.16）

谕：……甘省肃、甘两郡回匪猖獗，刘松山前已简放肃州镇总兵，周盛波已简放凉州镇总兵，著曾国藩、李鸿章饬令该总兵等迅即驰赴新任。……

（卷137 10页）

同治四年四月辛卯（1865.5.21）

又谕：恩麟、陶茂林奏移营追剿贼匪叠获大胜、克复盐茶厅各折片并阶州剿匪确情、扎营形势绘图呈览一折。恩麟所奏陶茂林一军暂驻中滩，将扑营之贼击退，并将王家集贼巢攻克，其围攻陶世贵等营之贼亦经官兵两次击退，并经陶茂林督兵进攻将羊营寨、张家营、齐家营三巢平毁，剿办尚属得手。狄、河并撒拉各匪勾通洮、岷各路伙党潜谋窜陷巩昌，且狄、河大股逆匪倾巢而出，省城即不免动摇。所有省城防守事宜恩麟自当严密布置，预筹防范。惟肃、甘两郡及嘉峪关、西宁等处一片贼氛，若不早除，恐势成燎原，将来益难收拾。前经谕令雷正绾酌拨数营进扎会宁，以便替出陶茂林之军前赴肃、甘

进剿，著雷正绾仍遵前旨办理。陶茂林俟雷正绾所拔兵勇到齐后，即统率所部由狄、河一带以次进剿，前赴肃、甘。至西宁一带情形，近日未据玉通奏报，仍著恩麟探明随时具奏，并著分派兵勇前往援应，不得专顾兰州置省外州县于不问。盐茶厅回匪经曹克忠剿败窜遁，都兴阿、穆图善当饬令该总兵迅速进拔灵州，以期合兵剿平宁夏，毋稍迟延。

（卷137 33—34页）

同治四年五月乙未（1865.5.25）

又谕：成禄奏行抵固原、由雷正绾筹拨六营克日前进并请饬调穆图善军营马步各队各折片。据称该提督抵李旺堡行营面晤雷正绾，具悉嘉峪关失守，肃州糜烂，甘、凉二郡岌岌可危，若非厚集兵力先扼甘、凉，则河西贼氛日炽，且关外现无进兵之路，必须节节扫荡方能振旅出关。所奏情形与都兴阿等叠次奏报相符。雷正绾现于所部各营内抽拨六营并筹给军械、马匹、银两等项交成禄统带，即著如数抽拨俾资攻剿。成禄派员先赴兰州一带添募新勇并克日督队进省，所有募勇章程及进剿事宜即著与恩麟会商妥办。惟甘省回民性情狡诈，良莠难分，该提督新募勇丁务须精加选择，不准夹杂回勇，以杜后患，并著成禄赶紧添练勇丁，星速督队西行。陶茂林一军谅已驰抵西路，即著与成禄之军联络进剿，节节扫荡，并著恩麟严饬地方文武及在防各军合力兜剿。联捷已由晋省起程前进，刻下想已行近甘境，即著探明成禄军营，星速前往会合进剿。联捷所带马队五百名前已谕令统归成禄统带，足资调拨。穆图善所部攻剿宁夏正在得手，未便分兵西进，成禄所请饬调金顺等起马队之处著毋庸议。鹤龄统带川军尚未饬赴西路，仍著骆秉章饬令克期飞速前进，毋再迟延致干重咎。鹤龄到甘后，即著成禄妥为调派。成禄俟联捷等军到齐，务当激励将士将关内

肃、甘等处贼匪迅速剿灭，早日带兵出关肃清边境。至宁夏军情近日未据都兴阿等奏报，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分饬各军迅速攻拔宁、灵，克日出关大张挞伐，以纾朝廷西顾之忧。该将军等责任綦重，必能迅奏肤公，速行藏事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骆秉章、成禄、联捷，并传谕恩麟、陶茂林知之。

又谕：明谊等奏酌拨巴里坤、哈密等处饷银一折。乌里雅苏台至巴里坤既有僻路可通，以后东路各城饷银即可由此路运往。如有续到之饷，即著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酌量数目源源拨解，派员小心护送，并飞咨伊勒屯、扎克当阿、文麟等派员迎提，不可稍涉大意。伊犁久无奏报，自因道路梗阻之故。所有乌城现存应解伊犁饷银，仍著俟该处委员迎提到日再行转解。古城一带近日有无贼踪回窜？著文麟严密防范，随时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并传谕文麟知之。

（卷138 9—12页）

同治四年五月丙申（1865.5.26）

又谕：雷正绾奏官军连克官桥堡、李旺堡老巢、擒斩要逆并成禄抵营、现饬督同鹤龄前进、恩麟奏陶茂林部勇溃散、贼匪图扑安定、曹克忠剿贼获胜各折片。甘省回逆跧伏黑城子迤北东西两山并坚踞李旺堡扼守中路，经雷正绾分军三路进剿，叠将沿途各贼巢一律平毁，乘胜攻拔官桥堡、李旺堡老巢，生擒逆首木混等四十余名正法，官军直薄预望城老巢，曹克忠已进兵同心城，剿办谅易得手。惟陶茂林所部勇丁因索取积年欠饷，携带军器号衣纷纷溃逃者约数千名，省垣现已震动，逆匪复乘虚直扑安定县城，陶茂林所余十数营退扎该县城内外，兵

力较单，恩麟现已飞咨雷正绾转调曹克忠之军星速驰援。该总兵所部现逼同心城老巢，攻剿正当吃紧，刻下能否抽调安定一带剿贼或另有劲旅可以调派前往，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迅筹妥办。其营内溃勇窜逃何处？难保不为逆回诱煽勾结，著陶茂林、恩麟设法招集，并飞檄各路军营及沿途州县一体遏截，毋任滋扰。陶茂林现存各营务当妥筹镇压，巩固军心，力守安定待援，毋再稍涉疏懈。成禄抵甘后，经雷正绾拨给六营，鹤龄亦已行抵秦州，目前省防吃重，安定危急，著成禄迅带所统六营督同鹤龄所带川兵迅即取道安定，先解该城之围，兼顾省城防务。联捷管带黑龙江官兵前已据报由晋起程，并著成禄飞咨该大臣星速赴甘会师前进，不准稍涉延缓。俟将安定等处逆匪扫荡，即移师进剿肃州、甘郡回逆，以期次第廓清。雷正绾一军进攻预望、同心两城，规复灵州，即可与都兴阿等军联络进取。都兴阿等仍当懔遵叠次谕旨，迅筹攻拔宁夏郡城以牵贼势。雷正绾各营粮运匮乏，著刘蓉遵照前旨将该军所需粮石等项按月如数筹解，源源运济，以期士马饱腾，毋许稍涉延玩，致令停兵待饷坐失事机。曹克忠带兵入甘屡克城堡，近复将扑营贼匪击败，斩馘甚多，洵属异常出力。著雷正绾、恩麟传旨嘉奖，谕令始终奋勉，以蔵全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刘蓉、成禄，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卷138 20—22页）

同治四年五月戊戌（1865.5.28）

又谕：现在发、捻各逆窜入山东曹州一带勾结水套伏莽滋事，深恐各处土匪乘机窃发，畿辅重地防范不可稍疏。盛京、热河、察哈尔、密云、山海关、古北口等处切近京师，为东北屏蔽，毗连边墙内外汉回杂处，最易藏奸，难保无不法匪徒从

中煽惑，且各该处向多骑马贼匪为患地方，此辈行迹诡秘，来去无常，更虑闻风滋扰。著玉明、宝珣、志和、德椿、麒庆、阿克敦布、廉至、连成、长善、徐廷楷各于所辖境内派拨得力兵弁认真巡缉，以清奸宄而遏乱萌。尤须不动声色严密查拿，毋徒滋扰民间，转致人心惶惑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玉明、宝珣、志和、德椿、麒庆、阿克敦布、廉至、连成、长善，并传谕徐廷楷知之。

（卷138 36页）

又谕：都兴阿、穆图善奏近日剿办情形、请饬晋省筹拨饷银并都兴阿奏甘省筹剿机宜各折片。甘省红柳沟等处贼匪为官军击败，宁郡回首伪行乞抚，都兴阿限以时日令其交械献城，撤圩输粮，该逆仍复诡词乞缓，是其诡诈情形已可概见。现在受降既无把握，自应鼓励将士力行进攻，不准仍许投诚懈惰军情，致堕诡计。盐茶厅余匪有图窜中卫之信，都兴阿当派兵要路遏截，毋令任意奔突。宁夏攻围日久尚未克复，深恐师老疲敝，都兴阿、穆图善当设法迅行攻拔，不可再事迁延。雷正绾一军现已攻克盐茶，进图灵州，陶茂林一军本可直取肃、甘，因所部勇丁溃散数营，安定一带贼势较重，尚复阻于西进。曹克忠所部能否兼顾巩昌，移援安定？著雷正绾妥筹商办。恩麟亦当添筹兵勇与陶茂林等互相联络，力顾省垣，俟兰州附近地方肃清后即当鼓行而西，扫除肃、甘并嘉峪关逆氛，以通关外之路，并著恩麟宽筹饷银以济军食。鹤龄一军前已有旨令骆秉章催令赴甘，仍著恩麟、陶茂林飞速迎提，饬令迅赴肃州。成禄所拨雷正绾六营亦可由省城次第进取西路以助声威。至甘省回匪到处皆有，都兴阿等俟宁夏克复后，当与恩麟、陶茂林等会商，先择最要处所力行剿洗，其余自可迎刃而解。穆图善亦可于彼时酌量带兵出关。杨岳斌俟抵甘后兵力厚集，更可分路进

剿。陈东霖所募楚勇两营在鄂境掳掠，杀毙六命，业经降旨革职，著都兴阿、穆图善于该革员到营时勒令将滋事勇丁交出，追出原赃，一并解交官文等审办以肃军律。所有该两营楚勇月饷，仍著沈桂芬按照楚军章程筹拨。务须顾全大局，不准再事推诿致涣军心。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沈桂芬，并传谕陶茂林、恩麟知之。

（卷138 39—41页）

同治四年五月己酉（1865.6.8）

又谕：扎克当阿等奏古城危急、旋探闻满城被陷暨南北两路防务紧急、特参救援不力各员、伊勒屯奏古城被陷、奇台势孤各折片。古城失守，奇台危急，前据文麟等奏到情形大略相同，当经谕令都兴阿等派拨德祥、鹤龄等军出关援剿，旋据报德祥之军已抵哈密。本日扎克当阿等折报内称恩麟改委参将成桂护理肃州镇，德祥因等候交卸未即起程，改派署游击尤光组带兵出关。是否系发报日期在德祥未到以前？德祥及尤光组所带援师现在曾否行抵哈密？著扎克当阿、伯锡尔飞速迎提，并著恩麟懔遵前旨迅速赴援，毋稍迟缓。鹤龄一军久已行抵秦州，前经谕令成禄督同该总兵所部取道安定进剿肃、甘踞匪，即乘胜规复嘉峪关，相机出关督剿。著都兴阿、穆图善迅即飞咨成禄严饬鹤龄一军设法赴援，成禄亦即统带所部相继前进，妥筹援剿。现在哈密、巴里坤两城防务均形吃紧，著扎克当阿、伯锡尔、伊勒屯等各就存城兵勇慎密防范以待援军，并檄饬文麟激励兵团固守奇台待援，毋稍疏懈。该二城需饷甚急，前次运存科布多饷银八万两现经扎克当阿等会派员弁赴科迎提，著广凤、奎昌即将此项饷银提交该二城派来员弁，仍添弁兵沿途护解前赴哈密，一俟解到即由扎克当阿等酌核分拨以济军饷。奇台兵力单薄，并著广凤、奎昌于科属蒙古官兵内酌拨劲旅往援。其新

疆南北各城现在情形，并著广凤、扎克当阿等设法侦探，迅速驰奏。都兴阿、穆图善仍遵前旨迅拔宁夏，即统带重兵出关剿贼，并著恩麟将所需粮饷迅速筹为筹拨，以利军行。其赴援古城不力遽行折回哈密之章京达萨杭阿著即行革职。至带勇由奇台折回之把总赵英杰及被掳之回目苏皮盖等，并著扎克当阿等查明分别惩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广凤、奎昌、扎克当阿、伯锡尔、伊勒屯，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39 29—31页）

同治四年五月壬子（1865.6.11）

甘肃军情紧急，都兴阿在宁夏久未得手，恩麟一筹莫展，连失嘉峪关、肃州，而甘州又复告急，省城有坐困之势。杨岳斌若不赶紧西行，恐局势日非，将来愈难著手。著于接奉此旨后，克日整队赴甘肃省城接印任事。都兴阿、穆图善等军俟杨岳斌抵甘后即可酌量令其出关，是杨岳斌止须驻扎甘省督办军务，无庸出关，而于关外军务亦有裨益。务将军营恶习、地方积弊认真挽回补救，焕然一新，并将交查事件秉公办理以副委任。

又谕：刘蓉奏讯明陶营弁勇溃散缘由、请派员查办及密陈甘省积弊亟须整顿各一折。陶茂林所部勇丁溃逃入陕，经杨岳斌等调派兵勇迎剿，将勇目高选青等拿获，讯其溃散缘由，佥供由于陶茂林贪淫刻薄、短缺勇额、纵掳民粮、捏报战事各情所致。虽系一面之词，惟刘蓉前已访闻该提督前在凤翔收纳回女，所部将领纷纷效尤，其所设营官多派兄弟亲属充当以专其利，勇数实不足额，又于制造旗帜号衣各项均将各勇月饷银两扣除，是高选青等所供各情必非无因。著杨岳斌于行抵甘省时将刘蓉所奏陶茂林贪污不法各重情逐一密查，据实参办，毋稍徇隐。至甘省吏治、军务日久总无起色，据刘蓉奏称其弊实由

于地方大吏、督兵大员冒功冒饷，借军功以纳贿，藉军功以肆虐等语，所奏不为无见，并著杨岳斌破除情面认真整顿挽救，务将从前积弊尽力湔除。如该省官吏仍敢故态复萌，不知振作，杨岳斌即当随时参(严)参惩办，不准稍事姑容致负委任。

（卷139 48—50页）

又谕：恩麟奏查明肃州失事大概情形、添兵驰剿及宁、灵回逆屡扑中卫、节次堵击获胜各一折。甘省肃州逆回勾结猎户占踞嘉峪关后纠众攻扑州城，知州陈墉出城弹压被匪拘执，该逆潜入东关复勾结城内回弁冯添才劈开东门一拥进城。护总兵成桂拒战受伤落濠，经民勇救护在南乡民庄调治，是否闻警先逃，捏词具报暨战拒跌落城外之署吏目刘秀挹有无捏饰具禀情事，均著恩麟确切查明，据实参办。署安肃道恒龄是否被戕暨各武职员弁下落，著一并查明具奏。至署肃州知州陈墉被匪拘执，辄用安肃道关防印发禀函捏称肃州现已安静，无庸调兵进剿，并逼令各乡汉民降贼抗拒官兵，甘心从逆，实为法所不容，抑系该逆假冒地方官衔名思逞狡谋？著恩麟一并确查核办。肃州回氛甚炽，恩麟所派黎献等军由甘州节次搜剿前进，并抽调提属官兵及张掖民团协助，即著檄饬该道等联络进攻，并饬成桂会同刘秀挹激励乡团并力歼剿，以期克拔坚城，毋任逆匪久踞。灵州窜匪迭扑中卫县城及广武、枣园等处，宁郡踞匪因被剿穷蹙亦纠众力争中卫一路冀图西窜甘、凉，虽经官军节次堵击败走，惟梁生岳所部数止一千五百余名，合之都兴阿所派王赞襄练勇亦仅四千余人，兵力较形单薄，如该匪大股西趋，势难抵御。雷正绾一军已由盐茶北进，即酌度军情抽拔(拨)数营径赴中卫驻守，力遏败匪西窜。都兴阿、穆图善当懔遵前旨乘宁夏贼势已蹙迅图攻拔，即分兵兼顾中卫等防。鹤龄等军已抵巩昌，并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恩麟催令迅援肃州，与诸军协力

进剿，俟肃州克复仍令星速出关。恩麟请调之昆都伦等部落蒙兵，著仍遵前旨毋庸调往，以节糜费。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39 50—52页）

同治四年五月乙卯（1865.6.14）

又谕：成禄奏安定围急、催兵助援、疏通兰省东路以利西行一折。甘省河西贼氛甚炽，逆回复纠合河、狄之众围逼安定，陶茂林驻扎城中仅止四营，合之分扎金县、靖远之军不足十营之数，倘该匪牵掣安定各军分扑省垣，剿办更形棘手。雷正绾现已分拨赵德正等二营归成禄调遣，并饬刘正高等七营驰赴会宁以解安定之围，即著雷正绾严饬刘正高等统带马步七营奋力进剿，迅解城围，并成禄激励赵德正等会合助剿，廓清东路，并飞调鹤龄等军星速西行以厚兵力。前因陶茂林溃勇逼近陕西省城，谕令联捷俟将溃勇办理完竣即速西行，嗣据杨岳斌奏称业已分别剿抚。刻下成禄所部仅止二营，不足以资攻剿，联捷于接奉此旨后即著统带所部迅速西进，与成禄会兵一处，迅解安定之围，毋得迟延干咎。前已谕令杨岳斌克日由陕赴甘，即著懔遵前旨星速带兵前往，将各路回匪相机剿办，并分兵会剿安定之匪，毋任滋蔓。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迅即攻拔宁、灵，以便督军驰赴西路，将安定一带并肃、甘等处回匪悉数歼除，肃清关内以靖疆圉。其兰州省城防务即著恩麟督饬防兵严密防范，毋稍疏虞。成禄所部各军应用粮草各项，恩麟督饬沿途各该地方官妥为接济。倘该地方官不知缓急玩误军糈，即由成禄知照恩麟查明惩办。庆阳粮台前存应解乌鲁木齐饷银二万两，前据文煜奏称已拨解泾州粮台接济雷正绾营饷，俟各省协饷解到提还归款。现在成禄军营需饷甚亟，即著杨能格迅速妥为筹划，将前项应解银二万两派员解交成禄军营俾充军实。正在寄

谕间，据都兴阿、穆图善奏各路军情吃紧、援军未至并前敌后路筹剿筹防情形一折。逆回以就抚佯缓我师，并未献城撤圩，暗于各处挑濠筑垒，从上游各渠放水，希图淹断营路，情殊叵测。经都兴阿严拒受降并踏勘地形相机宣泄，一面催趱粮米固结军心，办理尚属周妥。惟援宁窜匪勾结宁郡踞匪坚壁死守，分股扑犯广武及石空寺堡、胜金关等处，窥伺中卫甚紧，该将军等札派宁夏道三寿前往驻守，即著严饬该道员督率兵团实力捍御，毋稍松劲。刻下贼情狡诈，尤须加意严防，都兴阿等惟当蓄养锐气，修筑堤堰，换队移营，设计稳慎。其花马池、定边县后路贼匪虽经翁同书等击退向羊圈山一带奔窜，灵州大水坑等匪亦将合股向东南窜回陕西，是后路及东窜各匪均关紧要，即著雷正绾迅即督军由东路前进直取灵州兼顾庆防，与后路各军联络声势，扼截东窜，以收夹击之效。安定一带情形吃紧，省垣尤为可虑，杨岳斌即迅由南路进省以资镇慑，并分兵援剿各路，毋事延玩。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杨岳斌、成禄、联捷，并传谕恩麟、杨能格知之。

又谕：前因甘肃布政使恩麟办理回务狃和殃民叠经被人参奏，并据甘省生员胡第甲等联名呈控，先后交熙麟、多隆阿查办。上年五月间复令都兴阿秉公确查，据实具奏。甘省回氛遍地，日益蔓延，若地方大吏能于初起之时妥为筹办，何至酿成巨患，不可收拾？恩麟被参各节必须迅查严办，方足惩养痈贻患之咎。都兴阿现在进攻宁夏未能赴省，即著无庸查办。杨岳斌昨已命驰赴兰州，著该督于到省后将恩麟被参各款一并详查具奏，不准稍有徇隐。参折五件、绅士信函一件、呈二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40 4—7页）

同治四年五月壬戌（1865.6.21）

又谕：文麟奏官弁练勇收复济木萨城垣、请催官兵西剿并擒获贼谍、现筹堵剿暨请留革员差委各折片。济木萨城为回匪屯粮之地，文麟派令恩锦、陶玥等各带练勇相机前进，出其不意将济木萨城池收复，得获杂粮一万数千石有奇。惟城西三台一带尚有马贼窥伺，且文麟拿获汉奸讯有逆回索焕漳纠合党众前往玛纳斯堵兵，并有分扎阜康、吐鲁番、迪化等情，是该逆现虽弃粮逃走，难保不仍图东窜。文麟务当督饬在事员弁严扼三台等处要隘，实力堵剿，毋稍疏虞。东路防守事宜，扎克当阿、伯锡尔仍须严密布置，并知照伊勒屯、何琯一体严防，不可稍有疏失。陶玥、恩锦著照文麟所请暂留营中差委以观后效，倘始终不能得力，即著仍遵前旨严参治罪，不得曲为解免。前据扎克当阿等奏德祥等候交卸镇篆，改派署游击尤光组带兵出关，迄未起程等语；本日复据文麟奏前闻肃州头起官兵已抵哈密，至今并无音信。是德祥之军行抵哈密一节尚系传闻之词，万一贼踪东犯，大局将不可问。著恩麟懔遵前旨迅催德祥、尤光组等由嘉峪关等处扫荡而前，克日出关，所需饷银并著恩麟源源筹济。鹤龄一军前已行抵秦州，著成禄调到该总兵所部，取道安定进剿肃、甘踞匪，出关剿贼。西路贼氛甚炽，成禄部众无多，即合赵德正、马天祥二营及鹤龄之军亦恐不敷调遣，雷正绾续派之提督刘正高等七营若于安定解围后由成禄统带西行，兵力自可足用。著该提督咨商雷正绾妥筹调派。联捷所带马队五百名并著迅带赴甘，与成禄合兵一处相机前进，不准再事逗留，自干咎戾。昨已有旨令杨岳斌挑带精锐兵勇驰赴甘省接印任事，著该督恪遵迭次谕旨克日赴甘，不得稍有迟误。阶州踞逆至今尚未歼除，著杨岳斌、刘蓉、恩麟严饬在事员弁迅速攻克阶城，尽歼丑类。若再日久无功，必当从重治罪。宁夏郡城久攻未下，著都兴阿、穆图善督饬各军勇猛围攻，迅图

克复。宁夏及阶州等城如能攻克，庶可腾出兵力剿办甘回，以期次第戡定。该将军、督、抚等务当仰体西顾之怀奋勉图功，毋得稍涉因循致负委任。巴里坤等城饷银业据明谊等分拨银两由僻路解往接济，其科布多所存饷银，著广凤、奎昌探明道路设法筹解，毋令缺乏。塔尔巴哈台前有回匪变乱之信，数月以来伊犁亦杳无奏报，近日情形究竟若何？并著广凤等随时侦探确情，据实具奏。本日据刘长佑奏擒获贼探，讯知该逆欲由直、豫交界之处伺间抢渡以入山西等语，已谕令沈桂芬先事图维。山、陕界隔一河，潼关等处亦须预筹布置，著杨岳斌、刘蓉选派兵勇扼要驻扎，或于杨岳斌带赴甘肃之勇队内酌留数营并派得力将领统带扼扎潼关以备不虞，毋得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杨岳斌、刘蓉、成禄、联捷、广凤、奎昌、扎克当阿、伯锡尔，并传谕恩麟、文麟知之。

（卷140 29—32页）

同治四年五月癸亥（1865.6.22）

又谕：刘蓉奏官军攻克阶州城池、歼除首逆、并遣散溃勇完竣、陕境肃清、雷正绾奏攻克下马关等处贼巢、拟即进攻灵州并缕陈饷绌情形暨曹克忠军营缺饷、请饬陕抚拨解各折片。蔡、启两逆窜踞阶州负隅死守，经胡中和、萧庆高等督率兵勇四面合围攻克城池，将蔡逆及全股悉数歼除，谋勇兼优，实堪嘉尚。至启逆梁城富是否被武字营擒获，抑已乘间逸出，仍著骆秉章、刘蓉督饬在事员弁查明实在下落，据实具奏。川、陕、甘三省兵力为阶城一隅牵掣已久，今既擒渠扫穴，即可分路移兵俾资得力。……半角城、预望城、下马关等处久为回逆巢窟，经雷正绾督饬各军奋勇进攻，迭克坚巢，剿办甚为得手。即著该提督与曹克忠各军分路并进直捣灵州，肃清北路。都兴阿、

穆图善督兵围攻宁夏郡城日久未下，殊属延玩，著即激励兵勇奋力围攻，迅图蒇事，不得再事迁延，致干重咎。昨因成禄兵力太单，谕令雷正绾将派赴安定之刘正高等七营于解围后由成禄酌带西行。第雷正绾先后派拨十二营驻防安定一带，现在雷正绾乘胜进规灵州，兵力未厚，若由川省酌拨数营进驻安定一带，则雷正绾先后派出各营仍可酌量调回策应。著骆秉章斟酌情形妥筹调拨。……

（卷140 34—36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己巳（1865.6.28）

又谕：恩麟奏北路回匪围攻中卫县城及道员黎献督兵西剿获胜、克复高古城等处贼垒情形并回民阑入大通搜抢、旋经解散暨筹备雷正绾军粮各折片。中卫县城与省城、西宁、甘、凉等郡处处相通，为兵粮转输要地，现在北路回匪分股围扑该县城池并扑犯梁生岳营盘，势甚猖獗，万一中卫有失，其患不可胜言。雷正绾全部现已进规灵州，相距中卫较近，著该提督斟酌军情，抽拨劲旅数营迅往援剿以保危城。成禄及鹤龄等军迭经有旨谕令进解安定之围再行西行，著杨岳斌、恩麟催令前进。如安定业经解围，即著雷正绾将派赴安定之军调回数营前赴中卫接替，藉资得力。杨岳斌抵省后，并著分拨劲兵前往援剿。至梁生岳营盘有无失事情形，并著杨岳斌、恩麟查明具奏。黎献带兵二千进剿肃、甘等处贼匪，沿途节节获胜，剿办尚合机宜。惟兵力太单，必应步步为营，稳慎图功，方无挫失之患。著杨岳斌、恩麟饬令黎献激励兵团将黎（梨）园、永固等处贼匪次第歼除，再行酌度军情妥筹进取。大马营千总马国庆甘心从逆，实出情理之外，并著檄令黎献设法捕拿，讯明实情，尽法惩治。高古城回匪经官军攻克后搜戮无遗，新城堡亦即克复，办理尚属迅速。其署古城千总祁延林是否被贼裹胁抑系有心从

逆，并著饬令黎献访查详确，据实参奏。西路回民藉口汉团未散突入大通县城大肆抢掠，仓库、监狱一并被劫，被伤人命甚多，虽据回目马寿等悔罪投诚，呈交赃物，而监犯及首恶并未捆献，断难凭信。该回民诡诈多端，总欲撤去汉团得以肆行无忌，万不可堕其术中。恩麟现因兵力不敷剿办暂准投诚，即著严饬达昌责令该回目等将起事首恶及劫放监犯立即交出，不准藉词宕延，致堕诡计。各乡团练仍应联络整备，不可轻议裁撤。如果该回众等尚知悔罪息事，亦不得无端肇衅。著玉通、恩麟随时饬令该地方官先事预防，妥筹办理。西宁一带防守事宜并著玉通认真妥办。所有大通县城被扰情形，仍著恩麟确查具奏。雷正绾一军需用口粮麦面，即著恩麟饬令庆阳所属一州四县设法劝办运供。杨能格即就近督同庆阳府知府严饬所属实力劝办，源源运送，毋令缺乏。雷正绾所需月饷支绌异常，并著杨能格飞催各路协饷随时拨解，毋稍延缓。恩麟仍当设法接济，以应要需。前据吴昌寿、杨岳斌先后奏称甘肃派往各省募勇沿途滋扰等语，著都兴阿、雷正绾查明约束不严各员，据实参奏。现在甘省兵勇已不为少，足敷剿办，所有派往各省募勇之处即著暂行停止。吴昌寿、杨岳斌原片各一件，著钞给都兴阿、雷正绾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杨岳斌、玉通，并传谕恩麟、杨能格知之。

予甘肃石空堡阵亡守备鲁刚泰、署千总李馧、把总雷国珍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41 24—27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辛未（1865.6.30）

又谕：杨能格奏雷正绾一军进逼灵州，需粮孔亟，请饬陕西省于邻近甘肃各州县动拨仓储迅解粮台，并请饬陕省邻近北山州县劝捐米麦，解交粮台转运大营等语。雷正绾所部会合曹

克忠、魏添应各军指日可达灵州，所需军粮一切亟应宽为筹备，著刘蓉迅饬邻近甘省各州县于常平义仓存储内无论米麦杂粮，每属各拨解一二千石，共作为二万石之数，飞速解交泾州庆阳粮台，转运至环县分局收存备支。此项运脚均准其作正开销。其邻近北山州县，并著刘蓉转饬各该地方官会同雷正绾委员妥筹劝捐实在米麦，解交粮台以济要需。杨能格于陕省粮石解到时，即酌核各营所需源源转运，并著俟甘省二麦登场，粮价稍减，仍设法宽为劝捐采买，留备供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41 34—35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丁丑（1865.7.6）

又谕：都兴阿、穆图善奏中卫被围、宁夏满城吃紧、回匪滋扰后路运道、饬军堵截并青海蒙古王公等呈递禀词、常升奏庆昀因病出缺、逆回围扑满城各折片。中卫为入省要冲，现被逆匪围攻，万分吃紧，都兴阿等拟抽兵由阿拉善草地绕越进剿及派员会同该旗筹运粮米，即著迅筹妥办。雷正绾所部进规灵州，距中卫较近，著懔遵前旨酌度军情，迅抽劲旅数营由南路赴中卫援剿。如成禄及鹤龄等军进援安定业已解围，并著雷正绾将派赴安定之军调回数营前往助剿，以厚兵力。宁夏回逆因庆昀病故围扑满城，势甚凶狡，本日已将穆图善调补宁夏将军，著都兴阿、穆图善先其所急，抽拨得力数营绕赴满城将扑城之贼击退，疏通粮路，即由中卫进取，会合雷正绾所派援军节次扫荡。都兴阿等营后路时有回逆在红柳沟等处四出滋扰，窥伺运道，蓄谋甚谲，虽经官军连日雕剿获胜，仍恐该逆乘隙肆扰，饷道堪虞。著都兴阿等严檄翁同书各军扼要堵截，慎固定边之防，疏通饷运以待援师，毋稍松懈。杨岳斌前据奏报于闰五月初一日起程赴甘，著俟到省后酌拨数营迅赴中卫助剿。青海蒙古王公

及阿家呼图克图等所递禀词均以西宁狃于议抚，玉通等为逆回钳制，府城情形危殆，请拔重兵往办，著杨岳斌就近派委明干大员酌带劲兵驰赴西宁相机妥办。西宁现在回匪情形及梁生岳营盘有无失陷，均著该督查明速奏。宁夏满城防务仍著常升激励存城兵团严密布置，与都兴阿、穆图善之军联络声势，固守待援，毋得稍涉大意。阿家呼图克图禀词一件著钞给杨岳斌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命开复提督马德昭赴钦差大臣曾国藩军营听候差委。

予故宁夏将军庆昀祭葬、恤荫，谥"庄恪"。

（卷142 10—12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己卯（1865.7.8）

又谕：文麟奏逆回猖獗、请饬催援兵进剿并接仗失利情形各折片。济木萨收复以后，文麟派令兵勇分防三台等处叠次接仗，旋以寡不敌众纷纷溃散，大股贼匪现在阜康盘踞，势将东犯，奇台一带情形甚为危急，非得接应之兵迅速前往，大局何堪设想？德祥、尤光组等军迭次催令赴援，现在究已行抵何处？著杨岳斌、恩麟查明飞催前进，不得任意迟延。成禄此时当已行抵安定，联捷亦已督队赴甘，著即催提鹤龄一军将安定一带道路疏通，会合西行，由肃、甘出关剿贼，毋稍迟延观望，致误事机。黎献一军进剿甘州回匪兵力尚单，著杨岳斌、恩麟檄令林之望即移得胜之师迅赴肃、甘，联络黎献之兵合力进击，将该处回匪扑灭，庶以后出关之军不至梗阻。都兴阿、穆图善速将宁夏等处贼匪奋力剿除，以便抽兵出关。该将军等总当力顾大局迅筹办理，以纾朝廷西顾之忧。援兵未到以前，文麟仍当激励民勇固守奇台、济木萨等处，毋稍疏失。巴里坤、哈密等城，并著文麟随时知照该城大臣等严密筹防，以备不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成禄、联

捷，并传谕恩麟、文麟知之。

（卷142 21—23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庚辰（1865.7.9）

又谕：劳崇光奏查明滇省临安汉回互斗缘由、现筹兵饷、克期赴滇一折。云南临安汉练梁士美等怀挟私忿与省回构衅，虽经劳崇光檄令止斗息争，尚未能联为一气。马如龙有志向上，力尚能钳制诸回，而回民赋性梗顽，仍多首鼠两端，游移莫定。马如龙势处孤危，诚恐迟久生变，亟须督、抚大吏驰赴滇垣妥筹钤束。马如龙有所禀承，自必倍加奋勉，不特所部回众易于慑服，即临安汉练见马如龙奉令惟谨，亦不至再生异议。劳崇光现拟于黔省各营内酌拨兵一千名并筹饷银二三万两带往，即著与张亮基等会筹迅办，克期起程，驰赴滇省东路实力办理，毋得以兵饷未裕为辞竟至徒托空言，有负委任。仍严饬梁士美、马如龙等蠲除私忿，联络进取，一以剿除杜逆为事，将迤西郡县次第廓清以靖边圉。滇省军事一切，著该督懔遵迭次谕旨与林鸿年和衷商办，毋得稍存意见，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42 24—25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壬午（1865.7.11）

谕：……另片奏请调马德昭等语。马德昭前已降旨交曾国藩调遣，即著该大臣饬令前赴吴昌寿军营差遣委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42 32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癸未（1865.7.12）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奏遵议都兴阿军营饷需一折。都兴阿一军攻剿宁夏饷需甚殷，前曾谕令各省自行酌定数目筹解，仍恐虚悬无著，自应指拨专饷以资接济。即著照户部所议，所

有宁夏马步各营除原有定饷者仍照旧拨解外，新募楚勇六营仍由官文、郑敦谨按月拨银二万两。扬州新到两起马队及英字、选锋等营统计十四营，月饷共需四万三千两，两淮盐课项下月拨协甘饷银二万两，著曾国藩、李鸿章、刘郇膏饬令两淮运使即将此项银两径解宁夏军营，无庸解赴江北转拨。……

（卷142 32—33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丙戌（1865.7.15）

谕军机大臣等：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蒙古官兵击退窜匪、现饬严防一折。甘肃回匪纠合逆党千余名扰及花马池、定边一带边墙，希图窜越，经在防蒙兵督队迎剿，杀毙回匪七十余名，现在该逆仍在花马池、定边一带分股盘踞肆扰。该处边防辽阔，设被该匪越出边墙东窜蒙古地方，蔓延愈广，更难收拾。仍著德勒克多尔济等严饬在防蒙兵勤加侦探，严密扼守，遇贼即击，毋令匪踪偷越，并咨知都兴阿兼严后路之防，方为妥善。此项蒙古官兵因所领口粮短绌情形甚为拮据，虽经各该旗扎萨克王公等量力捐输，尚恐缓急难恃。沈桂芬照依本境防兵章程改放津贴，不敷人马日用，该官兵等防剿正在吃紧，岂能枵腹荷戈？著该抚于该官兵等应领口粮外酌量加增，一面饬催归绥道赶紧筹给，俾资接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43 5—6页）

以蒙古官兵防剿甘肃花马池贼匪出力，赏台吉旺楚克等升衔、顶带有差。

（卷143 7页）

同治四年闰五月辛卯（1865.7.20）

又谕：都兴阿、穆图善奏官军驰援宁夏满城、立解城围、杨能格奏庆防官军攻克铁角城、迭获胜仗各一折。逆回纠党筑垒围扑宁夏满城，经都兴阿等亲督官军攻拔贼垒多处，毙贼二

千余名，城围立解；其紧靠郡城之西门桥各贼垒，复经官军一律平毁，逼城而营。即著都兴阿、穆图善乘此声势激励兵勇，迅将宁夏郡城克日攻拔，不得再有耽延，致干咎戾。杨能格当设法筹款将宁夏官军粮饷源源转运，毋令缺乏。固原窜逆围扰中卫，此股不除，于宁夏一军终形掣肘。著雷正绾懔遵前旨督饬援军迅解中卫之围，扫荡逆氛，以收夹击之效，毋稍迟误。庆防官军分路剿贼，攻克铁角城逆巢，擒斩逆首哈伏威等，尚属奋勉。所有历次尤为出力员弁，准由杨能格汇案保奏，不准稍有冒滥。回逆诡谲异常，现在东窜保安县境，并图窥伺安化县元城镇，难保不牵缀我师，暗为宁、灵掎角。著杨能格督饬魏添应等相度机宜实力防剿，并著刘蓉添拨兵勇驰赴延安、鄜州、安边、保安等处扼要堵截，不得稍有疏虞。前据德勒克多尔济等奏称回匪千余名扰及花马池、定边一带边墙希图窜越，当经谕令德勒克多尔济等咨明都兴阿兼严后路之防。此时宁夏官军进扎西门正在得手之际，该将军仍当分拨兵勇将花马池、定边一带回匪先行剿除，肃清后路，毋任宁夏大营兵势为所牵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43 26—28页）

同治四年六月丁酉（1865.7.26）

又谕：恩麟奏探查关外回匪变乱情形并嘉峪关城经民勇收复及狄、河回匪势已穷蹙、亟应攻取老巢、成禄等奏请饬杨岳斌先派十营交成禄统领并请饬雷正绾迅檄谭玉龙带兵前来进剿各折片。狄、河回匪前在安定被创穷蹙，自应乘机攻取老巢。嘉峪关虽经收复，而群贼萃于肃州城内，出关之路尚未疏通，是甘省军务在在均关紧要。杨岳斌前已行抵泾州，著即督饬所部驰赴兰州，将各路军情通盘筹划，酌派兵勇进取狄、河回匪老巢，

迅将州城克复。成禄等奉旨西征责无旁贷，著俟杨岳斌抵省后迅即督同联捷马队进取肃州，疏通道路，乘胜出关剿办，以副委任。如兵力不敷，著杨岳斌拨兵助剿。雷正绾前拨六营尚有四营未到，仍著该提督速饬谭玉龙管带四营前赴成禄军营以资进剿。川兵帮办营务处之陈庆有及鹤龄行营亲兵六十余人最为狡猾，留于军营殊属无益，即著成禄将陈庆有等弁兵遣撤回川归伍。安西、玉门、敦煌等州县回匪变乱并民勇收复嘉峪关详细情形，著杨岳斌确切查明，据实具奏。陶茂林奏勇因索饷溃散、贼即乘虚扑营、自请治罪一折。营勇溃散是否因欠饷过多抑或因该营弁克扣侵蚀所致？仍著杨岳斌恪遵前旨确查具奏，俟奏到时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雷正绾、成禄，并传谕恩麟知之。

又谕：恩麟奏请饬催各省协饷、开单呈览一折。拨甘并进剿新疆诸军现已陆续到甘，需用甚巨，该省东西州县多遭蹂躏，捐输既无可劝，厘金所收亦属无几，若非各省力筹接济，饷需匮乏，饥军哗溃堪虞。各该省迭奉谕旨先拨急需之款，自应赶紧解济以备供支。著瑞麟、刘长佑、骆秉章、李鸿章、阎敬铭、吴昌寿、沈桂芬、刘蓉、马新贻、郭嵩焘、孙长绂按照恩麟单开将欠解协甘急饷赶紧筹措，源源接济，毋再迁延推诿致误戎机。恩麟原单著分别钞给各该省督、抚等阅看。另片奏曹克忠一军饷项奇绌，帐房军火亦不敷应用，甘省无款可搜，万难筹济，请饬陕西抚臣拨解等语。著刘蓉将应解曹克忠一军饷银并军火帐房等项竭力筹划，随时报解，毋令稍有缺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瑞麟、刘长佑、骆秉章、李鸿章、阎敬铭、吴昌寿、沈桂芬、刘蓉、马新贻、郭嵩焘，并传谕孙长绂知之。

护陕甘总督恩麟奏北路降回复谋不轨，现经镇臣曹克忠殄戮无遗。得旨：仍著饬令曹克忠随时访察，妥为防范，不可

稍涉大意。又奏：查阅陈墉两次禀函，皆以肃城之变由官民激成，恐系逆回授意诡词缓兵，俟查明再行具奏。批：仍著确查起事实情并严拿陈墉到案讯究。

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奏体察关内回民情形，似宜随剿随抚，未可专恃兵力。得旨：著即乘机利导，分别剿抚，妥为办理。惟不可一意主抚，将就了事，粉饰养痈，致贻后患。该大臣仍当迅速赴甘合力剿办，不准迟延致负委任。

以甘肃安定县城解围，予提督刘正高遇缺提奏，署知县胡国栋以知州用，与署守备秦兆祥均赏花翎，余升叙、开复有差；阵亡副将胡海万等十一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144 14—17页）

同治四年六月己亥（1865.7.28）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花马池等处贼势狡猖、防兵力单、请饬都兴阿兼严后路之防一折。花马池等处界连蒙古边墙，逆匪盘踞该处为数过多，复由灵州窜出数千，均在附边聚集，必须赶紧剿除，方免蔓延别境。德勒克多尔济等现调伊克昭盟官兵协防归绥本境沿河口岸，并令驻扎托密诺尔之乌兰察布盟官兵五百名预备调遣，为渡河进剿之用。惟蒙古官兵未习战阵，本难得力，设有紧急，该将军等仍当添调归、绥两城官兵严密防剿，毋稍疏懈。至归、绥防兵力本单薄，陕、甘边外蒙兵亦不足恃，设该匪由草地东窜或由陕省边内向东滋扰，恐完善地方又被蹂躏。都兴阿统率全军，剿办宁夏股匪是其专责，此股逆回本由宁、灵败窜沿边之花马池、定边及依勒图哼克依等处盘踞肆扰，著即责成都兴阿、穆图善将此股贼匪奋力剿洗，以期肃清后路。倘令贼踪窜入邻境致剿办又形棘手，惟都兴阿、穆图善是问，恐该将军等不能当此重咎也。定边为陕境冲要地方，刘蓉现派段登云在彼防守，仍恐兵力不敷，著刘蓉赶紧添调得

力将士驰往防剿。其由定边迤东沿边空虚之处，亦须添兵防堵，毋稍疏忽，并著杨能格督饬在防官兵合力夹击。雷正绾剿办宁、灵贼匪，自当将该逆就地殄尽，不得以驱贼他窜为了事，倘仍纵令灵州贼股续窜花马池等处，则该提督咎亦难辞。懔之，慎之。绥远城及晋、陕沿边一带如有应行添兵防堵之处，著沈桂芬酌量情形办理，并著阿克敦布、廉至于察哈尔沿边等处预行派拨官兵筹备防范。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德勒克多尔济、桂成、沈桂芬、刘蓉、阿克敦布、廉至，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44 25—27页）

陕西巡抚刘蓉奏派兵赴定边一带防剿及屡击窜回获胜。得旨：著严饬段登云等会同各营认真剿洗。如果贼势猖獗，即著添兵协剿，毋令阑入陕境。

（卷144 28页）

同治四年六月庚子（1865.7.29）

又谕：成禄、恩麟奏进剿红圈等处贼匪获胜、攻毁贼巢并请将带兵失利之署总兵梁生岳摘顶各折片。红圈贼氛距省甚近，经官军进剿攻毁贼巢，败匪窜至中卫、靖远交界之石砚子、锁罕头一带，梁生岳一军又在中卫之胜金关等处接仗失利。中卫之匪一日不除，于宁夏军情终形掣肘。著雷正绾懔遵前旨迅由中卫节节进逼，扫荡逆氛，并著都兴阿、穆图善懔遵迭次寄谕迅将宁夏郡城克日攻拔，转战而前，以收两路夹攻之效。恩麟仍督饬派出之鹤龄等军将红圈窜出败匪悉数殄除，毋任一名漏网。中卫带兵失利之署宁夏镇总兵梁生岳未能妥筹守御，虽因贼众兵单所致，究属咎有应得，著摘去翎顶以示薄惩。杨岳斌前已行次泾州，著即懔遵前旨驰赴兰州，将各路军情通盘筹划，妥为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

正绾、杨岳斌，并传谕恩麟知之。

（卷144 30—31页）

伊犁将军明绪奏回匪互相勾煽，巴燕岱城被攻危险。得旨：此折所奏系巴城未陷以前之事，与现在情形不同。一俟兵力渐集，该将军仍当设法规复该城，以通粮路。

予甘肃中卫等处阵亡协领拴林、都司冯守勋、云骑尉马兆瑞、千总王思明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44 31—32页）

同治四年六月壬寅（1865.7.31）

又谕：武隆额奏塔城回匪变乱、戕官劫库、现在调兵援剿、立解城围一折。塔城回匪变乱，抢劫库存军械，戕害参赞等官，纠众围扑城垣，势甚猖獗。武隆额甫莅斯地竟能以数百饥疲之兵登陴固守，并调集蒙古援兵联络团众奋力夹击，立解城围，忠勇可嘉。即著督饬在城员弁兵勇并调到援军相机进剿，将礼拜寺回匪悉数歼除，以靖疆圉。第该匪人数甚众，且恐哈萨克、安集延附回各匪乘虚袭城，武隆额尤当稳慎图功，不可恃胜轻进，是为至要。转世喇嘛棍噶扎勒参率兵援塔，转战无前，其勇往之忱实堪嘉尚，应如何优加奖励之处，著与此次在事出力人员一并查明，迅速具奏，候旨施恩，以示赏不逾时之意。前据广凤、奎昌奏由绥远城解到伊犁饷银五万两；又据明谊奏新疆饷银除陆续解往科城并分拨各城外，余存银五万两，专备伊、塔两城迎提各等语。现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军情均甚紧急，非有巨款饷项不足以励众志而解倒悬，著明绪、武隆额各派妥员带兵前往科城迎提饷银，广凤、奎昌酌派兵弁妥为护送。明谊等赶将余存银五万两速即运解赴科，交广凤、奎昌源源设法分解伊、塔两城以资接济，毋得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调叶尔羌参赞大臣武隆额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赏伊犁佐领额腾额副都统衔，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前伊犁同知崇熙头等侍卫，为伊犁领队大臣。

予塔尔巴哈台被戕参赞大臣锡麟（霖）、领队大臣博勒果素暨章京富勒斐音图等祭葬、世职如阵亡例。

（卷144 38—40页）

同治四年六月甲辰（1865.8.2）

谕军机大臣等：御史贾铎奏京师地方马贼肆行无忌，风闻上月京营地面拿获马贼李傻子等在参将衙门看管，本月初一日被贼党抢回马贼八名；城西南红门地方回匪聚众抢掠，上月三十日有回匪在右安门外截抢驴骡拒捕之事；该匪等肆行抢掠，实缘京城内外俱有窝藏之处，其窝主复交通各州县马快、步军统领衙门番役、各营汛兵以及顺天府大班捕役私相包庇，故敢来去自由，毫无忌惮，请饬拿办等语。近畿一带马贼蜂起，迭经谕令顺天府、直隶总督等饬属严拿，谆谆告诫至再至三，迄今马贼并未敛迹，胆敢于辇毂重地明目张胆抢劫公行，尚复成何事体？著万青藜、卞宝第、刘长佑督饬属员务将骑马贼匪实力查拿，认真搜捕，毋再视为具文，以致有名无实，并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清理保甲访拿窝主，俾马贼无所托足。仍严密访查该兵丁胥役等，如有包庇卖放等情，立即从重治罪。至红门回匪人数众多，如步军统领等衙门前往捕拿未能钳制，即著知照神机营王大臣派委弁兵协同缉拿，以靖地方。原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45 2—3页）

同治四年六月丙午（1865.8.4）

又谕：伊犁等城自逆回变乱以来调兵募勇需饷孔殷，亟应设法筹拨以济军实。著阎敬铭、吴昌寿即将部拨山东地丁项下

欠解元年京饷银十万两、河南地丁项下欠解元年京饷银十万两迅速各派妥员解交山西，递解科布多收存，知照各城分提应用。所有本年指拨新疆军饷共银三十五万两、前拨本年新疆经费作为新疆军饷共银四十万两并上年原拨未解饷银，即著官文、刘长佑、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郑敦谨、王榕吉迅饬各该藩司次第筹拨，源源解往，毋得再行延宕，致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刘长佑、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郑敦谨，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以伊犁剿贼获胜，赏佐领图瓦强阿等花翎，骁骑校锡拉春等蓝翎，协领达春泰等加衔、开复有差。

（卷145 15—16页）

同治四年六月丁未（1865.8.5）

谕军机大臣等：林鸿年奏川饷不拨势难轻进、请先扎川、滇边境暨请派员办理粮台并镇雄失守、旋即收复等折片。滇省糜烂已久，自思茅、普洱克复后尚属有机可乘，林鸿年自应懔遵迭次谕旨迅赴滇境，以便就近调度。惟所陈饷糈支绌亦系实在情形。现在欲筹滇饷，非由川协济更无别策，是以屡经谕令骆秉章随时量为接济。该督素顾大局，断不至置滇事于不顾。著仍遵前旨先筹给银数万两，俾林鸿年得以起程前进，嗣后仍每月设法源源接济，俾无缺乏。林鸿年即迅赴昭通裹粮前进，分拨各军士次第办理，庶期滇事日有起色。所陈“治滇回在先剿后抚，驭滇练在先恩后威”，该抚到滇后即可次第见诸施行，方不至空言无补。道员杨重雅、沈寿榕既据林鸿年称其可用，即著交该抚差委以资臂助。贼扑镇雄州城，署参将张兆绶防御不力以致失守，经李延忠调集团练将州城克复。张兆绶身在城中不能婴城固守，携眷先出北门以致失事，是否尚有别项致寇劣迹？著劳崇光、林鸿年查明参奏。李延忠虽有地方之

责，惟州城失守之时该知州并未在城，闻警驰回将州城克复，尚与寻常失守者不同，著从宽免其置议，仍著责令督率团练将城内逸出之匪迅速歼除以靖地方。出力团众著林鸿年择尤请奖，毋许冒滥。该州文武下落并著查明具奏。劳崇光身任兼圻，屡经谕令赴滇，且征兵筹饷尚不至如林鸿年之难，仍著懔遵前旨迅速起程，驰赴迤东与林鸿年筹商办理，不得迁延贻误致干重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45 17—19页）

又谕：六月初二日接到明绪四月十五日折报，当经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户部速议具奏。初七日又接明绪四次折报，已明降谕旨将协领达春泰等优奖矣。伊犁城中米薪全赖巴燕岱、金顶寺各城接济，现在金顶寺被匪占踞，巴燕岱已经失陷，伊城局势岌岌可危，明绪惟当督饬额腾额、崇熙等就现有兵力激励拊循，认真防剿。该将军自到任以后坚忍苦守，深得军民之心，竟能以少击众，实堪嘉尚。其屡次打仗出力之员弁兵勇，即著查明保奏，候旨施恩。巴燕岱失守情形，明绪前报尚未递到，仍著将详细情形据实具奏。昨据武隆额奏锡霖、博勒果素已被石金斗、米庆等诓至城外寺内遇害，该掌教等心甚叵测，如敢再至伊城，明绪必当将其拿办，以免再堕奸计。又据奏塔城业已解围，明绪所派援塔之布尔和德即可檄令调集援兵，察看伊犁等处何路军情紧急，相机剿办。绥定等西五城，仍著督饬该城员弁极力守御。据明绪奏铁色克正言拒绝回匪，意欲借附俄兵之便率领哈萨克前来助剿，藉图转圜等语。铁色克、哈萨克是否可靠？明绪当于笼络之中寓防范之意。本日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伊犁假道运饷及借兵助剿情形，已向俄国公使面商假道运饷，该公使业经允诺。明绪续到折报数件即系由俄国送来，并据俄国使臣声称该国边界官咨报科布多饷

银已由伊犁派员由俄境迎提，雇觅俄人驼只运送等语，是借道运饷一节该公使尚无异议，即著将此项饷银是否已由俄境起解、现在办理情形由五百里迅速具奏。户部前后奏拨新疆饷银共一百三十五万，内专拨伊犁军饷银二十万两，现因军务紧要，复奏拨山东、河南地丁项下欠解元年京饷银各十万两，本日业经谕令阎敬铭、吴昌寿迅速筹解，其前拨饷银亦谕令直隶、四川、湖广总督、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各巡抚次第筹解，以济要需矣。所有拨定各省之饷如陆续解到科城，即著广凤、奎昌迅速知照明绪派员迎提，由俄境台站运送。如中国台站道路已通，即仍由旧道行走以期迅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片奏俄兵如肯助剿，倘与该分界大臣同时并至，应令明绪查照该衙门前奏，径向俄使调取地图、折稿，令其补绘二分，详细核对，以为展缓之计等语。著明绪、明谊、麟兴等预筹防范，不可顾此失彼，是为至要。至哈萨克助回为虐，自毋庸再议安插，即著该将军等随时察度情形相机妥办。现在俄国台站既允代递公文，所有此次寄谕一分及明绪所查迭次批发各件暨所降谕旨，除交兵部由中国台站照旧递送外，并令军机处将本日寄谕另缮一分并将历次批发各件另缮清单，一并封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封转交俄国公使，用俄文加封，由兵部发交恰克图送交俄国台站转递伊犁。明绪此后折报亦可照此办理，一分由中国台站驰递，一分由俄国台站转递，以免迟延遗失。塔城虽已解围，现在沿卡台站能否照旧递报？并著明绪、武隆额随时察看情形斟酌筹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45 19—22页）

同治四年六月壬子（1865.8.10）

谕军机大臣等：恩麟奏岷州回逆变乱、分股窜往洮州并探闻哈密失陷各折片。甘肃岷州城垣于闰五月初六日突被外来回匪

千余人窜入，将署知州增启戕害，旋于初八日出城窜往洮州，该州回弁李发珍、丁泳安等亦麋聚死党占踞洮城，甚为猖獗，亟须添拨重兵剿办。前据杨岳斌奏报于闰五月初一日起程取道泾州，此时何以尚未到省？殊属玩延。著懔遵前旨星速驰赴兰州，将该省应办军务地方各事宜妥筹迅办，切勿迁延不进贻误事机。洮州回氛甚炽，陶茂林等军俱为近省贼势牵掣未能调拨，著杨岳斌、恩麟即饬张华所部阶州得胜之师会合赵桂芳勇丁驰往洮州并力围剿，迅歼丑类。宁夏贼势已蹙，雷正绾军已逼灵州，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迅将宁、灵各城攻拔，以孤贼势。现在探闻哈密已陷，逆踪愈形蔓延，著成禄、联捷迅带所部进剿肃州踞匪，即行取道出关。兰州省防及各要隘，并著都兴阿、杨岳斌等筹拨弁兵随时兼顾，仍飞饬成禄等军克期出关进剿。文麟驻扎奇台一带距哈密较近，著即探明匪踪实力防剿。洮州逆弁李发珍、丁泳安等，并著杨岳斌督饬各军严密查拿惩办。署知州增启被戕及岷州文武官绅眷属被胁各确情，著恩麟查明，汇呈杨岳斌迅速驰奏。哈密变乱情形及扎克当阿等下落，并著都兴阿、杨岳斌、文麟等确查迅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杨岳斌、成禄、联捷，并传谕恩麟、文麟知之。

（卷145 38—40页）

同治四年六月甲寅（1865.8.12）

又谕：都兴阿等奏官军攻剿窜踞各逆续获胜仗、现筹布置情形一折。宁城踞逆经官军迭次惩创并失西门桥要隘，势已穷蹙，惟南路一面尚未合围，难保不由此窜遁。都兴阿等现拟将贼匪所决之水宣泄疏通，即于南路扼扎数营截断援贼，所筹尚合机宜。即著该将军等激励将士迅速进攻，四面合围，将此股丑类聚而歼旃，毋得稍有疏虞，致贼匪铤而走险，又形滋蔓。灵

州大水坑一带踞逆时扰定边，阻截饷道，其谋甚狡，都兴阿等当酌拨劲兵通道运饷，毋令后路稍有疏失。中卫城围虽解而匪踪飘忽，仍恐去而复来，雷正绾当督饬各军节节进剿，与梁生岳等军联络一气，两面夹击，毋失事机。穆图善片奏请饬阿拉善王贡桑珠尔默特、鄂尔多斯贝勒扎那济尔迪各旗备办骆驼一千只作为转运军粮之需，即著都兴阿传知该旗王、贝勒等如数预备，俾资转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请饬催山、陕两省欠饷并请令四川督臣按月拨银接济等语。据称宁郡地处极边，米粮转运维艰，需款甚巨；转瞬又届秋冬，皮棉衣等项亦须筹款制办；即使山、陕两省协饷按月解到，仅敷采买军粮之用；现在该二省欠饷各积至四月之多，兵勇衣食无资，若不宽为筹解，必至贻误事机各等情。现在穆图善所部各军攻剿宁夏正在得手，所需饷银亟应赶紧筹解以济眉急，即著骆秉章于四川省每月筹拨银一万两按期解交穆图善军营，毋稍延缓。山西省每月协济饷银二万两、楚勇饷银六千余两、新募亲兵后营卫队营饷银六千余两，陕西省每月协济饷银二万两，即著刘蓉、王榕吉迅速设法筹拨，源源解济，以收饱腾之效。至山西省前欠该营协饷，已由穆图善咨商该省巡抚于应解欠饷内动银，在太原省城措办皮衣、寒衣各七千二百件，其余银两仍派员解赴包头，由该将军派员采买粮石。陕西省前欠协饷，已由穆图善咨商该省巡抚派员在延、榆、绥、鄜一带会同该将军委员及地方官按照时价、运脚，一切即在协饷内划扣，并著刘蓉、王榕吉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骆秉章、刘蓉，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予甘肃宁夏阵亡副将陈东霖、游击袁士林祭葬、世职加等。

（卷146 4—6页）

同治四年六月丁巳（1865.8.15）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贼匪东犯、奇台失守、请将各员分别查办并闻哈密被陷及回目投诚各折片。逆回纠大股东犯，官军在三台接仗先胜后挫，旋因众寡不敌致奇台县城失守，文麟退扎巴里坤，复闻哈密失陷，现在招集兵勇约有三千余众，拟设法先攻哈密以通粮道，即著文麟与讷尔济会筹进剿。奇台、哈密并陷，文麟一军孤悬坤城，亟须关内重兵驰往助剿。成禄、联捷所部均在兰垣一带为近省回势所牵，必须杨岳斌到省布置，诸军始可克期前行。著杨岳斌懔遵前旨星速赴省筹办，即飞檄成禄、联捷统带各营进剿肃州踞逆，通道出关即赴哈密援剿，毋许稍涉延缓。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当懔遵叠谕迅拔宁、灵两城，即可酌拨兵勇，协同成禄等军节节扫荡，以壮声援。鹤龄等军现在何处？并著都兴阿、杨岳斌、恩麟等檄催前进。文麟自请治罪之处著加恩宽免。县丞陶玥、署迪化州知州孔昭恒于奇台失守后不知去向，著文麟严密查拿，解交刑部治罪。陆布沁阿喜尔回目等赴文麟军营投诚并愿帮同打仗，著文麟妥为驾驭，以坚其向化之忱。穆图善奏请将宁夏将军印务交常升暂行护理，即著照所请办理。湘果右军前据骆秉章奏业已遣撤，不能派赴甘省，并据奏称臬司林之望所部勇丁多系秦陇土著，朴实耐苦，进攻阶州等处深资其力，都兴阿、雷正绾、杨岳斌等兵力如尚不敷，即著就地选募，较之客勇尤为便捷。前据刘长佑奏雷正绾派赴直隶招募马勇之总兵魏得春等潜行出口，不服盘查，并纵勇滋扰，当经降旨令雷正绾查明参办。该署提督务宜破除情面从严惩办，以儆效尤，毋稍回护。扎克当阿等下落仍著文麟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杨岳斌、成禄、联捷，并传谕恩麟、文麟知之。

以甘肃攻克盐关贼巢出力，赏副将高月桂、赵逢信、张明

富、曹金银、参将祝胜祥、傅用金巴图鲁名号，游击保明等花翎，守备姚正高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甘肃奇台县城被匪窜陷，革知县恒颐、典史胡承业、把总王洪职，恒颐、胡承业仍留营效力。

（卷146 12—15页）

同治四年六月壬戌（1865.8.20）

又谕：讷尔济奏奇台、哈密失陷、巴城孤危、请兵救援并扎克当阿战亡、现筹攻守各折片，成禄奏新疆事棘、请旨饬拨兵饷俾得迅速西征一折。奇台、哈密失陷，贼势鸱张，巴里坤满汉二营兵丁仅有一千余名，文麟招集民勇亦不足一千之数。讷尔济、文麟现拟统带兵勇进规哈密，以剿为防，第兵力太单，若非关内大兵克日赴援，恐情见势屈，巴城亦难保守。成禄已抵兰州，即可督兵西进，赶紧出关。前经谕令雷正绾酌拨刘正高七营归成禄调遣，即著迅速拨往以厚兵力。该营粮饷并著杨岳斌督同恩麟筹款给发，毋令缺乏。其成禄现带之马天祥、赵德正二营，前曾谕令恩麟筹发饷银，何以两月之久尚未支给分厘？著杨岳斌、恩麟迅筹给发，不准再事延误。联捷行抵何处未据奏报，著即克期前进，与成禄合兵一处早日出关，毋得稍涉迁延。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当懔遵叠次谕旨迅拔宁、灵两城，即可酌拨兵勇协同成禄等军节节扫荡，以壮声援。倘该将军等以出关为畏途，致宁夏等城久稽克复，必治都兴阿、穆图善以糜饷老师之罪，决不宽贷。前据广凤等奏蒙古官兵未习战阵，又无应手利器，势难再行拨调等语，所奏系属实在情形。讷尔济拟调乌、科蒙兵三千之处，恐亦无济于事。讷尔济、文麟惟当就现有兵力相机防剿，以保危城，其扎克当阿战殁情形并著查明迅奏。前据恩麟奏称探闻嘉峪关收复，余贼并归肃州，近日黎献一军进剿情形若何？林之望一军现抵何处？著

杨岳斌、恩麟催令督队前进，会合黎献所部迅将肃州距（踞）匪扑灭，以通关内之路。现在哈密既经失陷，贼氛去关甚近，若再与关内之匪勾结一气，剿办更形棘手。杨岳斌此时计可抵省，著即将关内关外情形熟筹布置，其应如何调拨兵勇之处，咨商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迅速筹办，不得互相推诿，致有顾此失彼之虞。新疆饷银叠经户部奏拨，除山西等省之饷均由绥远城出口解往乌里雅苏台等城转运外，其四川应解饷银十六万两本令由甘肃解往，著杨岳斌咨催骆秉章迅速拨解，即作出关兵饷之用。至湖北等省协解甘饷，前经奏定数目，即为有著之款，并著杨岳斌分别催提以资分拨。宁、灵一带贼势甚重，且有东窜之意，定边、花马池一带防务尤为吃重，都兴阿、雷正绾务当先其所急派拨劲旅，会合翁同书所带之兵实力截剿，不得任其偷窜。能将后路肃清，于进剿宁、灵亦可无虞掣肘。该将军等当善体此意，妥筹办理。讷尔济、文麟另折奏称若欲剿灭新疆回匪，必须数十万精兵，百十万帑项，尚需数年征杀，数年教养；请饬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熟思妥议应缓应急之处等语。新疆回匪变乱自应急筹剿办，有何可缓之处？讷尔济等所奏，不知其是何居心？实属糊涂冒昧。此后如不尽心竭力勉任其难，必重治讷尔济等以推诿贻误之罪。扎克当阿四月初二日所发折内有都司锺龄业经遵旨正法等语，所办甚是。至县丞陶玥、署迪化州知州孔昭恒，并著于拿获后就地正法。其乌城失守案内之知县文光、裕厚现在有无下落？并著查拿研讯，遵照前旨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杨岳斌、成禄、联捷、讷尔济，并传谕恩麟、文麟知之。

（卷146 26—30页）

同治四年七月癸亥（1865.8.21）

谕军机大臣等：刘蓉奏定边防军叠胜、遵旨添兵防守要

隘、回酋赫明堂心怀叵测、派兵分防邠、陇等处并遵派劲兵前赴潼关防堵各折片。甘省回匪盘踞灵州大水坑等处，时赴定边交界之区肆行掳掠，经该处防兵截击歼毙多名，而定、靖一带毗连甘境，路径纷岐，必应添兵防守。刘蓉现饬同知鄢太愚督带四营会合段登云等扼要堵御，即著饬令该员弁等加意严防，遇贼即击。其鄜、延一带要隘，并著督饬总兵杨得胜等认真扼剿，毋稍疏虞。杨能格仍遵前旨严饬魏添应等相机截剿，毋为该逆所乘。回首赫明堂招集回众已至八九千人之多，万一日久乏食，必将肆行抢劫，故态复萌。杨岳斌既虑其终为边患，自当预筹防范，随时咨商雷正绾设法钤制，相机解散，以期消患未形。其邠、陇、凤、略一带，即著刘蓉檄令总兵刘玉兴等军迅速赴防，扼要驻扎，并令萧庆高分兵严防，藉资策应。捻匪窜至许州，径趋襄、郏，距陕渐近，刘蓉现派刘厚基统带五营前赴金陡关驻扎相机截剿，即著督率刘厚基实力扼防，毋稍懈弛。惟兵力尚嫌未厚，刘蓉能否酌量添拨协守以壮声威之处，著迅速筹办。刘蓉另折奏遵筹雷正绾军食，已饬甘泉等县凑拨仓粮二万石，并饬北山附近州县劝捐米粮，惟运费无款可筹，请饬庆阳粮台自行筹办等语。即著杨能格筹备运脚自行转解，以裕军粮。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又谕：刘蓉奏雷营军粮需费繁重、请饬催各省协拨月饷并请饬拨湖南厘金协济甘饷各一折。雷正绾一军进攻灵州，因甘省向不产粮，是以谕令刘蓉督饬藩司将雷正绾军营粮食宽为筹备。兹据刘蓉奏库款竭蹶，积欠累累，若再采办甘省军粮，断难筹此巨款；转运之费繁多，亦属难办。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惟雷正绾攻剿灵州贼匪正当吃紧，甘省购粮维艰，设因饷需不继贻误戎机，所系诚非浅鲜。著官文、郑敦谨、王榕吉各将月拨

雷正绾协饷按月如数委解庆阳粮台，即由杨能格将此项饷银采买粮石，转运雷正绾军营以资兵食。至所称"陕省凋敝特甚，恳拨湖南厘金协济甘饷，以纾陕力"各节，陕、甘两省唇齿相依，理宜竭力援甘，惟陕省自遭逆回之变，地方凋敝过甚，人民多未复业，土地荒废，户鲜盖藏，以频年积困之区责令强协邻省，深恐力不能支，反滋贻误。从前曾国藩奏请裁撤东征厘局，当以所奏系为体恤商情、培养元气起见，用特允其所请，谕令将东征局卡概行停止，仍酌择货物数种暂留厘金数成作为协甘之饷，原为甘省需饷浩繁，必须宽为筹备方可收饱腾之效。现在各省指定之款既不能悉数如期解到，而陕省又不能就近兼筹，短绌情形深为可虑。刘蓉请仍拨湖南厘金暂资接济，俟两三年后陇境肃清再行奏请停止，其通盘筹划实为大局起见。著李瀚章斟酌情形实心区划，倘能有裨国用，无损民生，即将东征局厘金照旧抽收，接济甘饷数年，俟陇省军务肃清再行停止，于西北大局甚有裨益。发、捻现在西窥秦、晋，本日据刘蓉奏派刘厚基统带亲兵五营驻扎金陡关，兵力尚恐单薄。晋省风陵渡一带自必设有防兵，著王榕吉饬令在防兵将与刘厚基防军联络堵御，以壮声势。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郑敦谨、李瀚章，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47 1—5页）

同治四年七月甲子（1865.8.22）

谕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等奏分营围剿宁郡并雷正绾军进剿失利一折。雷正绾自进剿灵州后久未见其奏报，兹览都兴阿等所奏，该军于初七日攻打金积堡失利，由惠安堡退至韦州，所部零落不成队伍；曹克忠不知退在何处；魏添应一军亦退至姬家圈地方。是该军此次挫败情形甚重，贼势益肆鸱张，宁、灵回匪皆将狡焉思逞，而都兴阿等后路花、定一带尤为可虑。都

兴阿现派都司李大楷前赴韦州查探雷正绾等军情，著即将宁郡前敌各营一面布置稳慎，一面迅速抽拨重兵回援后路，与雷正绾等军相机援剿，毋稍迟误。雷正绾赶将所部溃勇设法招集，力图整顿，克期再举。该署提督素称善战，军律尚严，何以败衄至此？难保非为该回求抚所误。此后当妥为防范，万不可轻为议抚致堕狡谋。甘肃军情日紧，杨岳斌何以仍无抵省信息？实属延缓。著赶紧驰赴省城，与都兴阿、雷正绾等咨商调度，迅筹策应。其金积堡失利情形及曹克忠现在何处，并著雷正绾迅即驰奏。横城、花马池、定边一带人心惶惶，该处兵力本不甚厚，此时贼势更炽，若再乘锐东窜，势必掣动全局。著都兴阿严饬翁同书督率各军加意严防，遇贼即击。刘蓉仍饬驻防定、靖一带之同知鄢太愚等军会同甘省防军扼要堵剿，毋稍疏虞。山西边外防务亦关紧要，德勒克多尔济、王榕吉务当会商妥筹，将绥远城等处之防严密布置，毋得临渴掘井，致滋蔓延。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杨岳斌、德勒克多尔济、刘蓉，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47 5—7页）

同治四年七月丙寅（1865.8.24）

又谕：明绪奏巴燕岱、古城失守、塔城危困、伊犁孤危并已革伯克通贼、大股贼匪攻城、督兵解围情形各折片。巴城失陷，穆克登额全家殉难，亦经降旨优恤建祠。所有随同殉节之文武员弁，著明绪即行查明，奏请赐恤。古城失守后道路梗阻，声息难通，迭经严催成禄、鹤龄等出关援剿。文麟于奇台、哈密失守后有先剿哈密之议，已谕令讷尔济、文麟竭力妥办。明绪务须设法侦探，以期消息相通。明绪以塔城紧要派布尔和德调兵援救，甚属急公，著即饬令会同武隆额等合力剿办，迅解城围。布尔和德即准其署理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以专责

成。东路既经屡次获胜，贼众败遁，明绪务当督饬在事各员弁统带得胜兵勇进规绥来县城，为得步进步之计。但须稳慎图功，未可恃勇轻进。回众数万攻扑伊犁，并有哈萨克助逆，明绪派额腾额等分队堵御，数月之中屡次获捷；该回复扑绥定，马兵博清额临阵退缩，明绪立斩以徇，官兵争先效命杀贼，并将红衣贼首歼毙，城围立解；逆匪旋又扑城，亦经调到官兵奋力剿洗。明绪调度得宜，深堪嘉尚。仍著随时训练，认真防范，毋稍大意。哈萨克助逆必须重加惩创，察哈尔官兵征调不至，且与回匪有暗中勾串情事，著将该总管等指名严参，以杜取巧。所需饷项已谕令广凤等速解，并谕知户部宽为筹备矣。另片奏借俄兵剿贼，两次行文西悉毕尔衙门，据江达拉里来咨抑扬其词，种种观望；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谕以大义等语。借兵相助一节前据明绪奏到，即经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知该国住京公使妥商办理。昨据该衙门奏称连日与俄使晤商并往来函覆情形，该使以该国边界多事意甚为难，虽未明言不允，而推诿之情已在言外，是借兵一事都中办理殊无把握，且利害相等，后患亦不可不防，自未便过于相强。明绪办事尚能实心，如能就近与西悉毕尔衙门相商通融办理，朝廷亦不为遥制。该使函内既有购买枪炮等情及“中国所欲苟为该国所能，宜无不允”等语，明绪惟当斟酌情形相机商办。诸凡能稍资其力，均可为目前战守之助。其哈萨克助逆为患，俄国已将其带兵头人拿去，正可因势利导，俾其力除此股匪徒，与伊犁亦不无裨益，并著明绪妥为筹办。至所称拿去之哈萨克头人，是否即系绰坦？著明绪设法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47 17—19页）

又谕：明绪奏饷需艰窘，请饬科布多参赞大臣如有饷项解

到，迅借由俄国边卡转解伊犁等语。前据广凤等奏已将伊犁饷银五万两交伊犁委员三音布等由俄国台站转解回伊，惟现在该城军务紧急，需饷甚繁，一切支应刻不容缓，著广凤、奎昌嗣后遇有解到科城之伊犁饷银，无论多少，陆续知照伊犁委员解由俄国边卡转递，务期随到随解，毋误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护陕甘总督恩麟奏哈密贼势猖獗，办事大臣扎克当阿阵亡，安西震动。得旨：扎克当阿之子，著恩麟饬属妥为护送入关。安西一带防守事宜，著督饬玉斌等妥筹办理，毋稍疏虞。又奏曹克忠进剿金积堡获胜。批：昨据都兴阿等奏雷正绾一军进攻金积堡失利，已谕令该提督招集陕勇力图整顿。恩麟务当速筹粮运，源源接济，毋得颟顸误事。

赏已革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富勒敦泰蓝翎侍卫，为伊犁巴燕岱领队大臣。

以云南楚雄协副将麟志为临元镇总兵官。

以甘肃河州等处集团防隘迭著战功，赏千总严绍先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

以伊犁击贼获胜，立解城围，赏领队大臣崇熙等副都统衔，佐领乌勒德春、伊克坦布巴图鲁名号，员外郎增智、游击张忠等花翎，笔帖式乌尔图那逊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伊犁东路剿贼获胜，赏佐领萨琳泰等花翎，章京锡拉春等蓝翎。

以勾通贼匪，革伊犁署伯克阿布都鲁素爱玛特职。

予巴燕岱城殉难领队大臣穆克登额祭葬、世职加等，建专祠。

以遗爱在民，追予甘肃秦州阵亡知州托克清阿谥“刚烈”，

并入国史循吏传。

（卷147 19—21页）

同治四年七月丁卯（1865.8.25）

又谕：武隆额奏围攻礼拜寺逆回情形一折。塔城回匪变乱，经武隆额督兵固守城池，转世喇嘛带领马队奋勇攻剿，均堪嘉尚。该逆盘踞礼拜寺坚守不出，其势自已穷蹙，且寺内匪众仅有三百余人，无难并力围攻，悉歼丑类。著武隆额督饬官军奋勇进剿，务将该寺逆回悉数殄除，断不可任其乘间他窜，复形滋蔓。哈萨克为回匪勾结屡次拥众内扰，亦经转世喇嘛带兵击散，难保不去而复来，仍著武隆额加意严防，督饬官军扼扎要隘，遇贼即击，毋令匪踪深入。转世喇嘛棍噶扎勒参打仗勇往，应如何优奖之处，著武隆额仍遵前旨迅速查明具奏。土尔扈特蒙古官兵，武隆额于调到后务须申明纪律，加之训练，以期得力。伊犁佐领巴霞先经明绪派令统带土尔扈特兵剿贼，全行溃散；嗣经武隆额迭次严催带兵赴援，置若罔闻；驼马处章京主事职衔巴彦图于回匪变乱之时私自出城逃走，并将关防遗失，且扬言塔城已失，惑乱众心，情殊可恶。巴霞、巴彦图均著即行革职。该二员现由土尔扈特游牧潜赴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一带隐藏，著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一体严密访查，于拿获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革员陈孚恩现在明绪处随同办事，崇熙已简放伊犁领队大臣，武隆额请调该二员办理文案之处，均毋庸议。署领队郭罗那督兵击贼以致遗失关防，情尚可原，著免其议处。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护陕甘总督恩麟奏民团搜获逆回致署武威县知县汪培庆书信，现经撤任查办。得旨：汪培庆著即调省查讯。惟书信情节支离，显有诬陷情弊，恩麟当督属认真研鞫，务成信谳。

以陕西肃清全境出力，赏知府吕俊孙等花翎，千总李洪胜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外委张得胜祭葬、世职加等。

以甘肃泾州防剿出力，赏参将范铭巴图鲁名号，都司孙登策等花翎，从九品刘振采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甘肃肃州阵亡道员恒龄、护总兵官游击德祥、游击英兰祭葬、世职加等。

追予甘肃固原合门殉难道员万金镛祭葬、世职加等；万金镛眷属十八名口暨官绅男妇一百三十四员名口分别旌恤如例。

追予甘肃盐茶厅阵亡署总兵官参将万年新祭葬、世职如总兵官例，同知庄裕崧祭葬、世职如道员例，照磨胡枚等祭葬、世职。

予甘肃宁朔被戕知州刘湛祭葬、世职加等。

（卷147 26—29页）

同治四年七月庚午（1865.8.28）

又谕：雷正绾奏兵糈缺乏、疲馁致挫、自请严议一折。雷正绾与曹克忠两军进攻金积堡回巢，因粮运不继，兵众饥疲，冀力破逆巢因粮于贼，致为堡外伏贼包抄后路，两面受敌，伤亡员弁勇丁二千余名，军械多为贼掳，览奏曷胜愤懑！统兵大员全在谋定后动，出奇制胜，方能所向有功。雷正绾于官军进攻金积堡时，地系河套，水草全无，后路粮道既为贼匪分股阻截，附营沟渠又为贼众所掘，水道被泄，致官军饥渴交乘，两次被堡外伏贼包抄后路，究属先事未能审慎，致令全军挫衄，损折良多。该提督自请严议之处本属咎有应得，姑念该提督此次力行进攻，尚无退缩情事，著从宽改为交部议处。嗣后该提督务当收集散勇重整军威，力筹攻克金积堡，为阵亡员弁勇丁雪此愤恨。上兵伐谋，总须以计划为先，不可徒恃血气之勇。

至粮运为军行要需，杨岳斌、恩麟务当力为筹解，源源接济，不可稍缓须臾，致令饥军哗溃，并著杨能格赶紧就庆阳一带迅速采买粮石，设法运解，分济雷正绾、曹克忠各营，不得推诿延缓致误大局。阵亡员弁勇丁著雷正绾查明请恤。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雷正绾，并传谕恩麟、杨能格知之。

（卷147 33—34页）

同治四年七月辛未（1865.8.29）

又谕：昨据雷正绾奏官军进攻金积堡败挫，自请严议，当以该署提督从前颇著战功，从宽改为议处。本日览杨岳斌所奏甘省情形一折，始知雷正绾近来打仗既不如前勇往，又不能约束兵丁，申明纪律，占染军营习气，不自振作，致有金积堡之败，深负委任，咎有应得。署固原提督雷正绾著撤去黄马褂，撤销勇号并撤去帮办军务，归杨岳斌节制调遣以示薄惩。倘再不知自爱，奋勉图功，即著杨岳斌严参惩办。

（卷147 38页）

谕军机大臣等：……刘厚基一军因两路回氛甚炽，未能即赴潼关……刘蓉因雷正绾等军为金积堡回匪所挫，逆势猖狂，凤、邠一带边防吃紧，令刘厚基五营先行暂扎凤翔。惟东面潼、商一带空虚特甚，殊为可虑。……

（卷147 41页）

又谕：杨岳斌奏甘省军务、粮饷、吏治、民生大概情形并曹克忠接仗失利各折片。甘省用兵日久而匪势愈炽，地方情形日益凋敝，皆由带兵各员习气太深，地方大吏诸事废弛，种种情形实堪痛恨。雷正绾、曹克忠两军近因进剿金积堡失利，弁兵伤亡颇多，现在士气新挫，逆焰必至益张。杨岳斌当责令雷正绾等申明纪律，重振军威，再图进取，以赎前愆。河、狄一带贼势最重，从前总以兵力不敷未暇兼顾，杨岳斌现拟先剿狄、

河，再图西北，即著调拨各军妥筹剿办。前因黎献一军进剿肃州贼匪兵力过单，谕令林之望移军助剿，嗣又据恩麟奏调张华一军赴洮州剿贼，该两军现在行抵何处？仍著杨岳斌酌量调派。刘正高、沈大兴等所部淫掳焚杀，经杨岳斌拿获三人正法，所办甚是。该二员何以拔营他徙？并著查明参办。嗣后如有不遵调遣及纵勇骚扰情事，即著按照军法惩办，庶几壁垒一新，于军务方有起色。定边、花马池一带时虞贼匪东窜，并著与都兴阿妥筹兼顾。至该督所陈“于军务则先惩扰害再汰疲羸，于粮饷则先筹采买再议转输，于吏治则先儆贪墨再振因循，于民生则先去烦苛再谋招垦”，均能切中款要。该督受朝廷重寄，惟当实力实心次第筹办，以副委任。曹克忠此次进攻贼堡因无援失利，情尚可原，著免其议处。前据庄浪城守尉庆志奏参恩麟袒护属员东瞻泰砍伤兵丁，玩误饷糈，并陶茂林所部之勇到处扰害等语，著杨岳斌汇入从前交查各案一并查明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刘蓉奏请催各省协甘军饷以图补救一折。据称雷正绾、曹克忠等军进攻金积堡贼巢遇伏失利，退扎预望城，各营挫衄之余，米粮军火等项事事乏缺，必须宽筹饷项随地采办，随时制造，方能重新壁垒，转危为安；庆阳防军前经雷正绾调去六营，同时挫败；此项饷银到后恐该逆闻而生心，请饬径解陕西藩库收存转解各等语。庆阳粮台支应各营饷项需用浩繁，现在甘军新挫，粮饷两缺，尤属刻不容缓之需。该督、抚等素顾大局，自应设法赶紧筹解，以纾朝廷西顾之忧。即著骆秉章、吴昌寿、阎敬铭、王榕吉迅将协甘欠解之款各先筹拨银数万两，派员星速解交陕西藩库。此项饷银到后，即著刘蓉随时知照杨能格委员提拨，并派员就陕甘交界州县采办米粮分拨接济，并著刘蓉将欠解甘饷随时筹解以赡饥军。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骆秉

章、吴昌寿、阎敬铭、刘蓉，并传谕王榕吉、杨能格知之。

又谕：刘蓉奏援甘协饷紧要，请饬催各省迅解等语。杨岳斌奉命西征，于行抵西安时先后由陕库借拨银六万两，均议俟到省协饷解到时扣留归款。迄今已逾两月，各省协饷并未解到。陕库本甚拮据，去此巨款已难周转，而杨岳斌统率全军抵甘正值雷正绾等剿办灵州回匪失挫之后，贼焰甚张，而狄、河等处之匪逼近兰州，尤为肘腋之患。当此局势紧急，非饷项充裕，何以激励戎行？著官文、郑敦谨将湖北月协之三万两、李鸿章将扬防节省项下月解之三万两、刘郇膏将江苏月协之一万两，其江西、浙江、湖南等省协款，并著刘坤一、马新贻、李瀚章、孙长绂各筹两个月饷银，赶紧委员拨解到陕，由刘蓉转运前进以济要需。倘敢稍事延宕，致西北大局日就决裂，该督、抚等其能当此重咎耶！懔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李鸿章、刘坤一、马新贻、郑敦谨、李瀚章，并传谕刘郇膏、孙长绂知之。

予甘肃金积堡阵亡总兵官周有贵、周有文、参将秦久胜、董逢春、游击保明祭葬、世职加等。

（卷147 42—46页）

同治四年七月壬申（1865.8.30）

命甘肃布政使恩麟开缺听候查办，以按察使林之望为布政使，候补按察使杨能格为按察使。

（卷147 50页）

同治四年七月乙亥（1865.9.2）

又谕：成禄奏边疆告急、拟就现有兵力克日西征、请饬迅筹兵饷并河北贼匪麇集、拨兵助剿各折片。据称敦煌等县告急，拟统马天祥、赵德正二营及新募卫队一营节节西向，会合黎献之兵规复肃州；请饬杨岳斌筹拨粮饷军火并拨兵替回川兵

三营各等语。前据杨岳斌奏黎献一军进逼肃州，惟兵力过单骤难得手等语。成禄若能率师西进，与黎献合兵一处规复肃州，则将来大军出关可无后顾之虞，自是目前第一要著。第该提督所领仅有三营，合之鹤龄川兵亦不过六营，现在贼窜蔡家河，鹤龄一军腹背受敌，成禄派令马天祥等拔队往援，而自率卫队一营跟踪继进，是此项兵力尚为河北贼氛牵掣，西征一节仍属纸上空谈，殊为非计。著杨岳斌迅派数营替回成禄各军，俾得克日西发，并将军火帐房等项妥筹接济，毋令缺乏。成禄请饬杨岳斌设立粮台分局转运供支之处，并著该督设法办理，俾免饷糈不继之虞。成禄、联捷仍当统领所部星速西行，不得以待兵待饷为词任意延宕。雷正绾一军新有金积堡之败，恐难分兵协助，且闻该营将骄卒惰，非力加整顿亦难壁垒一新。前调刘正高七营能否再调？著杨岳斌酌量办理。至刘正高不候调度拔营东去，有无抗违规避情形？即著杨岳斌查明参奏。成禄折内有中卫之贼窜扰大靖之语，该处距凉州不远，河西三郡关系紧要，著杨岳斌斟酌情形拨兵堵剿，毋稍疏虞。昨已明降谕旨将恩麟开缺听候查办，著杨岳斌将交查该藩司前后被参贻误各节认真查办，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48　4—6页）

同治四年七月丙子（1865.9.3）

又谕：林鸿年奏请饬催滇省协饷并会办捐输及请奖杨盛宗等各折片。滇省军务日亟，饷项无出，本省既无可自筹之法，不得不藉外省捐输协饷以为进取之谋。四川原设滇省捐输，著骆秉章饬令川藩与林鸿年行营藩、臬两司及总办捐输之萧浚兰等一体会印会办，仿照川省援甘捐输办法以期鼓舞。其湖北、湖南、山西三省，现经林鸿年派员前往设局劝捐，并著官文、郑敦谨、李瀚章、王榕吉各饬藩司查照四川藩司会同陕西委员

劝办之法一体举办，庶捐务日形踊跃。至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四川、山西、粤海关等处积欠滇饷合计在六百万两以上，滇省嗷嗷待哺，各该省岂容坐视？著骆秉章、马新贻、孙长绂、郭嵩焘、李瀚章、王榕吉、师曾酌量缓急速为筹拨，即得十之一二以赡滇军，亦可以资接济。各该省、关毋再置之膜外，致误事机。昭通为筹办滇事要区，杨盛宗、杨先芝等均能卓著战功，该抚当妥为笼络驾驭，使其奋勉图功以资指臂。该抚身为滇抚，屡催进扎昭通，辄以兵饷为词。昭通士民非不可用，惟在该抚身履其地，自可以资振作而励同仇。若远居邻省，徒责他省之膜视，而该抚已先畏难苟安，朝廷亦安赖封疆大吏为耶？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官文、骆秉章、马新贻、郑敦谨、李瀚章、林鸿年、郭嵩焘，并传谕孙长绂、王榕吉、师曾知之。

以云南龙宝山等处剿匪获胜，赏护总兵官杨盛宗巴图鲁名号，参将杨先芝副将衔。

（卷143 8—10页）

同治四年七月丁丑（1865.9.4）

又谕：杨能格奏官军失利、庆阳兵单、请饬陕省防兵助剿并自陈任重权轻、请另简大员办理各折片。杨能格因魏添应一军经雷正绾调往助剿致有挫衄，辄以“权轻任重，不足以资节制”等词哓渎不已，悻悻之意见于章奏。该臬司以废员经朝廷录用，并不力图报称，辄敢藉端诿卸，实属大负生成。现在雷正绾军新挫，复由韦州退扎预望城，贼势蔓延，均距庆阳不远，筹饷筹防至关紧要，该臬司尤当激励士卒会集民团力图战守，倘再意存推诿致庆阳粮台稍有疏失，必将该臬司从重治罪。雷正绾既归杨岳斌节制，该军败后应如何调派劲旅杜贼旁窜，及庆郡吃重能否分兵兼顾之处，并著杨岳斌妥筹策应，毋误事机。刘蓉所派驻防定、靖、鄜州各营与庆阳声势不相联络，著

刘蓉饬令总兵杨得胜四营进扎鄜州之王家角、合水之太白苗村扼要防堵，与庆阳防兵相机截剿，毋稍贻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又谕：杨能格以废员起用，不思勉力报称，辄以"任重权轻，呼应不灵"藉词规避，其为不能得力已可概见。本欲另简大员替代，惟庆阳防务方亟，督饷事宜亦无熟手可以经理，是以仍令暂行管理粮台及庆阳防务。杨能格本系弃瑕录用之员，究竟能否胜任？著杨岳斌详细访查，据实具奏。此外甘肃道、府各员内何人可胜两司之任，何人可以办理粮台防务，并著详加考核，酌保数员候旨录用。将此谕令知之。

（卷148 14—16页）

同治四年七月戊寅（1865.9.5）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移添官兵防剿沿边窜匪并借银筹给兵食一折。归、绥等处地方辽阔，与甘省边境毗连，现在定边、花马池一带均有回匪盘踞，沿途口隘防堵不可稍松。德勒克多尔济等现将磴口迤东之驻扎蒙兵调赴沿边，与伊克昭盟官兵在花马池一带择要协防，并将乌喇特三旗官兵三百名移扎磴口迤东，另调乌兰察布盟官兵二百名协同防剿，所办尚属认真。惟兵力尚嫌单薄，必须添拨劲兵方足以资堵剿，著都兴阿、穆图善迅拔精兵数营，出贼不意从间道疾驰至定边、花马池一带协同翁同书之军实力剿洗，仍一面佯攻宁夏使贼不疑。该处系宁夏军营后路粮运所关，该将军等必须迅速拨兵扫荡，方免延蔓。杨岳斌身任兼圻，责无旁贷，应如何分兵策应之处，并著斟酌情形通盘筹划，不得顾此失彼。曹克忠一军系属劲旅，倘能权其轻重酌派前去，尤觉可恃。德勒克多尔济等仍当就现有兵力勤加训练，严密巡防，毋得稍涉大意。蒙兵无管带得力之员，即著桂成酌带归、绥等处在防官兵若干，前往蒙古地方

会同贝子扎那格尔第等统带蒙兵，侦探贼踪，认真防剿。桂成起程后，员缺应否派员署理，著德勒克多尔济酌量奏闻。至大同镇官兵，昨据王榕吉奏已选调一千名饬赴归化城听候兴奎调遣等语，即著德勒克多尔济等迅速迎提。俟此项官兵到防，责成兴奎随时操演，相机调遣，以壮声威。本日明降谕旨令庆德来京，大同镇总兵以马升调补，太原镇总兵以蒋临照调补。马升前由熙麟调赴庆阳军营，现在晋省防务紧要，必须实缺专阃大员前往整率，著都兴阿、杨岳斌查明马升现在何处，传旨令其即赴新任以资得力。马升如统带有兵，即著一面派员接管，一面饬令赴任。庆德须俟马升到后方准来京，即著王榕吉传知。两盟蒙古官兵欠饷日久，饥溃堪虞，德勒克多尔济等现将寄存哈密饷银四万两借款支发口粮马干，亦系万不得已之举，著王榕吉即将此次动拨银两如数筹解归款，以备巴里坤军营提用。其归、绥两城蒙古官兵应需饷银，并著王榕吉源源设法筹款接济，不得稍有缺乏。该蒙古官兵器械如不齐全，并著德勒克多尔济等制备发给。新放肃州镇总兵程兴烈，著都兴阿、穆图善催令迅赴新任，毋许迟延干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德勒克多尔济、杨岳斌、桂成，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48 19—22页）

同治四年七月壬午（1865.9.9）

谕军机大臣等：候选知府龙瑞图在步军统领衙门呈递封奏，所陈滇省始末情形及汉夷民情、现筹办法及请于滇省事平后设立夷学各折片，详加披阅，虽文理冗长琐屑，而于滇祸始末情形言之尚为详尽。其历陈汉民之困苦、夷民之可用及杨玉衡、杨盛宗、梁士美、李维垣等之堪任驱策，与该督、抚等前后奏报尚属相符。是龙瑞图所言不无可采。至所呈前递萧浚兰三概办法四十三条，亦系得自亲身阅历，非同臆断。本日已明

降谕旨将该员发往云南交劳崇光、林鸿年差遣，即著劳崇光、林鸿年将伊条陈各节斟酌情形妥筹办理，以收集思广益之效。马复初、杨振鹏据称实为叛逆首犯，如果属实，即著劳崇光、林鸿年设法严拿，讯明正法以寒贼胆。至滇事平后请设夷学一节，亦用夏变夷之法，并著届时酌量机宜，奏明请旨办理。前据林鸿年奏请饬杨重雅筹办滇饷，已降旨允准。此次龙瑞图所请饬令该员于川东各属拨借银两接济滇饷之处是否可行？著骆秉章、劳崇光、林鸿年斟酌妥办。另片奏请饬川省捐饷十万余两解济甘饷等语，有无窒碍？并著骆秉章通盘筹划，妥议具奏。甘、滇回氛遍地，非有巨款饷需，军务难望日有起色。骆秉章素顾大局，想必能不分畛域力任其艰也。龙瑞图折片六件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明绪奏回匪鸱张、伊犁被围甚急、无饷无粮、万难搓拄一折。据称回匪自攻陷巴燕岱城后凶焰愈炽，连日围扑大城，经明绪督率兵弁尽力堵御，屡次获胜，无如半载有余军饷分文不到，现在罗掘罄尽，缩食减粮，不过苟延目下，情形万分危急等语。览奏殊深焦灼。前据广凤等奏将所存伊犁饷银五万两交伊犁差员三音布等领解，于闰五月十六日自科起程，由俄国台站行走，计期应已解到，但杯水车薪仍恐不济于事。所有本月十五日谕令王榕吉将本年应解京饷内划拨银十六万两，著王榕吉迅速筹解，不得稍有迟误，并著德勒克多尔济遵照前旨，于此项饷银到城时赶紧派员转解科布多，即由广凤、奎昌察看情形，或仍照前次运道由俄国卡伦行走，经过乌里雅苏台地方，即著明谊等派委妥员接解转运以利遄行。明绪得此巨款，务当激励军士奋力堵剿，将近城贼垒次第扫除，肃清边境，方为不负委任。至借俄兵助剿一节，迭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该国住京公使妥商，该公使意存推诿，迄无成议，仍著明绪恪遵

本月初四日寄谕就近与西悉毕尔衙门通融商办。至伊犁粮饷一时不能应手，可先向俄国借贷济急，枪炮、火药等件亦可向伊国购买。银两或一时不敷，亦可赊办，俟饷到归还，均经住京公使允诺。明绪当遵照六月十四、七月初四等日寄谕办理。成禄、联捷等军曾否拔营前进？著杨岳斌催令该提督等迅由肃州转战出关，将关外各城踞匪痛加剿洗，牵制贼势，亦可稍纾伊城之急。如成禄等兵力不敷，并著杨岳斌添派劲旅攻取肃州，俾出关军队后路疏通，剿办更易得手。前谕骆秉章将原拨新疆饷银二十一万两解交陕甘总督就近转交成禄、联捷等应用，此项饷银系该提督等出关剿贼亟需之项，骆秉章素顾大局，谅必克日饬司批解以济要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明绪、骆秉章、杨岳斌、德勒克多尔济、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48　30—33页）

同治四年七月癸未（1865.9.10）

又谕：杨能格奏庆防官兵会攻金积堡失利并现在贼情、属令雷正绾稳慎进取各折片。雷正绾金积堡之败迭经都兴阿、雷正绾、杨岳斌先后入奏，本月十五日览杨能格所奏，魏添应一军经雷正绾调往助剿以致失利，雷正绾由韦州退至预望城，距庆阳不远，该臬司此次所陈各情系在前次奏报之先。该匪窜踞吴□镇后，日夜纷窜掠粮，距庆郡八九十里，存城之勇不过数百人，设被该匪乘虚窥伺，关系非轻。著杨能格仍遵前旨就现有兵力拊循激励，会合民团实力防守，毋稍疏懈。其陕省所派驻扎鄜州之杨得胜四营，著刘蓉仍遵前旨檄令进扎鄜州之王家角、合水之太白苗村，会合庆阳防兵相机扼截，以期声势联络，庶剿办较易得手。雷正绾新挫后，所部零落不成队伍，尚须收集训练，蓄养锐气，方可再图进攻。雷正绾即归杨岳斌节制调

遣，一切进止机宜即著该督酌量调度，稳慎进取，毋任轻率失事，再蹈从前覆辙。杨能格另片奏请催庆阳饷银等语，已谕令骆秉章等迅速拨解。此项饷银行抵陕境，如道路业已疏通，即可径解庆阳粮台，无庸先交陕西藩库再行转运，以免纡折。其陕西应解庆阳粮饷，仍著刘蓉妥速筹解，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又谕：据杨能格奏庆阳粮台情形危窘，各处协饷或经截留，或解不足数，现在各营五月以后饷银概未支放，群情恟惧；请饬四川指拨月饷，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将欠饷拨解等语。庆阳粮台饷需本极支绌，近因雷正绾等军进剿金积堡回巢失利，该逆时图东犯，各营攻剿正在吃紧之际，若令枵腹荷戈，深恐饥军哗溃，大局更难收拾，必须亟筹有著之款以资接济。杨能格请饬四川于地丁项下或津贴项下每月指定径解庆阳粮台饷银五万两，即著骆秉章督饬藩司竭力筹划，酌定数目，按月专解庆阳粮台以供支放，不得以协甘饷银牵混统解，亦不准他处截留。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指拨庆阳粮台三十万两欠解之款，并著吴昌寿、阎敬铭、王榕吉迅速设法拨解，毋得稍有迟延致误大局。本月初九日曾经谕令该督、抚等将甘省饷银解交陕西藩库，由刘蓉知照杨能格委员提拨，原因逆踪东窜，陕、甘交界道路恐未疏通。此后各该省委解甘省饷银如探明道路并无阻滞，即著径解庆阳粮台，毋稍延误；否则，仍解交陕西藩库随时转运。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骆秉章、吴昌寿、阎敬铭，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又谕：本日据联捷密陈甘省北路现办回务情形一折。据称雷正绾办事任性，所部勇丁率多骄纵贪残，前次克复固原、黑城子、半角城等处，皆系回众献城，攻拔预望城亦藉降回之力；该提督每入一城一寨，辄陵虐降回，纵勇掳掠妇女资财，

即本身亦不免此等情事；既不能力诛顽梗，又不能绥抚善良，降众寒心，叛回侧目，以致金积堡乞降之众恐勇丁入堡蹂躏，竟至临时反覆各等语。以上所陈该提督贪财渔色各情如果属实，于军务大有关碍。雷正绾本有交查案件，即著杨岳斌汇入前案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据联捷奏称该提督所部勇丁为数甚多，甘省产粮甚少，不敷食用，转瞬秋冬，饥寒交迫，哗溃堪虞等情。此项勇丁虽经溃退，杨岳斌仍当督饬该提督选择精壮认真训练，俾成劲旅，以致攻剿。其淫掠滋事勇丁即应随时遣撤，免致再生枝节。雷正绾一军前已有旨交杨岳斌调遣，并著斟酌情形妥筹办理。联捷另片奏雷正绾营中三、四、五品顶带、翎支皆由该提督任意赏戴，实属专擅等语，著杨岳斌一并查明具奏。原折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等指拨塔尔巴哈台饷银二万两已于六月二十八日派员解交科布多，再由该处添兵解送。报闻。

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奏追办会宁窜匪，移军进扎安定。得旨：即将安定一带贼匪迅速扫荡，仍遵前旨会同成禄之军前赴肃州一带节节剿洗，以期廓清西路，毋稍稽延。又奏：遵旨张贴誊黄，将回匪分别剿抚。批：据奏各情已悉，惟回匪屡以乞抚为缓兵之计，联捷仍应会同杨岳斌分别良莠相机妥办，不可轻率从事。

（卷149 2—6页）

同治四年七月丙戌（1865.9.13）

又谕：王榕吉奏回逆扰及鄜州、晋省西路边防吃重、拟即亲往布置并将分防隘口绘图呈览一折。陕省鄜州一带既经告警，晋省蒲州府属之荣河等县、绛州所属之河津县与陕境均止一河之隔，自应实力严防。王榕吉现令和昌、杨宝臣、李庆翱等添兵益炮前往西路协力助守，俟陈湜到省后即先赴西路、次

赴南路相机筹办。惟该省沿边周围著名要隘大小五十六处，著名渡口大小六十三处，通共防兵不及一万，未免地广兵单。该护抚惟当确探贼踪何路吃紧，即将距贼稍远之防兵调集一处并力防剿，庶移缓就急，兵力不至过形单薄。至边外民团能否助防，蒙古官兵是否足恃，并著德勒克多尔济随时察看，认真训练，联络民团以壮声势，不得粉饰因循，有名无实。王榕吉另片奏新任臬司陈湜素称知兵，现在奉旨办防，必须有得力之兵供其指挥，方能调度合宜，请将拨赴宁夏之楚勇一千调回晋省等语。此项楚勇如能调回山西归陈湜统带，可收兵将相习之效，著都兴阿酌量情形妥筹调拨。近日宁夏战状若何？久未奏报，并著都兴阿随时驰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都兴阿、德勒克多尔济，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49 23—24页）

同治四年七月丁亥（1865.9.14）

谕军机大臣等：德兴阿奏旗营马队兵饷请仍发实银并请发旗员俸银及探闻金积堡失利、溃勇逃至盩厔各折片。……金积堡失利后，溃勇二千由陇州奔窜盩厔，德兴阿现已布置防堵。即著刘蓉将详细情形具奏，并与德兴阿妥筹防范，毋任纷窜。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49 25—26页）

同治四年七月戊子（1865.9.15）

又谕：杨岳斌奏酌量近日情形一折。雷正绾等军在金积堡挫败后，都兴阿等规取宁夏现仍相持不下，贼势负隅如前。宁、灵等处一日不克，则都兴阿、穆图善全军俱为牵掣。该将军等督师进攻宁夏阅时甚久，雷正绾、曹克忠等军均萃于东北一隅，兵力亦不为不厚，乃旷日持久，师老无功，虽迭据奏报业已进扎城根并时获胜仗，而宁夏郡城总未攻拔。似此顿兵不进，观望迁

延，亦安望其恢复各城，次第肃清疆圉耶？著都兴阿、穆图善懔遵迭次谕旨，激励将弁将宁夏郡城速图规复。其灵州等处贼匪并著以次扫荡，迅殄逆氛。倘再糜饷老师，毫无成效，该将军等岂能当此重咎耶？关外地方糜烂，匪势日张，极须添兵协剿以资厚集。著杨岳斌传知成禄、联捷，令其统率所部星速出关，毋再畏难苟安，节节耽延，致负朝廷委任。杨岳斌务当统筹全局，于各路防剿机宜妥为布置，将近省一带逆匪先图扑灭，以固省防，再行分路剿办，以期陇省军务日有起色。另片奏参纵勇殃民之总兵刘车龙等，本日已明降谕旨将刘车龙、刘正高照所请分别革职严议矣。据该督参奏各情，殊堪痛恨，著杨岳斌将该已革总兵等严行惩办以肃军律。其犯事勇弁并著饬令雷正绾赶紧查办，按律严惩，毋任一名漏网。刘正高等溃勇现往东南逃窜，著杨岳斌严檄沿途地方官严密防范，并饬带兵员弁实力堵御，毋令滋生事变，贻害邻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甘省防剿吃紧，必须得力人员各赴实任；请饬安肃道蒋凝学、巩秦阶道金国琛迅速赴甘以重职守等语。蒋凝学因勇溃未能赴豫防剿，曾有旨交官文差遣。嗣因刘蓉奏甘省军情甚紧，请饬蒋凝学一军赴甘助剿，复谕令官文酌量情形办理。兹据杨岳斌奏称已札饬该员另选壮勇千人赴甘以资调遣，著官文迅饬蒋凝学统带所部星夜赴甘，不得稍有迟延。金国琛假归省墓现已回营，其所部勇丁于索饷案内有无应行查办之处？著曾国藩、李鸿章迅即查明，饬令金国琛将部勇分别撤留，星速管带赴甘助剿。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49 29—32页）

同治四年七月庚寅（1865.9.17）

又谕：前据张亮基奏法国主教胡缚理办理兴义回匪抚局执

迷不悟等情，当将原折批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兹据奏称本年闰五月间，曾经法国翻译官丰大业以"贵州兴义府匪首求该省主教作保，俱愿投降"等词向该衙门呈递，当经驳斥，并函致崇实、骆秉章，令其密致劳崇光等慎重防维，毋为所惑。嗣据崇实等覆称因恐中途泄露，未经函知。现经该衙门将张亮基所奏各情与法国使臣伯洛内阅看，已商允该使臣函致胡缚理不得干预该省军务。是该公使亦以胡缚理办理招抚之事为非，并无异说。著劳崇光、张亮基、裕麟传知胡缚理，将法国传教人向来所持谕单声明开导，遇有地方公私事件及现在剿捕事宜毋令从中干涉，致多棘手。至刘鸿魁集团剿贼，何以旋被杀害？究系杀自何人，有无主使并该员是否实有纵练杀毙教民之事，仍著劳崇光、张亮基、裕麟查明据实具奏，不准稍有隐饰。总理衙门折一件、单四件，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密谕劳崇光、张亮基，并传谕裕麟知之。寻劳崇光奏：遵查刘鸿魁意在邀功，因胡缚理协办招抚不利于已，起意谋杀教士任国柱未成，适因勒捐激变，捧鲊民人，致被戕杀。得旨：前已有旨谕令张亮基斟酌机宜维持大局。劳崇光现虽赴滇，仍当传知胡缚理等嗣后不得再行干预地方公事，并饬令地方文武遇有关涉教民之案持平办理，毋稍偏枯。

（卷149 40—42页）

同治四年八月丙申（1865.9.23）

又谕：长善奏大股马贼窜出铁门关，现已远飏，又探闻哈达地方有贼目丁起陇、张洪礼邀集马贼数百人在八沟各处结党成群，并有欲来报复之语，已谕令刘长佑、麒庆认真剿办矣。昨谕文祥将荣禄所带马队及崇厚所派官兵分布近边一带周密巡查，仍著惊遵前旨将应留应撤官兵相机分别筹办。哈达地方贼目丁起陇等情形若何？麒庆曾否派兵剿办？能否得力？并

著密派妥弁前往侦探。如热河兵不得力，应否添调之处，并著酌度奏闻。长善折片二件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50 19—20页）

又谕：刘蓉奏击退甘回、进攻吴旗镇、剿办甘省逃勇、探明捻逆窜扰情形、分防潼商等处并张家川窜回猖獗各折片。甘省逆回由合水窜入鄜州所属之王家角，经鄢太愚、杨得胜整军进剿，该逆闻风遁回，而吴旗镇大股逆匪尚盘踞未动。该处逼近陕边，定、靖、鄜、保一带均虞窜越，刘蓉现饬杨得胜驻兵河上原以防贼回窜，鄢太愚率所部四营进攻吴旗镇踞逆，惟兵力较单，必须甘省分兵会合始能收夹击之效。刘蓉请派魏添应一军会同截剿，惟该军前在金积堡败挫后能否再振？著杨岳斌督同杨能格斟酌情形，就近调拨一军会同鄢太愚等将吴旗镇踞逆实力剿洗，毋留余孽。灵州、金积堡之匪扰及红柳沟、羊圈山等处，刘蓉现派陶茂森带兵千名驰防柳树涧，著杨岳斌饬令翁同书将宁条梁所驻防兵移扎柳树涧以资厚集。刘正高所部溃勇由汧、陇窜至鄠县，经邱时成、彭体道等督队剿杀歼毙数百名，余众七百名弃械悔罪，剿办尚属认真。所有擒获之首犯王得顺等即著刘蓉讯明正法，以昭炯戒。刘蓉以该溃勇等擅敢相率逃逸，复于沿途掳抢，若准其回籍，恐甘省各军效尤，更无固志，现仍勒令文元兴等带此项投诚溃卒回甘归伍，所见固是。但此等溃勇留在军营徒糜饷需，恐难得力，著杨岳斌酌量驱策，分别去留，毋令再萌故态。张家川逆回前已为雷正绾剿除，此时复有逆回数千窜踞，著杨岳斌派兵驰剿。刘蓉即饬萧德扬、刘玉兴等军迅于汧、陇择要堵御，毋令阑入。河南张总愚等股窜入宛境，蔓延南阳、镇平、邓州等处，内乡、淅川一带俱有边马肆扰，是陕省商南防务尤形吃重。刘蓉已派刘厚基

督率五营驻防武关一带，黄加焜招募两营扼堵漫川关，著即严饬各员会同该处地方团练严密布置，毋稍疏虞。其潼关防务，并著迅催黄鼎之军赶紧驰赴金陡关妥为备御。秦、豫壤地毗连，逆踪时虞西窜，豫省各军业经屡谕吴昌寿迎头堵击，毋令窜陕矣。昨因刘蓉于前次回奏蔡寿祺所参折件语乖敬慎，已照部议将该抚降一级调用，并简放赵长龄为陕西巡抚。赵长龄到任尚需时日，陕省西、南两路边防吃紧，刘蓉在任一日，即系责无旁贷。倘敢存五日京兆之见致误疆事，必将刘蓉再行治罪。懔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50 21—24页）

同治四年八月庚子（1865.9.27）

又谕：前因御史丁寿昌等先后奏参护理陕甘总督恩麟等偏听议抚、纵贼扰民并都察院奏甘肃增生胡第甲等呈控大吏狃和殃民各情，均经谕交杨岳斌秉公查办。兹据杨岳斌逐条确查，分别酌拟具奏。此案撤任甘肃布政使前护理陕甘总督恩麟于陕回变乱之初既未能严扼边防，迨贼踪窜入甘境，狄、河回匪相继滋事，复轻听革员成瑞、和祥狃于议抚，致宁夏、固原等城迭被沦陷，生民惨遭荼毒，嗣又奏报不实，滥保多人，且平时于升调补署各缺动辄瞻徇，吏治日就废弛，实属欺蔽昏庸，辜恩溺职，深堪痛恨。恩麟业经撤任，著即行革职。已革提督成瑞、开复道员和祥经恩麟委办回务偏于主抚，迨回众屡叛，辄以汉民挑衅为词饬令各城乡散团缴械，致回逆横肆残杀，村舍为墟，复敢危言恐吓，禀报欺蒙，贻误事机，实难辞咎。和祥业经病故，著仍行追夺官职；成瑞著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不准各统兵大员奏留随营，并由杨岳斌即行起解。已革捐职幕友彭沛霖，经前署督沈兆霖奏参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历时四年，迭经有旨严催起解，仍敢逗留甘肃省城，往来督署，并夤

缘入成禄军营希图免罪，实属怙恶不悛，目无法纪。彭沛霖著不准留于成禄军营，即行解赴黑龙江充当苦差，永远不准释回，该革员家产并著查封入官，变价充饷，毋庸给还。勒休参将松林、已革护参将李友伏、守备刘建勋、已革署西宁镇总兵杨永魁，以剿贼武弁相率迎合，纵寇殃民，弛备丧师，实堪痛恨。除松林业已勒休，李友伏、杨永魁业经分别革职、遣戍，均无庸议外，刘建勋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又谕：联捷奏途次接据回民呈词，请饬地方官妥为晓谕开导等语。自陕回滋事以来，延及甘省，该回民等岂尽无良？或住居村庄房屋被贼焚毁，或恐其勾结，家属被官扣留。兹览生员王家琇等呈词，并具连环保结请准安业，实堪矜悯。朝廷于汉回赤子初无歧视，如果实系良回，岂能任其流离颠沛而不为之所？王家琇等著杨岳斌查明，饬地方官妥为安置，并慷遵迭次谕旨刊刻誊黄，通行晓谕，毋令一夫失所。

（卷150 39—42页）

又谕：杨岳斌奏哈密贼众意图东袭嘉峪关、联捷奏剿办会宁、安定股匪、进军救援北路、绘图呈览各折片。奇台陷后，文麟退扎巴里坤，徐图进剿哈密。已据文麟前次奏报该逆凶焰日炽，其欲攻取坤城，东袭安西、敦煌、玉门，直趋嘉峪关，自在意计之中。文麟兵力单薄，若关内无兵接应，诚恐一意东窜，匪势日张，且嘉峪关前次曾被关外猎户袭踞，又肃、甘一带一片回氛，若内外勾结，为患何可胜言？成禄、联捷、鹤龄本系出关之军，现在杨岳斌以宁、灵股匪分窜凉州，商令成禄、鹤龄由凉州进发，即著该提督迅速整军扫荡而前，克日西剿，并著杨岳斌饬令黎献之军将肃州城垣迅行攻拔。肃、甘一带无警，成禄及鹤龄各军即可取道出关相机剿办，毋得再事迁延。联捷现因曹克忠失利后经杨岳斌商令进援北路，该大臣已

进扎萧河城，收复石山滩等处回村，上下回民百余里均已就抚，著即迅由盐茶厅等处探明贼踪力图剿洗。惟回逆狡诈多端，甘省诸军屡因议抚偾事，可为前鉴，联捷万不可稍涉大意，致堕狡谋。出关兵力不厚，又为肃、甘回匪牵掣，而宁、灵自雷正绾、曹克忠败后匪势又复蔓延，杨岳斌身任封圻，当统筹全局，应如何添兵北路、腾出联捷一军会合成禄西行之处，著该督妥筹调度。联捷另片奏途次接据回民呈词，请饬妥为安插等语，已明降谕旨交杨岳斌饬令地方官妥筹安插矣。朝廷于回民初无歧视，如果安分良回，地方官何得一概驱除，致令相率从贼？但逆回诡谲百出，动以乞抚施其诡计，亦不可不严为之防。惟在地方官办理得宜，庶可望其观感，不致堕其狡谋。嗣后著杨岳斌细心查核，如实系真心向化者，方可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万不可再蹈从前覆辙。其私通逆回之彭庆漳，著该督严饬查拿，即行正法，毋任漏网。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0 43—45页）

同治四年八月壬寅（1865.9.29）

又谕：杨能格奏庆阳各营分布要隘、截贼东窜一折。逆回由吴旗镇下窜鄜州王家角等处，经张得胜等军截击，该逆由铁边城窜回。其灵州大水坑、定边红柳沟之贼时在元城镇东西两川民村抢粮，杨能格现派魏添应驰赴元城镇察看地势，会合陕军夹击。惟因雷正绾进攻李旺堡，饬调韦州、红德城各营前往助剿，红德城一带贼众路歧，仅止智字两营驻防，甚形单薄，著杨岳斌将雷正绾所部各军应留应调酌量添拨，毋令顾此失彼。宁夏久攻未下，都兴阿、穆图善务当督率各军力图攻拔，仍一面将定边、花马池一带窜匪分军扫荡，肃清后路，何得旷日持久顿兵坚城？刘蓉前派杨得胜驻兵河上原防贼回窜，并令鄜太愚率所部进攻吴旗镇，著即饬令会合庆防各军实力攻剿，

截贼东窜之路。杨能格亦当督饬各军严扼要隘，不得任令贼踪纷窜，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50 47—48页）

同治四年八月癸卯（1865.9.30）

谕军机大臣等：据讷尔济奏击退贼匪出力员弁开单请奖及饬催大兵出关并赍信回王伯锡尔令其安抚回众及请将紧要文报由乌里雅苏台专递各折片，又据何瑭奏巴里坤接仗获胜及饷绌情形各折片。巴里坤援兵未至，该领队大臣能督饬现有兵力以少胜多，办理尚属得手。现虽回匪已退，难保不勾结复来。成禄一军著即懔遵前旨迅由凉州取道进发，并著杨岳斌妥筹调度，腾出联捷之军，催令该参赞迅速前进。其鹤龄之军并著迅催出关，俾巴里坤待援之情有所指望，不得再事迁延致干重咎。回子郡王伯锡尔本有帮办之责，讷尔济现在致书令其安抚哈密回众，若能措置得宜，自当优加赏赉。著讷尔济于探明该郡王住址后并将此旨传谕，使之有所观感。镇迪道文麟于奎苏战败后退至三塘湖居住，其惶怯已可概见，并著讷尔济查明详细情形据实具奏。巴里坤台站被扰，文报不通，讷尔济已改设北路台站，所筹甚妥，即著将六月十九日所发折报补行具奏。该处与乌里雅苏台接壤，著明谊等筹商，设法安置蒙古军台改道行走，以资接递。何瑭所奏饷缺情形实堪廑念，著讷尔济筹商接济，并著明谊等于解到军饷设法拨解，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杨岳斌、成禄、联捷、讷尔济，并传谕何瑭知之。

（卷151 1—3页）

同治四年八月丁未（1865.10.4）

又谕：都兴阿等奏抽兵布置后路及前敌剿贼获胜、并请

饬总兵移扎胜金关及借拨粮台银两各折片。定边、花马池两处为宁郡后路，都兴阿已派西蒙克西克等严防定边等处，并寄信鄂尔多斯贝子扎那济尔迪并营扼扎花、定，后路情形稍松。惟该匪出没无常，不可稍涉大意，仍著都兴阿等严饬西蒙克西克于定边一带妥为防范，并传谕翁同书于花马池扼要固守，遇贼即剿，毋许稍有疏懈。贝子扎那济尔迪统带蒙古官兵扼要筑营，亦著该将军等知照德勒克多尔济转饬该贝子务与官军联络声势以壮兵威。宁郡虽获胜仗而回匪尚未大受惩创，都兴阿等进攻日久，迄无成效，何以表率将士？著即申明军律，迅图攻克，不得再事迁延，致干重咎。盐、固败匪与宁夏踞逆相为声援，狡恶已极，即著该将军等札饬总兵曹克忠赶紧整并数营扼扎胜金关以杜败匪西窜，并著设法拨兵将此股逆匪就地歼除，毋使扰及他境。该总兵失利之后军装器械全失，并著杨岳斌由省拨给军装银米以资接济。都兴阿等营中恤赏杂支银一万两，前经户部议于山东地丁项下筹拨，惟道途遥远，解到无期，营中待用孔亟，著杨能格仍于粮台按月借拨银一万两，一俟协饷解到再行停止。成禄等军前已迭谕杨岳斌酌拨劲兵接替，催令出关，现在巴里坤待援情形紧迫，仍著杨岳斌懔遵前旨派兵接替，催令成禄等克期出关，毋使有所藉口，任意延宕。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又谕：讷尔济奏剿办东西两路贼匪、派兵择要防堵并佐领恒昌救援失利、请催大兵出关、文麟奏军务掣肘、接仗失利、亲赴东路请兵各折片。览讷尔济、文麟所奏，与前次奏报情节相符。巴里坤城大兵单，东西两路贼匪势甚鸱张，文麟进剿东路之兵又复在奎苏接仗失利，该城孤悬绝域，已成腹背受敌，非得大兵克日进剿，断难肃清边境。前已屡谕成禄、联捷并鹤龄等军迅速出关剿贼，本日复谕令杨岳斌迅催前进。讷尔

济惟当会同总兵何瑄严饬满汉官兵民勇随时侦探贼踪，严密防守，毋稍疏懈。文麟所奏亲身绕道东路速请大兵进剿等情，览奏殊堪诧异。该道员前因兵勇溃散退至三塘湖地方，虽该处旧粮无存，不能招募民勇，亦当收集溃兵再图进取，何得遽赴东路请兵，置身事外？且出关之兵业已屡次降旨严催，亦毋庸该道员亲往迎接。文麟身任地方，即使他往，将来地方有失，该道员罪亦难辞。文麟惟当择要驻守，与讷尔济等会商筹剿，相机妥办，不得擅离职守，自外生成。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讷尔济，并传谕文麟知之。

（卷151 21—24页）

浙江巡抚马新贻奏：筹议海运经费，请以减存行月、南月各米变价以及杭、嘉、湖三府行月食米折征。宁绍等府本、折月粮等款抵备，不必另提正款，亦无庸再议津贴。下部议。从之。又奏：遵议户部咨称浙江漕截银两如何量为核减。查漕截原为给帮济运，现在海运经费既不准动用别款，舍此无款可筹，请照旧办理。如所请行。

（卷151 26页）

同治四年八月戊申（1865.10.5）

谕军机大臣等：文祥奏筹办剿除马贼务使净绝根株、请饬盛京等处各预派得力兵弁听调一折。据称马贼根株多在口外，如东省之昌图厅、八面城，热河之八沟、哈达等地方回民甚多，赌风尤炽，往往饱掠一次即聚赌数月；计十冬月间防疏财尽，又值大路车辆通行，正其出扰之际，宜多雇眼线节节设探；请饬盛京、吉林、热河、张家口各预派得力官兵及善于缉捕之员管带听调，并将驻扎迁安、遵化官兵留防不撤，届时眼线得有贼匪纠约信息，立赴神机营呈报，派兵会捕，各该地方文武预备缉捕兵勇临期合力堵截，零星逸匪准民间截拿请赏，伏

贼并通信党与责成地方督同差役拿办各等语。所筹甚属周密。著恩合、皂保、刘长佑、麒庆、阿克敦布、廉至等悉心妥议，如该大臣所奏办贼之法实有把握，即著各派得力兵五六百名、备调兵三四百名，派善于缉捕之员管带，听候调拨。该匪于十冬月间必复出扰，务各密派眼线侦探，悬示重赏，节节设探，不必专用官弁，以防该匪知觉。如得有贼匪纠约信息，即飞报神机营及各该处，密饬派定各兵会同剿捕。各地方文武届时如不早为预备缉捕兵勇，合力堵截，定将该管上司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其逸出零匪准民间截拿请赏；其伏而未出之贼并勾引通信党与，责成地方官立向差役严追所识贼匪姓名住址，赴各该处责令民间捆出，并许从前容忍贼匪及胁从之人拿贼赎罪，均与自首无异。即九月后该匪并不出巢，亦应如此办理。恩合等其各振刷精神，将文祥所陈剿除马贼之法详细严密妥筹，迅速覆奏，听候谕旨合力举办，为一劳永逸之计。此外恩合、皂保、刘长佑、麒庆、阿克敦布、廉至如另有尽绝根株妥善之策，亦不妨详细密陈，以期集思广益。此旨及抄折恩合等于奉到时不准有一字泄漏。文祥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151 26—28页）

同治四年八月己酉（1865.10.6）

谕内阁：马新贻奏查明浙省失事应行查办各员、分别定拟一折。署象山协副将德祥等七员于贼窜浙江象山等县未能力守，均属咎有应得。惟该员等失事情节各有不同，或责任专城，功不掩过，或身受重伤随同克复，或先期奉调离汛，本无城守之责，或竭力抵御，汛地未经失陷，自应酌核情罪重轻分别惩办。所有单开之调署象山协副将福建兴化协副将德祥、分防东阳城守汛金华协左营千总王得胜均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嵊

象山协左营都司李国标、署象山协右营守备王桂生均著革职，免其治罪，仍留营效力；升署嘉兴协都司处州镇标左营守备邵英豪业经革职，著免其治罪；嘉兴协右营守备侯秉诚、署安吉营守备王承杰均著免其置议。

（卷151 29页）

谕军机大臣等：卞宝第奏筹拟防捕马贼章程，责成顺属直隶联络声势，申明协缉不力处分，请饬直隶总督一体办理；东北关门缺口请饬山海关等处会商妥议奏覆等语。顺属二百里外通属直隶管辖，若不妥为联络，此拿彼窜，终不济事。各该州县积习已深，断不肯破除成见，著万青藜、卞宝第、刘长佑严饬所属认真办理保甲村团。如果保甲办齐，匪徒自无处藏匿；村团整饬，贼踪即不至蔓延。遇有马贼踪迹，务须通饬各州县不分畛域合力追捕，并申明邻封协缉不力处分旧例。倘有邻封知会不即兜拿，照协缉不力例从重参处。该兼尹、府尹、总督设使瞻徇情面不即将属员参处，必当治以应得之罪，决不宽贷。至所称东北两关门及边墙缺口不下七十余处，请饬直隶总督派员查看，将易于行走处所就本地土石搬取堆砌，酌派弁兵看守，或多设陷阱以阻贼马等语。关门缺口处所已屡次谕令刘长佑等妥为查勘修补，著刘长佑、长善、连成、徐廷楷各就地方情形妥为办理。应否增兵设炮，严定章程，仍著会商速奏。本日复据长善奏遵旨访拿结盟贼匪并拟驻扎罗文峪、筹借关税银两各折片。著仍遵前旨即驻山海关，饬令派出枪兵一百名周密巡防各口。所需口粮等项，准其移咨山海关监督于关税项下借拨，仍由长善分年扣归原款。佐领佛尔国春赴滦州一带查拿单开马贼，务饬不动声色严密掩捕，毋任闻风远飏。口内回民多与口外马贼交通，不清其源，盗风何由而息？该副都统本有查拿奸宄之责，即著会同地方官吏实力奉行团练保甲，毋再姑

息养奸。将此由四百里谕知万青藜、卞宝第、刘长佑、长善、连成，并传谕徐廷楷知之。

（卷151 29—31页）

同治四年八月辛亥（1865.10.8）

又谕：明绪奏伊犁被围紧急、请饬俄兵助剿、由俄国汇兑饷银并请大兵赴援一折。伊犁被围紧急，官军寡不敌众，该将军屡催俄兵助剿，该国曾以"借兵之事再不必提说"见答。此事屡经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该国使臣会商办理，而该使词语枝梧，并未将借兵一事切实回覆。兹览该将军所奏该国"乘人之危，刁难显露"等词，是其不肯助剿之意已可概见。若再勉强令其协剿，势必枝节横生，贻后日无穷之患。该将军所请催借俄兵助剿之处著毋庸议。察哈尔右翼副总管等胆敢与贼勾通，移营就贼，实属形同叛逆；左翼官兵因此观望不肯来城，其心亦不可问。察哈尔营右翼总管鄂尔坌特依、副总管车林多尔济均著即行革职，左翼总管昂克察依、副总管巴彦达赖并著一并革职。其右翼之从逆官兵等，著明绪严密查拿，按名弋获，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违令不到之左翼官兵一并严行查办。 其由俄国汇兑银两一节，现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该公使商议，如商议妥协，再行谕知明绪遵照办理。伊犁兵力单薄，迭经谕令成禄等迅速出关，大兵指日可到。明绪惟当就现有兵勇妥筹布置，坚守待援，毋得稍涉疏虞。新疆尚未到任各员，除崇恩、常明、庆明、奎章、扎拉芬先后奏请（情）愿随联捷出关剿贼，俱经降旨允准外，其常绪、李云麟即著兵部查明，咨行沿途地方官催令星速赴任。倘再迁延不进，即由该部奏参治罪。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据明绪奏伊犁被围紧急，饷绌兵单，请饬催各省迅解饷银等语。著刘长佑、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王

榕吉懔遵前旨迅派妥员按数拨解。伊犁军士饥疲已极，此项饷需系刻不容缓之款，各该督、抚等务当实力筹措，源源接济，毋得迁延推诿，致干重咎。并著德勒克多尔济、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于饷银解到时，查照迭次谕旨迅即委员转解，毋稍迟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刘长佑、崇实、骆秉章、德勒克多尔济、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阎敬铭、吴昌寿，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以伊犁冰岭剿匪出力，赏厄鲁特总管蒙库巴雅尔副都统衔，副总管巴图鄂奇尔等二品顶带。

予伊犁阵亡协领塔钦布、佐领富尔逊布、防御乌尔图扎普等祭葬、世职。

（卷151 35—38页）

同治四年八月甲寅（1865.10.11）

谕军机大臣等：玉明等奏匪犯投首、现拟筹办情形并请将刘访一犯监禁待质各折片。大孤山匪犯徐五现因征兵往捕遽向城守尉弈榕处乞降，玉明等因该处滨临山岛，恐烦兵力，拟即乘机驾驭，察看情形妥筹办理，固属因势利导之策。第该匪并未大受惩创，岂肯遽作降计？且官兵遣撤归伍，仅留马队一百名在彼弹压，更难保不从而生心。著恩合于到任后督饬奕榕等认真察看，如徐五实系因回勇滋扰激成衅变，此次投诚实出真心效命，方可奏明请旨，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倘或阳奉阴违，心怀叵测，即著相机剿办，永绝乱萌。刘锦恺等犯并著饬属严拿务获。刘访一犯既须监候待质，即著牢固监禁，毋稍疏纵。调署岫岩城守尉复州城守尉宝山招募回勇既不亲身督带，亦未派委妥员管辖，致令激成衅端，又不确实具禀，难保非有心掩饰，著交部议处；署岫岩城通判候补同知景灏未能确查，随同率禀，亦有不合，著交部察议。本日据刘长佑奏捕役豢

盗，贻患邻封，请妥筹约束，严定赏罚等语，实为目前切要之务。著恩合、宝珣、麒庆饬属一律稽查，随时访察，务使贼匪无包庇之人，州县收指臂之助，方能清盗源而靖奸究。刘长佑另片奏此次贼目黄洛幅等结伙猖獗，难保不恃有人护庇等语。著麒庆迅将纪盛汶供出之哈达回民丁起云、丁起陇、张洪礼三犯提解到案严切根究，责令将在事各犯悉数捕获。如再延纵，即治以通贼之罪。该都统务当遵旨严办，以期渐戢匪党，不得稍有徇纵。刘长佑片二件著分别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2 8—10页）

同治四年八月乙卯（1865.10.12）

又谕：前据讷尔济两次奏报巴里坤兵糈紧要、请于杀虎口税项拨银解交归绥采买米石并请饬部拨粮饷以济兵食各折，均经降旨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户部覆奏，讷尔济原奏请于杀虎口税课项下拨借银两采买粮石，系为移缓就急起见，均应照所议办理；至所称请饬部迅拨饷银一节，前于奉旨筹拨伊犁饷银折内曾请将四川应解新疆饷二十一万两解交陕甘总督转解成禄军营交纳，请饬成禄于前项饷银解到时，先行拨出二三万两解交巴城应用，并请饬四川总督将欠解新疆饷银赶紧措解各等语。巴城防剿万分紧要，自乌垣、奇台等城被陷，粮石无从采买，若待口内饷银，诚恐缓不济急，自应就近采买粮石设法转运，并筹拨饷银以济急需。即著杀虎口监督钟禄在于正税项下拨银一万两解交归绥道库，以作采买粮石之用。倘关税不敷拨用，著王榕吉另行筹款拨解，毋误要需。此款解到，即著德勒克多尔济督饬归绥道赶紧采买粮石，雇觅驼只迅速运解巴里坤交收，不得稍涉迟延致干重咎。所有杀虎口运费并买粮价值及雇觅驼只款项，均准按实用数目作正开销，并著成禄于四川解

交新疆饷银二十一万两内先行拨银二三万两，派员解交巴里坤应用，毋稍延玩。成禄、讷尔济所需军饷均关紧要，即著崇实、骆秉章将四川应解新疆饷银二十一万两赶紧筹拨，派员解交陕甘总督以资转解。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德勒克多尔济、崇实、骆秉章、成禄、讷尔济，并传谕王榕吉、钟禄知之。

（卷152 16—18页）

同治四年八月丙辰（1865.10.13）

又谕：都兴阿等奏遵保分剿黄河南岸窜逆大胜出力员弁，已明降谕旨照准矣。另片奏请将已革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赏还顶带。景廉系告病人员，不候谕旨私行进关，厥咎甚重，当此新疆多事之时，自未便稍涉宽容，致启效尤之渐。景廉著不准赏还顶带，仍责令总理营务粮台，俟宁夏克复，再由都兴阿等奏保恩施。都兴阿又片奏到甘一载有余，筹办稍难，自觉心力顿减，精神损耗，请令杨岳斌、穆图善督办等语。杨岳斌身任封圻，不能不在省会驻扎。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宁夏一城日久未复，未免师老兵疲。姑念该处地偏饷绌，尚非该将军筹策无方。惟该将军总当以军务为重，不得稍存畏难之见，致涉推诿。仍著懔遵迭次谕旨，振刷精神，整饬队伍，与穆图善筹商制胜之策，令西蒙克西克等严防定边等处，令翁同书于花马池扼要固守，仍将宁夏府城迅速克复，力图报效，以副委任。湖北应解月饷二万两，已于七月十五日谕令该省仍照前议筹拨，著都兴阿等即行飞催赶解以资接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黄河南岸剿匪获胜，赏副都统西蒙克西克头品顶带，协领托克屯、佛尔庆额、西林、佐领贵升、赛清阿、色和珲、随升、防御明顺、副将袁复清、陈怀仁、杜占魁、王培森、钟炳荣、参将袁志成、李永贵、李得胜、张伯弯、游击郑永和、都司萧明发、阎孚恒、张洪福巴图鲁名号，副将松明等

花翎，知县王瓒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以甘肃花马池等处剿匪获胜，赏已革安徽巡抚翁同书四品顶带。

以甘肃宁夏守城出力，赏还已革副都统常升顶带。

以打仗出力，复甘肃军营已革参将李曙堂职。

（卷152 24—26页）

同治四年八月庚申（1865.10.17）

又谕：都兴阿等奏遵筹后路布置情形、杨岳斌奏香客倡立邪教、督兵剿擒首逆、饬萧庆高赴陇州协剿各折片。都兴阿等因雷正绾等军挫败，抽调西蒙克西克马队前往定边协力堵剿以遏贼势东趋，旋有山南窜匪千余直扑砖井堡，经西蒙克西克等带队援剿击退。惟宁条梁为商贾辐凑之区，逆回垂涎已久，仅有罗承勋一营驻扎柳树涧，相距四十余里，不足以资屏蔽。著杨岳斌、刘蓉飞檄延绥镇总兵陶茂森统带本标官兵就近前赴宁条梁，督同罗承勋部勇实力扼剿。刘蓉前派镇西军在靖边一带巡防，即著饬令该军择要扼扎，务与甘军声势联络，严密布置，以期有备无患。雷正绾所部失利，遗失旗帜号衣甚多，恐为逆匪所得，假冒官兵图逞狡计，著都兴阿、杨岳斌等通饬各营严加防御。该军现扎何处？作何整顿？并著确探具奏。都兴阿等当惊遵迭次谕旨将宁夏郡城力图攻拔以孤贼势，仍随时体察东西两岸贼情，抽拨重兵相机剿办，务将窜匪悉数歼灭，毋任蔓延。如探有东窜信息，并即随时飞拨重兵前往堵剿。其安定一带踞匪东窜张家川、莲花城等处，意图回窜陕疆，著杨岳斌、刘蓉严饬各州县激励团勇实力堵剿，一面飞檄萧庆高驰赴陇州探明贼踪，协同兵团严密抵御，毋任阑入陕境。靖远县香客丁建善等倡立邪教，聚众谋为不轨，经杨岳斌亲督彭楚汉等剿捕，将丁建善擒获正法，余众解散，办理尚为妥速。惟逆

目陈忠哮在逃未获，且县城暨省垣各衙门均有伊等细作，亟应慎密搜捕，以绝根株。著杨岳斌遴委员弁务将逆目陈忠哮及城中伙党严密搜缉，毋任漏网。其北山及金县回匪闻官军撤动时出滋扰，著杨岳斌随时确探，派兵防剿，毋稍疏忽。成禄、鹤龄两军何日西行？并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甘饷万分支绌、请饬催江苏等省迅速拨解一折。甘省需饷孔亟，各该省督、抚等自应亟筹拨解以维大局。著官文、李鸿章、马新贻、郑敦谨、李瀚章、刘郇膏惊遵前旨，将江苏、湖南、湖北、江南、浙江派定协甘之饷各按月筹解，源源接济，毋许稍有延误。上年户部奏拨有著之款，如四川按粮津贴项下每月协拨银一万两，山东、河南地丁项下各每月协拨银一万五千两，江西地丁项下每月协拨银一万两，并著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刘坤一、孙长绂遵照前旨兼新带旧，均各迅速筹拨，克期解甘，不得稍存膜视。其各该省历年欠解协甘饷银，并著酌量按成补解以济要需。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马新贻、刘坤一、郑敦谨、李瀚章，并传谕刘郇膏、孙长绂知之。

（卷152 42—45页）

同治四年九月甲子（1865.10.21）

又谕：钦天监监正音德讷奏风闻蠹役殃民、与马贼暗通信息、请旨拿究一折。据称顺义县蠹役张桂林即黑张老，原名张有德，绰号东霸天、一只虎，欺压良民，豢养匪类，曾有被骑马贼劫去钱物、骡马者，该役向事主索贿，将失物代为赎回，又与庄头玛勒呼善即马四等结为死党，无恶不作，私设刑具残害无辜；该县书役皆其心腹，乡里侧目，控告到官，尽遭反噬等语。匪徒著有绰号，豢匪殃民，最为可恶。即其通贼一节如果

属实，难保无另有不法重情。现当整饬捕务之时，亟应严拿惩办以靖地方。著万青藜、卞宝第密饬所属将顺义县蠹役黑张老即张桂林及庄头玛勒呼善即马四一并严拿务获，解交刑部按律惩办，毋任漏网。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53 6—7页）

又谕：德兴阿、刘蓉奏甘省军情猝变、陕西局势可虞、请拨兵饷严备并雷正绾为回酋蛊惑各折片。雷正绾战功素著，受恩不为不深，乃以金积堡一败不支，又平日嗜好太重，致为回酋赫明堂所制，或系部下骄兵悍卒迫胁至此，亦未可知。刘蓉已选派向与该提督熟识之员持函往谕，开示利害，如果能遽行悔悟，是该提督尚有受恩之日。著杨岳斌、德兴阿、刘蓉即行传知该提督，令其约束将弁，共相奋勉，但能显立功效，仍必立沛恩施。如果纵令所部骚扰地方，不能禁止，将来身名俱裂，悔之何及？如此确切开示，看其如何转关，再行相机办理。至平凉、庆阳、泾州、长武等处，杨岳斌、德兴阿、刘蓉务当妥筹保护，毋任蔓延为患。此后军情，著随时飞速奏闻以慰驰念。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又谕：德兴阿、刘蓉奏甘省军情猝变、陕西局势可虞一折。陶茂林、雷正绾、张华等营先后变乱，溃卒勾结逆回纷窜陕境，围攻泾州，各路同时吃紧，腹地空虚，岌岌可虑。著都兴阿、穆图善迅拨金顺、西蒙克西克两起马队驰赴陕省之邠、长一带相机扼堵，并著崇实、骆秉章于周达武部下抽拨总兵李辉武所带步队五营，随赵长龄由川迅速赴陕，以护省垣而资调拨。其口粮即由川省源源解济，毋令缺乏。赵长龄叠经有旨催赴新任，谅必迅速起程，到陕后著与德兴阿、刘蓉会商防剿事宜。彼时刘蓉应俟边防稍松再行回籍。现在甘省情形杨岳斌知之必

悉，雷正绾现在何处？各渍勇能否设法羁縻，俾令剿贼自效？平凉、庆阳有无警报？能否拨兵救援？并著该督妥筹办法，迅速奏闻以慰驰系。此股渍勇勾结回逆势甚猖獗，难保不乘间纷窜，王榕吉未可以贼踪尚远稍涉大意，其交界应防处所著早为布置，免致临渴掘井，贻误地方。蒋临照如已行抵山西，即令驰赴太原镇总兵新任筹办防务，毋稍延误。刘蓉另片奏穆图善营饷久缺，请再饬川督会同新任陕抚赵长龄，将毛震寿前在川省筹捐款项三十万之数源源解济等语。所奏自系实情。目前甘省军情紧急更甚于前，崇实、骆秉章等务当力为其难，仍饬令藩司会同毛震寿将原筹捐款催齐，陆续解甘以支危局。赵长龄已简陕抚，于甘省饷需谊应兼顾，著与崇实、骆秉章悉心筹划。崇实、骆秉章等尤当于民间剴切晓谕，务使民生、军饷两无所妨，方为至善。山西应解陕省军饷，并著王榕吉无论何项先行拨解若干以济急需，毋得稍有迟延致误戎机。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崇实、骆秉章、杨岳斌、德兴阿、赵长龄、刘蓉，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53 8—10页）

同治四年九月乙丑（1865.10.22）

又谕：前据文祥奏筹办马贼章程，当寄谕直隶热河等处妥议覆奏。兹据麒庆奏称该大臣所筹设探备兵剿截搜捕及分别赏罚之处均属周密，即著该都统按照章程实力办理，以期渐绝根株。贼匪聚散无定，该都统所称聚则宜攻、散则宜捕及听群盗自相纠摘之法，总须认真举办方能有效，不得有名无实，仅成纸上空谈。另片奏遵查丁起陇等并无聚匪滋事等情，仍著该都统再行密访详查，毋得因其曾经拿获刘宽等匪意存回护。如实无劣迹，即著责令丁起陇等随同弁役将境内著名各犯一一擒获到案，不准一名漏网。如果著有成效，并准其奏请奖励。倘阳奉

阴违或徇庇匪党，不能将要犯按名弋获，即著立时正法，以免养痈贻患。懔之，慎之。将此谕令知之。

（卷153 13页）

又谕：骆秉章奏筹拨甘省粮台及新疆饷项一折，所陈"甘省军情统帅不一，新疆事势鞭长莫及，俄兵助剿国体有关"各节，均属洞中窾要。俄兵助剿一节，此时已成罢论。惟新疆糜烂，各城日事呼吁，朝廷亦不能置之不理。甘肃遍地回氛，出关之军尚为牵掣，而饷需奇窘尤为他省所无。若非力筹接济俾资饱腾，不独回疆无举办之期，即甘省且有沦胥之势。该督此次筹解甘饷二万两、西路用兵之费二万两，于甘省情形仍属杯水车薪，万难有济。著崇实、骆秉章按照历次谕拨甘饷及新疆饷数目源源解济，迅速筹拨，毋误要需。其毛震寿前在川省筹捐款项三十万之数，并著崇实、骆秉章懔遵昨日寄谕迅速催齐，陆续解济，藉资周转。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3 14—15页）

同治四年九月丁卯（1865.10.24）

又谕：杨岳斌奏官军攻克白季村逆堡并黎献一军进规肃州情形各折片、杨能格奏固原兵勇溃变、平固泾庆情形危急并雷正绾所部请旨派员统摄各折片。昨据德兴阿、刘蓉奏甘省军情猝变，陕西局势可虞，已谕令都兴阿调拨兵勇妥筹防剿。现据杨能格奏称固原各营兵勇纷纷溃变，由前敌炭山散回，窜扰固原、平凉，围逼泾州，声言即到庆阳等语。当此回逆鸱张，岂可复令兵勇溃乱，患生肘腋？著都兴阿、穆图善懔遵前旨，迅饬金顺、西蒙克西克两起马队驰赴陕甘交界一带相机扼堵，德兴阿、刘蓉赶紧添拨数营驰往探踪拦截。至庆阳仅止数营，不敷防剿，杨岳斌远在省城，文报往返动逾数旬，深恐鞭长莫及，所有该处防军及陕省派出之杨得胜、鄢太愚等军均著暂归

杨能格就近调遣，以防不虞。雷正绾所部各军在甘剿贼颇著战功，此次因挫败之后号令不行以致生变，著派总兵魏添应暂行统摄雷正绾所部全营，责令安抚整顿，并著剴切晓谕，如能悔罪归营，必当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其从前出力未经请奖各案，并准由杨岳斌督饬雷正绾查明奏请奖励。杨能格当督饬魏添应妥为开导，申明约束以靖乱萌，毋得敷衍了事。曹克忠一军甫解盐茶之围，即将白季村逆堡奋勇攻克，甚属可嘉。道员黎献督兵进攻肃州踞逆屡挫贼锋，剿办甚属出力。著饬令该道员迅速攻剿，力拔坚城，期与王斌一军会合一处，肃清出关道路，毋稍迟缓。其成禄、联捷、鹤龄各军，并著该督传旨严催迅速出关，不准藉端逗留。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德兴阿、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又谕：昨据德兴阿等奏提督雷正绾在固原兵变各情，当经谕知杨岳斌等传谕雷正绾令其立功自效。本日据杨能格奏雷正绾自金积堡失利之后革去帮办，所部兵勇本因甘省地极寒苦，粮饷俱缺，视为畏途，惟以保举为奖励之地，该提督于以前克复城寨等案尚有积压未办保奏者，既革帮办，则保举绝望，以致纷纷溃变；雷正绾弹压不止，屡思自尽各等语，与德兴阿等所奏情形略异。自是德兴阿、刘蓉相距较远，且系接据州县禀呈，不及杨能格之闻见真确。雷正绾所部兵勇粮饷缺乏因思哗溃，而该提督辄思自尽，其情甚为可悯。前已严谕崇实等迅速拨解饷需，解到时即可散给，屡次出力员弁，并谕杨岳斌查明未经奖叙者即行保奖矣。该提督自入甘省后屡著战功，朝廷深为嘉许，其金积堡挫败之事咎有应得。该提督膺国家干城爪牙之寄，方当奋勉自效以赎前愆，从前带兵各员均有身获重咎后来仍任统帅者，其功罪皆视其人之自取，岂得因一蹶之后遽作自尽之计？甚属有辜期望。著杨岳斌、德兴阿、刘蓉、杨能格

传谕该提督拊循将士，共图奋勉立功，则朝廷许其自新，必当衡其战绩立沛恩施。如此剀切开导，谅雷正绾具有天良，必能感激图报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杨岳斌、德兴阿、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53 22—25页）

同治四年九月戊辰（1865.10.25）

又谕：……甘省回匪势焰甚炽，而陶茂林部勇一溃再溃，近日雷正绾一军又复纷纷效尤，并有围扑泾州、庆阳之信。宁夏久未攻拔，而灵州回匪出没于定边、花马池一带。若叛勇与回匪勾结，延及陕省，为害不可胜言。……

（卷153 28页）

同治四年九月己巳（1865.10.26）

谕军机大臣等：林鸿年奏请调阶州得胜楚军并请招商垫办铜厂各折片。阶州周达武一军，昨经刘蓉等奏甘省雷正绾、陶茂林等溃勇麇至，陕边吃紧，请调周达武所部李辉武五营赴陕，业经寄谕崇实、骆秉章将此军赶紧调派入秦。林鸿年此奏自尚未悉前旨。该抚现由叙州进扎昭通，而唐友耕、刘岳昭两军尚为黔匪牵掣，急切尚难入滇，著崇实、骆秉章斟酌情形，如有可调之军，即另行抽拨一旅随同林鸿年进扎昭通以壮声势，俟唐友耕等入滇，再将此军撤回。所需月饷即由川省筹给，毋令缺乏。林鸿年折所称近闻东回派队出迎，诚恐蜂拥而来，无从弹压等语。滇省逆回拒命，惟迤西一带叛迹昭著，其东路如东川、昭通等属回民非不可用。此时该抚初入滇境，该地方汉、回团练自必相率出迎，正当开诚布公，示以坦白，使汉民有所禀承，回民亦不生疑贰，则以后滇事方可著手。古人推心置腹，虽犷悍不庭犹能抚为己用，惟在莅任之初群情观听，足以慑服其心耳。该抚其妥思报称，毋得心存畏葸致误事

机。所称云南厂地久废，砂丁失业流而为匪，藩库又无铜本可放，后患更为可虑，请将东川之厂暂行招商垫办，抽收课厘等语，自系权宜办法，即著照所请行。惟事同创始，尤须慎择廉干公正之员妥为兴办，以免别滋事端。一俟军务竣后，仍即行由官办运，以复旧章。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3 32—34页）

同治四年九月壬申（1865.10.29）

又谕：本日据联捷驰奏续收各回村、擒斩首要并著名回首逊禀乞降及历陈雷正绾兵变情事各一折，又据成禄奏堵剿西窜逆回获胜各折片。马化滥前向都兴阿处投诚，该将军以既不献城、又不缴械恐不可信，是以未准。此次该逆竟赴联捷军营乞降，是否慑于军威，抑或因联捷张贴"不论汉回，止分良莠"谕旨遂各闻风而至？联捷又何以不将招抚各节咨商杨岳斌会同办理？恐联捷一意主抚反为该逆回所给。杨岳斌身任兼圻，责无旁贷，著即将联捷续收各回村及投诚之马化滥等细加访察，如果出自真诚，自应准其就抚，妥为安插；如或意存反覆，藉投诚为缓兵之计，仍当痛加剿洗，以儆凶顽。一切均著杨岳斌斟酌妥办，毋失事机。又据称雷正绾接到公文，知已被人参奏，遂放声大哭，摔弃顶帽；伊弟雷恒制造"官逼兵反"旗号，拥众退回固原；通判郑声文反复劝导，雷正绾颇有转机，而雷恒犷悍不从，劫杀营官金占元，勾合赫明堂、穆三、马化滥等抢掠，固原已失等语。雷正绾一军滋事，节据刘蓉等奏闻，杨岳斌何以尚未奏到？该督现在作何办法？著即遵照本月初二、初五等日密谕，委派妥员前往雷正绾营中开诚布公，剀切譬喻。该提督具有天良，应不至被雷恒一人所胁自取重罪也。陶茂林部勇一溃再溃，殊属不成事体。前据刘蓉奏称该营勇丁不服杨岳斌委员点验，致又溃变，此风断不可长。著该督确

遵前旨，迅将该营溃变之由及陶茂林统率不善之处据实参办，以儆效尤。至成禄奏平番逆回滋扰，该提督派兵在碾盘湾剿败后窜至窑街，复有米拉沟悍回突来接应，杨岳斌函致该提督移军东向会剿锁罕头等语。成禄、联捷本系出关援剿之师，岂可任其藉词逗留？所有平番等处回匪即著杨岳斌调派得力兵勇前往截剿，一面催令成禄、联捷等克日拔营由肃州转战而前。关外各城待援孔亟，毋得再事迁延，致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53　42—44页）

同治四年九月乙亥（1865.11.1）

又谕：阎敬铭奏匪扰定陶、扼剿获胜、现仍退踞菏泽曹定之交、连日派军进剿并筹布东防、河防各情形一折。逆匪蓄意东趋，并未大受惩创，现在逆众数万盘旋菏、定之界，蓄谋甚狡。潘鼎新一军已由巨野移赴菏泽，著曾国藩即檄催前进，与前派入东之马步各队会合夹击，毋任东窜。山东兵力甚单，冉堉、黄镇两军，阎敬铭务当严饬杨飞熊等激励兵弁相机合击，毋稍退缩。濮范一带，即责成卫荣光督率兵勇、民团布置。赵三元等炮船，著阎敬铭催令挽入黄河，与原驻黄河之炮船会同直隶炮船分段布置，以期周密。贼匪逼近东明、开州等处，防务紧要，著刘长佑檄饬李鹤年督饬兵弁认真防范，毋稍大意。另片奏密陈山东枭匪多属回民盐匪贩私求食，与寇盗不同，缓治之则散，急治之则乱，宜责在官吏，不诿之巡商；宜擒其渠魁以解余党，宜购觅眼线以枭治枭，宜以兵为镇压，不以兵为捕治；现饬署武定府知府张鼎辅将拒捕首犯密拿惩办等语。枭匪肆行，若不严为捕治，必至贻患将来。该抚惟当不动声色擒其渠魁，断不可姑息养奸酿成巨患。俟东路贼匪肃清，仍当认真筹办。本日据长善奏临榆以北沿边各口殊觉空虚等语，著刘

长佑拣派干员，筹添兵力，责成禄营员弁于临榆迤北所辖地面实力梭巡，与旗营弁兵互相侦缉以期周备，毋稍旷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杨能格奏固原前敌溃营现经设法安抚、添筹接济并请留郭炳南募勇两营各折片。据奏雷正绾当兵勇溃变即飞骑追赶，并斩沿途抢夺勇丁十余名；及抵泾州，雷正绾复连日泣谕，又得周显承镇静防堵，且见何成蛟等被拿伏法，该营勇始各感畏，陆续折回固原等语。览杨能格先后所奏情形，是雷正绾所部溃变非不力为弹压，实因呼应不灵所致，该提督并无甘心叛逆情事，与德兴阿、刘蓉、联捷所奏迥不相同。著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确切查明，将雷正绾兵变实在情形迅速具奏，并著刘蓉将前奏固何不符之处据实奏闻。都兴阿等如查明雷正绾尚非意存叛扈，即著向该提督剴切开导，令其会同魏添应安抚士卒，重整部伍，奋勉图功以赎前愆，一面将该营为首倡乱之勇丁讯明正法以昭炯戒。杨能格现拟将河东报解在途之饷银三万两全数截留，径解泾州粮台，并饬安化县将日运面斤加倍添拨接济，即著照所请行，并著加意劝勉捐躯，以弭变故。都司郭炳南募勇两营因不及遣散赴杨能格营投效，即著准其留营，拣派得力营官统带训练，扼要驻扎以资攻剿。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54 8—10页）

同治四年九月丙子（1865.11.2）

又谕：刘蓉奏雷正绾营兵勇溃变、现在办理情形一折。雷正绾一军由鄂入陕迭著战功，转战而西，在甘肃地方屡次催坚破敌，克复城寨甚多。前因金积堡剿贼失利，当将该署提督革去帮办用示薄惩，该营将弁自宜愧励交加，立功自效。兹据刘

蓉奏称该营部将胡大贵等竟敢因师挫粮缺哗溃滋事，迫胁兵勇在固原一带肆行杀掠，围逼泾州，经提督周显承等率同在城文武登陴守御，将谋为内应之副将何成蛟正法，并将逆党匡文武等诱擒，被胁兵勇复经周显承等谕以大义招抚解散；胡大贵等知众心不附相率遁去，雷正绾亲至泾州晓谕兵勇誓死与贼决战等语。雷正绾于所部将士谋变未能即时惩办，本有应得之咎，惟念该提督平日打仗奋勉，劳绩卓著，著从宽免其置议。此系朝廷破格恩施，该署提督宜知感知愧，倍加策励以赎前愆。记名提督胡大贵、副将雷恒、李高启乘机倡乱，实属罪不容诛，均著即行革职，缉拿正法，以昭炯戒。

（卷154 12—13页）

又谕：德兴阿、刘蓉奏甘回大股图犯陕疆、请分拨马步各军截剿、雷营溃勇逼泾抢掠、经守城文武惩办抚辑、事变稍定、逆回仍扑泾州各折。雷正绾部将胡大贵等乘机生变，经该署提督涕泣开导不肯听从，时回酋赫明堂、穆三、杨大娃子率大队回众由固原前来，胡大贵等俱与合并。雷正绾未能申明纪律约束各营，致令所部酿成事端，聚众戕官，将固原堡市抢掠一空，并劫夺饷银、军火等项，该署提督统率无方咎有应得。姑念雷正绾由陕入甘转战而前，素称勇敢，兼之粮饷缺乏，备历艰辛，自应宽其既往，俾得以功抵过。该署提督如能将为首倡乱之胡大贵等立即擒斩，并晓谕赫明堂、穆三、杨大娃子速戢邪心，使就驯服，仍当破格施恩，以示朝廷终始成全之至意。如赫明堂等不服开导，亦惟责成雷正绾重整部伍痛加剿洗，务将此股叛回迅速殄除。想雷正绾受国厚恩，定当深自愧奋，勇往图功也。赫明堂等现各带马贼千余名由镇原、宁州、崇信三路图窜陕疆，灵州逆回马化漋又率马步贼各万余由镇原

至泾州之北原，图分南北两路直犯陕西。逆回与溃勇狼狈为奸系属意中之事，应如何杜其勾结、分路剿办之处，著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杨能格相度机宜妥为筹办。德兴阿等请饬穆图善赴陕援剿，陕省西路边防甚形吃重，本省兵力不敷分布，著穆图善迅即带领所部马队亲兵，督同金顺、西蒙克西克两军绕由延鄜驰赴邠长协剿，以资厚集，毋稍迁延。穆图善所带步军除卫队亲兵二百名外，其余各营仍留宁夏并归都兴阿统辖调遣。如该回逆已入陕境，著杨岳斌迅派曹克忠统率所部马步由盐茶径趋平泾跟踪蹑剿，德兴阿、刘蓉仍当就现有兵力速筹堵御，前后夹击，毋得徒事防守方为妥善。另片奏周达武所部十五营规剿松潘，该处九月已大雪封山，来岁春融方可进剿，置劲兵于无益之地亦殊可惜；请饬周达武赴甘，川省另派妥员赴楚募勇，明年二月可抵松潘，一转移间于军务较有裨益等语。前有旨令李辉武带步队五营随同赵长龄由川赴陕，此次雷营部勇溃乱，回匪更肆鸱张，甘省东路及陕省之西南路并无劲军抵御，周达武所部十五营能否抽拔赴甘之处，著崇实、骆秉章酌度情形妥为办理。另片奏陶营溃勇图由兴商窜回湖北，已谕知官文等派兵防剿。其凤县另股溃勇就抚者尚有二千七百余人之多，虽经派兵押送出境，难保不沿途滋事。著德兴阿、刘蓉飞咨该溃勇原籍及经过地方一体防范，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崇实、骆秉章、杨岳斌、德兴阿、刘蓉，并传谕杨能格、雷正绾知之。

又谕：刘蓉奏陶茂林营溃勇分股窜入陕疆，并据获贼供称叛勇多籍湖北、江南、河南各省，有由兴商急窜湖北之说等语。此起叛卒由甘窜入陕境，不服开导，屡次抗拒官军，且图回窜鄂疆，蓄谋甚狡。刘蓉现饬驻扎商南之刘厚基一军扼要截击，并檄兴汉两镇及宁陕厅派集兵团并力兜剿，著官文、郑

敦谨迅即选派得力将弁，督带兵勇驰赴兴商一带与陕军会合剿办，毋任扰及鄂陕交界致与豫省捻逆勾结，益形滋蔓。并著官文飞咨江南、河南各督抚，于此项溃勇回籍时均须一体严为防范，妥为安插，毋任复滋事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陕西巡抚刘蓉奏请以周达武补固原提督。得旨：雷正绾并未开提督缺，现既深知愧悔，惟宜曲示羁縻以观后效。所请著毋庸议。

以甘肃固原剿办溃勇出力，赏提督周显承、谭玉龙一品封典，并赏周显承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火镰一件，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陕西攻克八里坪等处贼寨出力，赏总兵官伍浦云、副将邓光升、刘求益、黄照临、萧楚光、陈义彰、都司孟学文巴图鲁名号，参将萧呈祥等花翎，千总张映斗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陕西宝鸡阵亡游击萧积玉祭葬、世职加等。

（卷154　16—21页）

同治四年九月乙酉（1865.11.11）

又谕：广凤、奎昌奏民勇收复奇台等处、请饬催大兵进剿一折。奇台等城前被回匪攻陷，经奇台县知县恒颐督率勇头张和等节节西剿，于七月初八等日迭次杀贼无数，连克奇台、古城、济木萨三城，贼匪西遁，洵属奋勇出力，深可嘉尚。惟逆回猖獗异常，民勇仅止数千名，自应添拨大军以资攻剿。前已迭谕联捷等迅速出关，谅可不日西征，即著讷尔济飞速迎提。奇台等处既已克复，则巴里坤防务较松，并著先就现有兵力妥筹进剿。文麟有地方之责，究在何处？著传谕该员奋勉图功以赎前愆。巴里坤饷需甚绌，并著广凤等于各省解到饷内凛遵前旨酌量分拨。其攻剿情形著随时侦探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

广凤、奎昌、讷尔济，并传谕文麟知之。

（卷155 14—15页）

同治四年九月戊子（1865.11.14）

谕军机大臣等：都兴阿等奏督兵进剿郡南获胜、现在筹办情形一折。此次官军深入八九十里，虽杀贼不多，贼情地势大略探明。该逆马队尚多，现有北窜磴口、宝丰之信。都兴阿等已派游击徐祥林等带队赴磴口驻守，令侍卫讷依楞阿等驻宝丰，令协领音德善等赴平罗，会同在城文武防范，所筹均尚周妥。著即严檄各员认真守御，遇贼即击，毋稍松懈。贼数既属不多，而贼粮又复甚缺，该将军等务当审度贼情相机进剿。如将附近援贼各圩渐次廓清，城贼之势益孤，得手自易。宁夏一城日久未复，师老兵疲，殊出意外。该将军等惟须加意激励将士，以期一鼓成功，用副委任。花马池等处地方防务，严饬翁同书等认真防维，毋稍大意。磴口一带系窜归绥大道，都兴阿虽已派兵驻守，诚恐绕越晋疆，又成滋蔓。著德勒克多尔济、桂成、王榕吉督饬在防兵弁设险固守，不准有一贼入境。如需添兵防守，亦须预为筹划，以期有备无患。另片奏穆图善所部陈东霖楚勇二营应需协饷请仍饬山西速解等语，陈东霖两营月饷为数无多，该营抵甘已逾五月，再不赶紧解济，深恐饥寒交迫激而生变。著王榕吉于该省无论何款迅速按月补解，毋再迁延干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德勒克多尔济、桂成，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55 20—21页）

同治四年九月己丑（1865.11.15）

谕军机大臣等：杨能格奏续陈固原前敌各营溃变情形各折片。所陈雷正绾各营因乏粮溃变，该提督要之以死，跟踪追阻，百计拊循，始于平凉扎定；复据周显承函称雷正绾于初七

日亲带亲兵马队由泾州追剿北窜李家堡之贼，刻下驻扎平凉各营又移扎四十里铺等语。是该提督为人所制，尚思剿贼自效，重整军威，力图再举。该提督自金积堡之败，朝廷撤其帮办稍示薄惩，仍留提督本任，并令剿贼立功，原因雷正绾入甘以来克复城寨多处，颇著战功，并非即予废弃，即此次各军溃乱，该提督本有应得之咎，而禀报讹传谓该提督有意为之，朝廷断不能信，雷正绾当如何感激图报，力洗前愆？现在甘省回务鸱张，各营溃卒纷纷思逞，胡大贵等胆敢乘机生变，降回赫明堂又复意存观望，正雷正绾努力自效之时，岂得以帮办既撤遂思一死塞责？该提督现署固原提督，本有奏事之责，此事即可据实入告，何至函致他人求为剖白？嗣后雷正绾遇有军务紧要事件，即著专折驰奏，即现在收抚溃卒情形，亦著据实入告，并将所部各营重加整饬，迅将胡大贵、李高启、雷恒叛弁设法擒斩。赫明堂等首鼠两端，如果生心煽惑，亦当设法诛锄。其周显承所招该提督旧部，即著并归前敌统交雷正绾调遣，仍不得与周显承互相抵牾。杨能格前请令魏添应接统该提督所部之处，即著毋庸置议。该提督粮饷两缺，抚驭良难，即著杨岳斌、刘蓉、赵长龄、杨能格迅筹饷糈径解泾州粮台，转运雷正绾行营以应急需，毋令再有缺乏。至各营溃卒人数众多，诚恐乘隙纷窜，胡大贵等自知罪不容诛，难保不纠党潜逃，并著杨岳斌、德兴阿等调派各军严密剿捕，尽法惩办。陕西沿边各隘，刘蓉等务当饬令在防将士实力堵遏，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德兴阿、赵长龄、刘蓉，并传谕雷正绾、杨能格知之。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奏采办巴里坤粮石、查询诸多室碍、请暂缓采买一折。据称归化城粮价每石需银二两五钱，既属昂贵，而由归化运赴巴里坤约计一百余站，驼价多至五倍，以杀

虎口解到税银一万两分给米价、驼价，买米无几，无裨实用；请饬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查看该处情形，如就近有减价驼只雇觅，派员接运，即由归绥道买就米石以备提取；如不能雇驼接运或附近巴城有可以采买之处，即将银两解赴乌城以便迎提采办等语。所奏自系实情。惟巴城需饷甚亟，必须设法筹运方足以资兵食，著讷尔济察看该处驼价较归化城减省，即飞咨德勒克多尔济速饬归绥道购就米石，讷尔济一面委派妥员雇觅驼只赴归化城迎取。至道路既近，则脚价较轻，如驼只亦不易雇，即著讷尔济探明巴城附近可以采买粮食之区，飞咨德勒克多尔济将现存税银一万两解赴乌城，由明谊等知照讷尔济就近迎提采办以济要需。前据广凤等奏古城、奇台等处均经民勇收复，是由乌城前赴巴城道路尚无梗阻，明谊等当速筹运办，毋得稍涉迟误。至此项饷需必由科布多经过，并著广凤、奎昌饬令站员妥为护送，俾利遄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5 24—28页）

同治四年九月庚寅（1865.11.16）

又谕：前据都兴阿奏参署甘肃臬司杨炳堃、署总兵穆隆阿办理抚局不实，当经降旨交杨岳斌查明具奏。兹据该督奏称杨炳堃等办理招抚事宜虽因兵单饷绌，惟未能妥筹善后，以致固原州城复被贼陷，实属咎有应得。除杨炳堃业经照部议降二级调用无庸置议外，穆隆阿著交部议处。

（卷155 33—34页）

又谕：杨岳斌奏接准雷正绾咨称该营兵溃情形一折，与刘蓉、杨能格节次所奏情形相同。雷正绾入甘以来颇著战功，此次该军溃乱，该提督以死自誓，将所集各勇力图整顿，是该提督心迹已明，即可毋庸置议。昨已谕令将所部各营重加整顿，并准其遇有紧要军务专折驰奏。著杨岳斌仍遵前旨传知该提督

感激图报，简练精锐，相机剿贼，以赎前愆。胡大贵等乘机倡乱，罪大恶极，前已降旨革职，缉拿正法。其刘车龙一员，前据刘蓉奏称在泾州守御出力，已照请开复参将。兹据杨岳斌奏称刘车龙擅弃韦州，并因雷正绾被议乱造谣言，与刘蓉所奏情节不符，仍著杨岳斌详悉查明，分别办理。各处回匪近日剿办若何？该督仍当统筹大局妥为布置，务臻周密，以期次第廓清，用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王榕吉奏会商西北边防、就现有兵力分别布置、并请饬察哈尔挑选马队以备征调、杨岳斌奏请饬山西迅拨饷银各折片。德勒克多尔济等所筹西北内外边防，布置尚属周妥，即著严饬在防旗绿各营员弁统带所部官兵随时操练，实力防守，毋稍大意。桂成现已统带乌兰察布盟等兵察看西南边界，择要驻防，著即于由甘入蒙扼要处所择地驻守以防贼匪窜突，或于石嘴子、磴口之间相机防堵，即著德勒克多尔济等酌度情形随时咨商办理。惟归绥边境及蒙古部落均与宁夏毗连，远戍近防，地方甚为辽阔，该将军虽就现有兵力内外设防，仍须添备得力马队方足以策万全，即著阿克敦布、廉至就近挑选察哈尔精壮马队一千名，备齐军械并随时勤加操练，以备该处征调，毋稍延误。甘省需饷紧要，屡经降旨严催，兹据杨岳斌奏请饬山西拨饷以济眉急等情，即著王榕吉饬令藩司先行筹拨库银五万两，河东道筹拨库银三十万两，迅速解交甘肃杨岳斌军营。如道路尚未疏通，即交甘省守提委员设法汇兑，毋得迟延干咎。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德勒克多尔济、桂成、阿克敦布、廉至，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以甘肃河州镇总兵官曹屯忠为提督，记名总兵官李助发为甘肃河州镇总兵官。

（卷155 36—38页）

同治四年十月壬辰（1865.11.18）

又谕：崇实、骆秉章奏周达武所部未能抽拨，请调湘果等营赴陕等语。周达武一军现已深入松潘夷巢，势难抽拨，著照崇实等所请即饬萧庆高所部之湘果数营并现扎褒沔一带之彝字三营赶紧起程，克日前进。现在陕西边防已松，而甘省军事方亟，著赵长龄、刘蓉于萧庆高等拔营后催令取道入甘，归杨岳斌调遣以资得力。正在寄谕间，据杨能格奏逆回窥伺庆、环，大股分扑狂窜，经魏添应等督军剿拿连次获胜，克复西峰、曲子两镇并庙家河等寨；惟逆众数万窜扑庆阳，此次以少胜多，仍恐去而复来。著杨岳斌妥筹兼顾，并饬令杨能格督率在防兵将认真防守，毋稍疏懈。又据联捷奏近日与贼接仗获胜情形，并列保博多洪武等多员，又奏移军静宁办理招抚溃勇事宜，并雷正绾咨送杨能格折稿，差吴锡龄到营，闻有勾结回目情事等折片。联捷以奉旨出关之员不思前进，辄藉词招抚溃勇移军静宁，时而剿贼，时而议抚，不知所称剿贼立功各员果实有其事否？本日已批饬该员即日出关。著杨岳斌确切查明，如果获胜属实，再行奏乞恩施。雷正绾所部现已安辑，如零星溃勇尚有在外滋事者，著杨岳斌责令雷正绾妥为办理，毋得自贻伊戚。马化漼是否有勾结情事？并著查明具奏。联捷折片四件著钞给杨岳斌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奏亲督各队剿匪获胜，请奖出力人员。得旨：联捷屡经有旨催令出关，该大臣辄藉词剿办甘肃回匪遂其迁延不进之计，实属疲玩。著懔遵前旨迅将经手事宜咨交杨岳斌办理，克日整队由肃甘一路会同成禄出关，不准再以甘肃军情拉杂入奏以图饰听。懔之。

（卷156 4—6页）

以甘肃红德城剿贼获胜，赏参将苑清元、都司魏春林巴图

鲁名号，同知程卓山等花翎，总兵官魏添应等升叙有差。

（卷156 7页）

同治四年十月癸巳（1865.11.19）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长善奏探访边外马贼啸聚情形一折及钞录防守尉锡昌禀稿一件，所陈请饬各省派兵合剿及热河各州县密派兵役掩捕各节，已寄谕盛京、热河、直隶各将军、都统、总督等悉心妥筹，会商办理。长善仍当操练营兵以备调遣，并严饬各口防守尉认真守御，毋稍疏懈。此次所寄盛京等处谕旨并未明示以系由该副都统陈奏，长善此折著毋庸咨行各处，以昭慎密。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富平阿等奏拿获首要贼犯、讯供办理一折。黑旗头目王洛疙疸即王兆详与池尚云在空杨树一带意图勾结进边滋扰，不法已极，现据兴京通判刘景醇派弁弋获。此等要犯岂可久稽囹圄致生他变？著即于讯明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未获各犯，仍责令认真缉捕。火石嘴子贼匪二百余人现往何处？著恩合等饬地方文武员弁实力捕剿，毋任窜扰。本日又有人奏探访边外马贼啸聚情形、缮单呈览一折，据称探得赤峰县哈达地方马贼聚集约有千余人，并目睹丁起陇、刘广明等住址立有标局、宝局，同伙多人练习刀枪；现经马贼自奉天小黑山等处抢得车辆俱在张洪礼家窝藏，地方官知而不问；奉天拿获马贼内竟有执持热河官员印照，是口外马贼直以番役为藏身之地等语。热河番役丁起陇等，迭经有旨令麟（麒）庆查拿，嗣据麒庆奏称丁起陇等并无为匪不法情事。现据有人奏称探明确凿情形，是丁起陇、张洪礼实为坐地分赃窝藏匪犯之人，该都统何以形同聋聩，一至于此？著即严密查访，认真办理。如任令该番役等知觉远飏或他出滋扰，必将麒庆从重治罪，决不宽贷。懔之。恩合、刘长佑均有派出兵弁，著与麒庆会商妥办为先发制人之计。原折

单著摘钞交恩合等阅看。

（卷156 7—9页）

又谕：刘蓉奏堵剿逆回获胜、泾长情形稍松、追剿陶营叛卒、擒获首犯、歼毙悍党、余匪悉数遣散、杨得胜等军暂留延鄜严防三岔厅等处各折片。甘省逆回盘踞新城、党原两镇，分股由丰台扰及长武等处，经谭玉龙等带队截拿，雷正绾所部亦各奋勉图报堵其窜路，该逆复扑泾河川，又经谭玉龙等克之；败匪一股退窜镇原，一股退窜萧镇，其新城大股亦退回固原及炭山等处，荔家堡之贼亦由萧镇北窜。该逆因陕省边防严密不能遂其东窜狡谋，旋即逡巡败退。著杨岳斌、赵长龄、刘蓉督饬周显承等会合陕军乘胜进攻，分路蹑剿，务将此股窜回就地歼除，毋令再行阑入陕疆。陶茂林营叛卒经萧德扬等在郝坪等处分路进剿，将首逆王正明等擒获，著赵长龄、刘蓉即饬将王正明等犯解省讯明正法，以昭炯戒。其遣散余众，并著妥为办理，毋令沿途滋生事端。此次追剿叛卒出力之员弁等，著准其汇入彭体道等剿办溃卒案内择尤保奏。杨德胜、鄜太恳两军既据刘蓉奏称撤赴庆阳，则延、鄜门户空虚，即著照所请暂留延鄜防堵，毋庸撤赴庆阳归杨能格调遣，以固藩篱。刘蓉现派谭玉龙等赴甘跟剿，著杨能格督饬现有兵力，会合谭玉龙等军将北路窜匪两面夹击，迅歼逆氛。甘肃溃勇窜至三岔厅，叛将胡大贵所部千余人扰及秦州，著赵长龄、刘蓉督饬防军实力堵剿，杨岳斌一面派兵会击，毋任蔓延为患。雷正绾当慎遵迭次寄谕将胡大贵等设法擒斩以赎前愆。刘蓉患病，请俟赵长龄抵陕后交卸就医，现在甘省逆回、叛勇纷纷溃窜，甘省边防紧要，刘蓉所部各营必须有得力统将严明约束足保无虞，刘蓉方可卸责。所有布置情形及一切应办事宜，著刘蓉与赵长龄悉心会商，务期审慎妥协，方准起程，不得急图交卸，致有贻误。将

此由五百里谕知杨岳斌、赵长龄、刘蓉，并传谕杨能格、雷正绾知之。

（卷156 10—13页）

同治四年十月乙未（1865.11.21）

又谕：都兴阿、穆图善奏雷营兵变、布置防范情形及请饬晋省筹银采办米石、楚勇两营难再撤回各折片。雷正绾所部溃变后，该提督不肯从逆，屡思自尽，随时将溃勇设法招集抚定，折回固原。接据刘蓉、杨能格等奏到，已准令该提督单衔奏事。都兴阿等所奏，尚系前此未确之信。是目下情形较为安定。都兴阿等现已抽拨西蒙克西克两起马队赴陕，则泾州一带尚可藉资防剿。安住所带马队本日已准吴昌寿奏调赴豫剿捻，势难改令赴陕。都兴阿等当饬令西蒙克西克相机剿办，以遏回氛，并随时知照刘蓉妥筹堵御。段登云一军现拟调援庆阳，宁夏东路既虑空虚，即著桂成酌带蒙兵就近移扎花马池以壮声势。都兴阿等仍当激励将士规取宁夏郡城，毋稍松劲。甘省粮食缺乏，军士嗷嗷待哺，困苦已极。都兴阿已派色楞额驰往归绥守催仓谷兼筹采办运解，自系迫不可缓之事。著王榕吉赶紧筹拨银二万两，交归绥道尽数采办米石，迅速运解以济兵食。此项银两准于山西月拨都兴阿军饷项下分月陆续扣还，并著德勒克多尔济就近督令归绥道将此项米石设法采办，刻即运解，不得藉口推诿致误要需。至都兴阿所部现在分拨援剿兵力已单，袁复清一营驻扎宁夏城北，罗承勋一营驻扎定边县境，皆关紧要，即著毋庸调回山西。王榕吉惟当会同陈湜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以固边防。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德勒克多尔济、桂成，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56 16—17页）

又谕：明谊等奏收复奇台、济木萨城垣、讷尔济奏击退窜

扑巴城逆匪并收复奇台县城、及何琯奏击退回匪攻扑巴城各折片。此次贼匪纠众在巴里坤三十里堡肆扰，经何琯等督率满绿民勇奋力攻剿，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本日已降旨将何琯超擢巴里坤总兵，该员自当感激殊恩，力图报称。即著讷尔济商同协守，不得以贼氛已远稍涉疏懈。古城、奇台等处现经收复，其安设旗绿官兵及一切善后事宜并著讷尔济妥筹办理。联捷等军迭谕迅速出关，计日即可西征，著讷尔济仍遵前旨飞速迎提以厚兵力。其古城等处克复详细情形，并著查明具奏。镇迪道文麟退避何处？竟无下落，殊出情理之外，即著讷尔济查明办理。奇台县知县恒颐请拨炮位、火药，明谊等因前已解赴巴里坤未经再解，自是慎重之道。即著讷尔济察看情形，如奇台须用炮火，酌量分拨。巴城饷需支绌，倘各省协饷有解至乌里雅苏台地方，即著明谊等设法妥解，毋稍延缓。麟兴奏分界委员岳嵩武著有微劳，恳请奖叙等语。现在分界事宜尚未办毕，著先行存记，俟分界事竣再行奏请奖叙，以昭核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讷尔济，并传谕何琯知之。

以甘肃巴里坤击贼获胜，予协领庆寿等升叙有差，赏休致协领哈福尔罕养赡银。

（卷156 19—20页）

同治四年十月丙申（1865.11.22）

谕军机大臣等：林鸿年奏昭通大路未清、现在催兵催饷以图进取暨沥陈支持急切情形各折片，并由军机处将咨到岑毓英原禀呈览。滇省糜烂，朝廷久深轸念。兹据林鸿年所陈饷需支绌、回情叵测各节，自系实在情形。滇省利源既为回众把持，饷项支绌日甚一日，梁士美挫归临安，岑毓英困守曲靖，乞援更急，而昭通一路道路崎岖，匪踪充斥，既须带练前赴，又非饷项充足不克鼓行而前。各省欠协滇饷及川省欠饷、部定厘

金、津贴各款，业经谕令该省督抚等迅速筹解，著林鸿年分投咨催。但能凑有成数，即可妥筹布置，次第举办，遴派妥干员弁赴昭选练以备前驱。杨先芝既据该抚奏称为回中出类之才，誓灭杜逆，即宜留心察看，加意笼络，当可为该抚指臂之助。川省情形固属艰窘，但滇事如此棘手，理当设法代筹以资接济。著崇实、骆秉章懔遵迭次谕旨，将积欠饷银并部定厘金各款酌量匀拨以济急需，毋得视之漠然，致林鸿年有所藉口。岑毓英固守曲靖与回众仇隙日深，杨盛宗已驰往东川密探消息，暗为曲靖声援。即著饬令该员加意控驭笼络，毋稍疏忽。所请另刊木质关防，即著刊发云南藩司木质关防一颗，札交岑毓英斟酌开用以昭信守。劳崇光迭经催令赴滇，现在行抵何处？久未据该督奏闻。著懔遵前旨，飞速起程赴滇与林鸿年商办进止机宜，毋得藉故迁延，致干重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6 21—22页）

同治四年十月己亥（1865.11.25）

又谕：联捷奏接准雷正绾来文恳请另赏差使、并请将雷营勇丁移防楚豫暨饷需支绌未能西行各折片。雷正绾所部溃变，联捷前奏内曾有"叛将辜恩，请旨剿办"等语，朝廷料知雷正绾受恩深重，不至丧心病狂至于此极，是以叠降谕旨责令收集溃散，擒斩叛首，并令其专折奏事。想该提督具有天良，必能感激图报，相机剿贼以赎前愆。今联捷又忽称雷正绾恐与杨岳斌不合，士卒怀疑等语，与前奏雷正绾背叛各情既属自相矛盾，于现办情形亦显然相背，著毋庸议。至称雷正绾所部勇丁请调赴楚豫防剿一节，尤属自呈私见，越分妄陈，著不准行。杨岳斌当传知雷正绾，令其知感知奋，收合散卒，简练精锐，重振军声，力图报称。果能杀贼立功，朝廷仍当宥其既往，沛以恩施，正不必自怀疑惧另求差使也。联捷因军粮不继将队伍分赴

收降各村，令降众等轮替输粮，殊属非计。倘兵勇征求不已，必至降回怨望，激成事端，尚复成何事体？著杨岳斌即将该军饷需军火等项筹定数目源源接济，俾得赶紧西行。联捷有此军饷，即当懔遵迭次谕旨迅速前进，不得藉口迁延致干重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6 28—29页）

同治四年十月庚子（1865.11.26）

谕内阁：马新贻奏核减漕南浮收、禁革陋规以肃漕政一折。浙省正漕前经降旨分成核减，并准部议以漕项筹抵运费，皆所以轸恤民艰。兹据马新贻奏称请将额外浮收痛加裁汰，核实酌留耗余办公，以苏民困；计杭州府属共可减浮收米六万四千六百余石，嘉兴府属共可减浮收米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湖州府属共可减浮收米十三万六千八百余石，杭、嘉、湖三府南米共可减浮收折色钱二十四万七千余串；从前一切陋规概行裁汰各等语。即著照所请将留裁各款目造册存案，并著该抚等明白晓示，勒石永禁。漕粮概完本色，其有情愿完折者，按照市价收纳，悉听民便。至杭属之新城于潜、昌、化等县漕粮向收折色，官为办运，仍著照旧办理，按照市价征收。倘有不肖州县仍敢蹈从前勒折浮收陋习，即著该督抚严参治罪。至所称浙省大户完漕并不加耗，甚至有把持包揽等弊。经此次改定新章之后，绅民一律改征，不准有大小户名目。倘有绅衿等恃势把持，仍前包揽短交，著一并从严参办。

（卷156 30—31页）

同治四年十月丙午（1865.12.2）

又谕：都兴阿、穆图善奏先后准咨雷军情形歧异、请旨饬查并提督周显承招抚溃勇、筹办防剿及攻剿宁夏情形各折片。雷正绾招集溃勇情形，迭据杨岳斌、杨能格等先后奏报，均经

谕令杨岳斌等传知雷正绾收集溃卒，擒斩叛首以赎前愆。此次都兴阿等因周显承禀称溃军业已设法安抚，均各悔罪，驻扎平凉，与前次德兴阿等咨报溃变情形两歧，恐办理不善激成事端，请饬妥为查办等语，与迭次所降谕旨适相吻合。即著杨岳斌等督饬雷正绾、周显承将已收溃勇妥为安抚，责令将赫明堂一股拦头截剿，迅殄逆氛。至雷正绾所部尚有二十余营，粮米军火万分缺乏，倘不迅筹接济，难望其踊跃前驱。著杨岳斌、刘蓉、杨能格就近赶紧设法筹解饷需，以定军心而维大局。宁夏踞贼经都兴阿等督饬马步各队分投雕剿，并诱贼出城歼毙数百名，踏毁贼圩数处，仍著都兴阿、穆图善激励诸军奋勇攻剿，力拔城池，毋得旷日持久，虚糜饷项。大同镇总兵马升，前据都兴阿奏请暂留宁夏军营养伤，本日据王榕吉奏碛口等处防务紧要，请饬马队速赴山西统带归绥防兵，如一时未能赴晋，即令带兵就近会同桂成防守边要等语。著都兴阿即将马队所带川勇一营另行派员接统，迅饬该总兵克日赴晋，或即令其统带所部会同桂成力扼边隘之处，并著酌量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巩昌、宁远被围，调军援剿，请饬陕西、四川捐办粮石，派兵接替成禄等军，饬文麟随同西征各折片。巩昌、宁远两城被逆回围扑甚急，杨岳斌已调曹克忠统带所部前往援应，该军素称勇往，即著饬令迅速进兵力解城围，将巩昌一带回匪次第扫荡，以固省城屏蔽。一俟南路军务稍松，即行分兵兼顾中卫之金胜关，以遏贼匪窜路。甘省粮饷缺乏，朝廷早深廑念，兹览杨岳斌所奏各营至以面水充饥，情形至此，殊为可悯。陕西本年秋收既尚丰稔，即著刘蓉按照杨岳斌折内所请各情，体察该省上中二等州县，设法捐办麦粮运至甘省，源源接济。并著于邠、乾、凤翔、鄜州各属先提仓粮四万石，

运交秦州、泾州、庆阳等处，俟该省捐有成数再行归款。四川之保宁一郡毗连阶州，运粮较近，著崇实、骆秉章于该府所属筹捐米粮一万石，运赴阶州以资军食。该将军等当力顾大局迅速筹办，不得稍有推诿。杨岳斌折著钞给崇实、骆秉章、刘蓉阅看。静宁、平番等处已经杨岳斌派兵扼扎，即可腾出成禄、联捷两军会合西行。著杨岳斌飞催成禄等克日起程，由肃州一带扫荡而前，出关剿贼，不准再有逗留。镇迪道文麟以催兵为名擅离职守，著交部议处，并著杨岳斌饬令该员随同成禄等迅即出关，协同剿贼，以赎前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7　16—19页）

又谕：王榕吉奏续查口内边要情形并会商筹防碛口等处、请饬催马升赴任各折片。晋省北镇官兵前已移置南镇以防直豫边境，宁武一带各营存兵无多，现在东南防务紧要，未便再行更调。即著王榕吉严饬在防文武各员，就现有兵力加意筹防，并将雁门关及边墙倒塌处所设法重修，以固北路锁钥。前因甘省逆匪有北窜碛口之信，当经谕令德勒克多尔济等督饬在防兵弁设险固守。王榕吉现已飞咨该将军等审度情形添兵助守，所筹尚属周妥。即著桂成统带所部官军严防碛口，毋稍松懈。碛口、石嘴子均与蒙古接壤，并著德勒克多尔济饬令阿拉善蒙兵协力防守，以资得力。倘军情紧要，即著王榕吉将存城大同官兵添调择要严防，并飞调察哈尔马队以备策应。王榕吉所奏请饬总兵马升速赴新任等语，本日已谕知都兴阿办理矣。在甘直、晋各军帐房军火向由直隶、山西两省拨解，据都兴阿奏现在帐房不堪栖止，亟应更换，火药、铅丸均已缺乏，请饬迅速拨解以济要需。即著刘长佑、王榕吉于直隶省拨解夹帐房五十架、单帐房二百架、火药四千斤、大小铅丸二千斤，山西省拨解单帐房一百架、火药三千斤、大小铅丸一千斤，迅解甘肃翁

同书军营交纳，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德勒克多尔济、刘长佑、桂成，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57 19—20页）

同治四年十月丁未（1865.12.3）

谕内阁：杨岳斌奏据陕西绅士候选道雷致福等禀称，降调陕西巡抚刘蓉，自莅任以来迭遇贼匪窜近省垣及甘省溃勇东窜，均能不动声色派兵剿办，地方得以安堵，全陕倚若长城，今闻以事去官，遐迩惊疑，据情代奏；并据片内声称刘蓉为甘省筹饷筹粮不遗余力，一旦解任，甘省亦失指臂之助；藩司林寿图实心任事，不避嫌怨等语。前派瑞常、罗惇衍驰赴陕西查办事件，于刘蓉、林寿图品行才具及平日居官声名若何，民情是否爱戴，办理军务吏治是否合宜，自必确有闻见，著即据实具奏，毋稍含糊。

（卷157 21页）

同治四年十月戊申（1865.12.4）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杨岳斌奏静宁、平番等处已经派兵扼扎，即令该督飞催成禄、联捷克日起程由肃州出关剿贼，不准再有逗留。关外待兵甚急，察哈尔、土尔扈特等兵因官军未到仍复散归游牧，联捷屡次催令出关，迄今年余尚复徘徊观望，藉甘省兵事为名迁延不进，实属不知缓急。现在静宁等处俱经杨岳斌派兵扼扎，无须成禄、联捷等在彼剿贼，著杨岳斌严行传谕迅催成禄、联捷克期出关，不得再事迁延。倘仍前玩忽，即著该督据实具奏，候旨惩处，不准稍有回护。已有旨将联捷调补哈密办事大臣，荣全补授伊犁参赞大臣，联捷等务懔遵迭次谕旨奋勉出关节节进剿，驰赴哈密任事，勿谓言之不预也。懔之，慎之。本日据杨岳斌奏回匪阑入马厂抢掠孳生马匹、戕害牧兵及省城粮价日增、请酌定面斤银数扣除勇丁月饷各一

折。甘州回匪变乱，该马厂员弁自应加意防范，何以任令该匪由大俄博窜入抢马至三百余匹之多？虽经把总韩天福追回一百余匹，而所失仍复不少，非寻常玩忽可比。代办甘肃提督印务署中军参将张敬、总理甘州孳生马厂大马营游击杨逢春、把总韩天福均著交部分别议处。其被抢马匹，即著责令疏防之将弁分成赔补以示惩儆。甘肃省城粮价昂贵，若将勇丁日支面斤照时价扣还，士卒不免苦累，著照杨岳斌所请自本年九月初一日起所有各营应支白面每斤作银三分三厘三毫，即于月饷内扣还，其不敷价值并准作正开销。该军士沐朝廷格外体恤之恩，自当倍加感奋，著杨岳斌激励诸军分投剿洗，务将各路回逆克日歼除，毋得坐耗饷需致辜委任。杨岳斌请调道员王嵩龄差遣，已谕令李鸿章知会彭玉麟速饬该道赴甘。其副都统金顺能否赴营教练，并寄谕都兴阿酌量调派。如金顺不克前往，由该将军另派妥员训练。至请饬陕西拨解曹克忠月饷及请饬湖北湖南运解火药等项各片，已分饬该督、抚迅速筹解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请调员训练马队等语。据称该营将弁多系南中管带水师步队，于骑战之法皆未能胜教习；查有西安左翼副都统金顺现在都兴阿军营熟于马队，堪以教演。该营现到有锡林郭勒盟所拨马一千匹，必须训练成军方足以资剿回之用，著都兴阿即饬金顺迅赴杨岳斌军营随同操演，一俟该营马队技艺娴熟，即令金顺回营。如此时金顺实在不能前往，即著都兴阿于所属将弁中选择得力可靠之员迅饬前赴该营悉心训练，不得以无员可遣为辞稍存推诿。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请调员差委等语。据称安徽候补道王嵩龄前在侍郎彭玉麟幕内尚称得力，上年杨岳斌督兵江西，王嵩龄曾随营差委，现在该道员仍在彭玉麟军营。著李鸿章即行咨照

彭玉麟转饬王嵩龄迅速赴甘交杨岳斌差遣，毋许延缓。将此谕令知之。

（卷157 22—26页）

同治四年十月己酉（1865.12.5）

又谕：明绪奏接奉谕旨覆陈军务情形一折。伊犁东面各城均被回匪占踞，北面头台、果子沟亦被回匪扼要扎营数座，阻截援兵来路；南面冰岭迤北，缠头回子全行叛乱；惟西面卡外直达俄境，而卡内之哈萨克、布鲁特复与回匪勾结滋扰。伊犁当兵单饷绌之际四面受敌，困苦情形实深廑系。本日已寄谕成禄、联捷等克日督兵西进，迅速出关，不准再有延误。明绪惟当就现有兵力激励拊循，固守危疆，以副委任。至伊犁饷银，迭经谕令明谊、广凤等将已到银两迅派妥员设立台站，多备驼马，由俄国边界赶紧运赴伊城，想该将军必能恪遵妥办。至明谊等截留饷银三万两，仍令解送伊犁，著明绪派员迎提以济要需。左营城池被围，明绪派兵援救，将士等均能奋勇进战，败贼解围，深堪嘉尚。出力官弁兵勇，即著由明绪随时查缺升补以示鼓励。借兵助剿一节，屡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与俄国在京公使再三商办，该使始则声称该国边界驻兵无多，并无屯扎大队人马，继复称该国边界多事，诸觉为难，并无应允之语。是此事在京办理殊无把握，业于七月初四日谕知明绪，并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折片钞给阅看。明绪此次请饬再向婉商，自系尚未接奉前旨。即著该将军懔遵前谕妥筹办理。如能就近与西悉毕尔衙门通融商办，朝廷亦不为遥制；倘仍推诿游移，则后患可虞，亦不便过于相强也。至向该国借用粮食火药等项，该公使已经行文该国允为商办，明绪可即遵照九月初一日寄谕，迅速行文俄国边界各官，相机妥为办理。将此由六百

里谕令知之。

（卷157 30—32页）

同治四年十月庚戌（1865.12.6）

又谕：麒庆奏筹办马贼情形并请将获盗各员奖叙各折片。赤峰县番役等经知县春祥派充团练，辄敢交通丁役陵侮居民，甚至庇寇销赃，不法已极。该都统有统辖地方之责，早应据实奏闻，严拿惩办。前经降旨查拿，亦未据实覆奏。迨经有人访探奏闻，谕令该都统查明具奏，始将该番役庇盗等情具奏。实属办事颟顸，不知振作。此等番役盘踞县署倚势护庇盗匪，情殊可恶。既据该同知、防御等密禀系属真确，若不严行拿办，何以清盗薮而安善良？即著麒庆严饬该令春祥，设法将该番役丁起陇、刘广明、张洪礼等严密查拿，尽法惩治，不准徇庇。并拣派明干之员将首恶各犯密速查拿，毋任漏网。春祥如何信任昵比，有无款迹，并著麒庆查明参奏。前谕麒庆查拿热河盗匪，原令该都统选派地方文武各员，挑备兵勇，弹压坐镇，督饬兵役人等购线查拿，以期不动声色消患未萌，非令遽尔兴兵剿办，何至惊扰居民，致相煽惑？该都统此奏想系误会谕旨。即著严饬各属文武员弁，仍按前次军机大臣议定捕匪章程实力奉行，将著名要犯设法严密查拿惩办，不得扰及无辜，致生他变。前获张玉等犯现已讯明正法，并将续获各犯分别解讯。该委员全亮等缉贼，一月以来获犯五十余名，尚属著有微劳，并著麒庆查明出力各员，核实奏请奖叙，毋许冒滥。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传谕署陕西提督雷正绾。雷正绾奏缕陈被诬并溃勇未有围扑泾州情事各折片。雷正绾所部因饷缺思变，前据德兴阿、刘蓉具奏接据地方官禀报有捆杀固原州知州蒋牧及围攻庆阳之语，德兴阿、刘蓉疑非事实，于折内陈明雷正绾平日性

情尚非强横之比，何至狂悖至此？是刘蓉本无偏信地方官禀报率行陈奏之处，朝廷亦深鉴该提督积功擢至专阃，必思保全令名，断无跋扈情事。嗣据刘蓉等驰奏代为剖析各情，俱已明白谕知。何以雷正绾积怀疑虑，哓哓陈辩？想因旁人挑唆所致。该提督本系武员，亦即毋庸深责。嗣后惟当懔遵迭次谕旨，约束兵丁，奋勉图功，不准稍有成见。其营中疲乏勇丁亦当酌量遣撤，庶饷需易于供支，不至再生事端。回目赫明堂既据该提督奏称打仗奋勇，即著饬令奋勉立功。倘或仍怀异志，亦毋许稍涉回护。其义子马泳和假称赫明堂之名率众窜扰，甚属可恶，即著雷正绾设法擒拿，毋任窜逸。正在传谕间，据刘蓉奏擒获叛将胡大贵供称雷正绾兵变时，雷恒首先勒令开队，李高启倡制大旗，胡大贵亦随同谋叛，嗣觉事体不好乘间脱逃；固原州官并未戕害各等语。固原州知州蒋方直未经溃勇戕害，是雷正绾心迹已明。惟胡大贵所供雷恒、李高启倡乱各情虽系一面之词，但不讯明办理，则浮言愈多。此事关系该提督声名，谅必急于剖析。刘蓉已经交卸，即著将雷恒、李高启二员解交陕西听候赵长龄质讯，则胡大贵之狡饰无可置辩。若稍有回护之心，则必至议论纷纷。雷正绾尚属明白事理，必能深体此意也。

（卷157 36—37页）

又谕：雷正绾奏自陈感激图报并饷缺兵溃情形暨周显承等架词捏陷各折片，刘蓉奏逆回窜扰平泾、抢劫粮饷、派兵剿办情形并拿获叛将胡大贵暂行监禁各折片。逆回孙义洪等窜扰平泾抢劫粮饷，虽经周显承派兵击退，而该逆党与既众，诡谲异常，且占踞固原，密布营垒，势必伺隙旁窜。著刘蓉饬令周显承等督率各营认真防堵，并饬刘玉兴五营与泾防诸军联络声势以资备御。至周显承招抚十余营，人数过多，刘蓉动拨杨岳斌解存

泾库饷银三万两暂资散放，并由刘蓉、杨能格各拨饷银、面粮运济，嗣后应源源筹解。至雷正绾平凉各营饷绌日久，亦恐难支。著杨能格赶紧筹拨饷银陆续接济，并制造帐房若干运泾备用，以利攻剿。雷正绾自陈感激图报，情词甚为恳挚，惟沥陈被人诬陷，尚多怀疑过虑之处，本日已谕令奋勉杀贼以赎前愆，并将雷恒、李高启等迅速交出，解陕交赵长龄秉公审办，藉明心迹。著赵长龄于雷恒等解到后认真研讯，务得确供。胡大贵一犯，即照刘蓉所请暂行监禁。胡大贵供内声称逃赴隆德，将情形禀知总督杨岳斌，派秦国胜收抚等语，是否确实？并著杨岳斌查明具奏。成禄奏率师西行一折，已谕令迅速前进。鹤龄一军著杨岳斌派兵接替，令其随同成禄出关。成禄等军饷需，杨岳斌随时接济。前据泾州知州林发深禀报固原州知州蒋方直被杀各情，本日刘蓉奏查明蒋方直并未被害，是该员前此禀报不实。林发深所得以道员补用之案著即撤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赵长龄、刘蓉，并传谕杨能格知之。

（卷157 37—39页）

降调陕西巡抚刘蓉奏：遵查李云麟纠参张集馨嫉能掩功、不顾大局及乖戾谬妄、徇私废公各节，或实有其事，或因疑致误。张集馨业经革职，李云麟兵勇现已遣散，均请免置议。又奏前甘肃陶营溃勇入陕，当经飞饬武关、商南防兵扼要截击。事平后雷营溃卒及灵州回逆逼近陕疆，复调武关防兵移扎淳化县。此军行抵省城，情形已松，因暂留省以备调遣，并无撤兵回省堵御之事。均报闻。

（卷157 39—40页）

同治四年十月辛亥（1865.12.7）

又谕：前据杨岳斌奏陕西绅士候选道雷致福等禀称降调陕西巡抚刘蓉剿办贼匪溃勇均能得力，藩司林寿图实心任事不避

嫌怨，当经降旨交瑞常、罗惇衍于前赴陕西时闻见所及，据实覆奏。兹据奏称刘蓉秉性朴实，惟吏治尚未熟悉，自负亦间有过高，而办理军务有胆有识；本年七月间甘肃溃勇窜入陕境，刘蓉调拨兵勇不动声色将首犯捕戮，其余遣散归伍；甘肃逆回时经东窜，刘蓉分兵布置，居民恃以无恐；林寿图操守甚好，办事认真，实能任劳任怨，惟驭吏未免过严，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招谤毁各等语。陕西自遭兵燹以后，地方残破，兼以甘肃逆回时经窜扰，必须知兵大吏方足以资镇率。刘蓉简任陕西巡抚已经数年，地方情形俱能谙悉，既据杨岳斌奏称民情爱戴，而瑞常、罗惇衍亦称其办理军务、溃勇均臻妥善，地方安堵，正可因语言小过遽令闲退？自应俯顺舆情，以期裨益地方。刘蓉著仍带革职留任处分署理陕西巡抚，赵长龄即著驰赴山西署理巡抚印务，降调陕西布政使林寿图著来京另候简用。

（卷157 41—42页）

同治四年十月壬子（1865.12.8）

又谕：都兴阿奏饷需缺乏、请饬赶紧拨饷，常升奏宁夏满营艰苦情形、请变通饬拨协饷各一折。都兴阿军营月饷，前据该将军奏请在两淮盐课项下月拨银二万两，嗣据李鸿章奏称江省已在扬防节省项下解过甘省饷银十二万两，宁夏军饷请由杨岳斌即在此款内匀拨。兹复据都兴阿奏称杨岳斌所部距宁夏窎远，道路梗阻，刻值军情万紧，兵勇饥寒，军心不固，请仍饬江苏按月划拨二万两，并饬杨岳斌于前次苏省协饷十二万两内划拨四万两等语。即著李鸿章于月协甘饷四万两内按月划拨二万两，径解山西藩库转解都兴阿军营，并先筹拨两月协饷交都兴阿派赴苏省守提委员萧宗干等领解赴甘以应急需。并著杨岳斌饬后路粮台，于前次江苏解到协饷内划拨四万两，交都兴阿派赴楚省提饷之侍卫谦禧等领解回营，毋得稍有延误。至宁夏

满营应需俸饷、马干等项又形匮乏，常升请在山西协甘饷内变通分拨之处尚属可行，即著王榕吉于晋省河东应解甘饷内照依核减新章缓一发二之数，一岁应支官兵俸饷米折等项银内按年划拨十万两，即由宁夏满营派员按季径赴山西河东领解，毋庸由甘肃藩库转领，以期迅速，俟甘省军务肃清，再按旧章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都兴阿、常升、李鸿章、杨岳斌，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58 5—6页）

同治四年十月乙卯（1865.12.11）

又谕：马新贻奏查明浙省失事应行查办各员分别定拟一折。太湖营游击升用参将沈镇扬等三员于贼匪窜扰浙江太湖等处未能力守，均属咎有应得。惟该员等失事情节各有不同，或责任专城，功不掩过；或粮绝城陷，不能固守；或本汛并未失陷，复协同克复郡城；自应酌核情罪重轻分别惩办。所有单开之太湖营游击升用参将沈镇扬、署金华协浦江千总把总赵国梁均著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署台州协左营桃浦汛守备千总魏庆泰著革职，免其治罪，仍留本营效力。

谕军机大臣等：都兴阿奏攻剿吃紧、请留帮办大员并陈剿贼情形及请调黑龙江马队各折片。前因雷正绾所部溃散，陕西吃紧，特允德兴阿等所请，谕令穆图善带领所部马队驰赴邠长协剿。现在雷营溃勇渐次抚定，而宁夏攻剿正值紧要之时，穆图善著仍留宁夏帮同都兴阿相机攻克，以资得力。惟据都兴阿奏称贼粮垂尽，止赖纳家闸一带贼堡接济，并恃牛羊孳多藉充军食，杜嘎尔等虽有胜仗，究未能断其接济。著都兴阿、穆图善督饬兵勇或于星夜设法焚其粮食，或于逆贼运道派兵扼扎，使之不得运往，则攻克自必较易。该将军等进攻年余尚未得手，若再迁延，则师老财匮，尤属可虞。著即迅速攻克，以慰

驰系。黑龙江马队调拨已多，未便再行调往。西蒙克西克所部马队前谕驰赴陕西，现在如果情形较松，即著德兴阿、刘蓉迅饬仍回宁夏，以期兵力较厚，拔城更易。宁夏既克，则陕防北路亦可稍松，谅德兴阿等必能顾全大局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8　15—16页）

同治四年十一月戊辰（1865.12.24）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宁夏攻剿吃紧、协饷不继、请饬山、陕、四川等省速筹解济一折。穆图善一军自渡河以后兵勇口分仅发三月，山陕两省解饷既不足数，四川协饷日久未据报解，新募两营月饷，晋省并未解过分毫。现当攻剿得手之际，倘兵勇因饥溃散，贻误非轻。著崇实、骆秉章迅将协济该营饷银筹拨，派员星驰管解赴甘交纳，并著刘蓉、赵长龄、王榕吉将该省应解穆图善营饷赶办两月，迅速委解。其新募两营之饷一并补解，毋得稽迟蒂欠，以收饱腾之效。穆图善一军前经都兴阿奏请无庸赴陕，业经降旨允准，本日据穆图善奏未能骤行赴陕情形，大约相同。即著都兴阿、穆图善仍遵前旨相机进剿，迅将宁夏攻拔以竟全功，毋再稽延时日。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崇实、骆秉章、刘蓉、赵长龄，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58　16—17页）

又谕：前因云南军事方殷，亟须督抚大吏前往筹办，迭经谕令劳崇光、林鸿年相机赴滇。嗣据林鸿年奏报多次，均托词兵饷不充意存观望，现仅移扎叙州，仍未驰赴滇境。劳崇光屡奉谕旨严催，现在曾否由黔前进，亦许久未见奏报。均属任意迁延。兹据有人奏称滇省及东昭尚属粗安，惟久无大员镇抚，马如龙、岑毓英等无所禀承，人心易涣，诚恐日久变生，请另简

大员，迅筹妥办等语。林鸿年由知府擢任封圻，宜如何奋勉图报？乃竟迁延贻误，莫展一筹，即立予罢斥，亦属咎有应得。惟滇事艰危多由于大吏之诿卸，使一经退黜，即可置身事外，转得遂其畏葸自便之私。著林鸿年懔遵前旨，迅即驰赴东昭认真经画，与护昭通镇总兵杨盛宗筹拨兵练随护入省，并可清理盐课厘金以资军食。劳崇光曾否起程？即著星速前往与林鸿年会筹迅办。倘再因循玩误，以无兵无饷藉词延缓，致滇中以久无统属之故又生祸变，必将该督抚从重治罪，仍发滇省效力，不得妄冀朝廷予以斥革转可藉以卸肩也。至滇省与四川毗连，滇垣一日不靖，即川防一日不能安堵。崇实、骆秉章素顾大局，著仍懔遵迭次寄谕，酌筹饷糈源源接济。所有滇中应办事宜，并著崇实、骆秉章与劳崇光等随时筹办。前有人奏马如龙、岑毓英均尚可用，著劳崇光、林鸿年传知马如龙、岑毓英等，令其慎守疆土，共济时艰，毋得怀挟私忿，致有贻误。至林鸿年前奏岑毓英与马如龙意见不合，未能洽洽，恐系奸匪从中构煽各等语，著仍于羁縻之中寓防范之意，是为至要。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8 17—19页）

同治四年十一月辛未（1865.12.27）

谕军机大臣等：杨能格奏营员狡诈把持、侵匿各项、请旨严行惩办并请饬驻泾各营迅速前进各折片。据称陕西宁陕营参将周显承经雷正绾派办营务，支放饷需，辄敢遇事把持，与知州林发深狼狈为奸，致溃军纷至泾州索饷；该员复恐雷正绾参办，辄架词陷害，诬以叛逆重情；嗣见朝廷洞悉其枉，复以“饷绌兵哗，雷正绾泣谕截回”各实情四路上禀，自相矛盾，情节显然；林发深庸懦无能，惟周显承之命是听，是以同词禀报；周显承又截回饷银，欲使各军激变以实前言；雷正绾奉命整顿诸

军，周显承谓廷寄系属假造，且以泾州粮饷有著不肯前赴平固；该参将经手饷项数逾巨万，辄称固原兵变文案遗失，掌管文案之知县孟树森查无下落，藉词捏饰，预为冒销地步，又咨称拨解饷银一万二千两送至泾州二十里铺被回匪抢失无存，而查询并无其事；平日收支册籍均交子侄收用，委员不敢过问；周显承复带兵摊派宁州百姓捐解麦粮，民情惶惑，将致变端各等语。周显承办理营务粮饷既敢狡诈把持，侵蚀帑项，复敢带队勒捐，实属大干法纪。著赵长龄暂缓前赴山西，先赴庆、泾一带将此案秉公查办。如果讯有端倪，即著据实具奏，将周显承革职归案严行审讯。其知州林发深有无通同侵捏情弊，亦著一并查明，请旨办理。该抚甫抵陕西，无所用其回护，务当核实审办以成信谳。原折著钞给阅看。至知县孟树森，据杨能格奏称于溃营之先已赴兰州，并未遇害，亦无遗失文案情事，著杨岳斌饬令孟树森迅赴庆泾一带听候赵长龄查办，不得任其逗留。周显承招集溃勇，前已有旨仍归雷正绾统带，著杨岳斌、刘蓉严催泾州各营迅速前赴雷正绾军营听候调遣，雷正绾一面另拣妥员接办营务。该提督受朝廷如此厚恩，倘再不痛自湔洗，奋勉立功，则国法具在，不能屡邀宽典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刘蓉、赵长龄，并传谕雷正绾、杨能格知之。

（卷159 20—22页）

同治四年十一月壬申（1865.12.28）

又谕：林鸿年奏滇事难期速效、请调员督练洋枪以期制胜一折。据称探闻滇省回练或袭通海，或扰广南，省回马起陇等亦有带兵占住宜良县署之事，并分攻古城、小仓各营寨，杨盛宗所部兵练为数不多，难敷防剿；近闻迤西匪徒多习枪炮，欲图制胜不可无所挟持，请饬李鸿章迅拨李恒嵩来营训练洋枪队等语。著李鸿章传知总兵李恒嵩酌带洋枪旧部练勇数人迅速入

滇，探明林鸿年行营，前往听候差委。至滇事日形反覆，尤须大吏驰往筹办，著林鸿年懔遵本月初七日谕旨星速前进，毋得以守候李恒嵩为词仍复迁延畏缩，自干咎戾。其分扰通海、广南、宜良之回是否即马如龙部伍？何以肆行构变？并著林鸿年传知马如龙、岑毓英妥筹镇抚，毋任别滋事端。其洋枪子药各件，应筹款前赴上海采办，即著林鸿年随时咨会李鸿章查照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0 7—8页）

同治四年十一月庚辰（1866.1.5）

又谕：都兴阿、穆图善奏官军进剿夺获要隘、并历陈联捷办理招抚情形，杨岳斌奏曹克忠进援巩昌、城围立解、并探悉雷营陆续安抚各折片。宁郡踞逆恃其南路各贼堡运粮接济，现经都兴阿等督率将士攻拔贼圩两座，刻下贼粮垂尽，攻剿正易得手。著该将军激励各营兵勇并力进攻，迅拔坚城，毋再迁延干咎。联捷自靖（静）宁专差佐领德清额带有回人持函，来至都兴阿军营声称固原等处回人俱经联捷招抚，现又据灵州马朝清递禀亦愿投诚。德清额先到金积堡与马朝清面议就抚，又到宁郡与贼目相见。都兴阿因马朝清即马化漼乞抚缓军是其故智，且德清额系西安逃兵投效雷正绾军营，何以又持联捷信函入宁城与贼目会商？种种可疑，且恐别有情弊，一面飞咨联捷详细声覆，一面将德清额摘去顶翎押送平罗县看管，办理甚属认真，可嘉之至。著俟联捷咨覆到日，由都兴阿查明德清额所持信函，如系该佐领勾通回逆捏造，懈我兵心，即应就地正法，如系联捷不识事体轻重妄发信函，即著将联捷据实参办。联捷屡有严旨催令出关，不过欲借办抚名目为羁留地步。前奏马化漼投诚各情，朝廷知其不可深信，当经谕令杨岳斌确查具奏。仍著该督遵照前旨严密访查，迅速奏闻，仍一面催令联捷督带

所部迅速西行，毋令逗留甘省滋事，致与该将军该督办理两歧。巩昌城围已解，而该逆尚在郡城附近分股盘踞，正西四十里外贼巢林立，难保不乘间再犯。著杨岳斌严饬曹克忠一军裹粮前进，务将各处贼巢扫除净尽，廓清腹地，以副委任。前据杨能格奏参营员周显承狡诈把持、侵匿帑项各款，当派赵长龄驰赴庆泾一带秉公查办，并令杨岳斌速饬知县孟树森前赴庆泾听候赵长龄查讯。兹据该督奏泾台粮饷异样奇绌，请饬陕西抚臣及庆阳粮台力筹饷项解赴泾营等语。折内所叙周显承出力各情，与杨能格前奏大相歧异，该督此奏自系尚未接奉前旨。现在赵长龄计已起程，著懔遵前次寄谕，将周显承被杨能格奏参各款有无冤抑逐一查明。如何持平办理之处，并著赵长龄会商杨岳斌据实具奏，毋稍偏徇。周显承招集溃勇，前有旨仍归雷正绾统带。泾州存兵无多，所有刘蓉、杨能格接济之饷应否解赴泾营，抑或径解雷营之处，著该抚等会商杨岳斌、雷正绾斟酌，分别遵照妥办。固原州城现为杨大娃子所踞，雷正绾务当奋勉立功，克期攻拔，以赎前愆，并著恪遵前旨将雷恒、李高启迅速解赴兰州交杨岳斌审办。该提督如敢瞻徇亲故，抗玩不遵，则是自外生成，断不能稍从末减也。再，杨岳斌请将道员黎献记名以臬司简放，核与吏部新定章程不符，著交军机处另行存记。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赵长龄、刘蓉，并传谕雷正绾、杨能格知之。

（卷160 27—31页）

同治四年十一月乙酉（1866.1.10）

又谕：杨岳斌奏探闻雷营兵溃、现筹布置并请调邻省援兵一折。雷正绾所部溃变退回固原，迭据刘蓉、杨能格等将大概情形驰奏，曾经谕令杨岳斌妥筹办理，并因甘省兵力单薄，谕令崇实、骆秉章酌度情形将周达武所带十五营抽拨赴甘。兹据

杨岳斌奏称雷营兵溃探报传闻不一，曹克忠一军兵饷不继，该督带赴甘省各营亦不敷分拨，请调周达武援甘等语。周达武带兵向称得力，四川各路军情现尚安谧，自应先其所急调赴甘省，力顾西陲。著崇实、骆秉章即饬周达武统带所部迅速前赴甘肃交杨岳斌调遣，毋稍迟误。其应用饷银即由川省源源接济，不得稍有缺乏。雷正绾溃勇现在是否一律安辑？仍著遵照迭次寄谕妥为筹办。成禄、联捷已否起程？并著催令星速前进。昨据广凤、奎昌奏古城、奇台、济木萨等城业经民勇收复，亟应乘机迅赴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直隶卢龙等县歼擒马贼出力，擢知县宋炳文以知府用，赏从九品张永清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51 3—4页）

同治四年十一月己丑（1866.1.14）

又谕：讷尔济奏巴里坤东西两路贼匪情形一折。据称奇台县知县恒颐带勇西剿，由木垒进至阜康迤西被贼攻扑，众勇溃逃，恒颐不知下落，贼匪现在木垒盘踞等语。奇台、济木萨城垣前月甫据该大臣等奏报收复，此次官兵复行失利，贼势又复猖猖，讷尔济折中并有"奇古一带复失，恒颐不守木垒，轻进济木萨，以致得而复失"之语，是否该二城又经失陷？声叙殊未明晰。关外兵勇全不可恃，成禄、联捷之军屡经申斥仍在甘境逗留，实属疲玩已极。著杨岳斌传谕该提督等迅即整队出关，会同讷尔济等筹商进剿。总期得步进步，为节节进取之计。倘再迁延，国法具在，不能为成禄等稍贷也。讷尔济现派已革防御惠琳与勇目张和会带户勇二千前赴木垒进剿，此等民勇虽不可恃，然藉以牵掣贼踪亦未始非计。著讷尔济激励该民勇等力筹堵御，毋任贼踪日肆蔓延。其勇目张和一名，即准由该大臣赏给五品顶带以资统带。哈密贼匪虽无西犯情形，讷尔济等仍

当严为备御，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巴里坤城击贼出力，擢千总芮林以都司用并赏花翎，武举赵万海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6,1 22—23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壬辰（1866.1.17）

又谕：明绪奏孤城久困、请饬催俄兵助剿一折。伊犁久被贼困，该逆近复分扰锡伯、索伦两营，焚毁囤粮，情形日见猖獗。关内援兵虽已迭次严催，而节节梗阻，尚难克期前进。借用俄兵一节屡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与俄国在京公使商办，该使以事多为难，总未应允。看来该公使于此事未能主持。明绪现令荣全前赴俄国阿里玛图地方与该国领兵官汪达拉勒会商，借兵数百名前来助剿，并借贷粮食火器等物，所筹亦是急则治标之法。即著该将军体察情形妥筹办理，但期于事有济，朝廷亦不为遥制。所请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照住京公使，飞咨西悉毕尔衙门催兵等语，已谕令该衙门办理。明绪身膺重寄，惟当激励兵民同心固守，相机剿办，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62 5—6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癸巳（1866.1.18）

又谕：赵长龄奏遵旨驰赴庆泾一带查办事件。杨能格奏营员带队抢掠、枪毙生员、攻堡淫掳遍毙多命、并带队抢夺粮台饷银各折片。览奏实深诧异。前因杨能格奏参周显承狡诈把持、侵蚀帑项、带队勒捐等情，当经谕令赵长龄先赴庆泾一带查办，如讯有端倪，即将周显承奏请革职严审。兹据杨能格奏周显承亲带三营马队至宁州，亲兵各入民家，抢掠淫掳无所不至，枪毙增生栗承祚，复分队驻酒头堡及太昌城外，将两处百姓抢掠一空，经该州知州张抡文哀求撤兵，周显承不允，令游

击张润槐往东乡良平镇店头堡，堡民闭门不纳，委员裴辅晋在彼办粮，启门放兵勇入，百姓逃避，死伤无数；凡近店头堡之庄堡多处均被抢掠，并路劫布客，声言即往北乡；闻雷正绾到泾，周显承始行折回，仍留二营分扎南北乡，又将河南解存陕西藩库协饷银三万两在长武县库内带队劫去。似此丧心病狂，倚势虐民，大为地方之害，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周显承著即行革职，交赵长龄拿问。其同恶相济之游击张润槐、把总裴辅晋均著革职，一并归案审办。赵长龄现由西安赴庆泾一带，著即将周显承等提解，秉公逐款审办，毋稍宽纵。周显承如有不服拘拿情事，或至激成祸变，著杨岳斌、雷正绾、杨能格派兵严密防范。雷正绾现已到泾，著将周显承招集之溃勇并所带各营妥为抚驭统带，相机进剿。其留宁州之二营著即撤回，毋任别滋事端。杨能格折片著钞给杨岳斌、赵长龄阅看。正在寄谕间，据杨岳斌奏请派刘蓉节制泾州各营、驻扎长武等处一折。刘蓉现已仍署陕西巡抚，岂能出省远驻长武？周显承所招溃勇本系雷正绾旧部，仍归雷正绾统带，自无兵将不习之虑。雷正绾受朝廷倚任之重，务当振刷精神力图报称，固原、平凉、泾州等处均须兼顾，若有疏失，惟雷正绾是问。杨岳斌另片奏曹克忠一军未能调赴东路，伊犁军械请俟驿路通畅再行补制解往各等语，均著照该督所请办理。又片奏请将甘省秦州一带叛产变卖充饷，著即督饬藩司遴派公正员弁认真经理，期于兵民两有裨益，毋任吏胥舞弊。其陕西各处叛产如何办理之处，著刘蓉迅速妥筹具奏。杨岳斌片著钞给刘蓉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赵长龄、刘蓉，并传谕雷正绾、杨能格知之。

（卷162 9—12页）

又谕：寄谕陕西巡抚赵长龄。本日据杨能格奏周显承劫

饷、扰民各节，业经有旨将周显承革职拿问，谕令该抚秉公查办。正在寄谕间，复据杨岳斌奏“雷正绾部下精兵健卒均经泾州收集，若使军械足用，即可责其立功，惟与雷正绾互有猜疑，暂难合并；若迫使听雷正绾调遣，军心惶惑，哗溃堪虞”等语，与杨能格所奏词多歧异。杨能格所参周显承各节如果属实，必须秉公执法严惩。雷正绾业已回驻泾州，该提督旧部能否恪遵调度，抑或军心涣散，雷正绾竟难挽回？赵长龄现赴泾州，著即将雷正绾军营近日情形严密访查，据实具奏。如雷正绾挟回自重，该将领等无所适从，则泾州各营自应另行派员统带。曹克忠威望颇著，如能接统其众，即著知照杨岳斌，一面奏闻，一面调派。如曹克忠不克赴泾，杨岳斌即当另派妥员前往接替，毋误事机。该抚于此事务当妥慎办理，不可稍涉偏执，以顾大局。杨岳斌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卷162 12—13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乙未（1866.1.20）

又谕：杨岳斌奏遵查联捷被参各情暨西路告急、请催大兵出关各折片。哈密办事大臣联捷奉命出关剿贼，乃敢沿途骚扰，逗留不前，实属可恶。本日已明降谕旨将联捷降为蓝翎侍卫，无庸帮办成禄军务。著杨岳斌传知联捷迅赴成禄军营听候调遣，其所带马步各队均著交成禄节制。至西路军情正当告急，成禄总未带兵出关，殊属懈弛，著懔遵迭次谕旨克日西行。如不知力图报称，有意迟延，则联捷覆辙具在，必当一并执法严惩，不能稍从宽贷也。联捷前次奏称在好水川一带招抚四十四村回户，匪首马化漼亦来乞降等语，朝廷虑其为该逆所绐，曾谕令杨岳斌斟酌妥办。现在联捷已令西行，自不敢藉词抚回再稽进发，所有一切剿抚事宜，著责成杨岳斌妥为筹画，

务当分别良莠，相机而行，不得稍有贻误。都兴阿等前因联捷专差佐领德清额持函议抚情节可疑，曾将该佐领摘顶拘留，现在联捷咨覆已否到宁？并著都兴阿、穆图善详察情形，与杨岳斌妥商办理，毋堕回匪狡计。至雷正绾一军，迭次谕令收合溃卒，重整军声，力图剿贼，此时若令统兵出关，则朝令夕改，非特无所适从，且恐滋其疑惑，殊为非计。杨岳斌所请量为变通之处，著毋庸议。鹤龄一军缺饷，军士困苦颠连，甚为可悯。著杨岳斌宽筹饷项，源源接济，催令随同成禄出关，毋任逗留。其成禄等军，并著杨岳斌设法济饷俾资饱腾，不得稍有缺乏，致令有所藉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2 21—22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丙申（1866.1.21）

又谕：刘长佑奏驻扎甘肃花马池之直隶官兵二千名多由提标宣化、通永、天津各镇标及省标派往，现在关外马贼充斥，沿边防务紧要，直隶兵力不敷分布，请将此起官兵遣撤归伍，俾资派拨等语。前据都兴阿奏翁同书病故后此军已派景廉接统，著都兴阿酌量情形，所有驻扎花马池之直隶官兵能否遣撤归伍，抑可抽拨另支劲旅前往接替之处，即行妥筹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62 26—27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己亥（1866.1.24）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黎献营勇溃散并陈甘凉贼势、成禄奏凉州剿贼情形、派队驰援永昌、请饬文麟督办粮台、联捷奏回目投诚各折片。黎献一军向尚得力，此次进剿肃州逆匪因火药失火延烧，后路粮台又被贼攻破，军心不固，旋即溃散。该道员督率无方，著先行摘去翎顶以示薄惩。现在官军新挫，逆焰愈张，该营存兵仅止二千余名，难成劲旅。著杨岳斌一面

责成黎献收抚溃卒，会合各军协力堵剿，重整军威，一面即饬总兵王仁和管带之军迅速由平番一路节节进剿，以为西军后路声援。此时河西三郡贼势日益蔓延，若不早筹扫荡，恐与关外之贼连成一气，收拾更难。杨岳斌务当统筹全局，选派得力将弁，添调劲兵实力进剿，毋误事机。成禄一军迭次剿贼不无微劳，该提督现在已抵凉州，著即督率所部迅速西行，倘再藉词逗留，定行从重治罪。联捷所部各营前已有旨并归成禄统带，著即催令前进，毋任迁延。鹤龄一军前经杨岳斌奏请留于甘肃，未经允准，著杨岳斌仍遵前旨严催鹤龄一军随同成禄星速启行。所有成禄等军饷需，除已饬四川、山西筹解外，杨岳斌亦当设法源源拨济，俾利遄行，毋令该军士等有所藉口。南山贼匪窜逼永昌，成禄已饬马天祥等军拔队赴援，并著杨岳斌分兵兼顾，毋使滋蔓。陕调镇迪道文麟前已令其随同成禄出关，兹据成禄奏称"请于甘肃藩臬中派一人总理该提督粮饷事务，并令文麟督办行营粮台，设局转运"等语，著杨岳斌酌量办理。宁灵攻剿亦甚紧要，成禄所请饬都兴阿派拨马队之处，著毋庸议。至联捷所称甘肃回目穆生花、陕西回目孙义漳率领各路回目递禀投诚，并宁、灵两城回民禀请求抚，由联捷将各回首禀词钞录进呈，著都兴阿、穆图善、杨岳斌斟酌情形办理。此等回众如系甘心倡逆，或曾经踞城戕官，焚掠残杀，及屡经投诚反覆难信者，罪在不赦，断不可轻行议抚，致贻后日无穷之患；若其中果有畏祸被胁、出于势不得已者，自应准其投诚，以示区别。总须详加察看，分别良莠，不可预存成见。联捷所呈回禀七件，均著钞给都兴阿、杨岳斌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2 33—35页）

又谕：前因逆回有北窜碛口之信，该处防务紧要，迭经谕

令桂成统带所部官军移防磴口俾资扼堵。 兹据德勒克多尔济等奏称花马池时有回匪窥探，较前尤为吃紧，桂成到防两月，逆回已出边数次，均经蒙兵击退；权其轻重，自应先其所急，请仍饬桂成驻扎花马池以昭慎重各等语。所有桂成一军即著仍驻花马池地方实力严防，毋稍疏懈，并著都兴阿、穆图善酌量情形，严饬在防各军与桂成各军协力守御，互相援应。其包头镇添设官兵二百名仍著归桂成统辖，以期声势联络。宝丰、平罗、磴口等处都兴阿等均已分兵驻守，磴口要隘并经桂成会同贝子扎那格尔第派兵堵御，惟恐兵力尚单，著都兴阿、穆图善速行知照阿拉善王贡桑珠尔默特，就近添派劲兵严防磴口，与在防各军会合堵御，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2 36—37页）

又谕：杨岳斌奏酌定川省月协饷银数目，请饬照数筹拨等语。川省应拨甘肃、新疆等处月饷合计不下二十万两，为数甚巨，该省现在防务未清，厘金减色，若令将迭次准拨之款全数筹解，固属力所不能。而甘肃、新疆等处需饷甚多，若每月仅解银一万两交杨岳斌酌量匀拨，杯水车薪，其势万难分给。杨岳斌现在酌定数目，请饬月拨甘省三万两，在川省既易于筹措，而甘省亦得稍资转输。著崇实、骆秉章按照杨岳斌所定饷数，除鹤龄军饷照旧由川省筹解外，每月再筹银三万两，解交秦州，由杨岳斌斟酌庆阳、新疆等处情形分拨提用。甘肃、新疆各处用兵甚亟，该处地方瘠苦，每以协饷未到致令军士枵腹荷戈，时虞哗溃，川省若再不力顾大局筹济饷需，则各营势将瓦解，必致决裂不可收拾，则川省亦不能辞咎也。崇实、骆秉章务须按照此次酌定数目源源接济，不得稍有减少致误要需。至鹤龄一军现亦因川饷久缺不能西进，该营亦极形困苦，崇实、骆秉章即将应解该营军饷迅速筹解，毋再迟延。将此由五

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2 37—38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癸卯（1866.1.28）

赏降调甘肃镇迪道文麟蓝翎侍卫，为哈密办事大臣。

（卷163 6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甲辰（1866.1.29）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官军接仗大获全胜并会宁肃清各折片。巩昌府城于十月间解围后，该逆仍麇聚于城西四十里外熟阳城地方，复经曹克忠督饬所部张在山等跟踪追剿，生擒逆匪马魁等多名，并将董家堡等处贼巢一律平毁，剿办尚属得手，现在该逆被剿穷蹙，迅据贼供有率众东窜之语，著杨岳斌饬令曹克忠迅率各军分投追剿，务期扫尽逆氛，毋留余孽。会宁虽已肃清，各路余匪恐仍乘间窜扰，并著杨岳斌檄令李助发等认真搜捕，务绝根株。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平毁董家堡贼巢，予提督张在山等优叙。

予甘肃盐官阵亡游击吴德富等祭葬世职。

（卷163 6—7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庚戌（1866.2.4）

又谕：武隆额奏塔城近日打仗情形、请饬科布多安设台站拨给麦粮、并土尔扈特兵私行潜逃各折片。回匪盘踞礼拜寺内，恃有哈萨克援解牵掣官兵，经武隆额派令布尔和德会同转世喇嘛迭次击退外援，夺获牛羊无数，剿办甚属奋勉可嘉。现在该逆困踞寺内，为数无多，著武隆额督饬各军合力围攻，悉歼丑类，毋任久踞。哈萨克贪利助贼，情殊可恶，惟人数众多，去来无定，势难悉加诛灭。武隆额当一面督军追剿，一面设法解散，免致勾结为害。土尔扈特亲王策林喇普坦所带官兵辄敢私自潜回游牧，此等怯懦无能之辈，即责令剿贼，亦必不能得

力。该亲王前经理藩院议请革爵，业已降旨允准，即可免其再行置议。乌梁海蒙古地方，前经锡霖等奏明添设台站以便驰递文报，该处现在并无匪踪，且据武隆额差弁呢柯布、双成等往返如常，道路并无梗塞，广凤、奎昌何以辄将该处台站裁撤，致文报军饷等项全行阻滞？广凤、奎昌著先行交部议处，仍著将乌梁海台站赶紧安设，遇有文报立时转递，并将赓音布等管解之塔城饷银二万两迅速派兵护送。倘再不顾大局，任意推诿，定行从严惩处。武隆额前经咨调科布多战箭铅丸等件，并著酌量拨给以资攻剿。塔城军务紧要，兵民饥困，亟应拨济粮食以固军心。武隆额请于科城仓存项下借拨小麦五千石，即著广凤等照数拨给，护解塔城。倘科城存粮不敷，即著派员于归化城一带设法采买，应需银两即于各省解到新疆饷内提用。并著赶紧办理，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3 31—32页）

以塔尔巴哈台城解围，赏领队大臣图库尔等花翎，笔帖式吉勒图堪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

以援剿塔尔巴哈台贼匪出力，赏厄鲁特休致副总管毛哈拉二品顶带。

（卷163 33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壬子（1866.2.6）

又谕：赵长龄奏札调已革参将周显承等赴陕审办并密陈雷正绾军营近日情形一折。周显承被参各款经赵长龄迭派妥实员弁驰赴泾宁一带明查暗访，据称周显承狡诈把持、侵匿帑项尚未得确实证据，而于带队抢掳、滋事酿命各节则众口一词，怨声载道。是周显承劣迹业已昭著，亟应逐款查办以肃军律。赵长龄因泾州系周显承等屯兵处所，现驻西安省城札调周显承等查讯，自系为慎重起见。周显承本系革职拿问之员，如已遵调

赴陕，赵长龄自不难向其严切根究；如该革员托故逗留或抗不遵调，赵长龄仍应遵照前旨驰赴庆泾，提集人证秉公查办。该抚如虑到泾州时或有掣肘之处，即酌带阎文忠亲兵一营前进，督同谭玉龙传旨将周显承拿问，谅不至有他虞。此时务须持平办理，兼顾大局，使兵民之心均皆折服，方为妥善。周显承现在泾州督办各营粮饷，著杨岳斌迅即另委妥员前往泾州接替，并著该督严饬周显承恪遵谕旨，听候赵长龄查办，毋得藉端狡展，自干重咎。雷正绾亲随队伍，据赵长龄奏现止雷恒马队二三百名、李高启步兵四五百名分驻金积堡等处。雷恒、李高启二员前经降旨交杨岳斌审办，雷正绾总未将该二员交出，亦未将作何办理情形据实具奏，殊不可解。著杨岳斌、刘蓉等传谕该提督务将雷恒、李高启设法押赴兰州，交杨岳斌审明办理，如敢任意抗延或有心庇护，即著从严参办。西安距兰州甚远，赵长龄奏称文报往返动需四五十日，中途尤虑遗失，请将查办事件一面据实奏闻，一面飞咨杨岳斌查照核办等语，著照该抚所奏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4 4—5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丙辰（1866.2.10）

谕军机大臣等：昨因盛京将军恩合于马贼猖獗莫展一筹，又复始终讳饰，降旨将其革职留营。本日复经明降谕旨以都兴阿调补盛京将军，其甘肃军务即令穆图善督办矣。现在奉天贼势甚张，文祥、福兴督带京兵及直隶、吉林、黑龙江马步各队驰往剿击，军事正形吃紧，都兴阿著即迅赴新任会同文祥等实心办理，并将地方营伍及讳盗官吏力筹整饬，以期日有起色。惟宁夏军务亦关紧要，兵力本单，该将军接奉此旨即迅速部署，将所部将士交与穆图善统带后轻骑减从驰赴奉省，不得抽拔所部带往，致宁夏兵力益形单薄，剿办更无从著手。穆善图

既督办军务，责无旁贷，务即激励兵勇迅将宁夏府城克日攻拔，以期次第剿除，廓清群丑，毋使兵力为一隅所牵致滋劳费，并著随时与杨岳斌联络声势会商妥筹，以期无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4 14—15页）

调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都兴阿为盛京将军，未到任前以正黄旗汉军都统福兴署理。命宁夏将军穆图善督办甘肃军务。

（卷164 17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己未（1866.2.18）

又谕：杨岳斌奏熟筹甘省分道进剿布置情形并陈雷营兵变始末、遵保堪任粮台各员、派员赴川陕及本省分路劝办捐粮各折片。甘省贼众兵单，回匪占踞三城，地势广袤，自应统筹全局，会合陕省兵力，分别缓急情形以定进剿先后。杨岳斌拟令曹克忠等先行会攻宁夏，令张在山、谭玉龙等分路进剿灵州，俟北路平靖后再行南剿狄河等处，并请饬令陕省各营分路移扎甘省防剿，所筹均合机宜。杨岳斌俟布置稍定后拟即出省，先赴北路，自应首往灵州一带，将此路肃清，则宁夏、固原两处之气可通，南北援应均可灵便。仍著该督察度情形，何路吃紧即先驰往何路援剿。至陕省各营兵勇与其防守本境，何如进剿甘回，肃清邻疆，即以自固藩篱？著刘蓉即饬鄜、定一带防兵进驻庆阳，并饬泾、平各营归谭玉龙统带由固原进剿灵州，俾回匪各路均有牵制，不得四出蔓延阻止官军进攻之路。该督所陈雷正绾营兵溃始末情形较为详尽。雷正绾前在军营带队奋勇，屡克坚城，歼除巨股贼匪，朝廷因该提督为部下李高启、雷恒所误，屡经降谕明白开导，曲意保全，并令赵长龄驰赴泾州将周显承与雷正绾交涉各案讯明办理。著赵长龄即行驰往该州就近查办，并剴切晓谕雷正绾，令其将雷恒、李高启速行交出，

听候讯办，不可代人受过，致负朝廷始终成全之至意。至雷正绾与周显承同在一路附近军营，积不相能，互相讦告，势必激成事端。若令雷正绾前往宁夏军营随同穆图善办理军务，该提督与穆图善前曾同隶多隆阿麾下共事有年，谅可合力同心，共为国家出力。此系朝廷曲示保全之苦心，著杨岳斌、刘蓉斟酌情形速行覆奏。如果事属可行，即著先将朝廷恩谕宣示雷正绾，令其酌带随身弁勇迅赴宁夏军营，仍著将朝廷委曲保全之意向该提督宣示，令其感激图报。并传谕该提督不可专事招抚，懈于防剿，致为回匪所乘，贻误事机。至周显承前在泾州力行防堵，并招抚溃勇回营，转危为安，若目以图谋兵柄等情，何以明赏罚而服人心？周显承现已亲赴西安听候查讯，尚无跋扈情节，其把持、诬陷各情有无确据？赵长龄驰抵泾州后不难逐细访查，以期折中至当。并著杨岳斌绕赴庆、泾一带会同赵长龄秉公查明，据实具奏。现在泾州军士议论沸腾，赵长龄若不从公剖断是非，但以颟顸了事，希图速离陕省，设或贻误大局，咎将谁归？至周显承在泾州以搜括粮米为劝捐，恐闾阎被害者多或至激而生变，杨岳斌请令周显承劝办粮米，殊非所宜。该革员现已赴陕听候查办，所有劝办粮米事务即著责成谭玉龙办理。如谭玉龙不能得力，并著杨岳斌另派妥员接办。现据杨能格奏称周显承前在宁州有带队抢掠，枪毙生员，攻堡淫掳，逼毙多命，被害绅民一千余户之多等语，是否确实？并著赵长龄会同杨岳斌查明覆奏。杨岳斌所参杨能格于支放各营月饷不分劳逸缓急，于庆阳防军粮饷无缺而雷营前敌不过稍为点缀，于泾州各营竟隔膜相视，以致泾州各营势将再溃；本日复据刘蓉密奏杨能格不顾国家公义，罔上行私，淆乱黑白等款。粮台支放饷需总宜相度缓急，秉公匀拨，该臬司如果有挟私偏袒及与泾营专事抵牾、不顾大局各情，即著认真确查，严

参惩办。现在泾州军心危疑，恐激事端，杨岳斌、赵长龄务当秉公密查，不准稍涉含糊泄露，致贻后患。懔之，慎之。至粮台支发军饷关系军心安危甚重，如杨能格实有偏袒误事之处，并著杨岳斌、刘蓉随时参奏。泾营缺饷甚久，仍著杨岳斌、刘蓉设法筹济以安军心。魏添应所部虚伍甚多，此军既归杨能格节制，何以如数给饷，不行查核？著杨岳斌查明具奏，一面将魏添应勒赴本任。如查有劣迹，再行严参，一面另派得力之员统带该营将士。至泾营将士既不愿归雷正绾督带，著杨岳斌即饬谭玉龙统率，以释群疑而服众心。杨岳斌折著钞给赵长龄阅看。刘蓉折并杨能格片，均著钞给杨岳斌、赵长龄阅看。杨岳斌所派道员英奎等分赴川陕办理捐输粮饷事宜，并委员在甘省分路筹办军粮等务，均著如所请行。都兴阿昨已有旨补授盛京将军，现尚未经启行，所有雷正绾随同穆图善办理军务于大局有无窒碍之处，并著都兴阿、穆图善会商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4 25—30页）

又谕：杨能格奏饷需支绌、请严催各省协济庆阳专饷并请先拨晋省饷银一折。甘肃庆阳粮台饷需，前经熙麟、文煜奏准指拨四川、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各解银三十万两以资协济，各该省于奉拨后总未能源源接济，经杨能格屡次咨催，仍复视为故常，宕延不解。现在雷正绾已招集三十余营并归前敌，迅图进剿，各该营甫经安辑，全赖饷需充足方足以固军心，且溃散新集之后一切军械等件均须整顿，需用倍增，而庆阳马步十余营积欠之饷又已数月，士卒饥寒交迫，枵腹荷戈，情形甚为可悯。甘肃各营屡因饷需不继，致有哗溃之事。此时庆阳粮台万分竭蹶，各该省若再不顾大局，膜视饷需，必至再有哗溃，关系非浅。山西省距甘较近，拨解较速，著王榕吉即将奉拨庆阳

粮台专饷三十万两欠款内迅速拨银十万两，务于明年正月内解到庆阳，并严催河东道将乙丑纲欠饷亦于正月内赶解两批前赴庆阳，不得稍有迟缓。并著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各将该省奉拨庆阳专饷三十万两内欠解之款迅速筹措，克期起解，不准再有推诿，贻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以甘肃萧河城等处迭破贼巢，赏副将范子湘、石绍文、阮金发、蒋可仁、参将田大胜、黄大兴、游击汪寿珍、曹佩兰、潘有元巴图鲁名号，游击汪占元等花翎，知县缪宝钧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164 30—31页）

同治四年十二月庚申（1866.2.14）

谕内阁：马新贻奏甄别庸劣不职各员、请分别革休改教一折。浙江湖州府乌镇同知谦益心地糊涂，信任丁役；东阳县知县刘养中年老才庸，难期振作；候补府经历孟传纶、上虞县县丞曹缙书年力就衰，艰于步履；均著勒令休致。太平县知县黄湛莹才识短浅，舆论平常；即用知县梁士鹤性情迂拘，难膺民社；均著以教职铨选。候补知县姚绍唐操守平常，兼有嗜好；候补县丞汪鉴、补用府经历朱桂藻居心卑鄙，操守不洁；候补县丞廖受常、黄海静、唐凤标、试用未入流郭俊、闲用典史黄观浚、试用巡检王文典人俱庸暗，嗜好亦深；试用巡检杨以松、尽先从九品杨继曾办事荒谬，居心险诈；均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卷164 33页）

又谕：林鸿年奏维西官军连克府州城池一折。云南维西官军久为贼匪所困，经知府陆希曾等督兵会攻，旬日之间将鹤庆、丽江两城先后攻克，剿办尚为得手。现在该员等督练攻打

邓浪，机有可乘，著林鸿年飞檄迅速进兵，为节节扫荡之计，并饬岑毓英防范省回，一面筹办西路，杨盛宗等分路进攻永、姚两处贼巢，进规大理。至楚雄兵力尚单，并著迅筹添兵以资策应。林鸿年务当懔遵迭次谕旨迅速入滇，相机调度，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予古城殉难千总郝怀瑾祭葬、世职加等。

（卷164 35—36页）

同治五年正月甲子（1866.2.18）

又谕：本日据穆图善奏宁郡回匪悔罪投诚、郡城业经收复、现因办理不善恐酿事端一折，另片奏都兴阿因病请假调理，宁郡善后事宜仍当妥筹办理等语，并据都兴阿奏收复宁夏郡城、现将查办大概情形驰奏一折。回目马万选等恳请投诚，经都兴阿会同穆图善批准，勒限献城缴械。据穆图善奏称该回众于十二月初二日俱已遵批将城池圩卡全行撤空，各堡回人俱移驻纳家闸一带，缴出枪炮刀矛多件，并陆续呈缴银米，将倡乱之千总纳万有送营正法。是该回等已属真心悔罪，何以都兴阿将留营办缴银米之回目保立等十一人诛杀，并于十五日督带陈天佑等入城，各兵勇即行抢杀？殊不可解。都兴阿是否因该回等逾限至初七日始将圩卡撤退献出郡城，且城内尚有回民逗留，迹涉可疑，是以督队入城诛洗以杜后患，抑系另有别情？著即将前后办理实在情形明白回奏。都兴阿前已调补盛京将军，兹据奏称病势较前尤增，恳请赏假调理等语。现在奉省马贼猖獗，都兴阿当恪遵前旨速赴新任，毋庸给予假期，以重职守。穆图善现任宁夏将军，责无旁贷，所有纳家闸等处回众如何妥筹善后之处，著即责成穆图善妥为办理，毋令已成之局又生他变。其宁夏郡城防守事宜仍应认真筹办，以备不虞。所请另简大员来营查办之处，著毋庸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

之。

（卷165 8—9页）

又谕：宁夏一城久未攻拔，兹因回目马万选等悔罪投诚，经都兴阿会同穆图善批准，该回目于十二月初二日将城圩献出，并呈缴器械军火等件，该回等暂移住城外之纳家闸听候安插，自应乘机利导，予以自新。兹据穆图善奏都兴阿于十五日卯刻派员提拔该将军所部队伍，并将逆裔之回目保立等悉行诛戮；是日酉刻，兵勇又复入城焚烧杀掠，提督黄金山等弹压不从，宁夏城内火光烛天，居民烧毙者无数，并将已交银米抢掠殆尽等语，而都兴阿折中并未将兵勇入城情形声叙。是否回情中变，抑因各营兵勇彼此猜疑，致相攻杀？此次回众投诚系都兴阿、穆图善会同办理，其情节不应参差若是。兰州距宁夏尚近，杨岳斌谅有所闻，著该督迅将该处情形详细驰奏，以慰廑系。穆图善折片、都兴阿折均著钞给杨岳斌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寻奏：查由兰州以至宁夏中间多为回氛阻隔，传说无稽。俟得确耗再行具奏。惟纳家闸事关紧要，恳专饬穆图善布置。得旨：纳家闸安插事宜，屡有寄谕责成穆图善妥办。其都兴阿、穆图善办理宁郡回匪投诚剿抚两歧，仍著确查，据实具奏。

（卷165 9—11页）

同治五年正月乙丑（1866.2.19）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巴里坤需饷甚亟，谕令德勒克多尔济将现存税银一万两俾解乌城，以便讷尔济就近迎提。兹据讷尔济奏称巴里坤驼只无几，难于转运粮石，拟由附近巴里坤一带采办兵粮，请饬绥远城将军拨归绥道库税银解赴乌里雅苏台等语。著德勒克多尔济即将前拨杀虎口存储归绥道库税银一万两派委妥员迅速解往乌城，交明谊查收，一面知照广凤、奎昌饬

令科布多站员妥为护送，以利遄行，并著讷尔济派员赴乌城就近迎提至巴里坤应用。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巴里坤守城出力，赏游击凌祥等花翎，外委刘汉章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65 14—15页）

同治五年正月己巳（1866.2.23）

又谕：都兴阿奏宁郡回逆投诚、将前后办理情形缕晰详陈一折。览其所奏，与穆图善前奏相符。都兴阿因该回等未能遵限献城，且城内逗留回人不少，所缴马匹又皆疲乏不堪，并非战马，该匪等首鼠两端，都兴阿将保立等正法，并带队进城搜查驱逐，恩威并用，所办甚属认真。现在城南各营布置已妥，回众亦甚安静，都兴阿自请从重治罪之处，著加恩宽免。惟奉省贼势猖猖，亟盼该将军会同文祥等督兵进剿，著恪遵迭次寄谕，星速起程驰赴奉省，以副委任。穆图善身为宁夏将军，且有督办军务之责，所有宁夏善后事宜及纳家闸安插回众诸务，穆图善务当斟酌轻重缓急妥协办理。联捷业经革职，应即遵旨随同成禄出关剿贼，谅不敢再行干预办抚为逗留计，穆图善切不可再信其言致误大局。都兴阿离营后，穆图善责无旁贷，设或善后一切事宜未能周妥，致已成之局又生他变，届时纵思诿过他人以善自文饰，朝廷惟知治穆图善以办理不善之罪。杜嘎尔本系宁夏副都统，所统马队数百人仍留宁夏军营最为得力，著都兴阿斟酌情形妥筹调拨，迅速奏闻。都兴阿前往盛京，随身亲兵可以酌带，惟所募之勇须酌量裁汰归并穆图善军营，不可带往盛京。至收复宁夏时藉势烧房抢掠之兵勇，著穆图善严密访查，将为首滋事者正法以肃军律，不准含糊了事。宁夏府城业已收复，亟需文武员弁前往料理，著杨岳斌严饬道员三寿、知府孙家珏等速赴本任以重职守，毋任迁延。将此由六百

各里谕令知之。

（卷165 19—21页）

同治五年正月庚辰（1866.3.6）

谕军机大臣等：赵长龄、刘蓉奏犯陕回逆回窜平固、泾防缺粮、庆台勒捐不解一折。据奏前窜陇州逆回经官军奋击迭胜，该逆已由灵台、崇信一带窜回平固，惟泾州粮饷缺乏，杨能格将绅民捐定粮石勒解庆阳，不准运解泾州，庇护雷正绾，通同一气，专与谭玉龙龃龉等语。杨能格自参劾周显承后，与泾州营将积不相能，若仍令管理庆阳粮台，恐难得力，本日业经明降谕旨，杨能格毋庸办理庆阳粮台，即著林寿图迅速驰赴庆阳接办粮台事务，并准其专折奏事，将各营粮饷酌度缓急均匀拨解，以利军行。其陕西藩司一缺，著刘蓉派员署理，以便林寿图交卸前进，并著杨岳斌檄饬杨能格，俟林寿图到庆阳接替后即赴甘肃臬司本任，仍一面听候杨岳斌等查办，毋许逗留。宁夏府城虽已收复，穆图善尚须督兵规取灵州及金积堡等处，自应厚集兵力藉资攻剿。雷正绾应否调赴宁夏军营随同穆图善办理军务之处，著杨岳斌、刘蓉遵照前旨迅速覆奏。前据刘蓉奏雷正绾马步不过千余，兹据赵长龄奏谭玉龙将迅字五营拨交雷正绾带赴平凉，统计雷正绾所部仍不下二三千人，若竟断其接济，是激之使变也。林寿图仍当斟酌情形量为解济，俾免哗溃滋事。赵长龄另折奏查讯大概情形，飞咨杨岳斌前赴庆泾会查具奏等语。逆回逼近兰州，防剿正当吃紧，杨岳斌一时恐难出省。赵长龄若必俟杨岳斌到泾会查，转恐耽延时日。著恪遵迭次谕旨迅赴泾州，将周显承被参各款及所供各节秉公查办。近来外省积习往往偏执己见，回护前说，赵长龄务当破除情面认真查讯，一秉大公，毋得稍涉瞻徇致负委任。正在寄谕间，据雷正绾奏陈甘省现在情形并布置前敌、灵州回众乞抚各折

片。所奏先取灵州以剪河狄之羽翼各情不为无见。灵州回众能否将马化漼父子捆献投诚？雷恒、李高启曾否解到？著将雷正绾折片钞寄杨岳斌阅看，由该督酌度现在情形妥筹办理。杨岳斌奏联捷因病出缺，所部马步各军暂行分别管带等语。除联捷系革职之员毋庸议恤外，所有黑龙江马队即著照杨岳斌所请檄调来省藉资训练。如查有疲乏不堪策应者，仍当随时遣撤以节糜费。其定字营勇现已就食泾州，著暂归谭玉龙兼管以资钤束，所需饷项仍著林寿图酌量接济。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赵长龄、刘蓉，并传谕林寿图知之。

（卷168　17—20页）

同治五年正月辛巳（1866.3.7）

谕：……张逆窜向新野一带，迭经谕令吴昌寿督饬马德昭与宋庆等军前后夹攻，著即督饬该总兵等实力攻剿，毋再任其狂窜。刘铭传一军曾国藩令其赴黄州协剿，李昭庆马队应即饬赴河南助剿。张树声已简放直隶按察使，现在刘长佑赴三屯营防边，直隶办理南路防务需人，如张树声到任，即可令李鹤年交替赴湖北新任。著曾国藩咨会李鸿章迅派妥员接署徐海道，催张树声赴任以重职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陕西巡抚刘蓉奏陕省叛产变买充饷窒碍难行。得旨：即著设法招垦纳租，认真筹办，务使野无旷土，以裕国课，为经久之计。不得徒托空言一奏塞责。

（卷167　3—4页）

同治五年正月癸未（1866.3.9）

又谕：刘蓉奏覆陈雷正绾情形、饬令前赴穆图善军营并击退窜扰陇州回匪、筹济甘省军粮、请催四川筹解捐银、杨能格误事情形各折片。逆目马泳和假冒官兵由固原绕路回至陕边，扑扰泾州，经泾防将士戮力同心立时击退，剿办尚属认真。

现在固原等处回匪盘踞数万，意欲乘此春融气暖纷窜陕疆，著刘蓉督饬防边将士实力堵御，毋稍松懈。固原、平凉一带为陕省赴甘大路，回逆麇聚其间，声息阻隔，兰州省垣米粮因此奇窘，势成坐困。刘蓉现拟派兵由平凉进剿，疏通甘省粮路，实能不分畛域，力顾大局。并著杨岳斌酌带亲兵数营，督饬曹克忠巩昌之军进捣固原，与刘蓉所派刘玉兴、谭玉龙进剿平凉之师前后夹击，先清东面，以期疏通粮路。雷正绾既经刘蓉传知令赴穆图善军营，所有该提督部下将士及逃赴泾州之亲兵并平凉赴泾之勇丁，均著杨岳斌、刘蓉饬令并归谭玉龙统带，俾有约束，免致散而无纪。刘蓉所参杨能格分拨各营粮饷不均并营私侵蚀各情，著杨岳斌确实查明，会同赵长龄覆奏。刘蓉原片著摘钞给阅看。昨已有旨令杨能格回甘省臬司本任，庆阳粮台事务令林寿图接办，现在泾州需饷甚急，即著刘蓉迅饬林寿图拨解饷银接济，毋稍延误。四川前办劝捐援甘银两，本日已寄谕崇实、骆秉章迅解十万两赴陕。刘蓉所请撤去庆阳粮台，由该督择员经理以免分歧之处，著杨岳斌、刘蓉会同酌度情形，奏明办理。原片著摘钞给杨岳斌阅看。刘蓉仍当由陕省随时筹拨银粮源源接济，不得稍涉推诿。所陈穆图善偏于主抚情形，本日已密谕该将军，令其详慎斟酌，不可偏听误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7 7—9页）

又谕：前因宁夏收复，所有善后事宜及纳家闸安插回众诸务迭经谕令穆图善妥协办理。现闻灵州逆回亦有投诚之信，该将军务当熟察诚伪，认真筹办，不可偏重抚议堕贼狡计。雷正绾与周显承等意见龃龉，已令其酌带随身弁勇迅赴宁夏军营随同穆图善办理军务。穆图善与雷正绾共事有年，想必能戮力同心扫除贼匪。惟该提督近来专以招抚为事，恐为孙义和、赫明

堂、穆三、杨大娃子等所蛤，穆图善总当遇事详慎体察，毋稍偏徇，庶操纵有权，机谋不至宣泄。雷正绾何日抵营，并著穆图善随时具奏。灵州为首各逆必应擒获正法，其投诚之众非将军械马匹全数呈缴不准收降。经朝廷再三诰诫，该将军如不能悉心体会，冒昧从事致贻后患，必惟穆图善是问。此系密旨，著不准一字泄漏。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前因甘肃军务紧急，需饷甚殷，曾经谕令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按月派定协饷数目源源接济。兹据刘蓉奏称杨岳斌所部亲兵断炊饥困，且泾州防军以及穆图善、曹克忠、成禄等营皆须量为兼顾；乃半年以来各省欠解甘饷积至四十余万两之多，各军饥困不堪言状，若再不筹解济，哗溃立见；请饬催各省迅解等语。即著官文、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李瀚章、郑敦谨迅将同治四年欠解甘军月饷及本年按月应协之款赶紧解陕，俾资转运。现在甘省军饷万紧，非寻常饷项可比，该督抚等务当统筹兼顾，毋得稍分畛域，观望迟延，贻误大局。劳崇光现已行抵平彝，云南地方事宜在在需人办理，著李瀚章传知赵焕联迅赴云南臬司本任以重职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7 9—11页）

又谕：劳崇光奏行抵滇境日期及筹办事宜、并密陈岑毓英、马如龙不和情形各折片。滇省大局决裂已久，必须有督抚重臣前往镇抚，整饬纪纲，方能渐图挽救。劳崇光现已行抵平彝，距省城仅止七站，自应迅速前进。且曲靖、昭东大致尚觉粗安，马如龙复禀称省城地方安谧，尤当克日进省以赴事机。即著劳崇光斟酌情形速行赴省，将一切防剿抚绥各事宜妥筹办理，务期渐挽颓风，以收拨乱反正之效。该督既称马如龙感恩图报，何以于马如龙禀请迎谒时反阻其行？恐此举不免生其疑

惑。该督到省后务当宣布朝廷德意，令其进剿杜逆，力图报称。林鸿年自简任滇抚托辞逗留，大负委任，本日已降旨将其革职，云南巡抚命刘岳昭补授，其云南藩司仍著岑毓英署理。著劳崇光传知岑毓英奋勉立功，去其偏隘之见，以臻和衷共济之休。如该署藩司始终不能领悟，即著据实具奏。劳崇光所称"办理滇事要在克复大理，歼除杜逆"等语，实属切中机宜，即著实力筹办，设法进兵荡平丑类。刘岳昭到任需时，劳崇光一身独膺艰巨，责无旁贷，务当澄心体察，力筹整顿，毋失机宜。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云南布政使刘岳昭为巡抚，仍以补用道岑毓英署布政使。改丁忧云南提督唐友耕为署理，饬即赴任。

（卷167 12—14页）

同治五年正月乙酉（1866.3.11）

户部议覆陕西巡抚刘蓉奏垦荒章程：一、正经界。叛绝各产划分段落，编立字号，客民应募者查明来历，给照承种。一、定限制。叛产概令入官，绝产以三年为期，业主谕期不返，即行截止。客民认垦者，期至六年，租粮及额，即为永业。一、缓钱粮。水田初年免租，止纳正粮。旱田租粮俱免，次年再升科。一、定租谷。每亩每年约取租谷，六年后统免租谷，照额输粮。以上四条，均应如所请办理。从之。

（卷167 16—17页）

同治五年正月丙戌（1866.3.12）

又谕：都兴阿奏察看回目投诚情形一折。回目马化滩既向雷正绾军营具禀投诚，当曹克忠进军强家沙窝之际，何不将疑惧情节禀明，辄敢聚众抗拒，致雷营有金积堡之挫？该回目等阳为乞抚，而诡谲反覆，心志叵测，总因尚未大创之故。穆图善务当酌度机宜，剿抚兼施，不得粉饰因循，草率了事，致贻

后患。倘偏于主抚懈惰军心，或纵令回匪复行勾结生事，则穆图善贻误之罪断难宽宥。懔之，慎之。回匪孙义漳何时投诚保至副将？何以擅出告示，交花马池各处张贴，且擅称总统、忠义等营名目？著穆图善详细查明覆奏。都兴阿以抚局未定饬令各营及地方官于未经查明具奏以前不准回人擅自往来，以杜勾结，办理甚属认真。穆图善不可疏于防范，漫无稽察，致误事机。毛卜拉边口尚有匪扰，经都兴阿派兵剿散。现在河东横城、花马池、定边一带后路均应严防，穆图善不得稍涉大意。都兴阿原折著钞给穆图善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7 19—20页）

同治五年正月戊子（1866.3.14）

又谕：杨岳斌奏甘肃岁征额粮拟请概复旧章以备军食一折。甘省岁征起存上下色粮四十八万余石、耗羡粮七万一千余石，前经已革护理陕甘总督恩麟奏明于兵少粮多之抚彝、张掖等厅、州、县分别改征折色，以备转拨。兹据该督奏称近来甘省粮价昂贵，每麦一石视前所定折征二千之价已增至十数倍，以此价估拨，兵丁不能糊口，而州县侵渔中饱，掊克愈重；届期转拨，则又任意枝梧，以至兵粮不给，储积全无等语。甘肃地方瘠苦，军民乏食，自酌征折色而后公私交困，储峙一空，民赋、军糈两受其弊，自应迅复旧章以图补救。著照该督所请，自同治五年起额征正耗粮石仍归本色，并不分上下两忙，并著该督严饬各州县洁已奉公，务使惟正之供概入仓储，用备缓急。倘有不肖牧令仍敢勒折侵那，狃于积习，即著该督按照违误军需例严参治罪，以重军食而儆效尤。

（卷167 26—27页）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甘肃贼众兵单，不敷分布，查有曹克忠旧部明字四营现在楚省，请饬调赴甘协剿等语。曹克忠

一军不及万人，若令兼顾各路，实属不敷调拨。该四营系其旧部，恩义相习，防剿必能得力，著官文、郑敦谨即饬蓝斯基、欧阳春、李玉麟、魏元禄各率所部速赴甘省协同剿匪，以资厚集。其沿途口粮等项，即著官文、郑敦谨筹款给发，俾利军行。罗惇衍奏各营勇纷纷拜会，名曰“江附会”，又一名“帽老会”，其匪首则称为老帽，出入营盘，官不敢禁，恐致养痈贻患，请饬拿办等语。著官文、郑敦谨督饬带兵员弁及地方官严密访查，认真究办，以杜乱萌。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甘省兵力不敷分拨，请调朱南桂、刘连捷迅统所部赴甘援剿等语。前因李瀚章奏刘连捷等军劳勋日久，当经谕令准其陆续裁撤。现在甘省贼匪未平，亟应添调劲兵以资援剿，著刘坤一、李瀚章查明朱南桂、刘连捷两军是否已经裁撤，抑仍在江境防堵，即饬该二员迅统所部星驰赴甘援剿，毋稍延缓。其沿途口粮一切费用，并著江西、湖南两省从宽筹拨，俾利军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酌拟分拨宁夏军营饷项，并请饬催江苏协甘饷银等语。杨岳斌所带各军需饷甚巨，雷正绾等军约五十余营，而宁夏军营尤为甘肃要地，现据杨岳斌奏称各营月饷业已积欠数月，即令各款按月解到尚属不敷分拨，所奏自系实情。江苏财赋日充，其情形迥非甘省之比。所有都兴阿前奏请在两淮盐课项下月拨银二万两，即著李鸿章按月筹拨银六千两，由陕解赴宁夏军营，其不敷银一万四千两仍著李鸿章设法筹措，派员径解山西藩库转解宁夏军营，毋再延诿。其江苏江海关每月协甘饷银二万两日久未解，该营支发罄尽，无款可筹，并著刘郇膏查照部议，按月如数拨解杨岳斌军营以应要需，毋得藉词推延致误戎事。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

章，并传谕刘郇膏知之。

陕甘总督杨岳斌奏：遵查胡大贵供称于雷营勇变后率所部八百人，请派秦国胜管带实有其事。至所称哗溃之时力为阻止，则系一面之词，尚难遽信。得旨：著即咨会赵长龄，催提雷恒、李高启及蒋方直等归案质讯，毋任狡展。

予甘肃李家堡阵亡总兵官余华龙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岔口阵亡千总尤诰等祭葬世职。

（卷167　27—30页）

同治五年二月辛卯（1866.3.17）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广东嘉应州发逆全股殄灭，东南各省大局虽已肃清，而豫楚捻匪奔突靡常，蔓延数省，特经谕令左宗棠等将江闽各军暂行停撤，听候曾国藩函商，将得力将士拣调北路江皖豫楚各营助剿，并令鲍超先统所部驰赴鄂豫听候曾国藩调遣，以期厚集兵力，迅扫捻氛。因思甘省宁夏虽经收复，而回匪到处肆扰，灵、固及秦、凉、狄、河等处盘踞勾结，其势甚炽，杨岳斌所部兵勇颇单，不敷防剿之用。现在江闽各军除应拨鄂豫江皖助剿外，尚余若干名可以调赴甘省军营？将领中何人可以派令带往？总以精锐得力为主。此时江闽粤东军务已平，浙江、江西、湖南亦应撤防，自可将各该省饷项移作甘肃军需之用。嗣后江西、浙江、湖南每月可协济甘省饷银若干两，并协济调赴鄂豫江皖助剿勇营饷银若干两，鲍超一军调赴鄂豫约有若干名，楚北可协济此军饷银若干两，江苏省能否于现协甘省月饷外再行筹添若干两，均著官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马新贻、李鹤章妥筹速奏。从前南省勇丁以甘肃地方瘠苦多不愿往，此时若将调赴甘省勇丁酌增饷银若干，或再将员弁勇丁之从征西路者变通章程从优保举，当可乐于从事，益加奋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识见

素优，此举是否可得，即著详晰奏闻。倘南勇以水土异宜难于调赴甘省，此外如有嘉谟硕画可以统顾全局者，亦当各抒所见，以期谋出万全，早藏军事，有厚望焉。……

（卷168 2—3页）

又谕：张亮基奏川军攻克天台山贼巢、并会同黔军击退遵义袭城号匪及贞丰州逆回出巢攻陷永宁州城各一折。贞丰新城回匪以伪降缓我军心，各处官绅团练皆以剿回为讳，致该匪得逞狡谋，乘隙窜陷永宁州城，凶狡情形实堪发指。张亮基当督饬赵德光、罗孝连、毕大锡等各率所部分路进剿，并饬兴义等属厚集团勇直取贞丰州城，尽歼丑类，毋得再行议抚，稍事迁就。至号匪虽经击退，难保不去而复来，著仍督饬倪应复等严密防范，毋稍疏虞。刘岳昭业经简放云南巡抚，已令其节节扫荡，疏通道路。张亮基当严檄黔军会合该抚所统川军实力攻击，肃清北路，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贵州永宁州城被匪窜陷，革署知州知县袁浚职，仍留营。

（卷168 4—5页）

同治五年二月乙未（1866.3.21）

又谕：前据都兴阿、穆图善先后奏报宁夏回众投诚，郡城业经收复；并据穆图善奏称该回众于上年十二月初二日将城池圩卡全行撤空，各堡回人俱移往纳家闸一带，缴出枪炮等件，将倡乱之逆首纳万有送营正法，官军入城驻扎，乃都兴阿复将回目保立等诛戮，兵勇乘机肆行抢杀。当以情节参差未即查办。兹复据穆图善奏该处回众实系真心悔罪，投诚后颇能安静；接据都兴阿信函，亦自认冒昧孟浪，钞录呈览等语。都兴阿督办军务，于剿抚机宜毫无定见，且于兵勇入城肆掠未能弹压禁止，致与穆图善办理两歧，实属错误，著交部议处。至回

众踞城抗官，固为国法所必诛，惟朝廷以好生为心，其中果有被胁勉从、真心悔罪者，自应宽其既往，概予保全。前经谕令统兵大臣“但分良莠，不分汉回”，谆谆告诫至再至三。此次穆图善办理不善，业经加以惩处。所有宁夏投诚回民，即著穆图善妥筹安抚，俾得各安生业，复为良民。此外各处回众如有能捆献首逆诚心反正者，亦准一体免其前罪，妥为安插，用示朝廷覆帱无私至意。

（卷168 10—11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劳崇光奏滇省饷源枯竭，请饬部查催各省积欠协饷，并酌定数目拨解，当经谕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各省积欠过多，请仍就上年酌提数目明定批解限期，以收实济各等语。滇省需饷万紧，该部酌提银两为数无多，自应迅速筹解。所有提解浙江省协饷十万两，著限一年内解清；提解广东省协饷六万两，并四川省及太平关协饷各四万两，著限半年内解清；提解江西省协饷三万两、湖南省协饷二万两、河南省协饷一万两，俱著限三个月解清。均以奉旨之日作为起限日期。四川接济滇省银五万两，著一并赶办拨解。各该督抚等务当督饬各藩司监督等不分畛域，按限批解，随时奏报。倘逾限不解，即著该部查明严参。至各该省奉拨本年云南兵饷银两，仍著照数起解，毋稍牵混。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8 11—12页）

又谕：都兴阿奏办理移交军务、请将杜嘎尔带赴奉天等情、穆图善奏宁郡回众仍复求抚各一折。都兴阿前已调补盛京将军，现在吉林、奉天防剿正形吃紧，该将军务当赶紧起程，就近来京陛见后即行驰赴新任办理军务，毋得稍涉迁延。杜嘎尔带队既能得力，著准其随同都兴阿前往奉天。奉天军营本有吉林、黑龙江马队，杜嘎尔到彼自可交令管带。宁夏军情尚未

大定，灵、固等处剿办回匪在在需兵，都兴阿所请抽带宁夏军营四起马队赴奉之处，著毋庸议。纳家闸回民前在宁夏城中被官兵杀掠，现复赴穆图善军营恳请投诚，情词哀切出于至诚，著穆图善妥为安插，毋令失所。都兴阿交卸起程后，穆图善于宁夏军营事务责无旁贷，该处汉回人心尚未大定，自应妥筹绥辑，并须留意提防，不可稍涉疏忽。俟宁夏善后事宜办有头绪，再行进图灵州。至回众投诚时，务当责令将戕官踞城首要凶犯捆献正法，并将军械马匹交出。其胁从回众，酌量情形，果系真心悔罪方准受降，不可轻率漫无区别，致为奸回所绐。懔之，慎之。宁夏将军本任事务，即著穆图善赶紧接办。驻扎花马池之直隶官兵二千名，著都兴阿、穆图善酌量情形能否回直归伍之处，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68 14—15页）

调西安左翼副都统金顺为宁夏副都统，以凉州协领图明额为西安左翼副都统。

（卷168 15—16页）

同治五年二月丙申（1866.3.22）

谕军机大臣等：林寿图奏俟交替后驰赴庆阳、并请收回成命、无庸专折奏事各折片。所奏雷正绾固原三营陆续溃散数百人，其迅字五营随拔随逃，平凉之营逃至泾州者亦众，雷正绾仅存百余人，该提督咨文乃有十六营之语，多寡相悬，奚啻倍蓰？该提督之咨固不足信，即秦国胜等之函亦恐有传闻之误。仍著杨岳斌、刘蓉确切查明，以昭核实。据称固原回逆聚众数万，将由新城奄至镇原，绕出泾州，东趋邠州北集原，窥伺陕疆等语，不可不预为之防。杨岳斌现已出省，即著督饬所部相机前进，遇贼即击，毋令阑入陕疆。并著刘蓉严饬防军认真堵剿，毋得稍有疏懈。林寿图拟俟交卸藩篆后驰赴庆阳，声称粮饷转

运恃西安为后路，而庆阳系偏隅僻壤，请饬接署藩司通筹妥办，俾免跋前疐后之虞。庆阳粮台前经刘蓉奏请裁撤，当交杨岳斌等酌度情形具奏。该粮台是否可以裁撤归并，西安省城能否兼顾，仍著该督会商刘蓉奏明办理。至林寿图奏称综精台者不宜专折奏事，嗣后拟请督抚代为具疏，以一事权等语，所见亦是。即著照所请行。杨能格奏粮饷两竭、急筹补救、请推广捐输章程以拯危局、并将所拟条款开单呈览一折，著杨岳斌核议奏闻，再降谕旨。原折单著抄给杨岳斌阅看。又片奏军粮紧急，请饬陕西抚臣饬属按月运解仓粮，并筹拨脚费银两等语。著将原片抄给刘蓉阅看，即由该抚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杨岳斌、刘蓉，并传谕林寿图、杨能格知之。

（卷168 16—18页）

又谕：林寿图奏甘肃粮饷缺绝、请饬催各省亟筹接济一折。甘肃饷需奇窘，各军因饥溃变者不一而足。现在固原回逆势甚鸱张，屡图分窜，杨岳斌拟于春间分道并举，而各营饷糈匮乏，枵腹从事，岌岌堪虞。四川等省协饷前经屡次饬催，而报解者殊属寥寥，何以固军心而维大局？著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丁宝桢、王榕吉各饬藩司，无论何款迅速凑拨银十万两，并著王榕吉于河东盐课项下速提银十万两，即日派委妥员解交陕西藩库，由林寿图妥筹解济，以应急需。其四川、山西两省自本年正月为始，每月各应解银二万两交陕设局，为采办甘省军粮之用，并著该督抚等源源接济，俾资饱腾。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并传谕丁宝桢、王榕吉知之。

（卷168 18—19页）

同治五年二月丁酉（1866.3.23）

谕军机大臣等：明绪奏孤城军民饥困日久、各路援兵不

至、危在旦夕一折。前因伊犁军情危急，迭经谕令成禄等迅速出关援剿。现在该回匪于伊犁城外四面环攻，该城东北两面尚可勉强支持，而西南两路空虚，直无兵可以分拨堵御，局势万难久支，亟应添兵援救以解倒悬。著杨岳斌严催成禄、鹤龄懔遵迭次谕旨，各率所部赶紧出关，兼程前进，协同剿洗，速解伊犁之围。经此次谕知之后，倘成禄、鹤龄仍前玩泄，再行托故逗留，迁延不进，必治成禄、鹤龄以贻误之罪。和阗办事大臣奎章简放已久，迄今尚未到任，著杨岳斌严催该员迅赴新任，毋再迟延干咎。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明绪奏伊犁军务危急、请饬明谊挑派蒙古马队官兵救援一折。伊犁情形危急，日甚一日，著明谊即行挑派蒙古马队官兵六千员名，由该将军亲带，取道塔城迅赴伊犁救援。倘官兵不能如数派拨，务将骟马认真备办三千匹，专派练达敏捷之官兵先行借道俄国台站赶紧护解伊犁以顾急需，必须解至伊犁大城交明后方准销差。乌科二城与伊犁唇齿相依，明谊务当妥筹应援，如所需口粮不敷，即著一面调派，一面奏闻，不得藉词推诿致干咎戾。原折著摘抄交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68 19—21页）

同治五年二月己亥（1866.3.25）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明绪奏伊犁回匪鸱张，情形危急，设由北自塔城窜入乌科两城，处处勾结骚扰，其害不可胜言等语。因思自新疆回匪变乱以来，西路各城闻风四起，到处蔓延，伊犁被困，岌岌可危，设该匪乘势窜突，则北路极形吃重。塔尔巴哈台及乌科两城所设额兵军火不齐，操防久已废弛，又兼粮饷缺乏，殊难枵腹荷戈。前经户部奏催同治五年分新疆南北两路经费，酌拨山西丙寅年地丁银十万两、山东丙寅年地丁银十五万两、河南丙寅年地丁银十五万两，均由山西解

至绥远城，从北路草地解至乌里雅苏台分拨应用，当经降旨令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照数拨解。现在北路防务吃紧，待用孔殷，著阎敬铭、吴昌寿、王榕吉、丁宝桢懔遵前旨迅速筹解，不得稍事迟延。现在明绪因事机紧迫请调乌里雅苏台蒙古官兵六千员名，一应军火尤须早为筹备。山西距该城较近，著王榕吉赶办火枪战箭及随枪箭什物并一切火药铅丸等件，运交绥远城，由绥远城从北路草地解至乌里雅苏台，交明谊等接收，拨给蒙古官兵迅速起程赴援伊犁。王榕吉于此项军火务须宽为筹备，足敷六千人之用。乌里雅苏台为北路咽喉，明谊等身膺专城，责任綦重，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均系北路扼要之区，需饷均甚紧要，一俟饷银陆续解到，即由明谊等酌定数目分给各城，一面咨照该大臣等迅速迎提应用。该大臣等务各督饬兵丁日夜训练，俾成劲旅以备缓急。倘泄沓不知振作致兵丁仍前疲弱，贻误事机，必将该将军、大臣等重治其罪。懔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阎敬铭、吴昌寿，并传谕丁宝桢、王榕吉知之。

（卷168 25—27页）

同治五年二月癸卯（1866.3.29）

又谕：穆图善奏通筹甘省军务全局并陈都兴阿杀降失信及马队四营无庸赴奉、拟令杜嘎尔赴任各折片。纳家闸回民具禀投诚，灵州金积堡回目马化漼亦曾两次具禀求抚，真伪尚未可定。即著穆图善懔遵迭次谕旨妥为筹办，务令将首要各犯设法缚献方准投诚，断不可专意主抚，致为奸回所给。现在宁、灵尚未大定，甘肃近省之秦王川、水北河一带、肃、甘、凉等州郡均有匪踪肆扰，该将军所称“甘省军务宜先宁、灵而后河、狄，先内地而后新疆”，自系一定办法。穆图善务当将宁夏善后事宜妥为办理，并将灵州回匪迅速办竣，再图移师进剿。雷正

绾前经谕令驰赴宁夏军营，兹据穆图善奏称宁郡各部兵勇已足镇抚，请饬雷正绾剿办甘肃近省回匪，免致勾结为患等语，即著穆图善与杨岳斌体察情形斟酌办理。新疆需兵紧要，成禄一军著杨岳斌仍遵前旨催令出关。穆图善奏"责令曹克忠剿办巩昌股匪，俟省南安堵再行移师平、固"一节，现在巩昌业已解围，著咨商杨岳斌妥筹调派。杨岳斌现已出省赴泾，务当督饬各军将各路回氛次第扫荡，以期肃清关内，毋稍延缓。前已降旨谕令都兴阿将马队四营仍留宁夏，并将杜嘎尔开缺，谕令随同都兴阿前赴奉天，宁夏副都统已著金顺补授。即著穆图善将马队四营妥为调派。宁夏一切事宜，俟金顺到任后会商妥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09 9—11页）

同治五年二月甲辰（1866.3.30）

又谕：前据明绪奏伊犁军务危急情形、请催俄兵助剿、并伊犁折报请由俄国台站派兵护送至伊各折片，当经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借用俄兵助剿一节，上年与俄使往返商榷，该使词语枝梧，毫无实际；今因伊犁情形危迫，复向婉转筹商，仍推托如前，是借兵助剿已属万不能行，惟有迅催内地兵饷以为自强之计；至解到俄境之饷，该公使声称若欲由库库乌苏再行前进，必须多派弁兵护送，伊犁将军亦应派兵迎提；递送文报一节，则称递至伊犁边界已属中国地面，碍难越境递送；该王大臣复向再三谆属如能拨兵护送文报饷银，该将军必当酬劳，该公使始允函致该处提督商办各等语。著明绪即派妥员酌带兵丁前赴俄国边界常川驻扎，遇有俄国护送饷银及递到文报均须设法妥速转递，毋得稍有疏虞。伊犁军情万分危急，前据明绪奏请派员带兵会剿暨调拨蒙古马匹，已谕令明谊亲带马队官兵六千名赴伊救援，并将骟马备办三千匹护解伊

犁。著明谊懔遵前旨迅速带兵启行，其业经解到之伊犁饷银并著一同护解，以期声威渐振。守城兵士不至枵腹荷戈。该将军总当以大局为重，不得稍分畛域，观望迁延，致滋贻误。关内成禄等军已谕令星夜出关赴伊会剿，倘再徘徊不进，即著明绪指名严参，从重治罪。明绪当兵单饷缺之时御四面环攻之寇，竟能众志成城，坚忍苦守，忠悃可嘉。明谊援兵未到以前，该将军仍当拊循饥卒，激励士心，以冀力拯危局。各省专解伊犁饷银，已令户部查明催令飞速筹解矣。荣全已否回伊？借兵之说有无成约？明绪当斟酌情形随时奏明办理。总理衙门原折著抄给明绪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伊犁阵亡领队大臣达春泰等十二员祭葬、世职。

（卷169 14—16页）

同治五年二月乙巳（1866.3.31）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伊犁待饷甚殷，谕令户部查明各省专拨伊犁饷银欠解数目迅速具奏。兹据该部奏称查明上年正月、六月、七月迭因伊犁需饷紧迫，三次专拨伊犁军饷银五十六万两，内山东银十六万两、河南银十四万两、山西银二十万两、直隶银六万两，迄今已及一年，惟山西报解银十四万两，直隶仅解银一万五千两，河南、山东则分毫未解，请旨饬催等语。现在伊犁军务万分吃紧，需饷甚亟，若再迁延不解，必致贻误大局。著阎敬铭、丁宝桢将上年奉拨未解银十六万两、吴昌寿将上年奉拨未解银十四万两迅饬各该藩司如数措齐解往山西，递交乌里雅苏台转解伊犁。 其直隶上年奉拨欠解银四万五千两，山西上年奉拨欠解银六万两，并著刘长佑、王榕吉严饬各该藩司赶紧筹出，转递乌里雅苏台迅速解往，以济要需。倘再迁延，定将各该藩司从重惩处，并著各该督抚将起解日期专案报部以凭稽核。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刘长佑、阎敬铭、吴昌寿，

并传谕丁宝桢、王榕吉知之。

（卷169 16—17页）

又谕：传谕护山西巡抚王榕吉。玉通奏接准王榕吉咨称前奉指拨青海蒙古王公俸银现在无款可筹，俟库款充裕再行拨解；惟该蒙古自同治二年西宁回匪变乱后道路梗塞，外被野番剽劫，内受回匪抢杀，贫民生计维艰，该王公俸项未便虚悬，亟应变通拨济，用资安抚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王榕吉即将积欠该蒙古俸银二万七千三百两委员解赴西宁，交玉通转给该蒙古王公收领。此系晋省欠解甘饷划抵之款，王榕吉务当设法筹解。如一时未能全解，即先措解一年全俸，不得再有延误。再，据都兴阿片奏前由鄂尔多斯贝勒扎那格尔第运营之前明万历年间所造熟铁千斤大炮一尊，自回众投诚后交大同镇总兵马升照管，现在宁、灵渐就平静，此炮无庸存于边疆之外，请饬运交绥远城暂存等语。著王榕吉饬知马升简派妥员即将此炮自横城河路顺至包头，运赴绥远城交德勒克多尔济收存，听候调拨，并咨行德勒克多尔济遵照办理。

西宁办事大臣玉通奏：汉回仇衅相寻，议抚恐难了事。得旨：玉通惟当会同委员钟瑛等妥筹办法，抑强扶弱，恩威互用，不可意存迁就为目前苟且之计。

予甘肃红崖沟阵亡都司李澍等祭葬、世职。

（卷169 17—19页）

同治五年二月丁未（1866.4.2）

谕内阁：前因都兴阿督办宁夏军务于剿抚机宜毫无定见，且于兵勇入城肆掠未能弹压禁止，降旨将都兴阿交部议处。兹复据穆图善奏称都兴阿带队入城，百姓猝遭焚掠，城内精华蹂躏净尽，回众所交银钱米粮亦被烧抢，不惟三寺良回死伤太众，即汉民甫经归家者大半皆遭屠戮，几至酿成他变各等语。

都兴阿于回众献城之后带队入城，任令兵勇肆行抢杀以致死伤过众，民遭荼毒，实属办理乖谬，著再行交部议处以示惩儆。寻议：都兴阿本应照溺职例议处以革职；再奉谕旨，应请革职从重治罪。得旨：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卷169 20—21页）

又谕：穆图善奏宁、灵回众待抚、现在筹办情形并遵查烧抢郡城各节一折。宁夏献城之后，陈天佑带队进城肆行焚杀，殊属大干军律。陈天佑现经在逃，著赶紧查拿，严行究办。该将军有督办军务之责，即当秉公查讯，以期水落石出。务须情真罪当以服众心，正无庸另派大员来宁查办。陈天佑所带东治两营既经改派郑启贵接统，即著饬令该总兵将所部兵勇妥为管束，以专责成。回目马万选、赫壮图、马化滃投诚乞恩，该回目等曾经纠众踞城戕官，稔恶多年，若轻率准与投诚，恐狼子野心难消反侧。著穆图善懔遵迭次谕旨，查明真伪，斟酌办理。纳家闸降众亦须妥为安插。该将军当会同地方官悉心经理，以期与汉民永远相安，悉泯嫌隙。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大营饷糈不继，请饬催各省蒂欠一折。甘省地瘠民贫，米粮昂贵，各营每月拨饷若干，皆系计口授食，实为刻不容缓之需。各该省积欠饷银为数过多，若再迟延不解，深恐饥军哗溃，于西北大局甚有关碍。著官文、崇实、骆秉章、李鸿章、阎敬铭、郑敦谨、刘蓉、丁宝桢、王榕吉严饬该管司道，迅将各该省每月应解宁夏军营饷银按照数目源源批解，并将以前积欠各款一并设法筹解，毋得稍存膜视，致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官文、崇实、骆秉章、李鸿章、阎敬铭、郑敦谨、刘蓉，并传谕丁宝桢、王榕吉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派员采办军粮，请饬绥远城将军代觅驼船转运等语。宁夏军营粮石缺乏，现在穆图善札派委员在于包

头、归化等处采办，著德勒克多尔济转饬所属雇觅骆驼船只俾资运解。所需价值仍由穆图善军营照章发给。该将军当妥为备办，以期转运迅速，无误军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69 25—27页）

同治五年二月庚戌（1866.4.5）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奏各省欠解新疆饷银并历年积欠甘饷、请饬催筹解一折。新疆地处边陲，自回匪滋事以来，饷源早经枯竭，全赖内地源源接济方可维持大局。乃各省奉拨之饷已解者仅止四十七万六千两，未解者尚有一百六十三万四千两之多，实属任意延玩。著崇实、骆秉章、刘长佑、阎敬铭、丁宝桢、王榕吉、吴昌寿迅将前项奉拨未解银两赶紧筹措，不得再有玩误。除山西应解银两仍由绥远城转解乌里雅苏台外，其直隶、山东、河南应解银两即著解交山西，由该护抚派员递解乌里雅苏台。四川应解银两即著解交甘肃，由该督派员转解成禄军营交纳，毋稍延缓。至各省自军兴以来拖欠甘饷为数甚多，迭经该督奏催，令各该省先筹二三十万两及数万两解甘，乃至今报解仍复寥寥。甘省地方瘠苦，现在攻剿正当吃紧，饷需甚形缺乏，各该督抚等理应竭力筹措，共济时艰。著曾国藩、李鸿章、瑞麟、郭嵩焘、刘长佑、阎敬铭、丁宝桢、吴昌寿、刘郇膏、乔松年、马新贻、刘坤一、刘蓉、王榕吉各将同治五年协甘新饷迅速筹款委解甘省。其历年积欠甘饷虽一时不能全数起解，亦当各先筹一成解往。至广东、天津关所欠无多，即著尽数筹解。均不得饰词诿卸，致误要需。户部原折著摘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藩、李鸿章、刘长佑、崇实、骆秉章、阎敬铭、乔松年、马新贻、刘坤一、瑞麟、郭嵩焘、刘蓉、吴昌寿，并传谕丁宝桢、王榕吉、刘郇膏知之。

（卷169 32—34页）

同治五年二月癸丑（1866.4.8）

陕甘总督杨岳斌奏：遵查雷正绾自愿带领降回进取金积堡等处以赎前愆。得旨：前据穆图善奏宁郡各部兵勇已足镇抚，请饬雷正绾剿办甘肃近省回匪，免致勾结为患，已寄谕该将军与该督酌办。即著该督遵照前旨，会商穆图善相机调遣可也。

（卷170 6页）

同治五年二月甲寅（1866.4.9）

又谕：杨岳斌、刘蓉奏庆阳粮台请移设西安、杨岳斌奏遵催成禄等军出关各折片。庆阳粮台僻处偏隅，难资转运，杨岳斌等拟撤去庆阳粮台，于泾州、秦州、庆阳等处设立分局派员转递，而以西安为后路总汇，并将制造、采买、转运等局归并粮台，提纲挈领，所奏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即著照所请行，并责成林寿图即在西安办理甘肃后路粮台，认真擘画，以期呼应灵通有裨大局。所有庆台裁汰委员及接统兵勇各事宜，著杨岳斌派员妥为办理，毋稍稽迟。成禄、鹤龄两军杨岳斌已酌分饷银催令迅速出关，仍著遵旨严催，毋许稍涉延玩。至该军出关以后需饷尤关紧要，杨岳斌务应设法源源接济，毋令稍有缺乏，致误师行。本月据杨能格片奏发饷均照旧章办理，并无膜视前敌之事；谭玉龙挟奏参周显承之嫌屡次蒙禀，现已咨禀督抚各等语。著杨岳斌、赵长龄秉公详查，据实具奏。杨能格请饬陕省力筹粮饷接济庆、泾七处，著杨岳斌、刘蓉督饬林寿图竭力筹办，陆续解济，以拯饥军。杨能格片一件著抄给杨岳斌、赵长龄、刘蓉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0 8—9页）

又谕：杨岳斌、刘蓉奏庆阳粮台请移设西安一折。庆阳粮台仅顾陇东一路，而防兵委员糜费颇多，经该督抚等通盘筹划，拟撤去庆阳粮台，于泾州、秦州、庆阳等处设立分局，

而以西安为后路总汇，请饬协拨庆阳月饷各省移解陕西藩库等语，自系为关陇全局起见，所奏尚属可行。嗣后协饷各省自应将饷银移解陕西总局以免分歧。著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丁宝桢、王榕吉按月将庆阳粮台协饷委员径解陕西藩库。西安距各省道里较近，且免绕越之虞，各该督抚等务当随时解济，毋稍缺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崇实、骆秉章、阎敬铭、吴昌寿，并传谕丁宝桢、王榕吉知之。

（卷170 9—10页）

同治五年二月乙卯（1866.4.10）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都兴阿到京陛见，不日即可赴任。前因该将军办理军务有年，尚称老练，是以调任盛京将军。乃上年冬间宁夏回众投诚，郡城收复之后，该将军无端带队进城，任令兵勇肆行抢杀，以致回汉居民尽遭荼毒，办理实属乖谬。迭经交部议处，部议请将该将军革职治罪。因一时简调乏人，降旨将都兴阿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惟盛京地方积弊甚深，将军兼辖文武，责任綦重，该将军到任后于一切事宜办理能否妥协，不至贻误？著文祥留心察看，据实具陈。现在吉林贼匪经官军迭次剿除，声威大振，谅不难克日荡平，惟围场山内余孽潜藏恐尚不少。所有吉林、奉天两省应如何分兵布置搜剿之处，著妥为筹划调度，务臻周密。其先后所调京兵、天津洋枪队、直隶马步兵勇应如何分别撤留，福兴是否可以暂留奉天带兵剿贼，抑或与该尚书一同回京，均著文祥酌度情形奏明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

（卷170 10—11页）

同治五年二月丙辰（1866.4.11）

谕军机大臣等：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

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现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雕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著照所请行。仍著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弁就现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著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崇实、骆秉章奏筹拨采办甘省军粮银两、请解至本年五月停止、并请将协甘饷银每月改为二万两各折片。所称四川每月解陕银二万两为采办甘省军粮之用，计每岁需银二十四万两，川省库储罄竭，不能筹此巨款，且尚须按月拨解协甘饷银；陕省现已复业，钱粮日有起色，且营田次第开垦，计四五月间麦秋丰稔，办粮较易，请将此项银二万两自本年正月起解至五月止，少纾川力。虽系实情，惟陕省自五月后于甘省军粮能否竭力筹措，无误要需？朝廷实难悬揣。著崇实、骆秉章、刘蓉妥为筹商定议，以恤邻封。至杨岳斌前奏酌定川省每月协甘饷银三万两，崇实等以力难兼顾，请将先后奉拨甘肃及新疆各饷除按月已解一万两外，每月再筹银一万两，自本年正月为始，按月共拨银二万两，解至秦州交杨岳斌酌量分拨之处，并著杨岳斌斟酌情形，与崇实、骆秉章商定数目，奏闻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0 13—14页）

同治五年三月丙寅（1866.4.21）

谕内阁：前因刘蓉、杨能格先后奏称雷正绾部众变乱回扑泾州，经雷正绾极力阻截，兵勇始回防所；复据刘蓉奏称拿获

叛将胡大贵，供系雷正绾之弟雷恒及李高启等首先谋逆，当经降旨令雷正绾将雷恒等解赴泾州交杨岳斌、赵长龄讯明办理。兹据杨岳斌、赵长龄奏称，讯据已革总兵雷恒等供称上年八月间因雷正绾革去帮办军务心怀忿恨，起意率领兵勇先到泾州向周显承索饷，乘势直入西安，因营官金占元不从，将其杀害，适已革提督胡大贵亦因失守城池恐雷正绾治罪，遂与雷恒商议同叛，率同已革副将李高启同赴泾州，嗣因雷正绾誓死阻拦，兵勇逃回，该革员等亦俱转回防所各等语。此案雷恒、李高启、胡大贵等胆敢因雷正绾革去帮办军务顿起逆谋，沿途杀掠人民，焚攻堡寨，实属罪大恶极。业经杨岳斌等讯明将雷恒、李高启正法枭示，实足以彰国法而肃军律。胡大贵一犯即著刘蓉提出正法。其余同溃各弁勇均系雷恒等威胁所致，情尚可原，著一并免其查办。雷正绾入甘以后颇著战功，乃因金积堡失利不能自振，咎无可辞。惟于兵勇溃变之时以死自誓，阻截乱军，且业将雷恒等交出讯办，尚知愧悔。著加恩免其治罪，仍责令整饬营伍，实力剿贼，以赎前愆。营官金占元拒乱被戕，颇知大节，著杨岳斌查明请恤。

（卷171 14—15页）

同治五年三月己巳（1866.4.24）

又谕：劳崇光奏起程赴省筹办西征并历陈澄江、临安等府属汉回官弁跋扈情形各折片。杜逆盘踞大理，回夷人等皆遥倚该逆声势肆意横行，必须翦灭渠魁，始可削平寇乱。劳崇光详考舆图，悉心筹画克期赴省，督饬马如龙等分道西征，拟由楚雄府入手，并于该府设立粮台以便采运供支，所筹甚属周妥。滇省无督抚镇压已阅三年，该督毅然进省与马如龙密商熟计，自必申明纪律，号令一新。著即分饬各路将弁次第进兵，督催马如龙带兵出省相机前进。该总兵以忠义自许，必能率同杨振鹏

等直抵大理下关，力拔坚城，殄除巨逆。刘岳昭前已简放云南巡抚，该督如虑兵力不敷分布，著即飞催刘岳昭迅速赴滇会商进剿，则声势更壮，剿办自易得手。另片奏通筹全局不能不急行进省，其故有五。览奏具见忠荩之忱，殊堪嘉尚。该督更事多而虑事密，朝廷方倚以办贼，岂浮议危言所能摇惑？劳崇光膺兹巨任，惟当振刷精神，肃清疆圉，以副委任。其澄江等府民强官弱、武强文弱各情形，若逐加搜剔，难免别滋事端，自以不动声色分别劝惩，俾知感畏为是。一切均著照所奏办理。林鸿年畏葸无能，业经革职。伊前在昭通具奏折片六件，如折内所称“杨盛宗勇而知理，于迤西消息见闻较详，可资臂助”等语，著劳崇光酌量调遣。其余各片有无可采之处，并著发交该督阅看，斟酌办理。本日迤南道一缺已简放岑毓英，而藩司尚未简放有人。前已有旨令该道置理，其能否胜藩司之任，著劳崇光仍遵前旨察看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1 26—28页）

同治五年三月庚辰（1866.5.5）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覆陈马化濉投诚并宁郡回众续缴军械马匹、现在安插归业各折片。马化濉复到营求抚，穆图善察其人尚诚实，著准其投诚，责令前赴各路开导回民，立功自赎。如有顽梗不法，仍当力加剿办，不得稍涉迁就，致贻后患。宁夏、纳家闸、王家疃庄、杨和堡等处回民，一闻朝廷宣谕尽缴军械马匹炮位等项，听候安插，尚知大义。著穆图善督饬教奇祥阿等周历各庄查验，令各归各业，及时耕种，不得藉端扰累。其认修渠工，饬令认真办理，以期经久。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3 3页）

同治五年三月癸未（1866.5.8）

谕军机大臣等：　本日据杨岳斌驰奏省城兵变大概情形一折，览奏曷胜焦急。甘肃省城因粮饷缺乏，督标兵丁竟于本月初三日五鼓拥众至督署及军需局肆行抢劫，将督署幕友及留省委员概行杀害，该督留省亲兵百余人均行被戕，所存炸炮洋枪火药并标营库械悉为抢尽，　连日紧闭城门肆杀，　官民被伤甚多，城上皆为叛兵安置炮位，并勾结回逆赴省，盘踞北关黄河对岸之庙滩。此时贼氛猖獗，占踞兰州，势必全省震动。杨岳斌亟应督兵星夜兼程驰回省垣，速将兰城克复，以期力顾大局，镇定人心。此外各路兵勇何处可以檄调，即著酌量情形先行拨往助剿以厚兵力。杨岳斌于省垣重地并不小心防范，以致标兵谋变毫无见闻，咎无可辞，著先行交部议处。倘再漫无布置，不将省城速行克复，自问当得何罪？林之望及省城文武各官下落，著杨岳斌迅即查明具奏。平凉、固原军务情形现在若何？该督作何布置？并著随时具奏。泾防各营军心已定，杨岳斌自当分拨诸军前往该二城相机剿抚，毋令东路回匪闻风响应，与省垣叛兵勾结，致成燎原之势。仍一面设法疏通陕西粮运，分济甘省各营军食，毋稍大意。庆阳查办粮台事务，即著该督专交赵长龄办理。所有庆阳留防事宜，仍著杨岳斌分派将士严饬防守。本日复据林之望奏称副将罗宏裕办理不善、激变营兵一折。罗宏裕分拨各营粮米有无勇多兵少、偏袒激变情事，即著杨岳斌确实查明，秉公严参惩办，不可稍涉偏徇，以平军心。林之望此折即系本月初三日所发，所陈营兵仅称因械斗杀伤数人，督署门尚未启旋即解散，与杨岳斌所奏情节迥不相符。其所称饬令各营照旧分守城门，严防外贼窥城等语，是否省城各门已为叛兵占踞？该藩司有无为叛兵所胁饰词具奏情事？杨岳斌即行查明核奏。倘该叛兵逼胁藩司饰词奏事，难免不伪用印文分向各路军营并各郡县逞其诡计，该督务当檄饬各该文武严

密防察，并著于回抵省城时，设法将被胁滋事营兵先行招抚解散以孤贼势。务当随机应变，谋勇兼施，不可稍执成见。林之望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传谕甘肃布政使林之望。林之望奏甘肃省城营兵因军粮缺乏向副将罗宏裕求拨粮食，被其斥逐，各营兵复与该副将之勇分诉忿争，彼此械斗，各杀伤数人，现经林之望安抚解散等语。甘省粮饷短绌自系实情，惟该营兵等不应结众忿争，遽思滋闹，且恐所奏尚有不实不尽，杨岳斌现经出省，所有省城防守事宜林之望岂能辞责？著即将各营兵丁妥为弹压，查明为首滋事之犯严行惩办，并筹措粮饷均匀放拨以定军心，一面严防城外贼匪勾结窥伺，毋稍大意。罗宏裕支放军饷是否有办理不公之处？并著查明实在情形，禀知杨岳斌严行参办。其余一切应办事宜，著俟杨岳斌回省后妥商筹办。

又谕：前因伊犁待援孔亟，曾经谕令明谊等调拨蒙古官兵六千名前往援剿。兹据明谊等奏本处向无米面，附近又无处购买，归化城虽系产粮之区，惟宁夏军营及乌、科二处口粮俱在该处采买，此次调拨蒙兵应需米面若再由归化城署办，实与彼处兵民生计有碍，请饬山西巡抚派员采买转运等语。所奏亦系实在情形。著王榕吉即在该省内产粮处所转饬该地方官，赶紧置办白面六十万斤、市石谷米二千石，迅速运至绥远城，交德勒克多尔济差派官兵分起设法由驿押解赴乌，以应征兵口食之需。其所需价银及装盛口袋等项银两，即由前拨山西等省丙寅年地丁银四十万两内分别扣留报部，下余银两并著一并解至绥远城，运解乌城分别转拨。将此谕知德勒克多尔济，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73 6—10页）

同治五年四月己丑（1866.5.14）

又谕：传谕甘肃布政使林之望。林之望奏再陈省标兵丁索粮激变详细原委并地方危急情形、请旨迅赐查办及越分陈奏自请察议各折片。甘肃省标各营兵丁因平日楚勇饷厚差轻积怀不平，又以饥饿索饷为署副将罗宏裕喝斥潜成变端，自系实在情形。惟该兵丁等与楚勇械斗，竟将道员吴炳昆等戕害，实属不法。著林之望迅速查明，将为首滋事之犯严行惩办，其余被胁各营并著晓以大义，告以叛逆之人无不诛灭之理。洪逆倡乱窜踞金陵，马荣叛踞云南省城，现俱次第铲削，全数诛夷，况甘省标兵本属无多，指日杨岳斌统兵回省？倘不及早擒缚首逆，解散党与，将来大兵一到，必至玉石俱焚。该兵丁等如能悔过自新，朝廷亦当宽其既往，不事穷究也。贼骑千余直抵黄河北岸，距城止一二里，省城防守紧要，林之望当约束各兵严行守御，不得稍有疏虞。参将马福、游击陈应春等是否足恃？中军副将名缺林之望现派何人接署？片内未将该员等名姓叙明，殊属含混。均著详细覆陈。被戕各官并著一一查明具奏。此次省城兵变，督臣出省，林之望未能先事预防，实难辞咎，著先行交部议处。近日省城防守情形，杨岳斌未到以前仍著林之望随时据实驰奏。寻奏：中军副将赵秉鉴先期出省办粮，兵变后即催调回任。城守营参、游各缺，委陈应春、易滕甲、马福、马继祖、德恩署理。已令将为首滋事兵丁按册密拿惩治。被戕各官，查系道员吴炳昆等共十四员名。报闻。

又谕：据刘蓉驰奏甘肃省城兵变情形、酌筹缓急权宜办理、并将林之望此次驰奏折件由驿递呈一折，与朝廷所办情形多相符合。兰州文武各员多为叛兵戕害，四门已设炮位闭守，林之望两次所奏折件显系被胁捏饰。刘蓉以杨岳斌移师回省，恐各路回逆并起以蹑其后，前阻坚城，后迫强寇，粮道中梗，非制胜之策；请先将平凉扫荡，疏通粮路，然后鼓行而西，不

宜以孤军愤进等语。所奏亦不为无见。此事本由楚勇与标兵领饷厚薄不均，楚勇又从而陵蔑之，以致标兵积不能平，劣将张玉春等从中播弄，遂至陡生变乱。杨岳斌当分别首从，剿抚兼施，不得概行杀戮，致叛兵闻风畏惧，益坚其抗拒之心，并须将偏袒不公之武员查明参劾，以平其心。此等叛兵仓卒起事，急则合而缓则分，总宜设法解散以省兵力。省垣城池坚固，洋炮火药均为叛兵所掳，该督当自度兵力如何，倘能克期克复，则兵贵神速，自应迅回省城办理；如探明贼中守备已固，兵力未能遽克，或如刘蓉所筹先将平、固回匪剿平，疏通粮路，再行西进之处，均著杨岳斌酌度缓急情形办理。林之望此次所奏折件，词旨与前次所陈大略相同。其所称督标各兵与楚勇不能同处省城，请令曹克忠带所部赴省等语，是否叛兵有悔罪望抚之意，抑或欲诱曹军入城图谋戕害？杨岳斌当察访明确，相机调遣，不可坐失事机，亦不可冒昧从事。林之望折一件、片二件，均著抄给杨岳斌阅看。传谕林之望旨一道，并著抄给杨岳斌、刘蓉阅看。刘蓉另片奏请于林之望折报过境时由该抚先行拆阅，以便预悉情形真伪，著暂照所请行。如杨岳斌业已抵省，刘蓉即可向杨岳斌询问情形，不必再行拆阅林之望折报。兰州城内无粮，杨岳斌当分兵要路杜贼勾结外援，断其粮路，势将不攻自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4 8—10页）

同治五年四月甲午（1866.5.19）

谕军机大臣等：刘蓉奏甘省逆回东窜、派兵会剿、并靖边等处防军剿贼迭胜各一折。西路大股贼匪马队数千挈眷东窜，势将由莲花城故关、陇州一带入陕，杨岳斌已饬谭玉龙派队剿捕，刘蓉复檄令萧德扬等各率所部就近堵截，添派邱时成等两起马队驰赴凤、陇，会同泾防各军相机截击。即著该督抚严饬

在防将士实力兜剿，悉数歼除，不得稍有松懈，任令窜越。靖边等处防军截剿窜匪迭获胜仗，尚属出力，惟该匪粮食缺乏，时图窜陕，现在各路股数及木瓜城一带盘踞甚多，均距陕边不远，刘蓉务当饬令段登云及鄢太愚等严密堵剿以固边圉，毋稍疏虞。金积堡、灵州一带陕回窜踞平、固，杨岳斌前由庆阳折回，现在行抵何处？著即督饬诸军将平、固两城迅图克复，毋任久踞。省垣近日情形如何？该督作何办理之处，并著随时驰奏以慰廑注。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吏部奏：遵议甘肃省标兵变，总督杨岳斌、布政使林之望疏于防范，均应先照不应重公罪例降二级留任。事关军务，不准抵销。从之。

（卷174 16—18页）

同治五年四月乙未（1866.5.20）

谕军机大臣等：传谕甘肃布政使林之望。林之望奏近省回匪环伺省垣、请饬催官军进援、并军粮缺乏及省东官军接仗情形、并代奏标兵诉词各折片。甘肃省城自兵勇互斗后，北路回匪马士彦等率众逼近省垣，西南各路贼首马阿浑、谢二、崔三等亦四出纷乘，意图窥伺，因城守严密，均以乞抚为词暂行撤退。林之望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权宜安辑，固属万不得已之举，惟回性狡诈，每以投诚懈我军心，林之望仍当督率在城文武加意防范，不得稍涉疏虞，致堕诡计。张玉春等三营业经林之望调回省城驻扎要隘，第为数过少，尚不足丕振军声。前已谕令杨岳斌飞饬曹克忠等军回援省城，林之望接此旨后即可一面禀商杨岳斌，一面函催曹克忠等，以期援兵速到，保全根本重地。林之望所陈省城饥困情形，览奏实深矜恻。著照所请，即于陕省运秦粮内先划拨一万石，设法运解赴省以济危急。杨岳斌不得坚执成见仍将运秦粮石存储静宁，致令省城兵民饥困难

支。兵勇同为国家出力，朝廷本无歧视，罗宏裕何得捏造裁汰兵丁之言激成众怨？此等劣员贻误边隅大局，实堪痛恨，已谕令杨岳斌查明严行参办。林之望仍遵前旨剴切晓谕众兵各守营规，毋怀疑惧，果能杀贼立功，自当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也。

（卷174 18—19页）

又谕：林之望奏省城粮道久梗、请拨陕运粮石、并兵丁具禀申诉暨近省股匪环伺、兵勇接仗情形各折片。已传谕该藩司善为抚辑，固守待援矣。省城兵丁滋事，变起仓卒，此事本由杨岳斌厚勇薄兵，所部将士又从而陵侮之，以致兵心不服，积愤日深，一发莫遏。现在该标兵具禀向林之望申诉，是尚有悔罪畏法之心。杨岳斌当设法抚定，查明激变之楚将及为首滋事之标兵，持平办理，并晓谕胁从附和之众毋怀疑惧，以安其心，尤须先将省外附近股匪剿平后再行察看情形，相机查办。不可卤莽轻发，并不可轻听所部楚勇激愤之言，不察启衅情由概行诛戮。此次林之望所奏各折片，朝廷详加披览，似属实在情形，未必皆系被胁捏饰之词。罗宏裕以朝廷欲裁撤兵丁之言捏造激变，咎实难辞。杨岳斌务将罗宏裕激变情由查明参办，不准稍涉偏徇。省城以外附近地方跬步皆贼，藉乞抚之名为断绝粮路之计，鹤龄现率通判郑声文等将河北回匪先行开导，叙宜安辑，并调张玉春、文象奎等三营回省以壮声势。惟兵力仍形单薄，该藩司请将雷正绾、曹克忠所部调回省垣助剿，著杨岳斌遵奉前旨迅速酌调曹克忠一军赴援。巩昌军务，该督另派得力之员前往督办。省城以外各股匪环伺，该督亦当分派将弁疏通粮路以顾根本。林之望所调之春奎等三营饷缺过久，困惫几不成军，省城粮路久梗，兵民饥困难支，至有割食人肉之事，惨迫情形实堪恻恻。著杨岳斌、刘蓉迅将陕省运秦粮内划拨一万石，绕道运赴省城以救燃眉之急，毋稍歧视致误事机。

刘蓉于陕省粮石仍当广筹采买，派委妥员源源接济，不准推诿稽延。林之望原折二件、片三件、呈一件并传谕林之望谕旨一道，均著抄给杨岳斌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4 19—21页）

同治五年四月丙申（1866.5.21）

又谕：杨岳斌奏曹克忠进剿南路逆回连获胜仗、平毁贼垒并收复洮州厅城一折。曹克忠一军自移扎马营以来屡次获捷，洮州缴械献城，兵不血刃，布置善后亦颇有条理，所办甚为妥速。所有此次收抚洮州降回及华家岭、牛营沟等处剿贼获胜并前次鸳鸯嘴等处胜仗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均准杨岳斌汇案择尤保奏，毋许冒滥。昨谕杨岳斌将曹克忠军调赴兰州援剿，巩昌军务另行派员接办，即著迅速调派。兰州标兵因饥生变，省外各回眈眈窥伺，情形十分危殆，而杨岳斌本日来报绝未提及，实堪诧异。该督务当懔遵迭次寄谕赶紧进兵，先剿省外各回，再行进省设法抚定，持平办理，不得稍存成见，以副委任。另片奏粮台事宜仍令林寿图专折奏报等语。林寿图前辞专奏，业经降旨允准。以后粮台事宜仍由杨岳斌具奏。如该督已回兰州，遇有粮台急应入奏之事，即就近由刘蓉奏报，以期事权归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4 22—23页）

同治五年四月戊戌（1866.5.23）

准丁忧云南提督唐友耕回籍守制，以云南鹤丽镇总兵官马如龙署提督。

（卷174 25页）

同治五年四月辛丑（1866.5.26）

又谕：讷尔济奏侦探东西两路贼匪情形、请饬成禄等出关进剿、并请饬拨兵饷各折。木垒、奇台、古城等处均已无贼，

讷尔济派委佐领百喜等带兵前往，并招募民勇防守地方，该防御等往济木萨攻夺逆匪粮草，如得大兵出关，回子郡王伯锡尔等均可协同攻剿。成禄一军现在何处？著杨岳斌迅檄该提督带兵出关，与伯锡尔等联络声势，不得再有畏葸迁延，致干重咎。鹤龄一军前次迭经降旨令其会同成禄一军出关剿贼，嗣因兰州兵变调鹤龄驻省防剿。现在省城情形能否安静？如曹克忠军到省，能否替出鹤龄之军，仍令会合成禄出关？并著杨岳斌妥筹调度。巴里坤领饷委员张积功等在兰州守候五年之久，甘肃积欠巴里坤饷银为数甚巨，著杨岳斌于欠解巴城俸饷内迅速筹拨十数万两，陆续派员拨解，并传知张积功等由北路草地解至乌里雅苏台，由讷尔济派员迎提接济，以重兵食而固边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4 35—36页）

同治五年四月壬寅（1866.5.27）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覆陈省城兵变情形并阵上年整顿营务及现在筹办缘由、隆德县城猝被回陷、请调鲍超全军赴甘各折片。甘省营伍积弊原应次第整理，惟须体察事势缓急相度办理，不可偏执重勇轻兵成见一味操切从事。此时事变已成，枪炮火药俱为叛兵抢夺，城门又为所踞，该督现率所部折向省垣进发，自宜先将胁从各兵晓谕解散，使其党与离心，方可次第查拿首犯，按律惩办。若先扬言督兵剿洗，必至该叛兵闭关拒守，攻克需时。现在省外各路回匪均已逼近省城，倘官军顿兵坚城之下，内为叛兵所拒，外为回匪所乘，进退失据，恐大局益形窒碍。该督现已由泾州起程，并令曹克忠一军先回省城，著即饬令迅速前进。杨岳斌务须审度机宜，谋定后动，不可徒逞愤兵，轻于一掷。北山来贼较前倍加，河狄太股围扑省城，并分股绕至车道岭等处阻截官军进援之路，著杨岳斌分饬

将领疏通道路，将省外回匪击退。隆德县城为回匪袭陷，杨岳斌当分兵迅图克复，将该县文武下落查明具奏。鲍超所部兵勇现因捻匪滋扰亟须前往鄂豫助剿，断难调赴甘省。朱南桂等前经曾国荃调赴鄂省，当谕该督抚等酌量派员带勇援甘，尚未据该督抚覆奏。因思宁夏此时已无军务，即著穆图善分拨得力将士前往灵、固一带剿办，腾出雷正绾、谭玉龙等军由杨岳斌相机调遣，互相援应，以厚兵力。林之望前奏彭楚汉等所部十营屡次挫败，该督所报彭楚汉等在车道岭获胜情形是否确实？并著查明具奏。叛兵谋变既有三更后沿街呼人之事，罗宏裕何以未经立时集勇弹压？该叛兵蓄谋既非一日，林之望固未能预筹解散，罗宏裕岂竟漫无见闻？并著杨岳斌确切查明，持平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4 37—39页）

同治五年四月乙巳（1866.5.30）

浙江巡抚马新贻奏：杭城两次殉难之官绅士民妇女业经建立崇义祠，恳恩列入春秋祀典。允之。并颁扁额曰“湖山正气”。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宁、灵次第安定、探闻省城危困、靖远失守一折。靖远县城于三月十四日失守，尚未据杨岳斌奏报。著即将被陷情形及该城文武下落查明具奏，一面抽拨劲旅将隆德、靖远两城迅图克复。现在该将军檄调曹克忠驰赴靖远剿除踞匪，惟该提督一军前有旨谕令驰援省城，自当先其所急，著穆图善、杨岳斌速饬该提督赶紧援省，毋令展转贻误。昨因兰州军情危急，谕令穆图善分拨得力将士前往灵、固一带剿办，腾出雷正绾、谭玉龙等军由杨岳斌调遣。兹据该将军奏俟宁、灵事局大定，侦探何路吃紧，即行移师前进会合歼剿，与前旨吻合，即著迅速调派，毋误事机。窜陷靖远之匪是

否系回逆马生彦、杨文智等，抑系河、狄回匪乘间窃发？孙义宝投诚后，雷正绾派令孙义漳接统其众。现在雷恒正法，该回众麇集固原、会宁、韦州、半个城一带是否尚属安靖，抑或窜赴靖远？著穆图善、杨岳斌确切探明，星速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5 2—3页）

同治五年四月丙午（1866.5.31）

谕军机大臣等：马新贻奏浙省积欠云贵两省兵饷拟请分别新旧按年带解及劝捐抵饷一折。滇黔两省军事孔棘，待饷均殷，既据马新贻筹定数目，即著按照所议源源措解，以应急需。至所称云贵距浙较远，路多梗阻，委解颇难，黔省既有委员来浙劝捐，其月饷即发交该委员汇解以归简易，即著张亮基饬令该委员查照办理。其应解滇饷或由该省派员来浙领解，或解存邻省藩库，遇便搭解，著劳崇光斟酌情形先期议定，知会马新贻照办，庶免迟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5 3—4页）

浙江巡抚马新贻奏：遵查浙江月协甘饷二万两、闽饷十四万两，现将协闽一款奏明停止，移为海塘之用。惟甘肃军务正紧，不能不兼筹并顾，拟自本年六月为始添拨银三万两，共五万两，按月解运。下部知之。

（卷175 4—5页）

同治五年四月辛亥（1866.6.5）

又谕：杨岳斌奏谭玉龙难胜统领之任，请以曹克忠接统所部等语。谭玉龙自当统领后性情疲玩，不洽众情，以致陇州四营相率哗溃，焚毁帐房，遗失器械。似此骄纵偾事，岂堪再令统带，贻误戎行？曹克忠威望素著，谭玉龙所部各军著即交曹克忠统带以期得力。谭玉龙才略平庸，若再不知奋勉，即著杨

岳斌据实参办，毋稍瞻徇。罗得胜、余炳忠所部各营溃散甚多，不能约束，正忠营本系革弁刘正高管带，此次拔往陇州，乃交与罗得胜代管，而自居住西安，难保非知情先避。罗得胜、刘正高均著交刘蓉就近严切讯究，如有主使情弊，即著按照军法从事，毋稍轻纵。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5 19—20页）

以甘肃张家川等处迭克贼巢，予出力总兵官仇有道以提督用，赏都司屈国香等花翎，把总王占春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甘肃陇州勇丁溃散，革副将罗得胜、余炳忠职。

以运解甘肃军火船只被焚，革候选知县曾广照职。

（卷175 21页）

同治五年四月壬子（1866.6.6）

谕军机大臣等：刘蓉奏甘省大股回匪并力回窜、请饬督臣先清东路并请饬穆图善拔营驻扎灵州等处各折片。河、狄、固原、会宁诸逆相率蠢动，隆德、靖远既已先后失陷，庄浪、华亭并形危急，现复扰及庆阳府属之西峰镇、焦村等处，将入陕疆；逆酋孙义漳等将前所收降之马德馨及总兵刘玉昌等数人戕毙，复逼胁静宁、萧河等堡降回随同起事。为今之计，当专用力于东北，杜平、固出窜之路，通庆、泾馈运之途，后顾无虞，方可节节前进。即著杨岳斌派拨兵勇先将华亭、宁州等处力图保护，以次克复隆德、靖远，翦除强寇，引军而西，向平、固、静、会以规皋兰。林之望呼援甚切，曾谕令杨岳斌调派曹克忠督兵赴援。军情变幻无常，该督老于行阵，惟当通筹大局，稳慎进取，方为不负委任。刘蓉现拟赴泾州一行，该督抚将进止机宜妥为商酌，务出万全。陕西汧、陇等处逼近回氛，并饬该抚督饬在事将弁实力防剿，毋稍疏忽。穆图善前奏

马化漋投诚、呈缴军械马匹各情，是否尚有隐匿？该将军派员查勘，必须核实办理，毋任再有构煽。穆图善拟俟宁、灵一律肃清，察看贼势何路吃紧，移师遄征。著即懔遵前旨，派拨马步各营驻扎灵州、盐茶交界之地，与杨岳斌东路各军遥为声援，既以绝陕回马生彦等勾结之路，亦以坚甘回马化漋等归顺之诚。据刘蓉奏甘回素多愚懦，此次构难实为陕回所迫；陕回狡悍性成，屡抚屡叛，此时甘回可抚，陕回尚不可抚等语。并著穆图善详察情形分别办理，毋得一味姑息致贻后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5 22—23页）

同治五年四月丙辰（1866.6.10）

又谕：劳崇光奏抵省日期、办理情形一折。劳崇光由平彝起程，于二月十五日抵省，马如龙率各回弁夔鞬道左，整队郊迎，汉回民人夹道欢呼，人心大定。该督于马如龙等进谒时示以体统，待以真诚，无不恭顺悚惕，罔敢桀骜。月来城内回练、土练抢劫之事及省外各处汉回互斗之案皆已敛戢。可见该处官民非不知尊奉朝廷。止以数年来督抚视为畏途，几同化外。此次该督轻骑前往，驾驭得宜，胆识俱优，实能不负委任。杜逆汶秀盘踞大理，闻该督入省，于各隘口纠党抗拒，即著该督妥筹进剿，谋定后动，以期一鼓歼除。该督于回弁中分别推诚委任，其居心叵测者，密商马如龙设法钳制，并饬张文德、全祖凯等将所部严明纪律，秋毫无犯，俾滇省兵练知所效法，实为切中肯綮。从此官弁军民消去汉回之见，两释猜疑，自必人人思奋。使贪使诈，惟在该督斟酌而遣策之。至滇省坏法乱纪，事同初创，应办各件棼如乱丝，补救之方自难急求速效，又在该督从容整理，次第举行，以期渐复旧制，固不必操之过急也。另片奏丽江、鹤庆、剑川前经杨玉科攻克，现复为

大理逆回竭力环攻，寡不敌众，仍复失陷。该处深入敌境，距省一千余里，势难孤守，著劳崇光严饬永北、大姚等处扼要严防，与大兵订期合剿，以为牵制贼势之计。其杨玉科下落，并著查明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5 29—31页）

又谕：麟兴奏蒙兵不能凑集、请由内地派拨劲旅、并拟来京请训、请另简员与俄国立界各折片。据称各爱曼蒙兵迭经催调，无如该盟长等总以“近来西疆不靖，差务倍增，蒙古穷迫，万难筹调”为词，即勉强凑集，亦为数无几，且临阵操兵，缓不济急等语。伊犁军情危殆万分，待援甚急，内地之兵固应迅即出关，而乌城距伊犁较近，尤宜简练各军以资协助。著麟兴懔遵前旨，将调到蒙兵逐加训练，即由该大臣统率前往伊犁，毋再迟延干咎。麟兴奉命赴援，正应赶紧起程以副委任，乃转欲来京请训，实属不知缓急，有意取巧。麟兴所请来京陛见之处著不准行，仍传旨严行申饬。前谕令杨岳斌于曹克忠军到省后，替出鹤龄之军会合成禄出关援剿，即著杨岳斌严催成禄带兵出关。倘该提督再有畏葸迁延，即行严参惩办。至鹤龄一军能否替出？并著妥筹调派。俄国使臣会立乌里雅苏台边界事宜，著俟该使臣有前来会勘信息，再由麟兴等迅速奏闻。明谊等奏都司胜通患病，可否回旗就医等语。现在巴里坤差务需员，著即饬令胜通就近调理，所请回旗就医之处著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5 31—32页）

以云南克复普洱等城出力，赏游击李锦文等花翎，同知杨存初等蓝翎，知府夏家畴等加衔、升叙有差。

以云南普洱府城上年被贼窜陷，革总兵官特克慎、同知曾绍理、府经历温培义、守备王起职，仍留营。

追予云南思茅厅殉难同知徐自森、千总张炳文等祭葬、世职加等，徐自森妻宋氏旌表如例。

（卷175 32—33页）

同治五年四月丁巳（1866.6.11）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抵泾先后筹办情形一折。杨岳斌行抵泾州，因庄浪被围，隆德失守，炭山股匪已窜宁州，东路事急，未便抽身西去，著即懔遵前旨速饬曹克忠带队回援，将近省回氛次第扫荡再进兰垣。杨岳斌现在督率诸军剿清东路，而省城粮食万分缺乏，该督务当严饬张瑞珍等赶办粮石分运曹克忠军营，兼顾省城，毋稍贻误。曹克忠业已启行，该督应否另赴巩昌督办军务，兼顾粮运之处，并著酌度机宜妥筹办理。刘蓉前奏甘回可抚，陕回不可抚，此次陕目孙义漳等由固来泾递禀乞降，求归原籍，业经杨岳斌批准。如该回等委系真心求抚，自应网开一面，但人数尚多，既不便复令回陕别滋事端，而浮住甘境亦非长久之计。刘蓉计已到泾，即著该督抚悉心筹划，妥商安置该回之策，毋令失所，毋贻后患，方为不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5 33—34页）

同治五年四月戊午（1866.6.12）

谕内阁：吏部奏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之子张师劬应否赏还荫生、声明请旨一折。据称举人张师劬由伊父张芾侍郎任内得有二品荫生，嗣因张芾革职，照例革荫；张芾起用后，旋于同治元年五月在籍殉难，奉旨照侍郎例从优赐恤，与承荫品秩相当，惟系照侍郎赐恤，究与生前开复者有间，应否还荫之处，请旨遵行等语。张芾前在陕西原籍劝谕回匪，在仓头镇地方被害甚惨，业经降旨照侍郎例赐恤。该故员殁于王事，忠烈可风，伊子张师劬原得二品荫生著加恩准其赏还，用示笃念忠

荩至意。

（卷175 36页）

又谕：刘蓉奏逆回大股分窜陕疆、现筹剿办、并陈折阅林之望章奏所述情形、拟筹办法各折片，林之望奏击退省外贼匪、固守待援、请饬曹克忠等军筹办省贼、杨岳斌所部楚军并图泾原并陕回投诚各折片，本日已传谕林之望妥筹防守矣。陕省逆回盘踞甘省日久，现复勾结各路大股扑犯陕境陇州、汧阳两城，均经防兵击退，现由小路窜至凤翔境内，边马已至岐山。该逆自三月以来徘徊于华亭、崇信、灵台、庄浪之间，窥伺陕疆已非一日，非厚集兵力不足以遏狂氛。刘蓉现饬各路防兵分投堵截，并调潼关驻扎各营驰往凤郡，一面咨令杨岳斌派拨马步诸军截前蹑后，即著杨岳斌、刘蓉合力会剿，尽歼丑类，毋令扰及陕疆。林之望折内所陈击退逼城逆回各情，据刘蓉奏称陕中并无所闻，西安距兰州较远，该藩司所奏情形是否确实？著杨岳斌就近探明具奏。该督所部楚勇为兰州兵回所共忌，而于百姓则素无积怨，林之望所请将楚军各营全数调往泾原，而以省城左右防剿责成曹克忠等办理，显系被叛兵所胁饰词入奏，并非该藩司本意。惟陕回近已悉萃陇东，据刘蓉奏以曹克忠分军移护省城，而拨楚军并力东剿以通粮道，尚协此时权宜等语。即著杨岳斌统筹全局，酌度情形，妥为调派。省城粮米告罄，势颇岌岌，并著杨岳斌飞饬曹克忠购办麦面杂粮随时接济，毋稍迟误。马士彦由陕入甘，屡抚屡叛，此次复向林之望投诚，该藩司给予顶带等件以纾省垣之急，惟请归并宁夏一带与马化漋一律办理，难保不与该处回匪勾结复生枝节。著穆图善、杨岳斌妥商，另择甘省回居旧地暂为安插，以示羁縻。林之望原折二件、片一件，均著抄给杨岳斌阅看。刘蓉另折奏陕省火药局被焚一折，本日已谕令湖北、河南、山西各督

抚迅速如数拨解矣。火药被轰至十余万斤之多，该管局人员漫无防范，非寻常疏忽可比。著刘蓉迅即查明，严参惩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5 37—39页）

又谕：传谕甘肃布政使林之望。林之望奏击退逼城逆回、固守待援、并陕回倾心投诚、恳恩准予安抚各折片。甘肃省城粮食久缺，狄、河回匪数万环逼省垣，焚抢滋扰，经鹤龄等督军奋击，张玉春、文象奎等军分路兜剿，迭获胜仗，贼众败退，剿办甚属出力。即著林之望激励兵勇扼要严防，遇贼即击，毋得稍有疏虞。省城粮米罄尽，饥困情形实深廑系，前已迭谕杨岳斌等迅速设法解济，并令其檄调曹克忠一军赴省救援，现闻曹克忠已购办麦面杂粮随时解送兰垣，而林之望折内则称仅接曹克忠三次函覆，而于运粮一节并未声明，究竟有无接济？现在如何筹办？并著林之望随时具奏。陕回马士彦等既据林之望奏称倾心投诚，并将所捐粮石陆续运省，是其悔过自新尚属出于至诚，自应宽其既往，另予安置。本日已谕令穆图善、杨岳斌择地安插，林之望当静候该将军等筹商妥协，札饬遵行。马士彦等现经林之望饬赴东北一带助剿，如能将省城粮食源源解运，尤足徵向化之心。林之望当激励马士彦等勉图报效，力赎前愆。至逼城回匪诡言投诚，其居心殊不可测，林之望惟当就现有兵力认真堵剿，不得稍涉大意致堕诡计。杨岳斌现在泾州办理甘省东路军务，所部楚勇自应调赴东路以厚兵力，已谕该督迅速调派。其曹克忠一军距兰较近，业经迭次谕令进援，林之望俟该提督到省，即可将防剿事宜与之妥筹办理。密片一件著留中。

（卷175 39—40页）

又谕：林之望奏川军饷银久缺，请饬速解等语。鹤龄所带

川兵三营由平番调防兰州省城，因粮饷缺乏饿毙甚多。川省应解之饷何以一年之久未经解到？该军现在兰州剿贼颇能得力，亟应源源接济以固军心。著崇实、骆秉章即将鹤龄一军饷银迅速拨解，不得稍存膜视。现在由川入甘之路时虞梗塞，并著咨会杨岳斌、刘蓉添派兵勇，协同解饷委员探明道路，护送前进，仍一面知照林之望于川饷抵甘时派兵迎提，务须设法解到，毋得畏难坐视，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5 40—41页）

同治五年五月己未（1866.6.13）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官军移扎甘郡、前军进逼肃州并连日获胜情形各折。甘凉一带贼垒林立，经成禄派拨已革知县窦型等带队陆续由凉州前进，先解永昌城围，进扎距肃州六十里之黄泥铺，已革总兵庆瑞等进扎双井子，互为声援，将迭次扑营之贼先后击败，追杀甚多，该提督亦拟督队由甘郡驰赴肃州前敌。著成禄乘此声威激励诸军迅将肃州城垣攻克，毋稍迁延。伊犁被围日久，危急万分，该提督于攻克肃城后即当星夜督军出关，驰援新疆各城以解倒悬，不得稍存观望。道员黎献前已有旨令杨岳斌察看，现据成禄奏称该员被肃、甘两属绅耆控告有受贿缓师、纵勇殃民等事，情节较重，著杨岳斌确切查明，据实严参，不得稍事徇隐。所有黎献前辖之南北两营，均著专归成禄调遣，即由该提督派员管带。其黎献所领之马步六营，即著交署肃州镇总兵黄祖淦代领，申明纪律，严加钤束。该提督前次奏请以降调镇迪道文麟督办行营粮台，文麟现已简放哈密办事大臣，著杨岳斌赶紧另派妥员前往经理该军营粮台事务，并饬甘、凉两属地方官将该军营日食面斤草料就地设法供支，源源协济，不得稍存玩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复甘肃肃州阵亡已革副将王梦麟原官，予祭葬、世职。把

总秦飞龙祭葬、世职加等。

（卷176 1—3页）

同治五年五月壬戌（1866.6.16）

谕军机大臣等：张亮基奏逆匪袭踞兴义府城并新城回匪勾结贞丰贼匪袭城、永宁州属汉夷仇杀各情形暨请留刘岳昭暂缓赴滇各折片。新城回匪金万照等勾结贞丰贼匪袭踞兴义府城，将迭著战功之马忠惨加残害，张亮基于各属禀报不符之处详加剖析，既知金万照等之甘心从逆，何以仍示羁縻？且于张定中之禀报不实、狼狈为奸者，反令其暂署游击，代办总兵，实属意存迁就，著即迅速查明兴义失守实在情形，另委妥员往署游击等缺，责令会同现署知府陈聘儒调齐勇练，务将兴义府城赶紧收复，并将贞丰等处次第戡定，不得再事颟顸，致贼势益形滋蔓。署知府李保衡是否殉难，抑被拘囚？著张亮基查明具奏。永宁州属新寨、烈山村汉民杀害教民一案，主教胡缚理称系署知州尹树棠无端带练戕害，而张亮基咨访则系从教夷民平日焚杀滋扰，汉民激于公忿，纠众报复，杀毙乌拉岩夷民三人，尹树棠前往弹压始各解散，与胡缚理所称情节迥殊。张亮基务当督饬委员秉公查明，速行了结，毋得迁延日久，另生枝节。前据刘岳昭奏请回川筹商军事，当经谕令俟遵绥军务事定即行驰赴新任，毋庸折回川省。张亮基惟当与刘岳昭会商熟计，务将绥阳一带克日肃清，则黔省军声日振，即可力图自强，正不得专恃援兵，自甘颓靡。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6 5—7页）

又谕：张亮基奏饷项万分支绌，请饬川省分拨重庆、泸州两处厘金解黔，并请饬催李元度迅速进兵各等语。贵州地瘠民贫，饷无所出，军兴以来各省协饷久停，益形拮据。前经谕令欠解黔饷各督抚将历年积欠各饷分年陆续解还，迄今半年之

久，仅据湖南省解到协饷、捐饷银七万余两，杯水车薪，无济实用。该省民穷财尽，饥溃堪虞，四川重庆府、沪州两处距黔较近，抽收盐斤及百货厘金尚属丰旺，若酌量分拨就近解黔，于军饷不无小补，即著崇实、骆秉章将该府、州所收厘金按月划分一半，由黔省随时委员赴该府、州领解以济急需，毋得意存畛域，稍涉推诿。李元度一军，前据李瀚章奏称与兆琛所部分路进扎镇远、铜仁，兹据张亮基奏称都匀苗匪、教匪现在攻扑荔波县城，势甚猖獗，该署抚已派副将卢希恒等军往剿，兵力尚单。该处为由粤赴黔要路，饷道攸关，且恐该匪与潘、何逆党勾结上窜，即著李瀚章酌调周洪印所部相机前进。其兆琛、李元度等所需饷项，并著宽为筹备，以收饱腾之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6 7—8页）

同治五年五月戊辰（1866.6.22）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收复灵州并省城变乱、通筹西北大局情形各一折。灵州回弁马朝清捐交银米，缴械投诚，经穆图善派令佐领丰绅等前往收复州城，委知县尹泗等代理知州、参将等缺，并查明该回民金积堡并无私藏器械，现在汉民归业甚众，均各安堵如常，办理尚妥。即著穆图善、杨岳斌督饬该处地方文武将抚恤难民、清查地亩一切善后事宜妥速筹办，以期各安生业。所陈省城标兵因饷哗变各情，与杨岳斌前奏大略相同。其河、狄各回扑犯省城，亦经林之望奏及。迭经有旨谕令杨岳斌催督曹克忠带兵进援，并据奏称曹克忠业已启行，该督亲赴巩昌办粮接济，即著催令该提督径赴兰州抚定群情，次第将省外回氛实力扫荡，绥靖岩疆。穆图善所称陕甘回众宜分别招抚，杨岳斌前赴泾州时陕回于途中递禀投诚，该督不肯批准，该回众逾数万到处剽掠，以致盐、固等处逆氛遍地等语。

朝廷于回众本无歧视，如果真心悔罪，自当予以自新。惟陕回窜甘者陕省既不能相容，甘省自当妥筹安插，著杨岳斌、刘蓉恪遵前旨悉心筹办，以期节饷休兵，毋得偏执。平凉各县回民均由马朝清代递禀呈乞抚，穆图善拟委曹熙带马朝清驰赴各路相机妥办，并著该将军、总督等和衷商办，毋使剿抚两歧。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请催各省协饷等语。穆图善军营及接管都兴阿各营所需月饷，各省欠解甚巨，深虞哗溃。所有穆图善军营山西、陕西每月各应解之二万两、四川应解之一万两、陕西月解西蒙克西克营之三千两、山西月解新募楚勇等营六千两，著该督、抚等务须设法源源接济，按月拨解。其都兴阿各营每月应由山西藩库解银一万五千两、河东道解银二万三千两、湖北解银二万两、两淮解银二万两、山东解银一万两，并著各该督、抚按月筹解穆图善军营，不得稍有延误。各该省从前历欠穆图善营及都兴阿各营月饷，仍各先筹拨五万两迅速委解，以济要需。至四川每月应解之盐货厘金项下银一万两，嗣后著由川径解宁夏军营交纳，毋庸解陕西藩库。其从前已解陕西之项，并准由穆图善提解来营应用。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官文、穆图善、崇实、骆秉章、李鸿章、曾国荃、阎敬铭、赵长龄、刘蓉，并传谕王榕吉知之。

（卷176 21—23页）

同治五年五月辛未（1866.6.25）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崔逆分窜陕疆、分军会击、并陈现在局势一折。逆匪崔三窜扰凤歧，经陕军击退，旋复回窜甘境，现又有回逆马队由华亭所属马峡口小道横突而过，势复东趋。该逆食匮计穷，时思窜扰陕疆以图狂逞，汧陇一带前经刘蓉派令萧德扬等分投防守，蒋凝学所部楚军前由邠长径趋泾

州，计已到防，著杨岳斌、刘蓉即饬各军联络声势，探明贼踪合力兜击，毋令阑入陕疆复形滋蔓，并著杨岳斌责令谭玉龙迅速进兵，将隆德县城力图攻拔，节节扫荡，疏通粮路。孙义淳、马澱甲等既有反正之意，自当暂示羁縻，俾免与各股逆匪勾结。杨岳斌仍当妥筹防范，毋稍大意。平凉地方虽有沈大兴数营扼扎，恐兵力尚单，现在灵州回弁马化漼已经投诚，东北一路渐次绥定，著穆图善仍遵前旨，酌拨兵勇分扎盐、固等处，与平凉官军互相策应，以免贼匪再图窥伺。曹克忠一军现在曾否进省？杨岳斌现赴巩昌筹运军粮，务当源源解济俾免匮乏。省城一带群回环伺，应如何分兵防剿之处，并著妥筹布置，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西峰镇阵亡守备杨正兴祭葬、世职加等。

（卷176 26—27页）

同治五年五月甲戌（1866.6.28）

谕军机大臣等：图库尔奏营盘被陷、塔城失守、溃兵应扎何处、请给棍噶扎勒参关防，广凤、奎昌奏塔城失陷、呼毕勒罕等带兵移至乌梁海等处、派员开导拦阻各折片。览奏曷胜愤懑。城（塔）城被困日久，该逆突于二月初七日纠同哈萨克扑陷官军营盘，旋于二十六日攻破城池，图库尔有带兵之责，乃于贼匪攻扑塔城并不赶紧救援，以致城池失陷，实属咎无可辞，著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图库尔既闻塔城失守之信，即应商同棍噶扎勒参督率官兵力图克复，乃竟带领厄鲁特等移至科属乌梁海土尔扈特地方，竟置塔城于不顾，尤为荒谬。棍噶扎勒参从前剿贼颇能得力，业经有旨赏给呼图克图名号，此次因病移营遂至失利，尚属可原。著图库尔即行商同该呼图克图统率厄鲁特蒙古官兵迅回旧地，挑选精锐规复塔城，力图自赎。倘再迁延不进，定将图库尔从重治罪，决不姑宽。武隆额前给棍噶扎勒参

关防，著准该呼图克图执掌以资统带。图库尔等移营西进，需用粮食军火等项，著广凤、奎昌迅筹拨给，俾利遄行。塔城被困年余，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坐视邻境之危并不设法援应，以致终于沦陷，亦属有负委任，著传旨严行申饬。现在塔城既失，难保该匪不伺隙东趋，乌、科两城防守亦关紧要，著明谊、广凤等预筹布置，严密防维，毋稍疏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已简放德兴阿，未到任以前令李云麟署理。李云麟系弃瑕录用之员，尤当激发天良勉图报称，著即率同图库尔等迅速前进规克塔城。布尔和德、德克吉讷均在科境，并著帮同李云麟等前赴塔城办理剿匪事宜，不得迁延观望，致干重谷。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7 1—3页）

又谕：前因西路军务紧急，迭经谕令成禄整队出关迅速应援。兹据广凤、奎昌、图库尔等先后奏到塔尔巴哈台城被回匪攻陷，厄鲁特人众逃至科城，并风闻伊犁大城有失守之信，关外情形日益糜烂。成禄奉命西征为日已久，乃因肃州未复，节节逗留，杨岳斌身任兼圻，剿办回匪是其专责，并不选派劲旅协同成禄规复肃州，以致关外各城援绝被陷。杨岳斌、成禄均著传旨严行申饬。杨岳斌计已行抵巩昌，著即饬曹克忠驰赴兰州妥筹布置，并选派得力兵勇前赴肃州一带剿洗，催令成禄迅速出关，将各路回匪次第扫荡。倘再玩延，必将成禄重治其罪。懔之。本日有人奏杨岳斌人甚朴忠，办事认真，惟风闻甘省兵变为杨岳斌发饷不均，偏袒楚勇所致等语。该督身膺重寄，所部营兵自当加意拊循，推诚布公，方可收同心御侮之效，断不可稍存歧视，致众兵解体贻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7 3—4页）

又谕：前因新疆军务紧要，曾经谕令王榕吉筹办军火米面，由绥远城运至乌里雅苏台交明谊等拨给应用。旋据王榕吉奏称先后拨解马枪一千杆、乌枪五百杆并刀箭铅丸火药等件分起解绥，又劾碾清水河厅仓谷四千石就近由绥转运赴乌。兹据图库尔、广凤、奎昌等先后奏称塔尔巴哈台城被回匪攻陷，图库尔收集溃散，并厄鲁特蒙古七千余人退至科布多境内，该城存项无多，不敷分给，兵勇及蒙古人众日有饿毙，待哺嗷嗷，亟须迅筹接济，著赵长龄即将各省解到新疆饷银并晋省应协之饷迅速派员解赴绥远城，咨照该城将军克日设法转运乌城，由明谊等拨解科布多发给图库尔等以拯饥困。其军火米面并著再行添筹若干陆续赶解，不得稍分畛域，致误要需。所有购办军火米面等费，即由晋省协饷项下划扣，作正开销。新疆各城大半沦陷，须由科布多转运粮饷以便图库尔等力图恢复，赵长龄务当顾全大局随时解济，毋稍膜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7 4—5页）

同治五年五月乙亥（1866.6.29）

又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接据荣全咨称伊犁大城于正月二十二日失守，合城官员殉难，现筹恢复等语。伊犁大城困守已久，终以援兵不至为贼攻破。明谊等坐视邻封之危不思设法援救，实堪痛恨。现在荣全文称俄国来文俄官不日带兵数千名同往收复，并有俄兵数十名结队陆续前来之语。该国于伊城危急之时未允借兵，忽于伊城失陷之后慨许助剿，其居心已可概见。若非中国力图自强迅速派兵前往会剿，不足杜其觊觎之心。本日已令库克吉泰督办新疆北路军务，并令神机营王大臣、直隶总督挑选旗绿各营精兵数千前赴科布多听候库克吉泰调遣。惟道路辽远，库克吉泰由广东副都统升任西安将军，一时尚难行抵新疆，明谊、麟兴、车林敦多布、广凤、奎昌、明

瑶务当就现有兵力将乌、科两城防守事宜妥筹布置。麟兴并遵前旨将调到蒙古官兵赶紧训练，克日统带前赴李云麟等军营，妥筹规复伊、塔各城。现在事势已急，所调蒙兵亦不拘定六千之数致滋迟误。伊犁将军已令荣全署理，荣全未回以前，即著李云麟暂行代办，将伊城溃散兵勇设法拊循招集，重振军威。塔尔巴哈台城即责成李云麟、图库尔等督同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统率厄鲁特等蒙兵迅即前进，力图攻拔。一俟塔城收复，即行合兵进规伊犁为次第扫荡之举。广凤、奎昌、明瑶仍遵昨日谕旨将图库尔等粮食军饷筹画拨给，毋稍歧视。至各省指拨伊城饷银，已谕令户部咨催各该督抚迅解乌里雅苏台，由明谊等酌量缓急均匀拨用，毋庸再行借由俄站转解致有他虞。新疆全局糜烂，非南北两路合力进剿不足大挫凶锋，著杨岳斌惇遵昨日谕旨迅派得力兵勇前赴肃州一带剿匪，以便成禄迅速出关将各路回匪以次扫除。倘成禄仍事稽延，必当重治其罪。鹤龄一军本为出关之用，曹克忠抵省后即可腾出此军西行助剿。著杨岳斌相机调派，毋稍玩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7　7—9页）

又谕：昨据广凤等奏塔尔巴哈台失陷，本日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接据荣全咨称伊犁大城失守等语。新疆回匪变乱以来几及两载，各城困守待援，　前调成禄等军出关剿贼，　又因肃州一带回氛未靖，节节扫荡，　未能克期前进；　且即出关以后，尚须将哈密一带贼匪剿除方能西进，亦属缓不济急。因思乌、科两城为北路屏蔽，现在伊、塔两城既经失陷，若不迅调劲旅前往剿办，难保该逆不骎骎东犯，大局益难收拾。库克吉泰前经简放西安将军，现在行抵何处？即派该将军督办新疆北路军务，取道草地，由乌、科两城进发。神机营兵及直隶绿营官兵素经训练，剿贼必能得力，即著神机营王大臣、刘长佑商

同将旗绿各营共凑调兵二三千名，派员管带由北路草地前赴科布多，听候库克吉泰调遣。所需军火器械等件，著该王大臣及该督妥筹应付，以便遄行。甘肃宁、灵现已安定，情形稍松，著穆图善先其所急，挑选精兵一二千名，遴派得力将领即由宁夏北路取道出口，驰赴科布多会齐，一并归库克吉泰调遣，不得稍有延误。穆图善办理招抚事宜何时可以竣事？能否酌留兵勇弹压宁、灵等处降回，而自率精兵与库克吉泰会剿？并著该将军通盘筹画，奏明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7 9—10页）

又谕：伊城业经失陷，自应迅图规复，以冀挽回西陲大局。关内之兵相距寖远，虽经迭催成禄等克期出关，恐其到尚需时。本日复谕令乌里雅苏台选拨蒙兵由该城大员统带前往。俄国既肯借兵合力进取，更可易于集事。荣全到俄已久，情形谅必熟悉，所筹内外交涉事宜颇中肯綮，伊犁将军即著荣全署理以重事权。著与俄国带兵官斟酌机宜，慎筹办理。倘俄兵即日启行，著即赶紧会合前进，迅克伊城；如俄兵一时未齐，荣全亦可先回伊犁边境接办本任事务，将溃兵散勇迅速招集，以期复整军威再图扫荡。其中进止机宜务须审机度势，以策万全。现存喀帕儿库内及斜米等处饷银既经荣全派员会同俄官看守，自必妥协。此项饷银转输非易，如有急需之处，准由荣全酌量提用，毋得稍事虚糜。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俄官当伊城未失之先，于中国借兵一事枝梧日久，延不肯发；一闻伊城失守之信，即允带兵数千同往恢复。其助剿之真伪殊难深信。伊城与俄国地界毗连，现既为贼所踞，易起俄人侵占之心，难保不以借兵为名从中取利。现已有旨令荣全署理伊犁将军，荣全自当审度机宜妥为驾驭，既须示以至诚，尤须加意预防，俾免别生枝节。本日所寄该署将军谕旨，

因其现居俄境，未便将此意示悉致为俄国所知，即明谊等亦未便以此意宣诸公牖咨会荣全。本日所寄荣全谕旨印封一件系由乌里雅苏台转递，即著明谊拣派能事委员一二人藉赍递谕旨为名，将接到印封赍送俄境交付荣全拆看，并将潜防俄人之意由委员面向荣全密行口传，令其外示羁縻，内筹防范，不可稍涉大意。至荣全只身寄居俄境，如果俄人别生觊觎，非空言所能禁止。著明谊密饬派往委员传知该署将军相度机宜，先行驰赴伊犁边境收集溃兵遣勇整练成军，一面约会俄兵进剿，李云麟亦即统率所部迅拔塔城，会同麟兴督催蒙兵前赴伊城，与荣全合力规复伊犁。中国兵力既厚，则俄人觊觎之心自消。将来克城之后，俄人亦不得专为彼功，尚可就我范围，易于收拾。李云麟代办伊犁将军事务尤当迅速图功，力顾全局，不得迁延观望，坐误事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折一件并另寄荣全谕旨一道，均著抄给明谊、李云麟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177　11—13页）

同治五年五月辛巳（1866.7.5）

又谕：刘蓉奏回逆大股复窜陇州、另以骑贼绕窜凤翔、请饬穆图善等派兵会剿、请将出力之镇西军汇案保奖各折片。逆回马生彦、孙义漳等纠集靖远、静宁等处巨股众约三四万人陆续窜至陇州，经刘蓉派令萧德扬、黄鼎等迎击，屡获胜仗，该逆马队分股由麟游绕至凤翔，势颇蔓延。陇州各军被贼隔断，骎骎有内窜腹地之势。刘蓉现饬刘厚基率亲兵五营折赴凤翔，并令萧庆高率湘果三营赶赴宝鸡，著即催令该二军赶紧前进，迎头截剿。陇州贼众兵单，该抚务当督饬萧德扬等奋力堵剿，毋稍大意。此次贼众倾巢犯陕，计图大逞，较之各聚一隅似易殄灭。惟陕省止此兵力，若任其内窜，又将不可收拾。著穆图善先拨金顺带领得力马队由定边取道邠长驰赴凤翔，随即分拨

步队继进。窜甘逆回现俱弃城挈眷回窜陕境，甘省情形稍松，著杨岳斌先拨驻秦州之王得胜一军由莲花城趋赴陇州，仍抽调各路得力劲旅亲督会剿，务须趁各逆酋麇聚之时合力兜剿，以收聚歼之效。刘蓉另片奏甘回董福祥等窜踞安化属之枣子碥等处，同知鄢太愚等越境会剿，屡次获捷。镇西军迭次冒险远征，劳绩尤著，所有尤为出力员弁著刘蓉汇案核实保奖，毋许冒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图库尔等奏前往科布多调兵一折。塔尔巴哈台失陷，亟应派兵进剿。现在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阿隆阿前赴科布多请兵援剿以图恢复，该呼图克图志切同仇，殊堪嘉尚。即著广凤、奎昌、明瑶赶紧调拨兵弁，交李云麟督同棍噶扎勒参等克日进剿，毋稍迁延。所需粮食军火等项，著广凤等懔遵迭次谕旨迅筹拨给。塔城被难逃出之七千余众，广凤等务当妥为安置，毋令失所滋事。图库尔本有应得之咎，若不亟图补救，奋勉立功，其罪更不可逭。即著统兵前进，毋许徒托空言。李云麟代办伊犁将军事务，又任参赞，尤当督率图库尔等迅速进兵，将塔城相机恢复，方为不负委任。前谕明谊等调拨蒙兵交麟兴统带规复伊、塔各城，现在是否调拨？殊深廑念。明谊、车林敦多布务当迅筹挑选，不许任意迟延。麟兴于蒙兵训练成军后，克日统率赴李云麟军营会商办理。阿隆阿、布尔和德均著随同李云麟、图库尔进剿，不准迁延观望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7 18—21页）

同治五年五月丙戌（1866.7.10）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营官倡乱率众东溃，请分别严办，并王仁和等军接仗，李助发败挫情形，览奏曷胜焦急。提督谭玉龙收领饷银二万九千两，仅发给备营一万一千两，其余

银数概行克扣入己，以致众论沸腾，又复纵令勇丁掳杀良民，经杨岳斌派令王得胜接统其众，谭玉龙辄以奸诡之言耸动众听，倡议向西安溃走。总兵陈义挺身倡乱，参将焦万海等同声附和，谭玉龙遂乘夜率领各营一并溃走。雷正绾所部人数无多，泾防各军兵力未厚，势难阻遏，此时恐已窜入陕境。陇州、凤翔一带本有回匪窜扰，防剿当更吃重。刘蓉务当督率兵勇严密堵截，毋任纷窜各处蔓延为患。陕省防兵本形单薄，此时亟须添兵助剿。前经谕令穆图善调派金顺马队并拨得力步队驰赴凤翔一带应援，著该将军懔遵前旨迅即分拨驰往，并于拨发金顺等马步各军外，添拨数营驰援陕省以厚兵力，不得推诿延误。庆阳张在山所部尚有十余营，能否酌拨数营赴陕？著杨岳斌、刘蓉酌量情形调拨。泾防各营将士仍著刘蓉就近调度，应如何阻截追剿与陕军夹击援应之处，均由该抚相机办理。谭玉龙于所属营官各给银百两，将弁虽为所惑，而勇丁则因其克扣饷银积愤甚深，未必尽甘心反叛。刘蓉当分遣明干委员驰赴各溃勇营中剀切晓谕，令其缴械解散，各归原籍，一面将附逆死党分别剿办。至谭玉龙等业已煽众溃变，且有至西安另图大事之语，岂肯听刘蓉传讯？余炳忠、焦万海系怂令谭玉龙谋反之人，亦岂能仅以发遣了事？记名提督谭玉龙、总兵陈义、参将焦万海均著即行革职，并已革参将余炳忠均著刘蓉设法擒获，就地正法。秦州为粮运要路，杨岳斌务须饬令在防将士严密防守，不可再有疏虞，致断省垣生路。现在兰州情形究竟如何？该督并未奏及。东路情形又复决裂如此，实属漫无布置。若再不力图补救挽回全局，自问当得何罪？总兵王仁和一军护粮赴省，于镇羌等处迭次接仗，虽弁兵颇有伤亡，而粮石尚无疏失。著杨岳斌饬令该总兵会同凉州镇派援各营合力堵击，畅通粮道，不得稍有疏虞。李助发督剿张家堡一带贼营业经获

胜，乃于收队之后突被另股贼匪横冲，该营官等不察号令，临阵慌乱，以致李助发受伤，兵勇伤亡不少，实堪痛恨。所有营官李春海、陈正荣即著杨岳斌严行参办以肃军令；都司云从龙著即行革职，暂准留营效力以赎前愆。曹克忠现由马营前赴兰省，即著杨岳斌严饬该提督迅将省城收复。曹克忠到省后，鹤龄一军即可饬令西行，会合成禄所部星速出关，毋任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177 29—31页）

同治五年六月乙未（1866.7.19）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金顺奏宁夏满营兵饷缺乏、请饬山西按季拨解一折。前因宁夏兵饷紧要，经常升奏准由山西河东道协甘饷内按年划拨银十万两，由该营委员按季领取。兹据奏称自上年奉拨至今已及半载，仅据拨解银三万两；该处粮价昂贵，兵丁度日维艰，专赖此款源源拨解藉资接济。现经户部奏明将河东道协济宁夏满营兵饷改由山西藩库划拨，即著赵长龄将此项饷银按季拨解二万五千两，务须先期筹拨，由该营委员提解，不得仍前延缓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灵州阵亡防御连升等祭葬、世职。

（卷178 12—13页）

同治五年六月丁酉（1866.7.21）

谕军机大臣等：刘长佑奏遵调官兵赴科布多并沥陈办理情形一折。据称直隶绿营官兵前经调赴甘省花马池，近因南路防务未撤，大名各镇未能征调，惟提标及宣化镇官兵尚可调拨，第皆系步队，万余里草地并无车马供应，整队前进，抵防之后恐成疲敝之师各等语。所奏亦系实在情形。惟科布多为北路屏蔽，现在陕省军务未竣而山西防务亦尚未稍松，别无可调之兵可以进援。刘长佑拟调提标及宣化镇标官兵前往，即著饬令挑

选精壮兵丁克日驰赴张家口听候库克吉泰调遣，毋得稍存推诿。前调赴甘省花马池之兵既有逃亡，即应募补，岂可任其旷缺？并著刘长佑迅速饬令募补足额，认真训练，以资防剿而固畿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78 15—16页）

又谕：穆图善奏遵筹现在情形并盐固回众求抚一折。甘肃省城兵变以来迄今已逾数月，曹克忠一军驻扎巩昌马营监尚未前进，杨岳斌于马峡口被回逆崔三攻扑，折回华亭，是省城竟无一支援兵，危急曷堪设想？该督迁延省外不敢进师，不知是何意见？现在谭玉龙一军变而东溃，是所谓先清东路之说已成画饼。若再不将省城根本重地力图保全，倘有疏虞致为逆回占踞，该督岂得诿过于人，以为事不干己耶？前屡据林之望奏报河、狄回匪攻扑省城势甚危急，是穆图善所称叛兵勾结河、狄回匪之说恐亦系意料之词。该处急盼曹克忠等军赴援，若竟置之不理，又复绝乏粮食，饥变之卒不至勾结回匪踞城不止？著杨岳斌迅即催令曹克忠督兵前进，将省外逆回扫荡，入城将叛兵妥为抚定，晓以祸福，毋令疑惧，擒斩首恶数人以图补救。该督亦即整队继进，为曹克忠后路声援，毋得跋前疐后，偏执成见，贻误地方，致干罪戾。宁、灵现在安谧，而穆图善所部尚称完整，屡经有旨谕令该将军拨兵前赴盐、固剿办，杨岳斌此次又咨令由中卫进兵会攻河、狄以顾省城，该将军辄藉口饷需，反欲于夏禾收后始令周文翔、曹熙等赴盐、固办抚。又，屡次奏报均云俟探明何路吃重，再由何路进剿。试问甘省军情此时尚有何路不吃重耶？该将军身膺督办，岂得株守一隅，日以空言敷衍？穆图善此奏未免沾染军营观望迁延习气，殊属非是。现在盐、固回众既拟投诚，著该将军一面派员办理，一面分兵由中卫进剿，与杨岳斌、曹克忠之军互为声援，将省外逆

回早日廓清，毋再延误干咎。谭玉龙东窜后，迭谕穆图善派金顺马步数营驰援凤翔，曾否调拨？著该将军迅即驰奏。省城情形及现办情形若何，久未据杨岳斌奏报，并著该督迅速奏闻以慰廑系。本日复据讷尔济等奏巴里坤等城待援孔亟，成禄屡经催令出关，曾否拔队起行？著该督咨催该提督迅赴戎机，毋得畏葸不前致干严谴。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讷尔济等奏巴里坤东路贼匪扑城、迭经官兵击退、哈密回子勾结南路缠头来攻巴城、请饬拨科城存银各折片。哈密贼匪窜至三乡湖攻扑巴城，经官兵击退，该逆盘踞高家湖，掳掠东路村庄，直扑满城，又经讷尔济等督兵苦战，逆匪败遁，由奎苏地方东窜。该逆虽经官军击退，难保不复肆诡谋。讷尔济、何琯仍当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不可稍涉大意。此次剿匪出力之官兵民勇，准讷尔济等择尤保奏。哈密回子苏布尔格勾结南路一带缠头，约马贼四五千人来攻巴城，郡王伯锡尔投递公文内称日盼大兵出关，讷尔济将该郡王原文咨送军机处，此时尚未接到。仍著讷尔济等将该处贼情随时侦探，一面咨照该郡王将南路缠头设法防范，妥为弹压。巴城粮饷十分缺乏，讷尔济咨商广凤等将科城备拨银一万两采办口粮以济兵粮，广凤执意不肯，坐视邻封饥困，殊属不知缓急。著广凤、奎昌、明瑶将备拨古城军营银一万两赶紧发交讷尔济等委员会同科布多委员采买粮石运解巴城，毋得稍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广凤、奎昌、明瑶、讷尔济，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178 16—19页）

同治五年六月己亥（1866.7.23）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杨岳斌奏谭玉龙等率众东溃，当经密谕杨岳斌、刘蓉等调拨各军追剿阻截，并令刘蓉将倡乱各统将擒获正法。兹据刘蓉奏陇州、保安各军击败回匪，并谭玉龙深

自引咎，现办招抚溃勇情形，览奏均悉。回逆大股东窜陇州，经萧德扬等军分路攻击迭获大胜，斩戮甚多，踏毁贼巢数十处，逆势大蹙，正可乘机剿洗。该逆现退踞陇州西北故关一带，即著杨岳斌迅饬王得胜统率所部由马鹿镇驰往陇州，杜截逆匪回窜之路，与陕军会合夹击以收聚歼之效。保安一带回匪蓄意东窜，鄢太愚、段登云等均能用计设伏，屡次截击获胜，著刘蓉饬令该统将等随时扼要严防，不可稍形疏懈，尤须截其窜往陇州之路，毋任与马生彦等股匪勾结蔓延。至东窜溃散勇丁，已据雷正绾将陈义、阎定邦七营收留，其余五六营行至泾州驻扎尚未滋事，若操之太蹙，恐不免激成事端。然一味姑容，则相率效尤，日后益难听约束。此次各营哗溃，实由谭玉龙等蓄谋煽惑众心所致，自当设法将为首倡议之人拿获惩办，其余被胁勇丁姑免深究。谭玉龙曾有"前赴西安共图大事"之语，此时又欲赴陕西剿贼立功自赎，恐非出于至诚。刘蓉仍当遵照前旨斟酌办理，不可堕其术中，致贻后患。陈义系首先倡议溃散之人，所部勇丁既经雷正绾招收，陈义应如何设法惩办之处，著杨岳斌就近咨会雷正绾相机妥办。总兵陈德隆八营由邠、乾赴陇助剿，并著刘蓉妥为调遣，迅扫回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8 20—21页）

同治五年六月辛丑（1866.7.25）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官兵合围肃州并迭获胜仗及请饬杨岳斌迅解马匹炮位、黎献一军交黄祖淦管带各折片。肃州匪众经官兵于二月间击败后，该逆退走入城，复经庆瑞等三面围逼，迭次获胜，四月初六等日逆众率党扑犯，又经官军击败，该逆闭关不敢复出。成禄派守备吴定山赴关外安、敦、玉一带招勇以防窜逸，办理尚属妥协。贼势既已穷蹙，自可克期攻拔。著

成禄迅饬庆瑞等将肃州城力图克复，以期节节扫荡，鼓行出关，以副委任。黎献一军所存无几，而横悍扰民，不可不急加钤束，前有旨令归黄祖淦管带以资攻剿，即著杨岳斌速饬遵行。凉属贼氛甚炽，署总兵杨占鳌因兵单饷绌未能展布，而道途梗阻，饷源匮竭。肃州一军，前有强敌，后无接应，殊深廑系，并著杨岳斌懔遵前旨赶紧回省，以固根本而资兼顾。成禄需用马匹炮位最关紧要，著杨岳斌挑选精壮马三百匹、大小炮位二十尊解赴肃州军营以资应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8 25—26页）

同治五年六月庚戌（1866.8.3）

谕军机大臣等：刘蓉奏官军剿贼获胜、踏平老巢、追逐出陕、并谭玉龙一军剿回情形、催调穆图善等营、各军分路布置各折片，穆图善奏派兵赴陕会剿并拨兵赴援新疆一折。逆回盘踞陇州之故关一带并力抗拒，经陕省官军攻克故关，分途追杀甚多。其续由华亭窜至上关一带另股回匪，亦经刘厚基会同谭玉龙击败，将上下关贼巢攻毁，窜陕回匪悉数追逐出境。所有出力员弁，著刘蓉择尤保奏。阵亡将士，查明请恤。此次逆匪既受大创，刘蓉自当乘胜饬令萧庆高等军将盘踞华亭尖骨山余匪殄除，即由清水一带节节进剿以清甘省东路。静宁回匪万余东窜，张家川逆匪复勾结固原党与数万图窜陕境，固原、华亭等处续有股匪分窜铁马河等处，陇州兵力未厚，备多力分。穆图善现派总兵李曙堂等管带楚勇一千五百名驰赴陕省吴旗镇，并派西蒙克西克马队赴陕助剿，即著饬令星速起程，毋稍迟缓。至甘省回窜陕境各匪半系当日胁从窜甘之众，刘蓉自当分别良莠，剿抚兼施，不得概行截杀，致令党与日固，防剿益形棘手。著杨岳斌、刘蓉遵照前旨另筹安插之法，以期日久相安。穆图善亦当相机进驻盐、固一带，疏通甘省东路，与陇州

各军互为声援。张在山一军即著杨岳斌饬令拨出三营移扎鄜州之河上原，联络陕军互相援应。谭玉龙率勇东溃，迭经谕令刘蓉查办，何以尚未覆奏？此次该革员复率勇剿匪，究竟该革员有无谋变？所部各营是否尚思溃散？著刘蓉迅速查明，斟酌情形办理。穆图善拟将在营之直隶官兵一千名饬回直隶，交刘长佑派赴口外归库克吉泰带赴新疆，即著照所拟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刘蓉奏甘省军务实因饷源枯竭，军无斗志；现在逆回饥窘窜陕，如能就陕边剿灭一股，即可为甘省减除一股；惟添募马勇，厚集兵力，而饷需无出，莫遂远图，请饬浙江月协饷银六万两、广东月协饷银四万两即从六月为始，按月委解湖北藩库转解赴陕，酌量分拨陕甘各营等语。前据马新贻奏浙江月协甘饷银二万两，目前闽饷停止，本欲移为海塘之需，惟甘肃军务紧要，不能不兼筹并顾，请自本年六月为始添拨银三万两，共银五万两，按月解鄂转解等语。此次刘蓉所奏添兵增饷，与甘省通力合作剿办回逆，实系目前至急之务。马新贻能否于月协五万两之外每月添拨若干两，务当不分畛域极力筹拨。其已经奏定饷数，仍当源源运解，不得稍有迟延。广东军务已竣，刘蓉请拨之月饷四万两，著瑞麟、蒋益澧设法筹措，自本年六月起，按月如数派员解赴湖北转解陕西，毋许藉词推诿。刘蓉于各该省解到协饷，当督饬林寿图酌量缓急分拨陕甘各营以赡饥军。一俟陕边军务稍定，仍将此项协饷拨归甘省，俾收饱腾之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上关阵亡副将方得元、参将余炳忠、游击殷得高、都司邵至成等祭葬、世职。

（卷179 13—16页）

同治五年六月乙卯（1866.8.8）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回省日期并现筹情形一折。曹克忠督率所部十余营于五月初四日驰赴兰州，该标兵安静如常，并无闭城抗拒情事，其为因事启衅，并非有心谋逆已可概见。杨岳斌现由安定回抵省城将乱兵查拿惩办，止应将为首倡乱及著名积恶之犯擒获正法，其被胁附从诸人自应概免株累，俾众心各释疑惧。不可逞愤妄行肆戮，致已定人心复行摇动。省城被戕各官，准由该督查明汇案请恤。在城弹压抚绥各员并出城拿贼之弁勇，并准分别酌保，毋许冒滥。谭玉龙率勇东溃，前据该督奏请饬刘蓉将谭玉龙擒获，追缴侵扣饷银，即行正法；昨据刘蓉奏称该革员率勇在陇州与回匪接仗获胜，余炳忠力战阵亡，与该督所奏事属两歧。究竟谭玉龙有无谋变情形，抑或因身获重咎为立功赎罪之举？并著杨岳斌确实查明，迅速覆奏，不准稍有回护。河、狄回匪时出滋扰，阻隔粮道，若不亟加痛剿，官军困于分防，必至坐受牵掣。杨岳斌现咨雷正绾督饬各营专顾平庆等处，腾出张在山十三营赴省，会合各军进剿狄道，次及河州，亦是先其所急之策。即著督饬张在山等迅速进兵疏通粮道，以苏兵民之困，并将河、狄踞匪次第扫荡净尽，毋再迁延至负委任。曹克忠平日带兵勇往，所向有功，于甘省诸将中最为出色，兹因疾请假就医，倘不允其所请，不足以示体恤。著赏假两个月，并发去人参四两交该提督祗领，即在兰州城内安心调理，毋庸远道就医以省跋涉。伊所部各营，著照杨岳斌所请令王得胜等分统，提督印务即著邓全忠暂行护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79 20—21页）

同治五年七月己未（1866.8.12）

谕军机大臣等：据穆图善奏称山西省每月应解大营月饷五万余两多有蒂欠，宁夏善后银十万两分厘未解，委员提到银二

万两，该藩司批解时又将善后及大营军饷、楚勇口粮一并混入，不敷分拨，请饬该省分别筹解各等语。宁夏饷糈奇窘，军民嗷嗷待哺，山西应解月饷并善后银两自应分别如数拨解以济急需。著赵长龄督饬藩司王榕吉，将宁夏大营饷银按月源源委解，并将善后银十万两懔遵前次谕旨限一个月解交，或先批解银五万两，毋许迟延含混。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80 7页）

同治五年七月庚申（1866.8.13）

谕内阁：李云麟奏请将昏懦误事及避贼出境之大员惩办一折。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平日不能振作，当塔尔巴哈台被围待饷急切，广凤并不将该城饷银派员赶紧解送，迨武隆额派兵迎提始行发给，卒致饷银未到，塔尔巴哈台已失。巴里坤至科布多购买羊只，广凤复不肯垫给羊价，有心截留饷银。其因病奏请开缺，实属意图规避。种种昏懦，殊堪痛恨。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图库尔前于塔城失陷时，念系贼众兵单，从宽将该员革职留任。兹据李云麟奏称该员弃城出境，避贼远飏，直至科布多境内，岂可稍事姑容？广凤、图库尔均著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寻刑部奏：审明各节，按律定拟。得旨：已革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著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已革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图库尔著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卷180 8页）

同治五年七月辛酉（1866.8.14）

谕军机大臣等：李云麟奏请另简能员办理伊犁将军事务，并统筹西路全局及拟先规取乌鲁木齐暨塔城失守情形各一折。所奏于西路情形尚为明晰。伊犁将军印务前派荣全署理，该参赞在俄国台站未经具奏行抵何处，因令李云麟代办，藉所联络声势，规复各城。现据李云麟奏拟统兵由奇、古一带趋乌鲁木

齐相机进剿，布置亦颇有条理，自毋庸以力难任重为辞稍涉推诿。军情变幻无常，西陲又远在万里之外，而奏报寥寥，朝廷岂能深悉？所降谕旨与现办情形或有未能尽合之处。至内地军务未靖，兵饷俱形支绌，人材尤不敷简派，李云麟岂不知之？并非有人壅蔽。准、回两部逼近强邻，未便遽议弃地。乌鲁木齐为诸路要冲，屯田最多，该署参赞拟驰赴乌里雅苏台与麟兴等会商调蒙兵进剿，所见尚是。此时李云麟计已行抵乌城，即著与麟兴、车林敦多布筹商，将赛因诺颜、扎萨克图汗两爱曼之兵调齐，由麟兴统带前进。科布多所调蒙兵由德克吉讷、布尔和德统带前进。李云麟即驰赴塔境，将厄鲁特人众挑选精锐，交棍噶扎勒参等统带随同进剿，均于古城取齐。现已时届秋令，该署参赞既知进兵以七八月为宜，自无待谕旨敦迫，即著速由古城进兵规复乌城，　藉可节节进剿。棍噶扎勒参既与土尔扈特亲王有隙，即著饬令统带厄鲁特部众随同该署参赞由古城进兵，毋令仍留塔境。至土尔扈特亲王革爵之事既未平允，岂可置之不论？著李云麟查明具奏，候旨办理，以维外藩之心。李云麟另片奏科布多所调之兵拟分两营，交阿隆阿、棍噶扎勒参分带，　并拟减为一千二百名，　其所调赛因诺颜等蒙兵分为三营，与布尔和德等分带，尚属妥协，著照所请行。并著奎昌、明瑶于换防绿营兵内酌挑二三十名，　及换防满员内酌派二三人，随同李云麟办理营务。其科城所存捐输马一千匹，即著奎昌等拨给厄鲁特蒙兵以资乘骑。李云麟另片奏请将解存科城之伊犁饷银四万两就近提用等语。此项饷银前经广凤等奏请提充科城官兵欠饷，批令撙节提用。所存银两，著奎昌等全数拨交李云麟支用。并前谕留备塔尔巴哈台军需费银二万两，现在塔城既难进剿，　并著奎昌等一并发给李云麟军营，　以免停兵待饷。刑部主事锡纶既据奏称熟悉西路情形，即著该旗都统传知

该员即由草地前进赶赴古城，交李云麟差委。护军参领福恩、都司德禄均著准其调赴军营。福恩卡伦员缺，著奎昌等派员署理。李云麟所请另行拣派之处，并著该衙门查明办理。李云麟膺此重任，务当临事而惧，不可稍涉夸张，遇有应奏事件，不妨据实直陈，以副朝廷殷殷求治之意。再，据棍噶扎勒参奏北路军情并请调喇嘛帮同进剿及自陈足疾举发各折。该呼图克图志切报效，深堪嘉尚。前因降旨奖励，颁给关防，无庸另行派人执掌。其拟请于乌里雅苏台拣带喇嘛帮同进剿，如于军事无碍，即著李云麟传谕令其于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内挑选喇嘛二三名以资得力。棍噶扎勒参另片奏于科布多所属地方派喇嘛一人设立经馆奉经，著照所请行。至该呼图克图奏称无兵可带，现在李云麟拟令酌带厄鲁特兵丁随同进剿，是棍噶扎勒参并非无兵可以统带。该呼图克图受朝廷厚恩，著李云麟剴切传谕，令其奋勉图报，毋得以无人听信等辞希图诿卸。李云麟现在代办伊犁将军印务，各城皆其统辖，所有此次麟兴等统带乌、科两城及厄鲁特兵丁，均著归李云麟调遣。该署参赞久经行阵，较之麟兴等自能谙练。麟兴务当和衷商酌，不得稍有掣肘，李云麟亦不得稍存趋避，惟当力任其难，用副期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实授奎昌科布多参赞大臣，以乌什帮办大臣伊昌阿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调哈密帮办大臣明瑶为科布多帮办大臣，科布多帮办大臣奎章为哈密帮办大臣。

（卷180 9—13页）

同治五年七月壬戌（1866.8.15）

又谕：何璟奏官军会合回众克复哈密城池、并请免伯锡尔罪名各折片。哈密久为贼踞，经何璟派兵前往会同伯锡尔所派

回兵将逆回击败，克复城池，毙贼甚多，所办甚妥。著讷尔济传谕伯锡尔协同凌祥等各饬所部合力搜剿，务将逃散余匪珍尽，毋令余烬复燃。尤须分别良莠，不可滥杀无辜，并著何瑞饬令凌祥等严防该匪回窜，毋稍疏懈。现在该城甫经收复，亟须地方大员前往镇抚，文麟系哈密办事大臣，责无旁贷，著即由肃州军营星夜驰赴该城，会同伯锡尔将善后事宜妥为筹办。奎章昨已改补哈密帮办大臣，自应赶赴新任以重职守，并著刘蓉查明奎章行抵何处，催令迅速前进，毋任逗留。伯锡尔本有应得之咎，既经会合官军剿贼克城，著加恩免其治罪。伯锡尔当倍加感激，抚绥回众力捍贼踪。若再不知愧奋，国法具在，宽典不可屡邀也。成禄督兵围逼肃州，贼势已蹙，著乘势迅图攻拔，统率鹤龄等军星夜出关，由哈密一带节节西进。现在关外自巴里坤以东渐次安定，李云麟计已行抵乌里雅苏台，即著遵奉昨日谕旨，调派各军赴古城取齐，与巴里坤、哈密联为一气，庶进攻乌鲁木齐可无后顾之虞。巴里坤饷需奇绌，何瑞请饬陕甘总督筹拨银数十万两固属甘省应解之饷，惟关内饷银亦未充足，著杨岳斌赶紧先拨数万两交巴里坤委员张积功解赴何瑞军营以济眉急，其余欠解各款仍当随时接济。敦煌、安西等州县素为产粮之区，并著杨岳斌严檄各该地方官拨运仓粮数千石赴巴里坤以资兵食。山西应解新疆饷银，前已谕令赵长龄由绥远城解往乌里雅苏台，著即懔遵前旨办理。其直隶、四川、山东、河南应解新疆饷银，仍著赵长龄飞催各该省解赴山西，由赵长龄递至绥远城转解乌里雅苏台。此项饷银到后，并著李云麟商同麟兴匀拨各路军营，并分济巴里坤应用。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李云麟、杨岳斌、刘蓉、赵长龄、讷尔济、成禄、文麟、奎章，并传谕何瑞知之。

以收复哈密城池，赏游击凌祥、千总赵英杰巴图鲁名号，

把总孙渊椿以守备用并赏花翎，余升叙有差。

（卷180 14—17页）

同治五年七月丁丑（1866.8.30）

以云南昭通剿洗贼巢出力，赏守备马文龙等花翎，千总浦开甲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81 13页）

同治五年七月戊寅（1866.8.31）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筹办南路军务、请饬穆图善移师西向、覆陈彭楚汉等军并无讳败为胜情形各折片。回匪被陕军击退折窜入甘，秦安、清水等处贼骑纵横，渐逼秦州。该督现调蒋凝学统带安字营勇赴省，俟此军到时，即拟出省剿办秦州附近一带回匪。惟省垣兵变甫经粗定，且附近各处贼匪尚未殄除，正须大吏驻扎藉资镇摄，该督甫还兰州即思出省，能否无忧内顾？务须统筹全局妥协办理，不得顾此失彼又蹈从前覆辙。秦州一带现既檄令王得胜等相机堵剿，并调张在山、傅先宗等前往助剿，著即严饬各军极力剿办，毋令完善之地致有疏虞。平番迤至凉州俱为逆回出没，亟应分兵剿除贼匪，疏通省垣粮路，现在宁、灵一带业已安定，无须多兵驻扎，著穆图善酌度情形，督率所部由中卫鼓行而西，直赴平番，节节进剿，毋稍延误。该将军仍酌留兵勇镇守宁、灵等处以备不虞。其平、固一路防剿事宜，即著杨岳斌饬令雷正绾妥为办理。杨岳斌所称彭楚汉等军在车道岭等处击贼获胜，并无讳败捏报情事，仍著督饬彭楚汉等认真剿贼，奋勉立功。杨岳斌另片奏截留林之望折报拆阅，自请议处，并将林之望折补行呈递。该藩司由驿驰递折报，杨岳斌辄于中途截留擅行拆阅，且迟至数旬之久始行补递，实属不晓事体。杨岳斌著交部议处。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议：杨岳斌应照不应重私罪降三级调用例

上加等降五级调用，无庸查级纪议抵。得旨：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降为三品顶带以示薄惩。

又谕：据林之望奏称督臣杨岳斌办事认真，持身勤俭，惟于封疆大体未甚谙练，辄至为人所误；雷正绾等军转战多年，熟悉地利贼情，该督由陕入甘，因刘蓉先入之言以雷正绾为不可用，周显承等窥伺其意遂从而倾陷之，致令一败涂地；又仿刘蓉远兵亲勇之法以省兵为不可用，省标及外镇将备陆续罢退，以随营楚勇代之，诸事更张，怨望之徒遂谓该督引用私人，本省升途断绝，各营愤恨，省标特首发其难；省城源源仓存粮一万数千石，兰州道英奎设局专供客军，并纷纷捐罚，将城内搜括无遗，因将源源仓之粮全供楚军，纵令地方官挪移、借发标兵额粮，致官民蓄积一空，秦王川撤防不守，粮无来源；英奎复请派员弁赴乡，凡民间窖藏悉行查封，给以贱价，该员并巧于趋避，自请赴陕购粮，迄无颗粒运甘；本省委提晋饷七万两行至东路，复被督臣全数截留，以致省城粮尽兵溃；并据杨岳斌奏参粮台支放由该藩司主持，何以毫无稽核，率尔敷陈？并称林之望所参英奎各情均系得自传闻，全无影响，及查明彭楚汉等军在车道岭获胜属实各等语。杨岳斌与林之望所奏均有偏袒之处，持论未得其平。著穆图善将甘省营兵每月粮额多寡、楚军勇粮多寡及欠饷日月久暂详细查明，并将林之望所参英奎、周显承各情确切查明，秉公据实覆奏，毋稍偏徇。彭楚汉等军在车道岭获胜情形是否讳败为胜，著一并查明具奏。林之望折一件、杨岳斌片二件，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巩昌府城解围暨平毁贼巢出力，予总兵官邓全忠、彭忠国以提督简放，赏副将包荣道、何发相、印大文、王芳朝、严文广、胡世彦、参将陈富有、袁景魁、杨珍稳、李保

安、胡金林、易文举、李占春、傅连升、魏绍珍、田大胜、许圻和、满万亭、陈化兴巴图鲁名号，同知祁兑、游击彭得胜等花翎，守备徐世全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81 14—18页）

同治五年七月庚辰（1866.9.2）

又谕：讷尔济等奏拿获勾结逆回之台吉、请旨正法、请拨军饷以顾急需、并请添拨蒙兵赴吐鲁番会剿各折片。巴里坤饷需告竭，经讷尔济等暂借商铺银两应用，嗣经乌里雅苏台先后解到银二万二千两，藉偿借款尚属不敷，而于满汉兵粮仍无裨益。现在待饷甚迫，亟应速筹拨解。惟李云麟现在乌、科两城料理进兵，饷需亦关紧要，著麟兴等遇有协拨新疆饷银解抵乌城，无论何款先行借拨巴里坤城银数万两以资接济，仍俟甘肃将应解巴城俸饷批解到乌即行归款，并著一面知照讷尔济等派员迎提，俾免延误。哈密克复，余匪逃窜吐鲁番，哈密郡王伯锡尔拟由明安郡王派拨蒙兵，会同巴里坤满汉官兵及缠头数千名前赴吐鲁番助剿，正可乘此声威节节进攻。著麟兴等饬令明安郡王迅挑蒙兵五六百名前赴哈密会同进剿，并著讷尔济传谕伯锡尔奋勉立功，务期士饱马腾，迅歼丑类。哈密台吉帕塔诺什等胆敢勾结逆回攻陷哈密，侵犯巴城，实堪痛恨，著讷尔济等将该犯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麟兴、车林敦多布、锦丕勒多尔济、讷尔济，并传谕何瑞知之。

（卷181 23—24页）

同治五年七月甲申（1866.9.6）

谕军机大臣等：李鹤年奏张、牛两逆分股西窜已至新野、邓州、任、赖股匪由新郑、禹密窜至襄城以南、现饬豫军分投追剿一折。张、牛两逆经马德昭、宋庆等军乘胜疾追，颇有斩获，该抚因东面吃紧调回马德昭一军，现止宋庆一军追截，兵

力殊形单薄。该匪现由邓州往西南奔窜，著官文、曾国荃督饬各将领分路扼守，一面派兵出境与豫军合力兜剿，尽歼丑类，免致入境滋扰，更为妥善。曾国荃已扎德安，务当审机度势妥筹调度。任、赖一股由许、禹窜至襄城，陕、汝一路门户洞开，毫无准备，马德昭一军势难兼顾，著曾国藩迅饬周盛传、潘鼎新等督饬诸军实力进剿，毋任该匪西窜，致剿办又形棘手。李鹤年另片奏宋仙镇至黄河南岸也系飞沙，旋挖旋圮，现以六营兵勇先行试办，不能以全力从事，自系实在情形，著即照所陈办理。如兵力不敷，或添募勇丁藉资防剿，前敌之兵未可再行抽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1 29—30页）

同治五年八月丁亥（1866.9.9）

宁夏将军穆图善奏筹计现在军情，先带马队驰赴中卫布置进剿。得旨：盐、固安抚事宜仍当妥筹办理，不可稍涉大意。该将军现拟驰赴中卫察看进兵，即著催调各营统带前进，与杨岳斌之兵联络声势，扫荡逆氛，以副委任。

（卷182 2页）

同治五年八月戊子（1866.9.10）

署陕西巡抚刘蓉因病解职，调安徽巡抚乔松年为陕西巡抚，以安徽布政使英翰为巡抚，以广东布政使张兆栋为安徽布政使，以广东按察使李福泰为布政使。

哈密帮办大臣奎章因病解职，赏已革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头等侍卫，为哈密帮办大臣。

以甘肃克复宁夏等城出力，赏提督黄金山、刘定邦、总兵官胡世英、程兴烈、马洪胜一品封典，协领海禄、巴尔疆阿、搏栋阿、额尔庆额、委参领富恒、佐领杨德、兴林、骁骑校赫尔精额、鄂辍尔、副将西玉元、罗承勋、万金荣、参将李复玉、

关得胜、钟立春、岳佐福、游击余明正、华宏发、阳凤仙、李考祥、周占魁、董金春、刘崇庆、程泰旺、都司汪永金、黄仕彪、张志春、孙占魁、张寿安、唐玉春、陈全胜、石定邦、李宏林、刘宏发、李大胜、雷万福、李云飞、守备李福友巴图鲁名号，台吉沙克吉扎布等花翎，守备周炳恩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182 3—4页）

同治五年八月乙未（1866.9.17）

以甘肃平罗、中卫两县守城出力，赏都司白天保等花翎，知州王赞襄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

（卷182 17页）

同治五年八月丁酉（1866.9.19）

以克复哈密城出力，赏游击文桢等花翎，把总王祺等蓝翎，余升叙、免罪有差。

（卷182 18页）

同治五年八月己亥（1866.9.21）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督臣调度乖方、请饬查办一折。陕甘总督杨岳斌前因在江南督带水师迭克坚城，特畀以兼圻重任，原冀其调度合宜，肃清回务。乃如所奏偏厚楚勇，捏报胜仗，致有童谣流传，并任用参将周显承、知府张瑞珍，而以谗言参劾署宁州知州张抡元、秦安县知县刘元绩，是非倒置，岂能胜此重任？杨岳斌前因藩司林之望揭参，业经降旨交穆图善查明据实覆奏。兹复有人列款纠参，并著该将军按照折内所陈逐款查明，秉公具奏，毋得稍有偏徇。又有人奏刘元绩在甘肃十余年，所莅各任俱有政绩，何以杨岳斌正月间参奏内有“肆行贪酷，绅民呈控劣迹甚多”之语？著穆图善一并详细确查具奏，以昭核实。原折片及杨岳斌前参刘元绩折，均著抄给阅

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182 18—19页）

同治五年八月庚子（1866.9.22）

又谕：李云麟奏遵旨进规乌鲁木齐、请旨预定节制、请饬后路征兵径赴奇、古并催兵出关、兼筹甘肃拨兵情形各折片。李云麟所筹将三路之兵合攻乌鲁木齐，在古城安设粮台按兵给饷，并乌、科、塔三城现调蒙兵四千名，定期前进各节，均著照所请行。成禄一军，前谕令杨岳斌另行派兵围攻肃州，以便腾出该提督出关，乃阅时甚久，该督并未派兵更替。嗣据成禄奏报贼势甚蹙，围剿正当吃紧，是以仍令成禄一军迅速攻拔肃州，俾出关后不至有所阻滞。兹据李云麟奏甘肃省城令杨岳斌拨兵驻守，饬鹤龄一军与黄祖淦共围肃州，惟黄祖淦所部不过千余人，而成禄续招之南北两营二千余人俱系本地练勇，出关未必得力，若将此项练勇归并黄祖淦与鹤龄共围肃州，则成禄一军可以更替出关等语。所筹亦尚周妥。杨岳斌回省布置计已大定，著即速饬鹤龄督兵西进，会同黄祖淦接办肃州攻剿事宜，毋再任意抗违，自干罪戾。成禄于鹤龄等抵肃州后，即赶紧起程鼓行而西，驰赴奇、古一带会同李云麟等军相机剿办，不准藉词延宕。李云麟现在督兵进剿，即著恪遵迭次谕旨，调派各军奋勉立功以副委任。奇、古民勇进攻逆回先胜后败，散粮虽为贼踞，而该处民勇志切同仇，自属可用。李云麟务当迅速前进，招集练勇鼓舞而振作之，因粮于贼，当可协助官军共歼丑类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赏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三等侍卫李云麟头等侍卫，帮同西安将军库克吉泰办理新疆军务。

（卷182 23—25页）

同治五年八月癸卯（1866.9.25）

谕内阁：　杨岳斌奏查明标兵变乱始末并现在办理情形一折。本年三月间，甘肃省城弁兵王占鳌等因粮饷不继起意聚众索粮，藉口于裁兵乱伍之说诱众抢杀，并欲勾通回匪入城。初三日子刻，后营兵丁下城求粮，前、左、中各营纷然响应，副将罗宏裕等闻变亟往拦截，该弁兵即入城沿街赶杀，追至该副将衙门，守备席光斗督队直入，乃矛并举，游击李玉安、副将罗宏裕、参将王金阶俱受重伤，幕友、委员尽遭戕害，乘势拥至督署及军需局将幕友、委员、亲兵等一律杀毙，并分掠督协各署、军需、厘金各局，守备汪荣另立野马队剽掠皋兰、金县居民，实属目无法纪，亟应分别严办。该督现将首先谋乱之王占鳌、带队抢杀之席光斗、汪荣等一百二十三人分别正法以昭炯戒。在逃之马魁、马文等，仍著该督饬属严密查拿，务获惩办，毋任漏网。

（卷183　1—2页）

又谕：杨岳斌奏各路军营迭获胜仗、凉郡解严、请饬四川添解军饷并出省剿贼各折片。南字、明字两营在大营川、清水驿、赵家岔、盐沟各处获胜，提督王仁和、署总兵杨占鳌、副都统瑞云等军亦迭次获胜，凉州解严，张在山庆防一军将士匪苏存鸿等股击败，剿办均属出力。在事员弁兵勇，著杨岳斌择尤酌保，毋许冒滥。省垣变乱甫定，正须大吏驻扎藉资镇摄，前据杨岳斌奏拟出省剿贼，当经谕令该督妥筹全局，妥协办理。此时该督业已出省驰赴南路剿贼，虽经派令罗进贤等督带各营留扎省关内外，而根本重地关系非轻，该督仍当迅饬蒋凝学一军赶紧进省，严密布置，毋得顾此失彼再蹈从前覆辙。秦州一带回匪即著该督迅速扫除，不可稍涉延缓。鹤龄所部川军因粮饷不继，饥毙阵亡、余存无多，不成队伍，著即饬令鹤龄将

所存川兵全数遣撤归川，以示体恤。惟肃州围剿正当吃紧，必须甘省另拨一军会同黄祖淦剿办，方可替出成禄督军出关，著杨岳斌懔遵前旨迅即选派得力数营前赴肃州会剿。所有川省应解鹤军饷银，著崇实、骆秉章按月筹拨一万两解交成禄军营，由成禄就近添募勇丁出关剿贼，则兵力较厚，剿办自易得手。该将军、总督等均受朝廷厚恩，务当遵旨迅速筹办，毋得稍有推诿，贻误事机。成禄接奉此旨赶紧料理起程，驰赴奇、古一带会同李云麟等军剿办回匪，不准藉词延宕。陕甘总督已令左宗棠调补，闽省距甘遥远，左宗棠到任尚需时日，杨岳斌仍当振刷精神将地方吏治、军务认真经理，不得存五日京兆之见。倘任意废弛，贻误地方，必重治该督之罪。懔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业经明降谕旨令左宗棠调补陕甘总督，其闽浙总督令吴棠补授，所遗漕运总督令张之万调补，并令苏廷魁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矣。陕甘为边陲重镇，现当回氛甚炽，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该督于接奉谕旨后即将闽浙印务交与英桂兼署，迅即驰赴新任悉心经理，以慰系怀。闽浙现虽平靖，而营务、吏治废弛已久，吴棠到任后务当认真整顿，毋稍松懈。现在洪泽湖等处盛涨，疏泄甚关紧要，而捻逆纷窜，河防亦宜严密，张之万、苏廷魁膺此重任，均宜加意整理，不可稍有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陕甘总督杨岳斌因病解职，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漕运总督吴棠为闽浙总督，未到任前以福州将军英桂兼署。调河东河道总督张之万为漕运总督，以河南布政使苏廷魁

署河东河道总督。

（卷183 3—6页）

以甘肃省城疏防兵变，革副将罗宏裕、参将王金阶、游击李玉安、千总史瀚、把总左域等职，仍留营。

予甘肃达家庄阵亡千总杨楚达祭葬、世职加等。

（卷183 6—7页）

同治五年八月甲辰（1866.9.26）

又谕：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署伊犁将军荣全折单等件。荣全自伊犁大城失守后羁留俄境，欲于图尔根河迤东扎营，聚集索伦等兵。乃索伦营总管德勤有心从逆，推病不出，事不果行。嗣因哈萨克抢夺日甚，荣全带同官兵保护粮石至库库乌苏俄境居住，旋借道至喀帕儿，并发索伦等赊欠银两，派员采买米石，现由喀帕儿往科布多投乌里雅苏台大营。该署将军于上年八月间奉委催调俄兵，所过斜米、库库乌苏等处，经过夷台二十九座，所用车价及赏赉各项银两均著准其作正开销。前存俄国饷银，已饬解饷官赶紧由科布多解往乌里雅苏台，著麟兴、奎昌等派员迎提，于解到后将此项银两交李云麟分拨各营应用以资饱腾。李云麟前奏拟将科城兵一千二百名归荣全统带会合进剿，荣全现到乌里雅苏台，自可与李云麟会晤。即著妥商进剿，用副委任。至参将富贵等奉委护饷并未领过路费，所有借用军饷银两应如何抵销之处，著麟兴等酌量办理。富贵等仍著留营差委。领队锡拉那办粮遇贼，多方保护，旋因积劳身故，著荣全查明请恤，所用饷银帐目著责令克新泰等赶紧报销。俄人在图尔根河以西扎营，目下有何动静？索伦领队从逆之事是否确实？著李云麟密探据实具奏。荣全已派署伊犁将军，嗣后遇有地方公事及紧要军情，著自行具奏，毋庸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调甘肃按察使英奎为陕西按察使，以前任浙江按察使刘典署甘肃按察使。

（卷183 11—13页）

同治五年八月己酉（1866.10.1）

谕军机大臣等：李云麟奏统筹西北路进兵机宜一折。据称口内现调征兵由军台进至科城听调有不便者四：似速实迟，似省实费，似静实扰，且恐军台支应大兵，则一切饷银、军火、文报全行阻隔；更可忧者，回逆若知大兵进剿，分党数千由奇台迤东商贾大路径窜归化城，十一月可到绥远，则三路官兵饷道皆断，坐溃堪虞；方今之计，莫如即令口内征兵由大西路起营前进，则今冬必能抵古；谨将应行事宜开单呈览，请饬军机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并咨行该统兵大臣速议施行等语。大西路为商贾买卖行走之捷径，由巴里坤迤北之三塘湖直趋古城，途径直捷，兼有水草，冬令较暖，可利师行。如此一转移间，既可迅速会剿，又可杜该逆间道东窜之谋，所奏不为无见。若待会议施行，恐致耽延时日。著刘长佑、皂保、庆爱速行传知直隶、察哈尔各带兵官，即照李云麟所请由大西路一带行走。该兵丁行抵归化，沿途西进。著福兴、德勒克多尔济、赵长龄、穆图善、杨岳斌等各饬所属妥为照料，并催趱前进径赴古城，毋任逗留。李云麟单开请动款采买驼只米石等项，著福兴等妥速办理，毋误军行。库克吉泰行抵何处？即著来京陛见。德兴阿速赴古城，与李云麟会筹进剿。李云麟折单著抄给库克吉泰等阅看。车林敦多布患病，已有旨准其开缺调理。其捐输马匹著即赏收，发交李云麟军营听候调拨。应得奖叙，著理藩院核议具奏。现调之兵，由李云麟另行派员管带。锦丕勒多尔济现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著麟兴催令迅速赴任以重职守。李云麟奏采买战马二千匹，准于新疆饷银内动款采买，解赴古城，

备此次所调兵丁乘骑。讷尔济、伯锡尔奏查看哈密情形、请催成禄分兵出关赴哈、并安西等处各派兵一千名、由伯锡尔垫银迎调各折片。哈密汉城拆毁，讷尔济等现带兵暂驻回城，一切口粮盐菜均由伯锡尔垫办，急公可嘉。所有应办善后各事宜，著讷尔济、伯锡尔悉心筹办。死事各官弁，仍著详细查明请恤。伯锡尔垫银五千两，派员迎提。安西、敦煌、玉门所派之兵，著于到哈后妥为调遣。成禄屡经有旨催令出关，此时肃州如尚未攻拔，著杨岳斌懔遵前旨，速派数营前赴肃州会同黄祖淦攻剿，成禄仍赶紧料理带兵出关，由哈密驰赴古城，毋稍延误。内地征兵现不由乌、科二城行走，系为体恤蒙古台站起见，所有蒙古应调之兵仍著麟兴、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明瑶等迅速催集。其俄国解回饷银及陆续解到新疆饷银，并著该大臣等源源报解李云麟军营，用收饱腾之效。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库克吉泰、李云麟、德兴阿、穆图善、德勒克多尔济、福兴、皂保、刘长佑、杨岳斌、赵长龄、麟兴、车林敦多布、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明瑶、讷尔济、伯锡尔、成禄，并传谕庆爱知之。

（卷183 19—22页）

同治五年八月癸丑（1866.10.5）

陕甘总督杨岳斌奏官军进剿张家川逆股获胜。得旨：张家川大股回逆虽经击退，难保不分窜平凉一带，仍著督饬王得胜等乘势追剿，毋令蔓延。

（卷183 28页）

同治五年八月甲寅（1866.10.6）

又谕：杨岳斌奏曹克忠现赴陕西、请催还甘省一折。览奏殊堪骇异。曹克忠系现任甘肃提督，职守攸关，且正当军务吃紧之际，何得擅行弃置，径赴邻省？前因该提督患病，曾经降

旨赏假两个月，令其在兰州城内安心调理，毋庸远道就医，并赏给人参四两以示体恤，乃该提督不候谕旨遽已赴陕，来去自由，实属不晓事体。曹克忠著交部议处，并著刘蓉严催该提督星夜折回甘省。倘再不知轻重任意迁延，致所部将士相率效尤擅离汛地，该提督自问当得何罪？兰州为省垣重地，变乱甫定，文武大员相继出省，空虚可虑，杨岳斌当饬令王得胜等分统曹克忠所部各营恪守纪律，不得任意妄行，并饬令暂护提督邓全忠经理营务，毋任散漫无纪，一面严催蒋凝学统率所部赶紧赴省弹压抚绥。穆图善督率兵勇由宁夏起程前赴中卫一带，即著相机剿办。省垣近日情形若何？饷路是否通畅？并著该将军就近妥筹兼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寻兵部议：曹克忠应照擅离汛守革职私罪例革职，无庸查级纪议抵。得旨：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仍著迅速赴甘肃省垣，毋得任意逗留，再干咎戾。

（卷183 32—34页）

同治五年八月乙卯（1866.10.7）

钦差大臣曾国藩奏：请调浙江处州镇总兵官马德顺赴河南军营管带马队。允之。

（卷183 36页）

同治五年八月丙辰（1866.10.8）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肃城未克、亟筹募勇拔兵、请饬赶办皮衣、派兵前赴哈密、文麟丁忧、请旨办理各折片。成禄官军图攻肃州，由东门等处分路进剿，迭有斩擒，因游击张起龙等阵亡功败垂成，以致坚城未克。成禄屡经有旨催令出关，此时肃州尚未攻拔，著杨岳斌懔遵前旨速拔数营前赴肃州，会同黄祖淦设法围攻，迅图规复。成禄仍赶紧部署一切，带兵出关，毋稍延误。黎献所部马步六营前已有旨交黄祖淦代领，著

杨岳斌、成禄传知黄祖淦即将黎献所领六营妥为管带，以资厚集。黎献能否胜任，尚未据杨岳斌查奏。兹据成禄奏黎献自去冬溃走后，现派熊占魁驻扎总寨，距肃州三十余里不肯前进，并骚扰乡民十室九空等语，著杨岳斌一并详查参奏。曹克忠假期将满，著该督恪遵前旨，责令该提督折回甘省。成禄所请曹克忠西行助剿之处，著该督酌量情形相机调拨。成禄以伯锡尔请兵会攻吐鲁番城，当派精锐一营并安西兵勇一千五百名令明春统带前往。惟哈密新克，必须重臣镇抚，文麟本日已有旨改为署理哈密办事大臣，仍著文麟赶紧出关前赴新任，会同伯锡尔将一切事宜妥为办理。文麟所管粮台事务，著成禄就近另派委员接管。塞外地方苦寒，成禄带兵出关，拟于凉、甘、安、肃各属赶办无面长皮袄统一万件，　所需价值准其作正开销等语。著杨岳斌即照成禄所请，饬属妥速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3　37—39页）

同治五年九月丁巳（1866.10.9）

谕军机大臣等：讷尔济、伯锡尔奏伯锡尔捐输巴里坤满汉兵粮、请饬陕甘总督筹拨军饷粮石一折。本年六月，巴里坤官兵督同回兵进剿，克复哈密，该郡王筹备犒赏银物牛羊米石等项，并散放逐日盐菜口粮，所费甚巨，又安设东北二路军台九处递送文报。在该郡王出于至诚，力图报效，甚属急公可嘉。惟念大兵出关进剿所需口粮甚多，若不预为筹画，诚恐临事周章。著杨岳斌无论何款先行筹拨军饷银十万两，并令敦煌等县迅速拨运仓储粮食十数万石，以顾征兵要需。其哈密驻扎兵勇口粮，仍著伯锡尔暂行垫办，　俟饷项解到，　酌量归款以示体恤。讷尔济另片奏哈密贼踪远飏，缠头各安本业，该大臣拟即起程回任，著照所请迅即回任。所有哈密一切善后事宜，著伯

锡尔于文麟到任后商同办理。至所称哈密协副将及都司、通判关防、巡检印信前于回城缠头处寻出，已交付凌祥等接收开用等语。关防印信既落贼手，岂可仍行开用，漫无稽考？著即咨照礼部另行颁给。如恐一时不能颁到，不妨先刻木质关防印记以昭慎重。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调任陕西巡抚乔松年奏请陛见。得旨：著即前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陕省地方紧要，该抚接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实心实力遇事整顿，力挽因循推诿积习以副委任。

（卷184 2—4页）

同治五年九月甲子（1866.10.16）

又谕：前因穆图善奏请将候补参将王泰来免议，已革副将敖天印、都司刘精益、守备姚正甲均开复原官，当经降旨交部议奏。兹据兵部奏称王泰来一员功过尚足相抵，著即照该部所议免其议处。至刘精益、姚正甲均系永不叙用人员，该将军所请将该二员开复之处，核与定章不符。已革都司刘精益、守备姚正甲均著毋庸开复原官。其敖天印一员于革职后赴甘投效，并未据该将军奏请，亦与奏定章程不符，所请将该革员开复原官之处著毋庸议。各省永不叙用人员，前经谕令各路统兵大臣不准滥行保举，原以杜钻营而肃吏治。穆图善违例滥保，殊属不合，著交部议处。寻议：穆图善应照保题永不叙用人员革职私罪例革职。得旨：著加恩改为降一级留任。

谕军机大臣等：李云麟奏西北大局纵弛、请力改前辙、新疆拨解饷银拟明定章程、请保得力人员办理古城粮台并调员差遣、留差满郎中暂办分局事务各折。西北大局日坏，李云麟请力改前辙，去名务实，挈其纲领，因推陈致弊之由，冀得挽回之本，所奏不无可采。刻下兵力未厚，自不能分。必须俟三路兵力会剿克复乌鲁木齐之后，简军储粮，相机次第雕剿方能有

济。至未经克复各城员缺亦未尽简放，自当随时酌量办理。饷项一节已照李云麟另折派大员经理，应如何督催转运之处，仍著咨商办法以期无误。北路防军实未可恃，著李云麟与麟兴、锦丕勒多尔济商酌妥办，认真整顿。至寄谕之繁，朝廷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似此言之谆谆，尚且听之藐藐，若再不随时训饬，其废弛更不知若何！新疆远隔万里，军情旦夕异宜，岂能偏执己见？其有因诸臣所奏随时指示者，正朝廷不肯遥制之处。如果办事大臣皆能实心实力，何不可便宜从事？李云麟每次陈奏折件议论繁多，该员既知为正不在多言，即当力求实效，毋徒以舌辩见长也。新疆拨解饷银，自应立定章程，方能无误军食。李云麟折内所称征派不宜太纷繁，解款不宜存虚名，经理必须有专责，运解必须有定章，用款不须勤奏报，著户部就所陈各节酌度具奏，咨行各将军、督、抚遵照办理。所请饬户部堂官派精明干练之司员，请赏大衔，发给关防，令驻扎归化城专管新疆饷项事务，尚恐力小任重，难期得力。现在察哈尔征兵将次过竣，著派皂保驰赴归化城专管催趱督运新疆饷项。如各省允解之款久不解到，即由皂保查参，仍会同德勒克多尔济、福兴、赵长龄商酌妥办。李云麟请将内地各省应解之款均令其径至归化城钦派专员处交纳，不必复至晋省停留，是为东路总局；新疆各军各城应用之款，无论何处均由古城酌量分拨，他处不必与闻，是为西路总局；其乌、科两城各立分局专司转运；另折请以候选直隶州知州阿克敦布管理古城粮局，留兵部郎中奇克慎管理乌城分局。均著照所请行，并著德勒克多尔济、福兴督同阿克敦布，由曾在北疆戍守、出差及候补笔帖式、教习三项人员内酌挑二十员名交李云麟差遣委用，并著该将军等催令阿克敦布迅速起程，毋令逾十日之限。李云麟另片奏请以将来功绩抵广凤应得之罪等语，广凤应得罪名该

部当查照定章办理，朝廷自有权衡。李云麟如果将来得有劳绩，岂能查核注销？事君之道，任劳尤当任怨，何得哓哓渎请？所奏碍难准行。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4 15—19页）

同治五年九月庚午（1866.10.22）

谕军机大臣等：讷尔济奏阜康县城失守、古城、奇台一带民勇溃散、请饬催蒙兵进剿一折。阜康县地方前经佐领百喜率同民勇驻扎，与贼接仗迭次获胜，半载无事，兹忽于六月二十九日被乌鲁木齐大股贼匪攻扑营盘以致溃败，阜康县城又复失守。阵亡马兵民勇，著讷尔济查明请恤。县丞陶玥本系应行正法之员，辄敢擅署奇台县知县，复因济木萨民勇溃散带印潜逃，实属罪无可逭，著讷尔济即行查拿，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佐领百喜擅委陶玥署理奇台县印务，此次接仗又不能得力，著即革职，并革去军功花翎，仍留营效力以观后效。现在民勇新挫，古城、奇台一带均属空虚，深恐该逆乘势东趋，亟应筹兵进剿。李云麟所调蒙兵计可陆续到齐，著即整旅西进，由奇、古一带节节扫荡，遏绝寇氛，先保东路完善之区，然后相机进取，以战为守，力冀挽回全局。巴里坤城守紧要，讷尔济仍当督率兵民严密设防，毋稍疏失。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4 31—32页）

予乌鲁木齐阵亡骁骑校都讷恩、委前锋校喜成祭葬、世职。

（卷184 35页）

同治五年九月辛未（1866.10.23）

又谕：劳崇光奏官军进剿镇雄逆匪、攻破贼巢、生擒首匪、并永善县属教匪滋事、旋即扑灭各一折。此次署藩司岑毓英督率官军进攻镇雄逆匪，连破磺矿山等处老巢，现在围攻矿

子山旦夕可下，首逆谭联发等亦被擒获，办理甚为奋勉，殊堪嘉尚。惟李开甲为著名首犯，所称死于乱军之中未可凭信，倘任其脱逃别经勾结，为患不可胜言。著劳崇光严饬岑毓英迅即设法捕拿，不准稍涉含混，并将矿子山老巢即日攻克，毋稍延缓。永善县属教匪胆敢聚众滋事，恃险抗拒，该处文武即行带兵扑灭，地方肃清，功过尚足相抵，应得处分加恩宽免。惟匪首喻光明、喻光举下落必须确切查明，倘听其窜逸，则该地方文武各员仍难辞咎。著劳崇光饬令严查，如未歼毙，务当弋获以靖闾阎。滇省被扰十余年，民生涂炭，甚切系怀。现在规取杜逆机势若何？其余已未肃清之处并回教名目及首逆姓名、贼众多寡、盘踞巢穴均著劳崇光详细访查，绘图贴说呈览，以便随时指示机宜，用冀克期廓清，拯民水火。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寻刘岳昭奏：谨将滇省情形绘图贴说呈览。至迤西各属踞匪，查逆首杜义等踞楚雄府属，杜汶秀等踞大理府属，姚得胜等踞丽江府属，杨得明等踞永昌府属，马得中等踞顺宁府属，约计各党与尚有四万余人。报闻。

（卷184 36—37页）

以甘肃巩昌府城被匪袭陷旋即克复，总督杨岳斌下部议处，革游击江成万职，仍留营；予总兵官傅先宗以提督简放，赏总兵官张志心、副将雷长庚、左世亨、丁全得巴图鲁名号，游击陈得胜花翎，县丞左秉忠蓝翎，余升叙有差；殉难署知县孟锺瀛、训导武濂祭葬、世职加等。

以云南克复曲靖等城出力，赏知州舒藻、都司钱之福等花翎，千总杨福章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云南嵩明、新兴、易门各州县城被贼窜陷，革署知州杨豫泰、龙遇春、署知县魏辅仁等职，予阵亡署知州通判潘允怀、代理知县府经历贾炳南、署吏目未入流马兆奎祭葬、世

职。

追予云南被戕总督潘铎建立专祠，知府黄培林、知县翟恰曾、训导华嵘、千总郑秉忠等一并附祀。

（卷184 37—38页）

同治五年九月乙亥（1866.10.27）

又谕：据何琯奏阜康官兵溃散，巴里坤吃紧，亟盼大兵出关等语。阜康为巴城屏蔽，失守后贼复窜至济木萨，巴里坤存兵无多，情形紧迫，自系实情。前因讷尔济奏闻，已谕令李云麟迅速进兵。惟恐缓不济急，而成禄一军迭谕克期出关，并令杨岳斌酌派数营会同黄祖淦进攻肃州，腾出成禄之军即日西征，谆谆训谕不啻三令五申，至今尚无出关消息，殊属任意延玩。著杨岳斌、成禄懔遵前旨迅图出关，毋得藉词耽延，并著何琯于大兵未到之先悉心布置，毋令巴城稍有疏失，以副朝廷超擢之恩。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杨岳斌、成禄，并传谕何琯知之。

以克复哈密城暨团练城防出力，赏伯克夏时林、棉布都拉巴图鲁名号，依底斯汉等花翎，从九品衔黄琚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185 8—9页）

同治五年九月丙子（1866.10.28）

浙江巡抚马新贻奏：办理垦荒事宜已有头绪，并清理庶狱，以重农事。得旨：所奏垦荒事宜尚属详尽，该抚惟当督饬各该地方官实心实力次第兴办，不得视为具文，苟且塞责。

（卷185 9页）

同治五年九月丁丑（1866.10.29）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布置东南两路、现拟回省筹办军食兼通西路粮运、并请催曹克忠回甘、成禄出关各折片。回匪

分窜庆、固一带，杨岳斌正在督军剿办，乃因驻省各营粮食缺乏，于九月初九日自带亲兵取道遵渭晋省赶紧筹备军食。即著该督于回省后妥为镇抚，筹画军粮以定人心，毋任因饥哗溃，致酿事端。该督现饬雷正绾、张在山等马步各军防剿窜陕之路，又派彭楚汉等军进扎隆德属境以杜西奔，令王德胜等往静宁一路堵剿北路逆匪旁窜，兼顾南路门户，并拟将省防各军酌量抽调，带赴西路平番节节进剿，疏通粮运，即著严饬各军认真防剿，不得任贼窜突致干重咎。省垣为根本重地，必须布置妥协，方可无内顾之忧。杨岳斌此次回省必须熟思审处，以期计出万全，毋蹈前辙。逆众现扰及固原、庆阳两属，诚恐复窜陕疆，著刘蓉督饬防军出境剿洗，务期会合甘省兵勇尽力追剿，毋任再有回窜。曹克忠已屡有旨催令折回甘省，现在已否启行？著刘蓉即行咨催回任以重职守。成禄屡经谕令出关，何以尚未启行？肃州有黄祖淦一军足可敷剿，著成禄即率所部出关会剿。鹤龄一军前已有旨遣撤，所有川省应解鹤龄军饷，杨岳斌添成一万两，按月改解成禄军营。该提督既增营饷，自可于关内添募数营用期厚集，藉资得力。该提督务当约束兵丁迅即出关剿贼，不得需索居民。倘任意逗留致有扰累等情，必当治以应得之罪。懔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5 10—11页）

予甘肃张家川阵亡参将陈复胜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85 12页）

同治五年九月辛巳（1866.11.2）

又谕：穆图善奏驰赴中卫进剿并陕回马生彦等投诚一折。穆图善行抵中卫地方，回目马瑞忠即马生彦及杨文治等递禀乞抚。该回等未受惩创遽尔乞降，恐别有诡谋，不可堕其术中。如果真心悔罪，即当收缴马匹军械方能择地分别安插。穆图善

现拟由中卫赶紧驰回宁夏，设法办运口粮，催调马步，仍由中卫进攻靖远踞匪，督师西下与杨岳斌联络声势，并就近赴省，均著照所请妥为筹办，以副委任。宁、灵地方自应留兵驻守以备不虞。该将军拟请令金顺署理宁夏将军并留兵交其统带，令丰绅署理宁夏副都统兼管后路营务。向来将军、副都统大员必须请旨派署，该将军率行委署，实属不谙体制。惟念事关军务地方，姑如所请，宁夏将军印务著金顺暂行护理，宁夏副都统印务著丰绅暂行护理，仍饬该员等悉力筹防，毋稍大意。甘肃前派援陕之程兴烈一军著准其调回。甘回前窜陕疆虽被击退，难保不再图滋扰。乔松年现已起程赴陕，刘蓉于陕西情形较熟，呼应亦灵，仍著暂督诸军严防边隘。如能出境会剿，更可得力。乔松年到后仍须妥为商办，未可置身事外，致贼匪乘隙窜回，又形棘手。穆图善另片奏请留景廉襄办文案等语，景廉已授哈密帮办大臣，哈密新克，需人驻守，著即饬令景廉前赴新任，军营文案另行派员办理。其驻扎花马池之直晋官兵，即派营总富勒珲接带，督令严密防守，不得稍涉疏忽。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5 22—23页）

同治五年十月戊子（1866.11.9）

又谕：李云麟奏乌城蒙兵起营日期并派员统带前进、请饬后路统兵大员迅速会剿并由蒙古各部落酌捐驼马牛羊开单呈览一折。赛因诺颜等处兵丁现已起营，乌城兵一千八百名拟派达什拉布坦统带，李云麟欲于九月底赶至察罕通古布置，请饬德兴阿赶紧由归化城督率马步各军取道大西路驰赴古城会剿，并催成禄即日出关。著德兴阿、成禄懔遵迭次谕旨，星速前进以成三路会兵之局，不得再事迟延，坐失事机。李云麟亦即统率各军认真整顿，相机进剿，以副委任。迪境秋粮尽为贼据，李

云麟请由蒙古各部落酌捐驼马牛羊，锦丕勒多尔济因该部落征兵一千八百名数月口粮无著，自请督同西两盟王公、扎萨克等竭力捐输备办，其急公之忱深堪嘉尚。即著该参赞会同麟兴总理四盟捐输事宜，俟德勒克多尔济到任后再由该将军督同办理。科布多各旗蒙兵亦可照此办理。著奎昌、明瑶仿照乌城劝捐之法一体遵办，不得稍涉推诿。东两盟现在并未派出征兵，且旗分转多，户口转众，若与西两盟捐输数目相等，不足以昭平允。著文盛、阿尔塔什达查照西两盟报捐数目加倍派办。其所捐牛羊即解赴李云麟军营，专备吉林、黑龙江、察哈尔、伊克昭官兵食用。塔城兵食无资，著俟李云麟进兵后遣员赴土尔扈特亲王处，令其督率各旗接济以赎前愆。蒙古以连年穷困之余尚能力助军饷，与寻常例捐不同，李云麟请照寻常捐输酌量加优之处，著户部、理藩院妥速议奏。其捐输事宜，即照单开章程办理。另片奏据庆爱咨报吉林征兵均已到口，请催前进，著福兴迅将驼只等件备齐，催令该营总等克期由大西路前进，务于十一月内赶至古城以资教练。其余各项征兵，亦即令随后续进。又奏请催阿克敦布赴营、留巴霞等差委二片。阿克敦布一员著福兴催令起程，不准藉词推诿。巴霞、巴彦图、陶玥三员均获咎甚重，李云麟请留营差委，姑如所请，责令立功赎罪。倘始终不能奋勉，仍遵前旨即行正法，毋稍宽贷。又片奏寄存伊犁饷银十九万两，以斜米之十一万两提回，以喀帕尔之八万两归荣全动用；除前经解回九千两外，迄今两月渺无音信；总由科属之昌吉、斯台卡伦并不代递公文，请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昭会俄使，由库伦转递至斜米管事官处方无贻误等语。著该衙门照所请迅速妥办，毋任再有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户部、理藩院议：各省捐输章程以湖北米捐为最优，此次内地官民在蒙古报捐京外官者，拟按照给奖。至蒙古王公、贝勒、

贝子捐至五百两，各台吉捐至三百两者，请核给各项翎支。如不及五百两、三百两，亦准给予加级纪录。从之。

又谕：李云麟奏需饷急切，请饬催各省协拨等语。现在派赴西路征兵渐次云集，必须饷项充足，方足以资进剿。所有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前由丙寅年地丁项内划拨新疆饷银四十万两，即著李鹤年、阎敬铭、赵长龄各按部拨数目迅速筹拨，派员克期管解以济急需，毋得稍涉延宕。李云麟另片奏请饬山西派员赴营差委等语，著赵长龄于晋省候补人员内拣派知县三四员、佐杂五六员，藉委解饷银军火之便星速前赴李云麟军营。到营后即著作为甘肃候补人员，遇有缺出，酌量委署。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6 6—10页）

同治五年十月戊戌（1866.11.19）

又谕：前因甘肃军务紧要，特授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并谕令将西征兵将预为部署，檄催甘肃臬司刘典先行赴任，酌拨数营交刘典管带，令其迅速入甘。兹据左宗棠奏称该督与刘典共事最久，相知最深，请饬迅速赴任以资赞助等语。著李瀚章传知刘典即行销假起程赴任，一面听候左宗棠调拨兵将统带入甘。该员受朝廷厚恩，当思竭力图报，不得藉词迁延致负期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浙江即补知府张树荚籍隶陕西潼关厅，先已赴秦听候调遣；翰林院庶吉士谢维藩原籍湖南，寄籍陕西，请饬该员等赴营等语。左宗棠向来用兵所部率多南人，于北方地势人情不甚谙习，既据称该员等均有干略，自应饬令赴营听候差遣，以收指臂之效。著乔松年、刘蓉即饬谢维藩俟左宗棠由陕赴甘时迅赴该督军营；张树荚到陕后亦即饬令前往，毋

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6 20—22页）

命署甘肃按察使刘典帮办陕甘总督左宗棠军务。

（卷186 22页）

同治五年十月己亥（1866.11.20）

谕军机大臣等：刘蓉奏捻、回两路扰陕防剿各情、请饬曾国藩拨兵赴援、暂留程兴烈军驻陕各折片。览奏曷胜焦急。捻匪由灵宝、阌乡西趋，折由嵩峪小路分股窜入华阴、朝邑等处，洛南一路又有贼马滋扰，陕省东北、东南两路均有贼踪；逆首张总愚又有欲由鲁山窜扰汉中之说；甘省回匪大股已踞泾州北原，分股窜至宁州所属地方；宜君、白水、三水各邑均有逆回、溃勇纷扰边境，陕省东西两面同时吃紧。该省兵力本单，彭体道之师又在华阴被挫，若不厚集兵力痛加剿洗，恐贼势益成燎原。刘蓉现抽调邱时成等各队暂赴省东，著即激励诸军奋勇堵剿，力遏凶锋。商洛一带仍筹防军妥为遏截。省垣防务紧要，务须严密布置，不可稍涉大意。鲍超一军即著曾国藩迅速催令入关助剿，并赶紧添派湘楚各军赴援陕境。陕州、洛阳一带，李鹤年当分拨豫军堵截，以防贼踪回窜。襄、郧一带，官文、曾国荃亦宜迅拨兵勇扼要驻守，以防贼由商洛回窜鄂疆之路，并著相机出境越剿，不可画疆自守。同州、朝邑一带与晋省仅隔一水，黄河堤岸绵长，防务尤关紧要，赵长龄当抽拨兵勇交陈湜妥筹堵御，毋稍松懈。倘任令贼匪东渡黄河，惟赵长龄、陈湜是问。汉中一带毗连川境，著崇实、骆秉章迅即挑派得力兵将严防边境，毋令阑入。至曾国藩总统师干，身膺阃寄，各路将士均归调度，从未筹及陕洛防务，办理一载有余，贼势益形蔓延。现在关中又复被扰，大局糜烂至此，不知该督何颜以对朝廷？若再不速筹援师赴陕将此股捻匪设法殄灭净

尽，则始终贻误，咎将谁归？陕省西路回匪现俱麇聚甘境，杨岳斌当飞檄省东各军实力剿办，与陕省防军两面夹击，以期迅灭回氛。倘任听泾州踞逆窜入陕境，毫无布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程兴烈一军，著穆图善饬令仍驻吴旗镇防堵鄜延，毋庸调回甘省，并著穆图善抽拨宁、灵防兵先顾陕省。乔松年现在行抵何处？著即赶紧驰赴新任妥筹防剿。刘蓉俟乔松年到任后，仍当与之会办军务，不得遽行回籍，置身事外。刘蓉另折奏查明谭玉龙等所部勇丁哗溃情形，请将该革员等罪名宽免等语。谭玉龙欠拨勇丁饷银，既无克扣肥己情事，且能深自引咎，屡著战功，尚知愧奋。著撤去统领，暂免治罪，仍责令戴罪随营自效。焦万海一员既经屡次打仗出力，业已革职，著从宽免其置议。陈义一员，仍著杨岳斌会商雷正绾查明核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陕西司库支绌，防剿各军欠饷日久，谕令湖北、山西、四川三省各拨银五万两以济急需。兹据刘蓉奏称各该省均无起解信息。现值东捻、西回同时窜逼陕境，该省各营军士月饷久悬，司库存项仅止数千，情形甚为急迫，若不迅筹接济，大局何堪设想？著官文、曾国荃、崇实、骆秉章、赵长龄各将前拨饷银五万两迅速如数拨解。陕省饷项如此奇绌，各该督、抚近在邻封，岂忍坐视？著于接奉此旨后即行筹拨，克日起解，不准再有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6 23—26页）

同治五年十月壬寅（1866.11.23）

又谕：张亮基奏安南县汉回互讧查办情形、贞丰回匪攻陷兴义县城、旋经克复、并克复安平、镇宁等城各折片。安南县知县张铨与署都司马金奎因所属勇丁口角启衅，辄敢纵令团首邱文墅等将马金奎家资眷属肆行劫掳，以致马金奎乘间纠集回

众入城仇杀，张铨又复弃城逃逸，为回众所戕。现经将县城克复，据马金奎声称仅止复仇，并无叛逆情事。著张亮基妥为查办，固不可操之太急，亦不可失之宽纵，总须持平办理，俾两造心服。尤须先行晓谕解散党与，以期渐臻安谧。至贞丰回众攻陷兴义县城，现虽克复，惟此股回匪必须实力剿除，不可任其盘踞贞丰蔓延勾结。所有克复县城出力员弁兵勇，著查明酌保。兴义府、县两缺，著准其以钱坝兼署。镇宁、安平、定南各城搜捕余匪、抚绥难民、增设守备诸事宜，该署抚当妥筹经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87 7—8页）

同治五年十月癸卯（1866.11.24）

又谕：刘长佑奏请将花马池驻扎直隶官兵全数撤回等语。畿辅地方紧要，现议练兵设防，各标所存之兵一经挑拨，则大小营汛颇形空虚。甘省花马池尚有直隶官兵二千名驻扎，现在宁、灵一带回众就抚，地方较为安静，无须多兵弹压，著穆图善妥筹兼顾，将此项兵丁二千名斟酌撤留情形，于直隶兵额无缺，亦于甘省防守不至贻误，方为周妥。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87 10页）

同治五年十月乙巳（1866.11.26）

又谕：穆图善奏驰抵中卫相机进剿、裁兵节饷并请调西蒙克西克等军各折片。马生彦、杨汶智递禀投诚，恐其别有诡谋，著懔遵前旨酌度情形，如果真心悔罪，当先收缴马匹军械方可择地分别安插，毋为该逆所绐。昨据刘蓉奏捻匪由灵宝、阌乡折由嵩峪小路窜入华阴、朝邑等处，洛南一路又有贼马滋扰，甘省回匪大股已踞泾州北原，分股窜至宁州属境，宜君、白水、三水各邑均有逆回、溃勇纷扰，陕省东西两路同时吃

紧，刘蓉势难兼顾，且该省兵力甚单，亦属不敷分布。穆图善现在中卫，自应先其所急回顾陕省西路。即著该将军暂缓前赴兰州，仍与刘蓉悉心会商，先将陕甘毗境窜匪迅图殄灭。如陕省兵力空虚，该将军所部有无就近可以抽拨援应之处？并著相机调度。西蒙克西克、程兴烈等军经刘蓉调赴各路防剿，此时万难抽动，穆图善请调该二军赴甘之处暂无庸议。靖远一带贼氛麇集，穆图善此时又暂难赴省，所有镇远、兰垣及靖远一带剿匪机宜均著杨岳斌统筹兼顾，不可稍涉疏懈。甘军现须协助陕省，精锐右营及晋省官兵能否裁撤之处，著穆图善、赵长龄、乔松年、刘蓉会商办理。陕省东西两路军情并近日如何布置，著乔松年、刘蓉随时奏报以闻。宁夏满营兵丁困苦异常，穆图善现裁精锐左营，腾出饷需，为挹彼注兹之计。嗣后赵长龄即将遣撤勇营饷银抵拨宁夏满营兵饷，仍筹款补足每年应解十万两之数，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7 15—17页）

同治五年十月丙午（1866.11.27）

谕军机大臣等：马新贻奏开办海宁绕城石塘、绘图呈览一折。海塘为东南农田要务，而海宁塘工贴近城垣尤关紧要，既据马新贻督饬道员陈璚等亲加履勘，自应赶紧兴办。所有海宁鱼鳞石工二百六十余丈，即照该抚所请拣用旧石。如有不敷，设法采办。其建复坦水需用石块、桩木等件，务择坚料以期经久。虽采办维艰，亦不可意存畏难，致涉草率。所需经费银二十四万两，准其照数动用。该抚即严饬陈璚等认真兴办，不得稍有偷减。倘该道等不能得力，并著严行参办。如或工料不能坚固，修成后未能经久，必将承修各员著落赔补，并从重治罪，毋稍玩忽。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87 17—18页）

同治五年十月丁未（1866.11.28）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官军攻剿肃州情形、请拨粮石、催解协饷、军火各折片。肃州一城围攻日久未能克复，历次进剿斩获亦属寥寥，总兵杨广德又复力战阵亡。前据该提督奏称设法攻剿，旦夕克复，此次又奏称贼势穷蹙，均系徒托空言。若再任延误，惟该提督是问。其由肃城逸出股匪并未截剿净尽，现由番地散逸，难保不复纠番党回扰大营后路。成禄当慎加防范，毋稍疏虞。

（卷187 18页）

同治五年十月乙卯（1866.12.6）

又谕：穆隆阿等奏捻逆窜入陕境、防剿吃重、并布置省防、请调金顺马队赴陕各折片。前据刘蓉具奏捻回各情，谕令曾国藩迅催鲍超入关助剿，曾国藩亦奏称责成鲍超等军专剿西路之贼。陕省回、捻交讧，不遑兼顾，若无大军助剿，则任贼久踞，为患不可胜言。著曾国藩、李鸿章迅催鲍超等克期入关，相机剿办。陕省回民固宜防范，值此外匪窜入之时，但当示以诚信，不可使之疑惧。著刘蓉会同穆隆阿、图明额不动声色暗为防闲，毋令变生肘腋。此中机宜，谅刘蓉自能斟酌办理，无烦谆谆指示。乔松年现在行抵何处？陕省情形如此吃紧，该抚当兼程前进，岂可徘徊观望，希图诿卸？著即迅速赴任，会同刘蓉妥为经理。陕省情形乔松年自不如刘蓉之熟悉，乔松年到后，刘蓉仍当实心经理，随时奏报，乔松年不得稍形掣肘。宁夏防务虽松，而程兴烈、西蒙克西克两军已令交刘蓉调遣，并令穆图善酌拨防兵先顾陕省，所有金顺马队难再抽调，穆隆阿等所奏著无庸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87 35—36页）

同治五年十一月庚申（1866.12.11）

谕军机大臣等：刘蓉奏汇报东西两路防剿情形、请改拨刘秉璋等军入关、催穆图善赴泾、请拨队分扎渭水北岸、甘肃粮台事务请暂由林寿图陈奏各折片。陕省东西两路防军均各获胜捷，西路回逆渐已窜向甘境，著杨岳斌、刘蓉即饬鄜延各属集团扼要驻守，与程兴烈等军协力防堵，并令刘效忠等严扼邠、长一带，与湘果三营联络声势，以截该逆窜陕之路。汉中镇总兵萧德扬恃勇轻进致有损伤，著撤销提督，并摘去翎顶以示薄惩。捻逆仍在华州一带，即著督饬刘厚基等相机进剿。至鲍超一军既未入关，著曾国藩、李鸿章檄饬刘松山一军由商州前进，刘秉璋、杨鼎勋两军由潼关前进，如能扼之于潼关南原、潼峪、蒿峪、涧谷之间，当可痛歼丑类。即著催令该提督等分道迅进，万勿迟延观望。鲍超一军即令分扼阌乡、卢氏及淅川之荆子关一带，务须痛加剿洗，毋再与贼相左致误戎机。前谕穆图善暂缓赴兰垣，急顾陕省西路，即著率领马步各军迅由盐茶趋平、固，进扎泾州，督饬雷正绾等军截剿东窜逆匪，以防回捻勾结合并之谋，并督令张在山等军竭力保护庆阳完善之地，以便刘蓉专意剿捻。乔松年谅已到陕，著与刘蓉随时筹商，并将省防妥办以副委任。陈湜办理河防甚属奋勉可嘉，刘蓉请令该臬司派拨步队四营分扎渭水北岸，并令将炮船上下梭驶，敲击河冰，著赵长龄即传知该臬司妥为照办，务期兵团协力，水陆相依，不可稍涉疏懈。豫境边防，李鹤年务当督饬各军认真堵截，毋任再行狂窜。甘肃粮台事务既系林寿图一手经理，凡关涉粮台事件即由林寿图陈奏，并责成将经手支发各件造册报销，以归划一。杨岳斌片奏请将三寿调补镇迪道等语，本日已明降谕旨将三寿调补镇迪道，所遗之宁夏道一缺已简放书龄矣。书龄到任需时，三寿既属得力，即著暂留宁夏道任，俟书龄到甘再行交卸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刘蓉奏请严催各省欠解协甘饷银、分别开单呈览一折。杨岳斌所部各军饷项，前谕由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江海关、浙江、江宁各省按月拨解，乃自上年闰五月至今，各省欠解竟至一百六十余万之多；又，庆阳粮台由四川、河南、山东、山西各协银三十万两，本年以来解者寥寥；河东盐课项下岁拨之数丙寅纲全未解到。甘省粮缺饷匮，势成坐困，即使各省源源接济，已觉分润无多。若再不克如期，大局何堪设想？著官文、曾国藩、崇实、骆秉章、李瀚章、赵长龄、阎敬铭、马新贻、曾国荃、刘坤一、郭柏荫按照单开，各将欠解数目即速筹拨，派员迅解以济饥军，毋得再分畛域致误大局，并著左宗棠委员分投迎提以期迅捷。原单二件著分别抄给阅看。刘蓉另片奏陕西汉南军饷自同治二年七月起至三年十月止，河南应解十六万两，仅解银六千两，山东尚短银五万两，著阎敬铭、李鹤年速将此项欠饷尽数筹解。乔松年取道河南，并著与李鹤年竭力筹画，先行凑拨四五万两以济急需。又据杨岳斌奏派委臬司英奎在汉中设局采办米粮，请饬四川划拨饷银并令湖北督臣饬令藩司兼司陕甘后路粮台各折片。川省采米入甘转运维难，著崇实、骆秉章除川省每月应解成禄军营饷银一万两外，即将该省按月协甘饷银二万两派员径解汉中交英奎采办，以省糜费，并著官文即将湖北设立陕甘后路粮台附入湖北军需总局，仍令藩司何璟兼司其事，俾专责成。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官文、曾国藩、崇实、骆秉章、左宗棠、李瀚章、赵长龄、阎敬铭、马新贻、李鹤年、曾国荃、刘坤一、乔松年，并传谕郭柏荫知之。

以陕西截剿凤、陇等处回匪出力，赏副都统西蒙克西克、提督邱时成、总兵官张荣华一品封典，总兵江得意、萧集全、陈有贵、肖贵松、陈德隆、文星明、副将李朋其、参将张心

扬、洪殿元巴图鲁名号，副将刘占克、知州汤敏等花翎，知县王喆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秦福益等祭葬、世职。

予甘肃西宁阵亡知府钟瑛祭葬、世职。

（卷138 10—15页）

同治五年十一月甲戌（1866.12.2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请拨西征的饷以撙危局一折。据称陕甘兵事难在粮饷不继，转运维艰，筹办行粮等项现已略有筹画，然窃计西征大局，非增练马队车营别无胜算；其上口买马、招募土著制造轮车、安置炮械火器、挑练骡马等项需费不资；西北地多斥卤，有水草可牧之地半遭蹂躏，势不得不择地兴屯，而筹给口食、籽种、农器、牲畜等费需款尤巨；两省制兵欠饷并甘省兵勇百余营宜分别留撤，一切经费均不能不预为筹策；频年部拨甘饷解到无几，若不预筹的饷，恐西事益形决裂；除闽省每月协济甘饷四万两无庸另筹外，从前曾国藩奏停西征军饷时，江苏每月协甘银三万两，派浙江每月协甘银二万两，马新贻更请每月增解银三万两，共银五万两，嗣浙江又议解曾国藩马队协饷每月一万两，此项浙江协济江南之饷，应即划抵江苏月协甘饷银一万两方为允协；广东于前已定拨甘饷一万两外再筹解银三万两，又广东、浙江本议轮船经费每月各一万两，应并划解陕甘后路粮台，请饬照准拨解等语。左宗棠督军入甘，所筹银两均属万不可缓之需，即著瑞麟、英桂、吴棠、马新贻、蒋益澧、周开锡将福建协饷银四万两、浙江协饷银七万两、广东协饷银四万两按月源源解济以应急需。其江海关每月应济甘饷，并著曾国藩、李鸿章、郭柏荫严饬该监督按月接济，按季具奏。经此次拨定之后，各该督、抚等务当认真按期拨解，不得稍存膜视致干重咎。其江西等省应济甘饷，

即著左宗棠于道出江西、湖北、河南时与该督、抚商酌筹办。江西、湖南、四川、山东应协甘饷，即由左宗棠咨商各该督、抚妥为筹拨。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瑞麟、英桂、吴棠、马新贻、蒋益澧，并传谕郭柏荫、周开锡知之。

（卷189 21—23页）

同治五年十一月癸未（1867.1.3）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沥陈军营情形、兵丁难于拨撤、请暂留直隶防兵、拨河东道库饷银并留景廉在营，乔松年、刘蓉奏剿办回捻情形，请拨大支劲旅赴陕并曹克忠续假、及请饬湖广等省拨饷各折片。中卫地方逼近贼氛，四面受敌，穆图善当督饬所部赶紧剿办，不可迁延观望贻误戎机。阿拉善旗边界头道湖地方有贼匪滋扰，经穆图善率兵往剿，该匪闻风远飏。此股匪徒均由边内窜出，自应就边内匪巢设法搜捕以清其源，仍著饬令阿拉善等处蒙古防兵与该将军派出洋枪队官兵分路防守。马生彦、杨汶智等回目如能缴出马匹军器，真心悔罪，即著该将军体察情形择地安插，不可中其诡谋。程兴烈、西蒙克西克两营著遵奉前旨留于陕省，程兴烈营军饷即著乔松年、刘蓉就近筹拨。精锐右营及驻花马池晋兵饷银，并著赵长龄仍前筹拨。直隶官兵驻防宁夏等处，既据穆图善声称难以遽撤，著暂留该处，俟军务稍松即行量撤归伍，并著刘长佑将此军饷需设法筹拨。宁夏满营饷项缺乏，难于归还拨款，著赵长龄即饬河东道将宁夏饷银三万两速为拨解，补足部议每年二十万两之数。其河东道未奉部议以前拨过宁夏满营银三万两，即由山西藩库就近抵扣。原片二件著分抄给刘长佑、赵长龄阅看。哈密地方紧要，著穆图善迅饬景廉赴任，不得藉词留营。库克吉泰、德兴阿当速由归化城前进。现在调集之兵，著库克吉泰等

督带由归化城、包头、磴口一带取道前抵宁夏、中卫等处，沿甘省边界西至肃州，会同成禄一军出关。如宁夏、中卫一带需兵助剿，即著穆图善商同会办。库克吉泰、德兴阿当即日起程，毋许托故逗留致干重咎。张总愚股匪经陕军在华阴等处分路剿击，该逆窜聚灞桥，逼近省垣，复折向蓝田，意图窜入南山。乔松年、刘蓉现已调集陕兵并力合剿，著即激励将士奋力剿洗。贼果窜入南山，即当扼险堵御，分路追击，不得纵令再入腹地。捻在陕省盘踞已久，难保不与回匪勾结。西路回匪虽经官军在邠、泾、鄜、宁等处进剿获胜，仍须严加堵截，毋任与捻股合并。陕军力本单薄，捻股人数众多，情形万分危急，著曾国藩、李鸿章严饬鲍超一军就近兼程入陕，确探捻踪力剿，并著将该军饷需迅速筹拨以利遄行。该提督当立意前进，奋勉图功，以副委任。如中途迁延，且前且却，藉故逗留，则贻误大局，咎有专归。懔之，慎之。鲍超一军兵力颇厚，足敷剿办，毋庸另调淮军、皖军致稽时日。乔松年、刘蓉当就现有兵力提催鲍超全军妥筹防剿，曹克忠病未痊愈，著赏假两个月在西安调理以示体恤，假满即仍赴甘省。其鄂省襄、郧一带，著谭廷襄、曾国荃速拨兵勇严密堵剿，以防陕省捻匪由南山东窜。本日复据李鹤年驰奏捻匪东西两路情形，宋庆一军奋勇追剿甚为出力，此时任、赖等股已向黄麻南窜，著李鹤年饬令宋庆尽力穷追，与鄂军会合，就地歼除，不得稍分畛域。曾国荃既拟诱贼入险，四路围歼，著即合力剿洗。曾国藩、李鸿章仍遵前旨檄饬湘、淮诸军兼程分路追蹑，并申严号令，齐力会剿，务期不分畛域将此股殄除净尽，不得任听诸将进退自如，纵令捻踪旁窜蔓延，坐失机会。豫省主客各兵，曾国藩、李鸿章当与李鹤年会筹调度，无分彼此，共济时艰。陕洛防堵事务均著妥筹调度，毋稍疏懈。李鹤年著仍在省城驻扎。将此由六百里谕

知曾国藩、李鸿章、穆图善、库克吉泰、德兴阿、刘长佑、谭廷襄、曾国荃、乔松年、刘蓉、李鹤年、赵长龄，并传谕鲍超知之。

（卷190 22—26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丙戌（1867.1.6）

又谕：福兴奏西路防务紧要、请留吉林马队及筹备吉林官兵月饷，讷尔济奏哈密吃紧、请饬催李云麟等军并饬乌、绥两城拨解火药各折片。回匪由中卫窜至包头，该处商民辐凑，防兵疲乏，又无将领统率，实非所宜。著福兴即咨调总兵马升移扎包头以资镇率，其未到以前，即令全福管带吉林马队五百名前往扼扎。该官兵所需月饷，准于该商缴还驼价内支放。著福兴移咨德兴阿、赵长龄等分别办理。此项西征官兵将来由包头、磴口取道甘省出关，马升到防后，库克吉泰等即统率西行，毋许迁延。吐鲁番回匪图扑哈密，贼势狓猖，成禄前已迭谕出关，著即懔遵前旨迅速起程。倘藉词延宕以致哈密有失，恐成禄不能当此重咎也。李云麟现在整顿官兵以图再出，哈密有警能否援救？并著酌量办理。郡王伯锡尔素称忠勇，著讷尔济传谕该郡王令其于成禄未到之前竭力防剿，并著会同何琯认真经理，毋稍松懈。文麟、景廉俱系办事大臣，岂可徘徊中道？著库克吉泰、成禄咨催随同出关，不准再有迟误。巴里坤防务吃紧，火药短少，亦系实情。著德勒克多尔济、麟兴于乌里雅苏台酌拨火药一二万斤。如乌城短缺，即著福兴于绥远城所属各城内酌拨，迅速解至巴城以济要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库克吉泰、福兴、德勒克多尔济、麟兴、德兴阿、李云麟、讷尔济、成禄，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191 5—6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庚寅（1867.1.10）

又谕：库克吉泰奏西征官兵遵旨改道请酌带随员，德兴阿奏请以察哈尔蒙兵更替全福所部马队及由内地赴甘各折片。库克吉泰等所部官兵月饷已由户部指拨，该将军拟与皂保等筹商兼顾李云麟军饷，颇能力顾大局，即著会商办理。其应派员经理营务事宜，并著该将军会同德兴阿妥商具奏。所请随带之城守尉奎英等既由库克吉泰带往，但其中不尽足恃，该将军务当留意，不可为所欺蒙致误戎机。包头镇回匪窜扰之事既不尽确，福兴前奏留扎该处之全福所部吉林马队五百名著即随同德兴阿等西行。所有达尔济管带察哈尔兵四百名并伊克昭、乌兰察布蒙兵三百名，即留于包头防守以壮声势。现在包头一路碍难行走，即著改由内地赴甘。德兴阿务当实力稽察，不准稍有滋扰。倘或有扰累情事，惟德兴阿是问。所有该官兵经过之山西、陕西、甘肃各省，于应付一切即著照例支应，毋许稽迟。如有于例外需索滋扰者，并著杨岳斌、乔松年、刘蓉、赵长龄据实严参，以利师行而肃军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讷尔济奏哈密复失、巴里坤危急、请饬催援兵并请饬福兴等筹粮接济，何琯奏哈密失守情形各折片。览奏曷胜愤怒。此次吐鲁番回匪攻犯哈境，官兵接仗失利，以致哈城复陷。巴里坤虽在北路，而相距不远，情形自必危迫。成禄一军屡催出关，至今未报起程，而哈城又失，该提督迁延之罪万不能辞。著即赶紧克复肃城，迅速出关保护巴城以赎前愆。倘如前玩忽不遵，必当并治其罪。李云麟有帮办之责，现在西路情形如此，该参赞亦当思良策援救，不得膜视。库克吉泰、德兴阿所带官兵，本日已准其由山西行走，即著克期出关前赴巴城，会同讷尔济等认真防守。讷尔济、何琯务当同心协守，不得专待援兵致误事机。巴城口粮匮乏，无路可采，亦系实情。即著福兴、李云麟筹备粮石，克期运赴巴里坤以苏涸辙。

李云麟奏西征官兵请改由商路行走一折。现在库克吉泰等所统征兵已准令由甘肃出关，该将军等亦已遵旨起程，未便朝令暮改致涉纷更，所奏无庸置议。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库克吉泰、德兴阿、李云麟、福兴、讷尔济、成禄，并传谕何璟知之。

以临阵脱逃，哈密副将凌祥、都司赵英杰革职治罪。

（卷191 20—23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辛卯（1867.1.11）

又谕：刘蓉奏道员积劳病故、遗爱在民、胪列政绩、恳请表章一折。吏治之兴，以尽心民事为断。已故陕西凤、邠盐法道黄辅辰，历官中外二十余年，其在本籍创办团练，缮治城防，劝储仓谷诸事，均能通达政体，便利小民；及在陕西盐法道任内兴办屯田，复采辑书籍为《营田辑要》以利民食，正经界，定限制，缓钱粮，定租额，种种筹画卒能以所言见诸施行；期年之中查出叛绝各产三十余万亩，招民认垦，接济军食，陕民全活者甚众；并督办省防保甲，晓谕汉回，编立十家牌稽查奸宄，复整顿省城义学以课勤惰。该故员任劳任怨，矢慎矢勤。及病亟，犹复续拟营田章程详请立案。其忠君爱民之忱，亟宜嘉奖以劝将来。已故凤邠盐法道黄辅辰著准其入祀陕西名宦祠，并将该故员政绩宣付史馆，以为循良者劝。

（卷191 25—26页）

又谕：前因左宗棠奏请来京陛见，当经批令来见，原冀面授机宜，询问方略。而现在甘省东路平、庆一带陕回肆扰，西路河、狄为甘省大股回匪所聚，杨岳斌既一筹莫展，穆图善亦不能派兵援救，加以哈密失陷，巴里坤危急，关内外情形同时鼎沸，眷言西顾，竟无人能为朝廷分忧者。左宗棠娴于韬略，素所深知，著即驰赴甘肃督办军务，暂时无庸来京。俟甘省军务事竣再行奏请。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沥陈军营情形并筹陕省军务一折。回目马生彦等递禀投诚，欲移黄河南岸，该将军现已移知杨岳斌筹地安插。惟该回目并未呈缴马匹军械，是否真心悔罪，该将军仍当确切查明，不可为其所给。杨岳斌亦当随时留心体察，与穆图善商酌办理，不得意存偏执致误事机。中卫等处既有贼氛，穆图善自应力筹剿办，不得藉词逗留，拥兵观望。鲍超一军专办剿捻事务，并非令其久驻陕境办理回匪，如捻匪窜出陕境，该提督即当追剿出陕。穆图善剿办中卫一带土匪事竣后，如遇陕省军务吃紧之时，仍当分兵兼顾。包头、归化城一带为该军后路饷道，德兴阿已派察哈尔马队并蒙古兵共七百名赴包头防守，替出全福马队赴甘进剿。著福兴即督饬此起官兵实力防堵，如无贼踪，即饬此军赴甘以助攻剿。赵长龄即饬总兵马升遵奉前旨迅赴包镇，毋稍迟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接据赵长龄咨照固本兵饷改解部库，所有山西代解直隶应协花马池饷银五千两应即停止，由直隶自行筹解各等情；直隶应解该营之饷积欠甚多，官兵苦累不堪，若再停止此项饷银，必至饥寒日甚，恐有他虞，请将山西应解固本饷银仍解花马池军营，直隶应解军饷拨解部库等语。所奏系为该处边防万紧起见。所有山西应解固本银五千两，即著赵长龄仍照旧章按月拨解花马池军营，作为直隶协解军饷。直隶尚应补解花马池军营饷项五千五百两，刘长佑仍当迅筹拨解藉应急需。惟固本京饷所关尤为紧要，直隶筹练新军不容短欠，并著刘长佑妥筹兼顾，赴京领饷之时预将山西抵拨之五千两由直隶备齐，拨发户部即行扣抵，以资军食而重部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1 28—30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甲午（1867.1.14）

又谕：前因皂保奏称新疆征兵改由陕甘进发，前拨月饷无庸由归化设局转解，当经降旨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议覆新疆征兵饷项应解至陕省递解，李云麟军饷应由归化转解，并请饬库克吉泰等将存营兵数报部，归化转运事宜即由福兴就近经理。所筹尚属周妥。库克吉泰统带直隶等处征兵，德兴阿统带察哈尔等处征兵，现即改道由陕甘进发，并有旨令库克吉泰等将所带征兵裁汰老弱，挑选精锐带往，所需月饷无多，即著赵长龄自本年十二月起，在原定新疆月饷内按月划分二万五千两径解陕西藩库，由陕西委员递解甘肃，探明库克吉泰、德兴阿军营投交。此项征兵出口后，仍由陕甘二省查明饷道转运，即著杨岳斌、乔松年妥为办理。此项新疆月饷余银七万两，即作为李云麟军营月饷，著赵长龄、阎敬铭、丁宝桢、李鹤年、刘长佑各按原定数目按月径解归化城转运。所有归化转运事宜，著福兴就近经理。皂保著即回京。库克吉泰、德兴阿、李云麟现在存营兵数并每月需饷若干，均著迅速查明，分别报部以凭核办。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库克吉泰、德兴阿、李云麟、福兴、刘长佑、杨岳斌、李鹤年、阎敬铭、赵长龄、乔松年、皂保，并传谕丁宝桢知之。

（卷191　46—48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戊戌（1867.1.18）

又谕：穆图善奏甘省军务吃紧、未能移师赴陕一折。回目马生彦、杨汶智等具禀投诚，迭经谕令穆图善审察真伪，饬令呈缴军械马匹，毋为所绐。现在该回目等虽迁移糜子滩、三角城地方听候安插，而马匹军械均尚未缴。穆图善务当审察情形，与杨岳斌妥商筹办，不得草率因循，致堕该回目诡谋。镇番一带既有饥回勾结土匪出边掳掠，该将军自应派兵驰赴镇番认真搜捕以清其源。惟当分别良莠，慎毋妄戮良回再致骚动。陕

省已有西蒙克西克、程兴烈两军赴援，即著乔松年、刘蓉饬令分路防剿，并与泾州等处防军联络声势，杜贼东窜。穆图善著暂缓驰赴泾州。该将军所统各营兵数已不为少，惟当力筹甘省北路防剿，毋得拥兵观望，藉词坐镇，虚糜饷项。捻匪是否尚在蓝田一带滋扰？乔松年、刘蓉半月以来未经奏报。现在军情贼势如何？著乔松年等随时具奏以慰廑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2 6—7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己亥（1867.1.19）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请将谭玉龙等惩办等语。谭玉龙擅自赴陕，咎有应得。惟尚奋勉行间，前已降旨撤去统领，暂免治罪，此时谅杨岳斌亦可接奉转行矣。其营官陈义亦当暂免惩办，以泯猜疑。已革参将李春海经李助发调赴南路辄敢拔队东走；记名提督傅先宗遇贼回窜，逗留不前，以致挫败，复又擅自截留粮石，实属玩法。李春海著即饬令雷正绾派员拿解赴省惩办；傅先宗著撤销记名提督，即行革职，留营效力以示惩儆。本日复据杨岳斌奏收复平凉，请将雷正绾等优奖，已明降谕旨将雷正绾赏还黄马褂并赏还勇号矣。著即传知该提督，令其奋勉立功，再膺懋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甘省需饷急切、请饬催各省协款并请催四川按月协饷各折片。各省协甘饷银解赴兰州司库者日少，晋省河东道库部拨协饷亦未解到。该省米价昂贵，司库异常支绌，各营兵勇待饷甚急，情形万分危迫，著崇实、骆秉章、李鹤年、阎敬铭、赵长龄、丁宝桢将应解甘省协饷迅速派员解往，源源拨济，以免哗溃之虞，并著赵长龄将河东道库旧欠及部拨新款协甘饷银如数拨解，毋稍迟延。其四川应解甘省月饷，除成禄一军应按月拨解一万两外，仍著崇实、骆秉章每月协济银二万

两，按月派员解往汉中改交杨柄锃查收备用，并著杨岳斌饬令杨柄锃于川、陕近甘地方查明可通舟楫处所设立仓厩，以便转运。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崇实、骆秉章、杨岳斌、李鹤年、阎敬铭、赵长龄，并传谕丁宝桢知之。

（卷192 7—9页）

以甘肃平凉府城被贼窜陷旋即克复，赏还提督雷正绾黄马褂、勇号，复已革提督周显承职，予知府李超群以道员用；革在逃游击刘玉昌职，拿获正法；千总文天麟革职审办。

以甘肃省城防剿出力，赏副将张玉春、文象奎、都司潘金安巴图鲁名号，道员华祝三等花翎，把总文永春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都司刘全顺、守备王进廷祭葬、世职加等。

（卷192 11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丙午（1867.1.26）

又谕：库克吉泰奏请拨察哈尔炮位银两及请调随员，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请饬催后路大兵赴巴里坤，福兴奏遵将察哈尔官兵留防包头及请饬宁夏商民赴包头均给执照，赵长龄奏请留马升驻扎磴口各折片。察哈尔所存劈山炮五尊尚堪使用，即著裕瑞等拨解库克吉泰军营应用。其库存银两并准库克吉泰提取五千两，以为支放口粮皮衣之用。余剩银两即仍存察哈尔都统衙门，以备北路军饷。佐领伊什贡布等库克吉泰既能深知，著准其行文调赴军营当差。哈密失守，巴城危急，已严谕库克吉泰等迅即由甘肃会同成禄出关。成禄攻剿肃州至今杳无音耗，殊堪骇异。著该提督迅图攻克，会同库克吉泰、德兴阿克期驰赴巴里坤以资镇率。全福所部吉林马队前因福兴派赴包头，现经福兴将察哈尔官兵六百五十名分防舍太昭君坟渡口，即著照所

拟办理。包头为商民辐凑之区，汉回贸易者不少，难保无奸民混迹，福兴所请由宁夏道、府、州、县发给执照，尚为妥协。即著咨商穆图善，转饬该地方官详慎办理。但不准吏胥藉端需索，致滋扰累，务当于稽查之中寓体恤之意，方为妥善。前谕马升驰赴包头驻扎，赵长龄以碛口紧要未便移动。惟该处已有蒋临照一军足资守御，仍著赵长龄饬令马升赴包头扼扎以保要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署西安将军穆隆阿奏：陕西军务吃紧，待援甚急。得旨：鲍超现在援鄂，俟由鄂入陕后再行饬令实力办理。

（卷193 5—6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己酉（1867.1.29）

谕军机大臣等：林寿图奏甘军失利、庆郡被围、请催穆图善督师援救各折片。庆阳逆回自寺沟窜入安化之西峰镇，北至合水之西华池等处，绕近驿马关，大股贼马千余攻扰府城西门。雷正绾、周显承等移师赴援，周显承奋不顾身中炮阵亡，深堪恻悯。现在逆酋号召马步贼众数在六七万，府城危急，著雷正绾激励所部兵勇疏通运道，督同张在山等进解庆阳城围，并著穆图善督率劲旅赴陕甘毗境殄灭逆氛，援救庆郡。该将军曾否由中卫移师？即著赶紧驰报。左宗棠到甘需时，杨岳斌责无旁贷，即著料理出省，抑或派兵先行驰援，务须振刷精神悉心筹画，以支危局，不得存五日京兆之见致干重咎。库克吉泰、德兴阿本应驰赴肃州，即著先赴庆阳调度各军迅解城围，不准稍有迁延观望。陕西鄜延一带，乔松年、刘蓉务当严为防范，以免阑入完善。如有兵勇可分，并著妥筹调拨。庆阳应需粮饷军火，著林寿图设法筹解，绕道接济。穆图善营饷由江宁、河东等处解济，该将军当派委员赴产粮州县购办麦面，雇觅骡脚，兼以营中长夫运送，庶军行粮随，不至匮乏。将此由六百里谕

知库克吉泰、穆图善、德兴阿、杨岳斌、乔松年、刘蓉，并传谕雷正绾、林寿图知之。

（卷193 13—14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癸丑（1867.2.2）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肃州踞逆攻扑金塔、官军掩袭获胜、请催督臣拨营攻剿、迅派妥员接办粮台、哈密复陷、筹拨兵勇防堵关外门户、请仍准丁文学募勇赴营并于河南、山东各镇分调马步官兵各折片。肃州逆匪勾结土匪围攻金塔，经成禄派兵援救大获胜仗，保护粮路，尚称得手。所有此次在事出力员弁及守城文武，著准成禄择尤保奏，毋许冒滥。哈密复陷，安西告急，业由成禄设措饷项交文麟制备军装行粮进扎安西，著即催令文麟克期拔营驻扎安西，协同防堵，并催令黄祖淦将前调安沙靖官兵撤赴安西，俾免哈密乱回四出窜扰。迭次谕令杨岳斌拨营接替成禄围攻肃州，兹据成禄奏该督已改派署凉州镇杨占鳌拨队五营赴肃，即著催令杨占鳌迅速前进，会同成禄、黄祖淦攻拔肃城，俾成禄得以出关会剿。成禄军粮支绌，著杨岳斌妥筹接济，并派妥员专办粮台，转饬各属制造皮衣，赶为运解。其指拨火药、炮位、马匹，均照成禄所请妥速筹办。成禄亦当振刷精神，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克肃城，毋徒藉口兵单饷绌为迁延时日之计，方为不负委任。前谕库克吉泰、德兴阿由内地行走，先赴肃州会同成禄出关。彼时肃城如尚未得手，库克吉泰等大兵齐集，自可合力办理。该提督所请仍令丁文学募勇到营及调河南、山东镇兵，碍难准行。著懔遵前旨，仍迅饬丁文学回营，免令在豫滋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3 26—27页）

予甘肃金塔阵亡千总黄赞序祭葬、世职加等。

（卷193 29页）

同治五年十二月乙卯（1867.2.4）

谕内阁：前署陕西巡抚刘蓉以获咎之员特令署理巡抚，嗣复允其开缺暂留陕西办理军务，倚任不为不专。乃屡谕该前署抚出省督剿，置若罔闻，以致官军挫失，捻势愈张，贻误地方，实堪痛恨。刘蓉著即革职，毋庸再留陕西。

谕军机大臣等：乔松年奏官军败溃、省城危急、请调援军并请饬穆图善赴援庆阳、刘典、库克吉泰等先剿陕捻各折片。览奏曷胜焦急。捻匪久距（踞）陕境，逼近省垣，官军从新丰追至灞桥，被匪兜围，悉行溃散，各营将领均不知下落，省城文报阻隔，危急万分。此时非有大支劲旅星夜赴援，陕事将不堪设想。曾国藩、李鸿章于捻匪窜陕以后将及两月，所调各军并未到陕，鲍超一军屡经谕令赴秦，迁延逗留，致令陕省糜烂至于此极。现在陕军俱已溃散，别无可调之兵，捻匪到处窜扰，几于无地非贼。著曾国藩、李鸿章严檄鲍超、刘松山等军兼程赴陕，赶紧救援。倘再任意观望藉词不进，即著严参，照军法从事，毋稍宽贷。昨据鲍超奏称已定于本月二十一日由鄂省安陆起程，取道樊城荆子关入陕；乔松年奏已在商州等处购备该军粮米。鲍超若再以无粮藉口，或中途迟延折回，该提督自问当得何罪？懔之。刘松山一军，即著曾国藩、李鸿章遵奉前旨迅催此军驰赴同、朝，并著库克吉泰、德兴阿督率所部先办陕省剿捻事务，再行相机赴甘。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先行赴陕，无庸来京，著即兼程驰往秦中与乔松年整理戎政。陕省军律废弛已久，此次溃散将领，即著乔松年查明严参重办。此后如有不听号令、进战不力、擅行溃退者，即著左宗棠、乔松年奏明，在军前正法以肃军律，并著左宗棠严催刘典速募湘勇成军，立限驰援陕省。

郭宝昌一军著英翰饬令星驰赴陕，听候乔松年调遣，并将该军饷需速为筹拨足用，以便即时拔营，不准片刻停留，并不准英翰奏留致误大局。商城要路即由英翰另拨一军填扎，以防捻匪回窜豫境。庆阳、宁州回势猖獗，郡城被围一月，紧急万分。著穆图善统率所部即日起程赴援，并将回匪力行遏剿，毋任回窜陕疆。穆图善若再拥兵无贼之地，藉词观望延不赴援，必当重治其罪。刘蓉在陕有年，一味宽纵，致令将士毫无畏惮，屡奉谕旨出省剿贼，并不亲临前敌督战，以致诸军进止不齐，有此大挫，深堪痛恨。本日已将刘蓉革职，即著乔松年饬令回籍。援军未到以前，乔松年当就现有兵力认真防守省垣，以固根本。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库克吉泰、德兴阿、穆图善、英翰、乔松年，并传谕鲍超知之。

（卷193 32—35页）

同治六年正月丙辰（1867.2.5）

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

（卷194 4页）

同治六年正月丁巳（1867.2.6）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乔松年奏刘蓉军政隳坏，留陕无益；本日据刘蓉奏捻逆由蓝田回窜临渭，盘踞新丰，官军奋力击走，乘胜追袭，中伏挫衄，请饬左宗棠由襄阳取道荆子关到陕会剿，并密陈乔松年掣肘及贪利徇私各情，请另简知兵大员接任；又自陈与乔松年意见不合、皆为公事起见各折片。前有旨令刘蓉留陕专办军务，并屡谕其出省督剿，乃刘蓉藉病迁延，不肯出省，又无军报，以致军无统率，屡次挫衄。已降旨将刘蓉革职，令其毋庸留陕，是刘蓉有心贻误之罪已属咎无可辞。所奏乔松年掣肘并贪利徇私各情是否确实，著左宗棠懔遵迭次谕旨迅即带兵入陕，统率各军维持全局，并将刘蓉所参乔松年

各节秉公查明具奏。刘蓉折片四件、乔松年片一件均著抄给阅看。该督公忠体国，久为朝廷亲信，谅不至阿其所好，稍涉偏私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复陕西灞桥阵亡已革记名提督汉中镇总兵官萧德扬原官，予祭葬、世职加等；提督杨得胜等祭葬、世职。

（卷194 5—6页）

同治六年正月庚申（1867.2.9）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请募补陕甘绿营兵额、酌撤直隶官兵及请饬陕甘举行坚壁清野各折片。前因刘长佑、赵长龄先后具奏请撤回调赴甘肃防兵，当经谕令穆图善酌办。兹据奏称直、晋官兵分防宁夏、磴口、宁条梁，地当要隘，难遽遣撤，该将军所部无多，不能拨营前往接替，必须先将本省额兵补足方能遣撤客兵，自系实在情形。宁夏镇绿营兵额约七千人，陕西定边协绿营兵额亦不下千人，自回匪变乱后宁夏镇标及定边协标存兵均不过百余人，营伍空虚，全赖客兵藉资捍御，殊非长久之计。左宗棠入甘后，著即将宁夏镇标兵丁查照原额迅募土著民人入伍，勤加训练，并先会同乔松年将定边协额兵依法照数补足，以本地粮养本地兵，既免转输之劳，亦系自强之策。况穆图善即须克期进剿，兵勇难久驻河西，宁夏各属及陕西定边境，该督、抚须自固藩篱，则营额尤当早补，方足以壮声威。著左宗棠、乔松年认真筹补以维全局。穆图善现将直隶提标兵二百余名撤回，其余直、晋官兵及精锐右营楚勇俟营兵招有成数再行遣撤，即著咨明刘长佑、赵长龄知悉。至坚壁清野为制贼之要法，陕甘逆氛遍地，受害甚深，若此法一行，则民可稍安，贼无所掠，实为此时急务。第小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必须善为劝谕，方能一律举行。著左宗棠、乔松年迅饬地方官实力兴办，不得畏难苟安。各路统兵诸臣剿办贼匪是其专

责，若堵御不力，任贼窜扰，仍至蹂躏地方，则穆图善等不能辞咎也。穆图善另折奏请饬催四川等省月饷，已谕令崇实等迅解。所请调金顺来营一节，著俟宁夏将军印务接署有人再行酌量办理。又片奏请饬黑龙江先期拨兵二百名，亦谕令特普钦照数挑拨。俟此项兵丁到营后，穆图善即将存营老弱量加裁汰，以节糜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马队不敷分拨，请饬黑龙江挑派兵丁以资防剿等语。黑龙江马队前经穆图善陆续送回甲缺三百五十副，咨明该省按数挑补，现在穆图善所部马队遣撤甚多，自应赶紧添拨，著特普钦即于该营送回甲缺已经挑补之兵丁内先期挑派二百名，备齐军装，以便穆图善委员迎提。特普钦务须择其年壮力强实在可用之兵应拨前赴，毋得以羸弱充数，徒糜饷项而误师行。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军营需饷万分紧急、请饬四川等省遵照奏案拨解一折。穆图善军营奏定月饷十五万两有奇，原系核明每营兵勇若干，每月需饷若干，不容稍有缺乏。乃自上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四川省丝毫未解；两淮、湖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通共解到银四十万两零，下欠未解银一百十余万两，积欠饷银尚不在内。现在该将军所部各营兵勇一年之久仅领过三个月饷银，包头、磴口两处采办米面积欠价银约计在三四十万两之数，山西碾运仓谷至今并未报解，当此边防吃紧，饥卒待哺嗷嗷，所奏自是实在情形。著崇实、骆秉章、谭廷襄、曾国荃、阎敬铭、赵长龄、乔松年、丁宝桢各遵照奏案每月应解该营饷银若干两迅速拨解，并著曾国藩、赵长龄各转饬两淮盐运使、河东道等处遵照奏定章程按月拨解，源源接济，俾收士饱马腾之效，不准稍有延误。库克吉泰片奏请提用山西前解新疆饷银二万六千两等语。此项饷银现存大同府库听候批

解，该将军行营需饷孔亟，著赵长龄迅饬拨解以济要需，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藩、崇实、骆秉章、谭廷襄、曾国荃、阎敬铭、赵长龄、乔松年，并传谕丁宝桢知之。

（卷194 9—13页）

同治六年正月壬戌（1867.2.11）

又谕：穆图善奏渡河查看回匪情形、分别剿抚、预筹防守后路、并请将罗承勋严议各折片。回目马生彦等众屡次具禀投诚，现已陆续渡过河南，并将靖远县城腾出，是否真心悔罪抑或缓我师徒，尚难预定。穆图善现酌带兵勇渡河察看情形，分别剿抚，即著该将军于渡河后严密确探，如该回实系真心悔罪，即饬令先将马匹军械全数呈缴，并遵迭次谕旨分良莠不分汉回，妥为分别剿抚，投诚回众即会同杨岳斌择地安插。惟该回性情狡诈，穆图善当计出万全，不可草率受抚，致贻后患。中卫地方紧要，并著该将军派兵严防。陕西捻匪肆扰，恐其勾结回匪东窜，泾、庆等处均须妥筹布置，穆图善严饬派出各军实力严防。宁条梁关系饷道，尤须预为防范。该将军已咨雷正绾等军堵截，并饬程兴烈分兵驻守，兵力尚单，其直隶提标兵丁并准照该将军所请交参将徐祥林管带星夜驰赴宁条梁地方驻扎，以资捍御。前请奏撤之驻定续调直隶提标官兵，即著暂缓遣撤。靖远现已腾出，该将军即咨商杨岳斌迅派地方文武前往镇抚。

（卷194 15—16页）

同治六年正月甲子（1867.2.13）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陕西军务紧急，各军溃败，降旨将刘蓉罢斥，令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并令库克吉泰、德兴阿先赴陕省剿贼，再行入甘，又迭谕鲍超带兵入陕，谅已遵旨分道赴援。兹据陕西绅士车顺轨等奏上年十二月贼扑省城，官军三十

余营行至灞桥被贼围裹，伤亡大半，省外四五里内俱系贼营，官军降贼者亦复不少，加以西路回匪窜越汧、陇，万一勾结，势更滋蔓；省城粮断援绝，若不飞调劲旅救援，断难保守，请飞饬鲍超迅速赴援等语。刻下陕西各军新溃，招集未齐，捻踪分股窜扰，无兵扼截，蹂躏自不待言。专盼各军入关，方能重整军威，力图扫荡。著曾国藩、李鸿章迅即催令鲍超、刘松山等军兼程赴陕，相机进剿，仍兼顾山西河防，慎毋驱贼入晋。左宗棠已到何处？未据奏报。著即星速入关统率各军，与乔松年力加整顿，毋庸俟刘典募勇致稽时日。左宗棠未到以前，乔松年责无旁贷，著即招抚各军保全完善，慎卫省城。鲍超一军前谕径行入关，无庸回鄂，不得再有观望致干重咎。库克吉泰、德兴阿由山西赴陕道途非远，即著迅速拔营先剿陕西贼匪，俟左宗棠到后各兵齐集，再行斟酌进止，赴援庆阳。陕西各军粮饷，著左宗棠督饬王加敏妥筹报解，以赡饥军而维大局。车顺轨等原折一件，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库克吉泰、德兴阿、乔松年，并传谕鲍超知之。

（卷194 17—19页）

同治六年正月癸酉（1867.2.22）

又谕：左宗棠奏敬陈筹办情形、请将刘典开缺另简，杨岳斌奏回、捻势将勾结、请饬鲍超入陕、刘蓉赴泾、西宁回匪日逞奸谋、大臣受其挟制各折。左宗棠所称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实为动中窾要。所称采买马匹，练习马队，先造独轮车应用，俟所调各营取齐，由襄樊出荆子关赴陕，赴陕后制造双轮炮车，兼雇买车辆，俟采口马到陕增练马队，并习车营，一面开设屯田总局，汰遣各营，均著次第办理。陕西已有刘松山一军

在彼，并收集湘、果各营，鲍超一军亦已令其入陕，该大臣若以所部先驻西安，不虑无兵调度。若必俟刘典等到营一同入关，深恐有稽时日。著即就现有兵力取道入关，妥为筹办，以副期望。左宗棠未到以前，乔松年务须懔遵迭次谕旨认真防剿，毋稍大意。刘典已开缺赏三品卿衔帮办军务，著左宗棠催令即日募勇到陕，毋任逗留。张岳龄已授甘肃按察使，并著飞咨刘坤一饬令该司督率所部三营赴任藉资坐镇。杨岳斌请饬鲍超速行入陕，已迭经传谕该提督星速进关援剿，著左宗棠等再行严催。刘蓉藉病不肯出省，倭意抗违，致有灞桥之挫，湘、果各军损伤大半，现复与乔松年龃龉不合，业经降旨将刘蓉罢斥，断难冀其得力。杨岳斌所请令刘蓉赴泾之处，著不准行。并著乔松年酌度军情派军赴泾驻扎，毋得视为缓图，致回、捻勾结，为患益深。西宁回匪日逞奸谋，玉通将汉团全行撤去，受其挟制，将来必难自保。杨岳斌现令孟柏林等仍行练习旧卒，招募新军，著密饬妥为预备。此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杨岳斌在任一日，务须尽一日心力，不得稍存退缩之见。俟左宗棠将陕省底定，方能息肩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兵力较单，请调高连升所部随同西征等语。现在左宗棠由鄂入关，先应剿办秦中之匪，该省捻、回匪数太众，必须厚集兵力方能扫荡逆氛。著瑞麟、蒋益澧迅饬高连升统率所部九营由惠州、嘉应逾岭而北，出赣州顺流而下沂江抵鄂，取道襄樊前进，以为左宗棠后路声援。高连升所部行粮仍由广东筹给，毋令缺乏，并著蒋益澧于香港购办上好洋枪二千杆及枪药铜帽，即交高连升解交左宗棠军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5 4—6页）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饬杨岳斌、刘蓉悉力支持，勿因事

权不逮稍涉推诿。得旨：杨岳斌叠经有旨责成将甘肃军务妥筹整理，准归该督调遣。刘蓉于捻踪入陕后屡次催令出省始终抗违，去冬灞桥之挫，已降旨将其革职，著毋庸留陕，以为疲玩者戒。

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开甘肃按察使刘典缺，赏三品卿衔，帮办钦差大臣左宗棠军务。

以记名道张岳龄为甘肃按察使。

予甘肃狄道等处阵亡提督罗进贤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阶州殉难知州沈凤才、护游击蒋荣等祭葬、世职加等，沈凤才眷属旌恤如例。

（卷195 8—9页）

同治六年正月乙亥（1867.2.24）

谕军机大臣等：讷尔济奏哈密现在情形、击退窜扑巴城回匪、请饬李云麟派兵拨饷、催成禄出关救援各折片、何琯奏哈密情形并请催援兵各折片。哈密回匪猖獗，西扑巴城，经讷尔济、何琯督率兵勇击退，该逆现复纠集党与希图回扰，著讷尔济、伊勒屯、何琯激励兵勇严密防剿。现在巴里坤情形紧急，著李云麟飞催棍噶扎勒参整齐蒙兵驰赴巴城，先保完善以固根本，并酌拨军饷解往应用。成禄围攻肃州日久未下，甚属疲玩，著克日将肃城攻克，星夜出关恢复哈密，先清东路，与巴城声势联络，再图西进，毋再玩延致干重咎。讷尔济因目疾失明，本日已明降谕旨准其开缺回旗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李云麟、成禄、讷尔济、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因病解职，赏镶红旗满洲协领伊勒屯副都统衔，为巴里坤领队大臣。

（卷195 10—11页）

同治六年正月辛巳（1867.3.2）

又谕：林寿图奏甘省东路回氛猖獗、分股西侵、运道益梗、陕台移置汉中办理报销并陈庆、泾可虑情形各折。庆阳被困已久，穆图善尚在中卫，库克吉泰等亦一时不能赴援，雷正绾势力不支，泾、长均遭蹂躏，该匪复挟同游勇从宜君、耀州、富平、三原窜扰蒲城、渭南、临潼等处，至大荔之八女井、王阁村，盘踞潘驿，同、朝完善之区人民惶乱，邠、长门户空虚，未筹防堵。本日已谕令穆图善迅赴庆阳，乔松年派兵赴邠、长一带防剿。惟捻、回踪迹已近，难保不暗中勾结，穆图善、乔松年均恐不能抵御，著左宗棠统筹全局入关调度，务须保固同、朝等处，兼顾山西完善之区，毋令回氛肆扰。鲍超一军已在锺祥地方大获胜仗，鄂军足敷剿殄，该大臣即督同鲍超入陕以资得力。林寿图折内所称雷正绾闻被捉放回及乔松年议加厘改捐，每遇署缺不由司拟辄先授意，而于诸将未有指挥各等情，著左宗棠于到陕后密查具奏。林寿图所陈粮台既改汉中，各省应解庆阳协饷、甘省应支庆、泾月饷统归陈丕业办理，请饬陕甘总督、湖广督抚迅催候补道陈丕业，限二月初旬由荆子关驰抵汉中督办各局事务。即著左宗棠咨行湖广督、抚，催令该员克日前往，悉心妥办，毋稍迟延。陕甘待饷孔亟，并著左宗棠照林寿图折内所称咨行鄂台，将六年三月以前已解到鄂各饷均兑运西安，并前次准拨之山西、河东各五万两由左宗棠飞催该抚饬司、道如数速解，以救眉急。林寿图另片奏请饬左宗棠审量进兵之路，先筹粮运之区，庶免临时掣肘等语，著左宗棠竭力筹划以期军食有资。林寿图折二件、片一件，均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95 22—24页）

又谕：前因庆阳被围谕令穆图善率师前往剿办，近闻回匪益肆蔓延，马步数万屯踞郝家寺、贾家黑庄、东华池、梁家扁

等处，泾、长均遭蹂躏，雷正绾进剿势力不支，庆、泾被困已久，亟须拨兵救援。穆图善是否尚在中卫？著即统率所部前赴庆阳节节扫荡，迅殄回氛。倘再迁延观望顿兵不进，致庆、泾或有疏失，恐穆图善不能当此重咎也。懔之。回匪挟同游勇从宜君、耀州、富平、三原窜扰蒲城、渭南、临潼等处，至大荔之八女井、王阁村，盘踞潘驿，同、朝完善之区人民惶乱，邠、长门户空虚，乔松年身任陕抚责无旁贷，当此回捻交炽势甚危殆，何以并无一字奏报？实属不知缓急。著乔松年星速派兵驰赴邠、长一带妥筹防剿，以固藩篱。应如何分路剿办、杜其与捻匪勾结之处，著该抚相机布置。并闻雷正绾有被回匪拥去复行送回情事，著该抚一并查明，将近日军情据实奏报，毋得一味颟顸，致负委任。回匪既窜大荔等处，晋省防务又形吃重，著赵长龄督饬臬司陈湜整顿水陆各军严密备御，毋令阑入晋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乔松年奏：据委员程维雍等禀称，回逆围攻泰昌时，雷正绾自带亲兵数名出营探贼，突遇大股猝至，遂入洪家堡固守，次日贼退始行回营，并无被掳之事。报闻。

（卷195 24—26页）

又谕：劳崇光奏分路进剿迤西、请催各省协饷、并收复镇雄州城、擒斩首逆各一折。逆匪杜汶秀盘踞大理，蹂躏迤西一带，久稽显戮。劳崇光抵省后即与马如龙商议进剿，现派参将杨振鹏等分南北两路进兵，归马如龙节制，均已次第起程，马如龙亦亲督兵练前进，各营同仇敌忾，踊跃从公，深堪嘉尚。仍著劳崇光檄令马如龙督率诸将奋勉图功，务将杜逆党与悉数歼除，廓清疆圉。惟师行饷随，甚关紧要，滇省地方凋敝，饷需万分难筹，此次大举西征所需甚巨，若饷项不继，难望士饱马腾。本日已谕令崇实等各将应解协饷赶紧解滇以资接济，自不

至停兵待饷中道而废。该督当随时激励兵练迅奏肤公，以副委任。镇雄州城现已收复，首逆均擒获正法，岑毓英剿办贼匪奋勇得力，业将该员超擢藩司以示嘉奖。此时天气融和，正可乘势进兵剿办猪拱箐苗匪。劳崇光即饬该藩司相机进取，毋失机宜。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劳崇光奏滇省需饷孔亟，请饬催四川等省迅速拨解等语。四川等省协拨滇饷前经户部议拨银三十五万两，乃自上年二月间劳崇光入省直待至八月初旬，始据四川解到银四万两，尚有五万两未解，广东、浙江、江西、湖南、河南各省应拨之项均尚杳无消息。劳崇光现已进兵迤西，必须迅筹接济，倘以饷项缺乏致误师行，于滇省大局甚有关系。著崇实、骆秉章迅将欠解五万两如数筹拨，并著瑞麟、李瀚章、蒋益澧、马新贻、刘坤一、李鹤年各将部拨协滇饷项迅速拨解以济要需，毋稍延宕。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5 26—27页）

云贵总督劳崇光奏：请调前任四川按察使蒋徵蔚、候选道林福盛前赴云南差委。允之。

实授云南迤南道岑毓英布政使。

改丁忧云南腾越镇总兵官全祖凯为署任，仍留营。

以克复云南镇雄州城，赏知县唐湛春同知衔花翎，把总周云礼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都司许占春祭葬、世职加等。

予云南鹤庆殉难代理知州林森棠祭葬、世职加等。

（卷195 28页）

同治六年正月壬午（1867.3.3）

又谕：穆图善奏官军渡河进剿连夺要隘、现在移营剿办并请留景廉襄办一切各折片。杨汶智股匪经官军剿败势已穷蹙，

向盐、固一路窜去，马生彦一股仍踞半个城地方，靖远、镇番及中卫黄河两岸肃清，该将军拟将中卫大营移过河南宁安堡驻扎，以杜该匪回窜，即著体察情形妥筹布置。现在庆、泾被困已久，亟须拨兵救援，昨有旨令穆图善统率所部速赴庆阳，即著酌带兵勇迅趋泾、庆一带节节扫荡，殄灭回氛，毋令与陕捻勾合，致滋贻误。宁夏地方紧要，必须得人镇守方可无虞，仍著金顺护理将军印务，毋庸随同前往。穆图善移师东上，宁、灵地方不能兼顾，即著杨岳斌慎选贤能守令，遇有汉回交涉事件秉公酌办，宽猛相济，毋得稍存偏袒，致生事端。哈密办事大臣景廉著准其暂留穆图善军营襄理军务，俟军事稍松即饬速赴新任，不得藉词逗留。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请饬催各省协饷等语。穆图善军营饷需久绌，叠经谕令各该督、抚源源拨解。兹据该将军奏称各省协饷四月之久均无报解信息，该营粮饷两绌，呼吁无门，情形甚为急迫，自应迅筹接济。著崇实、骆秉章、谭廷襄、曾国荃、阎敬铭、丁宝桢、赵长龄、乔松年各将该省应协月饷迅速报解，并著曾国藩、赵长龄转饬两淮运使、河东道各将应协饷银源源批解穆图善军营以应急需。其以前欠解之款，著一并陆续起解，不得稍有延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藩、崇实、骆秉章、谭廷襄、曾国荃、阎敬铭、赵长龄、乔松年，并传谕丁宝桢知之。

又谕：成禄奏肃城未下、后路窜匪突至、情形日紧并请拨兵援应各折片。肃州一城围攻日久，迄未能克，成禄督率无方，殊属疲玩。现在东路窜匪扰逼高台，围攻城池，若不赶紧剿除，官军必前后受敌，势不能支。成禄当振刷精神，督率兵勇先将高台贼匪殄尽以清后路，并著克期攻拔肃城，毋得再事迁延，致生他变。肃城攻克后，仍著整顿军旅料理出关。现在该营兵力甚

单，著杨岳斌迅速多拨兵勇数营驰援肃州，不可稍分畛域，致省西一路又形糜烂。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5 32—34页）

同治六年二月乙酉（1867.3.6）

又谕：乔松年奏陈近日军情并回逆窜陕、派兵剿办情形一折。张逆在秦渡镇一带纠贼抗拒，刘松山等军并力进击，已移营逼近贼巢，而甘省逆回突由宜君窜及耀州、蒲城等处，乔松年派令总兵刘厚基、副将何玲必各军从同州、临潼两路分投截剿，著即严檄刘厚基等实力扼堵，毋任此股贼匪与捻股合并，肆行蔓延。其长武、大荔各境亦有回逆窜扰，此股贼匪恐非宜君同伙，究系由何处窜至？据实察核具奏。所称库克吉泰、德兴阿前队已抵朝邑，该处近连大荔，当可乘机掩击。惟该将军所部仅有马队一千，该抚自当酌派队伍交库克吉泰合力堵剿以厚兵力。蒲城、富平一带贼复远飏，仍著饬令刘厚基一军跟踪追剿，毋令喘息。陕甘交界处所回匪麇集，终恐勾合捻逆牵掣官军，左宗棠未到以前乔松年责无旁贷，务当振刷精神激励诸军实力防剿，毋得贻误事机。陕西情形紧迫，左宗棠务须迅筹入关以资督剿。刘松山一军近日曾否接仗？仍著属令稳慎进攻，以期节节扫荡。大荔与晋省仅隔一河，并著该抚咨会赵长龄妥筹防范，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6 3—4页）

同治六年二月辛卯（1867.3.12）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哈密失守、请饬催成禄出关、伊勒屯奏巴城危急、请饬催援兵及筹拨月饷各一折。成禄一军前已迭谕克期出关，只因肃州无兵接替迁延年余，现据杨岳斌派令王仁和、黄祖淦两军前往，成禄自无牵掣之虞。著即懔遵前旨迅速出关，先行克复哈密，再候大兵云集相机进剿，毋许再

有藉口，致干重咎。巴里坤饷绌兵单，情形甚可悯念，该处兵民于困苦之中尚能坚守，洵属难得。若不亟筹接济，必至贻误大局。著自本年正月为始每月拨给银六千两，即于各省解到新疆饷银内由福兴、桂成提解乌里雅苏台交德勒克多尔济转拨，毋稍短缺。此次伊勒屯请领正、二两月饷项，并著德勒克多尔济照数拨给，以资接济。巴城关系甚紧，李云麟谅亦筹及。其应如何援救之处，即著酌量办理。伊勒屯原折著抄给李云麟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杨岳斌奏哈密失陷、请催成禄出关并请饬穆图善暂缓东行各折片。前据讷尔济等奏称哈密失守，迭经谕令成禄出关，并谕杨岳斌添派兵勇前赴肃州以便成禄交替西行，本日复谕令成禄督率所部出关。成禄起程后，肃州兵力益单，不敷攻取，著杨岳斌遵奉前旨迅即添派兵勇归并王仁和、黄祖淦统带，速图攻拔肃城，毋稍迟缓。庆阳被围日久，势甚危急，前经迭谕穆图善移军东援。现在甘省回匪又复窜扰陕境之耀州、三原、宜君、同、朝等处，捻股窜踞盩、鄠，势将与回匪勾合，陕疆兵力甚单，军事益棘。著穆图善斟酌陕甘两省情形先其所急，如不能亲行援陕，即著分兵东顾先解庆阳之围，仍驻防甘、陕之交以杜回匪东窜。陕境西路防兵力甚单薄，周显承又复阵亡，著杨岳斌迅拨重兵扼截泾州等处，毋任回匪续窜陕境。前据林寿图奏称雷正绾被捉放归，是否实有其事？著杨岳斌确切查明，毋稍隐饰。平、固一带军情仍著随时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6 15—17页）

以甘肃华亭等处迭获胜仗，予提督雷正绾优叙，赏参将滕世耀、锺本起、张有富、游击皮昌魁巴图鲁名号，知府刘校书等花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副将钱葆恩祭葬、

世职加等。

予甘肃隆德殉难知县宋继昌等祭葬、世职。

（卷196 19页）

同治六年二月癸巳（1867.3.14）

又谕：乔松年奏雷正绾击贼获胜并请调军兼顾西路一折。回逆由泰昌扑雷正绾营，分窜泾州、邠州一带，经雷正绾于正月十九日督军苦战将泰昌等处踞贼击退。著乔松年飞咨雷正绾乘胜进攻，务将此股逆匪就地歼除，毋令再肆蔓延。庆阳、宁州贼踪遍地，且有另股分扰鄜州及邠州之长武，若该逆悉数南窜，则办更形棘手。前有旨谕令库克吉泰、德兴阿就近击剿大荔等处回逆，现在西路军情更紧，即著该将军等统率所部由邠、长大路前赴泾州，与雷正绾各军合力夹击。如贼已南窜，即著迎头拦截，扫荡贼氛。三原等处之匪，著乔松年檄饬刘厚基等分股追剿。

以甘肃靖远等处剿匪出力，赏副将葛东庭、周保和、陈致祥、安万全、吴学富、赵占魁、许吉祥、参将黄益瑞、李明泰、周文翔、祝胜祥、彭胜发、颜其发巴图鲁名号，副都统瑞云等花翎，县丞刘祥汇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196 21—22页）

同治六年二月甲午（1867.3.15）

甘肃提督曹克忠因病解职，调广东提督高连升为甘肃提督，以安徽皖南镇总兵官刘松山为广东提督，记名提督潘鼎立为安徽皖南镇总兵官。

（卷196 23页）

同治六年二月乙未（1867.3.16）

又谕：库克吉泰奏带兵追剿捻匪一折。捻匪由秦渡镇、鄠县一带窜扰鄜县，库克吉泰现由同州派兵驰赴西安，著于到省

后与乔松年商度情形，会同刘松山先行追剿。惟回氛业已逼近，库克吉泰未便久留陕省，著酌度形势遵奉前次谕旨驰赴泾州一带会合雷正绾进剿，并扼要防守，以杜甘回续窜陕境，毋得迁延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筹拟购练马队、请免马税并请调喜昌赴营各折片。左宗棠现在督兵剿办捻、回，必须先练马队以资得力。吉林所属地方猎户平素习骑耐劳，火枪有准，颇属可用。著富明阿、德英于旗民台站各丁内挑选枪马娴习年力精壮炮手二千五百名，并购办鞍靼三千盘，作为六起，每起编成五扎兰，并著德英于通省实缺协、佐领内拣委得力营总，并于实缺及即补防御、骁骑校官内选派扎兰正副各官权为管带，以资约束，每马队百名另募长夫四十名。所有挑选事宜即由德英专办，并著富明阿饬令地方各员帮同办理，务期迅募足数，不可推诿迁延致滋贻误。所需战马三千匹，著裕瑞于张家口各处如数购买，务择口轻肥壮之马，精益求精，不得以疲瘦老羸充数。如张家口各处一时不敷采买，即著裕瑞移咨福兴、桂成在归化城就近精为选购足数，统由裕瑞亲为验别，毋许稍有含混。此项马匹俟吉林所募炮手行过京师时，由裕瑞解交该营总验收，转解左宗棠军营。其应需鞍马价银及选募炮手经费，即著富明阿、裕瑞于该处库项暂为划拨，由左宗棠解还归款。如不敷拨给，即著户部先行筹拨，于山西协甘月饷项内提拨归款。经过地方马税，均著免其交纳。吉林佐领喜昌现在告假回旗，著富明阿饬令于假满后统带新募马队仍赴左宗棠军营听候差委。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6 24—26页）

同治六年二月丙申（1867.3.17）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训练防兵兼筹军火饷需一折。哈

密失守后，逆回复犯巴里坤，所有乌城迤西之扎萨克图汗部落操防紧要，德勒克多尔济等以德库鄂博一带防兵尚单，将派防察汗乌苏之赛因诺颜蒙兵调往该处驻扎，著该将军等认真操练，严防回逆东窜。其察汗乌苏地方有无俄警？仍当饬令该盟随时防范，毋稍疏虞。所请饬令户部先筹拨银五六万两赴解归化城，委员领取专供防堵经费，著户部酌度筹拨以济要需。此项饷银未到以前，准由蒙古捐输牲畜项下通融折放。该将军等即咨明李云麟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6 31页）

同治六年二月丁酉（1867.3.18）

又谕：穆图善奏回匪势穷乞抚、筹画布置、遵旨前赴庆阳一折。马生彦、杨汶智悔罪投诚，情词恳切，并情愿带领马队数百随同剿贼赎罪。马生彦等久向官军乞抚，现在如果真心悔罪，日内呈缴马匹军械，自应乘机收抚，予以自新。所有择地安插事宜，即著杨岳斌委员妥为办理。庆郡困守无援，殊形危殆，穆图善以杨汶智系陕西回酋，为同类所畏惮，拟即饬令随带数骑前赴庆郡开导陕回，俾各悔罪输诚，藉以暂解城围。穆图善一军现在进止两难，自不得不暂示羁縻，为一时权宜之计。惟杨汶智是否可用？总当持以慎重，谋定后动，毋为该逆所给。泾、庆窜匪逼近陕疆，应如何调拨兵勇严密堵击以杜该逆东窜之处，著乔松年、穆图善会商办理。穆图善军粮缺乏，拟派员先行驰赴花、定、宁条梁一带筹办粮米，著杨岳斌与穆图善妥为筹画，俾该将军得以拔营前进迅解庆郡之围。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6 35—36页）

同治六年二月戊戌（1867.3.19）

又谕：乔松年奏刘松山等军击贼获胜并覆陈回逆窜扰情形

各折。刘松山等军稳慎进扎，渐次逼近贼营，先将扑营之贼击退并将吕兆集等处贼巢攻破，复续破秦渡镇、花园集等处老巢，歼毙散解甚多，办理颇合机宜。现在贼已遁向盩厔，难保不窜入南山，著乔松年激励将士，催令刘松山等各率所部乘胜穷追，毋任喘息。汉中为陕省膏腴之地，且系川、陕咽喉，尤须妥筹兼顾。库克吉泰一军著乔松年催令径赴长武、泾州一带击剿，毋任甘回续行东窜。三原、咸阳之贼既经乔松年派兵击退，著即饬谭玉龙、刘厚基等分路尽力追剿，务将回匪歼尽，以清腹地。雷正绾已在邱家寨获胜，仍著乔松年饬令各军将士与雷正绾联络声势，以期互相援应。另片奏请催湖北饷银等语。陕省援兵云集，需饷浩繁，雷正绾与谭玉龙均皆缺饷，所有湖北粮台报解汉中银十九万余两，著谭廷襄、曾国荃饬令何璟、陈丕业仍将此款解交林寿图酌量支放。原片著抄给谭廷襄、曾国荃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6 40—41页）

同治六年二月己亥（1867.3.20）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哈密回匪西扑巴城情形紧急，谕令李云麟催令棍噶扎勒参整齐蒙兵驰援巴城。兹据李云麟奏称拨勇前往驻防一折。乌、科两城防务吃重，棍噶扎勒参所部蒙兵势难移援西路，该参赞现派张和所部勇丁在红柳峡立营就近防守，著即饬令赶紧驰赴巴城援应，速解城围，不得但顾北路本境，稍涉迁延观望。其土尔扈特各旗北徙人众，即著照李云麟所指地方令其游牧，妥为安插。哈萨克人数众多，时思东犯，李云麟当训练额鲁特蒙兵严加防范，毋稍疏忽。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196 42页）

同治六年二月庚子（1867.3.21）

谕军机大臣等：乔松年奏甘回窜至鄜州、请饬库克吉泰等先剿鄜州之贼并催左宗棠赴陕各折片。另股回匪由三水东窜，前股已至三原滋扰，乔松年已饬刘厚基会同刘效忠等合击，复有大股逆回数万勾结土匪溃勇同时窜至鄜州境内，段登云一军不能抵御，该逆已深入滋扰，中部宜君边境皆见贼踪。库克吉泰、德兴阿已抵同州，著即带兵赶赴鄜州，毋庸再行进省，致多纡折，并著乔松年饬令刘厚基等军迅将西路一股击退，移军往鄜州协剿，以厚兵力。其由盩厔西窜鄠县之贼，该抚当催令刘松山等蹑剿，仍须步步为营，未可稍涉大意。另片奏陕省既患兵弱，尤患财殚，请饬左宗棠携银带兵到西安徐图规画等语。左宗棠现驻汉口慎重筹画，未便轻进，朝廷亦深知其苦心。惟现在陕省万分紧急，若非该大臣就现有兵力宽筹饷项迅赴西安调度，恐军心民心日形涣散。设如乔松年所虑，该大臣将来挽救更多棘手。该大臣务当先其所急迅往镇压，并以屏蔽晋、豫，断不令遽行入甘，致碍该大臣种种布置。鲍超一军现已留鄂剿贼，湘、淮诸军亦俱到鄂，后路尚可无虞，该大臣即酌度援应以纾廑念。乔松年片一件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7　1—3页）

同治六年二月壬寅（1867.3.23）

又谕：前经迭谕库克吉泰驰赴泾州一带堵剿回匪，兹据库克吉泰、乔松年奏会商先剿捻逆、现办情形一折。库克吉泰一军业已行抵西安，所派马队已赴盩、鄠，距鄜州路远，未便再行折回。著库克吉泰即日出省亲赴盩、鄠，会同刘松山追剿捻逆，痛加歼戮。鄜州一路乔松年已派刘厚基一军由富平、耀州之间驰赴该处防剿，惟陕境内地回匪尚未肃清，而甘回大股数万复勾结土匪溃勇同时窜至鄜州，段登云一军不能抵御，该逆

已深入中部宜君边境，刘厚基兵力颇单，恐未足敷剿办。库克吉泰一军未便专顾捻匪致令北路空虚，著库克吉泰、乔松年斟酌情形，如北路情形紧急，仍著该将军懔遵前谕折赴鄜州，将该处回匪击退即赴泾、邠一带堵剿，不得藉口剿捻致令顾此失彼。库克吉泰等另片奏现拨副将王其发、吴得胜两营步队归该将军调遣，著即照所拟办理。德兴阿谅已就痊，著即赴营迅图会剿。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7 5—6页）

同治六年二月戊申（1867.3.29）

谕军机大臣等：伊勒屯、何瑄奏哈密有隙可乘、亟宜疏通饷道、催兵赴援一折。据称拿获哈密贼营汉回供称各贼均得财偷走，现在贼势稍分，攻取甚易；据李云麟咨称乌、科两城蒙兵散尽，哈萨克势将内犯，无兵可援巴城；据棍噶扎勒参咨称营内兵马器械均已齐备，与李云麟商议进兵，请简派妥员协同棍噶扎勒参急赴巴城救援，疏通哈密粮道，并请催成禄分兵出关救哈等语。前据李云麟奏乌、科两城防务吃重，棍噶扎勒参所部蒙兵势难移援西路，现派张和所部勇丁在红柳峡立营就近防守，当经谕令李云麟饬令张和赶紧驰赴巴城援应，速解城围，不得但顾北路本境。现在巴城受困日深，亟应派兵援救，保全合郡生灵。棍噶扎勒参所带蒙兵如可援应巴城，著李云麟与之会商妥筹赴援，不得藉词延宕。倘巴城有失，惟李云麟是问。伊勒屯、何瑄已调孔才等所招民勇赴巴，著就现有兵力设法固守以待援军，不得稍涉疏懈。伊勒屯等折著抄给李云麟阅看。折内所称肃州被围甚急，贼供安沙驻扎兵勇防堵，目下有说先取安沙，又有先取巴里坤之说。近日肃州军情若何？安沙是否有贼股滋扰？此项兵勇能否先赴救援？著成禄迅即查明具奏，仍遵前旨迅克肃州，以图出关会师攻剿。文麟已否至安西防堵？

并著催令该员刻即赴任，毋任逗留。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李云麟、伊勒屯、成禄，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197 10—12页）

同治六年二月辛亥（1867.4.1）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病势甚笃、请派员暂署督篆并恳回籍调理各折片，情词恳切，览奏具悉。若再勉强挽留，朝廷亦有所不忍。惟穆图善剿办东路回匪并安抚已降之众在在均关紧要，一时能否遽赴省垣？尚须斟酌情形悉心筹办，不至顾此失彼，方为妥善。杨岳斌俟穆图善到省接署督篆后，将一切情形详细告知再议起程，毋得遽行回籍致误公事。穆图善西赴兰州后，其东路防务关系紧要，马生彦等甫经投诚，尤当妥为驾驭。应派何人驻扎，即著该将军酌量办理，毋得稍涉疏懈。杨岳斌又奏洮州回匪叛踞城池一折。回弁丁泳安乘机复叛，踞城抗拒，实属罪不容诛。洮岷协都司丁泳安著先行革职，于擒获后即在军前正法，以昭炯戒。洮州在河、狄之西，该处回氛遍地，势悍人多，其应如何进剿之处，著穆图善于抵省后妥筹剿办，用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抵甘需时，请暂留杨岳斌在甘办理；本日据杨岳斌奏称八旬父母患病沉重，而该督病亦增剧，请饬穆图善暂署督篆。览其情词恳切，实不忍再行挽留，因令穆图善驰赴兰州暂署督篆，以便杨岳斌交替回籍。惟穆图善西赴省垣，东路防务恐无人认真堵御，该大臣到陕后尚须经理关中回、捻各匪方能赴任，则东路防务实为陕省门户要区。左宗棠此时计可起程入关，著于驰抵西安后斟酌情形相机办理，免致掣肘。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97 17—19页）

以甘肃洮州城复被贼陷，革署同知府经历熊其光职，遣戍

黑龙江；副将周潮旺、魏绍珍、参将田大胜、都司张廷秀均革职留营；予殉难副将冯光明、都司雷兴隆、教授刘升岳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巩昌殉难署知府王锡龄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97 29页）

同治六年二月壬子（1867.4.2）

谕军机大臣等：乔松年奏陈近日军情一折。甘省回逆分股扰陕，经乔松年派令刘厚基等驰往剿办，柳林、同官之贼向北狂奔窜出陕境，乾州、醴泉另股贼匪亦经刘效忠击败出境；又有一股自灵台窜赴凤翔，游骑已至岐山、扶风。该抚现饬谭玉龙等前往剿办，邠州已无贼踪，令刘厚基一军分驻宜君等处，何路有警即向何处开拔，所筹尚妥。著即督饬谭玉龙等认真迎剿凤翔一股，刘厚基随机策应以资得力。柳林、同官、乾州、醴泉之贼虽出陕境，未受大创，该匪股究向何路窜去，折内未据声明。嗣后奏报务将贼由何处窜入、何路窜去、贼首何人、贼数多少详查具奏，不准疏略含混，致干咎戾。折内所称察看回逆股数甚多，仍必续窜入境，著督饬地方文武军练确探严备，毋令肆扰。鄜县之贼仍在齐家寨盘踞，刘松山现已移营槐芽镇遏贼之冲，著知照该提督步步为营，见可而进，毋稍大意。该军战状仍随时详细奏报以慰驰廑。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文麟奏会商驰赴哈密、筹办军装行粮并请饬山西拨解饷银、文麟奏哈密失陷、拟即进扎安西并剿办高台窜贼获胜各折片。哈密失陷前经成禄、杨岳斌等迭次奏报，成禄等此次所奏筹办招徕、镇抚等事尚系未经失陷以前情形。文麟现拟制办军装行粮进扎安西，即著赶紧布置起程。惟目前哈密贼匪分扑巴里坤甚急，若待成禄出关会同进取，诚恐巴城有失，则哈匪之势更张。况昨据伊勒屯等奏据获贼供称哈城贼匪均得财

偷走，其势稍分，攻取甚易，文麟当迅带所部乘此机会攻取哈密。其原派驻守哈密之兵勇三千名是否溃散？并可沿途招集以厚兵力。巴里坤被围，已谕令李云麟派蒙兵星速往援。若文麟兵至哈城，则贼匪前后受敌，似可得手。成禄久攻肃州不下，殊属疲缓，务须立图攻拔，赶紧出关，不得再事迁延，致负委任。哈密回王伯锡尔避往何处？著文麟探明所向，仍与联络声势，会筹办法。文麟出关后军饷极为紧要，著赵长龄饬藩司无论何款迅拨银十万两解交乌里雅苏台，以备文麟派员迎提。如一时筹运不及，即咨行德勒克多尔济、李云麟等先在新疆协饷内提拨四五万两以应急需，俟晋饷解到，划出归款。其指拨仓谷、筹捐军饷等事，并著文麟咨明该地方官办理。南山、高台等处窜匪迭经威仪营勇击剿获胜，出力弁勇著文麟暂行存记，仍饬该营勇等加意防剿。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7　21—23页）

又谕：本日据刘岳昭奏劳崇光因病出缺，已明降谕旨将张凯嵩补授云贵总督，郭柏荫补授广西巡抚，未到任以前，令宋延春护理云贵总督，吴昌寿前赴广西署理抚篆矣。云南地方情形吃重，著张凯嵩酌带兵将星驰赴任。广西军务未竣，仍当妥为区画。郭柏荫著俟李瀚章到任后即赴广西，均毋庸来京请训。刘岳昭现拟由仁怀进驻大定，一时未能抵省，岑毓英又带兵在外，是以令宋延春暂护督篆。刘岳昭务当节节进攻，取道赴滇以专责任，并著先行奏报。宋延春暂护督篆，尤当振作精神认真整顿，使汉回尽泯猜疑。岑毓英现剿猪拱箐一股，马如龙办理大理一股，该护督悉当和衷商榷，使竟全功，不得存五日京兆之见，用慰朝廷廑念边陲之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张凯嵩、郭柏荫、刘岳昭，并传谕宋延春、岑毓英知之。

（卷197　24—25页）

以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贵总督，未到任前以云南按察使宋延春护理；以江苏布政使郭柏荫为广西巡抚，未到任前以广东布政使吴昌寿署理。

以陕西同官县城被贼窜扰，革知县陈衍昌职。

赠故云贵总督劳崇光太子太保，予祭葬，谥“文毅”。

予陕西宜君阵亡参将裕廉祭葬、世职加等。

（卷197 27—28页）

同治六年三月甲寅（1867.4.4）

又谕：　库克吉泰等奏进剿捻匪获胜并请催鲍超赴陕各折片。刘松山与安住等军进剿银渠、金渠踞捻杀贼甚伙，攻克两镇，该逆现退踞齐家寨一带，与凤翔回逆仅隔一河，势将并力勾结。乔松年务当饬令刘松山等军扼截渭河乘胜进剿，并著库克吉泰、德兴阿督带所部与刘效忠等相机合剿，以杜捻、回勾合。郭宝昌一军计已入陕，著乔松年赶紧催提以厚兵力。鲍超剿办鄂捻屡获大胜，甚属奋勉，所部将士亦颇出力，著仍遵前旨会同曾国荃所部迅将任、赖股匪殄灭，以便腾出兵力西顾陕疆，不可意存观望，并著李鸿章、曾国荃妥为调度，迅奏肤公。陕西情形吃紧，前谕左宗棠就现有兵力先往镇压调度，著即酌量奏覆以慰驰廑。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库克吉泰、德兴阿、乔松年，并传谕鲍超知之。

予陕西银渠等处阵亡参将刘福胜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97 29—30页）

同治六年三月丙辰（1867.4.6）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击退援贼、高台、金塔解围一折。肃州踞匪勾来西宁援贼万余人围攻高台，成禄派王兰谱、黄祖淦等军驰援获胜，贼遂西扑金塔，成禄复派窦型等与王兰谱等会剿，逆众大败，分股散布九莲寺等处，复经窦型等奋力攻袭，共毙

贼五千余人，救出难民妇女二千余名。肃州踞贼探知官军远剿，亲率悍贼扑营，杨永魁开枪将伪师马汶录击毙，窦型旋师夹击，共毙贼五六百人，当此饷缺逆炽之时均能奋勉力剿，尚属可嘉。目前肃逆援绝胆寒，亟宜乘此声威立图攻拔，著成禄激励将士勉益加勉，以期迅奏肤公，同膺懋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肃州阵亡从九品张际午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98 4—5页）

同治六年三月丁巳（1867.4.7）

又谕：左宗棠督军由鄂启行、请散捻逆胁从、闽中新刻竹枝词、请饬查办各折片。陕省捻、回合扰，亟须知兵大员前往调度。该督声威素著，一经入秦坐镇，自可腾出陕省兵力并入前敌以利攻剿。所有置造军械及练兵筹饷各事宜，即可于到秦后统筹全局次第经理，庶将来肃清两省计出万全。现在该督既已西行，秦中自可无虞。……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捻逆北窜、各军进剿情形一折。张逆窜踞齐家寨后，勾结逆回图窜南岸，经刘松山、李祥和等军直前进迫，该逆遂由鄜县以西兔过渭北，复经刘松山等军跟踪追击，逆股悉众东趋。提督谭玉龙等将马贼击退，张逆率党来援，官军力将贼围冲破，贼仍退踞于扶、岐交界之益店一带。此次捻逆虽被剿北窜，而距回甚近，难保不勾合西窜，谭玉龙兵力甚单，即著库克吉泰、德兴阿督同安住等所部马队会同刘松山等军紧蹑前追，乔松年亦当严檄谭玉龙等合力夹击，毋任勾合逆回深入为害。郭宝昌一军计抵潼关，著乔松年迅饬兼程驰赴会合拦截，以殄凶氛，并将会合击剿情形随时详报，以慰驰廑。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8 7—8页）

同治六年三月癸亥（1867.4.13）

又谕：乔松年奏近日军情并段登云所部溃扰一折。甘省大股回逆势将尽与捻合，左宗棠现已起程，著即兼程前进与乔松年会商剿办。段登云所部勇丁在鄜州劫狱掳库，该总兵既不能御贼，又约束无方，著即革职，不准留营，以示惩儆。署知州田景瀛疏于防范，著一并革职，暂行留任。陕省军政久弛，左宗棠、乔松年当申明纪律，严定赏罚，以挽积习。所有滋事勇丁，即著严拿惩办，并将此军勇丁应留应撤酌量妥办，毋令从逆生事。鲍超一军前已谕留鄂、皖剿捻，左宗棠带兵入关后，腾出陕省兵力合并郭宝昌、刘松山两军计数目前分布。该大臣当遵前旨坐镇关中，妥筹剿办。陕省探报多有为从逆之溃勇所误，该大臣等宜详慎审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8 18—19页）

同治六年三月丁卯（1867.4.17）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回众呈缴马匹军械、移军东赴庆阳、并请饬山西筹拨月饷各折片。回目马生彦等呈缴马匹军械为数不多，虽据声称不敢藏匿，究亦难于轻信。著穆图善再行酌量情形妥筹办理，务使勿堕诡计以靖地方。庆阳被围甚急，穆图善所带马步兵力不为不厚，即著于行抵该处后奋力攻剿，不许稍有迁延。其宁安堡地方关系紧要，并著杨岳斌抽拨一军前往驻扎，派委妥员点验降回户口，办理安插事宜。穆图善所陈陕回不难收抚而难安插，甘回未离故土反正较易，陕回则田园庐墓无存，在甘择地安插究属时怀觖望各等语，甚为有见。陕回人数尚多，被剿窜甘，而地方瘠苦，觅食无资，其怀思故土亦属至情，虽从前不无罪戾，而尽数剿除亦非仁者之用心。甘省土地硗瘠，断难久容，而陕省汉民积衅已深，又恐不能相安。左宗棠向来善于谋画，著即察看民情地势妥为经理，或令

壮勇者随营，老弱者给以耕种，俾得生聚安乐，同为率土良民。乔松年身任地方，亦著悉心咨访，认真办理。穆图善移军东向，采粮较难，陕省北山各州县额征粮石，著乔松年饬令听候该将军酌量提用，即在陕省应解穆图善月饷内折银抵扣，山西清水河仓谷即可暂时停运。著赵长龄仍按月拨解银四万两，以一万两解交宁夏，三万两解赴穆图善行营。直、晋官兵月饷该省久未拨解，并著赵长龄迅筹拨解。倘一时不能接济，即著于宁夏所属各州县额征粮石内提用，以应急需而赡军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李云麟奏民勇变乱、办理情形一折。李云麟所募勇丁三营分防巴里坤，因参将富贵营中被裁之勇潜与孔才营中勇丁勾结围攻富贵营盘于察罕同古，并将官厂及扎哈沁游牧附近牲畜抢劫，李云麟现派蒙兵分扎乌陇、古河等处。著与奎昌、明瑶相机堵剿，并知照乌里雅苏台一体严防，以固北路门户。前据伊勒屯、何琯奏调孔才所部勇丁赴援巴里坤，并称李云麟扣除勇营盐菜银两以致勇丁意存劫夺牲畜，是李云麟之措置乖方早兆衅端。此时该勇既经溃变，伊勒屯等亦当慎加防范，不可稍涉大意。能将此项溃勇酌量招集，妥为驾驭，更可免意外之虞。关外敦煌、安西等州县，并著成禄分兵往守，以防溃勇东窜，一面迅克肃州，统兵出关进剿，毋稍迁延。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李云麟、奎昌、明瑶、成禄、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198 19—22页）

同治六年三月己巳（1867.4.19）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等奏贼踪东窜、各军追剿情形一折。捻股为刘松山等追军所阻，全股向东北狂奔，窜往醴泉一路，凤翔回逆亦同时东窜。据获贼供称该两逆会商欲以捻逆窜

同、朝，回逆犯省城，使官军首尾不能相顾，甘回何学得等股均将下窜，陕省情形甚为吃重。著库克吉泰、德兴阿、乔松年督饬刘松山等会师进击，毋任勾合分扰，兼顾省垣门户。甘回股数众多，皆欲乘虚东犯，著穆图善、杨岳斌督饬雷正绾等认真截剿，牵制贼众，毋任并力下注。左宗棠现已带重兵入关，计日可到西安，即遵前旨在省坐镇，酌度何路吃紧迅即添兵前往，节节扫荡。务当统筹全局妥为调度，以纾朝廷西顾之忧。晋省完善之区该逆久生窥伺，著赵长龄督饬陈湜悉力严防，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库克吉泰、德兴阿、杨岳斌、赵长龄、乔松年，并传谕陈湜知之。

又谕：何琯奏整顿兵勇进图哈密一折。哈密自去年复失后，巴城粮道断绝，此次该总兵等劝捐招募勇丁，合之官兵练勇共计三千余名，派委千总芮林等管带于二月十九日起程进剿救援哈城，即以疏通巴境粮道，办理尚为奋勉。惟须申明纪律，稳慎进兵，免致见贼溃退。其孔才所部勇丁，前经与参将富贵营中裁勇勾结围攻营盘，何琯现调令赴坤作为后路接应，该大臣等当妥为驾驭，以免意外之虞。至巴城城守紧要，贼氛密迩，伊勒屯、何琯尤当加意布置，慎固封圉，毋致顾此失彼，变生肘腋。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知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以巴里坤剿匪出力，予领队大臣伊勒屯以副都统遇缺提奏，赏总兵官何琯巴图鲁名号、花翎，骁骑校雅尔杭阿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198 25—27页）

同治六年三月辛未（1867.4.21）

又谕：伊勒屯奏整饬兵勇进攻哈密、疏通粮道一折，与前次何琯奏报相符。即著该领队大臣会同何琯严饬带兵各员统带

官兵民勇等进剿哈密踞匪，疏通粮道。其孔才所部勇丁，仍著妥为驾驭，毋稍疏虞。巴城防守事宜并著加意布置。关外兵勇无多，不敷分布，前据成禄奏报已将高台等匪奋力剿退，即著乘胜攻拔肃州，迅速带兵出关以图进取，毋再迟延贻误。伊勒屯所奏请饬催巴里坤饷银等语。该城需饷甚急，前经李云麟奏请于议定征兵月饷银九万五千两内以一万七千五百两作为北路月饷，下余七万七千五百两分拨关内大军及巴里坤应用，业经降旨交户部议奏。即著该部迅为筹拨，并著李云麟于新疆北路军饷内先行筹款，就近拨解巴城以济饥军。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云麟、成禄、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199 4—5页）

同治六年三月乙亥（1867.4.25）

谕军机大臣等：林寿图奏庆、泾运道梗阻并雷正绾营募勇冒滥各折片。甘回窜扰凤翔，图与捻合，庆、泾饷道梗阻，林寿图所设转运分局在乾州城内，现在乾州被贼攻扑情形甚紧，著乔松年迅即派兵援乾，速解城围。左宗棠到陕后，布置调遣各事宜自必与乔松年妥为筹办。惟陕省良奸混迹，雷正绾营募勇素多冒滥，该提督现派游击余万明等赴汉中招募六营新勇，著乔松年饬令确查精选，并著左宗棠格外留心，免为所误。林寿图原折片各一件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9 10页）

同治六年三月丁丑（1867.4.27）

谕军机大臣等：谭廷襄、曾国荃奏捻众西窜应城、京山、天门、官军叠击获胜……各一折。

……西路之防现派马德昭前往阎乡驻扎，著督饬随时侦探贼情，与陈湜等联络声势，不得稍分畛域。……

（卷199 15页）

同治六年三月戊寅（1867.4.28）

谕军机大臣等：崇实、骆秉章奏陕捻意图南窜、请饬左宗棠先趋兴汉一折。捻股麇聚盩、鄠等处意图窜扰兴汉，惟现在甘省大股回匪勾合捻逆东扰岐、郿、兴、乾，凶焰颇炽，陕省兵力较单，左宗棠定已兼程入关镇压调度。能否分兵先趋兴汉？著左宗棠相机酌量。鲍超一军已迭谕该提督在鄂助剿，势难即时入秦，川省边界与陕省南山亦在毗连，崇实、骆秉章当速派兵勇分路扼要守御，毋令阑入川境。原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刘岳昭奏剿平黔西大坡、朵朵坝各贼垒并平远解围及请催席宝田赴遵义各折片，马如龙奏起程赴迤西剿贼、请催抚臣来滇一折。刘岳昭进攻黔西头定贼匪，虽剿平大坡、朵朵坝两处贼垒，究未能直抵猪拱箐，办理殊属延缓。现在席宝田已准其开缺留于湖南办理防务，而总督劳崇光又复病故，滇南省城空虚，本日已严催张凯嵩迅赴新任。但到任恐需时日，著刘岳昭督同岑毓英迅即攻克猪拱箐贼巢，疏通川、黔边境，驰赴滇省镇摄调度，以资表率。马如龙进攻大理，早经谕令相机督剿，现派副将杨振鹏等分路前进，而该提督仍驻禄丰，距大理甚远，何能遥制一切？况总兵杨盛宗远在迤东，若调赴迤西，则滇省东路亦未免空虚。著宋延春传谕马如龙，现已催令张凯嵩、刘岳昭赴任，而省城又有该臬司护理督篆，足以坐镇，该署提督不妨西征肃清大理，迅奏肤功，荣膺懋赏，以慰廑怀。至该署提督奏报督臣出缺，尚知缓急。嗣后军务事件仍由宋延春驰奏，以符旧制。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岳昭，并传谕宋延春知之。

又谕：前有旨授张凯嵩为云贵总督，并命吴昌寿署理广西巡抚，饬令迅赴署任，以便张凯嵩交卸赴滇。本日据署云南提

督马如龙驰奏滇省迤西各匪闻三路进剿之信势已蠢动，该署提督刻已进军禄丰，严饬各军由定远、大姚等处三路进剿，未能兼顾省垣；劳崇光因病出缺，省城现无督、抚坐镇，恐匪徒又生觊觎各等语。云南省城自去岁劳崇光入城镇抚甫就安谧，现在迤西未定，各将士带兵在外，势难兼顾，必须有督、抚大员入城坐镇。即著马新贻仍遵前旨查明吴昌寿曾否起程，迅速催赴署任，不准稍涉延缓。该署抚到任后，张凯嵩著即交卸起程，迅赴新任，妥为筹办，以冀肃清边圉。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9 17—19页）

同治六年三月己卯（1867.4.29）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行抵德安、拟俟淮、霆各军赴鄂再行入陕一折。现在鄂捻西窜而淮、霆各军尚未赶到，左宗棠拟在德安稍停数日，视贼所向再定进止，洵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著该大臣探明如贼由白口西窜，即行督军会剿，以收夹击之效。惟秦中捻、回交讧，势甚猖獗，而乔松年等布置未能裕如，如淮、霆各军赶到，左宗棠仍即入关，进驻西安妥为调度。左宗棠另折奏拟援照成案于上海洋商借银一百二十万两，由各关税项下拨还等语。陕甘需饷孔殷，各省协解恐不能如期，停兵待饷于剿贼机宜未免延缓，自应照该大臣所请迅筹巨款以期集事。即著曾国藩等督饬各海关监督按照左宗棠所定数目出给印票，发交道员胡光墉等向洋商支借，兑付山西解州，一面将汇票解赴该大臣军营提用。所借银两自本年七月起，分六个月于各关税项下拨还。仍饬各该省藩司将应解甘饷按月拨交各关，以清款项。其余息银等项，均著照所议办理。原折著抄给曾国藩等阅看。另片奏江海关协济甘饷请仍照原拨、续拨数目每月解银三万两，或该省未能遵拨，即于江宁应解甘饷内

划拨二万两各等语。即著曾国藩、郭柏荫遵照办理。其穆图善月饷即由左宗棠拨给。原片并著抄给曾国藩、郭柏荫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曾国藩、左宗棠、英桂、吴棠、瑞麟、谭廷襄、曾国荃、马新贻、蒋益澧、郭柏荫，并传谕周开锡知之。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报近日军情一折。捻匪勾结回逆麇聚乾州临平镇一带，前股窜至醴泉，经郭宝昌率兵迎剿将回匪所踞之傅家庄攻破，并将后股援贼击败，追至乾州续获胜仗，刘松山、黄鼎等军亦均至乾攻破贼堡，谭玉龙、刘孝忠等军分路进逼，以期三面合攻直捣临平。此时贼匪不患其合而患其分，该逆既麇聚一处，即著乔松年商同库克吉泰等督饬诸军合力攻拔贼巢，将该逆就地聚歼，并分派各军严扼纷窜。其由甘省续窜长武回匪，并著乔松年分兵迎剿，严密堵截，以固腹地。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9 20—22页）

同治六年三月庚辰（1867.4.30）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等奏称回、捻窜扰兴平、咸阳一带、官军迎剿获胜一折。回、捻大股由乾州窜及兴平，经德兴阿督率马步各军堵剿斩获甚多，其马贼由兴平一路分窜咸阳，又经官军冲杀，该逆遂率大股扰至咸阳、北原，因城防严密，绕向东北而去。此次官军虽获胜捷，究未大挫凶锋。库克吉泰等所部马队已派赴刘松山军中，所存马步各军不敷剿截，即著飞饬刘松山等军迅据渭河，杜贼分窜。陕垣城大兵单，著乔松年密筹防守，毋稍疏虞。库克吉泰等仍当懔遵昨日谕旨，商同乔松年严檄谭玉龙、黄鼎各军觇贼所向跟踪穷追，并合力攻拔贼巢，以期尽歼丑类。又片奏讯据贼供欲由华州一路回扑省城，又欲抢渡黄河伺便即走等语。贼踪飘忽靡常，难保不此击彼窜，秦、晋仅一河之隔，关系非轻，著赵长龄饬令陈湜实力

严防，不得稍形疏懈。倘任该逆乘间渡河扰及完善，惟赵长龄等是问。至马贼沿北原一带折向西趋，蓄谋甚谲，库克吉泰等务须相机进剿，力殄狂氛。所办各军接仗情形，仍著随时详报，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库克吉泰、德兴阿、乔松年、赵长龄，并传谕陈湜知之。

（卷199 22—23页）

同治六年三月辛巳（1867.5.1）

又谕：杨岳斌奏请催左宗棠等入甘等语。左宗棠督兵由湖北入秦，不能越陕西而至甘省。昨据该大臣奏称湖北军情紧急，不得不稍缓前进。曹克忠病势沉重，前已降旨准其开缺回籍，授高连升为甘肃提督。俟高连升到营，自当催令先行赴甘防剿。前谕穆图善赴兰州暂署督篆，尚未据该将军覆奏。现在已否移军赴庆，能否进省接署督篆，即著妥速筹议具奏。穆图善未到省以前，杨岳斌责无旁贷，总当力图振作以支危局，毋稍推诿。又据杨岳斌奏甘省剿抚两局正形吃紧、兵力委难遽分、请仍饬穆图善暂缓东行一折。据称现在剿办狄、河逆匪，穆图善一军若一轻撤，必至前后受敌，决裂堪虞；且杨汶智等降众过多，恐一旦乘虚起事，不特抚局无成，即宁郡已定之降回亦不免闻风震动，安插事宜将无从著手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穆图善斟酌目下军情与杨岳斌妥筹办法，务须处处兼顾，不得稍有疏失。庆阳地方亦关紧要，穆图善、杨岳斌即督饬雷正绾、张在山就近率队援剿，毋误戎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甘肃平庆泾道黎献、宁夏府知府孙家谷，著左宗棠、杨岳斌悉心察看，如竟不能胜任，即行据实参奏。本日复据杨岳斌奏总兵王仁和在甘峻堡剿贼，商调黎献尚未交出各营，令由水龙堡援剿，乃自辰至亥竟不果来，以致贼众扑营，官军挫

失等语。黎献各营因何延不交出？此次援剿甘峻堡是否意存观望，贻误事机？并著该督等据实查明参奏，不准稍涉徇隐。将此各谕令知之。寻穆图善奏：遵查甘峻堡一军失利时，黎献各营进剿水龙堡，势难飞调，并非观望不前。现在肃州业经收复，该员著有战功，应请赏还翎顶并开复处分。从之。

以浙江镇海协副将王得胜为甘肃河州镇总兵官。

以甘肃克复洮州厅城出力，赏总兵官李汉卿、副将曹振海、胡光仁、梅开先、萧金彪、彭天瀛、胡高升、张绍林、参将王光富、车绍堂、欧全胜、白万明、周宏胜、吴玉华、郭万福、林得胜、傅用金、程廷桂、王大胜、游击沙得贵、邓学魁巴图鲁名号，知府潘肇镛、游击陈治泰等花翎，教谕吕恕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甘肃督办军需并守城运饷出力，赏按察使英奎等花翎，教谕蓝毓青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甘肃洮州番、土弁兵节年剿匪出力，赏土司杨元巴图鲁名号，指挥佥事杨作霖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土司杨绣春等四百五十六员名分别优恤，并附祀卓居地方昭忠祠。

以甘肃李家堡剿匪失利，革总兵官李助发职，永不叙用；予阵亡参将锺钦安祭葬、世职加等。

以甘肃甘峻堡剿匪失利，夺总兵官王仁和勇号，予阵亡副将黄益瑞、守备蒋凤翔祭葬、世职加等。

（卷199 26—29页）

同治六年三月壬午（1867.5.2）

谕军机大臣等：玉通奏筹办西宁汉回一折。西宁汉回连年不靖，迭经玉通设法解散，总未安辑。南川汉团与回民甫经和息，而河州回逆马占鳌又复纠众扑入碾伯，扰及西宁，大肆焚掠。虽经丹金扎布等晓谕退去，难保不复图窜扰。玉通现饬汉

民绅商及回目马桂源设立总局协同防守，务当妥为弹压汉团人等。固不得有意寻衅致令回民疑惧，亦不可偏听回民之词复堕诡计。参将孟伯林办抚既无成效，且有骚扰情事，著玉通咨令杨岳斌将该员撤回参办。西宁饷项支绌，情形甚迫，著赵长龄即饬藩司在协甘饷内拨银五万两，迅派妥员径解西宁以资接济，毋稍迟误。玉通另片奏该衙门需用办公朱红纸笔，例银不敷，请于羡税内添拨银一百两，永为定例等语。著照所请，咨行杨岳斌饬藩司照数拨给。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9 29—30页）

同治六年三月癸未（1867.5.3）

谕军机大臣等：赵长龄奏陕省回、捻势欲东趋、而韩城县属之砂仁沟有空船多只不肯移泊东岸、移会地方官率多空言移覆、请旨严饬提泊一折。从前宋景诗由西岸抢船东渡窜入晋省，曾将把持船只之绅士王凤翔、徇纵之县令方鼎录等严行惩办。此次防务更为紧要，若再听该处商民把持阻挠，必至贻误大局。著乔松年严檄韩城县令及沿河一带地方迅将该处船只悉数提泊东岸。倘有抗违，立即严行查办，先将船只焚毁，并著陈湜派兵一体严查遵办，毋稍姑容，以绝抢渡。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99 31页）

同治六年四月乙酉（1867.5.5）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等奏官军攻克临平贼巢、现筹剿办情形一折。刘松山等军夺回董村后，复会同郭宝昌等进攻临平贼寨，立将辛店等围寨数十处攻破，斩获甚多，谭玉龙等节节东追，扫平菊村一带贼巢，办理均极奋勉。现在贼股窜过咸阳，势将由三原东窥同、朝，著库克吉泰、德兴阿、乔松年分饬各军迅图截剿，仍须步步为营稳扎稳进，不可稍涉大意。该

逆不得逞志于秦，必将窜扰晋省完善之地，著赵长龄督饬陈湜认真防范，毋稍疏懈。乔松年另片奏刘厚基等剿平鄜州土匪，查拿段登云滋事勇丁，将向得胜等正法，首犯罗焕祥勾匪抗拒，亦经擒获正法，并剿平大荔等处刀匪，鄜、洛人心已定。所办甚妥。仍著督饬地方文武员弁随时稽察，毋任再有煽惑，以靖地方。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库克吉泰、德兴阿、乔松年、赵长龄，并传谕陈湜知之。

（卷200 3—4页）

同治六年四月丙戌（1867.5.6）

又谕：杨岳斌奏请调王仁和一军回省防剿等语。甘省河、狄一带回氛逼近省垣，李助发一军在红土窑失利，盐、固、静、会诸逆扰及通渭马营等处，南路防军不敷分布，省城附近要隘无营可扎，势甚空虚。王仁和一军本由杨岳斌派往肃州替出成禄所部迅速出关，现在成禄围攻肃城即日可拔，出关既须暂缓，著该提督即与黄祖淦专意攻取，其王仁和六营改调回省以固本根。肃州镇总兵员缺即著黄祖淦暂署，俾专责成。所有黎献移交王仁和之六旗勇丁，并著成禄另行派员统带防剿甘州一带逆匪。杨岳斌俟王仁和一军回省后即行相机分布，将近省回逆剿除，疏通粮路，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奏：军务未竣，请展缓本年甘肃武闱乡试。从之。

以甘肃克复巩昌府城出力，赏副将王克昌、张得胜、秦知和、周正恺、宋先修、参将毕成升、刘恒德巴图鲁名号，同知唐绳武、都司苏家荣等花翎，知县童增锦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伤亡总兵官程尚友祭葬、世职加等。

（卷200 5—6页）

同治六年四月戊子（1867.5.8）

谕军机大臣等：何琯奏击贼获胜，收复哈密城池一折。哈密既经收复，地方关系紧要，文麟、景廉皆系该城办事大臣，若再托故迁延不即赴任，万一再有变故，即系该员等贻误。著穆图善、成禄迅催该二员星夜兼程赴哈，将防守及善后事宜认真经理。倘敢规避不前，定当从重治罪。并著成禄迅拔肃城，刻即带兵赴哈，布置西征事宜，毋失机会。成禄等未到以前，仍著伊勒屯、何琯随时防范，以杜贼匪回窜。巴城粮食短缺，前已谕令杨岳斌饬安西、敦煌等处筹拨仓粮运解，何以何琯屡次催提，该县等竟以未奉总督文檄为词借端推诿？著杨岳斌严饬该州县等赶紧拨解，不得再有延误，并著成禄就近檄催敦煌县筹拨京石粮一万五千石解送伊勒屯、何琯军营以赡兵食。绥远城前次指拨巴里坤饷银十万两，即著福兴、桂成迅就现有之项尽数拨解。如绥远解到之款不敷应用，李云麟存留荣全由俄国解回饷银著酌量拨给伊勒屯、何琯以济要需。至扎萨克郡王伯锡尔被害情形，有无子嗣？著伊勒屯、何琯确查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穆图善、福兴、桂成、杨岳斌、李云麟、成禄、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以克复哈密城池，予巴里坤镇总兵官何琯以提督简放。

（卷200 10—11页）

同治六年四月己丑（1867.5.9）

又谕：赵长龄奏捻、回直趋同、朝、防堵情形、调马德昭协防各折片。捻、回分股图由同、朝入晋，同州、郃阳已见匪踪，晋省沿河地方到处吃重，赵长龄已派道员恒祐、王溥分赴保德、永宁等处防堵，并添调营兵练勇交蒋临照分守东滩一带。著即饬令实力巡防，不得有名无实。河津以下一带密迩匪踪，情形尤为吃紧，著即责成陈湜严密堵御，毋令贼踪窜渡。

渭、洛两河船只业经陈湜饬令水师押出黄河，其韩城等县黄河西岸民船，并著赵长龄、乔松年飞檄该地方官押令移泊东岸。倘有徇纵抗违之官绅，即著遵奉前旨分别严参拿办，并由陈湜饬令水师将不肯移泊之西岸船只概行焚毁，毋稍姑息。马德昭一军著李鹤年即日饬令拔营北渡，会同晋军协力防守。鄂捻窜至德安，势将入豫，陕捻亦恐窜出潼关，李鹤年当迅拔一军驰赴陕州、阌乡等处填扎以固西路之防。晋省于陕、鄂两省窜捻均应随时兼防，不可稍涉大意。陈湜拟令知府陈膺福、总兵刘定发在湘乡募勇千名，并添炮船四十号，著即照所拟办理。同、朝回、捻，乔松年当商同库克吉泰等调派各军赶紧剿办，不得任令东渡贻患邻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0 14—16页）

同治六年四月辛卯（1867.5.11）

补铸伊犁参赞大臣印信，从署将军参赞大臣荣全请也。

添铸呼图克图印信，颁给伊犁喇嘛棍噶扎勒参，从代办将军李云麟请也。

（卷200 17页）

同治六年四月壬辰（1867.5.12）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赵长龄奏陕西回、捻各逆窜富平后，欲以一股由同官绕北山渡黄入晋，一股由富平、蒲城趋韩城从龙门口入晋；同州、郃阳已见匪踪等语。晋省防务甚形吃紧，赵长龄虽饬陈湜、蒋临照等军分路严防，而该省兵力未尽足恃，且沿河一带地广兵单，守御亦不敷分布，若陕省无大支劲旅痛加截击，势将阑入晋疆贻误全局。左宗棠已由德安拔营，著即趱程前进星速入关，饬令各军认真截剿，毋令一贼渡黄，以保晋省完善之区。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李云麟奏西北军情并北路情形、自请治罪、注销木

质关防各折片。西陲军务未能速办各情，朝廷原所深悉。现在办法，总须联络蒙古喇嘛等众，收集人心，以待大兵出关，乘机会办。其北路防兵之难恃，厄鲁特人众之难制，抚循驾驭务得其宜，庶可收其效而祛其患。该大臣仍须细心体察，妥为筹办。至所称"撤乌、科之防，裁伊、塔之官，留索伦兵于俄国，给厄鲁特游牧地"各条，虽均有所见，而事关重大，断不能轻率定议。朝廷筹度事机慎之又慎，该大臣不可遽行宣播，使各部落闻知致生他意。伊勒屯前奏各节并未传旨饬责，该大臣逐条置办未免负气。目前哈密业已收复，所有巴里坤、哈密等处，该大臣尤当联贯声势妥筹兼顾，不得狃于成见，视同膜外。前谕该大臣将存留俄国饷银酌拨巴里坤军饷，仍著懔遵办理。总之，该大臣当此时势艰危之日必须竭力补苴，务求有济，非仅自请治罪遂可置身事外。所请加等治罪之处，暂无庸议。其行营木质关防亦并无庸销毁，以资钤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00 17—19页）

同治六年四月癸巳（1867.5.13）

又谕：穆图善奏驰赴省垣接署督篆、请饬左宗棠迅速赴任并陕回具禀投诚情形一折。兰州为根本重地，四面贼氛，杨岳斌患病甚笃，非得人前往镇抚，大局实难维持。穆图善现令总兵胡世英统带所部暂扎宁条梁，兼顾陕甘毗境，并亲率马队驰赴兰州暂行接署督篆，所筹尚合机宜。惟马生彦等甫经就抚，半个城地方为四达通衢，宁安堡之防亦关紧要，该将军务当督饬黄金山等密筹防守，并将马生彦等加意羁縻，不可稍有疏失。左宗棠入陕后尚须剿办捻股再议西征，甘省庆、泾、洮、河等处回匪充斥，穆图善于省垣布置事宜稍有头绪仍当相机出省悉心调度，剿抚兼施，毋得株守省垣滋多贻误。陕回于彦禄具

禀投诚，经该署督批令呈缴马匹军械，即著妥为开导俾知反正归诚。其河、狄各处，亦著饬令曹熙等乘机办理。现时在甘陕回不无怀思故土之意，惟与汉民积衅已深，日后恐难相容，前谕左宗棠察看民情地势于投诚匪众妥为安插，该大臣谋划素裕，务当体验情形，毋拘成见，熟筹办法。惟此次与捻逆勾结已经窜陕各回将来势穷求抚，仍不得率行收受。乔松年有地方之责，其于陕回应如何抚插之处，亦著随时咨访，与左宗棠咨商妥办，用靖边陲。原折呈著抄给左宗棠、乔松年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0 21—23页）

同治六年四月乙未（1867.5.15）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近日军情一折。刘松山等军在三原等处剿贼获胜，贼由蒲城窜向同、朝，分扰郃阳，大股仍踞同、朝境上。著乔松年严饬刘松山等迅速追剿，不得徒事尾追，再致延蔓。河防万分吃紧，船只虽尽泊东岸，乔松年仍当严饬沿河地方加意巡缉，并著陈湜小心防范，毋令一匪偷渡。逆踪飘忽异常，库克吉泰等自应兼顾省门，然总当随机应变制贼死命，不得株守省垣致滋贻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库克吉泰、德兴阿、乔松年、赵长龄，并传谕陈湜知之。

予陕西郃阳阵亡翰林院编修王凤翔祭葬、世职如侍讲学士例，渭南县丞李德润祭葬、世职加等。

（卷200 24—25页）

同治六年四月辛丑（1867.5.21）

谕军机大臣等：杨岳斌奏庆阳围解并缕陈东路军情、请饬穆图善暂缓东行一折。前因杨岳斌奏病体难支，老亲皆在病中盼望，情词哀切，是以准令回籍，饬穆图善驰赴省垣接署督篆。兹据杨岳斌奏称庆阳踞贼东趋，城围已解，泾州亦无贼

踪，惟甘省西南北三路剿抚均须重兵，省城存兵无多势难分顾，马生彦等股甫经就抚，宁安堡弹压之兵实无可拨，其办理安插各务若遽易生手前去，必至猜隙丛生，请仍饬穆图善暂缓东行并原办委员无庸随带前进等语。所奏自系实情。穆图善此时计抵兰垣，责无旁贷，著将杨岳斌所筹体察现时情形妥为布置，不可稍涉疏虞。河、狄等地方应如何防剿安抚之处，并须设法兼顾以固省垣。甘事糜烂已极，左宗棠公忠素著，抵陕之后谅必能统顾全局，以纾朝廷西顾之忧也。原折著抄给左宗棠、穆图善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1 5—6页）

又谕：杨岳斌奏请将原拨四川、山西协陕代甘买米银两径解甘省一折。上年刘蓉奏请由晋、蜀两省按月拨银二万两解陕采办米粮运甘，复经杨岳斌奏请于川省应解甘饷内除每月划解成禄军饷银一万两外，按月拨银二万两解往汉中设局买米，均经照请饬行。兹据杨岳斌奏陕省近来捻逆为患，赴甘路径梗塞，晋、蜀协款既无咨报明文陕省买粮，亦无转运实事，饥军嗷嗷，有不堪设想之势，自系实在情形。即著骆秉章、赵长龄各将原定每月协陕代甘买粮银二万两及上年短解之数一并补足，径解甘肃秦安粮台交收，毋庸转解陕台致滋贻误。其川省月拨成禄军饷银一万两、汉中米价银二万两，仍须按月分解，均不得延宕蒂欠，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1 6—7页）

予甘肃甘浚堡等处阵亡总兵官杨甫宜等二十七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01 7页）

同治六年四月壬寅（1867.5.22）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官军击贼大胜情形一折。捻、回各逆

窜扰同州，经刘松山等军追及于晋成堡、姜彦村等处叠获胜仗，大挫凶锋，剿办甚为奋勉。逆胆已寒，势必急谋铤走，著乔松年督饬刘松山、郭宝昌等军严扼东路，毋任扰及河岸。库克吉泰、德兴阿亦当严饬马队会合刘松山等军实力兜剿，以期一鼓歼除，并著赵长龄督饬陈湜严密布置，加意防范，以杜贼踪偷渡。乔松年另片奏陕、甘两省在川省设局劝捐济饷，请将所收捐项凡甘省发照之捐统解甘省，陕省发照之捐统解陕省，以清眉目等语，著骆秉章、穆图善、杨岳斌饬令局员遵照办理。惟甘省所捐止有翎支一项，恐收数较少，如陕捐收项较多，仍著乔松年随时拨济甘省，列款作收，以昭平允。原片著抄给骆秉章、穆图善、杨岳斌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库克吉泰、德兴阿、骆秉章、穆图善、杨岳斌、乔松年、赵长龄，并传谕陈湜知之。

（卷201 8—9页）

又谕：前据李云麟奏沥陈西北军情……请速定大计等折。……另折所陈新疆军务不办即止，无中立之理，此言良是。又谋今日之事宜尽撤乌、科防兵，速裁伊、塔现存各官，留索伦兵于俄国，给厄鲁特游牧地等情。此中窒碍甚多。新疆各城，列圣艰难缔造，具有深心，原以屏蔽内地。今欲举乌、科等城一概不守，如果从此各安生业，永远不至侵犯内地，朝廷亦无所靳焉；但俄人时思侵犯，哈萨克素不安分，回匪凶焰未衰，以此三害据有蒙古之地，骎骎内犯，北而张家等口，西而秦、陇，皆成国家要塞，大局所关，李云麟能保其必无后患乎？至留索伦于俄国，给数万金养赡之后听其自谋生计，势必尽驱索伦为俄人，更属不成事体，且索伦本属劲旅，乌、科两城防兵既属无多，蒙兵又不足恃，自应设法调回以壮兵力，或择地办理屯田以资养赡，即为将来西征之先驱庶有实际。仍著荣全妥

筹办理。棍噶扎勒参之为人，李云麟既知其揽权难驭，而又欲以厄鲁特之众全数给该喇嘛为门徒，亦涉自相矛盾。此项人众应如何安插俾遂驱策之处，著再与麟兴妥为办理。伊、塔所存各官，著荣全等量为裁撤，以节糜费。刻下哈密已复，巴里坤可以固守，李云麟等惟当力保乌、科等城，联络棍噶扎勒参以壮声势。待肃州克复，大兵出关，自可徐图恢复。著德勒克多尔济、锦丕勒多尔济、麟兴、荣全、奎昌、明瑶与李云麟商酌，就现有兵力饷力妥为守御。如德勒克多尔济等各有所见，不妨单衔具奏，以备采择。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1 10—11页）

以陕西同州、朝邑等处剿贼获胜，提督刘松山得旨嘉奖，赏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件、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予阵亡副将胡理明、参将李顺才、游击萧忠恒、都司杨昆益、守备熊吉福、千总周福泰、把总熊志昌、外委曾楚榜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01 12页）

同治六年四月甲辰（1867.5.24）

以陕西同州、朝邑等处剿贼获胜，赏提督陶定升、胡文贵、李云贵正一品封典，总兵官李祥和等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游击胡长才、都司吴锡锦、守备刘文明、外委陈鉴文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01 14—15页）

同治六年四月丙午（1867.5.26）

赠哈密殉难扎萨克郡王伯锡尔亲王，建立专祠，伯克夏斯林等一并附祀。

（卷201 17页）

同治六年四月戊申（1867.5.28）

又谕：前因左宗棠奏陕甘需饷孔殷，请于上海洋商借银一百二十万两，由各关税项下拨还，当经谕令曾国藩等督饬各海关监督按数出给印票，遵照办理。兹据左宗棠奏此次行粮仅止五万余两，入关后军饷专恃洋商借款暂资接济；现闻山西运城商银尚多，可供汇兑，请饬应协各省速发印票交上海转运局道员胡光墉领取，交洋商兑取现银付与票商，即可换取票商银票至运城收兑等语。左宗棠现在整队西进不能停兵待饷，自应照该大臣所请迅集巨款以利师行，著曾国藩、英桂、吴棠、瑞麟、谭廷襄、曾国荃、马新贻、李福泰、蒋益澧、郭柏荫、师曾各懔遵前旨按照左宗棠所定数目交胡光墉领取，向洋商兑取现银付与票商，即换取票商银票至运城收兑，解付该大臣军营提用。所借银两仍著各该省自本年七月起分六个月于各关税项下拨还，并于应解甘饷按月拨交各关以清款目。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藩、英桂、吴棠、瑞麟、谭廷襄、曾国荃、马新贻、李福泰、蒋益澧、郭柏荫，并传谕师曾知之。

（卷201 23—24页）

以记名总兵官李佑清为甘肃宁夏镇总兵官。

（卷201 25页）

同治六年四月庚戌（1867.5.30）

又谕：杨岳斌奏贵德厅回匪叛乱情形一折。本年二月间，贵德厅回民突起叛乱，将同知承顺及家属杀害，踞守厅城，览奏实堪痛恨。西宁回民就抚本不足深恃，玉通主抚而毫无防范，以致匪党益无忌惮。此次贵德既为贼踞，势难再事羁縻，著杨岳斌即饬提督邓全忠等督带所部勇丁联络该处乡团设法进剿，迅将贵德厅城攻拔，毋任久踞。玉通亦当督率兵团严密防守，毋再轻信奸回诡词，致为所误。所有死事员弁，著杨岳斌查明请恤。千总七生春潜逃出城，著先行革职交杨岳斌查办。

其余听贼指使捏词禀报之文武员弁，著一并查明参办。另片奏甘省饷粮军火万分缺乏，请饬速解等语。甘省困乏情形实深焦灼，陕、甘唇齿相依，岂容坐视？著乔松年督饬林寿图将陕台现存饷银军火帐房等项迅速派员探明路径绕道解甘，并著谭廷襄、曾国荃督催湖北后路粮台将饷银军火源源运至汉中分局，转解赴甘以济眉急。原片著抄给谭廷襄、曾国荃、乔松年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谭廷襄、乔松年、玉通，并传谕林寿图知之。

以前任浙江提督郑魁士署直隶提督。

（卷201　25—27页）

同治六年五月甲寅（1867.6.3）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哈逆东窜旋退并副将凌祥失利情形各折片。哈密回匪由安西东窜玉门冀援肃州，经成禄派令实型迎击，多设疑兵，贼众旋即惊退。惟该逆虽经暂遁，难保不去而复来，仍当勤探严防，不得稍形松懈，并督兵迅拔肃城，速为出关之计，毋再稽迟干咎。已革副将凌祥前在哈密接仗失利本应治罪，现据成禄查明该革员于接仗时身受矛伤，著从宽暂留军营，责令出关效力自赎。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奏：军务吃紧，请将本年秋审展缓办理。从之。

（卷202　2—3页）

同治六年五月己未（1867.6.8）

谕军机大臣等：……乔松年奏覆办理抚回情形一折颇为有见，著俟左宗棠到陕后妥商筹办。原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2　15页）

同治六年五月辛未（1867.6.20）

又谕：左宗棠奏督军分道入关一折。刘典、唐协和等军与

鲍超所部在鄂省分路击贼，左宗棠亦亲为策应，将贼迭次击败，逼出鄂境。现在逆股业已窜至东境，左宗棠正可迅速入关专办张总愚一股。该匪屡为陕军痛挫，逆焰已衰，左宗棠入关后与刘松山等军会合夹击，务将此股就地殄除，不可令其窜入鄂、豫，又成蔓延不了之局。……另片奏覆陈剿抚回匪事宜与乔松年前奏大略相同。回民亦系朝廷赤子，断无尽行诛戮之理。惟其中积悍匪徒必先剿尽，始可将良回分别招抚。尤须另筹旷土妥为安插，毋令与汉民构衅，方可久安。所称责令良回缚献逆回，并令其导引官兵寻踪剿捕，俾汉民稍蠲夙忿之处，办理颇合机宜。著俟入关时与乔松年妥商筹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3 19—20页）

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奏：遵查安、玉一带现无贼踪，哈密城池经巴里坤兵勇收复，该逆已返乌鲁木齐故穴。肃州贼势愈蹙，王仁和一军即令移扎近城西南，联络合围。得旨：肃州贼势既蹙，著与王仁和一军迅筹攻围，毋得日久淹滞。

（卷203 22—23页）

同治六年五月乙亥（1867.6.24）

又谕：穆图善奏抵省接印并甘肃军务地方情形及请饬金顺随营、派道员总统诸军各折片。甘肃瘠苦情形久萦廑念，穆图善现署督篆，务当悉心经理。营官既无统领，州县悬缺不补，军务、地方何由整顿？该署督任杨岳斌久病之后，当取其长而矫其失，不存成见，方能有益。前交查办事件，并著持平办理。金顺素能办事，著准其调赴省垣，所有宁夏将军篆务即著丰绅护理。丰绅所署副都统并著三寿署理。道员蒋凝学久历戎行，素为杨岳斌所任用，穆图善派令总统诸军，惟才是用，必可使属员悦服。现在左宗棠到任需时，穆图善务宜振刷精

神，竭力整饬，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甘省军饷奇绌、请将各省协饷变通办理一折。甘肃楚勇军饷前经杨岳斌奏定，江宁、江苏、江海关、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每月共应协银十五万五千两。自本年正月以前，已经陕西粮台截留四十余万两归还欠款。现在甘军粮饷两绌，嗷嗷待哺，情形甚为迫切，若再将三月以前援甘协饷截留陕台，必致哗溃堪虞。著各该督、抚将每月应协之饷源源拨解。所有本年三月以前及续解饷银，仍由湖北径解汉中交陈丕业经收转解，林寿图不得擅行截留，致误大局。惟前据左宗棠奏称借用洋商银一百二十万两，自本年七月起分六个月于各关税项下拨还，由各省将应解甘饷拨交各关，是本年七月以后各省协甘之饷已归左宗棠收款。此后甘省军饷，左宗棠即当遵照前旨酌定数目按月拨给，以资接济。

（卷204 9—10页）

予陕西渭河阵亡参将汪明理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安定阵亡知县多龄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04 11页）

同治六年五月庚辰（1867.6.29）

又谕：穆图善奏陕西甘泉失守、延郡吃紧、保安等处贼势狓猖、现筹剿办情形一折。陕西甘泉县于三月二十八日被贼围攻，县城失守，延长、肤施等处均有贼踪，延郡戒严，其保安、安定、靖边各属复有贼酋袁炳等纠众肆掠。该省北山一带年来尚属安堵，何以逆踪麇集遂至万余？乔松年于所辖地方贼势猖獗，何以并无奏报？该处地当冲要，且为甘省运解粮饷军火冲途，著穆图善迅即饬令总兵胡世英督带所部十营进扎延安，将甘泉县城力图克复。库克吉泰、乔松年著即速拨兵勇会合甘省所派之程兴烈各营痛加剿洗，迅殄逆氛。渭北捻踪尚炽，若延

安一带再任贼纵横，势将不可收拾，乔松年能当此重咎耶？宁条梁为山、陕门户，穆图善饬令副都统敦奇祥阿等严密设防，著添派劲旅妥筹堵御，毋稍大意。宁夏甫经安辑，如贼踪窜近，又形吃重。前请调金顺进省之处，著穆图善再行妥酌以重边防，并著桂成将绥远城与陕省毗连地方迅筹预备，以防被剿北窜。甘泉文武下落及此股窜扑之匪究系何股，贼首何人，均著乔松年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贼匪董福祥一股自鄜州败遁，窜陷甘泉，旋经知县陈泽农等集团收复，该逆复窜回甘省界内，已严催胡世英等会合击剿。得旨：著即督饬胡世英等实力进剿，并懔遵前旨严防绥德等处，以杜回匪偷渡黄河，毋稍松懈。

（卷204 28—29页）

同治六年六月乙酉（1867.7.4）

又谕：库克吉泰、乔松年奏近日军情、回逆屡窜陕境、现筹剿办、整顿城防、请停挑黑龙江官兵、甘饷暂缓协解各折片。捻逆由兴平南窜鄠县大王镇，经官军迎击，该逆仍由旧路回奔兴平。现在刘松山等军均已过河蹑击，即著库克吉泰、乔松年督饬各军实力剿办，就地歼除，毋令再肆蔓延。甘回分路窜陕，络绎不绝，泰昌一带复有大股回逆分扰雷正绾等军后路图截粮道，凤翔之回窜近咸阳，游骑已近省城，著库克吉泰、乔松年迅将省防布置严密，不可稍涉疏懈，并著檄饬刘厚基等军分路进剿，迅殄逆氛，毋任捻、回勾结，致办理愈形棘手。甘省异常瘠苦，陕省应协穆图善月饷仍著乔松年勉筹接济，俟左宗棠到陕后再行酌量办理。左宗棠此时计可行抵潼关，著即赶紧前进，将该省军情饷糈统筹全局妥为调度。黑龙江官兵即可无庸挑补，著库克吉泰、乔松年咨会黑龙江将军即行停止。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陕西鄜州等处阵亡副将唐锡琮等祭葬、世职，殉难知县陈泽农、妻苗氏旌表如例。

（卷205 3—4页）

同治六年六月己丑（1867.7.8）

又谕：何璟奏巴、哈两城防务吃紧，请饬催成禄等军出关布置一折。哈密虽经收复，地方糜烂不堪，而巴城粮道又复阻塞，非有大兵出关不足以资镇抚。成禄一军屡经谕令西行，何以迭报胜捷而收复无期？未免意存观望。著即迅复肃城，以便克期出关。文麟、景廉均有地方之责，并著穆图善严催起程，毋得再事迁延，致干咎戾。哈密地方应办各事，何璟随时办理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穆图善、成禄，并传谕何璟知之。

（卷205 12—13页）

同治六年六月庚寅（1867.7.9）

又谕：文麟奏布置出关前赴哈密并请调文武各员随营各折片。哈密城池业经收复，亟须大员带兵前往镇抚。文麟身任该城大臣责无旁贷，迭次谕令出关为日已久，尚复逗留高台，实属迁延观望。现在军装业已齐备，著即赶紧起程，统带所部驰赴哈密新任，倘再藉词延玩，恐不能当此重咎也。懔之。所需车辆驼只粮草等项，即著穆图善严檄沿途地方各官妥速协济，毋误供支，并著文麟咨催麟兴、李云麟于新疆协饷内提拨银四五万两，交现派往之委员领归该营以顾急需。成禄围攻肃州久未蒇事，疲玩殊甚！著迅拔坚城，续行出关为文麟后路声援，毋再迟延干咎。文麟请调之副将萧青云、总兵张玉春、知县卢锡绅、前署秦州知州缪宝钧，均著穆图善饬令前赴该营听候差遣。侍卫成庆，本日已谕该管大臣饬令前往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5 21—22页）

同治六年六月乙未（1867.7.14）

又谕：前据穆图善奏称陕西甘泉失守，延长等处均有贼踪，当经谕令穆图善、库克吉泰、乔松年派兵进剿，并谕令桂成严防边界。兹据桂成奏称筹备沿边及沿河情形一折。此股贼匪现已扰及绥、米及怀远、葭州境内，定边一带亦有贼踪，难保不窜出榆林边境由草地东行。桂成务当督饬防边驻扎官兵严密遏截，并饬归化城所属各厅文武预筹防堵。沿河一带尤关紧要，并著赵长龄添拨兵勇加意巡防，不可稍涉大意。穆图善、库克吉泰、乔松年尤当懔遵前谕，迅速添拨劲旅合力会剿，务将此股贼匪就地歼除，毋任窜出边境致滋蔓延。宁条梁一带并著穆图善添兵堵御，以固山、陕门户。现在北山一带防剿情形如何？即著乔松年迅速驰奏以慰廑系。宁夏军营赴归化城采买马匹委员，穆图善当预行备文知照桂成，以免奸匪混迹。绥远城所属各厅商贩出口，亦著赵长龄饬令该地方官详细查明，给发执照，毋任奸宄勾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5 24—25页）

同治六年六月丙申（1867.7.15）

谕军机大臣等：宋延春奏官军进剿迤西各路逆匪迭获胜仗一折。云南姚州、镇南等处贼寨林立，本年春间经署提督马如龙督饬合国安等军分路进剿，攻破贼营甚多，并克复姚州所属之白塔街、镇南所属之吕合城、永北所属之马房等处，其退入永北厅城之贼亦经昭通镇兵练围住，断贼粮道，剿办尚属得手。姚州等处贼匪日久稽诛，现在官军均已直逼姚州、镇南、永北三处城下，迤西一路自不难于廓清。即著宋延春传知马如龙乘此声威分饬各营将弁迅图扑灭，以竟全功。刘岳昭身任滇抚责无旁贷，现值滇军得手之时，尤当赶紧赴滇妥为调度。该抚务将黔匪迅速剿除，即行带兵前进，毋稍迁延。刘岳昭未到

以前。所有该省筹办兵饷各事宜，宋延春仍当悉心办理以副委任。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刘岳昭，并传谕宋延春知之。

（卷205 25—26页）

同治六年六月壬寅（1867.7.21）

又谕：成禄奏攻剿肃城情形并催运敦煌县粮石各折片。肃州贼匪屡次出扑官军营盘，经把总刘玉江阵斩首逆，贼气大索，该提督正可乘此机会督军进攻，迅图克复坚城，毋再迁延贻误。王仁和所部六营前经杨岳斌改调回省，现在肃城攻剿吃紧，著穆图善即饬令该军仍扎肃州助剿。所有黄祖淦、王仁和两军均著归成禄节制，以一事权。两军既如所请归并节制之后，所有哈密各处尚可分营兼顾，自当实力筹拨，不准徒托空言。文麟久驻高台，屡经降旨严催，尚复逗留不进，殊堪痛恨！著惊遵迭谕克日驰赴新任，倘再藉词观望，自问当得何罪！敦煌县仓谷著穆图善、成禄迅饬该地方官运赴巴里坤以资接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奏饷需不继，窘迫堪虞，请饬催迅速筹解等语。现在成禄肃州军务正在吃紧，并整顿出关，需饷尤亟，四川欠解成禄军饷为数甚巨，著骆秉章遵照迭次谕旨迅速筹款赶解肃州军营以济急需，不可迟延。湖北应解月饷，著李瀚章、曾国荃查照去年九月二十五日谕旨设法筹解。其陕西应解之饷虽经乔松年奏请暂缓起解，但肃州军饷支绌，仍著乔松年审度情形酌量接济。其李云麟分拨之款，俟成禄出关时再行咨明李云麟均匀分拨。至所称拨解仓粮仅准甘省藩司指拨安、敦、玉三万石，半载有余尚未解到等语，著穆图善督饬藩司迅速催拨。其未派之七万石，能否于本年秋收项下在甘、凉两属就近各州县分拨之处，并著穆图善斟酌办理。左宗棠计可入关，务将各

军饷需详确妥筹，毋使匮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6 11—13页）

同治六年六月癸卯（1867.7.22）

又谕：穆图善奏西路剿匪获捷并华亭县失守各折片。米拉沟回匪素称强悍，动辄滋事，此次官军虽经获胜，尚未能捣穴擒渠。该署督当俟其穷蹙悔罪时再行议抚，不可预设招降之见草率了事。华亭县城失守，已据乔松年奏称克复，该县为赴陕孔道，甘回屡由此路窜陕，穆图善当速筹添兵，驰往扼守，严密堵截，不可以邻为壑。被害绅民并经制孟宗孔伤死情形，均著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予甘肃华亭殉难知县张衍福、典史哈庆云祭葬、世职加等。

（卷206 14—15页）

同治六年六月甲辰（1867.7.23）

又谕：库克吉泰、乔松年奏朝邑截剿窜贼获胜一折。捻逆由富平、蒲城一带窥伺同、朝，经刘松山、安住等军紧蹑东追，抄过贼前，奋力截击，杀贼甚伙，该逆仍窜回蒲城旧路。北股贼匪于渭北一带盘旋并窥伺同、朝为渡黄之计，其垂涎山右实在意中。刘松山此次力疾扼剿，实属奋勇可嘉，著库克吉泰、乔松年督饬该军会同安住等迅由蒲城蹑踪追击，务期就地歼除，毋任纷窜。左宗棠计已入关，著迅督所部合力兜围以图歼事。其北山一带怀远、葭州等处回匪剿办情形，并著乔松年等随时驰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6 16页）

同治六年七月壬子（1867.7.31）

又谕：左宗棠奏各军分道入秦、抵关后妥筹办理一折。左宗棠所率各军冒暑遄征，颇形劳瘁，而于函谷仓卒之际得以从

容镇定，览奏甚慰。捻逆迭经追剿其势已衰，正可乘机翦灭，著左宗棠即督饬刘典各军严密兜拿，悉数歼除，肃清陕境，毋令出窜豫、鄂复肆蔓延。高连升所部已溯汉西上，并著该大臣及早迎提以厚兵力。至所称陕回及兵勇、土匪扰害情形，均著随时妥筹办理。

（卷207 4页）

同治六年七月甲寅（1867.8.2）

予陕西渭北等处阵亡都司杨辉玉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07 6页）

同治六年七月丙辰（1867.8.4）

又谕：裕瑞、桂成奏添调蒙兵分防、请调山西兵勇协防一折。陕省北边回逆肆扰，归、绥毗连边隘，在在应防，裕瑞等现添调伊克昭盟兵五百名前赴榆林属之神木县边界驻扎，与前往防边之蒙兵联络堵截，移乌兰察布蒙兵于黄河南岸驻守，察哈尔兵调往归、萨适中处所以筹兼顾，布置尚妥。著饬管带蒙兵之贝子扎那格尔第随时严密侦探，妥筹策应，毋稍疏虞。

（卷207 13页）

同治六年七月丁巳（1867.8.5）

谕军机大臣等：赵长龄奏严禁渡口、预筹防范一折。山西归、绥等处均与甘肃蒙古接壤，近有回民假扮客商或由蒙古乌兰察布经过，或由河路至三公旗登岸寄住包头，绕赴归化购买马匹军装，伪造文书护照，形迹种种可疑。若任听其往来，奸宄必多混迹，滋生事端。包头镇南海子各渡口，晋省虽有防兵驻扎盘诘，并将船只提泊东岸，而迤西百余里皆系蒙古西公旗地段，大小渡口并无防兵，回民多由此过渡潜赴内地。包头镇西通宁夏，商回亦时往时来，隘口纷歧，行人混杂，均属可虞。著穆图善知照现署宁夏将军并著裕瑞、桂成一体防范，凡甘、蒙

毗连晋界及阿拉善西公旗蒙古地段沿河一带渡口，多派兵丁逐段防守，认真巡查奸宄，不准有船停泊。该处所辖各营地如有兵民商贩私自卖买马匹军装，均著严行禁止。至宁夏与山西贸易往来地界，亦应严防奸回混入，并著穆图善知照现署宁夏将军体察情形严定章程，知会赵长龄办理，庶思患预防，益臻周密。赵长龄仍当饬令马升等将沿河地方随时稽查，毋稍大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7 14—15页）

同治六年七月己未（1867.8.7）

又谕：穆图善奏贼扑延安郡城，官军进剿获胜等语。陕西甘泉县城收复后，该匪纠集大股逼近延安郡城，经总兵胡世英督队进剿毙匪多名。惟贼势正炽，并未大受惩创，仍著穆图善督饬胡世英勉力进取以保郡城，毋稍疏懈。五品花翎马明起冲锋陷阵尚属出力，著以都司补用，先换顶带。前据乔松年奏派胡世英办安塞、保安、定边一路，与程兴烈合剿，专顾陕境西北，胡世英现扎延安，虽与安塞一带毗连，深恐地广兵单不敷剿办，著左宗棠、乔松年斟酌情形妥筹兼顾。陕省北边逆氛遍地，窜越堪虞，该大臣等仍须懔遵前旨设法筹办，不得任贼窜逸晋疆。胡世英一军进剿正在吃紧，口粮深恐不继，著乔松年饬令延安府知府在于附近地方设法筹拨粮石源源接济，以备军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7 18—19页）

同治六年七月辛未（1867.8.19）

予吉城殉难防御法福礼祭葬、世职，眷属等三十余名口分别旌恤如例。

（卷208 7页）

同治六年七月癸酉（1867.8.21）

又谕：昨日穆图善奏报米拉沟胜仗一折，拆封时于黄纸内白纸外夹有讦帖一件，殊堪诧异。其字句不成文理，意系讦告穆图善办理未妥起见。穆图善必非眼同封折，致奸人施其技俩。文案、营务等处竟容若辈混迹，实非敬慎办事之道。著即密察奏明严办。原帖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寻奏：折内夹有讦帖，疏忽之咎实有难辞。当即密查严办，以杜奸人混迹之弊。得旨：著仍遵前旨迅速查明，从严惩办，毋稍姑息。

宁夏将军穆图善奏：官兵收复洮州厅城。报闻。

以甘肃攻克米拉沟贼巢，提督梅开泰得旨嘉奖，赏副将白万明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陕西蒲城阵亡参将熊开云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08　9页）

同治六年七月丙子（1867.8.24）

又谕：成禄奏官军截夺贼粮获胜、现拟移营匝围一折。肃州贼匪偷越城南金佛寺一带掳掠粮草，成禄所派各营于新墩子滩地方将护粮悍贼数百击毙，夺获贼粮甚伙。该逆食尽援绝，机有可乘，正当实力围攻以图迅拔。著成禄亲督各营克期进逼，不准再有稽延。所请穆图善酌拨数营助剿之处，著穆图善酌量妥筹，成禄亦不得藉词延待。该提督围攻肃州为日已久，前请将王仁和、黄祖淦两军统归节制可将肃城围困周匝，并称关外及哈密各处均可兼顾，此时又以合围难周，成功莫必，两军皆难得力等词哓哓推诿，是何居心？朝廷洞见肺肝，岂能任该提督一意反复贻误军事耶？若再不振刷精神，徒以顿兵坚城为延缓出关之计，国法具在，不能再为该提督曲从末减也。懔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8　16—17页）

同治六年八月壬午（1867.8.30）

又谕：左宗棠、赵长龄奏遵议山西河防事宜一折。山西河防经左宗棠行抵潼关与陈湜晤商筹画，分段设防，情形尚为详尽。惟地段绵长，必须择要扼堵，水陆相依，方足以昭严密。著该大臣传知陈湜悉心经理，力保晋疆，不可稍涉疏懈。一应增兵筹防各事宜，均著照该大臣等所议办理。其保德、河曲河岸，即责成马升就近派该标将弁兵丁协防，归陈湜节制，并著饬令陈湜于汾州一带择地驻扎，居中调度策应。凡属内地文武兵勇，概归陈湜节制调遣。如有粉饰疏忽、抗玩军令者，即由陈湜禀知左宗棠、赵长龄从严参奏。南岸垣曲以下界接河南，著李鹤年仿造炮船百余号，选派员弁驾驶，自济源境起延扎至直隶界止，与山西水师相连，节节布置，以期周密。至山西增募勇丁月饷及船炮军装一切制造之费，著赵长龄责成署藩司胡大任筹款举办，毋误事机。保德、河曲以抵西北边外萨拉齐厅一带河岸，汉、蒙、回商民杂处，防范宜周，前因甘肃回民有赴归化购买马匹军装、伪造文书护照情事，当经谕令裕瑞、桂成一体防范。著该将军等懔遵前奉谕旨实力督办，所有在防各镇、道等均归该将军节制，以一事权。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9 6—7页）

同治六年八月癸未（1867.8.31）

又谕：裕瑞、桂成奏甘省营弁在口外募勇无益行阵、请饬就近由内地招募、遇有采买马匹制办军装差员、必须会同地方购办一折。归、绥西接宁、灵，弁兵商贾来往日多，奸匪最易混迹，迭经谕令裕瑞等实力稽查，并谕穆图善等凡差员出口均须先期知照。乃本年四月间忽有宁夏营勇王连升等在河西蒙古地方殴兵抢马，并经毛忽洞铺民拿获肆行讹索之罗广得等，均系随同副将刘锡海募勇之人，刘锡海亦有沿途抢夺情事，殊堪

诧异。提督黄金山既派员出口募勇，何以不慎选妥员，并未预行知照，致刘锡海有抢夺等情？著交部议处。嗣后左宗棠、穆图善务当严饬带兵各员，凡遇采买马匹军装等事必须慎择委员，并由该督等先期知照，以便裕瑞等派委妥员会同地方官采办，藉免奸匪影射之弊。如未经该督等知照冒称委员，任意扰害地方，即由裕瑞等严拿正法，仰知儆戒。其藉差滋事之刘锡海等，即著穆图善、裕瑞等查明严行惩办。蒙古地方既据裕瑞等奏称民无土著，东、豫之人在该处者类多游手，招充营勇难资得力，嗣后各营缺额勇丁即著由内地募补，毋庸再赴口外滥招，以杜流弊。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9 10—11页）

又谕：左宗棠等奏官军剿捻迭胜并回逆同时内犯、各军分道击退及现筹办理情形一折。捻逆盘旋渭北，经刘松山等军分道追击，一败之于昌宁村，再败之于张家庙，贼锋大挫；其窜至三原之贼，又经刘效忠击败，由高陵一带东窜。左宗棠现令刘松山由富平前进，易尾追为迎头，并饬刘端冕由蓝田进驻临潼，与华州各营凭渭扼贼，均能洞见贼情。著即会同库克吉泰、乔松年督饬刘松山、高连升等乘此声威合力兜剿，迅扫狂氛。该逆意图南渡，应如何觇贼扼击之处，并著随时布置。回逆、土匪乘隙肆扰，实以挠乱官军，著檄饬谭玉龙、刘厚基各军于宜君、甘泉等处加意防范，毋得稍涉疏虞，致剿捻各军为贼所掣。蓋屋、鄜县一带及宝鸡各峪口，该大臣等务当先事严防以遏旁窜。延、榆、绥各属为回匪出没之所，防务实关紧要，前据穆图善奏贼扑延安郡城，经总兵胡世英督队进剿毙匪甚多，兹据左宗棠等奏称保安、安塞告急时胡世英并未派兵往援等语。是前次胜仗该总兵显有捏报情事，著穆图善按照左宗棠所奏据实查明奏参，毋许瞻徇。以后该处军情，该署督等务须互相知照

以杜弊端。左宗棠等原片著抄给穆图善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09 13—14页）

同治六年八月乙酉（1867.9.2）

谕军机大臣等：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据杨岳斌奏称贵德厅回匪叛乱，将同知承顺及家属戕害，踞守厅城，逼胁官民书写"官逼民变"等词捏禀玉通，已饬邓全忠等督勇率团设法进剿，于四月二十七日奏到，当经谕令杨岳斌即饬邓全忠等迅将贵德厅城攻拔，玉通亦当严密防守，毋再轻信奸回，致为所误。本日接阅玉通四月十一日奏报回众变乱，戕官，劫库等情，与杨岳斌前次所奏尚属相同，是回匪之甘心为逆万难宽贷。玉通一意主抚已误于前，此时尚不省悟，另片奏邓全忠等来宁进剿有碍抚局，实属偏执已见。就目前情形而论，邓全忠等既经收复米拉三沟，能否督率所部先抵西宁，入城镇抚，再将贵德厅城相机攻取？著穆图善妥筹办理。回逆聚众扰乱，固不可不慑以兵威，但兵勇进剿之时往往妄行杀戮，乘机抢掳，致良回无以自存。朝廷办理回务止分良莠，并不使其玉石俱焚，左宗棠、穆图善务当饬知带兵各员随时约束兵勇，毋得滥及无辜。良回既安，办理自易为力。杨岳斌前奏参千总屯生春潜逃出城，革职查办，该千总虽无捏报情事，而先时潜逃实有应得之咎，著左宗棠、穆图善查明惩办。西宁地方紧要，玉通仍当惊遵前旨悉心筹办，毋为奸回所给，贻误戎事。甘省回势蔓延，必须安抚良回毋使惊疑，剿除逆回以锄稂莠，舍此别无良策。左宗棠如有所见，即商同穆图善迅筹布置，用靖边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哈密城池并办团出力，擢千总芮林以副将用，与千总赵万海、团总张和均赏巴图鲁名号，盐提举衔陈升泰等花

翎，外委高步月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209 15—16页）

同治六年八月丁酉（1867.9.14）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官军进剿平远苗匪迭胜并请饬岑毓英剿办海马姑苗匪完竣仍回曲靖，宋延春奏迤西贼援大至、滇军暂时退守各折片。……其迤南一带，并著饬知随时办理。姚州、镇南等处前据宋延春奏报马如龙等军进剿迭胜，兹据奏称士卒染疫甚众，贼股直奔姚州，合国安、杨盛宗等退守大姚、旧衙坪一带，马如龙现亦因病回省。是迤西一路逆焰复燃，自应迅图进取。著宋延春将各军应领饷需设法筹拨，并传知马如龙赶紧调理，如病势稍愈，即出省督率在事员弁兵勇并力攻剿，毋隳前功。现在滇事方亟，刘岳昭务当力筹兼顾，取道入滇，督同宋延春等筹兵筹饷以挽全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岳昭，并传谕宋延春知之。

又谕：宋延春奏滇省官军停兵待饷、请饬催各省协解一折。滇省马如龙等军进剿迤西正形得手，因贼援大至，官军饷绌兵单复行退守。该省入款不敷而马如龙筹垫饷项为数亦巨，各省协拨之款仅据浙江咨拨银五万两，广东咨拨银二万两，尚未到滇，外此更无拨解，现在停兵待饷，万分紧迫。若不迅筹接济，势必饥军坐困，迤西贼势益张，滇事将何所底止？著骆秉章、瑞麟、蒋益澧、马新贻、刘坤一、刘崐、李鹤年各将奉拨滇饷赶紧如数源源起解以济要需，毋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0 3—5页）

又谕：伊勒屯奏巴里坤西路贼情一折。乌鲁木齐逆回与伊犁等处溃散兵勇打仗，该逆迭次失利，如此时大兵前进，剿办较易得手。文麟威仪营头起马步军一千八百名业已行抵玉门，

即著文麟统率所部克日赴哈，相机进剿。成禄一军迭经严催该提督迅速出关，现在关外需兵甚亟，著成禄懔遵迭次谕旨迅将肃城攻克，统带兵勇赶紧出关，毋再迟延干咎。伊勒屯、何琯另奏驻哈兵勇口粮自本年二月起均系伯锡尔福晋捐办，惟逆回数次蹂躏，财物粮石劫掠殆尽，现在口粮均归无著，请饬拨乌城现存哈密饷银等语。著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将该城现存哈密饷银二万两解赴巴城以资接济。其所称此项银二万两仍属不敷支放，请饬嗣后遇有解到新疆军饷银两无论何款再为拨给银数万两，并据何琯奏请饬在于新疆军饷内与哈密驻防兵勇每月拨给银数千两，著李云麟、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斟酌缓急情形，与伊勒屯、何琯会商办理。前因巴城饷绌，谕令自本年正月为始每月拨给银六千两，由各省解到新疆银内提解，著裕瑞遵旨于各省解到后如数提出， 解交乌里雅苏台转拨巴城，务期按月源源接济，毋令缺乏。军功孔才一营既在巴城异常出力，自难令其袘股从事，著李云麟、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于新疆军饷内自本年三月起每月拨解孔才一营饷银五百两以拯饥军。巴城官员廉俸及各项公费久经无款支放，亟应迅筹协济，并著李云麟、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除拨解巴城兵饷外，每月再为筹拨官员俸廉并营中各项公费银二千两，俾供支给。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云麟、裕瑞、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成禄、文麟、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10 5—7页）

同治六年八月戊申（1867.9.25）

又谕： 裕瑞、桂成奏回逆盘踞宁条梁并米脂县城被围一折。陕省回逆屡次肆扰宁条梁一带，八月初三日贼匪万余将宁条梁攻陷，另股复围攻米脂，归、绥边防甚形吃重。虽经裕瑞等派拨伊克昭等蒙兵分投扼扎，并调土默特蒙兵五百及大同镇

属官兵千名前赴归、绥相机防堵。惟地段辽阔，兵力尚单，前谕赵长龄派拨协防兵勇千名即著催令星速出口。裕瑞等此次调拨之大同镇兵一千名，著赵长龄一并饬催赶紧出口。裕瑞等当就现有兵力严密堵剿，毋令贼匪阑入。所有山西协防官兵及续调大同镇兵并土默特蒙兵应需盐菜口粮等银，均著赵长龄筹款拨解以资供给。此股贼匪在陕、甘、山西毗连境界滋扰，关系三省边防及各蒙古地界，若不及早扑灭，势将更肆蔓延。著穆图善派队前往剿办，将宁条梁克期收复。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迅即拨兵力解米脂城围，会合穆图善派出之兵分路兜击，以靖边圉。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0 31—32页）

同治六年九月辛亥（1867.9.28）

又谕：文麟奏行粮催办不齐，拟分两起出关一折。文麟带兵出关前赴哈密，所需行粮等项诸形缺乏，该办事大臣已由抚彝、高台赶办白面三万斤、钱一千余串，派副将萧青云先带中、右各营出关进驻玉门，飞催署甘凉道崇福赶运行粮，再由抚彝、高台设法筹措，并筹办饷项若干，即于七月初六日亲自拔营前进。哈密地方瘠苦，必须裹粮而行，文麟现饬抚彝等处赶为设措，惟恐不敷应用，即著左宗棠、穆图善迅饬安西、敦煌、玉门三州县赶紧协济行粮饷项俾利遄行。成禄进攻肃州日久未下，以致稽延时日，著即赶紧激励兵勇迅图攻克，克日带兵出关，与文麟所部联络进扎以壮声威，不得仍前延玩致干重咎。景廉是否业已起程前进？并著穆图善饬令迅赴哈密新任，不准逗留。筹办文麟粮饷官绅，准由该办事大臣咨明穆图善择尤请奖。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1 2—3页）

同治六年九月壬子（1867.9.29）

又谕：左宗棠奏记名提督刘厚基因母病请假省视等语。目前陕西军务吃紧，刘厚基朴勇著名，现值攻剿甘泉、安塞等处贼巢正属得手，未可遽令离营。刘厚基著毋庸给假，加恩赏给伊母人参四两，由左宗棠发交该提督祗领，以示体恤。

（卷211 5页）

又谕：左宗棠奏请调因病回籍之前甘肃提督曹克忠速赴陕甘等语。曹克忠前在甘省剿贼素称得力，因病回天津本籍，现在谅已就痊。著刘长佑传知该提督先行来京，陛见后即驰赴左宗棠军营统带旧部随同剿贼。将此谕令知之。

以陕西攻克桥扶峪等处贼巢，赏提督刘声集一品封典，副将黄超群、戴贵品、参将刘厚填巴图鲁名号，游击梁得胜等花翎，把总梁德华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参将贺群其、千总张文彦、把总黄良弼、外委王佐等祭葬、世职。

以陕西甘泉运粮出力，赏通判鲁学浩蓝翎，予被戕把总康应选祭葬、世职。

予陕西蒲城阵亡参将张心扬等祭葬、世职。

（卷211 7页）

同治六年九月丙辰（1867.10.3）

又谕：刘岳昭奏滇省军情吃重，已饬藩司岑毓英回军相机办理等语。前据宋延春奏称马如龙进兵迤西士卒损折甚众，杜逆遣死党出扑，马如龙已将围攻姚州、镇南之军全行撤退，回省就医，停兵待饷，与刘岳昭所奏大约相同。目前楚雄危急，省城戒严，马如龙坐视会垣，无论其居心何若，固已力不能支。刘岳昭饬岑毓英旋军防范，自属正办。惟岑毓英与马如龙积不相能，刘岳昭前奏已曾言及，故有仍饬回驻曲靖之议，现令回省，则该两军强弱虽殊，主客异势，猜嫌易启，难保不别滋事端。宋延春素无威望，恐难驾驭得宜。刘岳昭如能迅速赴滇，即

著趱程抵省妥为调度。倘黔中军事一时未克脱身，或将马如龙檄调随营，或酌量何路需兵将该署提督调往。总须不动声色消患无形，方为妥善。大理贼势披猖，尤不可听其肆虐。马如龙离省后，岑毓英一军即可乘胜进取。若令同处一方，诚恐外患方殷，内忧弥切。该抚务当熟审机宜斟酌妥办，迅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11 14—15页）

同治六年九月丁巳（1867.10.4）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河、狄、西宁各路回众投诚大概情形并安插南八营降回及靖边县城失守各折片。甘肃河、狄二州回众最为强悍，近因米拉沟等处之捷，该回众震慑军威具禀求抚，而西宁、洮州等处均有可乘之机，穆图善拟派员先赴河、狄责以献城缴械各条，刻示晓谕，再行分咨西宁办事大臣等将米拉沟等处相机办理。惟回众旋抚旋叛，性情殊难揣度，穆图善务饬所派之员乘机开导，如该回众真心悔罪，不妨予以自新，随时妥为防范。其西宁一路亦著会商办理。总之受降非易，万不可因其势穷乞怜遂至掉以轻心，转为奸谋所误。马生彦等股仍当善事羁縻，毋稍大意。至南八营李得仓各部之十六万人，据称现皆乞降，可以择地安插。但该股人数过多，萧河城附近处所可否令其居住、就近垦种之处，即著饬令张瑞珍前往妥办，谕知该回众缴清军械马匹以消乱萌。静宁州一带，并著檄饬王得胜督率数营严为控驭。陕西宁条梁地方突经回匪窜踞，实为陕、甘巨患，该署督当懔遵前次谕旨严饬敦奇祥阿等会同陕省各军迅图收复，毋任蔓延。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11 15—16页）

同治六年九月辛酉（1867.10.8）

谕军机大臣等：……绿营回子等既能出力杀贼，著即传

知棍噶扎勒参督率该回子奋勉图报。如能续行立功，不妨随时鼓励。惟该差官等所称绿营回子出力剿贼，其事是否真实？其心迹是否相符？亦不可不详细审度。总以不误事机为要。……

（卷211 22页）

又谕：乔松年奏宁条梁失守、自请议处一折。宁条梁地方被贼攻陷，该处驻扎之敦奇祥阿等军尚无下落，贼势猖獗，必须迅速剿办，方免蔓延。左宗棠前派之刘厚基一军，著即催令克期进剿，毋稍迟误。敦奇祥阿等营有无溃退情事及穆图善加派之托云布马队曾否与贼接仗，著左宗棠、穆图善等查明具奏。该督等当严饬在事员弁认真兜击，迅殄逆氛。米脂县城是否解围？何以乔松年尚未奏及？仍著左宗棠等懔遵前旨拨兵会剿，立解城围。乔松年于宁条梁失陷未能先事预防，实属疏忽，著交部议处。宁条梁毗连晋边河曲、保德一带，赵长龄当加意防范，饬令陈湜将河防严密布置，毋稍大意。棍噶扎勒参奏带兵西进，请调火箭万枝等语。棍噶扎勒参赴新疆剿贼已至吐木尔绰尔胡一带，与贼接仗缺少火箭，著赵长龄酌量拨给，解赴该喇嘛军营以资攻剿。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穆图善、乔松年、赵长龄，并传谕陈湜知之。寻吏部议：乔松年应照防范不严例降一级留任。事关军务，应不准其抵销。从之。

（卷211 23—24页）

同治六年九月丙寅（1867.10.13）

陕西巡抚乔松年奏：捻、回未靖，请将本年军政展缓举行。从之。

以陕西同州等处剿匪获胜，赏提督章在作、总兵官熊隆名、符重福、徐上达、刘有春、黄有忠、陈攀仙、赵云风正一品封典，总兵官锺义山、李春和、彭得胜、易利贞、副将戴扬

辉、郑成日、何明顺、袁彦贤、苏有庆、文泰胜、苏大德、李荐英、贺能起、谢兰芳、参将李占椿、彭广源、湛其英、李政洪、李荣富、萧元亨、葛芝藤、杨钦元、曹才禄、张福升、杨玉周、尹兴禄、章其作、熊有常、陈江山、庞玉林、刘文有、李润祥、周胜才、曾维城、曾全和、杨恒春、佐领克希克图、双寿、知府张玉文、游击郭运昌、张学森、王凤鸣、守备陈启明巴图鲁名号，知府王诗白、参将邓光发等花翎，委骁骑校玉璋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12 2—3页）

同治六年九月戊寅（1867.10.25）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西路统兵大臣分别剿办事宜一折。塔尔巴哈台回匪滋事，哈萨克曾助该匪戕害人民，掳掠物件，现在逃赴俄境。荣全给棍噶扎勒参咨文意主于抚，而该呼图克图前奏请饬俄国将哈萨克逐出，意主于剿。惟该哈萨克向分数种，良莠不齐，自应分别剿抚，不得将安分及被胁之人一概诛戮，致令铤而走险，群起抗拒，丛生枝节。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业已照会俄使转咨古毕那托尔，令将此项滋事之哈萨克全行逐出，著麟兴、荣全、李云麟等迅即查明是否均系塔尔巴哈台起事正贼，抑另有别项哈萨克裹胁在内，务须转饬棍噶扎勒参分别惩办，不可率意径行，贻养从事。荣全前在俄境于各哈萨克情形较为熟悉，所有剿抚机宜并著传知该呼图克图，与之妥筹商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折，并著抄给麟兴等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2 21—22页）

同治六年十月丙戌（1867.11.2）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查明宁条梁收复、米脂、榆林击退贼匪并宜君县城失守后收复情形各折片。宁条梁被贼攻扑，

阑入街巷，敦奇祥阿不能抵御，萧明发请援时又不能救，经萨斌图等奋力冲击贼始败退。本日已谕令穆图善将该员等功过核实查明，分别奏办矣。米脂、榆林扑城之贼虽经陕省兵勇击退，惟北路余匪尚未殄尽，左宗棠等当督饬地方文武实力歼除，不可稍存大意。宜君城垣于失守后经刘厚基驰往收复，惟陷城之贼并未被剿，先期遁归宁州，难保其不去而复来与捻匪勾结。著左宗棠、乔松年分派兵勇于鄜、延交界一带严密扼截，毋任回窜。……

（卷213 14页）

又谕：穆图善奏击退扑省回匪并请拨马队、洮州等处回民投诚各折片。河州东乡回匪胆敢纠众扑犯省垣，经穆图善督饬文武各员将贼击退，该匪势尚鸱张，亟须厚集兵力早日翦除，方免心腹之患。现在穆图善抽调各营分路进取，著即妥速调度迅殄逆氛。彭楚汉等各员著暂行存记，俟续立功绩再行奏请奖励。甘省匪炽兵单自系实在情形，惟陕省剿办捻逆正需马队与之角逐，势难分拨来甘，东北重地不可空虚，著严檄延安一带防军就现有兵力认真防剿，不可大意。胡世英是否可恃？并著查明妥筹调遣，毋得稍涉迁就。宁州贼匪窜陷陕省宜君等处，经陕军击退回巢，著穆图善饬令甘军尽力剿洗，毋令再窜陕境。雷正绾现调来省，即著留心察看，如果堪备任使，再行奏明请旨。洮州回民投诚，若非诡词乞抚，自不妨予以自新。穆图善当确切查办，不可堕其术中。参将范铭著暂行存记，俟办有成效再行请奖。回弁丁永安曾否为逆？仍著穆图善确切查明，秉公核办。道员豫师应得处分著免其查议，毋庸再加布政使衔。张瑞珍著开复降调处分，仍以道员留于甘肃补用。本日据左宗棠等奏贼扰宁条梁，副都统敦奇祥阿不肯分兵御贼，经萨斌图与萧明发合队始行击退。著穆图善将该员等功过核实确查，分别奏明

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寻奏：遵查副都统敦奇祥阿于贼扰宁条梁时会同冲勇营帮办萧明发击退，复调营总萨斌图会剿窜匪，调度尚属合宜，并无不肯分兵御贼情事。报闻。

（卷213 15—17页）

又谕：穆图善奏请饬催各省协甘饷银，并筹拨雷正绾军饷各等语。甘省地方瘠苦，粮面昂贵，全赖各省协饷接济兵食。乃本年三月以前各省解到甘饷已不及奏额之半，四月十五日以后并未报解丝毫，兵勇枵腹荷戈，情形万分苦累。现在河州东乡悍贼扑犯省城，军事危迫，穆图善拟派大队兵勇前往剿办，非裹带半月军粮势难轻动。狄、河地方早寒，弁勇深入搜剿，亟须多制棉衣，亦非大批协饷解到不能速办。著左宗棠、李瀚章、曾国荃、乔松年分饬陕西藩司及湖北后路粮台，遇有协甘饷银随到随解，不准停积截留致误军食，并著曾国藩、郭柏荫、刘坤一、马新贻、刘崐、李瀚章、曾国荃迅将各该省奏定协甘饷银按月如数拨解，以收饱腾之效，不得存畛域之见坐视不顾，致干重咎。山西河东道库每年应解协甘银五十二万两蒂欠尚多，本年之款亦未解到，即著赵长龄严饬该道迅将上年欠款并本年协饷赶紧分批拨解，毋稍延误。雷正绾军饷向由庆阳粮台支放，刻下进剿东路等匪需饷甚迫，穆图善现将河东道应解协甘饷银五十二万两内原定分拨庆阳粮台之十二万两专归雷正绾军营支用，由该提督派员赴晋提解，并著赵长龄饬令河东道赶紧筹拨，交该委员领解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3 17—18页）

同治六年十月壬辰（1867.11.8）

谕军机大臣等：宋延春奏迤西贼匪窜踞各县、省会戒严、现咨调兵练援应剿办情形一折。据称迤西逆匪数万将定远县城窜踞，分陷大姚县城，并有取道黑井等处，由元谋、马街窜扰武

定、禄劝等州县，径扑省城之意；马如龙在省养病，所部不敷分派，现已咨调岑毓英带兵回滇相机进剿等语。省城为根本重地，自应妥筹防剿，岑毓英既已拔兵五千驰回省城，即著宋延春会同马如龙就现有兵力分投剿办。张凯嵩前有暂驻东昭先剿迤西之奏，此时该省情形万紧，该督尤应先入省城。著即迅将勇丁募齐，审机前进，或先派令得力将弁管带兵勇星速取道赴援，不得以招募未集籍（藉）词迁延。刘岳昭现在剿办黔西股匪，务当迅图蔵事，带兵入滇与张凯嵩等合力筹办。岑毓英现已派兵援应，该藩司应否驰回省垣之处，著刘岳昭懔遵九月初六日谕旨与宋延春妥商办理。定远、大姚两城失陷，文武各官下落著宋延春详查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张凯嵩、刘岳昭，并传谕宋延春知之。

（卷213 24—25页）

同治六年十月癸卯（1867.11.19）

谕内阁：穆图善奏遵保贤员各片。据称署甘肃兰州知府舒之翰沉毅有为，好谋能断；署宁夏府知府李宗贤才识宏通，克襄艰巨；署甘凉道甘州府知府崇福卓识超群，才堪匡济；补用知府铁珊有为有守，通达治体；泾州直隶州知州余士谷才德兼优，诚心任事；署秦州直隶州知州邓承伟器识沉潜，有为有守；候补知府朱百川才优识裕，办事勤能；补用同知直隶州知州张掖县知县姚近斗精明稳练，心地朴诚；升用直隶州知州大通县知县刘存仁持躬端谨，处事安详；前署灵州知州尹泗才明守洁，躁释矜平；庄浪茶马同知韩梅磊落光明，才堪肆应；洮州同知景春端详谨慎，悃愊无华各等语。以上各员均著俟甘肃军务完竣再行送部引见。

（卷214 21—22页）

又谕：穆图善奏甘省协饷久缺、沥陈情形一折。甘肃现驻

各军应归该省发饷者共有一百四十余营之多，所需粮石既难就地采办，应需饷银本省亦无从筹款，省台及秦台所收川、湖等省解到之款杯水车薪，计尚不敷一月支放之数。现据该署督胪陈兵勇并应需粮饷数目及缺饷危迫情形，所奏自非虚饰。甘省饷缺已久，饥军哗溃堪虞，若再不速筹接济，其势将不可收拾。著左宗棠按照穆图善折内所陈各情量筹接济，并著迅速拨银前往以维大局。左宗棠身任甘督，自应及早赴任，未便久驻陕省，著将陕省捻匪速行殄灭，俟军务办有头绪即行驰赴甘境。穆图善原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穆图善另片奏请将记名提督杨占鳌迅赐简放等语。杨占鳌筹解粮银接济省垣固属急公，惟尚未卓著战功，著俟著有劳绩时再行续请奖励。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奏官军移营扼扎情形暨催解皮衣、另调各员等折片。新疆到处糜烂，亟盼大支劲旅早日出关为各路声援，迭次催令成禄攻拔肃州克日出关，乃该提督忽称合围，忽称兵单饷绌，百端藉口，希图宕延；此次又称合围周回，王仁和、黄祖淦等军同心杀贼。果如所奏，肃城可有克复之机。著即严督各将士锐意进取，迅速攻拔，整顿出关。倘再事迁延，定将成禄等重治其罪。前谕四川先筹银十万两，限两月解到成禄军营，现在解到之银为数甚属寥寥，著该部严催骆秉章赶为拨解以济饥军。肃州边地寒冽，士卒无衣御寒，殊形苦累，甘、凉、安、肃所属各州县摊派无面大皮袄一万五千件，著穆图善严催各属如数购办解营以济急需。知府佑昌随营出关既难得力，著穆图善另委一员迅赴成禄军营接办粮台事务。

（卷214 24—26页）

予甘肃肃州阵亡都司匡茂通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14 27页）

同治六年十月甲辰（1867.11.20）

又谕：文麟奏行抵玉门通盘筹备情形、请饬拨军火帐房、副将萧青云请旨革职各折片。文麟于八月初二日督率后起马步自高台启行，十五日已抵玉门，著即激励将弁相机前进。惟军饷万分缺乏，器械锅帐均须添制，待用尤迫，而乌里雅苏台所拨之饷迄今数月尚未解到，著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李云麟将从前指拨饷银赶紧如数筹措，交迎提委员迅解文麟军营以济眉急。文麟应办军装皮袄、后路粮运及目前饷糈等项既难在哈密就地设措，而遇事咨商陕甘总督又恐缓不济急，文麟拟请将安西、敦煌、玉门三处暂归该大臣节制以期呼应较灵，自不得不从权办理，即著照所请行。穆图善务当饬令该州县于文麟应办一切事宜认真经理，毋得迟延推诿，致误戎机。一俟军务稍松，仍复旧章，以示限制。文麟由蒙古台站驰递折报等件屡有迟误，著即照所请由北路蒙古台站、巴里坤一带往来接递。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伊勒屯务饬各台站遵照办理，以期迅速。肃州逆匪分窜玉门等处意在阻截文麟进兵之路，著成禄懔遵迭次谕旨迅克肃城，疏通道路，俾利师行。文麟所部军火帐房均形缺乏，著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李云麟在于库储内分拨五子炮二十尊、抬枪八十杆、抬炮四十杆、鸟枪二百杆、帐房二百架、火药一万斤，喷筒火弹、火箭量为多拨，务须星速照数解运以利攻剿。……

以甘肃玉门县城解围，予通判恒龄以直隶州知州用并赏花翎，知县汤铭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革临阵不力参将白世泰职，予阵亡军功李东阳等赏恤加等。

（卷214 29—32页）

同治六年十月己酉（1867.11.25）

又谕：左宗棠等奏捻逆窜入北山分股狂奔、官军截剿迭胜

并各军剿回获胜、宁州解围、正宁等县甫失旋复情形各一折。捻逆由鄜州境折向洛川，经提督刘厚基连番追剿，突围刘厚填营盘，刘厚基出队击退，遂分窜甘泉，扰及宜川县、云岩镇等处。其西路捻股勾结回逆攻犯耀州州城，及窜近同官县各地方，亦经提督刘效忠等分驰掩击，毙贼甚多。现在刘厚基等由宜川、洛川等处分路前进，正可乘此声威痛歼丑类。著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严饬刘松山等各率所部分投剿截，使该逆不得喘息，就地殄除。惟捻踪飘瞥靡常，鄜、延所属各邑在在与晋毗连，转瞬冰桥凝结，难保其不合并东趋过河犯晋。左宗棠等仍当懔遵迭次谕旨督饬各营将士实力堵扼，毋任阑入晋疆更形延蔓。甘肃回逆攻扑宁州州城，都司李广珠出奇击贼，追毙多名，宁州得以解围。泾州一带踞回复经张在山分剿获胜。正宁、宝鸡两城失陷，谭玉龙、杨和贵等先后分道援剿，旋经收复。此次回匪迭为官军摧挫，其焰渐衰，著左宗棠等饬知雷正绾、张在山等分督各军相机进剿，以期早靖逆氛。陕甘回患已深，自应随时变通办理。左宗棠等呈递晓谕回民、分别剿抚告示两件尚合机宜，著即广行张示以消反侧。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并传谕刘典知之。

予陕西宜君等处阵亡副将周万祥等十五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14 42—43页）

同治六年十一月庚戌（1867.11.26）

又谕：裕瑞、桂成奏蒙古官兵击退越边窜匪、赵长龄奏布置河防情形各一折。甘省回匪有分股窜晋抢掠并于封河时由草地来包头、归化城之说，该匪既众且悍，亟宜严防，以杜纷窜。沿边一带地广兵单，实有防不胜防之虑，宣化一军正在直省剿办枭匪，无可抽拨，其察哈尔右翼距绥远城较近之西四旗内，

著杜嘎尔拣选精壮兵丁一千名，派令参领辙德恩图都布、巴扎尔、毕都尔业、副参领布音吉噶勒管带，取道草地迅赴绥远城，听候裕瑞等分拨协防以厚兵力。昨据左宗棠等奏捻逆窜入北山，经官军分路截剿迭获胜仗，并分兵扼其偷窜黄河之路。虽匪势渐绌，而沿河地段太长，时须防其潜渡，著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懔遵前谕，严檄在事各军实力歼除，并于黄河口岸认真堵遏，毋任扰越晋疆。裕瑞等务当督饬在防兵勇时加戒备，不可稍涉大意。口外防饷积欠甚巨，值此防剿吃紧之际，岂容稍有拖欠？著赵长龄按月源源筹解，毋令缺乏。晋省防务经赵长龄督饬陈湜分筹堵御尚称完密。天寒冰结，处处宜防，现在兵勇渐集，仍著该抚檄令该臬司严督将士堵剿兼施，以固边防。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裕瑞、桂成、杜嘎尔、赵长龄，并传谕刘典知之。

（卷215 3—4页）

同治六年十一月丙辰（1867.12.2）

又谕：左宗棠奏和厚两营遇回失利并遇捻东窜情形暨骑贼阑入安塞县城各折片。此次官军进剿，因山路险峻以致遇回失利，伤损将弁多人，虽经刘松山等寻踪追击，而该逆业已远飏，其大股捻逆仍分扰宜川、延长等处。是回、捻互为扰乱，窜北窜东均未可定。著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檄催刘松山等军分途抄截，使回、捻不得相结，就地歼除。刘典亦当督饬将士严扼洛川、宜君一带，以遏逆踪纷窜。晋省河防曾经谕令赵长龄饬令陈湜妥为防范，此时宜川、延长一带贼踪麇集，逼近河埽，尤不可不加意严防。著赵长龄传知该臬司严督所部昼夜梭巡，探明何路警急迅即相机堵剿。如因防守不密致逆匪窜扰晋疆，惟赵长龄、陈湜是问。左宗棠仍当随时兼顾，力保完善，不得以驱贼出陕为了事。前据裕瑞等有回匪欲于封河时由草

地窜包头、归化城之奏，已令裕瑞等拨兵分防，惟归、绥一带兵力尚单，著赵长龄迅催前调之太原、大同两镇兵二千名赶紧前赴裕瑞军营以资厚集。裕瑞、桂成务当于包头等镇要隘处所力筹堵御，毋任回众乘间内犯，以致防剿益难。劳山贼匪由扶施县境阑入安塞县城，左宗棠已檄高连升驰赴延、绥一带截剿，著即饬令该提督赶紧进攻，毋令久踞。该处失陷情形，并著左宗棠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裕瑞、乔松年、赵长龄、桂成，并传谕刘典、陈湜知之。

予陕西宜川阵亡提督李祥和祭葬、世职加等，谥"武壮"，附祀道员罗泽南原籍专祠。

予陕西同官等处阵亡提督刘芳桂等祭葬、世职。

（卷215 24—25页）

同治六年十一月丁巳（1867.12.3）

又谕：裕瑞、桂成奏贼踪逼近榆林、河、保一带吃紧，现拨兵前往堵遏各情一折。陕捻势渐北趋，神木、府谷等处与晋之河、保仅隔一河，口外一望沙漠，尤属无险可凭。裕瑞等现由包头、托克托城各防所抽拨官兵共五百名统交参将桓昌带赴河、保一带，著即饬令该参将迅速前往，毋稍延玩。该将军等仍当懔遵昨日谕旨，与左宗棠、赵长龄等悉心筹商，相机布置，并严饬所派将士于包头等镇要隘处所加意巡防，不可稍涉疏懈，一面飞饬马升确探贼踪，就现有兵力妥为堵御。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5 28页）

同治六年十一月庚申（1867.12.6）

左宗棠奏覆陈甘肃饷事、通筹陕甘全局、俟军行入甘即当接篆任事并西宁抚局难恃各折片。据称穆图善现饬林寿图撤西安粮台，悉以饷事归泰安粮台，又分拨山西、河东协饷归雷正

绾委员守催；而以泾军饷事寄之雷正绾，恐泾军先存疑虑；若令庆、泾各军概取给于秦安粮台，又鞭长莫及；且用兵西北，必多筹运道以备不虞，似此专注汉中、秦安一路，设有梗阻，必至贻误等语。所筹深中窾要。现设西安之甘肃后路粮台，即著左宗棠饬令林寿图妥为办理，毋庸遽议裁撤。其甘肃改设之台，即责令就近转输川、湖饷米以资拨运。穆图善务将甘军核实察验，撙节支用，综计每月约实需饷粮若干，咨明左宗棠商办。左宗棠亦当彼此兼顾，源源接济，俾免哗溃之虞。甘军虽有一百四十营之多，据左宗棠奏称杨岳斌去甘之先多已逃溃，现在存勇断不及半，著穆图善切实查核，毋任各营官按籍索饷，致涉虚冒。各营兵丁缺额暂时毋庸添募，以节饷需。左宗棠速将捻逆剿除，并陕、甘交界之回节节扫荡，驰赴甘境将该省兵饷剿抚各事宜实心筹办，以副委任，并著穆图善俟左宗棠入甘后即将总督关防派员赍送该督军营。八月十六日河、狄回逆叛围兰省情形，著穆图善据实查奏，仍随时与左宗棠函商妥办。左宗棠奏乔松年接据总兵黄武贤函称西宁危殆情形，抚局已有不能敷衍之势，著穆图善查明据实具奏，仍一面咨照玉通会筹办法，以遏乱萌。黄武贤原信著抄给穆图善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6 3—4页）

同治六年十一月癸亥（1867.12.9）

又谕：左宗棠奏捻逆连陷延川、绥德两城、回逆同时狻猖、自请严议、并续陈筹办米捐情形各一折。捻匪由延长窜陷延川县城，前股由清涧直趋绥德，州城亦被窜陷，凤、汾一带回氛复炽，亟应迅筹剿办。刘松山等军已由宜川、延安进剿，即著左宗棠、乔松年、库克吉泰檄饬刘松山等分途截剿，将失守各城迅图攻克，刘典亦当派兵进剿力遏贼氛。延、绥各属与晋

省仅一河之隔，处处可渡，著赵长龄仍遵前旨严饬陈湜兼顾，督率在防各军加意防范，将西岸船只尽数提过东岸，毋令扰及晋境致干重咎。河曲、保德一带尤关紧要，左宗棠已饬总兵马升拨兵一千名与陈湜所部亲兵前往防守，并著赵长龄饬令该臬司等勤加侦探，加意严防，毋任一匪窜越。其阑入安塞之匪现向真武洞窜走，恐由宁条梁边外窜犯包头，与花马池等匪互相勾结，左宗棠已饬令陈湜腾出大同防军前往包头堵御，并著裕瑞、桂成、赵长龄檄饬带兵各员确探贼踪妥筹布置，毋任该匪阑入。左宗棠务当妥为布置，责令带官各员由东北逼向西南，以期力保完善。凤、陇等处回氛猖獗，甘肃回匪乘机窜扰，意在与捻匪相结牵掣官军，著左宗棠严饬杨和贵等与黄鼎等军合力夹击，并将凤翔及洛川、白水等股迅筹剿灭，毋任蔓延为患，致剿办更难得手。左宗棠统兵剿捻，任令该匪窜陷延川、绥德两域，殊难辞咎，著加恩改为交部议处。所请筹办捐米章程，即著照所请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裕瑞、桂成、乔松年、赵长龄，并传谕刘典、陈湜知之。寻吏部议：左宗棠应降二级留任。事关军务，不准抵销。从之。

（卷216 15—17页）

同治六年十一月甲子（1867.12.10）

又谕：前据穆图善奏已革甘肃河州镇总兵李助发守城击贼，请撤销"永不叙用"字样，仍革职留营，当经降旨允准。兹据兵部奏称凡永不叙用人员前已奉旨不准开复，若此端一开，必启劣员钻营之渐等语。所有李助发永不叙用之案著毋庸撤销，以符定例。嗣后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省督、抚仍著懔遵历次谕旨，不得将此等永不叙用人员违例滥行保奏。

（卷216 18页）

同治六年十一月辛未（1867.12.17）

又谕：前因捻匪窜陷延、绥两城，回逆滋扰定边一带图窜边外，晋省西路及归化、包头等处防堵紧要，叠经谕令裕瑞、赵长龄等妥筹堵御，并据赵长龄奏称如河、保边防吃紧，该抚即亲带本标兵丁出省扼扎。兹据给事中刘庆奏称晋防紧要，河、保、清水河等处防务陈湜不能兼顾，请饬赵长龄统兵严扼西北，裕瑞派兵严扼清水河一带，陈湜严防永宁以下等语。所奏不为无见。匪踪逼近晋疆西北各路，恐河冰冻结，天险不足深恃，所有晋省西北防务著赵长龄懔遵迭次谕旨妥为布置，严饬陈湜就近将晋西防务实力筹办，并著该抚酌量情形如须出省调度，即亲统弁兵前往堵御，以保完善。其北路清水河、萨拉齐一带，裕瑞、桂成当派拨劲兵实力扼守，并与赵长龄力筹堵遏，饬各盟旗严守牧地，毋稍疏失。昨有旨谕令库克吉泰统兵出省，将陕、甘接境贼匪相机剿办，即著懔遵前旨迅速出省截剿，不准稍涉迁延，致干重咎。左宗棠、乔松年当力顾全局，檄饬追剿各军将延、绥等处贼匪认真兜剿，由东北截向西南，毋任窜越邻疆蔓延为患。刘庆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17 8—7页）

同治六年十一月丁丑（1867.12.23）

又谕：左宗棠奏邠州等处剿匪情形等语。回逆及溃勇、土匪窜扰邠州、三水、宜君、中部洛川一带，经谭玉龙等军由邠州之红崖堡等处分路进剿，由正宁犯邠之甘回及另股回匪均经击败，著左宗棠檄饬谭玉龙等军乘胜进攻，务将邠州等处之匪节节扫荡，以期渐次廓清。宜君、洛川之匪经刘典等军进剿亦有斩馘，贼俱败遁，鄜、宜之路渐通，著左宗棠会商刘典激励将弁合力兜击，毋令该逆阑入晋疆，扰及完善之区。陕、甘毗境贼势鸱张，库克吉泰曾否带兵出省？著即懔遵前旨实力剿办，毋再

迁延干咎。左宗棠、乔松年务当悉心筹商，妥为布置，迅殄逆氛。其绥德州失守之总兵陶茂森、署知州沈际清，本日已批谕均著革职拿问，即著左宗棠按律惩办，以肃戎行。黄河冰冻，陕省之贼处处可以窜晋，且匪踪已及葭州，逼近河干，防务极关紧要。著赵长龄督饬陈湜将沿河一带严密布置，连环侦探，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赵长龄，并传谕刘典、陈湜知之。

（卷217 21—22页）

以陕西汧阳等处剿匪获胜暨歧山县城解围，赏总兵官周金品、副将邱国良、参将徐占彪巴图鲁名号，千总朱兰亭以守备用并赏花翎，把总周廷桢蓝翎，总兵官杨和贵等升叙有差；阵亡县丞杨作舟、外委杨国昌祭葬、世职加等。

以陕西绥德州城被贼窜陷，革总兵官陶茂森、署知州沈际清职，并逮问；予殉难都司韩锡恩、训导赵国珍、典史陈桂芬祭葬、世职。

予陕西凤翔等处阵亡总兵官孙士立等十六员祭葬、世职。

予陕西邠州等处阵亡参将张得林、守备郭荣升、千总张玉林祭葬、世职。

（卷217 24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辛巳（1867.12.27）

谕军机大臣等：御史秀文奏风闻通州马家庄地方有棍匪马四等扰害闾阎无所不至，请饬查拿等语。匪徒为害地方，亟应严拿惩办，著官文、万青藜、王榕吉按照该御史所奏密派干员迅速查拿，从严究办。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骆秉章奏滇匪阑入边境、现筹剿办一折。滇匪杨逆等股各率贼队由东升厂等处阑入盐源，并攻陷盐井，直扑卫城，总兵刘宝国督兵驰援，因兵单受伤收队固守，经骆秉章饬

令知府锺昌勤就地添募勇丁千名以资攻剿。惟川省东南北三面边防尚紧，该匪现经阑入，其势披猖，盐源待援孔亟，难保建南一带人心不为动摇，自应厚集兵勇力遏逆氛。著骆秉章迅令胡中和由叙南酌调楚勇，遴派得力将弁统带，并于靖边等营各拨勇丁驰赴建南，会同该处文武兵练合力兜剿。该督仍当严檄刘宝国等迅图蒇事，不得藉口饷绌兵单稽迟时日，以致蔓延为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18 3—4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壬午（1867.12.28）

又谕：裕瑞、桂成奏拨兵遏守口外要隘、筹办布置情形、赵长龄奏陕匪窜入吉州、抽兵堵剿各一折。陕省回、捻时思窜越晋省，裕瑞拟于包头、河口驻兵防守，而以察哈尔马队并续调官兵分拨防边，兼为后路策应，并请饬令左宗棠拨出一旅渡黄入晋，进趋河、保，所筹固属周妥。惟此时陕匪已由宜川抢越冰桥窜入吉州，黄河业经失险，晋省所属地方在在均堪窜扰，左宗棠督办军务日久未能蒇事，反纵贼踪东渡，赵长龄、陈湜毫无备御致贼窜入晋疆，实堪痛恨！均著交部严加议处。赵长龄现已带兵出省，著即檄调各路兵勇相机扼要堵截，并著陈湜督率所部迅由隰州一带迎剿，毋令蔓延他处。左宗棠前奏有捻、回如过河窜晋，即拟率军先清晋省再行入秦，并有令刘松山、郭宝昌等军追入晋省之议，著该大臣一面拨兵渡河赴晋追剿，一面相度机宜亲督各军入晋，将此股贼匪就地歼除，力赎前愆。倘再因循玩忽，任令蔓延四窜致误大局，自问当得何罪！陕省回、捻交乘，左宗棠并当与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会筹剿办，迅图殄灭，毋再玩延。晋省毗连直、豫，到处可通，官文、李鹤年务宜迅筹兵勇，拣派得力将弁扼要严守，毋任窜入边境。太原省城并著赵长龄饬令胡大任严密守御。陕捻

既窜晋境，难保沿边一带回逆不乘机由草地窜近萨、托等处，著裕瑞等督饬马升各军实力防堵，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官文、左宗棠、库克吉泰、裕瑞、桂成、乔松年、赵长龄、李鹤年，并传谕刘典、陈湜知之。寻吏部议：左宗棠、赵长龄、陈湜均照溺职私罪例革职。得旨：均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又谕：成禄奏围攻肃州被挫情形、文麟奏肃州股匪窜扑玉门各一折。成禄剿办肃州踞逆日久未下，此次一经接仗即损一武职大员，不知平日布置者何在？官军失挫后贼势愈张，成禄若再不激发天良勉力进攻，何时是灭贼出关之期？著即激励各将士迅图攻拔肃城，毋得任意迟延致干重咎。黄祖淦所部既交马天祥管带，务当饬令该员认真整顿以作士气。肃城之贼，成禄既称移营扼扎，三军声势联络，何以大股窜出关外，若罔闻知？其为形同聋聩已可概见。现在虽经文麟击退，而该逆纷窜靡常，仍须时加戒备，期免疏虞。著文麟严饬文武员弁设法扼剿，毋任该逆窥伺，以保岩疆。安、敦、玉一带既形吃紧，著将玉门应办事宜妥筹布置即往安西勉图兼顾，哈密地方最关紧要，仍著文麟将关内外办理就绪迅赴该城任事，以资镇抚。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肃州阵亡总兵官黄祖淦，游击钱魁元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18 5—8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乙酉（1867.12.31）

又谕：左宗棠等奏官军进剿宜君回匪叠获大胜并分军剿办谭家湾等处回巢情形各折片。此股回匪马壮沅等图陷米子营巢，经刘端冕等以少击众，首逆伏诛，洵属异常出力。谭家湾等处回巢亦经高连升等军踏毁。回逆迭受大创，半回甘境，事

机尚为顺利。第马壮沅虽已伏诛而苏万沅、郭阿浑等未尽殄除，甘省无粮可采，难保不乘隙回窜，仍著左宗棠严饬各军认真防剿，毋稍松懈。其由宜川窜入山西之匪，亟应迅速聚歼，毋任延蔓。该省兵力单薄而地方富庶，京、协各饷尤赖以接济，该大臣身膺统帅，自当权衡缓急，即著懔遵前旨迅饬刘松山等军绕赴山西迎头截拿。左宗棠亦即酌量情形督军入晋，就地歼除，不准稍涉迁延。库克吉泰于何日出省？乔松年责任封圻，亦当同心协力，不得坐视，致误事机，庶左宗棠无顾此失彼之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并传谕刘典知之。

（卷218 12—13页）

以陕西宜君等处剿匪迭胜，子总兵官刘端冕以提督简放，赏总兵官李大有巴图鲁名号，千总戴礼富以守备用并赏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参将罗少林、傅洪达祭葬、世职加等。

（卷218 14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丙戌（1868.1.1）

又谕：昨因陕匪窜晋，亟须派兵剿办，适值李鸿章奏捻匪屡被官兵击败，赖逆伏诛，余孽无几，朝廷正拟调派东省得力之军入晋助剿。本日据侍郎毛昶熙奏称陕捻抢渡黄河窜至山西吉州，恐其直走太行，渐达直隶边界，晋省兵力不敷堵御，请抽调宋庆、程文炳两军屯扎太行东南两面，探踪扼截。……

（卷218 16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丁亥（1868.1.2）

又谕：前因捻逆窜过黄河犹及晋疆，迭经谕令左宗棠督兵入晋先顾大局。兹据左宗棠奏捻逆渡河犯晋、自请治罪、并调马德昭驻守运城、留刘典等剿办陕回各折片。捻匪由吉州南窜

河津，蒲、解一带防务吃紧。运城盐库为饷源所自出，左宗棠现调马德昭一军进扎运城，著即檄令星夜拔营驰赴该处驻扎，相机进剿，并著李鹤年一体严催，饬令克日起程，不得稍延时日。左宗棠当懔遵迭谕迅速入晋督剿。刘松山、郭宝昌两军并著左宗棠、赵长龄迅速催提兼程来晋，绕由东路兜剿而西，与陈湜所部会合夹击。昨因东省捻股歼除将尽，李鸿章兵力有余，已谕令该大臣等将程文炳、宋庆两军由山东、直隶赴晋助剿，张曜一军由山东移赴河北堵剿。该将领等到晋、豫后，即著归左宗棠调遣，并著一面催提以厚兵力。此次捻匪入晋，该大臣竟未能立时得信，日久始得消息，朝廷焦盼已久。前经吏部遵旨将该大臣严议革职，已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所请从重治罪之处，著暂行宽免。该大臣当思奋勉立功，力图自赎。倘再仍前贻误，宽典岂能再邀？且该大臣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倚任不为不重，若不振奋精神力求成效，清夜自思何以自安？陕省回匪未靖，且续有由甘东犯大股，该处军务即著责成刘典、高连升与库克吉泰、乔松年会筹剿办。乔松年责任封圻，亦当会商刘典等调度，不得置身事外。……

（卷218 18—20页）

又谕：刘岳昭奏滇军回援省城、楚雄等处一折。迤西逆匪连陷禄丰、广通、元谋等城，势甚狓猖，楚雄危急，省城戒严，岑毓英所部各军已分投西进援应。著刘岳昭咨照宋延春一面将省城防守事宜妥筹布置以靖内患，一面督饬各军相机进剿，迅将禄丰等城克期攻拔，毋稍延缓。岑毓英现扎曲靖，即著饬令确探贼情随时策应，不得迁延观望坐失事机。滇省军务方殷，刘岳昭身任滇抚，务将黔西一带贼匪迅图扫荡即行入滇任事，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18 21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辛丑（1868.1.16）

又谕：左宗棠奏捻、回、土匪合扰郃阳等处，先筹痛剿以免续窜晋境、官军入晋后剿捻屡胜、贼向西南败窜、归绥边防无警、已调马队由河南赴晋剿捻、穆图善奏河州东乡回匪图抄官军后路、现在布置情形各折片。黄河西岸各匪纠合窜扰郃阳、澄城、洛川等处意图内犯，左宗棠现饬周绍濂等营分投防剿，即著檄饬派出各军协力兜剿，务将此股捻、回、土匪就地殄除，毋令续渡冰桥，更增晋境之贼。其窜晋捻匪，前据赵长龄、李鹤年先后奏报该匪由曲沃南扰垣曲，并已窜近河南济源县境，河北军情甚形吃紧，著左宗棠仍遵前旨兼程赴晋。惟匪踪现已南趋，应如何择地驻扎居中调度之处，并著妥筹办理。左宗棠当激励官军分路截击，以期一鼓聚歼，毋令四出蔓延，又成不了之局。该大臣赴晋后，并著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督饬各军严遏匪踪，毋稍松劲。左宗棠以西路空虚，库克吉泰若复北行，无军援应，著即照所请库克吉泰暂缓前赴陕甘疏境。该将军现在咸阳，即体察情形相机布置以壮声援。贼踪距宁条梁虽远，包头等处防务仍著裕瑞、娃成妥筹兼顾，严防回窜，毋稍疏虞。董、高二逆老巢在花马池一带，必须捣其巢穴方能制贼死命。该处距宁夏甚近，金顺带队尚称勇敢，著即挑选所部精骑并统带沿边马步各队及胡世英各营克期东征，迅歼丑类。甘肃河州东乡回匪纠党抗拒官军，穆图善以兵力未齐尚难进取，先将前敌事务布置暂行旋省，即著严檄王得胜等赶紧拔队前进，不准托故迁延。穆图善俟各军进发，仍即出省督剿以赴事机。正在寄谕间，据左宗棠等奏雷正绾等军进援庆阳，沿边迭获胜仗，攻拔回巢，收抚土匪，雷正绾已抵盘客地方，距庆阳仅八十余里。著左宗棠等严饬雷正绾统带所部与孟玉德防军互相联络，扫荡而前，迅解城围，肃清疆圉。将此由六百里谕知

左宗棠、库克吉泰、穆图善、裕瑞、乔松年、金顺、桂成，并传谕刘典知之。

（卷220 7—9页）

又谕：左宗棠奏请饬湖广迅拨应解协饷采办军米等语。本年陕西米粮昂贵，军粮缺乏，采办维艰，据左宗棠奏湖北欠解五、六两月协饷银四万两，湖南欠解尤多，亟应筹解采买以资接济。著郭柏荫、李瀚章、刘崐、何璟各饬该藩司由湖北迅拨银四万两，湖南迅拨银二万两，均解交陕甘后路粮台王加敏等委员采办军米，分批转运，由汉江溯流而上，入甲河至陕西山阳县之漫川关，陆运至西安以供军食，毋稍迟误。正在寄谕间，左宗棠奏饷项将罄、需用繁急、请催提江南等省协饷、援案拟借用洋商银两、开单呈览并请饬河南巡抚仍按月协解各折片。左宗棠新旧各营饷项积欠三、四、五月不等，需用浩繁，必须及早宽备。所有江南、浙江、湖北、广东应解同治七年正、二两月协饷及本年未解协饷，著曾国藩、瑞麟、马新贻、郭柏荫、李瀚章、丁日昌、李福泰、何璟各照单开如数筹拨，务于明年正、二月间解到该大臣军营以应急需。本年三月间左宗棠奏借洋款藉资接济，深有裨益，自可援案办理。所有续拟借用洋商银二百万两，除已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外，著曾国藩、瑞麟、英桂、马新贻、郭柏荫、李瀚章、丁日昌、李福泰、卞宝第、何璟传谕各关监督按单各出印票，由各该督、抚加盖关防，发交道员胡光墉迅速筹办，会同应宝时与洋商交割，分批起解。左宗棠原单均著抄给阅看。河南部定协甘饷银该省未能照解，著李鹤年仍照部议按月筹拨银一万五千两解交左宗棠军营，毋稍稽延。……

（卷220 9—11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甲辰（1868.1.19）

又谕：穆图善奏进取河州东乡回巢情形各折片。据奏因南路兵力未齐，业已暂行回省。著仍遵本月二十二日谕旨，严檄王得胜等前进。俟各军进发，该将军即出省督剿，将河州东乡等处回匪次第歼除，毋任再行滋扰。成禄围攻肃城久无功效，现在关外兵力甚单，望援甚切，成禄著即统带原部克期出关剿办哈密等处贼匪，毋庸办理肃州军务，致阻师行。所有西路各营，著交杨占鳌总统以专责成。甘州提督即著杨占鳌署理。穆图善务饬该署提督激励各营将肃城迅速攻拔，痛扫逆氛，并将甘、凉各属防守事宜妥为筹办，以副委任。倘日久无功，即著穆图善据实参奏，毋稍回护。甘肃西路军务已交杨占鳌接办，穆图善仍随时知照左宗棠会商妥筹，期臻周密。黄祖淦剿贼阵亡，前据成禄奏到，已将该总兵照提督阵亡例议恤矣。穆图善请准黄祖淦灵柩驰驿回籍、沿途照料之处，殊于体制未合，著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0 20—21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丙午（1868.1.21）

谕内阁：马新贻奏请将庸劣各员分别降革、休致并知府难资表率、请开缺以同知归部选用各折片。浙江宁海县知县克克僧额嗜好甚重，办事疲玩；汤溪县知县王日新性耽安逸，难期振作；试用布政司经历黄中遇事生风，声名恶劣；府经历于汇才质鄙陋，操守平常；试用从九品王健、陈锳均任性妄为，声名狼藉；海盐县典史周振华性情懒惰，不堪委任。以上七员均著革职。委用知县叶镶才欠开展，难膺民社，著以教职回籍候选。试用直隶州州判胡联庆才本平庸，年力就衰，著勒令休致。严州府知府刘汝璈徒事矫饰，不知振作，著开缺以同知归部选用。

（卷220 25页）

同治六年十二月丁未（1868.1.22）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左宗棠奏请借用洋商银两，当经谕令该衙门妥筹办理。兹据总理各国事务等衙门奏称照案借银行息太重，四成洋税一项不妨暂为通融；请将左宗棠原拟代借之款划分为二，一半提用洋税，一半由各海关向洋商借用，开单呈览等语。左宗棠军饷待用甚急，该衙门所筹办法既可节省息银，又可不误要需，自是两全之道。即著曾国藩等按照该衙门所拟各节先由应解部库四成洋税项下提出银一百万两，飞速解交左宗棠军营支用。其一百万两由各海关出具印票，由各督、抚加盖关防交胡光墉、应宝时向洋商借用，由江宁等省各藩司于应协甘饷项下拨还，并委解部库交纳归还四成洋税之款，仍足二百万两之数。左宗棠于以上两项银两随收随报总理各国事务等衙门，俾便查催。该大臣素顾大局，必能仰体筹饷之艰撙节动用，迅扫逆氛，以慰朝廷西顾之忧。其单开数目，著各该督、抚等督饬按月分别起解，毋许稍延。至四成洋税系解部要款，并著按期拨解。如有迟延，即著照拨解京饷章程查明参办。原折单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曾国藩、左宗棠、英桂、马新贻、瑞麟、郭柏荫、丁日昌、李瀚章、卞宝第、李福泰，并传谕何璟知之。

（卷220 26—28页）

同治七年正月乙卯（1868.1.30）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定边等处剿贼获胜，金顺带兵东剿等语。贼匪攻扑定边、安边、砖井各城堡，均经官军击败，虽受惩创，尚未远飏。金顺现在带兵驰赴东路会剿，著即将定边等处股匪迅速扑灭，毋稍稽迟。前有旨令金顺挑选所部精骑并统率沿边马步各队及胡世英各营克期东征，该署将军现统各军不下二十余营，兵力较厚，自当遵奉前旨先将花

马池一带董、高二逆老巢攻克，拔其根株，再赴延安所属督饬各营节节扫荡，以保晋甘门户，并著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调派陕军与金顺联络会剿，毋得稍分畛域。花马池一带距晋省包头等处不远，裕瑞、桂成尤须加意防范，毋令该匪阑入边境。张总愚股匪现已由怀庆窜至卫辉所属各邑，左宗棠带兵入晋现在行抵何处？著即迅速取道绕前截剿，毋任蔓延。穆图善另片奏正宁县城被回匪攻陷，宝鸡回匪退窜回巢等语。著穆图善速派兵勇将此两股逆回实力扫除，并著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派兵严防陕省边境，与甘军会筹剿办，毋任再行东窜。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穆图善、裕瑞、乔松年、金顺、桂成，并传谕刘典知之。

又谕：前据穆图善奏沥陈甘省饷缺情形，当经谕令左宗棠按照折内所陈量筹接济。嗣据左宗棠覆陈甘肃饷事，复经谕令该大臣彼此兼顾，并令穆图善切查勇数，免涉虚冒。兹据穆图善奏各省协甘之饷多为陕西截留，甘军日形苦累等语。左宗棠身任兼圻，甘省饷糈自应由该大臣分款拨济以归画一。惟陕、甘相距较远，分拨难免愆期，甘军一百四十余营固难保无缺额，而现存营数谅尚不少，今据穆图善奏称仅拨交汉中转运局三万两，为数无多，实属无济于事。著左宗棠懔遵前次谕旨妥筹拨解，并查明从前陕台截留各省协甘饷银究有若干及如何分别动用之处，详核办理。现在江宁等省协甘饷银既经左宗棠提用，自当遵照前议每月匀拨若干解交穆图善随时支放，以顾全局，不得坐视哗溃，致军事益形棘手。穆图善亦当遵奉前旨查明实在兵勇数目、月需饷数，咨商左宗棠酌办。其谭玉龙、吴国富两军应需饷银，著乔松年由陕发给。刘效忠及胡世英所部兵饷，即于陕省应解甘省月饷内分拨接济。至河东道嗣后应拨甘饷，著赵长龄派员径解甘肃秦安粮台。此项收到后，所有庆、泾各

营饷需，即著穆图善均匀协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1 10—12页）

以甘肃正宁县城被贼窜陷，知县黄绍薪革职逮问，予阵亡署训导李蓬峰、署典史彭觉祭葬、世职加等，贡生于腾辉赏恤加等。

（卷221 13页）

同治七年正月丙辰（1868.1.31）

又谕：玉通奏西宁府属汉回互斗、北川失陷一折。此次北川、新城地方被十三庄回匪攻陷，又复勾结撒拉回众焚掠威远堡附近汉庄，情形甚为猖獗。玉通因兵力不厚暂切办抚，而西宁郡城并无道、府大员驻扎，玉通遇事无所咨商。著穆图善迅催蒋凝学前赴西宁，与玉通随时商酌，以期有济。其新降回目马潮青，并著穆图善催令前往，毋稍迟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1 18页）

同治七年正月丁巳（1868.2.1）

又谕：左宗棠奏泾州解围、攻克邓家堡等处一折。谭玉龙等军攻拔窑店镇回巢后，旋将袁袁山土匪歼毙，泾州得以解围。该匪虽经击败，难保不再图窥伺。著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檄饬谭玉龙、黄鼎两军分驻邠州、瓦云驿、窑店镇等处严密布置，务将该匪节节扫荡，迅就殄除。雷正绾一军进攻邓家堡等处叠有斩擒，庆阳道路已通，该郡为运粮要道，并著严檄雷正绾统率所部转战而前直捣坚巢，毋令庆阳再被匪围，致粮道复形梗阻。库克吉泰等仍当与左宗棠随时咨商，将一切机宜会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乔松年，并传谕刘典知之。

（卷221 21—22页）

又谕：伊勒屯、何琯奏请饬拨哈密饷需、催兵援应、并请饬催文麟赴任各折片。哈密兵勇口粮若专恃回户捐输，力难为继，自是实在情形。著赵长龄于未解新疆经费项下迅速筹拨银十数万两解交归绥，即由裕瑞、桂成解至乌里雅苏台。如晋饷一时未能解到，著麟兴于库存新疆经费内酌拨银两，听候伊勒屯、何琯派员迎提，以应急需。伊勒屯、何琯于饷到后务期撙节动支，俾饷归实用，不至虚糜。成禄前已谕令出关剿贼，著即懔遵前旨统带原部克期赴哈密剿办。该提督在肃州日久无功，至阻师行，若仍复迁延不进，自问当得何罪？文麟简放哈密办事大臣为期日久，现在行抵何处？著伊勒屯催令迅赴本任以重职守，毋再稽延。安、敦、玉三处应解巴、哈二成军食，即由文麟迅饬拨解，源源接济，毋令缺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麟兴、裕瑞、桂成、伊勒屯、赵长龄、成禄，並传谕何琯知之。

（卷221　22—23页）

同治七年正月庚申（1868.2.4）

又谕：崇实奏官军攻剿滇匪、盐源解围、克复盐井一折。滇匪攻陷盐井，直扑盐源县城，经刘宝国等带兵进剿立解城围，并将盐井克复，川边肃清。刘宝国带伤力战，奋勇可嘉。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兵勇、乡团，著崇实择尤汇案保奏，毋许冒滥。建南与迤西壤地毗连，难保滇匪不复萌窥伺，仍著崇实督饬该地方文武严密防维，毋稍大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22　2页）

同治七年正月甲子（1868.2.8）

以云南武定、广通、定远、禄丰等州县城被贼窜陷，革署知州知县王德诰、署知县同知丁逢泰、署知县马培麟、郑廷璧职。

予云南姚州等处阵亡都司马向龙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22 22—23页）

同治七年正月癸酉（1868.2.17）

又谕：成禄奏官军围逼肃州、逆势渐形解散一折。肃州在城逆党见官军攻围日紧乘夜潜逃，经马天祥等军追至惠回堡地方杀贼不少，城中踞逆因外来逆股势多离散负隅抗守。此次官军围逼肃城，逃匪复经追杀，逆势渐衰，成禄仍当檄饬王仁和等设法环攻，迅图规复。肃州一城顿兵日久，屡有旨令成禄将该城迅拔，整队出关，该提督非以贼情穷蹙为辞，即以围逼日紧自解，关外紧急情形置之不顾，该提督岂复有天良耶？前有旨令杨占鳌署理甘肃提督，著穆图善即饬该署提督赶紧驰赴肃州接办西路军务，以便成禄克期起程，毋稍延缓。成禄俟杨占鳌到时，即著统带原部出关剿办哈密等处贼匪，毋庸办理肃州军务。倘再藉词迁延，定将该提督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3 10—11页）

又谕：刘岳昭奏滇省变乱废弛情形、派军赴援、平远肃清、白泥坨苗匪投诚各折片。滇省罗次、楚雄等城先后被陷，贼势披猖，亟应力筹剿办，著刘岳昭抽调遵义等处防兵，遴选得力将领统带，迅速赴滇相机进剿。刘岳昭将黔省军事克期料理完竣即进驻曲靖通筹全局，妥为布置。该抚所陈用兵、筹饷、内患、西征四端，即著振刷精神实心筹办。总期实事求是，毋得徒托空言。滇省日形糜烂，亟须大员前往以资镇抚，著张凯嵩星速驰赴新任，与刘岳昭将地方军务各事宜会商妥办，毋再迁延观望致干罪戾。刘岳昭移师滇境，所有黔省剿匪机宜。著曾璧光檄饬各军妥为调度，务将苗教各匪节节扫荡，以期次第廓清。白泥坨苗匪求抚是否可靠？著刘岳昭会商曾璧光督饬属员详察

真伪，妥为办理，毋为该逆所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3 11—12页）

予甘肃肃州阵亡守备王得胜、把总许文元祭葬、世职加等。

（卷223 13页）

同治七年二月辛巳（1868.2.25）

又谕：穆图善奏官军攻克渭源、现筹进剿狄道、河州一折。甘肃渭源县久经回匪窜踞，穆图善派知府舒之翰会同提督王得胜、傅先宗等由巩昌进剿，直薄城下合力冲杀，毙匪甚多，贼向官堡奔窜，当将县城收复，剿办尚为得手。惟官堡为狄道咽喉，该逆大股尚踞其中，亟应乘胜攻克，以便节节进兵。著穆图善迅饬各军立将官堡贼巢扫荡，以次进规狄道、河州。该署督即相机出省督剿，迅殄逆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克复甘肃渭源县城，复已革总兵官高月桂、副将周潮旺、魏绍珍、江成万、参将田大胜职。

（卷224 9—10页）

同治七年二月壬午（1868.2.26）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陕军剿贼获胜情形、派员驰往汧、宝剿贼暨请调蜀军助剿各折片。米脂、邠州、宜川、洛川等处群匪麇集，经陕军分路剿击，屡获胜仗，惟回逆股数太多，虽叠有斩擒，究未大受惩创。著库克吉泰、刘典督饬各军严密堵剿，遇贼即击，以期尽歼丑类。宝鸡县城被匪阑入，复由宝鸡窜至汧阳，该将军等已派刘效忠、张岳龄会同喻步莲前往剿办，著即饬令该员等驰赴汧、宝之间会合进兵，实力剿洗。陕省军务紧要，现在兵力不敷剿办，周达武一军向称得力，著崇实迅饬该提督统率所部进驻陇、汧之间，与陕军联络进攻，以期迅殄

逆氛。褒、沔一带，该署督另派妥员前往接替，以固蜀省门户。刘典另片奏称蒋益澧熟悉军情，请饬迅速来陕等语。本日已谕令瑞麟饬令蒋益澧赶紧驰赴陕西军营，并著左宗棠咨催赴陕以资得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4 13—14页）

同治七年二月癸未（1868.2.27）

又谕：左宗棠奏总统各军、筹剿捻逆一折。所陈三路进兵并令各军互相知会，联络声势为步步进逼之计，布置颇合机宜。惟贼势现由祁定、高阳分扰任邱、河间，意在东扑天津，昨已谕令官文于潘鼎新、程文炳两军内拣派得力之军驰赴雄县、任邱、大城等处分扎，扼截东北矣。丁宝桢现驻河间，杨飞熊、陈济清等分扎郑州、任邱，其河间以南阜城、景德等处尚觉空虚，贼骑避兵绕窜，蹈隙乘虚是其惯技，左宗棠现驻正定，距前敌较远，应行移扎何处并如何调拨各军扼截，或分路进兜，以剿为防，杜贼窜津并纷窜东北之处，均著该大臣悳遵昨日谕旨相度机宜酌量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逆回窜近省城、筹办情形一折。回逆由宝鸡、汧阳等处避兵突窜咸阳、郿县，并分股渡渭窜近省垣，经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饬令各将弁分投击退。惟贼匪纷窜肆扰，我军备多力分，仍著该将军等督饬在事各员时加防范，遇贼即击。省城重地关系紧要，经乔松年调回张岳龄一军回顾省城，刘典亦飞调楚军五营回省，著即严饬各率所部视贼所在尽力剿办，兼顾省垣，毋稍疏失。省中回民甚多，尤须加意抚辑，认真防范，毋任勾结为患。刘典现驻耀州未能移动，乔松年虽已开缺，仍须将省防事宜妥慎筹办，以期周密。乔松年另片奏请令库克吉泰回省等语。省城防兵较单，著该将军统带所部即行回省，与乔松年商办城防，俟防务较松，仍著相机出省

督剿。乔松年密片一件著留中。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陕西宝鸡殉难知县崔铨淦祭葬、世职加等，眷属人等旌恤如例。

予陕西靖边等处阵亡、殉难官绅外委高文英暨妇女张李氏等分别旌恤如例。

（卷224 16—18页）

同治七年二月甲申（1868.2.28）

又谕：前据成禄奏军饷万难敷衍，请在新疆协饷下分拨数万两，当交户部速议。兹据奏称新疆饷项支绌，未便再行分拨，请仍饬四川等省拨解等语。四川原拨成禄饷银十七万两，前谕先行凑拨十万两，仍著崇实、吴棠懔遵前旨无论何款赶紧拨解，毋再延误。其另拨四川月协饷银一万数千两、陕西、湖北月协饷银各数千两，著崇实、吴棠、李瀚章、郭柏荫、刘典、何璟按月协拨，源源接济，毋稍膜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崇实、吴棠、李瀚章、郭柏荫、刘典，并传谕何璟知之。

又谕：文麟奏安、玉一带吃紧、请暂驻防剿并击贼获胜情形一折。肃州逆匪由南山边绕至安西三道沟一带，经文麟督军迎剿，该逆败向东窜，官军追至赤金堡、沙冈墩等处，斩获甚多。所有此次出力弁勇著督行存记，俟文麟抵哈密后续有胜仗再行汇案请奖。玉门东接肃州，安西、敦煌又系进兵后路，固应设法严防，惟哈密回踪麇聚，岂可顾此一隅，使之望援念绝？著文麟懔遵叠次谕旨统带所部赶紧赴任，不得藉词观望。其安、玉各路应如何拨兵兼顾之处，並著相机办理。景廉现在行抵何处？即著该大臣迅速咨催前进，毋任逗留。前有旨令穆图善严饬杨占鳌迅赴肃州接办西路军务，以便成禄克期出关，杨占鳌此时如未起程，著穆图善催令星驰前往妥筹剿办，藉顾出关诸军后路，不准再涉迁延。成禄俟杨占鳌到后，即遵前谕统率原

部迅赴哈城，会同文麟等实力剿贼。如仍前玩泄致误戎机，该提督能当此重咎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文麟奏军营需饷紧要，现由乌城解到之项为数无多，亟须源源接济，请饬山西巡抚设法拨解，并请饬麟兴等赶拨军火饷银等语。著郑敦谨迅将文麟军营月饷陆续筹拨转解，并著麟兴、李云麟于解到新疆饷银及所调军火等物内先就所急随时拨发，交文麟所派委员领解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4 19—21页）

同治七年二月戊子（1868.3.3）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奏驰抵归绥、饬查边防情形并往包头察看河防一折。据称口外沿边沿河防务均经布置，惟回逆马家拉拉等率领马步万余窜陷宁条梁，其榆林、神木等处又有回匪窜扰，并高家堡被围，该署将军拟亲往包头一带察看河防。著即悉心查勘，会同桂成妥筹布置，毋稍疏虞。宁条梁地方为山、陕通衢，关系紧要，金顺现已驰至该处，即著督率所部迅图规复。倘任该逆聚众久踞，肆意蔓延，必惟该副都统是问。该署将军亦当严饬防边将士实力堵扼。榆林、神木一带接近山西，现虽冰泮河开，仍应加意防范，并著与桂成檄饬各军昼夜梭巡，毋令匪踪阑入，以固边防。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4 30页）

同治七年二月己丑（1868.3.4）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回逆扰及草地、蒙古官兵屡次接仗、现筹防剿一折。据称西路回匪窜陷宁条梁后，复窜蒙古之依克沙巴尔等处，蒙兵叠击获胜，追至绰泰地方，并乘夜往劫贼营，贼仍退回宁条梁。此股匪众蓄意东趋，虽经官兵击败，难保不乘机窜越，且地方辽阔，尤恐防不胜防。著德勒克多尔

济、桂成仍遵前旨严饬扎那格尔第等督率各军相机堵遏，一面檄饬巴达尔琥暨马升等加意严防，并知照金顺迅带所部绕由东路迎头截击，痛歼丑类，不准稍涉稽延。所有阵亡蒙古官兵人等，即著查明请恤。保德、河曲等处与陕疆仅隔一河，著郑敦谨饬令陈湜亲督在防将弁认真扼守。其沿边之大同一带，即责令各地方文武时加侦察。该署抚仍随时咨会德勒克多尔济等悉心筹防，以期互相联络，藉壮声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4 32—33页）

同治七年二月壬辰（1868.3.7）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各营击贼获胜情形一折。此次回匪窜近省垣一带，经库克吉泰等派兵夹击，贼向渭北遁窜。其三不通地方贼巢经黄鼎攻克，汧、洛等处亦经击贼获胜，并收复宝鸡县城，灵台贼匪复经官军击退，剿办尚为得手。所有黄鼎一军攻克逆巢尤为奋勉出力各员弁，著准其存记，汇案请奖。仍著库克吉泰、刘典严饬各营将士将各处贼匪力图扫荡，以期迅殄逆氛。现在捻窜直境，剿办尚未竣事，陕省毗连晋、豫处所甚多，该将军等尤当严饬在防将弁认真堵遏，毋任续有匪股东趋。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遵覆甘省兵饷情形并官军进剿官堡、刍粮不继及拾获匿名讦帖各折片。甘省本系瘠苦之区，饷需奇绌，各处回匪扰乱，防剿兵勇不能不多，朝廷素所深悉。即河、狄未能肃清，西宁一带不得不暂示羁縻，亦系实在情形。所有协甘饷银，即著左宗棠、刘典仍遵前旨饬令径解汉中粮台，毋庸解交陕省致多周折，并著穆图善知照湖北督、抚遵旨办理。左宗棠前拨海关洋税银两为数较巨，现在该大臣提师入直需用虽殷，而甘省为该大臣统辖之地，谅不忍膜视，并著于解到时饬令酌量拨给，以济甘省之急。穆图善固不可哓哓置辩，左宗棠

亦不必稍分畛域也。河、狄为兰州西路门户，穆图善前拟出省剿办，即著迅速进兵，次第廓清。其官堡地方正在得手之际，并著穆图善饬令王得胜等乘胜攻拔，毋稍观望。所需饷项，著该署督迅筹拨给。军中捏造谣言鼓惑众心，亟应惩办，著穆图善将缮写讦帖之人密行查究。惟现在月饷久欠，兵心易滋怨望，当于查办之中妥为抚循，使兵心爱戴，虽困苦不至生变，方为妥协。其上年防守省城及收复洮州、克复渭源出力各员弁，准其由该署督查明保奏，以作士气。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4 43—45页）

同治七年二月癸巳（1868.3.8）

又谕：李鹤年奏探闻陕省回逆分股窜逼豫边、力筹备御一折。据称回逆于正月间窜入歧山县境，突由扶风等处夹渭东趋，其前踞三原、泾阳回逆同时窜向高陵、蓝田、临潼各县，匪踪已及灞桥等语。是此股贼匪距豫省边界已不甚远，亟应力筹堵遏，为先事预防之计。此时英翰已抵汴梁，牛师韩、方长华两军亦到河北，足敷扼守。前驻豫西之马德昭一军应否移扎陕、豫交界地方以资堵御之处，著该抚酌度办理，并著该抚一面咨会库克吉泰、刘典派兵绕前截击，一面飞饬河、陕各属激励绅民齐集团练以固边防，毋稍大意。张逆由河间窜向西南，难保不仍由顺广一带回扰河朔，著该抚檄饬各军确探贼踪认真堵遏，藉收夹击之效。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24 48—49页）

又谕：宋延春奏镇沅厅城解围并克复南邱、盐井、楚雄城池失守各一折。滇省逆酋逆匪自镇南、姚州各军退守后遂占踞南邱、盐井，并围攻镇沅厅城，势甚猖獗，经署总兵李锦文等调集兵练分路围攻，当将南邱、盐井克复，並乘胜将镇沅城外贼

营二十余座一律攻破，城围立解，剿办尚为得手，著宋延春即饬李锦文等趁此声威进规云缅一路以断贼援。所有此次出力员弁兵练，准其择尤请奖，毋许冒滥。楚雄府城因禄丰失利致为杜逆攻陷，该处文武虽因援隔兵单，究属防守不力，即著饬令该员等会同杨国发等军迅图收复。滇省情形危困，必须督、抚大员前往整顿，军务方有起色。刘岳昭计可由黔起程，著即星驰前进，督饬岑毓英激励诸军将各路逆匪力加扫荡，毋任日肆蔓延。张凯嵩现已假满，即著迅速赴滇会同刘岳昭筹办一切事宜，不准藉词观望。宋延春于张凯嵩、刘岳昭未到以前务须振刷精神妥筹防剿，毋稍玩泄。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张凯嵩、刘岳昭，並传谕宋延春知之。

以甘肃洮河剿匪获胜；平毁贼巢，予记名提督梅开泰、记名副都统善山保尽先简放。

以云南楚雄府城被匪窜陷，护云贵总督宋延春、署提督马如龙下部议处，代理道员护知府知县黄紫诏、署都司千总刘兴革职留营。

（卷224 49—50页）

同治七年二月丙申（1868.3.11）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官军攻克官堡贼巢、进剿渭源大捷、景廉奏驰抵甘州筹办情形各折片。回逆自渭源被创后恃官堡险隘负隅自固，经副将范铭督军前进大挫凶锋，立将该堡攻克，洵属不避艰险，奋勇可嘉。仍著穆图善檄饬该副将会同各军进攻狄道，迅殄贼氛。该副将营米粮缺乏，并著穆图善饬巩昌分设粮台源源接济。所有此次出力各员弁，著准与前次克复渭源等处各军汇案择尤请奖，以示鼓励。提督傅先宗追贼于火儿寨地方，生擒贼首马四等正法，王得胜等又叠平贼垒，夺回一杆旗要隘，著饬令该提督等乘胜进兵会攻狄道，毋稍懈弛。

其伤亡弁勇，著由穆图善查明奏请议衅，以慰忠魂。景廉既已驰抵甘州，所筹应行制办皮衣各件为该兵丁御寒要需，著照所请将穆图善发交部颁各照及藩库实收发给该地方官妥为劝捐，迅速筹备。安、玉、敦三州县前有旨暂归文麟节制，景廉与文麟同办一事，所有各军口食应由该州县拨解供支之处，著会同文麟体察情形办理。文麟叠奉谕旨催令赴任，计可行抵哈密。景廉将一切制办齐备即当克期出关，与文麟尽心筹办，毋稍玩延。景廉请刊木质关防，著准其刊刻开用，以昭信守。所请饬晋省筹拨银两，著郑敦谨迅拨银五万两解交归绥道库，由该处派员从阿拉善旗旧土尔扈特游牧运送玉门县，交文麟、景廉军营应用以资接济，毋得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5 6—8页）

同治七年二月庚子（1868.3.15）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汇报陕军近日击贼情形、德勒克多尔济等奏查探贼踪趋向、现筹堵剿暨请饬陕甘督抚等安置流亡各折片。回逆窜扰汧、陇等处，经总兵罗洪德等分路剿击叠获胜仗，其在泾州盘口川踞逆亦经提督张在山率军追杀，贼各纷散。即著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檄饬各防将士严守要隘，遇贼即击，毋任四出蔓延。宁条梁失陷，程兴烈一军被贼冲散，该逆遂攻陷怀远，旋扑榆林南关并窜入神木县城，仍向榆林一带窜走，库克吉泰等现派刘厚基前赴榆林，著即饬令该提督迅速驰往痛加剿办。所有神木县殉难文武各员及怀远等处各官下落，均著查明分别办理。榆林、神木各境逆匪由府谷一带窜近皇甫川、麻地沟，势渐北犯草地，东扑冰桥，并有扑犯保德、河曲、托克托城、包头镇之说。现在河冰未泮，各处口岸亟应设法严防，著德勒克多尔济、桂成即饬巴达尔琥、扎那格尔第等督率沿边蒙兵实力堵御，并探明贼踪相机迎击，一面檄令马

升随时防范，毋稍大意。郑敦谨亦当遵奉前谕严饬防河将士于保德等处并力堵扼，并饬大同沿边一带地方文武慎守边防，毋令匪踪阑入。前有旨令金顺迅赴宁条梁剿贼，该副都统现已由定边前进，著即会同胡世英迅将该镇收复，并绕赴东路一带迎头截击，不得稍涉稽延，致贼势日形延蔓。德勒克多尔济等奏体察边方情形，实由各处难民无所安插，迫而为匪，暨各营游勇到处掳掠，以致滋蔓难图。所奏不为无见。嗣后陕、甘各省遇有收复地方百姓未经归业者，即著该省督、抚及各路带兵大员无论汉回妥为安插抚恤，免致流离失所。各营勇丁务饬管队官严密稽查，如有因不得力裁撤者，并著酌量给资，令其各回原籍，不得任听淹留在外滋生事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5 17—19页）

予陕西宁条梁阵亡副都统敦奇祥阿、总兵官文星明祭葬、世职。

（卷225 20页）

同治七年二月辛丑（1868.3.16）

又谕：伊勒屯、何琯奏哈密兵勇乏食、请饬催文麟等迅速赴任一折。据称哈密自上年十二月底至本年正月初兵粮匮乏，巴城亦无余剩军饷，经先后留拨乌台解到饷银，仍虞不敷支放，该处亟须大员镇抚以安人心，请催文麟等赴任等语。文麟抵玉门后，叠奉谕旨催令赴任，现在行抵何处？景廉前奏已抵甘州，刻下哈城危急，该大臣等自应迅赴本任以重职守。著文麟迅即赴任，景廉亦即星速出关驰赴本任，一切与文麟等尽心筹办。安、敦、玉三处应解粮石，著仍驰速解以资接济，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25 21—22页）

同治七年二月壬寅（1868.3.17）

谕军机大臣等：崇厚奏东光县知县拿获上年著名枭首李幅悦、余匪杨仲悦，讯据供称该匪等因陕捻窜入直境，欲与逃匪王五纠邀起事，因潜至沧州，探询王五业经外出等语。回民王五曾经与李幅悦等结伙滋事，现在潜伏不出，仍有匪徒起意勾结，非赶紧捕获，不能绝根株而遏乱萌。著顺天府转饬大、宛两县将王五严密捕获，并将南西门外二十余里之漫洼大庙内和尚法溃一并拿获，毋任远飏，并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选派干役协同缉捕。王五虽经外出，难保不在沧州附近处所隐匿，著崇厚札饬天津道转饬沧州知州赶紧查拿，务获惩办。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又谕：崇实奏调拨楚军迎击渭北回匪、刘岳昭奏苗匪投诚分别安插并滇省军务吃紧、难顾贵阳暨请饬川省协饷各一折。陕省回匪肆扰，股数较多，兵力难于兼顾。前因回逆窜扰宝鸡，谕令崇实派周达武驰赴汧、陇扼剿。该署督现已派令周达武所部之提督李辉武率劲卒三千人由褒城取道留坝、凤县出驻汧阳，仍令周达武统率所部并增募千人驻防大安驿一带。著即饬令与李辉武联络声势，并兼扼徽、文、两当之冲，以固川北门户。所有该两营粮米仍由川省设法转运，毋令缺乏。

（卷225 24—25页）

同治七年二月甲辰（1868.3.19）

又谕：刘典奏回匪窜扰无常、现商办理情形並请另简陕西巡抚、仍带勇剿贼各折片。回逆自窜扰汧、陇后，凤翔、麟游等境又复蜂拥而来，是陕、甘回匪已有路路牵掣之势。邠州、董志原回逆将家属移赴环县，其趋向亦属无定。周家河、吉兆坡等处贼股虽经张岳龄、于奇泮等剿击，贼众分逃，而伏匿丛山之贼尚多，并未大受惩创。刘典现檄高连升、刘端冕等分驻

宜君、鄜州等处，黄鼎、谭玉龙等军仍驻邠州、长武一带，所筹尚属周密。著即会同库克吉泰严饬各军战贼所向迎头截击，以期节节扫荡，毋任蔓延。该署抚与库克吉泰分驻三原、咸阳，并著随时相机扼扎，不得专顾一隅。周达武所派之军已驻凤县，应否移扎宝鸡以厚兵力之处，著即咨商周达武妥筹进止，以顾陕南一路。其由宁条梁窜入之贼叠陷怀远、神木，旋回榆林各情，与德勒克多尔济等前奏情形大略相同，已有旨令金顺由定边前进绕赴东路一带截击，并谕德勒克多尔济等严为防范矣。惟该逆诡谲异常，不能东窜即思西扰，刘典务当力筹兼顾，激励各防将士步步紧逼，毋令该逆得以喘息，肆意东趋。陕省军务方殷，该署抚身受厚恩，务须亟图报称，与库克吉泰督率诸军痛歼丑类，以纾朝廷西顾之忧，毋庸以巡抚责重难于胜任为词致滋贻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25 29—30页）

同治七年三月壬子（（1868.3.27）

又谕：刘典奏请饬库克吉泰兼顾省防、并请将随营人员留陕、库克吉泰、刘典奏回逆窜扰鄜州各折片。陕省回逆飘忽无常，意图分扰腹地，刘典现驻三原，著即督饬各军加意防剿，毋稍疏虞。省城重地防范宜严，刘典一时未能进省，著库克吉泰妥筹兼顾，督率在省司、道等严密布置，慎固城防，不得稍有疏懈。刘典所请将知府喻步莲、张沄、知县罗重熙、周豫刚留陕补用之处，均著照所请分别班次留于陕西补用。已革知县向世永，著准其留营差遣。回逆大股窜陷鄜州，并由张家川窜至汧阳属境，又由泾河川、什字道一带向南分窜，势甚剽疾，著库克吉泰、刘典严饬刘端冕等军分路进剿，迅将各股歼除净尽以靖疆圉。其鄜州城内文武员弁，并著该署抚查明具奏。现在陕省东西路均形吃紧，左宗棠务将窜直捻匪迅速扫除，以便移

师回陕，免致有所牵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户部奏遵议乔松年奏请拨海关四成洋税济饷一折。陕西回逆纷扰，需饷浩繁，庆、泾各营亦须力筹接济，亟应赶紧筹拨。著照该部所议自本年三月起，即著英桂、瑞麟、郭柏荫、李瀚章、李福泰、何璟、师曾于闽海等关四成洋税项下按月各拨银一万两，其广东、江苏原定每月协饷一万两，仍著瑞麟、曾国藩、丁日昌如数拨解以济要需。刘典于各该省饷项解到时务须撙节动用，均匀拨济，毋令缺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藩、英桂、瑞麟、郭柏荫、李瀚章、丁日昌、李福泰、刘典，并传谕何璟、师曾知之。

以陕西麟游等处剿匪获胜，予总兵官丁贤发以提督简放，赏副将周廷兴、朱桂馥巴图鲁名号，盐经历杨懋春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26 10—12页）

同治七年三月乙卯（1868.3.30）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官军剿贼获胜、克复鄜州城池并麟游等处剿贼情形各折片。此次回匪突陷鄜州城池，经刘端冕、刘厚基等督兵攻克，周绍濂等复在吉子峴地方击贼获胜，大挫凶锋，剿办尚属出力。惟西路回匪时思东窜，著库克吉泰、刘典督饬刘端冕等探贼所向奋力堵剿，节节扫荡以靖疆圉。其窜及杨家店一股既经高连升击败，仍著檄令该提督相机进剿，毋稍松懈。北路榆林一带窜贼近日剿办情形若何？并著妥筹兼顾。谭玉龙一军在麟游、邠州等处击退贼匪尚为奋勉，该革员前在香花台剿贼出力，经库克吉泰等奏请开复提督原衔并赏还翎支，已于二月初四日寄谕内照所请奖励。此次在事出力员弁著准其存记，汇案保奖。回逆崔三一股现窜汧阳、宝鸡一带，著督饬张岳龄等会合川军妥筹兜剿，迅殄逆氛。将此由五百里

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陕西鄜州城，赏副将文明章、章复盛巴图鲁名号，予总兵官甘大有等加衔、升叙有差；革援剿不力副将黄超群、都司张鹏程、吏目孟振钧职，仍留营。

（卷226 21—22页）

同治七年三月庚申（1868.4.4）

又谕：据理藩院奏转据吐尔扈特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乌勒哲依图呈称请钦派大臣带兵进剿乌鲁木齐回匪，该汗率所属会同进剿，并请每年差人进京恭请圣安，祇领时宪书，及自同治三年起应领十三旗俸银、俸缎由京赏给，请旨遵行等语。布彦乌勒哲依图自其祖父渥巴锡投顺以来，百有余年安居乐业，历受豢养深恩，其感激图报自系出于至诚。前次会同和硕特等兵于喀喇沙尔剿击回逆，嗣又带兵进剿伊犁逆回并捐输马匹，其悃忱甚属可嘉。此次又请带兵进剿乌鲁木齐回匪，著该衙门传谕该汗，令其驰驿前赴布伦托海地方听候该处大臣李云麟酌量办理，以期事出安全，不至屡遭挫败。所请每年差人进京请圣安及领时宪书，著准其照所请行。其历年应领俸银、俸缎，已加恩交户部速议。该汗所属人数尚多，游牧无资，著传谕该汗于领到时即行分给各属以资养赡。毋庸由京置办军器，俟到布伦托海后，倘可会合进剿，所需军仗李云麟等自当筹给也。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　理藩院奏据土尔扈特盟长布彦乌勒哲依图来京陛见，呈请特派大臣带兵进剿乌鲁木齐回匪，该盟长带领所属官兵会同征剿，并请每年差人来京承领时宪书，所有应领历年俸银、俸缎应如何支领，请旨遵行等语。盟长布彦乌勒哲依图应领俸银、俸缎自同治三年以来未经支领，该盟长游牧尽失，而属下困苦，殊堪轸念，即著户部酌量情形妥速议奏。其本年时

宪书，並著钦天监咨交理藩院补给，交该盟长祇领。惟布彦乌勒哲依图请派大臣带兵进剿回匪，现在既无重兵可派，亦无专饷可拨，而该盟长所属各旗并厄鲁特人众尚多，若听其任意进兵，非特无济于事，兼恐内外扎萨克为其惊疑，于大局甚有关系；第留之在京，则所属游牧人众日久无人统率，又恐滋生事端，因谕该盟长令其前赴布伦托海地方听候李云麟办理。该大臣熟悉西路情形，即著悉心筹画，妥为羁縻，毋使别生枝节。其经过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方，并著麟兴、奎昌酌量资送。所有该盟长属下土尔扈特、厄鲁特游牧人众糊口无资，并著李云麟等设法接济，就近照料，以弭变端。此旨关系边疆大局，他人不得与闻。李云麟、明瑶、麟兴、奎昌务当慎密从事，不得稍有漏泄。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226 33—36页）

同治七年三月辛酉（1868.4.5）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匪踪肆扰、请饬陕甘派兵驻防边内东路一折。回匪久踞宁条梁，扰及陕省榆林、神木一带，时出草地焚掠，边外地方辽廓，仅恃贝子扎那格尔第率领蒙兵千余名东西奔驰，兵力实形单薄。该逆现有图窜口外之意，揆厥所由，总因边内东路防军时有时无，逆匪方得纵横肆扰，以逞其避实击虚之计。库克吉泰等所派刘厚基一军阻于榆林，穆图善并未拨兵援应，该将军等既不能派兵专顾边外，又不能截贼东趋，设竟任贼扰及归绥一带，该将军等自问当得何罪？前谕金顺迅赴宁条梁剿贼，此时谅已进兵，著即迅速攻克，绕赴东路以保完区。如宁条梁一时未能收复，著穆图善、库克吉泰、刘典迅派得力将弁驻扎东路，先将窜踞府谷回匪剿灭，鼓行而西，与金顺一军收夹击之效。沿边一带仍著德勒克多尔济、桂成饬令扎那格尔第等带兵驻守，相机迎剿，以杜逆匪纷窜。将此

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6 38—39页）

同治七年三月癸亥（1868.4.7）

谕军机大臣等：李鹤年奏豫军叠获胜仗并贼踪东窜情形各折片。捻匪窜扰滑县，经马德昭设伏击败，追至新乡获嘉，张曜一军追至距清化镇四十里之恩村，将砍竹之贼擒斩殆尽。宋庆由获嘉追至修武，与马德昭、张曜等军连次败贼，擒斩、解散者甚多。该逆凶锋叠挫，现由原武、阳武循河东窜，边马已及封邱、延津，势将蔓及直东。……

（卷226 40—41页）

又谕：崇实奏抽调川北防兵移顾建南边防一折。滇省回势方炽，崇实虑其复窥川边勾结越隽等处夷匪滋扰建南，现调周达武抽带武字八营先赴越隽剿办夷匪以清内患，著即饬令该提督将越隽等厅夷实力剿除。总兵刘宝国前解盐源城围，克复盐井，颇属奋勇，所有南路防剿事务，并著责成该总兵认真办理，以期得力。陕省虽无捻踪，而回匪股数甚多，兵力不敷防剿。李辉武所部三千人现驻宝鸡一带助守，而褒、沔为宝鸡后路，且当秦、陇之冲，倘被甘回阑入，川北边防又形棘手。崇实现留武字数营防守褒、沔，仍恐兵力尚单，该署督当另拨数营添扎该处以资周密。倘遇陕南军务紧急，仍著饬令周达武回顾汉中，毋得顾此失彼。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26 42—43页）

同治七年三月甲子（1868.4.8）

又谕：伊勒屯、何琼奏请饬乌里雅苏台派兵赴巴城北界防剿、并伊勒屯奏请饬拨马匹暨修补军械银两各一折。巴里坤之北界三塘湖地方为巴城往来要道，本年二月间有回匪百余人窜往该处肆行杀掠，巴城兵力甚单不敷防剿，著麟兴等迅即派拨

蒙兵一二千名前赴该处游牧，以遏贼匪东西窜伏之路，俟大兵出关后再行撤回，并著伊勒屯等飞咨成禄、文麟严饬安、敦、玉等处文武一体防范，毋稍疏虞。巴城战马短少，自应赶紧筹拨，即著麟兴等在北路拨给膘壮马四五百匹以资应用。至所需修补军械银两，并著麟兴等筹拨银一二万两解交巴城，俾得将残破军器随时修补。如无款可筹，即催山西将应解新疆军饷迅速拨解，由麟兴等分拨，以应急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麟兴、锦丕勒多尔济、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又谕：伊勒屯奏请饬催成禄、文麟速赴哈密一折。成禄顿兵肃州，老师糜饷，屡经谕令迅往哈密剿办，乃仍藉词延宕，实属不知振作。文麟既经行抵安、玉一带，自应懔遵叠次谕旨克日赴任，何以至今逗留？哈密地方防守紧要，岂可日久无人镇抚？成禄、文麟均著星速遄行。倘再事迁延以致哈密复有疏虞，贻误大局，朝廷惟有执法从事，决不能为该提督等曲原也。懔之，勉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7　2—4页）

同治七年三月戊辰（1868.4.12）

又谕：宋延春奏迤西逆匪分股围逼省垣、连日防剿获胜情形一折。本年正月间，迤西逆匪攻扑富民县城，安宁一路亦被该逆夤夜往攻，两城先后失陷，该逆遂由团山等处分股围逼省垣，经宋延春添兵扼守，并经马如龙亲率将弁攻剿，屡有斩获，贼仍分踞梁家河一带坚守不出。省城根本重地亟应设法严防，著宋延春督饬在省文武官绅悉心固守，一面商同马如龙分拨将士将附近堡寨相机攻拔，毋任贼踪久踞，牵掣官军。所有富民、安宁文武各官下落，即著宋延春详查参办。岑毓英近在曲靖，著即遴派得力将弁带兵驰援，并将富民等城迅图克复。此次防守富民之文武兵勇遇贼败走，并著该抚查明整顿，以壮

军威。刘岳昭已授云贵总督，黔西道路已通，即著赶紧赴滇，会同岑毓英将该省防剿事宜逐一筹办，毋再迁延。又片奏提督马如龙捐助军饷，并劝各回民一体捐输等语。该提督于逆氛密迩之时陆续捐银三万两以济经费，並于迤东、迤南殷实回民酌量劝捐，尚属急公可嘉。所有此次各该回民捐输银数及该提督应行奖励之处，著俟军务稍松由刘岳昭等查明分别请奖，以昭激励。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岳昭、岑毓英，并传谕宋延春知之。

（卷227 12—13页）

以云南楚雄府城上年被贼窜陷，革署总兵官副将李维述、署参将都司陈宗舜、署游击千总张成梁职，仍留用。

以陕西西北两路官军剿匪获胜，予总兵官萧德经以提督简放，赏参将姜凤兴巴图鲁名号，余升叙有差；予阵亡教谕赵凤鸣等祭葬、世职，予陕西鄜州阵亡学政张湘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27 14页）

同治七年三月癸酉（（1868.4.17）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刘典奏遵旨兼顾榆林，回逆求抚，请旨办理各等语。贼匪由神木窜近榆林，叠经官军击退，另有贼股由永清桥西窜，一由归德奔响水，一由波罗向边墙外长海子等处逃逸。库克吉泰等现饬刘声集等各率所部分路防剿，即著严檄该总兵等联络声援，视贼所向迅扫逆氛。前谕金顺迅赴宁条梁剿贼，著该副都统仍遵前旨赶紧进兵，将宁条梁力图攻克，绕赴东路以保完区。胡世英所部应否将驻扎延安两营调归一路之处，著库克吉泰、刘典相机办理。回酋禹得彦被擒求抚，非真心悔罪者比，难保不生反覆。著库克吉泰、刘典察看情形，如该逆心迹尚属可靠，不妨予以自新，令其缄约回

酋，率众归顺，用示朝廷宽大之恩；倘仍心怀叵测，著即将该酋处斩以弭后患。总之，此次收抚事宜如办理未能妥协致生事端，必惟库克吉泰、刘典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7 18—19页）

以陕西宜君等处剿击回匪获胜，赏副将张佑庭、徐万福、韦占雄、参将萧雅泗巴图鲁名号，都司刘忠发等花翎，把总朱文炳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27 20页）

同治七年三月甲戌（1868.4.18）

陕省回逆窜扰延、榆、同州各属，奔突靡定，晋省西路河防到处戒严，该逆现在宜川纷扰，距□宁之马斗关甚近，郑敦谨已檄陈湜驰赴该处严防。即著饬令该革员认真堵遏，力赎前衍。回、土各匪既窜韩城、郃阳等处，与晋疆仅隔一河，并著郑敦谨饬令在防各军加意梭巡。其河、保一路，仍当时加警备以固西面，毋稍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7 23页）

同治七年三月丙子（1868.4.20）

又谕：穆图善奏延安防兵叠次剿匪情形并调金顺赴陕暨请饬山西巡抚筹解原定协拨各饷、江南等省拨解甘饷、四川、山西筹拨军火各折片。胡世英一军驻扎延安止以防陕省北路，而逆首董福祥率股分扰盘龙川一带，扰及安塞边境，势甚披猖，虽经该总兵叠击获胜，难保不于宁、灵、花马池等处复行煽惑。著穆图善严饬该总兵乘机扫荡，以期渐次肃清。前因陕西榆林各境逆回势渐北犯，曾谕金顺迅赴宁条梁剿贼，绕赴东路截击，计该副都统此时当由定边前进。仍著该署督咨令迅速进兵，将宁条梁赶紧收复，毋任贼势蔓延。胡世英是否捏报邀功？并著懔遵前旨切实查明，毋稍瞻徇。河州东乡等处应否添

兵会剿？著该署督悉心筹办。左宗棠现在直省带兵，于甘事势难兼顾，该省剿办事宜穆图善责无旁贷，其派兵扼扎北山、调回旧部之处，即著咨商刘典妥为办理。惟不得偏顾甘境，致陕地又患空虚。山西应解穆图善军营月饷三十六万两，著郑敦谨迅饬藩司设法筹拨，遴派妥员径解甘垣，毋庸由陕省转拨。其原定协拨宁夏、新疆乃(及)富勒珲各饷，亦著该署抚仍照前数按月筹解。江南等省欠解甘饷甚多，著曾国藩、崇实、郑敦谨、丁日昌、李瀚章、郭柏荫、刘崐、何璟各将上年七月以前应拨甘饷如数迅解。所有各该省协拨饷项，刘典务当遵奉前谕饬令径解汉中，不得由陕解交，致多周折。甘省剿回正亟，军火等项不可稍形缺乏，著崇实、郑敦谨赶拨火药各二万斤、火绳各二万盘、抬鸟枪子各五千斤，派员解赴穆图善军营以利攻剿。甘饷奇绌，各该督、抚务须随时筹措以济军食，不得视同膜外，使甘事益形棘手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曾国藩、崇实、穆图善、郑敦谨、丁日昌、李瀚章、郭柏荫、刘崐、刘典，并传谕何璟知之。

又谕：梁肇煌奏西逆围攻省城、请饬督抚大员迅速赴滇一折。滇省富民、安宁被陷后，复于二月初六日易门失守，昆阳、新兴、晋宁、河西均属吃紧。前据宋延春奏省城危急各情，与该学政所奏大略相同。现在易门继陷，贼势益肆蔓延，著宋延春懔遵前旨会商马如龙就现有兵力分路布置，防剿兼施，迅歼丑类。该省被匪肆扰，数月以来商贾裹足，厘金稀少，饷需愈形缺乏，若非督、抚大员添拨劲旅星驰援救并宽筹饷项接济，省城危殆情形实有不可终日之势。岑毓英务当懔遵前谕带兵驰援，并将富民等城迅图克复，以解省城之危。黔西道路已通，即著刘岳昭赶紧赴滇，与岑毓英悉心会商，将兵事、饷事及一切布置机宜妥筹办理，毋再迁延。梁肇煌请将此

次防剿出力捐资助饷各员由该学政查明奏奖之处，著俟军务较松、省城解严后由该学政会同该督、抚择尤保奏，毋许冒滥。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岳昭、岑毓英、梁肇煌，并传谕宋延春知之。

（卷227 28—31页）

以运送甘肃军粮出力，予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优叙，赏佐领策林等花翎，余赏赍有差。

以甘肃秦安剿匪获胜，赏总兵官陈德隆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小刀一柄、火镰一件、大小荷包各一对。

以甘肃收复平凉府城出力，赏副将李洪春、萧孝祥、参将郭万春、洪联魁、黄湛润、余国荣巴图鲁名号，游击梁国栋等花翎，外委赵连科等蓝翎，总兵官孟玉德等加衔、升叙有差。

以甘肃进攻狄道，踏平贼卡，予提督王得胜优叙。

予陕西定边阵亡千总王在华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安定被戕通判陶埙等祭葬、世职。

（卷227 31—32页）

同治七年三月丁丑（1868.4.21）

又谕：文麟、景廉奏兵会玉门、酌商先后驰赴安西并陈伊勒屯等截留饷银各折片。哈密必须大员镇抚，叠经谕令文麟等迅速赴任，现在景廉亦行抵玉门，亟应会合前进。虽据报肃逆多骑由南山边分窜抢掠，文麟等岂得以逆骑飘忽牵掣进兵藉词延缓？至伊勒屯等前次奏明动用乌里雅苏台饷银，自因巴哈需饷孔亟，亦由文麟等久不到任，有此挪移。总之，地方为重，文麟既节节耽延，该处亦安能悬饷以待耶？惟伊勒屯等所截留之银本系文麟等军营专饷，伊勒屯等亦不得概行截留。其应如何兼顾之处，著伊勒屯等妥筹拨给。文麟、景廉于接奉谕旨后，著即星速督兵分起前赴哈密，一切悉心筹办，以重职守，

毋许在安西逗留自干重咎。所请饬拨饷需，已寄谕麟兴等赶紧筹解。此项饷银解到，著文麟、景廉与伊勒屯等酌量均匀分拨，以资应用。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又谕：文麟奏需饷甚殷，请饬宽为筹拨等语。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正当出关剿贼吃紧之时，所需军饷自应宽为设措，著郑敦谨督饬藩司等将应解文麟协饷陆续筹拨，交文麟委员领收妥解以资接济，并著麟兴、李云麟将解到新疆饷项随时拨交赴乌催饷委员，径解文麟军营应用，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7 34—35页）

同治七年四月己卯（1868.4.23）

又谕：崇实奏川军赴陕助剿连获胜仗一折。李辉武所部在陇州地方剿回叠胜，攻克陇属之县头镇，与刘典等前奏大略相同。汧、陇之间回氛肆扰，虽经川、陕官军会剿稍挫凶锋，该逆遁回陇西，仍恐乘隙纷窜。李辉武所部现驻宝、凤一带扼要堵截，即著饬该提督与陕军联络声势，相机防剿。褒、沔仅驻数营，兵力尚嫌单薄，著崇实仍遵前旨酌量添拨，以固川省门户，兼为李辉武后路声援。建南军务即著责成周达武认真剿办，迅速蒇事，以便腾出兵力回顾汉中，毋得顾此失彼。此次攻克县头镇出力、伤亡人等，著崇实查明分别奏请奖恤。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28 5页）

又谕：刘岳昭奏恭报赴滇日期一折。前据宋延春奏迤西逆匪分股围逼省垣，添兵扼守，并据梁肇煌奏西逆围逼省城，富民等城被陷，叠经谕令刘岳昭赶紧赴滇与岑毓英妥筹布置。现在该督已将黔省经手军事料理完竣，于三月十六日起程进驻曲

靖，岑毓英已带兵赴省救援。刘岳昭职任封圻，责无旁贷，即著力为其难，将省城防守事宜与岑毓英会商妥办，以顾根本。其省城附近被陷之富民、安宁、昆阳、新兴等城及附省贼寨，并著该督分拨兵勇迅图攻克，以解省城之危。该督现调先锋各营交提督李家福统带先赴曲靖与总兵杨盛宗兵练互相接应，著即严饬该提督等激励兵勇迅筹攻剿，以振兵威。楚勇二千八百名即交道员刘岳曙管带留黔。贵州龙里、贵定等处贼匪，该督即咨照该巡抚、提督等派兵筹剿。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刘岳昭奏滇省军情危急，饷需奇穷，上年八月间指拨之浙江续提银六万两、广东续提银四万两、四川续提银四万两、江西续提银一万两、湖南续提银二万两、河南续提银一万两、太平关续提银一万两、粤海关酌提银一万两迄今未见分解，请饬催迅解等语。云南省垣被围，军情万分紧急，刘岳昭现已统师赴滇，亟图拨解。当此军情万紧、饷项奇绌之际，各该督、抚等岂容膜视？著瑞麟、崇实、马新贻、李瀚章、刘坤一、刘崐、李鹤年、师曾即将上年各该省续提解滇之款照数委员迅速解赴滇省，不得再有短少，并著户部再将有著之款指拨滇省二十万两以济军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瑞麟、崇实、马新贻、李瀚章、刘坤一、刘崐、李鹤年，并传谕师曾知之。

（卷228 5—7页）

又谕：伊勒屯、何琼奏击退哈密回匪、请饬催成禄出关、文麟、景廉等赴哈并催拨乌城等处银米一折。西路逆回勾结哈密缠头攻陷驻扎五堡之定西营盘，经已革都司赵英杰等带领勇队与勇目孔才所部合力夹击，该匪始行退去。惟匪踪飘忽靡定，难保不去而复来，哈密城池久无大员带兵镇守，人心涣散，势必另生变故。前经叠次严谕成禄带兵出关，文麟、景廉驰赴哈密，谕词严切，至再至三，该提督等一味疲玩，屡次饰

词逗留，深堪痛恨！著即赶紧驰赴哈城，不准以后路粮饷为名托故迁延。倘再畏难观望致哈城复为贼踞，必将该提督等执法从事，决不宽贷。该提督等当懔遵叠次谕旨，毋贻后悔。肃州军务并著穆图善催令杨占鳌迅速驰往该处接办，毋稍迟误。巴里坤、哈密军饷缺乏，待用孔亟，著麟兴速拨银数万赶紧筹解，并著文麟将安、敦、玉粮石速行挽运，源源接济，以救眉急，不得视为具文，致干咨戾。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麟兴、穆图善、成禄、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28 7—8页）

同治七年四月辛巳（1868.4.25）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查探边防、酌将蒙古官兵暂行迁调並请饬察哈尔选派蒙兵以备调遣一折。陕西回匪在柳树涧一带盘踞，并有图窜包头之说，归绥沿边等处防务紧急，德勒克多尔济等将扎那格尔第原带蒙兵及驻扎归化城之察哈尔蒙兵分别移拨，即著照所拟办理。惟贼踪飘忽，防剿未可稍松，并著该署将军等檄饬扎那格尔第统带所部确探贼踪，于附近陕省各要隘认真扼扎，一面严饬马升督率沿河各营将士昼夜梭巡，毋稍疏懈。其各旗营应领饷银马价，著札饬归绥道分别筹拨以资接济。察哈尔蒙兵除病废撤回外所剩无多，著文盛、杜嘎尔于察哈尔八旗内酌派马队兵五百名，配齐军械，并遴委干员时加操练，听候德勒克多尔济等咨调。文盛等务将该蒙兵加意挑选，毋得以羸弱充数。此项官兵赴防时，即著杜嘎尔管带前往，会同德勒克多尔济等相机攻剿，以期得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8 12—13页）

署宁夏副都统三寿因病解职，以黑龙江布特哈协领善山保署宁夏副都统。

以护送甘肃军粮出力，赏蒙古章京巴拉丹、巴布多尔济二品顶带，拉希等花翎，色楞等蓝翎。

（卷228 14页）

同治七年四月癸未（1868.4.27）

又谕：郑敦谨奏布置泽州防务并击退抢渡回匪一折。捻匪现由东省窜扰直境，距晋边较远，泽州防务业经郑敦谨分投布置，即著责成该署抚认真防范，毋以贼氛渐远稍形松懈。陕省宜川等处回匪势甚鸱张，竟在七郎窝对岸结筏抢渡，虽经巳革臬司陈湜督兵击退，难保不乘隙复来，著郑敦谨严饬陈湜督率将弁加意防守，不得掉以轻心，再干咎戾。晋省西面各属与陕省延、榆、绥等处仅隔一河，地段绵长，必须添兵协守。郑敦谨现已檄令王巨孝带兵五百折回宁吉一带协防，并将道员吴光春新募勇丁三千名分布沿河上下，兵力稍厚。然远防不如近剿，陈国瑞所部自可先其所急饬令前往吉州一带渡河而西，将宜川等处回匪相机截剿，以固晋疆。刘典当檄饬陕军与该侍卫联络声势两面夹击，务将此股回逆克期歼除，毋任延蔓。陈国瑞既赴秦、晋毗境剿贼，距左宗棠军营日远，一切进止机宜著暂归郑敦谨妥为调度，军饷军火亦著随时拨给。安住所部即著在清化镇屯扎，以杜捻逆回窜。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8 18—19页）

同治七年四月庚寅（1868.5.4）

又谕：成禄奏官军围剿紧急、逆党分窜、连日掩袭情形一折。肃州踞匪屡经官军剿败，势渐解散，存城逆党仅止数千，正可乘机攻剿。著成禄赶紧激励将士设法环攻，迅图规复。南山居民串通窜逆煽动五堡户民戕官滋事，该提督亲往剿办，阵擒土逆首恶傅三冒料等正法，其余金佛寺各堡户民仍当设法安抚，慎重妥办，毋再激生事端。其逃出关外各匪，即飞咨文麟、景

廉并地方文武沿途截剿。关外待援孔亟，叠经严谕成禄带兵出关，该提督一味迁延疲玩，饰词逗留，置边外军情于不顾，殊堪痛恨！著即赶紧带兵出关将哈城等匪迅图剿办，毋稍迟缓。倘再畏难苟安致边外稍有疏虞，必当执法从事。署甘肃提督杨占鳌现在是否起程？著穆图善懔遵叠次谕旨，迅饬该署提督赶紧驰赴肃州接办西路军务，毋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29 5—6页）

同治七年四月壬辰（1868.5.6）

又谕：库克吉泰、刘典奏甘回窜扰陕疆、连日剿办获胜暨庆阳府城失守随即克复各折片。甘回窜扰陇、泾一带，经总兵萧群魁暨黄鼎等军分剿叠胜；谭玉龙在邠州剿贼，忽被贼股包抄，相持一昼夜之久援兵未至，谭玉龙等力战阵亡；知县喻兆奎等率队追剿杀贼甚多，贼向正宁奔窜。邠、泾毗连处所回踪猬集，若非痛加剿洗，不足以靖陕疆。北路鄜、延一带土匪甚多，回逆尤剽疾异常，仍须防其东窜。著库克吉泰、刘典严饬刘厚基等各率所部相机兜击，毋任窜入北山，复形延蔓。谭玉龙一军即著饬令胡日盛妥为钤束，并将邠、长一路实力严防。庆阳府城失守，当经雷正绾派兵收复，该处地方紧要，防剿未可稍松。应如何拨兵堵御、遏贼入陕之处，著穆图善、库克吉泰、刘典悉心筹商，毋得临事周章，频烦兵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邱家寨剿贼获胜，予副将阎定邦以总兵官用。

复陕西邠州阵亡已革提督谭玉龙原官，予祭葬、世职，谥“武壮”，交国史馆立传；副将张士荣、参将陶辉宽、游击言美良、都司吕金明、守备焦洪云、千总刘秀江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29 9—10页）

同治七年四月甲午（1868.5.8）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官军会剿回匪、克复狄道州城并秦州剿贼、肃州激变各折片。狄道州回逆甘心倡乱肆逆已久，经穆图善派兵会剿屡获胜仗，力将州城攻拔，擒斩靡遗，实足申天讨而快人心。河州援匪尚有数千潜至北庄，其非真心悔罪已可概见。该署督当细加察度，不可为其所给。总须先将凶悍滋事逆回痛行殄尽，再准胁从各回投诚，不可将就了事。秦州回匪本系狄、河悍党，在山沟内伏劫粮运并图扑犯秦城，经道员豫师探踪会督各队驰往追击，力行压退，克保州城，尚属奋勇。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准穆图善汇入克复狄道案内酌保数人，毋许冒滥。仍饬豫师速会各军将秦州回匪殄灭。肃城久未攻拔，成禄、王仁和所部兵勇又复互相争斗，并激变金佛寺堡居民，纵勇在河西各村堡焚掠肆扰。成禄前已叠次严谕催令出关，著穆图善迅饬杨占鳌驰抵肃州接办成禄营务，以便该提督克日起程，毋任藉词延宕。至王仁和营勇与成禄所部彼此接仗，屡抚屡溃，漫无约束，现在逃至甘州驻扎，著穆图善查明启衅情由，据实参奏，并将逃驻甘州溃勇分别遣抚约束，毋任滋事。其激变金佛寺等堡居民并骚扰清水堡等处之统将、委员等，均著饬令杨占鳌确切查明实情，由穆图善严参重办，不得稍存姑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甘省需饷甚急，请饬各省指、抚将协甘专款径解甘肃等语。前因穆图善奏请分拨甘饷、设立后路粮台並由汉中采办兵米各折片，当交户部速议具奏。本日据该部奏称甘饷十分竭蹶，请饬匀拨分解，并请饬王文韶办理穆图善后路粮台各等语。甘省军务紧急，饷项十分匮乏，必须各该省分别拨济，方免哗溃之虞，即著照该部所拟办理。左宗棠身任甘督，本属责无旁贷，岂得坐视甘饷缺乏置之不顾？著于前项借款解

到时，饬令粮台酌度分拨。穆图善所部军士尚有一百数十营之多，杯水车薪断难有济，所有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应解月饷，著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查照穆图善原奏分给一半径解甘省。湖南、江西两省饷银著刘崐、刘坤一分给一半，解由穆图善新设粮台转解。署湖北布政使王文韶本系办理甘肃后路粮台，即著何璟传知该员分投催提，赶紧转解，以济急需。河东道所欠六年兰州常饷，著郑敦谨饬令如数径解兰州，毋庸由陕西转解，以免纡折。至四川月协采米甘饷既经解至六年十月为止，著崇实嗣后按月源源解至汉中，交甘省转运局自行采买米石运甘接济。户部折著钞给左宗棠、穆图善阅看，并著该督等行知各该省迅速筹解，毋得稍有蒂欠，致误要需。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解运麦石牛只接济甘省，甚属急公，著穆图善传旨嘉奖。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崇实、郑敦谨、郭柏荫、刘坤一、刘崐、丁宝桢、李鹤年，并传谕何璟知之。

（卷229 11—14页）

以克复甘肃狄道州城，赏副都统善山保、常顺玉柄小刀各一把、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二个，提督李奉清、高月桂、饶得胜、副将苏家良一品封典，总兵官吴于城、副将田魁元、胡光胜、潘昌胜、吕得祥、罗启祥、委营总常明、参领正福、参将王长胜、林万春、陈富隆、叶占魁、游击樊保泰、张世才、余东旺、张攻顺、孙銮、康达、佐领莫依托、都司王仕奎、守备李正荣、王德隆巴图鲁名号，守备胡玉升等花翎，训导马纪等蓝翎，知府舒之翰等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陈长安、参将关得胜、刘锡海、游击周得顺、都司刘才栋祭葬、世职加等。

（卷229 15—16页）

同治七年四月丙申（1868.5.10）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各军渡河西剿获胜，进捣河州东南二乡一折。官军克复狄道州后渡河而西续获胜仗，现在进捣河州东南乡贼巢，著穆图善即饬派出各军乘胜进攻，节节扫荡，以期次第廓清。河东一带仍酌派劲兵扼守，以防该匪抄袭后路。至牟弗谛及燕脂川各部回众如果真心向化，将器械马匹全行呈缴，原不妨网开一面予以自新。惟该回性多反覆，难保不首鼠两端，别生诡计。著穆图善驰赴狄道察看情形，妥筹办理，仍一面督饬官军将河西布置机宜悉心调度，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甘州守城御贼暨捐办军粮出力，赏道员崇福布政使衔，予知县钱宝仁等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用并赏花翎，余升叙有差。

（卷229 22—23页）

同治七年四月丁酉（1868.5.11）

以甘肃克复安定县城暨各军剿贼出力，赏总兵官周模善、副将翁九良、黄飞熊、白新州、刘道明、程高升、李大发、周三元、陈得胜、龚文恺、苏家良、张栋祥、王铭忠、参将田得胜、李占超、向科德、郑万兴、李金发、杨元亮、陈政明、彭宏连、刘玉、吴全胜、张秉五、林金兰、程德升、刘兴发巴图鲁名号，游击任得胜等花翎，守备徐登朝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予甘肃各属阵亡、殉难都司蒋得魁等官弁[illegible]员名分别赏恤如例。

（卷229 25—26页）

同治七年四月辛丑（1868.5.15）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难民、土匪、回匪滋扰蒙古游牧、现经官军击退并筹补马匹一折。宁条梁等处回匪勾结难

民、土匪在蒙古游牧边界四出掳掠，该将军现饬扎那格尔第督兵防剿，即著严檄该贝子相机布置，遇贼即击，毋任再行纷窜。倘该贝子仍前玩泄，未能实力堵遏，即著德勒克多尔济等据实参奏，並饬令贝子巴达尔琥、总兵马升一体严防，毋稍疏虞。金顺著恪遵前旨迅将宁条梁攻克，以便绕赴东路藉保完区，并弹压匪众不至四出滋扰。难民纷窜抢掠，多由困苦失所，以致流而为匪，并著金顺咨商穆图善派员将收复地方难民未经归业者妥为安插抚恤，裁撤营勇并给资令其回籍，以免别滋事端。扎那格尔第所报防兵马匹多有倒毙，亟应筹补以资乘骑，即著照德勒克多尔济等所拟妥为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0 7—8页）

又谕：伊勒屯、何瑁奏巴里坤、哈密军务紧急、请催援兵一折。西路贼匪勾结哈密缠头攻扑哈城，虽经伊勒屯等派勇会同驻哈员弁将贼击退，而据获贼供称乌垣踞逆已会商吐鲁番各处回贼，拟于三四月间分路东犯。该逆等蓄意大股内扰，巴城等处兵力孤单，势甚危急，文麟、景廉已抵安西、玉门，距哈密甚近，何以屡次催令赴任，犹复顿兵不救？实属大负委任！著文麟、景廉接奉此旨后即日驰赴哈密，将防守事宜妥为布置。倘再意存观望，必将该大臣等军法从事。成禄一军围攻肃州久无成效，朝廷未加严谴，特令移师出关，至今尚未成行，尤属有意延玩。署提督杨占鳌现在是否抵肃？即著穆图善催令该署提督速将肃州军务接办。成禄交卸后即日带兵赴援关外，不准稍事逗留。如仍前玩泄，贻误戎机，必重治其罪，决不宽贷。原折著钞给文麟、景廉、成禄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穆图善、文麟、景廉、伊勒屯、成禄，并传谕何瑁知之。

（卷230 9—10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戊申（1868.5.22）

又谕：宋延春奏逆匪围攻省城、分股窜踞各州县、近日办理情形、请将从逆各员革职严拿各折片。逆匪攻陷易门县后，勾结内奸先后窜陷昆阳、新兴、晋宁、呈贡、嵩明、寻甸等州县，贼垒已逼省垣城下，仅余东路尚可绕越，亟应赶紧援救。岑毓英现由七甸进攻，即著该抚督饬各军转战而前，将逆股次第扫荡，力解省城之困，仍一面兼顾省东以通粮运。宋延春即饬杨盛宗等就现有兵力分路防剿，迅殄逆氛。刘岳昭职任兼圻，责无旁贷，著懔遵前旨星驰前进，将省城防守事宜与岑毓英会商妥办，以固根本，并著该督严檄李家福等统率所部迅速赴省相机筹应。从贼之参将杨振鹏、杨先芝、马天顺、武进士田庆余、都司马世德、守备马葵、千总马文成均著革职，严拿务获，讯明后即在军前正法以昭炯戒，毋任一名漏网。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岳昭、岑毓英，并传谕宋延春知之。

（卷231 2—3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壬子（1868.5.26）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刘典奏各军剿贼连获胜仗并现筹防剿情形一折。回匪窜扰陕境，奔突靡常，道员黄鼎一军于四月初六日击贼于泾州，毙匪甚多，当将城围立解，提督刘厚基等军复在甘泉获胜。甘省回逆、土匪先后窜至洛川等处，总兵周绍濂一军大获胜仗，剿办尚为得手。该省西北一带逆踪靡定，而西路回逆四五千人方由灵台绕窜麟游境内，亟应严檄各军分途进剿。著库克吉泰、刘典督饬黄鼎等觇贼所向力图扫荡，并饬刘效忠等由岐山等处进剿。其宜君、白水一带逼近北路，虽系残匪，尤应加意严防，并著库克吉泰、刘典迅将该匪殄除净尽，以清丑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1 —9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丁巳（1868.5.31）

又谕：户部奏遵议新疆饷需、请饬各省将原拨欠饷迅速提解一折。山西、山东、河南、直隶指拨新疆月饷除报解外共欠银一百四十二万余两之多，实属延玩。现在新疆需饷紧迫，兼以派兵赴巴城北界防剿，军装口粮等项需款甚多，亟应迅筹接济。除直隶现有军务所有欠款暂缓起解外，著郑敦谨等于山西欠解之二十四万两内先提银八万两，山东欠解之七十万两内先提银十二万两，河南欠解之四十五万两内先提银十万两，勒限一月内如数措解，不准稍事耽延。以后各该省应解新疆月饷，仍著照数源源筹解，毋存膜视。麟兴等于各该省饷项解到时务须撙节动用，并迅速接济赴巴兵丁，以重防务。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1 20—21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戊午（1868.6.1）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回匪肆扰、请调兵筹饷一折。四月间另股回匪马拉拉又陷神木县城，并扰及镇羌、木瓜、孤山等处，董幅详股匪现在怀远县南山滋扰，古城、沙楞子、仆牛川一带贼匪有由草地图窜河口之说。贼势如此猖猖，倘竟分股窜扰，则萨、托、清各境在在可虞。边防蒙古官兵近多疲弱，恐不足以资堵截，著文盛、杜嘎尔遵奉前次谕旨，于察哈尔八旗内选派马队兵五百名，配齐军械，即由杜嘎尔管带前往绥远城会同德勒克多尔济等相机攻剿，力保岩疆。德勒克多尔济等务就现有兵力探明贼踪分投堵剿，毋令一匪窜越边境，并著转饬贝子扎那格尔第、巴达尔琥暨总兵马升等严饬各官兵竭力堵御，共图保卫。察哈尔官兵应需锅帐、火药、铅丸等项，著郑敦谨宽为筹解，并无论何款先行筹拨银数万两迅速解赴绥城，毋稍延误。其沿边沿河防剿各军应需饷银，并著源源委解以资接

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直隶献县殉难都司马宝臣祭葬、世职。

（卷231 24—25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庚申（1868.6.3）

又谕：穆图善奏亲抵前敌先将狄道州境熟筹布置、仍相机进剿一折。狄道州克复后，巩、兰一带道途俱已畅行，惟河州东南乡之泰子寺巨巢未下，其燕脂川、黄家湾、三甲集又路径崎岖，匪巢环扎，康家崖、新添铺、沙楞等处则为入省最近之路，贼匪于各该处对岸设有渡船，随时可至。东岸官军进攻之路止恃狄道附城之永宁浮桥。穆图善拟将各军相度要隘分投扼堵，著即督饬将士相机规取，以杜该匪后袭旁抄之计，痛扫贼氛，并将康家崖一带妥为防范，以固省垣。狄道甫经收复，民气未苏，该署督仍当责令该地方官将善后各事宜悉心办理，毋滋事端。据称甘省粮饷奇窘，各省协济饷银数月未到，该署督即遵奉本日批谕飞咨四川等省督、抚迅将应解协济饷银如数筹解，以济军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31 27—28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癸亥（1868.6.6）

又谕：库克吉泰、刘典奏陕军剿贼获胜并筹堵窜匪情形一折。隆坊、白水等处贼匪经周绍濂、周金品等军连日获胜，并将败窜中部之贼悉数歼除，其窜扰宜君之贼复经高连升叠次获胜，刘厚基克复延长，刘端冕将鄜州、洛川之贼击败，旧县、槐柏镇等处贼势最重，亦经周绍濂奋力痛剿，大挫贼锋，剿办尚属出力。总兵周绍濂、周金品等所部尤为出力员弁，准库克吉泰等择尤汇保，毋许冒滥。回逆大股由灵台窜至凤翔，众约数万，刘典现拟驰赴凤郡督战，著即檄调各军痛加剿洗，力遏狂氛，毋任蔓延。至陕境北路回匪，前据德勒克多尔济等奏称复

将神木县城攻陷，扰及镇羌一带，意图窜出口外，现在晋省萨、托、清各城防务甚形吃紧，著库克吉泰、刘典迅速筹拨兵勇将延、榆一带回匪实力剿洗，严扼沿河沿边要隘，毋任窜入晋境致成不了之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陕西延长阵亡知县宋良、典史邓兆璈、游击邹怀德、守备萧千胜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32 3—4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甲子（1868.6.7）

又谕：金顺奏遵筹进剿暨逆首乞抚及官军击贼获胜各折片。金顺驰抵定边进剿，兵力尚虞单薄，著督饬总兵胡世英先就现有兵勇将回逆尽心剿洗，以孤陕北贼匪之势。蒙古地方水草缺乏，著一面赶筹行粮，即酌留队伍分守花、定等处，克日东进相机剿办，并著库克吉泰、刘典迅派得力将弁统带劲旅驰往会剿，以期联络声势，毋稍迟延。董福祥为陕北著名首逆，据金顺奏称该逆率众投诚，果能立功自赎，不妨予以自新。但贼情叵测，难保非藉乞抚为缓师之计，著金顺咨商穆图善、刘典悉心察看，妥为办理，断不可堕其狡谋。清水营西北五里墩窜贼经官军击退，金顺现在亲往督剿，著即激励将士迅殄逆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请饬山西、陕西各巡抚筹拨饷银、军火等语。甘肃宁夏军饷向归山西等省按月协济，现在金顺带兵赴东路剿贼，军事正当吃紧而协饷解到无几，各营兵勇待哺嗷嗷，不得一饱，设因饥哗溃，大局何堪设想？著郑敦谨、刘典督饬藩司无论何款各筹拨银数万两并多拨军火帐房等件迅解金顺军营以济要需，毋得藉词延缓，致误戎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2 6—8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乙丑（1868.6.8）

又谕：德勒克多尔济等奏沿边蒙兵堵截不力、贼匪逼近河干、请饬山西巡抚拨兵迎剿并请截留文麟等军营饷银及动碾归化厅仓谷各折片。陕回窜陷神木高家堡后盘踞乌绅旗，分扰府谷县等处，窜入准噶尔旗界，并有贼匪窜踞十里长滩及巴汉图地方，距托克托城不远，河防万分吃紧。即著该署将军等严檄扎那格尔第激励诸军相机拦截，一面飞饬马升督率兵勇严守要隘。其乌喇特三旗无险可扼，并著设法严防以遏东窜。杜嘎尔计已带兵起程，著即赶紧前进会同德勒克多尔济等迅筹剿击。绥城需兵甚亟，著文盛再行酌拨察哈尔马队兵数百名，派员带交德勒克多尔济、杜嘎尔等调度，以资厚集。匪踪趋向靡定，倘竟越河分扰，则晋疆岌岌可虞。郑敦谨务当抽拨劲旅遴选得力将弁管带，取道河、保，傍河北上，迎头截击，毋任阑入。萨、清、托等厅所管地面辽阔，又无城堡可守，所有扼要防堵及稽查奸宄、弹压匪徒各事宜，著郑敦谨遴派结实可靠之员前往各该厅协同办理以资得力，并著刘典迅咨金顺带兵由神木等处跟踪追剿以孤贼势。此次贼逼河干，蒙古官兵堵截不力，著德勒克多尔济等查明据实参办。陈国瑞所部现在山东剿贼，所请调由吉州迎剿之处，著毋庸议。山西拨解文麟等军营饷银五万两，即著照该署将军等所请暂行截留应用，仍著郑敦谨于应解归绥饷内迅拨银五万两解赴归绥转解文麟等军营，毋稍延缓。归化厅常平仓存谷二万八千余石，著即咨明郑敦谨檄饬归绥道迅行动碾提运，以济军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奏遵旨部署出关、请催杨占鳌赴肃接替暨酌拨甘凉米石、迅催川省协饷及请饬派员办理粮台各折片。关外盼援甚亟，叠经谕令成禄俟杨占鳌到肃即赶紧出关。杨占鳌奉旨已久，何以尚未到营？著穆图善催令迅速带队驰往接办防剿，毋

许迟延。成禄著一面赶紧部署，俟杨占鳌到肃后即行拔队驰往哈密等处尽心剿办，不得藉词逗留，自干重咎。镇西一军著准其统带出关以厚兵力。该提督出关后自应多备饷糈，所有前请饬拨仓粮十万石内未经解到七万石，著穆图善在甘凉属下再行分拨数万石，并著先期筹备裹带以裕兵食。上年谕令四川先措银十万两解交成禄军营，迄今尚未解到，著崇实查照前拨饷数克期解交，毋稍延缓，并著穆图善遴派得力道府一员前赴该提督行营办理粮台事务，以资臂助。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2 11—13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己巳（1868.6.12）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刘典奏西、北两路官兵剿贼叠胜、甘回窜陕、现筹防剿，林寿图奏宁州、合水失陷情形各折片。提督刘端冕在鄜州道左铺等处督军进剿毙贼甚多，贼向西窜，其分扰汧、陇、麟、凤之贼亦经萧德经、罗洪德等迎击获胜。董志原回逆与土匪、溃勇连陷庆阳、宁州各城，悉由灵台南窜，武功、渭河一带亦有贼踪。刘典现由醴泉移扎咸阳，系为兼顾陕垣起见。惟逆众倾巢窜陕，意图就食凤境，而中、宜、鄜、洛等处贼焰方张，若不亟图扫荡，势必联成一片，进剿愈难。著库克吉泰、刘典严檄刘端冕等军分投拦击，迅殄逆氛，刘典即由咸阳督饬魏光焘并力西向，毋得株守一隅，致贼势日形延蔓。林寿图奏称宁州仍为贼踞、庆郡守城官兵败遁各情，署宁州知州凌光汉于州城失陷时隐忍偷生，实堪痛恨，著穆图善迅速查明，从重参办。署合水县知县杨炳华力战捐躯，亦著查明请恤。逆酋禹得彦等纠党图逞，并著穆图善等咨令雷正绾实力堵遏，毋稍疏虞。雷正绾军营粮饷，林寿图务当随时接济以赡军食。庆阳地方紧要，知府员缺岂可久悬？穆图善亦当遴派妥员前往莅事以资抚辑。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穆图善、库克

吉泰、刘典，并传谕林寿图知之。

予陕西长安等处伤亡同知李卿材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32 17—18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庚午（1868.6.13）

又谕：郑敦谨奏河、保吃紧、分饬堵御并请饬陕省另调一军驻扎榆林各折片。前据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贼匪攻陷神木，扰及府谷等处，当经谕令郑敦谨派兵取道河、保迎头截击。兹据该署抚所陈各节，与德勒克多尔济等前奏大略相同。现在陕省之边内草地均有贼扰，晋省边内之河、保、口外之清、托、萨、包等处同时吃紧，该署抚虽已咨明绥远城将军添兵严防口外，文武各员弁分投堵遏，布置渐能周密，惟防务万分吃紧，非有大员亲往统率不能联为一气。现在潞、泽防务较松，著郑敦谨另派妥员驻守，即行驰往河、保一带择要扼扎，严督在防各将士加意梭巡，实心堵御。倘有稍涉疏懈者，即著该署抚严参惩办，毋稍姑容。陕省贼氛日炽，晋省河、保各邑暨萨、托、清等城更形吃紧，著库克吉泰、刘典遵奉前旨迅拨得力兵勇将延、榆等处回匪实力剿洗，即著驻扎榆林严扼沿河边隘，与晋省防兵互为声援，毋稍疏失。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伊勒屯、何琯奏请饬拨巴里坤军饷一折。巴城自军兴以来，满汉官兵饷项每年共需银十四五万两方可敷衍支放。乃自同治三年后，由乌城领到饷银每年或一二万两、二三万两不等；自上年八月以来，由安敦拨到军粮亦属不敷支放；本年由乌城领到饷银五千两，杯水车薪，无济军食。兵丁嗷嗷待哺，困苦难支，实属可悯，亟应速筹拨解以赡饥军。著郑敦谨迅速筹拨新疆专款银二十万两解至归绥道库，即由归绥道派员转解乌里雅苏台将军收纳。此项饷银解到后，即著麟兴迅即知照伊勒屯、何琯派员迎提，并著文麟将安、敦、玉等处粮石每月筹

拨京石粮四千石，按月解交巴城，毋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郑敦谨、麟兴、文麟、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32 22—24页）

同治七年闰四月壬申（1868.6.15）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景廉奏请简放都统并委署道缺及吉恒解饷情形、阿底尔勾逆复仇、并文麟奏亲督队伍前进击败安、玉窜匪暨请饬伊勒屯等迅解截剩军饷各折片。乌鲁木齐都统统辖各城，当此军务吃紧之时，自应派员总统，方可呼应灵捷。惟文麟等既未能前进，而伊勒屯亦有巴里坤应办事务未便简派，所请著毋庸议。其镇迪道员缺，准其即以黎献暂署，著穆图善催令出关赴任，接办催运事宜。其屯田都司、把总，并准以魏忠义、徐天智署理。主事锺贵既于人地相宜，即著准其接署主事员缺。所有伊勒屯派往之笔帖式伯恒著即撤回。哈密地方辽阔，文麟等拟分兵筹办，尚属可行。著文麟即行前赴哈密新任，景廉暂驻后路以防安、敦、玉并催运一切。所有西路窜贼，著文麟等饬令魏忠义确探情形随时防剿。伯克阿底尔先经拿获，何以复被回逆抢回，致令纠众复仇？所称回子小玉素普与郭凤贤将阿底尔酷刑拷打、勒逼谋杀、贿纵等情，文麟等既经据伯恒所禀咨询，何以伊勒屯等并未具覆？即著伊勒屯、何琯查明阿底尔原案覆奏。其伊勒屯等截留饷银，前因巴城待饷孔殷，文麟等又无出关消息，是以准其提用。惟哈密亦属支绌，著伊勒屯、何琯遇有饷到即行拨还。嗣后不得再行截留，各分畛域，致干咎戾，并著文麟等迅派妥员前赴山西乌里雅苏台迎提以济急需。吉恒催饷不力，著暂行革职。安、敦、玉一带物产有限，现在文麟各军筹粮甚艰，所有肃州各军，著穆图善饬令毋庸前赴关外筹办粮饷，俾文麟等饷糈得以宽为接济。其沁城一带能否兴办屯田？并著文麟、景廉等察度情形妥为办理。将此

由六百里谕知穆图善、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32 29—31页）

同治七年五月丁丑（1868.6.20）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行抵曲靖、分军力救省围兼防东路并请调员差委各折片。滇垣西、南、北三门均为迤西贼匪所围，其寻甸之贼与省贼响应，窥伺东曲，省外之大板桥、杨林等处经岑毓英屡挫贼锋，粮道无阻。刘岳昭现抵曲靖，拟进攻寻甸，早解省围，保全东路。著即严檄全祖凯、李家福等相机夹击，先将寻甸一路廓清，一面饬令宋延春督率在城文武将省防严密布置，并会同岑毓英妥筹防剿力维全局。晋宁一路亦当檄令梁士美等实力进攻，以分贼势。据称移咨四川分拨药铅数万，军火为进剿急需，著崇实迅筹铅药数万斤，派员解赴刘岳昭军营应用，并著源源接济，毋令短绌。四川候补道李祜既据该督奏称熟悉滇省情形，即著崇实迅饬该员克期前往，交刘岳昭差委以资得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3 1—2页）

同治七年五月庚辰（1868.6.23）

又谕：郑敦谨奏遵拨官兵增防河、保以北、相机迎剿一折。陕省神木等处回匪窜入准噶尔旗一带，该署抚现派河、保旧驻大同镇兵一千名沿河北上，与前挑选之存城官兵等择要驻扎，即著郑敦谨督饬马升统率所部靖贼所向认真截击，一面将船只提归东岸，毋令该逆偷渡。河、保、偏关一带与陕省神木、府谷等邑仅隔一河，该署抚仍当督饬防军严密守御，不可稍涉疏虞。萨、清、托等厅防务，著即檄饬道员恒祐会商归绥道兴奎等将稽查奸宄、弹压匪徒各事宜实心办理，毋得虚应故事。所有防剿机宜，郑敦谨当与德勒克多尔济、杜嘎尔等悉心

筹商，妥为调度，以期迅殄逆氛。该署抚现驻泽州，距省北较远，应如何兼顾之处，并著统筹全局相机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33 8—9页）

同治七年五月辛巳（1868.6.24）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等奏遵覆筹兵会剿及土匪悔罪投诚并饬刘厚基等派兵会剿、穆图善奏北路剿匪情形并河州回匪畏惧乞降各折片。榆林属境回匪既经库克吉泰等抽兵会剿，即著饬令前敌各军迅速痛剿，尽歼丑类。胡世英留驻延安之两营，并著金顺饬令归并进剿以厚兵力。土匪董幅详是否真心投诚，该将军等自能酌度，即著会商金顺妥为办理，不可堕其诡谋致贻后悔。其收抚之后，著金顺严禁兵勇攫取财物，俾得资生，以免反侧。北路定、靖一带回逆窜陷梁镇，扰及宁条梁，复有回窜之信，又有土匪乘间窃发，亟宜保护宁条梁要地以免肆扰。著金顺督率胡世英等军相机堵剿，毋令该逆得以逞志。第闻胡世英从前颇知奋勉，近来渐形骄纵，其原带各营已不能精选，以致多有家室，不守纪律，未便再令管带程兴烈旧部。著穆图善另派妥员接管，并著该署督会同金顺檄饬胡世英裁汰老弱，严加钤束，毋任兵勇肆意妄为，以归实用。河州东南乡回匪畏慑兵威恳请乞降，其中诚伪朝廷无从遥测，该署督既称马占鳌所禀尚非虚语，即著相机妥办，收缴器械马匹，补纳钱粮并兴办布种以济军食。其彭忠国等军，并著饬令严密扼堵，毋任窜逸。所有隆、静土匪，即著饬令陈德隆等会剿。该署督断不可因河州逆回已抚稍涉大意，致滋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陕军需饷孔亟，请饬山西巡抚每月仍照一万五千两报解，以一万两解左宗棠军营，以五千两解至蒲

州，由该将军提取等语。陕西军务方殷，待饷甚亟，若晋省骤裁五千两之数，该省与左宗棠军营诚恐不敷分布，该将军所奏自是实情。著郑敦谨督饬藩司查照前定一万五千两，无论如何为难，总期按月如数拨解，以一万两解交左宗棠军营，以五千两解至蒲州，由库克吉泰派员提取应用，毋得再事核减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甘肃肃州镇总兵官程兴烈休致，以记名提督黄金山为甘肃肃州镇总兵官。

以甘肃攻克米拉沟贼巢出力，赏副将李年松、杨文宝、王腾蛟、王尚兴、参将尚兆嘉、郭国廷、游击杨得胜、刘璞巴图鲁名号，游击王大发等花翎，都司曹文元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免罪有差。

（卷233 10—12页）

予甘肃宁条梁阵亡副都统敦奇祥阿等十一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33 13页）

同治七年五月癸未（1868.6.26）

又谕：库克吉泰、刘典奏击退西路贼匪、拔兵防剿西北并榆林等处被扰情形各折片。陕省西路凤翔各属被大股甘回窜扰，经李辉武督率川军在宝鸡所属之虢县镇、底店、斜坡等处叠击获胜，歼毙伪帅马姓、贼目赵姓并击败杜家庄等处股匪，毙贼甚多。其由扶风横窜乾州之贼亦经常兴阿等击退，败窜岐山，由凤翔、麟游分路遁回甘境。该逆窜凤未遂，复由邠、长、三水内窜中部，经周绍濂督兵力战，叠获大胜，歼毙伪帅曹姓。惟周绍濂所部兵力较单，该逆现已分股由中部绕至洛川、白水及宜君、马栏镇等处。邠阳、澄城均有贼踪，势甚蔓延，刘典现已调派各营驰赴白水等县剿办。著即严檄诸军分路痛

击，速行殄灭，毋任扰至沿河一带震及晋疆。北山土、回各匪窜扑榆林各属，兵团失利，神木失陷，该逆分股窜往草地，势焰颇张。库克吉泰、刘典务当檄调得力之军迅速驰往剿办，并飞咨金顺迅率所部会合延绥镇总兵尽力翦除，不得以去省较远稍涉懈弛。三水、邠州、长武各隘，并著库克吉泰等派兵防守，以杜该逆续行东窜。昨据御史郭从矩奏请饬陕、甘等省修筑堡寨、坚壁清野一折，所陈事宜三条，于陕省情形有无可采？著库克吉泰、刘典酌筹举行。郭从矩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甘泉等处剿贼获胜，复已革副将黄超群职，予副将刘厚填等升叙有差。

予陕西神木阵亡参将庆连祭葬、世职加等。

（卷233　14—15页）

同治七年五月甲申（1868.6.27）

谕军机大臣等：郑敦谨奏遵旨移防北路并请将知府等员开复顶带各折片。陕回窜近准噶尔旗界，晋省河、保各邑及萨、清、托等城情形吃重，其潞、泽一带防务较松，自应移缓就急，力固省北。郑敦谨以宁武地处适中，现拟由泽州起程前往驻扎，著即懔遵叠次谕旨迅将河、保等处防务妥为布置，一面飞咨总兵马升统率所部探明何处有警，即向何处截击，一面严檄郭得胜管带忠字旧营与原驻河、保之忠字新营各勇丁会合扼守，毋稍松劲。在省之抚标官兵，并著抽出精壮数百名以资策应。其拦车镇、大河口、东阳关各隘，该署抚仍当饬令陈膺福、崇安等加意严防，不准虚应故事。知府陈膺福、参将赵融既据查明无纵容勇丁情事，其巡查口隘亦尚勤奋，陈膺福、赵融均著赏还顶带，仍饬带队以观后效。前据郭从矩奏请饬山西等省修筑堡寨、坚壁清野一折，所陈事宜三条，于晋省情形有

无可采？著该署抚相度机宜饬属斟酌办理，毋徒扰民为要。郭从矩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33 15—16页）

同治七年五月己丑（1868.7.2）

又谕：林寿图奏平凉失陷，游击李承万遇害，知县陈日新并未殉难，据禀出城弹压，且千总张维有通匪情事；又，风闻陈日新与张维私分饷银，与之龃龉等语。弃城逃贼，罪名均重，虚实均应彻底根究，以肃纪纲。著穆图善按照林寿图所陈情节，遴委妥员确切查明，严参惩办。遇害游击李承万，著穆图善查明请恤。林寿图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左宗棠奏：道查张维隐匿饷银，挟李承万勒令全缴之嫌，勾引匪目苏存鸿贿夜入城戕害李承万，陈日新闻信赴援无及。现拿获张、苏二犯正法。陈日新并无弃城先遁及私分饷银情事。惟城池被陷，咎有应得，请革职留营。从之。

（卷233 27—28页）

同治七年五月壬辰（1868.7.5）

又谕：库克吉泰、刘典奏北山贼匪充斥、官军力战受挫、甘肃贼窜陕境、现寿防剿情形并贼扰府谷及进剿泾阳获胜、拔营前赴邠州各折片。逆首杨汶志突扑延安，副将刘文华等驰往堵御，力战阵亡。刘厚基带队赴援，毙贼无算，并将延安城防妥为布置，贼始不敢攻扑。刘厚基一军此次因贼众失利，肤施、宜川、延长等处匪势鸱张，晋省吉州一带与延、宜仅隔一河，尤虞贼踪东越。该将军等请饬郑敦谨派兵渡河与陕军夹击，著即檄令刘厚基、刘端冕各率所部分投追剿。郑敦谨计已驰抵宁武，著相度机宜将本境河防布置周密，如可分兵渡河，即饬陈湜迅率防河之军由吉州过河，以期东西合击，痛扫贼氛。甘省回逆各匪乘陕境麦熟分途窜扰，虽经高连升、周绍濂等军截击获

胜，而汾、陇、邠、长沿边地方麦收较迟，该逆尚思掠食，著库克吉泰、刘典檄令吴士迈、黄鼎等联络各军并力严扼，不可稍涉疏虞。榆林东路回逆由神木窜扑府谷县境，扰及木瓜、清水等堡，游击荣光等先期逃避，实属怯怯无能。黄甫营游击荣光、清水营把总康济均著即行革职拿问，交库克吉泰等提省审讯，按律惩办。府谷城与保德州城相距甚近，山西防务尤未可松。如府谷附近有警，即著郑敦谨饬令防守河、保各军渡河援应，并著添派劲旅严防河、保一带，毋得稍涉大意。李辉武等军在汾阳一带大获胜仗，汾、凤境内现无贼踪，惟邠州西北原上贼股麇聚，自应迅图扑灭。著库克吉泰、刘典严饬刘倬云、喻兆圭等分路前进，与黄鼎一军相机夹击，毋任四出蔓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4 3—4页）

以陕西官军叠次防剿甘肃回匪出力，赏总兵官锺开南巴图鲁名号，余升叙有差。

子甘肃延安等处阵亡副将刘文华等四十三员祭葬、世职加等，与总兵官文星明合建总祠。

（卷234 5页）

同治七年五月己亥（1868.7.12）

又谕：郑敦谨奏击退扑河窜匪并晋兵骤难渡河情形各折片。陕省府谷贼匪经蒙古官兵会合该处民团击退，窜往葭州、米脂一带，神木、府谷境内一律肃清。惟该逆踪迹飘忽，难保不去而复来，郑敦谨当饬晋省北路防兵随时严防，不可稍涉松懈。葭州与晋省兴临等县亦系毗连，并著库克吉泰、刘典将窜往葭州、米脂之贼派兵迅速剿除，毋任再行肆窜。至邰阳、韩城贼匪窜逼河干，叠经晋省西路防军击退，防堵尚属认真。郑敦谨现住省城居中调度，著即严饬陈湜亲督各营将士并各地方官于

蒲、绛、吉、乡等处联络堵御，并将沿河渡船提归东岸，不可稍涉大意。库克吉泰、刘典尤当督饬陕军将韩城、郃阳等处贼匪力筹剿洗，不得任听贼踪窜及晋疆，致干咎戾。晋省西路沿河地段绵长，郑敦谨以兵力较单，难于抽调防兵过河进剿致本境转形空虚，亦系实在情形。库克吉泰、刘典惟应就陕省现有兵力将北山贼匪迅图歼灭，不得专待邻省会剿，致涉延误。至府谷与保德仅隔一河，地势较近，倘遇该处有警，郑敦谨仍当酌量派兵渡河援应，以固疆圉。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4 11—12页）

同治七年五月庚子（1868.7.13）

又谕：成禄奏官军剿贼叠胜、收复各处屯庄、并总兵营勇溃变、请旨惩办一折。甘肃肃州踞逆因党与渐散潜于肃、高两属各处勾煽，以致逆匪同时蠢动，经该提督派总兵马天祥等统军由营儿墕进攻连战皆捷，先后歼毙逆回三四百名、奸匪千余名，自营儿墕以及石灰窑、东洞子、金佛寺等处各屯庄全行收复，我军进扎上、下河清一带，军威大振，高属之红崖子等处从逆各屯庄亦望风反正。剿办甫经得手，讵总兵王仁和一军陡因粮绌变溃，各营继起，众心惊惶，旋经健锐、镇西两军多方拊循，始得相安无事。该总兵等统率无方，自应严行惩办以肃军律。署肃州镇总兵王仁和著即行革职，仍留署任，责令带营立功赎罪。如再不知奋勉，即著从严参办。已革游击王礼和著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游击石子成、守备潘禹久克扣军粮，以致众心溃变，实属大干军律，均著在军前正法以昭炯戒。

（卷234 13—14页）

又谕：库克吉泰等奏回逆窜扰邠、长、甘省灵台境内击贼获胜、请饬晋兵渡河夹击并请将知府成定康留于陕西各折片。

长武、三水等处经阎定邦等分路进剿叠获胜捷，该逆现由邠州折窜，库克吉泰等檄道员黄鼎迅赴长武会剿，即著该将军等催令该道员星速前进，会同阎定邦等觇贼所向迅殄逆氛。甘肃回目马艳魁等窜踞灵台，扰及麟游，经吴士迈等进剿大获胜仗，即著库克吉泰等严檄官军乘胜扫荡，悉数歼除，毋留遗孽。晋省西路沿河地段绵长，昨据郑敦谨奏称兵力甚单，未能抽调防兵过河进剿，自系实在情形。著库克吉泰、刘典懔遵昨日谕旨就陕省现有兵力分路布置，将匪股次第扑灭，以期渐就廓清。候选知府成定康著准其留于陕西，以知府归候补班补用。该将军等拟令该员募勇千五百人进驻绥德，并署理绥德州知州事务，均著照所拟办理。库克吉泰等当饬令成定康将安民、剿匪事宜实心办理，毋得有名无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奏官军剿匪情形并商同杨占鳌先顾肃军前敌大局、再行部署出关暨筹办溃勇各折片。官军进攻肃州连获大捷，克复屯庄多处，而王仁和所统仁字一军因饷匮变乱以致前敌各军众心惶惑，全行摇动，著穆图善传谕杨占鳌一面督军进攻肃城，一面将金塔、毛目一带溃勇或剿或抚，相机妥办。此起溃勇将来即使收抚回营，已成无纪之师，并著该署督饬令杨占鳌加意弹循。仍须实力整顿，并此后放粮严禁各营官私行克扣，以肃营规。成禄叠奉严谕催令出关剿贼，乃肃城既日久未下，复致有营勇溃变之事，该提督现在驰回高台，已与杨占鳌会晤，即可将肃州军务交与杨占鳌接办，不得以溃勇滋事、饷绌兵单藉口迁延，自干咎戾。其前奉指拨川饷十万两，著由成禄专弁飞催，以作料理出关之用，并著穆图善饬令甘、凉各属筹捐粮石，预备该军出关裹带，由成禄派员催趱，星驰挽运，勿稍延缓。前据都兴阿保奏之尽先协领富勒珲、记名副都统托克屯，著穆图善查明该二员现在何处军营，即饬令来京听候谕旨。将此由六百

里各谕令知之。

（卷234 16—18页）

又谕：宋延春奏剿办逆匪叠胜、克复州县城池及省垣防守稳固情形一折。滇垣被困日久，自岑毓英小板桥获捷之后，派游击杨玉科等统由川境收复元谋，复进捣环洲贼巢，生擒逆目，将武定、禄劝两城先后攻复，并克罗次县城。其石虎冈等处踞贼复经李维述等四面堵截，歼毙甚多，将贼垒全行攻克，余匪向新草房、江右馆一带逃窜。该省城外南北两路官军击贼获胜，叠复城池，剿办尚为得手。惟富民、安宁、禄丰等处逆匪来往靡常，仍著岑毓英饬令杨玉科等迅将各该城池克复，以断贼援。省东一路并著刘岳昭严檄全祖凯、李家福等军将嵩、寻各股贼匪痛加剿洗，以振军威。刘岳昭等俟各路贼匪廓清后，再行进驻省垣会办一切善后事宜。刻下省城防务，著宋延春商同马如龙督率在城文武官绅昼夜巡查，严加堵御，毋得稍涉疏虞。元谋等州县甫经收复，民气凋残，即著刘岳昭等遴选州县等官赶紧赴任以资抚辑。所有前次失守各州县官员下落并剿匪出力文武及伤亡官弁兵勇等应办事宜，著俟刘岳昭等抵省时分别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岳昭、岑毓英，并传谕宋延春知之。

予陕西汧阳阵亡提督李佑厚祭葬、世职加等，谥“壮烈”；把总吴清奇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高台阵亡游击杨永先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34 18—19页）

同治七年五月甲辰（1868.7.17）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军粮缺乏日甚、大局万难支撑、请饬催各省协饷一折。据称狄道各军后路毫无接济，四十余营断炊四五日或六七日不等，该军纷纷泣恳移营就食，退扎后路，

万难再为驾驭；巩昌粮台委员胡世彦以粮缺恐误大局，有情急服毒、解救得苏情事；请饬催协饷等语。览该署督所奏，情殊可悯。前据户部遵议分拨甘饷，当谕令郑敦谨等迅速筹解。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应解月饷，著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查照穆图善原奏，分给一半径解甘省；湖南、江西两省饷银，著刘崐、刘坤一分给一半，解由穆图善新设粮台转解；河东道所欠六年兰州常饷，著郑敦谨饬令如数径解兰州。该抚等务当竭力筹，措赶紧解甘以济眉急。其已经起解之款，即著懔遵四月十六日寄谕解交。至续解饷银，著照穆图善所请迅解湖北粮台，交王文韶等转拨道员琫武、史敬铭等收运到甘，以归迅速。前据左宗棠奏以洋款半给甘肃，现饬王文韶、王加敏于洋款过鄂时先提银二十万交甘肃委员解甘；下存之银，仍统解陕西交林寿图，将甘肃饷项核算酌留若干，就近匀拨，一面将长存之项陆续解甘等语。著郭柏荫、何璟督饬王文韶等如数提拨，速交甘肃委员解甘。林寿图务于洋款解陕时照左宗棠所拟迅速匀拨，毋得稍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郑敦谨、郭柏荫、刘崐、刘坤一、丁宝桢、李鹤年，并传谕何璟、林寿图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派员在川督催饷银并买就米谷，请饬四川总督迅速运解等语。四川省原定每月协甘饷银二万两，自左宗棠咨明由川采买谷十八万石，该省遂将上年八月以前未解饷银一概抵还谷价。其八月后至今应拨甘饷二十万两报解寥寥，办就米谷亦未解到。穆图善现派在川办捐之道员杨柄鋐就近督催，自为需饷孔亟起见。著崇实查明欠解甘饷若干两迅速补解，仍按月源源筹拨。其办就米谷，并著严催各属赶紧起运。所需运费暂由川省筹垫，一俟运竣再于协饷内划扣，以清款项。甘军粮饷两绌，专恃邻省接济，该署督素顾大局，必能赶紧运解，不稍贻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已革总兵守城击贼，恳请撤销"永不叙用"字样，仍革职留营并自请议处等语。已革甘肃河州镇总兵李助发，前因会剿狄、河，在红土窑遇贼失挫，杨岳斌奏参革职，永不叙用。嗣据穆图善奏请开复，经部议驳并令将该总兵永不叙用之案毋庸撤销，以符定制。兹据该署督奏请将李助发撤销永不叙用之案，仍革职留营，自系为军务得人起见。军营永不叙用人员不准开复，原以杜钻营滥保之渐，惟既据该署督奏称李助发尚未犯赃私重罪，又无惟怯骄纵各情，上年贼扑甘垣，经该署督派令守城，专管炮位，藉保危城，若令其废弃终身，似属可惜。甘肃现当用人之际，览该署督所奏尚无见好之心，自应俯如所请。李助发著准其开复永不叙用处分，仍革职留营以观后效。嗣后不得援以为例。倘该总兵始勤终惰或查有别项劣迹，仍著该署督随时奏参，毋稍瞻徇。所有该署督自请议处之处，著交部议处。将此谕令知之。

以甘肃甘州、平番等处叠次剿匪出力，赏都司陈桂章、千总王庭胜巴图鲁名号，守备张俊炳等花翎，千总杨玉堂等蓝翎，道员黎献等加衔、升叙、开复、免罪有差。

以甘肃徽县等处防剿发逆出力，擢知县古一忱以知府用并赏花翎，外委刘生义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甘肃会宁、高台等处办理城防出力，赏云骑尉马正明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34 24—28页）

同治七年六月丁未（1868.7.20）

又谕：麟兴、荣全奏请饬土尔扈特盟长速赴布伦托海一折。土尔扈特盟长布彦乌勒哲依图来京呈请特派大臣带兵进剿乌鲁木齐回匪，该盟长带领所属官兵会同征剿，曾经谕令该盟长前赴布伦托海地方听候李云麟办理。现据麟兴等奏称该盟长

自起程后，所属部落复被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回匪滋扰，该游牧接仗失利，阵殁多人，喀喇沙尔地方不能居住，现已移至大小珠勒都斯等处各情，现在该盟长所属部落人众日久无人统率，诚恐众心惶惑，别生事端。布彦乌勒哲依图由京起程是否业已出口？著理藩院即行查明，催令迅速由驿驰赴布伦托海，听候李云麟酌量情形办理，并著李云麟、明瑶、锡纶遵奉前谕接济照料，妥为羁縻，毋使别生枝节。麟兴等另折奏现调蒙兵未能起程、并送越界俄人出境及拿获普哈尔夷人各折。库伦所属东西两盟仅能派兵四百名，尚无起程日期，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两盟长应行续派之兵，又因情形苦累，军械、驼马、口粮均未能自备。著麟兴等即饬令各该盟长等将所派各兵均行停止，以示体恤。唐努、乌梁海地方越界俄人既经该总管等设法查办，护送出境交俄目收回，仍须防其复来，并著麟兴等饬令该总管等随时巡防，毋任再行越界滋事。所有此次出力之候补防御玛禄堪等三员均著先行存记，俟另有劳绩，汇案请奖。普哈尔贸易夷人迷失路径误至乌城，既非奸细，不必寄禁。著麟兴等妥为抚恤，并咨询俄国边界官如何由俄国递回普哈尔之处，即著设法送回该部落以示羁縻。将此谕知理藩院，并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5 4—6页）

同治七年六月戊申（1868.7.21）

又谕：库克吉泰、刘典奏秦、楚各军连获胜仗、回逆退窜董志原、仍饬各军严防一折。回酋马正和纠合泾河川踞贼窜扑长武，经总兵阎定邦会同刘正高等迎剿获胜，适黄鼎、雷正绾各军乘势夹击，贼皆败窜，长武城围立解；其窜扰三水之贼亦经知县喻兆圭击败窜向正宁，知县刘倬云等复击之于万家村原上，并会商高连升分道直追，该逆悉回窜董志原老巢。此次管带甘军之阎定邦会同长武官绅固守城池，击贼获胜，所有该军

出力将士及该县官绅著库克吉泰等择尤汇保，毋许冒滥。现在三水边境虽臻安谧，而宜川之云岩镇有捻逆余孽勾结土匪、溃勇势甚披猖，库克吉泰、刘典务当严饬刘端冕等各率所部跟踪进剿，以期就地殄灭，毋任蔓延。其陇、凤、邠、鄜各属地方贼氛尚炽，并著檄令在防将士严加堵扼，不准稍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灵台剿贼获胜，歼毙首逆马艳魁，赏副将谢盛楠、参将刘厚福巴图鲁名号，参将苏志贤等加衔、升叙有差。

（卷235 7—8页）

同治七年七月己酉（1868.7.22）

又谕：穆图善奏甘省兵力不敷、请仍由陕西拨兵会防边内东路、并泾州危急情形、咨催杨占鳌赴肃州、请以谦禧署副都统各折片。前谕穆图善饬金顺一军绕赴东路以保完善，兹据该署督奏称陕回渐已绕越入甘，不惟磴口、包头等处最关紧要，且恐宁、灵已抚之回被其逼胁，金顺一军专防陕西北境，难令分赴东路，请饬陕军分出数营驻防东路，所奏尚系实在情形。著库克吉泰、刘典迅即抽调劲旅就近绕赴东路，并饬令刘厚基、高连升等于延安、榆林、绥德、鄜州等处兼筹防剿。穆图善仍当严饬金顺相机夹击，转战而前，毋得株守一隅，意存诿卸。倘完善之区稍有损失，恐不能当此重咎也。金顺军已入陕，所需粮饷军火即著库克吉泰、刘典随时拨济，毋令缺乏，仍在陕西应解宁夏军营月饷抵扣以清款项。回匪吕得彦等叠陷镇原、庆阳、宁州等城，大股围扑泾州，势甚猖獗，著穆图善迅即派拨劲兵会同雷正绾力图扫荡，并著库克吉泰、刘典饬令黄鼎并力剿洗。雷正绾总统庆、泾诸军，责无旁贷，著穆图善传知该提督务须振刷精神，早奏廓清之效，毋得纵贼蔓延，致干罪戾。镇原县城收复，有无捏饰情弊？庆阳、宁州已否收复？各城文武官员

下落，均著穆图善确查分别参奏。前据成禄奏杨占鳌已行抵高台，即著该署督飞咨杨占鳌迅将肃州军务接办，以便成禄克日出关。宁夏副都统一缺，著准其以谦禧暂署，仍著穆图善详细查看能否胜任，据实奏闻，俟善山保一军接替有人，即著前往署理以重职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谦禧久随军营，才识兼尤，勇于任事，且熟悉宁夏情形，现署副都统实堪胜任。报闻。

又谕：崇实奏川军驻防陕境，连获胜仗等语。四川李辉武一军赴陕助剿，扼守宝、凤一带，在宝鸡等处叠挫贼锋，乘胜直捣周原，将贼巢平毁，该逆悉数逃窜，崇实复派提督唐友耕等为该军援应，著即传谕李辉武等互相联络以壮声威。渭北一带得此一军扼守，据崇实奏称回逆不敢窜入南山，兴、汉两府皆可无虞。其应否令李辉武尽率所部会合陕军跟踪追剿之处，著崇实、刘典相度机宜会商办理，不得顾此失彼。

（卷235 10—13頁）

同治七年六月甲寅（1868.7.27）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景廉奏前起二营已抵沁城并酌给营勇粮石一折。魏忠义所带二营已抵哈密沁城，据报营官孔才所部因哈密乏食众议东行，经乌城委员途遇劝阻，拨给口粮，众勇现投回沁城；　魏忠义以孔才营勇饥不可待拨给粮二千余石，不过暂济目前。文麟、景廉现已派弁前往敦煌守催粮石，著于此项粮石到日，迅速分拨哈密驻防各营，免致饥军哗溃，一面饬令魏忠义将孔才营勇口粮设法通融匀拨，毋任缺乏。该营虽照旧安扎，仍须有大员亲往弹压抚辑方免滋生事端。文麟当克期迅赴本任以资镇摄，并将哈密防剿事务妥为经理，不得藉故耽延。景廉著仍遵前旨暂驻后路，严防安、敦、玉一带，并催运军粮，随时接济。其屯田事宜关系紧要，仍著文麟等迅速商

办，毋托空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麟兴等奏查看布伦托海大概情形并筹办乌城难民各折片，奎昌等奏确探西路情形兼筹防守等语。布伦托海屯田守备李俊倡率奇、古难民抢劫官营财物军械，并将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等旗牲畜等项劫夺，杀害蒙古人众甚多。该逆初起时仅百余人，现在裹胁渐众，其势日炽，若不赶紧扑灭，将来益难收拾。土尔扈特汗布彦乌勒哲依图现已由京起程前赴该旗游牧，计期当已行抵乌城，著麟兴、荣全催令布彦乌勒哲依图兼程驰赴布伦托海统带所部游牧进剿，并著李云麟、明瑶饬令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三旗备集兵丁二千名听候该汗调遣。新城所属郡王一旗备兵五百名，即由李云麟、明瑶饬派；科布多贝子旗下兵五百名，即由奎昌、福济、车林多尔济饬派；均由布彦乌勒哲依图统带进剿。李云麟即应亲率满兵及乌梁海兵前进援应。至三路进兵会剿之议，或恐兵分力单难于得力，李云麟当酌度机宜妥慎筹办，不可拘滞成见，总以迅殄逆匪，毋任蔓延为要。锡纶现在行抵何处？著即迅赴布伦托海会同李云麟、明瑶筹办赶紧进剿。乌、科两城地方并著麟兴、奎昌等严密防守。乌城迤南所居奇、古难民，麟兴等拟办团练，立营收聚，著即拣派妥员剴切晓谕办理，毋任为逆匪勾结，并著饬令扎萨克图汗部落各旗严密设法防堵。其科布多所属蒙古部落，亦著奎昌等饬令一体防堵，以备贼匪绕路劫夺。逆首李俊究竟因何起事？著福济、锡纶懔遵前旨前往查办。如果李云麟有办理不善激变情事，著即据实参奏，毋稍隐饰。麟兴等另片奏请将前赴布伦托海查探委员奖励等语。六品顶带笔帖式依彻布，著准其作为防御，先换顶带以示鼓励。奎昌等另片奏请令乌梁海贡皮照例呈进等语。乌梁海本年应进贡皮，著仍照旧例交科布多呈进，不准违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玉门殉难知县于铨祭葬、世职加等。

（卷235 19—22页）

同治七年六月丙辰（1868.7.29）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刘典奏北路官兵剿贼获胜、移营进逼城根、现督军力筹剿洗并三水、邠州等处剿贼叠胜情形各折片。白水、澄城一带叠经官兵搜剿已无贼踪；其盘踞云岩镇之贼，经知县余观瑞随同刘厚基等所部分路进攻，连破贼卡木城，直逼城根，逆首袁大魁率党拌拒，城难猝下，现已添兵围攻。云岩镇为该逆老巢，若能乘势攻拔，则宜川一路冀可肃清。著库克吉泰、刘典即饬刘端冕、魏光焘等激励士卒并力规取，以期就地歼除，毋稍松劲。该处逼近黄河，应如何添兵分扼之处，并著随时知照郑敦谨妥为办理。回匪纷窜三水、邠州等处，经提督高连升等暨黄鼎各军追击颇有斩擒。陇州火烧寨地方复有回逆、土匪乘机掳掠，总兵罗洪德先后督勇追杀，贼众败走。现在贼股盘踞正宁、泾州、宁州一带，泾州情形尤为吃紧，雷正绾虽由长武窑店前进，兵力尚单，著即檄饬刘效忠迅率所部先顾泾城，会合雷正绾一军痛加剿洗，并著饬令黄鼎相机夹击，迅殄逆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5 23—24页）

同治七年六月丁巳（1868.7.30）

又谕：何琯奏请饬拨银两、马匹一折。据称巴里坤营库军械久经残缺，近年叠次出征，所有捐造炮械等件因兵勇失利遗缺尤多，兵丁骑操马匹历年倒伤，未经拨补；请饬户部指拨银二万两补制军器，并由乌里雅苏台筹拨战马五百匹以资骑用等语。军械马匹均为军营所必需，现在巴里坤防剿紧要，自应亟筹添补，著户部即行指拨银二万两解至乌里雅苏台收存，并著麟兴、荣全拨给战马五百匹，一并由何琯派员领取。俟领到后，

即将军火器械赶紧制造，核实动用，并将马匹认真喂养膘壮，以备征剿之用。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麟兴、荣全，并传谕何瑄知之。

（卷235 25—26页）

同治七年六月己未（1868.8.1）

又谕：丰绅、三寿奏宁夏满营生计维艰、请饬拨粮饷暨请保出力人员各折片。宁夏满营粮饷匮乏，军士待哺嗷嗷，晋省应解之饷批解寥寥。丰绅等屡次派员守催，而该省抚、藩等拒不见面，尤属不成事体。著郑敦谨严饬藩司无论何款先行酌提银三四万两，迅交赴晋催饷之员管解到营以苏兵困。至官兵应支月粮，亦系刻不容缓，著穆图善转饬藩司檄令宁夏府知府按满营现存兵数估拨月粮，每月仍由夏、朔两县支领，抑或由灵州、中卫、平罗等处就近协拨，务期赶紧筹画，毋误兵食。宁夏官弁兵勇缉匪出力，著丰绅等查明择尤请奖，毋许冒滥。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穆图善、郑敦谨、丰绅，并传谕三寿知之。

（卷235 28—29页）

同治七年六月壬戌（1868.8.4）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省外官军历次剿匪获胜各情形一折。岑毓英由曲靖赴援省城，于宜良、七甸一带进攻，连破大小石坝等贼营二十余处，并攻克小板营贼垒三座，收复官渡、水寺等民堡；其分攻呈贡、晋宁等州县之军亦将贼兵击败，攻拔金马寺等处贼营十余座，进扎大树营，疏通省城粮路；逆党复由邵甸纠合嵩、寻之匪围攻杨林，官军乘风纵火，焚其木垒，连破贼营碉楼，并将官渡来扑之贼击败；甸尾、古城、厂口等处贼垒亦经官军分路攻克，追败焚掠九甲河贼众，拔海梗贼营三座；其石虎冈等处踞垒并经官军先后攻拔，生擒伪大将军李洪勋等正法；呈贡城外贼营亦经官军攻破，现经合围县

城。滇省各路官兵自二月至闰四月叠获胜仗，剿办甚属得手。现在贼势渐蹙，著刘岳昭、岑毓英激励将士将屯踞省外贼匪速行剿洗，以固省垣重地，一面督饬各路官兵将寻甸等处股匪次第歼除。所有历次出力之文武兵勇，均著刘岳昭等于省城解围后汇案请奖。刘岳昭另折奏沥陈滇、黔军情、吏治、营务废弛并团练流弊一折。滇西逆党众多，分路攻扑省垣，扰及各府、州、县，纷至沓来，势甚蔓延。该督、抚等当督率诸军先清附省贼匪，将新陷各城以次收复，为进规迤西之计，并将迤东完善各地方铜盐税课妥为筹办，以裕饷源；简委贤能牧令，扫除积习，以敦吏治，并将僭冒文武各委员一体裁撤，以清积弊。其跋扈不驯之滇、黔各团首，均著刘岳昭、岑毓英、曾璧光次第惩办，檄令各归地方官督理，严惩大团首私行仇杀、干预公事旧弊，以杜乱源。黔省各路援剿之川、湘各军，著崇实、刘岷即檄令统带各员归曾璧光节制，以一事权。各该营饷需仍著崇实、刘岷源源接济，不得视同膜外。滇、黔需饷孔亟，所有历经部拨各省并各关协济饷银，著户部行文各该省督、抚并各该关监督严行催解，毋任视为具文。另片奏岑毓英进攻杨林受伤情形等语。岑毓英临阵打仗身受枪伤，奋勇可嘉，现在调理当已痊愈。著刘岳昭随时驰奏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云南昭通镇总兵官沈宏富开缺另简，以记名提督李家福为云南昭通镇总兵官。

予云南宜良等处阵亡游击杨文炘等十三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36 1—3页）

同治七年六月癸酉（1868.8.15）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旋抵省营、分布防剿情形并请催

四川等省迅拨协饷各折片。岑毓英以回匪分窜邵甸欲纠逆阻截省东粮运，因于五月十四日驰回省营相机办理，并派同知岑毓宝等分路进剿。现在新兴州之后裕乡已经收复，又攻克呈贡县之小古城等处贼垒，直薄城下，一俟呈贡、晋宁得手，即分军进逼昆阳，以解省城之围。筹办尚合机宜。著刘岳昭、岑毓英激励将士分道进剿，速将屯踞省外贼匪全行剿洗，以固省垣重地。其省内防守事宜，并檄饬在城司、道等尽心守御，以维大局。该省饷需久绌，亟须各省接济，著崇实、瑞麟、李瀚章、刘坤一各查照张凯嵩及刘岳昭在巡抚任内先后奏准部拨协济滇饷，迅速如数筹画，兑交遣省提饷委员星驰解往，以资接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6 18—19页）

同治七年七月丙子（1868.8.18）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奏遵议指拨巴里坤补制军器银两，并请催山西等省拨解新疆月饷等语。昨据麟兴等请催各省协饷三十万两，已谕户部查明应解新疆饷银省分，行知各该督、抚迅速筹解。兹据该部奏称自五年九月奉拨之日起截至本年五月止，山西等省欠解甚巨，该部前于议覆麟兴请催军饷折内曾经声明除直隶暂缓起解外，拟令山西先提银八万两，山东先提银十二万两，河南先提银十万两；迄今两月有余，仍未报解分毫等语。新疆需饷孔亟，著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严饬各该藩司遵照户部前次奏案迅将先行提拨饷银赶紧如数措齐，限一月内解交绥远城转解乌里雅苏台收存，以备新疆各路提用。此系提拨业经逾限之款，各该抚不得仍前玩延致滋贻误。其各该省欠解饷银为数不少，仍当陆续照章筹解，不得仅以提拨有款任意迟逾，致形诿卸。何琼所请拨补制军器银两，该部议于山西等省应解前项新疆月饷七万两内由绥远城将军酌提银二万两以资

接济，著德勒克多尔济俟前项饷银解到时尽先如数提出，解交乌里雅苏台，由麟兴知照何瑁派员领取应用，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7 1—3页）

同治七年七月戊寅（1868.8.20）

又谕：穆图善奏派队剿办东南各匪及秦州土匪一折。土匪刚八即张贵在静宁州地方纠众倡乱，党与至一万余人之多，徽、成各县境界突有东来股匪滋扰，粮道梗塞，自应迅速剿办以免蔓延。穆图善现已派令善山保、傅先宗等分投剿洗，著即严饬该副都统等激励将士实力奋击，以靖乱阶。徽、成一带回匪尚未踞有巢穴，尤当乘其立足未定并力捕诛，毋留余孽。刚八虽系迫而为盗，而麇聚称乱与回匪等，其被胁难民固不必概行诛戮，该匪首甘心叛逆，岂得曲从宽宥？著穆图善饬令派出各员分别妥慎办理，毋得将就了事，贻患方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奏：署肃州镇总兵王仁和营勇溃变，经提督杨占鳌剿抚竣事。请将王仁和革职，撤去统领，留营差遣。得旨：前据成禄奏参，已明降谕旨将王仁和革职仍留署任。兹据穆图善奏称王仁和统率无方，不胜重任，著毋庸再留署任，撤去统领，交杨占鳌军营差遣以观后效。

以甘肃灵州拿获盗犯，予副将衔回目马潮青以副将用，并加提督衔，余升叙有差。

（卷237 13—14页）

同治七年七月庚辰（1868.8.22）

又谕：刘岳昭奏滇中匪股太多、省围难解、请饬川军移防为剿一折。据称迤西贼匪连陷楚雄、澄江各府州县二十余处，省城围困已及半年，贼匪愈多，若延至七八月中，滇事尤

难措手；现在镇雄等处已就肃清，川省防兵尚未遣撤，请饬将四川筠连各处防军仍归提督胡中和统领，出境移剿滇匪等语。滇省匪氛一日未平，即川防一日难撤，自应移师会剿，以全危局而顾边疆。除刘岳昭咨行胡中和办理外，著崇实迅饬该提督统带筠连防军取道昭通直攻永北，以捣贼巢。该军军火口粮即由四川随时拨解，俾资饱腾。其寻甸一路，并著刘岳昭督率李家福等相机拦截，遏贼旁趋。岑毓英亦当激励兵练将附省之贼痛加剿洗，以期四面夹击，藉解省围。刘岳昭另片奏续调之梁士美一军甫抵晋宁即退，是滇练既不足恃，客兵尤不可迟等语。所奏均系实情。胡中和驻扎处所距滇非远，即著该督飞调前进，毋任在途逗留。该提督入滇后，该督仍当与之妥筹进止，会合滇省各军以壮声势而殄寇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云贵总督刘岳昭奏：请调前任甘肃巩秦阶道金国琛赴营差委。允之。

（卷237 19—20页）

同治七年七月辛巳（1868.8.23）

谕内阁：库克吉泰、刘典奏军营事务殷繁，亟须妥员办理，请调四川道员曾传理来营，并将丁忧陕西知县李殿爵、留陕补用知县余家珍、已革知县李天柱留营差委等语。曾传理现在湖南原籍，著刘崐饬令该员即赴陕西军营，交库克吉泰、刘典差遣委用。李殿爵著仍遵前旨饬令回籍守制。余家珍、李天柱均准其分别留营差委，以资得力。

（卷237 20—21页）

又谕：库克吉泰、刘典奏甘回分途内犯、各军接仗叠胜暨文家川等处击贼获胜各折片。甘省回逆由灵台窜至麟游，经中书吴士迈等击退，其大股图窜耀州、三原，提督周绍濂、高连升等追至雷原，合军夹击，毙贼尤多；黄鼎、刘俾云等军复在邠

州、世店等处击败马正和回党，而回逆仍由三水内犯，设伏原下，刘倬云督军鏖战，贼始败走；赫阿浑、马伪元帅一股窜至中部之王村一带，亦经魏光寿、高连升等四面抄击，该逆众淹毙殆尽，现已檄饬高连升各军相机进剿。所筹尚属妥协。惟三水以北、宜君以西贼踪麇集，若不将甘回痛加剿洗，则陕境何日得安？著库克吉泰、刘典迅饬高连升由同官一路乘胜前进，其洛川中部等处并著分饬刘端冕、周绍濂拦头截击，毋任该逆喘息，复肆蔓延。所有洛东败贼，即责令魏光焘实力跟追，以期悉数歼灭。回目杨汶治率党窜踞文家川、红崖河及正宁之三家原一带，刘倬云派队分击，杀毙极多；该逆踞堡抗拒，复经喻兆圭等督队围攻，连破贼垒，贼向正宁、北原上败去。仍著檄令刘倬云严饬所部随时侦探，不得以逆踪远飏稍形疏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子陕西邠州等处阵亡总兵官侯鼎绶等祭葬、世职加等，千总胡芝益祭葬、世职如都司例。

（卷237 21—23页）

同治七年七月壬午（1868.8.24）

又谕：昨据刘岳昭奏请饬川军移防为剿，当经谕令崇实迅饬胡中和统带筠连防军取道昭通直攻永北以捣贼巢，该军军火口粮即由四川随时拨解。兹据崇实奏称胡中和系实缺提督，有边防营务之责，难应邻省征调等语。现在滇南军事万繁，饷绌兵单，非藉援邻省，殊乏灭贼之策。川省援黔之军屡次获捷，该处军务较松，自应分力援滇，为自固藩篱之计。仍著该署督遵奉昨日寄谕办理，毋得稍存膜视。如该提督万难移师入滇，即著崇实另筹一军，遴派得力将领星速统带前往，不得有名无实。一应军火口粮，仍由川省随时拨解。该军入滇后，刘岳昭、岑毓英遵奉前旨与之妥筹进止，会合滇军联络声势迅殄逆

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差大臣都兴阿奏整顿马队，　请饬都统明庆帮同办理。得旨：所有分别留撤马队各事宜，著听候神机营王大臣咨明办理。明庆著毋庸帮办。

（卷237　23—24页）

同治七年七月丙戌（1868.8.28）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李鸿章驰奏查明逆首投水确情、余匪净尽、直东一律肃清、请循例陛见等情，当经谕令该大臣将在营兵勇移撤后再行来京陛见。惟现在陕、甘等省军务紧要，亟须左宗棠统带原部刘松山、郭宝昌、喜昌等军回剿，著左宗棠即饬令刘松山等军一面拔营由山西渡河入陕，将鄜、延、绥、榆等处回氛节节扫荡，左宗棠著先行来京陛见。李鸿章所部并各营兵勇陆续移撤大河以南为数较多，计须稍稽时日，该大臣当遵奉前谕俟各事粗毕再行来京陛见。陕省回匪纷扰，股数繁多，除刘松山等军外，各营将弁勇丁如有忠勇奋发愿西往从征者，并著李鸿章、左宗棠、英翰晓谕各营听候遴选，归左宗棠节制。郭宝昌伤病现在计已全愈，如尚未能销假，即著郭运昌带领该总兵旧部先行西进。英翰著即统带回皖各军南下，妥为安插，俟办理就绪后再行回旗。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8　2—3页）

同治七年七月庚寅（1868.9.1）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革员通匪等情一折。已革伊犁总管德勤勾通不肖官兵殴伤领队大臣霍伽布等，　复与逆回勾结为乱，实堪痛恨。该革员现与伊犁避难官兵居住图扈鲁克等处，性情反覆难测，荣全虽暂事羁縻，仍当密为防范，并查明实在情形随时具奏。棍噶扎勒参误掳俄商牲畜前案，业经荣全派员前往斜米办理。现值布伦托海变乱，道途恐有梗阻，仍著荣全添派

委员设法探明道路，护送所带银两前往斜米；早将此案办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8 9—10页）

同治七年七月壬辰（1868.9.3）

又谕：林寿图奏甘饷紧急、请饬查鄂台洋款确数以凭运解、并请饬晋省速拨河东协饷各折片。左宗棠前奏借款合洋款三百万两，除划提赴直楚军经费外，曾谕令一半给陕，一半给甘，并令玉文韶等先提银二十万两解甘，余银仍解陕交林寿图酌留匀拨。兹据林寿图奏称自左宗棠入关以来该藩司未经收领甘饷，询据留陕委员称借款业经用竣，并查阅湖北咨文，洋款亦兑过三十四万两；若并由鄂解甘之二十万两开除，约止剩银四十余万两，尚须留供左宗棠等楚军经费等语。现在甘省需饷孔亟，林寿图于鄂台洋款有无可拨难以备知底蕴，自是实在情形。著郭柏荫、何璟就近饬王文韶等查核原奏留拨左宗棠、刘典及径交甘省委员外，有无余银可分解陕台，约得确数若干，即由郭柏荫等具奏，一面迅催，随收随解，毋稍延误。其部议专协庆阳之河东岁饷距陕较近，著郑敦谨速饬河东道于戊辰纲应协银十万两内先筹银三万两克期解陕，余银仍按月陆续起解，由林寿图分拨接济。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郭柏荫、郑敦谨，并传谕何璟、林寿图知之。寻郭柏荫、何璟奏：奉拨甘饷洋款银二十万两业经如数督解甘台交收，并饬该司道等查明欠解银两赶紧筹解陕台。报闻。

以陕西官军剿办捻匪出力，赏提督刘松山黄马褂并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郭宝昌骑都尉世职并赏还黄马褂，许得龙、张会元正一品封典，余升叙有差。

以甘肃泾州筹办军粮并叠次守城出力，赏知府刘校书、都司王秉寅等花翎，县丞张仕达等蓝翎，予总兵官刘明泰等加

衔、升叙有差。

（卷238 19—21页）

同治七年七月丁酉（1868.9.8）

又谕：前因捻逆荡平施恩在事诸臣，赏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叙。兹据左宗棠奏称追剿无功，难以忝窃，请收回成命。览其情词甚为恳挚。惟国家论功行赏自有常经，该大臣其勉效驰驱用副委任，毋许固辞。

（卷239 3页）

又谕：金顺奏贼股麇聚榆、绥、驰赴东路截剿并请饬催山陕协饷、胡世英请假回籍各折片。花池等处窜匪虽经各军截剿，叠有擒斩，而土、回各匪股数甚多，蔓延陕、米，并有发逆袁姓大股窜至绥德，亟应速筹剿办。金顺酌留贵升等扼守花、定一带，亲督胡世英等营兼程东进，即著该副都统督率所部迅赴榆郡，会商库克吉泰、刘典，视贼所向痛加剿洗，迅殄逆氛。榆郡与晋省永宁、保德仅隔一河，其东北神木、府谷尤与归绥相近，著郑敦谨严檄兵勇实力防守，以固晋省门户。甘省回匪络绎入陕，应如何严扼窜路、次第扫荡之处，著穆图善、库克吉泰、刘典、金顺会筹布置。左宗棠身任钦差大臣责无旁贷，所有西路防剿机宜务当广筹方略，妥为兼顾。前据左宗棠奏参胡世英于保安、安塞告急时并未派兵往援，当谕令穆图善查参。嗣据刘典奏该总兵不能约束勇丁，复将胡世英撤去统领，交刘典查参。兹据金顺奏称该总兵拟请假五个月回籍省亲就医等语。胡世英著俟被参各节查办完竣后，再照所请给假，令其回籍。金顺带兵东进，需饷急为迫切，著郑敦谨、刘典于应解该营协饷内先各筹拨银数万两，并另筹军火帐房一并速解金顺军营以资接济。刘典仍一面檄令延榆绥道饬属筹办粮石，按日供支。其粮、脚各价，准其作正开销。倘因粮饷缺乏致金顺

所部贻误事机，必惟该抚等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9 4—5页）

同治七年七月辛丑（1868.9.12）

予甘肃肃州等处阵亡参将黄达源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39 20页）

同治七年七月壬寅（1868.9.13）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景廉奏修筑营寨、堵击出关回匪并委员沿途被劫等情各折片。哈密地方紧要，亟须大员带兵前往镇守，叠经谕令文麟等迅赴该城，该办事大臣等稽迟日久，又藉口于城垣坍塌，欲于哈密附近蔡巴什湖一带安设营寨，另图修筑，其畏难苟安之心已可概见。著文麟、景廉懔遵前谕即行督队先后驰赴哈密，暂驻蔡巴什湖一带，将哈密城垣赶紧择要修整，为振奋坚守之计，不得苟且粉饰致懈众心，自干咎戾。肃州逆匪屡次出关窜扰玉、安所属地方，经文麟等派兵击退，仍须加意严防，不可稍形松懈，并著成禄会同杨占鳌速行攻拔肃城，不得再事迁延，任令该逆到处滋蔓。安、玉等处打仗阵亡并出力弁勇及捐办军饷各员名，均著文麟等查明，汇案奏请奖恤。都司龙腾光由关外起程前赴归化城迎提山西饷银，行至毛目地方为该处变勇掳劫行李，并将公文、护照一并掳去，龙腾光亦被变勇拥入堡内。前据成禄奏称肃州城外变勇业已歼戮殆尽，何以毛目地方尚有分股肆掠？著即赶紧派兵搜剿，并将龙腾光下落查明。其被掳公文、护照恐为变勇执持前赴归化城冒领军饷，著郑敦谨、桂成详细查明，并著将此项饷银五万两迅派妥干弁兵解赴文麟、景麟（廉）军营交纳，以应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39 22—24页）

同治七年七月癸卯（1868.9.14）

又谕：库克吉泰、刘典奏剿办回逆获胜并筹防东窜情形一折。回逆大股由中部窜至洛东，扰及白水等县各村镇，并攻扑郃阳县城池，经官军分路剿击大获胜仗，该逆连受大挫，图回老巢，复经官军分路堵剿，于蒲城、三原、富平等处斩馘甚多，并于同官、耀州各境内叠获胜仗；其绕窜泾阳等县并续窜宜君中部之贼，均经官军先后分剿，连次获胜。此次贼股万余窜绕腹地各州县，并有续窜宜君等处另股前来救援，均经官军击败，逃回者仅二千余人，剿办尚属出力，著库克吉泰、刘典查明酌量汇案请奖。现在贼匪虽已败遁，难保不去而复来，仍著严饬各将士实力堵剿，毋令复行窜扰。魏光焘一军既经刘典饬令休息，店头、隆坊之贼亦须添兵会剿，即著饬令成定康先行驰赴中部会同周绍濂相机剿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西安将军库克吉泰等奏记名提督刘厚基等军叠次剿贼获胜，并解清涧县城围。得旨：著即檄令各处防兵将山北各股匪相机剿办，迅扫逆氛。又奏总兵官刘声集等军攻剿党家岔等处贼匪叠获胜仗。批：仍著饬令刘声集等迅将此股贼匪尽数歼除，毋任延蔓。

（卷239 25—28页）

同治七年八月丁未（1868.9.18）

又谕：郑敦谨奏请调得力官兵赴榆林进剿等语。陕省榆林、绥德等属回、土各匪出没靡常，久成蔓延之势。该处毗连晋境，与河、保等州县仅隔一河，且距归化萨、托、清等处不远，晋境北路防务吃重，兵力较单。前据郑敦谨屡经陈请另派一军由晋渡河扼守榆林，相机进剿，适值直、东军务未平，兵力未能抽拨。现在左宗棠所部业已凯旋移征陕省，前据该大臣奏称令刘松山等所部由豫境前赴陕省，此时行抵何处？著该大臣酌度情形，如该军尚未出豫境，即著抽派得力将弁，檄令改道

折由晋境，沿河北趋由河、保一带渡河，西向榆林节节进剿，以扼贼匪东窜。如该军已经入陕，即著饬令由陕省沿河北趋绕向榆林，与陕省南路各军互收夹击之效，兼可以顾晋省门户。郑敦谨现既驰赴河、保，著即督饬在防将士实力防守，并著会商绥远城将军定安、副都统桂成暨总兵马升等督率文武员弁设法堵御，毋稍疏懈。另片奏请饬接任臬司迅速赴晋，并陈浸因病请假赴省等语。前据刘崐奏称蒋益澧因病恳请开缺，已有旨再行赏假两月，毋庸开缺矣。所有臬司印篆，著郑敦谨派员署理。已革臬司陈浸系获咎之员，何得乞假赴省，置身事外？著该署抚即饬令该革员仍赴防所督军守御，力赎前愆，勉图自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0 4—5页）

同治七年八月戊申（1868.9.19）

以捐运甘肃口粮，予陕西知州汤敏等加衔、升叙有差。

（卷240 6页）

予甘肃松树庄沟等处阵亡游击李三元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40 7页）

同治七年八月己酉（1868.9.20）

又谕：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简放上海通商大臣，已明降谕旨令马新贻充补矣。马新贻新任两江总督，丁日昌久在上海，于外国情形更为熟悉，遇有紧要事件，著即帮同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命两江总督马新贻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卷240 10页）

同治七年八月庚戌（1868.9.21）

以陕西官军防剿回匪并援剿直隶捻匪出力，赏提督宋朝如、隋君廷、喻执益、周云祥、苏大德、洪必胜、贺能超、张

映南、邓成日、席大成、孙桂亭、唐国华、张永辉、彭长春、章在作、熊有常、张福陛、彭绪炘、王秀林、总兵官李占春、谭上连、曾松明、陈凤源、何永盛、庞玉林、刘文有、葛芝藤、袁彦贤、刘祥发、尹兴荐、张仲春、方泗高、陈江山、屈德复、朱宗庠、王久青、同胜才、彭广源、李光辉、曾奉元、舒克相、曹才禄、尹松友、李政洪、章洪胜、王楚华、李荣富、杨钦元、龙国望、胡万亨、唐年泰、曾金和、副将高登玉、汤彦和、曾定元、杨懋霖、谭拔萃、章其作、彭华堂、锺建高、湛其英一品封典；道员薛书常等二品封典；提督章合才、易德麟、萧章开、陶定升、唐光辉、李云贵、何作霖黄马褂；总兵官易万胜、张四维、刘桂森、陈美仙、易隆清、张南桂、文友胜、黎勤发、胡新发、韩尚吉、彭得胜、康登五、张执中、董占品、道员刘锦棠、副将彭焕彰、谭世义、李其森、谢太泗、潘长青、罗茂义、杨中和、文德昌、杨茂荣、杨春林、杨明英、易作义、曾楚南、曾万友、锺紫山、雷吉祥、武日胜、成镜春、彭必胜、易文光、李心海、冯殿英、张传典、参将何友田、王克胜、舒永胜、刘文海、李桂香、金德恒、黄万福、李云照、张拔萃、黄大胜、胡文祥、夏仲美、邓国振、锺宣晋、陈仕标、谭和义、罗照升、谭贵忠、朱长发、李春元、彭明达、胡敬忠、张忠发、李先荣、刘定清、贺福泰、锺福山、李胜本、龙赐琯、何明海、周春生、晏曦俊、彭荣贵、谢明华、张春发、朱德和、王远清、王荣华、熊得佑、周焕文、罗三元、李义胜、蒋永和、杨恒详、黄友信、唐义海、张嘉会、曹太高、龙自艮、李占魁、高得胜、游击王庆藩、邓汉南、钱宝锺、李清胜、谢玉泰、贺华照、杨发胜、陈金凯、李泗益、张祖耀、黄仁祥、邱俊凤、文道烁、李声翰、杨德俊、李文奎、郭得林、刘春祥、都司万金龙、董布亮、守备刘锦锡、郭宗

仪、高登彩巴图鲁名号；参将沈福堂等花翎；守备范金贵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240 11—13页）

同治七年八月癸丑（1868.9.24）

又谕：库克吉泰、刘典奏陕甘各军剿贼叠胜、董志原回逆仍图窜陕一折。泾河北岸贼匪窜至长武县境，经雷正绾督令陈义等率队追击，斩获甚多，提督刘厚基所部复于解清涧城围后叠获胜仗，贼向老君殿一带窜走；其窜洛川、宜君等处之贼亦经高连升、刘端冕两军击败。此时贼势虽衰，而大股仍踞正宁、北原，崔三一股逼近陇州，北路土匪麇聚安定、保安，蔓延怀远、绥、榆一带，防务尚未可松。仍著库克吉泰、刘典檄饬高连升等督率所部会合雷正绾一军前截后追，将董志原逆股痛加剿洗，毋任四出饱掠，并一面严饬知州成定康迅赴绥德，与榆林镇兵联络声势，加意严防，不准稍涉疏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西安将军库克吉泰等奏土匪扈彰自赴延安求抚。得旨：著严饬刘厚基等妥筹办理，不可稍涉大意。

（卷240 18—19页）

同治七年八月丙辰（1868.9.27）

又谕：左宗棠奏遵筹布置情形一折。晋防自归化萨、托、清等处由北而南一千六七百里，秦军进剿势难久驻河岸，回、土各匪现既蔓延，北山一带路径纷杂，难保无漏逸余匪乘虚东犯。所有晋省北路防务，郑敦谨当会商定安、桂成悉心筹画。河、保迤南沿河各邑防堵，该署抚亦应督饬带兵各员弁严密布置。如须调兵募勇，务于冰桥未成之先赶紧筹办，毋得专恃邻军援剿，坐失机宜。晋省防务秦师固难专任，而于一切布置机宜左宗棠仍当全局统筹，力扼贼匪，毋使东窜。如有大股贼匪逼

近晋边，仍应迅拔兵勇入晋会剿，以保完区。该大臣无论从何路入陕，总以兵由东进逼贼西趋最为要著。秦回日肆披猖，亟须添拔劲旅协同剿洗。刘松山、郭运昌等营即著左宗棠檄令赶紧训练，俾迅速成军，克期西进，扫荡逆氛。将此谕知左宗棠，并由五百里谕令郑敦谨、定安、桂成知之。

命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紫禁城骑马。

（卷240 26—27页）

同治七年八月戊午（1868.9.29）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滇省军务紧要，胡中和未能移师入滇，谕令崇实另筹一军，遴派得力将领带往援应。兹据崇实奏称现派道员刘岳曙统军赴滇一折。刘岳曙所部果后营后军二千八百名本系刘岳昭旧部，现经崇实派令由黔西大定赴滇援应，著即饬令迅速前进归刘岳昭调遣。应需军火口粮仍由崇实源源接济。黔省安平岩大五股匪，即著崇实檄调陈希祥统带所部驰赴刘岳曙驻防处所责成剿办。滇省军务正值吃紧之时，省垣城围未解，刘岳昭带兵入滇已及半载，尚未进抵省城。叠据有人奏称该督所部勇丁与岑毓英所部练丁积不相能，战阵既多推诿，又复自相攻击；该督之屏梁士美、劾杨盛宗为全滇骚动之由；州县相继沦亡，犹复以捷报掩饰等语。刘岳昭自驻曲靖以来仅止派兵前赴寻甸，并未进援省城。滇省情形自以先解省围、力顾本根为急，岂得迟回观望，专以艰巨之事诿诸岑毓英一人？该督身任兼圻责无旁贷，著即迅督所部驰抵省垣会剿。应如何布置筹画，并著详细奏明。所统勇丁尤当约束严明，不得任其与滇练私行争斗。滇省文武各官亦宜选择贤能，量材器使，以收得人之效，不可驾驭失宜，致拂舆情。一切奏报军情尤应据实直陈，不准粉饰欺隐，自干咎戾，毋谓该处距京遥远，朝廷竟无闻

知也。懔之，慎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0 30—32页）

以陕西攻克绥德州等城叠叠次剿匪出力，赏提督刘厚基白玉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总兵官周金品、长胜、王其发、陈集贤、李大有一品封典，总兵官余明发、张大雄、萱玉春、张鸿发、黄毓馥、彭祥胜、吴禧德、巫福成、赵嗣昌、黄光才、按察使张岳龄、副将刘泰发、黄有本、陈光明、陈高华、刘甫田、李瑞林、夏奉朝、李献厚、谢开贵、郭翼祥、尹德芳、向先甲、刘占克、吴得胜、参将张自申、刘泽铭、刘德福、鄧登科、刘占山、都司陈国珍、李定国巴图鲁名号，参将黄三元等花翎，守备严长发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40 33—34页）

同治七年八月庚申（1868.10.1）

又谕：户部奏遵议提拨甘省饷银并办理甘肃后路粮台大员无庸改派一折。甘省饷需前经户部奏准饬令左宗棠酌度匀拨，嗣据左宗棠覆奏前借洋款及四成洋税二百万两除划提赴直军饷外，余应分半解甘，并饬王文韶等先提洋款二十万两交甘省委员领解，业经户部行知遵照办理。现在九江关协甘常饷二十万两及江苏等省协甘半饷十万两已据湖广总督奏报分起解赴汉中转解，计此时必可陆续到甘，自足以资接济。著郭柏荫等即饬署藩司王文韶于洋款到鄂时，迅即提出二十万两交甘肃委员琦武等领解，并将以后解到饷银分半给甘。其湖南、江西解到协甘饷银亦即按月分半解往，毋许迟滞，致误要需。至左成棠前奏赴直军饷于洋款二百万两内划提支用，所余洋款仍著左宗棠估计甘省应分一半之数报部备核。甘肃后路粮台著照该部所议，仍责成王文韶兼办，无庸改派，以期呼应较灵。再，陕、

甘军营保奏记名提、镇人员，其中如有晓畅戎机、长于训练、能实心实力整顿营务者，著左宗棠、穆图善悉心查访，出具切实考语随时奏闻，候旨录用。将此谕知左宗棠，并由五百里谕知穆图善、郭柏荫，传谕何璟知之。

改革职留营西安右翼副都统安住为革职留任，调补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明春为西安右翼副都统。

命候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赴陕甘军营，交钦差大臣左宗棠差委。

（卷241 3—4页）

同治七年八月壬戌（1868.10.3）

又谕：左宗棠奏陕甘饷源奇绌、请饬两江督臣协拨刘松山军营饷需一折。陕省地方荒瘠异常，粮价昂贵，军营饷需全恃各省拨款接济。现在刘松山所部随同左宗棠回陕剿办回匪，该营应需军饷向由两江协济，著马新贻于到任后按照旧章源源拨解，不得视为寻常协款稍涉延误。江苏、安徽、江西等省记名提、镇人员，其中如有纪律严明、长于训练、能实心整顿营务者，并著马新贻悉心察访，出具切实考语随时奏闻，候旨录用。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41 6—7页）

同治七年八月乙丑（1868.10.6）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等奏各军剿贼叠胜并现筹防剿情形、刘典奏审明惨杀回户人犯正法各折。刘厚基一军追贼至延川西沟口将匪目袁大魁歼毙，其窜扰中部洛川等处贼匪经知州成定康会同毛正明等夹击擒斩甚多，刘端冕、黄鼎等复败贼于街子河、红崖河一带，该逆分股回扑，又经刘倬云、喻兆圭督率各队四路环攻，贼败向正宁逃走。据获贼供董志原踞贼缺粮已极，现仍饬各军暂时固守。此次刘厚基等军追剿叠胜，军事尚

属得手。惟该匪股现正乏食，当秋粮栖野之时，难保不图饱掠。著库克吉泰、刘典檄饬刘厚基等实力严防，并侦探贼踪相机追击，毋任阑入腹地复肆蔓延。陕垣团练总苏漖率勇杀害回人马五羊儿及其父马建功、弟马随羊儿，并将伊家妇女幼孩全行杀毙，事后又复栽赃诬赖。该犯等仇杀回民竟至一家八命，残忍已极，现经刘典讯明将苏漖、常添喜、杨城、萧老二、张豹子五犯正法，在逃之李漖、常老三饬获另结，办理尚属持平。汉民回民皆系朝廷赤子，军兴以来已叠谕该督、抚等筹办陕、甘地方事宜止分良莠，不论汉回，原以昭大公而戢乱萌。嗣后该署抚遇有汉回交涉事件，务当酌度情由妥为核办，不得稍存歧视，致启纷争。此案逃犯李漖、常老三，仍著饬属严拿，务获究办，毋令幸逃法网。该署抚即摘录此次谕旨遍行晓谕，以示化莠为良之意。该省汉回错处，近时有无猜忌情形？仍著详查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逃犯李漖等已拿获正法。汉回各民均无猜忌。报闻。

（卷241 10—12页）

同治七年八月丁卯（1868.10.8）

又谕：刘岳昭奏进攻寻甸获胜情形、请饬川省拨饷、会办滇捐并请饬两江督臣采买火器各折片。刘岳昭所部各军分路进攻七星桥，将该处木城攻破并渡河夺破卡隘，进败灵台庵等处贼匪，攻破柳树河贼碉并青龙村、马石窝逆垒，将高峰庵等处贼营一律扫荡，寻甸州城业经官军扎营环攻。著刘岳昭即督饬在营将士将此城迅速攻拔，毋稍濡滞。至省垣为根本重地，被围日久，岑毓英固当督兵剿贼速解城围，刘岳昭身任疆寄，亦岂能专顾一隅，置省垣重地于不顾？著即懔遵前旨督饬所部兵勇前赴省垣会剿，将围城贼匪迅行殄灭，不得专诿诸岑毓英一人。倘迟回观望贻误事机，恐该督不能当此重咎也。川省按月

应解滇饷银三万两，至今五月仅止补解前解欠饷银一万两。滇省军务正当吃紧之时，崇实当按月如数拨解，源源接济，不得稍存膜视，并著饬令川省藩司会同刘岳昭所派道员冯峒办理滇省驻川捐局事务，以资接济。滇营需用火器，著曾国藩就近委员赴上海代为采买。应需价银即由江宁藩库筹款先为垫给，仍由滇省拨还归款。滇省记名提、镇人员中如有晓畅戎机、勤于训练、能实力实心整顿营伍者，著刘岳昭、岑毓英出具切实考语据实奏闻，以备录用。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1 16—18页）

同治七年八月戊辰（1868.10.9）

又谕：成禄奏肃军接仗情形、请饬催总兵带队会剿一折。肃州踞匪经杨占鳌、马天祥等连番剿击已形穷蹙，惟该城西面尚属空虚，必须厚集兵力四面急攻方能得手。总兵陶生林所统十营现仍留驻凉州，该提督以攻剿正亟请饬催该军赴肃会剿，自应迅速抽调，规复坚城。著穆图善即将陶生林一军分出五营留在凉州护送省粮，其余五营令该总兵亲身统带前赴肃州，毋稍延缓。成禄于此军到后，并著率同杨占鳌等会合环攻，将该城迅图克复，不得以贼匪拼命抗拒藉词耽延。成禄另片奏部署出关，请饬户部指拨银两并山东等省汇解铅丸火药暨请饬穆图善派定粮台等语。著户部于山西、河东、湖北等处欠解新疆协饷项下议定指拨银一二十万两以资周转。其前拨山东、山西、湖北、河南、陕西按月协济之铅丸火药，并著户部咨令各该省解交山西藩库，以便该提督委员赴归化城提取。成禄统军出关，应由何路安设粮台，著穆图善先期派定。所需车马驼只等项，并著饬知该省军需局妥议章程，随时接济，以利师行。该提督仍当懔遵叠次谕旨迅复肃城，整军西向，毋藉口于饷绌兵单观

望迁延，自干咎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肃州阵亡游击邓德祥、守备冯元杰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41 22—24页）

同治七年八月己巳（1868.10.10）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左宗棠奏请议拨实饷，当谕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拟由各海关六成洋税内凑拨银一百万两为该督西征军饷，并由该督酌量协济甘省等语。著曾国藩、马新贻、丁日昌于江海关拨银五十万两，英桂于闽海关拨银十五万两，师曾于粤海关拨银十万两，李瀚章于浙海关拨银五万两，各该将军、督、抚、监督等务当迅速如数解往以济要需。广东、福建、浙江、湖北、江苏五省每月共计协拨左宗棠饷银十九万两，扣至本年十一月止，月饷全行扣抵借款，著各该督、抚等自本年十二月起各照原拨数目按月协济。此外山东、山西、河南、湖南、四川、江西、河东等处每月共计协拨左宗棠饷银十万三千五百两，各该督、抚等尤当按照奉拨之数源源报解。左宗棠返旆西征，需饷亟为迫切，该将军、督、抚、监督等其各竭力筹措，星速解交，以维大局。其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江西、山东、山西等九省协拨穆图善饷银，每月共计十二万八千余两，著该督、抚等各按原拨数目赶紧筹解。甘省粮饷两缺，兵勇困苦难堪，该督、抚等毋得视甘饷为缓图，以致饥军哗溃，贻误戎机。左宗棠前奏借洋商银一百二十万两及续借续拨各海关银二百万两，曾据左宗棠奏此项银两陆续解到陕甘时均匀分支。现在已支若干，尚存若干，著左宗棠查明具奏。陕甘专请协饷之营尚有数处，应如何归并支发及该督军饷究竟每月实需若干，著左宗棠统筹全局，奏明办理。

前据御史吴鼎元奏请裁并厘局等语。各省厘局为接济军饷而设，势难遽议裁撤。如有分设局卡较多之处，亦应量为裁并。著瑞麟、李福泰、李瀚章、刘坤一斟酌情形办理。至局员、局绅罔利侵渔等弊，尤须严加查核，务令涓滴归公，毋任中饱。原片著钞给瑞麟、李福泰、李瀚章、刘坤一阅看。广东、浙江、江西记名提、镇人员中如有晓畅戎机、长于训练、能实心实力整顿营务者，著瑞麟、李福泰、李瀚章、刘坤一悉心查察，出具切实考语随时奏闻，候旨录用。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曾国藩、马新贻、丁日昌、郑敦谨、穆图善、崇实、吴棠、英桂、卞宝第、瑞麟、李福泰、郭柏荫、刘崐、李瀚章、刘坤一、丁宝桢、李鹤年、刘典，并传谕何璟、师曾知之。

（卷241 24—26页）

同治七年八月庚午（1868.10.11）

谕军机大臣等：郑敦谨奏勘明河、保地势、筹办冬防并请派军防剿各折片。晋省保德、河曲一带河岸绵长，冬令冰桥凝结，贼骑处处可行。该署抚拟于保德之天桥修筑石卡、石垒，并于下游各隘口分派官兵驻扎，添募炮勇为上下应援；其河曲旧有边墙亦拟补葺，挑濠筑垒，修建垛卡，以资凭守。所筹尚属周妥，著即照所拟办理。务于黄河未冻以前速行布置完密，不可延缓贻误。归绥所属萨、托、清等处地势平衍，无险可扼，总兵马升现虽驻守包头，惟隆冬河冰坚冻，贼匪若自蒙古地面乘冰纷窜而下，路径岐出，处处可通。著郑敦谨饬令马升俟入冬后再于包头以内相度地势，将沿河一带可以乘冰偷越之处添兵驻防，并著定安、桂成添派驻防旗兵协同堵扼，以重边防。定安计已到任，著将该处防务实力整顿，会同桂成、杜嘎尔妥筹布置。至晋省沿河防兵力尚单弱，豫境现已安谧，宋庆、张曜、马德昭三军素称得力，著李鹤年拣派一军赴陕州一带扼要分扎以

固豫省边境，另派一军赴晋省西路迤南沿河防堵，腾出晋省南路设防兵勇，并赴中路防河，责令各认汛地，分段堵御。晋省北路一带情形吃重，郑敦谨屡请拨军赴榆林驻扎，现在榆林贼匪虽已他窜，难保不去而复来。著李鹤年于宋庆等三军内酌派得力大支一军由晋境渡河，于陕西榆林一带扼扎，为萨、托、清等处屏蔽，既可与陕军南北会剿，又可与晋省沿河防兵互为声援，以固边境。以上豫军在晋省者，即著归郑敦谨调遣；在陕境者，即著归左宗棠调遣。左宗棠未到陕以前，库克吉泰、刘典当就陕省现有兵力将内地回、土各匪力行剿洗，毋令窜近晋境。至左宗棠身任统帅，秦、晋防剿事务均宜兼顾，务须力遏贼氛，由东而西节节进剿，先顾晋省门户以杜纷窜，不可稍分畛域致涉贻误。郑敦谨亦当严密筹防，不可恃有客兵稍涉疏懈。豫营应需兵饷，仍著李鹤年筹款拨解，毋任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1 29—31页）

同治七年八月辛未（1868.10.12）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请饬金顺专办援陕军务等情一折。金顺由宁夏督兵驰赴定边进援陕省北路，所有驻扎延安之英、礼等营并宁夏花马池各营及吉林、黑龙江马队与金顺所带之队向归该署将军调遣，著即将甘省北路援陕各军妥为筹布，与陕省防剿之师互相策应，以期联为一气。一应军情及催办粮饷事务，均由金顺随时奏报。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当督饬陕军与金顺所统甘军互为声援，将延、榆一带贼匪合力会剿，不可稍分畛域。甘省中卫县属之宁安堡路通盐、固、庆阳，时虞陕匪窜越，清水营地方亦时有窜匪滋扰，均宜驻兵扼剿，不可轻于移调。穆图善现驻兰州，距宁夏较远，所有宁夏府属各路军务并著金顺就近兼顾，应办事件即与丰绅会衔具奏。宁安

堡所驻贵字三营需用粮饷，并著金顺分拨接济。穆图善亦应于协济宁夏军饷内随时匀拨，毋得稍涉推诿。尽先协领富勒珲、记名副都统托克屯，著穆图善遵奉前旨查明该二员现在何处军营，迅饬来京听候谕旨。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1 31—32页）

同治七年九月丙子（1868.10.17）

谕军机大臣等：……前有旨令李鹤年于宋庆、张曜、马德昭等军内拣派一军赴陕州一带分扎，另派一军赴晋省西路迤南沿河防堵，并酌派得力大支一军由晋境渡河于陕西榆林一带扼扎。兹据奏称提督马德昭六营已派赴潼关防所，现拟于嵩武、毅字两军内挑选归并，各留十营，共计二十营，酌令宋庆驻扎归德，张曜驻扎河南，分资控扼等语。陕回现尚鸱张，晋、豫两边防剿均未可缓。该抚仍当遵奉前谕檄令宋庆、张曜各带此次所挑兵勇分路前进，毋得藉词逗留，并著饬知该将领等，在晋者归郑敦谨调遣，在陕者归左宗棠调遣，以资钤束。归、陈一带，即著严饬参将田庆和前往扼扎，查探散勇，妥为照料出境。其余裁撤之马步各队，并饬原带员弁亲身押送，分起回籍，毋令沿途骚扰，别滋事端。黄河水师炮船练勇均著照所拟办理。该省兵燹之余复遭水患，居民失业甚多，其善后事宜著即悉心筹办，并札饬各地方官于保甲、抚恤各事实力奉行，毋得空言塞责。荣工办理情形，前谕该抚随时具奏，现在大溜是否全行掣动？各州县被淹轻重，想均派员确勘。霜降节候已近，著会同苏廷魁督饬在工各员迅图堵御，毋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2 2—4页）

同治七年九月壬午（1868.10.23）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覆陈官军克复庆阳郡城并宁州失

守情形暨库克吉泰、刘典奏请饬山西拨解饷银、护送军火各折片。庆阳甫经克复，著穆图善严饬在事各员实力防范，并将善后事宜妥筹办理，毋稍疏忽。宁州贼氛正炽，又有赴泾州、南原，分窜汧、陇、邠、长之说，雷正绾既难分兵，甘省现驻各营亦难抽调，著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酌拨各军会同雷正绾两面夹击，迅将宁州城池克复，毋任贼匪久踞。黄鼎一军现驻邠州，能否移营进剿？并著该大臣等妥筹办理。晋省按月应解陕西军饷银一万五千两，自上年十一月以后屡有短绌，并未照原定数目报解。陕省前借洋税现将用尽，军营支款短绌，需饷甚亟，著郑敦谨仍照前定数目每月解银一万五千两，以一万两解交左宗棠军营，五千两解交库克吉泰军营，不得再有短绌，致误要需。其从前欠解之项，仍著郑敦谨分起补足搭解，以资接济。左宗棠、库克吉泰于晋饷解到时亦当撙节支放，毋稍虚糜。陕省北山一带土匪甚多，道途梗阻，所有驻扎榆林、绥德各军饷银军火等项仍须统由山西解往，郑敦谨饬令所属各地方官遇有陕省解往榆、绥饷银军火过境时照例供支护送，刘典仍当拣派妥员押解以昭慎重。再，行军必先熟悉地势，著左宗棠、穆图善、刘典将各该省驻兵及有贼处所详细绘图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宁州等城被贼窜陷，革总兵官孟玉德职，仍留营；都司秦登藩、千总石永清、把总杨光宏、曾占魁、卯廷华均革职讯办；副将徐定邦、把总黄守元均革职遣戍新疆。

予甘肃庆阳等处阵亡总兵官沈大兴、游击赵金标、千总陈凤鸣、典史李遇春祭葬、世职加等。

予陕西怀远殉难知县刘蕃昌等祭葬、世职。

（卷242 9—11页）

同治七年九月癸未（1868.10.24）

又谕：前因布伦托海地方变乱，李云麟办理乖谬，降旨将该员革职交福济等查办。兹据福济、锡纶查明具奏，李云麟因帮办新疆军务辄行招集古城一带民勇至科布多地方听调，不能斟酌情形慎之于始，旋因人数众多大半遣回，该民勇等远道跋涉，身受饥寒，不知体恤，大失众心；迨调任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平日毫无防范，致前项民勇在该处造言煽惑，滋生事端，又不能弹压地方，设法解散。种种贻误，咎实难辞。已革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李云麟，著刑部将该革员应得罪名定拟具奏，并著福济、锡纶饬令该革员迅即来京听候部议。

谕军机大臣等：麟兴、锦丕勒多尔济奏探闻变乱难民退至布伦托海一带，明瑶、棍噶扎勒参奏难民滋蔓、筹备进剿，明瑶奏请简派大臣督同办理、请将李云麟暂缓查办，棍噶扎勒参奏请赴甘肃军营效力各折片。布伦托海变民自窜往青格里一带后日渐鸱张，亟应妥筹进剿。现在棍噶扎勒参在阿勒台山挑选蒙兵喇嘛立营成军，著福济、锡纶即行驰赴该处会同棍噶扎勒参督率官兵迅筹进剿，毋任日久蔓延，愈难了局。厄鲁特等人众亦应妥筹安插。需用经费银十万两，著户部速议具奏。所调乌城马匹，著麟兴即行备齐，解交棍噶扎勒参应用。该呼图克图向称奋勇，此时布伦托海贼匪滋扰，正在需人剿办之际，自当勉力图报，岂可置身事外？所说赴甘省军营之处，殊属非是，著不准行。贼匪裹胁渐多，难保不复思东窜，刻下内地捻匪虽已荡平，而陕甘军事方殷，尚资兵力，东三省马队势难远调出关，所有乌、科两城防守事宜，著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明瑶督率兵民妥慎筹备，以固边圉。李云麟既因办理不善致滋变乱，厥咎甚重，岂可复令任事？明瑶、棍噶扎勒参请令该革员办理后应及会同麟兴督办之处，均毋庸议。将

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2 12—14页）

以科布多帮办大臣福济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调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明瑶为科布多帮办大臣。

（卷242 14—15页）

同治七年九月甲申（1868.10.25）

又谕： 文麟奏择期驰赴哈密并请饬巴里坤兴办屯田各折片。肃州贼匪窜扰安西，旋攻扑敦煌城垣，经该城防守员弁将贼击退，复经文麟派员追剿获胜，贼匪遁回肃州。敦煌军事已松，文麟著即克日起程驰赴哈密，将该处抚绥防剿各事宜悉心筹办以固边圉，毋再迁延干咎。安、敦、玉三处为哈密粮饷所关， 难保肃州踞匪不再来肆扰， 著景廉严饬在防将弁实力堵剿，文麟亦当与景廉随事咨商， 以期兼顾。 所有军粮转运章程，并著妥筹具奏。 安、敦、 玉三城奉拨巴里坤兵粮无可筹措，自系实在情形，惟巴城待饷孔殷，所有敦煌县欠解巴城之粮三千石仍著文麟饬催速解。 安、 玉二处能否通融协济？文麟当通筹全局斟酌办理。惟巴城专待外来粮饷终恐拮据，该城既向有屯田地亩，又有逆回遗业，亟应就地开垦屯田以尽地利而济兵食。即著伊勒屯、何琯熟筹兴办，毋得畏难苟安，坐以待食。已革副将萧青云系戴罪效力之员，乃仍不知愧奋，经文麟派员押解，辄敢闻风逃遁，实属怙恶不悛。即著文麟咨行各处严缉， 务获正法， 以昭炯戒。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42 16—18页）

同治七年九月乙酉（1868.10.26）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刘典奏官兵击退董志原回逆及北山土匪一折。提督刘端冕等军在鄜州、羊圈等处追剿董志原

回逆连获胜仗，其窜扰延川土匪亦经刘厚基等击退。前据穆图善奏宁州贼匪又有赴泾州南原，分窜汧、陇、邠、长之说，已谕左宗棠等酌拨各军会同雷正绾夹击，并令黄鼎移营进剿，谅经妥筹办理。逆酋马新沅等现虽窜退董志原，而粮尽势穷，意在窜踞长武、三水，饱掠秋粮，分途肆扰。北山山路纷歧，土匪又复麇聚，若不痛加剿洗，则回逆、土匪四面沓来，必至乘机东犯。仍著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檄饬刘端冕等军分投剿击，将各逆逐渐歼除，毋稍松劲。据报回股窜踞灵台地境，扰及汧、麟，另股至宜君地界，张岳龄等军战状何似？并著饬令该臬司等互相策应，以期痛扫逆氛，肃清陕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鄜州等处击退回逆并剿办延川土匪获胜，赏副将陈春万、李玉春、参将胡应芳、游击何玉超、林定远巴图鲁名号，余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总兵官李大有谥“武壮”，余明发谥“刚烈”，翟春寿谥“勇烈”，均祭葬、世职加等，与故提督谭玉龙于三水县城合建专祠，弁勇等一并附祀。

予陕西窑店等处阵亡副将谢英才、参将刘荣贵、游击李世久、都司高在福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42 18—20页）

同治七年九月丁亥（1868.10.28）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进扎榆林、连日获胜并筹保完区一折。金顺于七月十三日驰抵榆林督饬官军进剿，截击绥德州窜匪大获胜仗，追至双庙湾巡检司一带，败匪不及入巢，纷纷西窜，复经我军将周家峪等处贼巢踏毁。金顺甫抵榆境即能踏垒焚巢，所向克捷，实属谋勇兼备。仍著该副都统督率所部会合陕省官军将北山一带土、回各匪节节扫荡，迅殄逆氛。库克吉

泰、刘典务当檄饬各营与金顺之军联络声援，视贼所向实力歼除，毋令窜近晋边，扰及完善。花、定、宁条梁等处贼匪虽经击退，难保不复图窥伺，著金顺檄饬富勒珲等严密防范，毋稍疏虞。陕省剿匪事宜极为吃紧，亟盼左宗棠前往迅筹灭贼之方，该大臣当督带兵勇星速西行，力图剿洗以副委任。前谕穆图善饬令富勒珲来京，兹据金顺奏该协领在花、定一带防堵。该处防务如有可以接替之人，著金顺另派妥员接办，即饬富勒珲迅速来京。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2 23—24页）

同治七年九月辛卯（1868.11.1）

又谕：定安、桂成奏挑选步队、请领军械、归绥请设粮台、李鹤年奏晋防紧急、先饬张曜赴防、宋庆俟假满后即饬西征并请饬山西协济饷银各折。萨拉齐、清水河现无重兵扼扎，自应添兵协防。定安等拟于绥远右卫步军养育兵闲散内挑选一千五百名，制备军械派往防守，并另挑马队二百名作为亲军小队分派沿河梭巡侦探，均著照所拟办理。步队现已成军，亟应速赴萨、清一带以资守御。所需饷银即照定安等所请，就近先由杀虎口监督衙门暂行提银二万两应用，仍俟晋省饷到再行拨还归款，著郑敦谨传谕该监督钦遵办理。定安所说归绥添设粮台，即著责成兴奎妥为经理，不准稍涉浮冒。应需饷项，著郑敦谨先行筹拨银十万两迅速解往。嗣后并当源源接济，毋令缺乏。晋省防务极为吃紧，张曜一军，著李鹤年饬令添足十四营迅赴汾州府境择要驻扎。宋庆拟请假回籍省墓，著即赏假一个月以示体恤。现在河冰将结，著李鹤年饬令宋庆将现有兵勇先行派员统带由晋赴陕，仍一面在东省迅集旧部，添足十六营，赶紧亲督赴防。黄河冰桥凝结，贼匪每易窥伺，李鹤年当惊遵前旨催令张曜、宋庆乘河冰未泛之先先后督队入晋筹备设防，

以免临时失措。李鹤年以司库窘迫请饬山西每月协济饷银三万两，亦系实在情形，著郑敦谨按月如数筹解，俾资兵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拨神机营鸟枪五百杆、抬枪三百杆、铅丸四万粒、火药五千斤、轰药五十斤、火绳五千根、竹杆枪五百杆，给绥远城将军定安军营领用。

（卷243 5—6页）

同治七年九月壬辰（1868.11.2）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穆图善奏请饬左宗棠拨还甘饷，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奏称查左宗棠前借洋银二百万两系因酌拨甘省津贴陕军，酌济晋防等处客兵，散放庆、泾一带甘饷并移徙汉民，安抚降回、饥民起见，又系在左宗棠各省协饷内划抵，本非协甘专款；本年左宗棠追捡入直，既未另立粮台，亦未另筹协济，不得不提用甘饷；军需不能预定数目，余款即不能预知多寡，自不得不先提二十万两解甘；其去陕较近之甘军亦不得于前款内酌提，就近拨给；该署督所陈各节系于左宗棠奏借洋款及援师赴直各缘由未能深悉，若令左宗棠将此项拨还甘省，则左宗棠入直之饷又归无著各等语。穆图善所奏虽未洞悉源委，而甘省兵饷支绌情形朝廷久深廑念。左宗棠现已赴陕，即著将前借洋款及关税银二百万两除入直提充军饷外，余存若干迅速秉公核算，以一半解甘，一半留陕，毋得稍分轩轾。本年八月间户部奏准于各海关六成洋税项下指拨左宗棠军饷一百万两，亦著分半解甘，毋稍短欠。现据湖广督臣先后奏报，管理鄂台王文韶已将九江关协饷二十万两、江苏等省协甘半饷十万两、洋税提拨银五万两分起解赴汉中转解，即著穆图善派员迎提以资应用，并著左宗棠严饬王文韶等将应解甘省半饷随到随解，不准迟延。其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

川、江苏应解专协穆图善月饷及山东、山西、河南应解协甘半饷每月共银十一万三千余两，著户部开单严催，专解穆图善军营藉资接济。左宗棠入直提用洋款数目，并著查明咨部备核。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3 6—8页）

同治七年九月癸巳（1868.11.3）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官军攻克州县城池及各路剿贼获胜一折。迤西逆匪窜扑滇省，叠陷府、州、县城多处，经岑毓英督派各军分道进剿，张保和、岑毓宝等击退省城窜贼；何秀林、梁士伟等进逼晋宁，登城搏战，复经马忠、岑毓宝等由归化会合兜剿，攻克贼垒甚多，擒斩伪大将军马平；岑毓英亲督官军攻克呈贡，毙贼三千余名，阵斩逆酋马开义等四十七名；田仲兴一军剿办新兴贼匪，将该州之上四乡全行收复，仅余孤城一座；马宗龙等进剿马街踞贼，歼擒殆尽，阵斩逆首卫大将军等，将马街土城收复。剿办均属奋勉。所有此次攻拔晋宁、呈贡并前克复武定、禄劝、元谋等城出力员弁，著岑毓英会同刘岳昭择尤汇奏请奖，毋许冒滥。刘岳昭现驻曲靖，著即将滇省后路布置稳固，督饬李家福等由寻甸节节扫荡而前，与岑毓英诸军会合剿洗，相机移军前进，毋事株守。滇省粮路已通，事机较顺，岑毓英务当乘胜进规澄江、昆阳，以次进复各城，毋稍松劲，并咨令马如龙及在省司、道等将省防密布，严诘内奸。邵甸、新兴之贼，仍责令岑毓宝、田仲兴等迅图殄灭。窜扑武定等处贼匪尚众，并饬杨玉科等痛剿，迅将罗次规复。马街土城即著挖毁，以清后患。晋宁等处有无余匪？并著派军搜捕。再，行军必先熟谙地势，著刘岳昭、岑毓英将滇省各处进兵道路及贼匪窃踞地方详细绘图呈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岑毓英奏：遵查杜逆窃踞迤西数十郡县，势甚蔓延。官

兵扎营防剿之处纵横数百里，谨分别绘图呈览。报闻。

予云南晋宁等处阵亡游击金长寿等二十四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43 9—11页）

同治七年九月乙未（1868.11.5）

予陕西固原殉难参将景文眷属人等旌恤如例。

（卷243 15页）

同治七年九月丙申（1868.11.6）

又谕：伊勒屯奏请饬乌里雅苏台将前拨修补军械银两照数筹拨并请催哈密欠解粮石各折片。前谕乌里雅苏台迅拨巴里坤修补军械经费一二万两，兹据伊勒屯奏称谨领回一千五百两，实属不敷应用。著麟兴仍遵前旨筹解该城银一二万两，如无款可筹，即于山西解到新疆军饷内由麟兴分拨，毋误要需。巴城兵丁乏食，著文麟将旧欠之粮米三千石并新拨月粮赶紧筹拨以资接济。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麟兴、文麟、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哈密帮办大臣景廉奏暂留安西办理防守、催运事宜，并肃逆出关窜扰，邀击获胜。得旨：该大臣出关后即能督军截击窜匪，尚属能事。所有出力及阵亡员弁，著即会同文麟查明，汇案奏请奖恤，并著督饬各地方官及各粮台设法催运以济前敌，毋稍松劲。

（卷243 19—20页）

同治七年九月戊戌（1868.11.8）

又谕：玉通奏汉回构怨日深、请饬穆图善迅赴西宁筹办及阿家呼图克图出口勾结野番各折片。西宁回众滋事以来屡与汉团构衅，近则十大庄等处不法回众勾致撒拉各回焚掠沙塘川一带，凶焰颇张，复因阿家呼图克图与之结怨，攻屠汉团，大肆

杀戮，情形狂悖已极。玉通现在亲身劝解，责令两造毋再仇杀。但须确有把握，俾汉回稍息争端，不得一味姑息，致该回众愈抚愈骄也。玉通当咨商穆图善妥为筹办。该处难民招抚既有头绪，著玉通设法抚恤以安众心。西宁地方变乱若此，一切剿抚事宜亟应认真整顿，著穆图善妥筹兼顾，相机办理。阿家呼图克图未能保护地方，致寺院烧毁多处，复潜行出口勾结野番欲与回众报复，该野番犬羊成性，易生事端，著穆图善、玉通传知该呼图克图迅即回寺梵修，毋许冒昧从事，致贻后患。……

（卷243 22—23页）

同治七年九月庚子（1868.11.10）

又谕：刘典奏匀协金顺月饷既请拨该军不敷饷项、火药并请催裁留胡世英旧部一折。金顺一军现驻榆林、归德堡等处，所需月饷暨军火、帐篷等项每年约数十万两，该署抚拟按月协济该军饷银五千两，其所需军粮复于每月额协外另筹银三千两交地方官采买，为协供军粮之价，并酌供帐篷军械，计一年协济银十余万两作为协甘之项。惟陕省饷源枯竭，金顺军营饷需尚多不足，若不宽为筹备，何以资其饱腾？著穆图善于陕省协济各项外酌量筹款匀拨，毋令稍形缺乏。总兵胡世英所部勇丁既属惟怯无用，自应分别裁留，申明军律，即著金顺就近将该军严行淘汰，并将该勇丁之勇敢安分者归并数营随同攻剿，以免虚糜。胡世英前次被参各款，仍著刘典咨查办理。陕省解赴榆、绥等处军火现须绕行山西，而该省每年所造尚不敷各军攻剿之用，所有金顺一军应需火药著郑敦谨随时制备，就近解榆，以资应用。另片奏米脂贼匪纷扰，请饬金顺督军夹击等语。米脂贼匪现由镇川堡迤北渡无定河东窜，该县城防吃紧，又，榆、米、清、绥边境土匪、饥民与戈匪、溃勇麇聚，必须两面夹击方可次第歼除。著金顺亲率所部由北压剿而南，并著库

克吉泰、刘典檄饬成定康、刘厚基等相机兜剿，以期迅扫逆氛。库克吉泰等另折奏现在北山及西路防剿机局似觉周密。惟靖、定尚乏防营，拟俟河南援军抵榆后饬令金顺仍带所部驻扎靖边、定边一带等语，固为边防紧要起见，惟该副都统既抵榆林，不必再赴靖、定。该处如嫌空虚，著俟宋庆到榆林后由金顺派兵往扎，以昭周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3 29—31页）

以陕西汧阳等处剿贼获胜，赏知府成定康、副将戴光明、游击殷忠廷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张诗奇、守备刘再祥、千总李昭明、把总李盛庆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43 32—33页）

同治七年十月甲辰（1868.11.14）

又谕：前因伊勒屯等奏巴城兵勇乏食、请催解新疆军饷一折，当降旨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奏称遵查巴里坤饷银，据乌里雅苏台将军于本年四月间奏报解过张和等军银一千两、巴里坤银五千两，嗣又于六月报解银三千两，九月报解银一千两；伊勒屯所称领到银五千两，自系因六月、九月续解银两尚未解到；惟该城历次请拨饷银为数虽多而报解实属无几，总由各该省督、抚视新疆饷项为缓图，未能源源解往；间有解到饷银，而各城需用甚急，又往往不敷分给；亟宜筹拨以恤兵艰等语。著麟兴在各省解到新疆饷银内即行提银二万两派员解往巴里坤，并知照伊勒屯等派员迎提，并将伊勒屯等前奏请拨军需、经费、台站等项银一万六千两统于新疆饷内酌量分拨。其巴里坤月饷，并著麟兴查照原定各数目陆续解交，毋任缺乏。各省奉拨新疆月饷，山西除划拨库克吉泰银二万五千两外，按月应解一万两，山东按月应解三万五千两，河南按月应解二万二千五百两，直隶按月应解二千五百两。自五年九月奉拨起至

本年九月止，山西除已解外欠解银二十五万四千两，山东共应解银九十一万两分毫未解，河南除已解外欠解银五十七万七千两，直隶除已解外欠解银五千两。现在巴城军饷奇绌，著官文、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严饬各该藩司迅将以上欠解新疆饷银陆续筹措解交乌里雅苏台，即由麟兴分拨各城应用，并著麟兴于各省解到银两内即将巴里坤应拨饷银按照该部奏案如数分拨，以济要需，毋稍玩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官文、麟兴、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以河南官军剿平捻逆出力，赏提督马德昭、程之伟白玉翎管各一支、白玉小刀各一柄、火镰各一件、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二个，总兵官蒋东才、李宝林正一品封典。

（卷244 5—7页）

同治七年十月丁未（1868.11.17）

谕军机大臣等：库克吉泰、刘典奏西路各军追剿贼匪情形一折。雷正绾、黄鼎所部在灵、泾一带剿贼叠胜，总兵黄超群亦于甘泉境内击败董志原窜匪，余贼纠党攻扑宜川县城，复蜂聚于绛桃村，经库克吉泰等檄令张云松严守要隘扼贼南窜之路，并饬刘端冕等分道援剿，著即催令该员等迅速前进，务将此股贼匪尽数歼除，毋令窜逸。泾、灵境内现无贼踪，邠、三、中、宜等处防范虽严，尤当格外慎重，免致逆股寻隙内犯。至鄜、延一带兵力尚单，董志原回逆粮尽计穷，难保不图窜往肆行掳掠，该处防剿均当妥筹兼顾。左宗棠已饬卓胜军先行入关，即著库克吉泰、刘典檄饬该军迅赴宜川将该处贼股剿尽，即会同刘端冕所部扼要驻扎，毋任匪踪东窜。左宗棠仍当督率各军克期入陕，相机剿办以竟全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4 12—13页）

同治七年十月己酉（1868.11.19）

以甘肃宁夏满营缉匪出力，赏协领玛鲁堪等花翎，前锋军都吞等六品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44 18页）

同治七年十月辛亥（1868.11.21）

谕军机大臣等：前经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筹拨左宗棠西征实饷，当经谕令曾国藩等于各海关六成洋税项下凑拨银一百万两。兹因左宗棠奏请增拨巨款，复据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具奏，分别筹拨。左宗棠奉命西征，饷项刻不容缓，所有前拨之洋税一百万两，著两江、闽浙、两湖各总督、江苏、浙江、湖北各巡抚、福州将军、粤海关监督懔遵本年八月二十五日谕旨，将奉拨左宗棠军饷江海关银五十万两、闽海关银二十万两、江汉关银十五万两、粤海关银十万两、浙海关银五万两，共银一百万两，统于本年年底扫数解齐，毋得迟延蒂欠。左宗棠所请借贷洋银一节，自可毋庸再议。陕西现在无款可筹，遇有急需实难设措，著山西巡抚于河东盐课项下提拨银二十万两，四川总督于川省盐课项下提拨银二十万两，迅速解陕，仍于四川欠解协银并采买甘粮等款及河东欠解甘饷内分别划除。左宗棠于各路协饷到齐后，仍将此次提拨河东四川银共四十万两分协甘肃，以抵欠款而免辗辘。至左宗棠所称陕西每年缺饷一百四十余万两，甘肃每年缺饷三百余万两，请自明年为始每年提拨实银四百万两分解陕甘一节，历次户部奏令各省月协陕甘两省军饷统计不下七百数十万两，此次左宗棠通盘筹画仅请拨银四百万两，自系为事必求实，饷归有著起见。现在正供之外，各项收款以厘金为大宗，尤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广东、福建七省厘金为最旺，著各该督、抚等速行定议，各该省厘金除必需之款酌留接济外，每省每月究可提存若干，迅速覆奏，听

候指拨。现届捻匪肃清，陕甘军情正急，剿贼之任责在统兵将帅，筹饷之事责在东南疆臣，均属无可推诿。各该省督抚等受恩深重，务当秉公酌议，力全大局，以纾朝廷西顾之忧。倘敢各存私见，以本省用款较多为辞一奏塞责，置西北大局于不顾，则是有心贻误，必不能曲为宽宥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曾国藩、左宗棠、文煜、马新贻、吴棠、英桂、瑞麟、郑敦谨、郭柏荫、丁日昌、卞宝第、李瀚章、刘坤一、李福泰，并传谕吴坤修、何璟、师曾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进剿河州回匪获胜、请饬速解饷银一折。河州回匪投诚后延不呈缴马匹等项，意存反覆，自难稍事姑容。现经穆图善派令总兵范铭攻克绿麻景、古城等处贼巢，叠挫凶锋，剿办尚为得手。穆图善现在亲赴狄道督军进剿，著即激励诸军奋力攻击，迅图扫荡，如有畏罪投诚者，当察其是否真心悔悟，不可轻堕术中，致误战事。大军后路尤宜妥筹兼顾。其西宁回匪仍当会商玉通相机办理。甘省饷需支绌，军士枵腹荷戈，殊深廑念。据穆图善奏称各省应解甘饷除江西九江关协济银二十万两，山西河东、四川省城解到银数万两外，其余由鄂台经收各省协饷数月之久仍未解到。著户部迅即行令应协甘饷省分各督、抚赶紧筹解，源源接济，并饬鄂台将匀拨甘省饷银速即拨解，毋再延缓，致误大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44 19—22页）

同治七年十月乙卯（1868.11.25）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驰抵哈密、筹办情形一折。哈密自被贼扰后，城垣坍塌，地方凋敝。文麟现已抵任，自应将善后事宜妥为筹办，应否改设城垣或将旧城重加修葺，著即相度地势详慎办理。葫芦沟等处现有贼匪窜扰，并著派兵搜剿，毋任

滋蔓。威仪等营分扎哈密、塔尔纳沁等处，如已足敷分布，即可将巴里坤派来之兵撤归本城。惟哈密、巴里坤两处唇齿相依，文麟务当随时咨商伊勒屯等互相联络，以壮声援。哈密军食缺乏，全恃后路转运，景廉现驻安西，著将安、敦、玉应办粮石设法催齐，源源运解，并著文麟将蔡巴什湖屯田认真兴办暨塔尔纳沁附近雪山一带屯田渐次推广，俾资接济。该城筹办善后及应发兵饷需用孔亟，著郑敦谨将应解新疆饷银宽为筹拨，迅速报解，并著定安、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于山西饷银解到时即行转交该城催饷委员押解赴营，毋稍延缓。嗣后遇有指拨哈密之饷，他处不准擅行截留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4 23—24页）

同治七年十月丙辰（1868.11.26）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官军渡洮击贼获胜、现饬诸军由高家集进剿一折。河州踞匪与甘肃省垣仅一洮河之隔，经穆图善亲督诸军渡河会剿，将高家集坚巢攻拔，以次平毁邓家湾、大草滩、清水沟、苏家集等处贼堡，共毙贼数千，救出难民甚多，夺获军粮器械无算，剿办尚为得手。所有出力各员弁，准穆图善存记，俟续有战绩再请奖励。阵亡将士并著查明请恤。贼匪现奔窜泰子寺，势渐穷蹙，该处城大而坚，山高路险，必须先将附近各贼垒扫荡，以全军四面围攻，乃可一鼓歼灭。即著穆图善激励各将弁乘此声威由巴池沟等处转战而前，迅复河州，为扫穴擒渠之计。其投诚良回，并著穆图善妥为安抚，以示招徕。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44 24—25页）

同治七年十月庚申（1868.11.30）

以克复甘肃贵德厅城暨北川新城，赏同知明良、都司衔马

本源等花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科布多守城出力，赏土尔扈特郡王凌扎栋鲁布亲王衔，余升叙有差；予阵亡台吉班第祭葬、世职。

（卷245 4页）

同治七年十月乙丑（1868.12.5）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官军击退徽、成逆回、遣散静宁土匪并清水县城解围、请将办事回目酌保各折片。徽、成两县回股经敖天印、傅先宗等合力剿击，贼众纷走，境内一律肃清。其静宁土匪亦经舒之翰等将首犯樊帽淈擒拿正法，余匪分别遣散。办理尚属认真。该州与清水相距甚近，无兵防守仍恐为窜匪所乘，即著檄饬舒之翰等责令张贵率领所部分驻水洛城等处，并令善山保带领安桢桐二营分驻古城一带以资保卫。崔三大股猝扑清水县城，副将敖天印亲督各营乘夜潜袭，毙贼甚多，城围得以立解，惟讯获贼供该逆意欲直犯秦州以图饱掠，该处尚称完善，久为匪党垂涎，仍著严饬该副将督率兵勇相机堵御，毋得稍有疏虞。匪首杨生魁等在同心城滋扰，经回目马潮青、马忠海等将首伙各犯枪毙，救出难民，地方赖以安靖，该回目等居心朴诚，甚属可嘉。所有此次出力绅民，著准其择尤酌保数人以昭激劝。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45 11—12页）

同治七年十月戊辰（1868.12.8）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进剿寻匪叠胜并亲赴文笔山相机布置及覆陈到滇后筹画情形各折。寻甸贼匪经李家福等连番剿击斩获甚多，而蒿明踞匪分路出巢希图牵掣兵力，刘岳昭抵文笔山、法鼓山察看情形，将各要隘严为防守，李家福等复将新庄、鲁背等处贼垒乘势环攻，贼不敢出。其法鼓山左右村庄及小坡贼垒一律攻克。剿办尚属得手。惟北路余匪势仍鸱张，该

督现已驰回曲靖，自当严饬李家福、全祖凯督率各军迅拔寻城，不得以东路稍清辄形松懈。至覆陈办理梁士美等各节，尚属事出有因。该督身任兼圻，受恩不为不重，滇省军事方棘，务当与岑毓英等和衷共济，绥奠边陲。其于捷报掩饰等情，尤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心，方为不负委任。刘岳昭计已入滇，著即檄饬该道员会同李家福等军分投进剿，以壮声援。其省防事宜，仍著督饬宋延春等时加防范，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予云南寻甸阵亡游击张肇培、千总梁高兴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云南邱北等处被戕知县盛光斗、从九品杨作楫祭葬、世职加等。

（卷245 15—17页）

同治七年十月己巳（1868.12.9）

谕军机大臣等：曾璧光奏官军攻克镇宁苗逆老巢、兴义县城被陷旋复、成耀星等军饷请仍由川省拨解各折片。苗逆黄大老板窜踞镇宁州十三旗地方，窥伺郎岱等城，经官军堵剿获胜，先将羊昌河玲珑贼垒平毁，进攻十三旗老巢，阵斩贼首黄老五、唐开科等二十余名，毙贼无算，立将十三旗克复，该逆由关寨遁去。即著曾璧光檄饬毕大锡等乘胜搜剿，务将逆首黄大老板、岩大五等擒获正法，以净根株。六合团首黄汰尚踞烈山堡，恐与各属余匪勾连麇聚，复肆蔓延，并著曾璧光严督该文武员弁力图聚歼，勿留余孽。在事出力各员弁绅团，准由曾璧光择尤奏请奖励，毋许冒滥。马狆、金万照等匪勾结为患，曾璧光当檄饬该文武等会合滇军相机堵剿，毋稍疏虞。川省添拨陈希祥一军，著曾璧光檄饬迅速赴防，与成耀星各将滥练、土匪实力剿洗，即合军由安顺进剿兴义、贞丰等处回逆，一面檄催叶正邦迅由西林渡江，以收夹击之效。成耀星、陈希祥两军粮饷、军装，著

吴棠照旧源源拨解，毋令缺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5 17—19页）

又谕：何璟奏恳恩借拨养廉银两，并请饬拨营员奉廉公费等语。据称该总兵自出征以来转战数省，历升巴里坤镇总兵，迄今十载并未关领奉廉，以致家属养赡维艰，负累甚重，所奏自系实情。著麟兴等于解到新疆军饷内即行借拨养廉银数千两，由该总兵派员领取俾资接济。此项银两俟军务稍松仍由甘肃藩库扣留归款。至该镇标各营将备等应发奉廉及工费银两，除已由乌里雅苏台拨过一千两零外，仍著麟兴等遵照前旨每月筹拨银二千两以示体恤。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并传谕何璟知之。

以乌里雅苏台管解巴里坤战马出力，予郎中恒庆以知府选用并赏花翎，外委白兆熊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以贵州兴义县城被匪窜陷旋即克复，免代理知县吴保庆、护游击刘官德罪，仍革职留营。

以哈密击贼获胜，赏把总石贵四品顶带花翎，军功李升有等蓝翎，副将芮林等补用、升叙有差；予阵亡三品衔军功张和祭葬、世职加等。

（卷245 19—20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丙子（1868.12.1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陕省西、北两路及东北路剿匪获胜情形暨该大臣抵陕筹度军情，郑敦谨奏贼犯河干、越河击退各折片。此次刘端冕、吴士迈等军击败鄜州、洛川等处窜回，周绍连击败中部贼匪，张岳龄等击败陇州等处窜匪，其由鄜东窜回逆复经刘端冕截剿大胜，延、绥一带土匪亦经刘厚基、成定康进剿获胜，鄜州等处已经肃清，延长等州县亦渐有肃清之望。左宗棠行抵西安，著与库克吉泰、刘典会商调度，

乘此得手之际督军分投进剿。所有高连升等军著即照该大臣所拟调拨扼扎，以资分剿。陕省土、回各匪虽以董志原为渊薮，而北路高树岭等处有回匪窥伺河干，当此冰桥已结，尤当加意截其东窜之路。归、绥一带防兵不多，朝廷亦深虑其地广兵单，第恐淮军前往扼扎人地不甚相宜，著定安等随时斟酌情形，如果兵力不敷防剿，即奏明于风土相宜地方酌调官兵前往镇摄。陕省窥伺河干之匪已经官军击退，难保不狡焉思逞，总兵马升本系专防河、保一路，现在添调官兵千名，即著郑敦谨督饬该总兵认真梭巡，遇贼即击，并著严饬陈湜在中路巡防，不得稍有疏忽。张曜一军已抵汾境，倘吉乡有警，准其酌留数营以厚兵力。宋庆前已赴豫，著李鹤年仍遵前旨催令该提督统率所部迅速入晋，扼扎汾州一带，毋稍延缓。郭运昌现在患病，自应暂行调理。前据英翰奏称郭宝昌伤疾已愈，添兵助剿，即著吴坤修催令克期赴陕，并著李鹤年檄令星夜遄行，沿途毋稍耽延。该提督素称勇敢，谅不肯稍有逗留也。陕西土、回各匪虽有畏惧乞抚各情，该将领等亦同心剿贼，但当不执成见，以收实效。左宗棠久在军中，熟悉情伪，必能调度合宜以副委任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定安、郑敦谨、李鹤年、刘典、桂成，并传谕吴坤修知之。

（卷246 5—7页）

又谕：穆图善奏官军接仗获胜、进扎刘家坪督剿一折。河州贼匪凭山踞险抗拒官军，经穆图善饬军分道进攻，将清水沟贼营并党川堡逆巢攻拔，善山保等军叠败大股贼匪，攻克段家坪等处老巢，穆图善已进扎刘家坪相机调度。著即分饬善山保等军由田家沟进，梅开泰等军由清水沟进，两面夹攻，先克复新路坡要隘，以次进攻泰子寺、三甲集，再图规复河州，毋稍松劲。据获贼供称该逆现勾结撒拉回股，俟洮河冰结窜扰官军后

路，又有约董志原陕回先抢巩昌粮台，次扰狄道，并知会米拉沟回目分扰平番、古浪之说，与各营详报略同。该逆等纷纷蠢动，无非为图扰河州起见，若能将河城及早收复，则各路之贼自将闻而褰足。即著穆图善一面严饬各军奋勇进剿，迅拔坚城，一面飞饬敖天印、苏家良等迎剿陕回，妥防南路，并饬张万美、黄有才力顾西路，疏通运道。其省城防务及狄道后路，该署督并当妥筹兼顾，务臻严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46 7—8页）

以陕西鄜州等处剿贼叠胜，赏总兵官周胜元、萧群魁、副将陈家贵、参将龚晓亭、刘宝元巴图鲁名号，总兵官黄储宝等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刘仕祁祭葬、世职加等，参将曾恒胜、游击鲁桂德、把总谢文泰祭葬、世职。

（卷248 8—9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辛巳（1868.12.21）

又谕：岑毓英奏官军肃清晋宁州城余匪及各路剿匪情形一折。云南官军攻克晋宁州城后，该逆众分西南、东北两路来援，势极凶猛，经该抚派兵力剿，擒斩甚多，已将州城内外一律肃清。其武定州城被围日久，经杨玉科等督军固守，该抚已函商刘岳昭由晋宁拨兵援应。著即督率将士力图攻剿，迅解城围。澄江、寻甸等处贼匪亦已派兵协剿，著俟得手后即分派重兵进攻易门等处。刘岳昭现筹进剿寻甸，著即督军分投进攻，以壮声势。该督有统军之责，自当分筹策应，不得稍涉观望。附近省城逆垒，著岑毓英会同马如龙力筹扫荡。其省防事宜仍著督饬宋延春等随时防范，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6 17—18页）

又谕：文麟奏行抵哈密筹办一切并履勘城垣、驻扎地势及请饬乌、科各城拨给驼只各折片。哈密地当孔道，自被乱后，人

物荒残，葫芦沟等处贼骑时有窥伺，著文麟督饬魏忠义等勤加侦探，随时搜剿，以备不虞。郡王伯锡尔之福晋筹办军需能顾大局，此次该回王又捐凑米麦以济军食，实属深明大义，即著传旨嘉奖，并饬各兵勇恪守营规，各属回部由各头目出具连环保结以固人心，但不可稍涉烦扰。文麟办理此事务当留心体察，妥为劝导。其蔡巴什湖屯田，即著酌量兴办，不可畏难自阻。哈城残毁已甚，应否兴修或择地建筑，著文麟会商景廉相度地势奏明办理。如须另筑，并著绘图贴说具奏，以备考核。哈密台站旷废，亟应复设以利邮传，并转运军粮、开办屯田须用驼只马牛甚多，该处荒残之区难以筹购亦系实情，自应于附近地方拨往。即著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明瑶分拨骆驼一千只、牛四百只、马四百匹、马鞍二百副。所拨驼只马牛务选健壮适用，不得以羸弱充数。其未到之先，并著伊勒屯、何琯先行借拨马一百匹，以便文麟将哈密各台站安设。其头三堡等处现在道路未通，准其暂缓兴复。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明瑶、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云南巡抚岑毓英奏：遵查东川府铜厂久废，驟难开办，且应在寻甸州采办炭斤，该州现为贼踞，请俟克复后再行议办。允之。

（卷246 18—19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壬午（1868.12.22）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击败窜匪、现拟移扎敦煌一折。肃州回逆分股窜入安西州境筑垒盘踞，经景廉派令总兵张玉春等驰往攻剿，破垒直入，贼众败窜，追杀二十余里复获大捷，其窜扑敦煌县境之贼亦经官军击败，剿办尚为得手。惟安、敦、玉一带地广兵单，贼踪飘忽异常，难保不乘隙复来肆行焚掠，必

须择要扼扎，方足以遏贼氛。景廉以敦煌地方较安、玉为完善，拟即带队亲赴该处驻扎，仍酌留数营分扎安西以为掎角，所筹尚妥。著即将安、玉挽运事宜布置就绪，即行驰赴敦煌以资镇抚，毋任该逆往来自如，致地方复遭蹂躏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46 21—22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乙酉（1868.12.25）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剿匪叠胜、葭境肃清、现仍带队出边、请拨马队以资追剿一折。窜葭逆匪经游击李考祥等在关山峁地方击败，大股屯踞张家坪，官军从旁冲击，游击刘崇庆等复带队拥上，毙贼甚多，追杀至小川沟口，葭境肃清；其边外回匪现扰扎萨克旗之宫堡，金顺仍督马队及英中等营前往，并令李考祥出边随剿，著即乘此声威并力追剿以殄贼氛。惟榆林、高家堡一带近有贼踪，是该逆意图回窜神、府续行东犯，不可不早为之防。目下河冰凝结，山右河、保等处在在堪虞，郑敦谨务饬在防将士昼夜梭巡，毋令贼骑偷越。张曜已入晋境，并著饬令该提督整队趱行前赴榆林，以资厚集。逆踪飘忽靡常，归、绥各边防守尤关紧要，著定安等分饬各将领勤加侦探，扼要严防，不准稍涉疏懈。神木、府谷等处究属空虚，左宗棠当会同刘典等严饬在事文武相机掩击，毋任贼股东趋，日形延蔓。金顺所部马队本属无多，且往来疲乏，剿办实觉不敷，察哈尔前次备调马队五百名，著文盛即在此项内酌拨二三百名，选派得力将弁管带，驰赴金顺军营随同攻剿，不得以疲羸应数。此起马队口粮，即著郑敦谨按月筹款解交金顺给发，俾资饱腾。秦之榆林无警，即晋之边境获安，该署抚务须源源接济，毋视为寻常协拨之款藉词推延。宋庆计已自豫起程，著李鹤年迅饬该提督赶紧赴汾驻扎以壮声援。金顺得此次所拨马队，兵力较厚，著

即会合张曜一军四面兜剿，迅竟全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6 24—26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丙戌（1868.12.26）

谕军机大臣等：昨因金顺奏葭境肃清，边外回匪肆扰，诚恐河冰凝结，山右河、保等处在在堪虞，当经谕令该统兵大臣等檄饬各军分投防剿。现据金顺奏由边外驰回榆林，探悉小川沟窜贼盘踞海会寺、马湖峪一带，响水堡迤南复有大股屯踞。边外蒙地一片沙漠，无险可扼，金顺所部兵力甚单，若不会合马步各军亟图防范，设该匪乘虚东窜，必至防不胜防。著郑敦谨遵奉前旨檄饬张曜星驰赴榆以厚兵力，李鹤年迅饬宋庆统带所部赶紧赴汾州驻扎以壮声援，并著文盛遵奉前谕将备调马队官兵内迅拨二三百名，派员管带驰赴金顺军营随同攻剿，毋稍迟延。各军未到以前，金顺务当就现有兵力实力防剿。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等迅即严饬在事文武相机剿办，先东北而后西南，毋任贼股东趋，更成不了之局。金顺驻兵榆林，与宁夏、花、定相距较远，不能兼顾，设回匪勾结西窜，则该处亦甚可虞。著丰绅先事密筹防范，以免疏失。郑敦谨、刘典拨定协饷暨河东道应解宁夏之饷，即著按月如数批解金顺行营以资匀拨，毋稍延欠。蒙兵截剿窜匪，因众寡不敌以致东犯逼近河干，扎萨克召相距萨、托、包头镇均不过三百余里，该处情形均形吃紧，冰桥凝结，何堪一误再误？现在定安等已饬达尔济等督队分路防剿，大同镇官兵亦已到防，绥远右卫官兵交马升调遣往萨、清一带扼扎，即著定安、桂成、杜嘎尔等责成各路防军沿河实力堵剿，遇贼即击，毋得稍涉松懈，致干重咎。杀虎口监督所拨税课银二万两，著定安等咨催迎提，以期妥速。察哈尔暨晋省沿河一带及宣化地方，著文盛、郑敦谨、官文一体认真严防。定安等

前请户部筹拨银十万两，现在河防吃紧，饷项缺乏，著户部迅速拨饷十万两以济急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请饬拨协饷等语。金顺所部马步各营现在榆林一带剿贼，需饷孔亟，自应迅拨饷项以资饱腾。该副都统请由天津每月协济饷银一万两，著崇厚按月照数筹拨解交金顺军营，毋稍延缓。将此谕令知之。

（卷246 27—29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丁亥（1868.12.27）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锡纶奏历陈布伦托海情形一折。布伦托海创建新城，皆系李云麟偏执己见，冒昧从事，以致无事之地横生枝节，实属乖谬已极。福济等体察该处情形宜静不宜动，宜虚不宜实，并深悉其受病之由，办理必有把握，自应及早另筹良策，力革前非。著即将叛民赶紧戡定，悉心相度机宜，妥筹办法，务使各处流民及各属部落均安生业，免致复起事端，以靖边疆而副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6 31—32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戊子（1868.12.28）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等奏河防吃紧，请调官兵马匹以资防剿一折。陕省土、回各匪扰及神木，窜出边外，扎萨克乌绅贝子旗等处、榆林附近地方贼势日重，并据获贼供该逆股有分窜河、保营、包头镇抢掠之意，归绥河防此时万分吃紧。著定安等会商社嘎尔先就现有兵力相机进击，并饬达尔济过河截剿以遏狂氛。包头镇浚濠筑墙想已竣事，并著饬令马升督率兵勇会合该处团练加意防范，毋稍疏虞。归绥现存察哈尔各队马匹膘分不齐，著文盛即由商都两翼大仆寺牧群挑膘壮马五百匹，迅派妥员解由草地驰赴定安等军营以资剿击。该将军等所请调拨现驻南苑之吉林、黑龙江马队一千名、前锋护军营马队五百名、威远步

队八百名，应领军火饷干等款由神机营核发。又，天津洋枪队一千名应需军火等项由三口通商大臣按月筹拨，本日已交神机营王大臣等速议具奏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记名提督傅先宗为甘肃凉州镇总兵官。

（卷246 32—33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己丑（1868.12.29）

谕军机大臣等：直隶提督刘铭传所部勇丁向称得力，捻逆荡平后该军移扎山东张秋镇休息已有时日。昨据定安奏回匪窜扰扎萨克乌绅贝子旗等处，归绥情形吃重，山西大同、直隶宣化一带亟应严防，著曾国藩、李鸿章传知刘铭传即行来京陛见，迅赴本任以重职守。其驻扎张秋勇队并令派委得力之员实力整顿，听候调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7 1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乙未（1869.1.4）

谕军机大臣等：文盛奏遵拨马队赴陕并筹办防务一折。察哈尔备调马队三百名，该都统已遵调进口，著即饬令迅速启行前赴金顺军营听候调遣，毋许稍有延缓。察哈尔界连归绥，现值冬令，河冰凝结，甘省回匪既窜扰扎萨克旗，难保不乘隙东犯，自应先事筹防。文盛拟派张家口驻防兵五百名、察哈尔八旗马队一千名择要驻扎，著即督饬该官兵等勤加操练，随时确探归绥一带情形，认真防范。所需马干等项银两，著宜成于张家口税银内提留银二万两，由文盛随时动用。需用军火等项，已谕令工部武备院照数拨发矣。将此谕知文盛，并传谕宜成知之。

（卷247 10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丙申（1869.1.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定安奏陕省回匪扰及神木，窜至边外扎萨克乌绅贝子旗地方，当经谕令定安等相机进击，旋又调拨神机营及天津劲旅前往助剿。第恐边外地方辽阔，贼情飘忽，值此河冰凝结之时尤恐乘间窜渡，现在归绥防务若何？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城等处是否安谧？有无回逆窜近该处？著定安、郑敦谨确切探明，据实迅速覆奏以慰廑系，并著定安会同杜嘎尔认真堵剿，毋令该逆得以渡河扰及完善。定安身膺重寄，自当竭力防剿，郑敦谨有统辖全省之责，岂得置之不问？倘有边外贼情消息，即著妥筹兼顾，随时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定安等奏：现在匪踪去河较远，萨拉齐等处安谧如常。报闻。

又谕：前因陕省奏拨饷项由户部议令湖南将捐项四成归陕、甘两省分用，嗣又准刘典所请，谕令郭柏荫、何璟将湖北分收湖南销售淮盐厘金全数解陕，原以陕饷支绌，藉此资其饱腾。兹据刘典奏称屡次催提并未分厘解到。该省军事方殷，现又收抚扈彰一股，筹给口食并安插经费无款拨发，自系实情，且湖南系属完善之区，捐输各款尚易为力，刘崐自应统筹全局，彼此兼顾。所有前经部议分成捐输银两，著即按照成数随时分解，并就近催令道员易润坛将其准拨湖北分收淮盐厘金全数起解，毋再藉词推延，致陕军日形匮乏。刘典即酌量派员迎提到营以资应用。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7 11—13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己亥（1869.1.8）

又谕：定安、桂成奏沿河沿边一带道路及扼要处所绘图呈览并截剿贼匪情形各折片。贼党马系禁等三四千人现在准噶尔旗南界古城哈喇寨及迤西拉拜山等处盘踞，该处路径崎岖，扎那格尔第、达尔济以兵力过单未便深入，即在沁扎木招地方扼扎，距

贼尚有百余里。此时河冰凝结，难保该逆不乘隙东窜。定安、桂成务当饬令该员子等督率所部严密防范，勤加侦探，遇有贼踪窜近，即行奋力截剿，毋任扰及河干，并令杜嘎尔、马升督带官兵认真梭巡，毋稍大意。前调神机营马步各队及天津洋枪队均已陆续起程，俟此项官兵到后兵力较厚，即著定安、桂成相机调度，饬令会合杜嘎尔所带之兵探明贼踪，过河进剿，扫荡逆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官军攻克新路坡等处、现在进剿情形一折。河州逆匪久踞新路坡，经穆图善督军攻拔，乘胜收复泰子寺汛城并踏平祁家集逆巢，办理尚为得手。河州悍贼俱在大东乡，而三甲集为大东乡咽喉，必须将该处攻克，方能次第扫荡。著穆图善檄饬各军稳扎稳进，将三甲集回匪克日歼除，以期节节进剿，廓清河州全境。甘省兵食久罄，各营刈草为糈，藉资果腹，困苦情形殊堪矜悯。著左宗棠懔遵九月十八日谕旨将甘饷源源分拨，以济饥军。傅先宗前已补授凉州镇总兵，该员现在请假回籍，著穆图善催令迅赴新任，以重职守。傅先宗简放是缺能否胜任？并著穆图善查明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遵查傅先宗久历戎行，堪胜凉州总兵之任。报闻。

（卷247　17—18页）

以哈密击退贼匪出力，赏佐领达三布副都统衔，余升叙有差。

（卷247　20页）

同治七年十一月辛丑（1869.1.10）

又谕：左宗棠等奏各路击贼获胜、现筹布置情形、郑敦谨奏沿河击退窜匪并请饬宋庆无庸入晋各折片。绥德、延安等处土、回各匪叠经成定康、刘厚填各军剿击，歼毙甚多，贼势渐已衰蹙。左宗棠檄令刘松山一军由陕州茅津渡河入晋，径赴汾

州，并以宋庆一军北趋宁朔，为归绥后劲，所筹甚是。著即饬令刘松山于到汾后择地驻扎，先固晋防，并探听军情，自酌进止。张曜不久即抵榆林，自可与金顺会商战事。惟黄河冰桥早结，秦之西北空虚，仍应力筹兼顾，扼贼东趋。著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迅饬刘端冕等分投追击，痛殄逆氛，使不得乘机北窜。其据董志原之陕回食竭求抚，能否就地安插，并著该大臣等随时酌办。沿河贼匪分窜永宁、大宁等处，虽经晋军击回，难保不乘隙偷渡。仍著郑敦谨督率在防将士及沿河各地方文武于河冰未冻之前昼夜梭巡，见贼即击，不准稍有疏虞。……

（卷247 21—22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丙午（1869.1.15）

又谕：定安等奏贼匪窜近河干、各队防剿情形一折。贼匪分扑包头镇昭君坟，大股在十里长滩等处，官军分路进剿。达尔济所部小有失利，亟应速筹守御，扼贼窜扰东北之路。著定安、桂成橃饬达尔济等军防剿兼施，将逼近河干之匪节节扫荡，悉数殄除，以期次第廓清。喇嘛湾对岸已见边马，托城防务吃紧，该将军现调驻扎萨拉齐之绥远步队一千名分防包头托城，即著定安等就现有兵力相机布置，严密防守，并著左宗棠督饬北路官军觇贼所向认真截击，毋令续窜边外致匪势益肆蔓延。郑敦谨务当严檄沿河兵勇实力堵御，不可稍有疏虞。宋庆现在行抵何处？著郑敦谨、李鹤年催令该提督懔遵叠次谕旨，星夜遄行径赴归绥以厚兵力。神机营所拨各队及天津洋枪队业经起程，著神机营王大臣催令该官兵兼程前进，迅速赴防协剿，毋稍迟滞，致误戎机。计黑龙江、吉林等处官兵刻下可抵杀虎口一带，如托、清等处军情紧急，定安当饬就近径赴该处防剿，以免周折。萨拉齐、包头为贼匪所垂涎，声东击西是其故技，应如何严密布置之处，定安等当加意防范，毋稍疏忽。将此由六百

里各谕令知之。

（卷248 9—11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丁未（1869.1.16）

又谕：麟兴等奏经费支绌、请旨饬催一折。乌、科两城地处极边，情形困苦，现在防守尤关紧要，兵丁待饷孔殷，亟应迅筹接济。著郑敦谨速饬藩司无论何款将乌、科二城应领本年经费银两赶紧拨解，务于年内解赴归绥道衙门，饬交领饷委员星速解赴乌里雅苏台以资接济，不得稍有迟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福济、锡纶奏现存满兵请改地安插一折。伊犁、巴燕岱、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各城驻防满兵自回逆倡乱以后迁徙流亡，所余仅一百五十人，锋镝余生，殊堪矜悯。若留于西路征剿，亦不成一队，自应照福济等所请改地安置。即著于绥远城、热河、张家口三处分别安插，毋庸改隶京旗。福济等即按定人数妥筹资遣分隶各处，仍照该官兵等原有职任钱粮坐补，以示体恤。此项官兵到时，定安、麒庆、文盛仍责令照常操演，毋令游手好闲，坐耗饷糈。布伦托海剿匪应需兵力，著福济、锡纶妥商筹办，毋稍贻误。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48 12—13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壬子（1869.1.21）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贼众东趋、督兵剿办一折。边外回匪东趋麻地沟、哈喇寨一带，金顺闻信后即带兵东趋府谷，先据渡口，视贼所在，截其窜渡，所筹甚合机宜。现在榆林既有总兵刘厚基一军，张曜之军计日亦可赶到，则郡城不至空虚。金顺已赴府谷，自当一意剿截东窜之贼，以免顾此失彼。即著该副都统会同张曜督饬官军实力防剿，毋令该逆得以东渡。如边内兵力已厚，或绕至清、托一带与归绥各军联络声势合力堵

剿。仍著该副都统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协领富勒珲、记名副都统托克屯前据都兴阿保奏，曾降旨饬令来京，现该二员在金顺军营办理粮台等事，倘可派员接替，即著饬令来京听候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两江总督马新贻奏：上年各属被灾减征，本省各标兵米不敷给发，请截留江北新漕八千六百六十石均匀搭放。允之。

（卷248 17—18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甲寅（1869.1.23）

以甘肃安西等处叠剿窜匪暨筹办城防出力，予总兵官张玉春以提督简放，赏副将蒋富山、范如松巴图鲁名号，侍卫诚庆等花翎，县丞张厚庆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守备唐清海、千总陈大宾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48 23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乙卯（1869.1.24）

谕军机大臣等：郑敦谨奏河防吃重、近日堵御情形暨因病请假各折。贼匪窥伺河干，出没无常，北自包头、河保，南至乡、吉，河冰凝结，处处吃紧。郑敦谨已飞咨定安商令杜嘎尔统带神机营新到官军相机进剿，飞催张曜由河曲克日过河截击神木北窜之贼，以为包头援应。即著照所拟飞催各路官军分投堵剿，毋稍迟误。宋庆行抵何处？并著催令速赴归化以资厚集。陈湜有专办河防之责，宁乡、永和、大宁各境叠有贼匪沿河窜扰，虽屡经官军击退，而来去无定，河岸绵长，偷越堪虞。著郑敦谨严饬陈湜会督在防文武往来梭巡，遇贼即击，不可稍涉大意，再干重咎。郑敦谨现在患病，著赏假一个月安心调摄。其军务及紧要事件，仍著亲为办理。前任山东巡抚阎敬铭患病闻已就痊，现在寓居何处？著郑敦谨催令迅赴山西省城，毋许托故迟延。阎敬铭到太原时即由郑敦谨具奏，听候谕旨。将此

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寻奏：阎敬铭病体未痊，仍请展假调理。报闻。

（卷248 24—25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丙辰（1869.1.25）

又谕：定安等奏连日击退贼匪情形一折。回逆马政和等股窜扰唐盖、谟多等处，经杜嘎尔、马升督率包、托两路官兵分投奋击，贼均败退。马升现已回包头大营驻扎，并于中滩、昭君坟地方添兵防守，布置尚属周密。惟该逆等均在哈拉寨、十里长滩一带负隅踞险，难保不偷越冰桥，自应迅筹截剿，力遏贼氛。著定安、桂成仍商同杜嘎尔督饬扎那格尔第、达尔济并檄饬马升均就现有兵力于沿河地面扼要严防，相机剿击，毋任该逆乘虚抢渡。神机营所拨各队，除吉林、黑龙江兵已由定安派赴托城外，其余马步各队并天津所拨队日内计可陆续抵绥。定安等当即咨令杜嘎尔督饬带队官会同在防将士确探贼踪，节节进剿，以期早殄逆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8 27—28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丁巳（1869.1.26）

谕内阁：岑毓英奏官军克复澄江府城、各路剿匪获胜一折。云南澄江府城久为回匪窜踞，经岑毓英督派各军进攻，叠破逆垒多处，直逼城下昼夜环攻，复经马如龙派员将援贼马自新斩毙；十月十四日，官军架梯登城，歼毙迤西逆首伪中郎将张鹏程，殪贼一千余名，搜获伪印、伪札等件；其派援武定之师复将沙浪、果冬树等逆垒全行攻拔，擒斩伪裕信大将军沙映棠，阵斩茶伪大将军，歼除逆党多名；攻剿邵甸之军连破矣者村堡逆垒七座，毙贼二百余名，生擒徐伪中郎将、杨伪将军正法。剿办均属得手。即著岑毓英督饬各军乘胜进剿，肃清全境。

（卷248 28—29页）

又谕：岑毓英奏官军收复府城、各路剿匪获胜各折片。澄江府城失陷，贼焰日张，岑毓英于克复呈贡后派令何秀林等移兵进攻，叠破逆垒，张元林率众乞降，官军仍加劲围击，乘胜入城，歼毙逆首，当将府城收复；复饬何秀林等进攻嵩明，其沙浪、果冬村、矣者村堡等处逆垒并经张保和、黄文学、李廷标等攻拔，擒斩伪将多名。剿办甚为奋勉。现在省城粮路较宽，惟武定、邵甸一带尚未肃清，著岑毓英仍饬黄文学等相机渡河，联络诸军规复武定，一面饬令李廷标等攻剿邵甸，毋稍松劲。该抚现回省城，并著商同马如龙督饬各将弁将附城贼营悉数扫荡。刘岳昭亦当严饬各军迅取寻甸，并会合岑毓英所派将士分路兜剿，以收夹击之效。已革守备张元林通贼献城，其罪本无可贷，兹据该抚奏称随同克复府城，伤疾甚重，著暂缓正法，俟其立功后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8 29—30页）

以云南防守省城出力，复已革副将李维述、知县黄紫诏等职。

予云南澄江阵亡守备杨士代、千总金满堂、把总缪发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48 31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己未（1869.1.28）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官军剿贼叠胜情形一折。高逆余党张万飞等纠合内窜，经成定康痛剿获胜，余贼向清涧窜逸；周绍濂一军复将中部宜君窜贼击退；董志原逆回突入甘肃正宁县城并分扰邠州、三水北境，均经刘厚云、黄鼎两军击败；其窜扑泾州之贼，亦经雷正绾驰援解围。剿办尚为得手。惟洛川、澄城、郃阳、白水等处尚有贼骑出没，著仍饬周绍濂实力搜捕，悉数歼除，并饬成定康将窜向清涧之贼迅速追剿。董志原贼匪虽

已被击回巢，而来去无定，仍当督饬各军分投堵剿，遇贼即击，毋令深入陕境。其榆林一带及边外窜匪虽经金顺督军追剿，而后路必须有兵策应，杜其续窜之路，使边外之贼势成孤立，较易歼除，且延、榆、绥沿河一带尤必随处有兵截击，庶不至窜越邻疆。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务当妥筹兼顾，以维全局。回目马得彦等递禀乞抚未必可恃，该大臣等当严饬诸军奋力进剿，慑以兵威，察其真心悔罪酌量收抚，方为一劳永逸之计。陕甘贼匪头绪纷繁，应如何入手、次第翦除之处，著左宗棠等熟筹方略，迅图大举，毋稍迁延。左宗棠另片奏彭玉麟于水师月饷赢余项下拨解该督军营银二万两，尚属能顾大局。又片奏游击丁汰洋所部勇丁缺额甚多，意图冒饷，著即于军前正法，以肃军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9 1—2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丙寅（1869.2.4）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刘典奏陕饷支绌、请饬添拨一折，当经降旨交户部议奏。兹据该部奏称陕西饷银尚不敷一百四十万两，应俟各省厘金覆奏后再行通盘核计，斟酌办理。惟该省现在情形万紧，待饷孔殷，所有江苏、广东、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等处欠解该省协饷为数尚多，自应迅速筹解。著文煜、马新贻、瑞麟、英桂、丁日昌、李福泰、师曾赶紧照数拨解，并著郭柏荫、何璟饬令江汉关监督迅速筹拨，毋再迟误。左宗棠、刘典于各省饷银到时，分匀支放，以收饱腾之效。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文煜、马新贻、瑞麟、英桂、郭柏荫、丁日昌、李福泰、刘典，并传谕何璟、师曾知之。

（卷249 16页）

又谕：福济、锡纶奏叛贼蔓延、请调援兵一折。布伦托海叛民变乱日久，蒙兵既不能用，民勇又无从招募，以致欲剿无

兵。现在悍贼虽止三百余人，胁从不过七八百人，而厄鲁特十苏木人心涣散，棍噶扎勒参招集之兵耗饷无功，听贼蔓延，燎原立见，亟宜派兵剿办，以遏乱萌。文麟带勇已抵哈密，著先其所急于此项练勇内调拨一千名或五六百名，遴派妥实营官带至科城交福济、锡纶统率西进，剿抚兼施，以期早日蒇事。著文麟、景廉迅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49 17—18页）

两江总督马新贻等奏现在应办事宜最要者六条，曰：培养民生以筹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得旨：所陈六条，该督其实心实力为之。勿骛虚名，勿求速效。总期于国事民生有济，毋得徒托空言。

陕西布政使林寿图开缺养亲，以四川按察使翁同爵为陕西布政使，湖北安襄郧荆道英祥为四川按察使。

（卷249 19—20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丁卯（1869.2.5）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攻剿寻甸贼匪获胜一折。回逆盘踞寻甸为省城贼匪声援，经刘岳昭督军进剿，收复果马一带地方，并在塘子张、徐湾等处击贼叠胜。寻贼复环筑碉楼负隅抗拒，官军分道并进，攻其附郭贼垒，贼势已孤，而富民逆回胆敢率党来援，自应添兵痛加剿洗。该督现已派令道员刘岳曙统带所部驰往援剿，并亲赴寻营调度，著即严饬诸军迅将此股援贼尽数截杀，毋令蔓延，一面督率各营并力攻城，期于速拔，不得旷日持久，致误戎机。现在澄江府城业经岑毓英派员克复，若得寻甸速下，则官军声势联络更易得手，省城之围不难立解。该督、抚其随时互相策应，迅奏肤公。寻甸克复后，刘岳昭务

当乘胜扫荡直前，毋稍迟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寻甸阵亡参将李克昌等十九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49 20—21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戊辰（1869.2.6）

谕：……布伦托海叛贼蔓延，亟应及早剿洗，昨已谕文麟等拨兵援剿。福济、锡纶一俟哈密兵勇到时，即行统率西进迅殄贼氛，不可因循致误。

（卷249 23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己巳（1869.2.7）

署陕西巡抚刘典奏：查明总兵胡世英所部在延安、绥德滋事，胡世英时在定边随剿，鞭长莫及，情尚可原。惟贼攻保安、安塞之时，该总兵并不派兵往援，实难辞咎。请交部议处。从之。

（卷249 24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庚午（1869.2.8）

又谕：郑敦谨奏沿河击退窜匪、永宁渡河之军剿贼大胜，定安等奏南北官军击退踞匪并请由神木截剿各折片。晋省沿河西岸北自包头，南至乡、吉，到处贼匪纷至沓来，窥伺河干，张曜已至河曲分兵渡河，金顺由十里长滩北进，会军进剿；大宁、永和、临县等处窜匪，陈湜等往来纵击，各路均有斩擒，该匪纷纷回窜。仍著定安、桂成、郑敦谨严檄在事各员弁尽力追剿，毋稍松劲，一面稳慎设防，昼夜守御，不可为贼所乘。刘松山一军由永宁州过河，于小理川、大理川等处踏平贼巢二十余处，毙贼无数，败匪南窜。该提督统兵过河获此大捷，洵属奋勇可嘉，著左宗棠仍饬刘松山统带全军再向西南压剿，迅殄贼氛，以竟全功。十里长滩及东北一带踞匪经金顺等军分路剿洗向西败窜，距托、清较远，距萨尚近，著定安等檄饬马升沿河实力

堵截，咨会杜嘎尔饬令达尔济、乌尔图那逊竭力追剿，与金顺、张曜等会合夹击以收聚歼之效。逆匪败遁西窜，势必沿边铤走，榆林、神木一带亟须有重兵截剿，金顺现已带队折回神木，著即相机进兵迎头剿办，并著郑敦谨飞催宋庆赶赴太原，就近驰赴神木出边截剿。宋庆前有从卫辉、彰德两府取道入直之说，著官文、李鹤年沿途飞催遵程前进，毋得稍涉迟延致误戎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请饬催军饷，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奏称左宗棠前奏陕甘缺饷数目暨请增拨巨款并未明晰，前拨六成洋税一百万两未尝无裨于陕饷；其各省厘金应由各该省定议，再行覆核筹拨，于拨饷之期并无迟误；陕省缺饷数目，据刘典奏明每年需银三百万两，除本省所入及江、广、粤海、闽海、江汉协饷外，仍不敷银一百四十万两，自应酌量添拨；甘省情形虽据穆图善陈奏月需饷四十万两，未据逐款分晰等语。陕、甘常年军饷及现在用兵饷需必须逐款分明方免辗辘。陕省据刘典所奏缺饷已有确数，著该部迅即酌度情形汇案添拨，以资接济。甘省每年实需饷若干，除本省入款及各处协款外缺饷若干，各省专协甘肃之款何处尚能协济，何处并不协济，著左宗棠、穆图善会同核议，缕悉陈明，再由该部酌核办理。其提拨六成洋税一百万两，除浙海关已全数解清外，闽海关尚欠解银十万两，江汉关尚欠解银七万两。江海关据报年内筹解一二批，而筹解银数及欠解银数并未声明。粤海关奉拨银两既未筹解，又未登覆，更属疲玩。著英桂、马新贻、郭柏荫、丁日昌、何璟、师曾各将奉拨未解银两迅即扫数解清，不准稍有蒂欠。各省抽厘收捐情形本令各该督、抚于年内具奏，安徽、浙江、湖北业经奏到，昨据刘坤一奏明江西裁撤厘卡各情较往岁收数十减三四，请自明年二月始按月协济陕省二万两，此外江苏、广东、

福建均未覆奏。著马新贻、丁日昌、瑞麟、英桂、卞宝第懔遵前旨迅速详查覆奏，不得再有延误。其提拨河东饷银二十万两与晋省司库款项无涉，所有山西欠解郭宝昌及左宗棠两营四个月饷银十四万两，著郑敦谨赶紧如数补解，不得因河东已拨前项银两即行藉端推诿。至吴棠前奏各省赴川劝捐委员无庸分赴各属，陕省筹饷较他省情形尤亟，如陕省委员赴川省各属劝捐尚无流弊，仍可照旧举行，著吴棠察度情形秉公酌办。其提拨陕饷二十万两仅据解过三万两，所有欠解银十七万两并著该督迅即筹解，毋误急需。郭宝昌一军现已增募马队三千余，于陕饷有无窒碍？著左宗棠悉心酌办。户部原折著钞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郑敦谨、马新贻、瑞麟、英桂、吴棠、郭柏荫、丁日昌、卞宝第，并传谕何璟、师曾知之。

（卷249 27—30页）

同治七年十二月壬申（1869.2.10）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截剿逼河大股踞匪叠胜、河、保解严、现回榆林察看贼踪剿办一折。此次逆匪窥伺河干，经金顺由十里长滩进剿叠获大胜，毙贼甚多，前据定安具奏，已谕知该副都统相机剿办。现在逆踪西窜已至乌龙堡等处，榆郡空虚，难保不希图扑犯，刘厚基既回榆林，该副都统亦带队同到，即著和衷商办，相机截剿。张曜此次赴援迅速，并驰至边外古城地方与金顺会商进剿机宜，洵属勇往，并著金顺随时筹商，联为一气，以资策应。倘有大股贼踪窜近，即行分路夹剿以靖地方。另片奏请饬绥远筹解驼只等语。陕北转运艰难，需驼甚亟，即著定安等于伊克昭、乌兰察布、锡林郭勒三盟内筹办骆驼三千只，配带鞍绳，于来年正月解赴榆林以资转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古城等处剿办回匪叠胜，复已革副都统常福职并赏还头品顶带，赏记名副都统永庆、依精阿、总兵官田玉广一品封典，游击胡有胜、都司俞厚安、何维恺、李大胜、梁肇荣、熊履山巴图鲁名号，知县王辑瑞同知衔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49 33—34页）

同治八年正月戊寅（1869.2.16）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攻克富民县城、分兵援应各营一折。岑毓英自克复澄江后，即将该处余匪搜杀，斩馘逆回马葵等，内患已清。正拟分兵攻击附省逆垒，而武定逆匪分窜新兴、嵩、寻应援各贼，田仲兴在新兴极力抵御，幸未疏虞。惟寻甸援贼万余势甚吃紧，若不并力剿洗，则嵩明、寻甸二城不能速拔，防剿各军俱为贼所牵掣。刘岳昭现已亲赴寻甸督战获胜，岑毓英复派员克复富民，断贼咽喉要地，正可乘此声势会督诸军合力截击，毋令死灰复燃。著刘岳昭、岑毓英相机剿办，迅扫逆氛。寻甸贼粮缺乏，势难久踞，富民既克，嵩、寻逆匪已无路可归。惟贼匪尚有三万余，恐其夺路狂奔，又成滋蔓。著岑毓英严饬李维述固守厂口，防贼冲突，并饬张保和等严扼富民各要隘，毋稍疏失。该县善后事宜尤应妥为筹办，以定人心。其新兴军务，岑毓英已派王正坤等前往助剿，著即饬令会同田仲兴迅将州城恢复，毋得旷日持久。省外逆垒仍著该抚次第扫荡，以孤贼势而解城围。岑毓英另片奏胞弟岑毓宝援剿出力，可否给予奖励等语。同知岑毓宝著以知府用，嗣后续有劳绩，著咨由刘岳昭奏请奖叙。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云南巡抚岑毓英奏：军务未竣，请将同治七年大计展缓举行。从之。

以云南克复澄江等城出力，擢参将马忠以总兵官用，游击何秀林以副将用，与总兵官曹星柏、游击张保和、邵天贵均赏

巴图鲁名号，副将察兴阿、同知钟念祖等花翎，千总张嘉福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予云南富民等处阵亡守备马鸣銮、把总段联甲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50 5—7页）

同治八年正月己卯（1869.2.17）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回匪窜扰南路州县、筹办防剿一折。陕回由渭河偷渡，阑入秦州、清水、秦安地面，勾结附近游匪四出滋扰，且与董志原贼巢相距甚近，省城黄河、狄道洮河正在结冰之际，设竟踏冰直渡，则到处滋蔓，势成燎原，省垣空虚，大局尤为可虑。穆图善现饬前敌各军扼要分扎，相机进捣三甲集，作步步为营之计，一面单骑旋省筹备刍粮，整理附省各营，以防河州东南乡回匪渡冰东窜。即著严檄各将士将窜甘陕回迅图攻击，力解秦安之围，并飞咨驻陕各路官军一并设法截剿，毋得推诿观望，贻误事机。穆图善将省防布置稳固，仍须出省督师，以期调度较灵。金顺现在榆林剿办陕西北路窜匪正在得手之际，势难抽调回甘，穆图善仍须就现有兵力认真激励，以资攻剿。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定安、桂成奏豫军追剿河西窜匪叠胜、成禄奏请饬催指拨银两各折片。张曜一军在十里长滩击贼获胜后，即由乌兰布拉一带向北进剿，行至达拉特旗地方，贼众列队抗拒，经张曜督军纵击，马步各贼纷纷败窜，乘胜由小古城一路西进，连踏贼踞村庄三十余处，斩获甚伙。败匪复敢纠合骑贼数千回扑，各营并力剿击，擒斩悍匪贼目多名，余贼均向西南逃窜，河西及准噶尔贝子境内均无贼踪，剿办甚为得手。现在此股贼匪穷蹙已极，亟应乘此声威尽力追剿，著定安、桂成催令达尔济、乌尔图那逊各队与张曜所部互相联络，三面环击，务将此股丑类

聚而歼旃，毋令回窜，沿河一带防兵仍当实力堵御，不可因贼踪较远稍涉松懈。著定安等知照杜嘎尔飞饬马升认真防范，以免疏虞，并著郑敦谨随时妥筹兼顾。前因成禄军营饷缺，曾令户部于湖北、山西河东欠解新疆协饷项下指拨该军饷银一二十万两。山西河东应解指拨成禄军营饷项，著郑敦谨赶紧措解，务于春间解到成禄军营以应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0 8—10页）

又谕：成禄奏肃军连日攻剿、请于凯撤各军内挑拨马步西征、拟派道员办理转运各折片。肃州东、北两面及南面甫经官军围攻，旋因南山扁都口回股出窜，硖口等处叠陷，我军失利。成禄剿办肃州逆匪日久无功，似此梭巡畏缩，军务尚有了期耶？著成禄会合诸军实力进剿，将肃城迅图克复，以期振旅出关，毋再托故迟延自干罪戾。归化城距肃州相去甚远，若在该处设局转运，程途纡折，一切诸多掣肘，所请令归绥道兴奎办理后路转运之处，著毋庸议。直东凯撤各军，左宗棠各营现已回秦剿匪，李鸿章所部亦尚留防各路，一时均难抽调，况成禄军营饷项本属不敷，岂可再派兵勇？该提督当就现有兵力节节扫荡，迅殄逆氛。前因营勇溃变，经成禄将王仁和等奏参，当降旨将王仁和革职仍留署任，王礼和发往新疆。又据穆图善奏称王仁和统率无方，不胜重任，复降旨将王仁和毋庸再留署任，撤去统领。该革员等情节较重，成禄请将仁字一军仍令王仁和统带，王礼和暂缓赴戍，留于军营之处，均不准行。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奏请调军火以资攻剿等语。现在成禄围攻肃州，需用炮火紧急，甘省地方素无纯铁堪以造铸，现捻患肃清，湘、淮各军所有开花大炮等件正可抽调赴甘以利攻剿。该提督现已派员赴江南领运，即著马新贻酌拨头号开花炮二尊、二号开花

炮二尊、头、二号开花炮子各二百颗、洋药数千斤，即交该委员运解回营以期迅拔坚城，毋误要需。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50 10—11页）

同治八年正月甲申（1869.2.22）

又谕：麟兴等奏布伦托海请调哈密援兵、先将大概情形预为筹画一折。前因福济、锡纶奏叛民变乱亟图进剿，叠谕文麟于哈密拨出兵勇一千名迅速赴援。兹据该将军等奏称此项兵勇由哈密至巴里坤，绕道乌、科再至布伦托海，沿途行走维艰，各台站应付不及；现在索伦等众三千四百余名已抵雅尔玉尔地方，该人众素称劲旅，若就近调用，较之远调哈勇尤为便捷等语。布伦托海距雅尔玉尔由间道仅有十余站，转瞬春深冻解，道路自利遄行。惟该人众辛苦余生，未及休息即令其荷戈从戎，能否得力？哈密兵勇远来既属不易，而该人众尚有数千，亦未便任其弃置，著麟兴、锦丕勒多尔济、荣全、福济、锡纶彼此熟商，不必各存成见。如该人众略加训练可以调用，即著福济、锡纶咨明文麟将前调兵勇暂为停拨；如仍须哈兵前来，其添设台站及应付口粮各事宜该大臣等尤当先行筹画，毋误师行。索纶人众到后，无论调用与否，应于何地安插俾无失所之处，麟兴等务须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0 21—22页）

同治八年正月乙酉（1869.2.23）

谕军机大臣等：郑敦谨奏沿河贼匪被击西窜并剿贼续胜情形一折。山西北路一带地方屡有陕回窥伺河干，希图东犯，经张曜、马升等督军迎剿斩馘甚多。前经定安奏到，曾降旨令该将军等饬知达尔济、乌尔图那逊会同张曜所部相机追剿。即著仍遵前旨乘此得手之际奋力剿办，毋任逃逸。其中路永和、大宁、吉州各处，复经已革臬司陈湜率勇过河与副将何鸣高、李

运春等分路追剿，叠获胜仗，百里以内已无匪踪。春气融和，河冰渐泮，自可较有把握。第贼情诡谲，不可因其远窜稍涉疏懈，仍著郑敦谨督饬陈湜等严密防剿以保完善之区。宋庆一军拟由神木趋赴防所，著催令前进与张曜等军联络一气，用资堵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

又谕：文麟奏请饬催乌、科两城迅解驼马等项、并请饬山西巡抚筹解欠饷各折片。哈密需用驼只马牛系为转运军粮，开办屯田。前谕麟兴等迅拨骆驼一千只、牛四百只、马四百匹、马鞍二百副以备应用，兹据文麟奏称该城运务、屯务待用孔亟，请再饬催等语。昨据麟兴等奏遵拨哈密牲畜咨商备调尚不足数，并缺少全副马鞍。惟该城军务方殷，所需驼马等件实系刻不可缓，著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明瑶仍遵前旨，务选膘壮牲畜如数筹解， 不得以羸弱充数。 其需用马鞍亦应设法筹办，毋许推诿。山西欠解哈密专饷为数尚多，著郑敦谨督饬藩司无论何款迅速设法宽为筹拨，即交该城委员领解赴营俾济急需，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蒙古台阳川阵亡守备包庆余等祭葬、世职。

（卷250 22—24页）

同治八年正月丙戌（1869.2.24）

以甘肃洮州剿办回匪出力，赏提督张万美一品封典，副都统谦禧、总兵官叶广胜、方德湘、许耀文、副将姚正高、张兴元、石在位、梅天海、杨永成、张胜元、彭清胜、桂兴得、吴甲申、参将吴定安、徐炳元、何元明、张万成、李成林、张金魁、游击姬伏信、委防御满达里、都司康学连、赵谦士、胡炳南、刘大顺、张从志巴图鲁名号，佐领莫尔根布、知州周浩等花翎，千总李盈发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50 25页）

同治八年正月庚寅（1869.2.28）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北路官军获胜、剿办窜边贼匪续获胜仗、回逆求抚未可深信各折片。成定康、刘松山等军由清涧及绥德等处进剿叠获大捷，事机极为顺利。在事尤为出力之将领、士卒，著左宗棠等存记汇案保奏，候旨施恩。匪势现极穷蹙，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务当饬令各军乘此声威分路进攻，将败残余匪悉数歼除，为次第廓清之计。董福祥恃镇靖堡为坚巢，其眷属则窃踞靖边，该逆一日不除，贼党一日不尽。著左宗棠等檄饬刘松山统率所部进攻镇靖堡，径捣贼巢，迅歼丑类。惟师行日远，转馈愈难，应如何源源接济俾军食不至缺乏之处，著该大臣等妥筹办理。窜边逆匪经张曜等叠次击败，刘松山又由绥德扫荡而西直捣董福祥老巢，该逆急于回顾，不但归绥游氛渐敛，即榆林等处官军剿办亦易得手，著左宗棠等激励将士迅赴戎机，毋稍延缓。董志原回逆首鼠两端，现又求抚，左宗棠等恐其包藏祸心，未敢将就了事，所见甚是。该大臣等务当相机妥为办理，毋稍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1 4—6页）

又谕：成禄奏克复肃州城池一折。肃州业经克复，成禄当懔遵叠次谕旨迅带所部克期出关，奋勉图功以副委任。杨占鳌带兵尚能得力，即著随同成禄出关剿办贼匪。肃州地方不可无兵镇摄，著成禄酌留数营以顾后路。成禄出关后所部军火粮饷必须源源转运，穆图善当斟酌情形派员在肃州地方妥为经理，俾免缺乏。肃州善后事宜并著穆图善饬令地方文武悉心筹办，务臻妥协。安肃道蒋凝学如尚未能赴任，即著遴派妥员前往接署，毋令员缺久悬。成禄另片奏现派马忠良等充当回民头目，请先行奖励等语。马忠良著赏给三品花翎，马金贵、苏海麟、韩忠国均著赏给四品花翎，仍责成该回民等将该处回务妥为料理，

不得滋生事端。至此次克复肃城，成禄由六百里加紧驰奏并附红旗，殊可不必。嗣后遇有克复地方，止须照常入奏，俟新疆全境底定，再行驰报红旗。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甘肃肃州城，赏提督成禄、杨占鳌黄马褂，守备任凤翔，千总石成器、把总刘玉江巴图鲁名号，都司张贤等花翎，复提督王仁和、副都统色楞泰职，免已革知县窦型遣戍并赏四品顶带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从九品熊奎、把总杨润春、外委陈廷相等祭葬、世职加等。

以甘肃高台、金塔等处解围出力，擢游击谢长青以副将用，千总王兰谱、王有著均以都司用，把总黄祖沔以守备用，王有著、黄祖沔并赏花翎，免已革副将杨永魁、知县房廷华遣戍并赏还顶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51 6—7页）

同治八年正月壬辰（1869.3.2）

又谕：定安等奏败匪纠合回逆扑犯草地、经官军追剿获胜一折。边外回逆经官军击败后，复敢纠合边内大股回匪出边，希图牵掣官军，扑犯包头镇、萨拉齐，经达尔济大败贼于布尔噶苏台、扎哩克招等处，追杀五十余甩，附近各村窜匪均经歼毙；其达拉特旗西北大股贼匪亦经扎那格尔第等督队迎剿擒斩颇多，该逆丧胆，向西南败遁。剿办甚为出力。即著定安等知会杜嗄尔督饬达尔济等乘此声威节节跟追，奋力扫荡，并著饬知马升督率沿河防兵加意堵遏，毋令该逆得以扑犯，以固边防。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山西绥远、归化等处追剿窜匪获胜，赏总管达尔济头品顶带，予贝子扎那格尔第等优叙。

（卷251 10—11页）

同治八年正月癸巳（1869.3.3）

又谕：穆图善奏官军击退窜扰南路陕回、秦安等城解围并请饬金顺前往定边等处剿办各折片。陕回马镇和、崔三率领马步贼众数万图扑秦安县城，经敖天印等分路抄击斩馘甚多，该逆复直趋清水县地面，官军夜袭贼垒，贼向东路纷窜，由秦州北路分道进逼，四面仰攻，叠经敖天印等追杀，贼势不支，退窜关山、陇州一带。此次贼股窜扰南路，意在救援河州，敖天印各军均能踊跃用命，将秦安、清水、秦州城围立解，所有出力员弁著准其择尤汇案奏保。惟秦州为该省完善之区，该逆股素所垂涎，现虽经官军剿退，难保不声东击西，乘间分扰，仍著穆图善督饬敖天印等侦探贼踪乘胜压剿，以杜回窜。河州地方紧要，并著严檄在事将士奋力截击，毋任此股前往救援，复形棘手。定边、花马池等处直达归化、包头，固应严密防范，第金顺现在榆林一带剿贼正属得手，未便拔队前往，著俟该处贼匪扫除净尽再行相机移扎。此时花、定一路应如何保护粮道，穆图善仍当妥筹办理。前据左宗棠奏官军叠获胜仗，贼势渐衰，刘松山等已由绥德西进。即著该大臣等檄令各将领与金顺等军联络声势，迅将榆、绥等处踞贼痛加剿洗，用竟全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1 12—14页）

同治八年正月丙申（1869.3.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刘松山一军径捣贼巢获胜并剿败北窜回逆、现筹安抚事宜及请饬部拨饷采买粮石接济各折片。刘松山一军自绥德扫荡而西，至靖边之镇靖堡，又至定边之高小湾，三剿土匪，一剿回匪均获大胜，洵属谋勇兼优，深堪嘉尚。土匪董幅详之父董侍有及董幅禄畏慑声威，将镇靖堡及靖边县城降众难民造册乞抚，扈彰余党亦诣镇靖堡乞降，左宗棠等因其罪尚可恕不忍峻拒，自系目睹其畏慑真情确有把握，即著该大臣

等妥为安插。惟董福详随带三四千人未经招回尚未可恃，著左宗棠等严饬董侍有迅速唤回，毋令迁延变计。其未投诚之贼首李栋等，仍著饬令刘松山各军奋力追剿以净根株。陕省北山素称瘠苦，筹粮为难亦系实情，本日已饬户部拨给部帑十万两解赴归绥。著定安于此项银两解到后派委妥员分赴各牛犋定购粮石，解交金顺大营转发成定康，以备赈抚安插之用。第恐归绥各属一时未能得如许之粮，并著定安设法采买解往，毋令缺乏。金顺一军前因穆图善奏请饬赴定边一带，曾谕该副都统酌度办理。现在榆林既有张曜等军足资控制，著金顺仍遵前旨，如东路可以无事，即仍回靖、定一带驻扎以资堵剿。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1 16—17页）

又谕：岑毓英奏寻甸官军失利、省城后路吃紧并请饬川省派兵援应，迅解协饷一折。据称李维述各军攻拔厂口、羊街等处逆垒并禄劝境内肃清，该逆力扑寻甸，马祥麟、贺联璧等所扎营堡相继失陷，全祖凯各营溃散，附省逆匪攻陷东门外营盘，现经恢复等语。览奏实为诧异。前据刘岳昭奏亲赴寻营督战，何以当各路得手之时变生意外？该督顿兵曲靖已及一年，而于寻甸一隅并不奋力进剿，殊属意存观望。此次如已行抵寻营，马祥麟、贺联璧等营堡失陷，何竟漫无钤制？设贼势从此蔓延以致省城摇动，该督能当此重咎耶？著即驰赴前敌督饬全祖凯等收集兵勇，昼夜环攻，以期痛殄贼氛，毋得一误再误。省垣关系紧要，岑毓英仍须督同马如龙激励士卒将附近匪巢相机攻拔。所有失守营碉之千总杨义培、廖鼎宗著即革职，拿获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新降回目马祥麟父子三人御贼被害，殊堪悯恻，著刘岳昭查明奏请议恤。全祖凯、贺联璧防守不力，并著查明，

据实奏参。 川、 滇为唇齿之邦， 滇事垂危， 川省岂能坐视？著崇实、吴棠迅派得力将弁酌带兵勇由东川、曲靖分路援应，毋稍迁延。应解滇省协饷，并著该督源源筹解以资饱腾。刘岳昭、岑毓英于援军未到以前，总当就现有兵勇斟酌缓急并力攻剿，以维全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寻甸阵亡千总李安贵、把总马梁、外委李正明等祭葬、世职。

予云南富民阵亡都司易得胜祭葬、世职。

拨部库银十万两解交绥远城购备陕西军粮。

（卷251 17—19页）

同治八年正月丁酉（1869.3.7）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寻甸援贼狻猖、 暂行退守、请将文武员弁分别革职治罪并自请严议一折。 寻甸援贼围攻果马，该处数十村翻旗从贼， 谢景春等擅自撤营， 以致各营失守，刘岳昭现拟仍回曲靖。览奏曷胜愤懑！滇匪反覆无常虽属惯技，而刘岳昭办理此事毫无把握，殊负委任。 即著懔遵昨日谕旨驰赴前敌，督饬全祖凯等收集兵勇痛殄贼氛，并饬道员刘岳曙等分扎马龙、王家庄、铁厂等处力为兼顾，不得以居中调度为辞迁延不进，致滇省全境震动。仍一面商同岑毓英力固省防，将附近匪巢迅图攻拔，毋得互相观望贻误事机。所有撤营不报之总兵谢景春著即行革职。如再不知奋勉，即于军前正法。知县谢培元、县丞梁赓熙均著革职永不叙用；昭通镇总兵李家福著革职留任；总兵李盛贵、锺福俊、王与仁、副将贺联璧均著革职留营效力。滇营将弁疲玩已极，此次失律损师各员姑照所请分别革留以示薄惩。嗣后该督等务当申明纪律，如再有似此畏葸等情，即按照军法从重惩办，毋稍姑息。刘岳昭调度无方，著交部严加议处。阵亡之员弁兵勇，均著查明请恤。

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吏部议：刘岳昭应照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上加等，议以革职留任。从之。

（卷251 19—20页）

同治八年正月辛丑（1869.3.1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西南路各军剿办回、土各匪叠胜暨榆林、绥德一律肃清各折片。上年十二月间，刘端冕一军由鄜州至新集、将台等处分剿回、土各匪连获大胜，宜、洛一路贼匪亦经张云松、郭运昌等分途追杀，其东窜太白、山河等镇、南窜泾州回股，叠为魏光焘、雷正绾等军击败；本年正月间，刘厚填、郭宝昌等复将延安土匪、宜、洛回匪痛剿，延川、延长归巢回逆并经刘端冕等追击，擒斩甚多。剿办尚为得手。即著左宗棠等督饬各军乘胜跟进，大张挞伐。窜扰葭、米、绥德之董福祥、张万飞各股经成定康等叠加截剿，榆、绥现已肃清，该处兵勇自可调赴西路并力进攻。著该大臣等斟酌情形将现在如何布置之处详悉具奏。西征一事，必左宗棠督军前进，将士更易为功。著即将省防事宜妥为料理，一面厚集兵力克期出省，节节扫荡。陕甘逆回蔓延已久，该大臣务当一鼓作气速奏廓清之效，谅不待朝廷再三敦促也。其榆、绥两属善后事务，著刘典严饬该地方官加意经理，并著该大臣行知金顺仍遵前旨回扎靖、定一带以资堵剿。董福祥是否投诚？此次片奏何以又有董逆由府谷、神木窜入葭、米之事？即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陕西甘泉等处阵亡副将王开福、游击史秀成、都司卢华、千总王化臣、把总郑有德等祭葬、世职。

（卷251 21—23页）

同治八年正月癸卯（1869.3.13）

又谕：伊勒屯、何琯奏查办案件请饬交哈密办理，福济、

锡纶奏请添调巴里坤官兵助剿各折片。据称郭凤贤疏脱逆首阿底尔一案两造供词各执，且牵连干证多人均在哈密，现在文麟已将郭凤贤调赴哈城，即著伊勒屯等将此案人证卷宗一并咨交文麟就近查办以成信谳。前据麟兴等奏哈密兵勇调赴布伦托海行走维艰，请就近调用索伦人等较为便捷，当经谕令福济等熟商办理。所有哈密练勇应否调用？著福济、锡纶仍遵前旨斟酌妥办。至巴里坤官兵既据福济等咨商可以分拨，著伊勒屯、何琯即派满汉官兵二百名驰赴科布多听候调遣。布伦托海叛众近日情形若何？福济、锡纶务当妥商筹办，相机进剿，毋稍迁延。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福济、锡纶、文麟、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52 2—3页）

同治八年正月甲辰（1869.3.14）

又谕：定安、桂成奏马队官兵续获胜仗、败匪退回边内、并请饬山西巡抚筹拨短解等项饷银各折片。据称回逆窜踞拉什吹朗召之库家铺，经乌尔图那逊、扎那格尔第等率队进剿毙贼甚多，追至杭锦旗界，贼已由鄂托克旗遁入边内；现在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七旗草地已无贼踪等语。惟陕、甘回匪每因边内受创即走草地，自应扼要严防以杜纷窜，著定安等迅咨杜嘎尔督饬达尔济所部驻扎河西新召一带，其河西十里长滩、哈拉寨等处并著檄饬乌尔图那逊等各带所部驻扎，与现扎古城之张曜一军联络声势，毋任该逆乘虚再犯，仍一面严饬马升督率官兵加意防守，不准稍涉疏虞。据奏山西应解各款未能如数解到，马步官兵饷干均难按月支发，自系实情。著郑敦谨迅饬该藩司于户部指由京饷划拨银十万两内之短解银四万两及允解防兵月饷三万两一并赶紧筹解，毋得藉词推延。至满蒙旗、绿各营官兵饷银亦关紧要，仍著该署抚遵奉前谕即饬该藩司查明所欠数

目源源拨给，以赡军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2 5—6页）

同治八年正月丙午（1869.3.16）

谕军机大臣等：林寿图奏清厘粮台报销并筹雷正绾军饷一折。林寿图现将交卸粮台、清理经手事件，据称年来所管甘饷止筹供雷正绾十数营，因此一军而留粮台，似觉糜费；惟该军逼近前敌，艰窘异常，饷项必须有著，应否简员接办粮台抑或裁撤归并等语。左宗棠总统师干，陕、甘两省兵饷事宜均应该大臣通筹调度。自本年三月起，雷正绾一军如须仍设粮台，即著左宗棠派员接办；若酌度情形可以裁撤归并，则应归何处支饷，每月应给粮饷若干，亦即妥为核定，并须予以的饷，源源接济，不得徒托空言。该大臣其统筹全局，迅速奏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52 7—8页）

同治八年正月丁未（1869.3.17）

又谕：户部奏遵查各省厘金、酌定添拨西征军饷并请饬各省整顿厘金各折片。左宗棠前请按年筹拨陕甘实饷四百万两，现据户部将各省厘金核明通盘筹计，奏请酌量添拨。西北饷源素绌，本仰给于东南，陕、甘现又军务方殷，不得不宽为筹备。即著照户部所议，安徽省除接济郭宝昌饷需军火外，无论厘金捐输项下著吴坤修每月添协陕甘军饷银二万两，每年共添协银二十四万两。浙江省除每月原协左宗棠军饷银七万两外，著李瀚章每月再添协陕甘军饷五万两，每年共添协银六十万两。该省每年协济云贵军饷十余万两仍著照常筹解。该抚前奏每月再各拨五千两，即著毋庸添拨。其应协山西清淮各饷，不得藉口停免。该抚当将该省防兵如何裁遣或酌补兵额之处认真筹办，以节经费。现办塘工捐输及外省收捐分局

仍著照旧办理，毋庸议改。湖北省每月除原协陕甘各饷外，著李鸿章、郭柏荫每月再添拨陕甘军饷银四万两，每年共添拨银四十八万两。该省岁入各款较前征收短少，该督等当随时逐款整顿，并将用款酌量缓急以资周转，本省及外省捐输仍著照常办理，毋庸议改。江西省除地丁项下每月原协陕甘军饷银二万两外，著刘坤一每月再添拨陕甘军饷四万两，每年共添拨银四十八万两。江省厘金仍须认真经理，毋令减色。福建省除每月原协陕、甘饷银四万两照常筹解外，著英桂、卞宝第每月再添拨陕甘协饷四万两，每年共添拨四十八万两。江苏省除曾国藩前奏由该省每月协济陕甘军饷十万两，每年共一百二十万两照数按月批解外，著马新贻、丁日昌每月再添协陕甘军饷银三万两，每年共添拨三十六万两。该省厘金仍当整顿，其各属捐输著照常劝办，毋庸议改。至留防直、东、江、鄂各军食饷尚巨，应如何渐次裁减，著会商李鸿章妥筹办理。至瑞麟前奏广东省提存厘金五成协拨外省军需，未据酌定准数，著瑞麟、李福泰于原协陕甘饷银每月四万两照旧筹办外，每月再添拨陕甘饷银三万两，每年共添拨三十六万两。该省添支各项经费著瑞麟等力求撙节，以省虚糜。其本省及外省捐输事宜仍著照旧办理。以上添拨银两，著该督、抚等自本年正月始一律照数筹拨，遇闰加算，按月各解交湖北省陕甘后路粮台交收，均不准稍分畛域，偶有蒂欠，致误要需。该督、抚等总当顾全大局妥速筹解。左宗棠于接到饷银时，著按照陕、甘两省缺饷多寡分别接济匀拨，以昭公允。其各省原协陕、甘各路军营饷银均著照旧支应，毋稍牵混。各该省报解陕、甘新旧拨款及左宗棠、刘典、穆图善等营收到各省拨款并各路捐局所收捐款，均著随时奏报以凭查核。西征军饷竭各省之力以供应用，左宗棠当撙节支发，毋稍糜费。该大臣前请拨四百万两，现已酌拨至三

百万两，不为不多，合之原协各饷及收捐款目，每年统计九百五十余万两。该大臣原请银数能否核减？即著迅速覆奏，并将各营需饷实在数目分别详细奏闻。厘金一项，现据各该省奏报每年减收已不下数百万两，若办理不善，经费将何所出？各该督、抚仍须悉心酌核，力除中饱，毋得徒博虚誉率行减免。遇有局卡太密、重复征收者，仍随时裁汰惩办。其厘金报部章程，仍照两淮盐厘半年奏报一次。著马新贻将开报式样钞录咨行各该省查照办理。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另片奏遵议穆图善请催拨饷等语。湖北省奉拨甘肃饷银二十万，据郭柏荫奏报已如数批解，著穆图善查明此项拨款是否收到，专案报部查核。如尚未收到，即著派员迎提。左宗棠前借洋款二百万两除已提拨银二十万两解甘外，其余应分甘省若干，著左宗棠赶紧核算，将应分甘省之款陆续拨给。其指拨各海关六成洋税一百万两业据各关奏报批解过半，并著该大臣分半匀给甘省，毋稍延欠。四川应解甘肃盐厘银二十万两现在解到若干？著左宗棠、穆图善查明迅速报部，并著吴棠迅将此项银两扫数解清，毋许推诿。其河南等省应解协甘饷银，即著户部开单分投严催，毋任延宕。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李鸿章、穆图善、马新贻、英桂、瑞麟、吴棠、丁日昌、刘坤一、李瀚章、卞宝第、郭柏荫、李福泰，并传谕吴坤修知之。

（卷252　9—13页）

又谕：前因岑毓英奏滇省欠饷太多，请饬部改拨等语，当经降旨交部速议具奏。兹据户部奏称浙江等省共欠解滇省饷银三十八万三千两，如将同治七年十二月浙江报解滇省饷银五万两归入该省常年兵饷内核计，应共欠解滇省饷银四十三万三千两，核与岑毓英奏报欠解数目均有未符。其中因何参差，著岑毓英详细查明，分晰开单报部以凭核办。惟现在滇省军情万

紧，待饷孔殷，除浙江、广东、江西等省另由该部核办外，其湖南、河南、粤海关三处积欠该省饷银各二万两并四川欠解指拨该省饷银八万两亟应赶紧拨解，并著李鸿章、吴棠、刘崐、李鹤年、师曾、崇礼各按实欠数目无论何款赶紧迅速筹拨解赴滇省，毋得稍有稽迟，致误边陲大局。岑毓英于此项饷银到时当权衡缓急，先行均匀支放以济军食。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吴棠、刘崐、李鹤年、岑毓英，并传谕师曾、崇礼知之。

（卷252 13—14页）

又谕：左宗棠、刘典奏请留现任藩司办理经手事件、郑敦谨奏请饬分拨张曜军营驼只、金顺奏花、定防剿情形并请饬晋省借拨京饷各折片。西路定边、花马池一带时有贼匪窜扰，各军分路追剿叠有斩擒，贼俱败退。惟北山官军云集，刘松山一军已抵镇靖，如该逆畏慑兵威别图窜扰，花、定一带恐复吃紧。著金顺会同张曜体察情形相机布置，节节西进扫荡逆氛。榆林附近波罗堡之贼虽已闻风远遁，仍著金顺檄饬常福统率所部由边外之红洞洞一带视贼所向认真剿办。郡王旗地方如尚有匪窜伏，即著派队往剿，毋任蔓延。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务当统筹方略，将一切进止机宜与金顺会商，分投剿洗，以期次第廓清。左宗棠等请将林寿图暂留陕西藩司之任，清理经手事件，即著饬令林寿图暂缓交卸。金顺军营需饷甚迫，著郑敦谨暂将应解京饷借拨十万两迅解金顺军营，仍著该署抚将欠解金顺之饷先行凑足十万两补解户部以清款目。张曜一军现扎古城，采办军食转运不易，前因金顺粮运艰难谕令定安等筹办骆驼三千只解赴榆林，即著定安于此项驼只内分拨四百只解交张曜军营验收，俾资转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刘典奏甘省委员赴兴汉一带招募勇丁，

如穆图善派田玉升，成禄饬杨开榜等所招之勇，往往沿途抢劫滋事；汉南一带毗连陇蜀，不无溃勇、会匪呼朋引类，募勇之员辄向该处开招，概为收留，百弊丛生，无裨军事；请饬甘省不必拘定汉南一带招募等语。汉南现尚安靖，若在该处招勇，恐溃勇、会匪藉端应募，转致滋生事端，著穆图善、成禄嗣后招募勇丁不必执定陕西南山一带，亦不得任听营官滥行招勇，以肃戎行。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52 14—16页）

又谕：崇实、吴棠奏川军赴援徽县情形并派兵援滇、抽练营兵各折片。甘回由秦州南犯直扑徽县，经驻防大安之副将宇文秀等带兵掩击，生擒回目马义和等，并将全股逆匪歼灭无遗，徽境一律肃清，剿办甚属奋勉。出力员弁及伤亡勇丁准其查明分别奏请奖恤。云南寻甸贼势披猖，情形紧急，川、滇唇齿相依，自应速筹援应。崇实等现已拨银接济并调唐友耕一军驰赴东昭，尚能力顾大局。著该将军等饬令会合滇军相机防剿，以全危局。其川北一带并著饬令李有恒严为戒备，毋稍松懈。川省用兵日久，饷需支绌，所议裁勇练兵，自为节饷整军起见。著即督同富森保、胡中和将旗绿各营认真训练俾成劲旅，以备缓急之用。所请酌加津贴银两，即著照数核实动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2 16—17页）

以四川官军援剿甘肃徽县回匪获胜，予知州周振琼、副将宇文秀、周莲生升叙有差。

（卷252 18页）

同治八年正月戊申（1869.3.18）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左宗棠奏榆林暨萨、托、清一带肃清，宋庆一军应否饬其回豫免滋劳费等语。上年陕回窜扰边

外，归、绥等处所调防剿兵勇人数甚多，购粮不易，左宗棠西征各军亦以兵多粮绌为虞，是转运日烦，军行转增苦累。现在归、绥、萨、托、清一带及榆、绥各属一律肃清，且春融冻解，晋防较松，所有前次调赴归绥之神机营、吉林、黑龙江马步各队、天津之洋枪队如可撤回，著定安斟酌情形具奏。宋庆一军虽属采粮维艰，而该军素称得力，既由太原取道永宁入陕，若再令折回，未免徒劳跋涉。张曜现在陕西北路，即著左宗棠迅饬该提督率队前往会同张曜相机堵剿，杜贼东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督办西征粮台并专折奏事。允之。

以陕西将台等处截剿回匪获胜，赏提督王照南正一品封典，副将杨恩泽、萧德林、邵永龄巴图鲁名号，从九品吴铭训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

（卷252 19—20页）

同治八年二月甲寅（1869.3.24）

又谕：麟兴等奏现闻招抚布伦托海变民并请酌留饷银一折。据称巴里坤领饷委员毓秀等经伊勒屯等派往布伦托海招抚变民，麟兴等现已催令先往办理等语。布伦托海变民现在情形若何，日久未见奏报，何以伊勒屯等遽行派员招抚？是否确有把握？果能悔罪输诚，未始不可网开一面，予以自新；若办理稍涉迁就，恐此等愚民不知畏威感恩，难免复蹈故辙。著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伊勒屯、何琯饬令该委员等相机妥办，不可轻率从事致贻后患。福济、锡纶身任布伦托海大臣，此事是否可行，并著会商筹办。其哈密练勇应否调用？著福济等仍遵前旨斟酌情形，知照文麟办理。麟兴等请将布伦托海饷银酌留四五万两备用等语，著照所请酌量留用。将此由五百里谕

知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福济、锡纶、文麟、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52 25—26页）

同治八年二月丙辰（1869.3.26）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马龙州城解围、沾益饷道无阻、现调劲旅合攻寻城一折。寻甸逆首杨标奇等率众万余由王家庄直窜马龙，经副将杨国发等连番追击斩馘甚多，并将湖瓜田等处贼营焚毁，马龙州城围立解；王家庄踞匪焚寨而逃，附近村堡亦一律收复；其窜踞沾益境内之三营各村逆殷，并经总兵谢景春等先后攻克，贼众奔溃，沾益饷道得以无阻；现在东昭三郡亦皆安堵。即著该督商同岑毓英督饬李廷标等军乘此声威分路进剿，一面饬令杨玉科等进攻八甲、果马，并守备任顺有招集乡练四面兜围，以期迅复寻城，毋稍松劲。刘岳昭仍当懔遵叠次谕旨亲赴前敌督军攻取，以赎前愆。此次解围出力之副将杨国发等著暂行存记，俟寻甸收复后再由该督同其余出力员弁及伤亡兵勇分别奏请奖恤。另片奏革职总兵悬请开缺随营等语。革职留任昭通镇总兵李家福著毋庸开缺，仍责令带队剿贼，以观后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2 26—28页）

同治八年二月戊午（1869.3.28）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查办抢劫贼犯、搜捕余匪、兴办屯田、请饬拨驼只等项、景廉改换营名各折片。哈密南山口一带时有贼匪聚众抢劫，虽经文麟拿获首犯正法，而石城子、蘑泉子等处盘踞贼匪不少，自应及早搜捕以绝根株。且据犯供吐鲁番逆匪有二月间扑扰哈密之信，尤当先事严防。著文麟督饬官军先将附近之贼搜缉净尽，其各路要隘务须严密防守以杜窥伺。景廉业经行抵敦煌，即著懔遵前旨迅赴哈密与文麟商办一切。张

玉春所带威仪营经景廉改为靖边营，是否别有意见？现在哈密诸事创始，文麟、景廉总当和衷商榷，共济艰难，不得各怀私见，致误大局。其各营月饷并著文麟等按照营数均匀分拨，毋稍偏枯。哈密兴办屯田需用驼只等项，前经谕令乌、科两城拨给，兹据文麟奏称接麟兴等咨除马匹照数拨给外，仅拨给骟驼二百余只、水牛三百余只，不敷应用，且水牛亦不能为耕田之用等语。著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仍照文麟前次请拨之数挑选齐备，即行解交哈密应用。如挑拨不能足数，即于解到新疆饷银内提款买补，扣抵哈密军饷。科布多应拨驼只等项，并著奎昌、明瑶迅速拨给，毋稍延缓。哈密应建城垣，仍著文麟、景廉会勘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3 1—2页）

补铸甘肃安肃道关防，从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请也。

予陕西鄜州殉难知州郑寿龄祭葬、世职加等。

（卷253 4页）

同治八年二月己未（1869.3.29）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岑毓英奏筹办滇省军务八条，当交该部速议具奏。兹据覆奏逐条酌议，请饬该督、抚认真筹办并饬各省迅拨饷银等语。滇省杜逆盘踞迤西，日久稽诛，上年复陷楚雄等处，扰及省垣一带，若不练兵选将力图攻剿，恐匪势蔓延愈难收拾。岑毓英所陈各条系为破除积习、大举进剿起见，自应速筹办理。著刘岳昭、岑毓英即照部议章程悉心会商，将择将、选兵、练勇各条实力整顿，并将分道进取之处妥筹办理，不得日久因循，有名无实。原折单著钞给刘岳昭、岑毓英阅看。至滇军军饷缺乏，各省协拨之款自应赶紧筹解。四川、湖南、山西、浙江每月共应拨银十二万一千六百余两，著吴棠、刘崐、郑敦谨、李瀚章严饬藩司迅速筹款，按月起解。其

常年兵饷及酌提饷银亦即陆续筹解，不得仍前延缓。岑毓英所请划拨邻省协饷，著照部议将浙江应解滇饷银六万两、江西应解滇饷银四万五千两一并改归湖北拨解。著李鸿章、郭柏荫转饬藩司在于本年应解京饷款内划出赶紧解滇，并著李瀚章、刘坤一、文辉将应解滇饷划解部库以清款项。其广东省并太平关欠解滇饷银十三万八千两，著瑞麟、李福泰即行备齐，派员由轮船解至汉口，即由李鸿章等委员递解滇省以期迅速。至粤盐划抵滇省欠饷案内拨银二十万两，著瑞麟、李福泰仍遵前旨限本年三月前分批解赴刘岳昭军营，毋稍迟延。原单均著摘钞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李鸿章、瑞麟、吴棠、刘岳昭、郑敦谨、郭柏荫、李瀚章、刘崐、刘坤一、李福泰、岑毓英，并传谕文辉知之。

（卷253 4—6页）

同治八年二月壬戌（1869.4.1）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锡纶奏哈萨克杀贼获胜、筹办分安厄鲁特人众暨安置索伦各折片。布伦托海叛民杀害哈萨克多人，哈萨克率众寻仇，遂将叛民围杀。福济等现与奎昌等商酌拨给火药等件助其攻击，即著饬令该郡王凌扎栋鲁普转饬该头目等戮力进攻，迅将叛民尽数殄灭，朝廷必立予恩施，奖其义愤。现在哈萨克既与贼交恶围攻贼营，布伦扎海地方事有转机，福济等前请调哈密、巴里坤兵勇应否即行停止，即著相度机宜，知照文麟、伊勒屯、何琯办理。至厄鲁特人众尚多，聚之一方不如散之各处，自系实情，福济等拟于科城之杜尔伯特地方量为安插，再于乌里雅苏台库伦所属喀尔喀等四爱曼内定地分置，即著奎昌、明瑶调令棍布扎普赴科面为开导，令其酌量杜尔伯特地方可以安置若干户，责成该王妥为经理，其余人众即在车臣、赛因诺颜、图谢图、扎萨克图等四爱曼内安置。著麟兴、

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各饬该旗汗、王等遵照办理，不得互相推诿。此项人众安插得所，即各归该管大臣随时约束。一切未尽事宜，著麟兴、奎昌、张廷岳等会商福济等悉心筹画，务臻妥协。至阿勒台山南既有现成陇亩，地多闲旷，可以安插索伦人众，著福济等斟酌情形妥速筹办，一面咨商麟兴等将厄鲁特人众赶紧分布，免与索伦杂居一处滋生事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明瑶、福济、锡纶、文麟、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伊勒屯，并传谕何瑭知之。

（卷253 6—8页）

同治八年二月乙丑（1869.4.4）

又谕：穆图善奏收复肃州大概情形、请将出力员弁奖励并钞录肃州回目原禀暨遵绘地图附陈甘省兵势、贼情、饷事、拟由川省招募兵勇、请饬成禄自设粮台、金顺回驻花、定各折片。所陈收复肃城情形与成禄前奏大略相同。前谕杨占鳌随同成禄出关剿贼，惟现在肃城新复，一切善后事宜亟须布置，该署督即饬杨占鳌暂驻肃州会同该镇、道等悉心筹办，毋令再生事端。甘州、金塔等处匪踪未净，并著该署督饬令李守愚等相机布置，以靖地方。至回目禀内所称沙州口外各回民奉乌鲁木齐妥老阿浑送书来肃，寄来帅印二颗，其中有无别项情节？成禄现在出关，即著就近查明斟酌办理。其余禀诉各情，亦著穆图善随时体察，以消反侧。成禄统军西行本无定所，应于何地安设粮台便于呼应之处，仍著该提督自行派员督办。该军应需粮饷，著左宗棠于拨给甘饷内分筹该军的饷数成，毋令缺乏。穆图善亦当于甘饷解到时按照左宗棠所筹成数径解成禄粮台，不可意存歧视。四川等省每年应协成禄军饷，即著户部查照原拨省分迅速咨催前解。金顺现已移扎定边、花马池一带，即著督率

所部兵勇实力防守，遏贼东趋。碛口粮台是否被回匪全抢？著左宗棠、库克吉泰、穆图善、定安、郑敦谨、刘典查明实在情形具奏。委员乌勒西布等下落，并著穆图善饬员查办。甘省兵勇缺额太多，由四川招募充补能否得力？粮饷能否接济？著该署督酌度办理。甘民困苦已极，该署督自当妥筹良策，用就救平，不得以饷绌兵单为辞稍存诿卸。左宗棠已行抵乾州，于甘省情形知之较易，该署督便可将兵势贼情彼此和衷商办，迅奏廓清，以纾廑系。穆图善奏碛口粮台被抢片，著钞给左宗棠、库克吉泰、定安、郑敦谨、刘典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3 11—13页）

以甘肃克复洮州厅城并攻拔官堡贼巢出力，赏总兵官荣立茂、郑开发一品封典，副将吴康达、刘天云、参将李华锦、黄泽峰、余瑞义、杜学凯、游击李大成、管得发巴图鲁名号，都司姚举等花翎，千总王兴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克复甘肃肃州城，予县丞杜辅臣以知县用并赏同知衔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拨湖北火药二万斤、火绳五千盘、铅丸五千斤解赴宁夏将军穆图善军营备用。

（卷253 14页）

同治八年二月丁卯（1869.4.6）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左宗棠奏请于陕甘饷项外专款指拨西征实饷，当交户部议奏。兹据该部奏称各省专协左宗棠、刘典、穆图善军营月饷皆同治六年以前奏定数目，此外另协之款如指拨洋税一百万两接济左宗棠军饷及刘松山、郭宝昌协饷尚不在内；本年二月间添拨安徽等七省厘金三百万两原系归并核议令各省转解左宗棠军营兑收酌协陕甘两省之用，未便另分西征实饷等语。各省报解协饷迟速多寡难免参差，若必区定协饷

界限，彼此不能通融，则各路军营饷需必至此绌彼盈，中多轩轾。左宗棠总统师干，陕、甘两省皆该大臣管辖，自应将两省军需通盘区画，随时匀拨接济，不必强分界限，亦毋庸稍避嫌疑。嗣后各省关前后奉拨陕甘军饷除专解穆图善军营及秦州银每年一百二十万两仍解甘肃外，其原拨左宗棠协饷每年三百三十余万两、刘典协饷每年六十万两及本年添拨各省厘金三百万两，均仍由左宗棠兑收，以一事权。该大臣务将各军一切饷需酌量缓急拨济并分助甘肃之用，不得置穆图善军营于不顾。至各该省关原拨陕、甘两省各路军营饷项及安徽等七省本年添拨陕、甘军饷银两，著户部咨催各该省力筹报解。倘任意延欠，即由该部指名严参。原折著钞给左宗棠阅看。至郭宝昌一军月饷不敷，已照户部所议谕令吴坤修、郑敦谨按月筹解。该大臣当督饬郭宝昌奋勉图功，毋得糜饷老师，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西征皖军月饷参差，请饬安徽添拨，当谕令户部议奏。兹据奏称郭宝昌一军马步共十七营，照楚军营制每月需银五万一千两，除山西原拨一万两、皖省筹解二万五千两、湖南原拨未解之款业经该省奏明停止、仍由皖省筹解银五千两外，每月尚短银一万一千两，请饬安徽再行添拨等语。将士同营异饷，彼此相形，恐酿衅端，自系实在情形。著吴坤修在于厘金捐输项下每月再添拨郭宝昌军饷银一万一千两，连前拨二万五千两、原拨湖南改由皖省筹解银五千两，共银四万一千两，按月如数筹措，一并解交郭宝昌军营，毋令稍有缺乏。山西月协该军营一万两，著郑敦谨源源筹解，俾济军食。原折著钞给吴坤修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郑敦谨，并传谕吴坤修知之。

又谕：前因麟兴等奏请拨部库银两并催各省应解新疆协

饷，当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各省应解新疆月饷曾于山西欠款内提银八万两，山东欠款内提银十二万两，河南欠款内提银十万两，迄今仅据山西解过银三万两，其余均未报解。新疆各城军务紧急，待饷孔殷，设有贻误，哗溃堪虞，著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文彬迅将上年奏提之三十万两赶紧扫数解清，毋再延缓。至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应解新疆月饷，著曾国藩等饬令各该藩司自本年正月起按月筹解，不得再行短欠。其旧欠之款每月尚能筹解若干？并著自行酌核，据实覆奏。倘再诿卸拖延，置西饷于不顾，即著户部指名严参。至巴里坤、哈密等处现赴乌城领饷，嗷嗷待哺，系属实情，即著户部先行借拨银二十万两，由顺天府遴派妥员迅速递解乌里雅苏台，由麟兴等酌量分拨各城。文麟、伊勒屯等于饷银到时，均匀支放，以拯饥军。至此次部库借拨之款，即在山西、河南、山东欠解新疆协饷项下划解部库以清款目。山西、山东各划银七万两，河南划银六万两，著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文彬迅速划拨，限五月节前扫数解部，毋得稍有蒂欠。原折著钞给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文彬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藩、麟兴、荣全、锦丕勒多尔济、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文彬、何琯知之。

予甘肃宁夏合门殉难候选县丞毕庆云、文生张玉树二家男妇四十二员名口分别旌恤加等。

（卷253 15—20页）

同治八年二月戊辰（1869.4.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绥德营勇猝变、盘踞州城、现饬所部严加备戒并请饬山西巡抚调军扼扎军渡一带、请将玩误军粮之知州摘顶各折片。据称驻扎绥属新店之老湘四营兵变攻入州城，成守、陈牧不知去向，该逆勇并抢去成信军饷银数万，其

义、合两营亦同时生变；刻下州城逆势愈炽，有合股窜扑榆林之谋等语。览奏深为诧异。老湘一军向称得力，此次驻扎绥德，刘松山交与何人管带？何以伍其构变，攻陷州城？且西路回逆、土匪并未净尽，该逆勇若与勾合，则下攻清涧，上攻米脂，而榆林相距匪遥，亦为可虑。金顺现已商令刘厚基调拨一营前赴米脂，并通知宋庆先由神木酌拨数营取道葭州赴米扼堵，所办甚是。著即饬所部严为扼防，一面探明情形会同刘厚基等相机堵击。其成信军新招后营马队已否随时肆扰？并著就近查明，知照左宗棠等办理。左宗棠身统师干责无旁贷，即著会商库克吉泰、刘典严饬刘松山迅为戡定，以遏乱萌，并查明该营勇丁因何变乱，据实奏明惩办。归化距榆、绥不远，自应及早防范，著定安即饬马步兵勇择要严防，毋任乘间窜越。绥德与永宁仅隔一河，郑敦谨尤当迅调劲旅于军渡一带先期扼扎以备意外之虞，并于永宁迤南各渡口一体拨兵严防，毋任扰及晋疆。至湘军留驻黄河东西两岸及山西永宁州属之柳林镇尚有三营，难保不闻信思乱，著左宗棠、库克吉泰、郑敦谨、刘典察度情形妥为钤束。金顺折内所称之成守、陈牧，自系成定康、陈瑞芝二员，该员等现在下落，并著左宗棠、刘典查明具奏。署葭州知州胡有志经金顺派运军粮并不上紧筹运，任意枝梧，实属不知缓急，胡有志著先行摘去顶带，仍责令将派运军粮扫数解营。如再有违延，即由金顺咨照刘典据实严参，以儆玩泄。此项变乱勇丁恐其饱掠而归仍取道河南，著李鹤年迅派得力员弁带队前往堵御，免致纷窜。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3 20—22页）

同治八年二月庚午（1869.4.9）

谕军机大臣等：郑敦谨奏叛勇窥伺晋疆、现筹堵御一折。

老湘左旗一军兵变，攻陷绥德州城，该叛勇窜扰军渡西岸，呼令东岸之湘勇两营入伙，经官军轰击旋即折回。现在刘松山、郭宝昌、成定康及宋庆所驻各营足敷巡防西岸，即著郑敦谨会商左宗棠等督饬各军认真守御，毋任该逆勇扰及晋疆。刘松山已抵绥德，并著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责成刘松山将该逆勇分别查办，速为戡定。老湘营系该提督所部，倘不能克期蒇事，任令逆势蔓延，恐刘松山不能当此重咎也。据郑敦谨奏该营因查拿哥老会匪激成事端，究竟如何启衅？是否另有别情？左宗棠即查明原委，据实详细奏闻。米脂一带防务，著金顺慷，遵昨日谕旨妥为布置，仍一面探明情形，会同刘厚基等相机进剿，遇贼即击，迅殄逆氛。至东岸各客军，郑敦谨当督饬张湜设法抚驭，接济口食以安其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3 23—24页）

同治八年二月壬申（1869.4.11）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等奏请将神机营、天津马步各队暂停撤回、并左宗棠奏请饬绥远城将军等严杜逆回接济各折片。归绥地方辽阔，防务紧要，所有前次调往之神机营、吉林、黑龙江、天津马步各队既据该将军等察看情形骤难撤回，著准其暂行停撤，仍令各队扼扎严防，不准稍涉疏懈，俟该处军务略松再行奏明办理。此次左宗棠奏夺获逆首于彦禄所骑之战马，据逆侄于驴儿供系马化潞馈送；又据探董志原贼巢粮食将绝，马化潞于二月间用驼运粮接济，嗾其入犯。马化潞阳虽就抚，阴实助逆，是京师前此拿获置买军械之犯，据刑部所奏恐有济情事事已属确实。著该部即提丁良溃、马大平二犯严刑审讯，取有确供即行照律惩办，以昭炯戒。逆回粮械等项既自金积堡贩运而来，必由归化城、包头一带转运，前此包头曾盘获逆匪买马是其明证。著定安、桂成严饬各厅于所管地方认真盘查，遇

有甘肃采买粮食战马枪炮等项，非持有穆图善委员印文一概禁止转运，以断逆匪接济之路，毋稍疏忽。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正宁等处迎剿回匪获胜，赏副将赵兴隆、刘治均、游击黄虎臣、都司朱兰亭巴图鲁名号，县丞青胜蓝蓝翎，总兵官徐占彪等加衔、升叙有差。

（卷253 24—26页）

同治八年三月癸酉（1869.4.12）

谕军机大臣等：丰绅、谦禧奏陕匪突窜河西、经官军迎剿仍遁回河东、请饬金顺督队赴援一折。陕匪于上年十二月间窜扑横城，经官军击退后复敢偷渡河西扑犯通昌等村庄，并由磴口南窜抢掠李冈等堡，现经丰绅督兵击败，该逆仍窜回河东。即著丰绅、谦禧就现有兵力随时侦探，认真堵剿，毋令该逆得以肆扰。第宁夏防兵单薄，设有大股回逆窜近，力难堵御，前谕金顺督队回驻花、定等处，刻下绥德勇变，各军俱集，金顺如能西行，即著左宗棠等酌量情形饬令金顺前赴花、定等处驻扎，以为宁夏屏蔽，用壮声威。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库克吉泰、刘典、金顺、丰绅，并传谕谦禧知之。

又谕：岑毓英奏官军肃清武定州逆匪并攻克罗次县城及邵甸等处贼巢一折。云南自马龙州城解围后，该逆分党窜扰邑市等处，经官军节节进剿，当将武定州境一律肃清，复进攻罗次，匪甚多，该县城亦经克复；其邵甸、古城、柯渡、可郎等处贼巢俱经官军以次扫荡。岑毓英此次改调李廷标一军由邑市横出嵩、寻之间上下截击，并饬何秀林等分道进取，调度甚合机宜。著该督、抚饬各路将弁乘胜进剿以殄逆氛，刘岳昭仍当懔遵叠次谕旨亲赴前敌督军攻剿，不得株守一隅。将此由六百里

各谕令知之。

（卷254 3—5页）

同治八年三月己卯（1869.4.18）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刘典奏官军荡平董志原贼巢、果军叛勇戕害统将并绥德勇变情形各折片。董志原回匪叠经官军惩创潜谋窜遁，经雷正绾、黄鼎等督军追剿，自太昌荔家堡起直抵庆阳府城斩馘盈万，沿途贼巢一律肃清，现在贼踪径趋金积堡，正可乘其喘息未定痛加剿洗。著左宗棠、刘典饬令各军节节进剿，毋稍松劲。追军既经深入，仍当策应后路以助声援，不可稍涉大意。所有各军获胜情形，并著详细奏闻。果军营勇变乱，提督高连升被戕，本日已明降谕旨照请予恤矣。此次变起仓卒，经周绍濂等扼之杨官、古泉，叛党歼除殆尽，办理尚为迅速。首逆丁玉陇是否在逃？必须严拿务获，尽法惩治，毋任漏网。绥德州叛勇情形，前已据金顺、郑敦谨先后奏报，谕令左宗棠等速筹戡定。现在郭宝昌、宋庆等军均已前进，兵力甚厚，著左宗棠、刘典饬令刘松山会合各军迅速围剿，毋任旁窜。其军渡一带，著郑敦谨饬令陈湜严密守御，以防偷渡。陕省各营旬日之间勇丁两变，殊属不成事体。左宗棠身统师干责无旁贷，应如何整顿营规，抚驭将士，预筹弭变之方，务当悉心筹画，以固军心而杜后患。全福马队计已行抵直隶境内，著曾国藩、郑敦谨催令由山西汾州、永宁州过河，随同刘松山进剿，毋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同官剿除叛勇，予游击桂锡桢以参将用，并加副将衔。

予陕西杨店被戕提督高连升祭葬、世职加等，谥“勇烈”，于广西、浙江、福建、广东、陕西立功地方建立专祠。

（卷254 11—13页）

同治八年三月丁亥（1869.4.26）

又谕：金顺奏收复绥德州城大略情形、派队剿办边外窜匪、请饬拨兵扼扎靖边各折片。绥德叛勇南窜清涧，刘厚基一军由米脂前进收复州城，跟踪追剿，擒获逃匪多名，其大股逆匪已经刘松山剿办，被胁各勇分别收抚。所有详细情形，仍著左宗棠据实具奏。其收抚各勇，著责成刘松山妥为钤束，毋致再生事端。榆郡迤西边外海流图河暨波罗堡西南一带约有窜匪六七千人，并有达拉旗窜来回逆数千，金顺已派常福等会同刘厚基所派之兵出边截剿，著即确探贼踪，如有大股东窜之信，即行亲督各营前往截击，毋任滋蔓。此股贼匪系从何处窜至？并著查明具奏。归、绥防务未可稍松，前调神机营等兵业经准其暂停遣撤，仍著定安严密布置，预筹防范。其宋庆、张曜等军应如何调度之处，著左宗棠妥为筹画。前据穆图善、丰绅、谦禧先后奏请饬令金顺前赴花、定防剿，现在东路既有贼踪，该副都统自应速筹剿办，一俟军情稍松，即行回扎花、定以资控扼。靖边一带亟应派兵堵剿，并著左宗棠酌度办理。宁夏一带防务仍著丰绅、谦禧就现有兵力认真筹办，并著穆图善妥筹兼顾。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定安、金顺、丰绅，并传谕谦禧知之。

（卷254 25—26页）

予甘肃碛口阵亡副都统乌勒西布祭葬、世职加等，谥“武毅”，入京师暨齐齐哈尔原籍昭忠祠，并于宁夏府城建立专祠。

（卷254 28页）

同治八年三月己丑（1869.4.28）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伊勒屯奏由部库拨给满营军饷二十万两、官员养廉银二万两、修理器械银一二万两、安设军台银一

二万两、采买纸札银五百两、采买粮石银四万两，先后降旨令户部议奏。兹据该部奏称巴里坤满营经费各项叠经山西、四川等省及李云麟等筹解，而伊勒屯以前项拨款或不能如数解到，或解到仍不敷用，辄派员来京请领部款，上月部拨乌里雅苏台将军银二十万两本系分拨巴里坤等处应用，现在库帑短绌，焉能再行支应等语。所奏自系实情。即著麟兴等于收到前项部拨银两时，除给哈密、布彦乌勒哲依图共银四万两外，将巴里坤满营军饷、官员养廉、修补器械、设立军台、采买粮石核计应需数目在所存十六万两内先行酌量匀拨，迅咨伊勒屯派员迎提以资应用，其余银两并著该将军等留备哈密等处提拨。伊勒屯领到此次所拨银两，务须撙节动用，毋得稍有虚糜，并嗣后该城一切用款仍应听候麟兴等从新疆月饷内分给，不得率请部项，徒事哓哓。至所请纸札奏折银五百两，准其于该城委员到京日由户部如数发给。其新疆月饷，曾经户部奏定由山西、山东、河南、直隶每月解交乌里雅苏台银七万两并上年闰四月提拨山西、山东、河南银三十万两，迄今报解寥寥，屡催罔应，实属玩延。著曾国藩、郑敦谨、丁宝桢、李鹤年遵奉叠次谕旨查照欠款数目分别筹解。倘再迟逾，即著户部将各该督、抚指名参奏，以重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5 1—3页）

同治八年三月庚寅（1869.4.29）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等奏察哈尔马队击贼获胜、拨队迎剿另股贼匪暨查询磴口失守情形各折片。杭锦旗内盘踞回逆虽经剿灭两股，惟尚有一股逃窜，逆首蓝倍漳亦未就擒，难保不纠党复来再图肆扰。著定安饬令达尔济等探踪截击，务将此股败匪尽数歼除，毋留余孽。杭锦旗界连磴口，尤恐外来匪党乘间窜入，并著饬令达尔济严密防范以顾西路。磴口迤东后套、缠

金一带既有股匪七八百名，该处由后套陆路可以直达归绥，则包头地方防务实为吃紧。张曜已派王连三等管带四营移扎包头迤西黄河对岸，乌尔图那逊亦赴后套、缠金一带进剿，即著定安檄令该员等认真防剿以遏贼氛，并知照杜嘎尔严防后套，联络声势，毋得稍有疏虞。磴口失守，粮台饷银被劫，该处系穆图善储粮之所，关系甚重。现在贼势如何？究竟失去粮饷若干？著穆图善、金顺查明具奏。宁、灵兵力过单，势难拨兵进剿，磴口踞贼穆图善自应迅派队伍前往剿办，毋任贼势鸱张。至董志原虽经收复，贼众均退踞金积堡老巢，左宗棠如何筹画进兵及近日各路剿贼情形，著即详细具奏。包头一带防务紧要，张曜现在古城，能否亲督所部相机援应之处，著该大臣酌度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磴口迎剿窜匪获胜，赏营总辙德恩副都统衔，贡果尔巴图鲁名号。

（卷255 3—5页）

同治八年三月辛卯（1869.4.30）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会剿边外窜匪获胜并击退花马池回匪各折片。贼匪窜至边外海流图河、马家梁等处，经常福等会合刘厚基所派之兵分路兜击，毙贼三千余人，余匪向西远遁。惟边外地势辽阔，匪踪来去无定，且据获贼供称另有马贼数百名绕道向东北窜去，究竟窜往何处？著定安、金顺确探贼踪派兵截剿，毋任扰及东路。昨据定安奏称杭锦旗踞匪逃窜一股，后套、缠金一带又有股匪七八百人，是否即系此股匪徒？著定安查明具奏。该逆纷窜边外，恐有窥伺包头之意，著定安饬令达尔济、乌尔图那逊等认真防剿，力遏贼氛。张曜一军现在古城，于边外地势贼情自应熟悉，著左宗棠饬令相机援应，合力截剿，毋误戎机。本月初间回匪突袭花马池城，经富勒珲等击

退，难保不再图扑犯，金顺已调洋枪队及冲勇一营前往助守，著即饬令富勒珲等加意防范，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郑敦谨奏晋省应解京饷奉旨借拨金顺饷银十万两，须于四五月方有成数，请饬改拨，当经降旨交部议奏。兹据金顺奏称现在剿贼吃紧，军中粮无越宿，饷无丝毫，情形窘迫，请仍饬令山西解拨等语。陕甘军情万紧，兵丁待饷孔亟，亟应迅筹接济，著郑敦谨严饬藩司仍将借拨京饷十万两赶紧如数筹措解赴金顺军营。倘因饷需不继致该副都统贻误戎机，恐该抚、藩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5 7—8页）

同治八年三月癸巳（1869.5.2）

谕军机大臣等：郑敦谨奏绥德叛勇安辑、河防解严并贼匪图窜包头、张曜等拨兵前进、刘典奏叛勇戡定、拟回省会勘秋审各折片。绥德叛勇经左宗棠派兵围剿歼除殆尽，晋省永宁沿河一带防务解严，郑敦谨拟将前调之晋右、春左、中军三营归防，著即饬令各回原派防所，以期分布周密。陕甘回氛尚炽，晋防究未可松，所有沿河防务该署抚即令署臬司李庆翱接办以专责成，并择要驻扎，联络各军声势，毋稍疏虞。刘典所奏湘军、果军变勇剿抚均已就绪，与郑敦谨奏报情形大略相同。陕边各隘现均安静，刘典著暂行回省将秋审事宜妥为会勘。惟果营逃出叛勇数十人向逆回老巢遁去，湘军构叛首逆在逃，余孽亦未净尽，仍著左宗棠等严饬刘松山各军随时搜捕，以绝根株。陕省各营营规现在如何整顿，嗣后有无变通办法及湘军、果营启衅详细情形，左宗棠当懔遵叠次谕旨据实具奏。董志原踞回既归并金积堡老巢，现在陕之邠、长及中部宜君、鄜州、延安一带是否肃清？甘肃灵州本系逆回麇聚之区，东与花马池及

定、靖各邑相近，出边即河套、鄂尔多斯旗境，沿套迤西而北，又可直趋包、萨，刻下花马池、杭锦及后套、缠金均有贼匪窜及，磴口又有匪踞，蔓延一片，甚属可虞。应如何布置之处，著左宗棠相机妥筹。该大臣现驻乾州，是否扼要？能否顾及北路？均著酌度随时奏闻。包头逼近归绥，贼图窜扰，张曜已派两营赴包头西岸驻守，宋庆亦由神木前进，定安务当饬令马升及在防文武会同张曜等相机夹击，并昼夜实力严防，毋任逆踪近扰。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5 10—12页）

同治八年三月甲午（1869.5.3）

谕内阁：文麟奏已故郡王之福晋捐粮助剿，恳恩奖励等语。已故郡王追封亲王伯锡尔之福晋迈里巴钮，自哈密军兴以来筹捐兵勇口粮，并借回地以备屯田藉资军食，此次搜剿西山窜逆复自备资斧遣台吉等随同官兵征剿，约束回部以卫地方，洵属深明大义。伯锡尔之福晋迈里巴钮著加恩封为亲王福晋，其应得敕封，该衙门即行颁给。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搜剿贼匪情形、请将出力各员奖励各折片。七道沟逆首胡尔板胡里勾结吐鲁番贼匪图犯哈密，文麟督兵于沙窝子、鸭子泉等处搜剿叠胜，擒获胡尔板胡里等正法，余匪现已远遁，办理尚为得手。惟吐鲁番逆首苏布尔盖既有窥伺哈密之意，自应严加防范，著文麟督饬官兵扼守要隘，勤加侦探，遇有贼踪窜近即行痛加截击。其本地良回并著妥为安抚，以靖内患。现在哈密防务紧要，景廉当懔遵前旨即行赴任会商办理，毋再迁延。前因肃州收复，谕令成禄即行出关，此时计已部署起程。著即迅速前进相机剿办，不得藉词逗留。文麟另片奏逆首索焕漳遣人面称意欲投诚，现已派员会同成禄委员前往招抚等语。该逆狡诈性成，是否真心归顺殊难凭信，文

麟等务当酌度情形妥慎办理，不可轻率从事。即该逆果能就抚，其党与众多，亦止可于吐鲁番等处设法安插，断不可使其移近哈密，致滋事端。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哈密搜剿西山逆匪，地方肃清，擢军功孔才以守备用，与都司魏忠义均赏巴图鲁名号；守备高林等花翎；侍卫诚庆等加衔、升叙有差。

（卷255 13—14页）

同治八年三月己亥（1869.5.8）

以山西萨拉齐等处迎剿回匪出力，赏委参领永禄、乌尔贡色、委营总达木钦扎布巴图鲁名号，委营总明寿等花翎，巡检李丕烈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55 20页）

同治八年三月庚子（1869.5.9）

谕军机大臣等：丰绅等奏请饬山西照案协拨兵饷並饬穆图善估拨月粮一折。据称宁夏满营官兵生计维艰，万分苦累，前奏准由晋省每年划拨甘饷银十万两，上年十月仅领到晋饷一万两，迄今五月之久并未续解官兵月粮，仅据宁夏等县解过二千三百余石，平罗县颗粒俱无，统计比较粮数，不及原拨十分之三；该官兵目下悬釜待炊，旗营生计益艰，于操防大有关系等语。所奏自系实情。著郑郭谨督饬藩司无论何款先行酌提银四五万两，迅交宁夏催饷委员星夜管解赴营俾资接济。穆图善于本省兵粮尤应迅速筹拨，著即督饬藩司檄行宁夏府速将欠拨同治七年满营月粮如数拨解，仍遵向例估拨八年一岁官兵月粮，每月由宁夏、宁朔两县关支。倘有不敷，即由灵州、中卫、平罗等县协拨，毋稍延误，并著该署将军等就近檄催各该州县迅拨协济，以资饱腾。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穆图善、郑敦谨、丰绅，并

传谕谦禧知之。

（卷255 20—21页）

同治八年三月辛丑（1869.5.10）

又谕：穆图善奏各军剿匪获胜、现仍相机进取并查明高台溃勇情形各折片。河州三甲集踞匪负隅日久，经副都统善山保等分路进攻，该逆胆敢迎拒，其东西两梁之贼势尤凶悍，提督王得胜等乘胜追击，直抵三甲集堡边，洮河边贼亦经黄金山等击败。此次各军会同进剿尚为得手，即著穆图善檄饬善山保等各率所部趁此天气融和迅图扫荡，并将大东乡一路相机进取，以竟全功。高台勇丁溃变，该署督所闻虽核与成禄原咨情形相异，惟副将黄应斗所招勇内究竟有无仁字军脱逃游勇及驻高勇丁因何哗溃之处，仍著该署督详查惩办，毋稍含混。前据文麟奏称逆首索焕漳投诚各节，当经谕令成禄即行出关，该提督此时计已起程，著即克期前进，并将所部勇丁分别汰留，严行约束，毋任沿途滋事。索焕漳等是否真心归顺？该提督即会同文麟等派员妥办，不可轻率议抚致贻后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甘省军务吃紧，请调吉林、黑龙江马队赴甘助剿等语。现在甘省河州巨寇未平，陕西回匪窜入秦州等处，日见鸱张，该省各营马队无多，难资征剿，穆图善请由吉林、黑龙江各调马队一千名，拟令副都统温德勒克西、总管双福分起管带赴甘以资剿贼。著富明阿、德英酌度情形，如能各挑选精壮马队一千名，即配齐军械马匹，并传谕温德勒克西、双福二员兼程管带赴甘听候穆图善调遣。此项马队二千名每月饷银约需二万两，应由何省协拨供支，著户部速议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请饬四川筹拨银两采买籽种等语。甘肃频

年被贼扰害，田地荒芜，经穆图善在阿拉善旗借办籽种牛只发给乡民稍资接济。现届青黄不接，民食维艰，该旗垫款尚未清还，殊难再行商办。四川毗连甘省，自应力顾邻封，著吴棠于月协甘饷外另行筹拨银三万两星速解甘，毋误该省播种之期。所拨银两仍准其在协甘月饷内扣还，以清款目。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安定阵亡州判刘习之、吴翊联祭葬、世职加等。

（卷255 23—26页）

同治八年三月壬寅（1869.5.11）

予甘肃河州阵亡协领德隆阿祭葬、世职加等。

予陕西神木殉难员外郎吉谦、妻萨尔图克氏旌表如例。

（卷255 27页）

同治八年四月癸卯（1869.5.12）

又谕：刘岳昭奏整军相机进剿、请饬各省迅解欠饷一折。滇省自寻甸兵溃后匪势狓猖，杨林又复被围，刘岳昭派令副将何秀林等前往援应，旋以众寡不敌失陷营盘。刘岳昭之兵一蹶竟不复振，实属不能得力。著该督振刷精神认真整顿，以肃军律。省城根本重地逼近贼氛，岑毓英独力难支，情形甚为吃紧。该督现与岑毓英商定严守曲靖以通饷道而固省城后路，仍须随时妥为策应，不得株守一隅。总兵谢景春、全祖凯等已分扼沾益、东川等处，各路要隘虽均有兵守御，惟贼踪飘忽，刘岳昭等仍当檄令各员严密防守，毋令有隙可乘，一面相度机宜跟踪进剿，毋任蔓延，并催令唐友耕等军由东川进攻寻甸之北，四面兜剿，以期一鼓歼除。至滇省饷需异常支绌，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山西、四川、广东历年应解滇饷积欠甚多，著瑞麟、吴棠、郑敦谨、李瀚章、刘坤一、刘崐、李福泰、苏凤文、文辉各将该省欠解滇饷于三个月内全数起解赴滇，

以顾大局。此项饷银到时，著刘岳昭、岑毓英均匀拨用，以资饱腾。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瑞麟、吴棠、刘岳昭、郑敦谨、李瀚章、刘坤一、刘崐、李福泰、苏凤文、岑毓英，并传谕文辉知之。

予云南寻甸阵亡副将饶汉卿等二十四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56 2—4页）

同治八年四月戊申（1869.5.17）

绥远城将军定安等奏查探边外贼情，派拨马队截剿窜匪。得旨：著即饬令乌尔图那逊迅将后套、缠金一带股匪尽数歼除，并饬沿河沿边各军加意防范，毋令贼踪窜扰。

补铸甘肃肃州镇总兵官、肃州知州、浙江分水县儒学各关防、印信、条记。从署总督穆图善、巡抚马新贻请也。

（卷256 7—8页）

同治八年四月己酉（1869.5.18）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官军克复董志原回巢、庆泾各属一律肃清、现筹布置情形一折。董志原地居秦陇要脊，久为回逆老巢，经官军此次痛剿克复，庆、泾各属一律肃清，该逆由环县、固原两路北窜下马关等处。左宗棠等因裹粮将尽仍令各军回驻原防，拟择要兴屯，徐图进取，固属老成持重，第当此得胜之余军威大振，回情涣散，甘肃各匪经此惩创自必大为震慑，若能乘势进剿，必当事半功倍。倘迟迟进取，恐回逆结谋抗拒，转形费力。著左宗棠将粮饷等事与刘典妥商后即行西征陇回，并驰至泾州接受总督关防，择要驻扎，居中调度，以期秦、陇两省得以兼顾。至延安一带地方是否安谧，扈彰有无反侧，董福祥是否归降，兴办兵屯应如何经画，左宗棠筹定后即可交刘典经理，免致失此机会。穆图善于左宗棠未到甘肃以前仍当将金积堡等处窜回尽力堵剿，毋令轶出边外，势成蔓延。

左宗棠另折奏查明刘松山及高连升两军变乱情形，均已明降谕旨将刘松山等分别议处、革留及副将杨玉魁等正法，其未获之蒋宏高、石文科，仍著左宗棠等随时严拿，毋任漏网。现在高连升所部阵斩及擒获正法者人数甚多，未变各营改派李辉武等统带，尚属妥协。著即饬该统领等妥为钤束，不可稍涉大意，致生事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陕西巡抚刘典奏：军务未竣，请将本年大计展缓办理。从之。

以甘肃攻克董志原回巢，赏都司赵连科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56 10—12页）

同治八年四月乙卯（1869.5.24）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回逆趋重北路、现筹进剿一折。回匪盘踞磴口、乌喇特等处，蔓及绷金，日渐东趋，董志原回逆数千又扰及定边迤西大水坑一带，旋复他窜；骑贼由横城附近出边者络绎不绝，后套情形甚为吃紧。该处地土沃饶，为甘军粮源所出，若被该匪窜踞，关系非轻。金顺现已派副都统常福先赴达拉旗探剿，即拟亲率各营进规乌喇、磴口，所筹甚是。著即迅速前进，向贼匪趋重之处迎头痛剿，截其东窜，疏通甘军粮路，兼为宁郡声援。边外地方辽阔，若贼匪分股肆扰，必须分兵兜拿，金顺所部十余营尚嫌单薄，张曜赴陕剿贼甚为奋勉，现驻古城，相距较近，著金顺知照该提督移营西进，藉为后路策应。其古城一带亦须有兵填扎，并著金顺知照宋庆即率各营择要扼堵，仍联络刘厚基等军以壮声威。张曜、宋庆等军克日进取，需饷接济，著郑敦谨速为筹画，毋误师行。董志原贼匪既经北窜，陕省西路情形较松，而北路贼势日肆蔓延，左宗棠岂可膜视？著即派拔劲旅驰赴北路相机进剿，以期早殄逆氛。

归绥等处防务，著定安懔遵叠次谕旨认真筹办，以杜窥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6 15—16页）

同治八年四月戊午（1869.5.27）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陕回窜扰南路、撤回驻狄各军以保完善、请饬金顺兼顾山、陕西北边界并饷需为难情形及出差官弁被地方官杀毙多命各折片。陕回窜逼秦州等处，势极披猖，虽经善山保等奋力冲击，立解秦州之围，而粮运不继，哗溃堪虞。穆图善现饬驻扎狄道各军移扎巩昌并于宁远、伏羌二县要隘分营扼守，合剿南路股匪，疏通运道，尚系为事势所迫，不得不斟酌缓急，处以权宜。所请交部议处之处，著加恩宽免。左宗棠闻清水民团之变，出示晓谕许以"请帑赈抚，禁革差徭"，固系为恤民起见，惟穆图善处饷源穷乏之地力为其难，左宗棠总当恪遵叠次谕旨将各省解到饷银均匀分拨，　不得以空言见好于民，致甘省军务办理愈形棘手。前已有旨令左宗棠驰至泾州接受总督关防，现在甘省南路军情紧急，著即懔遵前旨迅赴泾州接印任事，覘贼所向认真剿办，毋稍延缓。金顺现已进规乌喇、磴口，未必即能分兵，花、定、宁夏一带防务穆图善随时与金顺咨商，相机布置。穆图善所派赴楚制办军装之游击周钦辉等行至榆林被该处地方官杀戮殆尽，穆图善以该道所禀情节支离，饬令切实根究，一年有余尚未禀覆，显有事前枉杀、事后粉饰情形，著刘典提集人证严讯确情，务令水落石出，毋稍瞻徇。原折著钞给刘典阅看。穆图善另片奏拿办溃勇情形并派员赴川募勇等语。成禄、黄有才勇丁东溃，虽经分别安插、惩办，该营官未能妥为防范，咎有应得。副将屈国香著即行革职，撤去管带，仍留营效力赎罪。倘再不知愧奋，即行从严参办。勇丁相率溃变，此风万不可长，必须严加整顿以肃军律。著穆图善严饬

杨占鳌、黄有才等各将其余部众妥为钤束，毋令滋事效尤。此起洪勇已抵凉州，愿入穆图善军营随剿，该署督仍当体察情形，不可轻率录用。至所称“甘勇多不得力，而就地招募后患尤多，拟派员赴川募勇六营赴甘助剿”，所筹尚是。惟当严饬该员等拣选精壮，训练成军，俾知纪律，沿途尤宜严加约束，毋令滋扰地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派员赴川募勇，请饬经过地方拨给口粮等语。穆图善以甘省勇丁多不得力，现须裁汰归并，另募健卒，以资整顿。甘省用兵向系川勇可恃，已派委提督李奉清等酌带将弁前往四川重庆一带招募勇丁三千赴甘助剿，应需经费及制办军装银八千两，著吴棠饬令藩司在于川省应解协饷银内如数拨交李奉清等具领应用。此项勇丁募足启行时，经过四川、陕西、甘肃各州县，每名每日著给予面一斤半，马匹草料照例供支。即著左宗棠、吴棠、刘典各饬所属一体遵照办理，俾免缺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峡口堡等处阵亡千总杨发荣等祭葬、世职加等。

拨湖北劈山炮十尊、抬枪六百杆、小枪二千杆，解赴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军营备用。

（卷257 2—5页）

同治八年四月庚申（1869.5.29）

甘肃布政使林之望因病解职，以西宁道崇保为布政使。

（卷257 8页）

同治八年四月辛酉（1869.5.30）

谕军机大臣等：陈湜自抵山西后，办理河防，增兵益饷，朝廷无不立允，乃于捻匪抢渡之日竟敢在省迁延，其咎甚重。迨褫职后，办理防务虽有微劳，但并无战绩可称足以自赎，岂能遽行施恩？惟该革员在军营有年，废弃可惜，著郑敦谨即饬陈湜

统带所部楚勇驰赴左宗棠军营随同剿贼。倘能奋勉立功，著有奇绩，即由左宗棠奏请施恩。

（卷257 9页）

同治八年四月壬戌（1869.5.31）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等奏截剿黄河两岸窜匪情形并请饬张曜赴磴口剿贼各折片。磴口贼匪纷窜后套一带，黄河东西两岸均有贼踪肆扰，经乌尔图那逊、马升等在哈木尔和硕及萨拉素地方分投进剿，毙贼多名，余匪向西南败遁。惟二圪旦湾、富家补隆一带尚有贼匪盘踞，难保不乘隙东犯。著定安饬令乌尔图那逊等赶紧探踪追剿，迅殄逆氛。所有此次出力官兵，准其择尤汇保，毋许冒滥。前因磴口情形紧急，谕令金顺由乌喇一带进图规复，并令张曜一军移营西进，为后路声援。定安此次所请令张曜前赴磴口进剿，自系尚未接奉前旨。著定安懔遵前旨即饬张曜迅速拔营前进，会同金顺相机剿办。其宋庆一军并著遵照前旨填扎古城，以资扼堵。张曜、宋庆两军距左宗棠军营较远，所有该二军应行进止之处，即著定安就近调遣，以期迅赴戎机。金顺现在行抵何处？著即酌度情形与张曜一军联络进剿，力遏贼匪东窜，毋任蔓延。张曜、宋庆两军应需粮饷，仍著郑敦谨速为接济，俾利师行。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7 10—11页）

同治八年四月甲子（1869.6.2）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景廉奏关外军务吃紧、请停拨援兵暨道员呈请回籍、据情代奏各折片。前因福济等奏布伦托海叛贼滋扰，请调援兵，当谕文麟等抽调兵勇迅速赴援。嗣据麟兴等奏哈密兵勇来往不易，复谕福济等咨明文麟将前调兵勇暂为停拨。兹据该大臣等奏称所部各营除分拨防护，各防守各城外，两路仅十余营，兵力已形单薄，而哈密刻下军务又属紧急，请停

止援兵等语。所奏自系实情。现在布伦托海地方贼势稍松，索伦人众亦已踵至，所有前调之哈密援兵著毋庸调往。吐鲁番等处回情及惠回堡、花海子、沙枣园子一带防务，仍著文麟、景廉随时侦探，并督饬兵勇实力严防，毋得稍涉疏懈。调署镇迪道黎献，著准其回籍守制。惟镇迪道系催运哈密后路粮务，不可接替无人，著穆图善于甘肃现任及候补人员中择其才能胜任者即行奏补，毋庸拘泥成例，致滋贻误。其出关催运事宜，该署督即饬新补之员前往接办，以便景廉带兵进剿，毋任逗留。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7 13—14页）

同治八年四月丁卯（1869.6.5）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堵剿省东窜匪获胜、攻克洛红甸等处一折。寻甸、嵩明贼匪攻扑杨林，官军退守宜良北屯，该逆旋扑大板桥各营，分股绕窜省东十里铺等处，叠经官军堵剿，俘馘千计，省城粮路尚无阻滞。惟该逆并未远遁，且恐与江右馆之贼暗通消息，亟应相机进剿，断贼声援，著岑毓英饬令杨国发等由邑市等处进兵，节节扫荡，规复杨林。该逆既踞杨林，其寻甸老巢当有可乘之机，刘岳昭岂得株守曲靖一筹莫展？著即迅速进兵，与省城官军东西夹击，务将嵩、寻两城力图克复，迅扫逆氛。其洛红甸、豆温乡等处踞匪经蔡标等攻克，广西师宗境内肃清，剿办尚属奋勉，仍著饬令迅扫余匪以靖地方。逆首马恫汰虽经歼除，谢洪尚无下落，并著认真搜捕。出力员弁兵勇准其查明存记，汇案请奖。此次杨林首先失营之都司杨桐、千总胡兴邦均著革职留营效力赎罪，倘再不知愧奋，即在军前正法，毋稍姑容。副将何秀林督率无方，咎无可辞，著交部议处，仍责令带兵剿贼以观后效。岑毓英另片奏署提督马如龙伤疾较重，恳请给假等语。马如龙著赏假一个月赶紧调理，毋庸

开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杨林阵亡都司马恩才等三十一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57　15—16页）

同治八年五月丙子（1869.6.14）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陕回分股窜甘、请仍饬金顺回驻花、定并回匪逼近中卫、董志原踞逆纷扰情形暨请将擅杀之总兵暂行革职各折片。据称花马池地方突有大股马步贼匪爬城，经富勒珲等击退；董志原逆匪复窜至中卫县属之宁安堡上桥卡，将殷家寨等处及河南马滩攻破，并分股渡河逼近城垣；其平番县属之牛站、连城一带又有西宁撤回围攻堡城；省城附近亦有贼踪；请饬金顺迅回花、定，保护宁、灵等语。陕回分窜甘境，穆图善所部各军分布西南，于北路势难兼顾，自系实情。兰州为根本重地，关系尤重，仍著该署督就现有兵勇妥筹防守。定边、花马池为甘省要害之区，固不可无得力兵勇扼贼匪纷窜之路，第磴口界接晋疆，金顺前奏亲统各营由达拉节剿而西以期先复磴口，此时自未便撤回，即著该副都统懔遵叠次谕旨斟酌办理。张曜统师西进为金顺后路接应，宋庆进扎古城，榆林防守无人，左宗棠等或即于刘松山、郭宝昌各军中抽拨一军填扎榆林以资镇抚。董志原逆股前据左宗棠等奏称窜回金积堡，兹览穆图善所陈，是该逆分三路奔窜，倏东倏西，迄无定所。著左宗棠严饬各路将弁确探贼踪，迅图剿办，不得以回氛距陕较远置之不顾，并著将贼情随时知照穆图善。该大臣久无奏报，刻下陕境有无贼匪，该大臣驻扎何处，陕甘北路如何严密布置及回逆由董志原分窜后应由何路拨兵跟踪截剿，均著随时奏闻。其宁、灵已抚回众，仍著穆图善饬令胡昌会率同马潮青妥为钤束，毋令滋生事端。连城城围既解，西路撤回即著严饬张万美就近兼顾，并饬黄金山将凉州南山游匪搜捕，即由凉

绕赴中卫，堵击北路窜匪以杜分扰。记名总兵陈怀仁临阵规避并有克扣勇饷等情，本属罪所难宥，黄金山于查明后即将该员正法，尚无错误。惟未禀请穆图善批示，亦有不合。黄金山著暂行革职留任，以示薄惩。该总兵平日打仗尚称得力，现当军营用人之际，如果续有战绩，仍可仰邀恩施。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两江总督马新贻奏酌拟江宁各属清理交代六条：一、责成现任各员勒限盘查结报。一、新旧交代宜截清界限。一、交代亏空之员应定限严追。一、摊补清查各款应援案请豁。一、交代逾期不结，由该管府州详参。一、交代册式但求简明易晓，以昭核实。下部知之。

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奏：甘肃军务未靖，请将节年秋审人犯仍展缓办理。从之。

予甘肃宁夏伤亡副将曾天宝祭葬、世职加等。

（卷258 5—8页）

同治八年五月壬午（1869.6.20）

谕军机大臣等：袁保恒奏粮台饷需支绌、请旨饬催一折。陕甘军饷紧要，前经户部先后奏拨各省关新旧协拨银八百一十万两。兹据袁保恒奏称各处应协饷银屡经咨催，或全未报解，或解不足数；现在实解到台之饷不及一半，且出款陆续加增至百余万两，皆刻不容缓，而又不在左宗棠、穆图善、刘典原请饷数之内；无论如何腾挪，万难敷衍，开单请饬迅解等语。西陲粮饷奇绌，兵丁困苦情形不堪言状，亟应源源接济，方免哗溃之虞。著李鸿章、文煜、马新贻、瑞麟、英桂、郑敦谨、刘坤一、李瀚章、郭柏荫、丁日昌、卞宝第、李鹤年、丁宝桢、刘崐、李福泰、张兆栋、吴坤修、文辉饬令各该藩司、监督，无论何款迅将新旧欠解之饷赶紧筹拨，并著师曾、崇礼按照单开欠

解之数迅速设法筹解。各该将军、督、抚、监督等务当力顾大局，克日派员解往以应急需，不得稍有迟误。原单均著分别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文煜、马新贻、瑞麟、英桂、郑敦谨、刘坤一、李瀚章、郭柏荫、丁日昌、卞宝第、李鹤年、丁宝桢、刘崐、李福泰，并传谕吴坤修、张兆栋、文辉、师曾、崇礼知之。

又谕：岑毓英奏贼匪袭踞澄江府一折。澄江回匪上年业经投诚，乃复勾结嵩、 寻逆匪由杨林绕越山路袭踞府城。 现在附省贼垒既未攻拔，寻甸之贼又分窜长坡、 小偏桥等处， 馆驿、 漫兮、竹园各回寨复与澄江相联，势必勾合上窜，省城愈形吃重。岑毓英虽已令马忠等扼守归化等处，但恐兵力单弱难资捍御，著该抚迅即督饬将士先将小偏桥等处股匪克期扫荡，再行酌量情形分兵援剿。寻甸踞匪既经倾巢窜出，此靖防务较松，著刘岳昭移缓就急，即行带兵进扎宜良，遥为省城声援，俾粮道不至梗阻，毋得株守一隅迁延不进，致误大局。唐友耕所部川军已抵大关，著刘岳昭、岑毓英催令星速遄行，由东川一带相机援剿，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澄江府城被贼窜陷，巡抚岑毓英下部议处，署总兵官马忠革职留任； 予阵亡游击崔万象、 署知府同知杨保恒祭葬、世职加等。

（卷258 21—22页）

同治八年五月甲申（1869.6.22）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等奏官兵截剿河西股匪大获胜仗并防该匪东窜各折片。回匪窜踞磴口，分作两股，一乘船东下，现泊缠金河口，一窜近阿拉善旗乌兰木头，另股于四月初间窜入杭锦旗属。经定安等派兵会同蒙兵截剿，该逆拚命抵敌，官兵从后抄袭，贼势不支，一齐败退，追杀五六十里，擒斩甚多。

著定安等仍咨会杜嘎尔分饬达尔济、扎那格尔第等督率所部随时防剿，务将萧、海两逆设法兜擒，杭锦败匪殄灭净尽。其缠金河口水路回匪与窜近乌兰木头陆路回匪势甚猖獗，并著定安等迅饬成山、乌尔图那逊分途进剿，以防东窜。磴口路通晋疆，若该匪自缠金东下，黄河两岸绵长数百里，防不胜防。前谕金顺由达拉节剿而西，张曜为金顺后路接应，著该署将军即率同张曜赶紧拔队由西山觜进兵，沿河截剿，一面迅将磴口攻复，毋任该匪东扰。张曜带勇前进，古城一带空虚，著金顺仍遵前旨知照宋庆迅赴古城并相度情形与张曜暨达尔济、扎那格尔第各营联络声势以壮军威。金顺行抵何处？现在剿办情形若何？前奏渡河径赴达拉进剿，达拉是否即达拉忒旗？该处距缠金、磴口远近何如？一面迅速具奏。郑敦谨亦当飞饬防河员弁严密戒备，杜贼伺隙窜扰。左宗棠何以日久未有奏报？该逆归并金积堡后分踞磴口，应如何拨兵截剿免贼东窜？又，金顺、张曜、宋庆陆续前进，花、靖一带是否有兵扼扎？榆林刘厚基兵勇是否足敷分布？何以均未筹及？著该大臣等统筹全局，严饬各路将弁迅图剿办，并确探贼情随时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8 22—24页）

同治八年五月己丑（1869.6.27）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密陈关外军务情形一折。所称回酋索涣漳遣人乞抚多不可恃各情，朝廷早已筹及，业经谕知文麟等妥慎办理。仍著文麟、景廉懔遵前旨会同成禄悉心筹办，万不可将就目前，堕其奸计。关外情形孔棘，文麟、景廉所部止数千人，成禄现究行抵何处？著即克期出关与文麟等联络声势相机剿办，如再藉词迁延，是该提督自干罪戾。景廉亦当迅赴哈密会商防务，不得任意逗留。至所称"肃州现已收复，能否将甘、凉、肃三

属应解肃军之粮移作出关兵食，或提用正粮，或设法捐办，多派车驼运送，并于安西、玉门两城内酌设粮台，派员转运"各节，著左宗棠、穆图善彼此熟商应如何源源接济俾关外诸军弗形困乏之处，即行妥筹具奏。前有旨令左宗棠前赴泾州接受督篆，久未接该大臣奏报，谅已部署起程。刻下陕省军务已松，即著遵奉前谕率旅西行，将甘事妥筹办理，以靖边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8 2—3页）

同治八年五月辛卯（1869.6.29）

又谕：定安等奏截剿窜匪获胜并布置张曜等军各折片。回逆由石觜子地方分股窜扰，一由陆路攻扑乌兰木头，经参领德昌等击败窜向西南，乌尔图那逊跟踪追剿毙贼多名，余匪由上中滩渡河窜入杭锦旗，仍由石觜子窜回边内；其水路贼匪扰至缠金河口，亦经参领成山等击沉贼船多只，匪众舍舟登岸，窜入鄂尔多斯旗境，乌尔图那逊所部已扎乌兰木头地方，后套、缠金一带现无贼踪。仍著定安等饬令达尔济等探踪进剿，毋令再行纷窜。磴口地方紧要，即著定安等会商金顺派兵驻扎，以资镇抚。该处丑类多系董志原散匪，左宗棠、刘典亦当拨队搜剿，不得以驱逐出境为了事也。至灵州一带均有大股回匪盘踞，左宗棠自应督兵节节进剿，尤当防其铤走，方可聚而歼旃。定安等已调宋庆后队移扎皇甫川截贼东窜，而令张曜酌带数营前往缠金、磴口，其余队伍仍驻古城等处杜贼北窜之路，布置均为周妥。倘有贼股窜近，即著分投堵截，力遏狂氛，仍随时饬令该员等和衷共济，以期声势联络。陕、甘边境多与晋疆毗连，郑敦谨当会同定安随时防范，毋令匪踪阑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9 5—6页）

又谕：刘岳昭奏进攻寻甸贼巢并分兵宜良、援救普安各情形一折。前据岑毓英奏寻甸踞匪倾巢窜出，澄江复被贼踞，省城情形吃重，当经谕令刘岳昭进扎宜良，遥为省城声援。兹据奏称该督所部各军进规寻甸势难撤回，已派柳明德一军拔赴宜良，并调全祖凯带兵继进。著刘岳昭、岑毓英饬令该员等实力堵击，毋任澄江之贼再行东窜，以保省城粮路。寻甸踞匪大股既经出窜，该处现在究竟有无贼匪？刘岳昭所派各军分扎马龙、王家庄等处，何以尚未进兵攻拔？该督所部各军一隅株守，日久无功，实属不知振作。著即督饬各营奋勉进剿，迅扫逆氛，并著催令川军克期前进援应省垣。小偏桥等处贼巢，著岑毓英懔遵前旨迅速进攻，力图扫荡。该督、抚等均受朝廷厚恩，总当以国事为重，和衷商榷，共济时艰，不得各怀成见，致误大局。新城大股贼匪围逼普安厅城，刘岳昭已派刘官礼等带兵驰援，著曾璧光迅即派兵前往与滇军会合夹击，迅解城围。刘岳昭现在暂驻曲靖，著即酌度情形何路吃紧即行亲往何路督剿，不可坐失事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现在云南军务紧急，省城围尚未解，刘岳昭一军亟须由寻甸等处进攻以资援救。惟该督所部楚军向由川省接济饷需，若不敷支应，难保无停兵待饷之虞。著吴棠将刘岳昭所部楚军及果后军月饷竭力筹措，源源报解。其从前所欠饷银，亦著一并按月搭解协济滇军，即以保卫蜀境，毋得稍有迟误。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岑毓英自简任云南巡抚后，观其叠次奏报，似于滇省军务尚知认真办理。惟省城围尚未解，澄江近又失守，着怀南服，焦念实深。兹闻上次杨林被陷，百姓死者数千，练头李廷标、何秀林败回省城，该抚不责其罪，反各赏以四百金，以致人心不服，士卒离畔；此次澄江之变亦因邵天贵带练骚扰，

回民衔恨，勾通逆酋马周袭踞郡城；至省坝贼碉，该抚督队攻击，则兵刃齐奋；易以他将，则枪炮皆空；且有练头通贼毁碉分赏，随毁随起情事；又闻该抚勒派民捐至再至三，绅士从中渔利，任意把持；上下交征，百姓咨怨。云南兵连祸结历有年所，练勇剿贼原以辅兵力之不足，惟必须严明赏罚，方能令出惟行，不得任用桀骜之徒贻误大局。至滇饷孔亟，叠经谕令协饷各省赶紧如数筹解，岑毓英惟当撙节动用，不得苛敛民间，致失人心而腾谤读。经此次训饬后，该抚务当力图振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期滇事日有转机，不负委任。如办理一无成效，惟事粉饰弥缝，则朝廷赏功罚罪自有权衡，毋谓万里外不能洞瞩也。懔之，慎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两江总督马新贻等奏：署布政使应宝时到任未及三月，请将上年大计仍展缓举行。从之。

以云南鹤丽镇总兵官马如龙为提督。

（卷259 6—9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德英奏筹办赴甘马队军装战马，恳请速拨银两，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此次黑龙江挑选马队前赴甘肃军营应需整装银两，既据该署将军援照成案暂向铺商借垫给发，自应速为拨给，拟即在河南己巳年应征地丁银内拨给银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六两七钱九分六厘，解交奉天省城转发黑龙江归款等语。著李鹤年按照该部议拨数目赶紧解赴奉天，并著都兴阿等接到河南饷银即行派员解往黑龙江交纳，不得迟误。德英于此项饷银到时，即著归还前款。至前项核借银两，并著俟凯撤时即在各官兵等应领俸饷内照数扣还，以符定制。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59 11—12页）

同治八年五月丙申（1869.7.4）

谕内阁：左宗棠奏官军搜捕各匪净尽、陕境肃清一折。陕西官军自扫平董志原回巢后，各路匪徒仍复暗相勾结，肆行劫掠，经提督郭宝昌、刘松山等派兵搜捕，斩获甚多；云岩镇巨逆袁大魁窜至保安县属之老岩窑凭险结寨，经道员魏光焘、提督刘端冕等率兵攻剿，歼毙逆首袁大魁及贼目多名，余匪悉数扫除；各处匪类亦经官兵搜捕净尽，榆、绥、延、鄜各属一律肃清。剿办尚为得手。惟陕西频年叠遭兵燹，此时逆匪虽经剿净，而游勇、土匪仍恐易滋啸聚，且各属地方赈抚穷黎、安插人众在在均关紧要，左宗棠现在振旅西征，所有陕省善后各事宜，刘典责无旁贷，即著悉心筹画，妥为经理，以期毋负委任。

（卷259 12—13页）

谕：左宗棠奏陕境肃清、驰赴泾州及甘肃窘迫情形并遵旨覆陈各折片。陕西土、回各匪叠经官军剿办，全境肃清，本日已明降谕旨宣示。其老岩窑出力员弁人等，著准其择尤汇案请奖。董福祥等倡乱多年，现以穷蹙投诚，难保不心怀叵测。左宗棠赴甘在即，应如何妥为安插、毋滋事端之处，仍著悉心筹画，交刘典妥为办理。所陈刘松山等军分路前进，马德顺等马步各军暂驻灵台以策应南北两路，均合机宜。即著督饬诸军整旅遄征，迅图扫荡。该大臣抵泾州后，即祇受督篆任事，以一事权。陕西征兵尽出，金顺现赴乌啉、磴口等处，该大臣势难兼顾北路，著即会同定安、金顺规度情形，饬令宋庆、张曜两军合力堵剿。郭宝昌一军向与刘松山合力剿贼均称得力，现在应否会合刘松山军截剿宁、灵之贼，著左宗棠酌核办理。该大臣奏称宋庆、张曜、郭宝昌三军各减营数，则饷足而军愈精，所筹不为无见。其应否裁减之处，即著定安、金顺会商宋庆、张曜妥筹办法。其郭宝昌营勇，著左宗棠饬知该提督精为遴选，以收饱腾实效。所有该三营饷需，已谕知李鹤年、英翰、

吴坤修照旧按月批解。甘饷现值奇绌，未便多容客军，所奏亦系实情。潘鼎新、陈湜两军已饬李鸿章等分别遣撤，并令该员等于撤勇后各赴该大臣军营听候差遣。至游击周钦辉等被杀一案，仍著会同刘典确切查明，按律惩办。该大臣入甘后，务将军事、吏治悉心整顿，以维大局。边外情形何似？定安等务当懔遵前旨督饬德昌等分投追击，以靖边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陕甘饷绌，请停止陈湜带勇赴陕，并河东盐务解款积压等语。前因郑敦谨奏已革臬司陈湜办理河防尚知愧奋，恳予免罪，当经降旨暂免发遣，饬令带勇赴左宗棠军营差遣委用。兹览左宗棠所奏陕、甘饷项支绌，自系实在情形。陈湜所部勇丁即著毋庸赴陕，由郑敦谨督饬该革员将欠饷清算筹给，严饬陈湜自行带领此项勇丁回湘，酌留亲勇数百名，余悉妥为遣撤。俟撤勇事竣，仍饬赴左宗棠军营差委效力赎罪。该革员带勇起程时，著该署抚派委文武大员弹压出境，毋任滋事。至经过之河南、湖北各地方，著李鸿章、郭柏荫、李鹤年严密稽查，倘沿途逗留骚扰，即惟陈湜是问，并著刘崐于该革员带勇抵籍后严饬妥为安置，毋任滋生事端。左宗棠所称河东盐务库款现存五十余万两，该道李庆翱于乙年始解甲纲，递年积压，盐务废弛，以致甘饷涸绝；并称该道鄙诈成性，惟解钻营等语。著郑敦谨确切查明道库现存及业经批解实数并该道有无劣迹之处，一并详悉具奏，毋稍徇隐。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9 14—17页）

又谕：本日据左宗棠奏饷需支绌，拟将郭宝昌一军、张曜、宋庆两军裁汰疲弱，酌留精壮，饷项照旧供支，为各该军购粮转运之费。所筹不为无见，已谕左宗棠暨定安、金顺将郭宝昌等军量加裁减，以资腾饱。各该军月饷向由安徽、河南供

支，此时无论裁减与否，著李鹤年、英翰、吴坤修督饬各该藩司仍照原饷数目按月拨解，毋任缺乏。一俟该大臣等酌定知照后，该抚等再按所定数目尽力筹解。原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鹤年、英翰，并传谕吴坤修知之。

甘肃按察使张岳龄因病解职，以现秦阶道崇福为按察使。

以捏报军情撤陕西总兵官刘厚基记名提督，夺勇号，降总兵官刘厚填为都司。

予陕西绥德伤亡总兵官喻先恕祭葬、世职加等。

于甘肃合水殉难知县杨炳华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镇原阵亡外委田泽波祭葬、世职。

（卷259 18—19页）

同治八年五月丁酉（1869.7.5）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等奏剿贼续胜、磴口现无贼匪，金顺奏近日花、定防剿情形、由榆林进规乌、磴各一折。回匪自窜入鄂尔多斯旗境后，复在上永和姜寨内盘踞，经乌尔图那逊督率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力攻南门，贼匪抵死守御，成山等由西北角攻入寨内，贼由南面奔逃，追至磴口地方，沿途擒斩甚多，其乘隙藏匿者均搜杀净尽，并将河内渡船烧毁。现在磴口踞匪回窜边内，包镇迤西至磴口黄河北岸已无贼踪，剿办尚为得手。此次出力官兵，著定安等择尤汇案奏保。刻下贼匪虽远遁边内，大股尚踞灵州一带，诚恐被剿情急仍复铤走草地。昨据左宗棠奏督师入甘，派刘松山一军由西北进指定边、花马池，截贼东趋之路，已令其会商定安、金顺妥筹兼顾，并令酌度情形饬郭宝昌与刘松山合军截剿宁、灵之贼。该将军等即可咨商办理。乌尔图那逊现撤队于乌兰木头，是否足资控御？仍著定安、桂成责令该副都统择要严防，不可稍涉大意，并一面饬令会合达尔济等确探贼踪乘胜进剿。西路贼匪蓄意窜扰花、定，

经富勒珲、常福连番追击，贼向西遁，常福带队回榆。惟花、定距灵州贼巢不远，难保该逆不纠众回犯。磴口现已无贼，刘松山业向花、定前进，该署将军应在何路扼剿？著即酌量办理。前据定安等奏称宋庆后队调扎皇甫川；张曜酌带数营前往缠金、磴口，其余队伍仍驻古城等处。此时磴口、缠金无贼，该两军应于何处扼扎，联络金顺马步各队以资堵剿并遥为包、萨屏蔽之处，著定安等彼此妥商，严密布置，毋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9 20—21页）

又谕：刘典奏现拟回省督同司、道整理地方等语。陕省自董志原克复后，回逆西窜，境内渐就肃清，刘典自应回省经理地方各事务。现在左宗棠统师入陇，陕省应办各事该署抚责无旁贷，所有安抚难民、开种荒田一切善后事宜，均著刘典尽心筹画，毋得稍有粉饰。延安一带土匪如董福祥等虽已投诚，是否尚听约束？老岩窑虽已克复，此外零星股匪一时恐难净尽，务当随时剿办，毋任日久变生，复为民害。刘厚基等驻扎北山，所部勇丁必当严禁滋扰。该处地瘠民贫，久经兵燹，必须廉谨之吏实心任事方能抚绥安集，著刘典督同藩司慎选良吏以安地方。回逆虽窜甘省，设左宗棠到甘后奋力攻剿，难保不回窜陕疆。磴口等处距匪经定安等派兵进剿，据报窜入边内，难免不乘虚东窜。该署抚俱当绸缪未雨，免致临时周章。左宗棠派刘松山、魏光焘、黄鼎等军分路西征，其余勇队留存陕境者想尚不少，与甘毗连处所何地可以扼要，是否均有得力兵将驻扎，均当早为筹及，并将如何严密布置之处详细奏闻，以慰廑系。该署抚既回省中，仍应檄饬驻守三原文武员弁严束营勇以壮军威。嗣后务当实事求是，虚衷集益，竭力整顿地方，毋负委任。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予陕西宁条梁等处阵亡、伤亡参将德贵、秀伦、巡检李梦兰祭葬、世职加等，德贵眷属人等分别旌恤如例。

（卷259 21—23页）

同治八年五月戊戌（1869.7.6）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穆图善狃于议抚，实误听首府舒之翰、游击萧兆元之言；去秋蕃司林之望等探知贼目不和，齐向该署督恳请率众进攻，而舒之翰百计阻挠，或言兵勇未齐，或言军饷不足，并暗中怂恿署督面斥林之望为生事，檄斥总兵胡昌会、副将范铭为擅杀，以致众军愤恨，佥云萧兆元系回匪头目，暗中为贼耳目，舒之翰得受回匪重赂，故凡事为贼道地，不知是何肺腑；在首府任内大开寿筵，广受祝礼，各州县纷纷馈送，多则千金，少亦数百；有不送者，伊则簧惑督臣立即撤参；请将舒之翰、萧兆元严行审办等语。穆图善办理甘肃军务，虽因饷绌兵单不得已而权宜议抚，而舒之翰等阻挠战事以致军心解体，如果所参属实，亟应严行惩办以儆官邪。著左宗棠按照原参舒之翰、萧兆元各情严密访查，据实参奏，毋稍轻纵。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59 24—25页）

同治八年五月庚子（1869.7.8）

两江总督马新贻等奏击散海阜一带匪船，仍饬该管营县会缉首要各犯。得旨：著即檄饬该员等督队出洋勤加搜捕，並会同营县将首要各犯悉数歼擒，毋留余孽。

（卷259 27页）

同治八年六月壬寅（1869.7.10）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通筹全局、请饬催马队助剿並请饬鲍超酌带旧部来甘专顾南路各折片。前调吉林、黑龙江马队，据富明阿、德英等先后陈奏因存营兵数无多，各挑派五百

名，业已起程赴甘。穆图善于此项马队到后，即可斟酌军情派往助剿，以壮声威。左宗棠现已派兵分道入陇并带亲军驰赴泾州，即著迅速前进，恪遵历次谕旨，接受督篆，筹办一切。该大臣抵泾接篆后距兰州尚远，省城防剿事宜应如何严密布置之处，计早统筹全局，著即迅速奏闻。磴口现无贼踪，前谕金顺会合张曜、宋庆两军扼要堵截，刘松山一军现向花、定进发，著即饬令迎头截击，毋令窜出边外。宁夏回众久经安抚，此次官兵追截窜匪逼进宁、灵，恐致怀疑惊惧，左宗棠务当派员恺切晓谕，弹压抚绥，以免别生枝节。董志原踞匪窜并金积堡后，贼势若何？著即随时具奏。南路河、狄回匪负隅已久，穆图善以秦州吃紧暂时撤军回顾，左宗棠接篆后著即酌量情形权衡缓急，次第剿办。穆图善所请调鲍超带兵赴甘专顾南路之处，著毋庸议。甘省回匪四处纷扰，兼以饷需缺乏，穆图善尚能支持危局，力任其艰，左宗棠与该将军同办一事，务当和衷共济，随时商办，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0 4—6页）

同治八年六月癸卯（1869.7.11）

谕军机大臣等：丰绅等奏陕匪窜入宁夏境内、城防吃紧、回匪扑犯定远营各折片。董志原回匪由磴口窜扰灵州、中卫，自河南宁安等堡至宁夏南乡及灵州同心堡、预旺城等处，数百里内遍地皆贼，宁夏满、汉城防极形吃重。刘松山一军现向花、定进发，即著左宗棠檄饬刘松山迅速前进，驰赴宁郡以资救援。如刘松山军尚嫌单薄，著仍遵前旨酌派郭宝昌带队合军齐进，以资厚集。前谕金顺会合张曜、宋庆两军扼要堵剿，现在能否统率所部驰援宁夏？即著该署将军酌量办理。宁夏回众久经安抚，现在窜匪滋扰，难保不又被煽惑，别滋事端，著左宗棠懔遵昨日谕旨酌度机宜悉心筹办。丰绅、谦禧惟当就现有

兵力严密守御，不可稍有疏虞。昨据穆图善奏中卫戒严，已派黄金山带勇二千驰往防守。能否再为添拨数营协同援剿？著该署督妥为布置。回匪分窜蒙旗，扑犯定远营城池，应如何抽拔劲旅星驰援应之处，著丰绅、谦禧咨商左宗棠等相机调度。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金顺、丰绅，並传谕谦禧知之。

（卷260 6—7页）

拨山西火药一万斤、铅丸一万五千斤、火绳一万五千丈解赴甘肃宁夏满营备用。

（卷260 7—8页）

同治八年六月甲辰（1869.7.12）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官军进剿寻匪大获胜仗、攻克要隘並回目投诚各折片。云南寻甸贼匪踞险为巢，经总兵全祖凯等督率将弁分路进攻，大获胜仗，已将七星桥、文笔山、章格各隘全行攻克。著刘岳昭乘此得手之际仍严饬各该文武激励将士迅拔州城，毋再迟延。其寻甸西南塘子、集贤村等处二十余寨均系为贼所胁，塘子回目马广具呈投诚，该匪旋抚旋叛是其惯技，此次自拔来归意图立功赎罪，如果奋勉杀贼，自可宽其既往，予以自新。至寻甸逆目马添顺、嵩明逆目李芳沅等畏惧求抚，是否出于至诚？著该督察看情形相机办理，毋堕奸计，致贻后患。寻甸现尚得手，岑毓英务将省防严密布置，并将各路进剿事宜与刘岳昭会商，迅殄贼氛。唐友耕所部川军计早由东川一带南下，著该督、抚等催令星速前进与滇军联络声势，将省城东路贼匪节节扫荡，毋任蔓延。寻甸接仗出力各员弁著暂行存记，俟克复城池再行请奖。其伤亡弁勇一并汇案请恤。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0 8—9页）

同治八年六月乙巳（1869.7.13）

又谕：岑毓英奏提督督战受伤等语。云南提督马如龙前在小偏桥打仗受伤尚未痊愈，复出城攻克羊神庙贼垒，乘胜进攻江右馆，身中炮伤甚重，实属异常奋勇。著由内府发去如意拔毒散四料，交岑毓英转给该提督祇领，以资调理。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官军肃清省东贼垒、攻克杨林、团山等处各折片。滇省东路贼匪盘踞于十里铺等处，经岑毓英派令李维述等分路进攻，先将萧家山贼栅焚烧，贼向省北马村一带狂奔；至十里铺、小偏桥至长坡六十余里贼垒一律扫荡，其杨林、团山等处踞匪复经岑毓宝等乘胜剿击，斩馘甚多；杨林、富民全境肃清，现已分兵进取，并规复澄江。即著岑毓英激励在事将士奋力前进，将各路贼匪痛加剿洗，以靖贼氛，并著会同马如龙将南门外余匪迅图歼灭，用固省垣。马侍得一股，该抚务饬杨国发等相机堵剿，毋任上窜致滋延蔓。据称署提督马如龙中炮子伤甚重，览奏深为廑系。该提督平时打仗既能身先士卒，其筹画省防事宜亦极周密，前已加恩将其补授云南提督，本日并由内府发去如意拔毒散四料以示体恤。岑毓英于接奉此旨后，即将药料赍交该提督祇领，仍属令安心调理，俾得早日就痊。省城防守紧要，马如龙现已受伤，岑毓英一人力难撑拄。昨据刘岳昭奏进剿寻甸贼匪攻克要隘，并回目均畏惧求抚，是寻甸一路即可蔵事。该督当审度情形饬令全祖凯等带兵攻剿，一面驰回省城与岑毓英和衷商办以重根本，毋得藉词迁延，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十里铺等处阵亡千总陈万朝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60 10—12页）

同治八年六月己酉（1869.7.17）

又谕：本日据翰林院侍读学士马恩溥奏条陈滇省军务事宜

四条一折。云南用兵日久，师老兵疲，地方糜烂日甚，亟应广筹方略以期日有起色。该学士籍隶云南，情形较熟，所称精选兵勇，于川、黔就近招募一二万人是否可行？周达武之军能否由永北进剿大理？滇饷转运应否于泸州或重庆设局办理？著刘岳昭、岑毓英体察情形，咨商四川总督妥筹具奏。至吏治与军务相表里，地方得人，则民生乐业，军务亦可渐平。滇省官常年来日就废弛，著刘岳昭、岑毓英实心整顿。其不能称职者，随时参劾；如有勤劳素著、舆情爱戴者，亦即据实保奏。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60 14页）

同治八年六月辛亥（1869.7.19）

又谕：崇实、吴棠奏川军援滇、会克寻甸州城一折。前据刘岳昭奏官军叠克要隘，寻甸逆匪畏惧求抚；惟回逆变诈多端，遽许就抚，恐堕诡计，仍饬在事员弁并力攻剿等语。此次崇实等所奏会克州城情形系由回匪开门纳款，是否畏慑军威，真心悔罪，抑系暂图免死，饥附饱飏？刘岳昭务当督饬各营严密防范，不可稍涉大意。一切抚绥事宜，著饬道员彭瑞毓等妥为筹办，以期永久。寻甸得手，则嵩明自当迎刃而解，省城亦可解围。著岑毓英激励将士乘屡胜之威与刘岳昭暨川省援滇各军联络声势迅扫逆氛，以靖边徼。崇实、吴棠另片奏鲍超病已就痊，惟精力尚未复元，吁恳稍假休息等语。鲍超病体全愈，可为国家宣力，深慰廑念。伊现由省城回籍休息，谅一两月后必可调理复元。著崇实、吴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0 16页）

以四川官军会克云南寻甸州城，赏道员刘岳曙巴图鲁名号，从九品萧有恺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守备彭

临风祭葬、世职加等。

追予三世殉难江西九江镇总兵官马济美、祖千总立成、父云骑尉文雄战功事绩附入国史馆，马济美列传，并予建祠。

（卷260 17—18页）

同治八年六月癸丑（1869.7.21）

两江总督马新贻等奏游勇刘建洪等勾结滋事，拿获正法。得旨：著严拿在逃伙犯务获究办，并确查各营已撤勇丁，悉数遣回本籍，毋任逗留，一面饬令地方官编查保甲以戢奸匪，毋得稍涉疏懈。

以克复云南寻甸州城，复总兵官李家福职，赏总兵官刘立兴、杨志林、参将周起风、安绍钦巴图鲁名号，道员彭瑞毓、都司王文保等花翎，知县吴宗焯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沈可堂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60 18—19页）

同治八年六月癸亥（1869.7.31）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甘省北路贼情并收抚高台等处溃勇各等语。据称自中卫至灵州一带贼势蔓延，甘省南路各军未能兼顾，请饬左宗棠、金顺派兵夹击，所奏自系为力顾东北起见。前据左宗棠奏檄饬刘松山军向花、定前进，截剿宁、灵之贼，当谕该大臣酌派郭宝昌合军齐进。此时甘省北路贼踪纷窜，自应乘其喘息未定之际痛加剿洗，著左宗棠飞饬刘松山等迅速进兵，毋稍延缓。金顺现在行抵何处？并著仍遵前旨酌量情形统率所部联络张曜、宋庆两军扼要防剿，使匪踪不得东窜，藉为包、萨屏蔽。左宗棠计已行抵泾州，该处距兰州尚远，现在北路贼势固属吃紧，而南路河、狄之贼密迩省城，亦须兼顾。刻下陕省边境既经防军分布，当无后顾之虞，左宗棠接篆后自宜移军前进或赴秦州一带择要驻扎，以便居中调度。

该大臣郑重进兵固是老成之见，惟省垣重地关系甘省全局，左宗棠身任封圻责无旁贷，总当力筹保卫。倘或稍存大意致有疏虞，必惟左宗棠是问。穆图善交卸督篆后，即著暂驻兰州听候谕旨。其省城防守及河、狄一带防剿事宜，仍当竭力筹办，不得以接统有人稍涉诿卸。肃州镇总兵黄金山伤疾举发，著赏假三个月回籍调理，并免其开缺。一俟病痊，仍令迅速赴营以资得力。高台、山丹溃勇，穆图善已派王仁和招集统带，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认真训练以资攻剿。倘再不遵钤束，即行从严惩办，所需粮饷并著随时接济。穆图善原片著钞给左宗棠阅看。其范铭所部勇丁因饷缺抢掠，并著责令该员严行查办，妥为绥辑。左宗棠既经入甘，于甘省各军应如何分拨粮饷及酌量调派之处，著悉心筹画，奏明办理，务使各军协力同心，不至各存意见，方能所向有功。穆图善另片奏接准兵部咨文据实覆陈等语。敖天印一员著仍遵前旨，俟军务稍松解赴河南讯办。富勒珲已简放归化城副都统，现在如可离营，著金顺知照该副都统即赴新任，暂缓来京陛见。其所部兵丁，著金顺会同定安另行派员统带。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1 9—11页）

同治八年六月甲子（1869.8.1）

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奏：秦州、峡门等处有贼奔窜，现飞饬提督梅开泰等相机夹击。得旨：省南多完善之区，著严饬该提督等分路夹击，务净贼踪，毋徒以驱逐为能，任其纷扰。

（卷261 11页）

同治八年六月乙丑（1869.8.2）

谕军机大臣等：郑敦谨奏遣撤楚勇、筹办河防暨张曜在蒙地击贼获胜，文麟奏请饬催山西欠饷各折片。晋省沿河要隘近接陕疆，甘回现尚未平，河防仍须筹办。郑敦谨所陈河、保等

处责成总兵马升督防，兴临以下责成总兵王巨孝督防，宁乡石楼以下、永济以上责成署臬司李庆翱督防，即著该署抚于李宗羲抵任日彼此筹商，务臻严密。陈湜所部楚勇除酌留炮船水勇外，其余勇丁仍著饬令该革员迅带起程，毋任在晋逗留滋事。该省河防地段绵长，现在楚勇既撤，兵力尚单，自应添募可靠勇丁分段填扎。李宗羲抵晋后，著即督同李庆翱妥筹办理。总期兵归实用，饷不虚糜。该抚身荷厚恩，于该省吏治民生及筹防筹饷各事宜务当斟酌尽善，以副委任。山西协济哈密饷银欠解甚多，文麟现抵哈城，支发勇粮各件需用浩繁，著郑敦谨、李宗羲即饬该藩司迅将前项欠解哈密饷银无论何款先行筹拨银六万两，交文麟前派迎饷委员吉恒、赵德钰等承领管解赴哈，毋得藉词延诿，致误急需。金顺奏请将典押部照之委员惩办并请饬山西巡抚檄属查抄等语。候选州同刘栎经金顺派赴山西催饷，将带往之部颁空白翎支等项执照率行典押，实属胆大妄为，已将该员先行革职交金顺严加审办矣。该员系前任山西长子县刘世安之子，现寓居潞安府地方，难保无寄顿隐匿情事，著郑敦谨、李宗羲迅饬该地方官密将刘世安寓所财物先行查封备抵，以重款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1 12—14页）

又谕：金顺奏现筹督兵渡河西进一折。陕回大股麇集宁属黄河两岸，西岸自石嘴山至中卫贼氛尤炽，该署将军以所带十数营合张曜所带六营兵力尚单，未能径由乌喇、磴口直取石嘴山压剿而前，著即与定安妥商，体察情形，酌拨队伍西进。该署将军赶紧筹备行粮，即行督兵进发，毋稍延缓。富勒珲昨已简放归化城副都统，著金顺仍遵前旨，如现在可以离营，即知照前赴新任，暂缓来京陛见，所部兵丁由金顺会同安定遴员统带。另片奏请将劝捐延不回营之州同刘栎惩办等语。刘栎著即革职

交金顺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1 14—15页）

又谕：文麟奏接到回目投递回文及委员乌仁泰等禀函现在筹办情形，并据军机大臣将回目妥得璘原文呈览，详加披阅，其情词桀骜，尚非真心归顺。该回目探知大兵陆续出关，恐被剿穷蹙，先以官吏激变为词，冀为他日卸罪地步。文麟既见及此，给与谕纸令其调集各城回目赴乌城晓谕，以安其心，所办尚属妥协，但此中操纵机宜必当细心斟酌。文麟所给妥得璘谕稿，即著钞录呈览。成禄计已出关，著即与文麟、景廉往返筹商，不可稍涉歧异，致启猜疑。该回目所请调赴乌城之宁夏等处各回目，其意不过欲探知口内虚实，转恐互相勾结，甚非所宜。著文麟等谕以屡奉明旨"但分良莠，不分汉回，良善者抚之，叛逆者剿之"，别无投诚章程，口内各回目亦不能令其出关，并著左宗棠、穆图善晓谕口内受抚各回目革面洗心，共安生业，毋得心存观望，并即密饬各属妥为防范，毋使与口外各回目勾结，致剿办更形棘手。至委员乌仁泰等被该回目调赴乌城已否送回，其情形若何？索焕漳本有投诚之语，现在有无动静？著文麟等随时密探奏闻。总之，官吏激变，将来固当查明严办，而各回目踞城变乱，亦岂能置之不问？倘能于大兵未到之先预先反正，尚可网开一面，以遂其效顺之心。想该大臣等俱能深知此意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古城、察汉淖尔剿匪获胜，提督张曜得旨嘉奖，并予优叙。

（卷261 15—16页）

同治八年六月庚午（1869.8.7）

谕军机大臣等：理藩院奏据阿拉善扎萨克亲王贡桑珠尔默特呈称，逆回扰害旗境，请发兵救援等语。陕西董志原回匪窜

至中卫，分股三路直扑阿拉善旗境之定远营，贡桑珠尔默特派兵迎战，伤亡兵丁百余名，长史叠立各尔大赖等阵亡，该逆率党七八千围困定远营城，并将城外寺院房屋焚烧，抢掠街市，贡桑珠尔默特祖茔及西园府第亦被焚毁；西路台站不通，逆回尚盘踞该旗南界。阿拉善旗蒙兵无多，不敷防守，待援甚迫，亟须拨兵前往迅歼逆氛。左宗棠已派各军分道入甘，穆图善现在兰垣，金顺由乌喇西进灵、宁一带。匪众狡猾，蒙古被其蹂躏，应如何筹拨劲旅迅速救援，著该大臣等妥筹兼顾。杜嘎尔熟悉宁夏回情，该副都统等是否尚在托城？如可移兵西向，即著统带所部驰赴阿拉善一带协剿，　或就近另拨得力队伍前往救应，均著安定、金顺斟酌情形妥为筹办。至贡桑珠尔默特守城击贼甚为出力，乃祖茔、府第均毁于贼，旗属大遭扰害，朝廷实深廑念。著理藩院传知该亲王将该旗被扰地方加意抚恤，不日大兵厚集，即可痛加剿洗，扫荡妖氛。该旗历次筹垫台费银五万余两，即著户部由附近省分迅速指款拨还。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定安、金顺，并谕令理藩院知之。

（卷261　24—25页）

同治八年七月癸酉（1869.8.10）

又谕：定安、桂成奏回股复犯草地、官军截剿获胜并请拨兵驻扎宁夏平罗一带各折片。　阿拉善旗之定远营被回逆围困甚急，张曜会同乌尔图那逊带兵往援，由兰扇至察汉淖尔地方遇贼接仗，击毙悍贼甚多，红柳树一带伏贼亦经官军击败；其塔尔贝都贡地方回股复为乌尔图那逊所部冲散，该逆等仍由旧路连夜西遁。此次逆回纠合东窜，叠经官兵击败，剿办尚为得手。即著该将军等迅饬张曜各军乘此声威靓贼所向会合剿除，以期痛歼丑类。所有在事出力将弁兵勇著准其择尤汇案请奖。

现在蒙汉各民避居北山，该处直达包、萨，难保该逆不因边内乏粮复行窥伺。金顺一军前拟由乌喇西进，该军现已渡黄暂扎什巴尔台，著仍遵叠次谕旨，酌度情形与张曜等联络声势，分投堵剿。定安等以左宗棠大军进剿灵州贼匪，若铤走草地，张曜等追剿较远，请饬金顺驻军于宁夏平罗一带，或由左宗棠另拨一军联络扼扎，遏贼东窜、北窜之路，所筹不为无见。金顺追贼正紧，所部亦不甚厚，应否驻军宁夏平罗？著会同定安等悉心商榷，以免顾此失彼。如金顺实难兼顾，即著左宗棠另拨一军往彼驻扎，肃清余匪即可专意西征。该大臣不得以无军可拨致贼遂其乘虚之计，牵掣我师。刻下陕、甘各回未必不意图勾结，穆图善务当督饬将士将河、狄各匪痛加剿洗以断贼援，并随时与左宗棠、金顺等彼此熟商，俾诸军声息相通，迅殄群丑。杜嘎尔、富勒珲等现抵何处？仍著定安等随时知照该副都统会合追剿，用壮声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2 7—8页）

同治八年七月甲戌（1369.8.11）

又谕：刘岳昭奏分兵赴省会剿并援救普安厅城，岑毓英奏收复嵩明州城及各路军务得手情形暨军功李凤祥等剿贼出力各折片。滇省贼匪急则求抚，缓则悖叛，已成惯技。岑毓英于此次收复嵩明州城后将诈降逆首李芳园即行歼除，并将匪党晏洪等悉予诛戮，办理尚合机宜。此时禄丰、罗次之军次第得手，白盐井又经攻克，声威已壮。即著岑毓英督饬各军乘胜进剿，迅速攻取禄丰、安宁、易门、昆阳等处，以期速解省围。所有收复嵩明州城及攻克白盐井等处出力员弁，著准其俟省围解后汇案奏请奖励。军功李凤祥、刘光焕、李珍国等于迤西各城全失之际乃能固守岩阿，现又攻克龙陵厅，实属深明大义，著岑毓英查明奏请优奖。刘岳昭现派总兵李家福等各率所部由曲靖赴

省，即著饬令赶紧前进，知照省垣各军两面夹击，迅奏肃清。至贵州普安城近接滇疆，现在苗匪岩大五一股围扑厅城，该督派兵援救，并饬知州文鸿盛严扼滇防，杜其窜越，东路自可无虞。著于布置稍定，即赴省城与岑毓英和衷共济，会筹全局，早靖岩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寻甸阵亡游击马祥麟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62 9—10页）

同治八年七月戊寅（1869.8.1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进剿甘肃南路窜回获胜并进驻泾州筹办军务各一折。河州逆回自成县窜陷两当，经李辉武等进剿收复县城，并将清水县唐藏回匪击败，吴士迈一军复将秦安康坪堡回巢攻破，剿办尚属得手。所有此次尤为出力员弁勇丁，著准其择尤汇案保奏。陕回散布黑城子、预望、同心各堡，互相猜疑，甘回亦畏惧求抚，惟回情狡诈，反复无常，左宗棠务当酌度情形分别剿抚，以期一劳永逸。刘松山一军到花马池后，即饬相机前进，毋稍延缓。郭宝昌军现扎何处？应否与刘松山合队西行以资厚集？著该大臣酌量调遣，毋置诸无用之地。董志原窜回纷扰边外及阿拉善旗境，著遵奉叠次谕旨派兵兜剿，并饬雷正绾、黄鼎两军迅由平凉、固原合剿北路逆回，兼为南路声援。左宗棠现已行抵泾州，著穆图善即遵前旨将关防派员送交左宗棠接收。前经谕令左宗棠接篆后或前赴秦州一带择要驻扎，本日左宗棠亦奏称甘肃饷源恃秦州一线转输，河州逆回专以断官军饷道为主，是秦州关系尤为紧要。该大臣驻军泾州恐尚不足以资控制，著仍遵前旨酌量移军。总期力保完善，兼卫省垣，不得顾此失彼。甘省饷绌营多，左宗棠接篆后即当妥为筹画，竭力整顿，务使兵归实用，饷不虚糜，

以维大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2 15—16页）

同治八年七月辛巳（1869.8.18）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甘省地方情形及回逆窜扰阿拉善旗地、请拨兵援剿，定安奏回逆围攻定远营、派兵进援各折片。甘省逆回，北路则由宁、灵窜出边外冀得掠食，南路则肆扰秦州图绝官军进粮之路，其计甚为凶狡。惟刘松山向花马池进发截剿宁、灵窜匪，而秦州为转输要道关系非轻，著左宗棠仍遵叠次谕旨移军进驻秦州，接受督篆，以期力扼要区，兼卫兰州省垣，不得以屯田为词株守一隅。穆图善即遵前旨派员将总督关防送交左宗棠接受以专责成。左宗棠身为统帅，兼任封圻，接篆以后军务及地方各事宜俱属责无旁贷，著即悉心经理，妥为布置。如有疏虞，惟该大臣是问。穆图善交卸督篆，著仍以将军督率在省兵勇力图保卫。其河州股匪，仍当随时拨兵堵剿。该将军所部兵勇若干，粮饷应用若干，即咨明左宗棠，应如何布置裁并之处，即由该大臣妥筹办理。左宗棠、穆图善同办一事，务当和衷商酌以顾大局，不得各存意见。逆回窜扰阿拉善旗地方，该亲王祖垄、府第均被焚毁，前据理藩院奏闻，谕令定安等拨兵筹剿。现在定远营尚未解围，定安饬令杨春祥带队进剿，兵力尚单，金顺行抵达拉特旗什巴尔台地方，著酌量情形仍遵前旨，或拨兵协剿，或直抵平罗，即与定安商酌剿办。张曜现在进驻缠金、沙金托海，其后队到齐后，仍著定安催令前进，立解重围。本日据李鹤年奏宋庆患病，请给假两月调理，该军事务委提督蒋东才、刘廷照料，已批令在营调理。蒋东才等能否得力？并著定安随时察看，妥为兼顾。定安所录回匪王登明供词，察其情形与左宗棠等历次所奏回逆求抚各情相符，著钞给该大臣阅看；斟酌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

令知之。

以绥远城、沙金托海等处剿匪出力，予营总世禄以副都统简放，赏佐领衔骁骑校文瑞花翎，把总李得胜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262 17—19页）

同治八年七月壬午（1869.8.19）

以古城十里长滩等处击退回匪出力，赏副都统富魁、托克屯、佐领富春一品封典，总兵官汪德才、委参领亮山、游击丁吉炳、罗得胜、王玉山、副护军参领松林、佐领塔尔通阿、保林、都司王明海、黄辉廷、守备王得标、程朝立、李大洪、防御赵升、骁骑校郭尔吉扎、千总方春发、陈义兴巴图鲁名号，都司江有成等花翎，县丞严书鸿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62 19—20页）

同治八年七月壬辰（1869.8.29）

又谕：定安、桂成奏贼匪窜扰河西、各军分投进剿并请饬拨火药等项各折片。甘陕回匪经张曜等军截击后未敢北犯，意图乘隙东趋；现在鄂尔多斯等旗境内均有贼踪；其窜扰哈拉寨等处之贼虽经宋庆所部击败，仍退向盐海子一带盘踞。杜嘎尔刻由托克托城渡黄驰赴河西，正可杜该逆东扰之路。即著定安等迅咨该副都统督饬达尔济等各率所部马队探明贼踪相机进扎，仍一面会合宋庆等军步队节节追剿，以殄逆氛。惟河西与归绥仅隔一河，防守甚关紧要，且该处南路直达榆林，东北即趋包、萨，该逆诡谲异常，难保不避兵而行，乘虚分扰。榆林为逆匪往来熟径，刘典务当侦探贼踪预筹防范，毋稍疏虞。其归、绥、包、萨沿河一带地方，仍著定安、桂成、李宗羲分饬在事将士加意严防。左宗棠督军西进，设陕境复有蠢动，后路仍费周章。应如何先事图维拨军严扼之处，著该大臣察度情形，商

同刘典妥为办理。金顺现由乌喇一带进剿，著即会同张曜等军分投截击，以壮声援。定安等所请火药等项，本日已谕知工部照数迅拨矣。其山西应解火药铅丸等件，李宗羲即按照该将军等所咨随时拨解，以济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3 10—12页）

又谕：何琯奏西路军务情形、请饬催成禄出关一折。据称乌鲁木齐各城久为贼踞，实因大兵阻于关内，以致塞外逆氛猖獗；近日该总兵派军功邓生玉等赴奇、古、济木萨一带扼扎，于木垒河地方将贼击退，又在奇台击贼获胜；惟成禄出关尚无信息，请饬克期西进等语。成禄克复肃州后，一切部署自已妥协，何得任意迁延，至今无出关消息？著成禄懔遵前旨，乘此塞外凶锋已挫迅统所部出关，会同何琯相度机宜分别剿抚，妥速办理。若再株守不进，玩误军务，自问当得何罪？并著左宗棠、穆图善严催该提督迅速起程，不得任令延宕。何琯于成禄未到之先，仍宜督饬将弁认真防剿。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成禄，并传谕何琯知之。

以哈木尔和硕等处剿贼获胜，赏协领克什克扎布等副都统衔，参将洪亮等花翎，余升叙有差。

拨工部火药、铅丸各一万斤、火绳一万丈、发药二百斤解赴绥远城军营备用。

（卷263 12—13页）

同治八年七月甲午（1869.8.31）

又谕：棍噶扎勒参奏进剿叛民获胜、派员开导、请饬拨弓箭各折片。叛民窜扰土尔扈特游牧地方，经棍噶扎勒参会同蒙兵于六月十五日进剿，杀贼七十余名，与锡纶前奏大略相同。该匪现在败退回巢，棍噶扎勒参以兵力尚单未能进取，现拟添调厄鲁特官兵二百名，一面派员前往开导。著福济、文硕、锡

纶传知该呼图克图先行扼要堵守，一遇该匪出巢，即著迎头截击，毋任纷窜。俟厄鲁特官兵调到，仍当相机进剿，迅扫逆氛。该呼图克图需用弓箭，前据锡纶奏称已先后拨给弓二百张、箭五千枝。如再有需用之处，著福济、锦丕勒多尔济、文硕、锡纶酌量拨给。绥远城前次截留火箭三百枝，据棍噶扎勒参奏称已接该将军咨文业经起运，久未解到。著定安饬令委员迅速解往，毋稍迟延。棍噶扎勒参另折奏土尔扈特郡王巴图捐助马匹，随同剿贼出力，已谕令理藩院议给奖叙。又奏索伦等营官兵出力，所有总管图瓦强阿等业照所请给奖。其在塔城剿贼出力官兵，俟军务告蔵即由福济等酌保。著该将军等一并传知该呼图克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布伦托海进剿叛民获胜，赏总管图瓦强阿、佐领迪布希巴图鲁名号，委领催额勒和里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263 16—17页）

同治八年七月丙申（1839.9.2）

谕军机大臣等：李宗羲奏筹商河防并添募晋勇情形一折。前因回匪窜扰河西，谕令李宗羲分饬在事将士加意严防。兹据该抚奏称陈湜所部均已遣撤，业经郑敦谨抽派南镇官兵并留精锐等营及水师十一营分路驻扎；所有河防分为下段、中段、上段，令李庆翱等商酌办理；其上年所筑沿河石垒，并饬地方文武一律修补。所奏各情尚属周妥。惟陕省北境与晋省处处相通，防守自难松劲，中段兴临等处河面较宽，而南路吉州之龙王辿、河津之禹门渡每冬冰桥早结，堵御尤难。即著该抚饬令李庆翱严檄阎文忠等赶募晋勇四千名，于八月内成军，并调河东练勇二百名，统交该臬司在吉乡、河津之间分段扼扎以固南路。现在贼窜鄂尔多斯旗境，距陕之府谷、神木等邑不远，晋省北路如河曲、沟阳渡等处尤应严防。如须添调兵勇，亦必预为筹及，毋致临时周

章。晋省人多怯懦，所募勇丁四千是否得力？营兵于额饷外日加银八分以示体恤，原无不可，惟须汰弱留强，一兵得一兵之用，斯为饷不虚糜。该抚其督饬李庆翱实力奉行，毋负委任。归绥一带仍当与定安等随时筹防，并知照张曜、宋庆各军与该处防剿等营互相联络，俾壮声援。再，兵之强弱，转移在将，该省现在有无得力将弁？亦当随时留意察看，用资调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山西巡抚李宗羲奏回匪侵入蒙境，官军截击获胜。得旨：著即知照宋庆督饬蒋东才等实力进剿，毋任逆贼东趋。

（卷263 18—20页）

同治八年七月己亥（1869.9.5）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桂成奏豫军截剿窜匪获胜详细情形一折。回匪窜扰盐海子一带，经提督蒋东才等追剿。毙贼甚多。据获贼供称贼首穆寿、马老均已阵毙，惟李五举及余匪均向西南逃窜。现在复有回匪窜至乌绅旗境打虎旗一带，蒋东才已带所部探剿，宋庆又派三营前往会剿，著即饬令迅速前进，务将窜扰该处之贼痛加剿洗，悉数歼除，并咨令杜嘎尔督饬达尔济等各率所部，联络宋庆、张曜两军确探贼踪迅速兜击，毋任分股东趋。河西贼股不一，常在磴口等处掠粮。金顺前由达拉特旗进发，现在行抵何处？近日剿办情形若何？著懔遵叠次谕旨会同张曜等军分投截剿，妥筹策应。归绥沿河一带，定安等仍当督饬各军加意严防，毋稍大意。宋庆派员剿贼颇知缓急，此次在盐海子杀贼出力员弁著准其择尤汇案保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3 23—24页）

同治八年八月壬寅（1869.9.8）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甘、凉、肃三属军粮不能移作出

关兵食并请饬袁保恒拨解西征半饷各折片。 前因饬催成禄出关，谕令左宗棠、 穆图善将接济军食、 安设粮台各节妥筹办理。兹据穆图善奏称肃州初复， 弹压抚绥， 各营势难遽撤，需用刍粮向均就地筹办， 连年输助， 民力实已难支；至甘、凉二府民间勉力输将，供西路现驻之军已不敷用，若欲移作出关兵食，不过托抚空言，无裨实用；惟关外安西、敦煌、玉门三州县向系产粮之区， 文麟等军口粮可由该三属供办等语，尚属实在情形。 即著左宗棠、 穆图善饬令安西等州县设法妥办，陆续运解。 不敷之项仍著该督等随时接济， 不得稍涉推诿。至粮台应设何处，省城相隔二千余里，势难臆断。文麟、景廉、成禄同办关外之事，即可会合商办，择地设台，派员经理，庶免贻误。 成禄现在行抵何处？著即克期出关， 毋稍延缓。左宗棠所部十二营已抵秦州，兵数日增，需粮更巨，非筹拨巨款多方采买，不足分赡诸军。穆图善现派知府铁珊经理其事，著袁保恒遵照部议迅将各省应协甘肃半饷源源分拨，以济要需，不准稍有迟误。穆图善另片奏请饬调温德勒克西、常星阿来甘带队等语，已谕令德英传知该副都统伤病一痊即行前赴甘省。常星阿现已来京，所请调赴军营之处，著毋庸议。黑龙江马队远道出征，必应妥筹接济，著俟行抵陕省即由西征粮台筹拨饷银二万两。嗣后仍由该粮台按月筹解，以利师行。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文麟、景廉、成禄，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又谕：本日据穆图善奏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统率马队素称得力，请饬赴甘省等语。该副都统伤病此时能否就痊？著德英随时查验，一经痊愈即饬温德勒克西迅赴甘省穆图善军营，毋稍延缓。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定安、桂成奏官军进援定远营解围、请饬山西拨解

协饷及皮衣银两各折片。回匪围困阿拉善旗定远营，经张曜派令杨春祥等与世禄、坤库善马步各队援剿，立解重围，追至广宗寺，毙匪甚多，剿办甚为奋勉。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兵勇，著准其汇案请奖。张曜分兵赴援调度有方，著定安等传旨嘉奖。现在贺兰山一带有无余匪伏匿？仍著饬令各营实力搜捕，毋留余孽。宁、灵东北一带有无另股窜匪？金顺行抵何处？日来未见奏报，著即懔遵前旨会同张曜等军确探贼踪分投截剿，并将近日战事、贼情随时据实具奏。其打虎旗一带贼匪，前经宋庆派令蒋东才等前往探剿，著定安等仍饬迅速进剿，毋任乘间东窜。宋庆、张曜两军正当剿匪吃紧之际，自可毋庸议撤。其饷项虽由河南拨解，山西亦有应协月饷。该两军在边外防剿正以保卫晋疆，李宗羲当按月源源筹解，毋令缺乏。其需用皮衣银二万一千两，著照定安等所请先由杀虎口税项内借款督用，即著李宗羲饬司赶紧如数筹拨，解交该关监督查收归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4 4—7页）

同治八年八月癸卯（1869.9.9）

谕内阁：马新贻奏江宁各属被水灾黎先行设法安插抚恤等语。本年夏间雨水过多，江潮漫溢，江宁府所属各县被水成灾，间有附近灾民来省就食，马新贻业已督饬所属择地安插，酌给米粮。即著饬令在事各员认真经理，并著派员分赴各处实心履勘，速筹款项，量加抚恤，毋令流离失所。

（卷264 7—8页）

又谕：马新贻奏酌调额设官兵、添给津贴、立营操演一折。江苏额兵自军兴以来营伍久未整顿，现当军务肃清，亟应妥速筹办。该督现拟于额定之兵酌挑精壮，再于额定之饷酌加津贴，并将现办章程二条分晰缕陈，所奏尚属妥协。即著马新

贻督饬营汛等官将新立各营认真操练，实力举行，不得有名无实。其安徽、江西两省系该督兼辖省分，并著俟江苏办有成效后即行咨商各该巡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卷264 10—11页）

同治八年八月丁未（1869.9.13）

又谕：穆图善奏办理安插南八营回众著有成效一折。前因穆图善奏甘肃静宁州回目李得仓率众投诚，当经谕令妥为安插。兹据奏称派令道员张瑞珍等前往查办，李得仓造册呈报，南八营大小男妇五万余人，除被胁汉民分别遣散外，其回众三万余人均安插于张家川等处，年余以来安分务农，极为驯顺；去冬陕回窜扰南路，该回众等并能联络汉民协同守御，实能改过自新，深明大义，殊属可嘉。署巩秦阶道张瑞珍办理此事始终妥协，著交军机处存记，候旨录用，并赏加布政使衔。回目李得仓约束部众真心归正，著赏戴四品花翎以昭激劝。至该回众等既经反正，即与良民无异，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该地方官妥为抚绥，尽心化导，俾得力田敦睦，勉为善良，并仍责令李得仓随时钤束，各安生业，毋任稍滋事端。此外甘省回众果有悔罪输诚真心向化者，朝廷即当贷其前罪，予以自新。倘或办理不善敷衍目前，致日后仍烦兵力，亦惟该督等是问。此旨著左宗棠、穆图善刊刻誊黄，遍行晓谕，用示朝廷覆帱无私咸与维新至意。

（卷264 18—19页）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滇省尚未解围，拟俟昭通等处汉回构衅办有端倪即行赴省会剿等语。云南省城围尚未解，虽经刘岳昭饬令总兵李家福等率兵赴省与岑毓英等会筹攻剿，而附城贼垒负固如常。官军现扎南门之大梵宫等处，拟将该逆粮路截断，以期会攻江右馆一带巨巢，即著岑毓英会商马如龙督饬各

军迅图扫荡。惟贼垒尚众，兵力甚单，刘岳昭若俟昭通等处布置就绪方行进援，未免缓不济事。著一面饬令唐友耕等将汉回各事妥为筹办，一面即带张松林、刘奇义等营驰援省城会合夹攻，尽歼丑类，不得稍涉迟回，致误大局。派出之提督胡志祺等四营，并著催令迅速前进，毋稍玩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张家川等处安插投诚回众出力，予通判张春生、守备吕有宽等加衔、升叙有差。

以云南官军援剿贵州贼匪，普安厅城解围，赏副将张松林巴图鲁名号，知州文鸿盛等花翎，六品军功刘官德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64 19—20页）

同治八年八月壬子（1869.9.18）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桂成奏马队官兵剿除河西股匪净尽一折。回匪马输由边内窜扰杭锦旗属沙拉召地方，经达尔济等督饬所部左右抄击，贼匪败逃，官军直前追杀，毙匪甚多，投河淹毙者无数，据获贼供马输已于军前歼毙；窜扑中滩河干之马步回匪亦经察哈尔马队连番追剿，斩除净尽。所有达尔济等所部出力官兵，著准其择尤汇案奏保。惟沿边一带时届秋成，河西鄂尔多斯七旗地面又极辽阔，该逆等盘踞宁、灵，难保不分股出边复图掳掠。仍著该将军等咨会杜嘎尔严饬达尔济等联络张曜、宋庆各军确探贼踪，节节追剿，一面分饬沿河各队加意严防，毋稍疏懈。金顺何以久无奏报？现在行抵何处？曾否遇贼接仗？著即懔遵叠次谕旨会同张曜等军相机兜剿，迅扫逆氛，并将贼势、军情随时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4 27—28页）

同治八年八月癸丑（1869.9.19）

谕军机大臣等：丰绅、谦禧奏陕匪近城滋扰、请饬金顺赴宁会剿一折。据称陕匪自中卫、平罗等处窜至宁夏满、汉两城城外屯扎，六月初二日马贼在府城西门外抢掳，副将方大顺追至苏家烧房地方将贼击败，忽有马贼从平罗大路前来，该副将冲入贼队中枪阵亡；现在贼势鸱张，请饬金顺迅速来宁等语。前因陕匪窜入宁境，谕令金顺会合张曜等军带队驰援。刻下定远营业已解围，张曜督军追剿距宁夏仅八十里，丰绅等所奏贼情系在张曜获胜以前，所有该处近日情形已否松缓？著该将军等查明驰奏，并著定安催令张曜统率所部乘胜跟追，毋任该逆得以喘息。金顺如可兼顾，即著懔遵叠次谕旨会合张曜各军相机夹击，以靖宁境。丰绅等于诸军未到之时，如贼匪仍前肆扰，著即督率官兵营勇将两城防守事宜妥为布置，加意严防，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宁夏阵亡副将方大顺、参将李世瑗、都司李志九祭葬、世职加等。

（卷264 28—29页）

同治八年八月甲寅（1869.9.20）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官军叠破附省贼垒并各路剿匪获胜情形一折。省外李家地、老鸦营等处贼垒叠经岑毓英督军攻克，刘岳昭所派李家福等亦已进攻大梵宫等处贼巢，现在兵力较厚，著岑毓英迅督各军将江右馆一带踞贼力图扫荡。南路得手，则西、北两面自可迎刃而解。其禄丰、安宁、易门、昆阳等处贼匪亦经各军分投攻击，擒斩颇多，剿办甚为得手。附省之贼粮断援绝，势已穷蹙，该督、抚等务当乘此声威激励将士奋勉图功，毋稍松劲，并著刘岳昭仍遵前旨即带张松林等军驰赴省城，会同岑毓英妥筹布置，并力攻剿，以期迅扫逆氛。将此

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云南巡抚岑毓英密陈滇省军务，并请俟省围解后陛见。得旨：该抚惟当以大局为重，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会同督臣、提臣将近城各贼垒以次扫荡，迅奏肤公，毋得各存意见。所请俟省围解后来京陛见之处，著毋庸议。

予云南禄丰等处阵亡守备刘兴周等二十一员祭葬、世职。

（卷264 30—31页）

同治八年八月乙卯（1869.9.21）

谕军机大臣等：李宗羲奏官军追剿回逆获胜一折回。逆于本月初二日窜扰郡王旗之那把害庙地方，经提督蒋东才等督军迎击，该逆闻风西窜，我军追杀百余里，复出小队诱贼，前后夹击，毙贼不少，该逆悉向西北败窜。讯据贼供，逆首白充子现已阵毙。初六日，蒋东才移扎哈拉寨，探得准噶尔旗境内亦有贼踪。著定安、桂成饬令宋庆迅催蒋东才等乘胜越剿，务将准噶尔旗境内贼匪悉数歼除，毋留余孽。至清、托、河、保等处与该旗境仅隔一河，并著定安、桂成、李宗羲督饬在防官兵严密防范，不可稍有疏虞。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5 1—2页）

同治八年八月戊午（1869.9.24）

又谕：左宗棠奏分道进剿、布置情形一折。甘省北路兵力已厚，渐可肃清。南路河州踞逆近无大股出窜，兰州运道渐已疏通。惟土匪张贵盘踞静宁州属威戎镇等处，聚众甚多，分扰静、庄、会宁各境，此贼不除，为平凉、秦州一大患。左宗棠现调黄鼎、简敬临等分捣威戎镇水洛城贼巢，著即饬令迅速攻剿，务将此股克期歼灭，毋稍迁延。其秦安神峪河另股回逆，并著严饬吴士迈等实力搜剿，俾中路早日廓清，庶兵力不

至为其牵掣。陕、甘逆回萃于平罗、灵州、中卫一带，刘松山已抵花马池，著左宗棠饬令该提督克日进兵，并遵前旨檄饬郭宝昌军合力进剿，节节扫荡，毋任日久蔓延。边外之贼虽经张曜等叠次击败，而此时大兵进逼宁、灵，恐该逆以边外为逋逃薮。据该督奏称金顺等马步各营已行近磴口，著金顺联络张曜等军勤加侦探，遇有贼踪务须实力堵剿，杜其向东北奔窜之路，并著该副都统将北路贼势军情随时据实具奏。宁夏防兵甚单，如遇有警，并著金顺相机援应。前因穆图善奏称南路军情紧要，谕令左宗棠酌量移扎秦州。兹据左宗棠奏称泾州为适中之地，可以兼顾南北，即著暂时驻扎该处妥筹调度。穆图善即将总督关防迅速派员资交左宗棠接受，毋庸再行请旨。该大臣接篆后，兰州省垣防务该交何人接办，或左宗棠即赴省城驻扎以便居中调度之处，即著酌度办理。倘有疏虞，仍惟该大臣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锡纶奏厄鲁特人众不能顺听分安、设法办理情形、布伦托海贼首白投各一折。厄鲁特人众附近科城者仝欲赴杜尔伯特安插，不愿赴喀尔喀，并有喇嘛奈恺等七人聚集五百余众抢掠扎哈沁、乌梁海等部落，经锡纶招致奈恺等派为头目，收集流亡，现在已得一千余名，分赴杜尔伯特安插，其余散往各处之人分安喀尔喀。众情既有不愿，而杜尔伯特一处又不能安置五千余人之多，应如何设法安插、消患未萌之处，著福济、文硕、锡纶统筹全局妥为办理。棍噶扎勒参剿办变民获胜，贼首张放亲投到营，张恣亦为众所缚献，一并解送至科，经锡纶讯明正法。其余胁从人众虽经收抚，仍著福济、文硕、锡纶会商棍噶扎勒参妥筹安置，毋令该人众失所，致滋事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调前任陕西汉中府知府林士班赴营

差委。允之。

（卷265 5—8页）

同治八年八月己未（1869.9.25）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桂成奏官军截剿窜匪连获大胜一折。据奏提督蒋东才剿贼情形，与李宗羲前奏大略相同。现在达尔济一军剿办达拉特旗窜匪，在布噜鲁招地方大获胜仗，悉将贼匪歼灭，并将郡王旗境另股回匪剿除，仅由西村窜出马贼二三十骑往西逃窜，准噶尔达拉特郡王等旗已无贼踪。惟屡据获贼供称宁、灵一带踞匪屡欲分股出边掠食，鄂尔多斯七旗沿边地方亟应严密防范，著定安、桂成咨催杜嘎尔饬令达尔济等将窜出边外贼匪悉数歼除，与宋庆各军联络声势，确探贼踪，节节进剿，并饬各队严防沿边要隘，不得稍有疏虞。金顺一军昨据左宗棠奏称行近磴口，现在究抵何处？日久未见奏报。著查明具奏，并催令该副都统懔遵叠次谕旨会合张曜等军迅速前进，将边外窜匪合力扫荡，不得稍有迟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5 8—9页）

同治八年八月辛酉（1869.9.2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驰奏抵缠金、克日西进及河东协饷请免匀扣、并饬速拨欠饷各折片。近日边外窜匪叠经张曜等截剿，已无贼踪，前围定远营股匪亦经提督杨春祥等击退。由石羔子山迤南至宁夏中卫境内大股陕回屯踞，猖獗异常。金顺驰抵缠金，拟即会合张曜、乌尔图那逊之师经由石羔子山节剿而南，直赴平罗，所筹尚合机宜。惟查该副都统七月二十四日驰抵缠金，至本月初十日始拟拔队西进，虽因筹运军粮，而顿兵已半月之久，著即懔遵叠次谕旨会合张曜各军迅扫逆氛，毋再迁延不进，并著定安饬令张曜等乘胜进兵，以期一鼓歼除。宁夏军

饷专恃河东盐课接济，自左宗棠提拨后骤少八万两，金顺虑续有提拨，如前匀扣。该军饷糈奇绌亦是实情，著户部嗣后如有提拨河东盐课，免于宁夏指拨十八万两内匀扣，以清款目。至河东道欠解宁夏丁卯、戊辰两纲协饷共九万二千两并已巳纲应解十八万两，著李宗羲严饬该道赶紧分批拨解，源源接济，毋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5 10—12页）

另片奏：昭通文武禀留提督唐友耕等语。昭通为迤东门户，关系紧要，前谕刘岳昭饬令唐友耕将汉回各事妥办即带张文林等驰援省城。兹据称该处回匪招聚，抗拒官军各情，是唐友耕一军势难克期前进。惟滇省城围未解，岑毓英等待援甚切，若将该军专守昭通，则于省事无济。此时或留唐友耕剿办昭通回匪，或分军往解省围之处，均著刘岳昭熟审情形从长办理。岑毓英于诸军未到之前，仍著懔遵前旨会同马如龙督军防剿，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伊勒屯奏侦探西路贼情、现筹防范一折。据称乌垣踞逆自上年击退后，本年五月间吐鲁番踞逆约有数千窜扎木垒河，该逆复潜出驻扎奇台所属马厂窝子地方，经军功邓生玉带领民勇力击获胜等语。乌城等处逆匪时思窜扰，巴城防务极关紧要，著伊勒屯、何琯督饬官民兵勇严密防堵，毋得稍有疏虞。至所称文麟派员协同肃州委员赴乌招抚，并著速行知照文麟等严饬各该委员斟酌情形妥为办理，毋为该逆所绐。将此由五百里谕知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又谕：棍噶扎勒参奏招抚难民、会商安置及克复布伦托海、报解首犯、请将出力弁兵酌保、并土尔扈特亲王等出力捐输、分别请奖各折片。布伦托海变民经该呼图克图带兵收复，尚属出力。其随征弁兵，著锡纶会同查核，酌请奖叙以示鼓励。

该处贼首张敖、张忩业经锡纶讯明正法，其胁从人众并被难各民应如何筹给口食、妥为收抚之处，现在棍噶扎勒参前赴乌、科，即著福济，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明瑶、文硕、锡纶会同筹商，毋令稍有失所，致生事端。土尔扈特亲王等于棍噶扎勒参带兵进剿时捐输马匹羊只以济要需，并各带队随同进剿，洵属好义急公，自应酌给奖励。惟该呼图克图所请奖叙未免过优，著福济、文硕、锡纶再行查明奏奖，以昭核实。棍噶扎勒参另片奏科布多主事阿柯敦布讲求时务，深有远见，熟谙情形，通晓蒙语，可否饬令帮同锡纶办理一切等语。布伦托海地方甫经安定，办事需人，如果阿柯敦布才具可用，即著文硕、锡纶就近访查，酌量差遣，不得稍存迁就之见，致有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5，12—15页）

同治八年八月甲子（1869.9.30）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西路贼情并遵钞前给乌城逆首谕帖呈览一折。该大臣所给逆首妥得璘谕帖，措词尚为妥协，惟迄今两月有余，该逆首曾否与各回目会商定局？未见回信，亦未见委员乌仁泰等禀覆。是否妥得璘从中挟制，使逆目不敢投诚？殊为可疑。近日该逆又有与邓生玉等寻衅之说，该大臣以回逆诡谲异常，已调前留敦煌防军来哈协防。著一面密为侦探，一面严加防范。此中操纵机宜，在该大臣随时妥筹，不可稍涉大意。景廉既据安、敦、玉等处绅民禀留，著准其暂缓赴任，将安西等处力筹保卫，并将哈密后路妥为料理，即行西进。昨据伊勒屯奏乌垣等处踞逆不时骚扰，成禄叠经谕令出关，现在行抵何处杳无奏报，直将历降谕旨视若弁髦，岂以派一委员赴乌招抚遂可了事耶？著该提督迅速出关相机剿办，一面以起程日期具奏。如再迁延，自问当得何罪？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

之。

（卷265 18—19页）

同治八年八月丙寅（1869.10.2）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官军追剿盐关等处窜匪并伏羌剿匪获胜各一折。甘肃南路回匪窜扰西和、礼县、盐关一带，经提督喻正祥等督率兵勇连日追剿，斩馘甚多，将盐关、礼县等处窜匪次第歼除，城堡均获保全；其窜扰伏羌之匪，亦经梅开泰击剿获胜。办理尚为妥速。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喻正祥等军乘胜追剿，将南路零星股匪迅速扫除，毋留余孽。前据左宗棠奏该大臣驻扎泾州可以兼顾南北，即著穆图善懔遵前旨将总督关防派员赍交左宗棠接受。该大臣于接篆后，务将甘肃全省情形妥为筹画。省垣防守尤关紧要，该大臣未到之先应责成何人经理，亦著先事预筹，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黑山岭等处阵亡提督饶得胜等二十七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65 23—24页）

同治八年九月己巳（1869.10.5）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驰援安、玉、贼匪东窜入关并由安起程赴任一折。肃州收复后，零匪时出窜扰，安西州属黑山桥、村外堡突被越进，虽经赵寿汝等击退，而布隆吉尔等处时有贼匪抢掠，西宁、河州回匪又在上赤金堡滋扰，由天津卫分股前窜。景廉恐后路有失，督队驰抵安西，该匪已东窜入关。现在玉门所属地方亦无贼踪，该大臣以哈密防务吃紧，将靖边各营交总兵张玉春驻守安西，即日起程赴任。惟肃回一日不清，则安、敦、玉三属亦一日不靖。现虽有各军防守，而无地方官约束，难免不四出滋扰。即著左宗棠、穆图善分饬该处镇道及文武各官加意防范，毋任时窜出关，以维大局。其筹办口粮、修理

堡寨等事，已经景廉札饬张厚庆及各绅董赶办。该督等如可兼顾，并著随时督催，俾免疏失。景廉刻已抵任，所有哈密防剿事宜著即会同文麟妥筹布置。其各路投诚回目现在情形若何？亦著懔遵叠次谕旨彼此商办，不可掉以轻心。成禄叠经谕令出关，乃日久迁延不进，不知是何肺肝？此时景廉已赴哈垣，该提督若再带兵前往，自可倍壮声威。即著整队出关会合剿办，并将起程日期迅速具奏。如仍畏葸不前，国法具在，岂能为该提督稍宽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寄谕云贵总督刘岳昭、贵州巡抚曾璧光。曾璧光奏请饬道员刘岳曜督办兴义等处军务等语。刘岳曜所部果后后军本系留黔援剿，旋经该督调赴曲靖，现在嵩、寻、杨林已克，自无须该军拔赴昆垣。而贵州兴义、贞丰等属逆回盘踞，四出扰害，普安虽已解围，根株尚未净尽。著该督察看情形，如刘岳曜可以回黔，即饬迅率所部督办兴义等处军务，以便与署总兵杨发贵、署知府叶正邦等军力捣回巢，规复城邑。该军月领口粮银两暨军装等件，即由曾璧光咨会吴棠仍由川省照旧支给，俾利师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6 1—3页）

同治八年九月庚午（1869.10.6）

又谕：成禄奏部署出关缕陈管见八条、请饬催各路协饷、并饬穆图善筹粮暨派员赴川陕募勇、请调甘省人员差委及筹办哈密剿抚情形各折片。成禄部署出关，饷项支绌自系实在情形。请于各省有著可指之款先筹拨银二三十万两俾利师行，并请于上海、九江及江浙盐务厘税项下按月议拨数万金解交山西藩库汇解，其余再由四川、山西并河东盐务协济之处，著户部速议具奏。至四川、山西、陕西、湖北、河南等省应解成禄月饷，并著该部查明迅速咨催，以济要需。西路用兵，筹粮急于筹

饷，成禄请将凉州以东之粮仍归省城提用，永昌、山丹、甘州以西之粮归西路大兵提用，著左宗棠、穆图善通盘筹画，如事属可行，即饬该地方官遵照办理，俾兵食不至缺乏。成禄营内并无甘省候补大员委办粮台，呼应难期顺手，所陈亦系实情。著左宗棠、穆图善酌度机宜，于道府大员中拣派一人前往承办，不必拘执前议，致有贻误。亲王督师，出自特简，岂臣下所得妄拟？成禄冒昧陈请，殊属荒谬，著毋庸议。甘省兵多饷绌，哗溃时闻，成禄惟当将现存兵勇裁汰冗弱，简练精实，岂可续行调募，徒糜饷糈？所请调别省劲旅并在川、陕等处募勇赴营之处，著不准行，并著将裁定兵数迅速具奏，听候谕旨。至请调副都统常顺、前署副都统三寿、道员陶斯咏、同知陈景谟、直隶州知州铁珊、知州李光兴、知县张秉恬、县丞汪圻赴营差委，能否派往，著左宗棠等酌量办理。高台勇溃，成禄统率无方，著交部议处。至营官石成器所部之勇，前据穆图善奏业派王仁和招集统带，当经谕令妥为钤束。此次成禄请将营官张贤、石成器、冯永禄随地拿获，即行正法等语，著左宗棠、穆图善酌度妥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兵部议：成禄应照溺职例革职。得旨：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卷266 4—8页）

同治八年九月甲戌（1869.10.10）

又谕：定安等奏降回变乱、灵州失守、现筹布置并毅军截剿河西窜匪获胜各一折。宁灵回众视马化漼为去就，今马化漼降而复叛，灵州又被袭陷，则宁郡势成孤立，岌岌可危，亟宜力图保卫。著金顺督率官兵星速驰赴宁夏，会同该处文武员弁妥筹防剿，并著左宗棠酌拨劲旅迅赴宁、灵一带合兵剿洗，毋令日肆蔓延。本日据神机营王大臣奏接据定安函称探闻刘松山一军行抵灵州城北驻扎，不分良莠肆行杀戮，以至降回疑惧，陷

城抢粮；其窜踞上八堡一带陕回仍旧往来骚扰，昌贵等堡回民亦均变叛，有欲先占郡城之谋，平罗十八堡回众亦至昌贵等处驻扎等语。刘松山所部兵勇前在绥德曾有哗溃之事，此次轻进激变，贼众兵单，倘因无食可就复蹈故辙，则北路大局何堪设想？著左宗棠速筹饷糈源源拨解，以安军心，并著将启衅情形查明具奏，不得稍涉回护。至陕、甘回逆既已合成一气，将来金顺等军深入剿击，尤恐其避实捣虚铤险北犯，沿途口隘自应择要严防。定安等拟令乌尔图那逊马队与张曜各营联络声势合力截剿，宋庆一军仍扎神木等处，神机营等项官兵仍沿黄驻扎严密防范，并调杜嘎尔、扎那格尔第马队作为游击之师策应各路，所筹均尚周密。即著督令各军认真剿办，迅殄贼氛。至郭宝昌所部一军，屡谕左宗棠酌度情形派往花、定一带与刘松山合军前进，该大臣终未覆奏，殊不可解。现在灵州失陷，花、定等处吃紧，刘松山一军恐亦未足深恃，著左宗棠迅饬郭宝昌军移扎榆林迤西以厚北路兵力。马化漋阳为归顺，阴纵党与滋扰，居心叵测。此次变乱情形究因如何启衅？即著穆图善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6 12—14页）

又谕：崇实、吴棠奏果后后军勇丁溃散，现筹遣散等语。刘岳曙所部勇丁因派赴云南省垣会剿，辄藉欠饷为名逃走八百余人，现已行抵威宁州城外驻扎。此次勇丁溃散，该营官等有无激乱情事？著崇实、吴棠严查惩办。勇丁不服调度，竟敢相率溃逃，此风断不可长。著即饬令刘岳曙查拿起意首犯从严惩治，其余勇丁即行设法遣散，毋任别滋事端。该将军等以此军人数渐单难以独当一面，仍留滇境徒糜饷项，现已酌拨银两一律资遣回籍，著即妥为办理。道员刘岳曙于所部勇丁不能约束，咎无可辞，著先行摘去顶带以示薄惩，仍责成妥为遣散。倘任该

勇丁滋事扰害及查有激变情事，即著从严参办。前因曾璧光奏兴义等处需军剿办，谕令刘岳昭将刘岳曙一军酌调回黔。现在此军既经遣撤，著曾璧光另行筹派兵勇前往剿办。昭通回匪聚众抗拒，唐友耕一军近日剿办情形若何？著刘岳昭迅速筹办。省围日久未解，亦当迅筹援应，毋为一隅牵掣，顾此失彼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6 14—15页）

同治八年九月乙亥（1869.10.11）

又谕：左宗棠奏北路官军剿贼情形并剿办中路土匪肃清各一折。据奏刘松山一军由花马池进抵灵州，于八月初三日将郭家桥一带回巢攻破；初四至初六日，附近各回寨纷纷出队图扑官军营盘，金积堡、吴忠堡等处回匪同时纠众抗拒。是陕、甘各回已联成一气，势颇鸱张。惟昨据定安奏称叠接丰绅、张曜文札，灵州城于八月初五日夜为回匪袭踞，而此次左宗棠所奏接到初八日刘松山函报并未提及灵州失陷之事，究竟现在灵州情形若何？著左宗棠详查具奏。刘松山各营现扎下桥，进剿吴忠堡踞匪，曾否攻克？现在北路回匪麇集，务当饬令该提督步步为营，慎顾后路，毋为该逆所乘，并著速饬黄鼎、简敬临、马德顺等军由固原前进，与北路官军联络夹击，毋稍延缓。镇靖堡、定边一带时有逆匪劫夺官粮，刘松山军后路运道深虑梗阻，著即饬令金运昌、全福等督兵搜剿，疏通粮路。金顺现已行抵何处？著懔遵昨日谕旨速赴宁夏妥筹防剿。宁夏本年收成丰稔，并著该署将军广购粮石，派队护运刘松山军中，俾免缺乏。应需粮价即由左宗棠解还归款。宁、灵甘回投诚已久，此时因大兵进剿陕回致生疑惧，良回因之煽惑，左宗棠仍当饬令刘松山等分别良莠妥为办理。中路土匪业经肃清，惟匪首张渍、侯德应逃逸未获，该犯等有投往兰州之说，著穆图善即行

查拿正法，毋任漏网。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底店等处剿匪获胜，予道员黄鼎优叙，赏副将黄宝林巴图鲁名号，余升叙有差。

（卷266 18—20页）

同治八年九月戊寅（1869.10.14）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官军攻克易门县城及黑琅等处盐井贼巢一折。云南附省贼匪屡恃后路声援未断并有盐井以资其用筑垒抗拒官兵，现经岑毓英派令李维述等节节进剿，次第将易门县城及黑琅等处盐井收复，并攻破海口、八街等处贼巢，剿办尚属得手。即著岑毓英饬令田仲兴各军会合岑毓宝等乘胜进攻，迅将安宁州城克复，次第规取昆阳、新兴。该抚务当亲督各军将附省贼垒悉数扫除，毋留余孽，并著刘岳昭懔遵叠次谕旨将省城剿匪事宜与岑毓英会商办理。唐友耕一军近日剿贼情形若何？并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66 25—26页）

同治八年九月辛巳（1869.10.17）

又谕：前因成禄奏部署出关，请指拨各省有著款项，当经谕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成禄出关饷项上年八月经该部在山东欠解新疆月饷内提银十六万两，山西欠解新疆月饷内提银四万两奏令赶解。现在该提督出关需饷，自应指拨有著款项俾利遄行。著照户部所议将前饬山西、山东在欠解新疆饷内各提银七万两、河南在欠解新疆饷内提银六万两、划还部库共二十万两无庸解部还款，即著李宗羲、丁宝桢、李鹤年各按应解数目迅速改解归化，知照该提督派员迎提。至山西、山东、河南、直隶应解新疆月饷及四川、湖北、陕西应解成禄月饷，著户部催令如数报解。其四川原欠拨归成禄军营之十七万两，上年部拨山东十六万两、山西四万两，并由户部咨催一并赶解，

毋任延宕。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奏拟令杨占鳌赴陕西等省招募暨调员赴营差遣办理文案各折片。西路用兵有年，出关各队该提督果能力加整顿，岂无可用之兵？著该提督懔遵前旨将现有兵勇汰弱留强，核定数目迅速奏闻，听候谕旨。所有调兵募勇并调祥恩、王永庆、周士键差委之处，均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66 28—30页）

同治八年九月乙酉（1869.10.21）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直抵宁郡、城防解严并请饬富勒珲无庸截留队伍各折片。陕匪窜入宁境，宁属降回复萌叛志，金顺派副都统常福先赴郡城协守，亲率步队于上月二十九日抵宁，业将距城八里之贼垒三处立时攻拔，杀贼多名，城防解严。该署将军现令卫队营填扎二道墩以扼南路，张曜前队亦已到宁，著定安、金顺督饬各军乘此声威会合进剿，迅殄逆氛。前据神机营王大臣奏接据定安函称，因刘松山一军有轻进激变等情，此次金顺折内并未叙及，宁属降回究竟因何启衅？金积堡回目马化灉现在情形若何？灵州是否为其袭陷？均著该署将军详细奏闻。刘松山现驻灵州，并著该署将军联络声威共筹保卫。富勒珲遵赴归化城副都统之任，宁属攻剿正当吃紧，其所部洋枪队已由金顺咨会该副都统饬令营官杨裕德统带来宁助剿，并将军装交该营官一并护解赴营。著定安、金顺传谕该副都统不得任意截留，致误西宁剿务。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7 3—4页）

又谕：刘岳昭奏办理昭、鲁回务情形、起程进省并营勇索饷、请饬川省酌办，岑毓英奏省围已解、攻克大姚等县城池及围攻安宁州城、约束降人各折片。唐友耕一军前据崇实等奏

称该处文武禀留，当经谕令刘岳昭从长办理。兹据该督奏称唐友耕籍隶昭通，所部实俱滇练，肆口复仇，致鲁甸、威宁各处回民叠出剽掠，该军与之接仗数次，互有损伤，现在东昭大路复多梗塞等语。此处回民闻谣自固，与公然叛逆者不同。唐友耕既经崇实等派令援滇，何得以先办昭回为名使汉回从中生衅？即著崇实、吴棠严饬该提督赶紧拔队前进，不准藉词逗留。刘岳昭亦当迅饬孔昭纶等相机妥办。如唐友耕仍执成见，玩视省城，并著刘岳昭等据实参奏。刘岳曙所带四营因川省欠饷过多勇丁携械潜逃，已由刘岳昭派员查办，并令分扎宣威、威宁等处，著崇实、吴棠仍遵前旨酌度情形妥为办理。其未能先事预防之统领营官，并著该将军等查明惩办，以儆习风。大姚、广通两县城池经杨玉科各军先后收复，而附省之江右馆等处贼垒又经岑毓英等督饬兵勇昼夜环攻，生擒首逆多名，蔡廷栋缚贼自献，余匪并归土堆，省城业已解围。此次官军攻破各垒，马如龙带创督队并亲赴贼营勒令贼目自相斩献，实属奋勇可嘉。岑毓英于各路援军未到之时竟能激励将士力解省围，洵为不负委任。其缚献安汶义之降人蔡廷栋，即著交马如龙时加约束，以收后效。安宁逃贼业经何秀林截杀殆尽，州城内外亦已一律肃清，惟逆目刘城、米映山现未擒获，余匪尚居土堆，仍著岑毓英会同马如龙督队围攻，尽歼丑类。刘岳昭计可抵省，滇南糜烂已极，该督务将一切防剿事宜与岑毓英和衷商榷，不可各存意见，并著该督等趁此官军得手之时将各处失陷城邑次第收复，进除巨憝，用清边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7 4—6页）

以随同官军攻克贼垒，收复城池，予云南投诚贼目段成功

更名永忠，马兴堂更名永顺，均赏都司衔。

（卷267，6页）

同治八年九月丙戌（1869.10.22）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筹办防剿、请饬左宗棠迅拨饷银、镇番解围各折片。前因左宗棠奏泾州为适中之地，可以兼顾南北，当经谕令暂时驻扎，并令穆图善即将总督关防派员送交，自系尚未接奉前旨。著穆图善仍遵前旨将关防迅速派员送交，毋稍延缓。惟甘军需饷甚为急迫，左宗棠既经抵甘接印，自应将在甘各营通盘筹画，酌量裁并，匀拨饷需，岂可稍存膜视？现据穆图善奏称鄂台转运之饷已经袁保恒悉数提归陕西，甘军毫无指望，哗溃堪虞，自系实在情形。著左宗棠指明专款饬令袁保恒迅速拨解，源源接济，以固军心。镇番县城突有贼匪围扑，经王仁和带兵救援立解城围，并将凉州西南炭山堡一带贼匪击退，尚为出力。著左宗棠、穆图善仍饬王仁和将永昌窜匪迅速追剿，毋留余孽。陕回逃入甘境蔓延甚广，靖远、碾伯等县亦有贼踪，左宗棠务当分派各军力图扫荡，毋任四出滋扰。刘松山等军由灵州进剿，近日情形若何？著随时具奏以慰廑系。省垣关系紧要，应如何布置及南路防剿各事宜均应妥筹办理，毋得顾此失彼。已革提督田兴恕，著俟道路疏通即行起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秦州击退回匪并秦安等城解围出力，赏副将周正延巴图鲁名号，道员田应龙、都司黄立志等花翎，县丞雷作霖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267，6—8页）

同治八年九月丁亥（1869.10.23）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等奏回匪窜扑哈密、官军截剿获胜、伊勒屯派兵赴哈应援各一折。西路乌鲁木齐等处回逆窜至五

堡，欲扑哈密，经文麟等派兵击退，该逆现率大股复来滋扰，伊勒屯已派协领富琳布等带兵赴哈援应，即著文麟、景廉饬令孔才等督率哈密各军会同巴里坤派来之兵迅速兜剿，毋令蔓延。巴里坤西路橙槽沟一带防务，并著伊勒屯、何琯饬令协领庆寿等严密防守，不得稍有疏虞。逆回勾引哈城回众内应，经已故回王伯锡尔之福晋迈哩巴钮妥为防范，并谕本城缠头不准出城，实属深明大义。著文麟等传旨嘉奖，并令遴派得力回兵随同官兵协剿。西路兵单饷绌，征调维艰，如现在情形紧急，著左宗棠、穆图善酌拨劲旅援剿。其饷项一切，并著左宗棠随时兼顾。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67 8—9页）

同治八年九月戊子（1869.10.24）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进剿苏家烧房、攻拔贼垒并请饬拨军士寒衣银两各折片。回逆在苏家烧房筑垒抗拒，经金顺督兵会同张曜所部连获大胜，攻拔逆垒，回目阵斩几尽，洵足以寒贼胆。惟纳万沅一名未据该署将军声明是否被斩于阵，抑或逃窜，仍著金顺查明妥速办理，毋任漏网。金顺现拟会商张曜拔队进扎南路王渠桥一带以图肃清西岸，即著会商节节进剿，扫荡而前，以靖边圉。其后路石嘴山、磴口要隘虽经张曜留兵防守，第恐师行愈远，该逆乘虚绕窜，并著定安妥为兼顾。宁属降回究竟因何启衅？马化灉是否袭踞灵州？近来情形若何？金顺现抵宁郡，即著访查明确详细奏闻。刘松山所部现在行抵何处？何以并不联络同进？均著一并据实具奏。边外天气寒苦，副都统托克屯筹办皮衣无款支给，深可悯念。著李宗羲于应解京饷内划拨银二万两即日解交归绥道，由金顺派员领解。现在金顺督兵进剿正值吃紧之际，若令饷项缺乏，必至停兵以

待。著李宗羲檄遵前旨将河东道欠解丁卯、戊辰两纲银九万二千两并已巳纲应解十八万两严饬该道分批起解，毋许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请饬天津采办军火等语。现在金顺所部各营防剿吃紧，所请在天津采买洋药五千磅、大铜帽一百万粒，著崇厚赶紧派员照数购买，由金顺委员提解，所需价值准其作正开销。将此谕令知之。

以甘肃宁夏攻拔贼巢，歼除逆首马义等，赏提督杨春祥一品封典，知府黄长吉、都司方功连巴图鲁名号，余升叙有差；予阵亡游击舒得胜、李良材、守备吴金顺祭葬、世职加等。

（卷267 10—12页）

同治八年九月庚寅（1869.10.26）

谕军机大臣等：何琯奏官兵击退窜匪一折。乌鲁木齐等处贼匪窜扰哈密并分股窥伺巴城，经何琯带领官兵驰抵草打坂将山南沙枣泉一带之贼击退，该逆复因哈密兵到悉向吐鲁番逃遁。著伊勒屯、何琯迅饬派出各军探明贼踪乘胜追剿，并著文麟、景廉饬令副将赵万海督率马步各队会合追击，毋留余孽。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67 13页）

同治八年九月壬辰（1869.10.28）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等奏嵩武军驰抵宁夏、请饬察哈尔迅拨驼只暨拟保打仗防河各官兵并宋庆病痊销假各折片。张曜一军前驻沙金托海迤西，一闻灵州警信，驰抵宁夏与金顺各军共解城围，该提督远道赴援叠获胜仗，实属忠勇可嘉。该军军火粮储必须随时筹解，方可无误师行。除炮位各件已由定安等运解外，所需驼只虽由归绥赶紧购买，而接替护送犹虑不敷，著文盛即在商都驼群内拣选膘壮大驼三百只迅派妥员解往，以备各

队转运之需，毋稍延缓。河西一带即著该将军等严饬所拨之军实力扼扎，以资策应。灵州情形究竟如何？并著传知张曜会同金顺等相机进剿，用殄逆氛。归绥叠次打仗及防河各官兵自上年到防以来尚属出力，著准其择尤奏保，毋许冒滥。提督宋庆前因患病给假，驻军神木并分军西扎，所至与民相安，所部将领复能剿匪屡胜，该提督勇于任事，约束严明，洵为不负委任。现在病痊销假，著定安等仍遵前旨饬令在事员弁与该提督所部联络声势遏贼东趋，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7 15—17页）

同治八年九月癸巳（1869.10.29）

谕军机大臣等：理藩院奏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呈报回匪窜扰情形、请拨兵救援一折。所称陕省董志原逆回窜入宁郡、勾通宁夏回匪攻扑定远营城及窜至福因寺等处、提督张曜所部获胜各情，均系在金顺未到宁夏以前。惟现在陕、甘各回分股骚扰，该亲王亦风闻灵州失守，是宁夏之围虽解，而贼势尚属猖猖。阿拉善所属之定远营东通包镇、绥远等处，南连中卫，均无险阻可守，转瞬黄河冰冻，尤虞该逆东趋。金顺剿贼现正得手，著即檄遵迭次谕旨会同张曜等军乘机兜击，毋任该逆盘踞城寨，势成负隅。灵州情形何似？著左宗棠确查具奏，一面调派劲旅驰赴宁、灵一带与金顺等迅图剿洗，不得以无兵可拨致逆踪扰害蒙地，复肆蔓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理藩院代奏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呈报回匪窜扰该旗，该亲王协同官军截剿获胜；惟蒙古官兵向无洋枪等项，接仗未能得力，恳请饬拨洋枪、洋炮数百件以备应用等语。枪炮为军中利器，现在回匪窜突靡常，该旗防务吃紧，需用洋枪、洋炮，著神机营王大臣酌量拨给以资防剿。将此谕令知

之。

（卷267 17—18页）

同治八年十月庚子（1869.11.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北路官军叠胜、请开复刘松山处分一折。据称刘松山一军由花马池进剿，自八月初六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在吴忠堡等处连获胜仗，杀贼甚多；马化漼现禀求刘松山退驻灵州及请委员赴灵受抚等语。前因定安奏刘松山肆行杀戮、致回民复叛、袭踞灵城各情，叠谕该大臣查明具奏。现在灵州情形究竟何似？刘松山有无滥杀激变情事？仍著懔遵前旨迅速奏闻。马化漼求抚各节原未可尽信为真，若此时灵州已失，该回目有公然复叛之心，该大臣自应督军进剿，破其奸谋；若已震慑兵威真心求抚，前此亦无袭踞灵城之事，即著斟酌情形妥为办理，毋令日起猜疑。至甘回穷困情状尚与陕回不同，该大臣亦当悉心体察，以戢兵端。虽不可一意言抚，而临事决机亦不可涉以成见。所请开复刘松山革职留任处分及营哨各官免其查参、出力员弁请奖之处，均著俟查明灵州情形覆奏后再降谕旨。其固原北路各军战状及甘回求抚、陕回南窜情形，著即详晰查奏以纾廑系。本日据穆图善奏范铭、石成器两军索饷甚亟，请饬催拨饷接济等语，著该大臣迅饬袁保恒于西征半饷内赶紧匀拨，源源接赴甘营，不可稍存膜视。穆图善又奏称宁、灵回众仍宜筹抚及饬胡昌会督同马潮青开导回民各节，与现在办法有无窒碍？亦著该大臣随时筹办，用靖边陲。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穆图善奏肃州善后事宜请仍归杨占鳌经理一折。据称提督成禄前经奏请令署甘肃提督杨占鳌赴陕西等处募勇西上助剿，现在关外军情该署督势难兼顾，杨占鳌有布置肃州善后之责，未便遽离甘省等语。成禄所奏在川、陕等处募勇，前经

降旨已不准行。著照穆图善所请仍令杨占鳌署理甘肃提督，责成该员将肃州善后事宜妥为经理，毋任回民复生事端。前谕成禄将现有兵勇汰弱留强，核定实数奏闻，听候谕旨，该提督自当懔遵办理。其高台以东粮石，穆图善奏称难以分拨成禄军营，仍将安西等三州县征粮专拨之处，并著穆图善随时斟酌情形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68 ·2—5页）

以甘肃正宁县城被匪窜陷，旋即克复，免已革知县黄绍薪逮问，仍留任。

予甘肃灵州阵亡提督锺建高等三十三员祭葬、世职加等。

追予甘肃平凉合门殉难教谕王汝揆于伏羌县原籍建立专祠，眷属人等一并附祀。

（卷268 5—6页）

同治八年十月辛丑（1869.11.6）

又谕：金顺奏官军续获胜仗、会师南进围攻贼巢一折。逆目纳万沅在纳家闸等处增党修卡并力抗拒，经金顺商同张曜亲率马步各队分道进剿大获胜捷，现在会师南进径捣纳家闸贼巢，酌留队伍防护宁夏郡城，办理尚为得手。著金顺即同张曜督率各军相机进剿，将该逆各巢一律攻拔，毋任负隅。定安务当多拨劲旅为张曜后路接应以厚兵力。昨据左宗棠奏刘松山一军在吴忠堡等处获胜，现有提督黄万友赴该营随剿，著金顺饬令迅速进兵，彼此联络声势，以便节节兜剿，迅扫逆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8 7页）

同治八年十月壬寅（1869.11.7）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花、定等处吃紧，谕令左宗棠迅饬郭宝昌一军移扎榆林迤西以厚兵力。旋据左宗棠奏郭宝昌患病未

痊，已催金运昌拔卓胜军马队由绥德、镇靖堡、定边前进。现在甘肃北路回匪虽经刘松山等进剿获胜，难保该逆不乘间东窜，转瞬河冰冻结，晋省防务极关紧要。郭宝昌向来带兵甚为奋勇，此时病体当已就痊，著左宗棠即饬该提督酌带亲兵前赴山西听候李宗羲调遣，并著李宗羲督饬该提督会同李庆翱将河防事宜严密布置以资得力。其余各队仍著左宗棠严饬金运昌力扼花、定一带疏通粮路，兼杜贼踪旁窜。该军饷需，英翰仍当源源筹解，毋稍欠缺。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8 9—10页）

同治八年十月乙巳（1869.11.10）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奎昌等奏科布多饷项每年需银四万六七千两，仅由乌城每年领银三万两，实属不敷支放；前请由山西于应解经费外按年另拨二万两，至今未据报解，请饬拨款接济；当经谕令户部议奏。兹据该部奏称科城经费向由晋省拨解，请仍于山西欠解科城经费内提解等语。科城与布伦托海毗连，该处叛民甫靖，需款甚急，即著李宗羲于欠解科城经费内先提银四万两赶解归化城转解乌里雅苏台，由该将军知照科城派员领取。其余欠解银两及本年应解该两城经费，并著饬令该藩司陆续如数筹拨，不得稍有蒂欠。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北路官军剿回叠胜一折。陕回白彦虎、甘回李正荣等各股由预望城等处窜入固原，经雷正绾各军分路击败；马化鹿又遣马万春等进扰南路，官军在黑城子一带追剿获胜，将逆首杨汶治歼毙；其李旺堡贼巢亦即攻破，并生擒贼帅杨辉云；陕回禹得彦等约众西趋，道员黄鼎等军追至打拉池一带将贼痛击，宁、灵现无陕回踪迹。此次陕回纠众分扰意图阻截官军，白彦虎等虽负创西窜，难保不勾煽河州各回复行东犯。左宗棠现檄雷正绾等军分投防剿并拟进军平凉，著即严饬

雷正绾等各率所部相机夹击，将未获之各回目擒斩净尽，以靖陕氛，并著将后路粮运事宜赶紧布置，于抵平凉后斟酌缓急整军前进，一面将兰州省垣及河州、狄道防剿各务悉心筹画，并饬张会元、崇志等力顾兰州，不可稍涉疏虞。马化漼是否显露叛迹抑系求抚缓师？灵州一城如果失陷，究为何股所袭？均著该大臣遵奉前旨将该城有无被陷及刘松山滥杀激变各情迅速查明具奏。其预望城、半个城各处甘回既经款营求抚，即著饬令曾传理妥速办理，但不可为其所给，致贻后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北路会剿回匪获胜，赏提督雷正绾、道员黄鼎白玉搬指各一个、白玉翎管各一支、火镰各一件、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二个，总兵官刘明泰正一品封典，总兵官赵玉亭、副将崇志巴图鲁名号，总兵官简敬临等加衔、升叙有差。

予甘肃西安堡阵亡总兵官马德顺祭葬、世职加等，谥“武毅”，于死事地方暨原籍建立专祠；副将张显扬、都司张成进、把总杨大鹏等祭葬、世职加等，附祀马德顺专祠。

予甘肃打拉池阵亡都司贾洪顺祭葬、世职。

（卷268 11—14页）

同治八年十月戊申（1869.11.1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会师南进大获胜仗并请饬郭宝昌、黄鼎等军前进各折片。逆匪纳万沅等纠合陕回各股在汉渠官桥迤南一带迎拒官军，经金顺、张曜会派杨春祥等从东绕击并督同各军分路抄袭，贼众大溃，悉向纳家闸等处败逃，我军追过龙王庙南并将东西各垒攻拔。据贼供贼首马添清、纳保均已被斩，其来援新贼亦经常福等击败。金顺、张曜遂于汉渠东西分扎，复破贼寨两处。官兵追近纳家闸寨门，杨春祥等又拔其南面两垒，杀贼殆尽。此次金顺等会师南进连获胜仗，逼扎老

巢，洵足以寒贼胆。仍著该署将军等乘此声威督饬各军将近桥纳洪贼寨攻拔，痛扫逆氛。其渠坝炮台亦著赶紧筑齐，以资进取。前有旨令郭宝昌前赴山西归李宗羲调遣，左宗棠谅已遵旨办理，黄鼎与雷正绾等在打拉池一带剿贼现正得手，能否抽赴北路，著左宗棠斟酌调拨。至金运昌一军打仗尚属得力，该大臣即令该提督率队前进，会同刘松山一军与金顺、张曜派出各军相机夹击以壮声援。叠据左宗棠奏称宁、灵一带已无陕回踪迹，兹据金顺所陈大股陕回麇集宁、灵东西两岸，唐、汉两渠并被挖断各情，与左宗棠奏报不符。此时宁、灵界内究竟有无陕回抑系甘回滋扰？均著该大臣详细具明，据实具奏。金顺另片奏请饬通商衙门将僧格林沁所造开花炮两尊配齐子药，派员解往等语。京师向无通商衙门名目，本日已谕知神机营查明拨给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68　17—18页）

同治八年十月辛亥（1869.11.16）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察哈尔官兵剿捕土、回各匪获胜并请暂留桂成办防、请将洋枪队留于归绥及杜嘎尔因病请假各折片。土、回各匪窜扰阿萨尔西里地方，经杜嘎尔饬令达尔济督兵往剿，遇贼于罕泰河迤北，官军奋勇截剿，贼匪败退，追杀四十余里，毙贼三百余名，余贼向西逃逸，宋庆派兵驰赴盐海子一带剿办北路匪徒亦获胜仗。著定安咨会宋庆、杜嘎尔等各督所部迅将鄂尔多斯七旗境内败窜余匪剿除净尽，庶可专意河防。桂成久任归绥，沿河情形尚为熟悉，著准其暂留该处办理冬防事宜，俟明年春融冰泮再行来京赴任。富勒珲所带洋枪队一百五十四名，著照所请留于归绥交富勒珲统带，即由定安知照金顺并设法接济粮饷，毋令缺乏。杜嘎尔督队勇往，叠著战功，此次因病请假，著赏假一个月，准其暂赴托克托城就医，

一俟稍痊即著仍赴军营以资得力。其所统各项马队，著饬令乌尔图那逊、达尔济分领防剿，不得稍有松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8 19—20页）

同治八年十月甲寅（1869.11.19）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楚雄等城、刘岳昭奏移师进省会筹全局各一折。滇军连克楚雄、南安、定远三城，已有破竹之势，惟土堆、禄丰之贼负隅未下，该二处贼党无多，著刘岳昭、岑毓英督饬各军乘此声威迅图攻拔。其省南之昆阳、新兴、馆驿、 澂兮及东南之澄江、 竹园等处踞匪，并著分饬官军力图进取，次第廓清，以便腾出兵力直捣迤西老巢，绥靖边圉。刘岳昭现在既抵省城，即著与岑毓英会筹调度。该督、抚均膺重寄，务当和衷商榷共维大局，不得稍存私见致负委任。昭、鲁一带汉回构衅，现在曾否解释？并著妥为筹办，毋致滋生事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9 4页）

予云南澄江阵亡都司马广祭葬、世职加等。

予云南楚雄等处阵亡、伤亡守备张星等十八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69 5页）

同治八年十月丙辰（1869.11.21）

凉州副都统瑞云奏请将记名提督王仁和留于凉州帮同防剿。得旨：著咨商左宗棠妥筹办理。甘省各属军务均关紧要，毋致顾此失彼。

（卷269 7页）

同治八年十月丁巳（1869.11.22）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会剿叠胜、踏毁贼垒一折。纳

家闸踞逆见渠坝上修筑炮台纠众直扑工所，王家疃庄亦出贼来袭，经金顺等会派杨春祥各军击败，追至纳家闸濠边，王连三、常福等亦将王家疃庄之贼击退。逆首纳万沅、王三春勾合陕回于杨和堡修扎垒卡，杨春祥等分投压剿，毙贼甚多，该处新筑四垒均经官军踏毁。其分扰渠西及卫队营迤东各贼，复经何维恺等追杀直抵纳家闸东门。现贼众均集于纳、王两庄，金顺等拟进扎杨和堡一带以图进取。著即会同张曜督饬各队将渠坝炮台赶紧筑成，一面抽拨东面各营乘胜合围，以收聚歼之效，毋任该逆负隅拒守，阻截官军。前据左宗棠奏宁、灵已无陕回踪迹，兹金顺奏西岸南路陕匪麇集纳、王两庄。宁夏一带陕回情形究竟若何？刘松山军现抵何处？相距计不甚远，何以未见会合？灵州是否失守？著金顺查明详细奏闻，并将宁、灵等处甘回向背情形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纳家闸阵亡参将何维恺祭葬、世职加等。

（卷269 8—9页）

同治八年十月戊午（1869.11.23）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搜剿蒙境窜匪殆尽、拟请添调队伍并调总兵张得禄统带各折片。宋庆一军进剿盐海子等处回匪叠获胜仗，擒斩殆尽，剿办尚属得手。所有在事出力员弁著由定安择尤汇案保奏，候旨施恩。仍著该将军督饬宋庆等各带所部认真探剿，并令沿河各军严加防范，毋稍疏虞。现在张曜等进军宁夏，其边外后路虽已布置严密，而河西一带尚属空虚，定安请调劲旅以厚兵力，自应俯如所请。著神机营王大臣派拨两翼前锋八旗护军营头、二起马队一千名并派得力大员统带前赴绥城。其刘景芳旧部马勇五百名，即著崇实檄令该提督统带赴绥，以资熟手。一俟到防，统由定安酌量分拨以为张曜后路接应。至此项兵勇应需饷干，即著神机营崇厚按月筹款给发，毋

令缺乏。其前经到防之天津洋枪炮队饷需，仍著崇厚照旧发给。定安奏前后调到之吉林、黑龙江马队饷干请饬神机营一并统筹接济之处，著该王大臣斟酌办理。定安原折著抄给阅看。张得禄远在奉天，饬调需时，应派刘景芳管带马勇以免周折。将此谕知神机营，并由五百里谕令定安、崇厚知之。

（卷269 9—10页）

同治八年十月己未（1869.11.24）

以哈密攻克柳树泉贼垒，赏都司张炘、守备张士魁、千总李琦、李生元、刘珍巴图鲁名号，守备王俊义等花翎，知县雷起瀛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69 12—13页）

同治八年十月庚申（1869.11.25）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等奏密陈管见暨请饬锡纶催令图瓦强阿赶回署篆并请区别巴、哈等城饷银各折片。布伦托海游民业经反正，若不妥为安插，必至日久流离。福济等以哈密勇目孔才与降众多有亲故，已函商文麟等转为劝谕，即著文麟、景廉谕知孔才迅派妥人招集，将该降众带赴哈密军营，既可遂其报效之忱，又得亲朋完聚，藉息争端。该大臣等务当善言开导，毋令失所。锡纶因游民新抚欲令图瓦强阿带兵镇守，此等降众毋庸扎队防闲，致□疑虑。况索伦一营甫回本境，管带乏人，著锡纶仍照该将军等前议催令图瓦强阿统带原来官兵赶回署篆以重边防，不准藉词延缓。科布多、布伦托海两城本有定饷，现在哈密、巴里坤军务未平，饷需何可缺乏？嗣后各路饷项到乌城时，福济等自应先顾巴、哈，以资防剿，其科、海两城不得藉口借拨。著该将军等即行分咨各该城大臣遵照办理。福济、文硕原折一件著留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福济等奏请饬山西巡抚将乌、科二城岁需经费并欠

解新疆军饷迅速筹解一折。乌、科二城每年额饷银八万五千两，近来晋省岁拨仅六万余两，积欠甚多。部拨新疆饷银由乌台分拨各城止能暂顾目前，瞬届隆冬，各军饥寒交迫，亟应预筹接济，福济等所奏自是实情。著李宗羲督饬藩司查照应解乌、科二城岁需经费八万五千两并欠解新疆军饷赶紧如数筹备，源源解往，毋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69 13—14页）

同治八年十月壬戌（1869.11.27）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刘岳昭奏唐友耕所部滇练与昭、鲁回民寻仇生衅，当谕崇实等饬令该提督赶紧前进，不准逗留。兹据崇实、吴棠奏鲁甸回匪李本忠纠党数千烧杀村寨，抗拒官军，叛迹昭著，旋经唐友耕会同该处文武剿抚兼施，解饷后路现已肃清；威宁等处回寨均各求抚，唐友耕一军应否留滇，请饬刘岳昭等商办等语。李本忠原系杜汶秀党与，此次纠众复叛，自难姑容。现经官军歼毙贼党千余名，逆胆已寒，即当乘此声威速筹戡定。刘岳昭所派孔昭纶等曾否行抵昭通？办理情形若何？刻下云南省围已解，唐友耕一军应否暂留昭通会同办理或仍令赴省，著刘岳昭、岑毓英妥商调度。如滇省兵力已敷，即著咨商崇实等将该军遣撤回川扼守边境。崇实等原折著抄给刘岳昭、岑毓英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69 16—17页）

同治八年十月癸亥（1869.11.28）

又谕：户部奏统筹云贵协饷、请旨分别办理一折。云南、贵州两省军务未平，亟需各省协饷源源接济。兹据该部奏称云南协饷前经议准四川每月拨银三万两，湖北每月拨银二万两，湖南每月拨银二万两，江西每月拨银二万两，浙江每月拨银三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零。现在该省军务紧急，各省协饷报解不

齐，时形拮据，自应迅速筹济。著吴棠、李鸿章、马新贻、刘崐、郭柏荫、刘坤一、李瀚章遵照该部前次奏案，在各该省厘金、捐输及无论何款内迅速凑拨，按月提交云南委员陆续领解，不得稍有迟误。其各该省是否按月解清，并著刘岳昭、岑毓英详细开单报部以凭查核。至贵州协饷，前经该部酌定每月四川拨银五万两，湖南拨银二万两，湖北拨银二万两，广东拨银一万两，又，曾国藩等奏请免拨黔饷，经该部奏准仍遵前奏每月协银一二万两或数千两。现在各该省所拨月饷能否按月解齐，未据曾璧光奏咨到部。该省现存兵勇若干，每月饷银并杂支等项共需银若干，其本省地丁、厘金、捐输等银每年可收若干，除本省所收银两外尚需协拨银若干两，著曾璧光按照户部指询各节开单迅速奏报，并著吴棠、马新贻、李鸿章、瑞麟、丁日昌、郭柏荫、刘崐、李福泰各将应协黔饷按月如数拨解，不得稍有蒂欠。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丰绅、谦禧奏宁夏筹防情形、灵州失守各折片。宁夏府城解严，业经金顺驰奏。现在贼匪聚于纳、王两庄，著金顺懔遵前旨会同张曜迅筹围剿，毋任久踞。宁夏城防，丰绅、谦禧仍当备预不虞，毋稍疏懈。灵州失守，总未据左宗棠奏报，兹丰绅等奏接刘松山咨称副将谢荣华等在灵州经理粮台，该处回民闻各寨堡与官兵接仗，遂将城门关闭杀戮汉民，谢荣华等不知下落等语。是灵州回民叛乱已无疑义。惟刘松山军粮台安设灵州城内有无激变，该回民有无抢劫粮台情事并以后情形若何，仍著金顺详细查明，据实奏闻。将此由四百里谕知金顺、丰绅，并传谕谦禧知之。

（卷269 20—22页）

同治八年十月甲子（1869.11.29）

又谕：左宗棠奏刘松山一军续获胜仗暨各军剿回获胜、并

覆陈灵州现在情形、郭宝昌无庸折回山西各折片。陕回经官军击败后窜踞顾家寨等处，刘松山督军进剿，马化漋屡以求抚为辞，而贼中修寨掘濠并未少息。该军自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九日叠破顾家寨、马家寨各处贼垒，并斩贼目毛遂生等多名。现在陕回已去，金积堡贼势甚孤，惟马化漋阴蓄诡谋，每以乞抚为缓师之计，若不痛加剿击，为患更深。刘松山所调花、定后路四营计已早到，著即饬令该提督乘此声威合队追剿，毋任该逆从中勾结，日肆蔓延。如有真心悔罪赴营求抚者，亦著该提督相机办理。黄鼎、雷正绾等军在新堡子等处各获胜仗，杀贼甚多，贼由狄道向河州窜去，现在赴省驿道已通。著该大臣即饬黄鼎等分投扼扎，遏贼回窜之路。其兰垣防剿事宜，并著妥筹兼顾。回人李百宽等，该大臣仍当檄令曾传理分别妥为安抚。灵州降回变乱现已收复，查非刘松山滥杀所致，著毋庸议。副将谢荣华等下落，并著查明办理。刻下黄河冰结，山西河防更为紧要，该大臣既以李庆翱为不足恃，则郭宝昌赴晋之行尤不可缓。著即檄饬该提督酌带亲兵迅赴山西。金运昌已督军抵宁条梁，并著饬令迅速前进与刘松山军会扫贼氛，毋稍濡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69 24—26页）

予甘肃顾家寨等处阵亡副将李洪吉等十七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69 26页）

同治八年十月乙丑（1869.11.30）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进攻贼巢现已合围一折。宁夏解严后，逆匪踞纳、王两庄伏匿不出，惟于寨外添筑卡垒负隅抗拒，经金顺会同张曜督兵进攻获胜，毁平贼卡三座，分队追赶直抵寨门，该逆犹敢凭墙死守，并出马队抄袭我军，复经署

将军等痛加剿击，会兵合围，剿办尚属得手。著该署将军会同张曜激励各军乘此声威务将贼巢克期攻拔，毋稍迟延。其杜家寨等处屯聚陕、土各匪甚众，亟应剿除以孤贼势，并著督饬将弁分路进剿，毋任勾结为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69 26—27页）

署宁夏将军金顺奏：九月二十九日，提督刘松山督军克复灵州城池。报闻。

（卷269 28页）

同治八年十月丁卯（1869.12.2）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官军击剿窜匪获胜并留总兵接办军务、请饬粮台拨饷接济各折片。甘肃礼县所属地方于本年八月间被回匪滋扰，经提督喻正祥亲督兵勇节节进剿杀贼多名，该匪溃败狂奔，现在崖城等处已无贼踪。即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各军仍行加意防范，遇贼即击，毋稍松懈。其驻扎中卫之贵字三营，著照该将军所请饬令总兵黄金山接统，将前募防城之勇补足三营额数，并另集围队二百名悉听金顺节制，即著该署将军妥为调遣，会同张曜联络刘松山暨金运昌各军将北路回逆悉数扫荡。贵字营等饷需无处支领，著左宗棠饬令西征粮台将黄金山所统三营并围队二百名需用饷银按月拨济。穆图善著懔遵前旨将总督关防迅速派员赍交左宗棠接受，以专责成。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永昌等处阵亡副将蒋光晋、知县翟步霄等祭葬、世职。

（卷269 31—32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己巳（1869.12.4）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遵旨派员赍送总督关防、并克复狄道等处出力员弁请仍择尤保奖各折片。穆图善已于十月初六

日将陕甘总督关防派员赍送泾州交左宗棠接受，惟该将军甫经卸篆，应办之事尚多，著准其刊刻宁夏将军木质关防以昭信守。除地方寻常公事即由藩司包封递左宗棠行营办理外，如遇紧要军务，著该将军懔遵前旨率同在城文武力筹保卫，毋稍疏虞，并著督率所部兵勇随时剿办，不得稍涉诿卸。穆图善俟左宗棠到省或由左宗棠派员抵兰接办防务有人再行听候谕旨。上年各军克复狄道州并河州泰子寺汛在事各员弁尚属著有微劳，著准由该将军择尤保奏，毋许冒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称黄鼎等军获胜，甘省驿道疏通，以杨世俊等营分路进扎，并令黄鼎先赴兰垣附近择要安营，此时北路情形计可粗定，该大臣得以进规河州矣。本日据穆图善奏派员赍送总督关防前赴泾州军营，该大臣谅已在途祗受。惟念兰州为根本重地，该大臣接篆后于省城防剿一切事宜自系责无旁贷。现在河州等处贼巢林立，近逼省垣，即使黄鼎各军皆能继进，亦不可无人指授机宜。穆图善既卸督篆，凡西路军情及地方应办事件均觉呼应不灵，该大臣能否即由平凉亲赴兰州居中调度，抑一时不克前进，先行派人前往接办，或以接办之人，仍留穆图善暂驻省垣照料军务，俟到后再行交替？该大臣酌度情形，著于接奉此旨后迅速详细奏闻，以慰廑系。近日各路军情若何？黄鼎等军何时驰抵兰州？刘松山军在北路办理剿抚事宜能否渐次肃清？仍著该大臣督饬在事将士相机扫荡，迅奏肤公。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70 3—5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辛未（1869.12.6）

谕军机大臣等：曾璧光奏普安余匪阑入安南、旋经官军收复、上游苗匪投诚、历久相安各一折。岩大五勾结回、苗各匪复行阑入安南县城，该文武等力战数月，当将县城克复，在事

出力员弁准由曾璧光归入春间收复普安、安南两城案内汇保。该抚仍檄令官军搜捕余匪，务绝根株，并督饬地方官将善后事宜妥为办理。黄荆荫缴械投诚，经署水城通判袁开第督同文武官绅妥为布置，历久相安，尚属著有微劳，准其择尤保奏。仍著曾璧光饬令各该员随时约束，毋任再滋事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70 6—7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壬申（1869.12.7）

谕内阁：前因左宗棠奏提督刘松山剿办灵州回匪连获大捷，请将该提督前次失察游匪一案革职留任处分恳恩开复等情，当经谕知该大臣俟查明灵州失守情形再行降旨。兹据金顺奏称刘松山到灵州后剿抚兼施，现已将州城克复，剿办甚为得手等语，与左宗棠所奏大略相同。刘松山向来打仗甚称得力，此次剿办灵州回匪尤能速赴戎机，谋勇兼备，刘松山著准其开复革职留任处分。其前案内失察之分统营哨各官均皆随同打仗著有微劳，著一并免其查参。此外出力各员，著准由左宗棠择尤保奖，毋许冒滥。

（卷270 8—9页）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叠剿河、狄窜回获胜，左宗棠奏北路官军克复灵州及进驻平凉、令周开锡总统秦州各军，金顺奏剿办宁夏南路踞逆获胜并查明刘松山收复灵州情形各折片。甘肃狄、河回匪纠合陕回崔三等余党出巢肆扰，经穆图善派傅先宗进剿获胜，左宗棠又檄李耀南等军败贼于李家湾一带，斩获甚多；其宁夏南路回匪杨士恭等勾结陕回援应纳、王各寨，又经金顺、张曜督军迎剿叠获胜仗。剿办均属奋勉。现在陕境肃清，各匪已无立足之处，势必要挟甘回苟延残喘，如能将河、狄各贼巢逐一攻破，断其党援，则剿抚皆易得手。著

左宗棠仍饬李耀南等及前派出之黄鼎各军乘机进剿，毋稍松劲，一面严檄南路在防将士实力严防，以免顾此失彼。穆图善亦当札饬傅先宗等与陕军联络声势，迅扫逆氛。纳、王各寨为回逆负固之区，仍著金顺会同张曜迅图攻拔，毋任凭险死守，阻截官军。左宗棠奏查明灵州失陷文武下落情形，请将各员免议等语。署灵州参将马福、吏目黄廷辉既据奏称闻变求援并导官军克复城池，情尚可原，马福、黄廷辉均著免其置议。其刘松山收复灵州情形与本日金顺所奏大略相同，该大臣现拟移驻平凉，著即懔遵前旨将能否驰赴兰垣情形迅速具奏。回目马化漼既给马三重等伪札，是其狂悖之情业已败露，而又求总兵胡昌会保其永不反覆并力保陕回呈缴马械，前后两岐，殊难凭信，即著该大臣严饬刘松山等乘此军威迅图扫荡。该逆如实系真心乞抚，仍著左宗棠责成刘松山相机妥办，万不可为甘言所诱，轻率收抚，转遂奸谋。周开锡既驰赴秦州派令总统诸军，即檄饬该道员将南路兵事、饷事认真整顿，以资臂助。北路剿抚事宜，著即檄知雷正绾等与刘松山商榷，以免纷岐。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饷源支绌、请饬添拨专饷一折。金顺现抵宁郡进剿回堡，该军向由山西协拨月饷四万两，嗣因山西防费日增，经部议每月减至一万。当此攻剿吃紧之际，自应宽为筹备，该副都统请仍由山西添拨专饷，所奏自系实情。著李宗羲于每月应解一万两外再添拨一万两，按月如数批解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宁夏攻克王太堡等处贼巢，赏总兵官王连三、游击李福贵、冯贵珍、黄得胜、刘用富、都司李纯一、詹恩科、龙得胜、把总胡崇光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李大胜、守备鲍得胜、郭占魁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吴忠堡伤亡提督易德麟祭葬、世职，谥“壮节”，于死事地方暨原籍建立专祠。

予甘肃灵州阵亡总兵官杨玉贤等十五员祭葬、世职加等，知州尹泗等十一员祭葬、世职。

予甘肃河州等处阵亡都司唐治能等祭葬、世职。

（卷270 11—14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戊寅（1869.12.13）

绥远城将军定安奏嵩武军会剿南路踞逆，攻拔王洪堡等处贼巢。得旨：著即知照张曜会同金顺将纳、王等寨迅速攻拔，以靖逆氛。

（卷270 23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壬午（1869.12.17）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查明灵州降回变乱大概情形并暂委窦型护理安肃道篆各折片。前据左宗棠、金顺奏刘松山收复灵州情形，已降旨将署灵州知州锺兰及代理知州尹泗等交部照例议恤，并因马化漼有给马三重等伪札情事，又代陕回甘言求抚，前后两岐，殊难凭信，谕令左宗棠严饬刘松山等乘胜进兵，相机妥办。该大臣务当懔遵前旨督率刘松山等军分别良莠，剿抚兼施，不得轻率收降，致堕诡计。左宗棠计已进驻平凉，能否驰赴兰垣居中调度？仍著迅速具奏。穆图善莅甘数载，熟悉情形，现在宁夏防守紧要，该将军既已交卸督篆，著将省城防剿事宜布置妥协，俟左宗棠到省或左宗棠派员接办有人，即行前赴宁夏将军本任以重职守。所请来京陛见之处，著毋庸议。所有穆图善原部各军，均著归左宗棠调遣。甘军饷项并著该大臣均匀分拨以利师行，毋得稍分畛域。安肃道员一缺，穆图善现据肃州镇总兵陶生林禀请暂委四品顶带窦型护理。该员系已革知县，资望太轻，恐不足以胜任，著左宗棠随

时察看，如果不能称职，即行另派妥员前往接署。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官军攻拔贼垒、现在进剿情形一折。南路各堡寨攻克后，经金顺会同张曜督军进剿，将王家烧房、油坊寨先后攻拔，逆首马鸣漳擒获正法。惟纳、王两寨尚为贼踞，亟应乘胜进攻，著金顺会商张曜严饬派出官军转战而前，将该二寨迅图规复，以期次第廓清。纳家闸匪势穷蹙，回目纳玉溃等赴营乞降，如果能呈缴军械马匹，捆献贼党并与王家疃庄断绝往来，自当分别办理。惟该逆反覆无常，金顺不可稍涉大意致堕诡计。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70 27—29页）

予甘肃肃州被戕县丞陈联树祭葬、世职，眷属人等分别旌恤如例。

（卷270 31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癸未（1869.12.18）

谕军机大臣等：何琯奏官兵需粮孔亟、沥情陈诉一折。巴里坤官兵困苦，前经谕令文麟每月筹拨粮石接济。兹据何琯奏称准文麟咨月粮无款可筹，仅能分拨二千数百石，以后不能按月接济等语。巴城地方瘠苦，士卒枵腹荷戈，盼粮日久，哈密军务稍松，自应妥筹兼顾。著文麟、景廉懔遵前旨务当设法筹拨，源源接济，不得稍存膜视。伊勒屯、何琯于哈密粮石办有成数即派员迎提，以济军食。伊勒屯系巴里坤领队大臣，此次何琯奏报何以未经列衔？并著据实覆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71 1—2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甲申（1869.12.19）

以云南元谋县城被贼窜陷旋即收复，革署知县杨思齐职，

仍留营。

予云南昆阳等处阵亡守备马春等十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71 3—4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丙戌（1869.12.21）

以甘肃克复靖远县城并历年剿匪出力，赏总兵官张琮提督衔，知县何愈等蓝翎，余升叙有差。

予陕西神木殉难知县贾敬修祭葬、世职加等。

追予甘肃伤亡副将穆隆阿、阵亡千总马垂忠祭葬、世职加等。

予陕西同官等处阵亡都司殷洪甲等三十一员祭葬、世职，与副将谭同升等均附祀提督谭玉龙专祠，副将刘士祁附祀原籍湖南善花县忠义祠。

（卷271 6—7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甲午（1869.12.29）

绥远城将军定安奏嵩武军会剿纳、王两寨获胜。得旨：已据金顺奏报矣。著即知照张曜会同金顺一军迅将纳、王两寨克期扫荡，毋稍松劲。

（卷271 13—14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乙未（1869.12.30）

两江总督马新贻奏：江苏丹阳、金坛、溧阳三县本年钱漕请照上年旧章仍办抵征，所征钱文以八成买米运津，以二成收入地丁济饷。下部知之。

（卷271 17页）

同治八年十一月丁酉（1870.1.1）

又谕：金顺奏官军连日进剿情形一折。逆回坚踞王家疃巢穴，经金顺会同提督张曜督军进攻，炮毙贼匪甚多；贼图抢踞长濠，又经官军击退，遂将新筑贼垒一律踏平；总兵王连三等

复兜剿获胜，贼势谅已穷蹙。惟我军伤亡亦复不少，开挖地道尚未葳工，该逆凭墙踞濠，卡垒甚多，亟应设法攻取。著该署将军会同张曜督饬将弁加意筹攻，务将该逆寨速拔，以期扫荡妖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王家疃阵亡副将李宏林、守备孙殿甲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黑茨沟阵亡都司姬伏信、曹作桐祭葬、世职加等。

（卷271 21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庚子（1870.1.4）

谕军机大臣等：刘典奏陕省北路转运军饷等项变通章程，请饬山西照办等语。陕省驻扎榆绥各军饷银军火均关紧要，一时驿站难复，转运维艰，不得不假道晋疆，而晋省西路地方瘠苦，差务殷繁，若加以陕省转运，苦累太甚，自应变通章程办理。著照所请，嗣后陕甘北路各军饷银军火等项即由李宗羲饬知各州县仍旧绕由该省西路行走，先由陕省军需局及左宗棠所设驻陕军需局按次将转运数目咨移山西筹防局，并传知经过各州县查照，遇有转运过境，验明数目迅速接运前进，一面将用过车骡人夫脚价照陕章分别造报陕局，或按月或按季领取归款，俾免贻累。如晋省章程或有参差，即由山西筹防局咨明陕省酌度办理。倘押运员弁沿途有额外需索骚扰情弊，即由李宗羲、刘典据实参办，毋稍姑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2 2—3页）

又谕：崇实、吴棠奏援滇川军克复鲁甸厅城、攻破岩峒老巢、生擒首逆、并檄调唐友耕分兵扼守叙南各折片。滇匪李本忠经川军击败后，由板板房、桃源一带分扑良回村寨，唐友耕督兵截击，踏毁贼营，该逆退守鲁甸城内，又经官兵击走，收复厅城。李本忠逃入岩峒老巢，参将尹士超等分路进攻，叠破四

面碉楼，生擒李本忠及贼党徐添骥等正法，扫荡岩峒贼巢，昭鲁渐次肃清。此次援滇川军叠克匪巢，生擒要逆，剿办尚属奋勉。在事尤为出力员弁著崇实等核实奏保，毋许冒滥。现在黑石坳回匪势尚猖獗，唐友耕一军自当乘胜进剿，惟总兵全祖凯围攻之兵未能得手，委员孔昭纶等亦无抵昭确期，即著刘岳昭、岑毓英迅饬全祖凯激励兵勇会同唐友耕相机剿洗，一面催令孔昭纶等驰抵该处，将一切剿抚事宜妥为筹办，俾东路及早扫荡，毋稍迟延。湘、果各营散勇现既不遵资遣，叙南边界自应派兵设防以资弹压，著崇实等檄饬唐友耕酌拨得胜之师前赴镇雄，以顾筠连、高珙入川门户。如有溃勇滋事，即会同胡中和筹办。至攻克黑石坳后，仍留李家福在滇援剿，其唐友耕应否撤回川省之处，著崇实等会商刘岳昭、岑毓英斟酌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2 3—4页）

予云南鲁甸等处阵亡都司施占明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72 5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壬寅（1870.1.6）

署陕西巡抚刘典开缺养亲，以四川布政使蒋志章为陕西巡抚。

（卷272 7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乙巳（1870.1.9）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东南各路官军剿回叠胜，左宗棠奏遵旨覆陈各一折。提督杨世俊等军将陕回击败西窜，自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初十日在固城、清水驿、红土窑等处分军进剿，杀贼甚多，并生擒贼目正法，其分扰东路之逆目马油布亦经阵斩。现在各逆穷蹙，北不能通金积堡之援，西不能与河州遽合。左宗棠已令周开锡将南路诸军核实归并，分布巩、秦一

带，并令黄鼎等军雕剿回、土零匪，即著檄饬各该将领侦探贼踪痛加剿洗，一俟北路粗定，即由中路扫荡而前，毋稍松劲。此次在事出力员弁勇丁准其汇案请保。左宗棠现在驻军平凉策应各路，并派黄鼎等分布隆德、静宁、会宁、安定一带，虽与兰州声息相通，而会垣防守事宜亦不可稍形疏懈。穆图善著懔遵前旨暂驻省城，就现有兵力督同司、道各官妥筹保卫，左宗棠仍当随时兼顾。其石成器一股即著饬令萧宗干等会同王仁和妥为安插，并将秦望川等处屯政赶紧料理。北路之刘松山等军并著催令前进，以期节节疏通。河州为甘回负固之区，必须破此巨巢，方可迎刃而解。著左宗棠察看情形，如兵力足敷剿办，即行督军前进以竟全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2 12—13页）

予陕西马家庄阵亡提督李就山祭葬、世职，谥“壮烈”；总兵官周本立等二十一员祭葬、世职。

予甘肃金积堡阵亡提督姚连升祭葬、世职，谥“勇烈”；总兵官简敬临祭葬、世职，谥“勇节”；总兵官谭正明等二十一员祭葬、世职。

（卷272 13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丁未（1870.1.11）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福济等奏巴哈两城需饷，请饬部拨银三十万两并催各省月饷，当经谕令户部迅速筹解分催。兹据奏称巴、哈两城需饷孔亟，若由外省拨解，诚恐缓不济急，拟请由部先行借拨，仍照章递解等语。即著照所拟先由部库借拨银三十万两交顺天府递解，著万青藜、王榕吉迅派妥员领解递送绥远城，即著定安派员解赴乌里雅苏台交福济、荣全收纳，该将军等一面派员迎提。俟此项饷银到时，即分拨巴、哈两城应用。至此次借拨之项，仍由各省欠解新疆月饷项下划解部库归款。

山东划银十五万两，山西划银八万两，河南划银五万两，直隶划银二万两，著曾国藩、李宗羲、丁宝桢、李鹤年迅速筹拨，务于明年四月以前扫数解部，以重库储。至各省应解新疆月饷，自同治五年九月起至本年十一月止，山西欠解银三十九万四千两，山东欠解银一百三十八万两，河南欠解银八十九万二千两，直隶欠解银九万两，上年奏提之三十万两仅据山西解过银三万两，其余历次奏提及每月协饷均未报解。著曾国藩、李宗羲、丁宝桢、李鹤年严饬各该藩司将历次奏提银两赶紧扫数解清，毋再延缓。嗣后该四省月饷务须按月筹解，不得再有蒂欠。其旧欠之款并著按月带解，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2 14—16页）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等奏请将唐友耕一军于昭通回务完竣遣撤回川、并剿办附省贼匪情形各折片。唐友耕一军经崇实、吴棠派令赴滇援剿，该提督驻扎昭通，叠次围攻贼垒，回众穷蹙献首乞降，剿办尚属得手。惟昭、鲁一带回民剽掠究因该军肆口复仇，以致该回众怀疑生变，现既办有头绪，自应责令该提督将此事一手经理。著崇实、吴棠传谕该提督赶紧将昭通回务办竣即率所部撤回川省，其昭属未尽事宜仍由刘岳昭、岑毓英督饬各该文武随时相机办理，以臻周密。至附省土堆悍匪筑垒挖濠负隅抗拒，经该督等督兵进剿已将红庙贼垒及土堆村外贼碉全行攻克，著即乘此声威将残蹙余匪悉数歼除，毋留遗孽。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2 16—17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庚戌（1870.1.14）

以绥远城官兵追剿回匪出力，赏总兵官胡保林、马玉昆从一品封典，参将王绍烈正二品封典，参将张洪业、守备薛洪春

巴图鲁名号，游击王明泰、知州樊鸿锡等花翎，守备志斌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272 18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甲寅（1870.1.18）

谕军机大臣等：丰绅、谦禧奏请饬拨仓谷并催饷银等语。据称宁夏满营每年由晋省拨银十万两，同治五年欠解银三万八千两，六年至本年共止解过银五万二千两，积欠甚多，现在该官兵等饥寒交迫，困苦异常，自应速筹接济。著李宗羲即饬归绥道于清水河等五厅酌提仓谷数万石赶紧出碾，知照丰绅等派员赴晋陆续领运。需用水陆脚价由晋省就近筹给，所有各该厅谷价均於晋省欠解宁夏满营饷银内扣还。至前经奏定之每年应拨银十万两，仍著李宗羲饬令藩司迅速筹款，源源报解，毋稍延欠。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73 2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戊午（1870.1.22）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兵击剿援逆屡胜、力拔王家疃庄附寨垒卡、并请饬定安采办粮石径运宁夏各折片。南路回匪因王家疃被围穷蹙叠次纠党来援，经金顺会同张曜督饬马步各军分投迎剿叠获胜仗，援贼远遁，金顺与张曜复会督官军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将王家疃附寨逆垒攻拔，从此愈逼愈紧，自可迅克坚巢。即著金顺会同张曜挑派得力队伍逼扎贼濠昼夜环攻，迅图蒇事。现在河冰凝结，路路可通，既据拿获奸细供称陕回马正和等纠集大股有订期十二月初间来援之说，阿拉善旗现复窜有马队，洪广一带并有贼骑数十人滋扰，后路亟应严密筹防。金顺现已檄饬后套各营预为戒备，并咨会贡桑珠尔默特督率蒙兵会同留防各营加意防守，所筹甚是。即著随时力顾后路，一面督饬前敌各军相机攻剿，毋为贼匪所乘。归绥一带防务定安．

务当实力筹办，毋稍疏虞。至晋省河防，当此严寒冻结之时，关系尤属紧要，李宗羲当督率防河各营认真堵御，不得稍涉松懈。宁夏湘军需粮孔亟，著定安即将左宗棠前次赈恤余银二万两在归化、包头等处采办粮石，运解宁夏湘军粮台俾资军食，并著理藩院转饬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筹办骆驼二千只，配带鞍绳送交宁夏以资转运。前因户部筹拨巴、哈两城饷银三十万两，谕令定安俟此项饷银解到绥城即派员解赴乌里雅苏台交福济等收纳，分拨巴、哈两城应用。现在该城待饷甚殷，刻不可缓，前项饷银一到，定安务当迅速派员妥解，毋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宁夏剿匪所用火枪不能得力，现当军务吃紧，请饬三口通商大臣采办洋枪二千杆等语。著崇厚即照该署将军所请在天津采办洋枪二千杆，由金顺派员领解宁夏军营以资攻剿。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伊勒屯奏巴城需饷紧急、请饬拨银十万两一折。前据福济等奏巴、哈两城缺饷情形，当经户部议先由部库借拨银三十万两递解绥远城转解乌里雅苏台，交福济、荣全收纳，分拨巴、哈两城。现在巴城需饷万紧，本日已催令定安星速转解，著福济等迅派妥员前赴绥远一带将户部前拨饷银迎提到乌，即行酌拨巴城以济眉急。此项饷银未到之先，著福济等无论何款先行筹拨银数万两交伊勒屯应用，俟前项饷银到日照数提还以清款目。伊勒屯惟当激励将士实力防堵，免致贼匪窥伺。嗣后应解哈城之饷，并著福济等随时匀拨，毋任缺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3 13—15页）

予甘肃王家疃庄阵亡副将徐效孟、游击杨学正祭葬、世职

加等，并赏徐效孟三代二品封典。

（卷273 16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己未（1870.1.23）

谕军机大臣等：近闻陕西北山一带居民流离失所，迄未复业，情形甚为困苦，而土匪游勇啸集成群，随在皆是；扈彰等所部投诚人众尚有数万仰食于官，日久既难为继，若置之不顾，又易因饥生变，致滋事端。延、榆、绥地本瘠苦，近来受害尤深，榆林又密迩回氛，且毗连草地，目前难民、土匪、游勇、降众麇集其间，非慎选牧令妥为安插，必至酿成巨患，不特陕省受其荼毒，即晋省西北两路亦均可虞，朝廷实深廑系。著刘典即将该处确切情形据实具奏，不得因从前已报肃清稍涉回护。现在北山一带防兵共有若干，分驻何处，统带何员，著一并查明具奏。仍一面督饬文武各员设法弹压抚绥，消弭隐患，不准存五日京兆之见。蒋志章到任时，刘典务将该处应办事宜及如何布置之处详细告知，俾措置悉臻妥善，毋稍膜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3 16—17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辛酉（1870.1.25）

又谕：昨因陕西北山一带流民失所，土匪、游勇、降众随在麇集，特谕刘典将该处确切情形据实具奏。兹复据该署抚奏称距延水关七十里地方有匪抢夺民粮并围攻小场寨等事，业经署知府喻步莲等带勇驰剿斩馘多名，现拟将收抚甘省难民数千人安插泾阳、咸阳境内开垦荒地，派主事周瑞松择其精壮者编成数营，按日操练等语。可见该省土匪、游勇啸聚滋扰在在堪虞，亟宜设法弹压抚绥，消弭隐患。北山一带地方辽阔，处处接连甘境，该匪窜踞无定，防不胜防，尤虑吴忠、金积等堡回逆被剿穷蹙突犯陕疆，董扈降众人数甚多，更虞日久生变。前窜

宜川骑贼虽经都司刘厚填追斩数名，难保不乖虚再窜。刘典毋得存五日京兆之见，仍著饬令喻步莲、刘厚填等上紧搜捕，严密梭巡。至难民编立成营，固属一举两得，惟当责成周瑞松实力办理，认真操练，不得敷衍了事。所有办理一切情形，仍著随时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3 21—22页）

同治八年十二月乙丑（1870.1.29）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贼匪阻扰运道、叠经官军击剿，袁保恒奏归并协饷、请旨饬遵各折片。甘省西路回匪在李家窑地方抢劫粮运，又于三子沟一带攻掠民堡，经提督刘定邦督队疾追毙贼多名，其窜扰石门沟、青沙岭、小川贼匪亦经分防各营击退。古浪运省牲畜突被马贼抢去，统领张万美等在黑松驿等处将贼击败入山。穆图善现拟将粮路改由大靖、土门一带行走，并分军择要驻守，著即檄饬张万美等实力堵御以利转输，一面饬令萨英阿严扼金县，杜贼东窜之路。西路平番、古浪一带为甘垣运道所关，此时各匪乏食，希图抢掠军粮，疲我兵力，非得大军进剿，省防仍属可虞。左宗棠前派之黄鼎等军现已行抵何处？该大臣驻军平凉，于省城声息亦可相通，即著严饬黄鼎等各率所部确探贼踪会合追剿，不可稍涉迁延。穆图善奏伤病并发，恳请给假等语，著赏假一个月以资调理。现在西路防剿紧急，该将军仍当督同在省司、道各官妥为筹布，左宗棠亦当懔遵叠次谕旨迅筹兼顾。如不能克期前进，即行酌派妥员驰往接替。穆图善所部各营协饷，袁保恒拟请自同治九年正月为始归并西征粮台支发，著即照所请办理。其同治八年十二月以前各省所欠穆图善协饷与甘军积年旧欠，仍著袁保恒随时咨催，按数补发，不得意存畛域。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

善，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卷273 31—33页）

予甘肃李家窑等处阵亡参将樊友才等三十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73 33页）

同治九年正月癸酉（1870.2.6）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肃清附省土堆余匪并攻克禄丰县城一折。土堆逆匪知官军四面合围，聚党抗拒，经刘岳昭等会同马如龙督饬各军攻破前层贼栅，生擒逆首马得良等多名，余匪死踞各村屋内，官军用火围烧，乘势杀贼殆尽，当将土堆村堡全行克复，附省地面一律肃清。其禄丰县城踞匪，亦经练目丁同义约会何秀林等军内外夹击，纷纷乞降，逆首刘和等被获正法，该县城池亦即收复，剿办均属奋勉。逆首刘城、米映山日久稽诛，此次已否歼毙？仍著该督等严饬各路文武确查实在下落，毋任幸逃法网。现在滇垣附近一带已无贼踪，即著刘岳昭、岑毓英分督马忠等军规复澄江、新兴及东南竹园馆驿等处，一面檄饬杨玉科等各率所部将姚州、楚雄等府州县城次第攻取，用竟全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省城解围并克复富民等城出力，赏总兵官王维金正一品封典，总兵官王东发、副将屈洪泰、吴永安、马青云、参将杨玉春、岑宽德、黄文学、张御鹤、游击蔡标、黄世昌、都司李廷标、谭美、吴凤、马和、马柱巴图鲁名号，按察使程诚、守备彭子祥等花翎，知县蔡元燮等蓝翎，道员彭绪环等加衔、升叙有差。

予云南禄丰阵亡都司刘升廷等十九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74 5—6页）

同治九年正月甲戌（1870.2.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剿办援贼获胜、攻克贼寨情形一折。王家疃踞匪叠经官军围剿，上年十二月间，陕回赵五阿浑等纠集大股援应，经金顺会同张曜督军迎剿，奋力击败，歼毙贼匪数千人，逆酋赵五阿浑等亦经搞斩，并将马汰、纳洪两寨攻破，毙贼甚多。金顺勇往督战，致手受刀伤，现在曾否平复？实深廑系。著发去内府如意拔毒散二料，以资调理。北路平罗县属黄渠桥等处，现在贼骑纷扰，意图抄截粮运。且该处距磴口一带不远，尤应严密防范。著金顺会同张曜饬令常福等实力搜剿，以清后路。王家疃贼匪困守已久，现在外援既断，即当相机围剿，力筹攻拔。陕回虽经南遁，难保不复思北窜，意图援应。刘松山近日攻剿金积堡情形若何？该提督驻军处所距宁夏不远，金运昌一军亦早与刘松山合队，著左宗棠饬令彼此联络。如宁郡贼势较重，即当分兵前往，会合金顺、张曜等剿办，以资得力。并著左宗棠严饬北路各军探踪截剿，毋任陕回纷纷北窜，致多牵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王家疃阵亡游击丁得胜、都司骆元益、守备夏逢圣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74 7—8页）

同治九年正月丁丑（1870.2.10）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遵旨裁并营勇、分段布置并穆图善奏拟将长顺等马队带赴宁夏各折片。甘肃秦、巩一带分驻各营，经左宗棠饬令归并，其省城附近营勇由穆图善分别裁并，再由左宗棠派员点验，酌量遣留。著左宗棠等认真简阅，应裁撤者即行裁撤，其挑选各营，责令分段防守，务使兵归实用，饷不虚糜。裁汰各营勇丁，即著左宗棠妥筹资遣回籍，毋任滋事。王仁和所统怀义各营，并著左宗棠另筹安插，俾免失所。江苏等省部拨穆图善军饷银两，已有旨自本年正

月为始，改解西征粮台支发。所有副都统双福等新调马队月饷，著左宗棠即饬袁保恒按月接济。其江宁月协宁夏饷银一万两，仍归穆图善收发，为宁夏各军之用。将来即由该将军核实造报，以免缪辖。副都统常顺等所统吉林、黑龙江各起马队并该将军原立围队一营，均准穆图善于出省时带赴宁夏，以资得力。其余各营步队如须挑选带往，由该将军酌度办理。左宗棠仍遵叠次谕旨克期前进，抑或酌派妥员驰往接替，毋稍延缓。至北路宁灵、南路巩秦军务若何？月余未据该大臣奏报战事，著严密布置，妥慎进取，并随时具奏，以慰廑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克复狄道州城出力，予副都统常顺等优叙，赏协领满禄、佐领穆克德布、阿奇泰巴图鲁名号，佐领舒图尔善等花翎，披甲福寿等六名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故前任杭州将军昆寿祭葬，谥"壮敏"。

（卷274 11页）

同治九年正月戊寅（1870.2.11）

又谕：文麟、景廉奏肃州已抚回匪仍行出关扰害并敦煌、玉门禀报回逆滋扰情形各折片。据称肃州回匪经成禄收抚后，仍不时纠众出关抢杀行旅，扰害地方，各路防兵因该回持有肃州镇道传牌印文不敢盘诘，以致该回肆行无忌；上年九、十月间，叠在红柳园、大泉等处抢劫军粮，杀害押运官弁，又攻破踏实堡、城桥湾等处，任意焚掠；其成禄派出之回员李进三等复在敦煌、玉门境内搜索粮石，抢杀横行；关外民不聊生，大局岌岌可虑等语。回匪狼子野心，非约束严明，断难日久安贴，本日已谕令成禄将回员李进三迅即撤回。惟肃州已抚之回不能设法弹压，则回、民积仇愈深，势将变生不测，关外大局不堪设想。著左宗棠迅派妥员驰往肃州查明

实在情节，严饬该镇道派兵弹压，力图补救，并约束回众，毋再给文出关。前谕成禄将所部勇丁严加裁汰，奏闻听候谕旨，迄今未据覆奏，何以此时忽派员在各属索粮滋事？著该大臣确查成禄近日情形，如带兵不能得力，徒事骚扰地方，即行据实奏参。杨占鳌带兵何如？亦著一并查明具奏，毋稍徇隐。至关外久遭回逆蹂躏，几至不可收拾。乌鲁木齐等处一片贼氛，巴里坤、哈密二城仅存，时有防不胜防之势。倘日久大兵不能出关，巴、哈二城力难撑拄，其患不可胜言。成禄带兵如果不能得力，关外应如何布置，有无兵勇可以抽拨，拣派得力大员先行统带出关，驻扎巴、哈二城扼要之处藉壮声威，使回逆不敢肆行窥伺。著左宗棠统筹全局，随时具奏，以慰廑系。奚型一员，前据穆图善奏据总兵陶生林禀请暂护安肃道篆，当因该员资望太轻，恐难胜任，谕令左宗棠随时察看，并著确遵前旨迅派妥员前往接署，毋稍迁就。文麟等原折片二件，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74 13—14页）

又谕：文麟、景廉奏覆陈击退窜匪情形、酌留防兵军火暨肃州回逆窜扰各折片。据称前次西逆窜扑哈密，文麟等曾派拨兵勇在二、三、四、五等堡及柳树泉、沙枣泉等处叠次痛剿，该逆始由小南路瞭墩一带遁去，并未窜入坤境。何琯来咨亦称亲赴草打坂扎营，并拨队在山南沙枣泉等处侦探，旋因贼匪已被哈密官兵击败西遁，撤队回城等语。是此股贼匪并非何琯先在沙枣泉击败，哈密兵勇始到，该总兵前奏情形殊为失实。嗣后巴、哈两城军务，伊勒屯务当饬令何琯随时与文麟等悉心酌办，毋得稍有参差，致彼此各存意见。其应行具奏事宜，著会同伊勒屯列衔入告，何琯不得率行单衔具奏。哈密防剿尚在吃紧，若将驻防各营全调回坤，难资分布。文麟拟于

汉营官兵四百余名内酌留二百名仍归副将赵万海等管带，一面饬该副将设营招兵，俟新兵募练已成，再将该官兵全数撤回。即著照所请办理。巴城代铸哈密抬炮四十杆，尚未据何琯解到，现在哈密需用甚急，准文麟等在于防哈汉营官兵军火内截留抬炮四十杆抵拨前数，以资应用。即著何琯饬令赵万海就近照数分拨。肃州就抚回匪不时出关扰害，各路防兵因该回持有镇道印文不敢盘诘，以致该回肆行无忌，叠次抢劫军粮，杀害官弁。本日已谕左宗棠派员往查，严饬该镇道督兵弹压。著文麟等晓谕各该处户民，如有回众滋事，无论有无印文，是否贸易，即行格杀勿论，以杜纷扰。成禄派出之回员李进三等，现在敦煌等处亦有滋扰情事，著迅速撤回，毋令贻害地方。前谕成禄将现有兵勇汰弱留强，核定数目迅速奏闻，听候谕旨，迄今数月之久，未据该提督奏报。即著详细据实具奏，不得任意迟延。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文麟、景廉、成禄、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74 14—16页）

又谕：文麟、景廉奏军饷到营、请续拨饷银采买牛羊一折。据称乌城拨解哈密银两，据该将军等咨称共拨银六万一千八百两，仅据解到银五万六百三十余两，尚短银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余两。因何不符之处，著福济、荣全查明办理。又据文麟等奏称哈密兵勇自本年正月以后全无口食，采办维艰，现派佐领富勒铭额赴乌续请添拨饷银，并咨请饬令乌、科各属蒙古代买牛羊以充军食等语。著福济、荣全斟酌情形，于新疆款内再拨银三四万两，饬令乌科各属蒙古部落代为采买羊一二万只、牛五六百头，交富勒铭额收领，并由乌城多派蒙古人等协解赴哈。余银仍交该佐领一并解营，以济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何琯奏参文麟把持粮道，不顾大局等情，当以伊勒屯未经列衔，谕令据实具奏。兹据文麟奏称安、敦、玉等处仓粮早经拨运罄尽，新征额粮为数无多，哈密各营军食自顾不暇，仅能劝捐粮二千数百石接济坤城，未能按月筹拨；何琯前派游击孙渊椿赴哈密向回王福晋索讨借款，滋闹逼勒，几至激成事端；该员前在敦煌，经户民陈国清呈控霸种田地、奸淫妇女等情，旋即逃回坤城，何琯听信该员簸弄是非，挟嫌具奏；且该总兵标下弁兵骄劣妄为，深恐有误大局，请派大员查办等语。伊勒屯与何琯共事多年，其平日行为及标下弁兵有无骄纵妄为情事知之必悉，著伊勒屯即将文麟所奏各节迅即查明，据实具奏。署游击孙渊椿如有恣肆不法情事，即著奏明从严参办，毋稍徇隐。原折著文麟抄录咨交伊勒屯阅看。哈密与巴里坤唇齿相依，自应互相兼顾。坤城满汉两营需用军粮，仍著文麟、景廉随时力筹拨解，不得稍分畛域。肃州回匪出关滋扰，致安、敦、玉等处粮运梗阻，亟应设法疏通。著文麟等督率兵勇探踪截剿，毋任滋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4 16—18页）

予甘肃肃州被戕知州彭煦、都司夏奠川、把总崇海清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74 19—20页）

同治九年正月己卯（1870.2.12）

谕军机大臣等：刘典奏覆陈筹办北山一带情形暨定边失守各折片。陕北地本瘠苦，被兵日久，兼又密迩寇氛，自应加意弹压抚绥，消弭隐害。据刘典陈奏各情，是该处人民稀少，田地多荒，情形实为可悯。该署抚仍当懔遵前旨，慎选牧令，与小民休养生息，以期渐次复业。至安插降众，赈济难民，虽已办有头绪，尤当认真经理，不可敷衍了事。逃勇勾引土匪

滋扰地方，为害不浅，著即严饬成定康等密速捕拿，尽法惩治，毋令日久滋蔓。卓胜军逃勇甚多，漫无纪律，殊堪痛恨。著左宗棠、李宗羲分饬金运昌、郭宝昌各将所部加意约束，以肃营规，遇有潜逃勇丁，立即尽数查拿惩办。此外各营勇丁亦难保无私自溃逃者，并著左宗棠、刘典檄饬各统带将领严密稽查，随时惩治。北山所驻各营零星分布，尚恐未能周密，仍著刘典悉心布置，扼要设防，藉资保卫。定边为灵州后路，刘松山等军攻剿正当吃紧，若因该县失守，运道梗阻，必至掣动全局，且榆林以西并无重兵屯扎，尤易滋扰。宋庆一军尚在神木一带，著李宗羲就近檄令该提督分派兵勇赶往堵剿，并著左宗棠迅拔劲旅，立图攻克。刘典仍当筹调兵勇会同夹击，以遏狂氛。此股贼匪恐窜边外草地，肆行奔突。著定安先事防维，严密布置。定边一带本有金运昌留防四营，何时调赴前敌？何以刘典并未知悉？著左宗棠查明具奏。榆林等处防守紧要，即著刘典督饬成定康等实力防剿，毋稍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4 20—21页）

同治九年正月壬午（1870.2.1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南路官军击贼获胜，左宗棠奏中路官军击退窜回并定边县城失守各折片。河狄逆回勾结陕回崔三、禹得彦等股，窜扰礼县、宁远一带，经傅先宗等叠次截击，擒斩贼匪不下二千余名，余贼遁回狄道，剿办尚为得手。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勇丁，著准其择尤保奏。金积堡陕回被剿穷蹙，复勾引崔、禹等逆悉锐北趋，势颇猖獗，周绍濂、黄鼎等于半角城、黑城、鸦儿湾、老虎沟等处前后截剿，毙贼三千余名，在事员弁勇丁尚属出力，并准左宗棠择尤保奏。陕回马镇和等坚守金积堡巢穴，屡攻未下。该逆被困日久，时思勾

引各股逆匪劫粮阻运，牵掣官军，冀图一逞。现在败匪虽已远遁，仍恐乘间分窜。著左宗棠等督饬南路、中路各军确探贼踪，联络截剿，使金积堡之贼势孤援绝，方可力图攻拔。陕西自宁条梁至花马池一带，为刘松山全军后路粮运所经，何以金运昌遽将留防各营调赴前敌？讵不料及逆回诡计多端，一经绕截后路，全局即虞掣动？现在定边既被袭陷，运道设有梗阻，关系非轻。郭宝昌此时协防晋省河岸，正当吃紧，且所带亲军人数无多，不必令其驰赴定边。著左宗棠派队驰援，并责成刘松山、金运昌迅图攻克，肃清后路，一面飞咨陕省防军合力夹击，以杜贼踪窜扰。其前敌各军仍当饬令稳慎进攻，毋稍松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请调马德昭一军赴陕等语。金积堡回匪被剿穷蹙，游骑四出窥伺，来去无常，陕省兵分力单，不敷防剿。现在豫省防务较松，马德昭一军自可移缓就急，或以全军，或酌带八成队伍扼扎三原居中策应之处，著李鹤年斟酌情形，妥速调拨，俾资得力。该军月饷著仍由河南筹解，划抵欠解甘饷，毋得稍分畛域，致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半角城等处阵亡副将刘甫田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礼县等处阵亡游击杜敬仲等祭葬、世职。

（卷275 2—4页）

同治九年正月乙酉（1870.2.18）

又谕：成禄奏击退东路回匪、请饬部迅拨月饷、并派员办理粮台暨请定欠解协饷章程及提用甘、凉、肃军粮各折片。河、狄、西宁等处回逆勾结各匪围攻高台之七坝堡地方，经成禄督饬所部分路抄击，逆众望西逃窜，官军又于花墙子败之，该逆由南山扁都口窜回，西宁东路现无贼踪。成禄拟俟胡飞鹏、祥恩所募勇队到后即行振旅出关。惟新募勇丁未

加训练，攻剿皆难得力。即著饬令胡飞鹏等毋庸招募，并查明该二员现赴何处，随时撤回。吉林、黑龙江马步各队官兵调赴西征，殊多窒碍，所请亦毋庸议。该提督所部兵勇现存若干？著即遵奉前旨将汰留实在数目迅速奏闻，听候谕旨。四川等省所欠该营协饷，著户部查明数目，分别咨催。应如何严定章程、各予处分之处，亦著该部详议办理。成禄所请借拨部款二三十万两，现在部款外拨已多，著不准行。甘、凉、肃三属之粮能否归该军提用，并应否另设粮台，均著左宗棠酌度情形，妥为筹办。关外地方糜烂，将来作何布置，并抽拨何项兵勇分起出关，左宗棠熟悉戎机，必能胸有定见。著仍遵前次谕旨，统筹全局，详晰奏闻，以慰廑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河西堡等处阵亡守备王仲仁、把总王廷有祭葬、世职加等。

（卷275 7—8页）

同治九年正月庚寅（1870.2.23）

谕军机大臣等：刘典奏回逆分窜陕境情形暨击退窜泾贼股、收复定边各折片。回匪窜扰陕境，攻陷定边，袭陷安定，贼踪飘忽，肆行奔突，左宗棠回援之军总落贼后。该督抚等同办一事，何以彼此不相联络，致误事机？现在瓦窑铺踞匪势甚凶悍，庆阳之贼又复窜至三水，绕窜永乐店，窥伺省城，且尚有陈唁子一股亦思窜陕，定边之贼攻扑宁条梁、镇靖堡等处，并有另股贼匪滋扰，希图下窜。贼踪纷至沓来，几至不可收拾。安定、定边虽据奏称收复，殊不足恃。著即将实在情形查明具奏。左宗棠入甘后，自应酌留重兵，力顾后路。刘松山、金运昌所部本系分扎花、定，何以不遵札饬，竟行相继前进？雷正绾、周兰亭、张福齐、简敬临等四军，左宗棠止令其剿办半角城等处踞逆，何以道员曾传理竟令各军进发，以致回逆乘

虚窜入？各军进止自由，无所约束，该大臣当严申号令，立将贻误各员查明参奏，以示惩儆。马德昭一军前据左宗棠奏调，已谕李鹤年饬令该提督督带所部扼扎三原。该军抵陕后，著刘典会商左宗棠妥筹调度。陕省防兵过单，左宗棠务当抽拨劲旅回顾陕疆，迅将纷窜各匪尽数歼除，毋稍松劲。刘典仍当严饬陈照台、成光裕等分投堵剿，以遏狂氛，不得徒事张惶，毫无展布。陕事一日不靖，即蒋志章抵任，刘典亦不得置身事外。著即振刷精神，亟图补救，毋得因循诿卸，自干咎戾。安定瓦窑铺一带距晋非遥，现在河冰未泮，李宗羲当督饬李庆翱等严密防堵，毋稍疏忽。豫师前已赏给副都统衔，简放西宁办事大臣，著左宗棠即知照豫师迅赴新任，并将应办事宜妥为经理，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剿办昭通回匪，地方肃清，赏知府岑毓宝巴图鲁名号，从九品邹炜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游击熊财兴、千总李洪、把总马君荣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75 15—17页）

同治九年正月壬辰（1870.2.25）

又谕：定安奏副都统患病未痊，恳请开缺等语。察哈尔副都统杜嘎尔久历戎行，打仗素称得力，前因患病，业经赏假调理。现在病体虽未就痊，察哈尔副都统事务较简，非军营可比。杜嘎尔著无庸开缺，暂回察哈尔副都统本任藉资调理。一俟痊愈，即著前赴军营，以资得力。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嵩武军会拔贼垒暨剿办北路窜匪、乌尔图那逊所部剿贼获胜并预筹南北两路防剿情形各折片。王家疃庄回逆因官军攻克马汰、纳洪两寨后负隅死守，经金顺、张曜会督各军分路进剿，先将南面、东面各垒攻克，该逆复向南直扑。杨春祥追贼阵亡。孙金彪等带队截杀，又平毁附巢垒

卡四座。塔子口踞逆亦经亮山剿败，其遁踞大风口等处之贼，常福分兵夹攻，杀毙甚伙。现在王家疃庄附近贼垒均经平毁，该逆仅恃此老巢，不难乘机攻取。仍著该将军迅咨金顺、张曜各督所部昼夜环攻，为扫穴擒渠之计。鄂托克旗代清召一带贼匪滋扰，常福在缠金东南地方追剿获胜，贼复远飏，据获贼供有由金积堡偷窜出边打粮之说。是边外地方辽阔，匪踪出没靡常，该将军仍当札饬乌尔图那逊督率常福各队确探贼踪，严加防范，不准稍有疏虞。据奏回逆分路滋扰，归绥一带亦应两路兼防，已属宋庆派令蒋东才援应榆林，并饬达尔济等分投协剿。所筹均属妥协。即著檄令达尔济等会合各军相机追剿，总期声势联络，力殄贼氛。昨据刘典奏称定边业已收复，惟瓦窑铺踞匪势甚凶悍，该处逼近陕疆，难保不图北窜。该将军务须勤加侦探，妥筹防守。其沿河包萨托清等处，并著严饬马升会同京津队伍加意巡防，毋涉疏懈。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5 18—20页）

同治九年正月甲午（1870.2.27）

谕军机大臣等：李鹤年奏潼关防务紧要，马德昭一军未能西进；李宗羲奏陕回肆扰，逼近蒲州，布置河防各等语。回逆窜扰陕西长武县境，旋窜渭南县之仓头、孝义镇等处，已在沿河北岸安设帐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蒲城均有贼踪；大荔县所属之羌白、潘驿亦有边马。是窜陕回匪由西而东，几于遍地贼氛。刘典前奏庆阳之贼窜至三水，绕窜永乐店，窥伺省城。何以不即派兵截剿，致令贼势如此蔓延？著刘典迅拔劲旅探踪拦击，务将此股匪众就地歼除，毋令纷窜。左宗棠迅即抽拨兵勇回顾陕疆，不得置之不问。并著懔遵前旨，查明后路防军何以悉赴前敌，致贼匪乘虚扰陕，掣动全局之处，

据实参奏。至此股贼首是否即系马正刚？刘典前奏另有陈瞎子一股续图窜陕，曾否与此股合并？著左宗棠、刘典确查，兼将北路瓦窑铺之贼赶筹扑灭。仓头等处距潼关仅百余里，马德昭一军若移扎三原，转出贼之西，而关门左近撤去藩篱，于晋、豫大局均有关系。著即照李鹤年所议，马德昭暂缓西进，责令将潼关防务妥筹兼顾，一面抽调精壮，驰赴渭河，相机援剿。至添募新军，即著李鹤年赶紧募练，以期有备无患。渭南、大荔距蒲州所属甚近，李宗羲已饬李庆翱先拨炮船两营驰赴下游择要严防，并调上游一营赶赴蒲州堵御，复将各渡口船只尽数提至东岸。所筹均尚严密。即著督饬在事员弁实力巡防，毋稍松劲。安定瓦窑铺贼匪尚未扫除，乡吉以上河防亦不可稍涉大意，毋得顾此失彼。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5 22—24页）

同治九年正月丙申（1870.3.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贼踪纷窜、现筹剿办情形并自请严议暨请饬定安等拨济刘松山等军食各折片。所陈金积堡回逆经官军痛剿后，窜走黑城、半角城等处，提督丁贤发于石峡口败之。其由环、庆窜出各股，亦经副将萧玉元等军先后击败。惟前据刘典驰奏逆回窜扰陕境及昨日李鹤年、李宗羲所报边马已至大荔羌白、潘驿等处各情，是贼踪之纷窜陕疆者股数不一，且自西迄东，到处蔓延。左宗棠督师西向，未能将后路严密布置，致全陕肃清之地复遭蹂躏，实属咎无可辞。左宗棠著交部严加议处。刘典虽因留防兵少，堵御不及，而于所辖地方并不先事图维，致令贼踪窜入，亦著交部议处。现在咸阳、泾阳一带遍地皆贼，陕垣得以拒贼者仅恃一线渭河，兼之密迩晋豫，防剿甚为紧急，左宗棠所派李辉武一军兵力

尚单。著即添拨劲旅星驰入陕，会同刘典所派各军合力剿击，净扫贼氛。倘该大臣等观望迁延，任令贼匪纵横，掣动全局，则该大臣等自取咎戾，朝廷亦不能曲加宽贷也。刘松山、金运昌两军围攻金积堡距匪现正得手，所有该两军军食自应迅筹拨济，以资饱腾。定安、金顺素顾大局，无论如何为难，务须代办粮米驼只，设法接济，俾免匮乏之虞，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汇报北路官军剿贼叠胜暨金运昌、雷正绾等军获胜情形各折片。陕回逆目陈霖等折窜金积堡负隅抗拒，经刘松山会合金运昌等军于上年十一月十二月间迭次获胜，攻破寨垒，贼锋大挫。著左宗棠严饬刘松山会同各军将该逆悉数殄除，毋任漏网。金运昌、雷正绾等军均系会攻金积堡之师，现在逆回乘虚肆窜陕境，著左宗棠严饬该员等将金积堡贼匪迅速扫除，以便分兵追剿，毋为该逆牵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金积堡阵亡提督张四维等二十六员祭葬、　世职加等。

（卷275　26—28页）

同治九年二月辛丑（1870.3.6）

又谕：左宗棠奏提督剿贼大胜、中炮阵亡、恳请优恤、予谥建祠一折。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于正月初十日督军进剿甘肃石家庄回匪，攻克该逆新修各寨，毙匪一千数百名，复进攻马五寨，忽有援贼二千余名排列营前。十五日，刘松山会同金运昌迎剿，击毙马步悍贼约千名，余匪窜遁，攻破外卡，各军一鼓齐登，刘松山策马督攻甚急，忽寨中飞子洞中左肋，受伤甚重，即时阵亡。刘松山由勇丁转战湖南等处十余省，剿平粤捻各巨寇，谋勇兼优，无愧名将。此次西征回匪，策马前行，躬

冒锋镝，该逆闻风胆落。方冀攻克金积堡扫荡而前，肃清边圉，不料中道阵亡，览奏曷胜悼惜。刘松山著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恤，加恩予谥，入祀京师昭忠祠，并于陕甘等省立功地方建立专祠。所部阵亡各员，查明一并附祀。该提督各省战绩并著宣付史馆立传。其遗榇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以示朝廷轸念忠勤至意。寻予祭葬、世职，谥“忠壮”。

又谕：左宗棠奏提督刘松山阵亡后该军统率需员，查有布政使衔候选道刘锦棠胆略尚优，军情翕服，堪以接统，请赏加京衔等语。刘锦棠著赏加三品卿衔，接统刘松山旧部用资镇率。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请饬定安等速解湘卓两军军食等语。刘松山、金运昌两军军食缺乏，左宗棠因雷正绾等军须为接济，无暇兼顾，著定安、金顺懔遵前旨代办粮食驼只，迅筹接济。左宗棠所称金顺所部封存之粮约有若干，如于此项粮石内拨解更为迅捷，现在该军正在吃紧之际，断不可稍分畛域致有贻误。金顺于拨解后即可咨商定安筹款购粮，陆续运往以备存储。郭宝昌一军现在晋省防河正当吃重，未便前往，其吴堡所存粮百数十万斤，著刘典查明，派委妥员分起解赴花马池以资接济，毋许迟误。刘松山阵亡后该处军情若何？金积堡何日可以攻克？刘锦棠已赏加三品卿衔接统其军，该大臣务当随时激励，毋令劲旅颓废。提督黄万友准其派为帮办以资得力。回逆东窜，边马已及大荔等处，陕省留营甚少，左宗棠务当拨兵迅速援应，不得置之不顾。陕西日来情形若何？能否拦截匪踪，毋使纷窜？著刘典随时据实奏闻，并饬各营将弁加紧截剿，力扫凶锋。晋省西南河防紧要，并著李宗羲檄饬李庆翱勤加侦探，毋稍疏虞。沿河各邑人心是否敉定？务当严密布置，毋涉张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6 6—8页）

同治九年二月壬寅（1870.3.7）

谕军机大臣等：刘典奏水陆各军剿贼获胜，现饬山内各营设法兜剿等语。回酋马正刚股匪图渡渭河，经副将陈瑞龄等击剿，该逆折窜洛西蒲城地界，又经总兵张佑庭、夏奉朝等沿途追剿，斩馘甚多，悉向北山窜走。其窜入甘泉之匪复由劳山东窜，兼之回逆由甘肃灵、环下窜者未必非图扰陕境，陕西延、榆、绥各属土匪游勇日久蔓延，叠经谕令刘典认真搜剿。现在回逆窜入，更恐勾结为患。著刘典严饬刘端冕、刘声集、张佑庭等实力兜剿，迅图殄灭。左宗棠亦当饬令夏奉朝等会合夹击，务将该匪就地歼除，毋留余孽。倘令该匪再行肆窜，即惟左宗棠、刘典是问。北山一带现有匪踪，晋省河防更形吃重，著李宗羲懔遵叠次谕旨，饬令李庆翱、郭宝昌督饬在防各军严密堵御，毋稍疏懈。现在陕西腹地虽无贼踪，甘肃进攻金积堡各军粮运梗塞，著刘典迅速设法疏通以济军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记名提督张曜为广东陆路提督。

（卷276　11—12页）

同治九年二月乙巳（1870.3.10）

谕军机大臣等：刘典奏击败延、榆、绥属境窜回、现筹调营会剿暨刘端冕所部剿贼获胜各折片。回逆马正和等由金积堡出窜安边，分扑靖边堡，势甚凶悍。成定康会同彭绪炘出队合击，该逆拥众环攻，复经官兵击败，贼始东窜，西来逆股亦向邱家坪窜去。其窜扰米脂东北城门之贼，旋经该处民团击退。现在葭州境内及榆林属之镇川堡一带均有回踪，刘典拟调各营会剿，著即严饬刘厚基拦头堵截，并迅催宋庆抽拨劲旅跟踪会击，务将此股歼除。惟回逆此次窜陕股数既多，而自西迄东其势又甚剽疾，陕氛一日不靖，则甘事益费周章。左宗棠身总

师干，不得稍存膜视，仍著懔遵前旨添拨得力队伍星驰入陕，会同刘典所调各军并力扫荡，毋任日肆蔓延。米脂、葭、榆各境与晋疆相距非遥，该省河防吃重，李宗羲亦当遵奉叠次谕旨，檄饬李庆翱、郭宝昌督率在事将士实力严防，毋稍疏虞。马正刚一股折走洛川，复横出鄜甘交界之道左铺，叠经官兵追击，毙贼甚多。回逆马呼来等勾结土匪游勇由宜洛交界之孟家嘴窜至郃阳，又经官兵击败，分窜韩城、澄城等处。即著刘典迅饬傅开德等率队蹑追，一面飞咨马德昭渡渭夹击，毋稍迁延。其由清涧境内图扰腹地之马正和一股，并著催令李辉武等各率所部相机兜剿。北山一带为土匪游勇伏匿之所，此时回匪纵横，难保不互相煽惑，肆行滋扰。刘典务当振刷精神，督饬在陕诸军力图扑灭，不得藉口兵单致滋延误。榆林、靖边各邑逼近边墙，窜突堪虞，著定安檄饬防军于鄂尔多斯各旗境内严密堵剿，毋任滋扰。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陕西靖边阵亡总兵官刘求益等十八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76 14—16页）

同治九年二月丙午（1870.3.11）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回踪分窜、现拟调派劲旅疏通粮道一折。昨据刘典奏榆绥境内均有贼踪，当经谕令刘典派兵拦击，并令迅催宋庆抽拨劲旅跟踪会剿。兹据定安奏称窜陕之贼分股肆扰花马池至榆林迤西、迤南一带，湘皖各军粮道隔断，宁夏郡城以北及平罗县等处回骑充斥，石嘴山边外贼匪出没靡常，以致金顺、张曜两营军火粮饷皆形梗阻；现已飞咨宋庆选派得力将领，简率精锐四五营由缠金、后套、沙金托海一带扫荡而前，疏通粮路等语。所筹尚合机宜。即著督饬宋庆派出各军迅速前进，与边内外马步诸军会合剿办，务将北路窜匪悉数芟锄，庶粮运可通，金顺、张曜二营不至掣动，即湘皖各

军亦有馈饷之路，实于全局有益。惟宋庆一军驻扎神木筹办河防，近又派队驰赴榆林、葭州等处截击窜回，此次分拨西援，恐该军转形单薄。仍著定安斟酌缓急情形妥为办理，毋令顾此失彼。如宋庆一军势难分拨，即著定安于防军内酌派前往，俾资得力。边墙防守紧要，定安务当懔遵昨日谕旨，檄饬各军于鄂尔多斯旗境内严密堵剿，毋任滋蔓。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定安奏设法筹备驼只一折。甘省回氛未靖，防剿诸军需用粮饷军火应妥为运解。定安以湘皖各军将改由边外转运，又有宋庆、张曜及沿河各队转运均须驼只，非有驼六七千只不敷支应；归绥蓄驼既少，雇觅甚难，察哈尔锡林郭勒一盟及四爱曼诸部落均系产驼之区，请饬察哈尔都统劝谕八旗及牧群军台兵弁捐备大驼一二千只，其锡林郭勒及四爱曼王公、台吉等各劝捐大驼一千只，并调喀尔喀孳生驼只一并解赴绥远等语。边外转运利用驼只，定安所筹实系目前急务，即著文盛谆劝八旗及牧群军台各员弁量捐驼一二千只解往绥城。其锡林郭勒一盟及四爱曼诸部落未遭匪警，畜牧蕃庶，或可劝令捐办。惟近日蒙古不无困累，能否量力捐输？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文盛、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各就该处情形酌量办理。如该王公、台吉等好义急公，情殷报效，即著该将军等奏明，查照例案核给奖叙以示鼓励。一俟捐有成数，即行解交定安应用。喀尔喀孳生驼只近年颇旺，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转饬该扎萨克王公，于前项驼只内调拨大驼一千只解赴绥远以济急需。至山东省每月应解绥远协饷二万六千两，先后仅解过五万两，积欠尚多，著丁宝桢严饬藩司务将此项协款源源批解，毋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6 17—19页）

同治九年二月戊申（1870.3.13）

谕军机大臣等：李宗羲奏官军防守河西剿贼获胜并剿捕土匪情形各折片。回逆窜扰陕西米脂、葭州、绥德等境，意在阻截粮道，窥伺河干，经提督蒋东才督兵驰赴米脂县东马家沟等处奋力剿击，大获胜仗，余匪窜往绥德一带。著李宗羲知照宋庆，仍饬蒋东才等确探贼踪，相机追剿。所有出力各员弁，由李宗羲择尤酌保。河西土匪扰及呼家寨等处，经郭宝昌派兵过河搜剿，斩获多名，惟宜川所属之交口等处尚有贼踪，我军后路亟应防其包抄，且交口等处均距晋境不远，该匪既思偷渡，河防尤应严密。著李宗羲檄饬在防将弁加意梭巡，毋稍疏忽，并饬郭宝昌督率将士随时确探，认真防剿。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6 20—21页）

又谕：穆图善奏平番被匪阑入，旋即克复，派队驻守，及西固城等处被匪攻破后收复抚恤情形，并遵旨驻省筹防各等语。平番县被回逆环攻入城，经提督张万美督兵进攻，杀毙甚多，该逆由北门逃窜。其大股贼匪尚踞河西，亦经张万美带兵击剿，该逆向小沙沟狂窜，张万美又追杀二十里，洵属奋勉可嘉。庄浪营兵虽缺额过多，而被贼冲下，足见接战不力，且贼匪上城，该文武临时始行知觉，其平日玩忽可知，殊堪痛恨。著穆图善查明并阵亡殉难绅民兵勇及杜家堡被陷情形，咨明左宗棠核办。该将军现饬营总正福所带马队驻扎平番会同张万美妥为防堵，惟逆匪东西奔突，官军不敷分派，亦属实情。著左宗棠酌量分兵防剿，以期周密。至西固城新城堡距省甚近，现虽贼踪远遁，而防范不可稍懈，著穆图善即饬带兵各员严密防堵，并一面筹给牛力籽种以安民业。穆图善驻守省垣兵勇尚多，每月需银十万两，即著左宗棠转咨袁保恒按月拨解的饷十万两交穆图善支放，毋稍短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6 21—22页）

同治九年二月己酉（1870.3.14）

谕军机大臣等：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遣台吉以参领尚玉抢夺驼只并回逆窜扰出口请饬统兵大臣严防东窜、北窜，赴理藩院呈诉，经该衙门据呈代奏，并将宁夏部员玉敏所报回逆窜扰阿拉善情形具奏。现在官军进攻金积堡及王家疃庄正在吃紧之际，该逆仍敢窜出口外扰及阿拉善旗绰克图库列等处，边外地方辽阔，深恐东北纷窜肆行滋扰，著金顺随时防范，毋稍大意。阿拉善旗自遭回氛，地方被其蹂躏，情形极可怜悯。乃参领尚玉于达拉特地方遇该亲王所买驼只驮运军粮，竟敢吓以军威全行牵去，实属肆行无忌，扰累地方。著金顺查明严行惩办，并著严饬各将领恪守军律，遇有该旗驼只粮食毋得率意抢夺，致干重咎。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6　25—26页）

同治九年二月辛亥（1870.3.16）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毅军截剿窜匪获胜、现筹分路防剿一折。回逆窜扰陕西米、葭等处，经提督蒋东才击剿获胜，定安此次奏报与李宗羲前奏情形大略相同。即著定安咨会宋庆饬令蒋东才确探贼踪，乘胜追剿，毋任纷窜。宋庆现派提督刘廷率所部五营驰赴包头，克日西进，定安因河冰迫泮，凌汛将来，该军西渡或尚需时，先令刘景芳带领马勇驰赴缠金、沙金托海一带，会合乌尔图那逊探明贼踪相机截剿，并饬保英驰赴舍太一带扼扎以为后路援应，兼杜西来窜匪。著即督饬刘景芳等迅速前进先通粮路，俟刘廷军到缠金，刘景芳即会合进剿，痛扫贼氛，俾运道畅行无阻。榆林以西边外草地间有贼匪出没，并著饬令达尔济、成章联络声势合力击剿。其沿河包萨托清一带，并饬马升等严密防范，毋稍疏虞。近日军情著该将军随时

奏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6 26—27页）

同治九年二月壬子（1870.3.17）

又谕：现因陕西回逆纷窜，关中留兵不敷分剿，已明降谕旨令李鸿章先赴陕西督兵剿办矣。西路回逆分窜秦境，蔓延榆、绥、延各属，该处土匪溃勇本未芟除净尽，深恐勾结为患。左宗棠西驻平凉，离陕已远，而北攻金积堡，南顾秦州，兵力亦属不敷，况刘松山阵亡，良将渐少，边外粮运之路又无兵可以保护，是该大臣支绌情形深可垂念。虽历次降旨令左宗棠派兵赴陕，谅亦因前敌吃紧无可抽调。李鸿章本令督兵入黔，其月饷早经筹定，而郭松林等军尚属不少，且援陕之师无须大支劲旅，不必与诸将领面商再行定议，即著就现有之兵先行统带入陕，克日迅速前进，将窜陕各回逆悉数扫除，并著扼要驻扎，与定安、李宗羲、刘典所派各军联络声势加意防范，毋任逆踪肆意东窜。其北山土匪溃勇，并著派得力之师次第搜捕，净绝根株，俾左宗棠得以专心办理甘肃军务，不至有跋前疐后之虞。所有甘肃回匪，即责成左宗棠督剿。务当广筹方略，将金积堡等处迅图克复，扫荡而前，以纾朝廷西顾之忧。左宗棠、定安、李宗羲、刘典亦当随时与李鸿章和衷商酌，益臻周密。金顺剿办王家疃庄近日能否得手？务与张曜竭力进攻，毋得迁延观望。宁、灵距定边不远，亦当与李鸿章随时关会，免致疏失。李鸿章俟陕境肃清再行督兵赴黔，以靖边隅。本日据袁保恒奏老湘、卓胜两军饥疲之余所存不过十之五六，请饬归并等语。该两军既多缺额，他营亦所不免，现在饷项短绌，岂可任其冒滥？著左宗棠统饬查明，核实归并以节饷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7 1—3页）

又谕：袁保恒奏军情紧急、请饬催各省欠饷以济急用一折。据称甘省回股回窜陕疆，粮道被梗，亟须筹饷添兵；各省关饷自上年奉拨之日起至今年正月底止，欠解旧协、新拨及四成、六成洋税已五百四十余万，请旨饬催筹解等语。西征各饷前经谕令各该将军、督、抚等按数筹拨，现在回逆东窜，需饷尤殷，岂可稍事延误？著文煜、马新贻、瑞麟、英桂、李瀚章、刘坤一、郭柏荫、丁日昌、英翰、卞宝第、李鹤年、丁宝桢、李宗羲、刘崐、李福泰、杨昌浚饬令各该藩司、监督查明数目，无论如何为难，迅将新旧欠解之饷随同现在按月批解之数分次找解。崇礼亦当按照该关所欠之数赶紧筹措。各该将军、督、抚、监督等务须设法腾挪，克日派员解往以济急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文煜、马新贻、瑞麟、英桂、李瀚章、刘坤一、郭柏荫、丁日昌、英翰、卞宝第、李鹤年、丁宝桢、李宗羲、刘崐、李福泰，并传谕杨昌浚、崇礼知之。

（卷277 3—4页）

又谕：前因黔省苗逆未平，命李鸿章督办贵州军务，川、黔、楚各军均归节制。现在甘肃逆回窜扰陕境，左宗棠驻军平凉势难兼顾，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李鸿章先赴陕西督办军务，俟陕西肃清再行赴黔督剿。李鸿章未到贵州以前，曾璧光责无旁贷，著即督率地方文武认真防剿。崇实等前奏川军进剿功在垂成，入春可图大举，刘崐前奏席宝田亦已赴营，著崇实、吴棠、刘崐严饬川楚各军会合黔兵实力剿办。该将军、督、抚等各宜振刷精神，毋得专待李鸿章到黔致军务稍涉松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7 4—5页）

同治九年二月甲寅（1870.3.19）

谕军机大臣等：刘典奏回逆分途窜扰、叠剿获胜、并贼窜北

山、各营防剿情形各折片。回匪马呼来一股扰及同官、宜君等处，经张佑庭等督队追剿，该逆由杨家店向甘境狂奔。另股马长泯等由宜川窜逼澄城，复经张佑庭击退，韩、郃地境又有大股贼匪窜扰，刘端冕现已追抵韩城。著刘典即饬刘端冕、张佑庭等视贼所向合力夹击，迅图扑灭。北路延、榆、绥一带贼踪纷窜，经喻步莲等督军追剿，并未大加惩创。刘典因李辉武所部未便调令远征，现已添募陕勇千人克日成军，著即添派得力将弁统带前进，迅速剿办。此时老湘、卓胜两军粮运梗阻，回逆益肆狡猖，若不迅筹扫荡，恐前敌各营军心不固，大局何堪设想？著左宗棠速将庆、环一带妥筹布置，杜贼纷窜之路，务使运道疏通，官军无后顾之虞，方可一意进剿。该大臣老于戎行，谅不至漫无筹画，坐失事机也。安定击败之贼窜至延水关，该处逼近河干，虽经晋省防军会剿南窜，难保不去而复来，著李宗羲檄饬防河将弁严密堵御。至韩、郃、澄各属沿河地方漫滩处多，尤应加意防维，毋稍疏忽。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陕西定边、安定阵亡殉难知县李廷献、陆均祭葬、世职加等，各建专祠；定边典史毛福昌祭葬、世职加等，附祀李廷献专祠。

予陕西泾阳被戕福建知县喻梦兰祭葬、世职加等如阵亡例。

（卷277 5—7页）

同治九年二月戊午（1870.3.23）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嵩武军剿贼叠胜、金顺奏官军攻拔王家疃附巢贼垒暨剿办北路窜逆情形各一折。王家疃庄踞逆恃有外援，叠于正月十一、十七等日纠党窜扑，均经金顺、张曜督队击退，其马步援贼亦经官军奋力截剿，被创败逃，办理甚为奋勉。即著金顺会同张曜督率各军乘此声威步步进逼，攻拔坚

巢。至金顺所奏上年十二月间攻克附剿四垒情形，业据定安奏到，大略相同。官军奋勉争先，深堪嘉尚。第军士阵亡至一百二十余名，受伤至六百余名，实深廑念。金顺等务当于勇往之中寓慎重之意，庶精锐不至渐耗。沙金托海以西贼踪出没无常，各营军火粮饷时形梗阻，定安已饬保英马队驰赴舍太一带驻扎，并由宋庆派拨五营令刘廷督带由哈拉寨启队。即著定安饬令刘景芳一军即日西进，会同各军将北路窜匪悉数芟锄，疏通粮路，并督饬马升等沿河各队严加防范，毋稍疏虞。金顺另片奏河南候补道汪景度历著战功，请交部存记等语。汪景度著交军机处存记。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宁夏阵亡提督杨春祥祭葬、世职加等，谥“果壮”，于死事地方暨原籍建立专祠。

（卷277 13—14页）

同治九年二月庚申（1870.3.25）

谕内阁：前据左宗棠奏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进剿甘肃马五寨回匪中炮阵亡，当经降旨将该提督优恤予谥，入祀京师昭忠祠，并于陕甘等省立功地方建立专祠，其战绩宣付史馆立传。兹据曾国藩奏称该提督宣力最久，忠勇迈伦，并胪陈咸丰九年以后未经具奏各事迹，览奏尤深惋惜。所有该提督战绩，著再行宣付史馆，仍于本籍建立专祠以示表彰忠烈至意。

（卷277 15—16页）

同治九年二月辛酉（1870.3.26）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回众被胁变乱、纠合陕回滋扰、请饬豫军来宁会剿、并请饬山西筹拨饷银军火及击剿踞援各回获胜、河狄逆回北窜、请饬拨黄金山所部粮饷各折片。宁郡昌贵各堡降回马万选等为马化漋诱使复叛，窥伺城防，并图扰绝粮路，经金顺督率常福等军抄击，该逆遁回新渠。现在宁郡防

兵无多，陕甘各回麇集宁、灵，宋庆一军素称得力，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应援。著定安、李宗羲咨令该提督亲率十数营兼程赴宁会剿。其古城、皇甫川一带仍著留营驻守。后套一路亦关紧要，并著定安迅饬乌尔图那逊督率所部马队，会同嵩武军防营于磴口至石嘴山一带往来梭巡，以杜逆踪旁窜。王疃回众虽屡经金顺、张曜督军击退，而黄河西岸各股贼匪均欲分路援救，河、狄贼目又率众北来，已距金积堡不远，米拉沟逆回亦至中卫之西芦塘地方，是宁、灵各军内外均受牵掣，非将甘回截击，宁境不得肃清。著左宗棠斟酌情形，迅拨劲军将河、狄出窜之贼相机剿洗，毋任挟众北来，致宁防益形棘手。其平罗县城，即著金顺檄令王玉山赶紧前赴实力防守。王家疃庄现经官兵围扎，该署将军当会同张曜稳慎进攻，计取坚巢，毋徒耗伤精锐。宁军粮饷两缺，定安即饬归绥道无论何款先筹粮六千石，觅雇驼只，交宋庆护带前往，仍一面催令该提督整队西行，毋稍延缓。金顺所派副将邓得胜等在晋催提粮饷，即著李宗羲迅筹银十万两并火药二万斤及火绳铅丸等件，交该委员等星解回营以资应用。黄金山所部现在留防中卫，待饷甚殷，著袁保恒查明该军应领饷项，赶紧如数拨交委员陈祥胜承领，派员解宁转给，不可稍涉推延，致有哗溃之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定安、金顺、李宗羲，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又谕：金顺奏请饬江苏迅拨炮位等语。甘肃宁夏回寨经金顺督兵进攻数月未克，亟需锐利火器，江苏从前铸造开花炮最称得力，著丁日昌迅拨子重七八十镑大开炮五尊、子重三四十镑小开炮五尊，配齐开花子、三楞药及一切器用并多配子药，派员由海道运至天津，交金顺所派之员领解赴营。即由该抚选派善于开放之弁兵十余名随同前往，俾资攻剿，毋稍迟误。其运费及弁兵口粮并准该抚作正开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请饬天津购办洋枪药等语。前因金顺军营需用洋枪二千杆，已令崇厚如数购买。现在该军营攻剿正亟，需用洋药洋火甚多，著崇厚迅即购洋枪药一万镑、大铜帽一百万粒，一并交金顺派来委员领解回营以资应用，毋稍延缓。将此谕令知之。

（卷277 16—19页）

同治九年二月癸亥（1870.3.28）

又谕：李宗羲奏回逆窜陕、晋省兵勇凭河堵击一折。前因贼匪窜至延水关，该处逼近河干，并以韩、郃、澄各属沿河地方漫滩处多，谕令李宗羲加意防维。现在贼匪二三千人由韩城西乡窜出山口，分扰榆林、茶峪等渡口，因晋防严密，旋由朝邑退窜同州之庄里村，该处距河仍近，著李宗羲懔遵前旨檄饬防河将弁严密布置，实力梭巡，不可稍涉疏懈。贼匪骎骎南向，有扰及腹地之势，刘典务当督饬各军覘贼所向认真扫荡，迅殄逆氛。北路延、榆、绥等处贼情奚若？并著刘典严饬喻步莲等军迅速剿办，毋令该逆日肆蔓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7 21页）

同治九年二月乙丑（1870.3.30）

谕军机大臣等：刘典奏官军截剿北山回逆迭胜、并击败马呼来回股暨遵旨疏通运道、请饬蒋东才移扎宁条梁各折片。北山回逆经刘端冕各军击败后奔窜大荔、华州等境，复经官军击退，旋扑高陵，绕由泾河上游西窜。张佑庭等连战皆捷，该逆败走武功。李辉武又于乾州、武功交界地方败之，逆众乱窜。现在刘端冕等分路追击，陈照台由鳌厓沿河扼剿。即著刘典严檄诸军乘胜前进，与吴士迈所部分投兜击，以期悉数歼除。北山为匪徒跻伏之区，虽经喻步莲等追击获胜，而山路纷岐，诚

恐官军远去，土匪游勇又复勾结滋扰。该署抚仍当督饬喻步莲等军实力搜捕，毋令萌蘖潜滋。马呼来一股调知马长泯等扰及韩、郃，回踞杨家店，经黄超群等夜捣贼巢，贼败向石底子窜去，复聚距(踞)转角地方。陈鸿藻等率队围攻，杀贼殆尽，并追贼至甘肃正宁县属之山河镇，该逆窜向宁州，剿办尚属得手。其马长泯等股此时是否窜扰同境？仍著刘典檄饬在事将士确探贼踪，合力剿洗，以保腹地。宁条梁为运道所关，该署抚请将蒋东才五营移扎该处，腾出成定康一军进驻定边，自系为疏通粮路起见。惟前据金顺奏宁、灵军情紧急，已令定安等咨令宋庆赴宁会剿，并留营驻守皇甫川等处以固晋防，该军营数无多，势难将进驻义合之蒋东才五营远为移扎。左宗棠现抽张福齐所部六营回陕防剿，即著该督酌量情形，再筹一军会同张福齐及靖边、鄜州各营互相联络，俾粮运得以畅行。其石湾、镇靖堡、宁条梁等处存粮，著刘典即饬成定康等运赴前敌以资接济。龙锡庆既令挑选降卒编立四营，著饬令认真训练，毋得有名无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7 21—23页）

又谕：前因肃州回匪不时出关扰害，恐成禄带兵不能得力，谕令左宗棠派员往查，并谕知成禄将存营兵勇严加裁汰，听候谕旨。兹据该提督奏称存营兵勇裁汰后尚存三千一百名，久经行阵，可期得力；若使长征，实属不敷，候旨遵行等语。关外地方辽阔，三千兵勇原属不敷分布，倘令成禄另行添募，未必有裨实用，而藉端索粮，扰累地方，恐先在所不免，且所部兵勇及收抚回众亦不能恪守军律。前据文麟、景廉参奏已谕该大臣派员赴肃州查明，即著迅速覆奏，毋稍迟误。关外哈密、巴里坤二城独力难支，能否派得力之军先行出关与文麟等协力驻守？仍著左宗棠恪遵前旨统筹全局，随时具奏。成禄应

否撤回，或酌留该大臣军营，其所部勇丁三千余名是否可以留用，抑或遣撤之处，均著左宗棠平心核议，据实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77 23—24页）

以甘肃克复肃州城出力，予总兵官陶生林、赵德正以提督简放，赏佐领奎光等花翎，守备高忠和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陕西米脂剿办回逆、土匪获胜，复总兵官刘厚基、道员成定康等职，赏同知童兆蓉等花翎，典史远有望蓝翎，余升叙有差。

（卷277 25页）

同治九年二月丙寅（1870.3.3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中卫防兵击贼获胜、现饬援剿北路一折。甘肃中卫县境突有回匪五百余人由沙坡冲出攻扑民堡，经总兵黄金山派队迎击，贼匪败遁，复于大板槽地方击败窜贼，防剿尚为出力。惟据擒贼供称此次系米拉沟撒回率众欲援金积堡，并断中卫粮运，分股先来探信等语。逆谋诡谲，恐其大股续来，乘虚窜突，亟应严密堵截以遏狂氛。黄金山所部现因雷正绾军接仗失利已带两营前往援救，自系先其所急。著穆图善饬令该总兵迅即督队疏通北路，将广武、峡口相机攻复，毋令贼匪久踞。中卫地关紧要，所有留防各营尤宜加意防守，以期周密。至雷正绾接仗败挫，广武、峡口被贼盘踞，未据左宗棠奏报。现在该处军情，贼势若何？著该大臣详细查明具奏。雷正绾兵力较单，该大臣仍当随时策应，毋稍膜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7 25—26页）

同治九年三月戊辰（1870.4.2）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毅军截剿窜匪获胜一折。回匪在准噶尔旗雪背沟地方攻扑炭窑，经宋庆所部之总兵马玉昆等各率马步分路进剿，毙贼甚多，旋追至镇羌以西山内。官军各处搜捕，败匪潜窜无踪。据获贼供西南草地尚有大股贼匪，马玉昆等已派弁侦探，宋庆并拟率领麻地沟、古城所驻各营前往督剿。著定安仍懔遵叠次谕旨，催令宋庆督率所部迅速赴宁，会同金顺各军将宁、灵等处窜匪力图扫荡，并疏通北路运道。如西南草地果有贼股分扰，即饬令马玉昆等相机兜击。其达尔济等所带马队，并著定安迅饬该总管等驰往会剿，以期遏贼东趋，毋稍松劲。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8 1—2页）

同治九年三月癸酉（1870.4.7）

谕军机大臣等：刘典奏官兵追剿窜回叠胜、陕省现无回踪、并马正刚一股歼除殆尽及剿击北山回土各匪获胜各折片。回酋马长泯等股勾结游勇由北山窜入内地，官军追剿情形业经刘典先后驰奏。兹据奏称刘端冕各军在韩城等处击贼获胜，贼由临渭一带抢渡渭河，均经水师击败；高陵之贼经魏纪鋆等率队败之，张佑庭、李辉武诸军又于醴泉、武功各境追贼叠胜，该逆渡泾之后分路潜逃，附入游勇亦已悉数冲散，其奔窜甘境者仅数百人；刘典现饬在陕各营于陕甘毗连处所严密设防，马正刚一股亦经刘端冕等追杀殆尽；据逃出难民供称，马正刚已被枪毙各等语。此次回匪纷窜陕疆图绝甘军粮道，刘典督饬诸军追剿，叠获胜捷，该省已无贼踪，剿办尚属得手。刻下金积堡贼巢甘军围攻正紧，其折窜甘境各匪难保不勾煽余党复谋东犯，牵掣进剿诸军。左宗棠当督饬在甘将士将金积堡相机攻取，并檄饬派出援陕之军将折回余匪拦头截击，务绝根株。近日宁、灵一带军情若何？著随时据实具奏，以慰廑系。刘典等

当严饬各处驻营力加防范，不准稍涉疏虞。马正刚是否枪毙？仍著确切查明。此起零匪究系逃窜何处？并著饬令在防将弁随时侦探，以期搜捕无遗。清涧等处踞匪既经总兵田玉广等歼除净尽，而定边西境及花马池一带复有回踪，并由安边窜来逃勇一二百名在蒋家寨一带盘踞，宁条梁附近之吕家寨亦有逃勇一二百名，是榆、绥一带防务尚未可松。著刘典即饬成定康等加意防维，毋稍松劲。惟陕省前次肃清之后，凡地方骚扰半系土匪游勇勾结回逆，此次安边等处逃勇究由何营散出？其从前管带究系何人？若任其纷纷肆扰，后患何可胜言？著左宗棠、刘典分饬各路带兵官弁设法擒拿，并查明该管官从严参办，一面将各处游勇妥筹安插，分别遣散，以靖地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8 7—9页）

又谕：李鸿章奏遵旨赴陕援剿、酌筹派拨一折。据称西北地形平旷，回骑飘忽，非马队无以制胜，已令郭松林派员赶募马步队共十五营，周盛传赶募马队四营，并由鄂入陕饷项、军火遣员沿途察勘，设局接运。所筹均属周妥，著即赶紧办理以资援剿。本日据刘典奏陕军追剿内窜回匪及附入游勇捕斩殆尽，余匪折窜甘境各情，已谕知左宗棠等分别筹办矣。惟陕西留兵无多，甘回股数甚众，虽据刘典奏称该省现无贼踪，而窜回、余匪难保不复行勾结东犯陕疆，且据奏花马池、定边、宁条梁附近一带尚有匪踪，亟应赶紧堵剿，李鸿章著仍俟李瀚章抵鄂及郭松林等募练就绪时即行督军入陕，妥筹剿办。至折内所称西安军需局探报陕匪有窜鄂之说，湘营溃勇陆续东来，该督已令谭仁芳拨出两营往扎河南淅川之荆子关要隘以扼商南窜路，并分队联扎河口樊城以固边防，即著檄饬该提督督令在防将士实力严防，毋令匪踪阑入。豫省距陕非遥，尤须早为堵御，著李

鹤年迅拔劲旅，会同鄂省所派各军联络声势以遏寇氛。其潼关一路，并著饬令马德昭悉心防守，毋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李鸿章奏请饬山西筹备军粮等语。李鸿章入陕剿贼，自应多备军食以资饱腾。晋省滨河各处购粮尚易，著李宗羲督饬藩司迅筹垫款，遴员驰赴吉州、蒲州一带分投采办米麦各二万石，择地存储，以备该督由潼关进兵入北山时就近运取，毋稍延误。倘一时办不及数，准于沿河州县存仓谷石借拨应用，并著李宗羲先期筹备，务令足额，即咨报李鸿章，听候随时拨用，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李鸿章奏请饬绥远城将军购办驼只等语。李鸿章现在督军入陕，解运军粮等项极关紧要，著定安即派妥员就近采购膘壮驼只二千匹照料进口，俟该督入关后派员迎提。务须认真挑选，不得稍有迟误。此项驼只价银，并即知照该督筹给以清款项。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陕西韩城等处截剿回匪获胜，予提督李辉武等优叙，赏总兵官邓有胜、参将魏纪鋆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吴贤华、都司李金喜、千总李求致、把总毕宗永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陕西清涧阵亡副将康华亭、千总刘秀逢、外委胡登科祭葬、世职。

（卷278 9—12页）

同治九年三月戊寅（1870.4.12）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毅军暂缓西移暨截剿雪背沟余匪获胜，李宗羲奏毅军暂缓北进，金顺奏王家疃回众乞抚、湘、卓两营军粮难筹接济各折片。前因宁夏军情紧急，谕令定安等饬令宋庆赴宁会剿，原系移缓就急之计。兹据定安、李宗羲奏雪

背沟等处时有贼股纷窜，宋庆一军亟须分投堵剿，宁郡道路较前疏通，刘廷等军可敷剿办；现在榆北吃紧，毅军势难骤离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是宋庆一军目下未便移动。即著定安、李宗羲知会该提督仍在神木一带督饬所部截击窜匪，以资得力。定安、金顺即督令刘廷会合刘景芳、乌尔图那逊等军沿边进剿，迅扫逆氛，毋稍松劲。王家疃贼匪现在畏剿乞抚，金顺复勒定限期令其清缴马械粮石，并将悍酋等缚献始准就抚。若能恪遵约束，即著金顺设法羁縻，腾出兵力肃清北路。惟仍须认真防范，毋为该逆所给。后路窜匪业经官军叠次击败，金顺现檄常福带队前往磴口等处搜剿，并令汪德才扎平罗，曹正兴等扎洪广，又商令张曜拨营扼扎黄渠桥等处，布置尚为周妥。仍著该副都统会同张曜随时相机筹办。金顺前曾拨借刘松山、金运昌、雷正绾等军粮石，尚能不分畛域，此时宁郡既难采办，转运又难畅行，自顾维艰，实无余力接济湘、卓两营军食，据奏各情尚非推诿。所有湘、卓两军粮食，著左宗棠赶紧设法另筹接济，毋令缺乏。雪背沟逃窜余匪经毅军截击获胜，尚为出力。其波罗等处股匪，著定安仍饬蒋东才尽力探剿，免致蔓延。孤山、镇羌等处密迩河干，李宗羲当饬河防将弁认真堵剿，毋任窜越。进攻金积堡诸军闻有退驻吴忠堡之说，左宗棠月余未有奏报，殊深廑系。现在前敌军情若何？贼势若何？著该大臣据实详细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8 16—18页）

又谕：金顺奏现在转运军粮亟需驼只，毗连后套之喀尔喀为产驼之区，请饬筹备驼只以资转运等语。著理藩院饬令毗连后套之喀尔喀各盟筹备驼三千只，配带鞍绳，派员就近送赴达拉忒旗金顺粮局以资转运。所有应给脚价，即由金顺照章按数发给。将此谕令知之。

以准噶尔旗地方截剿回匪获胜，赏总兵官胡保林提督衔，游击刘知俭以参将用并加副将衔，都司黄义之巴图鲁名号。

（卷278 18—19页）

同治九年三月辛巳（1870.4.1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湘皖两军叠胜、现筹布置情形、并贼踞峡口、请将失事各员惩处及查明定边、安定前次失陷情形各折片。金积堡踞逆经刘锦棠等军击败后，乘间抄掠河西运道，复经金运昌会同湘军夹击，杀贼甚多。二月初二日以后，刘锦棠等在马家滩、板桥等处追剿马步各贼叠获胜仗，该逆欲引马连渠水以困官军，刘锦棠等分道并进，贼向金积东门败走，各军平卡而还。现在刘锦棠等以吴忠堡至下桥一带为形势所必争，移兵屯扎以为扼要地步。著左宗棠即饬刘锦棠等将金积外援力图遏截，以期拔取坚巢。峡口地方紧要，雷正绾筑垒既迟，又不派队填扎，以至为贼所踞，实属咎无可辞，雷正绾著革职留任。周兰亭、张福齐率军先退亦难辞咎，均著撤销勇号，拔去花翎，并革职暂留军营差遣。该处为秦汉两渠上游，必须赶紧夺回方能制贼。雷正绾现扎何家堡，周兰亭现扎四百户，尚属进兵要路。左宗棠务饬该提督等整理营伍设法进攻，毋任该逆久踞。如该两军再有迁延贻误，并著严参惩办。至前次定边、安定为贼袭踞，既据查明金运昌暨简敬临、张福齐等军前进各节尚属有因，即著暂行无庸置议。倘再有贻误重情，即著从严参办。嗣后各军进止，务当严饬带队官恪遵将令，毋得贪功锐进致误事机。曾传理在营是否得力？并著随时查看，毋稍迁就。该大臣现拟由靖远造船配炮，乘河流盛涨驶攻峡口，所筹甚是。著即分檄各路将士次第规取，制贼死命。陕甘毗连处所时有回踪，游勇亦复滋扰，刘典仍当懔遵叠次谕旨，严饬在防各营会同甘军相机堵击，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各

谕令知之。

（卷278 20—22页）

又谕：前因袁保恒奏老湘、卓胜两军多有缺额，当经谕令左宗棠查核归并。兹据左宗棠奏称老湘营因叠次增募，溢额颇多，除分拨各营外尚有余勇待补缺额；袁保恒所称饥疲之余现存不过十之五六，不知何指？至该学士原奏“以归并节省之饷，作续调兵勇之用”，欲调何军，未与咨商；现据英翰咨录袁保恒召募原文，并据潼商道禀称有豫军锐营入关，后起亦将续至，是否即系袁保恒所调皖豫旧部，尚未可知；此时陕境已无回氛，新军无可位置，拟即调赴平凉安插；其已募未到各军，即请截止各等语。兵事与饷事相为表里，袁保恒此次召募各军何以不与左宗棠等往复筹商，辄行咨调？实属冒昧。所有到陕新军，即著左宗棠调往平凉编立成营，或分补各营缺额藉资调遣。其已募未到之淮皖各军，并著张之万、英翰一体截留，就地撤遣。如已行至豫境，即著李鹤年派员截止，咨明该省督抚妥筹遣散。左宗棠又称袁保恒前奏一出，设江皖督抚将应解甘军之饷藉口迟延，湘军或因粮尽饥溃，则大局可虑等语。甘军本有拨定之款，江皖督抚断不敢因袁保恒此奏藉口迁延，即李鸿章赴陕等军亦即筹定入黔之饷利济师行，左宗棠正无庸鳃鳃过虑也。至金运昌、雷正绾、周兰亭各军既有缺额，即著左宗棠认真查核归并以节饷需。陕省应否添军募勇之处，著李鸿章到陕后酌量情形奏明办理。袁保恒不得再行轻率从事。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李鸿章、张之万、英翰、李鹤年，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卷278 22—23页）

以甘肃预望城等处截剿回匪获胜，予提督周绍濂优叙，赏总兵官李良穆巴图鲁名号，余升叙、开复有差。

予甘肃金积堡阵亡提督周和美等十五员祭葬、世职。

予甘肃峡口阵亡总兵官韦占雄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隆德阵亡知县蒋於祭葬、世职加等。

（卷278 23—24页）

同治九年三月癸未（1870.4.17）

又谕：穆图善奏布置省防、请饬左宗棠筹防东南、疏通运道一折。回匪纷窜陕疆，甘省北路官军攻剿情形叠经左宗棠详悉陈奏。现在陕境之贼虽已败窜回甘，后路情形稍松，而金积堡逆回势仍猖獗，零星股匪四出滋扰，运道时虞梗阻。甘军粮饷军火全赖西征粮台源源接济，乃袁保恒报解正、二两月米折等银月余尚无抵甘信息。似此转运迟滞，诚恐兵食缺乏，饥溃堪虞。刻下甘省东南两路有无阻隔？左宗棠务当分拨各营，妥筹布置，以顾饷道，并饬令西征粮台将甘军饷需按月筹解，毋稍迟误。兰州附近之北山、阿干镇等处时有匪踪窜扰，著穆图善饬令马步各营分路雕剿，严加防范。金积堡逃匪勾结河州等处回匪肆扰西宁、碾伯等境，穆图善已令总兵王仁和酌拨三营驰赴碾伯，著即饬令迅速前进，相机堵剿。左宗棠亦当妥筹兼顾，毋任贼踪纷窜，益肆蔓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攻克新路坡等处贼巢出力，赏骁骑校全福、乌勒吉、布彦图、伊勒果巴图鲁名号，游击谢炳春等花翎，把总罗应魁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79 2—4页）

同治九年三月乙酉（1870.4.19）

谕军机大臣等：豫师奏西宁抚局难恃、请酌募兵勇扼要驻防一折。据称西宁回族名虽就抚，而实则四出焚掠，相率为常，兼以狄、河等处党众勾结陕回时有围攻碾伯县城之事，前任办事大臣玉通困守西宁，无饷无兵，势同拘逼，若不酌带兵勇

前往镇抚，必至仍蹈覆辙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照豫师所请，即就平番等处募勇五营，先扎碾伯及威远堡一带整团修堡以御外匪，一面疏通道路前赴西宁。至西宁城内抚事，虽由豫师责成道员郭襄之照旧办理，然究系权宜之计，豫师仍当酌度情形，一俟办有端倪，即赴新任以资钤制。平番等处回类甚多，豫师新募勇丁务当选择精审，毋令奸匪混迹其中，致有疏失。至应需月饷，著户部于各省协甘饷内每月指拨银二万数千两，总归西征粮台催提转解，仍在各省积欠项下划扣。即著袁保恒遵照办理。惟指拨需时，诚恐缓不济急，并著左宗棠先行借发银三四万两俾得赶紧招募成军，以保西路大局。西宁回族与金积堡声势相连，现在金积堡既难克期竣事，左宗棠兵力势恐不能兼顾兰垣，省城防守事宜穆图善当妥筹镇抚，以为西宁声援，毋稍疏懈。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豫师，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卷279 5—7页）

同治九年三月丁亥（1870.4.21）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张曜、宋庆两军剿贼情形，李宗羲奏毅军剿贼获胜各折片。定安所奏嵩武军击贼于黄渠桥等处及蒋东才在新庙地方击退窜匪各情，与金顺、李宗羲前奏大略相同。平罗一带窜匪叠经金顺会同张曜击退，王家疃庄回匪畏剿乞抚，现在曾否呈缴马匹器械，并将悍酋王得等缚献？该逆反覆无常，往往藉乞抚为缓兵之计，金顺当懔遵前旨认真防范，不可稍涉大意。其后路窜匪，仍当会同张曜督饬派出各军随时截剿以杜勾结。刘廷、刘景芳所带各队已由缠金西进，著定安饬令探明贼踪，相机兜击，与宁夏一带官军联络声势，肃清粮路。宋庆一军于击退新庙窜匪后复在石板庙、高庄等处叠次击贼获胜，擒斩甚多，余众悉向西奔。据获贼供称贼目石姓及胡

得海两股先后由金积堡出窜，众各三千人，后面仍有陆续窜出等语。该逆因粮食缺乏纷纷东窜，虽经官军叠次斩馘，人数恐尚不少，著定安、李宗羲知会宋庆仍饬马玉昆等乘胜追剿，务将窜出之匪悉数扫荡，毋任滋蔓。刘厚基前经会合蒋东才击贼于土孟、三道河等处，著刘典饬令该总兵随时与宋庆一军互相策应，遇贼即击，毋任此剿彼窜。其麻地沟防军，并著李宗羲饬令实力堵剿，毋稍疏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9 7—8页）

又谕：前因李鸿章奏督师入陕解运军粮，需用驼只二千匹，当经谕令定安就近采买。兹据奏称绥城驼只现在缺乏，请于察哈尔锡林郭勒报捐驼只内就近调拨等语。察哈尔锡林郭勒距内地较近，著文盛将此项驼只于秋后即行派员解交李鸿章军营应用。如所捐不足二千之数，著定安设法购买补足，或于四爱曼等处捐驼内量为添拨，并著斟酌办理。刻下李鸿章西行，该营军粮等项刻不容缓，万不可专恃驼载，著李鸿章斟酌情形，或由内地设法运解以利军行。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9 8—9页）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攻克丽江等城及马街等处贼巢、会商澄江、新兴军情各折片。中路官军克复弥渡、宾川及红岩、马街各贼巢，北路官军攻克丽江、剑川，南路一军并将缅宁厅城收复，此次各营将弁叠克城池，剿办极为得手。在事出力文武员弁，著刘岳昭等查明汇案保奏。新复之宾川、弥渡逼近大理，尚有镇南、姚州、云南县三城未下，著该督抚激励将弁乘胜进攻，迅图克复。惟官军深入尤宜稳扎稳进，不可稍涉疏虞。其永昌等处之贼，并著督饬各军分路进剿，以期次第廓清。刘岳昭、岑毓英亲赴中关察看地势，会筹进攻之策，即著将澄江府城迅速攻克，扫荡逆氛。刘岳昭回省后，所有省城布

置机宜并著妥为筹办。另片奏请将湖南协饷二万两作为马如龙专饷等语，已谕令刘岷照办，仍著刘岳昭等咨会马如龙将勇营人数及每月收支饷银数目随时咨明该督等查核报部。马如龙既有专饷，即著责令该提督将新兴等处军务认真办理，迅拔坚城。近日马如龙打仗情形，并著该督抚详细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马如龙自办军务以来奋勇当先，叠次与贼对垒，从无避就。报闻。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请饬催各省协饷并拨给马如龙专饷各折片。滇省官军剿办回逆，叠克丽江等城，军务日有起色。现在岑毓英前往澄江督剿，提督马如龙进剿新兴，两路如能得手，事机尤为顺利。惟饷项支绌，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应解协滇饷银报解无几，军士枵腹荷戈，殊堪轸念。著吴棠、李瀚章、郭柏荫、刘岷、刘坤一、杨昌浚各将该省拨定协滇月饷照数批解，不得迟延推诿。至湖南省每月协滇饷银二万两，现据刘岳昭等奏将此项全数拨作马如龙专饷，即由该提督派员往领。著刘岷即饬藩司在厘金捐输项下或无论何款，按月凑拨银二万两交马如龙委员领解回滇，毋稍蒂欠。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吴棠、李瀚章、郭柏荫、刘岷、刘坤一，并传谕杨昌浚知之。

予云南永北阵亡副将黄文学祭葬、世职加等，并赏其母从一品封典。

予云南蒙化阵亡游击牟永昌、都司王锺祥、县丞奎谱、千总王克巩、把总韩洪春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79 9—11页）

同治九年三月辛卯（1870.4.25）

谕军机大臣等：蒋志章奏回匪纷扰岐凤、现饬各军合击、并另股复窜北山各折片。回酋崔三等率党由陇州分股窜入县头

镇，逼近凤翔，扰及岐山、宝鸡县境，经总兵李辉武、副将邵永龄合力夹击，大挫凶锋。另股由清水太阳寺窜至凤翔县之方石铺。贼踪飘忽，亟须就地歼除，方免滋蔓。该抚现饬张福齐督营前往岐、凤，兼顾乾、醴，留吴士迈所部由汧阳回顾凤翔，会同李辉武各营合力剿办，陈照台由盩厔前进，防贼抢渡渭河，布置尚为周密。著即分饬该员等认真防剿，迅扫逆氛。汉南一路仍著责成李辉武妥为兼顾。北山伏莽甚多，该处地广兵单，难资捍御。刻下定、靖等处复有回踪，尤易延扰腹地。即著严饬刘厚基等督率防军力筹堵剿，迅将前窜股匪尽数廓清，毋任勾结潜藏致贻后患。陕省毗连甘境，密迩寇氛，必须先将本境窜匪扫除，自固藩篱，方能扼守门户。该抚务当就现有兵力相机筹办，以副委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9 13—14页）

又谕：前据李鸿章奏拟令郭松林、周盛传添募马步各队，并筹议兵饷转运事宜，克日起程赴陕，此时筹办一切谅已就绪。本日据蒋志章奏回匪崔三等率党数千人从陇州窜逼凤翔，岐山、宝鸡境内均有贼踪，另股回匪由清水扰及凤县境内，北路回匪复窜至定、靖交界安边堡一带，是陕省情形甚为吃紧。该省兵力本单，蒋志章甫经抵任，于军务调度机宜未经阅历，必须李鸿章赶紧入陕，方可筹商一切，相机办理。该督务当克日起程前往，毋稍延缓。现在回匪既窜近凤翔属邑，转瞬之间即恐蔓延，北路定、靖等处如无得力之军扼剿，贼踪亦易扰及腹地。倘李鸿章一时未能启行，或于郭松林等员内酌派劲旅一支先行驰赴陕省，探明匪踪，会合秦军迎头截剿，以期保卫陕疆。该督仍迅速部署，随后继进，妥筹剿办，用纾朝廷西顾之忧。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9 14—15页）

又谕：金顺奏协饷无著、请饬迅筹拨解一折。据称山西奉拨月协饷银二万两，现准李宗羲函称每年增此巨款恐难设措，现在军情紧急，恳仍饬山西按月照数拨解；惟该省协济各军饷需为数甚多，请准于应解京饷内由李宗羲截留十二万两等语。金顺军营需饷甚殷，山西增拨此款力有未逮，均系实在情形。即著照所请，山西本年应解京饷准李宗羲暂行截留十二万两以资周转。所有金顺军营协饷，即著李宗羲按月拨解银二万两，不得稍有短欠。倘该营因饷项缺乏贻误戎机，惟李宗羲是问。此项截留银两，俟该省库款稍充再行设法补解部库，以清款目。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9 15—16页）

同治九年三月癸巳（1870.4.27）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毅军剿匪叠胜及贼近河干、派队分剿、并达尔济击贼获胜各折片。所称毅军蒋东才、马玉昆在石板庙、高庄击贼获胜情形，与李宗羲前奏大略相同。仍著定安、李宗羲懔遵二十一日谕旨，知会宋庆即饬马玉昆乘胜追剿，将胡得海各股窜匪悉数歼除，并饬蒋东才由神木探剿而前，以遏后股东窜。其分扰准噶尔等旗贼匪是否即蒋东才等击败之贼？至达尔济击贼之占旦召地方距包头仅八十余里，该处逼近河干，设被逆踪突窜，势将四出蔓延。前据定安奏刘景芳一队已由包头起程，即著饬令该总兵探踪迎击，一面檄饬达尔济等相机堵剿，一面催令成章等队迅赴河西以资援应。李宗羲亦当分饬各路防军遇贼即击，毋任乘隙旁窜。仍会同定安严檄马升、国英等各饬所属文武随时侦探，实力巡防，不可稍涉大意。其达尔济接仗获胜详细情形，著定安查明具奏，并著咨令宋庆迅饬马玉昆与达尔济等会合兜击，力殄寇氛。将此由五百

里各谕令知之。

（卷279 16—17页）

同治九年三月甲午（1870.4.28）

谕军机大臣等：英桂、卞宝第奏拟派员募勇驰赴陕甘助剿一折。英桂等因闻甘省回匪分股绕窜陕境，军情吃紧，拟派总兵刘明灯、杨芳桂驰赴鄂省各募楚勇两营，前往陕西听候左宗棠调遣以资攻剿，所筹固为力顾大局起见，惟叠据左宗棠奏称西征军饷颇形支绌，若遽令刘明灯等募勇入陕，恐有兵多饷缺之累。刘明灯等向来带兵既尚得力，著英桂等即饬令驰赴甘肃军营听候左宗棠差遣。其应否派令添募勇丁或酌拨队伍令其统带剿贼之处，均著左宗棠酌度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9 17—18页）

又谕：文麟等奏东山缠头回子滋事，现筹办理等语。东山缠头回子上年聚众滋事，据该回王福晋声称实因暴素克一人启衅，现经章京玉素普等将该匪击毙，其余回众恳请免究。该回首犯既经击毙，余众自应设法抚驭。著文麟、景廉体察情形妥为安抚，毋任别启衅端。如或再行滋事，即当从严惩办。魏忠义所署塔尔纳沁都司一缺现既改委徐天秩代理，即著饬令魏忠义将应办营务及屯田事宜认真办理，以专责成。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9 19页）

同治九年三月乙未（1870.4.29）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蒋志章奏叠剿窜陕回逆获胜、各营迎击跟追一折。崔三等匪股窜凤翔后图踞陈村，经李辉武等军叠次击败，该逆分为两股，其东窜一股由醴泉、高陵窜至渭南河北各渡，编扎木筏抢越渭南，复经防军击退。该逆虽屡受惩创，而自西而东扰及腹地，亟应速加剿办。著左宗棠、蒋志章督

饬派出各军务将此股就地歼除，毋令四出纷窜。其西北败逸一股现在窜往何处？该督抚即严檄将弁觇贼所向蹑踪追剿，迅扫逆氛。渭北以下渡口甚多，并著咨会李鹤年迅调马德昭、李承先统带数营扼扎同州、二华等处，与刘端冕等军联络声援，相机进剿。北路安边堡一带回匪近日剿办如何？著左宗棠等分股剿洗，毋令联成一气，益肆蔓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79 20—21页）

又谕：何瑭奏请饬拨补制军械银两并请饬部拨银采买纸张各折片。巴城补制军械银两，前经谕令于新疆军饷内先拨银二万两由何瑭迎提。兹据奏称仅由乌城领到银四千两，其余一万六千两久未领到。该城防务紧要，制造军械需款甚急，著定安于解到新疆军饷内先行提出银一万六千两，交委员高凤灵解回巴城应用，毋稍迟误。何瑭所需采买纸张等项银两，著照所请由户部发给银五百两，交高凤灵承领俾资采办。将此谕知定安，并传谕何瑭知之。

（卷279 21—22页）

同治九年三月丙申（1870.4.30）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起程赴陕日期一折。李鸿章督军入陕，后路筹饷转运各事宜已与李瀚章等办有端绪，拟于本月二十四日起程，由水路前赴襄阳登陆西进，并饬郭松林、周盛传各统现有步队先赴樊城、周家口等处整顿行装。惟郭松林等所募马队尚未据报成军，著即檄饬该提督等俟马队募齐，就近归并操练，即行分起入关以资援剿。昨据左宗棠、蒋志章奏崔三等匪股窜凤翔后图踞陈村，经李辉武等军击败，该逆分为两股，其东窜一股由醴泉、高陵至渭南河北各渡，编扎木筏抢越渭南；其西北败逸一股未知窜往何处，已令该督抚严檄将弁蹑踪追剿。又安边堡一带时有回踪出没，榆、绥、延各属土匪溃勇

乘机思逞者不少，李鸿章入关后应于何处择要驻扎及分派各军会同左宗棠等所拨之军如何截剿情形，并自定边迄凤、宝各邑道路绵长，在在与甘境毗连，应如何分兵扼堵，俾回逆不敢回窜，以固左宗棠各军后路之处，著悉心统筹，先行详细奏闻，以纾廑盼。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79 24—25页）

同治九年四月己亥（1870.5.3）

谕军机大臣等：前谕理藩院转饬阿拉善亲王筹办骆驼二千只，送交宁夏以资转运。兹据理藩院奏准该亲王报称该旗屡被贼扰，驼只已属无多，且因避贼驱牧远方，日增倒毙，更形缺乏；现在各营委员到处搜括驼只，旗民极形苦累，恳请免解等语。阿拉善旗驼只短缺，自难强令筹办，该委员等何得任意搜索，贻累旗民？著金顺确查派出委员，如有扰累地方者即行撤回。所有前令该亲王筹办骆驼二千只，即著自行酌量报解。又据该亲王报称提督金运昌委员邓瑞品在该旗采买粮石，拷打市民，纵勇抢掠粮草驼只，旗民惊慌等情。似此任性妄为，实属不成事体。著左宗棠饬令金运昌将该委员撤回，查明如有骚扰各情，严行惩办。宁夏官军及湘军需用粮石暨转运事宜应如何另行筹画之处，著左宗棠、金顺分饬妥员酌量情形设法办理，仍著该大臣等行知该旗量力筹办，顾全大局。总期有裨军食，无害地方，方为妥善。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0 5—6页）

又谕：文盛奏军台被贼窜扰、调兵防剿、并拿获被胁人犯供悉贼情各折片。察哈尔额固德巴雅尔暨库克额尔济地方均有马贼数百窜入肆行焚掠，旋即向北逃窜。察哈尔系完善之区，岂可任贼蹂躏？文盛现已咨明定安调回蒙古马队五百名，由达尔济管带赴军台大路择要驻扎，探踪进剿，即著定安迅饬该总

管即统前项马队折回，听候文盛调遣。文盛当先行督饬八旗及军台兵弁加意巡防，毋令匪踪再行突窜。杜嘎尔前已有旨令回本任，现在如已病痊，即著带兵前往将此股贼匪尽数剿灭，以靖地方。定安接文盛来咨即能筹画饷干器械，拨队赴援，尚属不分畛域。以后达尔济所带官兵需用饷项，准文盛于军需项下撙节动用。察哈尔地方辽阔，东与直隶张独多三厅接壤，张家口尤为紧要之区，著曾国藩饬令地方文武认真巡缉，毋稍大意。山西之丰、宁、归化三厅亦与察哈尔相接，并著定安、李宗羲一体防范。贼匪既由北窜，并有“库伦丰富，可去抢夺”之说，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务当随时侦探，倘有贼踪窜近，即行就地扑灭，毋留余孽。据拿获被胁民人王六娃子所供，是贼股系由甘肃甘州窜出，沿边北窜，滋扰蒙古游牧，贼数虽不甚多，而行踪飘忽，亟须及早歼除，免致勾结滋蔓。王六娃子既非甘心从逆，即著文盛按站解回原籍管束。又据福济等奏扎萨克阿毕尔米特旗突有大股贼匪焚掠招庙等语。该旗南接归绥，著定安饬属严密堵扼，毋任匪徒混入。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福济、荣全奏蒙旗被贼滋扰，现筹防守等语。据称扎萨克阿毕尔米特旗下突有大股贼匪焚掠招庙，欲取孽生官厂，图扰各游牧地方。该处为新疆往来通衢台站，设有梗阻，关系非轻。福济等已由邻境各旗调兵接应，著即饬令迅速派拨蒙兵会合进剿，务将此股及早扑灭，以免蔓延，并饬令该扎萨克联络各旗力筹战守，不可轻率迁移，致贼匪益无顾忌。本日复据文盛奏三月初间，察哈尔军台库克额尔济地方突有马贼数百人窜扰，据拿获被胁民人供称此股系属回民，由甘州草地沿边北窜，欲往库伦等语。近来甘肃回匪因大兵进剿分党由草地北窜，股数不一。阿毕尔米特旗之匪究由何处窜来？是否亦系回民？人数约有若干？著福济等查明具奏。边外地势辽阔，匪踪

往来无定，福济等务当饬属勤加侦探，妥筹防范，毋稍大意。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0 6—9页）

同治九年四月庚子（1870.5.4）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马队击贼连获胜仗情形一折。回匪被毅军击败后窜入蒙古草地，复与另股乌合肆行东犯，经达尔济督率马队迎头截击，连战皆捷。所有此次打仗出力各员，准其择尤汇保以示鼓励。昨据文盛奏察哈尔军台被贼窜扰，已咨调达尔济管带马队五百名择要驻扎，探踪进剿。现在达尔济受伤既不甚重，即著定安一面饬令赶紧调治，仍懔遵前旨迅饬该总管带队折回，听候文盛调遣。贼氛既距包头甚近，该将军当檄饬在防文武严密堵御。达尔济回察哈尔后，应以何营填扎，并著妥筹布置，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0 9—10页）

同治九年四月丙午（1870.5.10）

又谕：李宗羲奏毅军击剿续来回匪获胜一折。逆回窜扰草地被官军击败后，复有后股贼匪马玉芝率众来援，经蒋东才带队追剿，斩杀甚多，并将马玉芝击毙，现在榆境边内外已无贼踪。著定安、李宗羲咨会宋庆随时侦探，饬令在防各军加意严防，如有败匪窜入，即行尽力兜剿，悉数歼除，毋稍松懈。库伦至察哈尔一带贼匪窜扰，著定安懔遵叠次谕旨迅拨兵勇会剿，并查明匪自何来，被扰处所距绥城道路若干，迅速奏闻。包镇至石嘴、磴口以迄宁夏一带近日有无匪踪窜及，粮运是否疏通，亦著随时具奏。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0 17—18页）

同治九年四月丁未（1870.5.11）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中卫防军叠次剿贼获胜一折。炭山等

处窜匪经黄金山击退后，复有河州回逆窜至北沙窝一带，又经该总兵沿途追杀，余逆由沙坡根渡河逃窜。即著金顺饬令中卫地方文武实力防守，不可再令贼踪窜入，并饬黄金山随时侦探，如有股匪滋扰即行带队击剿，尽歼逆氛。王家疃回匪乞抚后缴出马匹器械甚少，该匪心怀疑惧，亟应加意防维，并著金顺与张曜随时酌商，相机办理。如该匪真心投诚，不妨予以自新，倘因官军围剿甚急故作缓兵之计，即当乘机进剿，不可堕其奸谋。宁夏至磴口、石觜一带近日有无贼踪窜及，粮运是否疏通，并著随时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0 19—20页）

同治九年四月壬子（1870.5.16）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袁保恒遣员赴皖招募马步各勇，谕令英翰等就地撤遣。兹据英翰奏称袁保恒所派招勇委员此时计抵豫境，已咨明李鹤年遵照截止；惟金运昌于本年二月间派委都司陶正先等来皖招募精壮千人赴陕以补缺额，原不在袁保恒新募之列，现经皖省募齐，押运军火西上，请仍饬河南、陕西于该军过境时一体照料等语。刻下金积堡一带战事方殷，金运昌需兵甚亟，自应招集新勇以补缺乏。所有此项勇丁行过河南、陕西各境时，著李鹤年、蒋志章檄饬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催令迅速前行，毋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1 1—2页）

同治九年四月癸丑（1870.5.1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截剿甘南逆回暨分剿河狄回股获胜，左宗棠奏湘皖两军攻破贼垒并截剿自陕回窜逆回叠胜及节次剿办客、土逆回情形各折片。甘南徽、两等处窜回经汤聘珍各军先后击毙，而贼之前队窜至宁州又经魏光焘等追击，擒斩甚多。陕回禹得彦仍由盐茶厅一带窜走。其西窜

之崔三一股由陇州窜张家川后，复由秦安北窜至庄浪、隆德之间，左宗棠已调徐文秀等率队追剿。惟现在各路回股每于陕甘交界处所东奔西窜，牵掣官军，而甘之河、狄尤为逆众逋逃之薮，左宗棠、穆图善务当檄饬甘陕各军分投剿洗，迅将禹得彦、崔三各逆设法歼除以孤贼势。金积堡踞回叠经官军痛剿，势甚穷蹙，二月二十日后刘锦棠等军又将山水沟贼垒三座暨王银栅贼垒攻破，马化漋复设词乞抚。该逆诡谲异常，现当围困粮尽，正可乘机计取。著左宗棠即饬刘锦棠等斟酌情形妥筹剿办，毋为该逆所给。马阿浑等股因为陕军剿败回窜甘境，魏光焘等于打家河、毛渠井等处痛加剿击，所剩逆党无多，仍著左宗棠分饬魏光焘等跟踪追剿，迅速殄除，毋任该逆苟延残喘。固原、盐茶及环、庆各处客、土回匪节经周绍濂等剿击，实足大挫凶锋，惟该处山谷盘互，回民种类亦繁，左宗棠务饬在事文武时加搜缉，剿抚兼施，毋任匪徒乘机煽惑，以消隐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1 2—3页）

予甘肃金积堡阵亡参将陈思忠、都司阮金春、守备沈玉成、把总朱泗才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打家河等处阵亡守备张连捷、千总宋益成、曾得顺、外委宋大胜祭葬、世职加等。

（卷281 3—4页）

同治九年四月甲寅（1870.5.18）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蒋志章奏剿败窜陕回股、腹地仍复安谧并榆林、安边等处剿贼情形各折片。崔、禹逆股窜扰陕境，经各军分投追剿，连战皆捷，现在崔逆西奔，禹逆东窜，败残之贼所余无几，凤、西、同、乾、鄜境内已无贼踪。惟崔、禹两逆带伤逸去，并未就擒，其伙党各图溃散之说亦不足

凭，且刘典曾报陕境腹地肃清，乃未几而崔、禹等逆旋即窜入，几至蔓延，所谓肃清者安在？该督抚等务当严密布置，檄饬各将领认真防剿，并将该逆首设法殄除，毋任匪踪再行阑入。此次该督等奏保出力各员，朝廷姑如所请，藉以鼓励军心。嗣后叙功奖劳务求允当，毋得率行奏请，以昭核实。安边堡回股已退回金积老巢，仍著蒋志章饬令刘厚基等督率各营随时防范，以期周密，并著左宗棠妥筹兼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县头镇等处击剿窜回获胜，赏总兵官黄本富、副将胡义和、王守基、游击姚发义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参将黄万升祭葬、世职加等。

（卷281 4—5页）

同治九年四月丁巳（1870.5.21）

谕军机大臣等：曾璧光奏黔省军务紧迫、粮饷两空、现在筹办情形一折。黔省苗、教各匪虽经川、楚、黔各军分路防剿，而贼众兵单，总未大张挞伐。曾璧光现令总兵李荣春、毛际惠等分由安顺、水城募练前进，剿洗土匪，即赴兴普合攻回巢；其大定属之桀匪、滥练、遵义属之漏网余匪，即饬马宗骏、蹇阒等会同府县各官认真搜剿，并力保开修等县以顾饷道，派兵驻扎定广以遏贼氛，所筹均尚周密。即著该抚督饬在事员弁实力防剿，毋稍玩误。独山、荔波等州县界连粤西，自都匀失后定广贼炽，省军鞭长莫及，援助为难。曾璧光请饬广西各军由独荔一带扫荡而前，亦是正办。惟冯子材督兵剿办越南匪徒尚未蔵事，能否分兵援黔之处，著苏凤文、冯子材酌度情形妥筹办理。遵义教案叠经寄谕曾璧光迅速办结，乃该抚并不妥为筹办，辄将李鸿章派出之道员余思枢派赴贵定办理军务，殊属延玩。现在法国在京公使日以黔省教案未结向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哓哓催问，多方要挟，若不赶紧竣事，必至枝节横生。著曾璧光迅饬余思枢克日驰赴遵义，会同黔省人员将教民一案办结，不得再涉迁延。其贵定、羊场等处即著责成提督刘士奇统筹防剿，不准藉词托病，贻误戎机。崇实、吴棠、刘岷当督饬川、楚各军将黔省苗匪痛加剿办，毋稍懈弛。贵州地瘠民贫，用兵日久，粮饷两空，困苦情形实深廑系。著崇实、吴棠、刘岷按照户部奏定协黔饷数按月源源解济，以拯饥军，并著户部查明应解黔饷省分飞速咨催，一面另筹有著之款奏明动拨，解赴黔省，俾士马饱腾，早收廓清之效。曾璧光请将黔省各局收捐正印五项指省分发展限，著准其再展一年，仍照部议编号汇咨，以免混淆而昭慎重。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四川官军克复云南鲁甸厅城，生擒首逆李本忠，赏总兵官耿得胜、副将刘宇德、刘万春、游击衔有贵巴图鲁名号，守备刘玉兴等花翎，千总侯遇春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281 7—9页）

同治九年四月壬戌（1870.5.26）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派兵援剿窜匪并筹办水路转运粮石、请派署副都统各折片。军台窜匪滋扰，现经定安派达尔济带兵助剿，并调防河西缠金等处，即著文盛饬令达尔济会同察哈尔官兵务将窜匪悉数歼除，毋留余孽。并饬富勒珲、贡果尔严防河西缠金一带，如遇河西有警，即令刘景芳带领马队渡河迎击，并饬沿河步队会合协剿以壮声威。近日察哈尔军台是否敉静，匪踪窜往何处，著文盛随时确探奏闻。归绥至宁夏一带陆运维艰，著照所请督率圄英转饬萨拉齐、托克托城两厅赶造船一百只试行运解。其各路驼只解到，并由陆路转运，以速补迟，毋稍稍有延误。富勒珲现在带兵出防，所有归化城副都统

印务即著定安暂行兼署。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寻文盛奏：现在贼向西窜，军台境内并无匪踪，仍前敉静。报闻。

又谕：文麟、景廉奏接到李宗羲咨称，山西应解哈密饷银六万两无款可筹，欲俟晋省撤防后再行筹拨，仍请饬催迅速拨解等语。哈密地方兵燹之后异常痛苦，现在军务未竣，防兵需饷甚为急迫，著李宗羲即饬藩司无论何款先其所急，迅将前项银六万两如数拨交委员奎禧等赶紧解回哈密，以济要需。文麟等另片奏营中应需制造帐房、旗帜、号衣、军火、布匹、钢铁及纸札、食用等物，委员赴内地采办，经过地方需用驼只，请饬添派转运等语。著定安、文盛于该委员等采办前项各物过境时，饬令台站添派驼只迅速运解，俟行抵乌里雅苏台，该委员于照例支领驼脚外如尚应需驼只，即著福济饬属代为添雇俾资转运。其脚价银两由文麟等自行发给，核实报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1 13—15页）

同治九年四月癸亥（1870.5.27）

云贵总督刘岳昭奏提督马如龙进攻新兴，临阵受伤。得旨：马如龙督剿受伤，实属奋勇可嘉。现在伤痕是否平复？殊深廑系。

予云南新兴阵亡总兵官田仲兴祭葬、世职加等。

（卷281 15—16页）

同治九年四月甲子（1870.5.28）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剿回获胜、悍酋伏诛、现在筹办情形一折。本月初间王家疃回逆由牛头山窜过河西滋扰渠工，经金顺等督兵在黄渠口截剿获胜，阵斩逆酋梅照清，复将乘夜逃出之王得等逆擒获正法。即著金顺会同张曜一面拔派重兵镇摄，一面疏通粮路，护修渠工，并将后套之粮设法运赴宁郡俾资屯

积。惟该处东北一带回寨时图出扰，金顺等务当分兵防剿，庶粮运不至阻梗，并饬令提督刘廷一军暂扎石、磴一带筹办兵食，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1 16页）

调察哈尔牧群马百匹，解赴署宁夏将军金顺军营备用。

（卷281 17页）

同治九年四月乙丑（1870.5.29）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酌派劲旅分道赴陕并即督队前进一折。据称周盛传等军已由周口拔队进赴潼关，郭松林所部步队亦抵樊城，该督拟带亲兵马步先由南阳、陕州大路入关，驻候队伍到齐再行择要进扎，并派员扼守秦楚边防，兼护后路饷运各情，所筹均属周妥。现在窜陕回股虽经甘陕各军剿败，而崔、禹等逆尚未歼除，甘省金积堡围攻正急，河州、狄道贼巢林立，秦陇毗连处所甚多，防不胜防，陕北延、榆、绥一带土匪、溃勇又复出没靡常，李鸿章务当统率援师星驰前往。其郭松林一军，并著檄令赶紧催齐，克期继进，毋稍迟延。至入关后应如何择要扼扎，并将北山土匪、溃勇搜剿净尽，及筹办粮运，屯垦兼营之处，即著该督与蒋志章悉心筹商，次第举办，用纾廑系。贵州遵义教案日久未结，殊难折服远人之心，该督当懔遵二十五日谕旨，迅饬余思枢会同黔省官员妥速讯结，以弭衅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81 18—19页）

同治九年五月壬申（1870.6.5）

谕军机大臣等：蒋志章奏筹办北山情形、拟咨商李鸿章拨兵进扎预遏回逆纷窜一折。陕省北山一带地旷人稀，溃勇、土匪、降众、流民杂处山内，往往勾引外匪乘机窃发。现在甘省窜陕回股虽经各军击败，悉行窜出，而秦陇接壤之区自榆、绥

以迄凤、汉，毗连计二千余里，回匪之由庆、宁等处窥伺陕境者又无定踪，其溃勇、土匪每于宜川、延长、延川、安定无兵之地盘踞肆掠，内地各军防守势难遍给。蒋志章所陈“必剿而后能防，必赈而后能垦”暨咨商李鸿章酌拨劲旅择要进扎各情，均能洞中窾要。李鸿章计自襄阳起程由南阳、陕州大路入陕，著即催集各队赶紧前进，就近与蒋志章酌度情形檄饬各军于秦陇交界如定边、宁州等处择要扼扎，一面酌派劲旅由韩城之灵官庙入山节节搜捕，使贼匪无可潜藏，以清内患。如有畏罪投诚者，并随时筹办。蒋志章即将现在所办情形与李鸿章反复商榷，以期缓急合宜。至垦荒积谷，诚为安插降众、饥民之善策，然事贵实力举行，不可徒托空言。除广东粤海关欠解各饷本日已照请谕知瑞麟等迅即筹解外，该抚当督饬藩司先行筹款，派员乘大军将集、匪勇聚歼之时分赴北山各州县会同地方官核实办理，用救民生。至延、榆、绥各属应如何慎选牧令，破格奖劝，随时创惩及通省吏治应如何整顿之处，该抚务当督率司道等悉心酌核，用副厚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2 8—10页）

同治九年五月丙子（1870.6.9）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剿办南路窜踞各匪叠胜一折。宁朔、中卫交界本高山一带陕、土各回滋扰，经金顺商同张曜督队进剿，遇贼于庙山湖，各军合战，张曜复令总兵王连三等力扼西面，该逆向南奔逃，官军斩获甚多。其由峡口觅渡各匪亦经追杀净尽。马家滩贼众竟敢在分守岭地方列队抗拒，金顺等又令常福各军分路冲击，贼败入巢，各军乘胜追击，歼毙回匪二百余名，夺获器械无数，剿办尚属得手。刻下南路计可粗安，而北路渠口、通昌、通贵、马全各回堡紧滨河岸，仍著金顺会同张曜督率各军痛加剿洗，毋任陕回从中纠合，复肆蔓

延。至库伦并察哈尔军台等处前有贼匪滋扰，现贼踪虽已远飏，而边外地方辽阔，难保该逆不乘虚复来，金顺等务须审度情形分投截剿，以遏逆匪北窜之路，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2 14—15页）

同治九年五月戊寅（1870.6.1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官军荡平贼滐、截剿窜回获胜、并花、定等处剿贼情形各折片。金积堡踞匪经刘锦棠督队进攻，该逆出巢抗拒，我军分路攻击，立将贼滐平毁，其西窜大坝、分水岭、三关劫粮之贼又经我军击退。即著左宗棠饬令刘锦棠联络金顺、张曜派出各军，乘贼势穷蹙之时分投截剿，毋令他窜。花、定等处贼匪经金运昌派提督王凤鸣击剿获胜，复亲督队伍将金积堡附近贼垒攻破，并著饬令金运昌乘此声威迅速进剿，毋稍松劲。金积一贼堡耳，即云巢坚粮足，何以顿兵如许之久屡攻未下？本日据奏中路、南路均获胜仗，未知贼势若何？殊深廑系。李鸿章指日抵陕，秦陇交界处所已谕扼要分扎，该大臣惟当振刷精神，严檄刘锦棠等乘胜进攻，一面饬南路各军扫荡而西进规河、狄，使贼彼此不能相顾，迅奏肤公，毋得日久迁延，老师糜饷。至该大臣各营后路既有淮军进扎，左宗棠尤当与李鸿章和衷共济，各泯畛域之见，俾两省联为一气，庶防剿合筹，更资得力。浙江温州镇总兵方友才昨已调补处州镇总兵，据英桂奏称该员自简放温州总兵后已届四年尚未到任，方友才系左宗棠保举之员，是否在陕甘军营剿贼？即著左宗棠查明。如现在该员并不带兵，即著饬赴处州镇总兵新任以重职守。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金积堡等处截剿窜匪获胜，予提督王凤鸣议叙，赏守备何全忠游击衔花翎，予阵亡参将张兆孟、游击成福桢、都

司李兴浚、千总蒋洪顺，把总艾得胜等祭葬、世职。

（卷282 16—17页）

同治九年五月己卯（1870.6.12）

谕军机大臣等：刘岷奏援黔官军攻拔新城、现约川军会剿一折。席宝田一军自攻克施洞口等处逆巢后，先将凉伞屯攻破，乘势直薄新城，贼众奔溃，立将新城克复，各路援贼叠被官军击败，并焚毁瓮板等处贼垒，萧荣荄亦督军叠破苗寨多处，剿办尚为得手。席宝田现已约会川军会师岩门，合力夹击，即著崇实、吴棠饬令道员唐炯迅督所部由滥桥前进，与席宝田各军声势联络，并著刘岷檄令席宝田克期会同进剿，扫荡清江北岸，以次规取台拱，毋稍松劲。前据刘岷禀称军须由重安江下击，肃清施黄，又据崇实等奏攻克黄飘、白保，已约楚军会击瓮谷笼、岩门司等处。现在新城既克，川楚两军声气渐通，正当乘此声威通力合作，不得彼此观望迁延致失机会。曾璧光亦当就黔省兵力会合川楚各军迅速剿办，尽殄苗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2 17—18页）

同治九年五月辛巳（1870.6.14）

又谕：李宗羲奏毅军在蒙境剿贼获胜一折。回目于得沅带领贼众由金积堡窜出，在察汉淖尔盘踞，提督蒋东才督军进剿，行抵胡鲁苏庙生擒贼匪多名，旋至窝尔兔沟，该逆列队拒战，游击黄义之等首先冲击，贼马四路围裹，蒋东才将贼击败，沿途擒斩甚多；该逆复来袭营，官军乘胜掩杀，山拗伏贼与前股败逆出拒，经炮队将其贼首轰毙，贼众溃逃，又经各营追杀，步贼尽被歼除，所余马贼向西南狂奔，受伤亦已过半。现在五胜旗内据报已无贼踪，蒋东才亦撤回神木，惟逆首于得沅尚无实在下落。此股贼匪既属凶悍异常，难保不勾合各路回

匪复图窜扰，仍著李宗羲迅咨宋庆檄饬蒋东才等勤加侦探，并于沿边处所预筹防范，如有匪踪窜近，即行相机截剿，毋稍疏虞。前据定安奏乌绅境尚有回匪滋扰，该将军务饬扎那噶尔第等侦明贼踪分投堵击，一面咨令宋庆与各军联络声势，妥筹布置，以遏寇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3 3—4页）

同治九年五月甲申（1870.6.17）

以陕西剿办回匪、土匪，全境肃清出力，赏道员文堉等花翎，知县李宗绪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83 8页）

同治九年五月己丑（1870.6.22）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东路剿办得手、回股西窜、请饬左宗棠分兵夹击、并请转饬甘凉各厅县按月摊派军粮、及筹款采买粮石、复自陈病情各折片。据称甘凉一带尚系完善之区，为省粮所自出，现在东路大兵剿办得手，回股逐渐西趋，若由南北两路窜扰口外，安、敦、玉防兵极单，西路甚属可虑，请饬左宗棠先拨二三十营派员统领西上，将河西南北两路各要隘分布堵扼；其抚彝、高台应运省城仓斗粮四千石业经全数截留，而士卒三千余众日食浩繁，请饬左宗棠檄饬甘凉各厅县按月摊派供支，抑或筹拨饷项转饬采买粮石以济军食；西路情形紧急，该提督伤病举发，并请饬迅速分兵以资夹击等语。成禄所部现计仅有八营，而南北山口太多，势将顾此失彼。东路得手以后，零星回股已有偷窜河北者，该军月饷又因道路梗塞，各省拨解无期，士卒日形苦累，所奏亦系实情。左宗棠驻军甘境，西路自应兼顾。刻下回股逐渐渡河，该大臣务当揆度情形拨军西上，与成禄一军联络声势，将南北两路要隘严密设防，并相机分兵夹击，以保甘凉门户。其甘凉各厅县能否摊派该军口粮

及筹款购粮俾资接济之处，并著随时斟酌办理。至成禄应否撤回，或酌留该大臣军营，及所部勇丁应撤应留，仍著懔遵叠次谕旨核议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奏军营需饷甚亟，请饬四川迅解协饷等语。四川应解成禄军营协饷连年积欠至四十二万两之多，现在该军营需饷甚殷，自应赶紧筹拨以资应用。著吴棠迅即先行筹措银一二十万两，发交成禄派来委员胡飞鹏承领解运，毋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3 10—11页）

同治九年五月庚寅（1870.6.23）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各营剿贼获胜情形一折。甘肃永昌县境突有窜匪肆扰，经总兵王仁和派队往剿贼始败遁。其窜扰中卫地方贼股，亦经总兵黄金山叠次击败，擒斩甚多。副都统善山保等复在金县、平番境内剿贼获胜。此次附省各营遇贼即击，尚属奋勇。惟贼股未尽殄灭，难保不去而复来。仍著穆图善分饬各营随时加意侦探，认真堵击，毋稍疏懈。永昌、中卫、金县、平番等处既有匪徒四出滋扰，省城根本重地尤须加意防维，穆图善当就现有兵力分投防剿，毋任贼势蔓延。左宗棠虽尚驻平凉，亦当妥筹兼顾，不得稍存膜视。本日据豫师奏部拨西宁专款每月银二万数千两，请饬西征粮台垫解足数等语。豫师现在募勇五营，需饷甚殷，部拨各省月协西宁专款共银二万数千两本归西征粮台转解，著左宗棠行知袁保恒按月照数转解西宁。如各省协款未能按期如数解到，即著袁保恒先行设法筹解足数以应急需，毋许推诿。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豫师奏筹募平番等处勇丁并接左宗棠咨招募巴扎等处团民酌办情形各折片。西宁窜贼麇聚，且有窥伺碾伯之意，

陕、河各逆有图攻威远堡为马化漼徒巢之计，亟应迅筹援剿。豫师现拟俟拨款到日即派游击张鸿发等前往平番一带募练成军，著即饬令该员等认真选择，总须一兵得一兵之用，不得滥行开募，徒糜饷项。碉伯等处团堡向尚得力，并著督饬该处文武竭力整顿，藉资保卫。左宗棠拟募巴扎等处团勇助剿，豫师以该处窜匪充斥，各团正在堵御，碍难招募，著即酌度情形，咨商左宗棠妥筹办理。此时豫师所募新勇尚未成军，左宗棠又无可拨之兵，著豫师飞饬穆图善所拨唐有彦三营先行驰赴防所力筹保护，仍一面赶募新军协同堵剿，毋稍疏虞。西宁地方凋敝，别无可筹之款，所有指拨西宁月饷，著户部行知各该督抚务须照数源源筹解，不得稍有延欠。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3 13—15页）

予甘肃花马池阵亡把总张护清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小盒峪阵亡防御满达哩、佐领讷恩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宁夏殉难佐领达杭额祭葬、世职加等。

（卷283 16页）

同治九年五月癸巳（1870.6.26）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景廉奏妥逆遣贼赴肃、沿途抢劫、叠经弁勇民勇击败并抄录伪文呈览一折。乌鲁木齐逆首妥得璘遣马贼由南湖沿边潜赴肃州，沿途劫抢，统领魏忠义率领弁勇由石槽折回小西梁追至大圪塔迤东，夺回抢去商驼等物，该逆复由此山窜至玉门县之黄花营肆行抢掠，亦经该处民勇户民击败。仍著文麟、景廉督饬兵勇勤加训练，随时严为防范，一面激励各处民勇协同守御，毋任该逆乘虚肆扰，以靖地方。安西、玉门等处台站时有抢夺公文案件，亦属不成事体，并著该

大臣等咨会安肃道饬属随时查究，毋稍遗失。至肃州、甘州、西宁、萨拉、固原、河州、花寺、泰子寺、碾伯、米拉沟等处回众纷繁，妥得璘、索焕漳时以伪札勾令出关，难保不乘机蠢动，即著左宗棠、穆图善分饬各路带兵将弁时加侦探，如遇有匪踪窜至，即行剿捕净尽，以断贼援。关外地方辽阔，回逆诡谲异常，文麟等当懔遵叠次谕旨力筹保卫，不可稍涉大意。肃州收复未久，人情易滋浮惑，成禄亦当檄饬该处防守文武加意巡防，毋令妥得璘等从中勾结，别生事端。苏海麟等自求办抚本不足恃，现据伪文内有札付苏海麟等语，可见逆酋并无向顺之心。该提督仍当与文麟等妥筹防剿，毋为该逆所给。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3 20—22页）

同治九年五月甲午（1870.6.2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宁夏回情并筹办剿抚机宜、绘图呈览一折。据称回匪乞抚应予限呈缴马械，一律平毁寨垒，仍以兵力镇压，惟官军缺粮，须运道疏通再图进剿等语。现在军务既不难于剿贼而难于筹粮，即著金顺会同张曜趁此石、磴一带并无贼踪，将军食军械源源运解，毋令稍有缺乏，一面联络河东各军迅筹进剿之策，将凶悍回匪悉数歼除。仍当加意防范，毋以该逆暂时乞抚为可恃，稍涉疏懈，致为所乘。图留览。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3 22页）

同治九年六月丙申（1870.6.29）

又谕：定安奏酌拟变通转运章程一折。据称甘省宁灵至晋之归绥一带本非官塘驿路，自陕北回踪窜扰花、定，道路梗塞，湘、卓等营及金顺、张曜、成禄各军营转运粮石军火皆改由归绥，和、归、萨三厅差务络绎，近复添运灵州各营军饷，

而萨拉齐一厅远无接替，不能不借用上站，以致归、萨车驼均多去而不返；所经蒙古地面系乌喇特三公旗游牧，该蒙古情形困苦，即使勉设台站，亦难持久；拟在包头以西至沙金托海一带分局接替，晋省西路内地各州县及边外和、归两厅仍循刘典现定章程办理；萨拉齐应送饷银军火止令送至台梁，自台梁以西则由山西、陕西、甘肃设局接替；山西总局设于台梁边外之丰镇，宁远尚可令其协济；陕西总局设于缠金，甘肃总局设于磴口，蝉联接运；宁夏、灵州运解各件，均照陕北现办章程；如与陕甘军务无涉者，不得滥用；各营押运员弁如有需索骚扰情事，即由各总局查办等语。所奏系为疏通转运起见。陕甘各路军营每以粮运艰滞为虑，边内边外等处地方叠遭贼匪蹂躏，苦累不堪，自应变通办理。著左宗棠、李鸿章、李宗羲、蒋志章按照定安所陈各节斟酌情形悉心筹办，以期军无乏食，而使各处地方不至日形扰累。宁、灵等处转运军饷事同一律，俟议定后，即由定安、李宗羲知照金顺等办理。至乌喇特三公旗地亩既可令蒙古佃种，即著定安等于各总局设立时分饬该委员等劝谕居民赶兴耕作，以裕足食之源。乌喇特等旗现经设立台站，定安当预筹经费，暂令各该旗照章供应，一俟各路运道通行，再为停撤。其山西局应支各项向由陕省领款归还，著定安咨明李宗羲督饬该藩司于设局之初先行筹款垫解以资接济。定安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4 2—4页）

同治九年六月壬寅（1870.7.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分防各营剿贼获胜并调兵剿办窜匪一折。陕西贼匪自金积堡击败后，复勾结河、狄股匪分途窜扰，经穆图善饬令西路各军迎头截击，立将柳林湖等处窜匪击败。其驻扎阿干镇及安定各军亦先后剿贼获胜。惟碾伯县

及威远营堡尚有陕回窜越，并勾结本地回匪肆行滋扰，穆图善现调怀义军分队援剿。即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王仁和等乘胜追剿，将西路败匪悉数歼除，檄令周维翔等严防阿干镇及安定一带，并饬唐有彦迅带马步各队驰赴碾伯，先解威远堡之围，务将碾伯等处窜匪歼除净尽，一面严防本地土回，毋令再行勾通外匪扰累地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4 7—8页）

又谕：张廷岳奏撤兵回库、邻盟尚有匪警暨严防贼匪窜扰各折片。前据福济等奏股匪由原路窜回，军台静谧，又据文盛奏贼匪向西回窜，军台所属境内现无贼踪。兹览张廷岳所奏，赛因诺颜部落官兵与贼接仗败溃，贼即折回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庙内，乌里雅苏台差探亦在沙尔噶勒珠特台亲见，并据扎萨克图汗部落呈报，贼有于六月间窜扰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庙后图犯库伦之语，与福济、文盛等奏报不符。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再行确切侦探，固不可掉以轻心，亦不可听传闻无据之言转致人心惶惑。张廷岳现已带兵回库，酌留图谢图汗部落官兵防守额尔德尼等处，并筹办清野之法，布置尚妥。即著会同阿尔塔什达认真防范，总当持以镇静，不得过事张惶。至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庙宇如何被陷，应如何拨兵防剿之处，著福济、营(荣)全迅速查明，妥为办理。文盛亦当派委妥员随时探明，互相知照，庶彼此声息相通，免致贼匪乘隙窜扰。至赛因诺颜部落现在究竟有无贼踪，并著查明迅速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4 8—9页）

以甘肃马队官兵剿办西路窜匪出力，赏骁骑校常兴佐领衔花翎，委骁骑校庆祥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84 10页）

同治九年六月癸卯（1870.7.6）

以四川官军援剿陕西、甘肃回匪出力，赏都司何世林等花翎，把总潘作云等蓝翎，副将朱连升等加衔、升叙有差。

（卷284 12页）

同治九年六月丁未（1870.7.10）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克复威远厅城、南路肃清一折。云南普洱府属之威远厅久为逆首马标窃踞，屡攻未下，经刘岳昭、英毓英饬令迤南各军会同土练分路进攻，力战年余，始将厅城克复。其田四滥一股在四叠崖一带恃险抗拒，亦经官军破其巢穴，生擒逆首田四滥正法，南路肃清。惟马标一犯现尚在逃未获，仍著该督等严饬所属密速查拿惩办，毋任漏网。田四滥余党并著妥为解散安插，免致滋生事端。威远为大理后路，与迤西声息相通，该处贼股业已歼除，地方安谧，正可乘此声势分路进规迤西，使杜逆腹背受敌，攻剿更易得手。即著该督等相机筹办，以期早日荡平。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4 14—15页）

以云南克复镇沅厅城暨南丘盐井出力，予千总陶升庭以守备用并赏花翎，州同周文佐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克复云南威远厅城，赏知府广润等花翎，把总刘楹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云骑尉陈国宾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肃州合门殉难故乌鲁木齐提督文祺母佟佳氏、叔母特尔欣氏暨妻妾子女等分别旌恤如例。

（卷284 16页）

同治九年六月己酉（1870.7.12）

又谕：据宋晋奏江南设立长江水师原以控扼海口，巡逻江

面，近闻水师远逊于前，营制渐形疏懈，并有不法水勇假巡逻为抢劫，江面盗案屡出，行旅戒严，地方官不敢捕拿；恐日久肆行，转致贻害，请饬彭玉麟前往整理等语。长江水师紧要，岂容日久懈生？现在各海口岸及沿江地方尤不可稍弛防范，使宵小从而生心。著马新贻、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刘坤一、郭柏荫、刘崐按照曾国藩所定章程会同黄翼升时加整顿，务使士卒骁壮，号令严明，并一面檄饬各该地方官遇有水勇抢劫案件即行捕拿究办，不准互相容隐，扰害商民。黄翼升系专辖水师之员，责无旁贷，所有长江应办事宜，务须与沿江各督、抚和衷商榷，恪守成规。其营弁兵勇尤当随时稽查，更番训练，必得声威联络，远近慑服，方为不负委任。至水师创立规制系彭玉麟与曾国藩等筹画而成，该侍郎计已病痊，刘崐接奉此旨后即著催令该侍郎迅速起程，前赴江南等省会同马新贻等实心整理，力除废弛情形，以资控制。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284 18—19页）

同治九年六月庚戌（1870.7.13）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截剿陕省回窜贼匪详细情形，左宗棠奏截剿陈林股匪各一折。陕回禹得彦、崔三等股叠经官军击败，漏逸无多，傅先宗等复击贼于巩昌等属，伏羌、宁远、礼县一带均已肃清，正宜乘此声威节节扫荡。著左宗棠饬令南路各军迅由渭源进剿以规河、狄，毋稍迁延。峡口要隘为贼所踞，尤当迅饬雷正绾等力图攻拔，以夺金积之势。其陈林一股窜扰花、定一带，经金运昌、刘锦棠各军击败，陈逆受伤而遁。现在陕回叠经受创，金积贼势渐孤，左宗棠务当饬令刘锦棠等稳慎进取，力拔坚巢。该逆被围紧急，难保不遣党四出图扰后路，并著严饬环、庆等处防军会合陕北各军严密布置，遇贼即击，毋稍疏懈。省城附近及西路一带时有匪踪

窜扰，著穆图善随时酌量情形力筹防剿，左宗棠亦当妥筹兼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擅离职守，革甘肃总兵官陶生林职并逮问。

以甘肃灵州等处截剿回匪获胜，赏总兵官熊道滨一品封典，周显明、李必福、裴思朝、田连考、副将朱镇明、游击李夺魁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游击黄俊杰等十四员祭葬、世职。

予甘肃安边阵亡总兵江登云、千总孙九龄祭葬、世职。

（卷284 19—21页）

同治九年六月癸丑（1870.7.16）

谕军机大臣等：据定安奏鄂托克、乌绅两旗境内均有马步回匪窜扰，经乌绅旗管带官赤楼多尔济督队击败，旋在白兴扫毙贼甚多，余匪逃至托霍里木庙，东来贼匪与之合股盘踞，赤楼多尔济以力战阵亡；该逆遂分股向正北、东南窜扰，复经官兵于托诺图西里地方败之，追杀余匪并夺获什物无算，参领拉什扎木苏等亦即战殁；现在逆股四散，拟令巴图那逊管带各营以资追剿等语。此次回踪纷窜，虽经蒙兵连番击退，而余匪逃逸尚多。边外地方辽阔，亟应厚集兵力遏贼东趋。即著定安严饬巴图那逊督率乌绅旗托霍尼图官兵，视贼所向相机追击，并一面檄令巴达尔琥随时侦探，力筹防剿，不可稍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5 2—3页）

同治九年六月乙卯（1870.7.18）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荣全奏窜匪复扰台站、筹办防剿事宜一折。据称推河迤西额尔德尼呼图克图招等处又有窜匪五六百人持械抢掠，哈尔尼敦防堵蒙兵溃散，贼匪向西窜回，与张廷岳前奏大略相同。沙尔胡录苏地方亦有贼股滋扰，并有“仍入

喀尔喀抢劫招庙商人，扑犯乌城”之说。边外道途寥阔，处处可通，若不赶将窜匪剿除，必至蔓延为患。福济等现已酌拨兵勇赴台防堵，并咨绥远城察哈尔拨队会剿，即著定安迅派马队五百名，酌给军装口粮前赴哈尔尼敦一带堵御。其由绥撤回现扎赛尔乌苏马队五百名，著文盛派令驰赴哈尔尼敦一同防剿。福济等所调满、绿营、索伦官兵，著即赶催到齐，会同前项马队并力兜剿，务绝根株。惟贼踪飘忽，难保不此剿彼窜，军台一带各宜加意侦探，认真防范。著定安、福济、荣全、文盛、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探明确踪，随时互相知照，免致贼匪伺隙奔突。福济前请拨军需银两，当令察哈尔拨银二万两，并令张廷岳等酌量库伦情形亦匀拨饷银二万两，此外尚有新疆协饷银两，著户部分别咨催，迅解乌里雅苏台交福济等应用，以资接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5 4—6页）

同治九年六月辛酉（1870.7.24）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剿贼获胜、威远堡解围一折。回逆围攻威远堡，经唐有彦带队在花园寺等处迎击，该逆溃遁，立解堡围。镇番县属沙窝地方复有贼匪围攻民堡，并有马贼直抵镇番城下窥伺，亦经韩廷芝等击退。其古浪县属之王家庄等处贼匪叠经常明等击剿，连获胜仗，毙贼甚多，剿办尚属奋勇。惟威远堡一股勾结陕回尚踞白马寺一带，而镇番及秦旺川各隘零星股匪仍恐出没无常，阻我粮运，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各军将白马寺等处踞逆相机痛剿，并将零星各股就地扫荡，毋使粮路再有梗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5 14—15页）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姚州城池、擒斩首逆、

余贼歼除净尽一折。姚州首逆马金保、蓝平溃等皆与杜逆同时构乱、著名凶悍之贼，此次官军力拔坚城，擒斩逆首，从此杜逆党与渐孤，进剿当易得手。著刘岳昭、岑毓英督饬李维述一军迅拔镇南州城，即与杨玉科等军相机分路前进，以期早日蔵功。另片奏澄江、竹园剿贼获胜等语。澄江贼匪经岑毓英督率各军于龙潭校场、萝卜村及西山村一带攻破贼营、贼碉数十座，阵斩贼首多名，其竹园贼匪亦经总兵张保和等督军进攻，连破贼碉二百余处，歼贼二千余名，东西两山夷寨望风归顺，竹园下坝地方均已肃清。仍著岑毓英严饬各军乘胜攻剿，迅克澄江郡城，并将竹园上坝贼巢一律扫荡以靖边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云南姚州城，擒获首逆，赏游击段瑞梅、徐联魁巴图鲁名号，都司蒋宗汉等花翎，州同朱锡熙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都司唐文华等十二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85 16—18页）

同治九年七月丙寅（1870.7.29）

谕军机大臣等：豫师奏威远堡解围、现筹募勇进剿并请饬催俸饷一折。据奏威远堡解围情形，与左宗棠等前奏大略相同。豫师现派参将李春海等先赴平番募勇，惟左宗棠借发饷银尚未解到，豫师拟俟军装配齐即行出省。著左宗棠将先后借发西宁饷银四万两迅速解交豫师应用。并著豫师饬令李春海等赶将勇丁募齐，选练成军，即日统率西上，会同唐有彦等军相机堵剿，将白马寺等处贼匪悉数歼除，毋得迁延。番兵剿贼得力，豫师拟酌调蒙番各部助剿，据称该王公俸饷及番子酬赏经费久未发给，山西奉拨该蒙古俸饷等银亟应迅筹接济，著李宗羲严饬藩司将该省奉拨蒙古王公俸饷并剿抚经费银共十二万五百两迅速如数筹拨，解交豫师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

知之。

（卷286 2—3页）

同治九年七月戊辰（1870.7.31）

以陕西葭州等处叠剿回匪出力，予提督宋庆等优叙，赏参将张洪业、宋学礼、周云龙二品封典；参将王绍烈、游击胡永清、蒋尚年、都司方勋生巴图鲁名号，知府常绶、游击袁洪业等花翎，守备张廷显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86 4—5页）

同治九年七月辛未（1870.8.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饷项支绌、请饬照数拨解协饷一折。据称晋省协济金顺军营饷项前经派员守提，惟该省截留京饷十二万两须分上下两忙征解，其另筹银十二万两尚难筹拨，现在兵丁困苦，待饷孔殷，请饬迅速拨解；其河东指拨十八万两，请仍免其匀扣各等语。金顺军营饷项奇绌，亟应源源接济，著李宗羲饬令藩司将晋省应拨金顺月饷除截留京饷十二万两外，仍按月拨银一万两，以符每月二万之数，交金顺委员领解回营，不得稍有蒂欠。其河东指拨之数，并著李宗羲饬令河东道于庚午纲起盐课内仍按月协济金顺军饷银一万五千两，每年共十八万两，无论何处奏提河东饷银均免匀扣，以清款目。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6 8—9页）

同治九年七月戊子（1870.8.20）

两江总督马新贻等奏：江苏巡抚丁日昌遵旨现赴天津，所有本年江南乡试监临，请派学政查华代办。从之。

补铸甘肃盐法兵备道、平凉府知府、盐茶同知、经历、儒学、照磨、庆阳府知府、经历、儒学、宁州、固原州等知州、儒学、平凉、华亭、隆德、合水、安化、环县等知县、儒学、镇

县原知县、皋兰县县丞、正宁县儒学各关防、印信、条记，从总督左宗棠请也。

（卷287 17页）

同治九年七月己丑（1870.8.21）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附省东西两路官兵迎剿贼匪叠获胜仗一折。陕甘回匪叠次乘虚窜扰，藉图抢掠，经协领萨英阿等先后在酸子沟、平城堡、杨家庄等处截剿获胜，毙匪多名。时秦州转解甘军饷银尚未到省，金积堡复有窜来陕贼肆行杀掠，经善山保等督队迎击，歼除殆尽，将饷银迎护到省，并将沿途窜贼、伏贼悉数斩擒，剿办尚为得手。惟此次贼匪虽经各路官军叠次歼除，难保不再乘虚扑犯，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各路统将加意严防，毋稍疏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7 20页）

同治九年七月庚寅（1870.8.22）

谕内阁：左宗棠奏收抚回众，现筹安插等语。陕甘回匪煽乱以来，叠经官军剿办歼戮甚多，朝廷轸念民生，屡谕统兵大臣但分良莠，不分汉回，原以回民同系食毛践土之人，岂无天良？其中被逼勉从不能自拔者固必不少，大兵所至期于除暴安良，断无概行诛戮之理。据左宗棠奏称该回众等久处贼巢，既苦头目之侵陵迫胁，甫离巢穴，又畏汉民之报复寻仇，因之依违其间以求苟免。此等情形实所不免。该督现拟划出荒绝地亩稍成片段者，将收抚之陕回给以籽粮，课以耕作，办理甚为妥协。著即督饬该地方官悉心经理，弹压抚绥，俾得各安生业。其甘回中如有真心悔罪自拔来归者，亦即妥筹安插，并著剀切晓谕汉回居民务各永泯猜嫌，同登衽席，用示朝廷覆帱无私至意。

（卷287 20—21页）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南路官军克复城堡，左宗棠奏北、中两路官军剿贼叠胜、现筹会攻金积老巢各一折。甘肃南路官军克复渭源、狄道城池并攻拔牟佛谛坚堡，正可乘此声势进规河州。左宗棠等以自秦州至狄道计程四百余里，中隔渭源等处一片荒芜，必须节节设防保护运道方能前进；察看河州贼势，应俟宁、灵肃清，由兰州出兵方能得手，固系持重之见。现在北路各军已将灵州一带贼寨攻破多处，军务自有起色，则进剿河州之兵此时即当妥为部署。著左宗棠、穆图善悉心商酌，以期迅扫贼氛。灵州迤西至金积堡仅存贼堡十一处，王、杨等逆伏诛，贼众无粮可掳，势已穷蹙。著左宗棠饬令刘锦棠等迅将胡家堡等处攻拔，尽歼丑类。中路官军叠克马家河湾、韦州堡等处，金积堡南路关键已为我得。左宗棠务当檄饬黄鼎会同雷正绾总统中路诸军，先将陕口要隘夺回，次第剿平金积迤西各堡寨，并与刘锦棠等约期会剿，迅克金积等坚巢以振全局，毋稍松懈。前有旨令李鸿章督兵驰赴近畿，业据该督奏报起程，并据奏称北山土匪溃勇巨股已歼，余匪不至为患，已咨商蒋志章酌派三五营分扎要隘等语。北山事宜就绪，李鸿章近已离陕，左宗棠仍当妥筹兼顾，毋令甘回折窜陕疆，又至勾结为患。左宗棠另片奏请将敖天印暂准留营等语。敖天印在南路带兵既尚得力，一时乏员接带，著准其暂行留营效力。该大臣即咨行李鹤年查照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甘肃渭源、狄道两州县城，予提督傅先宗优叙，王得胜、彭忠国议叙，擢守备何建威以游击用。

予甘肃渭源等处阵亡副将汪有余等二十二员祭葬、世职加等。

追予甘肃肃州阵亡道员恒龄建立专祠，眷属人等分别旌恤

如例，并附祀。

（卷287 23—25页）

同治九年八月丙申（1870.8.28）

又谕：马新贻奏筹防江苏省水陆大致情形一折。据称江宁扼东南形胜，为长江有事之所必争，万一洋船进犯，惟有设法御诸下游，毋令驶过焦山；若进逼金陵，则力扼下关，不令驶入内河；如登陆攻城，即于沿江扼要处所分路设伏；安徽、江西、湖北各省以镇江为入江第一门户，金陵又为上游诸省屏蔽；江皖以上戒严，莫如分兵下堵；上海为各国通商荟萃之区，不可稍涉疑忌；苏州虽切近上海，而自松江以达昆、太，港汊纵横，已密属李朝斌将外海、内洋、太湖各师船调集吴淞，以备缉海盗为名等语。所筹尚属周妥。天津之事虽经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法使再三辩论，能否即弭衅端，尚难预定，江防仍应实力筹办，以壮声援。所有金陵上游沿江一带布置情形，与英翰日前所奏大略相同。即著马新贻随时会商英翰督饬在事将士择要驻扎，力扼上游，并一面咨商黄翼升将分汛各师船归并本营排泊操练，毋令畸零散布。上海口岸紧要，务饬上海道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加意笼络，迅速办理，不得以各国现尚安堵稍掉轻心。吴淞江口及苏、松两府毗连形势，水陆要隘既经李朝斌妥为布置，著即咨令该提督将各营师船勤加操演，严密巡防，俾苏垣与上海两处各有援应，仍密属张兆栋就近稽查，毋稍疏懈。上游诸省防守，并著咨商刘坤一、李瀚章悉心筹画，遇有警信即可首尾衔接，毋为敌人所乘。此时江防筹备惟当就苏省现有兵力斟酌分拨，倘有意外之虞，总以扼住焦山为防江第一要著。添募勇丁一层自可临时筹度。该督素顾大局，务须处以镇静，弭患无形，慎勿先事张惶，致滋口实。将此由五百里

密谕知之。

（卷288 4—6页）

同治九年八月丁酉（1870.8.29）

谕内阁：魁玉奏总督猝被行刺、因伤出缺一折。据称两江总督马新贻于七月二十六日赴署右箭道校阅，事竣回署，突遇凶犯刺伤胁肋，当经随从武弁等将该犯即时拿获严讯，仅据供称系河南人，名张汶详，而行刺缘由供词闪烁；该督受伤甚重，延至次日身故等语。览奏不胜骇异。总督衙署重地竟有凶犯胆敢持刀行刺，实属情同叛逆，亟须严行讯究。即著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马新贻持躬清慎，办事公勤，由进士即用知县，历任繁剧。咸丰年间随营剿贼，叠克坚城。自简任两江总督，于地方一切事宜办理均臻妥协。方冀长承恩眷，倚畀优隆，兹因被刺遇害。披览遗章，实深悼惜。马新贻著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例赐恤并入祀贤良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伊子马毓桢著加恩赏给主事，分部行走。该督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用示恫念疆臣至意。寻予祭葬，谥“端敏”。

（卷288 6—7页）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魁玉驰奏督臣被刺、因伤出缺一折。凶犯张汶详胆敢伺隙行刺，戕杀总督重臣，实属罪大恶极，必应严讯确情，从严惩办，以申国法。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情事一一审出，据实奏闻。现在津事未结，长江防范事宜最关紧要。本日据英翰奏江面扼要以靖江、江阴之间为第一门户，其次则焦山两岸亦为险要；马新贻已邀黄翼升东下面商机宜，并因下游兵船不敷分布，须合上游数省全力方可备预万全等语，与昨日寄马新贻谕

旨适相吻合。魁玉现署督篆，责无旁贷，即著随时咨商李瀚章、英翰、刘坤一、郭柏荫，同心协力迅速妥筹。湖北、江西两省何处可以助兵，何处可以助饷，想李瀚章、郭柏荫、刘坤一素顾大局，必能不分畛域，悉心区画也。黄翼升现在行抵何处？所有整顿水师筹办江防之处，著与各该督、抚等严密图维，以资备御。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288 8—9页）

同治九年八月戊戌（1870.8.30）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添设水师一营、酌定章程开单呈览一折。前因宁、灵各军采买粮石陆路转运维艰，经定安饬令归绥道国英筹款造船由黄河挽运，并添设炮船以资防护。现经定安酌拟章程将大小炮船三十二只设立水师一营，派令提督刘景芳为统带官，吉林泰为副统带官，并拣派营、哨各官，酌定月支薪水银两，均著照所拟办理。此项勇丁务须挑选精壮，责成刘景芳等认真训练，严密梭巡，以辅陆路兵力之所不足。冬令河冰凝结时，仍应将船只择要停泊，饬令该官兵等与陆路各队联络巡防以资得力。将此谕令知之。

（卷288 12页）

又谕：张廷岳等奏确探贼踪、现筹办理情形一折。本年夏间贼匪先后焚掠额尔德尼诺第达呼图克图游牧暨沙尔噶勒珠特台，各该处被扰情形业经张廷岳等派员前往查明，即当设法分别抚恤，俾该蒙民、喇嘛等复安生业，毋令失所。张廷岳等以贼有九、十月间复来窜扰之说，库伦地广人稀，无险可扼，必须断其来路，方免伺隙奔突，请饬宁夏、绥远盘查奸宄，所筹亦是。著定安、金顺、丰绅、谦禧在于毗连口外关津要隘设兵盘诘，遇有诈称商民、结队驮载、并无部票、形迹可疑者，立即认真搜查，免致贼匪潜踪出口，滋生事端。惟须将派出兵弁严

加约束，不得藉端骚扰，累及商民。张廷岳请令绥远派兵出口，于赛因诺颜、扎萨克图汗两部落西南一带搜剿贼巢，现在该处有无贼踪？是否须用兵力搜捕？著福济酌度情形，会商定安办理。张廷岳等另片奏春间西门曼有警，俄国领事即调到该国马队百名在库伦晨夕操演等语。此项马队虽不滋事，而亦不可不防，著张廷岳等随时笼络，留心查察，毋稍大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定安、福济、金顺、丰绅、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并传谕谦禧知之。

（卷288 12—14页）

又谕：定安奏山西委员解到直隶转解部拨巴、哈两城饷银三十万两，除将一万六千两拨交巴里坤委员领解外，共解乌城银二十八万四千两；又，山西委员解到直隶转解部拨乌城安插索伦人众饷银十万两，因部拨原匣较大，每匣装盛三千两，绥城转解均用驼只，每驼仅能运银三千两，因改用装盛一千五百两木鞘以便捆运；旋据归绥道等详称，拆匣盘验时，部拨巴、哈两城饷银三十万两内共短大元宝十三个，又有铜元宝十个，外长小锭一个、碎银四件；部拨乌城安插索伦人众饷银十万两内共短大元宝二个，外长碎银七件等语。此项饷银究由何处搀换短少，亟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著户部管库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定安、何璟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此外解赴乌城银两有无搀换短少情弊，并著福济查明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寻福济奏：遵查续由绥远城解到安插索伦银五万两，并无搀换短少。报闻。

（卷288 14—15页）

同治九年八月庚子（1870.9.1）

谕军机大臣等：蒋志章奏北山各军剿贼叠胜、并龙锡庆一军剿平匪垒暨调张福齐驰扎鄂宜各一折。韩城火烧沟等处匪勇

滋扰，经总兵张佑庭督军前进并提督李光前派李家安等会剿获胜；宜川、延川、延长一带匪勇又经喻步莲等率军击败；龙锡庆一军于凉水湾得胜后即饬刘春藻带队由瓦窑堡逼攻老巢，迭斩贼目多名，平其坚垒；刘春藻复统军进捣；逆匪李凡觉势穷乞抚，龙锡庆因该逆狡悍异常，当于军前正法，全股现已荡平。所有龙锡庆、李光前等军剿贼尚属奋勉，著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北山径隘丛杂，匪勇跁伏甚多，亟应乘胜搜捕。蒋志章以周盛传拔队渡黄，调张福齐六营由白水开驻鄜州，以三营填扎张村、黑水一带，以三营会同喻步莲等于延宜一带勤加搜捕，并派胡得成驰赴韩城、郃阳等处择要扼扎，即著严饬该总兵等认真堵御，与在防各军联络声援，遇贼即击，不准稍有疏虞。据该抚奏左宗棠函称黄鼎等军已攻破张恩堡，现督军进规峡口，著该大臣即饬该道员激励诸军夺取该处要隘，以期次第进攻，扫除群丑。至陕省筹办抚绥、招徕赈垦各事宜，并著左宗棠、蒋志章督同司道遴选廉能牧令实力奉行，毋得有名无实。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88 21—22页）

同治九年八月壬寅（1870.9.3）

谕军机大臣等：魁玉奏近日省城情形并续获应讯各犯一折。马新贻出缺后，前已有旨令该将军将现获之凶犯张汶详严讯确情。兹据奏称该犯供词尚属支离，并拿获容留张汶详之朱定齐、周广彩及同时在道旁之王咸镇等隔别审讯等语。此案马新贻以兼圻重臣猝被凶犯行刺，情节重大，亟应严切根究，仍著魁玉督饬承审各员将凶犯张汶详及朱定齐等分别熬审，务将行刺缘由究出，不得含混奏结。此外标弁家丁亦应隔别详讯，如有供出凶党，一并严拿究办，以儆凶顽。该省近日情形据称现届乡试，稽察尚严，惟省城士子云集，华洋并处，最易滋生事

端，并著该将军严饬地方文武认真稽察，随时弹压，毋得稍涉疏虞。将此谕令知之。

（卷288 26—27页）

同治九年八月甲辰（1870.9.5）

又谕：穆图善奏营勇索饷滋事、请将失察之统领革职一折。甘肃驻扎省垣各军，经左宗棠饬西征粮台拨给一月满饷以示体恤，复因买粮需款甚亟，饬该省司道将此款改为买粮银两，随后再将月饷补解。乃各营哨官竟敢带同散勇多人齐入藩署求发足饷，势甚汹涌，该司道等恐酿成事端，已允将原拨饷银全数核发，而该勇丁复敢抛掷砖石，致兰州道蒋凝学身受石伤，实属目无法纪。穆图善已将纠约滋事之亲兵中营帮办副将张金魁查出即行正法，仍著该将军督饬各营统领随时弹压各勇丁，不准稍有滋闹。统领亲兵中等营记名提督马洪胜虽查无同谋情事，而于帮办出营滋事毫无觉察，实难辞咎。记名提督借补陕甘督标前营游击马洪胜著即行革职，并革去统领，以为军律不严者戒。

（卷288 30—31页）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各军剿贼获胜情形一折。甘省驻扎镇番、金县、北山、阿干镇等处官军分投雕剿贼股均获胜仗，尚属得手。惟回逆丑类繁多，肆行窜扰，必须各路一体探踪截击，方不至伺隙奔突，势成蔓延。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各营统领勤加侦探，遇贼即击，并随时认真防范以遏贼氛。河州尚有回众十万余人，并驻扎陕回二万余，回目马占倣有八、九月间欲与官兵打仗之说，亟应先事预防。左宗棠等务当悉心布置，毋为该逆所乘。其附省各营，即著穆图善妥为调度，以备不虞。本日据穆图善奏省垣官军索饷滋事，已分别严行惩办。因思甘军协饷均归西征粮台转发，左宗棠自当统筹全局均匀拨放，

方足以服众心。此次因拨饷改充粮价以致省垣各军藉口滋事，嗣后该大臣当不分畛域体恤兵艰，将甘省各营饷糈军火源源接济，毋令缺乏。甘军、楚军不可微分厚薄，免致各营援为口实，并著与穆图善彼此和衷商办，毋稍膜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故两江总督马新贻于安徽立功地方建立专祠。

（卷288 33—34页）

同治九年八月丙午（1870.9.7）

又谕：前据伊勒屯查明巴里坤镇总兵何琯被参各节及署游击孙渊椿被控等情，当经降旨将何琯交部议处，并将孙渊椿革职交部治罪。兹据何琯奏称文麟把持粮道，不顾大局，确有实据；该大臣挟嫌奏参巴里坤镇标兵骄劣，伊勒屯并未将骄纵情由及何琯不能统驭之处详细声叙，含混具奏，实属虚妄；至孙渊椿被敦煌民人陈国清控告各节，伊勒屯未将原告、见证人等调赴巴城质讯，亦未传唤孙渊椿讯问，仅据原控原详一面之词咨送刑部，含混奏结，请饬确实查办等语。此案文麟所参是否属实，伊勒屯查办有无草率，均应彻底根究。著福济即将文麟原参何琯暨孙渊椿被控各款及此次何琯具奏情节逐款详查，据实具奏，不得稍有含混，以成信谳。

（卷288 37—38页）

同治九年八月癸亥（1870.9.24）

又谕：豫师奏团勇会剿回匪、克复贼寨及出省筹办后路各折片。高寨、白马寺等处踞匪现经豫师饬令团勇会同官军兜剿，该逆渡河而逸，立将高寨全沟克复，白马寺一带业已肃清。惟大股回匪尚踞河南老巢，亟应迅图剿灭，著豫师饬令李春海等协同该处团丁乘胜进攻，直捣逆巢，务当扫穴擒渠，毋留余孽。西碾绅民捐资杀贼，尚属著有微劳，著准其择尤酌保

以示鼓励。豫师出省后拟暂驻平番，著将后路事宜赶紧筹办，俟部署稍定，即亲率勇队驰赴前敌相机进剿，迅殄逆氛。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89 19页）

同治九年九月乙丑（1870.9.2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北路官军连克寨垒暨中路攻剿叠胜情形各一折。北路刘锦棠等各军进逼金积老巢叠次大获胜仗，夺取蔡桥水口，越过贼濠立营，乘胜攻克小何家寨、蔡家寨等处贼巢，大股援贼屡经击败，踏毁金积附近贼卡十余处，官军逼贼而营，金积与王洪、胡家各堡声息不通，河西通昌、通贵贼粮亦断，正可乘此破竹之势迅拔坚巢，将马化漋及著名各逆目悉数擒斩以竟全功。中路雷正绾等各军又将张恩堡、峡口夺回，连克金积西路各卡垒，险要既得，贼势更蹙。金积西门外仅存洪乐等数堡，左宗棠已饬雷正绾、黄鼎会同刘锦棠、金运昌相机进剿，自不难一律廓清。现在中、北西路官军业已声势联络，合力大举，事机极为顺利。金积已成孤立，断难久支。贼众槛兽釜鱼，谅不能再施诡计。是在该大臣妥为调度，迅奏肤公，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0 1—2页）

又谕：定安奏宁、灵东南饷道渐通、拟请拨队分扎以便腾出毅军力固冬防一折。据称宋庆所部十营有奇分扎沿河沿边，兵力本形单薄，前因宁、灵各军粮道梗阻，商令宋庆分拨毅军五营疏通北路粮运，半载以来幸无贻误；现据刘锦棠函报灵州南路官军叠胜，分扎要隘，即可与湘、卓各营合围，是东南运道通畅，无虞复阻，惟东路自花马池以至榆林千里之遥并无重兵扼守，请拨留陕淮军前往驻扎定边等处；至张曜等军粮储渐足，不日进剿，恐该逆铤险肆窜，西北一带不可稍有疏虞，请

饬左宗棠迅拔劲旅进扎平罗，庶可腾出毅军五营回扎河西等语。前据李鸿章奏酌留谭仁芳一军保卫秦境，惟该提督所统仅七营，除分二营护运外，其留驻西安者止有五营，能否拨令扼驻定边，著蒋志章酌量情形妥筹调派。如谭仁芳一军不能远驻定边，即著左宗棠饬令刘锦棠等分兵严防后路，毋稍疏虞。宁夏道路纷岐，一经大军进剿，逆氛北窜本在意中。毅军五营护饷有余，剿贼不足，转瞬冬防吃紧，兼顾尤难。定安所陈自系实在情形。左宗棠务当统筹全局，迅派劲兵进扎平罗地方以壮声威而顾粮运。其沿河防守事宜，即著定安檄饬各军并知照宋庆随时妥筹，务臻严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金积堡等处阵亡副将赵彩照等十七员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马家堡阵亡守备赵蠲廷、千总焦金凤祭葬、世职加等。

（卷290 2—4页）

同治九年九月丁卯（1870.9.28）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择期拔营并将收支饷银数目开单呈览一折。成禄军营欠饷至二百三十万两有奇，该将士等现因库款支绌情殷报效，恳请无庸扣还，尚属忱悃可嘉。该提督现拟拔营前进，惟该营饷需缺乏，若遽行进兵，亦属不能得力。著暂缓拔营前进，听候谕旨。肃州一带现在有无窜匪？仍著随时防剿，毋稍疏虞。至各省欠解成禄军营饷银为数甚多，著户部查明迅速催解以济要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谕令左宗棠将成禄应否撤回或酌留该大臣军营、其所部勇丁三千余名是否可以留用抑或遣撤之处酌核奏闻。兹据成禄奏顿兵日久，不特协饷屡催未到，即军士逐日口食因本地民力拮据未能续捐，若再迁延时日，恐有溃散之虞；拟于八

月间拔营前进等语。成禄一军饷缺兵疲，恐未必即能得力，本日已谕令暂缓拔营前进，听候谕旨。惟该大臣接奉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寄谕时逾半年之久，何以尚未覆奏？现在成禄一军应俟该大臣查明后再定进止。著谭遵前旨迅速覆奏，毋再迟延。至成禄所部粮饷两缺，困苦难堪，亦系实在情形，著左宗棠力筹接济，以拯饥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0 6—7页）

同治九年九月戊辰（1870.9.29）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收复新兴州城、现筹剿办情形暨提督马如龙叠著勤劳、垫发饷银各折片。云南新兴州城久被逆回占踞，经提督马如龙督兵进剿断其粮路，连破玉枕山、石灰窑及附城逆垒多处，四面逼攻，歼毙逆众无数，当将州城克复，逆首田庆余等均已擒获正法，剿办尚为得手。惟就抚降众多系建水河西所属之馆驿、东沟难民，该二处尚未肃清，难以分遣回籍，马如龙现已派员清查户口，令该难民暂居州城，并于城内及后裕乡等处派兵驻扎，即著该督等饬令在事员弁随时认真弹压，妥办善后事宜，以期汉回相安，免致另生枝节。新兴既克，自应进剿东沟、馆驿等处，迅扫逆氛。马如龙因伤发回省调治，先派都司王正坤等规取东沟、馆驿。该提督当赶紧调理痊愈，即时前往督剿以资得力。收复新兴出力人员，俟东沟、馆驿肃清汇案请奖。至马如龙连年剿贼均能身临战阵，奋勇图功，深堪嘉尚。此次进剿新兴，于湖南拨饷未到时复筹垫饷银三万两，洵属顾持大局，敌忾同仇。著发去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火镰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交该提督祗领，以示优异。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新兴伤亡、阵亡游击冯胜标、守备马锡晋等祭葬、

世职加等。

（卷290 7—8页）

同治九年九月壬申（1870.10.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截剿沿山窜贼获胜一折。回逆马化漋因河东官军进攻寨堡，唆令河西回酋马沅纠合马贼数百由西山窜入潮湖一带沿山肆扰，以图阻截军粮，经金顺会同张曜督饬副都统托云布等军截剿获胜，枪毙逆酋马沅，其阿拉善旗沙拉布尔都地方马贼亦经副将郝永刚等驰往迎剿，该匪向西窜逸。据获贼供称西宁回匪有欲由草地东窜之说，现在刘锦棠、黄鼎各军于中、北各路连克寨垒，金积堡势已大蹙，该逆四出纷扰自在意中，而西路贼众又图东窜，防范岂可稍疏？即著金顺会同张曜选派得力马步各队分路巡防，毋令河西逆匪再图窜突，以顾湘、卓两军粮道，并饬各军严防东窜之匪，遇贼即击，不得稍有松劲。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0 13页）

同治九年九月癸酉（1870.10.4）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西路马队官兵剿贼续胜一折。甘省西路逆匪在松山等处及平番、古浪各县属四出抢掠，经委营总额尔庆额及代理统领常明等带队分路截击，歼毙多名，剿办尚属奋勇。惟省西一带零星匪股出没靡常，若不痛加剿洗，诚恐伺隙纷扰，大为粮路之患。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各军于平番等县属将各股匪众实力痛剿，务期净绝根株，以清粮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0 16—17页）

同治九年九月乙亥（1870.10.6）

又谕：福济等奏遵筹防剿情形一折。据称额尔德尼招窜匪仍由原路退去，现在贼在额哲尼河盘踞，阿毕尔米特旗下金山

卡伦有贼阻滞，该匪仍多伏莽，非厚集兵力后患终不能除；请饬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带领该处蒙兵，其绥远城、张家口马队统归调遣，迎头堵击等语。贼踪飘忽靡常，原应防其窜扰，惟张廷岳究应驻兵何处方足联络声势，所带各队应由何路进剿，蒙兵是否得力，应调若干，并未据福济等筹及。又，前调马队业据福济等奏称咨照绥远城、张家口暂行停止，现在应否调拨，著福济等与张廷岳酌量缓急情形迅速详细具奏。福济等奏贼屯处所距窜台之路较近，难保其不随时窜突，福济、张廷岳等仍当妥筹防剿，不得坐误机宜。该匪到处奔窜，必须就各该地面随时堵截，著成禄在肃州一带严密搜捕，断贼来路，并著文麟、景廉、伊勒屯、何琯于哈密、巴里坤等处勤加侦探，遇贼即击，扼其去路，以遏逆氛。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文麟、景廉、张廷岳、伊勒屯、成禄，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90 21—23页）

同治九年九月己卯（1870.10.10）

又谕：文麟、景廉奏请饬催欠解粮价银两并饬拨新疆协饷各折片。前因哈密采办粮石，当经谕令山东拨银十万两解交应用。兹据文麟等奏称该省仅解到银一万五千两，业已拨还前欠粮价等款，现在需饷甚亟，请旨饬催等语。著丁宝桢饬令藩司将山东欠解哈密粮价银八万五千两迅速如数筹拨，解交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收存，由文麟等派员迎提以济要需。安西、沙州、靖逆各营需饷甚亟，并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于新疆协饷内拨银二万两俾资接济。文麟、景廉俟接准福济等咨会时即遴派妥员领解回哈，分拨安西等营应用，并将分拨数目咨甘肃藩司，归入各该营兵饷项下报部核销，以清款目。将此由

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1　2页）

同治九年九月壬午（1870.10.1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回匪窜扰西山归德沟等处、分队剿办获胜一折。陕回贼首张志沅等纠众窜至西山边之归德沟一带，南北回堡潜出贼骑附合，意图阻劫粮道，经托云布等督军进剿，贼遂大溃。该匪情急反噬，再战于空湖拉地方，复经我军杀毙百余名，败匪越岭而遁。著金顺会商张曜督饬派出各军将逃匿余匪搜捕净尽，务绝根株。苏逆受伤冲散，是否歼毙？著查明实在下落，毋任漏网。南北两路回堡见大炮陆续到营益怀疑惧，纠党拌死窜突自在意中。金顺务当与张曜悉心筹画，严密布置，一俟炮位运齐，即著实力进攻，迅歼丑类。王家疃庄贼匪前曾乞抚，恐不可恃，现在筹办情形并著随时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1　3—4页）

又谕：　金顺奏天津解到洋枪火药等项不敷攻剿暨江苏拨解铜炮、配带炸子等件亦不敷用，请饬均由江苏制办配解等语。著丁日昌饬令上海制造局赶紧制办洋枪二千杆，配带什物、洋枪药二万磅、大铜帽二百万粒，赶由海道解赴天津，或取道山西包头镇，由该署将军派员提解，并饬局造办二十四磅炸子五千粒，各配带木引心暨洋炮三楞药五千磅，解赴天津，交金顺委员提解赴宁夏军营以资攻剿。　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91　4—5页）

又谕：前因金顺转运军粮需用驼只，当经谕令理藩院饬令喀尔喀各盟筹备驼三千只解交应用。兹据金顺奏称接准张廷岳等咨该两盟因地方受灾，仅解到一百只，其余无可筹拨，请饬

如数拨解等语。金顺军营需用驼只刻不可缓，亟应迅速筹备，惟前据定安奏已于李鸿章所拨驼只内分拨金顺、张曜军营各二百五十只，现喀尔喀筹解驼只自可量为酌减。著金顺斟酌情形核定数目，即行知照张廷岳等筹解备用。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于接到金顺咨会时，务当赶紧如数筹拨，不得再有推诿，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1 5—6页）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澄江城外贼巢一折。澄江府城踞逆于城外分筑土城、石碉负隅抗拒，经岑毓英亲督各军进剿，叠将西山村、西街子及上、下、左所等处贼巢攻破，附城四面贼营一律毁平，剿办甚为得手。现在仅余孤城，外援已绝，釜底游魂，谅难久延残喘。岑毓英现已回省办理闱务，澄江既经合围，断不可稍涉松劲，著刘岳昭、岑毓英饬令岑毓宝等合力围攻，迅图克复。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澄江阵亡都司袁亮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291 6页）

同治九年九月甲申（1870.10.15）

又谕：陕甘回匪滋事以来，朝廷轸念西陲大申挞伐，特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兵剿贼，厚集兵力，宽予限期，计每岁拨用饷银不下八百余万两。该大臣于行军筹饷事宜有所陈奏，无不立见施行，倚畀不为不重。乃自抵甘以后，虽据叠报胜仗，总未能痛扫贼氛，致金积堡一隅之地至今日久未下，逆首稽诛，军务安有了期？竭东南数省脂膏以供西征军实，似此年复一年费此巨帑，岂能日久支持？该大臣扪心自问，其何以对朝廷？即著左宗棠振刷精神，严檄各军实力剿办。该大臣前奏金积堡贼势已蹙，似不日即可攻克。北路肃清后，河、狄一带贼踪亦宜以次歼除，务当克期蔵事，毋得再事迁延致干咎戾。将

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1 10页）

同治九年九月丙戌（1870.10.1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西路官军剿匪获胜一折。甘肃西路回匪分窜镇番、武威各属，经韩廷芝、王仁和等带兵截剿，将红柳窝、红墙儿等处贼匪击败，柳林湖、双城堡等处之贼闻风逃窜；其阿干镇附近亦有回匪围攻民堡，复经周惟翔带队击退；现在大兵由南路进剿河州，逆匪乘西路空虚伺间纷窜，肆行抢掠，意图牵我兵力。左宗棠、穆图善仍当饬令该处防军随时探踪截剿，毋任窜突。穆图善另折奏请带马队驰赴近畿等语。现在天津之事业经办结，畿辅兵力足资拱卫，该将军驻扎兰州筹办防剿亦关紧要，务当与左宗棠随时会商，共维大局。所请带兵来京之处，著毋庸议。前叠谕左宗棠将成禄一军应否撤回酌核奏闻，该大臣何以久不覆奏？殊不可解。本日据成禄奏现拟拔营西进并请募勇拨粮、捐办驼只、筹办屯田、随带窦型出关各折片。该提督顿兵日久，忽为此铺张扬厉之举，事之可行与否，恐未必能通盘筹画。著左宗棠懔遵叠次谕旨，将成禄一军应否撤回并该提督此次所陈各情一并酌核，迅速覆奏，不得再有迟延。成禄折一件、片五件，均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成禄奏拔营西进并筹办屯田、调募勇队、请饬蒙古捐办驼只、关外州县运解仓粮、随带窦型出关及请颁发关防各折片。前因成禄奏该营饷需缺乏，当经谕令暂缓前进，听候谕旨。现在该提督已于八月二十日起程。惟该提督一经出关，道路愈远，筹饷愈难，著成禄仍遵前谕，无论行抵何处即于关内地方择要暂行驻扎，候旨遵行。肃州一带伏莽尚多，关内地方尤关紧要，著成禄统率所部将来往匪徒实力搜捕，务绝根株。

该提督所用木质关防现已模糊，即著另行刊刻木质关防以昭信守。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高台阵亡把总仲瑞林等祭葬、世职。

（卷291 12—14页）

同治九年九月丁亥（1870.10.18）

谕军机大臣等：奎昌奏查勘塔城界址牌博完竣并现筹办理情形各折片。俄国与塔城分界处所建立牌博，现经奎昌会同俄官续行查明，自察汉鄂博起至哈巴尔阿苏山岭止共立牌博六处，连前所立四处，均与同治三年原定条约相符，业已绘图换约，办理尚为妥速。惟现在塔城未复，附近地方别无台卡，此次立界之后俄人能否常守条约，不复侵占内地？仍当随时侦察以保无虞。即著福济等按照奎昌所拟，咨会霍博克赛里之土尔扈特亲王策林喇普坦、扎萨克拉特那巴扎尔、图布欣克什克三旗，转饬各该旗官弁随时留心稽查，如俄人因历时已久复有侵占情事，即行知会福济等随时与之理论，竭力拦阻，不得因循废弛。俟塔城克复，仍照旧章，两国派员会查以符定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1 15—16页）

同治九年九月己丑（1870.10.20）

以甘肃克复肃州城出力，予总兵官杨作霖、张庆云以提督简放，赏副将谭致祥、参将戴位声、陈庆福、游击陈友交、陈元尊巴图鲁名号，都司周友元等花翎，在籍郎中李焕章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甘肃山丹等处阵亡总兵官许吉祥等六十三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91 16—17页）

同治九年九月庚寅（1870.10.21）

又谕：魁玉、张之万奏请将疏防督臣被刺之中军等官先行惩处，张之万奏会审凶犯张汶详情形各一折。马新贻被刺重案，叠经降旨令魁玉、张之万将凶犯张汶详悉心研讯，究出确情。兹据奏称连日熬审，该犯坚不吐实，现在设法研讯等语。张汶详系亡命凶徒，愍不畏死，必须严切推究，讯出实供，方足以申国法，不得稍涉含糊。时金彪及湖州府新市镇之军犯计可陆续解到，魁玉等务饬承审各官分别研究，毋任狡展。副将喻吉三等于该督被刺时毫无防范，俱有应得之咎。署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武巡捕都司叶化龙、把总唐得金、差弁守备方秉仁、刘云青、把总朱信忠、武生潮枝桂、千总费善乐、马兵冉雄彪、王长发、蒋金鳌均著先行解任提讯，定案后再行分别定拟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1 18—19页）

同治九年九月辛卯（1870.10.22）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攻破金积东关贼巢、连克寨垒获胜一折。金积堡踞匪于本年七月以来，经左宗棠饬令刘锦棠等分路进攻，次第克复西南、西北、东西贼寨，并将金积堡东关攻破，中路雷正绾等军进剿西路贼匪，立将洪乐堡攻克，该逆悉败退金积堡。著左宗棠饬令提督王衍庆会同刘锦棠、黄鼎各军乘胜进攻，迅速收复金积堡，务将窜踞贼匪悉数歼除，不得久稽时日。另片奏石城器裹众潜逃，畏罪自毙，实足以昭显戮。在逃之翟占沅等系首先倡乱之犯，该大臣务当饬令西路各军及地方州县严行缉拿，务获惩办，毋任漏网。其管带各员是否防范不力？并著查明分别办理。唐有彦所部溃卒务饬黄武贤妥为安抚。凉州、永昌未溃之勇，左宗棠已令萧宗干等裁并实数，统归王仁和钤制，即著择要分扎，毋令滋生事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金积堡等处阵亡总兵官赵昌元等二十六员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凉州被戕都司张学祭葬、世职加等。

（卷291 22—23页）

同治九年十月庚子（1870.10.31）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汉回构隙、杀害职官、请饬查办、并请将各省运到军火改由草地转解巴城暨恳令常顺带队西来各折片。肃州收复未久，必须汉回相安，方免另生枝节。乃金塔所属河西、西红二处汉民以署金塔协标都司马万福有通贼情事辄聚众围署，将该都司枪毙，并将其妻子杀伤，掳劫衣服财物。马万福前虽充当肃回头目，业已投诚免死，并系职官，即使通贼果真，亦非百姓可擅杀，若不认真查办，无以服众回之心。现在已有陕回数百由南山窜至肃城，倘因汉民仇杀之故潜行唆惑，恐滋事端。著左宗棠迅派妥员前赴肃州，将马万福被杀一案秉公查办，以息争端。应否带队前往之处，著该大臣酌度办理。署肃州镇总兵陶生林赴省未回，员缺岂可虚悬？著左宗棠即饬该总兵回任，或另派明干之员迅往接署，藉资弹压。前已有旨令成禄暂缓拔营前进，听候谕旨。该提督既未西行，高、抚、金、肃一带当就近妥为镇抚以安反侧。各省运解成禄军火，著仍暂存归绥道库听候拨解。成禄前请调吉林、黑龙江马队未经允准，如果将来有兵调往，再令常顺统带前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2 15—16页）

同治九年十月甲辰（1870.11.4）

又谕：金顺奏剿贼获胜、移营进逼王疃一折。陕回屡扰河西，冀阻官军粮道，王疃、通昌等寨悍贼亦潜出沿山窜扰，经金顺会商张曜派队前往平洪一带探剿，将东面沙梁及北沙窝窜

匪击败，西山边沿村劫粮之贼搜杀净尽，逆酋亦被擒斩，各起巡防兵勇复分路截击零星回股，粮道现在疏通，剿办尚为得手。惟金积堡突出陕匪欲入王疃各寨就食，若不尽数截杀，迅拔坚巢，必至勾结拒守，图抗官军。金顺现已会同张曜督队进扎王疃，著即相度机宜滚营进逼，捣穴擒渠，尽歼丑类。该逆现在遣赴河东勾引陕回，均由马家滩一带偷渡，并著知照河东各军随时认真巡防，毋任贼踪窜渡。金积堡业已合围，恐尚有匪徒逸出，并著该署将军会同张曜严饬各军侦探兜剿，以杜纷窜。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署宁夏将军金顺奏：添调留防中卫总兵官黄金山两营来宁助剿。报闻。

（卷292 22—23页）

同治九年十月戊申（1870.11.8）

又谕：金顺奏逼剿王疃回匪叠胜并攻克马四贼寨一折。金顺一军自前月二十二日移营后，会同张曜督军进逼王疃庄，贼分三股出巢抗拒，经各军分中、南、西三面迎击，金顺由东北率众截剿，叠次获胜，败匪奔入马四寨，复经截杀多名，官军乘胜将马四寨攻克，王疃东南一带之贼又毙多名，回酋兰州阿浑已被轰毙。此次金顺等军进攻王疃回逆连日获胜，攻毁寨垒，剿办甚属得手。即著金顺会商张曜督饬各军乘胜围逼，务将王疃攻拔，歼厥渠魁。其北路各回寨与王疃回逆同类，难保不伺隙潜出，图扰粮运，并著严饬后路各营实力防范，毋任纷窜。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3 2页）

同治九年十月丙辰（1870.11.16）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连日攻剿窜踞各匪获胜、力筹进取一折。逆匪久踞王疃负隅抗拒，经金顺会同张曜连次进攻叠

获胜仗，其郡城迤东之红花寺及北路虞翔营等处窜匪亦经各军截剿，毙贼甚多。惟东北回寨纠集陕匪纷扰后路，分我兵力，尤须严为防范。即著金顺会同张曜督饬后路防营及提督刘廷等军确探严防，遇贼即击，力顾运道，一面严督各营实力进攻，迅拔坚巢，毋任陕匪乘间来援，致剿办更形棘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四川官军克复云南永北厅城，予总兵官刘宝国以提督简放，赏干总洪万先巴图鲁名号，吴全礼以守备用并赏花翎，恩骑尉李大英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293 16—17页）

同治九年十月丁巳（1870.11.17）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等奏窜匪复扰乌境、请饬拨兵进剿一折。金山卡伦窜匪，现经张廷岳等探明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地方肆行抢掠，复分股向西北、东北奔窜，并据乌城咨称贼扰巴彦察罕等处，所向未定等语。张廷岳等以仓尼达赖地方距额尔德尼招等三处尚属相连，因将阿哈尔山防兵移扎该处以资堵御，并令图谢图汗部落兵丁驰往会合驻守，添派干丹丹准车林先赴额尔德尼招等处会同那木济勒端多布等相机防剿，酌留车臣汗部落官兵一千名防守库伦，布置尚妥。惟贼股奔窜靡定，著福济、张廷岳等严饬派出各队确切侦探，跟踪兜剿，务绝根株，不得彼此推诿以致贼势蔓延，不可收拾。乌城属境现有贼踪，福济等尤当派队认真兜捕，毋任此拿彼窜。文盛、定安等亦当确探严防，毋任匪踪扰及辖境。土察哈尔马队一千名，前已准张廷岳等所奏谕令定安、文盛等檄饬达尔济管带前进，著福济等迅即迎提以厚兵力，并著文盛等檄令此项马队克期起程，毋再延缓。所请添派绥城官兵赴乌会剿之处，是否可以调拨，著定安酌度情形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

之。

（卷293 17—18页）

同治九年十月戊午（1870.11.18）

又谕：穆图善等奏陕回窜扑平番县城、剿办情形一折。陕回禹生彦、崔三两股由河州窜扰平番属境，经驻防该处之南字左右两营迎剿，于沙沟地方接战失利，统领张万美等均殁于阵，该逆直扑县城，豫师督兵守御，贼向东北山沟遁去，穆图善亲率马队驰抵兔窝督剿，将贼击败，歼毙甚多。此次贼匪乘虚出扰，势颇猖獗，现在虽已遁回河州老巢，惟贼踪出没无常，必须随时加意防范。南字营现已并归参将李正鲁统带，而兵力尚单，豫师驻扎平番，务当督率在城文武妥筹防守。该办事大臣新立之营亦当认真操练，以资得力。穆图善拟令署庄浪协副将锺本起招募五百名，著即饬令训练成军，将城守事宜严密布置。其南大通、沙沟口及北十里铺等处，并著分拨官兵扼守，以杜纷窜。穆图善现已回省，如西路有警，仍当随时调度，力筹防剿。左宗棠身任钦差大臣，于甘肃全省军务均应妥筹兼顾，不得以远在西隅置为后图。土门及武威县属王家台等处有匪窜扰，著左宗棠、穆图善迅饬王仁和等督军截剿，毋任滋蔓。穆图善另片奏叠次剿贼出力马队官兵可否酌保等语。著准其择尤保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3 21—22页）

予甘肃平番阵亡提督张万美祭葬、世职加等，谥"壮毅"；总兵官彭清胜等十三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293 23页）

同治九年十月庚申（1870.11.20）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会剿逆垒叠胜、现在合围金积老巢、首逆被创、并迎剿河州窜贼获胜暨中路护运各军会剿窜回情

形各折片。此次北路马步各军经刘锦棠等督饬回剿，奋勇争先，叠挫贼锋，连克坚堡，歼除逆匪余彦寿等多名，首逆马化漘被创；中路雷正绾、黄鼎、徐文秀等军剿败陕甘回匪，叠破堡寨，歼毙逆目邹麻子、丁玉溃等，首逆余彦禄亦因伤身毙，剿办甚属出力。现在金积堡东面仅存王洪、杨明两堡，西面仅存大河、中洲、马家滩四堡，余皆一律扫除。各路官军复于四面扎营掘濠，渐逼渐紧。自当乘此机势鼓勇进攻，以收捣穴擒渠之效。至左宗棠折内所称金积堡城高墙厚，渠水回环，攻坚既多有伤亡，地道又未能开掘，请宽以时日，可冀奏功等语，固属实在情形，惟当此贼氛大挫，合围已成，总当于慎重之中寓奋迅之意，不可稍涉畏难致形松劲。河州回逆偷渡洮河，循河南犯，经杨世俊等迎剿获胜，仍著饬令在防各军遇贼即击，毋稍疏懈。汉伯堡窜出之贼叠经周绍濂等军分路迎击，擒斩甚多，其败匿李旺堡等处者，亦经魏光焘追剿，阵斩贼目马泳，步贼歼除殆尽。惟骑贼已向会宁、静宁纷窜，提督杨世俊等安定截剿之师能否尽歼丑类？官军粮运最关紧要，仍当督饬各军随时确探雕剿以护运道，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93 26—28页）

又谕：左宗棠奏请饬两江迅拨老湘全军协饷等语。刘松山所部老湘全军饷银，前据左宗棠奏合计每月尚缺额饷一万五六千两，当经谕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仿照旧案供支。兹据奏称江南除月解该军饷银六万两外并未筹解，计该军额饷自七年十月截至本年五月悬欠三十万八千有奇，新四营月饷并车价、马价、恤银等项又欠数万两，本年六月以后积欠尚不在内，请饬将添协饷项拨解等情。现在刘锦棠率军合围金积堡贼巢正当吃紧，岂可因军饷短少致误戎机？仍著曾国藩、丁日昌除将老湘军饷月解六万两外，按月迅拨添协银一万两，并将历年欠款及帐

棚、车辆、米价、马价、恤养等银一并星速筹解，务期源源接济，毋令缺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回匪纠众出扑、官军奋击获胜一折。王疃回匪因官军连日进逼，率党分路叠扑各军营卡，经金顺会同张曜连日奋击，虽经先后获胜，惟该逆恃其巢坚党众，河东陕回又因就食趋附，后路粮道时虞梗阻，若不迅速攻克，则逆援日多，剿办更形棘手。著金顺会同张曜督饬各军实力进剿，迅将王疃攻拔，并将该道援路先行断绝以孤贼党，毋任勾结纷扰致稽时日。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金积堡阵亡总兵官萧荣发等三十四员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洮河阵亡副将向宏猷、杨占元祭葬、世职。

（卷293 28—29页）

同治九年十月辛酉（1870.11.21）

署宁夏将军副都统金顺奏攻毁王疃附近贼垒。得旨：著该副都统会同张曜督饬各队实力进攻王疃，并严防后路，毋得敷衍陈奏，徒事粉饰。

予甘肃胡家团阵亡参领明庆祭葬、世职。

予甘肃王疃庄阵亡游击熊履山祭葬、世职加等。

（卷293 29—30页）

同治九年十月壬戌（1870.11.22）

谕军机大臣等：前经谕令蒋志章酌拨谭仁芳一军扼驻定边并令左宗棠派兵进扎平罗，嗣据蒋志章覆奏谭仁芳一军留防腹地未能远调，已将抚标中右两营派赴靖边归成定康调遣，与定边遥壮声援。兹据定安奏称探得回逆二千余骑窜至米脂砖井、堆子梁等处，并有续来马步贼千余已到花、定一带，河东陕回复由通昌、通贵河边窜过马步贼二三千人分扰平罗等处，请仍饬

左宗棠、蒋志章拔军分扼等语。现在金积既经合围，王家疃庄亦在攻剿吃紧之际，逆党穷极纷窜扰我后路，冀以掣动前敌自在意中。米脂等处既有贼踪，是已越定、靖而东，刘厚基、成定康等军驻扎沿边，何以并不迎头截击，任其窜入？刻下该匪扰及何处？著蒋志章迅饬北路防军探踪截剿。贼如窜至米脂等处，距晋疆甚近，冬令河冰凝冱，尤虑东扰，并著知照何璟加意防堵，毋稍疏虞。前派抚标两营曾否驰抵清边？如果兵力不敷，即著续派数营前往定、靖一带合力防剿，毋任贼踪再行阑入，并著定安知照宋庆等于沿边一带勤加侦探，遇有东窜之贼即行派队迎剿，力扫狂氛。刘铭传业已由津起程，著即赶紧前进，到陕后迅派得力队伍扼扎陕甘交界处所，并将鄜、延、绥、榆一带土匪溃勇搜捕净尽，毋任勾结外来匪徒滋扰陕境。平罗一带时有贼匪窜扰，粮路设有梗阻，关系非轻。金顺、张曜等军进剿王疃及分防宁郡、石觜、磴口等处，兵力不敷分布，著左宗棠仍遵前旨迅派劲兵进扎平罗地方，以清宁、灵后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3，31—32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丁卯（1870.11.27）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穆图善等奏贼匪窜扰平番一带，当经谕令豫师督率该处文武妥筹布置。兹据豫师奏称整顿新军，筹备后路，军功何得彪督带练勇在塘坊、沙沟等处叠次击贼获胜，即著饬令将此路贼匪实力剿洗，毋令蔓延。豫师现扎于大里坝等处分筑堡寨，与大通、连城等处联络声势，即著督催各该地方官赶紧办理，招农开垦，一面疏通运道，以利军行。豫师现扎平番，著将该处防守事宜布置妥协，即行相机前进，驰赴本任，毋稍稽延。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94，2—3页）。

又谕：张廷岳等奏窜匪逼近乌城、请拨官兵会剿一折。张廷岳等据东两部落盟长转报福济札文内称，十月初六七等日，贼匪万余复聚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游牧之博提哈拉乌苏库努克等处，伤害多人，肆行抢夺；该匪尚有二股分扰乌里雅苏台、库伦地方，其推河乌勒干库努克盘踞之贼人数尤众，沙尔噶勒珠特台亦有匪踞，道路梗塞等语。福济札文所称情形尚未据该将军奏报，是否因台站被阻未能迅速递到？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将现在贼窜何处，贼数若干及剿办情形赶紧驰奏。张廷岳等以蒙兵不能得力，请饬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派拨马步官兵由赛尔乌苏台站前赴乌境会剿。前据福济等奏已咨张家口、绥远城将前次备调马队催赴哈尔尼敦一带，当谕令定安、文盛即将前项马队一千名分别檄饬达尔济管带前往。嗣据张廷岳等请添派绥城官兵赴乌会剿，又谕令定安将是否可以调拨酌度情形，奏明办理。此时蒙兵防剿甚不足恃，亦系实在情形。绥远城、察哈尔能否添拨官兵会剿之处，著定安、文盛权衡缓急酌量办理，一面星速奏闻。贼股奔窜靡定，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懔遵前旨督饬派出各队确探贼踪，会同兜剿，毋得彼此推诿，任令贼势蔓延，并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阿尔塔什达等将贼匪现窜处所及台站相距道里若干，喀尔喀四部落各旗游牧地方何处扼要，何处应令设防，各绘细图贴说，详悉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4 3—4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己巳（1870.11.29）

又谕：张廷岳等奏乌城戒严、情形紧急、请饬拨兵来库以资防守一折。据称十月二十六日接准福济遣员递到夹板折匣一件，当即发交台站驰递，一面传询该差梅伦博罗，据称乌城贼

氛逼近，台站不通，该差起身之日，福济与荣全会督蒙兵二百余名在城防守，锦丕勒多尔济督带索伦、蒙、汉各兵五百五十名驻扎头台预备迎击，其时窜匪三千余名已抵舒勒克二台，现在乌城情形不知若何等语。前据张廷岳奏贼匪万余窜近乌境，势甚猖獗，当经谕令定安、文盛等酌量拨兵，星速驰奏。兹览张廷岳等所奏各情，是贼势渐逼渐紧，而乌城兵力单弱，战守均不足恃。脱有不虞，则科布多等处均形震动，即库伦亦恐孤立无援，必须迅拨劲旅以捍疆圉。著李鸿章调拨宣化镇标抬枪、火枪等项官兵一千名，派委得力将弁管带，驰赴库伦俾资协守，并著何璟调大同镇标抬枪、火枪等项官兵一千名，派委得力将弁管带，迅速出口，由赛尔乌苏直抵哲林台站北接库伦所属额尔德尼招等四处协同扼堵，力保库伦西境。其达尔济所带马队一千名，即著定安、文盛懔遵叠次谕旨催令迅速起程前赴乌城会剿，毋稍迟缓，并著于绥远城、察哈尔两处各调得力官兵，遴员管带，饬令赶紧赴乌为达尔济接应，不得以无兵可拨为词一奏塞责。福济等于援兵未到之时，务当督率在防兵弁实力堵剿，并将现在情形随时驰奏。张廷岳等亦当确探贼情妥筹防守，不得稍涉大意。此次匪众突如其来，究从何处窜近乌城？著福济、张廷岳等确探具奏，一面檄饬附近各蒙古部落官兵派队截剿，迅扫逆氛。张廷岳前次奏拨饷银五万两，业经谕令何璟于京饷内划拨，著该抚迅速筹解，毋再稽延。张廷岳本日折报系十月二十七日所发，而二十六日转递福济折匣至今未到，是否遗失？即著张廷岳等行文沿途台站查明具奏。本月谕旨除分寄福济外，著军机处另录一分，递交张廷岳派员赍送乌城交福济等祇遵，以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4 6—8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辛未（1870.12.11）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围攻贼寨叠获胜仗并后路防兵截剿窜匪情势一折。王家疃贼匪叠据金顺奏报，官军进逼濠寨，贼势穷蹙。此次所报十月十四至十九等日剿贼情形，不过敷衍胜仗，意图塞责。且此次官兵受伤甚多，该逆仍未大受惩创，贼巢何日克复？即著金顺振刷精神，督率兵勇会同张曜各军迅将王家疃贼巢攻拔，并将该逆援贼实力堵剿，毋令勾结致稽时日。倘再事迁延，日久无功，恐该署将军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94 12—13页）

又谕：福济等奏窜匪欲犯乌、库，请饬拨官兵援应，定安奏归、绥官兵无可调拨各折片。福济等所称贼匪屯踞博克多山、推河口、额尔德尼招等处，图扑乌里雅苏台、库伦，十月初九日逆贼已抵第十一乌特台，驿卒逃避，文报不通等语，与张廷岳等前奏大略相同。乌、库两城关系极为紧要，锦丕勒多尔济现已亲带兵勇起程，驰赴第三台特默尔图择要防堵，著福济、荣全与该参赞悉心会商，先就现有兵力觇贼所向相机进剿，毋任匪势蔓延。棍噶扎勒参剿贼尚能出力，现既愿效驰驱，即著令其拣选精壮千名星速赴乌协同防剿。福济等以贼众兵单，不敷分布，檄催前调之察哈尔马队星速前进，并拟添调绥远城鸟枪队一千名、东三省马队一千名、哈密、巴里坤满绿营兵勇各一千名前往协剿。昨据张廷岳等奏窜匪逼近乌城，请拨兵会剿，当将绥远城、察哈尔能否拨兵前往谕令定安、文盛酌量办理。本日复据定安奏归、绥军务紧要，官兵无可分拨。惟乌城窜匪滋扰势甚披猖，非厚集劲旅不足以资堵剿，著定安先其所急，酌量分拨枪队暨东三省马队赴乌协防。前调察哈尔马队一千名，著文盛催令达尔济管带迅速启行，兼程前进，并能否再行添拨，速筹具奏。哈密、巴里坤两处兵本不多，著文麟等

廉、伊勒屯、何琯酌量调拨，星驰策应。以上各军归福济等调遣，即由推河、鄂罗盖一带前进，迎头截击，迅扫逆氛。惟各军云集，统带需员，即著荣全统率各军扼要驻扎，妥筹防剿，并著福济等一面飞催图库尔克日到乌协同剿办。福济等请拨饷银五十万两，已谕令户部速议具奏。该部筹拨之款批解需时，深恐缓不济急，张廷岳等前请拨银十万两，著于解到时先行分拨乌城俾资接济，毋得稍分畛域。该匪既有分扑库伦之意，张廷岳等务当加意侦探，实力严防，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定安、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文盛、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94 13—15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癸酉（1870.12.3）

又谕：文盛、杜嘎尔奏总管抗传规避、请予惩儆并筹防贼匪南窜各折片。边外军务紧要，经文盛等遵旨叠传总管达尔济商酌口外进兵机宜，乃该员三次抗传，迄未到口，实属不知缓急。达尔济著暂行摘去顶翎以示薄惩，仍著文盛、杜嘎尔懔遵前旨，饬令达尔济星速带领前调马队一千名驰赴乌里雅苏台一带，会合各军，探贼所向，迎头截击。倘再迁延贻误，即著严参治罪。赛因诺颜地方现有贼匪窜扰，深虑匪踪南窜益形滋蔓难图，文盛等已拨乌枪火药等件令赛尔乌苏站员领给各台预备堵击，并著随时确探严防，毋任贼股南窜。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94 19页）

又谕：成禄奏拔队起程出关、截留运省仓粮、筹办转运车马、并请饬山西催饷、乌绥转运各折片。前经叠谕左宗棠饬将成禄一军应否撤回酌核具奏，并叠谕该提督暂缓前进，听候谕旨，日久未据左宗棠奏到。现在成禄业已派拨头起兵勇三营于

八月二十日陆续进发，暂驻玉门、嘉峪关等处，该提督随即总统全军跟踪继进，军已成行，势难再令折回，成禄著督兵驻扎关外，严防回匪窜扰。肃州汉回尚未相安，且有南山窜出股匪，该处地方紧要，伏莽未清，成禄仍当妥筹兼顾，不可轻率前进，置肃州于不顾，致有疏虞。成禄拔队西行，该军粮食缺乏，自应设法筹备以资饱腾。张掖本年运省仓粮三千五百石暨高台、抚彝仓粮四千石，均准成禄截留。即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省局司道札行该三厅县即将前项粮石运解成禄军营，毋得稍分畛域。上年成禄截留抚彝、高台运省仓粮，省局司道责令署高台县管垄赔解，并将其记过，事出因公，尚非该县贻误，并著左宗棠饬知省局司道即将此案查销宽免，并将署抚彝厅通判王佳植记过赔解之案一并查销宽免。成禄拟于肃州高台设立转运局，由总督委员管理，并令张掖、山丹、东乐、抚彝酌量协济车马，其夫马口分由局按站酌发，能否照办？著左宗棠、穆图善酌度具奏。各省应解成禄协饷，前已谕令户部查明咨催，该提督请令山西委员分催各省，徒滋纷扰。其请在乌、绥设局转运一节，绥远现有防剿事宜，乌里雅苏台亦有贼匪窜近，台站阻隔，自顾不遑，岂能代为转运？所请著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4 19—21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乙亥（1870.12.5）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永北等厅州城、地方一律肃清、现筹进剿一折。永北、鹤庆、镇南三城现经克复，大理贼势已孤，亟应乘胜进攻，迅歼丑类。即著刘岳昭、岑毓英饬令李维述等各率所部兵勇迅速前进，将大理府城及贼踞处所以次克期攻拔，毋稍迟缓。已复各城务当慎选廉能之吏将善后事宜妥为经理，一面斟酌情形派兵驻守，以期保卫

地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4 22页）

又谕：锦丕勒多尔济奏贼匪扑陷乌城并请饬拨饷银，文盛等奏催调马队赴乌会剿暨请饬直隶、山西发给征兵饷干各折片。贼匪四千余人于十月十九日扑犯乌里雅苏台，官兵未能抵御，旋即失陷。览奏实深愤懑。所有在城各官下落，著锦丕勒多尔济查明具奏。逆匪现在盘踞附城游牧地方，亟应厚集兵力迅筹剿办。前调察哈尔马队一千名，著文盛等饬令达尔济克日管带启行，不准稍有迟误。其备调官兵五百名，即著饬赴什巴尔泰博罗柴济地方听候调遣。定安仍遵前旨，于绥远城枪队暨东三省马队酌量分拨赴乌助剿。本日谕刘铭传赶紧赴陕将陕省北路边内边外各要隘派兵扼扎，以便该将军腾出兵力续行拨兵赴乌援剿，著定安斟酌办理。前令都兴阿等将古北口撤回马队截留二千名，取道张家口赴援乌城，著即饬令迅速前进，毋稍迁延。惟所调各军须有大员统率方能调度合宜，杜嘎尔向来带兵颇能得力，著即统带察哈尔马队先行前进。其绥远城及吉林、黑龙江调到官兵，均著归该都统统带赴乌，相机调遣。前调宣化、大同两镇官兵各一千名前赴库伦防剿，现在乌城既失，库伦情形亦属吃重，著李鸿章、何璟迅即调派，克期前往。该官兵经由军台行走应需饷干等项，并著宽为筹给，令其自行备办糗粮，裹带前进。需用锅帐等项一并备齐，以免沿途缺乏。直隶、山西北境，并著李鸿章、何璟确加侦探，先事预筹，毋稍大意。巴里坤、哈密两处兵虽不多，惟乌城若被久踞，则关外各城愈形孤立，著文麟、景廉、伊勒屯、何琼酌拨得力官兵星驰赴乌以资策应。锦丕勒多尔济此次未能拦截贼匪，姑念兵力较单，免其置议。该参赞现在退离数台驻扎，著即调集蒙古官

兵奋力进剿，迅图克复，以赎前愆。此股贼匪究从何来？现在贼势若何？并著迅速奏闻。棍噶扎勒参既愿带兵剿贼，并著催令前来协同夹剿，以资得力。锦丕勒多尔济已咨库伦先行协解饷银五千两，并请饬部再拨银二万两，著张廷岳于户部前拨银十万两内解到时拨给银二万五千两应用。如有不敷，并著先其所急，宽为接济。福济前请拨银五十万两，已据户部覆奏由部库拨银二十万两，山东、山西、河南各拨银十万两。台站如有阻隔，前谕解至库伦由张廷岳等派员协解。此项银两如到库伦，即著赶紧解往，并将借拨之银扣还以清款项。文盛等请将茶马厘捐银三万余两归入军需项下支放兵饷，著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都兴阿、德英、定安、李鸿章、奕榕、毓福、文盛、杜嘎尔、何璟、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琼知之。

又谕：本日据锦丕勒多尔济奏乌里雅苏台贼势猖獗，于十月十九日窜陷乌城，该逆现踞临城游牧地方，兵力甚单，遽难攻克等语。该城将军福济、参赞大臣荣全尚无下落，情形极为危急，亟须厚集官兵以资攻剿。刘铭传现在行抵何处？著即统率所部兼程前进，星速赴陕，于该省北路边内边外各要隘分拨兵勇严密布置，俾定安无后顾之虞，庶该将军或可腾出兵力派赴乌城，迅筹援剿以殄寇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克复云南永北、鹤庆、镇南三厅州城，赏总兵官李维述、杨玉科白玉翎管各一支、白玉搬指各一个、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二个，予阵亡千总杨本春、外委文占元、署把总伍荣光祭葬、世职加等。

以云南克复楚雄等城出力，赏参将赵发、游击张宗久、李栋材、林守怀、马步云、杨福章、王永安、都司王正坤、守备张士进、千总刘兴巴图鲁名号，知府夏源、都司雷应山等花

翎，知县窦榘曾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94 22—26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丙子（1870.12.6）

追予陕西阵亡提督刘松山于榆林府城建立专祠，总兵官文星明、游击李元芳暨官绅、团勇等一并附祀。

（卷294 28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己卯（1870.12.9）

又谕：金顺奏官军剿匪获胜情形一折。王家疃日久未下，通昌等堡踞回及南路马家滩一带窜匪时欲乘间滋扰，牵掣官军。现经金顺会同张曜派拨兵勇分路剿击，已将南北两路贼巢攻毁，擒斩甚多，余逆一股亦被石觜防军击败。即著金顺饬令刘廷等迅将败窜各匪悉数歼除，毋令漏网，一面会商张曜严檄前敌各营并黄金山一军，乘王家疃踞匪势孤之时迅速进剿，赶将贼寨克期攻拔，毋得迁延观望，日久无功。该逆被剿穷蹙，难保不伺隙窜出，金顺务当严密布置，将此股贼匪就地铲除，以杜纷窜。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王家疃阵亡守备田世君祭葬、世职加等。

（卷295 3—4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庚辰（1870.12.10）

又谕：李鸿章奏调拨官军驰赴库伦一折。乌城失陷，库伦防剿紧要。李鸿章现已遵旨于宣化镇练军内挑派马队营官兵二百名、步队两营官兵各四百名，共成一千名，筹给三个月饷干，并备办帐房铅药等项，饬属应付车辆分起起程。此项官兵口粮业由该督宽为筹给以示体恤，其应需军械，必须选择精利合用者按名发给，著李鸿章、文盛饬令王可升遵照办理。口外素乏知兵大员，王可升久历戎行，卓著战功，于军务甚为熟习，著即派该总兵管带此项官兵前往库伦协同防剿，以资得力。即

由文盛就近传知该总兵懔遵谕旨，克期整顿启行，毋稍延缓。该官兵奉调出口，裹带粮饷军装自应由各台站酌给驼只，接替运送，俾利遄行。应如何分起行走及沿途如何预备驼只，著文盛悉心酌核，妥速备办，并著选派熟悉情形之蒙古向导指引该官兵前进，庶免迷失路径，致多纡折。此项官兵抵库后，即著归张廷岳等节制调遣，每月应领饷干军火，著张廷岳等查照定章接续支发，毋令短缺。直隶西北边境及察哈尔所辖地方，仍著李鸿章、文盛勤加侦探，妥为防范。乌城近日情形暨库伦防剿事宜，著张廷岳等随时奏报。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5 5—6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丁亥（1870.12.17）

又谕：前据袁保恒奏各省关应协陕甘军饷，截至十月止积欠一千三十余万，请饬飞速筹解，并请于各省京饷项下暂行通挪，或于海关洋税内酌提协济，以敷一月足饷之用等语，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部库正项无存，需用甚急，京饷势难通挪；洋税专备要需，亦难动拨；拟于各省积欠军饷内先行提拨山西十万两、河南十万两、四川十万两、广东十万两、山东五万两、湖北五万两、江苏五万两、浙江五万两。即照所议，著各该督、抚严饬藩司迅速如数筹拨，限于年内解交西征粮台。此系立候应用之款，倘逾限不解，即由左宗棠指名严参。陕甘军饷紧要，各省关于拨定之款竟至积欠如许之多，嗣后务须按月如数报解，不准延欠。其以前欠解月饷，仍著陆续补解以资接济。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国藩、左宗棠、魁玉、李瀚章、瑞麟、英桂、吴棠、何璟、李鹤年、李福泰、丁宝桢、郭柏荫、张之万、杨昌浚，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又谕：蒋志章奏草地逆回窜入陕境、兜剿获胜、现调官军力顾河防，刘铭传奏迅速赴陕并渡黄情形各一折。怀远逆回窜

扰三道河等处，经提督成镜春等叠次击败，其靖边一股闻我军获胜，即由猫儿湾、陈里川逸去。该逆复由怀远后山窜至绥德之吴家山，分扰清涧、安定等处，官军截击叠有斩擒。著蒋志章督饬各军实力搜捕，将此股贼匪歼除净尽，务绝根株。吴堡、清涧、延川、延长、宜川一带滨近黄河，现届冰桥凝冱，处处可通，亟应防贼偷渡。而宜川之龙王辿尤关紧要，蒋志章即檄饬王名涓等严密布置，防剿兼施，以扼该逆窜晋之路。何璟现已出省履勘河防，著即督饬在防各军认真守御，毋令该匪阑入晋疆。定安务于沿河一带勤加侦探，遇有东窜之贼，即派兵会合拦剿，迅扫逆氛。昨谕刘铭传迅派大支劲旅由靖边、安边一带取道宁条梁驰赴缠金扼扎，即著该提督兼程赴陕，速行派队扼守缠金以保粮源。其余边内边外各要隘，并著统筹全局，择要布置，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陕西北路肃清并克复甘肃灵州城出力，赏提督尹兴茂、总兵官贺大光、沈先梅、锺兴禄、陈凤翔、胡在朝、李协和、张忠武、匡义忠、成昱清、贺志高、邓泰志、张振寿、苏懋林、萧万和、彭福胜、舒荣翼、副将魏承瑞、夏得胜、李恒春、陈建厚、曾叙友、廖得胜、易林发、文仁福、彭臣功、周万胜、陈元骐、颜昌灿、魏金关、周春生、左大源、彭其麟、邓胜友、赵宝林、刘赓昌、李有成、罗云贵、李添顺、张富益、卢荣升、荣云胜、蔡荣贵、黄必庆、萧紫元、蔡玉和、易福政、杨炳南、李湘桂、周受殷、王正祥、刘兰亭、余占魁、彭明海、钱有德、尹德芳、协领花良阿、委参领吴俊、吉升阿、参将戴云正、沈玉林、李有胜、宋祥发、李春和、萧拱照、方正兴、喻少还、杨必耀、宁仁备、罗福堂、邹光裕、雷贵材、李秀吉、杨友庆、汤秀齐、周良骥、陈发林、陈义和、谭仁义、陶国安、舒安仁、李位得、刘信玉、殷有元、罗化龙、黄

胜发、张锦臣、杨景德、樊有胜、胡世贵、周恒升、彭祯祥、朱正和、姜明山、胡文道、吴恒山、郭岚云、廖胜山、黄仁杰、舒培仕、黄复履、刘春岐、萧意发、吴双泉、赵连升、刘兆元、傅从云、温长集、成芝美、邓兴隆、周有重、曾义胜、周盛友、彭星政、彭瑞春、陈庆泰、张贵和、刘德喜、钱宝锺、游击陈必达、丁选正、张辅文、张明月、蒋益交、宋有贵、彭春志、吴朝坤、刘森胜、杨明澂、屈传秀、廖大宗、吴秀银、葛致清、谭洪发、曾传礼、潘凤翔、陈焕荣、章柏涛、刘国斌、张锦文、吕桂华、刘福春、何西就、王钺安、冯元升、蒋国玉、李明成、知州李树棠、知县武条箴、都司张美步、汤仁和、李克常、易行善、古茂成、王荣诰、朱凌云、焦国兴、卢国太、汤月福、贺长发、尹意麟、陈得胜、龙春华、汪友高、易荣昌、郭大胜、黄鲤庭、陈长春、袁昭喜、万胜常、田玉兰、周玉清、罗金福、陈云祥、蒋云龙、李正元、胡振行、刘清和、欧阳胜、丁金广、贺国恩、舒荣贵、黄连升、李成金、萧其胜、守备张世文、孙忠禄、胡英杰、何觐光、千总汤廷干巴图鲁名号，总兵官王品俊、同知刘鼐等花翎，都司张祥云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95 23—25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戊子（1870.12.18）

谕军机大臣等：传谕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前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故，叠经谕令魁玉、张之万严切根究，并令曾国藩到任后督饬审讯，务得确情。兹据王家璧奏称此等凶徒志在必死，甚或扳扯问官希图挟制，不敢穷诘，致多畏葸瞻徇，并称此案颇有传闻等语。马新贻被刺一案，据魁玉等奏张汶详子女等到案后供词尚属支离，自系因一时未得实供不能奏结。案关重大，谣传必多。该京卿如确有所见，即著据实详细奏闻，不

得以传闻无据之词率行具奏，致开诬讦之端。

（卷295 25—26页）

同治九年闰十月己丑（1870.12.19）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攻克贼寨情形暨覆陈贼窜米脂、平罗、探报未确各折片。甘省中、北两路官军自攻克汉伯堡后，雷正绾等接攻张家泉、金家堡贼寨获胜，刘锦棠等复合力攻破杨明堡，阵斩贼目杨洪开等多名，正拟进攻王洪，适凉州大股贼匪绕窜，图援金积，恐马家河滩各堡勾引援贼，遂先将该处各小堡及附近团庄一律扫除。尚有两大堡未下，仍当赶紧攻拔，俾援贼失所凭依，剿办方易得手。金积现已合围，各处匪股乘隙来援，总当加意防范，著左宗棠严饬前敌诸军稳扎力攻，以期扫穴擒渠，毋稍松懈，并分檄各路将士扼要堵击，毋令援贼窜近牵我兵力。前窜米脂、平罗股匪，据左宗棠覆奏探报未确，不足为据；金积合围，实无一贼窜出；十月以后，花、定等处未据报贼踪东窜，陕西北山窜贼实亦无多等语。近据蒋志章奏报草地逆回窜至绥德，分扰清涧、安定等处，是窜陕之贼现尚陆续踵至。著即饬令成定康等随时兜剿，力遏狂氛。平罗地方现虽无兵可拨，如遇有紧要军情，该大臣仍当妥筹兼顾。窜入河西之禹彦禄等一起，左宗棠奏称禹彦禄即系余彦禄之讹，前已伤毙，何以金顺前后奏报王疃军情尚有余彦禄在内？著该大臣查明具奏。左宗棠另片奏遵筹成禄出关事宜等语。前因成禄已拔队西行，当谕该提督督军驻扎关外，不得轻率前进。仍著成禄懔遵本月十一日谕旨择要扼扎，就近兼顾肃州。该提督营饷积欠甚多，且川陕各勇不能得力，成禄著毋庸另募勇丁，即就现有兵力力加整饬，与提督杨占鳌和衷共济，遇贼即击，并办理屯田事宜。该军口粮已准提用张掖等处运省仓粮，成禄当知体恤民艰，不准再有勒索苛派等情，致滋纷扰。将此

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金顺奏北路防军进剿踞匪暨陕回夜援王疃、另股乘夜南窜、官军先后截剿获胜一折。余逆马贼回窜通昌一带，提督刘廷等败之于渠沟，疃庄之贼复潜出纠合陕匪并马家滩逋出匪众内外合扑官军卡垒，各军迎击擒斩多名。其窜踞王元桥迤东一股，亦经托云布等击散。寨贼虽已势蹙，惟通昌一带踞匪仍时出逆援，牵掣官军，并据擒贼供称有欲赴中卫阻扰河东各军南路粮道等情，亟应先行扑灭。著金顺会同张曜督饬各军迅将此股逆援扫荡，并严堵该逆来路，以免内外勾结。王疃一寨日久盘踞，金顺虽叠报胜仗，而该逆负隅如故，援贼亦来往自如，岂能即行得手？金顺务当会同张曜激励将士迅拔坚巢，毋再迟延贻误。至逆首余彦禄，本日据左宗棠奏报即系禹彦禄，前已伤毙，是否即系一人？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好麦川等处剿匪获胜，赏游击刘三元、蒋柏高、谭桂林巴图鲁名号，守备吕长乐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蒋昌品、守备胡连升祭葬、世职。

（卷295 29—33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壬辰（1870.12.22）

以甘肃宁夏解围暨攻克贼巢出力，予总兵官陈祥胜以提督简放，佐领富春以副都统简放，赏副都统世禄、副将安万全、协领全升、参将黄万发、任开泰、游击黄金堂、吴金魁、汪朝富、王得魁、王飞熊、佐领萨凌阿、舒英阿、精格、委参领英尔赓额、都司曹正兴、刘占魁、罗永兴、纪才俊、叶金魁、守备张元凯、骁骑校凌宽、乌凌阿、千总李士明、鄢鸿盛、陈有华、秦涵达、郑国发、华文锦、田国昌巴图鲁名号，员外郎玉敏、参将万福等花翎，通判张宝善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96 5—6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丁酉（1870.12.2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贼窜凉州镇番、派兵剿捕并续赴平番布置城防一折。甘肃古浪县属韩家庄堡有马贼扑扰，经副都统常明率队击退，其由裴家营东马家磨沟窜出之贼，复经都司尹天祥调营驰剿，毙贼多名。官兵撤出沟口，被援贼围裹，致副将谢元兴等阵亡。贼由土门扰及凉州，围攻郡城，总兵王仁和督兵扼守，贼向镇番窜逸，游击韩廷芝等各率兵勇迎击，毙贼甚伙，余贼奔往柳林湖一带。此股贼匪止有四五千名，不难剿洗净尽，著左宗棠、穆图善严饬大靖、土门各防军会同凉州兵勇实力合剿，务期一律芟除，毋任延蔓。至平番为兰垣西路咽喉，深虑柳林湖踞匪及西宁撤回、河州踞逆分途旁犯，穆图善亲赴平番督饬副将锺本起等扼扎营垒，分布守御，并著饬令在防各营严密堵遏，力固省防，毋稍疏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6 10--11页）

予甘肃马家磨沟阵亡副将谢元兴、守备傅永昌、把总石中和、潘永川、外委夏景融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侯家河阵亡外委郭有升祭葬、世职加等。

（卷296 12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壬寅（1871.1.1）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奏筹防事宜并绘图呈览、贼踪西窜、请饬堵截、喀尔喀驼只骤难筹拨各折片。据奏接到锦丕勒多尔济函称探闻贼匪已于十月二十三日西窜仍回肃州，并探闻该参赞大臣已回乌城等语。此股贼匪扑陷乌城，仅留四日即行窜走，口外地方辽阔，难保不到处奔突。现在贼踪究往何处？仍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确探具奏。宣化、大同官兵已先后奏报起程，张廷岳等置办穹庐四百架，所筹甚妥。该

官兵到库后仍应择要分扎以固边圉，不得以匪踪渐远稍涉大意。锦丕勒多尔济自奏报乌城失守后，迄今尚未续有奏报。该参赞大臣既回乌城，著即将该城将军等下落及贼匪窜向何处详细查明具奏，并著将乌城所属台站赶紧整饬以通台路。其乌城所属地势并台站道里仍著绘图贴说，详悉奏闻。现调赴乌城之兵有吉林、黑龙江二千名、察哈尔马队一千名，又贡果尔带察哈尔亲军马队二百五十名，统归杜嘎尔调遣。到乌后，著锦丕勒多尔济会同杜嘎尔妥筹布置，该参赞并应将所属喀尔喀各盟蒙古官兵设法整顿，随时操练，以固边防。贼匪虽有回窜肃州之信，而沿边各口皆可回窜，著左宗棠、穆图善、定安、金顺、成禄于肃州、宁夏及绥远城一带分投侦探，遇有贼股陆续回窜，即行派兵设法兜剿，务须就地殄灭，毋再任令窜出边外，致剿办转形棘手。乌城之贼虽已退去，或在附近地方暂时伏匿，乘机仍肆窜扰亦未可定。所有调赴乌、库之察哈尔、吉林、黑龙江马队及宣化、大同官兵，仍应迅速分别前往。昨据李鸿章奏已派员筹设粮台，所有采办粮食、分给军火及沿途转运等事，著李鸿章、文盛、杜嘎尔、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仍遵昨日谕旨分别妥筹具奏。大同官兵所需粮饷军火，何璟亦当源源应付，均毋任稍有缺乏。定安前派参领贡果尔统带察哈尔马队二百五十名赴哈尔尼敦、推河一带探踪截剿，刻下谅早起程。此项马队本归杜嘎尔调遣，著即饬令与达尔济所部合兵一处，相机探剿，毋稍迟延。刘铭传何日到陕？著定安咨照该提督迅速拨兵前赴缠金屯扎。其富勒珲所部吉林、黑龙江马队一千二百名暂缓起程，仍扎原处会同防守，听候续有谕旨再行调往。金顺前请调拨喀尔喀驼只，据张廷岳等奏现在筹办征兵，转运驼只已觉不敷，实难再行筹拨等语。金顺需用驼只前已由定安拨给二百五十只，现在喀尔喀既难筹

解，著金顺咨商定安，应如何通融应用之处，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7 1—4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丙午（1871.1.5）

谕军机大臣等：刘铭传奏到陕日期、暂难拔队扼守缠金、并请调李成先一军仍归北路各折片。前因乌城失陷，当谕刘铭传拨兵扎守缠金，以便富勒珲统带马队起程赴乌。兹据奏称缠金距陕较远，分兵不易，转运尤难，请饬定安就近派队扼守等语。乌城帮匪张廷岳等奏已于十月二十三日仍回肃州，此时该提督兵勇既暂难拔赴缠金，即著定安仍遵前旨令富勒珲照旧实力严防，仍著刘铭传俟后队入关、饷项军火运到后，派拔得力队伍前往缠金，节节进扎，并将应剿处所与定安、蒋志章随时会商，妥筹布置。宁、灵一带贼匪现被官军围剿势已穷蹙，难保不以蒙古为掠食之地。刘铭传请令驻扎潼关之李成先一军调回北路，所筹亦是，即著李鹤年饬令李成先统率所部移赴北路，照旧归宋庆调遣以厚兵力。刘铭传于疏通北山后即驻兵定、靖，俟山西防务较松，即咨商宋庆以包头为老营，会合定安马队为蒙古游击之师，遏贼东窜。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刘铭传奏西路转运粮石必须广购驼只，现已由洛阳派员先赴归化一带收买骆驼一千匹，请饬杀虎口监督于驼只到关时免税等语。著锺泰于此项驼只到关即按数验实，免税放行，并著户、兵两部即行知照所过地方一体免税。何璟即转饬藩司张树声派员出口帮同照料护解赴陕，以期迅速。将此由四百里谕知何璟，并传谕锺泰知之。

（卷297 7—9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丁未（1871.1.6）

又谕：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奏筹拨马匹以备官兵骑乘并探闻贼匪情形各折片。据称赴援乌城之兵若绕由库伦苏木台站行走，中途未免濡滞，不如由赛尔乌苏向西，由推河直抵乌城较为便捷。所筹尚合机宜。张廷岳等现已札饬赛因诺颜部落盟长将推河以北至乌城十五台赶紧设复，著锦丕勒多尔济一体札饬该盟长迅速办理以通台路。贼匪尚在距乌城西南四五台之杂普汗河地方盘踞，此时援兵若能赶早前往，正可出贼不意，击其惰归。达尔济所带察哈尔马队一千名计已起程，著文盛、杜嘎尔迅即饬令由赛尔乌苏向西探踪截剿，毋稍迁延。贡果尔所带察哈尔马队二百五十名，著定安饬令探明达尔济行抵何处，即行合队进剿以资厚集。张廷岳等所称援兵出口若一路径趋乌城，转向西南追剿，一路由沙勒噶尔珠特、推河向西北迎击，可期得手。著杜嘎尔催齐吉林、黑龙江马队统带前进，应如何与达尔济分路进兵、两面夹击之处，妥商办理。张廷岳等咨调乌城所属官厂马匹三千，著锦丕勒多尔济饬令如数挑选，解至推河一带牧放，以备官兵进剿之用。库伦所属东两部落筹备马二千一百匹，情殷报效，著张廷岳等验收后即行奏请奖叙，以昭激劝。宣化、大同官兵行抵库伦，即著妥为布置，以固边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7 12—13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戊申（1871.1.7）

谕内阁：福济、荣全奏回匪扑陷乌垣、焚掠远飏、自请治罪一折。据称乌里雅苏台于本年十月十九日突有贼匪千余由东南、西南山沟奔扑该城，东、西、南三门经官兵击退后，贼仍抵死抗拒，东沟复有续来贼队数千蜂拥扑城，四面放火，蚁附而登；城内城外官兵仅三百余名，力不能守；贼匪遂肆焚掠，于二十三日向西南窜出等语。此次乌城被匪窜入，福济等既不能

先事预防，临时复不能力图堵剿，本当治以应得之罪。姑念该城兵力甚单，势难堵御，尚属可原，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均著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仍著督饬蒙古官兵及派往察哈尔、吉林、黑龙江等处马队，迅将窜去贼匪悉数歼除，毋留余孽。

（卷297 13—14页）

谕军机大臣等：文盛、杜嘎尔奏达尔济所部马队五百名业已启行、察哈尔后起马队日内即可进发、乌城贼踪现已西窜、请将吉林、黑龙江马队暂缓进发一折。昨因张廷岳等奏贼匪尚在距乌城西南四五台之杂普汗河地方盘踞，各路援军若能及早赶到，正可聚而歼旃，当经谕令文盛、杜嘎尔饬达尔济一军由赛尔乌苏向西探踪截剿，并令杜嘎尔催齐吉林、黑龙江马队统带前进。此时若照文盛等所奏遽将吉林、黑龙江马队暂停进发，则达尔济孤军无继，殊不足以壮声威。仍著懔遵昨日谕旨，俟吉林、黑龙江马队到口，由杜嘎尔统带迅速进发。至进兵道路，自以由赛尔乌苏向西径达乌城较为直捷。所有推河以北至乌城十五台，著锦丕勒多尔济迅饬赛因诺颜部落盟长赶紧设复，以利师行。达尔济已于十一月初一日起程，此时计可行抵赛尔乌苏，即著饬令转西赴乌，毋庸绕赴库伦致形濡滞。如达尔济行走迅速业已抵库，应如何取道赴乌之处，著张廷岳等设法筹办。该军马匹远道疲乏，如须更换，即由库伦筹备马匹内先行拨给一千匹以应急需，并著文盛等于官群内如数拨还，俾备宣大官兵之用。参领贡果尔马队二百五十名现已到口，著文盛等迅筹驼只，饬令即日启行，与达尔济合兵一处，相机探剿。塞外用兵，军食最关紧要，文盛等业于头台赛尔乌苏适中之地添设支发转运一处，其乌、库两城所属各台应于何处安设接运之处，并著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等酌度地势妥为筹画。正在寄谕间，据李鸿章奏张家口地方不敷官兵栖止，请将吉

林、黑龙江马队暂行择要驻扎及筹办难民难回事宜，福济、荣全奏现筹招集安抚各折片。已明降谕旨将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革职留任，责令戴罪自效矣。贼匪尚在乌城附近，并未远飏，亟宜进兵剿办，所有吉林、黑龙江马队断不可遽议停止。该官兵现已陆续驰抵昌平，著文盛等于驼只柴薪等项宽为筹备，俟察哈尔马队及宣化、大同官兵出口后，即催吉林、黑龙江马队分起到口，陆续进发，毋稍迟误。福济、荣全防守无方，城池被陷，锦丕勒多尔济督剿不力，均应治以应得之罪，姑念该处兵力本单从宽革留，该将军等务当激发天良，招集蒙兵力筹剿堵。倘再不能勉赎前愆，或至一误再误，则国法具在，毋谓宽典可幸邀也。其喀尔喀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西两部落，即著理藩院札知各扎萨克赶赴乌城，随同福济等将防剿事宜实心办理，不准观望迟回，自贻伊戚。李鸿章片内所称窜陷乌城之贼系伊犁等处难民、难回勾结本处蒙民啸聚滋事，是否属实，著福济等查明具奏，仍妥筹办理以遏乱萌。将此谕知理藩院，并由六百里谕令李鸿章、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文盛、杜嘎尔、张廷岳、阿尔塔什达知之。

（卷297 14—17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庚戌（1871.1.9）

又谕：左宗棠奏特参委员侵欺勒派、冒销赈粮各款、请旨严惩一折。甘肃总兵周东兴经左宗棠委赴中卫县采购军粮并办赈务，该员于采买粮价数目竟敢浮冒制钱一万串有奇，其报销赈粮多用米麦，而每日所发实系黍豆稀粥，且于赈过丁口数目及起止月日诸多含混，经左宗棠查办，仅据供认入已赃款一千串有零，希图狡展。似此贪劣不法之员，亟应从严惩办，周东兴著即在军前正法以昭炯戒。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官军剿贼获胜并金积堡近日军

情各折片。金积堡陕回余党会合河州援贼由三家集渡洮河窜扰柳林沟等处，经官军分投进攻，斩馘甚多；其渡渭而南之贼复经官兵蹑踪截击，歼除殆尽，剿办尚为得手。在事出力员弁，准由左宗棠择尤汇案保奏，以示鼓励。其零星窜逸之匪，著左宗棠督饬各营分途搜捕，毋令死灰复燃。蒋志章亦当会同刘铭传檄饬各军严密堵御，毋任阑入陕疆。左宗棠一面饬令张家川已抚回民李得昌分别收辑，以孤贼势。金积堡合围后，逆情日形穷蹙，著左宗棠严饬刘锦棠、黄鼎等迅将马家滩克期攻拔，以便各军节节扫荡，会攻王洪堡以图金积老巢，为扫穴擒渠之计。至投出回匪络绎不绝，回目马寿清亦率眷投营，左宗棠已饬安插平凉，惟该回众是否真心反正尚未可知，左宗棠务当随时察看，加意防维，毋为该回众所绐。前宁夏县知县彭庆章甘心从逆，为马化漋谋主，现仍投入金运昌营，著左宗棠即饬将彭庆章解赴平凉严行讯办，毋稍宽纵。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7 21—23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乙卯（1871.1.14）

又谕：奎昌、文硕奏乌里雅苏台军情紧急、请调兵援剿一折。前因贼匪窜扑乌城，叠经调派察哈尔马队一千二百五十名、吉林、黑龙江马队各一千名令杜嘎尔统带赴乌助剿，并调宣化、大同两镇官兵各一千名赴库伦防守。嗣据张廷岳、福济等先后奏报贼于十月廿九日攻陷乌城，十一月十三日旋即退去，该逆尚在距乌城西南四五台察罕托罗海河北岸盘踞，业已催令所调各军星速前进。此时贼既窜走，科城所属台站著奎昌等赶紧设复以通文报。乌城被贼焚掠一空，福济等重新整顿，需兵弹压，内地援军远道遄征，转运筹办颇费周章，一时未能克期抵乌。奎昌等所派吴云等带兵百名赴乌，仍著饬令前往听候福济等差遣。棍噶扎勒参驻扎何处？现如尚未到乌，著奎昌等饬令迅速

前进。文硕应否带兵东行援应之处，著咨商福济等斟酌情形办理。科城防务亦关紧要，奎昌、文硕务当督饬官兵认真操练，加意巡防以固边圉。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8 5—6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丁巳（1871.1.1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镇番肃清、附省兵团剿贼获胜，左宗棠、豫师奏派员统军弹压及筹布后路防剿事宜各一折。镇番踞匪经官军击败，全数西窜永昌，穆图善已饬总兵王仁和等跟踪追剿，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扫除，毋令蔓延为患。如兵力不敷，即著左宗棠、穆图善酌度情形添兵前往援应。皋兰、碾伯地方及省东辖境时有零匪窜扰，虽经兵团剿办获胜，惟省垣根本重地逼近河、狄，该处贼股众多，深虞窜突。现在河水冻结，尤应加意严防。著穆图善督饬兵团随时侦探防剿，毋稍疏虞，左宗棠亦当妥筹兼顾。金积堡贼势已蹙，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若再不振刷精神迅图攻拔，致以一隅之地牵掣兵力，耗费饷需，大局何堪设想？南路秦、阶一带时有贼踪，该处统领能否得力？河、狄巨股如何设法进剿？左宗棠当统筹全局，迅将金积攻克，腾出兵力次第廓清，不得以远在平凉仅顾甘北一路，致军务总未得手也。豫师现已会商左宗棠将平番、碾伯隘口布置严密，以杜西宁回众由米拉三沟窜出之路，先派总兵黄武贤驰赴威远堡整顿各营。西碾、平番近既安靖，豫师当懔遵前旨驰赴本任，会同黄武贤认真筹办以重职守。米拉沟窝藏陕回万余，据豫师奏已分股窜赴甘、凉一路，著左宗棠、穆图善檄令甘、凉防兵探明痛剿，就地歼除，毋留余孽。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8 9—11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戊午（1871.1.17）

谕军机大臣等：锦丕勒多尔济奏拟带蒙兵出境驻扎并请调员差委、简员管理孳生厂台站事务，文盛、杜嘎尔奏遵饬马队陆续起程各折片。前因乌城被贼扑陷，谕令锦丕勒多尔济调集蒙兵力图进剿。现在贼既退窜，乌城商民渐集，弹压抚绥均关紧要，锦丕勒多尔济自应在城会同福济、荣全筹办一切以定人心，著即折回乌城，毋庸出境驻扎。据奏贼向西南退去，已过扎萨克图汗部落，刻下贼踪究往何处？仍著福济等确切侦探具奏。锦丕勒多尔济既回乌城，所请调帮办章京音得泰、笔帖式成惠、哈达哈三员如有应行差委之处，即著会商福济等酌量调派。其孳生厂及喀尔喀台站事务紧要，著派多布钦扎木楚、桑噶西哩一并帮同锦丕勒多尔济办理。此时内地援军进发，预备驼马、整顿台站均系刻不可缓，仍著责成锦丕勒多尔济会同筹办，不得以帮办有人稍涉推诿。文盛等现已飞咨达尔济由赛尔乌苏转西前进，察哈尔后起马队及贡果尔所带马队亦定期起程，著即催令迅速遄行。黑龙江马队既经陆续抵宣，即著赶给驼只，饬令先行进发。其宣、大步队即饬随后启行，并著杜嘎尔催齐吉林马队克期统带前往，毋稍延缓。推河迤北台站，著福济等懔遵前旨赶紧设复，并宽备驼马及蒙古包、薪水等项，以便沿途支应兵不至稍有阻滞。福济等俟援军到后，著即会商布置，探明匪踪相机防剿，并派熟悉道路之向导官兵一同前进以资得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8 11—13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己未（1871.1.18）

谕军机大臣等：蒋志章奏铭军进扎中路并派军分防南北一折。据称刘铭传统率所部到陕后，当即饬令提督刘盛休等十四营进扎乾州，吴宏洛等九营分扎耀州，该提督复率亲兵前往乾州驻扎，并商派提督谭仁芳各营移扎凤翔与李辉武一军声势联

络，北山一带亦经严饬派防陕军会哨分防等语。著蒋志章、刘铭传饬令派出各营协力巡防，严密堵御，毋任甘回窜扰陕疆。至北山自宜、洛以达靖、定，地广人稀，游匪零回时虞纷窜，并著蒋志章、刘铭传悉心会商，先就现在派防陕军饬令随时侦探，认真搜捕。俟唐定奎一军到陕，即著饬令前进以顾北路门户。蒋志章即饬成定康等举办贩垦，招集流亡，使游匪无从勾结，以靖边陲。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13页）

同治九年十一月庚申（1871.1.19）

又谕：奎昌、文硕奏续探乌城情形，请将前折更正，自请议处并陈边防利害，请拨饷项火药一折。奎昌等十月二十六日折报业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递到，当经寄谕该大臣等督饬官兵认真操练，加意巡防，并将调援兵数详晰谕知。想边外各城一闻大军将至，声势自可增壮。至奎昌等闰十月初九日专差赍递折件迄今未到，所陈福济等殉难情形自系得自讹传，著加恩免其议处。科属官兵来城收伍者仅有五六百名，且贼踪窜往扎棚河一带，去扎萨克图汗与科布多属交界不远，文硕自未便率旅东行，致科城转有空虚之患。著该大臣等就现有兵力一面留城训练，一面侦探贼踪，与福济等斟酌情形妥筹进止。奎昌、文硕等请拨部饷火药，系为边疆大局起见，著户部迅即筹拨银十万两，咨交顺天府解至察哈尔，由该都统派员护解赴科以应急需。乌城前拨饷银已由户部解往，如科城需饷孔亟，即著福济先行酌拨数万前往，俟科城饷项到时再行扣还。并著定安速拨火药一万斤、铅线一万盘，遴派委员解赴科城以资利用。蒙古地方首以茶布代烟为日用所需，现在贼踪最远，深恐商民惑于流言裹足不进，则蒙民生计日蹙，著定安出示晓谕商民，俾令照常贸易，以期食货流通，亦安边之要务也。达尔济一军已由

赛尔乌苏转西前进，察哈尔后起马队及贡果尔所带马队亦已定期起程，黑龙江、吉林马队亦令陆续进发。国家不惜数百万帑金，调集劲兵绥靖疆圉，福济等务当懔遵叠次谕旨，将推河迤北台站赶紧设复，毋令援兵稍有阻滞，仍将目前防剿各事宜悉心妥筹，毋得再有疏虞致干重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何琯奏探悉南北两路军情一折。据称接据防堵奇台龙口山勇目邓生玉禀报，南疆安集延率众围攻吐鲁番，屡将乌鲁木齐赴援之贼击败，并据乌鲁木齐南山团练勇目徐学功禀报聚集民勇千余与贼接仗连胜，擒斩逆首多名，山后安集延酋长呼什伯克带领所部回众围困番城，声称投诚报效；徐学功已带勇丁赴番会剿，禀请大军西征；拟调孔才一营前赴奇、古，俟成禄出关，即当亲自带兵会同进剿，收复各城等语。回逆叛乱以来乌鲁木齐各城久未收复，若如何琯所奏，是该逆已叠受团勇惩创，吐鲁番又被安集延围攻，机会大有可乘。惟此等军情何以不与伊勒屯列衔具奏？至安集延酋长投诚报效，事难遽信，恐系该回族等蛮触相争，欲借大兵自图报复。即如妥得璘投诚之说，至今未得确耗，岂可轻率听信，致为所给？著文麟、景廉、伊勒屯确切查明，如果各城贼势穷蹙，逆党内讧，自属机有可乘。即著确实侦探，悉心酌度，会商何琯妥为筹办。何琯仍不准单衔具奏，以符体制。孔才一营能否调赴奇、古驻扎？著文麟、景廉斟酌情形，知照伊勒屯、何琯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卷298 15—19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甲子（1871.1.23）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荣全奏预筹催调官兵、安设粮台一折。前因乌城贼匪向西南退去，谕令文盛等飞咨达尔济由赛尔乌苏转西前进，催令察哈尔后起马队及吉林、黑龙江马队陆续

进发。现在贼踪未知究往何处，所有前项奉调出口官兵，仍著文盛、杜嘎尔遵照前旨迅催前进，随时知照福济等将此项援兵妥为布置，探踪防剿。福济等以大兵渐集粮饷亟宜预筹，请饬直隶、山西酌派实缺道府出口，在赛尔乌苏一带督办后路粮台，前据文盛等奏报业于头台赛尔乌苏适中之地添设支发转运一处，当谕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等于乌、库两城所属各台酌度地势，应在何处安设接运。福济等此次所请直、晋派员出口督办粮台，著李鸿章、何璟斟酌情形，咨商福济等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9 7—8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丁卯（1871.1.26）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攻剿情形一折。王家疃踞匪叠经官军痛剿，外援已绝，复经金顺会同张曜督饬各军攻破外濠贼垒，并先后开挖地道多处，轰倒炮楼寨墙，歼贼多名。惟因寨墙之内复有濠墙阻隔，贼得凭墙拒守，我军攻扑数次未能迅克。著金顺会商张曜督令各营奋力进攻，迅将王家疃庄贼巢克期攻拔，不得迁延粉饰，日久无功。当此长围已合，金顺等尤当严密防范，毋任贼众乘间窜逸，宁夏城防亦应相机布置。沙金托海一带为粮运要路，著即咨照刘廷协力防护，毋令匪踪滋扰。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予甘肃王家疃阵亡副将丁德西、参将孙德麟、游击唐广兴、都司何远镇、丁采庭祭葬、世职加等。

（卷299 9—10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己巳（1871.1.28）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毅军会击回匪连获胜仗一折。陕回余彦禄等众踞匿通昌，骑贼窜及保、丰一带，经提督刘廷派队驰击擒斩多名，该提督即会同金顺所部各军进剿通昌，连获胜

仗，现因各队裹粮将完统军暂回石觜。此次余逆等众虽经官军击败，仍未大受惩创，通昌踞匪尚有二千余人，难保不乘虚窜扰。石觜为各军屯粮之所，尤关紧要，著定安饬令刘廷一面将石觜、磴口、平罗等处严密防守以通粮运，一面勤加侦探，遇贼即击，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毋留余孽。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299 12页）

又谕：本年十月间，突有贼匪四千余名扑陷乌里雅苏台，据张廷岳等探明，系属肃州回股，该匪徒现已沿途饱掠，仍回肃州。若不将丑类悉数歼除，大为沿边之患。台站辽阔，贼踪来去自如，本年春夏间时有零股窜扰察哈尔、库伦、乌里雅苏台之事，至冬间竟成大股，窜陷乌城。是肃回出边滋事者实繁有徒，肃州一带贼巢正复不少。成禄办理肃州军务未能一律肃清，以致匪徒充斥，蹂躏地方，亟应趁此贼股回巢痛加剿洗，及早铲除。倘任伏莽潜藏，乘隙再逞，必又掣动内地兵力。成禄本令暂驻关外就近兼顾肃州，著即振刷精神，迅将该处贼巢扫除净尽，务绝根株。左宗棠亦当统筹全局拨兵会剿，不准稍存膜视。再，据张廷岳等奏探闻有贼千余在乌喇特地方游弋，图扰宁夏粮道，并著左宗棠随时知照定安、金顺勤加侦探，妥为防范。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9 12—13页）

又谕：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奏遵设转运粮台及应行筹办各事宜、并宣大官兵不可遽停暨拨兵防守推河各折片。口外用兵，转运最关紧要，张廷岳等拟在察哈尔所属之霍呢齐台及乌城所属之推河台两处设立转运粮台，揆之道里远近，尚属适中。即著福济、文盛等按照所陈妥为筹办，并各拨官兵分赴该两处戍守以资防护。乌城退出贼匪虽已饱掠回肃，而乌喇特地方

尚有贼匪千余，难保不乘虚窜突，且库伦获贼供称有"探明库属路径，拟于明春扑犯"等语，是边外防守仍不可一日稍松，致蹈乌城覆辙。达尔济头起马队，前据文盛等奏已咨令由赛尔乌苏转西前进，察哈尔后起马队亦已定期起程，此时计已陆续进发，文盛等即当将驼只帐房等项妥速筹画，催令宣、大官兵赶紧出口，迅赴库伦以资防剿，毋得再以冰冻草枯、支应艰难为词因循贻误。至宣、大两处之兵均系派往戍守库伦，张廷岳等拟将大同官兵月需粮食由推河粮台支领，宣化官兵月需粮食由霍呢齐粮台支领，霍呢齐尚距赛尔乌苏不远，推河则在库伦大西，转输不易，仍著张廷岳等斟酌情形力任其难，毋得稍涉推诿致误事机。喀尔喀四部落地方时有土匪窃发，著张廷岳等随时严拿惩办，务绝根株。所请饬令西路统兵大臣直捣肃州贼巢一节，已谕令左宗棠、成禄相机办理矣。张廷岳等因锦丕勒多尔济札调东两盟蒙古官兵驻扎推河，已将协防官兵二百名全数撤回，即著锦丕勒多尔济将此项撤回官兵归并西两盟派出各军，分布要隘藉资备御。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9 13—15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辛未（1871.1.30）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攻克邓川、浪穹两城并马如龙伤痊进兵各折片。邓川、浪穹两城久为贼踞，经刘岳昭等派令总兵杨玉科督兵进剿，先将浪穹县城攻克，旋即分兵进攻邓川，立时克复，并先后攻拔凤羽、白米庄、长邑村、链铁桥后各贼巢，擒斩甚多，剿办尚为得手。杨玉科裹创力战，实属奋勉可嘉。现在大理北路业已肃清，贼势愈孤，著刘岳昭、岑毓英饬令该总兵将收复地方分兵固守，毋稍疏虞，一面相度机宜稳慎进取，并著饬令李维述等合力攻剿，以期捣穴擒渠，早除巨患。马如龙伤疾已痊，现拟出省剿贼，具见任事勇往。

著刘岳昭等赶紧筹给饷项，俾得克日起程将东沟等处贼巢迅筹扫荡。前据刘岳昭等奏澄江业已合围，近日攻剿情形若何？即饬岑毓宝等力图攻克，毋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9 17—18页）

以云南克复寻甸等城出力，赏总兵官杨致林、刘令集、副将吴奇忠一品封典，副将李文才、廖复胜、李敬修、范有恒、游击韩徽巴图鲁名号，知府苏长丰、参将刘青煦等花翎，知县德生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299 18—19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壬申（1871.1.31）

谕军机大臣等：　成禄奏大队暂驻高台听候谕旨暨甘凉贼股亟须剿办、山丹县城被贼窜扰各折片。成禄所部头起三营出关后始接据左宗棠来咨，因将后队暂停候旨。刻下肃州一带伏莽尚多，必须悉数歼除，免致延蔓。成禄后队既扎高台，正可督率各营就近搜捕。著惇遵本月初八日谕旨将肃州贼巢痛加剿洗，尽绝根株。凉州所属之镇番及甘郡城下均有贼股屯聚，山丹、高台两县复有匪踪，尤须慑以兵力。成禄后队著即驻扎高台，　将关内附近地方随时防剿以遏狂氛。　其头起三营业已出关，应否折回或即在关外分扎，著成禄妥为调度。至张掖等处运省仓粮，　前已准成禄提用，　著左宗棠饬令该地方官源源运济，毋令缺乏。甘、　凉两郡贼股已不下二三万，　若不及早扫除，必至四出为患。著左宗棠迅即拨兵前赴甘、凉一带探踪追剿，以期西路肃清。成禄请调吉林、黑龙江马队交常顺统带赴营，前已未允所请，仍著毋庸置议。山丹被贼阑入，何以杨占鳌派防兵勇次日始入城堵剿？署知县张秉恬及署提督杨占鳌贻误情形，著左宗棠查明具奏。署游击孙启后拒贼身死并其余各员下落，著一并查奏。原片著抄给左宗棠阅看。成禄另片奏请

赴海疆效力，此时津案业经办结，所请著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0 1—3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乙亥（1871.2.3）

又谕：前据魁玉、张之万奏审明故督马新贻被刺一案折内所称，该故督任浙抚时叠剿海盗，宁、台两属擒斩甚多，仍有匪党漏网，以致张汶祥挟仇行刺，并风闻浙省刺案尚不止一起，粤省又有持刀入署之案等语。如果属实，是盗匪肆意横行，此风断不可长，亟须严拿务获，净绝根株。著瑞麟、杨昌浚各饬地方实力查拿，严行惩办，以息盗风而清疆圉，并将该省有无此等案件查明据实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300 12页）

又谕：李鹤年奏奉拨防军请缓调往，何璟奏布置河防各一折。前因甘肃宁、灵一带贼匪被剿穷蹙，恐其窜扰蒙古地方，当谕李鹤年饬令驻扎潼关之李承先一军调回北路以厚兵力。兹据该抚以李承先所部本属无多，现在派往韩城等处追剿回匪，刻下金积堡踞回势蹙思窜，恐零匪溃勇乘间出关，豫省边防吃紧，该军请暂缓移动，所奏亦属实在情形。李承先一军即准其暂缓调往，并著李鹤年饬令会同马德昭严密巡防以顾豫省门户。如宋庆必须添兵，即令该军迅速前往以资得力，著刘铭传酌度办理。金积贼巢日久未拔，王疃踞匪尚在负隅，陕省北山游匪出没靡常，晋省河防正关紧要，何璟布置一切尚属周妥。仍著饬令李庆翱等军联络声势实力梭巡，毋稍松懈。延、榆、绥一带逼近晋疆，并著蒋志章、刘铭传分派得力队伍力图兼顾。王名滔新募略式四营，前经蒋志章派令由韩城前赴宜川力扼龙王辿要津一带，著该抚饬令迅速到防俾资堵御。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甘肃金积堡逆回马化龙负固日久，叠经谆谕左宗棠督饬将士迅图剿洗，该大臣自十一月十九日奏到击败柳林沟等处援贼以后未见奏报，朝廷殊深廑系。本日据李鹤年、何璟折内均有马化漋自缚投诚之说，该逆狼子野心，屡降屡叛，此次如有乞降情事，恐系缓兵溃围之计。近日金积堡围攻情形究竟若何？该大臣务当悉心察度贼情，万不可为贼所给。仍当严饬在事各军一面遏贼援应之路，一面激励将弁星速设法歼除，毋得敷衍了事随贼诡谋，致贻后患，并将现在军情据实驰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00 14—16页）

又谕：文盛、杜嘎尔奏达尔济一军行抵赛尔乌苏阻滞不能前进一折。据称达尔济一军现已行抵赛尔乌苏，惟查推河等处台站官兵廖廖无几，驼马帐房等项数亦无多，且管理五台之台吉吹扎普等被警后迄未归台，拜达拉克等十台亦被贼扰，又无毡房；哈尔尼敦起至沙拉嘎勒卓特台虽未被扰，而积雪深厚，牲畜疲瘦，大兵不能前进；现饬该总管暂在赛尔乌苏迤西各台分队驻扎，预备进发等语。推河以北溃散各台，叠经谕令福济等赶紧设复以利师行，乃为日已久而台站仍未整顿，实属因循疲玩。塞外风雪严寒，粮食稀少，倘分扎各军因天寒倘缺或有哗溃之虞，福济等岂能当此重咎耶？即著该将军等迅将哈尔尼敦等二十台站应备驼只、薪水、蒙古包等项无分昼夜赶紧一律预备妥协，并将援兵乘骑派员解赴经过各台，俾大军得以遄行，不至阻滞，毋得再有迟延，自干罪戾。文盛、杜嘎尔仍当督饬达尔济约束扮循，设法相机前进，并催后起各队接续进发，毋稍观望。前窜乌城贼匪首逆系何名姓？现在究窜何处？并著福济等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00 16—17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己卯（1871.2.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马家滩等堡平毁、陕回就抚、马化漼就擒、范铭部众溃变办理情形、丁贤发激变被害各折片。昨据李鹤年等奏有马化漼自缚投诚之说，当谕左宗棠察度贼情，不可为该逆所给。现在马化漼递呈乞抚，恳求曲宥族众，仅以一人抵罪，该大臣拟令马化漼将本堡马械呈缴、墙垣平毁后，接办河西王家疃等堡抚局，再办河州西宁抚局，军情旦夕变迁，朝廷亦不为遥制。惟马化漼凶狡异常，万一收抚后又生反侧，窜入西路归并河州贼党，逆焰复张，彼时堕其术中，不但追悔无及，且恐大局愈难收拾。左宗棠务当通盘筹画，稳慎以图，不可稍涉疏虞，贻后日无穷之患。其收抚之陈林等并著妥为安插，毋令再滋事端。所有在事出力之员弁兵勇，著该大臣于事竣后奏请奖励。至陈湜一员到营未久，此次金积堡将士尚未请奖，若将陈湜先行开复，殊不足以昭公允，著俟续有劳绩再行保奏。总兵范铭违令溃走，其弟范锷及匪党尤芝政等辄敢裹胁叛众在岷州一带焚掠，虽经杨世俊等追斩多名，而匪党仍踞岷州，著即饬令周开锡等添派兵勇合力攻剿，迅图蔵事，并著确查范铭避匿何处，严拿惩办。其何建威等营仍当妥为钤束，免滋他变。提督丁贤发因催办驼骡激变被戕，罪犯马添发等业经解营讯明正法。驻扎豫望城之马柏森于丁贤发等之死虽救援不及，惟罪犯均就歼灭，功过尚足相抵，著免其置议。金积堡马械缴清，堡寨平毁，降众如何安插，该大臣应进扎何处次第扫荡，均著妥筹具奏。南路各军该大臣倚周开锡调度一切，务饬持平妥办，毋任激生事端。密片一件留中。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00 22—24页）

又谕：左宗棠密陈马化漼稔恶三世，从宽必滋后患，此时

议暂缓其诛者，以王家疃非猛攻所可骤得；宜先图王家疃，俟抚定后将马化漼父子兄弟亲属伙党重者诛夷，轻者迁徙等语。所奏不为无见。若不照该大臣所请，恐于该处军势贼情不甚相宜。马化漼著暂缓正法，俟王家疃等处就绪，即将该逆等分别重轻相机办理。届时不得以收复各处代为乞恩，以申国法而快人心。至所称该逆在北省各口开设店铺，分布伙友探听衙门消息，足见党与甚多。应如何密为防范用靖奸宄，并不动声色藉安反侧之处，著左宗棠妥筹具奏。交结洋商一节，是否仅为购买外洋军火等件，抑另有勾结重情？并著密访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予甘肃预望城被戕副将杨正华等祭葬、世职，生员马献瑞赏恤如例。

（卷300 24—25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甲申（1871.2.12）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豫师奏米拉沟窝藏陕回万余已分窜甘、凉一路，灵、宁一带贼匪又恐西趋，瑞云当督饬防兵严密堵击，力遏狂氛。该处兵力单薄，且系边要之区，著左宗棠、穆图善迅各添拨兵勇前往，会同瑞云认真防范，藉壮声威。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吴棠、何璟、瑞云，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卷301 3—4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乙酉（1871.2.13）

又谕：左宗棠奏请将藉端诬良之知县革职拿问一折。署甘肃平番县事左秉忠于回民马三父子通贼情事并未查明叛逆实迹，亦未录有供词，仅凭绅士公呈禀请究办。经该督派员查明马三系属安分良回，本年贼匪阑入平番，实无从逆确据，传讯绅民卢学植等，并不知公禀情事，查系左秉忠于提督张万美将

马三父子交讯后，凭无姓名公呈自行填写。卢学植等六名率行具禀，实属诬陷良回，办理荒谬，亟应从严惩办。署平番县事知府衔升补直隶州知州左秉忠著即革职拿问，交左宗棠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

（卷301 4—5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张廷岳等探奏扑陷乌里雅苏台贼匪系属肃州回股，现已沿途饱掠仍回肃州，当谕成禄趁贼回巢痛加剿洗，并谕左宗棠拨兵会剿。兹复据福济、荣全奏称此股匪徒内有伪元帅王大汉及马潞、马溶、毛、黄、雷、李四姓头目，裹胁甚伙，实系甘、凉、肃三处逆回，自甘省额哲尼河土尔扈特贝勒旗窜入赛因诺颜部落等处，攻陷乌城，向西南飏去，明春仍图窜乌城，东扑库伦等语。肃州贼股成禄未能及早铲除，甘、凉僻在西隅，兵力单薄，左宗棠、穆图善均未顾及，以致贼股充斥，且又有米拉沟逃贼万余窜往该处。宁、灵一带昨据左宗棠奏已无陕回踪迹，难保非西窜甘、凉勾结滋事。甘、凉、肃伏莽不除，必至乘隙出边扰乱台站，亟须击其惰归，扫除巢穴。著左宗棠、穆图善迅即派拨兵勇驰往兜拿，务将甘、凉、肃一带著名头目悉数擒获，尽歼丑类，毋任余孽潜藏致成延蔓，并饬令各营严密扼驻，断贼出入要路。成禄著懔遵前旨就现有兵力剿办肃州贼股，不得置身事外，自取愆尤。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1 5—6页）

又谕：福济、荣全奏探闻逆回仍欲回窜、请催官兵，文盛、杜嘎尔奏察哈尔马队应扎何处、请旨遵行各一折。乌城退出贼匪现尚盘踞金山卡伦察罕博克多地方，距乌二十三四站，且据逃回蒙民声称，明春仍欲回窜乌城抢掠官厂驼马，东扑库伦等语，自应迅饬援兵陆续赴乌以资防剿。惟据文盛等折内所

称，十二月十九日接福济等咨准锦丕勒多尔济咨称，有“停止马队赴乌藉苏台困，并免徒劳驼马”等语，是福济等既欲援军之速至，又畏台站之难复，疲玩因循，自相矛盾，殊不可解。抑知台站一日不复，则大兵一日不得前进，转瞬春融，倘贼踪突至，该将军等何以御之？况赛尔乌苏一望沙漠，牲畜稀少，薪水维艰，万一分扎各军饷缺哗溃，咎将谁执？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懔遵叠次谕旨，迅将哈尔尼敦等二十台站赶紧预备妥协，咨催达尔济一军相机前进，毋得再有迟延，致干重咎。台站系锦丕勒多尔济专责，尤不准藉词推诿，自取罪戾。文盛等仍饬达尔济暂勿移兵，恪遵前旨设法西行，毋稍观望。福济等请催富勒珲带兵探路援乌之处，著定安一面咨催刘铭传派兵填扎缠金，一面饬令该副都统迅速前往。福济等请饬甘、凉、肃带兵大员剿捕贼匪，已寄谕左宗棠、穆图善、成禄各饬所部击贼情归，扫除巢穴。福济等仍当就现有兵力先事预防，毋稍大意。棍噶扎勒参现已带兵到乌力图报效，福济等当妥为驾驭以期得力。福济等另片奏请调绥远城军火等语。所有乌城咨调抬枪火药铅丸刀矛各件，著定安按照来咨如数拨给，俾资利用。至请将布克坦、张光藻发交乌城效力，请调范允中、鲁学浩襄办文案，或与定例不合，或道远难以速到，均著毋庸置议。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31 6—8页）

同治九年十二月丁亥（1871.2.15）

以陕西剿办回匪、土匪、肃清全境出力，赏提督刘声集、王云孚、金运昌、邓正峰、唐俊元、总兵官叶春兰一品封典，道员魏光焘、胡光墉、都司贾凤章一品封典，提督邓时益、章洪胜、总兵官周振南、张明进、副将贺卓吾、黄兴发、雷天源、喻先知、温宗秀、黄绪鸿、石茂林、王正和、苏得胜、段

洲宝、易咸临、曾和荣、参将牟大成、李恒胜、李万盛、赵文海、王广越、徐亮、刘尚义、丁训士、张万金、李万有、郎永清、丁启发、刘定邦、黄承佐、颜禧承、毛正明、袁海寿、彭邦达、张清和、胡弼武、游击罗允谦、邵升堂、王盘、李长胜、田作仁、方庭万、张玉成、吕继祥、郭占元、段恒元、都司侯德明、魏宗武、何文继、殷绍礼、邵维常、陈凤鸣、朱义发、和得华、张可达、守备王玉林巴图鲁名号，参将吴文斗等花翎，游击戴名彪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01 15—16页）

同治十年正月壬辰（1871.2.20）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金顺奏攻克王疃贼巢、歼除首逆一折。河西王疃贼巢垒坚贼悍，经金顺会同张曜督饬将士奋勇进攻，叠败援贼，兹复于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克坚巢，先后歼毙逆酋多名，悍贼八九千名，于天寒饷绌之时建此伟绩，甚属可嘉。王疃已下，其河西附近各堡自应乘胜进攻。著金顺会商张曜分军扼扎要隘，一面调治受伤士卒，整理器械，先行筹办东北各堡，节节扫荡。至通昌、通贵各堡，前据左宗棠奏马化漼投降后筹办抚局，并著金顺随时咨商左宗棠。如该堡回众阳奉阴违，仍著该署将军督兵进剿，毋稍迟回，致堕奸计。现在宁、灵一带已无陕回踪迹，所有招集流亡、拊循疮痍一切善后事宜，必须实心任事之员认真经理。宁夏道、府、州、县各官能否胜任？著左宗棠随时访察，并遴贤能守令将地方应办事务悉心筹画，止分良莠，不问汉回，务令彼此相安，毋任寻仇启衅。左宗棠前奏余彦禄一股已缴械投诚，余彦禄亦受伤垂毙，并著左宗棠饬令刘锦棠等妥筹安插，毋令余烬复燃。余彦禄刻下究在何处？著即查明具奏。甘省北路军务得手，恐败逃余匪乘隙肆窜，或西窜甘、凉，或北出边外，著左宗棠、穆图善派

兵分投截剿，并著定安督饬缠金、磴口各军严密侦探，遇贼即击，毋稍松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攻克王疃贼巢，提督张曜得旨嘉奖并加赏云骑尉世职，赏署宁夏将军金顺黄马褂，副都统托云布、副将李葆珠一品封典，游击王明泰、董大成、崔家福、沈志高、杨寿山、陆国锋、都司乔凤友、陈友吉、守备胡治国、千总孙万林巴图鲁名号，都司丁玉德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总兵官贾蕙山、汪德才祭葬、世职加等，于原籍各建专祠，总兵官胡在朝等十七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02 2—4页）

同治十年正月戊戌（1871.2.2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贼匪窜扰肃、甘郡县，左宗棠、豫师奏贼犯碾伯、击退情形各一折。贼匪于十月初九日窜入山丹县城，旋即退窜，大股直逼甘郡，扰及高台，复有另股盘踞镇番县属之柳林湖，西宁地方又有陕回窜扰。此时甘省北路军务正在得手，贼党乘西路空虚纷纷肆扰，虽经杨占鳌、王仁和等随时防御，尚恐兵力不足，著左宗棠、穆图善迅速会商，派拨劲旅分扎扼要处所严密堵剿，毋任贼踪纷窜。其柳林湖踞匪，著穆图善饬令常明率队进剿，悉数歼除。河、狄回匪出扰近省一带，经副将王得隆带队迎剿叠有斩擒，仍著穆图善妥为布置，认真防范。署山丹县知县张秉恬因公出城，有无捏饰？著左宗棠、穆图善查明具奏。扑犯碾伯之贼经参将李春海等督率团勇击退，据获贼供称有由甘、凉出口之语，左宗棠、穆图善务当于沿边一带设法防守，不得任令窜出边外致滋蔓延，并知照成禄赶紧派队兜剿，以期聚歼。豫师即督饬李春海等实力防剿，一面相机前进，驰赴本任会同黄武贤妥为筹办。此次击退扑犯碾伯贼匪，在事出力各员准由左宗棠、豫师择尤

保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2 13—15页）

巴里坤领队大臣伊勒屯奏：乌里雅苏台城池失陷，北路阻塞。得旨：乌里雅苏台被贼攻陷后，旋即退出。现已调察哈尔、吉林、黑龙江马队前往防剿。巴里坤防守事宜，著伊勒屯认真剿办，毋稍疏虞。

（卷302 17页）

同治十年正月己亥（1871.2.27）

谕军机大臣等：据锦丕勒多尔济奏上年回匪侵犯乌城，福济并不先事预防，及该城失陷，众皆被害，惟福济得以保全；该将军日夜与贼同居，止顾身命，将仓库存项酬谢贼匪；所奏贼情，语多含混，又于厄鲁特人众抢掳驿站牲畜财物并不究办；张廷岳防剿喀尔喀窜匪时，福济将奏调绥远城等处兵丁皆令停止；现在被扰地方并不设法抚恤，又给回兵常安子顶带，使之作为通事，任其骚扰蒙古，杀害蒙民五人皆置之不理等语。前因乌里雅苏台被贼窜陷，该城兵力甚单，势难堵御，尚属可原，业经降旨将福济等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兹据锦丕勒多尔济所参福济谬妄贻误各节，是否实有其事？著奎昌驰赴乌城会同荣全逐款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2 17—18页）

同治十年正月庚子（1871.2.28）

谕内阁：刘岳昭、岑毓英奏遵查不能胜任之道府，据实参奏等语。除云南迤西道赵树吉业经告病开缺外，楚雄府知府吴春然才识有限，声名平常，著开缺以通判降补。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竹园贼巢，岑毓英奏围攻澄江情形及降人蔡廷栋携眷私逃各折片。滇省弥勒县属竹园地方被贼久踞，经总兵张保和等会师进剿，连破上

坝、下坝逆巢多座，擒斩馆驿等处援贼甚多，立拔竹园老巢，剿办甚为得手。竹园地当冲要，现经克复，而馆驿等处贼匪尚未扫荡，该督等现檄张保和署理开花镇篆，著即饬令迅速赴任，督率该处兵团乘此声威将田心、茂克、江那里、曰者乡各处贼匪相机分别剿抚，早靖东南，以便全军西上合围大理。岑毓英已驰赴澄江攻克附近贼营多座，现拟开挖地道进攻，著即督饬各营迅拔坚城，毋稍松劲。现在云南军务日有起色，未经收复地方尚有若干？各路带兵将弁某员剿办何处？均著绘图贴说，详细奏闻。蔡廷栋携眷私逃，是否仍回大理？马如龙系派何员看管，有无通同情弊？著一并查明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攻克竹园贼巢，赏游击李崇魁巴图鲁名号，同知张来庆、都司梁福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参将刘自馨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302 18—21页）

同治十年正月壬寅（1871.3.2）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荣全奏预筹毡房牲畜接济大兵、严定蒙员告病章程各一折。此次所调官兵前赴乌城，需用毡房牲畜必须宽为筹办，福济等现已札饬喀尔喀四部落赶办大毡房八百顶、骟驼四千只、骟马八千匹，限于三月内办齐，并令预备骟牛六千头、羯羊十万只，自本年正月起每月解交牛六百头、羊一万只以资应用；以上各项定以价值，由官发给；如各盟汗以下官员等有愿捐办者，照章从优请奖。即著照所议办理，并著理藩院、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催令各该盟长等赶紧照数备办，不得迁延推诿致误军需。惟福济等所筹各项仅备官兵到乌后之用，此时察哈尔马队已抵赛尔乌苏，因台站未通中途阻滞，后起各队势难接续前进。锦丕勒多尔济管辖蒙古，责无旁

贷，著懔遵叠次谕旨将各台迅速设复，并将沿途应需驼马帐房等项筹备周全，俾得畅行无阻。倘再迁延观望，致官兵有哗溃之虞，恐不能当此重咎也。张廷岳、阿尔塔什达、福济、荣全亦当懔遵前旨，合力通筹，俾屯扎张家口各官兵陆续前进，毋得袖手旁观，贻误大局。锦丕勒多尔济现在是否已抵乌城？著仍遵前旨与福济、荣全筹办一切，会衔奏事。大兵未到以前，所有应防处所仍著派委得力之员酌带蒙古官兵前往扼要防剿。至蒙古官员规避差使，纷纷呈请病假，实属不成事体。著照福济等所议章程办理，并著理藩院传谕各该部落一体遵照。军行必需向导，著即责成车德恩顿多布多尔济及阿毕尔米特二员多带蒙古官兵迎探大军，接引前进，俾利师行。蒙民假冒贼匪肆行抢掠，业经福济等派员拿获四人正法，仍著随时认真搜捕以靖地方。原折一件，著抄给张廷岳、阿尔塔什达阅看。将此谕知理藩院，并由六百里谕令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阿尔塔什达知之。

——《卷302 22—24页》

同治十年正月癸卯（1871.3.3）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归绥军务较松、拟将防兵分别撤留一折。甘肃王家疃、金积堡剿抚已定，余彦禄余党亦经刘廷等歼获殆尽，通昌各寨陕回余孽一律剿清，归绥防务已松。定安拟将神机营威远胜字步队八百名、骏骧马队五百名先行遣撤，天津洋枪炮队一千二百名、神机营两翼前锋八旗护军营头、二起马队一千名续行遣撤，即著照所议办理。惟刻下宁、灵军事虽已粗定，而西路贼踪纷窜尚属不少，仍恐由沿边一带出口滋扰，该将军现拟陆续撤回官兵三千五百名，自因防军足资分布，著定安督饬留防各军随时侦探，严密防剿，毋稍大意，并将附近地方土匪游勇认真搜捕以清伏莽。余彦禄潜遁何处？通

昌等堡陕回虽经肃清，有无余匪屯踞？并著探明具奏。至富勒珲所带吉林、黑龙江马队，前据定安奏拟俟刘铭传派兵填扎缠金，即令该副都统赴乌援剿；兹据该将军奏称该队所扎地段关系归、绥、宁、灵全局枢纽，不但不可议撤，且不宜轻为调动等语。现在乌城需兵甚急，仍著定安咨催刘铭传酌派一军驰赴该处扼扎，以便腾出富勒珲所部迅速起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02 25--26页）

同治十年正月丙午（1871.3.6）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景廉奏科城咨请援兵暨关外东西各路军务吃紧情形各折片。文麟等前接科布多咨文调军赴援，业已部署一切，由景廉督兵前进，自因该处军情紧急起见。惟乌里雅苏台之贼早经退窜，且已调派察哈尔等处马队前往防剿，刻下乌、科一带情形较松，景廉即著无庸带兵前往。第安集延回众攻破吐鲁番城，另筑新城二座，并有往攻乌鲁木齐之信，该回众恃强攻击，并无归顺之意，情殊叵测，必须先事筹防。著文麟、景廉督饬兵勇于西路各要隘严密扼守，加意防范，以杜窥伺。肃州、西宁、河州、碾伯等处回匪纷窜出关，玉门一带渐有贼踪，若不设法截剿，必至络绎西窜，愈聚愈多。成禄所派之李天和等三营现扎玉门、敦煌二县，著即饬令认真巡防，遇有口内窜出之贼随时堵截。其肃州一带窜匪，成禄仍当实力剿捕，毋得任令接踵西趋，愈形滋蔓。甘肃宁、灵一带回匪既经分别剿抚，办有头绪，左宗棠务当统筹全局，派拨劲旅将西窜之贼分投兜剿，免致逋逃口外，又成不了之局，并著文麟、景廉严饬东路防兵勤加侦探，遇贼即击，毋稍疏懈。文麟等所奏委员许登科、赵德钰等采办驼只布匹等项均在乌城被贼抢去，是否实有其事？著福济等查明，咨照文麟等办理。将此由

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文麟、景廉奏请饬催欠解粮价饷银并请添拨银两各折片。哈密兵丁困苦，现值防务紧要，尤需各省奉拨饷银源源拨解，方免困乏之虞。著丁宝桢将山东欠解该城粮价银八万五千两迅速筹拨解赴绥远城，一面知照文麟等派员迎提。其山西欠解该城饷银五万两，据称如数筹拨尚不敷用，著何璟饬令藩司无论何项务将前欠银五万两并添拨银一万两赶紧筹拨，克期解赴绥远城，并知照文麟等派员迎提。定安于该两省饷银解到时，即交哈密委员管解回城应用。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3 1—3页）

同治十年正月丁未（1871.3.7）

又谕：奎昌、文硕奏请饬拨兵赴科防守一折。科布多为西北要区，自乌里雅苏台被贼窜扰后，该处人情不无浮动。奎昌等以蒙古官兵不能得力，非有劲旅弹压，不足以资控制，所奏尚系实在情形。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于前调宣化、大同两镇官兵二千名到库后，即各拨五百名，配齐军器，派员管带前赴科布多驻扎以资防守。所有自库至科沿途需用马匹薪粮等项，即著张廷岳等咨商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奎昌、文硕妥为筹办。宣化、大同两镇官兵何时出口？著李鸿章、何璟催令克期前进，并派副参以下十数员随同前往科布多听候差遣。科城训练兵丁需用练兵章程及洋枪队等项阵图、号令，著李鸿章酌量给发，并于天津洋枪队内拣派官二员、教习十名前赴科城俾资训练。前项官兵未到以前，奎昌等仍当督饬蒙古官兵认真筹防，并著随时咨商福济等酌核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通昌等处剿办窜匪出力，赏防御德克德恩布巴图鲁

名号，余升叙、开复有差。

（卷303 5—6页）

同治十年正月庚戌（1871.3.10）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请饬副都统回任一折。据称归化城副都统事务繁剧，刻下宁、灵军务已定，后路稍松，请饬富勒珲回任等语。著照所请，饬令富勒珲即回本任以重职守。其留防缠金马队即交萨萨布统带，责令认真防范，毋稍疏虞。前据该将军奏俟刘铭传之队一到缠金，即饬富勒珲统带该两省马队一千二百名取道乌剌特旗驰赴乌境协剿，当经谕令刘铭传派兵填扎该处，以便腾出吉林、黑龙江马队起程赴乌，刘铭传何以久未派拨？著懔遵前旨迅派一军驰赴缠金驻扎，毋再推诿。定安俟刘铭传派兵到后，即饬萨萨布统带前项马队驰赴乌城，毋稍迁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3 9页）

同治十年正月乙卯（1871.3.15）

又谕：前因穆图善奏已革前署甘肃中卫协副将候补参将连庆剿贼出力，降旨将该革员开复革职处分，仍以参将尽先补用；嗣经兵部以连庆前于贼扑胜金关时被参革职，听候查办，原案尚未到部，且该革员奉调赴省日久耽延，奏请查明再行核办。兹据穆图善查明覆奏，连庆被讦各款多属子虚；至该革员赴省迟延，亦经查明尚无畏罪延宕情事；且叠次守城出力，并随同剿匪屡著战功，尚知愧奋。连庆著开复原参处分并赏加副将衔，赏戴花翎。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分剿窜回获胜并西路不遑兼顾各折片。西路柳林湖等处贼匪经马队连日进剿获胜，东路傅家山等处复经马步官兵叠次击败贼匪，并护饷到省。著左宗棠、穆图善即饬派出各军分路扫荡，毋任蔓延。惟败贼图窜

西宁、米拉沟，亟应妥筹防范，并著檄令西路各军严密布置，遇贼即击，迅扫逆氛。成禄一军前据左宗棠奏无庸出关，即在肃州驻扎，与提督杨占鳌会办一切，当谕令成禄就近兼顾肃州，与杨占鳌会同击贼。惟沿边各口贼匪处处可窜，成禄等所部未足深恃，仍著左宗棠、穆图善随时酌度情形妥筹兼顾。马化漼投诚后，本堡马械是否呈缴，墙垣是否平毁，河西等堡及河州、西宁等处贼匪现在如何筹办？王家疃庄已于上年十二月攻克，马化漼等党众仍应懔遵前旨办理。著该大臣等迅速详细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吉林、黑龙江马队叠次援剿甘肃窜匪出力，赏副都统扎拉丰阿、委参领德色楞额、常寿巴图鲁名号，防御常山等花翎，双德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03 18—20页）

同治十年正月丁巳（1871.3.17）

谕内阁：前因定安奏山西委员解到直隶转解部拨巴、哈两城及乌城饷银有搀换短少等情，当经谕令户部管库大臣、顺天府、直隶总督、山西巡抚确查具奏。旋据该管库大臣及顺天府、山西巡抚奏称银库开放此项并无短少搀换情事，顺天府、山西委员领解前往，亦验明毫无破损短少；本日复据李鸿章查明直隶领解各员均系亲身押解递交山西，委无搀短情弊。是此项银两开放之日既属足数，各省解饷委员亦均交代清楚，何以此次饷银解到归绥，三十万两内共短大元宝十二个，又有铜元宝十个，外长小锭一个、碎银四件，十万两内共短大元宝二个，外长碎银七件，竟有搀换短少情事？军饷紧要，岂容任意偷减？仍应严切根究，以期水落石出。即著该衙门再行详细究查，务得舞弊确情，从严参办，毋许徇庇。

（卷303 20—21页）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等奏逆匪复图回窜、请饬催马队并拟调员办理口外转运各折片。回匪去来靡常，既有"正、二月间复来抢掠官厂，分扑库伦"之说，并有平罗铜城堡逆匪勾结陕回千余，携带半月口粮以图北窜等语，自应厚集兵力藉资防剿。著文盛、杜嘎尔督催吉林、黑龙江马队接踵前进，毋稍逗留。杜嘎尔拟于二月初五日起程，著即将应办各事宜赶紧料理，早日成行，不得再有濡滞。至达尔济马队，据文盛奏现已行过赛尔乌苏，是该总管尚无退缩迁延情弊，福济等请将达尔济先行交部议处之处，著加恩宽免。文盛等仍当饬令迅速西行，探明贼踪，相机迎剿。推河至乌台站，福济等总当懔遵叠次谕旨预备周妥，俾利师行，不得以援师无庸赴乌为词遂置台站于不问。锦丕勒多尔济已回乌城，尤当将蒙古各站极力整顿，毋许推诿。总之，台站不复，惟福济等是问；援兵逗留，惟带兵各员及文盛等是问。该将军等当同心协力共靖边陲，毋自贻伊戚也。匪徒既有正、二月间图扑库伦之信，文盛当迅催宣、大官兵赶紧赴库，并知照张廷岳等派员迎提，沿途照料。福济等拟令马队援兵均至哈尔尼敦、额尔德尼招、推河一带会合探剿，于地势军情是否相宜？著杜嘎尔行抵该处会商筹画。总期于迎剿、转运各事均无窒碍，即行照议办理，朝廷亦不为遥制也。福济等片称推河为往来冲道，未便安设粮台；霍呢齐地尚适中，拟添设转运粮台，请饬口北道随带委员并张家口现存乌城饷项迅到霍呢齐办理接运，酌拨贡果尔马队护守粮台等语。著李鸿章即饬口北道前往办理。如该道未能分身，即由李鸿章、何璟各派得力道府迅即出口接办，以期无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3 21—23页）

同治十年正月戊午（1871.3.18）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宁夏满营兵丁乏食，当经谕令山西巡抚于归绥道所属各厅酌提仓谷接济，所需粮价、运费均于晋省欠解宁夏满营饷内扣还。兹据丰绅等奏称该省和林格尔厅所拨仓谷八千石按时估价，计银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两，并应需运费脚价银六千两，均由本年应拨满营兵饷内扣除；现在仅拨解银二千两，兵丁情形困苦，请饬将扣除银两迅速提交委员管解，并源源拨解饷银等语。著何璟饬令藩司先将扣除和林格尔厅仓谷米价并运费脚价银一万八千两迅速提出，交宁夏委员管解回营。其前项谷价等银仍归于积欠饷银项下核扣抵销。晋省每年应拨宁夏满营饷银十万两务当按季批解，毋稍短少。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03 23—24页）

又谕：奎昌等奏景廉无须赴援、布彦乌勒哲依图呈恳催兵一折。前据文麟等奏称科布多咨调援军已部署一切，由景廉督兵前进，当谕知该办事大臣等乌、科一带情形较松，景廉无庸带兵前往。科城人情浮动，亟需劲旅弹压，业谕张廷岳等于前调宣化、大同两镇官兵二千名到库后，即各拨五百名赴科防守。惟此项官兵到尚需时，著奎昌、文硕就现有兵力严密布置，不可稍有疏虞。至布彦乌勒哲依图以安集延头人帕夏率众攻拔吐鲁番，现欲攻乌鲁木齐，心怀叵测，恐游牧复遭蹂躏，恳请催兵救援，现在大兵未到，应如何先行设法羁縻、妥为抚辑之处，著福济、奎昌、文硕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奎昌、文硕奏抚驭灾黎情形一折。绥来县民人军功赵兴体等于该县失守后率众避居沙山子等处，能于流离困苦之余团练杀贼，将呼图壁城攻克，实属奋勇可嘉。奎昌等既经发给牛具银两以示体恤，仍著随时派委妥员前往晓谕，俾该民人

等知所感激，藉资臂助。军功赵兴体董率有方，著赏给守备衔，并赏戴花翎以示鼓励。其攻克呼图壁城出力之人，即著咨商文麟等会同查明保奏，李昶亦著归入前案出力人员内一并请奖。新疆各城自被回匪攻陷以来，朝廷因内地军务未平，遽难勤兵于远，每念该处民人惨遭荼毒，实堪矜悯。现在赵兴体等民团既有千余名，河西又有乡约刘姓民团四百余名，距乌鲁木齐九十里之南山有徐学功民团五千余名，奇台、古城两处有邓生玉等民团七八百名，是各处民情皆能忠勇奋发，踊跃从公，正可加之激励，俾遂报效之忱。著左宗棠酌量情形，或遴派贤能明干之员轻骑出关，或即饬口外镇道各员将该处民人妥筹安抚，以期众志成城，渐奏廓清之效。惟所派之员必择实心任事、为该民人所敬服者，方有裨于大局，该大臣谅早见及此也。原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3 24—26页）

拨山西火药一万斤、铅丸一万五千斤、火绳一万五千丈，解赴甘肃宁夏满营备用。

（卷303 27页）

同治十年二月壬戌（1871.3.22）

谕内阁：左宗棠等奏平毁金积堡贼巢、首要各逆伏诛、宁灵肃清、出力各员请奖一折。甘肃回逆马化漋等于同治八年秋间拥众复叛，盘踞灵州所属金积堡老巢，勾结陕甘各回四出窜扰，经左宗棠派军分投截剿，节节扫荡，并令道员刘锦棠等进捣逆巢，叠将附近贼垒攻破，四面锁围，该逆势穷乞抚。勒令平毁堡寨，呈缴军械，犹敢迁延观望，并于堡内埋藏洋枪洋炮一千余件匿不缴出。是其心怀叵测，怙恶不悛，实属罪无可逭。现经刘锦棠等将首逆马化漋父子兄弟及逆党谭生城等概行正法，洵足以申天讨而快人心。现在堡寨一律平毁，余众分别安

插，其起获银十九万两零除分赏各军外，著左宗棠将所余银两为迁居灵州之回众购办赈粮，俾安生业。仍督饬各军将各股回匪次第进剿，以期全省廓清。陕甘总督一等伯左宗棠运筹决胜，调度有方，著加恩开复降三级留任处分，并加赏一骑都尉世职；宁夏将军穆图善、陕西巡抚蒋志章协筹防剿均合机宜，穆图善著交部从优议叙，蒋志章著交部议叙；道员刘锦棠接统湘军克平巨憨，著加恩赏给云骑尉世职，并赏穿黄马褂；所有尤为出力之道员黄鼎著赏穿黄马褂，提督雷正绾著开复革职留任处分，并照一等军功例从优议叙。另片奏已革布政使衔山西按察使陈湜委办金积堡事宜劳绩卓著等语，陈湜著开复原官衔以示鼓励。

（卷304 2—3页）

又谕：左宗棠奏安插陕西就抚回众、请增设官员以资镇抚一折。陕西就抚回众一万有奇，除该亲属认领外，共男女九千四百余名口，均安插华亭县化平川地方，经该督饬令道员冯邦棻前往散给赈粮，丈量地亩，按户分拨房屋窑洞，并购给籽种，酌发耕牛骡驴，督其开垦播种，办理均属妥协。著该督饬令总兵喻胜荣等妥为弹压，一面檄饬该地方官加意抚绥，毋使失所。遇有词讼案件，止分曲直，不分汉回，总以持平办理，毋任稍滋事端。其所请添设化平川厅通判、化平营都司各缺，著该部议奏。寻议：该督因抚驭回众请添通判、都司各缺，系为绥靖地方、因时制宜起见，应如所请添设。从之。

（卷304 3—4页）

又谕：左宗棠等奏讯明已革知县通贼确情，尽法惩治等语。甘肃已革前宁夏县知县署灵州知州彭庆章，数年以前已有通回情事，嗣复久留贼中，为贼主谋，经左宗棠亲提研讯，据供各情，其为通逆无疑，丧心昧良，罪无可逭。彭庆章业经讯明正法，实足以昭炯戒。至从逆武弁王锡爵、铁秉忠，著左宗棠一并提

讯，从严惩办。寻奏：遵讯王锡爵、铁秉忠先后投贼，屡抗官军，实属罪大恶极，业于讯明后正法。报闻。

（卷304 4—5页）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平毁金积堡贼巢、安插陕西抚回、李德昌前赴河州谕抚回众、东西两山捕斩要逆各折片。金积堡首要各逆马化漼等均已伏诛，宁、灵肃清，本日已明降谕旨将左宗棠等及出力各员分别加恩奖励矣。章合才等十二员统带湘军异常出力，此次所有劳绩，著左宗棠先行拟请奖叙。仍著该大臣存记，俟甘肃全省廓清再行奏请恩施。化平川安插陕回各事宜，左宗棠所筹均臻周妥。惟回俗素畏头目，而诵经祈福之阿浑尤易蛊惑愚蒙，著该大臣慎选地方官随时化导，加意拊循，务令各安生业，以免再滋事端。东西两山及会宁、安定等处最易藏奸，除已擒斩要逆多名外，其未获逆目狗齿牙子等，该大臣即严饬魏光焘等认真搜捕，毋任一名漏网。李德昌求赴河州谕抚马占鳌、马尕大及崔、禹等逆，左宗棠现令李德昌前往，但听其自投，不许招致。该大臣总当察看该逆等虚实情形稳慎以图，如该逆仍怙恶不悛，务当严饬各将领乘此军威进剿河、狄、西宁各逆巢，以次荡平，毋得一意主抚，致为该逆所给。穆图善亦当檄饬近省各军联络声威，俾得肤公早奏。近闻周开锡在南路剿匪办理一切舆论未协，且与甘省各勇营不相辑睦，恐激事端，左宗棠当随时查察，不可信任过专致误事机。现在巩、秦各属有无大股贼匪？北路既已肃清，该大臣应进扎何处，抑赴省垣居中调度？如统师前进，后路尤当妥为布置，并著蒋志章会商刘铭传将陕甘毗连各要隘严密扼堵，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平毁金积堡贼巢，赏提督陈广发、萧元亨、陈启明、李胜本、张拔萃正一品封典，副都统双寿、提督金运昌、

徐占彪、王凤鸣、方庭芝黄马褂，总兵官黄祖福、副将陈登云、黄德胜、彭清和、冯南斌、参将龙德胜、李登高、陈缔高、游击郑朝刚、李洪超、黄兆熊、守备吴元璋巴图鲁名号，外委李胜忠以守备用并赏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甘肃金积堡等处阵亡提督周国胜等七十二员祭葬、世职。

予故前任云贵总督吴振棫祭葬如例。

（卷304 5—7页）

同治十年二月癸亥（1871.3.2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进规通贵回堡并歼除通昌堡首恶情形一折。河西通昌一堡著名首逆歼戮殆尽，著金顺会商张曜督饬官军认真搜捕余匪，务绝根株。至回目金万良来营乞抚，该署将军仍当随时察看，不可堕其诡谋。通贵堡回逆始则遣党乞抚，及令其平墙缴械，则又枝梧犹豫，其非真心反正已可概见。现经金顺会商张曜移营进逼该堡，即著激励将弁乘此声威迅速进攻，扫除丑类，不可一意主抚，致将来又生反侧。该逆被剿穷蹙，难保不乘间窜出边外以觅生路，著金顺与张曜督军严密防维，务须就地歼除，毋令远遁他处又贻后患。前据福济等奏平罗铜城堡逆匪勾结陕回千余欲图裹粮北窜，并著檄令提督刘廷等扼要严防，截其窜路，以免蔓延。昨据左宗棠等奏报金积堡业已平毁，马化漼等均经伏诛，当此军威大振之时群丑自必震慑，该署将军当同心协力将北路残匪克日扫荡，以期次第廓清。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04 9—10页）

同治十年二月乙丑（1871.3.25）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周开锡办理甘南军务恐不得力，谕令左宗棠随时查察，毋误事机，并令查明巩、秦各属有无大股贼

匪。当此北路肃清，南路防剿事宜甚关紧要，朝廷实深廑系。近闻河州回匪三千有余已于去腊潜越洮河，窜至岷州，与官军接仗，复窜巩昌阜阳川一路，向东分股肆扰；距秦州数十里之平南川、娘娘坝、盐关、李子园等处时有贼马抢劫，杀伤百姓；岷州叛勇仍与官军相持，抗未就抚。似此情形，军务尚无了日。巩、秦为甘省完善之区，前此并未大遭蹂躏，乃自周开锡总统南路诸军，既不能御外来之匪，任其奔突，又激变范铭之勇致与官军为仇，长贼势焰。若不及早廓清，又成燎原之患。著该大臣乘此北路肃清，迅将南路巩、秦一带悉心布置，尽歼丑类。范铭现在何处？其所带勇丁有不法者，亟应严惩；有可用者，即应留以剿贼。并非楚勇之外皆为不可用之勇，且楚勇中亦未必无他省勇丁参杂其间。所有范铭营勇应如何分别措置之处，该大臣当秉公办理，毋得误听一面之词以致偾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04 14—15页）

又谕：刘铭传奏缠金道路隔绝、贼势现在趋重南路、仍难分兵、请饬定安就近拨队一折。据称河州回匪窜至巩昌阜阳川一路，长驱东下，分股肆扰；秦州境内时有贼马游掠；岷州叛勇虽经议抚，抗拒如故；若该逆更向东窜，唐定奎所部即须移向汧陇以固陕防；此外仍无可拨之兵，且缠金距陕甚远，悬军远隔，转运艰难；现闻河冰已开，北路兵力足资展布，请饬定安由河防内拨军驻守缠金，或由定安指派段落交该提督拨兵替守，以便定安腾出队伍，拨军赴乌等语。南路回匪叛勇接踵纷乘，陕防实关紧要，刘铭传所筹各节于接替转运尚属相宜，即著定安斟酌军情会商刘铭传妥筹调派，以便萨萨布统带马队迅赴乌城。其汧、陇一带防务，刘铭传务当勤加侦探，先事豫

防，毋稍疏忽。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4 15—16页）

同治十年二月丙寅（1871.3.26）

又谕：前据魁玉、张之万奏审明马新贻被刺一案，将凶犯张汶详比照大逆问拟，案内人犯分别定拟罪名，并请将马新贻照阵亡例议恤、建祠，当以案情重大，该犯所供各节恐尚有不实不尽，特派郑敦谨前往会同曾国藩再行研究实在情形，从严惩办，并据给事中刘秉厚等、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先后奏请严究主使情节，复经谕令郑敦谨、曾国藩等悉心推鞫，务得确情，以成信谳。兹据郑敦谨、曾国藩奏覆审凶犯行刺缘由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各等语。此案凶犯张汶详以漏网发逆复通浙江南田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其在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心怀忿恨，竟敢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实属罪大恶极。既据郑敦谨等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著即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其子张长幅著照所拟按例惩办。该故督公忠体国，历次剿办海盗，歼除积年匪首，地方赖以安靖，讵以盗匪遗孽挟仇逞凶仓卒殒命，实堪悼惜。前已有旨将马新贻照总督例赐恤，入祀贤良祠，著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尽臣有加无已至意。记名总兵前署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武巡捕尽先游击叶化龙、把总唐得金、千总费善乐、马兵冉雄彪等失于防护，咎有应得。喻吉三著革去提督衔，降二级调用；业化龙著降二级调用；唐得金等均著斥革，以示惩办。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魁玉、张之万奏审明已故两江总督马

新贻被刺一案，因漏网海盗张汶详挟仇行刺，并风闻浙省刺案尚不止一起，粤省又有持刀入署之案，当经谕令瑞麟、杨昌浚饬属查拿惩办。至所称长江水师船只太小，近海之地不能得力，如长江至江阴以下现时炮船即难驾驶，尚须酌添轮船，简练水师，广募惯习风涛熟于沙线之士，并修复海口及沿江炮台，辅以陆军，无事则专司搜捕，有事则严扼边防等语，著曾国藩、文煜、英桂、瑞麟、张之万、杨昌浚、王凯泰、丁宝桢斟酌情形，于各该省滨江滨海地方严密布置，妥筹备御，以靖疆圉而息盗风。本日据郑敦谨等奏与凶犯张汶详同伙之浙江南田海盗龙启云等请饬严拿等语，著杨昌浚按照该尚书等咨拿各犯饬属严拿，务获究办，毋任一名漏网。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304 17—20页）

同治十年二月丁卯（1871.3.27）

谕军机大臣等：文盛等奏遵饬援军分起前进一折。总管达尔济所带官兵已抵哈尔尼敦交界，乘骑驼只均皆疲乏，业经文盛等咨催福济等将应需驼马派员解往应用，并据达尔济探闻逆匪勾结陕回意图北窜，援军自应迅速前进，□备拦剿。叠经谕令福济等将哈尔尼敦以西台站赶紧设复，何以尚未备齐？军行人数较多，非寻常递送文报可比，必须将需用各项预备齐全，方不至中途阻滞。现在黑龙江、吉林马队均已分起出口，设达尔济之队稍有停留，则后起各队势必节节梗阻。福济等但知催军前进，而于台站应需支应各项并未筹备周妥，实属不知缓急。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迅将所属各台备齐，并筹拨马一千匹，即行派员解交达尔济分给官兵乘骑，以利遄行，并著文盛、杜嘎尔催令达尔济设法前进，不得藉口于台站未备稍涉迁延。杜嘎尔已定于二月十五日起程，著即督饬黑龙江、吉林马队接续进发，早抵乌境，相机防剿。其大同、宣化官兵随后分

起出口，文盛亦当赶为整备，催调启行，并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派员迎提，照料一切，俾得早达库伦。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4 21—22页）

同治十年二月辛未（1871.3.31）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等奏库伦前调防兵难以分拨并探闻回匪意图东犯，杜嘎尔奏起程出口各折片。据称库伦为贼匪所垂涎，该处既无险可凭，蒙古兵又不足深恃，前调宣化、大同官兵二千名俟到库后设营分防尚恐不足，势难分拨，请饬直隶、山西各续拨官兵五百名径赴科布多等语。前据李鸿章奏宣化、大同官兵两处分拨，统带之员既难兼顾，分运粮饷又多辎辏，业经谕令张廷岳等将宣化兵留驻库伦，大同兵拨赴科城。兹因库城兵力不敷，若由直晋两省各行添拨，仍恐事涉纷歧，不如专由直隶添拨较为直捷。著李鸿章再于直隶所属各镇酌调兵一千名，派员管带驰赴库伦，与前调宣化官兵一并听候张廷岳等调遣。其大同官兵一千，仍全数调赴科城藉资防守。贼匪既已窜至额哲尼河，意图东犯库伦，援军必须星速前进。杜嘎尔现已统带马队起程，著即趱程前进，驰赴哈尔尼敦、推河一带相机防剿。所有乌属台站，福济等谅已遵奉叠次谕旨赶紧设复，不至再有阻滞。杜嘎尔既不晓汉文，中途遇有紧要应奏事件，著准其缮写清文。俟抵乌后，一切防剿事宜即会同福济等仍用汉字联衔具奏，并著福济等将折内陈奏之事用清语向该副都统详悉告知，以免歧异。吉林、黑龙江马队既经陆续出口，所有宣化、大同官兵著文盛迅速催调，克期起程，早抵库城，不得稍有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文麟、景廉奏停止赴乌援军一折。前因乌、科情形较松，已谕令景廉无庸带兵前往。至安集延回众攻破吐鲁番城

后并未归顺，心怀叵测，亟应先事筹防。著文麟、景廉懔遵前旨，督饬兵勇于西路各要隘严密防守，毋稍疏虞。东路西宁、河州、宁夏等处大股逆回接连肃州回匪陆续出关，在赤金峡一带盘踞，意图西窜，著成禄迅饬官军确探贼踪，防剿兼施，力扼该逆西趋之路，并饬派出之李天和等三营妥筹布置，遇贼即击，迅歼逆氛。文麟、景廉务当饬令防兵相机堵剿，毋令匪势蔓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5 3—5页）

同治十年二月壬午（1871.4.11）

又谕：豫师奏筹办西宁军情等语。西宁回众频年诡托就抚，勾结外匪四处焚杀，豫师以兵力不足骤难进攻暂拟镇摄羁縻，解散胁从以孤贼势，所筹尚为因时制宜之计。现在金积堡贼首马化漋等业已伏诛，群贼自必闻风丧胆，左宗棠即应乘此声威调派各军规取河州等处。兵贵拙速，不贵巧迟，谅该大臣全局在胸，必已熟思审计，迅速筹办。豫师业已函商左宗棠移军狄、河时预为分兵西进，以便抽军进扎，著左宗棠斟酌情形随时与豫师妥筹办理。刻下西宁回情渐已敛迹，窝藏陕匪亦陆续西窜，豫师仍当审度军情拔队前进，相机剿抚，不得徒托空言久延时日。本日据英翰奏拿获逆首宋景诗，供称伊子今年二十岁，听说在西路营里，不知真假等语。该逆之子如在军营混迹，必系诡托姓名，著左宗棠饬令各营留心访察，一经查出即行奏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6 4—5页）

同治十年二月癸未（1871.4.12）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进剿通贵堡获胜并攻破洪冈贼寨各折片。通贵回匪恃其堡大濠深负隅抗拒，经金顺会同张曜督军进剿，大小十余战，毙贼千余名，并将附近之马杨春寨攻破。

惟近日该堡人数较多，各处逃匪麇集其中，贼势颇为猖獗。现在宁、灵渐次肃清，岂可因此一隅久烦兵力？著金顺会商张曜一面挑筑长围，一面督饬各军奋力进攻，务将此股回匪就地歼除，不得任令他窜，又形滋蔓。刘廷一军攻破洪冈情形，与定安前奏大略相同。清水、渠口两堡墙濠业经平毁，刻下平罗一带有无余孽潜藏？仍著金顺檄令该提督认真搜捕，以期一律廓清。昨据英翰奏拿获逆首宋景诗，供称伊子今年二十岁，听说在西路营里，不知真假等语。该逆之子如在军营混迹，必系诡托姓名，著金顺知会张曜于所部各营一体留心访察，一经查出即行奏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福济等奏亲查台站并筹办防剿、探明各路贼情，杜嘎尔奏台站情形各折片。乌里雅苏台所属南二十台经荣全往催赶办，部署略有规模，并拟将帮台蒙古官兵酌照正台暂给一半钱粮以示体恤，即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将各台站妥为整理，俟大兵到时源源支应，俾利师行。哈尔尼敦、额尔德尼招、推河三处为逆匪往来孔道，福济等拟将棍噶扎勒参兵勇在乌城西南贼去原路扼扎，抽调吉林、黑龙江马队五百名在乌城东南东沟贼来要路扼扎，其余马队均驻推河等处，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会商杜嘎尔妥为布置。总期视贼所向认真剿办，不得以有用之兵置之无用之地。部拨乌城饷银三十万两，昨谕福济等派员前赴察哈尔领回，如乌城提饷委员到尚需时，即由文盛派员先行分解，或即在此项饷银内再发该马队一两个月口分。福济等现以饷银解至霍呢齐、赛尔乌苏，专员支发，派兵巡护，较为稳妥。此项饷银或即解至该二台，抑或解交杜嘎尔，即由该副都统官兵顺道管解前往。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文盛、杜嘎尔悉心咨商，妥筹办理。贼匪有由英根色博苏台等处分扑库伦之信，该匪若走上年原路，必由推河等

处经过，北向可入乌城，东向可入库伦，南向可入喀剌沁、赛尔乌苏、翁锦各台，西北向亦可径至科布多暨巴里坤、哈密等城。贼踪趋向靡定，防范一不可稍疏。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文盛、奎昌、文硕、伊勒屯、何瑁、文麟、景廉于所属各境一体严防，毋稍大意。现在贼势又形吃重，杜嘎尔务当统率所部兼程前进，探明贼踪就地歼除，以免该逆纷窜各城，致剿办又形棘手。杜嘎尔所称达尔济行抵哈尔尼敦，未得驼马不能前进，应领米面不能应送，并据管站台吉与达尔济声称惟推河台站尚备有毡房，别站皆不能应付等语，与福济等设法筹备驼马、毡房、羊只等项接济大法之奏情形迥不相符。著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督饬各台站官员实心筹办，妥为供支，不得有名无实。台站系锦丕勒多尔济专责，不得藉病推诿。倘因台站所备一切不实不尽致误戎机，恐该参赞不能当此重咎也。福济等现拟续行拨给杜嘎尔行营马一千五百匹、驼一千五百只，如须再行雇觅民驼，著杜嘎尔与文盛会商妥办。将此由六百里谕知福济、荣全、锦丕勒多尔济、文盛、杜嘎尔、奎昌、文硕、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文麟、景廉、伊勒屯，并传谕何瑁知之。

又谕：福济等奏索伦领队大臣图库尔久未到任，该处地方紧要，非实缺领队大臣管束难资得力，恳请饬催等语。著奕榕、德英查明图库尔现在何处逗留，饬令该领队大臣迅速起程赴任，毋再迟延致干重咎。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乌里雅苏台阵亡防御阿克栋阿等祭葬、世职。

拨工部帐房五百架、锣锅五百口解赴乌里雅苏台军营备用。

（卷306 5—9页）

同治十年二月戊子（1871.4.17）

谕内阁：原任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由湖南军营带兵转战十

余省，屡著奇功，上年正月因督师进攻甘肃马五寨回匪中炮阵亡，业经降旨优恤。现在金积堡贼垒削平，首逆就歼，该提督灵柩尚未回籍。追溯前勋，尤深矜惜。刘松山著加恩赐祭一坛，由左宗棠派员前往致祭，用慰忠魂。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南路官军剿办溃卒获胜一折。范铭所部溃勇叛踞岷州，经总兵傅先宗等督军进剿获胜，擒斩逆首尤芝政等，余众就抚，业经散粟赈济，挑留壮健分置各军编营安插，其老弱妇女万余安置岷州，给以籽粮督令耕作，筹办尚为周妥。此起溃勇人数庞杂，前曾有焚掠劫抢之事，该大臣虑及土客寻仇，已将新收叛卒分别饬赴陇西伏羌、秦安驻扎，勤加训练。著严饬各营妥为钤束，毋令再生事端。范铭所部该大臣已逐一清厘，其另案叛弁、匪目及各省游勇尚恐随处混迹，仍当檄令周开锡认真清查，渐次办理，以靖南路而遏乱萌。此次各军剿抚溃卒著有微劳及去冬攻坚阵亡将士，准由左宗棠分别奏请奖恤。另片奏覆陈周开锡并无激变贻误情形等语。南路军务既据该大臣查明详细陈奏，足纾廑系，所请饬令蒋志章等派员前赴秦州查办之处，著无庸议。周开锡既能任事不避嫌怨，所有甘南军务及地方厘税钱粮已责成该道经理，该大臣当饬周开锡联络各营及地方官和衷商办，不得一意孤行。如有贻误，惟周开锡是问。范铭现在是否投出？仍著查明具奏。另折奏请将所得加赏世职追奖劳臣等语。刘松山屡著奇功，殁于王事，朝廷轸惜殊深，本日已明降谕旨赐祭一坛以慰忠魂。俟甘省军务一律肃清，届时再降恩旨。该大臣请将加赏骑都尉世职追赏刘松山、令其嗣子承袭之处，著无庸议。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06 18—20页）

同治十年三月癸巳（1871.4.22）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何琯奏巴城需饷孔亟，请饬部拨银十万两派员赴京领解，当经饬令户部议奏。兹据该部奏称上年议拨巴、哈两城饷需，于各省积欠新疆月饷先行提拨山东银十二万两、河南银十万两、山西银六万两、直隶银二万两，共银三十万两；本年正月文麟等奏请拨饷，复经议令在前提饷银三十万两内拨用；现在巴里坤请饷与哈密之案相同，请仍令在前提三十万两内分拨等语。即著照所议，由伊勒屯、何琯饬令前派守备刘光珍迅往张家口、绥远城两处守候，俟前项解到时分领银十万两押解回营。至各省应解新疆月饷，自同治五年九月起截至本年二月止，山东欠解银八十三万两，河南欠解银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两，山西欠解四十四万九千两，直隶欠解银十二万五千两，著李鸿章、丁宝桢、何璟、李鹤年督饬，令该藩司将欠解月饷并前提饷银迅速筹解，不准再行延宕。嗣后月饷仍当源源解济，毋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丁宝桢、何璟、李鹤年、伊勒屯，并传谕何琯知之。

又谕：定安、金顺奏攻克通贵堡、擒获首逆马万选并办理余匪情形一折。通贵堡大小两寨巢坚贼悍，日久负隅，经金顺会同张曜督率官军奋勇进剿，攻克巨巢，生擒首逆，实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惟败逃余匪乘间窜入纳家河内，该处匪类纳万郭等复以洗回之说煽惑群情，若遽行进兵，则已抚良回势必惊扰，适堕纳万郭等诡谋。金顺现商张曜饬令该处良回速将藏匿匪众及顽梗不化之徒勒限悉数驱出就戮，以免株连，所筹尚合机宜。即著该署将军等妥为办理，如果有意窝藏，自外生成，即著金顺会同张曜督兵进剿，毋令滋蔓。金顺、张曜所部攻坚破垒，劳瘁异常，俟宁夏一带肃清，即可略予休息，以养兵力。该处有无零星回堡需兵剿办？并著定安、金顺查明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复甘肃通贵堡阵亡已革副将傅守巽原官，予祭葬、世职加等。

（卷307　1—3页）

同治十年三月丙申（1871.4.25）

又谕：岑毓英奏攻克澄江府城、擒斩首要各逆并克复江那土城各折片。澄江府城被贼占踞十有余年，此次经岑毓英督率各营员弁夺据四面城濠，分投开挖地道，叠次环攻，于二月初一日将澄江府城攻克，生擒逆首马和等正法，败逃余匪搜杀殆尽，全境一律肃清，实足以申天讨而快人心。岑毓英督兵剿贼，亲临前敌，克奏肤公，实堪嘉尚。其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即著刘岳昭、岑毓英查明保奏，候旨施恩。至开化府属之江那地方久为贼匪坚巢，经署总兵麟志等军先将探南脚、侧竜二处攻克，断其掎角，乘胜力拔江那，剿办尚属得手。即著刘岳昭、岑毓英檄饬张保和等迅将田心、茂克贼巢一律攻拔，毋稍稽迟。现在滇省东南各属渐次底定，此后进兵机宜及如何规复大理之处，并著刘岳昭、岑毓英斟酌情形次第筹办。岑毓英另片奏参将邵天贵等烧杀抢掳，目无法纪，已查拿正法等语。军行以纪律为先，骚扰在所必禁。嗣后如有似此不法之员，并著该督抚等一体严惩以肃军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7　5—6页）

同治十年三月辛丑（1871.4.30）

又谕：甘肃金积堡贼巢业经官军平毁，逆首马化漋等伏诛。经左宗棠审明该逆首等眷属，按律分别科罪，请将马化泯、马阿西子、马进孝、马哑哑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按照新章俱应改发黑龙江。据该督奏称，讯据贼供黑龙江近亦有新教之党在彼传教，应改发闽广给官兵为奴等语。回民创立新教，结党自固，恐非安分之徒。黑龙江地方是否有此名目，有

此党类？曾否在该地方滋事？著德英不动声色密访明确，详细具奏。如无滋事情形，自应一视同仁，毋令该回民等稍生疑惧，转启衅端。此事并非令该将军查办，万不可稍涉张惶。将此由密谕知之。寻奏：遵查黑龙江回民尚属安分守法，并无新教结党滋事。报闻。

（卷307 14—15页）

同治十年四月己巳（1871.5.28）

又谕：金顺奏回匪被剿求抚、现筹妥办一折。逋贵余匪遁入纳家闸后，冀与纳万郭等匪党伺隙逃窜，叠被官军拦击，无路可逃，擒斩著名首伙多名，败匪溃奔入寨，穷蹙求降。金顺会商张曜勒令此起回众尽缴马械，平毁寨墙。若能悔罪输诚，将藏匿器械缴清，听受约束，即著该署将军等分别妥为安插，予以自新；倘敢怙恶不悛，心怀疑贰，仍即督兵痛剿，毋留余孽。宁、灵西岸回务，金顺与张曜会商办理，总当分别良莠，相机剿抚，不可草率了事。其投出灵州回民二百余名，金顺已遣令东渡，由该地方收管安插。著左宗棠饬令刘锦棠、黄鼎，遇此项回民抵籍，即札行该管地方官随时钤束，妥筹安置，毋令失所，免致滋生事端。金积堡攻复后，左宗棠究从何路移营，作何布置，河狄匪势若何，如何设法进剿？该大臣自应统筹全局，将贼匪次第荡平，何以日久尚未奏及？殊深廑系。著即将筹办情形据实具奏，不得稍涉迟回，致负委任。前据福济等奏拿获贼探成娃子系甘肃平番县人，寄居肃州，据供同治八年杨军门与回回讲和，上年八月内回匪十人持杨军门票出来贸易，随后出来五百人；又有穆姓二人持杨军门印票赴将军公旗下贸易，后跟贼三百多人等语。所称杨军门是否即杨占鳌？有无此等情形？著左宗棠查明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纳家闸阵亡游击尚清兰、守备秦得银、把总吴天恒

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308 11—12页）

同治十年四月甲戌（1871.6.2）

又谕：文麟等奏安集延回酋递送档子、乌城逆回投安集延、逆首马仲由乌城递禀乞抚各一折。安集延怕夏围攻喀城，剿败回匪，该怕夏如果为国出力，何以呈递档子内并无投诚交城之语，且将该城汉民概令剃发，发往南路，不知安插何地？该怕夏现在城外安营挖濠，派拨缠头看守城垣，其为希图占踞地方显而易见，且逼令乌城逆回投顺，并将马仲放给迪化总头目，实属包藏祸心。文麟等现冀设法羁縻，给与谕帖饬令投诚交城，亦不能不权宜办理。但须慎之又慎，严密防维，不可稍涉大意，致为该怕夏所给。参将白世泰回营后即将所探安集延及乌城确实情形迅速具奏，勇目徐学功等所带练勇各卫身家，不肯从贼，洵堪嘉尚，自应收留拊循以固众心，即著照文麟等所筹妥为办理。该办事大臣等现令孔才带领马队驰赴西路收复奇台等处，即著饬令统率所部迅图攻拔，并密探吐鲁番军情，预筹防范。文麟等给该怕夏帖内有“拟据情奏请破格施恩，将怕夏从优奖励。一俟钦奉谕旨，即送交怕夏恭阅”等语，而折内于此节如何办法并未声叙，著文麟等将办理情形妥为筹画，仍一面奏闻。索焕章病故是否确实？怕夏是否安集延回酋名目，抑系人名？并著一并具奏。文麟等续报马仲具禀投诚，现令乌仁泰等传谕马仲会同妥得璘及头目等同赴孔才营中，带领来哈等语。马仲如果真心投诚，自可因势利导，酌量办理；若观望不前，即属心怀叵测，不可轻率议抚，委员等禀词亦未可轻信。务须妥慎筹办。成禄当静听文麟办法，悉心会商，毋得冒昧从事，致涉两歧。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8 17—19页）

同治十年四月乙亥（1871.6.3）

又谕：左宗棠奏南路官军截剿窜匪获胜一折。河州回匪分窜巩、秦各属，叠经官军击败，逆首张运潞、沙母驴子等均毙于阵，匪党歼除殆尽；另股回匪由成县扰及阶州，亦经邓光耀等击退。此次由安定南犯之贼不过千余，而分支狂窜势颇懔悍，诚恐该逆先以小股尝试，继将大股出窜以图一逞。左宗棠现调刘明灯所部八营进扎马营监以向安定，徐文秀拨所部四营由静宁州延扎会宁，并挽运军粮以规进取，著即妥筹布置，克日进兵，以期节节扫荡。前据左宗棠奏称抚回李德昌求赴河州晓谕，近日该处情形究竟若何？该大臣务当相度机宜速筹攻剿，断不可任其观望迟回，致堕缓兵之计。金积堡收复后，北路有无余孽潜藏，应否留兵驻扎并如何调派各营分投西进之处，均著详悉奏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攻克金积堡贼巢出力，赏提督章合才、萧章开、何作霖、陶定升、李云贵白玉翎管各一支、白玉搬指各一个、玉柄小刀各一把、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两个，余虎恩正一品封典，熊有常、易致中、谭拔萃、李占椿、潘运璋、谭上连黄马褂，喻执益等下部优叙。

（卷309 5—6页）

同治十年四月丁丑（1871.6.5）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拨队填扎缠金、腾出马队西进、谨陈筹办情形一折。前因定安军营马步各队陆续撤回，谕令该将军于金运昌所部到营后妥筹调派，以便腾出萨萨布马队赴乌援剿。兹据定安奏称宁夏平罗一带渐次肃清，无须派兵助剿，惟灵州等处需兵驻守，现令金运昌督饬全军仍扎灵州以资镇摄；其缠金地方，已饬刘廷玉所部五营内先行抽拨一营就近赶赴缠金驻扎，腾出萨萨布马队克日起程等语，所筹均尚周密。

即著定安妥为办理，毋误事机。至萨萨布各起马队官兵一千二百余员名，定安前议拟令取道乌剌特旗径赴乌城，现因查探该旗荒沙戈壁，并无人烟村落，驼马雇觅维艰，军行不易，拟仍由归化城赴十八台，归军台大路行走，亦是正办。即著定安传知萨萨布督队暂扎茂明安等旗境内，相机进发。文盛前奏宣化官兵全数出口，大同官兵约于四月二十四日亦可走毕，其续调直隶一军即令接续启行等语。仍著文盛妥为应付，催令依次前进。一俟各军全行出口，即知照定安督催萨萨布一军接踵西行，毋稍迟误。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9 8—7页）

同治十年四月己卯（1871.6.7）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豫师奏击退平番窜匪、会商布置情形一折。甘肃平番县境于本年二月间有肃州投诚陕回一千数百名由成禄派员护送前往米拉沟，据原解委员声称定期十日仍由米拉沟折回赴肃，乃逾期仍未折回，忽报米拉沟有陕贼多人四出杀掠，复于金家泉等处滋扰，先后经豫师派兵击剿，毙匪甚多，该匪现已分窜入山。即著豫师饬令派出各营分投搜捕，认真扼堵，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平番防勇无多，并著左宗棠、穆图善抽调劲旅协同防剿，以资厚集。原赴米拉沟陕回尚未折回，现在滋事之匪是否即系此项回众？且该陕回等现须在肃安插，何以先送至米拉沟？既须由米拉沟折回肃州，何以原解委员又不在平番守候？其办理详细情形，何以不先期知照穆图善等？著成禄据实奏闻，并一面妥为办理，毋令贻害地方。甘、凉一带，该将军等已饬杨占鳌、王仁和一体防范，即著随时檄令该提督等认真扼守，不可稍涉疏虞。碾伯一带贼股，亦当檄令巴扎果莽等处团勇合力兜捕，保卫地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9 9—10页）

同治十年四月壬午（1871.6.10）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历陈军务掣肘并办理抚回情形各折片。前因成禄驻军高台，谕令左宗棠妥筹兼顾。兹据该提督奏称粮饷两绌，情形万紧，驻师日久，事势更难支持等语。成禄一军叠谕汰弱留强以资得力，不必纷纷招募徒耗饷需，惟非左宗棠随时兼顾，恐致贻误事机。著左宗棠统筹全局，遇有该提督咨商一切机宜，应行应止，务当悉心会商，妥为经画，庶免该提督无所适从。至左宗棠新定章程，出差员弁均各发给盘川，不准地方官支应，自是正办。而成禄军营饷糈缺乏，所派委员不能优给川资，亦系实在情形。若非速筹接济，不但饥军难以久持，即一切用款亦属不敷支发。著户部查明成禄协饷，咨催各该省督抚迅速筹解，毋任缺乏，以济要需。投诚陕回据成禄声称尚非虚伪，该提督务当随时察看，妥为防范，不可为其所给。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9 16—17页）

同治十年四月乙酉（1871.6.13）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已有旨将金顺补授乌里雅苏台将军，令其驰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乌城防守紧要，该将军接奉此旨，即著迅速起程赴任以重职守。宁夏一带军务，即著交张曜接办。该提督务将防剿事宜认真经理，毋稍松懈。嗣后遇有紧要军务，即由张曜专折奏报。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金顺，并传谕张曜知之。

以宁夏副都统金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未到任前，以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署理。实授乾清门侍卫谦禧宁夏副都统。

（卷309 21页）

同治十年四月丙戌（1871.6.14）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等奏请饬催带兵大员乘时进剿、筹

拨乌城驼马等项，张树声奏遵派将弁随军赴科各折片。本年三月间，回匪突犯赛因诺颜部落阿毕尔米特旗所属诺彦山一带，住户多被抢掠。四月初一日窜至固尔班赛汗等处焚掠，并有四出窜扰之信。现在该逆究窜何处？著杜嘎尔统率马队探明贼踪迅速进剿，毋任蔓延。奎昌、荣全、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务当各饬防兵严密堵御，力扼该逆窜突之路。刻下关外大兵云集，时交夏令，正可乘时进剿。若徒久驻防所，坐待贼至，转瞬又届秋冬，冰雪在地，将士苦寒，剿办愈形棘手，糜饷老师，何日方能藏事耶？著杜嘎尔会商奎昌、荣全、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探明何路有贼即由何路进剿，以期迅速藏功，不得迁延时日，坐耗饷需。如杜嘎尔兵力尚单，即咨商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抽调库伦防兵协助。该逆一经大军痛剿，难保不沿边回窜，著定安、金顺、张曜于沿边一带先事筹防，以杜奔突。宣化、大同官兵均已起程，著文盛催令星速遄行，赶程前进以赴戎机。昨据李鸿章奏续派古北口练兵一千名，如乌、库两城有警，再行调派出口。兹据张廷岳等奏回逆出窜，请饬催续调官兵到防，著李鸿章仍将续派古北口练兵一千名妥为整备，克日起程赴库以资厚集。乌里雅苏台将军等以各军咸集，需用驼马等项，咨令库属图、车两盟协同筹备，张廷岳等现已饬该两盟将乌城指调驼马毡帐等项无论足数与否竭力筹办，解交乌城应用。惟图、车两盟供应已极苦累，亦系实在情形，嗣后所需一切，著奎昌、荣全就近札饬所属西两部落未经被扰各旗设法办理。宣化、大同官兵所需军粮极关紧要，著李鸿章、张树声懔遵前旨妥筹应付，不得稍有贻误。派往科城之桓昌等八员，张树声即饬迅速前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本日已简放多布沁扎木楚，该参赞即迅速起程前赴新任，会同奎昌、荣全将一切应办事宜实心办理，并将台站事宜竭力整顿，以副委任。将此由

六百里谕知李鸿章、定安、金顺、奎昌、荣全、多布沁扎木楚、文盛、杜嘎尔、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并传谕张树声、张曜知之。

（卷309 21—24页）

同治十年五月庚寅（1871.6.18）

又谕：刘铭传奏调派队伍驻防边境并陈探报情形各折片。河州窜出回股扰掠秦州一带，窥伺陕边；刘铭传现调提督吴宏洛等驻防长武等处，著即饬令勤操部伍，扼要严防，遇有匪踪即行拦击，以固边圉。陕北一带渐臻安静，刘铭传仍当妥为弹压，搜捕伏匪，并饬该将弁整肃营规，严禁滋扰，以期绥靖地方。密片一件留中。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金积堡克复后，叠经谕令左宗棠将如何移营进剿之处妥筹布置。近闻河州回股于四月初间窜扰两当、徽县一带，旋向西去；十六日，隆德县知县周其俊会同马队遇贼于马厂野鸡峴地方，接仗阵亡；隆德、固原一带匪踪出没无定，兼之叛回马彦沈党众四百余骑潜伏其间，并闻另股回匪在秦州西六十里铺剽劫，攻破管子镇以南民堡一处，经官军追击，于初八日至礼县所属长道镇地方接仗挫败；十四日又有回匪千余骑窜扰娘娘坝、高桥，延扰牡丹园等处；秦州北乡盐合城地方亦有贼踪纷扰，此股回匪约有三千余众，由河州潜渡洮河，长驱东下，现在盘踞宁远县属之马坞、新寺一带，分股四出以扰后路粮道。似此情形，贼势甚为猖獗。著左宗棠将近日军情确切查明具奏。前据奏称调派刘明灯等所部分向安定、静宁等处挽运军粮，以规进取，谅该大臣必已全局在胸，速筹办理。第恐所部将士或因金积既克，北路粗定，遽尔志骄意满，渐形懈弛，甚至观望迁延，不遵调遣，此等军营恶习亦难保其必无。现在河州贼势方张，正当激励诸军鼓行而西，灭此朝食，断不可玩时愒日，坐失

事机。仍著将如何筹办情形迅速奏闻，以慰廑念。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杜嘎尔奏逆匪向东侵犯、现筹防剿情形、请催调承办粮台官员迅速出口各折片。逆匪有赴翁音河哈尔尼敦附近之萨巴尔图河、推河等处东窜之信，另股距库伦翁音站仅七八日路程。四月初间，该逆分股在阿毕尔米特游牧之白心图、西楼图各寺盘踞。杜嘎尔现饬管带吉林二起马队之讷苏肯等前赴翁音驿驻扎，著即饬令严密设防，一面侦贼所向实力进剿，迅扫逆氛。逆匪现既扰及阿毕尔米特境内，势将侵犯东南，亟应通力合作，会筹扫荡。著定安、金顺、奎昌、荣全、多布沁扎木楚、文盛、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一并侦探贼情，妥筹备御，务期各路声息相通，为一鼓聚歼之计。杜嘎尔统兵进剿，需用驼马甚殷，著奎昌、荣全、多布沁扎木楚、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将各调驼马赶紧备齐，解交杜嘎尔营中应使。杜嘎尔当懔遵前旨，探明何路有贼星驰剿办，不得顿兵不进，日久无功。乌城饷银三十万两业经杜嘎尔饬令贡果尔等择地存储看守，仍著妥为照料，不可稍有疏虞。所称此项饷银须有承办官员专司开放等语，著即咨商金顺、奎昌、荣全、多布沁扎木楚、文盛等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0 3—6页）

同治十年五月乙未（1871.6.23）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左宗棠奏请禁绝回民新教一折。所称乾隆年间逆回马明心等创立新教，惑众滋事，先后伏诛，根株未绝，至马化漋之父马二等复以新教私相传授，遂至酿成变乱，皆由新教行为诡僻，足以诱惑愚回迷而不悟；现在马化漋虽已伏法，而新教传染渐广，必须严加禁绝，以杜乱萌等语。所奏自为思患预防起见。惟回民散居各省，同隶编氓，各安生

业，若因区别旧教、新教设为厉禁，地方官稍不加察，书吏藉此搜求骚扰，必至回众惊疑，转生枝节。从前乾隆四十九年回逆田五等滋事以后，钦奉高宗纯皇帝圣谕“查办此事止当分别从逆与否，邪正之殊，不必论其教之新旧，钦此”；嗣于乾隆五十四年，经勒保奏称新教为回教之大害，拟令甘宁等处头人访察禀首，复奉圣谕令其设法化导，不可区别新旧之名。仰见垂训周详，具有深意。此次马化漓倡乱，及身既被刑诛，徒党亦遭歼戮，正可借此剀切晓谕，俾该回众等及早改悔，不至误入迷途，自陷罪戾。该督现既出示所属州县禁习新教，并准自悔免罪，仍著严饬该地方官妥为开导，不可操之过蹙，致激事端。所请饬令各省一体禁绝之处，可从缓办理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310 15—16页）

同治十年五月丙申（1871.6.24）

以甘肃攻克杜家寨等处贼巢，宁夏南路肃清出力，予总兵官李葆珠以提督用，赏参将赵昌富、游击万清传二品封典，游击金钧巴图鲁名号，同知姚文炳、都司张有才等花翎，守备马振清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10 19—20页）

同治十年五月壬寅（1871.6.30）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金顺奏宁夏西岸三县回匪剿办完竣、请将道员汪景度简用，定安奏西来回匪滋扰乌喇特旗界内，金顺奏请将管站各员奖励各折片。纳家闸贼巢业经攻克，宁夏、宁朔、平罗一律肃清，其投出回民业经定安、金顺分起发交地方官安置，灵州逃来之回亦解交该州收管。著左宗棠、张曜仍随时密为查察，妥为镇抚，毋令再滋事端。金顺现应前赴乌里雅苏台将军新任，宁夏一带如尚有潜匿余匪，著张曜统率各营认真搜捕，务绝根株。陕回尚有老弱男妇五百十五名

口，应否解至平凉安插，著左宗棠会商金顺、张曜妥筹办理。宁夏军事现已完竣，金顺、张曜所部兵勇应如何分别撤留，或包头、缠金一带有须添兵防剿之处，著定安、金顺、张曜悉心会商，妥速筹办。阿拉善、鄂尔多斯等旗并杀虎口等处管站各员接递文报尚无贻误，著定安查明择尤请奖，毋许冒滥。道员汪景度已交军机处存记。密片一件留中。西来回匪由阿毕尔米特旗窜至白任濠赉及古尔班赛坎一带分路抢掠，嗣有贼匪三百余人窜入乌喇特中公旗境内，在库克鄂尔济、巴克那等处掳掠，续又在中公所属之洪库勒塔拉民屯盘踞。乌喇特旗在黄河之北，直达归绥，无险可恃，亟应派兵兜剿，以期就地歼除。萨萨布带队前进，计正与贼相遇，著定安飞催该副都统亲督全军星速遄行，迎头截击，迅扫逆氛，并催直宇营马队迅赴包头之西，一面分饬驻扎缠金之卓胜营暨大同镇总兵马升各派劲旅由东南面节节兜剿，毋任纷窜。杜嘎尔务当侦贼所向蹑踪追剿，与萨萨布等军前后夹攻，为一鼓聚歼之计。其余各股现窜何处？著定安、杜嘎尔确切查明，认真剿办。乌城军情紧要，非有知兵大员前往不足以资调度，金顺谙练戎机，战功卓著，著即迅速起程前往妥筹防剿，以副委任。土尔扈特汗布彦乌勒哲依图有赴杜嘎尔军营之说，该副都统与该汗是否素识？曾否前来谒见？来见时如何情形？著杜嘎尔即行据实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定安、金顺、杜嘎尔，并传谕张曜知之。

以甘肃攻破纳家闸回巢，宁夏西岸肃清，将军金顺、定安、提督张曜得旨嘉奖，赏提督王连三一品封典，提督程之伟、孙金彪、李葆珠、刘廷、副都统托云布、总兵官李考祥、刘宏发黄马褂，游击沈镛、守备刘世俊巴图鲁名号，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11 4—7页）

同治十年五月丁未（1871.7.5）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西来贼股尚众、现筹布置并请添拨山西协饷、饬催山东欠饷各折片。据称西来贼股现仍盘踞乌喇特旗之洪库勒塔拉地方，并据各处探报贼匪约有万余，由阿毕尔米特旗西北界分股东窜等语。该逆因北路大兵云集，又无粮食可掠，是以铤而走险窜向东南，乌兰察布盟所属各旗较为吃紧。其前股窜踞洪库勒塔拉地方仅四百余人，当不难于殄灭。著定安催令萨萨布迅速前进，分队兜击，并饬金运昌、马升各军合力进剿，先将此股就地歼除，免致勾结蔓延，转行棘手。包头地方素为贼匪垂涎，尤应加意防范。定安现调毅前军五营驻扎台梁一带，并令水师由托克托城至包头一带梭巡，布置尚妥。所派马步各队分扎乌喇特、茂明安等旗境内，亦颇周密。著即饬令派出各军勤加侦探，遇有贼踪窜近，飞速截剿，毋稍松劲。该逆若分股东窜，则察哈尔一带亦恐吃重，著文盛先事图维，妥筹防剿。军台大路为北路各城大军粮运所关，设被贼扰，尤属可虞。赛尔乌苏一带应如何拨兵保护之处，著文盛、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会商办理。直隶续派古北口练军一千名，著李鸿章催令克日起程前赴库伦，以备张廷岳等扼要分扎，不可稍有迟误。杜嘎尔现驻哈尔尼敦，距贼较远，岂可顿兵坐待，致误戎机？著即探明贼踪所向，督率马队紧蹑追剿，并与定安派出各军联络声势合力兜围，以期早殄逆氛。金顺接奉前旨谅已部署起程，所部得力马步各队谅必酌带前往，亦可与杜嘎尔、定安各军会合迎剿。刻下宁、灵甫定，河西尚有零星窜匪，且阿拉善旗西界时有镇番贼匪窜扰，张曜所部各军应如何扼扎防剿之处，著即妥筹办理。定安现因添募马勇及调派土默特官兵需用饷银，请饬山西于每月应协归绥防饷三万之外再增银五千两，现在归绥防务紧要，著何璟、张树声迅即先行如数筹

拨归绥粮台。以后仍按月源源批解，毋稍迟缓。山东应解归绥防饷每月二万六千两，著丁宝桢迅饬藩司将欠解银两克期扫数解清，以应急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李鸿章、定安、金顺、文盛、杜嘎尔、丁宝桢、何璟、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并传谕张树声、张曜知之。

（卷311 13—15页）

同治十年五月戊申（1871.7.6）

又谕：金顺奏办理回务完竣一折。甘肃宁夏河西一带回民良莠不齐，叠经金顺会同张曜分别剿抚，续又查获马强、米万银、纳玉标、牛大科等讯明正法。所有宁夏、宁朔、平罗投诚回众均交地方官编立保甲，妥为安置，毋令失所。经此次安插抚恤后，该回众等务当改过自新，各安生业，毋得再有反侧，负朝廷宽大之恩。其附近汉民亦不得有意寻仇，藉端控告，致启猜嫌。总期彼此相安，争端永息。地方官吏遇有汉回事务，尤当持平办理，不可稍有偏袒，以昭公允而弭衅端。

（卷311 16页）

又谕：金顺奏宁夏回务已竣、现筹分兵布置一折。宁夏为北路岩疆，刻下虽臻静谧，而西路贼氛尚炽，自应分布设防以资捍卫。金顺会商张曜分派各队扼扎磴口、横城等处，所筹尚属周密。金顺起程后，即著张曜督饬派出各军严密防剿，毋稍疏虞。河西三县投诚之回均已造册交地方官编立保甲，妥为安置，其附逆之徒并由受害汉民指名控告者，亦经金顺等搜获正法至四百五十余名之多，该回经此痛剿自当怀德畏威，不致再生反侧。惟附近汉民亦不得有意寻仇，致成衅隙。本日明降谕旨一道，著张曜刊刻誊黄，遍行晓谕，俾汉回永远相安，以副朝廷一视同仁至意。阿拉善旗地方既有西来窜匪抢掠牲畜之事，张曜务当饬令马步队伍迅往防剿，毋任蔓延。花马池一带亦

有匪踪出没，左宗棠当檄饬东路官军实力剿捕。张曜仍妥筹兼顾，毋稍疏懈。河州等处逆焰方张，左宗棠总当激励诸军鼓行而西，灭此朝食，岂可顿兵不进，致军心懈弛，将士思归，以胜兵而转成蓉气？该大臣自金积堡克复后久未据报进兵机宜，实深廑系。著懔遵叠次谕旨，迅将筹办情形据实具奏，不得粉饰迁延致误大局。金顺另片奏军营设局鼓铸炮子需费甚巨，无款归还，请饬部拨银二万两以清款项，并请饬河南抚臣核发张曜局费等语。著袁保恒即于西征粮台筹拨银二万两清还金顺铸炮局费。其张曜营中炮局之需，即著李鹤年如数筹拨，作正开销。前据曾国藩奏续饬上海制造局制造洋火药二万磅、洋炮药五千磅、金底大铜帽二百万颗、二十四磅开花弹子四千个、药引六千个、木心六千个，委员解交天津道查点收存，由金顺委员迎提赴营等语。著金顺、张曜迅速派员赴津，提解到营以应急需。金顺现须前赴乌城，此项军火应如何分拨应用之处，著与张曜妥商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金顺、李鹤年，并传谕张曜、袁保恒知之。

（卷311 17—19页）

同治十年五月己酉（1871.7.7）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南路各军剿贼获胜等语。盐、固一带败残余孽勾合河州回逆窜扰秦州、徽县、伏羌、宁远、礼县各属，经在事各军相机截剿，歼毙逆首马秀、马货郎、刘羊等多名，余贼亦擒斩尽略，其另股窜匪亦经提督张仲春、总兵田连考两军分路兜击，毙贼极多，败贼向通渭回窜会宁。即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各军实力防剿，务将残匪搜捕净尽，毋使贼氛再有纷扰，以固南路边防。左宗棠另片奏遵覆河州等处军情并进规河州一时未能进取各情形，览奏均悉。军营探报远近不同，传闻容有异词，朝廷既有所闻，即不能置之不问。该大

臣惟当仰体朝廷西顾之殷，将进兵机宜悉心筹画，并激励将士杀敌致果，迅奏肤公，用副委任，正毋庸渎辩为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克复狄道等城并击退河州等处窜匪出力，赏总兵官裴思朝正一品封典，提督傅先宗、杨世俊黄马褂，提督丁桂智、总兵官吴得胜、副将朱运广、林正祥、参将孙得胜、李枝宏、段鹏翥、石清武、马有才、周道钦、游击刘大兴巴图鲁名号，游击余森芳花翎，知县曾贵和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总兵官罗营卿等二十五员祭葬、世职加等。

以甘肃盐茶厅等处剿匪获胜，予都司衔穆进善、王益万以都司用，并加游击衔；阵亡副将王有庆、李松林、同知周其俊祭葬、世职。

（卷311 20—22页）

同治十年五月癸丑（1871.7.11）

又谕：成禄奏探闻新疆近日情形、请将奉差游击梅振清奖励、并请饬左宗棠委员接署镇篆各折片。所称安集延攻克吐鲁番城池，逆回亦均投顺等情，与文麟等前奏大略相同。该伯夏要结人心，中藏叵测，难保无狡焉思逞之意。前谕文麟等察探吐鲁番军情，预筹防范，仍著懔遵前旨妥慎筹画应否派员前往抚谕，并酌带精兵数营以壮声威。著文麟、景廉悉心会商，妥筹布置。成禄当静候文麟等商办。所有奉差游击梅振清经历艰险，著有微劳，著照所请赏给副将衔以示鼓励。致巴里坤地方紧要，前据左宗棠奏派赵德正署理该镇篆务，现据成禄声称赵德正于营务、军政均未讲求，肃镇尚恐不胜，何能膺此重任等语。著左宗棠悉心察看，赵德正如果不能胜任，即另拣妥员奏请接署以重边疆，不得以无人可派为词稍涉迟误。成禄现委胡可均代理肃州镇总兵，哈国霖代理肃州知州，该处地方紧要，

并著左宗棠遴选明干之员前往肃州分别署理镇篆、州篆，毋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2 4—5页）

同治十年五月乙卯（1871.7.1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请赏假调理并补行守制葬亲一折。金顺业已补授乌里雅苏台将军，此次发折时自系尚未接奉前旨。该将军身历戎行宣力有年，览所奏伤疾未痊等情，殊堪廑念。惟乌里雅苏台为西北要区，自被贼窜扰以后，诸事须重加整顿，非有知兵大员前往办理，难资镇压。金顺素性勇往，不避艰难，现既膺兹重任，自应迅速赴任，悉心筹办。著仍遵叠次谕旨部署起程，所部得力马步各队，并著酌量带往以资调度。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12 7—8页）

同治十年五月丁巳（1871.7.15）

又谕：张廷岳等奏探悉贼情、现筹防剿一折。据称四月初十日贼匪在巴噶诺木汗地方与图谢图汗部落蒙兵相遇，被蒙兵击败窜往东南，追至沙巴克乌苏，会同乌喇特中公旗巡防官兵兜击，斩馘八名，击伤二十余名，现仍盘踞沙巴克乌苏一带，恐向东南窜扰等语。所奏贼匪奔窜踪迹，与定安前奏大略相同。惟贼股究有若干，未据张廷岳等奏及。蒙兵与贼接仗不能穷追，任贼奔逸，设径由东南扰及台路，乌、库文报粮饷被阻固属可虞，归绥及察哈尔一带亦形吃紧。总当四面兜击，使该逆无隙可乘，方可一鼓聚歼，尽除丑类。著定安、文盛、张廷岳等各饬派出兵弁择要堵御，相机扼击，仍随时勤加侦探，互相知照，以期声势联络。杜嘎尔当懔遵叠次谕旨督饬各军探踪进剿，毋得稍涉松劲。乌城地方紧要，金顺当迅速部署驰赴新任，并挑带得力马步队迎头截击，迅扫贼氛。正在寄谕间，据

文盛奏挑选马队守卫军台粮路并台站弁兵逃避情形各折片。贼匪窜入乌喇特旗界内，文盛拣派右翼兵五百在该翼地方驻扎扼贼东窜，左翼马队五百在军台要路分布侦探，惟济斯洪果尔台站仅有毕都尔业随带官兵四十名在彼督运，该处为察哈尔、归绥运粮要区，自应拨兵护守。贡果尔所部前在该处驻扎，熟悉情形，此时北路兵力已厚，贼踪又窜向东南，著杜嘎尔即饬贡果尔管带所部迅驰赴济斯洪果尔台站驻扎，以保粮路而遏狂氛。至布鲁图属之喜喇穆呼尔等五台弁兵闻有枪声恐贼来扰先后逃避，以致大同征兵半途阻滞，后路军粮不能转运，览奏殊深廑系。蒙兵如此懦怯，甚不足恃，著文盛赶将已散五台设法招集设复，其未散各台并著妥为拊循，饬令照常当差，毋得妄生疑惧。现在军台人心未免惶惑，亟需有兵镇压，贡果尔所部未到以前，即照文盛所议将左翼四旗马队派赴布鲁图一带分布驻扎，以安众心。大同七起官兵急切不能前进，即著暂扎各台藉资防堵，仍须将各台驼马速行整备，俾该官兵得以克期进发，并将后路粮石接续转运，不得任意迁延，致有贻误。萨萨布所部本由绥远取道济斯洪果尔前进，著定安饬令该副都统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至济斯洪果尔台站后暂扎以护粮运，俟贡果尔到时再行西进。续调古北口练军千名曾否起程？著李鸿章催令迅赴库伦以备张廷岳等调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2 8—12页）

同治十年五月戊午（1871.7.16）

谕军机大臣等：杜嘎尔奏查探贼踪派队进剿一折。贼匪由阿毕尔米特旗分股东窜，一股窜入乌兰察布盟乌喇特旗境内，叠经谕知定安催令萨萨布督队剿办，并谕令杜嘎尔探踪进剿。兹据该副都统奏称派令吉尔洪额带领马队四百余名前进，著即饬令该员探明贼踪所向迅速截剿。该匪股数不一，恐其分投窜

突，杜嘎尔仍当懔遵叠次谕旨勤加侦探，拔兵堵击，与定安、文盛派出各军联络声势迅扫逆氛，不得拥兵株守坐失机宜。昨已寄谕定安、文盛，仍著该副都统随时知照，不得稍分畛域。惟征兵需用驼只马匹尚多缺乏，亟宜宽为筹备，著奎昌、荣全、多布沁扎木楚、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严饬各委员速将驼马解送杜嘎尔营中以应要需。杜嘎尔现将乌城饷银内先拨三万六千两发给官兵，其余银两仍著饬令派出官兵小心看守，毋稍疏忽。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2 13—14页）

同治十年五月己未（1871.7.1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张曜奏遵筹沿边防剿事宜一折。据称宁夏一带近防远剿均关紧要，该将军等已分兵布置，复商派提督程之伟等带队驰往大舍太乌喇等处截剿，并于石嘴、磴口一带派兵扼扎，所筹尚妥。即著督饬各军于派防处所严密堵御，遇有匪踪前近即行实力截剿，毋稍疏虞，一面招集流民，镇抚降众，以靖地方。金顺当懔遵叠次谕旨，酌带所部克日起程。其宁夏防剿事宜即著张曜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金顺，并传谕张曜知之。

（卷312 14—15页）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宾居贼巢、收复云龙州城并茂克贼巢攻拔情形各折片。宾川所属宾居贼巢盘踞日久，经杨玉科等先后督军进剿，力攻一年有余克拔坚巢，宾川州境肃清；云龙州贼目赵炳南具禀投诚，州城亦已收复。该处军务既经得手，大理贼势自更穷蹙。惟云南县踞贼负隅未下，弥渡地方又有贼扰，著刘岳昭、岑毓英饬令李维述等实力进剿，迅克云南县城，并将弥渡一带窜贼尽数扫荡，毋稍延缓。此次攻克宾居贼巢及收复云龙州城在事出力员弁，准其查明并案请奖。

其茂克贼巢既经攻拔，开化府属已就肃清，仍著饬令张保和等乘此声威速将田心等处贼巢次第攻克，以期一律廓清。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革职留任云贵总督刘岳昭等奏：现在大理等九城尚为贼踞，临安各属余匪亦未肃清，已饬将弁分投进剿。谨遵旨将未经收复地方及某员剿办某处绘图贴说呈览。报闻。

以云南克复澄江府城暨平毁竹园等处贼巢出力，赏道员蔡锦青、副将潘文元、参将柳明泰、钱汝达、熊遇周、苏成林、游击何秀桢、牟正昌、都司赵廷云、陆纯刚、岑有富、杨联桂巴图鲁名号，知府荣恩、游击刘绍烈等花翎，知州蔡芳田等蓝翎，总兵官何秀林等加衔、升叙有差。

予云南宾川等处阵亡游击陈定邦等十三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12 15—16页）

同治十年六月甲子（1871.7.22）

又谕：瑛棨奏科城需饷甚殷、请暂由乌城借拨银两一折。前因科布多防剿紧要，业经文盛将部拨饷银十万两发交该城委员接领，并增添驼只，派员护送到科。惟现在喜喇穆呼尔等五台弁兵闻警溃逃，道途梗阻，此项饷银一时未能起解，而该城兵不日到防，饷需刻不容缓，著奎昌、荣全、多布沁扎木楚即于部拨乌城兵饷内先行借拨三四万两，就近解赴科城以应急需。一俟台站疏通，该城饷银经过乌城时，即将借拨之项如数扣还以清款目。该城粮石业经定安、何璟设法接济。瑛棨、文硕于官兵到防后，即著妥筹布置，认真防剿。另片奏请将续调前赴库伦之直隶官兵一千名暂扎张家口外以张声势等语。库伦防务正在吃紧，本日已谕令李鸿章将此项官兵饬令驰赴库伦以资防守。该处需兵孔亟，万不能稍有迟留。瑛棨所请暂留该军扎张

家口之处，著毋庸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3 11—12页）

同治十年六月己巳（1871.7.2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豫师奏陕回勾结西宁回族滋扰、派兵堵剿一折。陕回分窜西宁，攻扑高寨、威远等堡，扰及高羌堡、董家寨一带，经总兵黄武贤派队堵剿叠获胜仗。惟逆首白彦虎率党攻陷小南川汉堡踞为巢穴，崔三一股仍踞曹家堡，分党潜伏高寨，禹生彦股众与为掎角，并有金积堡败匪窜至，与西宁回民联为一气，河州回目马占鳌等亦率撤回攻陷民庄。西宁回族就抚本不足恃，现在外匪纷至与之勾结，势恐蔓延。穆图善现已檄令黄武贤率领三营会同豫师原驻威远营勇，调集西碾各路团丁相机堵击，即著督饬派出兵团认真剿办，毋任贼势鸱张。西宁地方贼股充斥，豫师兵力既单，穆图善驻省各营势又不能远调，左宗棠当统筹全局，迅即拔队驰往助剿，痛扫妖氛。其应如何筹办布置并现拟进扎何处，河州回巢应如何分路进兵攻剿，均著详细具奏。赴湟道路虽梗，豫师仍当设法克期前进，不得濡滞中途，以重职守。穆图善另片奏未能拨兵兼顾西路等语。甘省北路虽渐肃清，而败残余匪窜向河州、西宁等处，陆续由甘、凉遁入肃州，若左宗棠进兵规取河州，贼势穷蹙，必以西路为逋逃薮。自应添拨兵勇扼守西路，方足制贼死命。穆图善所部保守省城，护运粮石，未能移调前往，自系实在情形。甘、凉兵力过单，难资扼剿，左宗棠统辖全省，西路应早筹及。仍著迅速拨兵协剿，毋得稍涉迁延致滋贻误。穆图善亦应督率近省各军随时扼剿窜匪，与左宗棠和衷商办，不可稍分畛域。左宗棠、穆图善另折奏剿办山丹土匪及甘州贼股情形，已明降谕旨将出力及畏缩各员分别奖励惩办矣。仍著左宗棠等饬令杨占鳌督率所部加意防范，毋令贼匪乘

间奔突，以靖地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宁夏将军穆图善奏：请将丁忧副都统双福仍留军营。允之。

以甘肃剿办山丹土匪暨甘州府城解围，赏副将何青云、参将陈友文、陈元萼巴图鲁名号，千总石得明以守备用并赏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革临阵退缩总兵官吴于城、游击李联芳职。

（卷313 16—19页）

同治十年六月丙子（1871.8.3）

又谕：穆图善奏各营马步剿贼获胜等语。甘省大靖及黄崖、王鹅坝、山石井子等处时有窜贼抢掠军粮及农民牲畜，经萨英阿、双福等带队迎击，擒斩多名，金县境内窜匪亦经穆克德布会合团勇击败。惟现值收获夏田之际，该逆回出滋扰，无非计图饱掠，仍著穆图善督饬派出各队分途截剿，保护农田，毋任肆扰。河逆大股现复偷渡洮河，巩昌、安定、徽县等处均有贼踪，该处入省大路时通时塞，秦州运省饷银军火亦尚滞中途，安定迤西之车道岭等处为粮运要路，游匪出没防不胜防，穆图善所部不敷分布亦系实在情形。左宗棠当酌拨劲旅前往助剿，力图兼顾。穆图善仍就现有兵力实力防范，毋稍松懈。其河州逆回如何筹办及现在情形若何，仍著左宗棠迅速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大靖等处击贼获胜，赏还副都统双福顶翎。

以甘肃西柳沟等处截剿窜匪获胜，赏骁骑校额尔精额、苏勒布巴图鲁名号，余加衔有差；复阵亡已革委参领德住原官，予祭葬、世职如副都统例。

（卷314 8—10页）

同治十年六月己卯（1871.8.6）

谕内阁：前因郑亲王承志于指使纠殴福珣被扎身死一案任意狡展，当将承志革去王爵，仍令管理宗人府王等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行审讯，兹据审明分别定拟具奏。此案凶犯马三听从玉寿纠邀将福珣殴扎致伤身死，该犯以回民因案拟军，由配潜逃，胆敢于辇毂重地戕害职官，实属不法已极。马三著即行处绞，以昭炯戒。已革郑亲王承志因被福珣屡次欺侮，主令玉寿纠邀马三将其殴打因而致毙，承志业经革去王爵，其应得杖一百、流三千里罪名，著照例折罚养赡钱粮一年，并折圈禁二年。玉寿因承志欲殴福珣复挟嫌怂恿，代为主谋，致酿重案，实属罪无可逭，玉寿著从重发往吉林等处交该将军安插。德禄在已革郑亲王承志府内管事，明知承志与玉寿谋殴福珣并不劝阻，仍与玉寿商谋，且屡次抗传，到案时复捏词搪塞，亦属狡诈，德禄著杖一百，徒三年。奕娘听从玉寿两次代为展转纠人，复帮同马三拦截福珣车辆，亦属不安本分，奕娘所犯杖六十罪名著照例实行责打，其应得徒一年罪名照例折圈禁半年。此次拿获凶犯马三之派出员弁，著步军统领衙门酌量保奏。至所遗和硕郑亲王爵，著宗人府照例拣选承袭。

（卷314 10—11页）

同治十年六月壬午（1871.8.9）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南路官军剿除窜回余众、攻拔阶州匪巢、现筹进兵事宜、刘锦棠请假回籍、遵查赵德正尚堪胜任各折片。成县任家庄匿匪经总兵苏家良搜剿，投诚者三十人，著左宗棠饬令苏家良妥为安插，毋令再滋事端。此外有无伏莽，仍著认真搜捕，毋留余孽。阶州绺匪经副将彭德沅等率队围攻，叠破贼巢，惟段侍才、瞿焕周在逃未获，该大臣当饬彭德沅等实力查拿，尽法惩治。贼供既有“段逆赴陕，瞿逆赴川”之说，著左宗棠咨照吴棠、蒋志章饬属一体协缉，毋任漏

网。中卫、盐、固一带时有游匪出没，徽、两、西、礼等县亦有伏匪伺劫运道，左宗棠即饬派出各军严密掩捕以净根株。现在该大臣规取河州分中、左、右三路进兵，布置尚属周密。左宗棠拟赴静宁、安定督剿，即著督饬傅先宗等军分道前进，实力扫荡，毋任河州逆匪日久盘踞。惟河州一经进兵，恐该逆被剿穷蹙，勾结西宁回众纷窜甘、凉等处，该大臣于西路一带尤宜妥筹兼顾，以免匪势蔓延。巴里坤镇总兵员缺既据左宗棠奏称赵德正尚为相宜，即著饬令迅赴署任，仍随时察看，如不能胜任，即行奏请撤换。刘锦棠现在请假回籍，并将伤病弁勇遣撤，另行募补，著饬令到籍后认真挑选，假满即行回甘以资得力。其所留各营分驻金积、灵州等处，即饬萧章开等妥为镇抚。前由金顺遣回灵州回民，当谕左宗棠饬令刘锦棠、黄鼎遇此项回民抵籍，札行地方钳束安置。现在办理是否完竣？著左宗棠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寻奏：遵查金顺、张曜等前解陕回六百余名已分地安插，现在各回民均安靖守法。报闻。

（卷314 18—20页）

同治十年七月壬辰（1871.8.19）

又谕：库克吉泰奏据咨甘回东窜、预筹防范一折。多伦诺尔为热河西北门户，地方富庶，素为贼所垂涎。库克吉泰因直隶咨文声称探闻贼匪有分犯库伦、多伦诺尔之说，即拣派员弁驰往多伦厅常川坐探，并饬丰宁县大阁司会同营汛调集兵团严为防备，复由热河八旗派定官兵一千名，俟有警信驰赴交界驻扎，所筹尚属周密。即著该都统督饬在事员弁认真侦探，严密防范，不得以贼踪尚远稍涉懈弛。至古北口练军一千，叠经谕令迅赴库伦防剿，此次库克吉泰折内声称李鸿章现饬该军赶紧出口协剿等语，是此项官兵即可起程。即著李鸿章檄饬都司贾

吉龄统带前进，迅速出口，毋稍迟延。此时溃散各台已经设复，即或粮运紧要，驼马不敷周转，而该练军行抵张家口后亦当以次渐进，与察哈尔派出各队联络声威，藉截贼匪纷窜之路。著庆春斟酌办理。多伦东北克什克腾地方兵力单薄，库克吉泰现咨昭乌达、卓索图两盟长将上年古北口撤回防兵二千操练整齐以备协剿，即著理藩院转饬昭乌达、卓索图两盟长一体遵照预备，听候征调，庶免临时延误。正在寄谕间，据杜嘎尔奏吉尔洪额等追贼至乌剌特旗所属之布拉特地方，击贼获胜，歼毙二百余名，生擒十余名，现饬该协领等乘胜追剿等语。此次吉尔洪额等奋力剿贼，大挫凶锋，洵堪嘉尚。溃匪现已无多，著杜嘎尔饬令前敌各军探明贼踪，悉数扫荡。前据定安奏此股匪徒约有二千余人，现分两股窜扰等语，此次吉尔洪额等击败之贼系属何股？其余现窜何处？尚有若干？著定安、杜嘎尔确切侦探，视贼趋向，饬令各军妥筹防剿。前以扎齐鲁克齐伯克瓦齐尔歼毙贼目，裹创力战，已谕令张廷岳等从优保奏。此次杜嘎尔奏称剿贼出力之扎奇鲁克齐巴奇瓦齐尔，是否即系其人？著该副都统遇便奏闻。其所部官兵，即著张廷岳等择尤请奖。仍令该带兵官确探贼踪，会合吉尔洪额等乘胜进击，并著杜嘎尔饬令达尔济迎头兜剿，净扫逆氛。将此谕知理藩院，并由五百里谕令李鸿章、定安、库克吉泰、庆春、杜嘎尔、张廷岳、阿尔塔什达知之。寻杜嘎尔奏：遵查吉尔洪额等斩杀之贼即系窜入中公旗等处股匪，扎奇鲁克齐巴奇瓦齐尔即系扎齐鲁克齐伯克瓦齐尔。报闻。

（卷315 6—9页）

同治十年七月甲午（1871.8.21）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甘肃甘、凉、肃一带兵力单薄，谕令左宗棠、穆图善派兵截剿。兹据奏称现在东西两山尚未肃清，

南路亦须留兵驻扎，西宁、河州逆巢未扫，左宗棠现驻静宁，距西路遥远，穆图善所部兵勇驻守省垣，分扎金县等处，均难抽拨，请俟河西肃清，零匪搜除净尽，再由左宗棠拨兵前赴西路等语。甘、凉、肃地方紧要，亟应妥为设防，即著豫师、瑞云就现有兵力于各该处紧要隘口严密防堵，遇有匪徒窜入，即行实力剿击，毋任该匪蔓延。惟豫师、瑞云所部兵力无多，如有大股窜入，殊难堵御，仍著左宗棠、穆图善妥筹兼顾。如西路紧急，务于无可抽拨之中设法派兵赴援，以资得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5 11页）

同治十年七月丙申（1871.8.23）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回匪窜扰北山、官兵截剿获胜一折。北山秦旺川一带产粮最广，现值收获夏麦之际，该匪时出窜扰，虽经各路官军截剿获胜，惟据擒贼供有"米拉沟撤回勾结陕回二千余人分股四窜，意图抢粮"等语，尤应先事预防，力为保护。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各军分路确探，何路有贼，即向何路截剿，务期护民收获，毋资盗粮。穆图善现已驰往北山，著即相机调度，并将该处驻扎马队重加整顿，以期得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定安奏追剿乌剌特旗窜匪获胜一折。贼匪窜扰乌剌特旗界内，避兵而行，提督金运昌探悉贼踪派队追剿，于上月十六日击贼于弃巴庙，斩杀殆尽，并在察洪噶尔庙内围剿分窜之贼，两次杀毙悍贼三百余名，生擒十余名正法。卓胜营剿贼奋勇，甚为得力，著定安择尤保奏以示鼓励。贼目韩阿珲是否歼毙？零匪现逃何处？仍当确切查明，认真搜捕，毋令漏网。前据杜嘎尔奏吉尔洪额等在乌拉特旗所属之布拉特地方击贼获胜，是乌剌特旗界内贼股不一。此外究有几股？现在何处窜

扰？仍著定安、杜嘎尔懔遵前旨确探具奏，一面饬令各军侦探兜剿，迅扫逆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5 12—13页）

同治十年七月戊戌（1871.8.25）

谕军机大臣等：杜嘎尔奏追剿另股贼匪获胜情形、并派员保护粮路各折片。吉尔洪额等前在布拉特地方剿败贼匪后，复探得正南百余里山谷中另有贼股，当经追至阿巴尔干河，击毙贼匪一百余名，败窜无多。所有出力人员，准其择尤保奏。吉尔洪额等两次所剿贼股均不过二三百人，昨据定安奏卓胜营追剿奔巴庙等处之贼亦止三百余人，是贼数并不甚多，叠经官军擒斩，漏网无几。此外贼匪究竟尚有几股？仍著定安、杜嘎尔确切侦探贼踪所在，督饬各军迅速兜剿，趁此初秋之际务将各股窜匪悉数扑灭，克期蔵事。若稍涉迟延，转瞬风雪严寒，剿办又形棘手。杜嘎尔因马匹疲乏，远调不及，请于察哈尔商都太仆寺牧群调拨应用，著庆春迅调膘壮马五百匹解赴杜嘎尔军营俾资进剿。喇嘛伊达木捐输马匹，甚属急公，著杜嘎尔将该喇嘛从前曾否得有奖叙查明具奏后，再交理藩院核给奖叙。台站为粮运所经，关系紧要。察哈尔所派驻扎台站官兵，即著杜嘎尔责成达尔济、辙德恩速赴济斯洪果尔妥为管带，保卫粮道，不可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5 14—16页）

同治十年七月己亥（1871.8.26）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等奏蒙兵追剿贼匪获胜等语。据奏伯克瓦齐尔会同吉尔洪额等，于六月十八日在乌兰察布盟乌剌特公游牧之塔拉布拉克地方剿贼获胜，与本月初四日杜嘎尔奏报情形大略相同。惟余匪尚有百余名穷蹙逃散，亟宜跟踪追剿。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饬令和贝贝勒干丹丹准车林迅速带

兵前进，会合伯克瓦齐尔等将此股败匪悉数歼除。杜嘎尔亦当督饬吉尔洪额等与库伦派出官兵联络声势，会合击剿，务绝根株。昨又据杜嘎尔奏吉尔洪额等追剿另股贼匪至阿巴尔干河，毙匪一百余人，败窜无多。此外贼匪究竟尚有几股？张廷岳等务当确切侦探，各饬官军视贼所向实力兜击，毋稍迟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5 16—17页）

同治十年七月甲辰（1871.8.31）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撤回潜结西河回匪、肃州防剿紧要、请饬督臣拨兵会剿一折。肃州城内客民撤回二千余人向不安分，近复布散流言，以马化濉为口实摇动众志，肃城土著回民亦为所惑，现又暗中勾结西河回匪零星入城，人数益众。若不认真防剿，不足以遏乱萌。成禄现将出关三营调回，以一营驻防金塔，二营力扼临水要隘，并分兵防守高台、抚彝以顾后路运道，即著该提督就现有兵力防剿兼施，毋令肃城稍有疏失。前经叠谕左宗棠派拨劲旅驰往甘、凉、肃一带截剿窜匪，左宗棠覆奏折内有“西路相距遥远，目前无兵可拨，拟俟进规河州，即派兵赴西路剿贼”等语。此时肃州情形危急，该督已移营进规河州，著即酌拨劲兵，选派得力将领统带，鼓行而西，相机进剿，以保关内要地，不得稍涉迟误。成禄兵饷久绌，著户部查明该提督指拨专款各省已解若干，未解若干，分别咨催迅速起解，毋令迟延。成禄后路粮台，著左宗棠饬令署甘凉道萧宗干总司其事。所有各省解到饷银等项，即由萧宗干设法护运，以资接济。成禄另片奏署甘肃提督杨占鳌办事因循，舆情不洽，请催马德昭迅速赴任等语。杨占鳌既不得力，即著左宗棠查明贻误情形据实参奏。前据李鹤年奏潼关防务紧要，请留马德昭驻扎兼顾，当经准照所议暂缓西进。现在陕省

安谧，豫防已松，自应饬该提督迅赴本任以重职守。即著李鹤年传知马德昭遵行。成禄又片奏投诚陕回赛玉城等因乞假未允擅自潜逃，由南山一带遁回河州等语。该降众狼子野心，难保不沿途滋扰，著左宗棠饬令甘凉所属地方员弁严防截剿，并著成禄督饬明春、胡可均等于临水及附近南山一带加意防堵，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6 1—3页）

同治十年七月乙巳（1871.9.1）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俄国西悉毕尔地方官由铜线致该国住京使臣信函，内称七河省巡抚廓派兵前往伊犁，与达兰察接仗获胜，五月十七日克复伊犁城池，生擒头目；该国由铜线寄信，词意简略，并无详细情节，亟应先事预筹等语。伊犁久为贼踞，因关内未靖，兵力兼顾不遑，今俄国业已带兵将该城收复，难保无觊觎要求情事。此事关系甚重，亟应预为筹画以弭衅端。著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棨、文硕确切查明俄国官兵进驻伊犁是否确实，乌、科两城距伊犁程途若干，是否须由塔尔巴哈台前进，沿途有无贼踪，迅速具奏。荣全本署理伊犁将军，责无旁贷，该署将军曾任伊犁领队大臣，嗣后复亲往俄界办理一切事件，颇属勇往，且于该处情形人极熟悉，著即驰赴伊犁，晤俄国带兵官七河省巡抚廓后，将伊犁城收回，妥等布置。中国有人前往经理，庶俄人无所藉口，免致肆意要求，难于收拾。其应如何派兵前往驻守及由何路设法转运粮饷，并著荣全会商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棨、文硕迅速具奏。闻俄国并欲派兵由伊犁收复乌鲁木齐，如果属实，更难措手。文麟等前奏乌城逆回投顺安集延，逆首马仲递禀乞抚，拟设法羁縻，令该怕夏投诚交城，并令马仲、妥得璘等赴哈，派孔才赴西路相机收复奇古、济木萨等语。现在如何筹办？已否就绪？若能将乌鲁木齐先行收

复，免致俄人从而生心，又费周折。景廉久在西疆，于各该处事务熟悉，即著酌带兵勇规复乌鲁木齐。事机紧迫，该办事大臣等务当绸缪未雨，先事图功，毋落他人后著。哈密防守紧要，即责成文麟悉心筹画，毋稍大意。巴里坤距乌鲁木齐不远，景廉到彼后，伊勒屯务当与之联络声势以顾大局。所有荣全、景廉所部饷需，著户部迅拨有著之款以资接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又谕：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俄国西悉毕尔地方官由铜线致该国住京公使信函内称七河省巡抚廓派兵前赴伊犁，五月十七日将伊犁代为收复等语，并闻俄人尚欲带兵前往收复乌鲁木齐。伊犁沦陷，兵力未能顾及，致俄国从而生心，难免觊觎要求情事。若乌鲁木齐再为该国收复，则更难于措手。成禄原系乌鲁木齐提督，著即统率所部出关，与景廉会合，力图收复。所有该军饷需，著户部遵照前旨迅速查催，并宽为筹拨以资饱腾。肃州一带关系紧要，著左宗棠迅即调派劲旅前往扼剿窜匪潜出。成禄一军出关剿贼，毋得以兵力不敷稍形推诿。左宗棠身任兼圻，本应统筹全局，况镇迪一带又系该督所辖，尤当妥筹兼顾。当此事机紧迫，谅该大臣必能力任其难，以纾朝廷廑系。穆图善如有可拔之兵，并著会商左宗棠酌量调派，以资厚集。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316 4—7页）

又谕：刘铭传奏因病请假、离营调理一折，览奏实深廑系。现在秦、徽、盐、固一带游氛渐少，陕省无须多兵，谭仁芳一军即著留扎该省以资弹压，该提督所部各军著毋庸撤遣。本日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俄国派兵于五月十七日代为克复伊犁城池，已谕令荣全驰往筹办。惟闻该国尚有派兵规取乌鲁木齐之信，心生觊觎，渐不可制。倘乌鲁木齐再为所得，将

来藉词要挟，办理更形棘手。本日已谕景廉、成禄先后带兵前进，相机规复乌鲁木齐，期于先发制人。惟景廉、成禄带队无多，亟须精兵劲勇接续西行，庶足以壮声威。该提督忠勇性成，情殷报效，且以有用之兵置之无用之地尤属可惜，著即督率所部由乾州鼓行而西，绕出兰州之北，由甘、凉、肃一路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刻下河州、西宁逆氛未净，关外如乌鲁木齐等城又不能任令外人从而生心，该提督惟有力疾从公，专任其难，以副朝廷厚望。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据刘铭传奏旧疾举发、请假离营调理一折。该提督以陕西现无战事，南路防务亦松，欲率所部东行，与曾国藩、李鸿章酌商遣留，固为节省饷需起见。惟以有用之兵置之无用之地已属可惜，刘铭传忠勇奋发，年力正强，更当为朝廷出力。本日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俄国已派兵代为收复伊犁，该国询问如何办理等语，勤兵略远，后患方长，且闻该国尚欲带兵收复乌鲁木齐。若再令逞志于乌，则彼国更有词可藉，或至肆行要求。事机至迫，不可稍涉迁缓。因谕署伊犁将军荣全带队前往伊犁收回城池，并谕景廉、成禄先后统率兵勇规复乌鲁木齐，一面寄谕刘铭传，令其督率所部由乾州鼓行而西，绕出兰州之北，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克复新疆各城之计，庶于大局有益。至该提督全军饷项关系紧要，即著曾国藩、李鸿章妥速筹商，宽为预备，源源接济，以利师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刘铭传折各一件，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316 7—9页）

同治十年七月戊申（1871.9.4）

又谕：左宗棠奏中、南两路官军搜捕余匪叠获胜仗并率军进驻静宁各折片。雷正绾等军追捕西北逸贼，擒斩贼目李汶

虎等多名；杨世俊所部截剿秦州窜回，并在渭源所属汪家衙击贼获胜，将回目刘洪等阵斩；其分窜岷州之贼，亦经张仲春等督兵截击，擒斩颇多；至阶州绺匪，亦经该处员弁率队进攻，破其卡垒，歼毙悍匪数十名。即著左宗棠严饬在事各军认真搜剿，并将在逃首逆狗齿牙、马彦澄及绺匪史学虎等悉数擒获，净绝根株。左宗棠进规河州，现令雷正绾拔马步九营，魏光焘拔步队五营分扎固原南北各路，以资雕剿而护饷道，令徐文秀驻会宁，刘明灯驻安定，该督自率亲兵进驻静宁，所筹均尚周密。即著于行抵静宁后驰赴安定、狄道一带察看情形，督率诸军分道速进，擒渠扫穴，迅奏肤公，以慰廑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请饬催各省协饷一折。滇省迤西、迤南各地方军务未靖，本年夏间附省及东川等州县均被水灾，据奏军需支绌，饥馑荐臻，情形十分危急。四川等省欠解协饷积至二百五十四万有零，若再仍前延宕，必至贻误边陲。著曾国藩、瑞麟、李瀚章、吴棠、张之万、杨昌浚、刘坤一、郭柏荫、刘崐督饬各该藩司，将前欠滇饷无论何款赶紧先解一半。其广东、江苏新拨每月协饷各一万两，自本年二月起至五月止未经起解，并著曾国藩、瑞麟、张之万饬司迅速拨解。原单均著抄给阅看。嗣后各该省应解协饷，仍当源源接济，毋得稍涉推诿。前据御史余培轩奏请饬查滇省捐输团练出力绅民，酌给奖励等语。著刘岳昭、岑毓英查明未经失守及收复各属捐资团练出力绅民，核实请奖，毋许冒滥。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6 16—18页）

同治十年七月己酉（1871.9.5）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俄国带兵将伊犁

城代为收复，并欲前往收复乌鲁木齐，当经谕令荣全、景廉分赴该两城速筹布置，所有饷需谕令户部迅速筹拨。兹据该部奏称荣全军饷拟由部库先行拨给库平银十万两，解交察哈尔递解；景廉军饷先由西征粮台就近借拨银十万两，星速解往等语。伊犁、乌鲁木齐事机紧迫，荣全、景廉两军驰赴该城，刻不容缓，非饷需应手不足以利师行。所有部拨原库平银十万两，即著户部知照顺天府立即委派妥员解至察哈尔。庆春于此项饷银到时，即行派员妥速递解。荣全带兵起程不能稍缓。前次部拨乌、科两处饷银各十万两现在存项尚多，该署将军师行迅速，即著于该两城存项内就近提用，一俟部饷解到再行归款。此项饷银即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棨、文硕拨交荣全应用。景廉带兵规复乌鲁木齐，军情急迫，饷项甚关紧要，若由部拨及外省指拨，仍恐缓不济急，著左宗棠饬令袁保恒即由西征粮台内先行借拨银十万两，星速解赴景廉军营以应急需。西征粮台距该帮办大臣军营尚近，左宗棠等惟当迅即起解，毋稍稽迟，并著何璟于应解本年京饷内划拨银十万两解赴西征粮台归款。所有荣全、景廉续用饷银，著户部再行筹拨以资接济。荣全、景廉各当迅赴戎机，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荣全、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棨、文硕、庆春、景廉、何璟，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又谕：前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俄国官兵将伊犁代为收复，当经谕令荣全驰赴伊犁妥筹布置，并令户部筹拨有著之款俾资接济。本日据户部奏动拨部库银十万两由察哈尔解赴乌城，未到以前即于乌、科两城存项内先行提用等语，已照所请寄谕该将军大臣等迅速办理矣。惟念赴伊兵饷虽经该部筹定，而荣全远道驰驱，为国家力肩重巨，若不宽筹饷项，不足示体恤而奖勤劳。著户部再行筹拨部库银五万两，迅速起解交荣全

收领，以二万两赏给荣全作为该署将军部署行装及沿途驼马之需，其余三万两即由荣全带赴伊犁，如俄国兵丁有须犒赏之处，即于此项内先行动用，毋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16 18—21页）

同治十年八月己未（1871.9.15）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豫师奏碾伯剿匪获胜、南川被匪窜扰，左宗棠、穆图善奏堵击西宁贼匪各折片。陕匪崔三等窜扰碾伯之胜番沟等处并扑碾城，经官军连日进剿将贼击退，平戎一带肃清，剿办尚为得手。在事尤为出力各员，著左宗棠等查明保奏。该逆全股焚垒而遁，究竟窜往何处？著左宗棠、穆图善、豫师严饬各军探明贼踪合力搜捕，务绝根株。逆首崔三是否实系击毙？该大臣等确查具奏。西宁窜匪四出窜扰窑洞等处，虽叠经擒斩，匪势仍属蔓延。左宗棠等务饬派出官军分投剿办，迅扫逆氛，并檄饬总兵黄武贤严密布置，务将威远一带完善之地妥筹保全。至金县、平番及省城附近各隘，著穆图善饬令带兵将弁实力巡防，毋稍大意。成禄在肃州收抚陕回渠叛东下，甘、凉二府戒严，著左宗棠、穆图善即饬王仁和等加意防剿，如兵力尚属不敷，并著左宗棠酌量拨兵策应。西宁南川一带村庄时被贼匪焚掠，豫师以兵力难分，已函商左宗棠拨军助剿，即著该大臣酌拨得力队伍前往协助。豫师即饬练总张焕奎先行派队救援，以资保卫。宁、灵一带虽经肃清，惟闻甘、凉回匪勾结西宁汉回屡扰平番、古浪等处，日久无可掠食，或由古浪之大靖、土门越中卫而出边，或由镇番窜出边外，肃州之回亦时由金塔寺出边窜扰，若不预筹堵截，恐各匪纷纷北窜，必至滋蔓难图。刻下大军进规河州，著以一军分扎镇番、金塔寺等处断贼出边之路，以一军驻扎平番扼西宁贼匪出窜，兼护秦旺川

粮道，俾大兵专力河州，免致牵掣，似于局势较为周密。著左宗棠酌量情形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肃州剿贼出力，予都司龙舒甲等升叙有差。

予甘肃金县阵亡团总四品衔杨增全祭葬、世职加等。

（卷317 2—4页）

同治十年八月乙丑（1871.9.21）

又谕：刘铭传奏复陈兵勇道路情形、势难出关、并请赏假离营养病一折。新疆远在西陲，朝廷本欲俟甘省肃清再行筹饷筹兵，力图大举。近因伊犁地方经俄国代为收复，非有代规乌鲁木齐之说，若不迅赴事机为先发制人之计，竟令邻国得遂狡谋，以后更难措手。是以特命刘铭传率旅西行，为国家力任其难，建兹伟绩。兹据该提督所陈各节，河湟未靖，转饷艰难，江皖之人又不宜冲寒涉远，自系实在情形，刘铭传又旧伤疾举发亟须静心调养，览奏之余，曷胜廑念。惟边外事机紧迫，万不可置为缓图。淮军素称节制之师，且非刘铭传居中调度，亦难兵将一心。刘铭传著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一俟病体就痊，即行督率所部陆续西进，由甘凉一带转战而前。即在肃州屯扎，无庸出关，庶声威较壮，成禄等军即可一意西行。不至拔前蹇后，于大局较有裨益。该提督军行饷需及应于何处设立转运粮台之处，并著斟酌情形详晰奏明，一面与曾国藩、李鸿章酌度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17 9—10页）

同治十年八月丙寅（1871.9.22）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派军前赴肃州一折。新疆军务，朝廷本欲俟甘省大定次第筹办，此时既有俄人代为收复伊犁之事，势难置为缓图。惟关外事机紧迫，刘铭传须俟病痊再行拔队前进，尚恐缓不济急，朝廷正深焦灼。兹据左宗棠覆奏遵派

提督徐占彪所部十二营由靖远取道兰州前赴肃州，实能力顾大局。该军既堪当一路之寄，著即饬令迅速前进，不得因有刘铭传屯扎肃州之旨稍涉迁延，一面咨催成禄先行部署，一俟徐占彪到后即令成禄拔队出关，并将起程日期奏闻。肃州防剿事宜即责成徐占彪妥为筹办，将来刘铭传到肃后亦可商同布置。成禄现在出关，粮饷最关紧要，该军虽有专拨之饷，深虑各省未能如期解到，左宗棠亦当代为筹画，随时接济，俾利师行。本年正月间据奎昌等奏称绥来等处民团可用，当谕左宗棠或派员出关，或饬口外镇道妥筹安抚。该大臣究竟如何筹办？倘所派之员因道路梗阻未能西行，即可随同徐占彪大队赴肃，并与成禄一同出关，将该处民人加意抚绥，务使各团乐为我用，以收指臂之效。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昌等奏请将查办前任将军福济案件出力各员奖励。得旨：向来查办寻常案件随带之员从未奏请奖励，所请著毋庸议。

予云南楚雄殉难贡生丁灿文等绅民妇女四十五名口分别旌恤如例。

（卷317 10—11页）

同治十年八月戊辰（1871.9.24）

谕军机大臣等：杜嘎尔奏查明贼匪情形、请将官军择地移扎、并派员采办兵丁衣服各折片。据称甘肃回匪侵扰二年，皆由土尔扈特旗突出往来抢夺，现被官兵在乌剌特境全行剿灭，附近亦无另股；惟溃匪尚多，不知盘踞何处；土尔扈特境内有无另股贼匪，亦未深悉等语。该处逆匪虽经官军剿尽，惟溃贼纷窜各处，尤恐勾结本地匪徒蔓延为害，亟应迅图扑灭。著杜嘎尔督饬各军确加侦探，将溃散余匪分投剿捕，迅速歼除，毋留余孽。其土尔扈特境有无另股？并著严饬派出官兵实力踏

探，务得确情，不得稍有含糊致贻后患。该处阴雨连绵，兵丁等衣服不齐，多染寒疾，杜嘎尔已派员分赴张家口、归化城等处买补衣服，即著定安、庆春督饬各属妥为照料，毋误要需。其吉林、黑龙江各队即照杜嘎尔所请，准其暂扎四子部落等处以就水草。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7 14—15页）

又谕：文硕奏遵旨晓谕沙山子民人及闻俄国收复伊犁一折。文硕接奉前旨派员赴沙山子晓谕该处民人，该民人等团练杀贼，奋勇可嘉，仍著奎昌、瑛棨、文硕随时相机鼓励。赵兴体董率有方，前已照请奖励，该军功急公好义措办仓粮二千余斛，深堪嘉尚，并著奎昌等加之激励，以期声势联络，俾为我用。俄人带兵代为收复伊犁，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及，已令荣全驰赴伊犁妥为布置。文硕现接土尔扈特亲王策林剌普坦来文及委员探报，均有俄人收复伊犁之事，其是否将城池仍交中国接管尚难遽定，荣全当懔遵前旨迅赴伊犁与之会晤商办。中国有人经理，庶俄人无所藉口，藉杜诡谋。文硕现已抄发俄国条款等件札交千总李昶，以备接晤俄人与之应对，荣全抵伊犁后，该千总亦可得所禀承也。策林剌普坦既有允为俄人带路往攻玛纳斯情事，恐其遂为所用，奎昌、瑛棨、文硕尤当设法开导，加意笼络，毋稍大意。伊犁之事，乌科两城曾否有人前来报信？著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棨、文硕仍遵七月十七日寄谕，随时确探具奏。关外各团亟宜乘时激励，各该处民人流离困苦，亦须加意抚恤，文硕以陕甘委员未到暂令千总李昶驻扎该局以通声气，所办甚是。前谕左宗棠或派员出关，或饬口外镇道妥筹安抚，昨复有旨询问，该大臣当饬令所派之员克期前往，将关外民团设法拊循，迎机利导，激其报效之忱，于大局实有裨益。另片奏俄人私移鄂博，现筹办理情形等语。俄

官包达拉拜私将杜尔伯特达巴罕原立鄂博挪至博勒克地方，亟应执定条约与之理论。著奎昌、瑛棨、文硕知照该国务于来年查界之前赶将私移鄂博挪回原处，以符成约。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7 15—17页）

同治十年八月癸酉（1871.9.29）

谕军机大臣等：杜嘎尔奏探明贼股窜出、派队进剿一折。贼匪二百余名由金塔寺城窜出抢掠，旋窜入诺彦山前苏珲图等处，并据伯克瓦齐尔等探报亦大略相同。杜嘎尔现已派兵一百五十名交参领栋鲁布管带前进，总管达尔济亦派队前往科雅尔诺尔地方扼要扎营。贼匪避兵而行，在诺彦山一带纷窜，即著饬令栋鲁布、达尔济等探踪截击，迅将此股窜匪悉数歼除，毋令逃逸。杜嘎尔仍当随时分路侦探，将各处贼匪搜捕净尽，务绝根株。其染病官兵及堪用驼马，迅即设法认真整顿，以期追剿得力。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17 19—20页）

同治十年八月己卯（1871.10.5）

谕军机大臣等：奎昌等奏遵旨筹办伊犁情形暨棍楚克丹赞等回籍葬亲、请饬东两盟照常换班各折片。荣全因接到俄国来文有约会派兵出征之语，派令防御多仁泰先赴伊犁查探情形，多仁泰著照所请赏给三品顶带并赏换花翎。即著饬令该员赶紧前往将一切情形详细确查，随时禀明酌办，据实具奏。俄国既代为收复伊犁，非有大员迅速前往经理，恐该国更有所藉口，著荣全懔遵前旨部署起程，需带官兵或即在乌城附近酌调以资迅捷。其如何取道前进，如何派兵驻守，前由户部拨银二十万并另筹赏需，此外尚应筹饷若干，除由塔尔巴哈台行走外尚有何路可以径达伊犁，科城迤西五站以外台站阻绝，应如何鼓励蒙民一体

设立台站，俾官兵粮饷往来不至窒碍，兵少不足以振威，兵多又艰于粮运，荣全应带兵若干名，均著与奎昌等通盘筹画，迅速奏闻。荣全素性勇往，朝廷固所深知，奎昌等断不可畏难迁延致误大局。棍噶扎勒参之弟棍楚克丹赞等回洮州原籍葬亲，经奎昌等派令把总朱澍带兵护送，经由绥远城行走，著定安查明另给护照，一面行知山西、陕西、甘肃各督抚转饬各属，于棍楚克丹赞等经过地方一体验点放行，并令原籍洮州于事竣后加给执照，俾令仍回乌城。定安并传知棍楚克丹赞等沿途安静行走，所过州县毋得藉端骚扰。前据张廷岳等奏东两部落防堵吃紧，该协理将军等未能赴乌，当谕乌里雅苏台将军咨行西两部落就近直班。兹据奎昌等奏本年夏秋季直班已令西两部落代替，惟乌城军务亦形吃重，所有蒙古各务均恃副将军转饬办理，未便专责西两盟常年驻班致涉偏枯，且遇有应饬东两盟事务呼应不灵等语，所奏亦系实情。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自明年起仍照常例，令东两盟副将军等赴乌换班。如届时遇有要务，该副将军等未能前往，即著拣派公以上明干扎萨克前往署办印务。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8 8—10页）

同治十年八月辛巳（1871.10.7）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等奏侦探贼匪情形、请饬催古北口练军迅速前进并筹解马匹军火接济前敌各折片。贼匪分扰阿毕尔米特游牧等处，大股在珠格伦山一带盘踞，八月初二日复窜至沙巴克台地方分路滋扰，张廷岳等现拨马匹军火解往伯克瓦齐尔军营以资接应。即著督饬伯克瓦齐尔侦探贼踪相机进剿，并著杜嘎尔督率官军会合夹击，务期悉数殄灭，早靖边疆。塞外地方辽阔，兵分数路，防剿均属不敷，古北口练军业已先后起程，暂扎宣化等处，前据庆春奏拟将该军分扎赛尔乌苏迤北库

属台站，当经谕令张廷岳等酌度办理。现在库伦需兵孔亟，著李鸿章催令都司贾吉龄迅速拔队驰赴库伦，庆春将台站驼只筹备支应俾利遄行。该军到库后，即著张廷岳等体察情形妥为调度。如西路军情紧急，或由张廷岳督兵进剿，或另派得力员弁带队前往会剿，均著斟酌缓急机宜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8 12—13页）

同治十年八月壬午（1871.10.8）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进剿东沟获胜并攻克小东沟贼巢一折。贼首马城麟久踞河西县属之大东沟与小东沟，匪首合帼治勾结为患，经马如龙派兵分道进攻，复亲率队伍继进将小东沟贼巢收复，并擒获合帼治等正法，其余贼众就抚，惟大东沟之贼尚负隅死守。马如龙督队剿贼身受枪伤曾否痊愈？殊深廑系。即著刘岳昭、岑毓英传知该提督迅速调治，一面督率兵勇乘贼匪势蹙之时赶将大东沟逆巢攻拔，毋令首逆马城麟乘间逃遁，致稽显戮。此次出力及阵亡员弁兵勇，准其俟大东沟肃清后汇案奏请奖恤。其小东沟招抚人众务当设法弹压，随时稽察，毋令再生事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攻克小东沟贼巢，赏提督马如龙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火镰一件、大小荷包各一对。

（卷318 15页）

同治十年八月乙酉（1871.10.11）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分起拔营日期、恳请借拨饷项暨请饬山西仍筹拨垫办皮衣银两各折片。金顺后起各营现定于本月十一、十七等日拔队起程赴乌，取道缠金向包头进发，清厘积欠、筹办行装需饷甚巨。前谕何璟将其饷筹拨三十万两以利遄行，嗣据该抚奏称司库支绌，措办为难，业照户部所议准将该

省欠解本年地丁京饷暂留二十万两，再将积欠饷银筹拨十万两，均解交金顺军营应用，以符原拨之数，著何璟按照户部前奏迅速如数筹解。金顺得此巨款足资饱腾，一俟行抵包头，即将采买转运各事宜悉心筹画，迅统所部驰赴乌城妥为布置。其垫办皮衣银二万两，即著何璟仍由司库照数筹解金顺军营，毋稍推诿。另片奏军营需用驼只，前经咨调每蒙汗筹办健驼四千只，配齐鞍绳解至归化、包头一带接运军食，迄今未据筹拨等语。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张廷岳、阿尔塔什达酌量蒙古情形实能筹拨驼只若干，饬令尽力协济，派员会同尚玉解往应用。所需运脚银两仍由金顺照章发给。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8 18—19页）

同治十年八月丙戌（1871.10.12）

谕军机大臣等：奎昌等奏俄人袭取伊犁、遵旨筹办情形、请饬杜嘎尔赴翁音河一带剿贼，定安奏另股贼匪复犯草地、派队迎剿、萨萨布因病请假，张廷岳等奏请派兵击贼并催古北口官兵暨购备铁掌各折片。俄人代复伊犁，虽令满汉察哈尔官员办事，查察该国情形，虽不至公然占踞伊城，惟口舌辩论势所难免，亟须大员前往经理。著荣全仍遵叠次谕旨，与奎昌、多布沁扎木楚会商部署起程。荣全拟由杜嘎尔军营抽调黑龙江头起、三起官兵五百名交吉尔洪额统带，吉林官兵五百名交讷苏肯统带，配齐军火器械并将夺获贼中驼只选择膘壮者五百只兼程前进，限九月内到乌，并拟将在绥防剿之萨萨布所带吉林、黑龙江马队一千二百余名调至杜嘎尔营中以补其数。现在杜嘎尔剿贼亦属吃紧之际，该副都统能否令吉尔洪额、讷苏肯带领马队赴伊，抑或另行派员统带前往，著荣全与杜嘎尔悉心商酌，妥筹调派。闻索伦官兵现住苇塘子地方，荣全即可就近带

往以壮声威。杜嘎尔无论如何为难，总须抽调官兵拨交荣全带赴伊城，不得因荣全尚有索伦官兵可拨遽存推诿。荣全拟带官兵一千余名，裹粮三个月约需二十万斤，请饬由口北道、归绥道另筹款项各先办粮十万斤由台站解赴乌城，即著李鸿章、何璟饬令各该道如数筹办，由绥远城、张家口分道运解，并著定安、庆春赶紧催提，设法趲运，以济要需。所请添调吉林、黑龙江马队二千名之处，该处官兵年来征调不少，已谕该将军等先行挑齐，候旨备调。奎昌等所称科城迤西约十数站应设粮台之处，著瑛棨、文硕与奎昌等妥筹办理。定安所奏贼匪窜入阿毕尔米特旗游牧诺彦山等处，与奎昌、张廷岳等奏报大略相同。该将军已令侍卫永德督带马队由济斯洪果尔驰赴乌剌特旗，会合杜嘎尔所派之兵进剿。此项官兵本应由萨萨布统带西进，现在杜嘎尔所部马队既须拨赴伊犁，萨萨布一军尤当速赴杜嘎尔营中合队以资厚集。萨萨布病尚未愈，著定安饬令迅速调理就痊，克日起程，一面檄令永德先行带队进发，探踪截剿。杜嘎尔前奏贼匪并不甚多，而本日奎昌等奏贼中逃出蒙古人供称贼约二万，分起向西扑犯，于七月二十七日已到巴彦察罕山，逼近翁音河；又据张廷岳等奏贼于八月初间窜至巴勒达尔多尔济旗界内，向东北窜扰，贼众约六七千人欲犯库伦，贼踪已至翁音河、哲林等处各等语。贼数究有若干，现在究窜何处，共有几股？著杜嘎尔侦探明确，贼势趋重何路，即行迎头拦击，并著奎昌等督饬派出蒙古官兵速赴哈尔尼敦等处，与达尔济一军合力堵击。张廷岳等亦当饬令伯克瓦齐尔统率所部实力严防，以遏奔突。库伦军情吃紧，著李鸿章迅催都司贾吉龄统带古北口练军星速前进，并著庆春严饬各台一体妥速应付驼只，俾得早日到防。张廷岳等奏口外驼马疲乏，皆由不用铁掌所致，著定安、庆春于绥远城、张家口两处将铁掌宽为筹备，一

面咨照各路统兵大员需用若干，随时领取，以利驰逐。奎昌等另片奏请调员随营，已谕侍卫处令锡纶驰赴乌城，并谕户部等衙门拣派司员、笔帖式六员一并前往。其山西试用县丞长庚、试用从九品曹遇亨，著何璟饬令由驿赴乌，均交荣全差委。所请拣发大员二员，俟简派有人再行发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因俄国派兵代为收复伊犁，当经谕令荣全带兵前往经理。兹据该署将军奏称拟于杜嘎尔所统吉林、黑龙江马队内先调一千名统带赴乌，惟兵力太单，必须添调官兵方足以资接应。著奕榕、托克湍于吉林、黑龙江所属各挑选得力马队一千名预备调遣，一面仍令认真操练，俟续奉谕旨再令起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8 20—24页）

同治十年九月己丑（1871.10.15）

谕军机大臣等：庆春奏贼匪窜近台路、派拨马队保护科城粮饷、并饬官兵迎剿、催古北口练军出口，杜嘎尔奏探明西境窜匪向东扰犯、添队堵剿各折片。科布多二起饷银运至窄尔玛克台，因察布察尔台迤西探有贼匪踪迹，经护解员弁将饷银折回哈沙图地方，不敢遽行前进。庆春现饬达尔济派拨马队就近前往保护科城军饷，一面选派劲旅迎头截剿，并饬参领辙德恩拔兵驰赴赛尔乌苏护饷卫台，即著该署都统严饬达尔济等确探贼踪认真防剿，不得稍有疏虞。台站人众闻警易致惊惶，务当责令玉和等妥为拊循，毋令疑惧逃避，又蹈从前覆辙。贼匪奔窜靡定，现又扑犯翁音河，图犯库伦，若不赶紧殄除，转瞬风雪严寒，剿办更形棘手。都司贾吉龄所带古北口一军已定于九月初三日由宣化启行赴口，著李鸿章严催该都司迅速拔队前进驰赴库伦，庆春将该军应需驼只帐房等项设法宽为筹备，以利

师行。杜嘎尔现已追贼至乌兰察布盟界，距翁音河二千余里，虽据该副都统派兵四百名交福珠哩等侦探夹击，惟相隔较远，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总当就现有兵力相机扼剿，毋令蔓延。杜嘎尔亦当侦明贼踪，督兵会合夹击，尽殄贼氛。定安前已派侍卫永德驰赴乌喇特旗一带探剿，此次庆春请饬绥远城将军派队驰往察布尔一带剿贼之处，著定安斟酌调派。杜嘎尔营中能否分拨马队一同前往？亦著酌度军情，妥筹办理。其多伦诺尔等处防务即由庆春随时知照库克吉泰严密巡防，毋令东窜。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9 1—3页）

同治十年九月辛卯（1871.10.17）

谕内阁：李鹤年奏散勇藉端滋事、请将疏防之统领营官分别严惩，蒋志章奏豫军勇丁在潼关肆抢窜散、地方现已静谧各一折。甘肃提督马德昭率领豫军屯扎潼关，该营勇丁杨开运等于八月十九日以索取欠饷为词纠众肆行抢掠，旋即逃窜，经马德昭等派兵追拿，将逃勇截杀殆尽，余众向阌乡、卢氏等处窜逸。著李鹤年严饬派出弁兵暨地方文武分投截拿，务将渠勇悉数捕获究办，并著蒋志章督饬该地方官将被抢居民妥为安抚。提督马德昭身任统领未能先事预防，实属咎有应得，著交部严加议处。其中营营官游击谢联升约束勇丁是其专责，乃竟形同瘫懈，致生事端，著革职拿问，交李鹤年严行讯究。如有侵蚀军饷等弊，即行从严参办。

（卷319 5—6页）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分路剿匪获胜，成禄奏肃回纷扰关内外地方、请饬拨兵会剿并筹给饷银各折片。回匪纷扰西路之古浪县境及东路之李家庄等处，叠经马步官军击退，其镇番等处窜匪亦经防军截剿获胜。现在大军进规河州，

诚恐该逆四出滋扰以图牵掣，穆图善已赴安定与左宗棠会晤。该大臣等务当悉心妥商，一面进捣贼巢，一面严防窜路，并将省垣防务妥筹布置，以固根本。肃州回逆勾结外来回匪攻陷屯庄，纷扰关内外地方，势甚猖獗，若不速筹扫荡，恐地方日被蹂躏，出关大路必至梗阻。左宗棠前奏已派徐占彪一军前赴肃州，著即饬令赶紧拔队前进，将肃州一带贼匪实力剿办。该军既经西行，所需饷银著左宗棠源源接济，以励军心。成禄现应出关，著即部署一切，俟徐占彪抵肃后，该提督即行统率所部克日起程。此次规复新疆各城，关系极重，务当振刷精神，竭力筹办，不得迁延贻误。穆图善另片奏所部各营历年防剿出力，恳请保奖等语。著照所请，准其酌保数十人。其防守镇番出力官绅等，著一并择尤保奏。成禄另片奏金塔地方击退贼匪情形，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团绅著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又片奏护理安肃道窦型办事乖僻，不能得力。著即行撤任，并著左宗棠迅饬蒋凝学前赴本任以重职守。如蒋凝学一时不能前往，即著另委妥员署理。刘铭传前经赏假一月调理，并谕令督率所部前赴肃州屯扎。刻下肃州军务吃重，著该提督赶紧督队启行，早日到防。该处为出关要道，得该军扼扎其间，庶可纾朝廷西顾之忧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9 6—7页）

又谕：成禄奏武弁弃营逃走，请饬查拿等语。本年四月十八日，回逆袭破布隆吉营，署都司张大伦带印遁走，五月初一日复袭破桥湾营，营官祁姓、都司谢姓战败脱逃，均不知下落，亟应从严惩办。著左宗棠、文麟、景廉饬属将张大伦及祁姓、谢姓一体查拿务获，从重治罪以肃军律。前因俄人代复伊犁，并有往攻乌鲁木齐之说，谕令景廉酌带兵勇规复乌城。现在如何部署，即著悉心筹办，迅速具奏。肃州回匪现窜玉门等

处，著文麟酌拨官军相机截剿，毋令蔓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镇番等处阵亡守备曾梦锐等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上盐池阵亡参将万映全祭葬、世职如总兵官例，守备王永周祭葬、世职。

（卷319 7—9页）

同治十年九月壬辰（1871.10.18）

以甘肃省城历年防守暨护运军需出力，赏都司赵琦等花翎，把总董殿元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19 9页）

同治十年九月甲午（1871.10.20）

又谕：张廷岳等奏库防情形危急、请饬催援军并贼匪逼近库伦各折片。逆匪于八月十四、十七等日窜至翁音河、哲林等处，扰及哲林台迤东之图尔里察布齐尔台站，赛尔乌苏西北台路已断，另股逆匪于二十至二十二等日分窜图谢图汗部落乌克尔哈什雅图地方，距库伦不过七八台，有直扑库伦之信，情形甚为危急。达尔济一军已驰抵乌勒干呼秀地方，著张廷岳等就近檄令会合齐默特多尔济、伯克瓦齐尔等迎头截击，力遏狂氛。古北口练军叠经催令出口，现在库伦待援甚急，著李鸿章严饬贾吉龄统带遄行，庆春一面迎提到口，即将驼马等项妥为应付，催令克日进发，驰抵库伦，毋任延缓。杜嘎尔带兵剿贼是其专责，数月以来未见大挫逆锋，且前据奏报贼数无多，而于大股分窜之贼并不探明确实，设法截剿，实属不知缓急。现在贼踪窜近库伦，情形万紧，该副都统岂得徘徊于无贼之地，任令贼势披猖？著即督带各队兼程前进，将翁音河一带贼匪实力剿办，迅扫逆氛。定安前饬侍卫永德统率马队由济斯洪果尔驰赴乌喇特旗，著谭遵前旨即饬此起官军迅速取道前赴杜嘎尔营中

合队，以资进剿，并著催令萨萨布赶紧前往督带，不得藉病延宕。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9 12—13页）

同治十年九月丁酉（1871.10.23）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进剿获胜、夺据康家崖要隘一折。左宗棠由静宁、会宁驰抵安定察看地势贼情，知安定为贼踪出没之冲途，而康家崖又贼踪必由之津要，督饬徐文秀、刘明灯各军分路进剿，叠有擒斩，乘胜合围，将康家崖庄堡全行攻拔，歼毙贼匪二千数百名，阵毙贼首马尔和、哈然麻，官军即分据康家新崖等处立营以扼冲要。现值秋深水退之时，左宗棠务当饬令前敌各营迅架浮桥渡过洮河，节节攻剿，迅奏肤公。穆图善与左宗棠筹商一切，意见相同，现已由安定旋省，即著将省城防守事宜妥为布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9 19—20页）

又谕：文硕奏遵旨详查程途道里及筹办大概情形一折。文硕现在询悉西路情形，实有俄官带兵三千收复伊犁之信，玛纳斯、昌吉县皆有贼匪盘踞，民勇时往攻击，文硕已檄令委员李昶等查明绥来、昌吉、迪化各州县境内实在贼情，有无俄人前赴该局，著俟该委员等呈报后随时知照荣全妥为筹办，毋失机宜。由科布多前往伊犁及塔尔巴哈台路径，文硕既已查明，是荣全驰赴伊犁既属有路可通，即当克期起程，不得藉词延宕。将来转运军饷能否取道西湖？著文硕悉心酌度，设法妥办。其库尔喀喇乌苏迤西如何设站安台接护转运？著荣全、奎昌、多布沁札木楚体察情形奏明办理。拨兵运粮各事宜最关紧要，并著会商文硕妥议具奏。另片奏新到俄官尼克勒幅称系带兵驻扎备贼，并非查界之人等语。中国征兵欲往俄国争界，究竟谣传何自而

起?俄人声言调兵备边，或系因此流言心怀疑惑，著文硕檄令委员明魁等查看情形设法解释。其请调游击施绍恒差委一节，已谕何璟饬令该员驰驿赴科，交文硕差委矣。文硕当将该城防务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9 21—22页）

同治十年九月己亥（1871.10.2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截剿窜匪获胜一折。本年八月间副都统双福等在平城堡大涝池等处截击窜匪，均有斩擒，凉州镇总兵王仁和带队至永昌等县地方节节搜剿，叠获胜仗。著左宗棠、穆图善仍饬该将领等实力防剿，遇贼即击，毋稍疏懈。穆图善另片奏现由安定回省，并陈会商布置情形等语。康家崖攻克后，官军拟进逼三甲集，而中隔洮河，难以徒涉，现饬各营搭造浮桥。安定迤西之车道岭地方，经穆图善派队前往修垫车道以通粮路。著饬令将桥道各工迅速办竣，俾得克日进取。穆图善拟抽拨数营赴康家崖填扎，腾出左宗棠所部得以一意前进，即著左宗棠、穆图善悉心会商，妥筹布置。左宗棠务当督饬官军节节进剿，以期搜渠扫穴，早靖边陲。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9 24页）

同治十年九月庚子（1871.10.26）

谕军机大臣等：豫师奏筹防甘、凉、肃一带情形等语。豫师接奉前旨筹防要隘，所称自平番至威远各隘口分投防堵，贼匪不能由此出窜，是已确有把握。即著责成豫师妥为布置，不得徒托空言。至由巴燕戎格山后可达西宁之大通，出扁渡口即系永昌、山丹、镇番地界，贼如绕窜北路，则甘凉辖境均被骚扰，亟应加意严防。豫师已知照王仁和、杨占鳌等力扼要隘以备不虞，仍著会商瑞云随时防范，务臻周密，不可稍有疏懈。肃州收

抚陕回溃叛东下，甘凉戒严，西宁匪徒亦四出窜扰，西路几成贼薮。豫师未可以屡挫贼锋，稍存大意，尤当相机戒备以卫地方。左宗棠仍当懔遵前旨拨兵助剿，并著穆图善妥筹兼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克复高寨出力，赏游击黄金福花翎，从九品刘肯堂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19 24—26页）

同治十年九月辛丑（1871.10.27）

又谕：传谕广东提督张曜。张曜奏遵办宁夏沿边及阿拉善旗防剿情形一折。阿拉善旗西界红柳园等处地方时有马贼窜入抢夺牲畜，另股贼骑复突窜胡莫克、巴音诺尔根等处肆扰，虽经官军迎剿擒斩多名，惟该旗地方辽阔，平坦无险，深恐防范难周。张曜已添派李葆珠带队前往，即著饬令该提督将窜入该旗匪股迅速剿捕净尽，毋任滋蔓。至宁夏河西三县投诚回众与汉民杂处，尤虑藉端寻衅，复滋事端。张曜业经酌拟章程咨商左宗棠督饬地方官核办，所有抚绥弹压各事宜仍著该提督随时相机办理，毋稍大意。左宗棠现在进剿河州，难保该逆不伺窜北路，并著该提督先事预防，随时与定安筹商布置，以期周密。自宁夏沿边迤北一带道路绵长，如平罗、中卫、靖边、平番、古浪、镇番之大靖、土门、金塔等处，匪徒处处可以出边滋扰，亟应设法严防。著该提督遴派明干员弁，将宁夏至肃州沿边一带口隘由近而远确切查明，何处贼匪可以出窜，何处可以扼要设防，绘图贴说，详细奏闻。

（卷319 26—27页）

同治十年九月甲辰（1871.10.30）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通筹全局、分路进剿一折。滇省东南一带未拔贼巢均距省城甚近，自应先行剿除，以去肘腋之

患。大东沟尚未克复。马如龙受伤未痊，深虑馆驿贼匪出援致成滋蔓。婆兮、田心及曰者乡进剿之师亦未得手。岑毓英现已带兵起程亲赴迤南督剿，可谓勇于任事。即著激励各营分投扫荡，迅拔各巢，肃清东南一路。临安府属既有贼巢数处，梁士美仅派队驻扎通海、曲江一带，安坐府城，并不遵檄剿贼，渐形跋扈，岑毓英当设法驾驭，随时约束，毋任如前骄恣。省城巡防事宜暨接济各路饷需军火，著刘岳昭悉心筹画，不得稍有贻误。另片奏攻克永昌府城等语。永昌现既攻克，该处善后及防守事务，该督抚即饬在事各员妥为布置，乘胜进攻永平，将未复各城次第收复，为直捣大理之计。岑毓英现赴迤南，所有迤西军务仍著妥筹兼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0　7—8页）

以云南克复丽江等城出力，予总兵官杨玉科以提督简放，赏总兵官张松林一品封典，总兵官刘令集、副将万如云、昌镇南、参将杨谦、游击苏斯洋、蒋宗汉、刘重庆、都司杨同、知府锺念祖巴图鲁名号，参将徐联魁、知州程梁生等花翎，千总吴志远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20　8—9页）

同治十年九月丁未（1871.11.2）

又谕：杜嘎尔奏追剿贼匪情形一折。据称达尔济于八月十八等日在翁音河等处拿贼获胜，与奎昌等前奏大略相同。惟毕留图庙内盘踞之贼，已据张廷岳等续报于九月初三日乘夜向西窜逸。此次杜嘎尔折内所称探闻贼匪扰及哈沙图等站，旋于九月初二、初四等日向西避窜，是否即系毕留图庙窜出贼股，抑系另股之贼？著张廷岳查明具奏。达尔济轻听贼匪投诚之言，纵令已困之贼复行他窜，贻误戎机，厥咎甚重。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杜嘎尔懔遵前旨，查明实在情形从严参办，毋稍讳

饰。杜嘎尔接奉叠次谕旨自已趱程前进，著即督饬所部探明贼踪实力剿办，毋任日久蔓延。张廷岳亦当督饬伯克瓦齐尔等会合兜剿，并将库伦防务严密布置，以杜窥伺。昨据定安奏萨萨布患病未痊，请假回旗，其所部马队已饬侍卫永德、记名副都统成山统带前进驰赴杜嘎尔军营合队。该副都统得此一军，兵力较厚。本日据荣全奏已于九月初四日起程前赴伊犁，随带官兵仅止百余名。所有该署将军前请由杜嘎尔军营抽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五百名，令吉尔洪额、讷苏肯统带前进，著杜嘎尔遵照前旨迅速派拨，克日前往，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0 16—17页）

又谕：奎昌等奏酌带官兵起程前赴伊犁一折。俄人袭取伊犁已阅四月，亟须大员前往经理，且转瞬大雪封山，行途阻滞，自应迅速前进以赴事机。荣全因所调官兵未集，现于乌里雅苏台防守各营内酌量抽调百余名，定于九月初四日起程。该署将军膺兹巨任，远道遄行，所有一切机宜即著稳慎筹办，随时具奏。其后路粮运各事宜，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文硕妥筹接济，俾荣全得以一意前进，不至瞻前顾后。前谕李鸿章、何璟饬令口北道、归绥道各先办粮十万斤由台站解赴乌城，著严饬各该道赶紧如数筹解，并著定安、庆春督催趱运，毋任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0 17—18页）

同治十年九月庚戌（1871.11.5）

又谕：杜嘎尔奏遵旨商调伊犁马队、请拨饷银数万两各折片。荣全已于九月初四日起程前赴伊犁，随带官兵仅百余名，甚形单薄，昨谕杜嘎尔迅速拨兵前往。现在萨萨布所部马队已饬永德、成山带赴杜嘎尔营中合队，该副都统有此一军，已足补荣

全指调之数，亟应速筹派拨。著杜嘎尔懔遵叠次谕旨抽调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五百名，令吉尔洪额、讷苏肯统带赴伊。荣全业经起程，此项官兵自应克日前进，不必往返咨商致稽时日。杜嘎尔前由乌城军饷内提银九万两发给官兵口粮，现仅存银一万数千两，九月以后不敷支放。据该副都统奏称拟于张家口所存应解乌城饷银内暂拨数万两交口北道，将该副都统管带之吉林二、三、四起、黑龙江头、三、四起、察哈尔五起及讷苏肯、福珠哩、贡果尔等兵丁应需饷银统由该道按月放给，并先筹两三个月饷银解赴该营等语。张家口如尚有应解乌城饷银，即著李鸿章、庆春查明拨给银数万两，照该副都统所筹办理。如张家口已无乌城存饷，仍著杜嘎尔咨商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由乌城解到饷银内筹拨以资接济。至该副都统请将乌城征兵粮饷责成口北道办理之处，著李鸿章、庆春斟酌情形奏明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0 23—21页）

同治十年九月丙辰（1871.11.11）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肃逆东窜、官军堵截获胜并该逆分股出关情形一折。肃回东窜高台、抚彝一带，经成禄派兵堵截，毙贼百余人，复密饬兵勇遇其归路，又毙贼数十名，该逆遁归肃巢，分股出关，一向西窜往安、敦、玉等处，一由北套窜去。成禄现咨会远城将军檄饬各台预为堵御，一面飞饬关外三营相机截剿，即著该提督严饬各军勤加侦探，遇贼即击，保卫民生，毋稍疏懈。逆股既窜向北套，深虑扰及草地，复肆蔓延，著定安檄饬在防兵勇实力堵遏，并将阿拉善旗各台站妥筹防范，毋稍疏虞。张曜现驻宁夏，并著分拨队伍确探贼踪，拦头截击，尽歼逆氛。左宗棠仍催徐占彪迅赴肃州将该处贼巢一律扫荡，净绝根株，庶关外地方不至再遭蹂躏，于大局实有裨益。将此由六

百里谕知左宗棠、定安、成禄，并传谕张曜知之。

（卷320 27—28页）

又谕：文麟、景廉、伊勒屯奏探闻伯夏已赴南路、乌鲁木齐回情反覆，文麟、景廉奏肃回出关滋扰情形各一折。乌鲁木齐逆首马仲如果真心向化，何以于文麟等发去谕纸后久无回信，及孔才行抵昌吉，仍复率党扑攻？其为诡词乞抚、另蓄诡谋已无疑义。文麟等务当督率各军妥筹防剿，不得再行议抚，致为该逆所给。前因俄人代复伊犁并有进规乌鲁木齐之说，谕令景廉酌带兵勇规复乌鲁木齐，免落他人后著，并令左宗棠由西征粮台内先行借拨银十万两迅解景廉军营俾应急需。现在该城回情反覆，亟应迅速进剿以赴事机。著景廉懔遵前旨克日带兵起程，节节进取，将乌鲁木齐及早收复，庶声威较壮，邻国不至生心，于大局实有裨益。伯夏不在吐鲁番候信，遽赴南路，是其归顺之说殊不足信。文麟等务当相机妥办，不可堕其计中。如果真心投顺，交出城池，届时再由该大臣等奏明办理。陕回大股勾结肃逆出关滋扰，攻陷安西协属之布隆吉尔桥湾各堡，并攻扑安西、敦煌城池，虽经兵勇击退，而贼股麇集，来去靡常，难保不时出肆扰。左宗棠前奏派徐占彪十二营前赴肃州，谅早拔队西进。著饬该提督分拨队伍相机协剿，毋任该逆再行出关肆扰，并将肃州防剿事宜妥为筹办。徐占彪到肃州后，成禄著即懔遵前旨整队前行，与景廉会合规取乌鲁木齐，毋稍濡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0 28—3 页）

同治十年十月戊午（1871.11.13）

又谕：张廷岳等奏拿获从逆人犯并贼匪窜扰情形一折。据获贼供称该匪在毕留图庙被官军合围，贼势已极穷蹙，乃达尔济轻率招降，并自撤营垒纵令贼匪远飏，实属罪无可逭。达尔济

前已降旨摘去顶带，著即革职拿问，交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杜嘎尔将该革员贻误情形严行审讯，定拟具奏。该犯韩会林等三名，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解赴乌里雅苏台交该署将军等归案审讯，并将该犯等原供一并钞送奎昌等核办。达尔济所部官兵，即著杜嘎尔另派妥员管带以资得力。阿毕尔米特游牧边界及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边界均有贼匪窜扰，现在该逆已窜过固尔板赛堪地方，齐默特多尔济、伯克瓦齐尔业已追剿无及，逆踪飘忽靡常，难保不复图回窜，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督饬各军妥筹防剿。杜嘎尔务当侦贼所向实力扫荡，迅殄逆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1 4—5页）

又谕：文麟、景廉奏肃州回匪扑进安西州城、立时击退并贼扰敦煌县境各折片。肃州回逆屡窜出关，七月初二日扑入安西州城，当经该城文武及驻防该处之提督张玉春等督率弁勇登时击退。该地方文武员弁虽属疏于防范，尚能将贼众立时击退，力保危城，均著免其议处。提督张玉春、副将柳致胜协防出力，均著交部议叙。其余出力员弁，著准其查明酌保，毋许冒滥。该逆虽经东窜，难保不去而复来，著文麟、景廉督饬该城文武实力防剿，以杜窥伺。其窜扰敦煌之贼经李天和等于柔安坊地方击败，该县四乡被贼蹂躏，情形可悯，著文麟等妥为抚恤，毋使失所，并著饬令在防官军遇有贼踪窜近迅速堵剿，力遏狂氛。现在贼匪纷扰关外，安、敦、玉等处均形吃紧，若不速筹扫荡，恐哈密后路渐致梗阻。成禄一军本应出关，著即先派数营前赴嘉峪关扼扎，以防贼匪出窜之路，一面饬令关外三营随时截剿，力保完区。徐占彪一军计已由兰州拔队西进，著左宗棠催令迅赴肃州将该处贼股力筹剿办，毋任纷窜。成禄于徐占彪抵肃后，即当统率所部出关相机前进，毋稍濡滞。本日据张

廷岳等奏甘省回匪时由肃州一带出边窜扰，图扑库伦等语。著成禄于肃州一带要隘设法堵截，并著左宗棠饬令徐占彪到防后分拨兵勇妥为布置，以免贼匪出窜边外，益滋蔓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吐鲁番阵亡署同知许清贵祭葬、世职加等，妾赵氏、子钰宝分别旌恤加等。

（卷321 6—7页）

同治十年十月己未（1871.11.14）

又谕：奎昌等奏遵旨查明保奏一折。据赵兴体等禀请续支牛具价银、恳拨民勇粘补衣履之需及战马军火等项、请将该营奖励各情，经奎昌等发给牛具价银二千两，并于科城军火内拨给火药铅丸，复发银二千两俾资粘补，尚能不分畛域。仍著奎昌、文硕、文麟、景廉悉心会商，随时接济，俾各民勇皆乐为我用，益形踊跃。其请拨援兵战马，应如何调拨之处，并著妥为筹画，仍一面咨商陕甘总督等查核办理。千总李昶既据奎昌等奏称差委得力，著照所请作为俸满千总，归入直隶候题守备本班，遇有应升题选缺出，不计俸资尽先即用，并赏加都司衔；单开之军功伊仓，著以从九品，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并赏戴蓝翎；王所杰著以把总遇缺尽先拔补，并赏给五品蓝翎；朱绍智著以按察司照磨，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并赏戴蓝翎；勇目冯魁等六名均著以经制外委遇缺尽先拔补，并赏给六品蓝翎；赵兴顺等十七名、乡约王学礼等五名，均著赏给六品蓝翎。景廉接奉七月十七日谕旨后自应迅筹前赴乌鲁木齐，已有旨令西征粮台拨银十万解交景廉藉资筹备。成禄俟徐占彪到肃即可整旅出关，如能会合前进，声势较为联络。所有该大臣起程日期及现在由哈赴乌道路情形并民团赵兴体等如何妥为驾驭俾为我用而不为贼用之处，均著迅速详细奏闻。事机至迫，该大臣当力

任其难，迅赴戎机。景廉起身后，哈密防务著文麟妥为办理，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1 8—10页）

又谕：文硕奏筹办沙山子民团事宜一折。沙山子团绅赵兴体派队在玛纳斯、呼图壁交界地方截击乌鲁木齐援贼尚属得力，该处民户聚集日多，自应妥为拊循以壮声势，仍著文硕随时酌度情形妥为筹办。千总李昶遇贼受伤曾否就痊？文硕已派都司扎拉丰阿等带兵前往布伦托海查看情形，笔帖式文龄接办李昶诸事如果相宜，即著赏给五品顶带。俄人行至察罕鄂博折回，声言秋凉再由西进，著文硕饬令赵兴体等预为筹画，熟商办理。荣全业已起程前赴伊犁，带兵无多，所有后路派兵解饷及转运事宜，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文硕懔遵前旨妥速筹办，毋稍推诿。沙子山等处未运粮石即著文硕饬令委员等提存贞义堡内，以备荣全后路接济。前经叠谕杜嘎尔抽调马队一千名令吉尔洪额、讷苏肯带赴荣全军营，著该副都统迅速饬令起程，毋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1 10—11页）

同治十年十月庚申（1871.11.15）

以甘肃荡平金积堡、肃清宁夏、灵州出力，赏提督易春光、武交清、陈美仙、总兵官卢荣升一品封典，提督曾楚胜、贺大光、李秀山、胡腾芳、何本高、朱荣昌、总兵官黄锦云、田长翼、赵逢泰、周永庆、周应堂、潘泽珍、张楚胜、谷新胜、黄致和、胡岳峰、副将徐江海、苏祥云、郭庆才、曾昌明、符世礼、李长青、蒋宝林、匡群臣、谷崇德、王友集、彭玉连、萧仁魁、易咸临、杨玠、赵永和、刘义胜、刘万克、夏朝宗、宋荣贵、潘旭魁、彭连升、汤立梧、张学然、童和荣、周福春、

羊万顺、卜有胜、邓景云、武万才、谭吉士、龙恩思、余永习、参将徐桂林、丁云胜、王文运、易山魁、李昆山、阳泰球、李明高、陆清文、刘成德、彭守益、袁昭喜、黄金兰、彭永兴、邓昔齐、方明乡、谭全才、唐仁和、王亮世、萧兴全、胡义和、王桂廷、刘宝臣、杨荣华、陈芝本、陈先启、叶三元、曹复胜、杨再发、沈聚先、吕芳林、喻仕发、何玉学、许功泰、周明武、胡俊升、黄长清、张贵养、朱必胜、刘楚桂、邓正升、周邦富、罗南堂、熊开祥、文青山、尹明亮、郑熙春、杨忠和、胡含湘、许占鳌、吴寿生、汤允胜、丁龙化、周云步、吴立斌、左步云、戴占元、宋廷聘、罗永谦、李长胜、孙兰友、宋学礼、吴万品、宋贤声、何占元、吕胜福、陈贯珠、齐怀松、李逢春、洪有元、易大东、龚元发、游击翟正西、方时忠、周廷福、尹世美、杨先胜、罗贵元、胡得高、曾应祥、何荣光、董官宝、谢周林、刘炳旺、张桂林、庞文胜、江仁和、庞友明、黄体坤、李得胜、赵桂芳、罗桂亭、方柏顺、王义和、蒋佑新、程玉修、刘先华、张万兴、方辉朋、李邦富、范守云、刘瑞林、凤山恒、张士林、张运东、洛敬财、李兆升、易昆山、吴耀辉、彭华国、赵辉南、谭声彩、齐敬亭、张友胜、杨有林、丁玉隆、文云临、周光朝、刘贵武、熊学猷、田宗善、武守和、刘开国、周曙良、张其高、都司张友云、张作胜、刘有元、易瑞堂、袁青云、沈祥发、黎长顺、许万胜、李得胜、李国泰、戴楚南、张国胜、陈加兴、李复胜、朱日升、施思贵、邓金陵、李正亮、杨厚德、郭春芳、萧福元、杨元瑞、李遇春、朱品辉、唐玉德、陈玉魁、刘庆、金步云、杨永长、杜成法、张旺、石中玉、母可登、孙道友、王允功、韩尚金、陆全胜、何全忠、张国乾、刘得胜、刘凤山、守备刘春林、朱仁和、喻春华、李玉成、袁正恒、苏贵兴、傅廷、千总陈以林巴图鲁名号，知府舒大章、游击刘子忠等花翎，

知县朱汝霖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21 13—15页）

同治十年十月壬申（1871.11.27）

又谕：本日已有旨催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带兵出关。闻该提督所部兵勇不甚得力，并有到处骚扰情事，此次规复乌城事关紧要，必须军律严明方能有济。成禄到营后，即著景廉咨照成禄将所部兵勇汰弱留强，严申军律，并著确查该提督如果不能胜任，随时据实奏闻，毋稍徇隐。将此密谕知之。

又谕：据景廉奏遵旨筹画进兵一折。景廉进规乌鲁木齐，因哈密仅有马步队三营，将后路驻防三营调赴哈密，由巴里坤向西进发，其安西、敦煌两处即由文麟分兵驻扎以资防守。安、敦、玉等处为巴、哈东路声援，现在屡被肃回窜扰，兹又将驻防三营拔赴前敌，文麟亦未必有兵可拨，后路益形空虚，殊属可虑。本日已谕令成禄克日带兵出关以资厚集。第念肃州一带必须有兵填扎，方足截回氛之西窜，壮关外之声威，著左宗棠酌遵叠次谕旨，檄催徐占彪一军迅赴肃州将该处贼股力筹剿办，毋任纷窜。乌鲁木齐为逆回老巢，丑类甚众，阜康亦为贼踞，势成掎角，景廉所部仅三千人，益以成禄一军，兵力仍形单薄，必须另添劲旅扼扎关外，庶可联络声势。前经谕令曹克忠接统刘铭传所部淮军拔赴肃州，将来此军抵肃，著令徐占彪率队出关，分扎安、敦、玉等处，足为景廉等后劲，并著左宗棠斟酌情形预为筹画，毋误事机。景廉等军饷，前据袁保恒奏先拨银六万两，派提督李炳勋等领解赴哈等语，此时行抵何处？著左宗棠严饬该提督等迅速西行，并令沿途员弁妥为护送，俾得早抵哈密以利师行。其余四万两并著该督饬令西征粮台迅速续拨解往，毋稍稽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哈密帮办大臣景廉为乌鲁木齐都统，头等侍卫锡纶为哈

密帮办大臣。

拨直隶洋枪二百杆、山西省城、绥远城火药各一万斤解赴乌鲁木齐军营备用。

（卷321 28—30页）

同治十年十月戊寅（1871.12.3）

又谕：奎昌等奏官军剿匪获胜、生擒逆众各折片。据称达尔济带队于九月初九日在喀雅喀喇乌苏地方剿匪获胜，逸贼约仅百名，此股残匪现窜何处？翁音河一带是否尚有另股窜踞？前据杜嘎尔奏圭堆老四业经杀毙，兹据贼供该逆向南山逃窜，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探明贼踪，严密设防以遏奔突。杜嘎尔当懔遵叠次谕旨，督率所部觇贼所向相机进剿，迅扫逆氛。此项贼匪皆由肃州窜出，据获贼供称大头目马四久伏肃州，若不捣其巢穴，则该逆首时嗾匪党出关，为害伊于胡底？著左宗棠檄催徐占彪赶赴肃州认真搜捕，务将马四老巢迅速攻毁，毋任逆首稽诛，致令蔓延为患。成禄如尚未西进，亦著督率将士协同搜剿以绝根株。达尔济前因轻率招降纵贼远飏，业经降旨革职拿问，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杜嘎尔仍遵前旨将该革员贻误情形严行审讯，定拟具奏。达尔济所部官兵，杜嘎尔拟派何员管带？并著该副都统一并具奏。荣全前赴伊犁，带兵仅百余名，甚形单弱，著杜嘎尔迅饬吉尔洪额、讷苏肯统带吉林、黑龙江官兵各五百名克日前往，听候荣全调遣。该二员起程日期即著迅速具奏，毋再推诿迁延。倘荣全因兵力不敷贻误事机，恐杜嘎尔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喀雅喀喇乌苏剿匪获胜，赏委营总达尔玛吉尔泰等花翎，笔帖式图鲁孟克等蓝翎。

（卷322 9—10页）

同治十年十月癸未（1871.12.8）

谕内阁：伊犁自同治五年失守，逆回盘踞，沦陷数年，该处官弁军民人等身陷贼中，本有应得之罪，惟念当时回氛猖獗，该官弁军民人等被其逼胁未能自拔，尚属情有可原。朝廷惠爱黎元，务从宽大，所有从前在伊城被陷之官弁军民人等均著加恩免其治罪，并著署伊犁将军荣全遍行宣示，宽其既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该官弁军民人等务各激发天良，共保地方，毋任回匪再行窥伺。至该处人众颠沛流离，情形困苦，殊堪轸念，并著该署将军妥为抚恤，毋令失所，用副朝廷恫瘝小民至意。

（卷322 12页）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探道西进、布置后路机宜并请饬催杜嘎尔迅拨马队，杜嘎尔奏筹办调往伊犁各队并派员接统达尔济所部官军暨擒获贼供情形各折片。荣全现已行抵科布多所属扎哈沁之沙扎盖台，所有筹办驼马及留备后路接济均尚周妥，惟从此西进，天气严寒，程途荒僻，殊深廑念。荣全勇于任事，不避艰险，甚属可嘉。著即激励官兵探道前进，早抵伊犁，妥为经理。其后路转运各事宜，仍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顺、文硕妥速筹办，不得稍有贻误。索伦官兵远在苇塘子，流离日久，缓急难恃，自非得力劲旅不足以壮声威。杜嘎尔现已令吉尔洪额、讷苏肯整队起程，并因应放饷银咨商庆春先由部拨荣全军饷内截留银五万两交口北道办理月饷，下余解营赶办各项，自应移缓就急起见。著庆春即行拨给应用，并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于乌城饷银内提拨五万两解交荣全以抵截留之款。杜嘎尔务当饬令吉尔洪额等迅速拔队前进，毋稍迟缓。经过乌科台站应备各项，并著奎昌等预为筹备，毋致沿途阻滞，是为至要。杜嘎尔请拨锅帐五百分，本日已谕令工部照数拨给，该副都统赶紧派员领取以资应用，并将该副都统所部各营现有锅

帐先行凑齐，饬吉尔洪额、讷苏肯迅速西进，不得藉词耽延。达尔济所带之队，杜嘎尔拟派参领贡果尔接统，并先令营总鹤克巴雅尔暂行管带，著即饬令贡果尔星速前往统带察哈尔官兵在翁音河一带扼扎防守，期与乌、库两城声势联络。刻下败残余匪窜往何处？据获贼任发文供称贼首马受等是否被杀，并未确知等语，仍著杜嘎尔查明具奏，一面确探贼踪认真追剿，迅扫逆氛。所有任发文供词并著咨送奎昌等核办。记名副都统成山、侍卫永德业已到营，杜嘎尔当督同该员等将所带队伍相机布置，协力防剿，毋误事机。荣全另折奏保经理台站、采办驼只尤为出力各员，已照请奖励。其余正台、帮台出力人员，并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顺、文硕俟西进大兵过境后查明分别请奖。荣全又奏接据伊犁被难官员来稟情形，本日已明降谕旨将该官弁等免其治罪，并令荣全妥为抚恤矣。该处官民感戴国恩，不为俄人煽惑，其志可嘉。所有各营官员，著仍以原职分管各众，并准以喀尔莽阿暂署锡伯营领队图记，各营事务即责令一体照料，仍著荣全到伊后察看情形，多方激劝，以固人心而维大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2 12—15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己丑（1871.12.14）

又谕：庆春奏派赴伊犁官员分起出边一折。副都统富和等六员现已到口，庆春已派员前赴各台会同管站各员筹备驼只。惟布鲁图所属十一台内帮台之扎萨克旗驼马仅有二旗在台应差，其察汉托罗盖所属第九台至第十二台，默霍尔嘎顺所属十一台，车尔玛克台所属十台之扎萨克帮台驼马率多不齐，叠经庆春严催，各该盟长视为具文，迄今罔应，实属不成事体。著理藩院严饬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图谢图汗、车臣汗各盟长，迅将各扎萨克帮台驼马扫数赶赴各台以济要差，毋任稽延，致滋贻误，

并著庆春督饬派出各员随时照料，添雇驼只，俾赴伊各员得以迅速前进，不至濡滞。至赴库防剿之古北口练军应需驼只，业经庆春酌给银两分段雇觅，仍著随时督饬催趱以利师行。将此谕知理藩院，并谕令庆春知之。

（卷323 5—6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癸巳（1871.12.18）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攻破贼垒、叠获胜仗一折，览奏欣慰。此次左宗棠等督军渡洮连战大捷，踏毁高家集等处贼堡，斩杀万余，并将三甲集巨巢攻拔，军威丕振，贼胆已寒，办理极为得手。惟由三甲集以西至泰子寺贼垒林立，其眷属死党均聚集大东乡负隅抗拒，亟宜乘此声威节节扫荡。左宗棠已饬令傅先宗等先攻七甲集各垒卡，直捣泰子寺，再回攻大东乡，与诸军分道并进，调度甚合机宜。著即激励各军克期前进，尽殄逆氛，以竟全功。另片奏中、南两路官军剿贼情形亦均得手。现在中路平、庆、盐、固一带已就肃清，马彦鏊等逆窜并河州大东乡一带，正可乘势兜围，聚歼丑类，毋令四出蔓延。南路各军已将河州窜出回股追剿殆尽，尚属出力，准由左宗棠汇案择尤保奖。另片奏回目具禀投诚等语。崔三、禹得彦等悔罪投诚，原可网开一面，惟必须责令直捣河州，与贼接仗立功，方准收抚。此中操纵机宜，该大臣等务当妥为筹画，毋稍疏虞。其投诚之陕回杨汶彦及葜台堡回目马应林等应如何妥为安插之处，并著察看诚伪，相机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调服阕前任河南按察使谭锺麟赴陕甘军营差委。允之。

予甘肃高家集等处阵亡副将王楚仁、都司余植桐、杨振家祭葬、世职。

予甘肃三甲集等处阵亡副将喻友才、参将廖嵩、殷德益祭葬、世职加等，副将眭金城、参将杨其昌祭葬、世职。

（卷323　8—9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甲午（1871.12.19）

复甘肃静宁阵亡已革副将施鹏原官，予祭葬、世职。

予甘肃固原殉难提督周显承、知县祝宾旸、教谕杨素功、吏目魏光第祭葬、世职加等，并建专祠。

（卷323　10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丙申（1871.12.21）

以甘肃克复狄道等城、肃清南路出力，赏提督张明富、张仲春、总兵官翁九良、协领喜胜正一品封典，总兵官吴得胜、柯得顺、副将常远藻、张养吾、刘兴发、陈连春、孙大海、朱望福、马虎、和得华、董金城、朱学贡、唐训文、参将谭秀堂、成秀良巴图鲁名号，守备刘福胜等花翎，千总朱业焜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23　11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己亥（1871.12.24）

谕军机大臣等：张曜奏查明沿边一带口隘、绘图呈览一折。据称肃州之金塔一营边墙间有坍塌，平番之裴家营、古浪之大靖、土门及甘、凉南山各口均可通达边外，陕回崔三等股勾串西宁、肃州土回分股窜扰，人数颇众，是甘省西北一带贼踪出没靡定，实为沿边之害。现在大军由三甲集等处进剿，恐河州之贼势穷纷窜，西北一带愈形吃重，左宗棠务当通筹大局预为防范。前据该督奏称陕回崔三等具禀投诚，是否真心悔罪？仍著察看情形妥为筹办，不可稍涉大意。肃州回众时窜玉门、安西等处，著檄令徐占彪抵肃后，将该处防剿事宜速筹布置，以通出关之路。阿拉善旗红柳园等处现在有无窜匪？著张曜饬令

李葆珠等认真截剿以清余孽。北路沿边口隘并著随时侦探严防，毋稍疏懈。图留览。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并传谕张曜知之。

（卷323 13—14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庚子（1871.12.25）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伊犁裹粮办运出口、请饬整顿台站并乌城征饷未便由口北道办理一折。伊犁裹粮十万斤现已由口北道全数办齐，分批解至头台接收转运，其乌、库防军粮石亦经按月提前起解。惟台站驼只缺乏，各台堆积米袋甚多，尚系七八月之粮，冬令已届，若再不设法接运，各城防兵将腹荷戈，临事焉能用命？著庆春懔遵叠次谕旨，务将察哈尔所属各台应用车驼大加整顿，如需发价添雇，尤当妥筹帮贴，毋惜小费，庶蒙员不至藉词困苦稍涉诿卸。额勒和布到任在即，尤当统筹全局，实力经营，以副委任。伊犁裹粮如到乌里雅苏台后，著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顺、文硕赶紧设法接运，毋稍耽延。由科城至伊犁各台站尤应预为筹画，庶师行粮随，不虞匮乏。如荣全所带官兵及所调吉林、黑龙江等兵前进后军粮或有不继，惟金顺、奎昌等是问。杜嘎尔前请将征兵粮饷责成口北道经理，当谕李鸿章酌办。兹据奏称该军米面已由口北粮台购运，其行营饷银未便由内地派员遥为经理，自系实在情形，即著毋庸更张。金顺现由包头取道赴乌，所有杜嘎尔一军月饷，如并归金顺粮台筹发较为便捷，或仍由该副都统自行奏拨支放，著金顺、杜嘎尔妥为筹商，奏明办理。乌城一带防务紧要，金顺当懔遵前旨迅赴新任，毋稍稽迟。奎昌、多布沁扎木楚仍遵本月初一日谕旨，于四部落孳生驼只内酌量调拨，解赴包头一带以利师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3 15—16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辛丑（1871.12.2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附省各营剿贼获胜情形，穆图善奏派兵扼扎柳林沟各折片。甘肃附省一带时有贼匪窜扰，经各路防军随时雕剿，叠有斩擒，不至蔓延为患。现届严寒，河冰冻结，深恐贼匪伺隙纷乘，仍著左宗棠、穆图善檄饬防军勤加侦探，遇贼即击，毋得稍涉疏懈。渡洮各营已攻克三甲集，进规大东乡，该处贼悍巢坚，山径错杂，我军深入，尤宜稳慎进取，方免疏失。穆图善准左宗棠知照东路空虚，前敌无兵可拨，因派总兵李佑清统带三营扼扎柳林沟遏贼旁窜。惟省城密迩巨寇，兵力仅有六营，实属不敷分布。曹克忠接统淮军，前赴肃州一带须由兰州省城经过，如届时河州尚未攻克，即著该提督会商穆图善，或将所部分扎省城附近各隘，腾出穆图善之兵前往省外各要隘分布，似于防剿两有裨益。该提督当迅速拔队起程，相机筹办，毋误机宜。省防紧要，仍著穆图善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务臻周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并传谕曹克忠知之。

（卷323 17—18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壬寅（1871.12.27）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科属台站阻滞、设法前进、减调后路大兵、请饬催金顺等赴任各折片。此次荣全前赴伊犁关系西北大局，经过各台站宜如何预筹周备俾利遄行？乃文硕空言敷衍，毫无实济，致荣全行抵乌梁海头台即已阻滞，实堪痛恨。本日已将文硕开缺，并授保英为科布多帮办大臣矣。现在荣全阻于察库尔泰台未能前进，常顺身任科布多参赞大臣，责无旁贷，著即将乌梁海迤西各台迅速设复，并著保英迅赴新任与常顺会商妥办。倘荣全及各官兵因台站梗塞贻误事机，恐常顺、保英不能当此重咎也。科城筹办一切，常顺等务与乌里雅苏台

将军等悉心会商，以期彼此联络，声息相通。前因荣全需兵甚急，叠催杜嘎尔饬令吉尔洪额、讷苏肯迅速拔队前进。本日览荣全所奏，是该都统咨照荣全各情形均属空言搪塞，并无起程确期，实属不知缓急。杜嘎尔著交部严加议处，仍著该副都统懔遵叠次谕旨，迅饬吉尔洪额等克日起程，星驰前进，毋再观望迁延。荣全因科城驼只仅敷官兵五百名裹带之需，拟将讷苏肯所带吉林官兵五百名即用科城存驼前进；至吉尔洪额所带黑龙江官兵五百名行至科城后，由该城参赞大臣等设法送至哈密交景廉调遣，规取乌鲁木齐，自系因驼只不敷起见。惟荣全兵力甚单，应否设法仍令吉尔洪额一并赴伊，抑或于乌、科两城暂扎，随后调往，或拨至景廉行营，著荣全斟酌情形，并咨商景廉分别办理。所有荣全粮饷转运及后路一切事宜，著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顺、保英认真经理。倘有贻误，必惟该将军等是问。乌城事机紧要，金顺务当赶紧部署，速赴新任，以重职守。图库尔前已告病开缺，索伦领队大臣本日已简放额尔根巴图，著荣全即饬该员将苇塘子索伦人众妥为抚辑以安其心。富和已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应令驻扎何地以资钤束，并料理官兵前进及转运粮饷军械之处，著荣全与富和会商办理。至巴燕岱、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领队大臣员缺，即著荣全于派往之沙克都林扎布等数员到伊犁后，择其人地相宜者奏请简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兵部议：杜嘎尔照捏词蒙混降一级调用例上加等降二级调用，系私罪，不准抵销。得旨：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卷324 1—4页）

又谕：景廉奏变通饷路、亲赴巴里坤筹办事宜，文麟奏派兵随同西征并筹办防务各一折。师行粮随，必须预为筹画。景廉拟带头起官兵驰赴巴里坤设法采买军粮，并于巴里坤迤西安

设台站，著即会商伊勒屯等妥为办理。一俟办有头绪，即当督催后起官兵迅速前进。乌鲁木齐、奇台、古城等处自变乱后，户民流寓敦煌者甚多，景廉现已晓谕该户民等如有愿回原籍者准其随营西进，并拟将来发给牛具籽粮俾资生业，酌量升科，择其精壮者入营训练，著即照所拟随时相机筹办。景廉所部靖边各营兵力尚单，文麟已派孔才带领威仪前军马队一营随同西进，并拟将新收定西、镇西等营弁勇统归景廉节制调遣。此项民勇不为贼匪所煽，颇知顺逆，第乌合之众未必能谙纪律，景廉由奇台一带前进，务宜察看情形妥筹驾驭，俾其踊跃用命以资联络。肃州贼匪屡次出关窜扰，安、敦、玉等处势甚紧迫，景廉所部张玉春三营现既调令西行，愈形空虚。前谕成禄先派数营前赴嘉峪关扼扎，著仍遵前旨赶紧派往，扼贼出窜之路。一俟徐占彪抵肃后，成禄即当拔队出关，毋稍迟滞。徐占彪现已行抵何处？著左宗棠催令星速到防，俾成禄得以早日成行。哈密一带防守及景廉后路转运各事宜，著文麟熟筹妥办，毋稍贻误。安西关系紧要，并著檄饬该州协调集户勇协同防守，一面派员前往募勇扼防，以壮声势。前拨直隶等省筹解巴、哈两城饷银三十万两，半年之久解到无几，刻下哈密军务紧要，需饷急迫，著户部查明应拨哈密之饷速为催解，以资接济。景廉请将四川等省协饷改由察哈尔转解，本日已谕令各该督抚并察哈尔都统照办。此项饷银解到时，仍著景廉、成禄分别动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4 4—6页）

又谕：前因户部奏拨景廉、成禄军饷，当经谕令四川每月拨银一万数千两，湖北、陕西每月各拨银数千两，解交成禄、景廉军营。其专协之款，四川欠银六十五万两，山东欠银十九万五千两，山西欠银五万五千两，河南欠银四万四千两，并谕吴棠

等迅速解甘，转饬道员萧宗干解交景廉等应用。又，户部续拨山东地丁银五万两，谕令丁宝桢迅解成禄军营。兹据景廉奏现在甘肃平番一带皆有贼踪，而肃州回匪复出关窜扰，道路依然梗阻，请饬暂行改道转解，以便与成禄分别支用等语，著照所请办理。所有此次四川、山东、山西、河南专协欠解景廉、成禄军饷，除业由道员萧宗干解运并专拨成禄军饷银五万两外，其余未解之款及四川、湖北、陕西应解月饷，著李瀚章、吴棠、李鹤年、丁宝桢、鲍源深、蒋志章、郭柏荫、文彬即将各该省应解景廉、成禄饷银暂行解至察哈尔，转解景廉军营，俟驼路疏通，再由甘省运解。额勒和布、庆春于各该省饷银到时，即行派员转解景廉军营，毋稍迟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瀚章、吴棠、李鹤年、额勒和布、庆春、丁宝桢、鲍源深、蒋志章、郭柏荫，并传谕文彬知之。

（卷324 6—7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丁未（1872.1.1）

又谕：传谕广东提督张曜。张曜奏剿办窜匪情形一折。提督李葆珠等于九月初六等日在红沙梁、井泉墩地方叠次击贼获胜，西宁等处回匪六七百人从乌喇特旗掳掠而归，复经李葆珠等率队剿击，逸贼遁向镇番西南；另股窜匪扰及中卫及宁夏县属境，经张曜督队迎剿，均有斩擒，剿办尚为奋勉。陕回麇集西宁、大通一带四出剽掠，柳林湖素为产粮之区，连年被扰，现经张曜抽调两营添扎以厚兵力。即著饬令该官兵等严密防堵，遇有贼匪窜近即行实力歼除，不可稍有疏虞。其宁夏一带地方，著该提督将防剿事宜随时相机妥办，以副委任。

（卷324 13—14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戊申（1872.1.2）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景廉奏筹画进兵，请饬添拨马队，当

经谕令穆图善酌量分拨。兹据穆图善奏称存营马队官兵仅一千二百余名，均已分途扼扎，现当进剿河州，各处要隘亟需扼堵，势难再行抽调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穆图善既无马队可拨，荣全前奏吉尔洪额所带黑龙江官兵五百名，由科城设法送至哈密交景廉调遣，已有旨谕令荣全酌度办理。如景廉军营必需此项马队，即著会商荣全酌调前往助剿。西征粮台拨解景廉饷银十万两，已有六万两由兰州起程前进，其余四万两俟解到兰州时，著穆图善催趱护送，迅解景廉军营以应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4 14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乙卯（1872.1.9）

又谕：户部奏遵旨议拨并请催巴、哈两城饷银，文麟等奏悬拨部饷暨饬催欠饷各折片。前经户部于各省欠解新疆月饷内提拨巴、哈两城饷银三十万两，本年正月文麟等奏哈密饷需支绌，请饬部拨银二十万两，经户部议令在前提三十万两内分拨应用。此项拨款除直隶扫数解清外，山东欠解银七万两、山西欠解银三万两、河南提拨银十万两分毫未解。刻下哈密事机紧要，盼饷极为迫切，著丁宝桢、文彬、鲍源深、李鹤年迅速筹解，不准再涉迁延。此系巴、哈两城之饷，各该省解到时，景廉、文麟当与伊勒屯等分拨应用。各该省所解之饷著懔遵前旨暂行改道解至察哈尔，即由额勒和布、庆春派员转解，以期迅速。至文麟等复请拨京饷二十万两，兹据户部奏称现难尽数筹拨库款，拟先在部库拨银五万两，再于欠解新疆饷银之山东提银五万两，河南提银四万两，山西提银四万两，直隶提银二万两，以符二十万之数等语。所有部拨之五万两，著照文麟等所请，发交委员常祥等领解回营。其提拨山东等省银十五万两，著李鸿章、丁宝桢、文彬、鲍源深、李鹤年严饬各该藩司迅即如数措齐，解

交察哈尔都统派员转解。前借拨西征粮台之景廉军饷十万两，据袁保恒奏报业经先后起解。此次哈密所拨饷银未到以前，著景廉将收到之饷与文麟通融分用，一俟哈密饷银解到再行划还归款。各省应解新疆月饷，自五年九月奉拨起，截至本年十一月止，山西仅解二十七万八千两，欠解四十七万二千两，山东仅解二十万五千两，欠解二百零七万两，河南仅解四万四千两，欠解一百四十一万八千五百两，直隶仅解四万五千两，欠解十一万七千五百两。现在用兵规复新疆需饷甚殷，部库极形支绌，嗣后未能再拨。著李鸿章、丁宝桢、文彬、鲍源深、李鹤年将欠解新疆月饷陆续筹备，解交察哈尔都统转解。其以后月饷，仍著按月如数解清，以备新疆各城分别提用。山东应解哈密粮价除已解四万两外，尚欠解六万两，著丁宝桢、文彬督饬藩司迅速筹解，俾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李鹤年、额勒和布、庆春、景廉、文麟、丁宝桢、鲍源深，并传谕文彬知之。

（卷324 32—34页）

又谕：文麟、景廉奏玉门、敦煌贼扰情形各等语。肃州回逆自本年三月至六月间叠次窜扰玉门县属之昌马湖、赤金等处，势甚蔓延。其扑犯敦煌之贼于七月间退窜后，复于八月间纠集大股纷扰该县境内，情形甚为吃紧。该处仅有李天和所带健锐二营，兵力较单，文麟等现派营官王者彦等率领马队百余名前往援应，著即饬令会合敦煌官兵实力堵剿，迅扫狂氛。玉门为关外首站，逆匪出窜，首当其冲。该处仅有健锐一营、威仪一营，亦恐不敷分布，文麟等务当饬令该县文武联络兵团，妥筹防范。其屡次击贼出力之员弁团总人等，准其查明汇案保奏。该逆既有攻扑哈密之谣，文麟等尤应加意防范，以杜窥伺。刻下关外贼氛甚炽，若不遏其后路，必至纷纷出窜，愈无底止。

著成禄懔遵前旨，迅派数营先行驰赴嘉峪关扼扎，以资截剿。仍俟徐占彪到肃，即行拔队出关，毋稍迁延，并著左宗棠催令徐占彪赶紧进发，即将该员到肃日期迅速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安西击退回匪，赏提督张玉春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火镰一件、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都司杨文岚、外委万大富、军功蒋全龙巴图鲁名号，千总龙翼保以守备用并赏花翎，县丞彭庆镛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都司张泰和祭葬、世职加等。

（卷324 34—35页）

同治十年十二月丁卯（1872.1.21）

以甘肃宁夏等城防守出力，赏总兵官龚良臣、胡昌会一品封典，道员陶斯咏从一品封典，协领兴会巴图鲁名号，同知梁文龙、佐领达三布等花翎，州同马富邦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25 19页）

同治十年十二月己巳（1872.1.23）

以吉林、黑龙江官兵防守甘肃各要隘出力，赏佐领凌丰阿、防御海明阿、披甲塔玛海巴图鲁名号，骁骑校恭稳等五品衔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25 23页）

同治十年十二月丁丑（1872.1.31）

又谕：景廉奏驰抵巴里坤筹办军粮、催调后路各营拔队并西路军情各一折。景廉于十月初七日驰抵巴里坤与伊勒屯商办进兵事宜，惟沙漠瘠区屡遭兵燹，采买军粮万分棘手，且各省欠解之款迄无起运明文，所有粮石价银及勇丁月饷等项现均无款可给，自应迅筹接济。除西征粮台拨款业经奏报起解外，其

户部续拨之十万两及各省欠饷协饷，即著户部详晰查明迅速咨催，饬由察哈尔运解至景廉军营以应急需。至塞外用兵，筹粮难于筹饷，现在巴里坤一带粮石无多，将来大军衔接西进，更难仓卒立办。著李鸿章、定安、富勒珲、鲍源深预行筹款，分饬口北、归绥两道广为采办面斤，随时运送。景廉所请在乌里雅苏台设立转运粮台，或由喀尔喀蒙古游牧拨用驼只，或官为发价雇觅商驼之处，并著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竭力筹办以济军食。蒙兵素本怯弱，且布彦乌勒哲依图叠据文硕奏称其人未可深恃，著景廉妥为驾驭，毋致贻误。至绥来县西湖地方居民归附俄国虽系传闻之词，惟该处久无官长约束，难免见异思迁，景廉务饬派往委员设法拊循，毋令涣散。景廉仅带马步两营，兵力太单，著文麟迅拨数营驻扎安、敦一带，以便景廉所部张玉春等营陆续进发，以振军威。成禄懔遵前旨先派数营扼扎嘉峪关，一俟徐占彪抵肃后，该提督即当拔队出关，毋稍迟滞。徐占彪现抵何处？计期早应到肃，著左宗棠催令星速到防，俾成禄得以早日成行。西路军情仍著景廉、伊勒屯随时侦探，相机妥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6　13—15页）

以甘肃攻克王家疃贼巢出力，赏提督陈祥胜、总兵官周大华、郑得胜一品封典，协领库克精额、佐领景庆、富升、参将胡三仁、刘大福、游击孟兴铭、万清传、孙复胜、黄玉安、杨得万、熊绪福、李怀兴、都司金孔辉、王得胜、王建勋、张大发、防御银亮、永升、富庆、春玉、守备徐贵林、舒为礼、周启贤、周锦标、彭明全、耿开国、汪凤廷、张宗玉、姚先寿、罗仁发、朱得胜、陈加贵、沈占魁、赵永元、吴子万、魏得才、夏朝辅、千总刘经文、吕长泰、王占元、刘登山、童大顺、骁骑校巴扎尔巴呢巴图鲁名号，知府史璐、都司王金荣等

花翎，知县周桂敷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26 15—16页）

同治十年十二月戊寅（1872.2.1）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带兵西进、安设台站、预筹西进机宜、请饬乌科两城速筹转运、探悉伊犁情形各折片。荣全已于十一月初六日行抵霍博克赛里，拟于乌梁海一带安设台站，并于乌梁海迤西一体设台，直抵塔尔巴哈台，所筹尚妥。所有科城所属自和硕特起至布伦托海应设十二台，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顺、保英妥速筹办。常顺、保英未到任以前，仍著文硕速为经理，不得以交卸在即稍涉推诿，致误大局。金顺到任后，并著奎昌等详细告知，一体遵办。其塔尔巴哈台所属各台，著荣全、富和会商办理。荣全即当克期进发，毋稍延缓。托伦布等早经出京，俟行抵乌里雅苏台时，著奎昌等传知该员等迅速前进，毋稍濡滞。吉林马队已据杜嘎尔奏报于十二月初六日由克克伊尔根地方分起前进，若再令另行挑送，转致耽延。即著荣全催令讷苏肯管带此起官兵星速递行，藉资策应。荣全现由霍博克赛里西进，去乌、科两城较远，所有应解饷银及军火等项，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顺、保英、文硕遴派妥员飞速押运，俾无迟滞。俄国人占踞伊城情殊叵测，喀勒帕科斯克依欲与荣全在那丹木克议事，著荣全行抵该处后酌度情形相机筹办。俄人有明年进兵东路之说，尤应先事防维。荣全预筹挑选索伦等项人众，会合乡团规取玛纳斯等处，先断东面之路，著届时妥为筹画，谋定后动，毋稍疏虞。转瞬春融，事机紧迫，景廉务当催齐张玉春等营鼓行而西，会合沙山子等处团勇扫荡逆氛，规取乌鲁木齐等城，并与荣全随时咨商，以期声息相通，藉资联络。荣全安设台站折著钞给奎昌等阅看，其探悉伊犁情形片著钞给景廉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

之。

（卷326 18—19页）

同治十年十二月壬午（1872.2.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伊勒屯奏巴里坤军饷支绌，请饬催各省应解月饷并请饬拨部款，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现在库款支绌，实难再拨，至前于积欠新疆月饷各省提拨巴、哈两城饷银三十万两内，山东欠解七万两，山西欠解三万两，河南欠解十万两，请饬催赶解等语。所有该大臣请拨部款之处，著毋庸议。现在巴里坤需饷甚殷，各该省欠解饷银自应赶紧筹解以应急需。著李鹤年、鲍源深、丁宝桢、文彬严饬各该藩司将提拨巴、哈两城饷银按照欠解之数迅速措齐，解交察哈尔都统衙门，由额勒和布派员转解。此项银两解到时，著伊勒屯知照文麟等分提应用。倘各该省仍前延玩，即照迟延军饷章程由该大臣等严行参奏。至山东、山西、河南、直隶欠解新疆军饷四百十二万八千两并以后应解月饷，著李鸿章、李鹤年、鲍源深、丁宝桢、文彬源源报解以资接济，毋再迟延。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李鸿章、额勒和布、李鹤年、丁宝桢、鲍源深、伊勒屯，并传谕文彬知之。

（卷326 24—25页）

又谕：前据文硕奏科城饷项支绌，请饬拨部库银十万两，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奏称部库放款支绌，不敷周转，惟科城需饷急迫，自应迅筹接济；请先由部库拨银五万两，由山东拨还部库，再由山西拨银五万两，以足十万两之数等语。著照所请办理。所有此次部拨银五万两，著户部知照顺天府委员解赴察哈尔都统衙门交纳。额勒和布于此项饷银到时，即行派员转解科布多交该大臣等应用。至该部请由山西积欠新疆协饷项下提拨银五万两，著鲍源深赶紧如数筹拨，解赴科城以济要需。

常顺等接到各项饷银，务当撙节动用，毋稍糜费。此次所拨户部库款，尤当迅速归还，著丁宝桢、文彬即由山东欠解新疆协饷项下提银五万两改解部库，毋稍迟延蒂欠，以重库储。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额勒和布、丁宝桢、鲍源深、常顺、保英、文硕，并传谕文彬知之。

（卷326 25—26页）

又谕：奎昌等奏探闻肃州回匪情形，并请饬库伦捐备驼只各等语。据称有蒙古人由肃州贼营逃回，言及贼匪因东路有大兵阻止，定于明年正月间大股分起由西路欲犯乌城，自应先事预防。奎昌等以察汉淖尔地方为乌、科西路总要之区，拟将辉克巴雅尔所部察哈尔马队移赴该处驻扎以断该逆来路，即著饬令认真防守，毋稍疏虞。惟该营移扎后南台空虚可虑，著杜嘎尔另拨队伍迅速驰赴哈尔尼敦一带择要扼扎，以资保卫。转瞬春融，该逆出边窜扰自在意中，杜嘎尔务当勤加侦探，预为戒备，不可稍涉大意。前因张廷岳等奏金顺需用驼只东西部落无力筹备，当经谕令金顺知照奎昌等于四部落孳生驼只内拨用。兹据奎昌等奏孳生驼厂已无可调拨，西两部落亦极困苦，已经派员帮同金顺委员尚玉等分赴各旗劝捐，仍恐不敷应用。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设法晓谕东两部落各王公等量力捐办，赶解包头一带交金顺收用，不得仍前推诿，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6 26—27页）

同治十年十二月癸未（1872.2.6）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截剿肃州逆匪及关外防堵情形并请饬刘铭传派兵协剿各折片。肃州回匪攻扑临水营垒，经明春等堵剿获胜，窜犯敦煌之贼亦经李天和协力击退。惟成禄所奏尚是七八月间之事，数月以来贼势、军情更不知若何？左宗棠前

派徐占彪一军早经起程，尚未奏报到肃日期，著即查明此军现已行抵何处，催令星速前进，毋稍迁延。前据文祥奏关外贼势甚重，叠经谕令成禄先派数营驰赴嘉峪关扼扎，遏贼出关之路，仍著成禄迅速调派，一俟徐占彪到肃，该提督即著懔遵前旨拔队出关与景廉等会筹剿办。刘铭传驻陕各营业已撤回徐州，其曹克忠接统之马步二十二营尚须募补足额，有需时日，著曹克忠酌量情形先就现有之兵部署起程，其募补勇丁随后再行归队，仍于经过兰州时与穆图善会商布置，毋误机宜。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成禄，并传谕曹克忠知之。

又谕：成禄奏江南运解该营开花炮洋药、炸炮子暨各省运解火药、铅丸等件现寄存山西归绥道库，拟先借饷买驼百余只运解，俟军火运到，再将驼只变价充饷；请饬山西巡抚速拨协饷二万两应用；已派守备方守义前赴山西领饷，兼运此项军火等语。著鲍源深迅速如数筹拨发交成禄委员，即饬该委员顺道将归绥道库各省寄存军火领赴成禄军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甘肃平番迎剿窜匪获胜，赏副将李正鲁、参将蔡正和巴图鲁名号。

（卷326　28—30页）

同治十年十二月乙酉（1872.2.8）

以甘肃攻克新路坡等处贼巢暨收复泰子寺汛城出力，赏提督彭忠国、丁桂智、总兵官汪有湘、杨珍稳一品封典，提督喻正祥、总兵官艾景胜、副将吴应顺、苏结檐、蔡立柱、周开星、夏德发、陈长泰、陈友明、陈启善、参将韩金春、米福元、汤政声、张传宗、姜恩明、李正祚、李得祥、袁孝松、袁复兴、游击萧凤霖、赵先明、王长贵、黄仕有、都司杨光明、李金镶、王赞彪巴图鲁名号，知州文蕴、游击郑金义等花翎，

知县张运秋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26 33页）

同治十一年正月癸巳（1872.2.1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连破贼垒、逼攻泰子寺获胜一折，已明降谕旨宣示，将出力各员照请奖励矣。仍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各营趁此春融冰泮之时奋勉图功，迅将泰子寺等处贼巢攻拔，节节扫荡，尽殄逆氛，以期肃清甘境。左宗棠另折覆陈徐占彪已赴甘州等语。徐占彪抵甘州后，拟以两营先赴高台，俟粮运办就即调黄虎臣等驻凉五营接续前进。著左宗棠檄令萧宗干迅将购粮转运事宜妥为筹办，以利师行。高台地方徐占彪已先拨两营填扎，此军一到，成禄即当督率所部克期出关，不准稍涉迟缓。四川委解成禄饷银三万两，左宗棠现已兑解兰州，遇便搭解，著成禄派员就近提取以资应用。由省至肃州一带邮政废弛，并著檄饬臬司设法整顿，庶文报往来不至积压。另片奏敖天印叠著战功，请予恩施等语。所有该革员斗杀孙之友一案，著免其解豫归案审办，即由左宗棠咨明豫省遵照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河州迤西之西、南、北三面距贼甚近，现调集番部，饬提督杨世俊统带各防本境。得旨：仍著檄饬杨世俊及该地方文武妥为驾驭，令该土司等各防本境，毋稍疏虞。又奏：遵查提督杨占鳌初复肃州时，曾派回目酌给回民路票俾出外贸易，本属办理不善，旋即停止，以后并无给票情事。报闻。

以甘肃泰子寺等处叠克贼垒，赏总兵官邓荣佳、周应棠一品封典，总兵官余起立、郑守南、副将欧阳吉星、黄添泰、邹金本、凌春台、参将段宝凤、李天福、李政、蒋恭成、游击孙义恒、何建威、何殿元、都司王勇、张成伦巴图鲁名号，游击

李福星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27 11—13页）

同治十一年正月乙未（1872.2.18）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贼匪扑犯高台击退、请将剿贼出力各员奖励并请饬仍留张掖等处仓粮各折片。陕回禹得彦等窜扑高台，经成禄督军击退，该逆由南山西遁。惟自肃逆叛乱以后，关内外逆踪纷扰，日肆蔓延，成禄兵力较单，未能大加惩创。左宗棠所派徐占彪一军已据奏报由凉州拔队前赴甘州，并以两营先赴高台填扎，著左宗棠饬令该提督督率后起各队迅速进发，将肃州一带防剿事宜相机布置，毋任陕回陆续西窜，以臻周密。昨据左宗棠奏已咨商曹克忠先拨十数营赴兰州，由省南阿干镇延扎沙泥一带。惟肃州军务亦甚紧要，如曹克忠行抵兰州时该处情形稍松，著左宗棠、穆图善酌度机宜，仍令前赴肃州以资防剿。张掖、高台、抚彝三处仓粮，前经准令成禄截留以资军食，兹据成禄奏称署甘州府知府李守愚给与高台县知县信函，令将仓粮留备徐军之用，不准截留，以致军心惶惑等语。成禄一军粮食本苦缺乏，现须出关，尤应宽为筹备。所有张掖等处运省仓粮，著左宗棠饬令该厅、县仍行留备成禄提用。其徐占彪一军应用粮石，该大臣当另为设法筹拨。总期彼此军食无误，以昭平允。成禄所参李守愚以私函嘱托，阻挠军食，著左宗棠查明，如有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据实奏参。成禄部署出关一切事宜，亦应预为筹画。据奏将来出关数千里长途，军装器械如何运载，各州县车马如何雇觅，戈壁数十站、兵丁数千人裹带糗粮如何备预，出关后军食如何设措，饷运如何疏通，肃城回逆能否不至阻隔，左宗棠皆应代为筹酌等语。即著左宗棠随时与成禄会商，妥筹办理。左宗棠身任封疆重寄，西陲与甘省亦属唇齿相依，关外地方绥靖，关内始能安枕。该大

臣惟当力顾大局以纾朝廷西顾之忧，方为不负委任。成禄身膺统帅，亦当未雨绸缪，妥筹布置，约束兵勇，申明纪律，出关后与景廉和衷共济，步步为营，以期及早行抵乌鲁木齐，方为妥善。倘该提督有心延宕，藉口兵勇单薄，饷需不继逗留肃境，坐失机宜，朝廷定惟成禄是问，毋谓陈奏在先遂可诿过也。另片奏署高台县知县徐应魁到任未及三月，私卖仓储粮石不止一次，经成禄委员查实，照数追出，另行封储等语。著左宗棠查明参奏，并另委妥员前往接署。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遵查李守慰承催西路运省粮石，加以信函转行各属，系在奉旨准令成禄截留之前，并无阻挠情事。徐应魁因办公需费将耗羡余粮折发，与仓储正款无涉，亦无不合。报闻。

（卷327 14—16页）

以甘肃高台等处截剿窜匪获胜，赏副都统明春、总兵官胡可均巴图鲁名号，守备锺文远等花翎，把总魏天心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知县广年祭葬，世职如知府例，守备白发魁、千总赵平川祭葬、世职。

（卷327 17页）

同治十一年正月戊戌（1872.2.2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各路兵勇叠次击贼获胜，穆图善奏亲督官兵截剿窜扰北山回匪各一折。上年冬间，甘省东、西、北三路马步兵勇先后截击窜匪屡获胜仗，其窜扰北山一带贼匪，经穆图善亲督官军兜剿，毙贼多名。现在大军进捣河州，贼势穷蹙，难保不铤而走险扰及省垣，以图牵掣。著左宗棠、穆图善分饬各军扼要严防，毋任该逆陆续出窜，以期擒渠扫穴，聚而歼旃。其西路为运道所关，北山泰旺川一带产粮最多，均应设法保护。该大臣务当严饬将弁勤加侦探，认真防守，遇有贼匪窜近即行实力击剿，毋稍疏虞。将此由五

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7　17—18页）

同治十一年正月庚子（1872.2.23）

擢云南威远营参将马忠为鹤丽镇总兵官。

（卷327　21页）

同治十一年正月戊申（1872.3.2）

谕军机大臣等：杜嘎尔奏遵派队伍前赴哈尔尼敦等处驻防一折。前因肃州回逆有分股由西路欲犯乌城之信，当谕令杜嘎尔拨队前赴哈尔尼敦一带扼要扎守。现经杜嘎尔派令福珠哩前往办理剿守事宜，其所带吉林一队已令分起由驿前进，即著饬令福珠哩迅速到防，相度地势择要驻扎，与乌、库各营协同防剿，遇贼即击，毋稍疏虞。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仍当分饬各营联络声势，以壮军威。至遣赴济斯洪果尔各处官兵需用驼只，既经杜嘎尔于各营内选择备用，仍一面设法雇觅，即著赶紧解送俾利师行。肃回既有春间西窜之言，该将军等务宜督饬各营认真防范。如有警信，杜嘎尔仍当立即派队迎剿，迅殄逆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7　28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庚申（1872.3.14）

又谕：成禄奏缕陈出关六难、请饬徐占彪西进各折片。成禄以肃逆阻隔、饷道不通、关外粮粮莫措、出关后所需各项缺乏、后路可虞，所陈各节亦系实情。惟肃州之事先已责成徐占彪带兵剿办，成禄仍当懔遵叠次谕旨，俟徐占彪到后即行拔队出关，不得畏难迁延。徐占彪一军计期早应到肃，著左宗棠饬令该提督迅速前进，将肃州一带贼匪扫荡廓清，俾成禄出关后得免后顾之虞。倘不认真剿办致误事机，惟徐占彪是问。肃州军务紧要，即著曹克忠移缓就急，迅即拔队取道兰垣前赴肃州

一带，会同徐占彪剿办贼匪以资得力。至成禄出关后路转运各事宜，左宗棠仍应随时筹画，与成禄会商办理，力顾全局，毋稍膜视。成禄另片奏窦型陷贼情形，请饬左宗棠查办等语。著左宗棠即将窦型解任，派员前往接署，并将窦型贻误情形查明治罪。原片著钞给左宗棠阅看。穆腾阿已简放江宁将军，成禄请调该将军旧部将弁之处，著毋庸议。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成禄，并传谕曹克忠知之。

调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各五百名，赴甘肃肃州军营听候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调遣。

（卷328 5—6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壬戌（1872.3.16）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行抵塔尔巴哈台暂安行营一折。荣全自霍博克赛里前进，已于上年十二月十一日行抵塔尔巴哈台，随行官兵冒雪冲寒，不辞艰险，甚属可嘉。该署将军现在塔城附近暂立行营，该处地方残破，其旧居之哈萨克人众既尚恭顺，自当妥为抚循，俾知感奋。伊犁近日情形若何？俄官喀尔帕柯斯克依约在何地会议？著荣全酌度机宜悉心筹办，并将会议时俄官如何情形及如何措词随时详细奏闻。苇塘子附近既有俄人在彼扎营，该处向有索伦人众，难保不为俄人煽惑，并著荣全设法晓谕，以固人心而资联络。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28 7—8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乙丑（1872.3.19）

又谕：张廷岳等奏窜匪出边肆扰、妥善防剿一折。西路逆匪二千余人已于正月间窜至阿毕尔米特游牧西南济尔哈朗图地方沿途掳掠，该逆倾巢出扰，势甚狡猖，难保不伺隙纷乘，牵我兵力。边外地方辽阔，无险可扼，亟应妥筹防剿，免致蔓

廷，且据探称索伦贼首意图报复，有欲带贼二万余分犯乌、科、库伦之说，尤宜先事图维。著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常顺、保英、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勤加侦探，协力防范，遇有贼股窜近，即行痛加剿洗，力遏狂氛。赛尔乌苏一带台站为粮饷往来要路，该处距库伦较远，张廷岳等兵力甚单未能兼顾，著杜嘎尔迅派得力将领选带马队驰赴赛尔乌苏一带择要扼扎，严密堵截，毋任贼匪窜扰，并著金顺、奎昌、多布沁扎木楚、额勒和布各将所属台站布置周密，设法保护，以期有备无患。贼匪如窜近库伦，即著张廷岳带兵前往迎剿，毋任窜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景廉奏请将何琯仍留本任并请饬李天和先带兵出关各折片。前据文麟、伊勒屯先后参奏何琯骄纵妄为、袒护游击孙渊椿并遇事专擅各节，降旨将何琯交部议处，并令左宗棠调营察看。兹据景廉奏称该总兵久任西疆，于地方情形最为熟悉，当此军务孔亟未便遽易生手等语。何琯前已有旨调营察看，既经景廉奏称该员熟悉情形，采办粮石、制造军火尚属尽力，即著准其暂留本任，并著景廉责令该总兵将巴里坤防剿各事宜认真办理。如不得力，即行据实参奏，不得稍涉回护。署总兵赵德正并准其留营以资差委。景廉现由巴里坤前进，兵力单薄，著成禄饬令李天和先带所部两营出关，随同景廉西进以利攻剿，毋稍迟缓。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8 9—11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戊辰（1872.3.22）

谕军机大臣等：河州贼悍巢坚，地势险峻，叠经谕令左宗棠督率各军稳慎进取，日久未据该督奏报，廑系殊深。近闻官军进攻新路坡迤东贼卡未能得手，伤亡多人，统领大员有临阵捐躯者，有不知下落者；现在各军退屯高家集一带坚壁扼守，

帐房军装等件多有遗失，勇丁亦有逃亡，而自狄道至巩昌运道仍是梗阻。此等情形如果属实，则贼势复张，兵威顿挫，而粮饷又不能继，后患殊不可言。左宗棠规画河州图维已久，当此事机紧迫，应如何整顿战守、疏通粮道之处，想必悉心筹画，以作士气而固军心。一切办理情形，即著迅速奏闻。宁、灵一带需兵镇压，现分扎若干营。张曜一军向称得力，尚驻宁夏等处，若左宗棠前敌亟需添兵，就近调张曜之兵会剿，足壮军威。著左宗棠斟酌全局，妥为办理。前据该大臣奏刘锦棠请假六个月回籍，即令募勇来营等语。刻下该员假期已满，即著左宗棠檄催到甘，派赴前敌以资得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各路兵勇剿贼获胜一折。甘肃附省驻扎各营叠在古浪、平番、永昌、金县地界截剿窜匪获胜，粮运得以无虞。现当进剿河州吃紧之时，仍恐该逆伺隙纷乘，希图牵掣。近省东、西、北三路为运解粮饷军火往来要道，亟应加意严防，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各营严密侦探，认真扼守，遇有贼股出窜，即行分投雕剿，力遏狂氛，以靖地方而护运道，毋得稍有疏虞致滋延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齐家岭阵亡把总喻得敬祭葬、世职加等。

（卷328 13—15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庚午（1872.3.24）

又谕：杜嘎尔奏贼匪肆窜，派队迎剿等语。据奏贼匪于正月初间窜由苏哈图向东北奔逸，阿毕尔米特游牧济尔哈朗图山阳地方有贼股蜂拥窜扰，与张廷岳等前奏大略相同。该逆倾巢出扰，亟应乘其喘息未定迎头截击，痛加剿洗，免致日久蔓延。杜嘎尔现派贡果尔带队前往迎剿，并令福珠哩、永德等合力夹击，即著檄令该将领等星速驰剿；务将贼匪一鼓扑灭，毋稍玩延。该匪既有欲窜库伦之说，张廷岳等当懔遵前旨勤加侦

探，如有匪踪窜近，即行带兵截剿，毋任窜入。该城防守事宜，并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会商妥筹布置，不得以贼踪尚远稍涉大意。赛尔乌苏一带，杜嘎尔仍当派队扼扎以卫运道。杜嘎尔另折奏请由察哈尔营总那木济勒色楞管带队内挑补第五队缺额等语，即著额勒和布按照杜嘎尔所咨缺额数目挑补以资得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9 2—3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辛未（1872.3.25）

谕军机大臣等：曹克忠奏派兵扼防陕边情形一折。据称正月间甘省回逆分窜徽县、两当等处，陕防吃紧，当派马步各营驰赴凤县、宝鸡等处扼扎；现在贼氛渐远，已将者贵一军撤回乾州，仍留徐邦道马队移扎凤郡等语。刻下陕防既松，肃州军务紧要，河州贼势又肆狻猖，曹克忠所部各营自当速筹整理，拔队西进。该提督以粮运车骡异常竭蹶，惟恃李鸿章拨款解到方可办理，并据声称屡接李鸿章来函，深知西路粮运艰难，将于正饷外多措协饷，贴补运费等语，足见该督图维周至，力顾大局。即著李鸿章将该军所需饷项宽为筹画，迅速拨解，俾利军行，曹克忠亦当赶紧部署起程，毋稍延缓。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李鸿章，并传谕曹克忠知之。

（卷329 3—4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辛巳（1872.4.4）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破贼踞馆驿外垣、克复田心等处、歼除首逆暨迤西官军围攻永平等城获胜各折片。馆驿、田心等处久为贼踞，岑毓英督饬何秀林、张保和等分路进攻，力破馆驿西、北两门，田心等处贼巢同时攻破，擒斩贼目多名，逆首马侍得业经焚毙。该抚于饷需支绌之际督饬各营弁勇屡拔坚巢，剿办甚为得手。仍著刘岳昭、岑毓英激

励各军，乘此声威迅将馆驿全城克复。者乡、漳兮等处贼众被剿穷蹙，并著乘势一鼓荡平，肃清各处匪巢以靖边圉。此次出力各员，准由该督、抚于馆驿全城克复后择尤保奖，候旨施恩。迤西军务，并著分饬杨玉科、李维述等迅将永平、云南等县城克期攻拔，规取大理，尽殄逆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馆驿等处阵亡都司朱占鳌等二十六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29 13—14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癸未（1872.4.6）

谕军机大臣等：谭锺麟奏筹办陕省边防并探闻甘省军情各折片。据称甘肃两当、徽县均有零股回逆窜扰，调李辉武所部由略阳、凤县出境扼扎，遣撤王名滔略武四营，由李辉武另募六营分别布置，并留谭仁芳所部四营驻守陇、宝。均著照所拟办理。该护抚仍当饬令李辉武等勤加侦探，严密堵剿，毋任贼踪扰及陕境。邵亨豫计可抵任，并著将陕省防剿事宜妥为筹备，以固疆圉。前闻甘省官军进攻新路坡贼卡伤亡多人，各军退屯高家集，并闻提督傅先宗中炮阵亡，似此情形贼势颇为猖獗，日久未据左宗棠奏报，殊深廑系。兹据谭锺麟奏探闻西宁、河州两处回酋先后赴安定大营投诚，愿缴枪炮马匹等语。回匪诡谲性成，每当攻剿吃紧时以投诚为缓兵之计，刻下该逆是否真心悔罪？左宗棠务当体察情形，妥慎筹办，不可稍涉大意致为所给。其各处要隘仍须分派各军加意堵遏，以防乘间纷窜。后路运道现在有无梗阻，并近日前敌军情若何，著即迅速奏闻。曹克忠所需募勇经费，前据李鸿章奏已饬后路粮台搭解赴陕。该提督即当懔遵前旨速筹整理，拔队西进，毋稍迁延。将此由

五百里谕知左宗棠、邵亨豫，并传谕谭锺麟、曹克忠知之。

（卷329 16—17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乙酉（1872.4.8）

谕军机大臣等：曾璧光、周达武奏剿办上游回匪、肃清安南、克复贞丰、进规兴郡，新城一折。贞丰州城既克，上游军事正顺，亟应乘胜进攻。曾璧光现派吴德溥等带队驰赴兴义，著即饬令督同该处文武相机剿办，力攻兴义府及新城等处，迅图克复。惟该处回夷各匪皆百战死党，且地接滇疆，尤恐此击彼窜，蔓延为害。著刘岳昭、岑毓英挑派得力大员管带兵练，迅即驰赴该处会同曾璧光、周达武所派各军合力剿办，迅扫逆氛。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岳昭、岑毓英、曾璧光，并传谕周达武知之。

（卷330 1—2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丙戌（1872.4.9）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叠攻泰子寺情形、请将弃营各员分别惩办并西宁土客各回求抚、现筹办理各折片。甘南官军进攻泰子寺贼巢两次失挫，伤亡将士多至二百余人，览奏曷胜愤懑。傅先宗所部营哨官副将田大胜、参将李天禧、都司徐正华、千总张承前、文志懿、熊得胜，当徐文秀力援苦战时弃营先遁，致徐文秀等势孤战殁，实属罪无可逭。著左宗棠将该员等即在军前正法，以昭炯戒。记名提督河州镇总兵王得胜、补用总兵朱运广、记名提督彭忠国不能严督所部实力堵御，实属庸懦无能，均著革职留营，以观后效。提督杨世俊因粮路隔绝移营退扎，情尚可原，惟于徐文秀力战时未能迅速援剿，亦有应得之罪。姑念其平时打仗勤奋，著革去勇号，褫去黄马褂，降为参将，留营带队以示薄惩。至办回之法原应剿抚兼施，惟须大加惩创后网开一面，使知畏威怀德，方为一劳

永逸之计。此次官军叠次失挫，贼势方张，忽复遣党投诚，难保不首鼠两端，阴怀诡计。现在虽已陆续呈缴马械，左宗棠仍当察看情形妥慎筹办，以免后患。所有新调各军，著饬与前敌诸营联络一气严为戒备，毋为奸回所乘。西宁土、客各回及陕回崔三等均各乞抚，是否出自真心？并著左宗棠、穆图善、豫师督饬道员冯邦栋前往察看，相机妥办，毋稍迁就。左宗棠另片奏徐占彪抵肃后剿贼情形，览奏已悉。该提督拟先扎营肃州城南之红水坝，遏贼南窜之冲，并调马步各队由凉州拔赴高台，进规肃城，著左宗棠檄令激励将士，迅拔坚城，毋任久踞。刻下肃州军务既有徐占彪一军足资剿办，成禄所部军粮可敷数月之食，该提督即当拔队起程，迅速出关，不得再涉迁延。其出关后需用粮食应如何源源接济俾无缺乏之虞，仍著咨商左宗棠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泰子寺阵亡提督傅先宗、徐文秀祭葬、世职加等，建专祠；总兵官郑守南等十一员祭葬、世职加等，附祀徐文秀专祠。

（卷330　3—5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丁亥（1872.4.10）

以甘肃攻克王疃贼巢出力，赏总兵官王进忠一品封典，知州汪鼎和二品封典，都司李福云、守备李得胜巴图鲁名号，知府陆襄钺、都司张建寅等花翎，骁骑校文瑞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30　7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己丑（1872.4.12）

谕军机大臣等：杜嘎尔奏筹拨各队分布防剿一折。贼匪三百余人现由阿毕尔米特旗渐趋东南，窜近桑锦达赖等处，乌喇特为贼窜熟径，防剿吃紧。杜嘎尔已檄成山、永德各带吉林、黑龙江马队前赴乌喇特交界洪科塔拉地方暨达尔漠贝勒旗和林果

尔一带分投堵截，即著饬令该两军星驰前进，扼要严防，遇贼即击。杜嘎尔仍当将存营马队赶紧挑补，整饬队伍前赴适中地方相机剿办，毋稍大意。该逆此击彼窜，飘忽靡常，并著定安、富勒珲督饬防军勤加侦探，联络防剿，以免疏虞。赛尔乌苏为粮运要路，杜嘎尔以贼势东犯拟于奎昌等前调察哈尔马队一千名内截留五百名仍防哈尔尼敦，腾出福珠哩一军守赛尔乌苏以卫粮道，自系先其所急。即著饬令该副都统带队前往防守，毋稍松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0 7—8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甲午（1872.4.17）

谕内阁：左宗棠奏请将护理道员革职拿问一折。撤任护理安肃道花翎四品顶带窦型，前在肃州时诸事惟回逆马四之言是听，且目汉团为土匪，迫令散团从教，复借官银赏贼，实属悖谬已极。窦型著即行革职拿问，交左宗棠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寻奏：窦型于上年冬月经陕回挟出，行抵高台即患痰迷病故，前请革拿之案应即奏结。报闻。

（卷330 11—12页）

又谕：前因张廷岳等奏参达尔济纵贼远颺及伯克瓦齐尔等附和招降等情，先后降旨将达尔济革职拿问，交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杜嘎尔讯拟具奏，并将伯克瓦齐尔等分别撤任质讯。兹据奎昌等讯明达尔济被参各情，请旨办理等语。此案已革总管达尔济于上年九月间追贼至毕留图招地方，贼已被困庙内，并不就地扑灭，轻听贼匪投诚之言，致令乘夜逃窜，实属咎有应得。惟念该员旋在喀雅喀喇乌苏地方剿贼获胜，其从前带队亦尚得力，达尔济著免其治罪，仍带革职处分留于军营，责令管带察哈尔马队剿贼，以观后效。公齐默特多尔济、扎奇鲁克齐伯克瓦齐尔同在毕留图庙东南地方列队，贼匪潜由该处窜

走，又复捏词禀报，希图卸过，情殊可恶。姑念该员等前往库伦防剿尚属出力，齐默特多尔济、伯克瓦齐尔均著革职留营效力，以示薄惩。张廷岳等轻信属员一面之词，并不详细查明，率行参奏，实属不合。张廷岳、阿尔达什达均著交部议处。其擒获贼党，著奎昌等分别办理。寻兵部会同理藩院议：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均照误揭属员例降一级调用。得旨：准其抵销。

豁免甘肃河、狄道、渭源、金、靖远、陕西、安定、会宁、岷、平凉、隆德、固原、华亭、盐茶、安化、宁、正宁、合水、环、宁夏、宁朔、灵、镇原、灵台二十四厅、州、县暨红水县丞、沙泥州判所属被扰地方同治元年至八年应征额赋。

（卷330 12—13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乙未（1872.4.18）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派兵赴肃、请催各省协饷并关内外防剿窜匪及粮运艰窘情形各折片。肃州军务前已有旨责成徐占彪剿办。该提督马步各队既经陆续到齐，自不难次第布置，力筹扫荡。成禄此时正可部署起程，迅速出关，不得再以肃贼牵制为词意存延宕。该提督前请调拨吉林、黑龙江马队各五百名，业据该将军等奏报起程。桂锡桢所带马队系随同徐占彪在肃州剿贼，不宜率行抽调，致兵力转形单薄，著毋庸议令出关。现在景廉业已派营进扎古城，其所部靖边各营亦已催调西进，成禄即当就现有兵力克期进发以资联络，不必俟吉林、黑龙江马队到肃始行出关，致滋延误。成禄需用军粮自应预为筹备，俾免中途缺乏。据奏道员萧宗干指定高台、金塔两处买粮数千石，虚张其数，粮尚无著，且以道远为词禀辞总办后路粮台，实属意存推诿。著左宗棠饬令萧宗干将成禄需用粮石及转运车马等项妥为筹办，不得稍存膜视。景廉前调之李天和二

营，著成禄仍遵前旨先行饬令前进，以资策应。曹克忠一军前已有旨催令速筹整理，拔队西进矣。成禄所请饬催各省协饷及将欠解饷银数目开单咨照西征粮台，附便催提运解等语，著户部查照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0 14—15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己亥（1872.4.22）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派军出境会剿兴义贼匪一折。贵州兴义府城踞匪及新城贼巢久为滇黔两省边患，前据曾璧光等奏贞丰克复，派兵进规兴郡新城。兹据刘岳昭奏现派副将吴奇忠等管带忠义等营由兴义县进征，知府李维暹等管带锐字左右营由普安厅进征，并派道员沈寿榕驰往兴义督率会剿。即著刘岳昭、岑毓英饬令沈寿榕于行抵兴义后，即著会合黔省官军将进剿机宜妥商办理。曾璧光、周达武当檄令吴德溥等迅速督队合力剿击，将兴义府及新城等处克期攻拔，毋稍延缓。此次云南派出各军所需粮饷军火，并著曾璧光、周达武妥筹兼顾，毋令缺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刘岳昭、岑毓英、曾璧光，并传谕周达武知之。

（卷330 16—17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辛丑（1872.4.24）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奏口外窜匪不靖、敬陈管见一折。边外地方辽阔，贼匪不时出窜，避兵而行，屡次饱掠远飏，均未能跟追兜剿。蠢兹小丑竟至来去自如，若不先事图维制其死命，势必乘虚再犯，迄无了期。张廷岳等请于土尔扈特贝勒游牧等处驻扎马步精兵二三千名扼要设防，遏其窜路，乌、科、库伦等处可保无虞，于地势贼情是否可操胜算？杜嘎尔带兵出口剿贼，自必熟悉情形，即著酌度机宜，会商张廷岳等妥筹办法，迅速奏闻。张廷岳等折著摘钞给杜嘎尔阅

看。至贼匪老巢多在肃州、甘州一带，根株不净，则滋蔓难图。著左宗棠严檄徐占彪迅将肃州贼匪尽数荡平，并另派得力将领酌带劲旅前赴甘州殄灭贼股。总须犁其巢穴，就地歼除，断不可任其败窜出边致滋纷扰。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寻杜嘎尔奏：遵查边外穷荒沙漠，客兵未便常屯。土尔扈特等处能否久驻多兵，未敢遥揣。现已督军进剿，俟随时体察情形，会商办理。得旨：著即督军进队，会商张廷岳等确探贼踪，择要扼剿，毋任匪徒四出滋扰。

（卷330 19—20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甲辰（1872.4.27）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肃州回逆出关肆扰暨李生元所部未能拔队赴济木萨各折片。肃州大股贼匪复行出关，攻陷双塔堡汛城，头起贼队已有窜赴敦煌之信，该处本有威仪马步队及新中营勇丁驻扎防堵，即著文麟饬令各营会同户勇及在城官兵协力堵御，毋任贼匪深入。成禄当督率所部克期出关，迅将此股窜匪尽数歼除，鼓行而西，不得再涉迟延，致滋贻误。景廉后路转运事宜，据文麟奏称哈密车驼短缺，又乏余粮，转运难于筹办，请令镇迪道出关专办后路转运各事宜等语。镇迪道员缺已有旨简放恩纶，照景廉所请令由北路赴任。所有景廉后路粮运，著左宗棠另派道府大员兼程出关，妥为料理，以济军食。该大臣派员出关势难迅速，仍著文麟随时设法兼顾，毋稍膜视。哈密东路时有贼氛，李生元所部驻扎二堡，未能调赴济木萨一带。现在张玉春等已率所部驰抵景廉军营，该都统当酌度情形，或能另拔一军协防济木萨，俾李生元所部仍驻二堡以免空虚。著随时会商文麟，妥为筹画。贼有扑犯哈密之说，著文麟勤加侦探，实力防范，不可稍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

知之。

（卷330 22—23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庚庚（1872.5.3）

谕军机大臣等：常顺、保英奏回匪分股出窜、请调拨马队防剿一折。据称探报回匪二万余众分为两股，一股由索伦锡伯格图路扑犯乌、科，一股由巴勒巴尔海、春住拜新、图赛哈诸路窜扰库伦等语。贼匪大股出窜，深虑乘机扑扰，逞其诡谋。乌、科两城防守事宜关系紧要，即著奎昌、志刚、多布沁扎木楚、常顺、保英妥筹布置，勤加侦探，加意防剿，不得稍涉疏虞。其库伦防务，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先事筹备，以固边圉。前据杜嘎尔奏滋扰阿毕尔米特旗游牧之贼窜近桑锦达赖等处，该副都统拟赴适中地方相机督剿。此股贼匪现窜何处？该逆股数不一，奔突靡常，杜嘎尔务当斟酌机宜，严饬将弁侦贼所向实力截剿，并将窜库、窜乌之路派兵严密堵御，毋任匪踪扰及。常顺等以大同官兵孱弱，请将苏彰阿所带两起马队调赴科城，惟乌城兵亦无多，此项马队是否可以调拨？著奎昌、常顺等会商妥办。大同兵远道抵防甚属不易，若遽行裁撤，未免可惜，著常顺等申明纪律，认真训练，俾成劲旅，以资捍御。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0 25—26页）

同治十一年三月癸丑（1872.5.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西路官兵迎剿窜匪情形一折。大靖、古浪、永昌一带时有贼匪窜扰，虽经官军迎剿获胜，仍恐游氛不时出没，致扰春耕。仍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各路官军严密防范，随时搜捕，毋任纷窜。前敌各营失利后，左宗棠尚未续有奏报。现在情形若何？败挫各营如何整顿？近日有无战事？殊深廑系。西宁土、客各回及陕回崔三等前于官

军叠挫、贼势方张之时遣党投诚，殊恐另有狡谋。左宗棠务当熟审贼情，妥慎筹办，不可一时轻信致为所给。目下如何办理暨官军、贼氛近日情形若何，并著左宗棠随时详细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0 30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乙卯（1872.5.8）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甘肃军务紧要，请将新授山西按察使蒋凝学仍留兰州道署任，暂缓交卸，业经有旨允准。兹据鲍源深奏山西河防关系甚重，藩司李庆翱事务繁多，现当春夏之交，防军虽可兼领，惟一交秋令即须筹备冬防，未能分身亲赴河干，请饬蒋凝学赴任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即著左宗棠将蒋凝学经手各事宜另行遴员接办，饬令该臬司务于秋初驰赴晋省接统防军，以专责成。将此谕令知之。

（卷331 7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丙辰（1872.5.9）

谕军机大臣等：邵亨豫奏陕边近日防剿情形并探闻甘省军情一折。安边、定边地方均有贼骑数百扰及，虽经官军击败遁窜，惟我军亦有伤亡，且逆踪飘忽靡常，北山与甘省毗连处所逼近边墙，草地游匪时虞窜越，即著邵亨豫督饬延榆绥镇、道将北山一带防务实力筹办，并著严饬谭仁芳管带所部克日拔赴延安一带相机防剿，毋稍松懈。勇队之不得力而扰民者，迅即妥为裁撤，腾出经费调募得力勇营以资镇抚。延榆各属本系地瘠民贫，即应檄饬该管道、府督率牧令招抚流亡，广为开垦，州县优劣，即于是分，毋得有名无实。至回逆投诚一节，叠谕左宗棠察度妥办。兹据邵亨豫奏探闻河州、西宁回目先后乞抚，呈缴马械甚多，回酋马占鳌等四人各质其子，陕回崔三、禹得彦等自肃州败窜亦赴西宁投诚；惟狗齿牙一股不肯归降，现败

窜庆、泾交界之驿马关等语。回族众多，原无尽剿之理。惟性情反覆无常，时虞挟诈，不可不防。仍著左宗棠、豫师体察情形妥慎办理。近日抚局有无端绪？如何办法？并著随时详细奏闻。前敌、后路仍应加意严防，慎毋为贼所乘。其狗齿牙一股，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雷正绾等督军痛剿，迅歼丑类。庆、泾接壤陕省，邵亨豫尤当严饬在防各军实力堵御，毋任窜越。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1 8—9页）

又谕：杜嘎尔奏窜匪回遁、探踪进剿一折。据称本年正月间，阿毕尔米特旗属博罗诺木汗地方突由西北窜来贼匪二三百人，于二月间向西窜走；巴勒达勒多尔济旗亦有西来贼匪数十名，于二月间回向西遁，由察里勒图察汗德勒地方窜入胡济尔图和硕等处，现已回遁等语。据奏各情，似此股贼匪由乌里雅苏台附近窜出，现又向西回窜。匪踪飘忽靡定，究竟来自何方？窜往何处？杜嘎尔已拔队由中路进兵，务当确探贼踪，截击痛剿，毋任日久蔓延。贼情诡谲，并须防其多分股数四面牵掣，致官军应接不遑，乘间窜扰完善地方。匪踪前趋东南，近又西遁，乌城防务甚关紧要，库伦虽稍远贼氛，仍虞再犯，著奎昌、志刚、多布沁扎木楚、张廷岳、阿尔塔什达随时侦探，互相知照，一遇贼匪窜近立即痛加剿洗，毋稍疏懈。杜嘎尔营中驼只疲乏，远道运粮未能得力，该副都统已商令四子部落等旗派员帮同委员就地雇觅民驼以资应用。著定安传知各该旗妥为照料，不得稍涉膜视。贼势既分，并著督饬防军相机堵遏，毋任窜近乌喇特等旗境。张廷岳等前奏逃回蒙古男妇报称，有正月间贼匪带二万余众分犯乌库之说，嗣后探得西路窜匪有二千余人之多，此次杜嘎尔所奏回窜之贼仅二三百名及数十名，是否分股逃窜他处？是否另有匪徒窜匿？著张廷岳、杜

哽尔等查明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1 9—10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戊午（1872.5.11）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二起官兵拔队西进、肃逆窜陷瓜州、援军失利、西路各营情形、请添设台站各折片。景廉所部靖边前营现已拔赴古城，所有驻扎哈密各营，仍著督催前进以资厚集。该都统以兵力尚单请调科布多驻扎官兵，惟近据常顺等奏探闻回匪有分窜乌科之信，方以大同官兵孱弱难恃尚须整顿，且该城止此兵力，亦未便遽行抽调，所请著毋庸议。金顺尚在包头一带，未据奏报起程。其吉尔洪额所带马队早经拔队，现已行抵何处？仍著奎昌、志刚、多布沁扎木楚、常顺、保英查明，饬催速赴奇、古一带听候调遣。孔才所统各营本系乌合之众，人心不无参差，惟刻下西路军务与其远调官兵难期应手，不若就地取材较为便捷，景廉务当晓以大义妥为驾驭，俾其踊跃用命以壮声威。回匪与安集延既构衅未已，亟应整顿队伍设法进取。荣全前议挑选索伦等项人众，会合乡团规取玛纳斯等处，不为无见。仍著荣全察看情形妥筹办理。伊犁近日情形若何？俄人曾否会议？并著随时具奏。肃州回匪窜陷瓜州，署安西协副将柳致胜援剿失利为贼所掠，用银赎回，殊堪痛恨，著交部严加议处。署安西州知州王秉镛以催粮为名日久未回州城，显系规避取巧，著交部议处。近时关外贼势若何？安西等处城防紧要，文麟当随时兼顾，派兵援剿，毋稍疏虞。此时肃州一带既有徐占彪专司剿办，成禄即应迅速出关将安、敦、玉等处窜匪悉数扫荡，鼓行而西，与景廉会合进兵，不得再行延宕致误戎机。景廉拟添设台站五处，著照所请办理。需用马匹暨应支盐菜口粮等项，即著景廉开明数目，知照奎昌等如数拨给。文硕前奏沙山子等处屯田事宜，著常顺、保英酌度

情形派员董率经理，以资军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1 11—12页）

又谕：景廉奏关外军务孔亟，前任甘肃平庆泾道黎献曾署镇迪道篆务，熟悉情形，该员丁忧回籍，现在计已服阕，请饬赴营差遣等语。著吏部、湖南巡抚查明该员是否赴部候选，抑或在籍，即行饬令前赴景廉军营差遣委用，并传知该员在楚省酌带旧部得力将弁数十员，采买开花子母洋炮及火攻利器，兼程赴营。其应需价值，湖北本有应拨景廉军营每月饷银数千两尚未起解，并著李瀚章、郭柏荫即由此款内提拨应用。余银并交该员运解回营，毋稍延误。将此谕知吏部、李瀚章、郭柏荫，并传谕王文韶知之。

予甘肃瓜州阵亡守备雷发声、千总沈明礼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331 12—13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庚申（1872.5.13）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河州抚局渐可就绪，并现在办理大概情形等语。河州回目马占鳌等已呈缴马匹器械，自限半月悉数完缴，再请委员察验；米拉沟回众亦思就抚，昨据豫师奏报已谕令该大臣等妥慎筹办。甘省回族众多，性情狡谲，现虽乞抚，是否真心悔罪，尚不可知。且议抚后必须措置咸宜，使彼族输诚悦服，方免滋生事端。该大臣总当筹画万全，慎益加慎，断不可掉以轻心，迁就了事，致异日重烦兵力。该回等每以乞抚缓师，悉力东作，俟春耕事毕，仍图抗拒官军，此等诡计尤应严防。是在该大臣酌度机宜妥为筹办，免致为其所绐。西宁抚局应饬冯邦棻详慎办理。肃回虽有投诚之说，并未大受惩创，仍应严饬徐占彪实力剿洗。均毋堕逆回狡计。其狗齿牙一股及零星回骑，左宗棠当督饬各营迅图扑灭，扫荡逆氛，以

靖疆圉。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记名总兵官沈玉遂为甘肃河州镇总兵官。

（卷331 16—17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辛酉（1872.5.14）

定新设甘肃化平川厅通判为繁疲难三字要缺，化平营都司为题缺，并添设训导、照磨、外委各一员。从总督左宗棠请也。

（卷331 17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癸亥（1872.5.16）

甘肃提督马德昭开缺葬亲，以陕西汉中镇总兵官李辉武为甘肃提督，前任甘肃西宁镇总兵官田宗扬为陕西汉中镇总兵官。

（卷331 18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癸酉（1872.5.26）

又谕：奎昌等奏筹办城工拟请援案设法办理、并整复台务、酌添驼马暨请饬绥远城、察哈尔所属安设台兵接送军粮各折片。乌城前经贼扰，城垣毁坏无存，亟宜赶紧兴修以资保守。奎昌等拟援照道光年间成案，由喀尔喀牧放孳生驼内提出骟骒驼分交乌属支食盐粮蒙古官兵折价，即由应领盐菜项下扣饷备工，并由志刚倡捐面斤以助工用，将前建木城改用石垣，即著照所拟办理。现在孳生厂内除张廷岳提用驼只外，所存骟骒驼究有若干？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志刚酌量提取，扣饷应用，并著督饬在事人员核实兴办，以重要工。乌、科两属台站现在接送兵差，整理不容稍缓，奎昌等已将乌属西路七台、南路二十台及绰和尔首台遵照科城定章，每台添设官兵驼马，其余台站需用盐菜羊价茶银款项一并筹办。该署将军前请指拨银五万两，业经户部奏请在于山东、河南两省分拨应用，著户部再行咨催该两省迅速筹解。奎昌等即一面赶紧筹办，毋稍迟延，并著常顺、保英一并妥为办理以资转运。至赴乌台站接运

军粮等项多有损失，实属不成事体，著定安、额勒和布迅将所属台站按段安设官兵，妥为接送，毋得推诿，致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2 8—9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丙子（1872.5.29）

以乌喇特旗地方追剿窜匪出力，赏提督金运昌、王凤鸣头品顶带，副将罗永谦、参将牛允诚、邵维常、龚心明、侯德明、王允功巴图鲁名号，知府孙毓淦、守备李叶兰等花翎，盐大使边本育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

（卷332 13页）

同治十一年四月己卯（1872.6.1）

又谕：文麟奏回匪窜扰敦煌瓜州堡等处、扑入安西州境暨敦煌、安西官军击退贼匪情形各折片。肃州逆回屡次出关窜扰敦煌、安西等处，势甚蔓延；敦煌北湖等处踞匪叠经兵勇击退，现已远遁；其扑入安西之贼亦经官军击退。惟该逆来去无常，仍应随时严密防范。安西屡被贼匪阑入，实属防守不力。文麟现已调派营官周鼎、游击张炘各带兵勇前往助守，著即饬令会同在城官兵妥筹守御，毋稍疏失。署安西协副将柳致胜援剿失利，前经景廉奏参，业经交部严加议处，文麟所请从宽免议之处，著不准行。仍著文麟责令该员督率官军认真防剿，以赎前愆。敦煌、安西等处居民叠遭蹂躏，情殊可悯，文麟当督饬该地方官妥为抚恤，并董劝耕种，毋使失所。成禄屡奏部署出关，究于何日起程？著该提督懔遵叠次谕旨速筹进发，不得再以肃逆牵掣为词稍涉延宕。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2 18—19页）

又谕：富和奏请调官兵回塔驻扎一折。据称塔城虽有索伦一军，不足以资防守；棍噶扎勒参带领索伦、厄鲁特马步官兵数

百名并民勇喇嘛等现在乌城迤西驻扎，请将此项官兵全行调回塔城，并饬乌里雅苏台将军等发给两三个月盐粮，令该官兵自办裹粮，无庸由驿前往；所有各台应付驼只，令该将军等核计裹粮若干酌量妥办；其棍噶扎勒参及民勇喇嘛交该将军等安插等语。塔城为伊犁后路，须有兵队镇守以资策应。惟棍噶扎勒参所带官兵是否可以调往，并棍噶扎勒参与民勇喇嘛该将军应如何安插之处，必须预为筹画，即著奎昌、志刚、多布沁扎木楚按照富和所奏各节悉心酌度，奏明办理。荣全与俄官喀勒帕科斯克依约在色尔贺鄂普勒地方会议，该署将军于二月十九日行抵该处，额尔根巴图等先后前往随同议事。现在会议情形若何？著该署将军妥慎筹办，一面详细奏闻。富和应否前往？著与荣全随时咨商。其塔城一切事宜，该参赞当妥为经理，毋稍疏忽。吉林官兵经过乌、科台站藉端骚扰，该官兵行抵塔境，著富和懔遵昨日谕旨严行约束，毋任滋事，并饬各台应付周妥以利师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克复新兴州城并攻克大东沟等处贼巢出力，赏副将屈洪泰、刘万胜一品封典，总兵官林怀清、知府张来庆、副将黄紫耀、彭焕章、夏毓秀、参将穆文升、王铨义、涂开科、陆得成、刘光诰、游击马永顺、都司杨好谋、龙文藻巴图鲁名号，知府靳登瀛、游击王涛等花翎，同知邓芳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守备郑其麟等三十一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32 19—21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乙酉（1872.6.7）

谕军机大臣等：奎昌等奏请免分兵队以固防守一折。前因贼匪由阿毕尔米特旗渐向东南窜扰，杜嘎尔派队分剿，请将乌城所调之察哈尔马队一千名分拨五百移扎察汉淖尔地方，截留

五百仍驻哈尔尼敦以防乌、库门户。兹据奎昌等奏称乌城防兵除察哈尔马队外，仅有棍噶扎勒参营九百余名、苏彰阿营三百余名，棍噶扎勒参所存索伦、伊犁、十苏木等处之兵已据富和咨调赴塔，景廉又因兵力单薄亦拟拨用该营之兵，若再将察哈尔之兵分队驻扎，不足以壮声威等语。乌城地方紧要，棍噶扎勒参营既须西进，察哈尔马队自宜合队择要防守，方免兵分力单。惟库伦门户亦当兼顾，该处防兵约有三千余名，或可自为设守，毋须将察哈尔马队分拨。著杜嘎尔、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悉心筹度，会商奎昌等办理。总当相度机宜，统筹全局，不得顾此失彼，致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3 5—6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丙戌（1872.6.8）

谕军机大臣等：邵亨豫奏筹办陕境防剿赈垦事宜并探闻甘省抚局就绪一折。陕西北山一带现有谭仁芳等军扼扎，陕南李辉武一军复将阶州窜出回匪击退，陕边南北已无贼踪。即著邵亨豫饬令谭仁芳、李辉武各将所部兵勇认真训练，择要扼防，一面勤加侦探，遇有贼匪窜入即行剿击。甘肃西宁、河州等处回匪乞抚，会宁、静宁、隆德各州县安插陕回近日情形如何？并著随时探明，详细奏闻。陕北赈恤流亡、开垦地亩各事宜，仍著通饬各该地方官认真经理，不得有名无实。该抚务当随时稽查，严防弊窦，以期振作。将此谕令知之。

（卷333 7页）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军务未平，请将本年军政展缓举行。从之。

（卷333 8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己丑（1872.6.11）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探闻西路军情、派兵西进暨安、敦

地方被贼窜扰情形各折片。乌鲁木齐回逆现与安集延彼此攻击，景廉当乘此机会随时确切侦探，设法进取，趁俄人未经东犯将丑类悉数扫除，收复疆宇。该逆曾差人赴赵兴体营投诚，未允所请。嗣后如回逆、安集延等复有投诚之说，景廉仍当妥慎筹办，断不可为其所给。孔才办事未能妥协，景廉已派提督张玉春驰赴古城会同孔才办理防剿并屯垦事宜，著即饬令该提督悉心部署以资战守。徐学功回营后尤应妥为驾驭，令其带队进剿，并将赵兴体营勇随时加意拊循，俾为我用。靖边中营已赴古城，后营及亲兵营亦陆续调令赴坤，惟驻扎安西之靖边左营一时尚难开队，著景廉催令杨定邦将该营赶紧募补足额，克期启行，毋任延宕。景廉军营饷需支绌，各省专、协各饷，著户部催令各该督抚迅即如数运解以济要需，并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志刚、额勒和布各将所属台站竭力整顿，酌添驼马接运景廉军营饷银，毋稍迟滞。安、敦被贼窜扰，与文麟前奏略同。该逆虽已东窜，难保不去而复来。仍著文麟懔遵前旨认真防剿，抚恤居民。靖边左营现须西进，文麟当饬令安西州预备车辆行粮俾利遄行，毋稍膜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3 9—10页）

予甘肃安西阵亡游击杨文岚祭葬、世职如副将例。

（卷333 11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庚寅（1872.6.12）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请饬筹办车马及后路转运各事宜并请饬采买粮石各折片。据称上年劝捐之粮大半未交，旋改为发价采买，因将已捐未收之粮出示停止；萧宗干指给之金塔、高台两处粮共五千石，惟高台已交一千余石，金塔尚不及十分之一；粮食仍形缺乏，需用车马亦未解到等语。成禄现须拔队西进，需用粮石自应宽为筹备，且现在关外安、敦、玉等处叠遭

蹂躏，户鲜盖藏，更难就地采办，其不得不藉内地之转运，亦系实在情形。著左宗棠饬令署甘凉道萧宗干、署安肃道何元普转饬各厅、州、县代为采买粮数千石，按地分派，仍由成禄发给价值，并将前准截留之十年分张掖运省仓粮三千五百石筹款补交，一并运往成禄行营应用。至需用车马及后路转运事宜，左宗棠务当严饬该地方官赶紧筹备，妥为应付，不得稍存膜视，致误军行。成禄现赴金塔，著即迅速部署一切，克日出关，亦不得藉口于军粮不继任意迁延。肃州踞匪必须早图廓清，方免梗阻。著左宗棠檄令徐占彪严密布置，相机攻剿，毋存轻敌之见致为所乘。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3 11—12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癸巳（1872.6.1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逼攻肃州大获胜仗，左宗棠奏截剿北路窜匪歼灭殆尽暨阶州白马关被匪阑入、旋经击退各折片。肃州踞逆经徐占彪督队痛剿，连战皆捷，杀毙悍贼死党甚多，城贼恟惧。左宗棠等即饬令该提督乘此声威迅拔坚城，尽歼丑类。惟该逆负固有年，仍当稳慎进攻，不可稍涉大意。甘肃北路零匪经官军节次截剿，歼灭殆尽，惟狗齿牙及马二利木尚在脱逃。该逆皆百战之余，熟谙地势，亡命铤走自在意中。左宗棠等仍当檄饬各防营分道搜捕，务将狗齿牙等逆悉数弋获，净绝根株。甘南阶成一带窜匪阑入白马关，经官军截剿窜逸，余党无多，该督等仍严饬各将领联络一气探踪搜剿，以靖地方。署白马关州判罗映霄疏防汛地，被匪阑入，惟因捕贼远出，闻信即将该关收复，著加恩免其置议。将此由六百里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成禄糜饷迁延，举动乖张，请简派大员接统该军等语。据称该提督奉旨西进，七载以来战绩无闻，肃州

虽报收复，旋被贼踞；肃回、陕回分窜乌里雅苏台及甘凉各处，成禄均不能制；于实心就抚之陕回冯均幅，不肯资以兵力，致该回为马四所害；又，将护送窦型之陕回二十余名杀尽，陕回马长顺遂疑惧不回西宁就抚；徐占彪一军赴肃，成禄遇事不与相商，阻挠牵制；道员萧宗干于高台等处代成禄定买粮石，成禄不如数发银；该军十二营现存实数仅五六营，久驻高台，拉运妇女小孩蓄养戏班，并遣人赴都接取伊妾赴高台等情。朝廷以西事孔亟，叠饬该提督星速出关剿贼，若如所参各节，殊属措置乖谬，亟应确切查办。著穆图善按照左宗棠参奏各款严密访察，迅速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卷333 12—14页）

又谕：金顺奏赴任未能迅速、拟请效力前驱一折。金顺简任乌里雅苏台将军，自应遵旨迅赴本任以重职守。惟据奏称选带所部得力队伍尚不下六七千人，需用驼只甚多，无从筹备，遣撤兵勇、清厘积欠需费又巨，是以积迟至今未克成行；并以乌城窜匪多系河、狄、西宁等处回逆，由肃州、甘、凉沿边北犯，拟请暂统全军进扎甘、凉、镇番一带邀截贼匪来路，藉保乌城等语。该将军驻军包头徘徊观望，于大局毫无裨益，姑允所请迅带所部驰赴甘肃，于甘、凉、镇番一带扼要驻扎，遇有贼匪奔突即行截击，毋任纷窜出边，以遏窜乌之路。金顺接奉此旨即当赶紧部署，将应撤勇丁设法遣撤，拔队日期先行奏报，毋再藉口于饷需不继任意迟延。到甘后并当激励诸军力图报称，将甘、凉、镇番一带窜匪扫荡廓清，毋留余孽。倘再藉词延宕，不能力图振作，致匪徒铤走出边，使乌城等处又遭寇警，定将该将军重处不贷。金顺拔队启行应需军装转运费用，著鲍源深、邵亨豫各于该省应解军饷内先行筹拨银十万两，克期如数

解交金顺军营以资应用。其各省应解金顺军饷，仍著户部分催迅解，源源接济，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剿贼不力，摘甘肃军营提督左日升、总兵官熊道滨、副将王云孚顶翎。

以甘肃白马关被匪窜陷，革把总周德职，不准留营；予殉难副将孙万荣、知县李舒萼、县丞郭怡祭葬、世职。

予甘肃肃州阵亡都司贺洪山等十一员祭葬、世职加等。

予甘肃定边等处阵亡游击秦正明等十三员祭葬、世职。

（卷333 14—16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乙未（1872.6.17）

以四川官军防剿陕西回匪并剿办贵州上游股匪出力，予提督李辉武优叙，赏总兵官赖锡光、副将郑学德巴图鲁名号，同知李辉联、参将贺曙堂等花翎，守备谈嘉祥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33 21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丙申（1872.6.18）

谕军机大臣等：豫师奏现筹办理陕回就抚情形等语。道员冯邦棻由平番进抵碾伯，陆续将陕回宋全德等呈缴马匹、枪械、户口册籍分别点验，其军功马振凤等带到回伙于海潮、马世魁、禹召林等，均经饬回原处听候查办。著豫师随时会商左宗棠，督饬冯邦棻妥实办理，不得稍涉迁就，致贻后患。回情狡诈，诚恐各营因办抚或形疏懈，转为该逆所乘，左宗棠当懔遵叠次谕旨，体察情形，将河州、西宁各回抚局妥慎筹办，并严饬前敌、后路各军加意防范，毋稍大意。近日办理情形并著随时详悉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西宁等处防剿回匪出力，赏总兵官李占超正一品封典，游击周兴禄巴图鲁名号，知府德荫、都司陈洪泰等花翎，

从九品刘永龄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伊犁殉难已革尚书陈孚恩眷属四名口分别旌恤加等。

（卷333 22—23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丁酉（1872.6.19）

又谕：张廷岳等奏遵查贼股分窜暨防务情形一折。贼情狡变无定，现虽避兵远飏，难保不去而复来，乘虚窜突。张廷岳、阿尔塔什达仍当督饬各军严密布置，随时确切侦探，不得以现无贼踪稍涉疏懈，致有贻误。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3 24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壬寅（1872.6.23）

又谕：文麟奏官兵截击西路贼匪情形一折。哈密防守二堡营官李生元等在三道林等处截剿西路马贼，歼擒乌鲁木齐送信奸细三名，惟马阿布都一名未经弋获。著文麟饬令该官兵认真搜捕，毋任漏网。二堡地方为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往来要隘，李生元等军在该处驻防尚称得力，即著督饬该营官等随时侦探，严密防范，遇有匪踪窥伺即行实力击剿，不得稍涉疏虞。哈密历年筹办防堵出力员弁，准其择尤请奖，毋许冒滥。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哈密办事大臣文麟奏：请调前任甘州提督成瑞、候选知府景春、前山东曹州镇总兵官双龄赴营差委。允之。

（卷334 3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乙巳（1872.6.27）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攻克永平、云南县城一折。永平、云南两县切近大理，该逆恃为掎角，久抗官军。此次杨玉科、李维述等督兵分投进剿，先后将两城攻克，歼除悍贼殆尽，并将曲洞、漾濞贼巢攻拔。当粮饷支绌之际，该督、抚能激励将士奋勉出力，殊堪嘉尚。岑毓英现拟将迤南军务赶

察肃清即赴迤西督剿，勇于任事，必能所向有功。惟杜逆久踞迤西，根深蒂固，现虽藩篱已破，恐负隅之志愈坚，该抚务当于勇往之中加以稳慎。总期谋定后动，竟此全功，用副委任。前据学政汪叙畴奏滇省赋敛过重，以致民不开垦，谷米腾贵，士子诵读无资；又，局绅把持，吏治不修，考试大典每多玩延等语。滇省久经兵燹，地面凋敝已极，该督抚当体恤民生，整饬吏治，将一切弊政随时除革，以期绥靖地方。汪叙畴所奏各情，著即查明覆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永平等处阵亡参将李栋材等二十二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34 5—6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丙午（1872.6.28）

以甘肃剿办河西等处窜匪出力，赏委参领尚玉、游击徐和、都司刘涛巴图鲁名号，副都统成山等花翎，县丞李如玉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甘肃宁夏阵亡委参领全禄等十六员祭葬、世职。

（卷334 7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己酉（1872.7.1）

谕内阁：左宗棠等奏出差大员中途梗阻、请旨遵办一折。前派委散秩大臣兆珏、翰林院侍讲学士铁祺前往库克诺尔赐祭，现据奏称该员等行抵兰州，探明前途梗阻，自应暂缓西进。兆珏、铁祺著即回京供职，续派之大理寺少卿长叙著一并折回。俟西宁军务大定，道路疏通，另行派员前往。嗣后遇有应派西路出差事件，著该衙门俟该处军务肃清再行奏请简派。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马步兵勇分路截剿窜匪获胜一折。河州回众及西宁土、客各回既已先后乞抚，何以凉州、镇番、武威各属尚有贼匪时出肆扰？可见回民种类不一，

约束难齐。左宗棠、穆图善务当督饬马步各军严扼要隘，遇贼即击，毋稍松懈。至该回狡谲性成，每当耕作之际辄乞抚以冀缓师，迨收获后旋又借端抗拒。从前覆辙，不可不防。左宗棠现办抚局总当斟酌机宜，为西陲筹数十百年之安，毋得稍涉迁就，致日后重烦兵力。现在办理情形如何？著该大臣随时具奏以慰廑系。穆图善另片奏马队官兵粮饷请分别报销等语。所有甘肃续调吉林、黑龙江马队月饷，即著照穆图善所请，划清年限分别报销。其八年冬间委员办粮未结商借银二千五百九十两零，即著袁保恒照数拨解归款。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并传谕袁保恒知之。

予甘肃凉州等处伤亡协领依常阿、阵亡守备欧发梅祭葬、世职加等。

（卷334 8—9页）

同治十一年五月庚戌（1872.7.2）

又谕：　荣全等奏面见俄官会议情形并俄兵直入塔境各折片。荣全行抵色尔贺鄂普勒地方与俄官布呼策勒傅斯奇会晤，该俄官语多闪烁，竟不议及交还伊犁之事，并以请示该国为词意在延宕，塔境之三工河湾、额尔米斯河、老河口等处又有俄兵驻扎，是其心怀叵测已可概见。本日已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设法与该国住京公使辩论。第俄人蓄谋占踞伊犁，徒以口舌相争恐亦无济于事，荣全现已旋回塔城，著与富和会商布置，妥为防范，毋令俄人再行侵占塔境。荣全此时自未便带兵径赴伊犁，惟伊城情形现在究竟如何？应派妥员前往随时侦探，妥筹进止。布呼策勒傅斯奇到伊后有无回信？仍著荣全酌度情形办理。该国兵队既有潜取玛纳斯之意，势将骎骎东犯，荣全前议挑选索伦等项人众会合乡团规取玛纳斯城，自当速筹调度，先发制人，以杜他人窥伺。倘能派队先复玛纳斯城，则乌鲁木

齐近在咫尺，可期与景廉之军联络声势。景廉所部各营已陆续拔赴古城，著即督率官军，整顿附近民团，相机进取，务将乌鲁木齐早日规复，方能居中控制，以扼西路之冲。乌城回逆与安集延彼此互攻，各不相下，其中有能去逆效顺率众来归者，不妨宽其既往，酌量收抚，俾为用（我）用，并著景廉察看情形，与荣全咨商妥办。荣全原折片著钞给景廉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4 11—12页）

同治十一年六月甲寅（1872.7.6）

又谕：景廉奏筹办兵饷各事宜并探闻乌鲁木齐军情、请饬黑龙江马队全数赴营、哈密采办军粮各折片。乌鲁木齐沦陷已久，现在逆回与安集延互相攻击，机有可乘，自应厚集兵力迅图克复。景廉所部官军仅十余营，不敷分布，刻下秦晋边防较松，著定安于绥远城防军内酌拨马步劲旅二千名，并派得力大员统带，前赴景廉军营以资攻剿。景廉现拟采买驼只及筹拨军装等项，需款甚急，著李鸿章、吴棠、钱鼎铭、丁宝桢、鲍源深、邵亨豫、李瀚章、郭柏荫于各该省欠解新疆军饷及景廉协饷内，无论如何为难各先行筹拨银六七万两，迅速解至察哈尔收存。景廉拟于此项银两内提银十万两，买驼五千只，以一半为口北、归绥两道运送米面之需，其余一半驼只即于新调兵勇出口时驮运军火口粮，乘便解至景廉军营，并再提银十万两作为官兵出口制办军装裘带之用，其余银两分起解交景廉应用。均著照所请办理。该都统所部需用粮石，请由口北、归绥两道每月各运解京斗粟米四百石，著李鸿章、定安督饬该道等照数筹办。至所请在察哈尔设立粮台，在蒙古地方采买驼只、转运军粮及征兵出口事宜，责成一手经理等语，著李鸿章、额勒和布会商办理。乌鲁木齐回逆约会乡团徐学功同攻安集延，是否

该逆有悔罪投诚之意？如果真心向化，献出城池，不妨赦其前罪，予以自新。著景廉相机妥办。所请将徐学功等分立营名，仍著饬令张玉春等妥为钤束，以资得力。科城截留黑龙江马队，前据奎昌等奏到，未经允准。此项马队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志刚、常顺、保英饬令吉尔洪额星速统带前进，毋稍迟延。景廉军营需粮甚多，不能尽由内地运解，若就哈密一带采买，自较便捷。著文麟遇有景廉委员赴哈采粮，或左宗棠派员出关，即行妥为照料，督饬设法赶办，不得稍存膜视，致误军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5 2—4页）

同治十一 年六月己未（1872.7.1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马步兵勇剿贼获胜，邵亨豫奏零匪窜越陕境、派军追剿等情各一折。兰州附近防军在黄羊川等处截击回匪均有擒斩，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该将弁等搜捕窜贼，悉数歼除，并随时确探严防，不得稍涉疏懈。甘肃省零股贼骑越入陕境，由中部宜君界内直窜白水，经谭仁芳等军进剿，由澄城县西遁。其窜扰红流河一带贼匪，经延榆绥镇道派队击散。著邵亨豫严饬谭仁芳等会同曹克忠驻扎王家角等营将窜陕匪股痛加剿洗，毋任日久蔓延，致地方又遭蹂躏，并著左宗棠饬令甘境防军实力堵截，以收夹击之效。河州回众投诚曾否将马匹器械依限缴齐？就抚回户已否编查？约有若干？著左宗棠将现办情形详细奏闻以慰廑系。其陕北赈垦事宜，邵亨豫当慎选贤能牧令尽心经理，务臻妥善，以期地方日有起色。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黄羊川阵亡都司黄林贵祭葬、世职加等。

（卷335 7—8页）

同治十一年六月庚申（1872.7.12）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督队分起西进并预筹沿途转运事宜一折。金顺接奉前旨后已令刘宏发统带头队于六月初六日起程，各队挨次继发，该将军亦即于十六日督率后队西行，即著赶紧前进，毋稍纡迟。俟行抵甘、凉、镇番等处，一面扼要驻扎，一面迅速奏闻。该将军因经过蒙古地方暨宁夏所属各处台站废弛，拟由营添设运局转解粮饷军火，续设马拨驰递折报公文，均著照所请办理。宁夏近日渐有存粮，应否设局采买接济军食？即著金顺道出宁夏时与张曜妥速筹商，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35 8—9页）

同治十一年六月辛巳（1372.8.2）

又谕：豫师奏西宁军饷紧要，各省月拨专饷截至本年四月底止共欠银四十七万两，本年仅据两淮报解银六千两；遵照部定章程，请将玩误宁军专饷之藩司议处，并请饬山东等省迅解欠饷等语。报解不及二成之河南布政使刘齐衔，著先行交部议处以示薄惩，并著两江总督、江苏、山东、河南各巡抚严饬藩、运各司，限一月内将积欠西宁专饷先行提拨一半，迅速解交西征粮台转解。嗣后仍当源源接济，不得再有蒂欠，以重军食。

又谕：丰绅等奏生息款项无从追缴、恳恩豁免一折。宁夏满营通益库发商生息银五万五千两，前因借发兵饷及采买军粮，除提用外实存无著本银三万七千八百三十余两，既据该署将军等奏称当商产绝人亡，无从追缴，其提、借各项亦因饷项支绌势难扣款归还，自属实在情形。所有此项通益库发商生息银五万五千两，著加恩准予豁免，以示体恤。

（卷335 19—20页）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搜剿巴家台贼巢、生擒匪首一折。匪首苏家酉儿纠聚逃匪窝伏平番红城后山之巴家台恃

险负隅，经豫师函商左宗棠、穆图善密派兵勇前往剿捕，参将周兴禄率众攻破贼巢，守备刘定国将苏家酉儿擒获，余贼亦皆歼毙。即著该大臣等督饬各军将在逃匪党悉数搜捕。此外有无贼巢？仍饬随时探剿，尽绝根株。河州等处军情及现办抚事有无头绪？并著左宗棠恪遵前旨，将详细情形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巴家台攻破贼巢，予参将周兴禄、守备刘定国升叙。

以庶伦截剿窜匪出力，赏佐领密吉特多尔济等花翎。

（卷335 20—21页）

同治十一年七月癸未（1872.8.4）

又谕：刘岳昭等奏官军攻克兴义府城一折。贵州兴义府城久被回匪盘踞，为滇黔两省边患，经该督抚等派军会剿，叠有新擒。本年四月间，总兵吴奇忠等攻入外城，夺据碉楼，道员沈寿榕、吴德溥复会督各军昼夜环攻，该逆抵死抗拒。二十五日，滇军设伏城南，黔军全队由北奋击，贼见北门攻急奔赴抵御，滇军即乘虚由南门越濠架梯而入，歼毙悍贼二千四百余名，生擒九百余名，当将兴义府城克复，剿办尚为得手。即著督饬官军将新城贼巢克期攻拔，以靖黔疆。

（卷336 2—3页）

以克复贵州兴义府城，赏提督何世华、总兵官李汉元、颜佑胜一品封典，颜佑胜并赏巴图鲁名号，道员沈寿榕、吴德溥黄马褂，总兵官文德盛、副将李嘉谷、杜得云、参将金仕耀、游击余继祖、林志良、知府陈席珍、同知陈廷梁、知县曾善权巴图鲁名号，知府刘官礼、都司罗登瀛等花翎，通判王图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游击杨佑禄、都司彭称选、把

总张振麟祭葬、世职加等。

（卷336 5页）

同治十一年七月己丑（1872.8.10）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收复河州城池、办理善后事宜、肃州官军获胜并甘凉防军截剿援贼情形，邵亨豫奏叠剿窜陕零匪肃清各折。河州土回马占鳌、马尕大等沥诚求抚，左宗棠等宣布朝廷威德，责令尽缴马械，准其投诚，一面编审户口，将迁徙客回、安辑土回各事次第筹办，又于安定、会宁、平凉、隆德、静宁各属度地广狭分起安插陕回及汉民之无归者，并皆给以赈粮，所筹均合机宜。河州文武员弁现已分驻任所，即著左宗棠督饬沈玉遂等加意拊循，俾悔过自新之人咸知感愧，庶可日久相安，不至再生反侧。其泰子寺等处要隘，并著饬令张仲春等军照常联络布置，毋稍疏懈。撒拉回目畏威求抚，并著该大臣相度机宜，一并妥为筹办。西宁回目马泳幅乞降，而陕回禹得彦、白彦虎等自知稔恶，疑畏殊深，且有"官军速进，即当窜蜀、窜滇以延残喘"之议，不可不严为之防。左宗棠现饬冯邦棟一面谕令悉缴马械，一面密饬降回截其去路，并分派各军会师碾伯，进规大小南川老巢，所筹深协兵机。即著督饬官兵密速剿捕，毋令他窜。肃州城坚濠深，徐占彪一军虽屡攻获胜，仍当饬令稳慎进取，不得稍涉疏虞。窜陕零匪经陕防各军截剿，追至靖边、保安所属，该逆窜向草地而去。邵亨豫当督饬谭仁芳等扼要驻扎，严密布置，以靖疆圉。北山一路开垦渐多，民食稍资接济，并著该署抚督率牧令勤求民瘼，加意抚绥，以副轸念灾黎至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6 7—8页）

又谕：景廉奏探闻西路军情、派兵助守古城，定安奏遵拨队伍驰赴景廉军营，文麟奏因病请假、暂留锡纶帮办营务各一

折。乌鲁木齐回逆复与安集延勾结，图袭徐学功等营垒，该营官等先期拔队出险，未为所乘。该逆等诡谲异常，旋离旋合，现既联成一气，狼狈为奸，并欲乘隙东犯奇、古，该处防兵单薄，亟应预为布置以备不虞。景廉已檄派巴城绿营官兵暨靖边后营头起勇丁共计三百余名驰赴古城协同防守，务当饬令各营随时侦探，设法堵御，力遏妖氛，不得稍涉疏懈。其靖边后营、左营勇丁抵坤后能否添拨前往？并著景廉酌度办理。该都统军营需兵甚急，李天和所部各营即著成禄檄令迅赴巴城归景廉调遣，毋稍迟延。该逆等蛩驱相依，凶焰渐炽，著荣全迅即选派索伦等项官兵，会合赵兴体团勇进攻玛纳斯，以分贼势而杜诡谋。定安现在派拨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一千名、大同镇属步队官兵一千名赴景廉军营助剿，即著赶紧部署，克期拔队前进，迅赴戎机。文麟现因病乞假，恳留锡纶在哈帮同办理营务，刻下西路军情吃重，景廉筹办进剿，佐理需人，锡纶未可中途久滞。姑允文麟所请，赏假一个月调理，暂留锡纶在哈将该处防剿事宜随时商办。文麟假满后，锡纶立即起程迅赴景廉军营，不准再涉延宕。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6 8—10页）

同治十一年七月丁酉（1872.8.18）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凉州兵勇分剿窜回情形一折。镇番县属有大通一带窜来陕回并南山等处土回沿途裹胁居民，肆行抢掠，经在防各军随处截剿，余匪向西沙窝遁去。其古浪县属贼匪及窜扰永昌县属之陕回，亦经各军迎剿获胜，余贼远飏。即著左宗棠、穆图善饬令王仁和督率兵勇并力搜捕，务绝根株。穆图善另片奏交卸省防后，应否带队赴任，抑或移扎西安，请旨遵行等语。河州抚事渐次就绪，西宁一带刘锦棠现统各营前往相机剿抚；左宗棠自可进驻省垣，居中调

度。穆图善交卸省防，原应即赴本任以重职守，第宁夏现尚安谧，且有张曜所部驻扎足资镇摄。陕西为甘军后路粮饷所关，此时南北两路时虞零匪窜扰，且新抚回众分别安插之处均距陕界非遥，非得力队伍扼扎要隘，慑以声威，不足戢犬羊反覆之性。著该将军于左宗棠进省将现办防务分晰移交后，统带所部马队并挑选步队率以东行，在陕西乾、邠一带择要扼扎，妥筹防剿，以副委任。穆图善所部分布近省各要隘尚称得力，左宗棠到省后派兵接防，是否足敷分布？倘不敷扼扎，即可将该将军所部酌量留防。著与穆图善妥筹办理。穆图善应俟该大臣布置妥协后再行拔队东进。至该将军吁恳陛见之处，著俟军务大定再行奏请。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穆图善片奏交卸省防后应否带队赴任，抑或移扎西安，已谕令该将军督率所部驰赴乾、邠一带驻扎矣。武毅右营勇丁溃散二百余名，并有戕害营官情事，是否系曹克忠所部？现在已否安谧？如何惩办？穆图善驰抵陕境自能弹压镇摄，以杜乱萌。惟此项勇丁竟敢肆行不法，久留该处亦恐不能得力，如该将军所带各队到齐后足敷分布，即可将武毅右营及其余队伍酌量裁撤，免滋纷扰。若尚须酌留，应如何布置钳束？倘须遣撤，应拣派何员管带出境，以免逗留陕疆致贻后患？均著体察情形，迅速奏明办理。至曹克忠与穆图善共事多年，才略性情知之必悉，其接统刘铭传所部及新募各营能否整顿驾驭，并著穆图善就近详察，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卷336 20—22页）

同治十一年七月戊戌（1872.8.19）

又谕：传谕广东提督张曜。张曜奏官军剿办窜匪叠次获胜一折。宁夏西路地方自本年四月初二至六月十三等日叠有陕回窜扰，延及蒙境，经张曜派拨兵勇分路剿击，并于阿拉善各蒙古

境内毙贼多名，现在和果勒厄拉等处已无贼踪。即著张曜督率沿边各营实力防守，并勤加侦探，遇有贼匪窜近即行截击，并饬提督孙全彪等于柳林湖各要隘严密扼守，一面兼顾蒙境，毋令贼匪窜入。宁夏各回现已归业，该提督仍当随时稽察弹压，毋令滋生事端。

（卷337 5页）

同治十一年七月庚子（1872.8.21）

以甘肃安西等处剿办窜匪出力，擢知县樊建基以知府用，赏都司金永清巴图鲁名号，佐领业普恳等花翎，州判聂凤年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37 9—10页）

同治十一年七月丙午（1872.8.2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官军逼剿肃州踞匪并中卫一带截击窜匪情形各折片。逆匪久踞肃州负隅抗拒，现经徐占彪一军叠次逼剿，攻拔近城之塔尔湾坚巢，并扫荡城西贼垒百余座，擒斩著名逆目多名，剿办甚为得手。逆匪经此惩创凶焰稍衰，自应乘此声威力图攻克。该逆前次降而复叛，现又哀词乞抚，难保非因攻剿紧急暂为缓兵之计。左宗棠现已进扎省城，著即酌度情形妥筹调度，檄饬徐占彪督率各营迅速围攻，并将关内外援贼随时相机截剿，则孤城自不难力拔。陕回由凉州属境窜出边外，复由阿拉善旗入边肆扰，虽经防军击退，惟贼踪飘忽，去来无定，且蒙古地方亦恐被其蹂躏，著左宗棠饬令谭拔萃会同黄鼎所部各营探踪截剿，并知会张曜派军合力兜击，悉数歼除，毋任纷窜。穆图善著仍遵前旨，俟省防事宜交代清楚再行率队东行，并著与左宗棠会筹一切，以期共维大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攻克塔尔湾等处贼垒，予提督陈万春等优叙，赏总

兵官康得胜、李世勤、桂锡桢、都司秦玉盛、樊振海、武朝聘巴图鲁名号，参将张成义等花翎，军功蓝明泰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37 13—14页）

同治十一年七月丁未（1872.8.28）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马队官兵击剿陕回获胜一折。据称陕回奔窜平番所属之柳川口一带，经副都统常明督带马队追击，毙贼四百余名，余匪入山逃逸等语。此股陕回由西宁逃出，欲赴甘、凉一带抢掠，虽经官军中途截剿，其窜逸之匪仍恐四处滋扰。著左宗棠等饬令在防各军随时侦探，遇贼即击，以清余孽。前据左宗棠奏崔、禹等逆盘踞大小南川，已令刘锦堂、何作霖等由碾伯进剿。刻下该逆曾否他窜？该大臣务当饬令刘锦堂等迅速进兵，乘土、客交讧之时痛加剿洗，就地歼除，毋任远窜甘、凉，致西路又被蹂躏。其西宁土回如果真心就抚，仍著督饬冯邦棨妥慎办理，毋稍苟且。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7 15页）

同治十一年八月丁巳（1872.9.7）

又谕：豫师奏办理西宁抚局并击贼获胜情形一折。陕回暨米拉沟、西马营回众虽呈缴马匹器械，其中尚有观望不决、暗行出扰情事。西宁回众所缴马匹较多，据豫师奏称近颇安分，仍当防其更变，未可稍涉疏虞。现在左宗棠已派提督何作霖等分统十六营赴湟，兵力厚集，豫师当随时会同该提督等将反侧逆回痛加剿洗，其真心悔罪者方准投诚，断不可一意主抚，致贻后患。此中操纵机宜，仍著咨商左宗棠妥慎筹办。新添堡一带突有陕回窜扰，经黄武贤派队追击，余匪败遁回巢，仍著督饬各军加意严防，毋任贼踪纷窜。另片奏西宁专饷已派员分赴各省坐催，在陕设立西宁运局兑收转解，无庸由西征粮台催提垫

发，以免拖累等语。即著照所请行。其各省解饷按月报部事宜，仍著袁保恒照旧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豫师，并传袁保恒知之。

（卷338 5—6页）

同治十一年八月戊午（1872.9.8）

以甘肃金塔、高台等处剿匪出力，赏参将陈智和等花翎，县丞方秉钧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38 7页）

同治十一年八月己未（1872.9.9）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奇、古官军轻进失利、咨商荣全规取玛纳斯城各折片。据称提督张玉春因西路委员桂洪元、营官沈廷秀约令进兵，该提督带队二百余人驰抵古牧地，突有乌城逆回勾结安集延马队攻扑营盘，众寡不敌，遂至挫失等语。此次张玉春误信委员之言，不候批示冒昧轻进，致损军威，实难辞咎，著先行摘去顶翎，责令立功自效以赎前愆。倘再不遵调度，贻误戎机，即照军法惩治。委员桂洪元擅行致函张玉春调兵进剿，并有"不必禀明都统"之语，实属胆大妄为。著即提讯明确，从严惩办，以肃军令。现在官军既为逆匪袭败，难保不乘势东犯，亟应妥筹布置，备预不虞。靖边左营现已到坤，著景廉即饬该营拔赴古城，会合前敌各营联络声势严密防守。刻下军情紧要，景廉所部兵力尚单，著成禄懔遵前旨，迅饬李天和统带所部克期驰赴巴里坤听候景廉调遣，不得藉词延缓。荣全前有规取玛纳斯之议，若能设法进兵，亦足牵制贼势。仍著荣全酌度机宜，妥为筹办。回酋马明如果真心反正，即著景廉善为驾驭，俾为我用。景廉另片奏前拨西征粮台银十万两，成禄截留银四万两，其余银六万两尚未解到等语。著成禄将前项银两迅即派员解赴景廉军营以应要需，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古城阵亡都司唐汉云、守备杨春锦、千总万大富、把总陆治国、五品军功沈廷秀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338 7—8页）

同治十一年八月癸亥（1872.9.13）

又谕：左宗棠、穆图善奏官军逼攻肃州、连克贼垒一折。徐占彪一军攻剿肃州逆匪，叠克枯树、四坝、北崖头各垒卡及朱家堡坚巢，附城贼踪一律扫荡，办理尚属得手。肃州之贼叠经惩创，自已势孤胆落，著左宗棠等檄饬徐占彪乘此声威稳慎进取，以期力拔坚城，毋得轻率受抚，致为贼匪所给。至成禄一军久驻高台，尚无行期，叠据奏称车马粮石均形缺乏，此军虽难期得力，然使因粮缺哗溃，必至贻患地方。左宗棠务当饬令甘凉、安肃二道妥筹接济，不得稍存膜视。将来此军进止，朝廷别有权衡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8 14页）

同治十一年八月癸酉（1872.9.23）

谕内阁：金顺自简放乌里雅苏台将军后，督带所部由甘肃宁夏起程赴任，行至山西包头地方驻扎，屡次有旨严催，徘徊不进。嗣据该将军沥陈赴任未能迅速，自请交部议处，并请带队赴甘肃甘、凉、镇番一带效力前驱，朝廷格外恩施不加谴责，俯允所请，原冀其力图振作稍赎前愆。乃迟至数月始据奏称驰抵宁夏筹布镇番防剿事宜，并无起程前往甘、凉、镇番之语，且以会剿蒙地窜匪为词，直欲安坐宁夏郡城遥为控制，实属意存取巧，大负委任。金顺著开乌里雅苏台将军之缺，交部严加议处，仍著迅速拔队，克期西进。倘再迟延，朝廷惟有执法从事，毋谓言之不预也。懔之。寻兵部议：金顺应照溺职例革职。现奉旨饬令拔队西进，请作为革职留营效力。从之。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驰抵宁夏筹布镇番防剿事宜并派队

会剿蒙地窜匪一折，览奏实堪诧异。金顺驻军包头徘徊观望，久未赴任，朝廷念其行役之艰，允其西征之请，已属格外体恤，且冀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该将军受此重寄，宜如何感激图报，踊跃前驱？乃自六月中旬拔队后迟回两月始抵宁夏，又不遵旨即赴甘、凉等处扼要驻扎，辄以筹商军粮及布置镇番防剿为词意图久驻宁夏，实属有意迟延，大负委任。现在肃州回匪虽经徐占彪进剿屡胜，而贼尚负隅，成禄一军出关无期，非得一支劲旅不能迅奏肤公，著金顺即日督率所部由甘、凉、镇番一带鼓行而西，径赴肃州，到肃后即行奏闻，听候谕旨。河州抚事已定，西宁等处左宗棠现已派拨劲兵相机剿抚，金顺率旅西行专赴肃州一带于抚局并无妨碍。至蒙地窜匪防剿事宜本系张曜专责，该将军若再分兵会剿，则西进之兵转形单薄，著即督饬程朝立等与刘宏发各营接锺前进，毋再稽迟。沿途军粮即著知照张曜代为筹画，该将军不得藉口粮运艰难耽延时日。经此次训诫后，金顺当激发天良力图报称，毋得巧为尝试，自速衍尤。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39 12—13页）

同治十一年九月癸未（1872.10.3）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赵州蒙化厅城并大理之上下两关，请将出力、阵亡各员分别奖恤，本日已将总兵杨玉科等照所请奖恤矣。此次杨玉科等督兵进攻赵州蒙化厅城并大理之上下两关，两旬之间克复坚城要隘，颇为迅速，深堪嘉奖。现在逆众麇集大理，岑毓英拟亲往督攻，自应如此办理。即著该抚驰赴迤西督同杨玉科等将大理府城迅图攻克。如有愿为内应杀贼献城者，并著岑毓英传旨嘉奖，俟克复府城后优予恩叙，使该民人知顺逆之分，不至助贼坚守。第军营宜有专责，庶功罪无所推诿。此番功剿大理，即责成岑毓英办理，不得

稍存推诿之见。其省城防守事宜，即著刘岳昭妥筹办理，毋许稍有疏虞。顺宁、云州二城尚未攻克，该处为大理后路，若督兵进剿，克复两城，则大理贼援已断，迤西一带可冀次第削平。马如龙向来性情勇往，即著统带所部驰赴云州一带力筹攻克，以专责成。岑毓英另折奏参将被仇刺杀、现派员查办一折。参将梁士美跋扈骄恣，目无法纪，前经降旨令该督抚等妥为钤束，何以此次在庙议事忽被刺杀？恐知州承保等所禀各情未尽确实。著即饬令何秀林等认真访查凶犯共有几名，是否有人主使，奏明办理，以杜擅杀之风，毋得稍有含混。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刘岳昭、岑毓英，并传谕马如龙知之。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饷需孔急、请饬催协饷一折。据称四川等省奉拨协滇饷银自上年六月至本年五月仅解到银三十九万六千八百余两，欠解之数甚多；现在军务吃紧，已复城池办理善后各事宜需用浩繁，亟须巨款源源接济，开单恳请饬催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瑞麟、李瀚章、吴棠、何璟、张树声、杨昌浚、刘坤一、郭柏荫、王文韶、张兆栋按照该督、抚所请，将每月应解滇饷在于各该省厘金税课有著款项按月如数划拨，发交该省委员汇解赴滇应用。如原拨饷银为数较多未能全数筹拨，究竟能拨若干，亦宜划定实数，一面起解，一面迅速奏闻。其不敷之数或改拨他省有著之款，或仍饬各该省添拨足数，并著户部核明办理。至四川距滇甚近，所有该省协拨饷银，并著照刘岳昭等所请由川东厘金项下按月划扣存局，交重庆转运滇饷委员就近催提解滇，毋稍迟误。原单著分别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云南赵州蒙化厅等城暨大理府上下两关，赏总兵官杨玉科、李维述黄马褂，游击陈发昌、都司张润、朱士云、周作祥、鲁国祥、李维通巴图鲁名号，从九品刘紫绶蓝翎，余

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李廷标等二十四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40 2—5页）

同治十一年九月己亥（1872.10.19）

谕军机大臣等：穆图善奏移师入陕筹办情形、请将铭军马步八营暂缓议撤，邵亨豫奏甘省溃勇窜近陕边并续探情形、拨兵迎击、穆图善已抵泾州各折片。据穆图善奏杨世俊所统马队溃变，意图窜入陕境，现经铭军副将潘万才收抚等语。惟览邵亨豫所奏溃勇下窜通渭，驻扎该处之蓝旗马队随同溃散两哨，驻扎直道镇之副白旗旋亦溃变，裹胁不下二三千人，九月初五日夜间全数窜过汧阳，直向东下。是该匪业已窜入陕境。是否潘万才收抚之外另有东窜匪股？著穆图善、邵亨豫、曹克忠确切查明，将已抚各勇妥筹安置。其东窜之匪，迅速派队截剿，毋任滋蔓。闻西宁抚事现又变更，勾引陕回抗拒官军，河州回众亦有蠢动情形，倘该降众再有反覆，则是前功尽弃，大局殊属可虞。左宗棠进省以后，自已熟筹布置。现在西宁回匪既不就抚，自当督饬官军实力剿办，迅速歼除。其河州降众仍当随时察看，密为防范，以免他虞。此时甘省防剿正当紧要，穆图善所部驻扎北山之马队六起、步队四营尚资得力，未便遽行撤动。著该将军饬令仍扎原处，妥为防剿，左宗棠一面拣派劲旅前往接防。倘左宗棠所派之队未到，或到后布置尚未周妥，穆图善遽将此军撤赴陕境致有疏虞，惟穆图善是问。甘省辖地绵长，需兵较多，现在大局未稳，全在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左宗棠务当和衷虚己，联络众心，以期维持全局，迅奏肤公。金顺著仍遵前旨迅由甘、凉一带驰抵肃州，即行具奏，并将后路甘、凉、镇番一带妥筹布置，与各军互相联络，不准再涉迁延，亦不得稍分畛域。穆图善请将总兵丁汝昌、副将潘万才所带铭军马步八营暂缓遣撤等语，著邵亨豫俟刘盛藻到后妥商办

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金顺、邵亨豫，并传谕曹克忠知之。

（卷341 5—7页）

同治十一年九月辛丑（1872.10.21）

又谕：景廉奏回目递禀投诚、设法筹办一折。回目马明等递禀投诚，据称权与安集延说和以待外援，恳请发兵驰救。其言虽未可深信，亦应设法羁縻。景廉拟俟该回将家属送至济木萨，即檄调徐学功等营赴古牧地帮同马明驻守，藉作官军屏蔽，自是权宜办法。仍著景廉随时体察情形，相机筹办，毋为该回所给。俄人占踞伊犁后，复差人时至晶河一带要挟该处户民，希图收为彼用，近又有东取玛纳斯之说，若不先发制人迅将乌鲁木齐规复，则俄人得步进步，后患何堪设想？景廉兵力单薄，未能克期进取，成禄奉命出关为日已久，既不统兵西进，又不将景廉所调吉林、黑龙江马队及李天和所部饬令西行，观望徘徊，拥兵自卫，实属贻误机宜。著即懔遵谕旨，先将所部吉林、黑龙江马队及李天和营勇檄赴景廉军营以厚兵力，不许藉词延宕，并将吉林、黑龙江马队及李天和营勇先后拔队日期迅速奏闻，景廉当一面筹画进兵，为规复乌垣之计。伊犁情形如此，俄人叵测如此，左宗棠当顾全大局，将出关马步各队粮饷随时源源筹济，并严饬经过地方官妥为照料，俾利师行，毋得稍分畛域。至安、敦、玉地方关系军行后路，必须有兵填扎方免空虚。曹克忠现扎陕境，徐占彪在肃州攻剿正当吃紧，未必有兵可拨，该处系左宗棠辖境，应如何拨兵前往驻扎之处，著该大臣妥为调度，务臻周密。景廉另片奏拟在察哈尔设立转运粮台，请派徐树铭督办等语。景廉在察哈尔设立粮台，一切督催转运事宜即著额勒和布、景瑞派员经理，以专责成。所请令徐树铭前往督办之处，著毋庸议。又另片奏请拨天

津洋枪等语，已谕令李鸿章照数采买，即著景廉派员赴直领取以资应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1 14—16页）

又谕：前因文麟等奏安西、沙州、靖逆各营兵饷缺乏，当谕乌里雅苏台将军等于新疆协饷内拨银二万两接济。兹据文麟、锡纶奏前项饷银仅由该城将军等于哈密应分直隶饷银内拨银二千两，景廉、文麟等各于军饷内措借银八百两，前后共借垫银三千六百两；现在各该营军饷甚急，请饬奎昌等遵照前旨仍由新疆项下拨银二万两等语。安西等营饷需久已支绌，哈密现又无款可拨，自应速筹接济。著奎昌、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仍遵前旨，由新疆项下赶紧筹拨银二万两，由文麟等派委妥员领解赴哈，分拨各营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拨直隶天津洋枪三百杆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委员领回备用。

拨火器营火箭一千五百枝、工部火药二万斤、火绳四百盘解赴察哈尔转交哈密军营备用。

（卷341 16—17页）

同治十一年九月乙巳（1872.10.25）

又谕：金顺奏拔队前赴肃州暨镇番剿贼获胜各折片。金顺现已遵旨于本月十五日起陆续拔队西行，由甘凉径向肃州。刻下肃州一带贼势蔓延，仅有徐占彪一军在彼剿办；成禄株守高台，督率无方，所部未能得力。著该将军克期督队西进，迅赴事机，毋稍延宕。抵肃州后，仍遵前旨即行奏闻。金顺所部军粮自应预为筹备，以免缺乏。该将军已派员前往甘凉就地采办，著左宗棠通饬甘凉所属地方官，会同金顺委员将粮石宽为购办，以资饱腾，不得稍分畛域。宁夏及镇番等处防剿事宜，即著责成张曜悉心经理。其应如何派拔队伍以顾金顺运道之

处，著彼此商酌妥办，务臻周密。至甘凉一带时有贼匪窜扰，未可稍涉疏虞，仍著金顺遵照本月十八日谕旨妥筹布置，以顾后路。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金顺，并传谕张曜知之。

（卷341 18—19页）

同治十一年九月己酉（1872.10.29）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臬司刘盛藻到津、饬即克期赴陕接统铭军一折。驻陕铭军本令刘盛藻接统妥撤回南，现在甘省抚局未定，战事方殷，李鸿章因邵亨豫函商请暂留铭军驻防陕境，系为大局起见。著即饬令刘盛藻统带亲军两营克日赴陕接统铭军，认真整顿，务令尽复旧规。遇有防剿事宜，即著邵亨豫妥筹布置。曹克忠著俟刘盛藻到营后交替清楚，将另募亲兵妥慎遣撤再行离营。曹克忠交替后，所有该营各事宜均由邵亨豫代为陈奏，以期迅速。铭军既缓裁撤，邠、乾附近足资控制，穆图善所统马步各队向在甘肃剿贼、护运颇著战功，若移扎固原、平凉一带，庶得力兵勇不至聚处一隅，而于甘省声援尤为切近，更足备预不虞。著穆图善与邵亨豫斟酌情形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1 21—22页）

又谕：成禄奏统带前队出关一折。成禄现拔队行抵金塔，拟即亲统前队先行出关。前有旨令金顺驰赴肃州，业据奏报起程，不日当可抵肃。著成禄即将所部各队妥为整顿，暂行驻扎，俟金顺到时听候谕旨。成禄所部兵勇转运粮饷最关紧要，左宗棠务当顾全大局，檄饬萧宗干等悉心照料，宽为应付，不得稍分畛域。闻肃回乞援西宁匪党，贼势尚张，徐占彪近日攻剿情形若何？该处确实军情著左宗棠随时查察，饬令徐占彪稳慎进剿，毋为回众所给。成禄另片奏嗣后奏报请改由草地行走等语，亦著听候谕旨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前据金顺奏起程赴肃，当谕令克期西进，迅赴戎机。兹据成禄奏称已于八月十二日督带亲兵二营及小马队行抵金塔，拟添调胡飞鹏、王正川二营于二十二日先统出关，俟抵玉门暂住，以待后队；现在北崖头尚留一营，临水尚留二营，高台尚留一营，均交副都统明春管带，俟车马齐全再行拔队；刻下肃逆又向西宁纠合党类，助力拒守等语。本日已谕令该提督将各队整顿暂行驻扎，听候谕旨。肃州事机紧要，著金顺仍遵前旨迅速拔队驰赴肃州，所有成禄统带各营悉交金顺接统，核实简练，分别遣留。俟行抵肃州一带即将此旨宣示，一面将抵肃日期速行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卷341 22—23页）

同治十一年九月庚戌（1872.10.30）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筹办各务、拨兵布置、酌定官兵口分、请饬部预拨经费并划分新疆月饷、遗失军火请饬查究各折片。据称伊犁俄人现无动静，塔城俄兵亦已退回该国界内，惟察罕鄂博附近有俄营驻扎，盘诘东来官兵，并有俄人往来沙子山窥伺及驻队晶河等语。目下俄人虽未遽行深入，而久踞伊城，心怀叵测，必须先事防范，预杜诡谋。荣全拟将伊犁来营人众酌量留营，以期积久成军，并令笔帖式瑞福驻扎博勒塔拉侦探情形，招抚缠头、汉回，所筹尚妥。著荣全随时酌度办理，联络人心，藉资臂助。玛纳斯回人到沙子山纳款，既称情愿投诚，继又称不敢投出，情词真伪诚未可定。荣全现派英廉、讷苏肯等管带马队二百五十名前赴库尔喀喇乌苏一带屯扎，该处为晶河、玛纳斯两处居中要地，官军驻扎自得控制之势。惟兵力尚嫌单薄，该处民团既可就近招募，较之征调客兵尤为便捷，著荣全饬令酌募精壮勇丁若干名，训练成军协同防守。塔城留兵无多，荣全前赴伊犁，尤不能不以兵威镇慑。远道征调不易，应否在

塔尔巴哈台及附近各城先行招募蒙汉壮丁实力操练以资得力之处，著荣全、富和、托伦布、保英等会筹办理。塔城境内应设卡伦，著富和按照定界迅筹设复，以免俄人侵占。荣全所奏酌定官兵口分，即照所请支放。应需月饷一万三千两，请由神机营每按三个月批解一次并由神机营报销之处，著该营妥筹办理。其请饬另拨经费银三十万两，著户部酌度情形，或于部库拨给，或于各省指拨实在有著之款解至科布多交纳，以便荣全陆续提用。又所请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应协新疆月饷分别划解等语，著户部酌核办理。前由神机营拨解荣全军营洋炮等件，经荣全查验，配带什物损失甚多，并欠铅药一万二千八百四十卷、铜帽一万一千五百粒，实属不成事体，著额勒和布、景瑞、奎昌、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托伦布、保英一体严查究系何台损坏遗失，认真惩办。嗣后运解粮饷军火等项经过各城，该将军、都统、大臣等务当加派弁兵小心护解，以免贻误。荣全另片奏请饬拨军械等项，已谕令神机营、工部如数筹拨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拨神机营弓五百张、弦一千条、箭三万枝、长枪四百杆、腰刀五百把、工部火药五千斤、轰药五百斤、火绳二万根、铅丸四万粒，由察哈尔递解署伊犁将军荣全军营备用。

（卷341 24—26页）

同治十一年九月辛亥（1872.10.3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攻剿西宁、肃州回匪获胜、统筹甘肃全局、请调宋庆一军助剿、请饬张曜分营驻扎灵州、花马池、密陈西宁情形、杨世俊所部溃走请免置议并自请议处各折片。西宁回匪始以乞抚为缓兵之计，旋结陕回抗拒官军，经刘锦棠等督军进剿，叠挫凶锋。惟逆首白彦虎等皆积年悍贼，诡谲多端，必须厚集兵力方能制其死命。著左宗棠一面饬令刘锦棠

等实力进剿，一面添派劲旅继进，以期早日成功。西宁城内汉民闭门防守，亦当设法援应，内外联络，俾免疏虞。马桂源既为府城官民所拒，即著令其不必入城，以释群疑。左宗棠仍当随时察看情形，相机办理。肃州官军虽屡次攻剿获胜，而该逆负隅如故，著左宗棠饬令徐占彪稳慎进攻，力图克拔，并酌量添兵合围，毋任窜走。甘省被兵日久，亟应速筹戡定。刻下西宁、肃州均须增军攻剿，省北一带亦须派营填扎，兵力不敷分布。宋庆一军素称得力，现在陕省北路边境尚属安谧，著定安即令该提督统带全军赴甘助剿。该军由榆林、绥德一带取道庆阳、平凉以抵兰州，左宗棠拟饬沿途各局预办粮草，军行当不至迟滞。宋庆接奉谕旨即著克期拔队起程，迅赴戎机，本日已谕令钱鼎铭将该军月饷源源接济矣。神木一带如尚须派兵填扎，即著定安酌度布置。左宗棠现拟将谭拔萃所部官军调赴西宁，所有灵州、花马池一带即著张曜就近分营驻扎以资稳固。穆图善仍当饬令驻扎甘省城北之马步各队照旧驻扎，认真防剿，毋遽裁撤。杨世俊所部勇丁溃散，情尚可原，著免其置议。左宗棠自请议处，并著加恩宽免。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定安，并传谕张曜、宋庆知之。

又谕：据左宗棠奏通筹甘肃全局，请调宋庆赴甘助剿，本日已降旨传谕该提督迅率所部驰抵兰州，听候左宗棠调遣。该提督沿途所需粮料草束，已经左宗棠饬局预备。惟该军月饷向由河南拨解，甘肃饷本支绌，势难兼顾，著钱鼎铭仍按月筹解，源源接济，毋令稍有缺乏。将此谕令知之。

（卷341 27—29页）

同治十一年十月乙卯（1872.11.4）

又谕：张曜奏官军剿办镇番等处贼匪叠获胜仗并歼除南路窜贼一折。宁夏沿边及阿拉善一带时有窜匪滋扰，叠经剿办获

胜，仍著该提督派兵搜剿，净绝根株。金顺现已拔队赴肃，即著懔遵叠次谕旨迅速前进。其后路转运事宜，由宁夏至镇番经过蒙地七百余里，地段甚长，著张曜督饬将弁随时梭巡，遇有该营粮饷军火一切过境，即行妥为护送以利递行。镇番一带防剿事宜，该提督尤当布置周妥。至灵州、花马池一带，并著遵奉前旨拣派得力弁勇前往接防，均毋疏懈。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金顺，并传谕张曜知之。

予甘肃镇番等处阵亡都司冯冠元、千总姜玉明祭葬、世职。

（卷342　一6页）

同治十一年十月丙辰（1872.11.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穆图善奏马步官兵剿贼获胜一折。西路贼匪于七月间分股窜扰，经马队各军于野狐子沟等处截剿获胜，毙贼多名，其王家坪窜贼亦经马步各队追剿，贼匪败遁。仍著左宗棠、穆图善督饬各营认真探剿，毋稍懈弛。前因甘省防剿紧要，穆图善所部驻扎北山之马队六起、步队四营已谕该将军饬令仍扎原处，毋遽撤动。铭军现缓裁撤，穆图善应否移扎甘肃平凉、固原一带之处，仍著该将军懔遵前旨，与邵亨豫妥商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野狐子沟等处剿贼获胜，赏佐领乌勒吉布彦图副都统衔，予通判福联以同知用，阵亡都司鲁希贤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342　7—8页）

同治十一年十月甲子（1872.11.13）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进剿哈密窜匪情形并景廉改换西路营制各折片。哈密塔尔纳沁地方突有东山窜来贼匪乘间抢掠，文麟现派营官刘珍带队与魏忠义各营分路抄剿，现在贼匪窜往何处，侦探尚无确踪，诚恐接连该处缠头，则剿办愈形棘手。

著文麟饬令魏忠义督率各军严加剿洗，遇贼即击，毋稍疏懈。景廉带兵西进，统领全军，均须妥为驾驭。孔才所统西路各营本归景廉节制调遣，徐学功等营亦经景廉改换营制，均归张玉春统带。即著饬令各军联络一气，迅图规复。其驻哈威仪新前后营，文麟已派李生元等接统，并著饬令认真防剿，迅扫逆氛。景廉、文麟务当和衷共济，所有剿办事宜，随时商酌，妥为筹画，毋得各持己见，致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安西等处叠次截剿窜匪出力，赏游击孟传来等花翎，学正聂盛年等蓝翎，余升叙、开复有差。

（卷342 22—24页）

同治十一年十月甲戌（1872.11.23）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兵力不敷分布，请调宋庆一军，当谕令该提督赴甘助剿。兹据鲍源深奏称该军驻扎河西，晋省河防深资屏蔽，值此冬令冰坚仓卒之间，无从另调别军填扎；毅军拔队远征，筹办军装粮运事宜亦需时日，且冰雪长途行走难于迅速，可否饬令稍缓西进，容得另筹调度等语。著即照鲍源深所请，知照该提督暂缓拔营，妥筹防堵，仍一面预为部署，俟来岁春融即行迅速前进，不准藉词耽延。该提督拔队后，晋省河防应如何严密布置之处，仍著鲍源深先事妥筹，毋稍大意。甘肃西宁、肃州一带攻剿情形若何？现在毅军暂难成行，该处自应另筹调度。左宗棠斟酌军情妥为布置，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3 12—13页）

同治十一年十月乙亥（1872.11.24）

谕军机大臣等：奎昌等奏贼匪窜扰、筹办防剿一折。甘省肃州回匪于八月间分窜出关，在白托罗盖及金山卡伦等处扰掠，有图扑乌、科、库伦之说。该逆屡窜出关意图掠食，此次所扰

地方皆在乌城西南、东南十数台一带，计欲牵掣兵力，乘间肆扰。奎昌等现拨马队堵剿，并饬蒙古官兵严防，即著严饬带兵员弁实力截剿，迅扫逆氛。该匪飘忽靡常，非有游击之师不足以痛歼丑类，杜嘎尔即率所部克日启行，探明贼踪驰往剿办，并著托伦布、保英、张廷岳、阿尔塔什达预筹备御，调拨官兵择要扼守，遇贼即击，毋稍大意。至折内有请领洋枪、炸炮一语，并未叙明数目及由何处领发，如该城需用正殷，即著随时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景廉奏筹办西路军务情形一折。据称古牧地回目马明等观望迟疑，未即就抚，安集延与玛纳斯回逆互攻，且有北犯沙山子之信，现商令锡纶前赴布伦托海招募民勇，为东西两路夹击之计等语。所筹尚妥。马明等投诚既不可恃，仍当外示羁縻，密为防范，未可草率从事，致贻后患。布伦托海地方聚集难民虽可招募成军，惟此项人众素无纪律，若不整肃营规勤加训练，恐难得力。著锡纶驰抵该处后察看情形，认真挑选，倘能练成劲旅，佐以沙山子团勇择要扼扎，相机进兵，遥为东路声援，剿办自较得势。并著荣全、富和于厄鲁特十苏木蒙古官兵内派出一千名，交署领队大臣巴彦特古斯统带，随同锡纶进剿以厚兵力。所有西路一切军务，著锡纶随同咨商景廉，奏明办理。如遇紧要事件，即由锡纶自行具奏以免迟延。景廉以哈密东山一带现有回匪出没，意图西窜，　前敌官军尚难西进，仍著该都统酌度情形，将后路布置妥协即行统兵前进，迅筹攻剿。荣全于伊犁近日情形曾否随时派员确探？前派英廉等带队赴库尔喀喇乌苏屯扎，曾否到防？现与景廉各营能否声息相通？著随时奏闻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乌里雅苏台剿匪出力，赏委参领玛克苏尔巴图鲁名号，委参领额林臣厄奇尔等花翎，护军德勒格尔等蓝翎，余升叙有

差。

以乌里雅苏台总理台务出力，予防御福厚等升赏有差。

予乌鲁木齐阵亡游击张士魁祭葬、世职加等。

（卷343 15—17页）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癸未（1872.12.2）

又谕：寄谕前任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前因肃州一带贼势蔓延，仅有徐占彪一军在彼剿办，兵力尚形单薄，叠次谕令该将军迅速拔队，克期西进，并谕抵肃州后即行奏闻，迄今月余未见续有奏报。刻下肃州事机紧要，金顺现在行抵何处？即著懔遵叠次谕旨迅赴戎机，毋稍延宕。抵肃后，并著遵照九月二十八日密寄谕旨妥为布置，先将一切情形详细奏闻以慰廑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文麟奏攻剿东山窜匪获胜并星星峡军台逆回劫杀、请将疏防营员示惩各折片。肃州逆匪窜向哈密东山，由马鬃山分股扰至下莫艾地方，经文麟派令统领魏忠义等带队追剿，斩馘甚多，生擒回逆马乙麻木正法，匪党出哈尔山向东北逃窜。此次进剿东山逆匪虽经小有斩获，惟东山地面辽阔，隘口甚多，该逆分股纷扰，亟应尽力搜剿以绝延蔓。该大臣务当严饬魏忠义等探明贼踪所向实力追击，不得徒事粉饰，致令丑类滋滋。至星星峡回匪杀伤弁兵勇目多名，劫去车马饷银等物，守备向永福不能先事防范，著先行摘去顶带以示薄惩。所失饷银共若干两，责令各该营官赔补，并著饬令魏忠义等确探痛剿，毋留余孽。该处军台，速派弁兵妥为安设，毋任再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44 7—8页）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戊子（1872.12.7）

又谕：成禄奏率统前队行抵玉门、现在搜剿窜匪、试办屯

田一折。成禄现已亲统八营于九月初间行抵玉门县择要扼扎，后队各营陆续西上。该处地方叠遭贼扰，居民大半流离，并有窜匪八九成群到处劫杀，虽经成禄在惠回堡地方截剿，杀毙回匪数十人，惟贼伙尚多，分股四出，不特安、敦、玉三属胥受其害，尤恐窜扰哈密后路，滋蔓堪虞。成禄统领各队既抵玉门，即著督饬官军勤加侦探，遇贼即击，务使就地歼除，毋任窜扰为患。成禄军粮匮乏，采办维艰，仍须关内接济以赡饥军。左宗棠务当严饬萧宗干、何元普等妥为设法采办，源源转运，毋得稍分畛域，致误事机。景廉所调吉林、黑龙江马队亟望克日到营，以厚兵力，现在行抵何处？著左宗棠沿途催令迅速趱行，毋稍迟滞。所有该军行粮一切，并著左宗棠宽为筹备，俾利师行，景廉一面派员迎提以资得力。成禄所统各营足资防剿，此项马队惟期迅抵景廉军营，成禄不得率行截留，致有迟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4 11—12页）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庚寅（1872.12.9）

宁夏将军穆图善奏陈甘省军情，请饬督臣左宗棠所留后路各营移调前路。得旨：前因左宗棠兵力不敷，准调宋庆一军助剿，现因晋省河防紧要，该军暂缓拔营。此时兰州北山一带，该督仍当饬令照旧扼扎以资防剿。至所称左宗棠后路各营仍可移调前路等语，所指后路各营究有若干？系属何人统带？现扎何处？著该将军详细具奏。寻奏：遵查左宗棠后路现有提督刘端冕统带九营在金县、皋兰、安定所属驻扎，提督周绍濂统带五营在会宁县城及所属驻扎，提督雷正绾分扎一营于固原地方，平庆泾道魏光焘统带六营在静宁、隆德、平凉各处驻扎。自甘肃省城以东至平凉县止，共扎二十一营。报闻。

（卷344 15—16页）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辛卯（1872.12.10）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剿馆驿等处踞匪、迤东、迤南肃清一折。滇省贼扰多年，现在迤东、迤南肃清，省西府、州、县城未复者尚有几处，已复各城尚有余匪滋扰者又几处，著刘岳昭、岑毓英详细查明，据实具奏，一面慎选贤能守令将已复地方善后事宜实力兴办，并整饬捕务，严查奸宄，以靖地方。大理贼匪负隅已久，上下关早经克复，该抚现赴前敌督剿，即著岑毓英于驰抵大理后严饬该将领等妥筹进攻，迅将大理府城克期攻拔，并将附近贼巢一律扫荡，毋稍迟缓。刘岳昭等另折奏汪叙畴所陈赋敛过重、吏治不修各节，虽称尚无其事，该督等仍当随时稽查，认真整顿，俾地方日有起色，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馆驿等处剿除踞匪，赏总兵官张保和、何秀林一品封典，副将姜飞龙、参将杨友、李杰、李占春、夏天德、徐应宿、崔万顺、李和、雷应山、覃修纲、梁福、袁云、王维本、李朝有、游击赵林玉、杨国宝、武勇贞、李朝相、高荣、尚粹、黄才广、守备张继声、梁士伟巴图鲁名号，知府姚嘉骥、游击林守怀等花翎，州判陆缉孙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军营病故道员周之珪祭葬、恤荫加等，与阵亡副将李廷标并建专祠，游击赵廷云等六十员一并附祀。

以打仗奋勇，赏还云南已革总兵官申有谋等顶带。

予云南各属阵亡、殉难训导杨硕臣等绅民妇女二千五百四十四员名口分别旌恤如例。

（卷344 16—17页）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甲午（1872.12.13）

予甘肃宁夏等处阵亡委参领玛克斯等十四员祭葬、世职。

（卷344 20页）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乙未（1872.12.14）

谕军机大臣等：曾璧光奏官军攻克新城、上游肃清一折。黔省回匪久踞新城，经周达武亲往督剿，会同滇省兵勇分门进攻，于十月初五日将新城克复，生擒逆首金万照正法，上游一律肃清，全黔底定，览奏殊深欣慰。著俟详细情形奏到再行降旨宣示。该省变乱垂二十年，现在军务初平，疮痍满目，亟应整饬吏治，抚辑民生。著曾璧光督饬所属将应办善后事宜悉心经理，以期地方日有起色。其安插镇抚各事，并著曾璧光、周达武妥慎筹办，毋贻后患。另片奏下江生苗滋事，当经总兵张文德率队剿除等语，办理尚为妥速。所有出力员弁准其择尤汇请奖叙，毋许冒滥。下江地方现经曾璧光派队弹压，并著该抚饬令地方官妥为抚绥，以安反侧。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曾璧光，并传谕周达武知之。

（卷344 21—22页）

又谕：奎昌等奏派兵剿贼获胜一折。肃州窜匪扰及蒙古喀尔喀所属西南各旗境内，经达尔济督军追剿，于库尔库鲁地方毙匪多名，该逆向西奔逸，现已窜往科属以南之扎哈沁旗界，距科城甚近。即著奎昌、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饬令达尔济派拨马队迅速西进，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毋留余孽。托伦布、保英著一面布置城防，一面派拨科属兵勇会合夹击，净扫贼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4 22—23页）

又谕：杜嘎尔奏请饬派员暂行接管队伍一折。前因杜嘎尔旧疾复发，当经赏假一月在营调理。兹据奏称体疾增剧，精神委顿，未能督队剿贼，请饬定安暂派妥员接管所部队伍等语。杜嘎尔向来带队勇往，近年在边外防剿亦甚得力，现在患病未愈，自系实情，仍著在营安心调理。本日据奎昌等奏肃州出边

之贼现窜科属以南之扎哈沁旗界，贼踪飘忽靡常，自应预筹截击。杜嘎尔既未能克期督剿，著先派得力营员管带各队，探贼所向相机剿办，并著定安酌派妥员迅速前往杜嘎尔营中暂行接管队伍，以期无误戎机。一俟杜嘎尔病体稍痊，仍归该副都统亲自调度，毋稍诿卸。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4 23页）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戊戌（1872.12.17）

谕军机大臣等：常顺、保英奏窜匪图犯科城一折，与十一月十四日奎昌等所奏情形大略相同。该匪现已逼近济尔根地方，距科城仅一百余里，亟应迅速扑灭。托伦布计已抵科，即著常顺将该城防剿事宜与该署参赞等妥筹办理，并著托伦布、保英懔遵前旨赶紧布置城防，并于附近各要隘严密扼守，一面设法派拨兵勇会同乌城派出官兵探踪击剿，以净逆氛。达尔济马队追剿此股贼匪现抵何处？著奎昌、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严饬该总管督率队伍，无论贼匪窜扰何地，即行迅速兜剿，务绝根株。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5 4—5页）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庚子（1872.12.19）

谕军机大臣等：奎昌等奏探闻科城被扰、催队追剿、请调库伦练军暨察哈尔马队各折片。据称接据西七台台吉探报，十月十七日贼至科城南街外，十八、十九两日贼住街内，二十日放火烧毁房屋，向南远飏等语。前据常顺、保英驰奏贼窜入境情形，即系十月十七日拜发之件，虽称渐逼科城，尚在一百余里之内，而奎昌等探报则是日贼已薄城，且贼匪连日焚掠城关，未见常顺等出奇制胜，所谓袭弱捣虚者安在？现在贼已饱飏，究竟窜向何处？常顺等当侦探明确，知照各城一体兜剿，不得以贼众兵单、未能攻击为词任听匪踪奔突。托伦布计已抵科，著

懔遵前旨与保英布置城防，相机扼守截剿，毋稍疏懈。奎昌等即飞催派出马队兼程赴科，探明贼踪，实力追剿，迅扫逆氛，并著常顺等派兵会同进击，不得在城株守，莫展一筹，致干重咎。此股贼匪据奎昌等奏止有六百余名，何以常顺等前奏称系二三千众？多寡悬殊，是否侦探不确，抑有另股分窜？著据实具奏。贼踪飘忽，难保不回窜乌城，奎昌等当将城防先事预筹，毋稍疏忽。所请于库伦练军内抽调古北口、宣化兵共五百名以资防御，自系移缓就急之计，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照数派拨，裹带行粮等件，分起速赴乌城交奎昌等调遣。达尔济等马队即作为追剿之兵以资得力。如库伦练军不敷分拨，即再由宣化、古北口转调足额。著张廷岳等酌度办理。乌城尚需马队，著额勒和布、景瑞再拣调蒙古马队二百五十名，裹带行粮军装分起赴乌，于明年正月内陆续到齐。务须一律精壮，不得以疲弱充数。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张曜奏派队分扎镇番等处防剿情形一折。镇番县属及阿拉善旗一带地方辽阔，时有贼匪窜扰，现经张曜派令提督李葆珠管带三营前赴柳林湖、红沙梁各处，协同郝永刚择要分扎，兼顾金顺运道；灵州、花马池一带亦派提督王连三管带亲兵两营前往，俟谭拔萃各营拔赴西宁，即行填扎。著张曜饬令派出各军认真防剿，遇贼即击，毋稍疏虞。该提督仍当亲率马步队随时侦探，实力剿击。窜匪率多骑贼，飘忽异常，张曜所部马队仅有两营，不敷追剿，著定安迅即筹拨马队数百名协同追剿，尽扫逆氛。镇番县东西湾窜匪虽经郝永刚等剿败，擒斩多名，贼匪现向永昌县一路遁逃，仍当跟踪追剿，并著张曜知会凉州官军一同截击，就地歼除，以清边患。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定安，并传谕张曜知之。

（卷345 7—10頁）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辛亥（1872.12.30）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另筹调度情形暨官军逼攻肃城叠获胜仗各一折。西宁土、客各回窜伏西川及巴燕戎格、大通等处，穷蹙乞抚，肃州踞逆亦经徐占彪叠次猛攻，逼城而垒，惟该城地广兵单，未能速合长围，制贼死命。即著左宗棠饬令徐占彪就现有兵勇稳慎以图，一面添派劲旅并力进攻。金顺于九月中旬自宁夏拔队西进，　叠谕到肃后会合徐占彪一军九拔坚城，刻下计早抵肃，西川等处乞抚回众，并著妥筹办理，毋稍疏虞。该大臣以兵力不敷请饬曹克忠赴甘助剿，即著邵亨豫传知曹克忠于交卸后迅速驰赴兰州，听候左宗棠调遣。其所募步队三营，并令慎加选择，或分别资遣，毋任滋事。至曹克忠抵甘后应如何拨营归其统带，及该提督应赴何处驻扎，并著左宗棠斟酌情形奏明办理。穆图善当懔遵叠次谕旨扼扎平凉、固原一带，以为甘省后路声援，毋得逗留西安省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豫省月协西征饷银请饬改解宋庆军营等语。宋庆一军前经谕令俟来春赴甘助剿，现在甘省需兵甚殷，著定安传知该提督懔遵前旨，预为部署，　一俟开正，　即行拔队西进，不准稍涉耽延。神木一带必须有兵填扎，并著定安调拔队伍前往驻守，以期严密。晋省河防鲍源深当妥筹布置，毋稍大意。陇中粮运艰阻，豫省拨给毅军饷项自尚不敷，著照左宗棠所请将河南月协西征饷银一万五千两改为毅军运费，自同治十二年二月为始即同该军月饷一并解至宋庆行营。钱鼎铭当严饬藩司源源接济，不得稍有蒂欠，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6　1—3页）

又谕：景廉奏西路营弁盘获悍回、搜出文信一折。据称回

逆妥得璘派人赴古牧地给马明送信，意欲约会孔才助剿安夷，经营官秦殿喜盘获，搜出伪文；该逆复遣马进才等赴西宁送信，欲约该处回兵出关相助，亦经西路营弁盘获；其驻扎古牧地之徐学功等营勇丁，现经马明全数撤回原营等语。前据景廉奏回目马明投诚本不足恃，该回目现闻我军进兵，遂将古牧地勇丁撤回，显因官兵前进意存疑惧，反覆无常。妥逆并令马明约会官军为伊复仇，尤为诡谲。著景廉饬令驻古各统领勤加侦探，慎守营垒，不得轻率进兵致为所愚。妥逆意欲纠约西宁回逆出关，尤当严加防范，著左宗棠、文麟多派兵弁于关内外地方随时确探，遇有该逆遣人送信立即查拿，毋令潜通消息。金顺现在行抵何处？著懔遵叠次谕旨，迅速兼程前赴肃州与徐占彪一军会合，力拔坚城，并派员弁梭巡各关隘，毋令内地回逆出关勾结为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富和奏筹画新疆大概情形、整顿边境、请饬拨马匹军火，景廉奏锡纶需用军火请饬乌、科两城分拨各折片。据富和奏称塔尔巴哈台城池难于整理，且距科布多、古城较远，不能接应；拟请缓修塔城，带兵由古城、沙子山一带进剿，或暂扎布伦托海、阿勒台山一带以资镇压等语。富和身任参赞大臣，所有塔城应办事宜责无旁贷，自应竭力筹画，勉为其难，岂得意存诿卸？所称带兵进剿，亦未见确有把握，且该参赞与荣全同在塔城，何以不会商该署将军再行入奏？所陈各情于新疆大局有无裨益？著荣全酌度迅速奏闻。如有应与景廉咨商之处，即著彼此妥筹具奏。至该署将军参赞等同办一事，必应和衷共济方于公事有裨，毋得各执意见。卡拉托罗盖台究竟是否俄国地面？富和以该处屡被俄人逼勒，拟将东南两路十四台暂行裁撤，但裁撤之后道路恐致梗阻，著荣全与富和会商妥办。哈萨克肆行抢掠，逃避俄境，已谕令总理衙门事务王大臣与俄使商

办，仍著荣全、富和派拨官兵认真弹压，遇有哈萨克抢劫之案，按照条约分别办理。厄鲁特、索伦官兵需用军械马匹各项数目，该参赞何以不分晰奏明？著富和知照奎昌、多布沁札木楚、志刚将马匹需用若干酌量拨给。军械等项应拨若干，并著知照奎昌等于前月十九日奏拨神机营军械内分拨应用。该城如有不敷，再由奎昌等奏请拨补。锡纶前赴布伦托海募练勇丁，需用军火著奎昌、多布沁札木楚、志刚、常顺、托伦布、保英预为筹备，以便就近拨用。富和另片奏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奉谕旨预拨俸饷银二万两，迄今尚未解到等语，著户部查明前项拨款迅即行饬，毋令延缓。富和原折一件，著钞给荣全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6 3—6页）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乙卯（1873.1.3）

谕军机大臣等：前经叠谕穆图善移扎平凉、固原一带为甘省后路声援，兹据穆图善等奏称刘盛藻现在抵陕接统铭军，邠、乾一带足资控御，其固原、平凉地方现有雷正绾、魏光焘各营驻扎，该将军一军拟即移扎泾州等语。穆图善现已回邠，著即赶紧部署，统率所部各营移扎泾州，与雷正绾、魏光焘两军联络声势，互相应援。泾州与长武、汧、陇等处接壤，时有溃勇游匪出没，该将军当随时查拿，认真剿办，以靖地方。左宗棠、邵亨豫亦当饬令各路官军协力防剿，毋稍疏虞。刘盛藻接统铭军，自应妥筹布置，著邵亨豫饬令该臬司于邠、乾一带严密设防以资捍卫，并将所统各营勇丁妥为驾驭，毋任滋生事端。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6 11—12页）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己未（1873.1.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派队赴肃筹布后路运道、并请饬购

办军火及指拨银两各折片。金顺所部各队齐抵凉州，已派队赴肃助剿，并留队分扎后路以顾运道，即日督饬后队赴肃。现在肃城军务吃紧，前据左宗棠奏贼匪被剿穷蹙，该处地广兵单，官军尚未合围，亟盼劲旅早到。即著金顺懔遵叠次密谕驰抵肃州，会同徐占彪迅拔坚城，即行出关妥筹布置，毋得在凉州逗留。金顺以军火不敷，请饬江苏巡抚赶紧就沪购办细洋药二万磅、大铜帽四百万粒、三楞炮药五千磅，派员航海运至天津等语。军火需用甚亟，若由沪运津，未免久需时日，著李鸿章按照金顺所请，先由天津现存之洋药、铜帽等项照数拨给，由金顺派员赴津领解到营以资应用。此项军火系属借拨，著恩锡赶紧如数购办解赴天津归还，不得有误。金顺因购买皮衣请饬部拨银一万五千两，著户部照数于就近省分迅速指拨，解交归绥道衙门由金顺派员领取。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鸿章、金顺，并传谕恩锡知之。

（卷346 14—15页）

又谕：奎昌等奏请调马队剿贼并请饬催前调各军，杜嘎尔奏派拨西征马队情形各一折。贼匪麇聚扎萨克图汗迤南踞山抗拒，亟应就地剿除。乌城兵力不敷，该署将军等前调之察哈尔马队二百五十名、库伦练军五百名，著额勒和布、景瑞、张廷岳、阿尔塔什达懔遵前旨即行派拨，克日起程，毋稍延缓。奎昌等此次因援兵未到请将富珠哩所部吉林马队二百五十名先行就近调拨，此项马队现经杜嘎尔添派黑龙江马队前往赛尔乌苏会合，调赴荣全军营，著杜嘎尔即将察哈尔提到银两饬令赶办行粮，迅速进发。该军沿途西行，即可觇贼趋向相机截剿。如行抵乌城后该处军情尚未稍松，即著奎昌等就近调度，饬令与达尔济所部各队合力剿办，以期迅殄逆氛。荣全需兵正殷，奎昌等俟该处军务稍松或察哈尔、库伦调派各队有一处到齐，即

令该军驰赴荣全军营听候调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乌里雅苏台剿匪出力，赏扎萨克图汗副将军辅国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贝子衔，台吉棍布扎布等花翎，余升叙有差；予阵亡四等台吉邦棍扎布祭葬、世职，并赏其子棍楚克扎布二等台吉衔。

（卷346 15—17页）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乙丑（1873.1.13）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请催秦、豫两省应解乌鲁木齐饷银一折。刻下乌鲁木齐军情紧要，必须厚集兵力以赴戎机。定安现部署大同官兵起程赴景廉军营，需饷甚迫，河南应解饷银四万五千两、陕西应解饷银四万两屡经该将军咨催迄未解到，殊属延玩。著钱鼎铭、邵亨豫严饬各该藩司赶紧如数筹拨解赴绥远，俾大同官兵得以克日起程，毋稍迟误。另片奏张曜一军分扎镇番、灵州一带，东西一千余里，转运一切需驼甚多，亟须筹款采买，请饬河南于该军月饷外另筹银三万两等语。著钱鼎铭督饬藩司迅即如数筹拨解赴张曜军营，俾购驼只以资运输。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6 26—27页）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庚午（1873.1.18）

以甘肃通昌、通贵等处剿匪出力，予总兵官郝永刚以提督简放，赏总兵官李永芳、参将董大成一品封典，总兵官王进忠、副将刘应伦、参将蒋希夷、郭什春、游击李得胜、刘大发、汪林东、丁玉德、都司李万仓巴图鲁名号，同知王伟启、游击王世清等花翎，都司李文思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卷347 15—16页）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乙亥（1873.1.23）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奏官军进攻顺宁、筹办饷需，岑毓英奏进攻大理等处情形。前谕提督马如龙统带所部驰赴云州一带力筹攻克，现在该提督已派副将马青云等管带头队兵勇取道蒙化进剿，惟因饷需缺乏全军未能进发，自系实在情形。马如龙接奉谕旨即拟克日进征，任事实属奋勇。第兵行粮随，自应赶紧筹画。所有湖北应协该提督专饷及各省应解协饷，著刘岳昭迅即咨催以资应用，仍一面先行设法筹拨，俾全军得以克日起程。刻下大理攻剿正紧，顺宁、云州等处必须同时进攻，方得牵制之势，著刘岳昭传谕马如龙部署齐备即行拔队前进，毋稍迁延。大理东南角城墙攻毁数十丈，城中守备甚严，相持未下，岑毓英已派头队兵勇驰赴下关接应，该抚亦即亲赴前敌督剿。该逆被攻紧急，难保不逞凶铤险。该抚务当相机筹办，于勇往之中寓慎重之意，方免疏虞。其蒙化等处贼巢，并著饬令总兵李维述等分投力剿，迅扫逆氛。滇省被贼蹂躏已久，民情甚为困苦，深堪轸念。岑毓英、马如龙带兵剿贼，务须申明纪律，约束兵勇，不准丝毫骚扰，用副朝廷拯民水火至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云南顺宁等处阵亡游击鲁国祥、都司安根、千总刘玉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347　21—23页）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己卯（1873.1.27）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请饬调拨官兵等语。据称探闻玛纳斯逆回复与乌鲁木齐缠头讲和，有纠合二千余人先扰民团后扑官军之谣；又闻俄国兵队五六百名由伊犁起程欲赴西湖，恐有进取玛纳斯之意。英廉等驻扎库尔喀喇乌苏兵力本单，兹据所奏各情，殊有腹背受敌之虑，著荣全饬令该护军参领等稳慎扼扎，妥为防范。俄兵若到西湖，务当察看情形随机应变，毋稍轻

率致有疏虞。荣全军营需兵孔亟，该署将军以前调杜嘎尔所部吉林、黑龙江官军五百名抵营需时，因闻乌城有抽撤官兵之议，请饬该城将军、大臣将在防官兵内挑选二百五十名，派营总伊楞额管带赴营，俟前调官军抵乌时截留以补其数。前据奎昌等奏该城军情吃紧，请将福珠哩所部吉林马队就近调拨，当谕杜嘎尔饬令迅速进发，俟行抵乌城后准奎昌等暂留防剿。福珠哩一军已令赶办行装，拔队较为迅速，即著杜嘎尔檄令该军克日进发，趱程径赴荣全军营，不准稍涉迟滞。奎昌等亦不得再行截留，致误事机。其黑龙江官兵，并著杜嘎尔即令接续前进，俾资防剿。乌境逆匪现窜何处？著奎昌等严饬达尔济实力截剿，就地殄除，并一面详细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7，31—33页）

同治十二年正月癸未（1873.1.31）

谕军机大臣等：奎昌等奏追剿贼匪出境、预筹防剿一折。官军于上年十一月间在那玛勒吉干招地方遇贼接仗，贼即败窜。探闻该匪两股，每股五六百名，一窜科布多迤西一路，不知何往；一回窜肃州边外之厄济纳河、诺彦山一带，与该处踞匪会合。又闻该逆欲将所掳货财贩运于绥远城、库伦，多买枪药，图在边外肆扰。肃州踞贼屡窜出关，必须迅克肃城方免蔓延为患，著左宗棠檄饬徐占彪会合金顺兵勇奋力进剿，克期攻拔，务将该逆丑类就地歼除，毋任纷窜关外又成不了之局。其厄济纳河、诺彦山地方为肃逆巢穴，该大臣兵力此时能否兼顾？并著酌度办理。奎昌等拟俟请调之官兵军械到齐后腾出察哈尔马队，令其移营察汉淖尔地方作为追剿之兵，随时探明诺彦山等处贼势，相机攻剿，即著奎昌、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悉心商酌，妥筹布置。其窜往科城迤西一股究在何处滋扰？著托伦布、保英确切侦探，派军截剿，尽殄贼氛，并著定安、张廷

岳、阿尔塔什达多派官兵于所属境内认真盘查，毋任贼匪潜行贩运，以杜诡谋。奎昌等折内所称该匪党内多有花勇，系属何项丁勇？并著查明具奏。所有此次打仗出力官兵及在事各员，准其择尤保奏，毋许冒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8 4—6页）

同治十二年正月乙未（1873.2.12）

谕内阁：刘岳昭、曾璧光、周达武奏云贵官军会克新城老巢、黔省上游肃清一折。贵州新城地方与云南平彝等州县接壤，逆回金万照等麇集其间，为患两省，经刘岳昭等饬令云贵各军会合进剿，叠将贼碉攻毁，擒斩甚多。上年十月初五日，提督周达武亲督官兵会同沈寿榕等军直逼城下，攻入南门，将逆首金万照等擒获正法，首要各逆悉数歼除，当将新城克复，黔省上游一律肃清。贵州巡抚曾璧光历年办理军务调度有方，贵州提督周达武自带兵入黔所向有功，现在全省底定，自应渥予恩施。曾璧光著赏给头品顶带、太子少保衔、云骑尉世职，周达武著赏给骑都尉世职以奖劳勋。

又谕：刘岳昭奏请将庸劣各员惩办等语。云南补用同知直隶州知州陈庆枚性情粗率，举止轻浮，补用总兵杜得云行为卑鄙，不安本分，均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不准投效军营，以儆官邪。

谕军机大臣等：黔省新城逆回日久负隅，此次该将领等奋勇攻克，将要逆悉数翦除，上游一律肃清，剿办甚为出力。黔省变乱十有余年，现在地方新复，一切善后事宜亟应妥为经理。著曾璧光等懔遵叠次谕旨悉心筹办，以期一劳永逸。新城降众二千余人业经该抚等筹商安插，仍著饬令地方官抚绥防范，毋贻后患。降目张忠诚，著刘岳昭随时察看，如再不知悛改，即行明正典刑，不得稍事姑容。该处逃亡人众渐次复业，曾璧光

务当慎选贤能守令尽心抚辑，用副朝廷轸恤残黎至意。该两省官军应如何分别留防、撤回以资镇压并节饷需之处，著刘岳昭、曾璧光、周达武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刘岳昭、曾璧光，并传谕周达武知之。

以贵州攻克新城贼巢，上游肃清，赏布政使黎培敬、按察使林肇元头品顶带，提督何世华、吴奇忠、游宗翠、黄宗耀、总兵官李家福黄马褂，总兵官许桂兰、道员吴德溥、副将杨国相、萧大和、参将彭德沅、游击梁庆章、舒金才、孙炳操、陈治道、段定升、都司陆长知巴图鲁名号，知府胡绍曾、都司刘官德等花翎，通判李成煜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总兵官刘同升等七十六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48 14—16页）

同治十二年正月辛丑（1873.2.18）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左宗棠奏成禄糜饷迁延，举动乖张，当经谕令穆图善密查具奏。旋据穆图善覆称成禄不知检束，参款俱属有因，本应治以应得之罪，因念成禄业经出关，所部乏人接统，是以未经降旨。本日复据左宗棠奏成禄前在高台苛派捐输，迫士民赴营申诉，复指为聚众抗粮，诬为叛逆，并将寄寓之权家圉庄围定掩捕，杀毙二百余人，犹且虚报胜仗，吁请奖叙等语。是该提督丧心昧良，情罪重大，实难一日姑容。金顺前奏行抵凉州，即日督饬后队赴肃，此时计已驰抵肃州，著即酌带所部兼程出关，接统成禄各队，一面传旨将成禄革职拿问，即日遴派员弁押解来京听候治罪，毋得稍涉迟延致有泄漏。肃州军务已谕令左宗棠责成徐占彪等迅速攻剿，应否酌增劲旅，即由该督调派。金顺于拿问成禄派员押解起程后，即在安、敦、玉一带扼要驻扎，听候谕旨。该将军所部各队及分扎后路之军应如何调赴前敌、留顾运道之处，即著金顺斟酌军情

妥为筹画，奏明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本日据左宗棠奏成禄在高台时苛敛捐输，诬民为逆，纵兵冤毙多命，所犯情节重大，断难一日姑容，已密谕金顺传旨将成禄革职拿问，解京治罪矣。关外距京窎远，解送务须严密，除由金顺派员押解外，著左宗棠多派得力员弁沿途护解，并饬经过地方官接续递解前进，不得稍涉疏虞。前署高台县知县管笙，著左宗棠一并派员押解来京质证，毋任成禄得以狡展。至金顺所部兵勇或调赴前敌，或分扎后路，军粮关系紧要，左宗棠务当随时妥筹接济，毋令缺乏。一切运送军粮军火，并檄饬地方官毋得稍分畛域。肃州军务即责成徐占彪等认真剿办，迅扫逆氛。如须添拨兵勇，即著酌量调派以资得力。所请将通判王佳植等免议、生员李载宽等昭雪之处，俟定案时一并降旨。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卷348 22—24页）

同治十二年正月甲辰（1873.2.21）

谕内阁：刘岳昭、岑毓英奏克复大理府城、首逆伏诛、全郡肃清一折。逆首杜汶秀盘踞大理府城十有八载，地险城坚，负隅抗拒。上年五月间，官军攻克上下两关，贼势渐蹙。云南巡抚岑毓英先将近省及东南各郡次第廓清，督兵前赴迤西规取大理。十一月初十至二十等日，总兵杨玉科及派出各将弁开挖地道，轰陷大理东南城隅，乘势拥入城内之土城，昼夜鏖战，共毙贼二千余名，夺据莲花池一带贼垒。官军攻逼土城西北隅，杨玉科复约束各军四面合击，自率亲兵策应，施放开花大炮轰毁贼营碉楼木栅。逆首杜汶秀见事势危迫，于二十五日亲率死党万余接仗，杨玉科督军兜剿，至二十六日毙贼五六千名，该逆败入土城内之伪城，情急服毒，其党将杜逆献解军前正法。岑毓英督军至五里桥地方环城审视，探知余酋杨荣、蔡廷栋等

仍形负固，会商杨玉科先期密派将弁暗入伪城分投设伏。十二月初七日，杨玉科率同太和县知县谭席珍直至县署驻扎。初九日潜入伪府，督令伏兵夺据该逆炮楼，贼众惊乱，岑毓英复亲率各军与杨玉科内外夹击，连日血战，杀贼万余，贼分股由东、南、北三门狂窜，我军跟踪追击，生擒伪大冢宰马仲山等多名，歼贼三千余名，生擒伪大司衡杨荣、伪大经略蔡廷栋等，尽法惩治，并搜获杜逆子女杜淙扬等分别收禁，悍党悉数歼除，大理全郡肃清。览奏实深欣慰。逆酋杜汶秀首级，即著于犯事地方悬竿示众，无庸献馘来京。其年未及岁之逆子杜淙扬、杜赓扬、杜城扬三名及幼女一人，著在该省严行监禁，并著刑部查明例案，咨行该督抚照例办理。云南巡抚岑毓英，当兵饷支绌之时激励众心，亲临前敌攻克坚城，渠魁授首，实属谋勇兼裕，调度有方，深堪嘉尚，著赏穿黄马褂，并赏给骑都尉世职；云贵总督刘岳昭，与岑毓英和衷共济，克奏肤公，著开复革职留任处分，交部从优议叙；记名提督开化镇总兵杨玉科，著赏给骑都尉世职，并赏给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个、小刀一柄、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所有单开之总兵段瑞梅等，均著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缺出，请旨简放。

谕军机大臣等：杜逆自倡乱以来流毒十有八载，攻陷五十三城，踞险负隅，其势甚炽。岑毓英于兵单饷绌之时激励众心，坚忍耐苦，先将东南各郡次第荡平，然后专事迤西，卒使全境肃清，渠魁授首，实属谋勇兼裕，功绩懋昭。刘岳昭遇事和衷，克济成绩，均堪嘉尚。本日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并将出力阵亡各员照所请奖恤。俟该省全境肃清，再行普沛恩施。大理既复，其朱复之顺宁、云州及所属之小猛、统猛、郎锡腊，又腾越厅城及所属之乌土寨、马家村并蒙化厅属之大小围埂，自应乘胜扫荡，俾全省一律廓清。即著岑毓英督同杨玉科将剿

埂贼巢迅速攻拔，一面料理大理善后事宜，务臻妥善。顺宁、云州两城前有旨令马如龙前往攻取，该提督以饷绌尚未起程，所派头队官兵仅五百名，亦嫌单薄，岑毓英现拟就近分军相机进取，仍著传知马如龙懔遵前旨，克日带兵径赴顺宁、云州一带合兵会剿，以竟全功。应需饷项，即著刘岳昭妥筹接济，毋令缺乏。至腾越地方，即责成总兵李维述带领所部前往办理，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8 28—32页）

又谕：文麟奏追剿东山窜匪获胜一折。肃州股匪屡次出关窜扰哈密东山，经文麟派令统领魏忠义督军驻扎塔尔纳沁堡城，分扼各隘，探剿马贼，并将逆回马五十九擒获。惟该逆分股突窜，踪迹靡常，刻虽被击远遁，难保不去而复来。仍著饬令魏忠义将各要隘实力严防，遇有贼匪窜至，即行截击，毋任纷窜。其二堡、葫芦沟一带为该逆出窜之路，并著严饬张炘、李生元等多设侦探，严密扼堵，以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以克复云南大理府城，赏总兵官蔡标一品封典，总兵官段瑞梅、徐联魁、蒋宗汉黄马褂，副将和耀、参将刘步龙、钱大川、游击李应举、彭子祥、都司和述廷、杨建勋、董良弼、尉迟东晓、赵鸾斗、蔡兴国、蔡正坤、刘全忠、马中级、苏三保、范桂兴、马士成、守备董云庆、彭子兴、黄河洲、奚长青、彭振纲、知州范琼章巴图鲁名号，知州杨景修等花翎，州判周维巽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守备李正昌等九十九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48 33—34页）

同治十二年二月辛亥（1873.2.28）

又谕：内阁学士马恩溥奏请将殉难绅民饬部议恤等语。云

南举人段登云、生员马光藻、杨映桂、耆民苏愉均因逆匪胁授伪职先后自尽，实属深明大义。马光藻系回民，不肯从逆，尤堪嘉尚。段登云、马光藻、杨映桂、苏愉均著交部分别议恤，并准于大理原籍入祠建坊以彰忠义。该省自逆匪扰乱以来，所有回汉殉难绅民均属可悯，著该督抚设局采访，一体奏请旌恤，毋任湮没。至逆匪杜文秀叛乱有年，该处回汉居民有被其迫胁陷入贼中者均所不免，念其身处颠危不能自拔，非甘心从逆者比，现在首逆既经就戮，悍党亦已歼除，此外顺宁、腾越、云州等处贼众自必闻风胆落，大兵所至，除实系始终助逆者悉予骈诛外，其余被胁之人情有可原者，著量加宽宥，予以自新，并著该督抚剀切晓谕汉回人等不得挟仇讦告，用示覆帱生成、咸与维新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内阁学士马恩溥奏滇省渐就肃清、请饬抚臣暂驻大理一折。据称大理攻克，逆首就擒，恐事平之后蔓引株连，不分良莠率行诛戮，请饬抚臣暂驻该郡数月，抚辑居民等语。前因顺宁、云州等处尚未收复，谕令岑毓英督同杨玉科将围堵贼巢迅速攻拔。惟大理善后事宜亦关紧要，该抚应否暂在大理驻扎数月，抚辑居民，一面分军进攻各路逆巢之处，著岑毓英体察情形妥筹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49 4-5页）

同治十二年二月戊午（1873.3.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豫师奏官军攻拔大通逆巢，左宗棠奏肃州官军攻破城西贼堡各折片。大通逆目马进禄等鼓惑叛弁马寿诡谋煽变，经刘锦棠督军进剿，攻破向阳堡逆巢，并将著名逆酋悉数擒斩，剿办尚属得手。叛员马本源等久踞巴燕戎格，遍诣各军求抚，仍持两端，暗行勾结，必须迅速剿办。左宗棠已派陈湜等军由河州前进，著即饬令实力攻剿，并严扼米

拉沟等处窜路，以期一鼓歼除。大通一带回匪，仍著饬令刘锦棠等乘胜进兵，剿抚兼施，速筹戡定。平番、碾伯一带防剿事宜，著豫师督饬所部与左宗棠派出各营联络策应，毋稍松懈。肃州城西贼堡经官军用地雷轰破，城内贼势已蹙，惟回情狡诈，未可轻听乞抚之词致堕诡计。现在陶生林等军计已抵肃，兵力较厚，著左宗棠饬令徐占彪激励将士奋力围剿，迅拔坚城，毋任日久盘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攻克大通逆巢，赏回目马占鳌等顶翎。

予甘肃肃州阵亡提督朱南英等五十六员祭葬、世职。

（卷349 20—21页）

同治十二年二月庚申（1873.3.9）

谕军机大臣等：常顺等奏督队进扎以扼贼冲并预筹军储，景廉奏请采买战马耕牛各折片。乌城防剿紧要，现在肃州军务正在得手，诚恐贼匪窜出纷扰，该城防堵未可稍疏。常顺等拟飞催福珠哩马队并宣化等练军到城分起扼扎。惟福珠哩一军前经谕令杜嘎尔饬令驰赴荣全军营，该城不得截留，宣化等练军亦据李鸿章奏称该处存兵无多，未能抽调，谕令该署将军等咨商张廷岳等于库防练军内酌量抽拨，就近赴乌。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务当就现有兵力扼扎严防，勤加侦探。倘贼势紧急，常顺等当亲往督剿，毋稍疏虞。该城需用火器甚急，著神机营调拨洋马枪五百杆，随带洋火药、铅箭、铜帽，酌带什物以及擦枪器具，排枪二百杆，随带铅丸二万出，配带什物弹模等项，即行解赴察哈尔都统衙门，并著定安调拨子毋炮四十位，随带马架抬枪一百杆，随带铅丸一万出，配带什物弹模等项，统由常顺等即派官兵分往迎提以资防剿。景廉剿办贼匪马匹缺乏，并奇、古屯田牛只短少，采买维艰，著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托伦布、保英各饬所属会同景廉委员在蒙古部

落采买战马一千匹、耕牛一千头，解送到营俾资应用。所需价值先由该城垫发，俟景廉军饷到乌扣还。常顺等另折奏遵查乌、科两城，具报贼数互异情形，据实覆陈等语。军营侦探最关紧要，常顺等前奏贼匪数目，系据该部落探报仓卒驰陈，未克确查。嗣后惟当确切侦探，妥筹防剿，毋得稍涉张惶，致滋贻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景廉奏古牧地回情反覆、请饬李天和等队迅速赴营一折。古牧地回目马明与乌鲁木齐、玛纳斯逆回勾结，图扑古城、新渠，经孔才等将济木萨、古城贸易回民剿洗，绝其内应，并在滋泥泉地方与贼接仗获胜。据孔才等所禀情形，是该回等诡谲性成，中怀叵测，投诚之说万不可恃。第回众经此惩创，马明得信难保不报复寻仇，投顺安集延回伺隙滋扰，景廉务当檄饬各营严密侦探，妥为防范，以备不虞。孔才等有无启衅别情？著查明据实具奏。现在春气渐融，景廉当激励将士拔营西进，以壮前敌声威，迅图进取，毋得迟误机宜。成禄所部前已谕令金顺接统，刻下景廉军营马兵甚亟，著金顺懔遵前旨，克期出关接统成禄所部，一面迅饬李天和率所部三营驰赴景廉军营听候调遣，毋稍迟延。景廉所调之吉林、黑龙江马队计应早抵成禄军营，并著金顺一并檄令星速前进，毋稍濡滞。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寻景廉奏：孔才等实因古牧地回酋有暗扑济、古消息，该处贸易又有回逆混迹，恐变生肘腋，是以概行剿洗，并无启衅别情。报闻。

（卷349 25—28页）

同治十二年二月辛酉（1873.3.10）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前队进扎肃州、设法催运军粮一折。金顺所派前队总兵俞厚安等军现已驰抵肃州，该前将军拟

将甘肃高台各处粮运办理稍有端倪，即由高台滚营前进，规取肃州，日内计早抵肃。惟前因成禄情罪重大，谕令该前将军酌带所部兼程出关接统其军，传旨将该提督革职拿问解京，又因景廉需兵孔亟，复谕令该前将军于接统成禄所部后，即饬李天和三营驰赴景廉军营听候调遣。关外事机紧要，金顺当懔遵正月二十一日、本月十一日两次密谕，酌带劲兵克日出关，将谕办各事妥速筹办，以慰廑怀。肃州贼锋屡挫，机有可乘，该前将军所部各队应否酌留若干助剿，抑须全行调赴前敌之处，著金顺斟酌军情妥筹办理。该军所需粮石，即照所议随时与左宗棠和衷商办，俾利师行。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金顺奏请饬四川就近协济饷项，并请饬陕西加拨军饷各等语。金顺一军西行，剿贼正当吃紧，需饷甚殷。自上年八月以来，仅西安解到协饷一万八千两，山西、河东应拨协饷尚未报解。前由山西奏请粤东改拨协饷十万两，道途遥远，运解需时。该前将军所请饬四川就近接济之处，自系为军需紧急起见。著吴棠督饬藩司自本年正月起按月协济金顺军饷一万两，由该前将军派员领解。瑞麟、张兆栋仍应赶紧筹款解还川省，以清款目。河东应拨协饷，著鲍源深迅速设法筹解，不得以盐课减收藉词。至陕西月协金顺饷银九千二百两，据称按月拨解，未有贻误。惟该军进剿方殷，饷项奇绌，并著邵亨豫每月加拨协饷银五千八百两俾资饱腾，毋稍延宕。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9 28—29页）

同治十二年二月庚午（1873.3.19）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攻克蒙化厅属大小围埂，岑毓英奏查明参将梁士美被仇刺杀、办理情形、拟派杨玉科进攻顺宁等城各折片。蒙化厅属贼党业已悉数歼除，事机顺

手，自应乘此声威迅将未复各城力图攻拔。岑毓英前派总兵段瑞梅、蔡标等分攻顺宁、云州二城，兵力尚单，著即责成提督杨玉科亲带所部驰往，督同段瑞梅等并力进攻，肃清边圉。大理府城一切善后事宜，著该抚懔遵前旨酌度办理。其腾越厅城，即饬令李维述速筹规取，毋稍延缓。千总沈朝辅向助参将梁士美跋扈骄恣，旋因争权怀怨，主使将梁士美刺杀，并诱杀绅士多人，聚众谋为不轨，抗拒官军，实属罪不容诛，业经格杀，洵足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其下手凶犯沈有能等，仍著该督抚饬属严拿，毋任漏网。已革副将和耀曾剿贼出力，前已有旨以总兵记名简放，著照所请准其开复副将原官，免缴捐复银两，并仍照原保奖励。都司杨九贵弃营私逃回籍，把持钱粮公事，实属大干法纪，杨九贵著即革职，严拿究办，以肃军纪。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云南蒙化攻克贼巢，赏提督李维述白玉搬指一个、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提督杨国发黄马褂，游击赵开祥巴图鲁名号，知州恒璋等花翎，外委沙玉高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副将岑宽德等二十三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49 37--38页）

同治十二年二月乙亥（1873.3.24）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全师抵肃、剿贼获胜一折。总兵刘宏发等于正月十四五等日会同徐占彪各队攻剿肃逆，叠获胜仗，剿办尚属出力。该前将军督率后队于正月十八日齐抵肃州，即著懔遵叠次密谕，酌带兵勇星速出关接统成禄所部，一面传旨将该提督革职拿问，不准稍涉迟延，致有泄漏。肃州一城尚稽攻克，该前将军所部队伍应否酌留若干助剿，抑须全行调赴关外之处，并著仍遵前旨，斟酌军情妥筹办理。另片奏革员赴营投效等语，已革协领花里雅春著准其留营差遣。将此由

六百里密谕知之。

予甘肃肃州阵亡守备张茂林、千总谢得胜、柯万祥祭葬、世职加等。

（卷349 39—40页）

同治十二年三月己卯（1873.3.28）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奏贼匪意图窜扰、预筹堵击一折。贼匪勾结甘州、肃州逆党由阿拉善王旗窜至诺彦山一带，图犯库伦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及额尔德尼招等处，逼近库伦西南，张廷岳等已檄齐默特多尔济等各带所部分投防守，并饬宣、古两营会同蒙古各营扼扎库伦迤西，联络声势，以防贼匪奔窜，所筹尚妥。仍著张廷岳等随时侦探盘查，毋任贼匪混入。如遇贼踪窜近，即著督饬各营相机前后夹击，痛加剿洗，以期一鼓聚歼。诺彦山等处地多险阻，易于藏奸，其平原处所路路可通，并无要隘足扼，贼踪飘忽靡定，各游牧又路径纷歧，尤虞伺隙肆窜，亟应一体防范以遏妖氛。著定安、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杜嘎尔、张曜实力严防，遇贼即击，毋任纷窜。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定安、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杜嘎尔、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并传谕张曜知之。

（卷350 1—2页）

同治十二年三月己丑（1873.4.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豫师奏官军收复大通县城、擒斩逆目一折。大通县城为逆回所踞，堡寨林立，刘锦棠访知其中死党无多，余皆畏惧兵威，因势利导，遂克县城，并将叛弁马寿等擒斩，办理甚合机宜。即著左宗棠等饬令刘锦棠将善后事宜妥为筹办，以期一劳永逸。白彦虎乘隙狂窜，左宗棠等当饬在事各军认真追捕务获，毋令日久稽诛。此次出力文武员弁，

著准汇入前次各保案奏请奖励。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甘肃巴燕戎格厅城，生擒逆首马桂源等，予总兵官沈玉遂、戴定邦以提督简放，余议叙有差。

予甘肃肃州阵亡参将张集昌等十三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50 9—10页）

同治十二年三月丙申（1873.4.14）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会攻肃州获胜、请饬张曜前赴甘凉、催山西拨解军饷，成禄奏车马短缺、未能拔队出关各折片。金顺抵肃州后会同徐占彪攻剿获胜，贼势已蹙，著左宗棠责成徐占彪乘此机会认真攻剿，以期早竟全功。金顺仍懔遵前旨克期出关，接统成禄所部。能否酌留队伍会攻肃城，著该前将军妥筹布置，务臻周密。白彦虎纠党六七千人出窜甘州，渐近抚彝地方，意图应援肃逆，牵掣官军。甘、抚一带关系粮运后路，金顺现须出关，未能兼顾，徐占彪所部攻剿吃紧，若抽拨队伍前往，必至兵分力单。宁夏防务现尚安谧，张曜平日剿贼勇往，著即亲率大队由甘、凉一路节节扫荡而前，歼除白彦虎等股以维全局。张曜拔队后，著定安饬令金运昌酌拨数营，由缠金迅赴宁夏扼要填扎，联络声势，毋得稍有迟延。山西每月应解金顺军饷二万两，同治十年拨款尚有五万两未解，月饷又不应期，该军需用孔殷，著鲍源深通盘筹画，将金顺军饷设法源源接济，俾资饱腾。成禄此次沥陈车马短缺，粮食匮乏，不能拔队前进，亦系实在情形。该军现交金顺接统，应需车马粮食，左宗棠务当檄令地方官设法应付，俾利师行，不得意存膜视。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定安、金顺、鲍源深，并传谕张曜知之。

又谕：金顺奏成禄一军粮饷奇绌等语。成禄所部叠经密谕金顺克期出关，妥为接统，并令传旨将该提督革职拿问。兹览

该前将军所奏情形，自是未经接奉前次密寄谕旨。仍著金顺懔遵叠次密谕克期前进，慎密办理，不得稍涉迟延。成禄所部各营，金顺务当妥为整顿。应如何分扎扼堵之处，即著酌度情形妥为布置，详细奏闻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卷350 15—17页）

又谕：荣全奏伊犁兵民盼救、并陈伊犁等处情形一折。俄人之在伊犁者现有一千余众，日向索伦、锡伯、蒙、汉人等勒索银粮，蒙汉人等窘苦，盼救甚殷，缠头色得克等亦受俄人酷虐，情愿反正归诚，机有可乘。荣全当随时设法妥为拊循，以便相机进取。至荣全接济锡伯银两，俄官来咨不令管理，殊属狡横。荣全咨覆谓锡伯系中国所辖之人，应由中国接济，俄国无庸管理，义正词严，所办甚是。惟俄情叵测，恐不可以理喻，且又有运送枪炮赴喀什噶尔之谣，荣全务当临机应变，力筹挽回补救之方，一面将调兵集团及疏通道路、运解军火各事宜妥为布置，用赴事机。俄商前往玛纳斯贸易，中途杀伤五十余人，是否回匪冒名抢劫，抑系百姓恨其济贼，杀以泄忿？著荣全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赵兴体与玛纳斯回匪互杀，贼势似可稍蹙。第首逆马伏沅漏网，而投诚之说又未可深信，荣全仍当妥慎筹办，随时咨商景廉，激励士卒，设法进兵，速将乌鲁木齐及玛纳斯等处戡定，庶可并力西进。较之征调内地兵勇，难易迟速判若天渊，该署将军想能体会此意也。另片奏病势增剧，亟盼派员接替等语。现在边事孔棘，非熟悉情形者断难胜任，荣全当懔遵二月初四日谕旨，在营调理，料理军事，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50 17—18页）

同治十二年三月辛丑（1873.4.19）

谕军机大臣等：曾璧光、周达武奏请饬催川省迅解应协各

饷一折。贵州军务虽将告竣，该省上游兴义、安顺、普安等处尚有余匪啸聚，正当克期剿洗，黔楚各军遽难裁撤，饷项自不能骤议核减，所请饬川省拨解欠饷之处，自系实在情形。著吴棠督饬司道先将欠解黔省的饷四十六万二千两、指拨专饷五万两，共银五十一万二千两，务于一月内分为两批赶紧扫数解黔，以清积欠。曾璧光、周达武当激励各军迅将上游余匪悉数扫除，毋任漏网，并将善后各事宜妥为筹办，俟军务全竣，各军应如何分别撤留，体察情形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吴棠、曾璧光，并传谕周达武知之。

以甘肃攻克纳家闸等处回堡出力，赏阿拉善管旗副章京放肯等花翎，余升叙有差。

（卷350 22—23页）

同治十二年三月壬寅（1873.4.20）

谕军机大臣等：张曜奏窜匪扰及甘凉、派队援剿一折。据奏接据金顺咨称，甘州、抚彝一带现有窜匪滋扰，咨令李葆珠率队赴肃助剿；该提督当即添派提督孙金彪遵带队伍驰赴镇番，会同李葆珠等将军火等项护送西进等语。肃州此时情形若何？如仍形吃紧，即于孙金彪、李葆珠两员中酌留一员，并酌留队伍以资助剿，其余队伍仍令回扎镇番俾资护运。著金顺、张曜会商妥筹办理。金顺前奏白彦虎出窜甘州，渐近抚彝，兹据该提督奏探闻该逆纠党由大通窜至凉州西南一带。金顺现须出关，张曜著仍遵本月十八日谕旨，亲率大队由甘凉一带勤加侦探，扫荡而前，务将白彦虎等股悉数剿灭，迅殄逆氛。张曜拔队后，定安当懔遵前旨即饬金运昌酌拨数营前赴宁夏扼要填扎，毋稍延缓。其镇番一带防剿事宜，并著张曜妥筹布置，务臻周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定安、金顺，并传谕张曜知之。

（卷350 23—24页）

同治十二年三月甲辰（1873.4.22）

又谕：刘长佑奏接准越南咨呈，上年十月间有法国领事官涂普义等火船四只驶至该国广安海口，称奉云南提督马如龙委赴外洋采办军装火器，取道该国赴滇，并有李玉墀钞呈该提督札文二件，字多谬讹，所述来历疑端不一，经该国将船阻截，刘长佑现已飞咨云贵总督查明核办等语。该船所载军火等物既称系云南提督委办之件，何以并无滇省照会，所持札文又系同治十年七月所给，迟至年余始至该国，情节支离？亟应确查究办。著刘岳昭、岑毓英迅即查明此项火船军器是否提督马如龙委办，其涂普义及李玉墀等有无别项情弊，速行根究明确，据实奏闻，即一面咨明刘长佑严行惩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0 25—26页）

同治十二年三月丁未（1873.4.25）

谕内阁：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顺宁府城并锡腊等处贼巢、及围攻云州获胜一折。云南顺宁贼匪于官军未到之先出扑大小中山各营，经提督段瑞梅率师援剿，自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初七日连日鏖战，连破贼营碉楼三十二座，杀贼八百余人；提督杨玉科分兵往攻锡腊，牵制贼势，当将锡腊攻克；段瑞梅等复将桥头山等处贼营木垒碉楼八十余座概行平毁，杀贼二千余人，并将凤山、虎山攻克，乘胜直抵城下，开挖地道，昼夜围攻；杨玉科督饬段瑞梅等分攻各门，一面架梯登城，一面由轰陷处冲入，节节扫荡，至二十五日将顺宁府城收复，逆首马得中等均已焚毙；云州一路于正月二十六日及二月初二等日叠经官军剿击，攻拔附城河湾村贼营五座，其猛郎一带贼巢亦经次第攻破。剿办甚为得手。即著激励将士迅将云州、腾越两城奋力攻复，扫荡余孽，以靖边疆。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滇省军务将次肃清，俟荡平云州、腾越等处余孽后，拟即遣撤勇丁，追缴军器，上年该省大理未克之先，委员赴粤购买洋枪、洋炮、洋药、铜帽等物尚多未解入滇，请饬沿途各省督抚截留等语。即著瑞麟、李瀚章、吴棠、郭柏荫、王文韶、张兆栋、刘长佑、曾璧光饬令所属，查明云南督抚及提督委员由粤采买洋枪洋炮各项，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悉数截留，封存该省军装库，以免事后清查追缴之烦。将此各谕令知之。

以克复云南顺宁府城，赏提督段瑞梅、蒋宗汉、总兵官和耀曾正一品封典，提督蔡标、道员蔡锦青黄马褂，知府李凤书、游击许士坤、李德涉、李荣兴、都司周之桢、郑开元、吴之竹、周庆安、龚联元、李福兴、苏开先、石炳元、董正性、杨发贵、守备丁槐、辉师尹、知县杨福萃巴图鲁名号，同知谢家瑞、守备杨发科等花翎，千总卢正昌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守备杨昌善、县丞王廷瓒、把总李元吉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350 28—30页）

同治十二年四月戊午（1873.5.6）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遵旨通筹西路全局一折。锡纶行抵布伦托海，察看该处地势空旷，无险可据，暂赴阿勒台山南驻扎，拟调集蒙古喇嘛及未经回塔之厄鲁特官兵以壮声威。惟该官兵等困苦异常，亟应筹给款项，即著常顺、多布沁扎木楚、志刚、托伦布、保英就近筹拨银一万两，以便锡纶派员分往迎提，毋稍延缓。该都统所奏锡纶宜驻扎沙山子或另择善地，徐图进剿，著景廉、锡纶随时会商妥办。赵兴体等团勇，锡纶当妥为抚驭，以资援应。景廉以荣全前赴伊犁尚宜少缓，该署将军所带官兵莫若与锡纶会合，以全力规取玛纳斯；果能克复，庶

声势联络，乌鲁木齐可期得手，彼时再议交还伊犁之事，办理较易等语。所筹亦是。著荣全悉心酌度，妥筹办理。景廉于三月内起程，进扎古城居中调度，该都统到古后务当妥为布置，稳慎进取，以挫贼锋而维全局。巴里坤为大军后路，景廉计已拔队，该处地方空虚，李天和等队伍一时不能到坤，著文麟迅拨营勇填扎巴城，不得稍涉推诿。前经叠谕金顺出关，即著星驰西进，饬令李天和所部三营及吉林、黑龙江马队迅赴景廉军营以厚兵力。肃州一城为关内外枢纽，亟应迅图攻克，著左宗棠檄饬徐占彪实力围剿，擒渠扫穴，迅奏肤公，毋任逆党叠窜边外致扰蒙古地方。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1 3—5页）

同治十二年四月辛酉（1873.5.9）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肃逆突围、援贼扑营、力战击退、并斟酌出关事宜、密陈请旨各折片。肃州踞逆日夜突围，而各路援贼屡次扑犯营垒，经金顺会商徐占彪督率官军奋力击退，尚属得手。惟援贼虽飚，难保不再图窜扰，金顺叠次谕令带兵出关，徐占彪一军深恐兵力单薄，不能遏绝外援，歼除踞匪。前据左宗棠奏宋庆所部三月初旬可于兰州取齐，拟令先赴凉州等语，此时计早抵凉，即著左宗棠传知该提督统率全军克日赴肃，会同徐占彪规复肃州，尽歼丑类。如宋庆一军兵力尚虑不敷，或未能即时西进，即著左宗棠遵照前旨另派得力队伍迅赴肃州会剿。金顺以剿贼成围正在吃紧，未可遽撤围师率之西去，已函致成禄来肃会剿，俟其到后，一面安置成禄部众，一面传旨拿问，所筹办法殊形谬妄，且与历次谕旨不合。朝廷赏功罚罪一秉大公至正，何必诱之使来，作此权宜之计？况信函往返难免不至泄漏。至谓成禄部众调至关内可以近受钳制，则前降谕旨原令金顺带兵出关，岂关内则可威抚，关外即不可威抚

耶？该前将军仍当懔遵叠次密谕，酌带所部迅速出关接统成禄各军，传旨将该提督革职拿问，解京治罪，以肃戎行，不得藉口围师，迁延干咎，并不得藉口左宗棠所派之兵未到任意稽迟。金顺所部军粮，仍著左宗棠饬属妥筹接济，毋令缺乏。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予甘肃肃州阵亡佐领塔尔通阿等十二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51 7—9页）

同治十二年四月癸亥（1873.5.11）

谕军机大臣等：张曜奏遵旨率队前进、筹备驼运情形一折。前谕张曜亲率所部由甘凉一带扫荡而前剿除窜匪，该提督现已调集防营整备西进，惟由宁夏至凉州半多沙漠，粮饷军火锅帐一切均须随带驼只运送，张曜已咨明定安筹办。著该将军将该提督所商转运事宜妥为筹画，并迅即拨给驼只俾利遄行，毋稍延缓。西路各军云集，军粮采买维艰，该营委员办理尚虑呼应不灵，著左宗棠饬知该地方各官一体照料以济军粮。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定安，并传谕张曜知之。

（卷351 10页）

同治十二年四月乙丑（1873.5.13）

谕军机大臣等：定安奏筹布防剿事宜、请饬各专责成暨阿拉善旗有贼窜扰各折片。定安以宁夏及阿拉善旗一带不可无重兵镇摄，甘凉地方现有宋庆一军防剿足敷分布，似可移缓就急，酌留张曜所部就近扼扎以期兼顾，拟自宁夏至凉州防剿事宜责成张曜办理，其甘凉迤西请责成宋庆剿办等语。前据左宗棠奏宋庆所部拟令先赴凉州，已有旨谕知左宗棠即饬宋庆统率全军克日赴肃，会同徐占彪攻剿，以便金顺出关。是甘、凉一带兵力甚单，亟须张曜督队前往，迅扫逆氛。当此事机紧要之时，岂可朝令夕更，致涉松劲？仍著定安知照张曜懔遵前旨，

迅赴甘、凉将白彦虎等股尽数扫除，毋得迁延贻误。张曜启行后，宁夏需兵填扎，定安既奏称金运昌一军难以轻动，应如何派队扼扎俾免疏虞之处，著该将军妥筹具奏。阿拉善旗有贼匪窜扰，是否白彦虎一股？现既窜向阿毕尔米特地方，著定安督饬防军会同蒙兵认真截击，并著知照张曜拨队协力兜剿，以免蔓延。另片奏请饬豫省拨解张曜驼只银两等语。前谕钱鼎铭于张曜一军月饷外筹银三万两备购驼只，迄今未据报解。现在张曜统军西进，需驼甚亟，著钱鼎铭将前次派拨银三万两赶紧如数措解以应急需。至每月喂养驼只及驼夫工食等项需费甚巨，著鲍源深饬令河东道自本年四月起每月筹拨银五千两，交太原驻扎嵩武军转运局径解张曜军营以资接济。河南饷项未到以前，张曜所需驼只仍著定安赶紧筹款垫办，以便张曜兼程前进。俟河南饷到，再行拨还。该将军当以大局为重，不得稍涉推诿。倘有贻误，定惟该将军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1 11—13页）

同治十二年四月己巳（1873.5.1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豫师奏官军克复巴燕戎城后剿办逆回、进规循化，左宗棠奏追剿窜回并肃州叠获胜仗情形各一折。巴燕戎城克复后，陈湜饬令该处回族呈缴马械，并将青科庄悍回惩创，以次戡定卡勒等庄，现驻甘都工河岸，俟循化上四工回族缚献丑类、呈缴马械诸事办妥，再赴循化次第办理。即著左宗棠等督饬陈湜认真筹画，慑以兵威，抚其驯顺，以期一劳永逸，绥靖边陲。白彦虎等逆由西宁出窜图援肃州，经杨世俊等军探踪截击，叠挫贼锋，该逆复与肃城踞贼夹扑围城营垒，经徐占彪等督军击退，并袭破塔尔湾贼巢，贼胆益寒，纷纷溃窜。现在白彦虎已被枪伤，亟应乘此机势迅速歼除。其散窜南山各岔口者，左宗棠已饬甘州各防营搜缉，并咨商宋庆饬

令分驻各营就近捕斩，想可净绝根株。至窜向大罩滩、黑山峡之贼人数虽不甚多，亦应一律追捕。仍著该督饬派官军探踪剿击，悉数歼擒，毋留余孽。肃贼无援，必形穷蹙，左宗棠当饬令徐占彪等尽力攻剿，速拔孤城，不得久稽时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1 13—14页）

予甘肃肃州阵亡总兵官刘厚福祭葬、世职加等。

（卷351 15页）

同治十二年五月戊子（1873.6.5）

谕军机大臣等：成禄奏陕回大股突窜出关、情形危急一折。据称东来大股贼匪约有万余悉窜出关，自惠回堡至赤金连营数十里，扰及白杨河屯庄，后面并无追兵；讯据获贼供称白彦虎等逆因肃逆马四乞援，率党由扁都口西出，至肃州塔尔湾一带扎营，马四不放入城，白彦虎遂传知贼众出口全到赤金，意欲赴红庙子等语。前据左宗棠奏官军袭破塔尔湾贼巢，贼众溃窜，白彦虎已被枪伤，其窜向大罩滩、黑山峡之贼人数不多，似贼股渐已穷蹙。此次成禄所奏则称贼系全数出关，势甚猖獗，情形不甚相符。成禄所部本单，岂能遏贼狂窜？左宗棠当严檄追剿之师跟踪进击，迅扫逆氛，不得以驱贼出关遂为了事。金顺著懔遵叠次谕旨带兵克期西行，接统成禄所部，将此股窜匪悉数歼除，毋得稍事迁延，致成滋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2 10—11页）

同治十二年五月庚寅（1873.6.7）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云州城池、剿办川滇边界匪徒情形各一折。记名提督杨玉科等于克复顺宁后进攻云州，力战月余，先后毙贼甚多，旋于四月初二日攻破城

池，逆酋悍贼悉数歼除，剿办甚为出力。现在云州既克，军威愈振，腾越等处之贼自必闻风胆落，著刘岳昭、岑毓英督饬李维述等迅速攻剿，力图扫荡，一面饬杨玉科统军继进，合力围攻，以期早日蒇事。其小猛统等处贼党，并著严饬官军一律剿除，毋任久踞。川滇边界游练勾结土匪郭心斋在仁宫乡等处聚众滋事，经昭通兵团会同川省防军进剿，当将首匪擒获，并毙余党数百名，地方业已肃清，办理尚为迅速。惟川滇连界地方崇山密箐，路径分歧，贼党此拿彼窜，难保无漏网余匪复行啸聚。著吴棠、刘岳昭、岑毓英饬令该地方文武举办团练，编查保甲，随时认真缉捕，消患未萌，不可稍涉大意。此次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兵团，著准其附入兴义府城案内择尤保奏，毋许冒滥。将此由五百里谷谕令知之。

以云南叠次克复城池暨攻破贼巢出力，加赏提督杨玉科云骑尉世职，提督徐联魁、副将刘重庆、潘文元一品封典，游击岑应麟、都司李凤祥巴图鲁名号，知府英文、副将张润等花翎，守备万绍武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云南云州阵亡游击伍起云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352 13—15页）

同治十二年五月丁酉（1873.6.14）

绥远城将军定安奏遵筹宁夏军情：提督张曜西行后，倘遇警信，即檄驻扎缠金之提督王凤鸣率队驰击，其缠金地方再由包头沿河防兵内筹拨防守。现督臣左宗棠亦派提督谭拔萃过河扼扎。有此数军与宁夏旗兵联络，可资得力。报闻。

（卷352 18—19页）

同治十二年六月壬子（1873.6.29）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酌抽马步各营亲统出关、请饬左宗棠筹济军食，文麟奏肃州回匪西窜出关、派兵防守哈密隘口各

一折。现在肃州回匪陆续窜出关外，玉门、安西俱有大股攻扑屯庄，哈密亦复吃重，金顺自应懔遵前旨迅速统带马步各队并成禄关外之军，确探贼踪实力追剿，毋任纷窜。文麟所部兵力虽单，亦当酌派队伍与金顺之军分投夹击，俾贼不至任意西窜，哈密各隘口防务亦可松动。该前将军等务当协力同心，剿除此股窜匪，以靖关外门户。现在安西、玉门蹂躏遍地，金顺所需每月粮一千石、料三百石，自应于关内筹拨。左宗棠身任地方，呼应较灵，即著严饬甘郡、肃州两处地方官先筹办四个月军食，并协济车马运赴玉门屯储，毋得稍有短绌。该前将军亦不得专候军食办齐方得出关，致误戎机。肃州合围已久，谅可不日攻拔。金顺留防各军，即著传谕宋庆于抵肃城后代为统摄，免致他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3 2—4页）

同治十二年六月辛酉（1873.7.8）

又谕：金顺奏肃州踞逆屡扑城围、经官军击胜一折。此次肃城回匪屡思攻扑城围，经金顺督率兵弁会同徐占彪、蒋东才各军叠次击剿获胜，现在添筑卡垒，缩围紧逼，该逆屡败之余，飞走路穷，自不难一鼓攻拔。即著左宗棠饬令徐占彪等军迅克肃城，毋再迟缓。提督宋庆是否已抵肃州？并著该大臣遵照前旨令其兼程前进，以资统率。现在关外情形极为吃重，肃城有徐占彪各军足以攻拔坚城，该前将军务当懔遵叠次谕旨克期出关，毋得以肃城未克为词迁延不进。所调察哈尔马一千匹，本日已谕知额勒和布等迅速拨调，计到营尚需时日，该前将军更不可藉口马匹未到稍有稽延，致误戎机。肃城攻克后，金顺虽已出关，其所统文武员弁曾著微劳，准其择尤酌保，优予奖叙。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肃州阵亡参将陈占魁、守备吕长泰、千总王国庆、

骁骑校双升祭葬、世职加等。

（卷353 7—8页）

同治十二年六月乙丑（1873.7.12）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带队驰赴古城查看前敌情形、并请饬台站筹备驼马运解炮位军火各折片。景廉已于四月间驰抵古城，即赴济木萨地方察看营垒。该处地当扼要，且南山一带与乌鲁木齐、吐鲁番路路可通，乌属回逆与安集延时合时离，情形叵测，景廉惟当督饬各营官军认真训练，勤加侦探，毋稍疏虞。该都统拟于木垒河一带分扎两营，联络声势以防贼匪绕越我军后路阻绝粮运，即著景廉就现有兵力酌度情形妥为布置，以期稳慎进取。景廉兵力尚单，所有绥远城前拨之大同官兵迄今尚未拔队，该军应需行饷业由景廉咨催陕西、河南迅将银五万两千两扫数解绥，并飞咨山东于欠解新疆及景廉专协各款内迅速筹拨银四万两运解绥城，以为该军起程之费，即著定安妥为布置，饬令此项官兵克日启行，速赴景廉军营以资防剿。成禄所部吉林、黑龙江马队并李天和三营迄无西进消息，成禄所带各队已归金顺接统，前经叠次谕令该前将军迅速出关，与景廉一军联络声势。该处事机紧要，著金顺懔遵叠次谕旨克期出关，不准稍涉迟延致滋贻误。其吉林、黑龙江马队并李天和三营，即著金顺饬令迅速驰赴景廉军营助剿，毋稍延缓。金顺出关后兵力自厚，能否再行添拨步队数营前往景廉军营以壮声威之处，著该前将军妥筹办理。黎献由湖北购办炮位军火等项业经分起起程，由河南、山西、归化城取道蒙古前进，著定安于此项军火经过绥远城时，迅即拨给一半官驼俾资运解，其一半即著派委妥干之员，会同黎献就近设法雇觅商驼一并送至济斯洪果尔台运解到营，以期迅速，并著额勒和布、奎昌转饬蒙古各军台一体支给驼马应用，俾免阻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

之。

（卷353 11—13页）

同治十二年六月丁卯（1873.7.14）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豫师奏收复循化厅城、筹办善后事宜，左宗棠奏围攻肃城踞逆获胜、并金顺全军未能迅速出关情形各折。循化厅城既经收复，惟收辑难民甚多，一切善后事宜亟应次第兴办，著左宗棠、豫师饬令该地方官认真经理，妥为抚绥，以期一劳永逸。左宗棠所奏三、四、五月间官军围攻肃州踞匪叠获胜仗，与金顺前奏情形大略相同。现在宋庆所部提督蒋东才等营亦已行抵肃州逼城筑垒，各营锁围严密，贼胆已寒。第穷极思窜亦在意中，著左宗棠饬令徐占彪、宋庆督率各营实力围剿，务将此股贼匪就地歼除，毋得纵令他窜，致贻后患。至关外用兵，粮石车驼自应预为筹画，方可师行无阻。自肃州一带被贼蹂躏以后，筹办一切均属不易，此种情形朝廷亦所深悉。但以西路军情紧要未便置为后图，且景廉现已率队进抵古城，后路尤须有军策应，方可联络声势节节进规。是以叠次严谕金顺克期出关，以期迅赴戎机。兹据左宗棠奏称现在新谷未收，军粮缺乏，骆驼亦值歇厂怯热之时，不能负重；若展迟两月，于八月间拔队西行，局势似较稳慎等语。所筹亦系实情。惟白彦虎贼股现又窜扰关外，安、敦、玉等处情形紧急，盼兵尤切，金顺仍当赶紧部署统军出关，相机剿办。如一时实因粮运车驼未能应用，或派拨数营先行进发以资接应之处，著金顺酌度情形妥筹办理。金顺需用粮石车驼等项，仍著左宗棠饬令该地方官速为预备，毋稍延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3 14—16页）

同治十二年六月戊辰（1873.7.15）

以甘肃宁夏等处剿办回匪出力，赏副都统萨凌阿一品封典，提督春福、副将刘定来、参将司世道、张宜献、田利丰、李鸣銮、唐洪志、刘永庆、游击周国佩、金孔辉、王天才、都司张宝林、孙希贵、黄均万、王春发、张有田、谭金松、张发祥、黄余庆、印士魁、袁得高、王永升、段文彬、李松、张志德、杨永高、周宏泰、罗得胜、姚在明、张清和、佐领德群、马亮、胜格、防御托克托布、春升、庆福、全成、德克吉善、骁骑校额尔精布、迈通阿、守备李代兴、王宏义、王鸿发、门得升、胡兆棠、易占魁、蔡有发、黄占彪、张万福、范长发、千总宋立勋巴图鲁名号，都司李恒发等花翎，守备梁嘉乐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以甘肃宁夏防剿回匪暨办粮出力，赏护将军副都统丰绅头品顶带，道员陶斯咏二品封典，予副都统谦禧优叙。

（卷353 17页）

同治十二年六月乙亥（1873.7.22）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大股陕回攻扑敦煌县城并哈密回王呈请禁粮出境，庆寿奏东路逆匪出窜、布置城防各一折。据文麟等奏称探闻陕回于四月间攻扑敦煌，约有万余，攻陷新店子一带屯庄并围攻县城，道路梗塞，文报不通等语。逆匪纷窜关外，势甚狡猖，现在贼踪既扰及敦煌，哈密东路甚形吃重，马莲井防军单薄，文麟务当添派兵勇择要驻扎，联络防剿，力杜西窜之路。所有派援敦煌之军，并著饬令迅速前往相机策应。贼匪有欲窜入敦煌山内前赴西路之说，巴里坤城防亦属紧要，著庆寿酌募得力勇丁认真训练，将防守事宜妥为布置，毋稍大意。前据左宗棠奏金顺一军因筹办军粮驼只未能克日启行，业经谕令金顺赶紧部署出关，或派拨数营先行进发以资接应。现在关外贼势蔓延，望援甚切，该军尤宜预为料理，早日出关，

以期迅扫逆氛。成禄旧部各营前据金顺奏称已派明春前赴玉门一带接统，并著饬令妥为整顿，遇贼即击，迅赴戎机。据文麟奏称回王迈哈默特等以哈密产粮仅足供本城兵民之食，呈请禁止贩卖出境等语，自为虑及乏食起见。惟现在景廉进扎古城，后路粮运必须源源接济，巴里坤亦系瘠苦之区，所产粮石无多，尤非安、敦、玉一带可比。文麟仍当酌度情形妥筹兼顾，毋稍膜视。其有奸商私贩出境希图弁利，或有暗中接济贼匪等情，自当明白晓谕，设法禁止。但不可概行遏籴，致误军糈。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金顺、文麟，并传谕庆寿知之。

又谕：荣全奏征兵途次截留、请饬催速进并探问贼情各折片。前此荣全奏调杜嘎尔军营马队，当谕该副都统檄饬福珠哩一军克日进发，驰赴荣全军营。其黑龙江官兵，并著接续前进。兹据荣全奏福珠哩所部共吉林、黑龙江官兵三百八十余员名，内黑龙江马队一百八十余员名，现经常顺全数截留，仅饬吉林一队前进；该处兵力甚单，请饬催截留征兵速进等语。现在缠头万余有由沙山子窜赴西湖之信，是库尔喀喇乌苏一带军情甚迫，荣全所部过单，不敷布置，所有乌城截留之黑龙江马队，著常顺、车林多尔济仍饬并归福珠哩统带，克日拔赴荣全军营以资防剿。沙山子等处现在回情若何？荣全当就现有兵力妥筹防范，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3 20—23页）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丙戌（1873.8.2）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腾越厅城并各处贼巢、云南全省肃清一折，览奏实深欣慰。云南自云州克复后，提督和耀曾督军进攻小猛统，本年四月十五六等日，该逆连次出扑，叠经官军击败，生擒首逆伪大将军马应红等，复乘胜由寨后礼拜寺攻入，歼贼多名，当将小猛统攻克。各军进攻腾越厅城，三

月初三、初七等日先后攻克乌土寨、马家村坚巢，并将城外贼营木城碉楼概行扫荡，直薄城下。李维述等督军四面合围，开挖地道，五月初三日夜间轰陷城垣十余处，各军蚁附而进，该逆纷纷溃逃，官军内外夹击，歼除伪大司强马汰廉等首从二千余贼，当将腾越厅城克复，全省一律肃清。仍著刘岳昭、岑毓英督饬各军将余匪悉数剿灭，务绝根株。滇省逆匪自咸丰六年倡乱以来，攻陷城邑，荼毒生民，十有八载。上年大理克复，巨憝伏诛后，其余党犹敢分踞顺宁等处负隅死抗。此次经刘岳昭、岑毓英等分饬各军以次攻拔，各该将士同心敌忾，迅速蔵功，深堪嘉尚。云南巡抚岑毓英亲临前敌，调度有方，用能肃清全省，著赏加太子少保衔。该抚前经赏给骑都尉世职，著加恩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云贵总督刘岳昭筹备战守，克竟全功，著赏穿黄马褂。云南开化镇总兵杨玉科战功卓著，前经赏给骑都尉世职，著加恩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总兵李维述、提督段瑞梅、蒋宗汉、徐联魁均著赏给云骑尉世职。

又谕：云南自军兴以来，迄今十有八年，郡县城池大半被贼蹂躏，小民颠沛流离，深堪矜悯。现在地方甫就肃清，流亡未集，若将积欠钱粮照常征收，民力益形拮据，著加恩将同治十一年以前民欠钱粮概行豁免。其本年应征钱粮，著该督、抚督饬地方官认真清查，分别荒熟地亩，酌量征收成数，奏明办理。该省前因军务紧要调派各属乡勇协同官军助剿，抽收厘谷接济军务，闾阎不无苦累，并著自本年以后永远停止，以纾民力。该督、抚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均沾，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朕轸念民艰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刘岳昭、岑毓英奏官军攻克腾越厅城及小猛统等处贼巢一折。云南回匪之乱历时十有八年，自上年冬间攻克大理府城后节节进剿，迤西贼巢次第扫荡。现在腾越既克，

全省一律肃清，览奏实深欣慰。滇省久被贼扰，民生困苦，兹幸群匪廓清，亟应慎选牧令，整饬吏治，加意抚绥，俾得各安生业。其有著名贼党漏网伏匿者，仍当严密搜捕以绝根株。该省饷项本形支绌，岑毓英另片奏称拟将粤勇先行遣撤，其余各营俟由腾越拔回分别撤留，即著该抚妥为办理以节饷需，并督饬管带各员严加约束，毋任滋生事端。又据奏前署腾越镇总兵明庆、前署保山县知县鲍寘均因失守城池久陷贼中，现在先后逃出等语。该员等于城陷后腼颜苟活，是否甘心从逆，抑实系被贼拘留？所供各情有无捏饰？著刘岳昭、岑毓英确切查明，将该员等应得罪名定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岑毓英奏：遵查明庆、鲍寘均因力竭城陷受伤被拘，并无闻警先逃及甘心从逆情事，应照例量减，请发往军台效力。下部议。从之。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滇省军务肃清、善后经费孔亟、请饬催各省协饷一折。据称广东省奉拨协滇新饷自同治八年至今共欠四百四十余万两，现在该省军务肃清，所有补发兵勇欠饷、筹办善后各事宜在在需款，请饬迅速筹拨等语。著瑞麟、张兆栋、吴棠、刘坤一、杨昌浚、李宗羲、张树声、李瀚章、王文韶、郭柏荫督饬藩司，将各该省积欠滇省新饷无论何款先行迅速筹拨一半，俟滇省各将领派弁持文到时，即行照数给发以济要需。其余应解之项，务于年内扫数解清，毋稍蒂欠。滇省此时虽已肃清，而各营欠饷尚多，兵勇口粮等项未能遽行停止，各该省应拨月饷仍著照常拨解，俾资接济，不得稍涉推诿。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4　6—11页）

以克复云南腾越厅城，全省肃清，赏提督杨国发、总兵官刘兴、张宗久、张士进、李应举、吕镇南、陆纯刚、夏毓秀、副

将马青云一品封典，提督马如龙、张保和、何秀林、吴永安、和耀曾、总兵官马忠黄马褂，道员向帮倬、倪懋礼、萧德揆、知府赵子骧、马驷良、陈泰峘、副将钱之福、参将魏春、侯应贤、游击寇文通、王永龄、都司鲁国栋、李杞才、雷跃龙、熊明、袁善、马双元、孙毓、张联元、何天祥、农得胜、徐天宝、和汝珍、李映和、守备李珍国、王诚、赵培元、何儒珍、吴自纲、何金巴图鲁名号，知府贾铎、副将和述廷等花翎，千总葛蔚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予阵亡副将张汉威等二十八员祭葬、世职加等。

以筹备云南军需，予前任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吴棠、两广总督瑞麟暨江苏、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督、抚、藩司并云南道员韩锦云等优叙，赏布政使宋延春、按察使程诚头品顶带。

追予云南缅宁合门殉难副将魁昌祭葬、世职加等，建专祠，眷属旌恤如例，一并附祀；阵亡知州吴景苏、把总何怀清、杨玉成、宣抚使罕恩泽祭葬、世职加等，与故知府汪堃均附祀魁昌专祠。

追予云南大理殉难都司和鉴妻赵氏旌表如例，并建和鉴暨赵氏专祠。

予云南永北殉难都司丁奉章祭葬、世职加等，妻杨氏殉节，旌表如例。

（卷354 12—14页）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庚子（1873.8.16）

谕军机大臣等：丰绅、谦禧奏宁夏防务紧要、请饬晋省补拨饷银并请筹拨火药各折片。宁夏满营需饷甚亟，前经谕令鲍源深迅筹拨银五万两以应急需。现在该处防务正殷，饷项愈形

支绌，鲍源深仅报解银一万两，实属不敷支用，著鲍源深饬令藩司迅将未拨银四万两统筹齐备，拨交宁夏委员领解回营俾资应用。该城需用军火甚急，并著鲍源深即行筹拨干洁火药一万斤、铅丸一万斤、火绳一万丈运解归绥道库存储，以备该城派员领取。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54 17页）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辛丑（1873.8.17）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回逆大股出关滋扰敦煌、请饬金顺来古助剿并请饬荣全进兵会攻玛纳斯各折片。陕回白彦虎会合西宁大股回逆携带家眷万余众出关，滋扰敦煌及西海蒙古一带地方，攻破村堡，官兵堵剿连获胜仗，后因贼众兵单，官军挫衄，以致李天和阵亡，胡飞鹏被掳，勇丁散亡大半。此军本系赴坤助剿之兵，刻下将亡勇溃，已不成军。景廉兵力甚单，防剿均形棘手。该逆此次勾结甘回携眷出关，沿途掳掠，必为西窜乌鲁木齐之计。该处南北两路皆有径路可通，景廉惟当就现有兵力勤加侦探，设法截剿，一面飞咨哈密、巴里坤两城严密防守，毋稍疏虞。金顺一军前经叠次谕令迅速出关以厚兵力，现在巴、哈、古城各处事机甚急，即著该前将军懔遵叠次谕旨速带马步各营兼程西进，为景廉后路应援，并与景廉会商机宜，迅扫逆氛，毋得藉词延缓。回目马明既有投诚之意，景廉惟当设法羁縻，总使安夷、回逆势不相联，庶免掣肘。但回情诡谲，投诚未可深信，景廉持谕招抚，总宜稳慎笼络，计出万全，毋为该回目所给，是为至要。俄商前赴玛纳斯贸易，该处正为贼匪出没之区，货物被抢，势所必至。俄商遽指为徐学功抢劫，未必非藉此图诈，希冀官为赔偿。景廉现已札调徐学功来营面询并派员前往查访，虚实自无难根究。即著景廉查询明确，将如何办理之处即行据实奏闻。俄人觊觎乌垣已非一日，藉端生事

自在意中。官军能将玛纳斯克期攻拔，先发制人，兵机庶可得手。著荣全咨会锡纶迅速会兵进攻，务将玛纳斯攻克，以期次第进取。俄人狡诈性成，倘我军日久无功，深恐又生支节。荣全亦当妥筹攻剿，迅赴戎机，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寻景廉奏：遵查徐学功系在安集海三道河子地方与安夷、回匪打仗，夺获牲畜布匹等件分给哨勇，并无抢劫俄商之事。至俄人图诈等情，已咨署伊犁将军荣全酌核办理。下所司知之。

（卷354 19—21页）

同治十二年七月己酉（1873.8.25）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攻克肃州东关、平毁贼卡一折。肃州自合围后，金顺会商徐占彪、宋庆添筑炮台逼城轰击。上月初六日，徐占彪督队出贼不意直登东城，各军奋勇继进，贼众抵死抗拒，分股出城扑犯官军营卡冀图牵掣，各营分投迎剿，大挫凶锋，遂将东关攻克，并将蒲桃园贼卡平毁，悍贼悉数歼除，剿办尚为得手。东关攻克，城贼粮畜将尽，已成瓮鳖釜鱼。著左宗棠檄令徐占彪、宋庆等并力环攻，严防贼匪冲突，迅将肃城克期攻拔，聚而歼旃，毋稍松劲。肃州军务得手，徐占彪、宋庆两军足敷剿办，白彦虎等股窜扰关外势甚猖獗，金顺仍当懔遵叠次谕旨迅带所部兼程西进，为景廉后路应援，相机痛扫妖氛，毋稍迟滞。另片奏请将已革委参领双寿留营等语。双寿系勒令回旗永不叙用之员，所请留营效力之处，著不准行。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本日据金顺奏肃州兵勇围攻甚密，指日可期克复，是甘省军务渐就肃清。因思现在各营勇丁固多他省客勇，而本地募勇亦复不少，此项勇丁招自田间，半系无业游民，以之冲锋御寇，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无事时恐未必能安耕作。若任其游荡，不为约束，致令流为匪徒，不但无以示矜恤，亦非绥靖

地方之道。甘肃各营兵丁缺额甚多，凯撤以后应如何将本地募勇挑补训练以资安插之处，著左宗棠悉心酌度情形奏明办理。其各省勇丁亦当分别撤留。其得力者，饬各营官实力整顿；不得力者，妥为资遣，俾免滋事。并著先事预筹，以遏乱萌。将此谕令知之。

予甘肃肃州阵亡总兵官黄金堂、黄明贵、副将梁得胜、游击李士明、刘宏发、都司舒占标、千总秦涵保祭葬、世职加等。

（卷355 2—3页）

同治十二年七月癸丑（1873.8.29）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陕回窜扰敦煌、现催马队会剿并贼匪分窜哈密边界各折片。陕回大股众约万余出关滋扰敦煌，攻陷屯庄，焚烧抢掠，官军接仗失利，李天和阵亡，兵勇死亡过半，与景廉前奏大略相同。现在贼势猖狂，均向北山飞窜，深恐沿途勾结势成，滋蔓难图。文麟所派马队官兵复为河涨所阻未能前进，敦煌兵勇无多，势难堵御，著文麟飞饬马队营官张明等迅速设法绕道前赴敦煌城，会同该处官兵实力剿办，毋稍疏虞，并著文麟分饬东路沿塘驻防并塔尔纳沁一带各营勤加侦探，认真防堵。金顺一军叠经谕令迅速出关，刻下关外军情紧急，著该前将军懔遵叠次谕旨克日拔队起程，迅赴戎机，毋得稍有迟误。明春所带成禄数营现扎何处？著金顺檄令就近兜剿以遏凶锋。该逆向西窜扰，其心叵测，哈密、古城各处防堵未可稍松，著景廉会商文麟各就现有兵力设法堵剿，毋任贼匪纷窜。哈密边界马金山一带竟有贼匪三百余名盘踞，并有青海回逆四万余名到肃，被官兵击败窜往古城，俱有北犯之意，文麟务当饬令在防官兵扼要严防，遇贼即击，毋稍疏懈。将此由六百里

各谕令知之。

（卷355 7—8页）

同治十二年七月庚申（1873.9.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攻克肃州外城情形一折，与金顺前奏大略相同。现在各军已逼城添筑营垒，并力轰击，左宗棠又派员押解炮位前往助剿，贼势穷蹙，不难聚而歼旃。即著左宗棠饬令徐占彪会同宋庆迅将肃州克期攻拔，尽扫妖氛，毋令一名漏网。又奏筹办采粮转输事宜暨购备驼只各折片。各营粮料转运自应按照人马实数支销，以免浮冒。现据左宗棠查明除徐占彪所部有册可稽外，宋庆马步共作十八营，张曜马步十四营，金顺并接统成禄所部共作三十营，并将转运章程分别筹画，所奏甚为详悉。著照所议将各该营应需粮料照数源源接济，毋令缺乏。经此次核定后，各该营如有缺额，以少报多，冒领浮销，即著该大臣随时查明参奏。兵贵精不贵多，金顺各营自可汰弱留强，不必虚拥多营，耗军需而无实际。著该前将军酌度情形从长计议，将各营归并裁汰，咨明实在数目，以便左宗棠设法供支。各省应解金顺及接统成禄一军协饷，著户部查明，催令迅解金顺军营以资应用，毋得迟延。阿拉善旗采办驼只意存推诿，且有抬价居奇情事，协理台吉阿布哩办公未能踊跃，著理藩院饬令贡桑珠尔默特迅速回旗承办，以免贻误。乌喇特等旗向系产驼之区，足供采买，著定安就近饬令各该旗会同左宗棠委员尽力采办，不准阻挠推诿。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甘肃河州剿擒窜匪，予提督张仲春优叙，阵亡都司刘焕章祭葬、世职加等。

（卷355 12—14页）

同治十二年七月壬戌（1873.9.7）

谕军机大臣等：常顺奏贼氛北窜、马队遽难移拔一折。据

称探报陕回大股出关北窜，匪踪扰及阿毕尔米特游牧，现饬官兵探剿；前由杜嘎尔拨到之黑龙江马队一时未能拨赴荣全军营，恳请饬调劲旅迅速来乌，再令黑龙江马队西进等语。此项马队本系荣全调赴西路之兵，该处需兵甚急，本难准其所请，惟现在回匪大股纷窜，乌城兵力甚单，黑龙江马队驻防察汉淖尔等处未便遽行撤动，著准其暂留防剿以遏贼锋，并著李鸿章于宣化官兵内挑选五百名，克日整队赴乌。前据李鸿章奏直隶练军未便再议抽调，惟现在关外军情紧要，该督务当酌度缓急迅行调派，毋稍迟延。该官兵抵乌后，常顺等即饬黑龙江马队驰赴荣全军营俾资战守。逆匪由胡鲁斯泰地方逸去，现窜何处？著常顺、车林多尔济、文奎严饬官军确切侦探，视贼所向实力击剿，迅殄贼氛，并将该城防守事宜妥为布置，不得稍涉疏虞。另片奏逆匪图窜乌鲁木齐，请饬迅克肃州俾金顺得以率队出关，并请饬景廉速剿踞贼等语。该逆麇聚于安西、敦煌等处觊觎北犯，倘任令勾结乌鲁木齐踞匪，该城军务更觉棘手。著景廉督饬官军力筹堵剿，毋令该逆声息相通，益形滋蔓。肃州外城已克，当不难一鼓而下，著左宗棠檄饬各军加劲围剿，迅奏肤公。金顺当懔遵叠次谕旨迅速出关，将白彦虎等股匪党痛加剿洗，毋任豕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5 17—18页）

同治十二年七月辛未（1873.9.16）

又谕：金顺奏关外逆匪被剿窜遁并逼攻肃州情形一折。逆匪分扰安西、敦煌等处，经副都统明春、总兵胡可均等带队截击，均获胜仗，擒斩颇多。金顺复派副将和正兴等选带队伍出关接应，文麟所派马队亦到。该逆于闰六月十七等日遁逸入山，势将由南山西窜。该逆现窜何处？有无分股？著景廉、文麟督饬官军确切分探严防，痛歼丑类，毋令蔓延。安、敦、玉虽

已解严，仍著金顺、文麟饬该官兵等搜捕逸匪，实力探剿，不得稍涉疏虞。肃城自攻克东关后，各军添筑卡垒，连环攻击，不难一鼓荡平。著左宗棠、金顺督令各该将领克期攻拔，将该处踞匪聚而歼旃，以安边圉。金顺一面部署出关事宜，早日成行，毋稍迟缓。此次关外出力各员弁，著该前将军俟肃城克复后并案核实请奖。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5 24—25页）

同治十二年七月乙亥（1873.9.20）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围攻肃城踞匪并亲赴前敌一折。官军克复东关后，复于大南门外逼城修筑炮台营卡，该逆分股占踞两卡，经副将赖长等开炮轰击，仍夺回原筑营卡固守。该大臣现在亲赴肃州，即著与金顺会商，督饬各军力筹进剿，迅克坚城。肃逆势极穷蹙，左宗棠、金顺务当严密布置，锁合长围，就地殄除，毋令城贼乘间出窜，又成不了之局。各郡县善后事宜及金顺出关后粮运一切，即著左宗棠亲历该处妥筹办理。本日据景廉奏回目马明投顺安夷，并有西攻绥来之说，若勾结该处逆回扑犯沙山子等处，现存兵勇无多，防剿均不足恃，请饬金顺来古助剿等语。著金顺一面部署出关事宜，振旅西行，与景廉联络声援以资战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景廉奏回目马明投入安集延并逆匪扑犯民团，派队援应各等语。马明乞抚本不足恃，现在该逆与玛纳斯回匪均投并安集延，逆焰颇张，景廉务当督饬官军慎守营垒，严防东犯，不得稍涉疏虞。赵兴体等营勇均系乌合之众，屡经逆匪扑扰，势难支持，景廉现派马队前往援剿，著饬令该官兵迅速西进，联络民团实力防剿，以遏贼锋。沙子山地居要隘，该都统咨会锡纶带兵会同荣全所部进驻该处，以壮声势而固民心，即著该都统等彼此会商，妥筹办理。安集延久踞乌城，势甚凶悍，非厚集

兵力难以得手。现在肃州一城指日可克，前据左宗棠奏金顺一军请俟秋仲出关，本日已寄谕金顺令其迅速振旅西行。该都统另折奏请拨军火，已谕定安、常顺等照数拨给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景廉奏请筹拨军火一折。前据常顺奏锡纶等营需用军火，当照所请谕令神机营如数拨给，由常顺等迎提回城分拨应用。兹据奏称锡纶现在布伦托海布置进攻事宜，亟需军火，即著常顺等于所调军火解到乌城时，即将洋枪、排枪、子母炮、抬枪随带洋火药、铅箭、铜帽等物及旧存、新调之火药以一半分拨锡纶军营，由该帮办大臣迎提应用。又据奏称此项军火止可暂时敷用，请再由绥远城调拨抬枪三百杆，随带铅丸三万出、火绳四千盘；如绥远库存无余，即就近制造，由该都统派员迎提，分拨锡纶应用等语。著照所请，由定安如数拨解，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予甘肃肃州阵亡守备王安邦等十二员祭葬、世职加等。

（卷355 29—32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戊寅（1873.9.23）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回匪攻扑马莲井等处营堡、派队援剿一折。陕回大股由敦煌西窜，先后围攻马莲井、塔尔纳沁营堡，势甚猖獗，文麟现派马队驰赴塔尔纳沁援剿。著即饬令统领魏忠义等会同该处兵勇严密堵御，实力剿击，毋任逆匪窜越。该逆拥众奔突，诚恐窜入东山益形滋蔓，并著文麟咨会景廉及巴里坤城大臣、总兵等一体严防，毋稍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56 4—5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辛巳（1873.9.26）

又谕：前因常顺奏贼氛北窜，黑龙江马队遽难移拨，当经

谕令李鸿章挑选宣化官兵五百名前赴乌城，再饬黑龙江马队西进。兹据李鸿章奏称宣化练兵无多，势难照数抽调，拟将乌城额驻宣化防兵二百二十七名及现由宣镇挑定换班官兵一百四名均暂留乌城，作为此次抽调征兵；所有换防官兵请改由张家口行走，以期迅速等语。著照李鸿章所议赶紧调往乌城，以资守御。额勒和布、奎昌于此项官兵抵口后，即饬沿途台站供应驼只。其应领盐菜、米折等项，并饬口北道速为筹发，俾利师行。该官兵等到防后，常顺、车林多尔济、文奎务饬黑龙江官兵迅赴荣全军营，并将乌城防守事宜妥为布置，不得稍涉疏懈。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6 7—8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壬午（1873.9.27）

又谕：刘岳昭、岑毓英奏遵查马如龙采办外洋军火情形，岑毓英奏旋省日期、代杨玉科请觐、文武各缺请分由督抚办理、请将徐之铭赐恤，吴棠奏川滇边界散练游匪为患、叠经剿除各折片。岑毓英现在回省办理监临事务，即著暂留杨玉科驻扎大理，会同迤西道将应办善后妥为经理，以资弹压。至遣散勇丁、查办土司各事宜，著刘岳昭、岑毓英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前有旨令各省实缺提、镇尚未陛见之员以次来见，一俟大理军务底定，杨玉科无须留驻该郡，即著该总兵来京陛见。岑毓英拟请将文职各缺统归巡抚主政，与总兵商定会衔；武职各缺统归总督主政，与巡抚商定会衔。向来督、抚管辖文武各员均有定例，刘岳昭、岑毓英惟当遵例办理，不得稍有搀越。至应举应劾各员，尤宜核其实迹秉公具奏，方不至有名无实，徒托空言。前据岑毓英奏滇省军务将次肃清，上年购买洋枪等件，请饬沿途各省督抚截留，当谕令瑞麟等饬属查明，截留封存。兹据刘岳昭等查明马如龙委令涂普义采办外洋军火实在情形，著刘长佑

咨照瑞麟、李瀚章、郭柏荫、王文韶、张兆栋、曾璧光仍遵前旨，饬令所属查明云南委员由粤采买洋枪洋炮各项，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悉数截留，封存该省军装库，并著吴棠一体钦遵办理。李玉墀本非云南所派之员，与陈得贵有无不法情事？著刘长佑就近确查，分别惩办。马如龙委令涂普义前往外洋采办军火，未经先行咨商刘岳昭发给通关文凭，以致中途被阻，亦属疏忽。马如龙著交部察议。岑毓英请将徐之铭开复议罪一切处分并照例赐恤之处，著毋庸议。川省叙州府属地方与滇之大关等处接壤，时有散练游匪勾结为患，本年春夏间，匪首郭心斋、林淙遂等纠众扰掠，经提督唐友耕等督兵剿捕，悉数歼除。所有川省历次剿匪出力员弁绅团，准由吴棠汇案择尤酌保，毋许冒滥。仍著吴棠、刘岳昭、岑毓英各饬防军会同地方文武实力巡防，搜捕余匪，以绝乱萌。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6 9—11页）

又谕：荣全奏恳请开缺、简员接替，常顺等奏筹拨马队西进援剿情形并匪徒滋扰台站各折片。荣全催令富和起程，该员竟敢肆骂并殴伤荣全数处，实属目无纲纪。富和著交部严加议处，并著荣全传旨令其即日前赴景廉军营，不准稍涉迟缓。荣全以旧疾增剧奏请开缺，现在西路军事孔棘，该署将军当顾全大局勉力支持，尽心筹办，毋得藉词推诿。所请开缺之处，著毋庸议。回匪窜扰关外，时有零股窥伺乌属边境，飘忽靡常，著常顺、车林多尔济、文奎督饬官军严密设防，确探贼踪，痛加剿击，毋任蔓延为患。缠夷围扑沙山子、西湖等处，荣全军营需兵甚亟，常顺等以黑龙江官兵久经驻防察汉淖尔未便撤动，另拨察哈尔骑兵二百五十余名驰往援剿，即著照所请行。常顺等即饬该官兵克日拔队西行，俾资剿办。巴里坤路等处台站叠有贼匪乘间抢掠，所获之车零顿多克、德米

特二犯，讯明后即著就地正法。嗣后有似此扰害军台匪徒，均著照此办理，并著常顺等饬令沿台驻扎官兵分投巡缉，以靖地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兵部议：富和照殴无统属官员私罪例革职。得旨：富和著照部议革职，即行回旗，毋庸前赴景廉军营。

云南鹤丽镇总兵官马忠因病解职，以记名提督张保和为云南鹤丽镇总兵官。

追予故云贵总督恒春祭葬、世职加等，妻博禹特氏旌表如例。

子故云贵总督劳崇光于云南省城建立专祠。

（卷356 11—13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丁亥（1873.10.2）

浙江巡抚杨昌济奏力筹云南、贵州协饷，并请饬云南督、抚无庸派员来浙。得旨：滇省兵饷支绌异常，全赖各省协拨，庶可无虞匮乏。该抚果能力顾大局筹解无误，即著咨行云南督、抚毋庸派员守催，徒劳往返。

（卷356 16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戊子（1873.10.3）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请饬成瑞赴古助剿并陕回攻破马莲井营堡各折片。景廉带兵驻扎古城，防剿正在吃紧，游击陈升恒业经该都统遵旨饬令回巴里坤署理总兵之任，即著景廉咨催署乌鲁木齐提督成瑞迅速驰赴古城襄办一切。陕回攻破马莲井营堡，虽经官军迎剿获胜，惟东西两路回逆声息时通，关内逆匪分窜安、敦、哈密，深恐勾结乌城回逆互为声援，其势又成滋蔓。孔才一军势难分拨赴哈。景廉已咨催巴里坤迅派兵勇，并飞咨金顺所部驻扎安西之副都统明春带领兵勇就近往援。惟贼势正在鸱张，兵力究形单薄，著金顺懔遵叠次谕旨迅率所部克期

出关，与景廉联络声势会扫逆氛，毋稍延缓，并著左宗棠酌拨劲旅数营前往助剿，兼顾巴、哈两城。文麟惟当就现有兵力勤加侦探，认真防剿，毋令贼匪蔓延为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6 16—17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壬辰（1873.10.7）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哈密被围、拨兵驰救、并请饬乌城迅拔马队赴巴哈援应、派援沙山子官兵剿贼获胜，常顺等奏贼氛窜近、拨队迎剿各折片。陕回窜扰哈密，盘踞大泉、黄芦冈一带，分股扑城，官军迎剿失利，统领魏忠义、张欣、李琦、李生元等皆无下落，官兵多有阵亡，巴里坤亦有逆回分窜。巴、哈两城为西进大军后路，地方最关紧要，此股回逆势极狡猖，现在哈密被围甚急，该城日夜盼援，景廉业经筹拨马步队前往援应。惟贼众兵单，势难抵御，且道路窎远，尤恐缓不济急。左宗棠现已驰抵肃州，兵力自厚。肃州以穷寇拒守孤城，谅不难克期攻拔。刻下关外事机甚急，万一肃州踞逆铤而走险，势必与窜扰巴、哈等处贼匪联成一气。该两城稍有疏失，则贼势又复燎原。关外用兵较之内地更形棘手，目下乌垣安夷、回逆又时有东犯之意，景廉孤军在外，兵力难支，著左宗棠迅即拔派劲旅数营驰往哈密以资援应，速将该处贼匪悉数歼除，并堵截肃回出关分窜之路。哈城事机十分紧急，该大臣务当迅筹调拔，毋稍迟缓，致误戎机。金顺一军叠经谕令克日出关以资防剿，现在该处情形较前更急，著该前将军迅即拔队起程，并先行拔派得力官兵驰往接应，与明春一军会同雕剿，迅扫逆氛。景廉亦当酌度情形妥为筹布。哈密地方紧要，文麟当就现有兵力妥筹堵剿，毋稍疏虞。巴里坤已有贼匪窜近，著庆寿勤加侦探，实力防守，以顾地方。乌里雅苏台现驻吉林、黑龙江马队及察

哈尔官兵尚称得力，著常顺、多布沁扎木楚、文奎妥为调度，迅拨马队数百名由草地兼程驰赴巴、哈以资援应。贼匪窜及沁城、喀喇乌苏等处，与乌城所属蒙古部落毗连，常顺等现已派拨官兵前往迎击，即著饬令认真剿洗，毋令贼势蔓延。景廉所派往援沙山子之营总依勒和布一军，与游击徐学功等剿贼出力，准由景廉择尤保奖以示鼓励。阵亡官兵并著查明请恤。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常顺、多布沁扎木楚、文奎、景廉、金顺、文麟，并传谕庆寿知之。

（卷356 19—21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丙申（1873.10.11）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派援巴、哈两城并拟亲往督队暨请饬金顺出关、左宗棠筹办军粮、请派署哈密帮办大臣，常顺等奏派队协剿各折片。关外回匪窜扰巴、哈两城，哈密被围甚急，景廉现派吉尔洪额、沙克都林扎布统带马步队前往救援。惟此股回逆人数甚众，悍贼尤多，非厚集兵力难图剿洗，著景廉饬令吉尔洪额等兼程前进，迅速驰援。该都统将济、古两处防守妥为布置，即著督带兵勇亲往援应，毋稍稽迟。该处地方为西进大军粮运后路，刻下哈密城围甚急，万一稍有疏虞，则不独西进大军粮路阻绝，即肃州全局亦为掣动。金顺前有带兵西进之请，现在关外情形较关内十分紧急，该前将军曾否起程？著懔遵叠次谕旨趱程前往，并先拨得力官兵星驰前进，会同明春各队迅解哈密之围，并著左宗棠饬令各属认真筹办军粮，在玉门地方安设转运粮台以资接济。该大臣仍当懔遵前旨速拨劲旅数营驰赴巴、哈两城，迅扫贼氛，毋得顾此失彼。金顺一军屡次严谕克期出关。现在哈密被围，情形如此紧急，若再迁延不进致误事机，定将金顺从重治罪。左宗棠所部兵力甚厚，尽可分拨出关。刻下关外贼势鸱张，巴、哈两城盼援甚急，若坐视不

救，致该城稍有疏失，定为左宗棠是问。明春现已简放哈密帮办大臣，责无旁贷，著即督率兵勇认真剿办，力解城围。该城防守事宜，著文麟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毋稍贻误。巴里坤与哈密毗连，东，西、北三路皆有贼匪窜扰，著庆寿勤加侦探，固守城防，严饬兵勇遇贼即击。常顺等已派察哈尔一起官兵驰往巴里坤一带，会同前次派出达密兰防军共图援剿，即著饬令该官军迅赴前敌，实力雕剿。倘事机紧急，仍著常顺、多布沁扎木楚、文奎就近拨兵前往以资援应，毋得稍分畛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左宗棠、常顺、多布沁扎木楚、文奎、景廉、金顺、文麟、明春，并传谕庆寿知之。

以哈密帮办大臣锡纶为乌鲁木齐领队大臣，正红旗蒙古即补前锋参领映春为哈密帮办大臣。

（卷356 24—26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癸卯（1873.10.18）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回匪围攻营堡、调队应援、请饬部拨银两各折片。陕回大股会合东路窜匪逼胁缠头回众围攻哈密城堡，势甚狓猖，亟应迅速剿洗，文麟现已咨会景廉、金顺派兵救援。前据景廉奏巴、哈军务紧迫，该都统已派吉尔洪额、沙克都林扎布带队援应，即著景廉饬令孔才并派出各队兼程前进。该都统将济、古两处防务布置妥协，即懔遵前旨督率兵勇迅速回援，毋稍迟缓。明春已授哈密帮办大臣，著迅即督率兵勇前赴哈密会同剿办。金顺一军屡次谕令出关，现在哈密情形紧急，务当迅率所部克期起程，毋再迟延干咎。回王、福晋暨伯克、头目等深明大义，均属可嘉。回城被匪攻陷后，该王、福晋等现在何处？著文麟查明具奏，并传谕该王、福晋等迅速招集回众，毋任去而从贼。左宗棠当懔遵叠次谕旨分拨兵勇出关助剿，一面兼顾金顺粮运，毋令缺乏。肃城贼势久蹙，该大臣亲赴前

敌督剿，军声日振，即著激励将士赶紧进攻，迅将城池克复，并严防穷蹙败匪乘间逃窜出关，是为至要。统领魏忠义打仗失利，文麟请将该员革职并自请治罪，本属咎有应得，姑念贼众兵单，情尚可原，均著加恩宽免。仍责成该办事大臣就现有兵力将城防事宜严密布置，不得稍有疏虞，致干严谴。哈密盼饷迫切，所需兵粮由各路采买，均应速拨款项，以济要需。著户部拨发军饷现银十万两、粮价现银五万两解交察哈尔都统衙门收存，由文麟委员候补道常祥等领解赴哈，俾供支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6 29—31页）

同治十二年八月乙巳（1873.10.20）

以甘肃甘州府城解围并歼剿山丹土匪出力，赏总兵官杨智珩一品封典，参将刘楚贤等花翎，知县杨世锺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56 31页）

同治十二年九月辛亥（1873.10.26）

谕军机大臣等：常顺等奏探报窜贼情形、请调员统带防军、哈密委员运解军械中途遇贼各折片。回匪大股出关滋扰，围攻哈密，其另股窜向诺木托罗盖地方，常顺等现令达密兰率所部迎剿，并饬依楞额带队赴巴里坤台路驻扎，以遏三塘湖等处窜匪。即著督令该官兵等严密堵御，确探匪踪，实力剿击。巴、哈军情紧要，并著常顺、多布沁扎木楚、文奎懔遵前旨檄饬防军前往援应，以剿为防，不得意存畛域。逆匪股数众多，边外地方辽阔，亟须厚集兵力以杜奔突，著杜嘎尔即将现驻绥远城台路之察哈尔马队移扎哈尔尼敦用资防剿。哈密被围，情形岌岌，景廉自已带队回援，即著督饬吉尔洪额等军星驰剿办，迅解城围。文麟当就现有兵力稳慎防守，明春即率所部驰抵任所扫荡贼氛。

金顺一军此时已否起程？即著懔遵叠次严谕克日驰往援剿。该军粮运，左宗棠当饬地方官妥速筹办，俾师行得以无阻，并懔遵前旨派得力将弁前往会剿。肃州一城叠据左宗棠等奏势在垂克，该大臣复亲往督师，谅不难一鼓攻拔。近日战事如何？著即详悉奏闻，以慰廑系。前派赴荣全军营之侍卫特尔清阿，准其调赴乌城以资得力。哈密委员运解军火被贼抢掠，当经官兵夺回，著饬侯台站疏通再行护解前进，毋资寇兵。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7 3—5页）

同治十二年九月癸丑（1873.10.28）

谕军机大臣等：托伦布、保英奏派队防剿一折。陕回窜扰巴里坤、哈密，并分踞三塘湖地方，昨据常顺等奏已派队扼扎巴里坤台路以资截击。惟三塘湖等处近接科城属境，且扎哈沁八台转递各路军火饷需，关系尤为紧要。现经托伦布等派令苏那穆策麟等统带黑龙江马队前往扎哈沁属伯多滚、察汉淖尔一带驻扎防剿，即著饬令派出员弁认真探防，遇贼即击，毋任扰及台路。所有科城防守事宜，并著托伦布等就现有兵力妥为布置，以杜窥伺。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7 6—7页）

同治十二年九月丁巳（1873.11.1）

谕军机大臣等：杜嘎尔奏严布防探、预筹堵击一折。陕回出边扑犯巴、哈等处，哈密被围甚急，前经谕令该副都统将现驻绥远城台路之察哈尔马队移扎哈尔尼敦用资防剿，即著杜嘎尔懔遵前次谕旨迅速移扎，毋误戎机，一面严饬派出官兵巡护粮路，勤加侦探，遇贼即击，毋稍疏虞。另片奏请饬山西将拨补饷银迅即筹解等语。此项饷银系该省应行抵还杜嘎尔划拨之款，现在该营防剿正急，需饷甚殷，著鲍源深迅将应行拨补饷银二

万五千两赶紧筹备，务于九月内解至察哈尔以济急需，毋得稍有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7 8页）

同治十二年九月戊午（1873.11.2）

谕军机大臣等：常顺等奏请拣调蒙兵赴乌防剿一折。陕回大股围扑哈密，乌里雅苏台界据探亦有匪踪出没，该处为各城咽喉，道路纷歧，非有得力骑兵不足制贼奔突。常顺等请于察哈尔八旗蒙古官兵内拣调马队一千名，即著额勒和布、奎昌照数挑选，饬令迅速赴乌防剿。该队统带需员，据奏副都统衔头等侍卫永德熟悉蒙部情形，现随神机营当差，著神机营王大臣即饬该员就近赴察哈尔，于该蒙兵内择其年力强壮曾经战阵者挑选足数，统带赴乌，并著该营转饬正白旗三等侍卫倭恒额帮同永德照料前往。该营王大臣即饬永德等带领该队先行分起由台行走，俟到乌后，由常顺等筹给马匹以资乘骑。仍著额勒和布等迅速由察哈尔挑备膘壮战马二千匹，于来岁草生膘起时解送乌城俾利攻剿，不得迟误。将此谕知神机营王大臣，并由五百里谕知常顺、多布沁扎木楚、文奎、额勒和布、奎昌知之。

（卷357 8—10页）

同治十二年九月癸亥（1873.11.7）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续派马队驰援哈密一折。据称陕回大股现在窜往红庙子地方，恐该逆西窜，则古城防务更形吃紧；该都统未能带兵赴哈，现添派营官田锡礼等带队前往应援等语。即著景廉饬令该营官等星驰前进，并饬前派赴哈密之吉尔洪额等迅速进剿，立解城围。刻下古城防务固属紧要，而哈密盼援尤急，该都统务当斟酌情形妥筹兼顾。文麟当就现有兵力妥为防守，毋稍疏虞。明春著懔遵前旨，迅率所部前赴任所，力扫逆氛。左宗棠此时已否拔队赴哈会剿？务当迅派得力将弁

前往救援，毋稍延缓。金顺一军叠经谕令出关，该前将军即督率队伍克日驰往援剿。 该军粮运仍著左宗棠饬地方官妥为办理，俾利师行。刻下肃州情形若何？殊深廑系。左宗棠亲赴前敌，自不难立拔坚城。著即督饬各军奋力攻克，迅奏肤公，以靖边圉。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7 12—13页）

同治十二年九月甲子（1873.11.8）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马队官兵剿贼叠胜、接据敦煌禀报贼情、并贼匪围攻营堡、请饬催援兵来哈暨军粮缺乏、请催锡纶回任各折片。所奏应援塔尔纳沁及马队剿贼情形，尚系闰六月间之事。刻下贼匪勾结回城缠头围攻哈密营堡甚急，前经叠次谕令左宗棠等迅速派兵援应，乃各路官兵均无到哈信息。该城日夜盼援，事机刻不容缓，吉尔洪额等军计已行抵巴里坤，距哈甚近，即著景廉饬令该副都统等趱程前进，速解城围，文麟一面派员迎提，毋任藉故逗留致误大局。景廉续派之马队三百名，并著饬令田锡礼迅速统带前往以资接应。孔才所部马队并黑龙江马队，景廉务当移缓就急，饬令兼程赴哈，会同各军迅扫逆氛。金顺终未据报出关，殊不可解。该军兵力颇厚，即著懔遵叠次谕旨克期前进，并先派得力将领统带马队星夜驰援，不得贻误戎机致干重咎。 左宗棠此时谅已派队起程， 著即催令派出官兵迅速前进，毋稍迟延。金顺一军粮运仍著该大臣饬令地方官妥为办理。锡纶已授为乌鲁木齐领队大臣，所遗哈密帮办大臣早已简放明春，屡经催令带队星驰赴哈，即著会同文麟将该城防守事宜悉心筹画，以顾地方，并将起程及到哈日期迅速奏闻。文麟现在病势若何？殊深廑系。目下事机紧迫，该大臣仍当妥为筹布，力任其难，以期无负委任。该城屯粮被贼抢掠，军食缺乏，殊属可虞。著左宗棠、景廉妥为设法，力筹接

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7 14—16页）

同治十二年九月壬申（1873.11.16）

又谕：前于七月间据左宗棠奏围攻肃城踞逆情形并亲赴前敌督剿，该逆踞守孤城，经官军于克复东关后复于大南门外逼城修筑炮台营卡，贼匪飞走技穷，谅不难克期攻拔。乃迄今两月未据该大臣续有奏报，廑系殊深。现在关外陕回到处勾结，势极狓猖，哈密被围甚急，万一肃逆被剿穷蹙，窜出关外与各匪联络一气，又成滋蔓难图，势将不可收拾。即使肃城克复，而关外受害不可胜言，大局何堪设想？左宗棠计已早抵肃州，著即督饬官军力筹进剿，迅拔坚城，务将该逆悉数聚歼，万不可使城贼乘间窜出致贻大患。哈密被围日久，业经叠谕该大臣迅速派兵往援，究竟调拨何队前往？哈密为西路要隘，断不可稍有疏虞，仍著左宗棠懔遵叠次谕旨速即派兵兼程前进迅解城围，力筹兼顾。金顺一军曾否出关？并著催令该前将军懔遵叠谕星驰前赴哈密，毋稍延缓致误戎机。所有围攻肃州及驰救哈密各情形，著该大臣迅速详细奏闻，以慰悬盼。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57 22—23页）

同治十二年九月己卯（1873.11.23）

谕军机大臣等：常顺等奏围逼哈密贼匪业经西窜、现筹防剿一折。 据称景廉派拨沙克都林扎布等已经带队由巴里坤赴哈，贼匪现向吐鲁番一带逃窜等语。刻下贼踪虽已西窜，而哈密城防未可稍松，该处现在布置情形若何？著文麟就现有兵力将防守事宜悉心筹画，景廉亦当懔遵前旨妥筹兼顾，均勿稍涉大意。其窜赴吐鲁番贼股，并著景廉派兵剿击，就地歼除，毋任分窜。常顺等以关内外与喀尔喀处处毗连，现仍派达密兰所部马队驻扎玛呢达尔旗界以护蒙古游牧，即著饬令该员加意防

护，毋令贼踪窜越。仍著常顺等勤加侦探，如哈密军情紧急，即饬达密兰带队驰援，不得稍分畛域，并著饬依楞额马队防护巴里坤台路，毋稍疏虞。明春此时已否赴哈？著懔遵叠次谕旨迅速带兵驰往，与文麟会商防剿，毋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8 6—7页）

又谕：常顺等奏请饬催积欠银两一折。据称山西奉拨乌、科两城官兵台站应支额饷，每年需银八万五千两，除同治九年如数清解外，以后均有蒂欠，统计欠解十年、十一年岁饷三万八千余两，本年分毫未解；现在兵丁情形困苦，待饷孔殷，请饬迅速拨解等语。著鲍源深饬令该藩司即将欠解同治十年、十一年额饷三万八千余两及本年岁饷八万五千两、新设苏木台站弁兵盐菜银二千两赶紧照数解交常顺等军营，俾供支放。其同治二年以后山西尾欠之饷，据称均未解清，著一并分款补解，毋得再事迁延。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58 7—8页）

同治十二年十月甲申（1873.11.28）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请停止运粮以纾台力，文麟奏固守哈密、击贼获胜，托伦布等奏贼犯科属、拨队迎剿各一折。哈密被匪围攻日久，经文麟督率兵勇实力攻剿，力保危城，洵堪嘉尚。此股贼匪经官军截剿获胜后曾否他窜？前据常顺等奏探得哈密贼踪有西窜吐鲁番之信，是否分股西扰，抑系探报不确？即著文麟、明春据实奏闻。文麟等务当激励兵勇严密探防，遇贼即击，毋稍疏懈。明春究于何日驰抵哈密？该处地方紧要，兵力甚单，左宗棠究派何队驰援？肃州踞贼经官军围剿穷蹙，万一以出关为走险之路，则巴、哈两城适当其冲，受害不可胜言。著左宗棠督饬各军迅图攻拔，务将贼匪就地歼除，

毋任逃窜出关致贻大患。应如何派兵截剿、堵贼出关之处，著该大臣妥为筹画，不得稍涉疏虞，一面饬令派援哈密之军星夜趱行前往以厚兵力。金顺何日拔队？何以日久未据奏报起程？仍著懔遵叠谕带队迅速西进。科布多属突有贼匪窜扰军台，将景廉军营押解军装饷银十八驮全行掠去，托伦布等现派官兵驰往探剿，即著饬令该官兵确切侦探，认真防剿，并著常顺、多布沁扎木楚、文奎一体严防以顾台路。景廉以古城一带采粮尚易，请将口北、归绥两道运粮全行停止以节糜费，刻下金顺带兵出关，前经叠谕左宗棠将该军粮运妥为筹画，即著该大臣择地设立粮台，由关内源源运解以裕兵食。察哈尔所省运费米价，著额勒和布、奎昌毋庸拨解，以节经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哈密固守城垣击贼获胜，办事大臣文麟得旨嘉奖，赏副都统衔。

（卷358 9—11页）

同治十二年十月丁酉（1873.12.11）

又谕：御史吴可读奏同知死事甚烈、请饬查明、予谥建祠、殉难家属一并附祀并将事迹开单呈览一折。甘肃殉难署西宁府贵德同知承顺，于同治元年在署任内举行善政，颇得民心。嗣于六年二月间探闻回众滋事守城御贼，因众寡不敌厅城被陷，该故员与其母、弟等同时遇害，极为惨烈，殊堪矜悯。惟予谥之典臣下不得率行奏请，著左宗棠将该故员殉难及其家属死事情形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卷358 16页）

同治十二年十月己亥（1873.12.13）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金顺奏克复肃州、首要各逆及土客悍贼歼灭净尽，左宗棠奏筹画出关情形、请将袁保恒赏假

三个月各折片。肃州逆匪经左宗棠与金顺分督各军会合围攻，并各掘地道进击，逆首马四以势蹙诣营乞抚，经左宗棠等饬令呈缴马械，点验册籍，九月二十三日该大臣将逆首及各起凶悍客回悉数诛戮，即于是夜克复肃城，览奏实深欣慰。所有肃城善后及甘省一切事宜应如何次第兴办，　抚辑地方以资培养之处，著该大臣通盘筹画，妥为布置。前因关外军情紧迫，叠谕金顺统率所部出关，左宗棠拣派得力将弁前往助剿。兹据该大臣奏称提督张曜夙娴韬略，副都统额尔庆额勇干有为，均堪派令出关会同剿办，即著知会张曜统带嵩武全军，额尔庆额统带吉林黑龙江马队，会同金顺驰往关外迅扫贼氛。金顺一军劳乏过甚，自应略加整理，仍著该前将军赶紧部署，即率得胜之师早日西进，不可过于延缓。左宗棠务将各军粮运妥为筹备，俾利师行。安设转运粮台一节，该大臣请于户部堂官内拣员总司其事，并令选派廉干司员携带帑银出关办理，著候旨遵行。惟粮运事宜必须地方大吏督率呼应方灵，即使派员前往，仍须该大臣会同筹办，方能有济也。袁保恒著赏假三个月俾令回籍省视。所有西征粮台事宜，著左宗棠知照袁保恒将现办事宜赶办完竣，并遴派妥员暂行接管。袁保恒一俟假满即行赴陕经理，毋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8　18—20页）

以克复甘肃肃州城，总督左宗棠、将军金顺得旨嘉奖，赏总兵官万守根、杨龙彪正一品封典，提督徐占彪云骑尉世职，提督蒋东才、陈春万黄马褂，提督胡保林、总兵官李玉山、副将符先升、张存义、唐友山、胡珍品、参将方友升、马良骥、魏治家、游击刘知俭、董阳春、张俊、都司蒲阳春、宋得禄巴图鲁名号，游击张长安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予阵亡提

督王子龙、总兵官陈登云、副将周玉林等祭葬、世职。

（卷358 20—21页）

同治十二年十月庚子（1873.12.14）

谕内阁：昨因肃州克复，降旨将在事出力之徐占彪等分别优奖。因思陕甘逆回扰乱十有余载，势极披猖，自简任左宗棠总督陕甘，数年以来不辞艰苦，次第剿除。此次亲临前敌督饬将士克复坚城，关内一律肃清，朕心实深嘉悦，自应特沛殊恩用昭懋赏，左宗棠著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该大臣前经赏给骑都尉世职，并著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将军金顺督军协剿，共奏肤公，洵为奋勉，著开复革职处分以彰劳勋。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左宗棠奏饷项奇绌，恳请改拨的饷，当令户部速议具奏。现在肃州克复，军务正在得手，左宗棠所统各营需饷紧迫，必须宽为接济，方足以作士气而竟全功。著户部于库存项下迅即筹拨银一百万两，陆续解交左宗棠军营以供支放。至各省应解该大臣军饷，仍著户部悉心筹画，指拨有著之款，毋以空言了事，俾资实用，并将各省积欠西征军饷催令陆续补解，毋得日久拖欠致误要需。将此谕令知之。

（卷358 21—22页）

又谕：昨据左宗棠奏饷项奇绌，请拨四成洋税以资接济，当经降旨交户部速议具奏。第思甘肃地方瘠苦，现又时届隆冬，该将士荷戈关隘，寒冽异常，朕心深为轸念。本日已谕知户部于库存项下拨银一百万两陆续解往，左宗棠于此项银两解到后，即可酌放月饷俾资饱腾。至该大臣军营饷需，亦谆谕户部嗣后务拨有著之款，不得以空言搪塞。该大臣所请简派户部堂官办理粮台事宜，自为慎重起见，但转运采买非得地方大吏办理则呼应不灵，该大臣素顾大局，朕所倚畀，不必再派部院大员，以期事权归一。此次攻拔肃城，穷蹙之寇幸皆聚而歼

旂，关外安、敦、玉等处有无匪徒窜匿？哈密曾否解严？迄今未据文麟奏报。关内如甘、凉、平番一带有无零星余匪？西宁河州抚事谅不至再有反覆。甘境甫经戡定，亟须有兵勇择要分扎以资镇抚，该大臣所部各营官兵，数年来陇右驰驱劳苦已久，自应一面量加休息，一面设法裁并，庶一兵得一兵之用，而饷亦不至虚糜。至将来关外用兵筹饷固难，筹粮尤属不易，应如何先事预筹，该大臣谅早计及。著将兵事饷事统筹全局悉心经理，与关内外现在地方情形一并详细奏闻。张曜、额尔庆额马步各队何时可以出关？金顺昨亦谕令将兵勇略加休憩即率得胜之师西进。所有出关官兵粮饷转输及采买一切事宜，该大臣自无不引为己任，不待朕之谆谆训谕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以乌里雅苏台驻防官兵剿办回匪出力，予赛因诺颜盟长贝勒锡哩巴扎布等优叙，赏四等台吉达什多尔济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158 22—24页）

同治十二年十月甲辰（1873.12.18）

谕内阁：前据左宗棠奏肃州克复，关内一律肃清，先后降旨将左宗棠等及在事出力各员优加奖励。因思该省各路统兵大员或扼要设防，或相机雕剿，同心协力，共奏肤公，允宜一体施恩以彰劳勚，著再赏还黄马褂、花翎、清字勇号以示鼓励。穆图善前署陕甘总督，统兵剿贼懋著勤劳，此次移扎泾州扼贼纷窜亦属得力，著赏给云骑尉世职。提督宋庆驻军陕西边境屡挫贼氛，迨调赴甘肃，合攻肃州尤为奋勇；张曜扼扎甘肃宁夏郡城，剿办王家疃等处踞匪，地方得以安谧，近由凉州驰赴肃州，勇往可嘉；宋庆、张曜均著赏戴双眼花翎。副都统衔西宁办事大臣豫师会同左宗棠办理西宁招抚事宜，复在平番防剿得力，著赏给头品顶带。其办理西征粮台之二品顶带詹事府詹事袁

保恒，筹解军饷始终无误，亦著赏给头品顶带。现在关内肃清，亟应乘此声威将关外各处窜匪次第扫除，著金顺督率所部迅赴古城会同景廉进剿，穆图善著即派队赴安西、敦煌、玉门一带扼扎，妥筹防剿，以壮声援。哈密尚未解围，张曜著与宋庆统带所部一同驰往哈密，与文麟、明春会同剿贼以厚兵力。该将军等务当奋迅图功，殄除丑类，用副委任。所有出关各军转运粮饷关系紧要，著左宗棠认真督办，源源接济，毋任缺乏。

（卷358 26—28页）

又谕：前因肃州克复加恩以左宗棠协办大学士，并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本日复明降谕旨将穆图善等分别加恩奖叙，以示论功行赏，用彰劳勋。现在关内肃清，陇右大兵云集，自应乘此声威分路西征。景廉驻扎古城兵力单薄，亟应添派劲旅以图进取。金顺所部尚有二十营，若与景廉合在一处，则兵威较壮。景廉本有请饬金顺前赴古城之奏，即著统率各营克日驰赴古城相机进剿，以期规复乌鲁木齐。景廉于金顺到后，将各队如何分拨前进之处，即著和衷商办，不得稍涉意见。其额尔庆额马队，即著左宗棠饬令随同金顺西进，听候调遣。哈密虽获胜仗，现在是否解围？未据文麟等续报。张曜、宋庆所部兵力较厚，该提督等久历戎行，办事奋勇，朕所素知，著即督率所部驰往哈密驻扎，会同文麟、明春等相机防剿，遇有军情缓急，均准会衔奏事。穆图善所部马步各队久驻泾州，徒置无用之地，即著饬令该统领等分起前赴安、敦、玉一带驻扎，以为诸军后继。该将军现在奏请陛见，著各队分派起程后，再行来见，面授机宜。以上各军经朕酌量分派后，该将军等接奉此旨即行奋迅前进，不得托词耽延。倘有玩泄从事，朕必当按律惩办，决不宽贷。至各该军驰赴关外，粮饷一切及转运事宜责任甚重，必须先事预筹，并饬地方官悉心经理。带兵大员其势难于

兼顾，左宗棠身任兼圻，责无旁贷，著即统筹各军所需粮饷军火等项，每月应用若干，宽为预备，陆续转输，毋令稍有缺乏。如果各该军逗留不进，则罪在主将；倘因粮饷不继致误戎机，朕惟左宗棠是问。关外情形究竟若何？粮运道路若何？镇迪以东俱总督统辖之地，著即详细查明，绘图呈览。河州、狄道回情是否安贴？该大臣督办粮运自应驻扎肃州，兰州省城止有藩臬驻扎，是否足恃？西宁安插回众能否不滋事端？并著左宗棠、豫师据实具奏。左宗棠所部各队久在边陲，其中疲乏者谅亦不少，自应分别遣撤，将得力之师分扎各要害以资弹压。值此饷项支绌之时，尤宜汰弱留强，以节糜费。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穆图善、金顺、景廉、豫师、文麟、明春，并传谕张曜、宋庆知之。

又谕：前因左宗棠奏饷项奇绌，请仍准以四成洋税指拨甘饷，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密陈库储正项银两仅敷一月放款；其四成洋税，按照月放之款计算，亦仅能支持二三月光景，势难动用等语。现在肃州克复，军饷一切需用维殷，无如部库情形空虚已甚，该大臣公忠素著，必能中外同心，顾全大局也。此系密谕之件，毋得宣泄。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密谕知之。

（卷358 28—31页）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庚戌（1873.12.24）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驰报前敌近日情形、旧疾未痊、请简大员接替，常顺等奏迎剿窜匪获胜各折。缠夷滋扰新渠、城堡一带，经景廉派营总依尔和布带队援剿，会合团勇叠获胜仗。惟前据景廉奏该都统因古城兵力尚单已将依尔和布一军撤回，刻下新渠等处止有徐学功营勇分扎，难资捍御。荣全务当饬令官兵确探贼踪，妥筹防范，并与团勇联络策应以壮声援。

该署将军以东路军情吃紧，请饬金顺迅速出关，现在肃州克复，关内肃清，业经谕令金顺、张曜、宋庆部署出关，分赴古城、哈密等处会同景廉、文麟等防剿。谅该将军等接奉前旨定当振旅西行，不至稽迟时日也。荣全旧疾未痊，殊深廑念。西路军事孔棘，该署将军仍当力疾筹办，维持大局，以副委任，毋庸开缺。贼匪窜扰车臣淖尔及图谢公游牧，常顺亲赴前敌督剿，十月初间卓凌阿带兵接仗获胜，该逆向西北逃逸。著常顺等督饬官军确切侦探，觇贼所向奋力剿击，务将贼股迅速殄除，毋任滋蔓。该匪股数众多，来往飘忽，荣全既据科城咨称有贼二千余人欲窜科布多等处，即著托伦布、保英妥筹剿办，力扫逆氛，并将匪踪究窜何处确探具奏。哈密已否解围？未据文麟等续报。即著该办事大臣等务将该城近日情形详悉奏闻，以慰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荣全奏官兵需饷孔亟，请迅解欠饷等语。荣全军营应发索伦并塔城之厄鲁特官兵每月俸饷及接济伊犁人众各用项，皆赖协饷支发，山东等省奉拨新疆月饷积欠甚多，该官兵等情形困苦，盼饷维殷，亟应迅速拨解以资支放。著丁宝桢、文彬、鲍源深、钱鼎铭将各该省积欠新疆饷银迅速拨解以济要需，毋稍迟缓。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9 4—6页）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甲寅（1873.12.28）

又谕：金顺奏统师出关、沥陈需饷实数、筹画粮运、请饬拨兵勇皮衣银两、帐房、军火仍令陕西制办各折片。金顺现率所部驰赴古城一带剿贼，士卒荷戈边外，艰苦倍常，且戈壁长途，粮运一切需费甚巨，亟应筹拨有著之款如期解济，俾赴戎机。所请于粤海关、江海关、江汉关洋税项下按月添拨三万两之处，著户部速议具奏。其四川新添该将军营饷银每月一万

两，著吴棠饬令藩司克期扫数拨解，毋稍迟误。哈密虽据探报解围，该逆西窜吐鲁番一带，金顺仍应赶紧部署出关，率得胜之师转战而前，痛歼丑类，并遵十月二十九日谕旨速赴古城与景廉会商防剿，规复乌鲁木齐，以慰廑系。关外用兵，粮饷军火最为紧要，前经谕令左宗棠妥筹办理，该大臣自必通筹全局源源接济，毋任缺乏。金顺所部及接统成禄旧部兵勇统需皮衣银二万六千两，著户部即行如数指拨，解至归绥道衙门发给该营委员以资应用。金顺军营所需帐房军火历年均由陕西制办，仍著邵亨豫照旧筹款办理。现在秦陇肃清，晋省防务已松，该省防军应如何分别撤留以节饷需，著鲍源深悉心酌度，奏明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托伦布等奏剿匪叠获胜仗一折。贼匪窜扰科属博东齐地，经保英带兵往剿，并派喜莫得等分投进攻，该逆纷纷逃窜。十日初八日，在阿育尔公喇嘛库伦等处与贼接仗，歼毙贼匪数百名，余匪向鞏克扎萨克迤南逃窜，并探闻西路盘踞庆格里之贼匪欲乘机蠢动，亟应迅筹剿办以遏贼氛。著保英统率派出各军痛加剿洗，毋任纷窜，并著景廉派拨队伍前往合力歼除，以清余孽。托伦布当就现有兵力妥筹防剿，力顾城防。本日据金顺奏探闻哈密业已解严，惟尚未据文麟奏报。现在究竟已否解围？著文麟迅速奏闻，并著该办事大臣等将该城防守事宜悉心筹画，不得稍涉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科布多剿匪获胜，赏委防御喜莫得巴图鲁名号，佐领栋呢特多尔济花翎，委步军校玉通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拨江苏洋火药三万磅、大小铜帽四百五十万粒解赴直隶天津，交伊犁委员领回备用。

（卷359 11—13页）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戊午（1874.1.1）

以云南官军克复贵州兴义府城暨剿灭昭通土匪出力，赏总兵官邹复胜一品封典，总兵官邓华立、毛治祺、刘奇义、副将翁联升、刘占宏、参将金恒才、游击石占云、唐明盛、马升、王泰源、都司纳品超巴图鲁名号，知府彭念宸、游击岳昌年等花翎，千总耿应培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59 16—17页）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壬戌（1874.1.5）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援军抵哈、击贼获胜、立解城围并探闻饷银被劫各折片。景廉所派之吉尔洪额等军于八月间到哈，在泥基头地方与贼接仗获胜，复会同威仪营官军将回城收复，并攻破南湖贼营，办理尚属得手。惟据探白彦虎股匪由五堡分股奔窜，并有扑犯古城之信，亟应迅速截剿以遏贼氛。即著景廉饬令吉尔洪额等拔队回古以资防剿，并饬派出各营奋力歼除，毋任纷窜。据奏该逆将福晋、回王缚送南湖贼营，该福晋等被贼逼胁不从，实属深明大义。刻下南湖业经攻破，该福晋等现在何处？著文麟等将实在下落确切查明，妥为安抚。景廉饷银在科布多所属察汉通古台被贼抢劫，即著咨明托伦布等派员一体详查。哈密解围，叠据各路奏报，文麟何以日久尚未具奏？著即迅速奏闻。明春业经到哈，著与文麟会商，将该城防守事宜悉心筹画，毋稍疏虞。匪踪飘忽靡常，乌里雅苏台所属诺木托罗盖等处已有贼匪窜扰，仍著常顺等饬令达密兰确切侦探，妥筹防剿，迅扫逆氛。所有此次剿匪出力人员及阵亡兵勇，著景廉查明分别奏请奖恤。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常顺奏乌城战守兵数相等、城防布置周妥情形一折。据称文奎等请催察哈尔官兵折内隐然以该署将军为多拥强兵于外，而留孱弱以居守，置城防于不顾，因将布置情形缕晰上陈等语。文奎等前请催调官兵，自系为严密设防起见，常顺

率行揣度，哓哓置辩，殊属非是。嗣后该署将军务当以公事为重，与该参赞等随时和衷商办，不得稍存意见，贻误事机，自干咎戾。将此谕令知之。

（卷359 20—22页）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壬申（1874.1.15）

又谕：锡纶奏回贼西窜、军台阻梗、现拟派兵会剿，文奎等奏防剿吃紧、请截借军饷，英廉奏驰回塔城、现拟筹办各节并筹安设布伦托海等台各折片。贼匪窜扰科属察汉通古军台等处，和硕特、土尔扈特等喇嘛营子均被劫掠，贼踪西窜至青格里河，锡纶现派蒙库吉呼噶尔带领蒙兵、喇嘛等众前往乌陇古上游沿河一带相机堵剿，即著锡纶饬令该官兵认真探击，毋稍疏虞。该处军台为古城、塔城要路，且为荣全、景廉等营运道所必经，现探闻乌梁海各台站皆已逃散，亟须力图剿洗以净贼氛。锡纶派出之军仅有六百名，兵力甚形单薄，著托伦布、保英即速派令伯多滚察汉淖尔防兵，选择妥员管带前进，两路夹击，并派明干之员随同官军一面整饬军台以顾运道。倘贼氛甚炽，即著锡纶亲率所部前往督剿。荣全、景廉亦当勤加侦探。应如何派兵会剿之处，即著妥筹调拨，迅赴戎机。科属迤西台站被扰，乌城防剿吃紧，储款无存，文奎等请由伊犁军饷内暂行截留二万两以资接济，即著准其暂行借用，一俟乌城军饷解到即如数补还。该城需饷甚殷，挪借止可顾一时之急，著户部将各省蒂欠该城之款严行催取，迅速筹解，并咨明绥远城、张家口两处，于乌城军饷解到时即饬该城领饷各员迅解到乌，以资急用。荣全处盼饷亦切，嗣后文奎等亦不用任意截留，以致顾此失彼。厄鲁特官兵寄居布伦托海，英廉以塔城一切章程尚无头绪，拟俟饷项稍充再行饬调回塔城，著照所请行。该城现在应办事宜亟须斟酌缓急，次第举办。惟从前案卷全行遗失，著

户部、兵部、工部、理藩院将塔城历办册案摘钞一份，并将该部院则例一并颁发交英廉迅速办理。该城拖欠哈萨克驼马帐目，著英廉即令亲王、扎萨克、厄鲁特领队大臣等查明确数，具文承领。此项银两并准并案核实报销。塔城布置一切需款甚多，著户部即行筹拨银八万两俾资应用。英廉请于东路台站置买骟驼四百只、骒驼四百只、骟马六百匹、骒马六百匹，分放各台应差，惟此项驼马为数太多，塔城无从采买，著常顺、多布沁扎木楚、文奎即派妥员按照市价妥为照数采买。务选口轻膘壮，毋任以疲弱充数，即由英廉派员赴乌领取。所需款项，著常顺等先行垫办，俟户部拨款解到即由常顺等照数扣还，以清款目。布伦托海一台为科布多所辖，前此驻扎该处之厄鲁特官兵，除由锡纶调往外，其余人众亦应调回塔城，即由托伦布、保英速即拨派官兵前往安设台站，以便厄鲁特人众移回塔城驻扎。其余安设各台，即著照英廉所拟办理。该参赞大臣务当实心经理，以副委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9 27—30页）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壬午（1874.1.25）

云南巡抚岑毓英奏：奉旨兼署督篆，自揣兼顾难周，请另行简员署理。得旨：岑毓英向来勇于任事，朕所深知。云贵总督仍著该抚兼署，将地方应办事宜悉心经理，毋许固辞。

（卷360 7页）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癸未（1874.1.26）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东路窜匪吃紧、现筹截剿情形一折。关外窜匪在青格哩迤东各台焚掠，经锡纶带队迎剿获胜，贼匪奔窜，与锡纶前奏情形大略相同。该匪现已窜入塔境，亟应迅速剿办，著荣全饬令派出各军分投探剿，迅扫逆氛，并著英廉督饬塔城官兵严密设防，毋得稍涉大意。该匪由阿雅伦淖

尔向大小拐地方奔窜，该处与玛纳斯路径相通，孝顺现已带队赴沙湾迎剿，即著荣全饬令该员迅图剿洗，务将此股窜匪悉数歼除，免致勾结为患。锡纶前派队伍赴乌陇古上游一带堵击，并著督饬该官兵勤加侦探，认真防剿，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0 8—9页）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甲申（1874.1.27）

谕军机大臣等：锡纶奏陕回分股西扰、官兵追剿获胜，英廉奏塔属各台被扰、现派员照旧安设，托伦布等奏科属窜匪败逃、整顿台站各一折。陕回勾结窜哈贼股扰及乌梁海等部落，锡纶督率官军追至霍博克河下游克克莫敦地方截剿获胜，贼匪乘夜远飏。锡纶兵力甚单，此次连获胜仗，毙匪多名，贼众虽已败逃，究未大加惩创，尤恐与玛纳斯大股勾结，遂成滋蔓难图。锡纶现已饬令沙山子各军由阿雅伦淖尔南畔玛纳斯河东一带扼要堵截，著即严饬该处兵勇认真截击，毋使贼势蔓延。荣全昨日奏报已派孝顺、额尔杜巴图等带兵分赴沙湾、高家磴地方探踪剿击，著即饬令孝顺等勤加侦探，会同锡纶派出各军尽歼丑类，毋稍疏虞。塔城所属乌素图、乌图布拉克、鄂布尔图三台官兵闻警逃散，英廉现在派员督催，照旧安设，著该参赞大臣即行文该王、扎萨克等速将被难蒙古妥为安插，并赶将惊散台站设法安置。英廉仍当会同荣全督饬现有官兵严加防守，遇贼即击，以顾台路。科属现无贼踪，著托伦布、保英刻即查明各台被扰情形，分别抚恤，一面将各台安设齐备，毋得以贼氛已远稍为松劲。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0 9—11页）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丁亥（1874.1.30）

又谕：景廉奏西路官军剿匪获胜、古城防务吃紧、请饬金

顺速进助剿、并贼扰军台、请饬科布多就近剿办、安设台站各折片。徐学功率领练勇在三道厂子地方截击窜匪获胜，实属奋勇可嘉，本日已明降谕旨将该员照所请奖励矣。逆首白彦虎等现已窜入玛纳斯，并勾结迪属回匪，势渐鸱张，或西扑沙山子，或东犯古城，均在意中。巴里坤属之红柳峡等处亦有窜匪滋扰，济木萨迤西三台地方复有逆回假充兵勇抢掠之事。景廉一军驻扎古城，有四面受敌之势，情形殊为吃紧。前经谕令金顺带同额尔庆额督兵出关，前赴古城会同景廉剿匪，刻下当已布置就绪，即著该将军克日拔队起程驰往剿办，毋得稍事逗留贻误事机。其需用车马并粮运事宜，即著左宗棠督饬地方官妥速筹办以利师行。景廉现派孔才带兵赴三台剿贼，著饬令该统领实力剿击，迅歼贼股。沙山子为西路要地，倘该处被贼踞扰，关系甚重。逆首白彦虎既有扑犯沙山子信息，官军自应迅往扼防以杜窥伺。景廉已咨会锡纶率队进扎，并请饬荣全令孝顺率所部会剿。孝顺现驻沙湾，距沙山子不远，即著荣全檄饬迅速会合锡纶进兵痛歼匪类，毋任蔓延。兵机旦夕异宜，办理尤贵迅速，若待请旨饬行，往返稽迟恐致贻误。嗣后景廉于就近各军如有应行调拨之处，即由该都统调遣以期便捷，毋稍拘泥。科布多属军台前被贼扰，台兵溃散，景廉军营道路阻隔，业据托伦布等奏称科属已无贼踪，该署参赞等饬将乌梁海等处各台一律安设齐备，并查明被难蒙古分别抚恤，即著托伦布等迅速筹办以通台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0 14—16页）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辛卯（1874.2.3）

谕内阁：文麟奏前因哈密回子亲王迈哈默特并伊母原任回子亲王伯锡尔福晋、迈哈默特福晋均被回匪裹胁，现经文麟将该王迈哈默特福晋寻救回城、但伊等所住房屋及需用物件尽被

蹂躏、其伯锡尔福晋尚未寻获一折。该回子亲王迈哈默特突遭大难，坚守不变，深堪嘉尚。著加恩赏给该王银二万两，由户部拨给，交文麟转交该王以示体恤。仍著文麟务将伯锡尔福晋寻获回密，妥为安抚。俟寻获时即速奏闻，以副朕矜恤回臣之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追剿窜匪获胜、请催各省欠饷、并饬部拨银五万两、请饬常顺等安设北路台站各折片。围逼哈密贼匪自援军击败后窜至瞭墩地方，经诚庆等跟踪追剿，毙贼多名，将回王迈哈默特等救出。惟缠头去而从贼，恐勾结吐鲁番回逆仍复窜扰哈密，亟应严加防范。著文麟等督饬各将士将城守事宜妥筹布置，不得以贼踪已远稍涉疏懈。台站为运道所关，现在北路蒙古各台被扰，均已逃避，自应赶紧安设，著常顺等迅饬蒙古人等将头、二、三台以及北路各台速为安设以通运路。刻下哈密需饷甚殷，即著照文麟所请由户部筹拨银五万两，迅速解交察哈尔都统衙门收存，即由文麟等派员迎提。其各省应拨哈密饷银，著户部咨催各该省督抚饬令藩司迅速拨解，毋任迟延。回城被贼抢掠，该回王等情形困苦，殊深廑念，本日已明降清字谕旨赏给该回王银二万两，由户部解往。著文麟等即将此旨宣示，并著妥为安抚。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1 2—4页）

以哈密击贼获胜，赏佐领永成、知县倪敬修巴图鲁名号，守备章林彪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予甘肃各属阵亡殉难武举徐魁等绅民妇女二千一百六十五名口分别旌恤如例。

（卷361 5页）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丙申（1874.2.8）

谕内阁：现在肃州克复，关内肃清，因思已故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前在甘肃督兵剿贼卓著战功，　嗣因深入重险遇伏捐躯，追念前劳，　殊堪矜悯。　刘松山业经得有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著再加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令其嗣子承袭，以彰忠荩。

（卷361　8页）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出关官军宜分起行走、并遵旨筹拟转运事宜暨请饬穆图善将所部暂缓出关各折片。官军攻克肃州后，亟应乘胜出关，速图西进。左宗棠拟令张曜一军作为头起，金顺、额尔庆额两军次第启行，宋庆一军暂回宁夏整理军装各项，请俟明年秋后与该大臣精选之军陆续继发，所筹不为无见。即著饬令各军分起前进，迅扫逆氛。该军粮运事宜，仍著该大臣妥为筹画，俾收饱腾之效。粮台事极繁重，固在得人而理，如有必须大臣前赴肃州亲为料简之处，仍应驰往督办。省垣一切事宜，据奏有崇保等经理得宜，自可无虑。张曜各军人数将近两万，兵力不薄，而远道筹粮实非易易。穆图善所部著暂驻扎泾州、平凉一带，并著将所部步队概行撤遣，仍带所部吉林、黑龙江马队，俟来年宋庆一军整理就绪及左宗棠精选之军派员管带后，并交穆图善总统前进，扼扎安、敦、玉一带督办转运事宜。其采粮一切，仍著左宗棠饬属妥为经理。所有应撤步队，著穆图善妥为遣散，毋令滋生事端。官军现经分起出关，军行粮随，不容稍有缺乏。左宗棠以粮运进抵哈密，已经层递衔接始能运到，由哈密前进粮运事宜势难兼及，亦属实在情形。将来各处官军由哈密节节进剿，应如何就地筹画之处，著景廉、文麟、明春、庆寿与金顺、额尔庆额、张曜、宋庆临时酌度情形妥为办理。左宗棠仍当随时察看，力筹兼顾，以期无误军糈。现在安西、肃州、甘、凉一带回匪悉数歼除，地方均已安贴，该大臣当将应办各事宜次第妥为筹

布，以竟全功。景廉现在古城，该处地方为西路进兵要道，古城领队大臣一缺并其余各城员缺刻尚虚悬，如须请旨简放，即著景廉迅速具奏。左宗棠另片奏请将该大臣所得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追赏已故提督刘松山等语，亦经明降谕旨将刘松山加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令其嗣子承袭，该大臣请将所得世职推让之处著毋庸议。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金顺、穆图善、景廉、文麟、明春、额尔庆额，并传谕庆寿、张曜、宋庆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道员黎献经景廉委令由楚募勇前赴哈密助剿，现在管带所募弁勇取道秦陇出关，沿途陆续逃散，辗收补游勇充数；其经过地方并有纵勇骚扰情事；该员居心巧诈，敢为大言，毫无实济；因系景廉委办军火，招募楚军，已饬沿途照章支给口粮车辆，俾得速赴军营，黎献实不可用等语。著景廉于该员到营后留心察看，倘如左宗棠所奏，即著据实奏参，毋为该员所惑。所募勇丁并令核实查验，分别遣留，毋任虚糜粮饷。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常顺奏伤疾举发、同官意见不和、恳请派员接署将军印务、并遵查六品官恒矜实无劣迹各一折。据称文奎自到任后，以该署将军所派各员大均不得力，致令纷纷引退；文奎随带之主事志勋等派署各图记不加体察；常顺出城督剿，文奎不与多布沁扎木楚会商公事；甚至药商传坐台车，主事裕昌等勒索台站，并不查问；其六品官恒矜办事勤奋，是以暂留随营，该员于工需银两并未经手，无从干没等语。常顺、文奎前次互相参劾，业经降旨令额勒和布秉公查办。即著额勒和布将此次常顺所奏各情汇入前案一并确查，据实覆奏。原折二件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以甘肃省城办理营务、城防出力，赏总兵官范秉诚巴图鲁名号，予布政使崇保等加衔、升叙有差。

予甘肃肃州伤亡游击张林祭葬、世职加等。

（卷361 9—13页）

同治十三年正月壬子（1874.2.24）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陕回攻扑上马桥、派兵援剿，锡纶奏拟撤蒙兵暨副总管于兵溃后随同破贼、请免议罪各折片。陕回白彦虎率党攻扑上马桥，景廉以徐学功兵力甚单派令沙克都林扎布带队驰援，该逆人数众多，意在掠粮，占踞要隘。沙山子地方素称产粮之区，且为西进大兵要道，上马桥距沙山子仅数十里，该处稍有疏虞，则沙山子、新渠等处皆形吃紧。徐学功所部止有三营，兵力实形单薄，前经谕令荣全饬令驻扎沙湾之孝顺一军迅速驰往会剿，并谕令景廉于就近各军如有应拨之处即行调遣，以期无误兵机，何以孝顺一军屡催未到？著荣全即饬孝顺迅速统兵前往会扫逆氛。该处军情紧急，倘各军任意延缓，必至贻误事机，著景廉严催孝顺所部速往应援。如再迟延，即由该都统严行参办。兵事旦夕异宜，应敌岂容稍缓？嗣后各军倘有不遵调遣者，即著景廉指名严参以肃军令。沙克都林扎布所带各队，景廉即饬令会同徐学功认真防剿，以待援军。锡纶所部无多，并著该领队大臣统率前进，会同孝顺、沙克都林扎布两军进驻沙山子扼要防剿，务将该逆合力歼除，毋任蔓延为患。副总管蒙库吉呼噶尔所带蒙兵闻贼即溃，不能得力，锡纶拟将此项蒙兵裁撤，腾出饷银招募民勇，即著咨明荣全、景廉、英廉、巴彦特古斯等将此项蒙兵内由锡纶酌留二百名应用，其余悉数裁撤。该兵月饷即于出奏之日停止，以节糜费。蒙库吉呼噶尔在乌梁海所属之克克莫敦军台地方遇贼败溃，实由乌梁海部众闻警远避，又因蒙兵惊溃以致失机，姑念其于兵溃后尚能收集残众随同破贼，蒙库吉呼噶尔著免其议罪。

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2 7—9页）

同治十三年正月辛酉（1874.3.5）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援剿吃紧、请催察哈尔马队速进暨伊犁现在情形、请饬大兵迅速出关并请饬部添拨月饷，景廉奏因病请开缺各折片。陕回大股勾结乌鲁木齐、玛纳斯、昌吉、古牧地等处贼众分扑沙山子、沙湾地方，攻破村堡，荣全派令福珠礼（哩）带队应援，驰抵沙湾，贼已闻风遁去。沙山子等处地方关系紧要，徐学功一军在上马桥与贼久持，虽获胜仗，无如贼众兵单，盼援甚急，前经谕令荣全速饬孝顺带兵前往。现在福珠礼（哩）业由沙湾前往援剿，仍著该署将军酌量缓急，饬令迅速驰往，会同徐学功暨景廉派出各队迅将此股贼匪合力歼除，毋任蔓延为患。荣全所部马队无多，防剿实不敷分布，科城前经托伦布等奏已由科布多放给两个月口分银两，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分起西进，即著托伦布、保英饬令此起官兵迅速驰赴塔城以厚兵力。伊犁一城尚为俄人占踞，耽延日久，必至枝节丛生，办理更形棘手。前据左宗棠奏拟令张曜、金顺、额尔庆额各军分起出关。金顺一军本谕驰赴古城与景廉会商进剿，未知该军现在行抵何处？著即迅速西进，并著左宗棠将粮运事宜妥为筹备，令张曜、额尔庆额等军陆续趱行。金顺抵古城后，即著会同景廉各军速将玛纳斯、乌鲁木齐等城克期收复。兵威一振，则伊犁办理较易为力。该大臣务当严饬各军鼓行西进，迅赴戎机，速将回逆荡平，得占先机，则俄人亦可杜其隐患。荣全一面就现有兵力妥筹布置，并将伊犁营制力为整顿，一面与俄国据理辩论，毋任再生事端，并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俄国住京使臣详悉剖明。一俟大兵出关，即当妥为办理。景廉当俟金顺到古城后酌度机宜，筹商进剿。该都统病体未痊，著赏假一个月安

心调理，无庸开缺。该处日行事件该都统已咨会成瑞代办，倘有紧要事宜，仍著景廉妥为经理，以副委任。荣全军营需饷甚殷，著户部于该军月饷外每月再添拨银一万两，由荣全按季派员一并请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2 16—18页）

同治十三年二月己卯（1874.3.23）

以甘肃碾伯击退回匪出力，予副将李春海以总兵官简放，赏总兵官赵清桂、副将程步云、参将赵学纯巴图鲁名号，守备王贵霖等花翎，把总夏云藩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63 3页）

同治十三年二月庚寅（1874.4.3）

又谕：穆图善奏请将所部步队统率出关等语。前据左宗棠奏粮运难筹，有旨令穆图善裁撤步队。现据该将军奏称驻扎泾州之勃勇左右两营、亲兵前、后、中、左、副左五营、南字副右一营、围队一营及刘宗璋所带亲兵二百名、营务处亲兵一百名、现驻水埠河之壮勇中一营久历行间，甚资得力，即著该将军于到甘肃后将驻泾各营认真裁汰，简选精锐勇丁，合之所部马队统率出关，俾一兵得一兵之用，不得滥竽充数，徒糜饷项。所留步队月饷，著穆图善咨商西征粮台妥筹办理。其驻扎平番县一带之壮勇左右二营、河镇五营、南字左右两营、马勇一百名并定字中营，均著咨商左宗棠妥为遣撤以节饷需。将此谕令知之。

（卷363 10—11页）

同治十三年三月丙辰（1874.4.29）

谕军机大臣等：张廷岳等奏窜匪盘踞蒙古地方、请将蒙兵暂缓遣撤一折。贼匪窜踞诺彦山之套赖商达地方，经伯克瓦齐尔带领蒙兵追剿获胜，毙匪多名。惟贼匪现尚盘踞额哲尼河崇库克

地面，该处为乌、库两城适中之地，亟须即时剿洗，以免日久蔓延。所有伯克瓦齐尔所带蒙兵二百名，著准其暂缓遣撤。其额尔德尼招所驻蒙兵三百名，著暂行遣撤，仍听候调拨，并著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妥为筹布，一面知照乌城派兵会剿，一面饬令伯克瓦齐尔勤加侦探，遇贼即击。仍当稳慎防剿，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4 8页）

同治十三年四月癸未（1874.5.26）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前敌剿贼失利并请饬金顺、景廉拨队助剿暨饬部补拨欠饷各折片。逆首小虎虽已窜回玛纳斯城，难保不复行纷窜，并有攻扑沙山、沙湾、西湖等处之信，亟应严密防范。著荣全饬令孝顺、沙克都林扎布等勤加侦探，遇有贼匪西犯，务当会合夹击，力挫凶锋。荣全军营兵力甚单，亟应拨兵援助，著景廉即饬吉尔洪额统带黑龙江一军，并添拨吉林马队二百五十名星速前进西湖，毋稍延缓。金顺此时行抵何处？著即分拨劲旅二三千名，饬由沙山径赴西湖，会合各军以资助剿。据荣全奏该处行营及库尔喀喇乌苏军营需饷甚殷，所有户部欠拨该处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二月共四个月月饷银五万二千两，即著补行拨发，交荣全领饷委员运解回营以应急需。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5 10—11页）

同治十三年四月丙申（1874.6.8）

又谕：景廉奏回逆滋扰滋泥泉、西泉等处，经官军堵剿获胜等语。此股贼匪随同白彦虎出关分路滋扰，意在阻截我军饷道。现在虽经孔才等带兵堵击，擒斩悍逆多名，惟该逆既经分股，且有扑犯北套桥之信，是贼众人数尚多，不得以黑茨窝一路均无贼踪稍形松懈。仍著景廉饬令派出官军勤加侦探，将此

股逆匪悉数歼除，毋贻后患。刻下大兵陆续出关，张曜一军业已行抵玉门，金顺所派各军分起进发，该都统驻扎古城日久，声息自可相通。出关各军现在行抵何处？景廉在古城如何布置？并著详悉奏闻。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65 27—28页）

同治十三年五月戊申（1874.6.20）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续获奸细并前敌获胜情形一折。逆首小虎纠合玛纳斯贼匪意图纷窜，经孝顺等拿获奸细讯明贼情，当经派队于谢家地击贼获胜。该逆虽经受创，难保不复图窜扰，著荣全饬令孝顺、福珠哩等勤加侦探，严密防范，并严饬沙克都林扎布进兵会剿，毋任迁延。该署将军前调黑龙江马队，已有旨谕知景廉饬令吉尔洪额统带前往西湖，并令金顺分拨劲旅会合进剿，藉可稍助兵力。著即派员催令迅速前进，一俟到营后，妥筹布置，亟图进取。另片奏索伦兵饷请饬塔城参赞筹办等语。塔城一切事宜向由该参赞大臣照例办理，现在荣全既驻塔城，所有索伦俸饷及一切事宜著荣全、英廉和衷共济，妥为筹画，毋得各存意见，致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6 6—7页）

同治十三年五月乙卯（1874.6.27）

又谕：文麟、明春奏回王迈哈默特呈请代恳赏借十年俸银以补修城垣，安辑难夷，另颁新印以昭世守；并据声称该回王每年应支俸银二千两，该办事大臣因饷项支绌欠发三年等语。上年七月陕回大股窜扰哈密，围攻营城，该回王等深明大义，派选枪手随同剿办，逆匪因将回王等逼挟西行，经官军抢救回营。该回王等困苦情形殊堪矜念，自应优加体恤，著照所请赏借十年俸银，由户部发给，交该回王所派通事领赍回哈。该回

王采办各物，准其由台站运解，并著礼部另铸该回王印信，由驿递交文麟等转给祇领。原折著钞给户部阅看。将此谕知户部、礼部、理藩院，并谕令文麟、明春知之。

（卷366 15页）

同治十三年五月丁巳（1874.6.29）

又谕：景廉奏古城防务吃紧、马队碍难调拨一折。景廉所部吉尔洪额管带黑龙江一军并吉林马队二百五十名，前经谕令该都统饬由沙山前赴西湖助剿。兹据景廉奏称古城、济木萨地居冲要，乌属逆回时复窜扰三台、滋泥泉及南山一带，并探闻南路安集延现在吐鲁番迤东安设马队，由辟展直至齐克腾木地方；古城筹防筹剿竭蹶不遑，巴、哈两城仍须兼顾，所有吉林、黑龙江马队势难分拨等语，自属实在情形。惟西湖兵力甚单，亟须添兵援应，常顺前次奏拨驻防科布多之察哈尔马队五百名尚可移缓就急，著托伦布、保英即饬此项马队克日驰赴西湖，毋稍延缓。金顺现在行抵何处？该军兵力较厚，一俟抵古城后即著景廉与金顺会商，酌拨数营驰往荣全军营俾资防剿。所需驼只，著荣全迅速筹备，先期前赴古城接替金顺所部官兵西进，毋稍迟误。金顺一军粮运，著左宗棠懔遵叠次谕旨源源筹解，以资饱腾。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景廉奏成禄旧部投诚回勇恐滋事端，应早遣撤等语。据称明春所部兵勇内有成禄旧部投诚回勇马队三营，莠良不齐，并有上年在敦煌、哈密始行投入者，恐系白逆党与；此起回勇曾在南山口抢劫，迨移至巴里坤驻扎，商民均有戒心，又与汉民口角寻仇，恐其勾匪报复；若撤回哈密地面，则西连吐鲁番等处并无关卡可防，更与奸徒声息相通，尤易滋事；巴、哈两城不宜久驻，亟应撤入关内，消患未萌。所虑不为无见。关外地方辽阔，防范难周，又值回党充斥之际，此项回勇人数较多，且

又不安本分，深恐暗中勾通贼匪扰害地方，致防剿转形牵掣。现在关内肃清，各起回民业经左宗棠安置妥协，可无反侧之虞。明春所统投诚回勇马队三营，宜乘此时撤令入关，慑以兵威，方可消弭后患。著文麟、明春酌度情形悉心筹画，即将前项回勇发给口粮遣撤入关，咨明左宗棠择地安插，并著文麟、明春派拨得力员弁沿途弹压钤束，毋令该回勇潜行溃逃，致滋扰累。俟该回勇入关后，即著左宗棠妥为遣散安置，免致滋生事端。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366 13—20页）

同治十三年五月辛酉（1874.7.3）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搜捕著名贼党、歼除首要逆犯、遣散降回暨收获炮械等件各折片。逆首马德新业经拿获正法，马应鸾、马尚雄亦经官军杀毙，寻甸州降回数千户亦已追缴军火器械，分遣回籍，办理甚为得手。该省甫就肃清，一切善后事宜亟应妥筹布置。平彝县属之马头山等处回民二百余户，与汉民仇怨太深，该署督现拟将寻甸州城十里外绝产清查分拨，计口授田，与汉民间杂而居。惟必须妥慎筹布，务使彼此相安，不得复相寻衅，方为尽善。提督马如龙寓中炮械等件，刻下军务肃清，自不应留存寓所。现经岑毓英收获，先后解交善后局存储。此外各回寨如尚有私藏者，自应概行追缴。惟须慎重出之，不可激成事端。沙甸、大庄一带前有洋人来往，开化边界之河口、新街亦有洋人带水手跟丁前来，现虽折回越南，难保不再图窥伺，著岑毓英饬令该地方文武随时认真侦探，严密防维。其余一切事宜，统著该署督酌度情形慎密筹办，以副委任。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66 21—22页）

同治十三年六月甲戌（1874.7.16）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逆匪滋扰台站、派队迎剿、添调官兵各情形一折。孝顺等拿获奸细，据供乌鲁木齐逆首大虎带领逆党图扑西湖等处，现在第六台一带已有零匪窜扰，抢掠台站，孝顺等军有腹背受敌之势。荣全挑选官兵派桂祥统带往剿，即著饬令该员确探匪踪，实力剿办，与前敌官军联络声势，迅扫贼氛，并著景廉檄令沙克都林扎布等拔兵驰赴西湖援剿，毋稍迟缓，致误事机。驻防科布多之察哈尔马队，前谕托伦布、保英饬令西进，现在塔城需兵孔亟，著该参赞等即令此项官兵迅速前往，俾资战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7　2页）

同治十三年七月辛亥（1874.8.22）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官兵两次击败回逆、台路已通并请将孝顺仍留军营各折片。逆回两次扑犯西湖等处，滋扰南台，虽经官军击退，仍恐去而复来。该处为前敌饷道，关系甚重，著荣全仍饬孝顺等勤加侦探，严密防范，并与沙克都林扎布等联络声势前后夹击，毋稍大意。察哈尔官兵到营后，并著酌量分拨，饬令速赴前敌以资助剿。库尔喀喇乌苏地方既据奏称遭乱后旧制一时难复，新任领队大臣孝顺即著准其暂留荣全军营专办前敌军务。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署伊犁将军荣全奏：请调三等侍卫双全、绥远城佐领音得泰赴营差委。允之。

（卷368　13页）

同治十三年七月壬子（1874.8.23）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马队官兵暂难分拨并请饬设法转运接济大军一折。吉尔洪额等马队既据景廉奏称暂难抽拨，即著俟金顺到古城后悉心商酌，设法分拨劲旅前赴西湖助剿。金顺业已出关，刘宏发步队五营先赴坤城，该军口粮已经景廉筹拨接

济。惟后路大军皆以转输不继停留于安、玉等处，现在事机正急，各军岂容阻滞中途？著左宗棠懔遵叠次谕旨设法速为转运，俾资饱腾，毋稍缺乏。本日已有旨授景廉为钦差大臣，金顺为帮办大臣，新疆事宜该大臣等责无旁贷。金顺现在行抵何处？著迅速先行赴古，与景廉筹商进兵机宜。金顺一抵古城，即著迅速奏闻，以慰廑系。荣全兵力尚单，逆回叠犯西湖等处，并著该都统妥筹兼顾，以期联络声势俾壮军威。刻下大军陆续西行，饷需不容稍缓，著户部速筹有著之款源源拨解，毋令停兵待饷致误事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荣全现在塔城筹办西路军务，屡经奏调景廉、金顺所部前往助剿。古城防务吃紧，景廉所部马队未能分拨，金顺又不能即抵古城，均属缓不济急，不若就地筹画兵力，设法自强。伊犁迤北数百里尚有察哈尔官兵驻牧，去塔城、晶河均不甚远，此项官兵定额一千八百余名，或全数调往西湖，或酌调一半训练成军。土尔扈特蒙古近驻库尔喀喇乌苏南山，亦可酌调二三百名藉壮声势。大河沿户民约数百家，如招募数百名入营随同打仗，可补兵力之不足。其不愿入营者，饬令筑堡自卫。伊犁之南尚有锡伯营及厄鲁特人众，均在本游牧驻扎，人数尚不单弱，荣全本有整顿伊犁营制之责，如能就近调募，加意抚绥俾成劲旅，较之远道望援甚为便捷。即著该署将军酌度情形妥为筹办。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368 14—16页）

命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授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帮办军务。

以甘肃克复肃州城出力，赏副都统莫尔赓额、总兵官吴金魁、刘大福一品封典，总兵官赵炳文、副将杜青山、熊右林、协

领穆通阿、佐领魁福、倭西肃、连祥、来有、参将陈西万、骆长发、游击张富贵、乐开怀、蓝玉章、周兴成、余致和、陶宏贵、都司王金龙、曹本旺、平定元、汪宏远、李得林、何聪、项天佑、刘天佑、黄连升、防御巴哩恩、永林、委防御庆连、富全、骁骑校依里布、玛当阿、托克托阔、守备贾逢寅、胡大兴、李开颜、庞怀三、杨生林、韩生发、李复胜、陈国祥、段云阳、千总方宝璜、李春林、池宗发、袁凤美、张玉林巴图鲁名号，知府杨珪璜、参将罗兴泰等花翎，知县方大坤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以甘肃击退安西等处窜匪出力，赏副将王士魁、守备黎飞雄巴图鲁名号，游击倪俊等花翎，守备刘占蓝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追予乌鲁木齐殉难提督平瑞事迹宣付史馆，与故古城领队大臣保恒、署领队大臣惠庆各建专祠，各眷属等暨阵亡官兵一并附祀。

（卷368 16—17页）

同治十三年七月乙丑（1874.9.5）

又谕：奕榕、奕艾奏宁古塔城被匪阑入、旋经收复、现在搜剿余匪一折。宁古塔地方突有马步贼匪三百余名分股扑城，署副都统双寿未能抵御，被匪阑入城内。现在虽经乌勒兴阿等将贼击退，收复城池，惟贼众分股窜逃，难免不散而复合。刻下各处马贼未尽剿除，倘再勾结蔓延，为害实非浅鲜。著奕榕等咨令乌勒兴阿、双寿督饬兵勇协同派出官兵实力搜捕，务将此股窜匪悉数歼除，毋令乘间远飏，复图啸聚。宁古塔地方紧要，该处官兵当如何严密防守以免疏虞？乃贼匪仅有三百余名，该城即行失守，是平时武备废弛已可概见。署副都统协领双寿著摘去顶带，俟回协领任后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并著奕榕等责令

迅将余匪尽行歼灭，以观后效。 如再不知愧奋， 即著严参惩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9 11—12页）

同治十三年七月戊辰（1874.9.8）

以甘肃西宁府城解围及克复大通县城出力， 赏提督李桂香、黄万鹏、周春生、谢明月、彭连升、欧阳通、萧万和、李添顺、方泗高、张永辉、宁仁备、席大成、尹兴茂、谭和义、李协和、赵宝林、廖得胜、彭桢祥、邱俊凤、张振寿、刘得喜、贺长发、汤秀齐、葛致清、刘国斌、 雷贵才、余虎恩、 谭上连、总兵官易荣华、张辅文、陈庆泰、彭秋扬、张添习、何西就、陈得贵、秦品贵、郭庆才、沈福堂、黄新元、副将钱宝锺正一品封典，提督吴隆海黄马褂，提督姜镜成、彭荣复、张敦益、总兵官柳秀春、邓兴隆、杨万几、曾名声、李云珥、张得荣、贺益升、周嘉宾、彭如胜、谭致广、吴长胜、王俊高、吴朝万、贺开元、副将李兰芝、彭和吉、刘晓山、唐有义、曾义良、涂连升、庞少清、陈云廷、曾福堂、王恒发、左得胜、方南英、周桂清、万福泰、张玉辉、汤德明、李绍仁、周万和、张继桃、郭玉和、丁连科、熊南香、马隆湘、 黎秀荣、 程玉修、 卢有升、 曹茂松、丁玉和、马清隆、刘泰昌、萧南桂、马伯铭、陈添元、李赞仪、刘星胜、袁有光、 张鹏翥、 饶玉兴、陶宪榜、王德清、萧得荣、 参将帅荣华、 邹永茂、孙仕尚、邓洪发、张忠义、朱文质、刘遐龄、陈胜发、吕桂清、孙国乾、胡洪秀、武华清、陈考祥、梁清和、戴连臣、蒋文德、谭蔚斋、罗长胜、程荣佳、李大秋、游击李奉魁、张叙文、何友才、许毓莲、唐得益、李长胜、姚得章、曾凤翔、谢长清、董福祥、李双梁、朱克存、周仕发、娄德光、 朱光耀、 黄金福、都司舒昭履、岳朝珍、守备蒋义全、梁禄、鲁如皋巴图鲁

名号，知府陈道济等花翎，通判谭上珍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69 14—15页）

同治十三年七月己巳（1874.9.9）

以甘肃宁夏剿匪出力，赏总兵官郝永刚、王明泰一品封典，副管旗章京敖肯巴图鲁名号，游击李金彪等花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69 17页）

同治十三年七月庚午（1874.9.10）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逆回扑犯济木萨、官军会剿获胜一折。逆回白彦虎于本年六月间纠党扑犯济木萨，经景廉饬令孔才并添派队伍在三台等处会剿获胜，叠有斩擒。该匪虽经西窜，难保不复图回扑，仍著景廉督饬孔才勤加侦探，严密设防，毋得稍涉大意。金顺现在行抵何处？该都统务当督率所部迅赴古城，与景廉会商剿办，以期迅扫逆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济木萨剿匪获胜，予协领文成额以副都统简放，赏防御萨克新图、千总李生兰、把总孔昭华、杨福巴图鲁名号，防御春庆等花翎，委防御台和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69 18页）

同治十三年八月癸酉（1874.9.13）

以甘肃克复巴燕戎格厅城出力，赏提督方正兴、萧拱照、周文翔、总兵官颜清胜、邹廷赞、彭光明、杨必耀、杨景德、谭必相、冯胜才、刘兆元、杨兰桂、严洪彬、副将蒋恭成、杨宏春正一品封典，提督王上国、龚炳岚、易春元、喻胜荣、总兵官赵得礼、周东汉、陈登桂、凌默发、李永胜、李广珠、袁有杰、李日新、江桂林、吴应顺、邓贵华、刘楚华、沈仁杰、刘

大旺、喻德俊、李德胜、余洪胜、傅定达、沈崇德、龙大胜、李宾光、卢有升、杨云高、副将周荣华、祝鉴廷、杨文学、黎秀棠、许政明、邓荣升、万起顺、孙兆莲、粟龙山、邹国华、周义和、罗瑞秋、萧泰义、周秀发、谭发骏、程兴发、徐元胜、舒芳桂、李其祥、赵昌玉、汤起江、李金明、王仁赐、汪东升、王太山、欧阳吉星、张佳志、李辉池、参将郝长庆、彭星炳、张仕林、赵日升、陈玉贤、谭禄华、潘麟、朱逵陆、李绍华、陶楚楠、苏遂意、尚秉恒、都司方金山、陈鹏翥、张长安、胡起云、指挥佥事杨作霖巴图鲁名号，参将成福林等花翎，同知曾尔昌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70 6—7页）

同治十三年八月乙未（1874.10.5）

谕内阁：现在大军陆续出关，著派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粮饷转运一切事宜，内阁学士袁保恒著作为帮办，并将西征粮台移设肃州，著袁保恒前往该州驻扎。

（卷370 25—26页）

同治十三年九月壬寅（1874.10.12）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檄饬防军截击窜匪一折。沙山、马桥等处时有贼匪窜扰，防务甚关紧要，西湖地方亦恐有匪徒回窜，景廉已饬沙克都林扎布在沙山、马桥等处防守，与西湖各营互为声援，仍著随时侦探。如有贼匪扑犯西湖，即行带队截击，毋令深入。现在额尔庆额马队并金顺所部步队五营已抵古城，金顺亦由安西拔队西进，兵力较厚。金顺到营后，著景廉悉心会商，酌拨数营前往西湖一带援剿，以遏贼氛。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71 1—2页）

同治十三年九月丙辰（1874.10.26）

谕军机大臣等：奕榕等奏歼除匪首、塔界渐就肃清、现在剿办姓属金匪一折。窜扰塔城匪首王冥诛即王汶拴业经擒获正法，余匪亦经副都统乌勒兴阿搜剿殆尽，远近山场沟内一律肃清。惟败残余匪尚在遁逃，仍须乘势搜捕，以期净绝根株。现在三姓所属山场尚有金匪聚集，亟应乘此声威迅行剿办。奕榕等已添调官兵助剿，即著奕榕、奕艾咨令副都统胜安亲督官兵入山搜剿，务将伏匿金匪赶紧剿洗净尽，不准一名漏网，并著咨令乌勒兴阿暂缓撤兵，仍在塔界择要堵击，以防金匪分窜。此次拿获匪首及在塔境剿匪出力各员，准由奕榕等归案择尤保奖，毋许冒滥。塔城被扰，失去之左右两司关防、佐领等图记均著该部按照单开照例补行颁发。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371 10页）

同治十三年九月癸亥（1874.11.2）

调云南提督马如龙为湖南提督，四川提督胡中和为云南提督，湖南提督宋庆为四川提督。

（卷371 18页）

同治十三年九月己巳（1874.11.8）

又谕：景廉奏通融筹画军粮、请饬额尔庆额一军前往西湖助剿、并请饬科布多运解米面暨西路各营剿匪获胜各折片。额尔庆额等军行抵古城，所需粮石景廉已妥为筹办。惟该处产粮无多，该大臣拟令额尔庆额统带所部前往西湖助剿，即就该处采粮，而济、古地方稍有余粮，即备将来金顺各营补苴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即著景廉、金顺饬令额尔庆额一军驰赴西湖助剿，并杜回逆西窜之路。前已有旨授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所有各军自应统归景廉节制。该大臣此次奏报，自是尚未奉到谕旨。西路军情旦夕变迁，应如何调遣之处，均著相度机宜，妥为调派。如有不遵调遣者，即著据实严参，毋稍迁

就。科布多存储米面至五十余万斤之多，何以一年有余颗粒未运？日久存积，朽蠹堪虞。现在西进大军陆续行抵古城，需粮正亟，著托伦布、保英速行雇觅驼只源源运解古城，即以帮台银两酌量发给价值，以期无误军食。直隶口北道奎斌、前任归绥道国英采办军粮尚属出力，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徐学功一军叠次剿匪获胜，擒斩贼匪多名，并将回逆粮台攻破，尚属奋勇。所有尤为出力及阵亡各员，准由景廉查明奏请奖恤。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71 24—25页）

同治十三年十月癸巳（1874.12.2）

以云南克复顺宁等城暨擒斩逆首马德新出力，赏总兵官岑有富、雷应山一品封典，参将马治堂、 唐发荣、戴运明、 王瑞、段时行、王功甲、黄金林、游击胡占鳌、王浩能、都司王珍、王贵巴图鲁名号，知府林桂清、副将樊锺溢等花翎，通判锺沄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追予云南景东殉难署同知郑自耀、 署游击特通阿合建专祠。

（卷372 19—20页）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庚戌（1874.12.19）

谕军机大臣等：景廉奏筹画边疆军务机宜、请由甘肃迁移户民分居奇、古等处各折片。回逆分踞乌属各城相为掎角，逆焰甚张， 景廉拟分路进兵， 会同金顺由古城直取古牧地为一路，张曜由天山南直取吐鲁番为一路，并添派大员赴沙山会合沙克都林扎布、锡纶等直取玛纳斯为一路。即著景廉、金顺随时筹画，激励将士妥速进剿，力扫贼氛，毋得稍事延缓。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前已有旨派左宗棠督办，并令袁保恒帮办，移扎肃州，叠据左宗棠、 袁保恒奏请拨饷银并筹粮运各事。 左宗

棠、景廉、金顺、袁保恒同办一事，即著随事会商，妥筹办理。景廉所请饬令户部拨给库银六十万两，并严催各省欠饷等语，著户部议奏。景廉派员赴乌里雅苏台等处采办驼只，著理藩院知照管辖内外盟蒙古将军、大臣传知蒙古王公转饬各爱曼随时出售，按市价官为采买，毋许委员稍有抑勒。西路奇、古等处居民稀少，田地半属荒芜，景廉请仿照成案由甘肃各州县迁移民人一千户分居奇、古等处以实边地，此项迁移户民由官发给盘费、车脚、牛具、籽种，赶于明春到古，俾得尽力耕作以赡军粮，著左宗棠体察情形酌筹妥办。将此谕知户部、理藩院，并由五百里谕令左宗棠、景廉、金顺、袁保恒知之。

（老373 6—7页）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癸丑（1874.12.22）

又谕：左宗棠奏筹画移设粮台、办理采粮转运事宜暨请开除屯田经费各折片。肃州设立西征粮台，既据左宗棠奏称南北相距甚遥，办理均形窒碍，刻下北路转运不患无驼，采办亦易，自无庸胶柱鼓瑟。惟现在乌、科两城实存粮石究有若干，每年所产粮石若干，留备各该城兵食若干以及转运驼只能否购办足敷应用，著额勒和布、杜嘎尔、多布沁札木楚、托伦布、保英详悉确查，迅速具奏。粮台之设必与军行道路相宜，左宗棠所奏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巴里坤地方择一要处移台驻扎，并择两处设立分台之处，即著与袁保恒妥商办理。袁保恒与左宗棠同办一事，务当和衷商榷，毋得各存意见，致误事机。景廉、金顺统领大军西进，总期粮食源源接济俾利师行，并著随时与左宗棠、袁保恒妥切函商，以重军食。屯政虽与行军相宜，惟今昔情形不同，目前尚难举办，著与袁保恒悉心商酌。总期事有实济，饷不虚糜。余著照左宗棠所拟办理。左宗棠原折片著钞给袁保恒阅看，原折著钞给景廉等阅看。将此由六

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73 11—12页）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己未（1874.12.28）

又谕：文麟等奏饬派缠头接护伯锡尔福晋回哈一折。伯锡尔福晋上年被逆匪掳至七克腾木，经安集延南路夷目怕夏抢出，安置布古尔地方。该福晋转徙流离，殊堪矜念。怕夏投递文档，据称俟奉到哈密大臣印谕即将该福晋送回，其为去逆效顺已可概见。文麟等现令回王迈哈默特选派头目前往该处，即著将伯锡尔福晋妥速接护回哈，毋令失所。该怕夏果能率领南路各城夷人翻然来归，再将吐鲁番城池献出，朝廷自必加以恩典。著文麟等开诚晓谕，设法招徕，以裨大局。该大臣等接到怕夏回文即著迅速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四川剿平峨边蛮匪并防剿逆回出力，赏提督刘道宗、总兵官李忠楷一品封典，提督李有恒黄马褂，知府王树汉、参将德绥等花翎，知县缪延祺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卷373 26—27页）

德宗光绪皇帝实录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戊子（1875.1.26）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剿办窜匪获胜情形一折。乌鲁木齐回匪窜扰普尔塔奇等处，经荣全督饬孝顺等带兵分道迎剿，当于将军沟以北及奎屯、龙口等处连获胜仗，斩擒贼匪多名，剿办尚为得手。所有出力、阵亡员弁，已明降谕旨照该署将军所请分别奖恤矣。该匪窜向安集海一带，难保不伺隙奔突。仍著荣全饬令前敌带兵各员认真防剿，遇贼即击，务将此股匪众悉数歼除。所调察哈尔官兵到营，应如何分拨前敌，即著相机调遣，以资得力。金顺已抵巴里坤城，著迅速前进，会商景廉妥筹剿办，毋任该匪与玛纳斯贼党勾结纷窜，致滋蔓延。荣全另片奏征兵渐集，饷项不敷，请饬部添拨月饷等语。著户部即将荣全军营月饷每月添拨银二万两，源源报解，俾资接济。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 6—7页）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己丑（1875.1.27）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大兵陆续出关，腹地各要隘均有兵勇扼扎，必须四境义安，各军方可一意西进。兹闻河州就抚回目复有聚众焚劫村庄之事，未据左宗棠奏报，如果该回目复萌反侧，即当妥速派兵剿办。东路安插各回是否一律安贴？并著查明覆奏，以慰廑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宁夏将军穆图善奏驻泾马步各军分扎要隘并探报河回滋事

情形。得旨：仍著严饬各营勤加侦探，妥为防范，毋稍疏虞。

（卷2 7—8页）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丙申（1875.2.3）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河州抚回构衅滋事、围剿获胜一折。甘省回众野性未除，诛不胜诛，不得已而为招抚之计。仍当随时防犯，以期日久相安。此次逆回闪殿臣竟敢藉报复为词纠聚死党，胁逼回民同为叛逆，虽经官军合力围剿，逆众悉数歼除，而将士阵亡至五百员名，受伤者至六百有奇之多，实非寻常跳梁可比。现在逆首闪殿臣是否就诛抑或乘机逃遁？著左宗棠确切查明，一面饬令各路官军认真巡逻，务将该犯擒拿正法，并将余匪搜捕净尽。至河州各处抚回，尤当随时随事妥为安辑。彼众犬羊之性，一被勾结即至蔓延，总期实力防维，以安反侧。此次刘锦棠率领各军迅赴戎机，尚为得力。所有出力各员，著俟查明首逆闪殿臣下落后准由左宗棠择尤保奖。阵亡员弁即著查明请恤。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2 16—17页）

光绪元年正月甲寅（1875.2.21）

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奏：大兵进剿乌垣，回逆力屈势穷，非南窜回疆即西窜伊犁，尤恐铤而走险，窜扰乌、科所属蒙古地方，为患更巨，不得不预为之备。已咨明乌城将军、参赞大臣将吉林、 黑龙江马队全数饬赴科布多迤南之沙孜盖台扼要驻扎，以防北窜，并饬沿边一带蒙古游牧量为迁移，牲畜亦随在收敛。纵贼北窜，野无所掠，庶免滋蔓难图。报闻。

（卷3 8页）

光绪元年二月辛未（1875.3.10）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新疆各城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

断不能久守；近闻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不独伊犁久踞，中国目前力量不及专顾西域；可否饬西路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不必急图进取；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又有人奏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惟西陲军务；俄人攘我伊犁，势将久假不归，今虽大军出关，而艰于馈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近，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遑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各等语。刻下情形如可暂缓西征，节饷以备防海，原于财用不无裨益，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现在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之处，著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奏。至关外现在统帅及现有兵力能否剿灭此贼，抑或尚有未协之处，应如何调度始能奏效，或必须有人遥制俾关外诸军作为前敌、专任剿贼方能有所禀承，并著通盘筹画，详细密陈。肃州克复后，叠次谕令该大臣将所部各营设法裁并遣撤，原冀撙节饷项以备出关之需。上年十月间，并据左宗棠奏亟拟次第裁并，为节饷整军计等语。现在能否续行裁撤以期匀出饷需？该大臣谅必随时经画，并著一并奏闻。西路用兵不能不以肃州一带为后路粮台，朝廷不另简派户部堂官办理，叠谕左宗棠驻扎肃州专司其事，亦以粮运事宜经本省大吏督办呼应较灵。又恐该大臣公务纷繁，不遑兼顾，并以袁保恒前办西征粮台，数年以来尚无与左宗棠不能和衷痕迹，故特授袁保恒以户部侍郎并作为帮办，以为该大臣指臂之助。乃近来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左宗棠阅历之深、居心之正、办事之精细结实原迥非袁保恒所能及，而该大臣平日亦闻有意存畛域、气量近褊

之处。袁保恒既不能与左宗棠平心商榷，深恐贻误事机，朝廷实深廑虑，且遇事各存意见，则两人同办转不如一人独办可免掣肘之虞。左宗棠老成谋国，素著公忠，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应如何办理，自必筹之至熟，而镇西迪化各厅、州皆该督所辖，尤应独任其难。左宗棠前曾有不驻肃州亦可随时料量之奏，如该大臣可以兼顾，抑或一人不能兼顾，而袁保恒实难胜帮办之任，该大臣意中或另有得力之员可以分任其事，亦不妨据实直陈。均著妥筹密奏。俟奏到后再降旨将袁保恒撤回。朝廷用人毫无成见，但求于事有济，该大臣当谅此苦衷也。本日据钱鼎铭奏中原如无大军镇抚，万一事机猝发，遂成坐困；拟将宋庆所统全部调回潼关扼扎，不但西可顾秦、陇，北可蔽晋、燕，豫省亦有所恃，且可省一军之刍粟以供出关诸军之饱腾等语。宋庆所部应否留扎内地？如不令该军西征，关外兵力是否足敷剿办？著左宗棠体察情形，迅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卷4 2—4页）

光绪元年二月戊寅（1875.3.17）

又谕：塔尔巴哈台僻处一隅，荣全现扎该处，与伊犁旗绿各营、蒙古民人等连年被俄人勒索，穷困堪怜，亟应设法拯救。库尔喀喇乌苏一带屡被玛纳斯回逆扰掠，并闻该处贼众有潜赴伊犁者，难保不与俄人暗为勾通。现在大兵进剿，倘该逆乘间西窜，追剿更属不易，是库城一带防务尤关紧要。该署将军应否督队前进择要扼扎以资防剿之处，著即斟酌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4 7页）

光绪元年二月壬午（1875.3.21）

又谕：左宗棠奏河州叛回剿办竣事并覆陈移设粮台事宜各一折。河州南乡抚回构衅，纠众抗拒官军，经左宗棠饬道员刘

锦棠等前往剿办，将首要各犯悉数擒获正法，地方一律肃清。刘锦棠迅赴戎机，甚为得力，已交军机处存记，并明降谕旨将出力、阵亡各员均照所请分别奖恤矣。此次回众滋事，剿抚分明，尚无枉纵。惟该回族多疑善诈，其中桀骜之徒抚驭稍不得宜，难保不复相勾煽，为患地方。左宗棠当饬地方官妥为弹压，加意拊循，并调派劲兵择要扼扎，以资备御而杜乱萌。左宗棠以粮台宜设巴里坤，须于北路广购粮石以济军食，惟前据额勒和布等奏"乌里雅苏台地属苦寒，素不产粮，科布多亦无余粮可采"，并据景廉奏"古城一带田地荒芜，收获无几"，该都统并无为金顺订买粮二万余石之事。师行粮随，关系极为紧要，所有移设粮台并一切事宜，著左宗棠悉遵本年二月初三日密谕，悉心妥筹，迅速具奏。景廉、额勒和布等各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4 9—10页）

光绪元年三月壬寅（1875.4.10）

谕内阁：都察院奏镶兰旗四品宗室恩韶遣抱告以伊叔已革伊犁将军常清前在伊犁全家殉难等词赴该衙门呈诉。据称同治四年回匪攻扑伊犁时，常清因革职留伊查办，遂随同该城将军等登陴固守；城陷后，常清巷战阵亡，全家同时殉难，殊堪悯恻。常清著照四品官议恤，其母程氏、子德润、女贞格、兰格、安格、定格、妾王氏、越氏著一并分别旌恤。

（卷5 7页）

光绪元年三月甲寅（1875.4.22）

又谕：左宗棠奏遵查通判阵亡并全家殉难情形、请饬部优恤一折。前署甘肃归德厅同知候补通判承顺，于同治六年二月间逆回攻破厅城，该故员奋力巷战，阵亡甚惨；伊母萨克达氏、伊弟候补州同崇顺及吉顺同时被害，家丁李文忠等七名均

以身殉，深堪矜悯。承顺著交部从优议恤，准其于死事地方建立专祠并加恩予谥，同时被害之亲属、仆役著一并附祀，以慰忠魂。

（卷6 4页）

光绪元年五月辛丑（1875.6.8）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分兵进队、筹办粮饷情形一折。乌鲁木齐帮匪由奎屯等处败窜安集海一带，业经荣全督饬孝顺等带兵分布要隘。现在额尔庆额前队及察哈尔马队均已先后屯扎奎屯、沙湾一带，并经荣全添派副都统福珠哩统带吉林马队前往会同剿办。即著饬令派出各军随时侦探，相机进剿，务将此股匪众悉数歼除，毋任滋蔓。应需军火粮饷亦当随时接济，以资饱腾。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9 3—4页）

光绪元年八月辛卯（1875.9.26）

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奏：伯锡尔福晋前被安集延族安置布古尔地方，兹据派去那满海仔由吐鲁番折回，携有该处转致回王信函。据称因福晋所带缠头过多，口粮裹带诸多累赘，以致未能即时启行。夷人犬羊成性，反复无常，该帕夏来未必不阳托恭顺，阴图掩袭。除选派队伍于瞭望五堡等处严密设防外，仍令不时侦探。如果该处将福晋护送回哈，尚当时念受降如受敌之义加意防范。报闻。

（卷16 11页）

光绪元年九月己亥（1875.10.4）

又谕：金顺奏请饬拨兵勇皮衣银两等语。著户部即行指拨银四万两解至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由金顺所派转运局委员承领，俾资应用。

又谕：库伦办事大臣志刚等奏请饬拨军械等语。著神机营

筹拨洋马枪一百二十杆，配带齐全，并拨马队攒竹枪八十杆，交志刚等委员承领，由驿解赴库伦以资操防。

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奏遵旨查明巴里坤满营兵丁因缺粮闭城实在情形。得旨：著该都统督同巴里坤领队大臣将该城满营应需粮饷随时妥筹，并咨明左宗棠设法接济。庆寿等著免其再议。

（卷17 6页）

光绪元年九月庚子（1875.10.5）

又谕：左宗棠奏军饷支绌、请饬速筹解济、并关外各军及新疆军饷请仍归户部核拨暨请各省匀济饷需、请饬户部划拨科城的饷各折片，本日已谕令户部速议具奏。另片奏请饬两江迅解老湘全军月饷，及请饬福建迅筹欠饷各等语，已寄谕刘坤一等即速筹解矣。关外事机甚急，饷需支绌，自不得不竭力图维，先其所急。现在金顺已抵古城，各路官军皆可陆续前进，亟当乘此机势赶紧设法进兵，迅图剿办。军事、饷事，左宗棠仍当妥速区画，俾出关各军整旗西进，迅赴戎机。一切情形并著随时详悉奏闻，以慰廑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请饬催解湘军月饷等语。江宁应解老湘营月饷仅据解至上年十二月止，尚欠解饷银三十六万两。现该军正当料理行装西征，需饷孔亟，著刘坤一如数拨解，俾得迅赴戎机。此后月饷并著按月筹拨，毋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闽省应解西征协饷统计至光绪元年六月止，共欠解银三百十二万两，自上年至今仅先后解到银十一万两，悬欠过多，请旨饬催等语。现在新疆军务方殷，需款孔亟，著李鹤年、王凯泰迅饬藩司查照原案赶紧设法如数筹解，

毋稍延宕，致误师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7 7—8页）

光绪元年九月戊申（1875.10.13）

又谕：前据金顺奏请饬拨兵勇皮衣银两，当经谕令户部指拨银四万两。兹据奏称该都统此次请拨兵勇皮衣银两核与上年准拨成案相符，请仍于山西拨解等语。著鲍源深饬令藩司于山西地丁欠解同治十年京饷内照数提拨银四万两，解交归绥道衙门转给金顺转运局委员领解，俾资应用。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7 13—14页）

光绪元年九月庚申（1875.10.25）

又谕：文麟奏帮办大臣丁忧、恳请留任一折。明春在哈密带队防剿尚为得力，该员现在丁忧，未便遽易生手，著照所请改为署理哈密帮办大臣。

谕军机大臣等：文麟奏沥陈需饷迫切情形、请饬迅速筹拨一折。哈密各营月饷积欠甚巨，情形困苦，饥溃堪虞，亟应筹拨饷银以资接济。该办事大臣已照左宗棠所咨裁汰两营弁勇以为撙节饷糈之策，现在存营弁勇计共四千人，即著左宗棠按照楚军章程将该军马步营月饷速为筹拨，并于前次借拨银一万两外再行借拨银数万两，发交文麟所派在省请饷委员星速解赴该城以济要需，毋得意存膜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文麟奏请饬各省筹拨欠饷等语。哈密找发裁勇欠饷需款甚殷，著鲍源深、刘齐衔饬令各该藩司将积欠哈密饷银扫数筹拨，即由文麟委员提解到营以应急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之鲍源深、文麟，并传谕刘齐衔知之。

（卷18 10—11页）

光绪元年十一月戊申（1875.12.12）

又谕：金顺奏归并队伍击败扑屯贼匪情形、请饬催江苏欠解驼价银两各折片。本年九月间，突有股匪扑犯水泉地方，围攻屯庄，肆行劫掠，经金顺饬令总兵孔才派队击退。仍著督饬防兵随时探击，以杜纷窜。金顺军营现将景廉移交马步各队汰弱留强，并为马勇十营、步队九营，即著严饬统领各员随时认真训练，俾成劲旅。其留扎甘肃各队，现因驮运不继致稽前进，著左宗棠妥筹接济，以期迅速成行。金顺仍当设法接运，催赶西进，并与左宗棠随时会商，迅图进剿，毋得藉词延宕，致误戎机。江苏奉拨金顺军营驼价银五万两久未报解，现在该营采办驼只需用孔急，著沈葆桢、吴元炳督饬藩司限年内如数筹拨，即交金顺委员领解回营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巴里坤剿贼阵亡，予护军常胜等分别优恤如例。

（卷21 13—14页）

光绪元年十一月己未（1875.12.23）

又谕：荣全奏前敌防剿情形并安集由伊来塔人众暨该官兵应如何安置、请旨遵行各折片。奎屯河等处时有流匪窜扰，经孝顺等饬令官兵截击，均有斩擒。逆回盘踞玛纳斯，因东路大兵云集意图西窜，著荣全督饬孝顺等确探严防，遇贼即击。如金顺等军有进攻之信，即行乘机兜剿，联络声势，迅扫逆氛。伊犁官兵陆续前来塔城，经荣全分别收入行营操防并酌给籽种银两，办理尚妥。该官兵等颠沛流离，情殊可悯，该署将军现在既未能西进，自应就到塔人众妥为收留抚恤，毋任失所，用副朝廷轸念边氓至意。另片奏请拨军火并饬催江西等省迅解月饷，已照所请谕知神机营、工部暨该抚等遵办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奏派队进扎紫泥泉等处，以为进兵转

粮之计。得旨：仍著该都统督饬派出各将领扼要驻守，保护粮运，以期声势联络，毋稍疏虞。

（卷22 8—9页）

光绪二年正月己亥（1876.2.1）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出关需饷孔亟，拟借洋款，由沈葆桢查照台防成议办理，当交该衙门速议具奏。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奏称西征军务紧要，请饬各省迅解协饷并准其借用洋款等语。西征军饷前经该部议令将上年指拨各省关的饷一百二十万两由该将军、督、抚查明欠解若干，限一个月内全解；至积欠西征军饷二千六百十余万两，限一年内提解一半，并经该部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各督、抚应将西征、海防各饷各按各款清解，不得因有海防拨款将西征各饷延欠。嗣经谭钟麟奏请提年终一月满饷，该部议照成案于浙江等省积欠协饷内提银六十万两。据左宗棠奏称各省关应解协饷截止上年十月止仅收过银二百六十余万两，比常年短至一半；其指提年终一月满饷，仅据浙江、四川、山西报解银十五万两，此外尚未起解，实属延玩。著该将军、督、抚遵奉前旨，查照该部各前奏，将指拨出关的饷及年终一月满饷即行照数完解，不准稍有蒂欠。各省关原协、添协西征各饷，江苏月协银八万两，江西月协银六万两，福建月协银四万两，河南月协银一万五千两，除同治十二年改拨毅军运费外，仍月协穆图善饷银一万两，湖北月协并应协穆图善饷银八万两，广东月协银七万两，湖南月协银一万两，山东月协银一万二千两，山西月协并应协穆图善饷银五万两，又河东月协雷正绾饷银五千两，安徽月协银二万两，四川月协银四万两，闽海关月协雷正绾饷银二万两，浙江月协银十二万两。各该省历年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殊属

不成事体。著将河南暨湖南、广东、福建、四川各藩司先行交部议处，并著照所议将光绪元年以前积欠旧饷除专案指提外暂予缓解，其自光绪二年起所有应协西征新饷，著该将军、督、抚查照每年应协款目，按三四年前拨解之数力筹措解，统于每年年终核计。如不能照原拨、添拨数目解至八成以上，即将该藩司、监督照贻误京饷例由该部指名严参。该将军、督、抚务当实力督催，严饬各该藩司、监督按月源源报解，俾济要需。至借用洋款，本非善策，前经该衙门奏明，嗣后无论何省不得辄向洋人筹借。惟左宗棠因出关饷需紧迫，拟借洋款一千万两，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请，诚恐该大臣无所措手，于西陲大局殊有关系。著沈葆桢即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筹议，奏明办理，以期无误事机。除按照成案由各关分年拨还洋商外，即由该部所议各省应协西征新饷款内自本年起分年拨还。国家经费有常，此次筹借巨款系合天下之力办西陲军事，竭十余年之力办今日军事，似此办法，实属可一而不可再。左宗棠当仰体朝廷筹饷之艰，振刷精神，将新疆军务迅速筹办。著即会商金顺简选精锐鼓行而西，以次剿除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贼匪，绥靖边疆。总期早日告竣，藉纾饷力。倘稍事迁延，徒糜巨款，则以后供支势将曷继？左宗棠素顾大局，谅不至日久无功，致干咎处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文煜、沈葆桢、李鹤年、刘坤一、翁同爵、张兆栋、吴元炳、裕禄、刘秉璋、杨昌浚、丁日昌、丁宝桢、鲍源深、李庆翱、谭钟麟、王文韶，并传谕文格、李文敏知之。

（卷25 3—6页）

光绪二年正月丙午（1876.2.8）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英廉奏塔城每年请加拨银三万两，以备宣化官兵到防之用，经户部议令左宗棠查明办理。兹据左宗

棠奏称宣化官兵现未到防，自无庸加拨，惟山东等省应拨该城专饷迄未报解，请旨饬催等语。塔城待饷孔殷，著裕禄、丁宝桢、鲍源深、李庆翱、谭钟麟饬令藩司迅将欠解专饷如数筹拨，以济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5 8页）

光绪二年正月戊申（1876.2.10）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奏官军剿办宁州匪徒情形一折。宁州匪徒经总兵何秀林等督军剿办，歼除首要，各附近州城一带现已肃清，惟篯兮乡之通红甸等处尚为贼踞，岑毓英现令何秀林等移兵前往会同游击马柱所带练军克期进剿。著即督饬该军迅速剿办，务将此股匪徒全数扫荡，毋任再有蔓延，致贻后患。其业经肃清地方，并饬该署知州妥为抚绥，以资安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25 9页）

光绪二年二月丙寅（1876.2.28）

谕内阁：左宗棠奏遵保关陇肃清出力员弁、汇案开单请奖一折。甘肃逆回倡乱，经左宗棠督师剿办，次第荡平。同治十二年秋间肃州克复以后，关内一律肃清。在事各员弁或效力行间，或防护运道，其办理善后事宜各员亦均著有微劳，自应量予奖励。所有单开之总兵贺兴隆等，均著照所请奖叙。

（卷26 2页）

光绪二年三月癸巳（1876.3.26）

又谕：左宗棠、刘典奏会报抵兰出塞日期，左宗棠奏办理新疆贼势大概情形、请减借洋款四百万两，丁日昌奏洋债不易多借各折片，览奏均悉。刘典现已驰抵兰州，所有关内关外各事宜，左宗棠业已统筹全局布置妥协，督率马步各营分起西进，为规复新疆各城之计，足见公忠体国，力任其难。该督抵肃州

后应如何次第进兵之处，著随时相机筹办，朝廷不为遥制。所陈新疆贼势军情瞭如指掌，惟期节节扫荡，收复乌鲁木齐、吐鲁番，以次廓清南北两路，奠定西陲，为一劳永逸之举。后路催运粮饷军火关系紧要，刘典当随时筹画以资接济。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各营将士勇跃前驱，尤深廑念。各省协解西征饷银未能足数，致有积欠口粮，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惟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预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以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著加恩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巨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功。国家经费有常，似此竭力凑拨，可一而不可再，万不可虚糜帑项，日久无功。洋款如何筹借，著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拨用四成洋税二百万两如何解还部库，著户部筹拨归款。所借洋款，著仍遵前旨在各省应协西征新饷内分年拨还。　各省应解西征协饷现令提前赶解三百万两，并著户部酌量指提，毋任延宕。其余应解西征协饷仍著各该将军、督、抚懔遵前旨，严饬各该藩司、监督尽力报解，毋得以八成自限。左宗棠奏闽粤欠解较多，请饬将本年应协甘款如数迅解等语，著该督、抚遵照办理。筹借洋款本系万不得已之举，因西征大局所关，是以允借五百万两俾利军行。丁日昌所陈变通西饷办法亦有所见，并先行凑齐六十万两汇由沈葆桢处汇解，具见急公。嗣后应解左宗棠协饷，仍著会商文煜、李鹤年源源筹办以应急需。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刘典、文煜、沈葆桢、李鹤年、刘坤一、翁同爵、吴元炳、裕禄、刘秉

璋、杨昌浚、丁日昌、丁宝桢、鲍源深、李庆翱、谭钟麟、王文韶、张兆栋，并传谕文格、李文敏知之。

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刊刻帮办陕甘军务木质关防交刘典启用，及出塞后督署事宜分饬代办，仍随带陕甘总督关防西征。报闻。

（卷27 2—4页）

光绪二年三月甲寅（1876.4.16）

署伊犁将军荣全奏玛纳斯逆回西窜，经官兵截击获胜，并派兵驻台堵剿。得旨：仍饬令严密堵剿，毋稍疏懈。

（卷28 5页）

光绪二年四月庚午（1876.5.2）

谕军机大臣等：托伦布等奏回匪攻扑布伦托海民厂、派兵侦探一折。本年三月间，突有回匪大队窜至布伦托海地方将民厂围住，托伦布等现已派员侦探，并饬马步各队严防。此股贼匪究有若干？著托伦布等即饬令迅速探明，一面严加防范，并著金顺、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荣全多派官兵协力剿办，务将此股窜匪悉数歼除，毋任蔓延为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 7页）

光绪二年四月甲戌（1876.5.6）

谕军机大臣等：额勒和布等奏逆匪窜扰情形，托伦布等奏派队攻剿逆匪、防护台站各一折。科布多西南窜匪由布伦托海窜扰沙孜盖等处地方，额勒和布等现已督饬各营侦探截剿，托伦布等亦经分拨马队驰赴札哈沁一带剿办。即著该将军等分饬派出各队实力会剿，迅扫逆氛。科城南路台站，托伦布等务当妥为保护，并一面严防要隘，不得稍涉疏虞。金顺、荣全并著懔遵前旨多派官兵勤加侦探，协同剿击，毋任蔓延。托伦布等

另片奏请由部库拨解银两等语。科城需饷甚殷，现已将暂存科城之荣全军饷内提借银一二万两应用，即著户部拨银五万两解交察哈尔都统衙门饬台递运，务于三个月内解至科城，以备补还荣全军饷。即由山西、山东、河南欠解科城指拨饷银七万三千两内就近解还部库，以清款项。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29 9页）

光绪二年四月丁亥（1876.5.19）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伊犁索伦一营前于伊犁各城失陷后经荣全移至苇塘子屯扎，嗣又移扎塔尔巴哈台；该营每年俸饷钱粮需银二万八千两，遇闰加银二千二百两，由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月协新疆饷内划拨，各该省延不报解，现已积欠二年有余，请饬催迅解等语。索伦官兵困苦异常，需饷孔亟，著李鸿章、丁宝桢、鲍源深、李庆翱督饬各该藩司迅筹拨解以济要需，毋再延缓。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0 9—10页）

光绪二年五月辛卯（1876.5.23）

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奏青海蒙番王、公、台吉等积年堵击回匪出力请奖。得旨：准其择尤保奖，毋许冒滥。

（卷31 1页）

光绪二年五月乙未（1876.5.27）

谕军机大臣等：托布伦等奏剿匪获胜暨台站被扰、现筹设复各折片，览奏均悉。贼匪纷扰察罕通古等处，经托伦布等派统领喜莫得等带兵堵御，在巴肯库布图山地方截击获胜，贼向沙拉干戈壁斡克札萨克游牧窜遁。仍著托伦布、保英饬令喜莫得等侦贼所向实力进剿，迅殄逆氛，一面护守台路，毋稍疏懈，并著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督饬官兵严加防范，以杜窜越。所有此次尤为出力之步军校玉通，著以协尉尽先补

补，先换顶带，并赏换花翎；骁骑校喜莫得著免补骁骑校，以佐领尽先即补，并赏加协领衔以示鼓励。沙孜盖等处台站被贼蹂躏，著托伦布等即行查明，设法添补驼马以应要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1 3—4页）

光绪二年五月乙巳（1876.6.6）

又谕：荣全奏贼匪窜扰、拨兵防剿一折。固尔图河及博勒格地方均时有贼匪抢劫，恐商贩因之裹足，荣全现已酌拨队伍令福珠哩前赴固尔图河搜捕，并派永海带兵前往霍博克河一带择要驻扎以护东路粮道。即著饬令该官兵等随时侦探，相机搜剿，毋令贼匪肆扰。俟金顺等拨兵前来，再将原队撤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福珠哩剿贼获胜。报闻。

（卷31 12—13页）

光绪二年五月丙辰（1876.6.1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追剿北路窜匪情形并请饬乌、科等城派兵扼扎要隘，英廉奏回匪窜扰塔境、拨队防剿暨俄人解运军粮被匪抢掳各折片。贼匪由布伦托海窜出红柳峡地方，经官军跟踪追剿，贼由吐鲁番仍回乌鲁木齐。金顺现派兵驻扎木垒河、三个泉等处梭巡防剿，但北路沙碛辽阔，无险可扼，防不胜防，且东路为大军后路粮运所必经，该逆虽已归巢，难保不乘间窥伺。金顺仍当严饬派出各军认真防探，遇贼即击，毋稍疏懈。布伦托海迤西叠仑山地方竟有贼匪抢劫俄人粮石之事，该处地势以乌鲁木湖、乌梁海、沙孜盖为扼要之区，金顺拟将塔尔巴哈台索伦等队扼扎乌鲁木湖，科布多蒙古等队扼扎布伦托海或乌梁海适中之地，乌里雅苏台黑龙江等队扼扎沙孜盖，

藉堵贼匪纷窜。著荣全、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托伦布、保英、英廉酌度情形，倘能分拨官兵前往扼扎，未始非先事预防之计。惟各城兵勇无多，防剿均属吃紧，恐一时不敷分拨，兼顾为难。前日左宗棠奏资遣马步出关，当因乌、科等城兵力甚单，恐遇匪被剿旁窜，谕令该大臣等拣派劲旅于北路地方择要扼扎。现在乌鲁木湖等处既为贼匪必窜之路，即著左宗棠、金顺妥为商筹。若各城无可分拨之兵，该大臣等仍当懔遵前旨即派劲兵前往驻扎，以杜纷窜。塔境军台被匪窜扰，现经英廉将溃散各台安设，惟贼匪虽已回巢，难保不去而复返，著英廉即派官兵严密防维，毋任逆踪再有窜扰。此次殉难之委昆都札那斯泰、札木楚均著交部照例议恤。叠仑山为塔城东界，与科布多毗连，俄人被劫军粮业经英廉派员前往探明在巴丹泰布克依地方，出塔城东界外二百余里，系科布多所属之乌梁海登额尔根军台迤南，该处尚有粮石约一百余驮，即著英廉咨明锡纶妥为筹办。军粮关系紧要，自应由台路行走，且各路军营需粮甚急，嗣后该参赞大臣务宜慎重防维，随时照料，以免疏忽。英廉请拨军火，已谕令工部如数拨解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2 9—11页）

光绪二年闰五月乙丑（1876.6.26）

又谕：托伦布等奏贼匪败窜、撤队回城一折。布伦托海等处窜匪经官军追剿，已向杜兰哈达西南逃窜，科境现无贼踪，托伦布等已将沙孜盖马队撤调回城。惟该匪出没靡常，现在大军西进，北路地方关系紧要，尤应认真防范。本日托伦布以病难速痊奏请开缺，业经降旨允准，该参赞现在科城责无旁贷，仍当与保英协力妥筹，督饬官兵随时侦探防剿，不得因匪众远飏稍涉疏懈。另片奏请拨军火等语，已谕令神机营、工部照数

拨发。其洋马枪等件，即著托伦布等派员前赴神机营领解回科以资应用。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33 4—5页）

光绪二年闰五月甲戌（1876.7.5）

又谕：荣全奏请饬乌、科两城拨队防剿，额勒和布等奏遵旨派兵扼扎并请饬金顺拨还借款各折片。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处窜出之匪经荣全派兵击散后扰及东路台站，三月初四日，贼匪二百余人攻扑布伦托海民厂，复向东遁去，必扰及乌梁海台站，粮饷军火均虞阻滞。荣全所部官军因前敌紧要，不及分布后路，著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保英酌拨吉林、黑龙江马队前往布伦托海、察库尔泰等处扼要驻扎，遇有贼匪窜至即行截击，以卫台站而壮声援。贼踪飘忽靡常，金顺、荣全务当严饬派出官兵勤加侦探，相机堵剿，毋任纷窜。前任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曾于乌里雅苏台驼价内借拨银二万两，奏明俟该营军饷解到归还，现在乌城需用紧要，著金顺即饬委员锦寿等于解到饷银内如数扣留，以清款项。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荣全奏请将军火饷项仍暂由北路军台转运一折。据称该营应运军火饷项向由北路台站转解尚能源源接济，若由关内转运，不但迁延时日，且乌鲁木齐等处塘站未复，恐贼氛逼近，致有疏虞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所有荣全军营应运军火等项仍暂由北路军台运解，俟关外各城收复，道路肃清，再行规复旧制。察哈尔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各城所属台站，即著该将军、都统等设法整顿，以期转运迅速，毋误要需。本日据明春奏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病故，已有旨赏银一千两治丧，由左宗棠给发，即著该督拨给该故员家属祗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 11—12页）

以剿灭逆回，予出力员弁、记名副都统库克精额等升叙、加衔有差，予阵亡蒙兵阿米唐、民勇哨官田进财优恤如例。

（卷33 12页）

光绪二年闰五月辛巳（1876.7.12）

谕军机大臣等：额勒和布等奏布伦托海等处须兵填扎、请饬荣全、金顺派队驻防一折。前因金顺奏乌鲁木齐、乌梁海、沙孜盖等处为北路扼要之区，拟将乌城黑龙江等队扼扎沙孜盖，并塔尔巴哈台、科布多索伦、蒙古等队分扎乌鲁木湖等处杜贼纷窜，当因各该城兵勇无多，恐难兼顾，谕令左宗棠、金顺商派劲旅前往驻扎。本月十五日，据荣全奏乌梁海等处关系粮路，该署将军所部官军以前敌紧要未能分布后路，仍需额勒和布等派队前赴察库尔泰等处扼扎。是荣全一军已难分拨，而乌城存兵又据额勒和布等声称现只察哈尔兵及吉林、黑龙江马队共一千五百余名，仅敷分布城防，亦难匀拨他处，自系实在情形。惟北路关系紧要，且为粮运所关，现在贼踪虽远，仍须扼要严防以杜纷扰。著金顺懔遵前旨，即与左宗棠会商，迅速派队前往扼扎，遇贼即击，以护台路而壮声援。额勒和布等即就现有兵力布置本境防务，保卫边疆，毋稍疏懈。额勒和布等另片奏请拨军火，已谕令神机营照数拨发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3 16—17页）

光绪二年六月辛卯（1876.7.22）

又谕：英廉奏贼匪窜扰军台、拨队防剿一折。本年四月间回匪扰及达兰图尔根台，英廉带兵前往剿办，该匪已由色勒特河上游南山口窜逸回巢，乌图布拉克台亦被零匪抢掠。英廉现拟赴喀拉布拉克等处巡查以壮声势。玛纳斯回匪纷出滋扰，往来飘忽，哈萨克复乘间肆行劫掳。著荣全、英廉督饬官兵扼要防

堵，遇有贼踪窜近，即行实力剿除，毋任该匪扰掠饱飏。霍伯克萨里一带，著咨会土尔扈特亲王派兵一体防范。被扰台站，英廉即行整顿设复，以供支应。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 4页）

光绪二年六月庚子（1876.7.31）

又谕：庆春、奎昌等奏军台应付杂支请分路供应一折。据称军台差务繁众，驼马疲毙，力难支持，必须稍资息养；新疆西北各处军务要差拟请分路供应，以免贻误，自系实在情形。金顺驻军古城以及巴里坤、哈密，均距嘉峪关较近，该三处军营要差若由嘉峪关行走，既免绕道耽延，而北路蒙古军台亦不致于拥滞。著左宗棠即将金顺军营并巴里坤、哈密一切转运要差悉令由嘉峪关就近行走，通饬所属妥为照料。此外，塔尔巴哈台英廉并荣全军营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一切转运要差以及北路各项例差，均由察哈尔台站行走，即著庆春、奎昌迅速应付，毋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科布多参赞大臣托伦布等奏：科城兵力未能分拨布伦托海等处。报闻。

赏科布多剿回出力蒙汉兵丁银。

以剿办回匪，科境肃清，予佐领宜贵、县丞范一照、副护军校英福等升叙有差。

（卷34 12—13页）

光绪二年六月甲辰（1876.8.4）

谕军机大臣等：英廉等奏回匪窜扰塔境、官兵接仗获胜并会队搜剿一折。此次回匪窜扰，经官军追至达兰图尔根南山下合队击剿，该逆已由大河拐向南窜逸。著荣全、英廉督饬派出各队认真搜捕，毋任纷扰。霍伯克萨里一带现令该旗自行派兵防守台路，荣全等务当饬令加意巡防。该官兵所需饷项即由

棠全等酌核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4 14页）

光绪二年六月乙巳（1876.8.5）

又谕：金顺奏官军进逼玛纳斯城连获胜仗、并请饬部筹拨现饷暨请饬山西各省凑拨现饷、乌鲁木齐各城应分新疆月饷请饬严催、该营粮价等银请指拨专款各折片。总兵孔才等军进逼玛纳斯城接仗获胜，官军现扎该城西北之十里墩，凭险筑垒，设法进攻，金顺已饬驻扎沙山子之徐学功一军就近相机策应，左宗棠亦派锡纶督带马队前往沙湾扼贼北窜，布置尚为周妥。刘锦棠所统各队计可陆续到齐，兵力已厚，著左宗棠、金顺饬令各军稳慎进取，迅将玛纳斯城攻拔，俾壮声威，乘胜规取各城，以期次第收复。金顺饷需支绌，自属实在情形，刻下攻剿正当紧要，亟应妥筹接济俾资饱腾。金顺请由部库四成洋税项下提拨现银五十万两迅解来营，即以江海、粤海、江汉三关欠拨该都统营饷归还部款，并请由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省每月各拨地丁银四万两，长芦、河东两盐务每月各拨盐课银二万两，凑成二十万两之数，作为该都统军营专饷，按月解清，各该省每月应拨各处款项，即由原拨金顺协饷之江海、江汉、粤海三关并四川、湖北等省分与专拨，亦系酌量缓急变通办理。著户部妥为筹议，迅速具奏。该军协饷各省关积年欠解甚多，何以频催罔应？据奏四川欠解银一百三十八万两，山西欠解银一百三十四万两，河南欠解银四十三万五千两，山东欠解银三十二万两，湖北欠解银七万五千两，江海关欠解银三十三万两，粤海关欠解银四十五万两，江汉关欠解银四十六万两，著文格、鲍源深、李庆翱、丁宝桢、翁同爵、沈葆桢、吴元炳、俊启迅速筹措，源源拨解，以应急需，毋得再有迟延，致滋贻误。出关各军暨新疆各城饷项，前经谕令由西征粮台酌量筹拨，左宗棠仍当随时妥筹

兼顾，免致停兵待饷，稍涉疏虞。新疆月饷每月应拨巴里坤满、绿两营六千两，哈密一万四千两，乌鲁木齐一万五千两，各省未闻报解。该处俸饷等项需用甚殷，应如何分别严催之处，并著户部妥为筹议，奏明办理。金顺军营粮价、运脚、屯工三项银两，该都统请由部指拨切实专款，准其作正开销，不与兵饷牵混，著户部一并妥议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金顺、沈葆桢、翁同龢、文格、吴元炳、丁宝桢、鲍源深、李庆翱，并传谕俊启知之。

（卷35 3—4页）

光绪二年六月丙午（1876.8.6）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布置出关各军并覆陈杜贼纷窜情形，金顺奏特参副都统吉尔洪额不遵节制各折。刘锦棠所部现拟进扎阜康为进攻古牧地之计，其玛纳斯一带为贼匪出窜之路，尤宜先事预防。左宗棠已饬令该员前赴济木萨与金顺会商妥办，此外奇台、古城及哈密等处亦经分派队伍扼要进扎，并咨委锡纶带队赴沙山一带截剿，布置尚属周妥。刘锦棠率所部此时已行抵古城，著左宗棠、金顺妥速会商，饬令各军相机进取，次第收复各城，以期早日蒇事。惟大军进剿，该匪铤而走险，势必四路纷窜，塔尔巴哈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城兵力虽属单薄，亦应联络声势妥筹防剿。著荣全、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托伦布、保英、桂祥、英廉各就现有兵力扼扎要隘，遇有贼踪窜近，即日实力兜剿，毋稍疏虞。副都统吉尔洪额因病请假，该员所带之队经金顺派令沙克都林扎布前往接统，乃吉尔洪额抗不交代，辄将沙克都林扎布禁固室中，并有令众兵向沙克都林扎布索取欠饷等情。似此任性妄为，不遵军律，殊堪痛恨。著左宗棠按照金顺所奏各节认真查办，据实具奏。其所统官兵即著金顺饬令迅速交出，不准藉词延宕，一面

先将该副都统看管，听候查办。金顺原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 5—6页）

光绪二年六月丁未（1876.8.7）

又谕：荣全奏会剿窜匪并请饬催乌、科两城迅速拨队一折，所奏大小河拐一带剿匪情形与英廉前奏大略相同。玛纳斯西北为贼匪出窜之路，必须加意严防。著荣全飞饬孝顺等军勤加侦探，一面派队在大渡口、三十户一带扼要防守，遏贼纷窜。其达兰图尔根台等处并著严密布置，毋稍疏虞。至所奏请饬催乌、科两城拨队驻扎布伦托海、察库尔泰等语，前据额勒和布、托伦布等先后具奏乌、科两城兵力单薄，实难分拨，已谕令金顺与左宗棠会商派队前往。昨据左宗棠奏已令锡纶带队前赴沙山子一带驻扎，自已足资堵截。惟贼众飘忽，难保不四处纷窜，著荣全、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托伦布、保英、桂祥、英廉懔遵本月十七日谕旨，各就现有兵力择要扼扎，相机截剿，以杜窥伺。其乌梁海各台前被贼扰，著托伦布等迅速设复，俾利转运。荣全另折奏"病势加增，请简员接替"等语。前据该署将军奏陈病状，业经赏假调理。荣全仍当力疾从公，遇有紧要事件认真筹办以副委任，毋庸开缺。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防剿库伦窜匪出力，予理藩院员外郎惠升等奖励有差。

予伊犁阵亡阿克苏主事三音布等优恤。

（卷35 6—7页）

光绪二年六月丁巳（1876.8.17）

谕内阁：金顺奏官军进逼玛纳斯城连获胜仗、擒斩首逆一折。本年闰五月初六、初七、初八等日，总兵孔才会同各军进攻玛纳斯城，连日鏖战，将贼营西卡踏平，贼匪奔窜，我军直

薄城下，阵毙伪元帅马兴并悍贼四百余名，生擒伪总领马得明等十四名正法，剿办尚为得手。仍著左宗棠、金顺饬令各军乘胜进攻，迅将玛纳斯城克复，毋稍松劲。此次出力之总兵孔才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协领克希克图著以副都统记名简放，千总杜生万著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给健勇巴图鲁名号，其余出力员弁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阵亡四品顶带尽先防御骁骑校委参领贵成、千总赵金山、五品顶带蓝翎把总段芝秀，均著交部从优议恤。

（卷35 14—15页）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进逼玛纳斯城连获胜仗一折，已明降谕旨将出力、阵亡各员照请奖恤矣。此次孔才等军进逼玛纳斯城，鏖战三日，攻毁贼卡，擒斩贼首多名，剿办尚为得手，自应乘此声势迅将玛纳斯城攻克，尽歼丑类。现在道员刘锦棠业已统带湘军由济木萨前进，即著左宗棠、金顺督饬刘锦棠会同孔才等营并力进剿，一鼓荡平，毋令负隅为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以剿回阵亡，予新疆尽先守备杜得胜优恤。

（卷35 15页）

光绪二年六月戊午（1876.8.18）

谕内阁：金顺奏带队大员不遵节制、阻挠进队、请旨惩办一折。默尔根城副都统吉尔洪额前因患病请假，该员所带马队经金顺派员接统，抗不交代，构言煽惑；迨金顺派队迎护军粮，该员复敢纵兵阻挠，实属任性妄为。记名副都统依勒和布、骁骑校委参领永成主谋唆闹，几酿事端。吉尔洪额、依勒和布、永成均著即行革职交左宗棠查办，以肃军律。

（卷35 15—16页）

又谕：金顺奏带队大员不遵调度、阻挠进队、请旨惩办一

折，已明谕降旨将吉尔洪额等革职，交左宗棠查办矣。著金顺即行派员将该革员等押解进关，由左宗棠严行查办，按律惩治。吉尔洪额所部官兵，并著金顺饬令接统之员妥为钤束，毋任滋生事端。原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5 17页）

光绪二年七月乙丑（1876.8.25）

谕军机大臣等：前因金顺奏副都统吉尔洪额不遵节制各节，当经谕令将该革员等解赴左宗棠军营查办。兹复据金顺奏称吉尔洪额、依勒和布已率队向北逃逸，乌、科两城沿途台站现有该营饷银，难保不抢劫滋事等语，览奏不胜诧异。著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托伦布、保英、桂祥、庆春、奎昌查明吉尔洪额等无论行抵何处即行严拿，解赴左宗棠军营，毋令在途滋事。一俟解到后，即著左宗棠严行查办，按律惩治。原折并呈词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吉尔洪额等以带队大员岂竟不知法纪？何以胆大妄为至于此极？是否金顺有不善驾驭、操之过急之处？并著左宗棠一并查明，据实具奏。现当用兵吃紧之际，金顺务当随时相机调和将士，以期共奏肤功，毋得激切从事，致失军心。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6 12—13页）

光绪二年七月戊寅（1876.9.7）

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奏官军进抵阜康与湘军会剿情形。得旨：著即会合湘军进攻古牧地贼巢，毋稍松劲，并著饬令胡飞鹏会同孔才等军迅拔玛纳斯城，毋任久踞。

（卷37 5页）

光绪二年七月戊子（1876.9.17）

又谕：崇实奏剿平西北路股匪一折。本省西北边境哈喇套

海地方突有匪徒林方等啸聚多人筑围肆抢，经崇实派令提督左宝贵带领官兵前往剿捕，擒获匪首林方、耿举及伙犯多名解省正法，立将贼巢平毁，办理尚为妥速。所有历次剿匪出力各员，准由崇实择尤酌保，毋许冒滥。现在各股贼匪虽已歼除，而匪首苏臣尚窜匿朝阳境内，另有著名匪首赵西来窜往吉林，张保窜往蒙古沙陀子地方。崇实务当严饬派出官军将该匪迅速拿获，不准一名漏网，并著古尼音布、瑞联派员认真搜缉，一面由理藩院行文蒙古各王旗盟长一体严密查拿，务获究办，毋得稍分畛域。崇实、岐元另折奏请饬各省筹解欠饷等语，已谕令沈葆桢等迅筹拨解矣。将此谕知理藩院，并由五百里谕令崇实、古尼音布、瑞联知之。

（卷37　15—16页）

光绪二年八月辛卯（1876.9.26）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会剿贼匪大获胜仗、攻拔坚巢、克复乌鲁木齐等城大概情形一折。左宗棠督饬西宁道刘锦棠率领各营会同乌鲁木齐都统金顺所部于本年六月间由济木萨西进，逆首白彦虎由红庙子移踞古牧地，纠合该处回酋并力迎敌，安集延亦遣头目率党助战，官军会袭黄田贼卡，分途进击，阵毙悍贼甚多。踞贼败窜，官军紧蹑追杀，直抵古牧地，各将领鼓勇齐进，遂夺其垒，立将南关攻破。六月二十七日，刘锦棠会商金顺率所部急攻，开放大炮轰塌城垛；二十八日，各军踊跃登城，将城中悍贼五六千人歼除净尽；二十九日，乘胜进剿乌鲁木齐踞逆，经过卡垒一律踏平，该逆纷纷窜遁，斩首无数，立将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池克复，剿办甚为得手。左宗棠规画调度洞中机宜，金顺、刘锦棠剿贼奋勇，均堪嘉尚。所有一切详细情形及应行奖恤各员，即著该大臣等查明具奏，仍著督饬各军

实力剿办，并查明逆首白彦虎等下落，毋任漏网，以靖边疆。

（卷38 2—3页）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官军剿贼大捷、攻拔逆巢、克复乌鲁木齐等城大概情形一折，览奏实深欣慰，本日已明降谕旨宣示，并令将出力、阵亡各员照请奖恤矣。逆首白彦虎率党踞守古牧地，现经官兵攻拔坚巢，斩杀甚多，该逆与阿托爱现往何处窜匿？仍著查明具奏。乌鲁木齐、迪化州等城之贼调知古牧地既克，自必闻风先遁。此次虽经克复城池，其党类究竟窜往何处？著左宗棠、金顺督饬各军探明贼踪迅速进剿，尽歼丑类，一面添拨队伍会合提督孔才等军迅将玛纳斯、呼图壁各城攻拔，毋任久踞。现在大军鼓行而西，贼势穷蹙，难保不乘隙纷窜，北路地方空虚可虑。左宗棠前调锡纶赴沙子山一带预筹截剿，著即知照该领队大臣加意防范，遇有贼至即行邀击，遏其窜逸，并著荣全、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托伦布、保英、桂祥、英廉勤加侦探，先事筹防，以杜窥伺。吐鲁番为南路门户，现在乌鲁木齐既克，即须规复吐鲁番城，扼贼咽喉，则南路各城不难次第戡定。左宗棠素娴军旅，自已成竹在胸，即著妥筹调度，迅奏肤功。左宗棠另折奏革员桂斌闻有被贼拉去，令其勾致弁丁入伙之事，著金顺严密访拿，押解左宗棠军营讯明治罪。另片奏革员吉尔洪额等俟押解进关，遵旨讯办等语。前据托伦布等奏吉尔洪额等业已带队行抵博东齐河地方，当经谕令金顺仍遵前旨办理。左宗棠俟该革员押解到营，即行从严讯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8 3—4页）

光绪二年八月癸巳（1876.9.22）

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奏进攻古牧地获胜情形。得旨：前据左宗棠奏攻克乌鲁木齐各城，其攻剿古牧地情形与该都统所奏略

同。即著金顺懔遵本月初三日寄谕，会商左宗棠督饬各军探踪进剿，迅将吐鲁番及玛纳斯、呼图壁等城攻拔，毋任久踞。

（卷38 5页）

光绪二年八月丁酉（1876.9.26）

又谕：荣全奏会剿玛纳斯情形一折。玛纳斯地势辽阔，道路纷歧，荣全现派队伍会合孔才、徐学功两军协同进攻。惟东南一带为通吐鲁番大路，必须重兵防堵，以免纷窜之虞。荣全以兵力过单，孔才、徐学功等营亦不过二三千名，业经咨行金顺添拨步队会同防剿。著左宗棠、金顺即派步队数营前赴该处协同攻剿，毋稍疏虞。左宗棠等务当饬令派出各军稳慎进攻，迅将玛纳斯、呼图壁及吐鲁番各城以次收复，毋令此击彼窜，蔓延为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8 11页）

光绪二年八月庚子（1876.9.29）

谕内阁：金顺奏克复乌鲁木齐各城详细情形、请将出力各员奖励并攻克呼图壁、景化城各一折。乌鲁木齐各城攻克情形与左宗棠前奏大略相同。本年六月间，经左宗棠派出官军进攻古牧地，金顺与刘锦棠督饬各军分路薄城。用开花大炮将该城北面轰开缺口，副都统托云布等乘胜登城，斩戮贼匪无算，生擒安集延贼首庞赛题正法，逃贼援贼六千余名悉数歼除；我军直捣乌鲁木齐，奋勇纵击，由东关入城，城中匿匪搜斩无遗；于二十九日将巩宁城攻克，其迪化城亦经刘锦棠督饬各军攻破，乌鲁木齐满、汉二城同于六月二十九日克复；七月初二、初四等日，乘胜攻拔昌吉县及呼图壁、景化城，剿办甚为得手。仍著左宗棠、金顺饬令各军乘此声威迅将玛纳斯及吐鲁番等城克期收复，并将各城余匪实力搜捕，以期净绝根株。此次尤为出力之副都统托云布，著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白玉四喜搬指一个、白

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并交部从优议叙；萨凌阿、顺喜、玉宽、提督马玉昆，著赏穿黄马褂；提督刘宏发、副都统沙克都林扎布，著赏加头品顶带，并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总兵曹正兴、邓增，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穿黄马褂；兴禄著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并交部从优议叙；副都统文成额著赏加头品顶带；协领穆图阿著以副都统记名简放，并赏穿黄马褂；副都统银亮著赏加都统衔；副将方春发、张大发著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穿黄马褂；总兵罗永兴、刘占魁等均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刘占魁、龙得胜、李怀兴并赏换巴图鲁名号；协领明图善著以副都统记名简放；副将刘万发、詹思科等著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加提督衔，刘万发、王洪顺并赏加巴图鲁名号；总管安福著赏加副都统衔并赏给巴图鲁名号；佐领萨克新图著以协领尽先即补并赏加副都统衔；防御依里布著以佐领尽先即补并赏加副都统衔；员外郎周先檀著以知府分省，遇缺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参将余致和著以副将仍留江西尽先即补，并赏加总兵衔，赏换巴图鲁名号；刘言凯著以副将尽先即补并赏给巴图鲁名号；游击黄占彪著以参将尽先即补并赏给两代二品封典；钱凤鸣著以参将尽先即补并赏给巴图鲁名号；董占元等均著以参将尽先即补并赏加副将衔，董占元并赏给巴图鲁名号；协领全成著赏加副都统衔；佐领恩泽著遇有八旗满蒙协领缺出尽先即补，先换顶带并赏换花翎；都司谢遇奇著以游击仍留广东水师提标尽先即补并赏给巴图鲁名号，段云阳著以游击尽先即补并赏加副将衔；胡耀群著以游击仍留河南原标尽先即补，并赏加副将衔，赏给硕勇巴图鲁名号；骁骑校承玺著以防御尽先即补，并赏加三品顶带，赏给巴图鲁名号；双喜著以防御尽先即补，并赏加佐领衔；知县长庚著以直隶州知州仍留山西尽先补用，并赏加知府衔；守备张自楼、张玉林、安得永等著以都司

尽先即补并赏加游击衔，张自楼、安得永、魏得成并赏给巴图鲁名号；从九品雷玉著以县丞遇缺尽先即选，并赏戴蓝翎；军功范忠著以守备尽先即补，并赏加都司衔，赏戴花翎。其余出力员弁，著左宗棠、金顺查明奏请奖励。阵亡之副将陈百顺、协领副全、参将凌万准、佐领永林、倭西鼐、防御常泰、骁骑校依萨布，均著交部从优议恤。

（卷38 13—15页）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攻克辑怀、乌鲁木齐、昌吉等城详细情形、乘胜克复呼图壁、景化城各一折，已明降谕旨宣示，出力、阵亡各员弁均照请分别奖恤矣。西路各城业经次第攻克，事机颇为顺手，亟应乘此声势先将玛纳斯城攻拔，以次廓清南路，戡定西陲。金顺现已亲率各队督剿玛纳斯贼匪，即著激励将士将该城合力围攻，务使丑类聚歼，毋任逃窜。其各城败残余匪究竟窜向何处？且白彦虎现尚稽诛，岂可任其漏网？著左宗棠、金顺饬令各营侦探贼踪实力攻剿，迅将首逆并其余党与一鼓歼除，毋令四出纷窜，滋蔓难图。新复各城防守事宜，并著左宗棠、金顺妥为布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8 15—16页）

光绪二年八月甲辰（1876.10.3）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克复乌鲁木齐等城详细情形、请将出力、阵亡各员奖恤并请将李云麟开复各折片，已明降谕旨赏给刘锦棠等世职及文武员弁照所请分别奖恤矣。乌鲁木齐满、汉两城及古牧地、昌吉、呼图壁各城均经收复，一切善后事宜亟应妥为筹画。左宗棠现在咨商金顺、锡纶布置各城堡要隘，并咨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添派马步等队赴前敌助剿，办理甚为周妥。惟玛纳斯城尚未据报攻克，金顺前奏督军进逼，想经得手。北路是否一律肃清？有无余匪四出纷

窜？探报获贼供称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城踞逆先后向南窜逸，究窜何处？安集延援贼尚有四五千骑，逆首白彦虎亦在逃未获，是贼匪众多，铤而走险，亟应设法歼除，毋任滋蔓。金顺等布署各城堡要隘及乌鲁木齐各等处善后事宜，即著与左宗棠随时会商，悉心经理，毋稍疏虞。张曜等军既经咨调，哈密一带能否不至空虚？张曜是否由南路进剿？应如何通盘筹画以期兼顾？著左宗棠审慎以图，勿稍大意，一面饬令各军乘此声威将南路各城以次攻拔，迅奏肤功。左宗棠请将李云麟开复副都统衔，赏还翎枝，业经降旨照准。该员从前办理军务不能得力，其性情矜躁亦为该大臣所深知，惟既称质地尚堪造就，即著左宗棠随时裁抑，使之言行相副，以成有用之材。另折奏请催各省速解欠饷等语，已谕令沈葆桢等迅速筹解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9 5—6页）

又谕：左宗棠奏各省协饷延欠未解、请旨饬催一折。现在大军出关规复新疆各城，全赖协饷应手，方可立赴戎机。乃部拨提前协饷据奏自奉旨后截至六月底止，仅收到二百四十余万两，其非提前之饷亦止四十余万两，内惟福建解数较多，浙江、江西、湖南、山东次之，余皆未能如数起解。其欠数较多者莫如广东、江苏两省。除旧欠不计外，本年提前之饷，广东未解十分之一，江苏未解十分之二，且常年应解老湘军饷每月四万五千两本年并未起解，实属延玩。现据左宗棠奏报乌鲁木齐各城次第克复，将以得胜之师廓清南路，所有采运军粮及新克各城赈济屯垦诸政在在需款，各省提前饷项及应解八成以上协饷岂容任意延宕？著沈葆桢、刘坤一、吴元炳、张兆栋督饬藩司迅将新旧欠饷赶紧筹拨，并将老湘军饷一并报解。此外各

省协饷著翁同爵、文格、裕禄、杨昌浚、刘秉璋、丁宝桢、李庆翱、鲍源深、王文韶查明各省未解数目，一体饬司迅筹拨解。倘仍前延欠，至该军停兵待饷，贻误戎机，恐该督、抚等不能当此重咎也。至福建省解数较多，尚能力顾大局，仍著文煜、丁日昌源源协拨，俾利师行。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9 6页）

光绪二年八月甲寅（1876.10.1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官军收复玛纳斯北城、进攻南城并军饷支绌情形，荣全奏会克玛纳斯北城、请饬桂祥暂缓赴任各折片。逆匪久踞玛纳斯南北两城，此次经总兵孔才等会同副都统福珠哩等军合力围攻，叠挫贼锋，该逆于六月二十九日夜间潜开东门逃窜，官军追杀多名，当将北城收复。所有阵亡之即补佐领委防御长德、即补骁骑校委防御祥来、拟保都司衔尽先守备千总孔宪明、守备衔千总乐万德、把总李发魁，均著交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逆首余小虎率众东窜何处？仍著金顺饬令各营探踪截剿，毋使滋蔓。金顺现令提督刘宏发等环筑战垒，南城之贼已如槛兽釜鱼，自难飞越。著即督饬各军奋力攻拔，迅殄逆氛。荣全亦当饬令福珠哩等并力图剿，毋稍松劲。左宗棠前奏拟调张曜等军与刘锦棠会师进规吐鲁番及南路各城，现在情形如何？著左宗棠妥筹具奏。前因金顺请拨饷银，当令户部议奏。嗣据该部奏"部库存款无多，不能动拨，请饬各省将应协该都统军饷赶紧拨解，"已照所请行矣。惟金顺军营目前饷需缺乏，诚恐缓不济急，军士枵腹荷戈，情殊可悯，著左宗棠于西征军饷内先行酌量通融以资接济。新授科布多帮办大臣桂祥，著照荣全所请准其暂缓赴任，帮同办理该营事务。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39 13—14页）

光绪二年九月庚辰（1876.11.8）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酌量近日情形布置防军一折。前据左宗棠奏大军悉锐南趋，北路空虚，拟令锡纶酌带队伍专防北路，已照所请办理。现在玛纳斯南城业经官军围逼，金顺以北路尚可无虞，惟南山一带道路纷歧，倘贼众被剿穷蹙铤而走险，则奇、古、济以西防军尚形单弱，拟添拨队伍交锡纶调遣，即以防北之师转防东路，所奏不为无见。即著金顺与左宗棠会商布置，饬令该领队实力防剿，毋令贼匪纷窜，并著激励将士迅速进攻，务将玛纳斯南城克期克复，以图进取。荣全亦当饬令福珠哩等合力围剿，勿稍松劲。至北路一带现在虽无窜匪，仍当备预不虞，著荣全、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保英即尽现有兵力加意巡防，以资捍卫。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0 15—16页）

光绪二年九月丁亥（1876.11.1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布置南路情形、请调金运昌一军出关及筹画俄人交涉事务各折片。据称玛纳斯逆首余小虎、黑宝财先后率党南窜，余匪仍坚守南城，刘锦棠现已派队前往助剿。著金顺督饬各军迅速攻拔，将此股贼匪就地歼除，毋任他窜。南路贼酋帕夏等分踞达坂城及吐鲁番城，而以托克逊为巢穴，且欲俟官军前进乘间绕窜后路，逆谋颇狡。左宗棠拟令张曜一军向辟展进发，徐占彪一军由木垒河入山节节搜剿，刘锦棠一军由乌鲁木齐南下，分道并进，规取各城，布置尚为周密。现在玛纳斯城谅不日可克，即著左宗棠饬令刘锦棠等约定师期并力进取南路，迅扫逆氛。古城以西时有零匪剽掠，并著檄令锡纶严密防剿，毋稍疏懈。左宗棠以各军前进兵力尚恐不敷，拟调金运昌一军出关归刘锦棠调遣，仍由山西协济半饷，即著熙

所请行，本日已谕知善庆等遵照办理矣。新疆与俄境毗连，时有交涉事件，轻重缓急自宜审慎以图，方免后患。嗣后遇有与俄人交涉之事，著荣全先行知照左宗棠酌度情形，由该大臣主持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0 18—19页）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南下筹调客军，请饬提督金运昌拔队西来；该军出关后距皖省愈远，每月应解半饷似难再由皖省解济，应由鲍源深与该督分任其半，其军粮另由该督津贴等语。现在关外各军不敷调派，亟须添拔队伍以厚兵力。著善庆、鲍源深、曾国荃饬令该提督赶紧部署，统率全军迅速西进。晋省西北路防务较松，毋得再行奏留。其山西应解该军月饷，鲍源深、曾国荃务当源源解济，俾资饱腾。所有皖省应解金运昌每月半饷，即著毋庸拨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0 19—20页）

光绪二年十月己丑（1876.11.17）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亲赴玛纳斯南城助剿一折，览奏不胜诧异。玛纳斯南城现经金顺各军协力攻剿，左宗棠亦经派军分道并进，谅可得手，荣全系署理伊犁将军，因未能即赴伊犁，暂住塔尔巴哈台以图进取，塔城防剿一切事宜均关紧要，乃不候谕旨径将行营各务委员看守，遽行驰赴玛纳斯城，实属冒昧。荣全无论行抵何处，著即折回塔城，不准擅自离营致滋贻误。前有旨谕令荣全遇有与俄人交涉之事，先行知照左宗棠酌度情形，由左宗棠主持办理。所有收还伊犁事宜，俟玛纳斯南城收复后，荣全即懔遵前旨知照左宗棠妥为筹办，毋得稍涉轻率。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41 2—3页）

光绪二年十月乙卯（1876.12.13）

命署伊犁将军荣全来京当差，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为伊犁将军。革职前两广总督英翰赏给二品顶带，署理乌鲁木齐都统。察哈尔副都统杜嘎尔赏给都统衔，作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前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为察哈尔副都统。

（卷41 18页）

光绪二年十月丁巳（1876.12.15）

又谕：明春奏嵩武各营开拔西进、筹办哈密军务情形一折。张曜现统所部嵩武军西进，哈密地方紧要，明春当督饬留防各营扼要填扎，务臻周密，随时侦探防范，杜贼窜扰，毋得稍涉大意。玛纳斯南城现在攻剿情形若何，已否攻拔，久未据左宗棠、金顺奏到，殊深廑系。贼匪负隅抗拒，亟宜激励将士克期聚歼，以次肃清南路，不得旷日持久，致一隅之地牵掣兵力。著左宗棠、金顺督饬各军迅将玛纳斯南城攻克，尽歼丑类，毋令贼众窜逸，致成滋蔓。前有旨令荣全来京当差，将金顺补授伊犁将军，并命英翰署理乌鲁木齐都统，现当攻剿吃紧之际，金顺能否接办伊犁将军事务？著该将军酌度机宜以定进止。荣全当懔遵前旨，俟金顺接办后再行来京。英翰赴任时道经肃州，左宗棠当将乌鲁木齐近日情形及应如何布置防守之处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1 19—20页）

光绪二年十一月丁卯（1876.12.25）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金顺奏攻克玛纳斯南城大概情形并布置防守各折片。玛纳斯贼匪负隅已久，现经金顺亲率所部会合湘军奋力进攻，于九月二十一日将南城攻克，擒斩逆首何禄、马有财等，余党搜杀无遗。金顺现饬礼字等营及孔才所部驻扎玛纳斯城，并派英字四营暂住呼图壁城，该将军拟回扎昌吉县城。著即督饬各军认真防守，毋稍懈弛。附近民众并著饬

令该地方官妥为抚绥，俾得各安生业。现在北路大致既经肃清，自应规复南路，合谋困斗亦在意中。近日南路贼情若何？刘锦棠、张曜等军曾否克期进发？著左宗棠督饬诸军乘此声威迅速规取吐鲁番等城，以收扫穴擒渠之效。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2 9页）

又谕：金顺奏饷项窘绌，现在伤亡官弁勇丁千余员名，应发埋葬、赏恤银两无款可支；请饬催山西等省关饷银迅筹拨解等语。著沈葆桢等督饬各该藩司各关监督将应拨该营军饷扫数筹解，毋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沈葆桢、刘坤一、翁同爵、文格、吴元炳、李庆翱、鲍源深，并传谕李元华知之。

命户部指拨银四万两充金顺军兵勇皮衣之费。从伊犁将军金顺请也。

（卷42 9—10页）

光绪二年十一月己巳（1876.12.27）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官军克复玛纳斯南城、请将出力各员奖励各折片。玛纳斯南城前据金顺奏报九月二十一日收复，荣全此次所奏情形大略相同。保奖各员著暂行存记。原片三件、单一件均著留中。荣全前已有旨令折回塔城并令来京当差，著即懔遵叠次谕旨，俟现任伊犁将军金顺接办后再行来京。至收还伊犁事宜，业经叠次谕令知照左宗棠妥为筹办，荣全惟当懔遵前旨，一切听候左宗棠办理，毋得轻率冒昧致误事机。将此谕令知之。

（卷42 10页）

光绪二年十一月甲戌（1877.1.1）

谕内阁：左宗棠奏查明官军袭攻玛纳斯城轻进失利情形一折。本年正月间，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总兵冯桂增与统领徐

学功议攻玛纳斯城，原约二十九日会师进攻，并未明定时刻，额尔庆额、冯桂增两营先进失利，迨徐学功率所部前进，官军已败出城外，救援不及。额尔庆额并未咨商金顺详筹布置，贪功轻进，咎有应得，著交部议处。冯桂增身受重伤，骂贼捐躯，著交部议恤。

（卷43 1页）

光绪二年十一月壬午（1877.1.9）

谕内阁：前据左宗棠、金顺奏官军攻克玛纳斯城大概情形，兹据奏详陈战状、请将出力、阵亡各员弁分别奖恤一折。官军于本年六月间攻克玛纳斯北城后，南城贼党负隅抗拒。将军金顺亲率所部兵勇进剿，七月二十八、八月初二等日叠次猛攻，开放枪炮轰塌城垛，歼擒贼匪多名；八月十七日，西宁道刘锦棠所派各营驰抵玛纳斯会剿，与金顺一军周抽长濠，轰发地道，连日会师进攻，毙贼无算；九月二十一日，贼众二三千人突出西门，诈称乞抚，意图出窜，金顺饬各军严阵以待，逆首何禄嗾众扑濠，经官军立毙于阵，伪元帅黑竣等一律殄除，当将玛纳斯南城收复；逸出之贼经金顺所部与湘军马队及荣全等所派各队追斩无遗。剿办甚为得手。左宗棠运筹决胜，调度有方，深堪嘉尚；金顺督率各军奋勇剿贼，懋著勤劳，著加恩赏戴双眼花翎，并赏给云骑尉世职以示优异；提督刘宏发、马玉崑均著赏给云骑尉世职；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副都统萨英阿、总兵谭拔萃、董福祥、黄万鹏等、道员罗长祐均著从优议叙；提督孔才、刘占魁、罗永兴、总兵刘万发均赏头品顶带；副都统依精阿、提督刘占魁、总兵徐得标、副将余和均赏穿黄马褂；三等侍卫双全、参将和振兴、游击李大全、杨金发、柴洪山、都司崔伟、佐领岱通阿、守备范忠、委防御哈勒他尔、千总崔正邦、鲁明珠均赏给巴图鲁名号；提督汤仁和、总兵桂

锡桢、副将孙复胜、参将徐学功、黄占彪、张志德、张富贵、张长安、游击李得林、万长发、李代兴、都司李复盛、张玉林均赏换清字巴图鲁名号；光禄寺署正俞应钧、千总秦汉仓、把总何长春均赏戴花翎。其阵亡之提督李大洪、总兵张大发均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恤，李大洪加恩予谥，副将胡耀群等一百十八人均著交部各照官阶从优议恤。

（卷43 6—7页）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左宗棠、金顺驰奏克复玛纳斯南城大概情形，兹复据奏陈详细战状并左宗棠奏减汰北路征军、请拨部款及规画南路情形各折片，本日已明降谕旨宣示特予金顺、刘宏发等优奖，出力、阵亡各员照请奖恤矣。现在北路一律肃清，各城防守事宜自应妥筹布置。金顺一军为数不少，现值饷需缺乏，必须汰弱留强，庶军士不至饥疲，驱策可资得力。左宗棠请拨部款四十万两作为金顺所部裁遣之费，惟部库需用浩繁，亦形支绌，本日已谕知户部拨给银二十万两，并将各省欠饷催令拨解矣。金顺俟拨款解到，即著将所部各营分别裁汰归并，其遣散之兵亦当妥筹安插，毋任滋事。刘锦棠、张曜等军规取南路，现值冬令严寒、大雪封山未能进发，只可暂时休息，一俟春融冰泮，即著饬令各军鼓勇前进，迅扫逆氛，廓清疆圉。前因荣全不候谕旨遽赴玛纳斯城助剿，殊属冒昧，已谕令折回塔城。其所奏请将出力各员奖励，未免过优，双眼花翎尤非臣下所得擅请。所有荣全原折单各一件、片三件，均著抄交左宗棠、金顺覆核，另拟具奏，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3 7—8页）

又谕：左宗棠奏金顺一军协饷无著、请酌提欠款并饬拨部款一折。著户部发银二十万两解交金顺祗领，并著该部于欠解

金顺军饷各省酌提巨款，限期解往以济急需。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3 8页）

光绪二年十二月丙午（1877.2.2）

又谕：荣全奏旋塔日期并筹备防堵情形一折。据称车牌子地方有窜匪五六十名，经孝顺等派队截击杀贼数名，余匪远遁等语。此股贼匪现在窜往何处？仍著饬令防军随时侦探，实力搜剿。荣全现令孝顺、福珠哩带队回扎库尔喀喇乌苏，并分拨官兵驻防奎屯、车牌子、布伦托海等处，即著督饬各军认真防范，毋稍疏懈。至收还伊犁一节，自宜慎重筹办，叠经谕令知照左宗棠主持办理。此次荣全咨商俄人定议，恐尚未得要领。嗣后当懔遵前旨，静候左宗棠酌度妥办，毋得轻率从事，致误机宜。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45 6—7页）

光绪二年十二月己酉（1877.2.5）

谕军机大臣等：保英奏科属贼匪窜扰、现在探剿一折。据称十一月初七日，有乌里雅苏台差员松秀等管解官驼前赴乌鲁木齐金顺军营交纳，行抵科布多属之扎哈沁鄂隆布拉克台地方，忽有骑马回匪百余名各持洋枪等械当将官驼一百十三只并行装等项全行抢掠，该台驼马亦被抢大半等语。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已于九月以前次第收复，据左宗棠等奏贼匪追斩无遗，何以尚有洋枪骑马回匪恣行抢掠？此股贼匪究由何处窜出？著左宗棠、金顺立即探明，认真搜捕，毋任余孽窜扰为患。该处地方于初七日被匪抢掠，保英闻信自当迅派官兵前往截剿，乃迁延多日，直至二十日始行起程，兵机迅速，岂容任意耽延？似此办理军务，安能得力？保英著传旨申饬，仍著饬令派出官兵迅速驰剿，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毋稍贻误。将此由五百里各

谕令知之。

（卷45 9—10页）

光绪二年十二月甲寅（1877.2.10）

以塔城防营军台出力，予骁骑校阿林泰等六十二员名奖叙有差。

（卷45 14页）

光绪二年十二月乙卯（1877.2.11）

乌里雅苏台将军额勒和布奏采办军台前敌需用军驼猝遇贼匪劫掠、已飞咨乌鲁木齐都统金顺查照并咨商该都统就近搜剿一折。得旨：前据保英奏，已谕令左宗棠、金顺等派队搜捕矣。

（卷45 14页）

光绪三年正月戊辰（1877.2.24）

以哈密戚仪、健锐两军防剿出力，予总兵王士魁等以提督记名简放，赏守备贾茂清、魏长林巴图鲁勇号，同知钱光瑾等花翎，知县用符瑞等蓝翎，余升叙、加衔有差；阵亡骁骑校什成、守备胡冠群均优恤如例。

（卷46 8页）

光绪三年二月庚寅（1877.3.18）

又谕：荣全奏请将攻克玛纳斯南北两城出力、阵亡官兵分别奖恤、异常出力人员并历年经理台站筹运饷需各大员均请从优奖励、参赞大臣英廉等及披甲全寿等分别请奖，已革委护军参领庆斌、已革佐领依力布、已革防御明良均请开复各折片。上年十一月间，据荣全奏克复玛纳斯城出力员弁，当因所请过优，降旨交左宗棠、金顺覆核。此次所保各员弁折三件、单一件、片五件，均著抄交左宗棠、金顺一并覆核，另拟具奏，再降谕旨。至所称其次出力弁兵咨部给予升阶、顶戴，并著荣全咨明左宗棠等酌核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署伊犁将军荣全奏：委三等侍卫双全等统领吉林、伊犁马队官兵。又奏：玛纳斯克复后防务稍松，酌撤索伦营队官兵回塔尔巴哈台操防。均报闻。

以防剿玛纳斯窜匪，予历年阵亡暨死事各员弁在库尔喀喇乌苏地方合建忠义总祠，予新疆阵亡骁骑校双亮、台吉巴苏泰、护军尔班定及披甲成安等优恤如例。

（卷47 5—6页）

光绪三年二月辛卯（1877.3.19）

丰绅等奏巴彦苏苏驻防官军防剿邻境窜匪获胜情形。得旨：仍著督饬官军严密巡防，务将逸匪搜捕净尽，以绝根株。

（卷47 6页）

光绪三年二月己酉（1877.4.6）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廉奏：贼匪窜扰塔境，抢掳军台游牧，现将溃散各台均已安设。报闻。又奏：前于玛纳斯克复案内经署伊犁将军荣全奏保头品顶戴，惟现在台地又经窜贼肆扰，所属蒙古、哈萨克惨遭荼毒，抚绥无方，已深愧悚不敢仰邀奖叙。得旨：前据荣全奏到，已谕令左宗棠、金顺覆核，另拟具奏矣。

（卷48 8—9页）

光绪三年三月戊辰（1877.4.25）

谕军机大臣等：保英奏贼匪窜扰台站、拨队探剿一折。据称正月二十五日有骑马回匪百余名各持长矛、洋枪由巴里盖窜至鄂隆布拉克台，将差员浓精阿等杀伤，抢去军装二十九驮，该台驼马毡房等项亦复被抢等语。鄂隆布拉克台地方上年十一月间即有贼匪抢劫，经保英具奏，曾谕令左宗棠、金顺探明搜捕，何以该处复有贼扰？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早经收复，此股贼匪究由何处窜出，屡扰科属台站？著左宗棠、金顺迅即认真

搜剿，务尽根株。贼匪现仍由巴里盖回窜，保英当严饬派出官兵探踪前进，将丑类悉数歼除，毋再迟延贻误。边塞事情久未据左宗棠、金顺奏到，殊深廑系。现已春融，著该大臣等妥筹进剿，随时详细奏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9 5—6页）

光绪三年三月丙子（1877.5.3）

谕军机大臣等：英廉奏塔城需饷甚急、请饬部垫拨并请催各省迅解欠饷各折。山东等省应解光绪元、二两年塔尔巴哈台专饷竟欠至十七万五千两之多，现在该城防兵需饷甚急，著李元华、鲍源深、李庆翱、谭钟麟迅将所欠该城专饷扫数拨解，毋再迟延。至山西、河南两省屡经严催，何以仍未报解？英廉所请另行改指省分及请由部暂行垫拨一次饷银十万两，著户部议奏。塔城防务紧要，英廉惟当饬令官军认真防堵，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李庆翱、谭钟麟、鲍源深、英廉，并传谕李元华知之。

（卷49 11页）

光绪三年三月丁丑（1877.5.4）

谕内阁：前据金顺奏参副都统吉尔洪额等不遵节制，当降旨将吉尔洪额、依勒和布、永成均予革职，交左宗棠查办。兹据左宗棠讯明，吉尔洪额于金顺派员接带队伍不即交卸，又不明白开导各兵，听其哗溃，公然随队北行，后虽欲追赶各兵，截回归伍，然已在奉旨严拿之后，情罪显然。依勒和布、永成虽无主谋唆阻等情，惟不能禁约弁兵，复与吉尔洪额随队北行，罪无可逭。姑念该革员等从前尚有劳绩，著加恩照左宗棠所请，已革墨尔根城副都统吉尔洪额著死罪上减等，发遣福建，已革记名副都统依勒和布、已革骁骑校委参领永成均著由死罪上减等，发遣广东，交该将军等严行管束，以示惩儆。下部知之。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饷需孔亟、请严饬各省关提前措解一折。西征军务正在得手，目下已届春融，所有进攻南路及规取吐鲁番各军需饷甚急，亟须速筹巨款，以期无误戎机。各省关应协本年西征军饷，著沈葆桢、吴元炳、刘秉璋、梅启照、卫荣光、李瀚章、翁同爵、刘坤一、张兆栋、王文韶、李庆翱、文格、李元华、鲍源深、裕禄、丁宝桢、何璟、丁日昌各按照该省应解西征饷数迅速提前合解四百万两，余均解八成以上，毋得稍有迟延。现在订借洋款既不足恃，各省尤当通力合作，以图接济。倘一时未能骤集巨款，准该督、抚等向本地富商议息借凑，先期解甘，仍各按每月应解之数分期划还商款。所有息银即由西征饷内划扣，以期迅速。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另折奏请将已革副都统等发遣等语，本日已明降谕旨将吉尔洪额发遣福建，依勒和布、永成发遣广东，即著左宗棠将该革员等速行起解，咨明各该将军等严加管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何璟、沈葆桢、李瀚章、刘坤一、丁宝桢、文格、吴元炳、裕禄、刘秉璋、梅启照、丁日昌、李庆翱、翁同爵、王文韶、张兆栋、鲍源深，并传谕卫荣光、李元华知之。

（卷49 12—13页）

光绪三年三月癸未（1877.5.10）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调员差委等语。户部候补主事秦福和、兵部候补主事杨综清，著该部饬令各该员迅速驰赴金顺军营听候差遣。

帮办新疆军务大臣伊犁将军金顺奏酌量机宜，筹画西进。得旨：著俟英翰抵任后即率所部相机进扎，接办伊犁将军印务。所有西路一切事宜，并著随时与左宗棠商筹，以期周密。

（卷49 16—17页）

光绪三年四月戊戌（1877.5.25）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筹调卓胜军，以金运昌西来，距皖愈远，每月半饷难再由皖省解济，由鲍源深与该督分任其半，当照左宗棠所请谕令晋省筹解半饷，皖省毋庸拨解。兹据该督奏称金运昌全军现抵乌鲁木齐，分布古城各处，饷项缺乏，无款可垫，请饬催晋、皖两省迅解该军欠饷，并依时起解月饷等语。昨据鲍源深奏请停解卓胜军半饷，业交户部议奏。现在金运昌移军西进，需饷孔亟，该督所认一半月饷，在户部未经议覆以前亦应设法拨解。至安徽、山西前欠该军饷银，并著裕禄、鲍源深迅筹解清，毋稍延缓。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会克吐鲁番两城大概情形并派兵分防北路各折片。本年三月间，道员刘锦棠等会师进取南路，提督徐占彪及嵩武军提督孙金彪分道并进，叠克七克腾木、辟展等处，进逼吐鲁番城；刘锦棠派道员罗长祐带兵继至，合力夹攻，歼毙无算；贼向西路狂奔，伪官马人得乞降，解散缠回万余，当将吐鲁番两城收复。剿办尚属得手。刘锦棠由乌鲁木齐进兵，先攻达坂城贼巢，已合长围，谅亦不难攻拔。现在败贼既向西窜，自必与逆酋帕夏麋聚托克逊一带以图抗拒。著左宗棠一面饬令刘锦棠迅将达坂贼巢攻克，即行统军前进，一面饬令张曜督率全军与徐占彪一军会商布置，乘此声威速筹进剿，以收扫穴擒渠之效。其北路巴里坤古城一带时有零匪出窜，左宗棠已拨马步各队分路防剿，尚属周密。著即督饬各营认真严防，遇有窜贼，随时搜剿净尽，毋任滋蔓。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50 10页）

光绪三年四月辛丑（1877.5.28）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甘肃制兵尚未复额，饬赴塔尔巴哈台换防制兵无可派拨，请从缓议。从之。

又奏：古城满兵未复，马队另有调遣，所有调防古城之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应令仍回本任。从之。

（卷50 11页）

光绪三年四月壬寅（1877.5.29）

哈密办事大臣明春等奏：张曜督带嵩武全军，刘凤清督带毅军，已于三月初八、初十等日由哈密开拔进攻吐鲁番，并派健锐营分扎十三间房等处，以杜纷窜而固后路。报闻。

又奏：官军攻克七克腾木贼卡并连克辟展，进攻吐鲁番。均报闻。

又片奏：回王迈哈默特呈请带队随张曜大军西攻吐鲁番。报可。

（卷50 12页）

光绪三年四月己巳（1877.6.1）

谕军机大臣等：额勒和布等奏请饬催乌、科二城经费一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旗绿及蒙古官兵岁需经费银两向由山西拨解，同治十年欠解银二万两，十一年欠解银一万八千两，十二年欠解银六万五千两，十三年欠解银四万五千两，光绪元年、二年均欠解银六万五千两。现在该二城官兵困苦，需饷甚殷，著鲍源深饬令藩司迅将欠解上年经费银两务须年清年款，不得挪作别款之用。其同治十年以来欠解银两，并著陆续解交归绥道衙门，转解乌里雅苏台以济急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50 17页）

光绪三年五月甲子（1877.6.20）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进规南路连克城隘并收复吐鲁番详细情形各一折，均经明降谕旨宣示将出力、阵亡各员分别奖叙矣。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歼除丑类，以竟全功。惟计贵出于万全，事

必要诸可久。吐鲁番固为南路要隘，此外各城如阿克苏等处尚有可据之形势否？回酋报之“帕夏缚献白彦虎，缴回南八城”之说是否可恃？喀什噶尔逆首依附外人，尤易枝节横生。伊犁变乱多年，前此未遑兼顾，此时如能通盘筹画，一气呵成，于大局方为有裨。该大臣亲总师干，自以灭此朝食为念。而如何进取，如何布置，谅早胸有成竹，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其即统筹全局，直抒所见，密速奏闻，以慰廑系。另片奏请拨款二百万两，已令户部速议具奏，俟议覆后再降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卷51 5—6页）

以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并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赏甘肃西宁道刘锦棠双眼花翎，提督谭上连等骑都尉世职，黄万鹏云骑尉世职，陶生林等黄马褂，章洪胜等巴图鲁名号，总兵李能杰等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阵亡总兵谭声俊等各就原官从优议恤。

以会克吐鲁番城出力，予广东陆路提督张曜一等轻车都尉仍兼一云骑尉世职，游击余振清等花翎，骑都尉恩祥等巴图鲁名号，训导程兰荪等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卷51 8—9页）

光绪三年五月乙丑（1877.6.21）

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奏：军务正殷，各营汛实缺人员多未到任，请将本年军政展至下届办理。从之。

（卷51 10页）

光绪三年五月丙寅（1877.6.22）

谕军机大臣等：谭钟麟奏请饬各省迅解大批饷银、开单呈览一折。西征军饷经户部奏准于各省关提银三百万两，本限三个月解清，乃截至本年四月底止只报解银六十万四千两，已到者仅十

五万四千两。现在出关各军克复吐鲁番、达坂、托克逊等城，军事正在得手，急需饷项接济方免掣肘之虞，著该督、抚等迅筹大批饷银克期拨解，不准再有迟延。倘因饷需不到致误戎机，定惟该督、抚等是问。原单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何璟、李瀚章、刘坤一、丁宝桢、裕禄、曾国荃、李庆翱、丁日昌、梅启照、刘秉璋、翁同爵、王文韶、张兆栋，并传谕李元华知之。

又谕：谭钟麟奏西征各军饷需甚亟一折，本日已谕令何璟等将应解协饷迅速筹拨矣。至所请饬部速筹巨款，昨据左宗棠奏请拨部款二百万两，已谕令户部速议具奏，俟覆奏时再降谕旨。另片奏西征军事请饬左宗棠详审机宜等语。昨已有旨令该大臣统筹全局，即行奏闻。原片留中。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1 10—11页）

光绪三年五月丁卯（1877.6.23）

谕军机大臣等：额勒和布等奏请饬催欠饷一折。据称山西等省原拨乌城饷银，河南自光绪二年闰五月后分厘未解，山西除自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七月先后解过银三万两外，仅于二年十二月筹拨银五千两，各营官兵窘迫异常，请饬筹解等语。乌城需饷孔殷，亟应赶紧筹拨，著曾国荃、李庆翱将应解乌城协饷迅速拨解以济急需，毋再延缓。另片奏前因军饷支绌请饬部筹拨有著之款二万两，经部议由河南解银六千两，山东、山西各解银七千两，迄今三月有余，均无起解信息，请一并饬催等语，并著曾国荃、李庆翱、李元华迅将前项银两派员解交察哈尔都统衙门，转解乌城以资应用。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曾国荃、李庆翱，并传谕李元华知之。

（卷51 11页）

光绪三年五月甲戌（1877.6.30）

先是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左宗棠奏西征饷需紧急，请拨部库存银二百万两，下部议。至是议上：暂在部库封存四成洋税项下拨银一百万两，库存漕折项下拨银二十万两，共拨银一百二十万两，分作三批由顺天府委员克日解交直隶省城，由直隶藩司转行该员接续领解至陕西省西征粮台，转解左宗棠军营收用，以期捷速。得旨：允行。

（卷51 16页）

光绪三年五月辛巳（1877.7.7）

谕内阁：刘长佑、潘鼎新奏回匪纠众抢劫、现经歼除、请将出力各员奖励一折。寻甸回匪李老八、王发有等胆敢煽构死党百余人于本年二月间突至昆明县属之老玉屯地方纵火焚掠，经知县王履亨会同防营前往围剿，贼众退屯铁峰庵拚死抵拒，官兵乘夜进攻，毙贼多名，生擒匪首王发有等正法，剿办尚为迅速。仍著刘长佑等饬令该地方文武缉拿逸匪，以靖根株。此次出力之同知衔昆明县知县王履亨，著赏加运同衔，赏戴花翎；生员彭之轮著以从九品不论双单月选用；军功刘华庭等均著赏给五品蓝翎；阵亡团丁李朝营、严福均议恤。

（卷51 19页）

光绪三年六月戊申（1877.8.3）

哈密办事大臣明春等奏：准广东陆路提督张曜咨送吐鲁番克复后清查出哈密缠回男妇共二千余名，讯系被陕逆白彦虎裹胁到彼。现在白逆穷蹙速遁，所有查出缠回派员护送回哈，当经传谕回子亲王迈哈默特派委台吉等认领安插。至伯锡尔福晋下落，俟探有确信再行设法迎护回哈。报闻。

（卷52 11—12页）

光绪三年七月乙卯（1877.8.10）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逆酋帕夏自毙情形并统筹全局各一折。据称安集延逆酋帕夏经官军击败后众心离散，遂于四月间仰药自尽；其子海古拉率党西窜，亦被缠回截杀等语。该逆逼胁回众占据南路各城，肆其荼毒，罪恶贯盈，今既穷蹙自毙，余党势必涣散，事机极为顺利。惟白彦虎尚踞开都河西岸，该逆稔恶已久，罪不容诛，喀什噶尔为叛弁何姓所踞，自应乘此声威速筹殄灭。左宗棠拟俟新秋采运足供，鼓行而西，刻下已届秋令，著即檄饬各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各城回众素受逆酋胁制，非尽甘心从逆，此时大军西行，咸知效顺，自当分别良莠，剿抚兼施，以安众心。白彦虎素称狡猾，务当设法就地擒斩，毋任再行远窜。帕夏之子除海古拉外尚有三人，现在窜匿何处？并著查明具奏。左宗棠所陈统筹新疆全局，自为一劳永逸之计。南路地域饶沃，经理得宜，军食自可就地取资。惟目前军饷支绌，近虽借用洋款五百万两，亦是万不得已之举，可一而不可再。若南路一日不平，则旷日持久，饷匮兵饥，亦殊可虑。该大臣所称“地不可弃，兵不可停，非速复陕疆，无从著手”等语，不为无见。著即督饬将士戮力同心，克期进剿，并揆时度势，将如何省费节劳、为新疆计久远之处与拟改行省郡县一并通盘筹画，妥议具奏。所请饬部将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卷册各全份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兵制各卷宗由驿发交等语，著户部、兵部查照办理。另片奏请饬拨凉、庄满营官兵俸饷，已谕令丁宝桢照拨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左宗棠奏援案请拨饷银等语。凉、庄满营官兵廉俸兵饷自同治六年至光绪元年均由四川协甘饷内按月划拨银五千两藉资散放，现在该营官兵困苦，盼饷甚殷，著丁宝桢将光绪二、三、四等年凉、庄满营官兵廉俸、兵饷仍由四川协甘饷内

划拨，以应急需。前据李元华奏山东候补知县蒋树屏、堂博主簿张上达均属贤能，前委办河工颇资得力等语，该二员人品才具究竟若何？著丁宝桢据实具奏。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奏：　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出关助剿，本年凉、庄满营军政请缓归下届办理。允之。

（卷53　2—4页）

光绪三年七月丙辰（1877.8.11）

又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左宗棠请借英商汇丰行银五百万两，前据奏明每月给息一分二厘五毫，现接该督函称汇丰行系每月一分行息，因该行只允借番银，甘肃向不使用，道员胡光墉复向德商泰来洋行令包认实银，每月加息二厘五毫，而汇丰行商人拟定照会文稿又称息银每年不过一分，数目各殊；现已将分晰函致英国使臣情形缄覆该督等语。借用洋款本属万不得已之举，若办理稍未周妥，数目稍有参差，所关出入甚巨。此项息银或以年计或以月计，及如何支给之处，著左宗棠查照该衙门函询各节迅速详查一切，奏明办理。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寻左宗棠奏：英商汇丰银行计息只按年一分者，由于借用先令，冀价高获利；德商泰来洋行计息必按月一分二厘五毫者，由于包认实银，预备价落赔垫。胡光墉虑军饷紧急，既请以每年一分之息照会英国成借，及虑先令价值无常，异日归还增累，故加为每月一分二厘五毫之息包给德商承认，首尾本属一贯。请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镑数、息数明文飞行驻京英使查照速行，免致逾限别生枝节。允之。

（卷53　4—5页）

光绪三年八月甲申（1877.9.8）

谕军机大臣等：　英廉奏塔城饷馈、仍恳饬部垫拨饷银一

折。塔城地处极边，防守紧要，兼以窜贼肆扰，额鲁特人众流离迁徙，待哺嗷嗷，山东等省欠饷久未报解，该处差委乏人，又未能派员分往迎提，陈奏各节自系实在情形。所请饬部仍垫拨饷银十万、由顺天府照案转解之处，著户部酌量拨解若干，俾资接济。至山东等省拨定塔城专饷为数无多，何至迟延不解，积欠累累？殊属玩泄。著文格、曾国荃、李庆翱、谭钟麟、李元华查明积欠塔城饷项，督饬藩司迅速筹款，扫数解清，并按照部拨每年定款源源解济，以重边防，毋得再涉迁延，致干咎戾。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文格、曾国荃、李庆翱、谭钟麟、英廉，并传谕李元华知之。

以塔城防营出力，予镶红旗副参领公中、佐领于珊等升叙有差。

（卷55 2—3页）

光绪三年八月丙戌（1877.9.10）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南路官军克期进剿、请饬严防北窜一折。逆首帕夏伏诛后，白彦虎一股分踞库尔勒附近一带，刘锦棠、张曜各军现在克期进剿，诚恐该逆避兵分窜，转致蔓延。左宗棠务当饬令各军探明贼踪绕前截击，遏其旁窜，以期就地歼除。刻下帕夏既毙，贼势涣散，未必甘受白逆胁制。大军西进，并可晓谕回众，但将逆首设法擒献，余众可从末减。果能白逆就诛，各城自必闻风纳款，不致重烦兵力。第该逆素称狡猾，恐其一闻官军进发，由西路翻山乘虚奔突，则北路各城又形吃重。著金顺、英翰、荣全、额勒和布、车林多尔济、杜嘎尔、保英、英廉督饬各营勤加侦探，严密防范，遇有贼匪窜出即行实力堵剿，毋任窜逸。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5 4—5页）

光绪三年八月己丑（1877.9.13）

谕军机大臣等：额勒和布等奏军饷支绌、请饬部拨款一折。乌城饷需支绌，前据额勒和布等奏催山西、河南应解月饷，当经谕令曾国荃等赶紧筹解。兹复据该将军等奏各省应解协饷迄今未据报解，而应发防军月饷等项需款甚巨，库存不敷支放，请饬部先行筹拨六万两以应急需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著户部即行照数筹拨，交乌里雅苏台委员领解回营，由额勒和布等验收应用，以资接济。将此谕知户部，并由四百里谕令额勒和布、杜嘎尔知之。

（卷55 7页）

光绪三年八月己酉（1877.10.3）

又谕：庆春奏游匪分窜、请饬拨兵会剿并催解饷需各折片。包头迤西一带突有游匪分股滋扰，由北山东窜毛忽洞等处抢掠焚烧，旋至茂明安旗属官庄子地方占据村庄，庆春现已派员挑带满营官兵并驻绥大同步队前往迎头截剿，复咨调大同马步练军五百名由大同镇总兵马升自带亲兵督队赴绥以备进剿。惟包头迤西尚有股匪游弋，驻扎包头之提督张树屏一军兵力尚单，而归绥满营官兵留守城垣未能分拨，著曾国荃迅即派拨兵勇前往缠金一带，饬令会同张树屏一军合力兜剿，仍檄饬马升迅速督队前进以厚兵力。庆春亦当督饬派出官军认真剿办，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毋任滋蔓。其茂明安旗一带尤当妥为防范，并著春福饬令口外八旗随时探剿，以杜纷窜。至绥远满营官军俸饷及防兵月饷欠放日久，现在调兵防剿需款甚殷，著曾国荃即将绥远城官兵春夏两季俸饷速筹拨发，并将调派官兵饷项先行筹拨银数万两，一并解赴绥远以应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56 9—10页）

光绪三年九月甲寅（1877.10.8）

又谕：额勒和布等奏酌拟裁撤巴里坤路苏木台站并请旨催解欠饷各折片。前据兵部奏哈密、巴里坤运解军装等项差使，予限一年暂由北路运送，俟限满后改由东路行走。兹据额勒和布等奏称现在将届限满，乌城所属巴里坤路十四台站拟从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概行裁撤。著照所议办理。即著庆春、春福遇有哈密、巴里坤运送军装军火饷银等项差使，约计程途，先期概行停止出口，饬令改由东路行走，并著左宗棠饬所属地方官于该二城转运要差妥为应付，毋稍贻误。山西欠解光绪元、二、三年巴里坤路苏木台站盐菜银六千两，著曾国荃饬司筹拨，解交归绥道衙门转解乌城应用。将此由四百里谕知左宗棠、庆春、春福、额勒和布、杜嘎尔、曾国荃、明春、德克吉纳，并传谕金贵知之。

乌里雅苏台将军额勒和布奏：乌、科经费窘迫，请饬拨银十万两以济急需。下部速议。

（卷57 3页）

光绪三年九月丁巳（1877.10.11）

以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玛纳斯各城，赏提督张沛等正一品封典，戴扬辉等头品顶戴，申道发等巴图鲁名号，予提督杨见山等优叙，总兵黄金兰等以提督记名简放，赏总兵唐以海等提督衔，高福林等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以新疆后路筹兵转饷出力，赏太仆寺卿刘典头品顶戴，陕西巡抚谭钟麟花翎，布政使蒋凝学头品顶戴，陕安道沈应奎从一品封典，予甘肃布政使崇保、按察使史念祖等优叙，湖南道员王加敏改留湖北，以道员遇缺尽先议奏。

（卷57 6页）

光绪三年九月壬戌（1877.10.16）

谕军机大臣等：春福等奏归绥后山游匪分股东窜，亟须预

筹守备；察哈尔精锐营前由津局领取洋药等项将次用竣，请饬拨给等语。著李鸿章饬令拨给洋枪药三千七百五十磅、洋炮药七百五十磅、大铜帽二十四万七千五百粒、车炮子七百五十颗、铜拉火一千五百枝、铅子十五万粒，由春福等委员赴津领取以资应用。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春福等奏察哈尔备兵防剿军械不足，请饬拨鸟枪三百杆、佩带三百份、刺刀五百把、帐房三百架、配齐锣锅什物、军需火药一千斤、铅丸六千出、火绳四千根、轰药一百斤等语。著神机营照数迅速备齐，由春福等派员赴京领解以资应用。

察哈尔都统春福等奏：遵拨官兵探剿归绥游匪。征军待饷，请饬部拨银三万两以应急需。下部议。

（卷57　10—11页）

光绪三年九月甲子（1877.10.18）

谕军机大臣等：庆春奏官军剿捕游匪现已解散，拟将官兵分别撤留一折。包头迤西游匪窜扰，叠谕该将军等认真剿办，悉数歼除。现据庆春奏称该匪闻官兵进剿即向西北山路远遁无踪，究竟窜往何处？余匪究有若干？毋得仅据一二探报之词辄为松劲，仍著庆春、曾国荃督饬官军跟踪搜剿，毋任一名漏网，以净根株。其应撤应留各队，并著斟酌情形会商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57　12页）

光绪三年九月乙丑（1877.10.19）

乌里雅苏台将军额勒和布等奏：前乌城军饷告罄，请部拨银六万两，请仍饬部拨发。得旨：前据该将军等奏请，已饬部照数筹拨，交委员领解矣。

（卷57　13页）

光绪三年九月戊辰（1877.10.22）

又谕：左宗棠奏覆陈办理回疆事宜一折。喀什噶尔为回疆南路屏障，现在军务顺手，自应席卷扫荡，复我旧疆。左宗棠已派刘锦棠所部于八月中旬分起西进，张曜亦拟于九月初旬继发，徐占彪一军移扎巴、古之间，易开俊率马步数营进驻吐鲁番，所筹均合机宜。即著督饬各军转战而前，力图规复，不得稍涉迟延，致启外人觊觎。将来克复各城后，应如何妥筹布置俾得一劳永逸之处，并著预为筹画，计出万全，用纾朝廷西顾之忧。英人以护持安集延为名意图蚕食，该督预饬张曜、刘锦棠答覆英人各语词意正大，当可折其阴谋。仍著该督随时体察情形妥为办理，以顾大局。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58 2页）

光绪三年九月辛未（1877.10.25）

又谕：巡视西城给事中克什布等奏访获凶恶棍徒请饬惩治一折。据称宛平县回民邹五聚赌行窃屡次犯案，怙恶不悛，并勾引在顺天府属东安县行劫之韩麻子等入城，窝同往来劫掠；现经访获，讯明解交顺天府，请饬审办等语。著顺天府将邹五严行审讯，俟讯明后即于犯事地方照例惩办。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营员与地方官将行劫陕回擅行格杀、请革职讯究一折。据称本年七月间，玛纳斯地方缠头夷人之马被劫，经戈什哈马奎见有赃贼，旅即查出陕回十八名，传至副将署中盘诘，因不服讯问持械拒捕，擅自全行格杀；请将营员、地方官先行革职，归案审讯等语。此案既经马奎并缠头指控，有赃有据，自应传齐人证质讯明确，按律办理，何以该营员等辄因贼犯不服讯问，竟至全行格杀？其中有无别情？亟应彻底根究。营务处委员光禄寺署正俞应钧、署绥来县知县拣发知县荣还、记名提督署玛纳斯副将孔才均著先行革职，交英

翰提同全案人证秉公严讯，据实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58 7页）

光绪三年九月己卯（1877.11.2）

以攻克玛纳斯南北各城，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廉等优叙，赏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孝顺等巴图鲁名号，协领春满副都统衔，音德泰以副都统记名简放，候选同知松荫等花翎，骁骑校伊克锦布等蓝翎，余升叙、加衔、开复有差。

（卷58 15页）

光绪三年九月庚辰（1877.11.3）

谕军机大臣等：曾国荃奏剿办马贼游匪连获胜仗一折。包头迤西马贼游匪滋扰，经曾国荃督饬提督张树屏各军分路追剿，于土昧尔地等处叠获胜仗，阵毙多名，实足寒贼胆而振军威。惟贼酋王歪子、曹鸿照尚未擒获，蔡少耶究竟是否被杀，余匪亦未净尽，难保不死灰复燃，仍滋扰害。著曾国荃严饬各军实力搜捕，毋任余匪漏网，并查明蔡少耶实在下落，将王歪子等按名缉获正法，以靖地方。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山西巡抚曾国荃奏：遵旨将派往包头剿捕各军分别撤留。报闻。

（卷58 16页）

光绪三年十月己亥（1877.11.22）

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等奏挑选察哈尔马队官兵以备防剿。得旨：包头迤西马贼游匪，前据曾国荃奏派兵剿办获胜，惟贼酋王歪子等尚未擒获，余匪亦未净尽，难保不乘间东窜。春福等现派贡果尔统带右翼官兵择要驻扎，著即饬令勤加侦探，认真防范，以杜窥伺。

（卷60 6页）

光绪三年十月乙巳（1877.11.28）

又谕：曾国荃奏搜剿包头迤西游匪马贼、首犯就擒、地方安静一折。游匪马贼啸聚多人肆扰包头迤西一带，意图东窜，经曾国荃派提督张树屏等带兵追剿，于土昧尔等处叠获胜仗，复于缠金一带设法兜围，将此股马贼歼除殆尽，其首犯曹鸿照一名亦为金顺转运局委员副将张勋臣拿获，剿办尚属妥速。所有在事出力之提督张树屏、王孝祺均著赏给头品顶带；副将林成兴著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总兵缺出，请旨简放；总兵王孝理著赏加提督衔；其余出力员弁，著曾国荃查明择尤保奏，以示鼓励。至曹鸿照一犯，著即就地正法，毋庸转解金顺军营，致稽显戮。

（卷60 14—15页）

光绪三年十月庚戌（1877.12.3）

谕内阁：左宗棠奏官军进规新疆南路、连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一折。本年七月间，甘肃西宁道刘锦棠统率所部由吐鲁番拔队西进，回逆白彦虎自喀喇沙尔窜渡开都河西岸，缠回均被该逆迫胁随行；官军于九月初一日入喀喇沙尔城，并于初三日将库尔勒城收复，白彦虎复由洋萨尔一带西窜；刘锦棠亲率头队疾驰数百里至布告尔回庄，逆匪列队抗拒，官军奋勇冲击，先后毙贼千数百名，于是月十二日克复库车城，其余城堡、回庄收复无数，拔出被胁回众以十万计，剿办甚为得手。仍著左宗棠督饬各军乘胜进剿，将逆首白彦虎克日歼除，肃清疆圉。此次出力将士准其汇案请奖。阵亡之提督王庆福、提督衔总兵曾又得、都司杨玉昌、都司衔守备杨宝林、李景清、守备廖翰卿、千总孙得胜、康福、梁得胜、把总邓臣忠、鄢得胜，著交部各照官阶从优议恤，以慰忠魂。

（卷60 23—24页）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克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进规阿克

苏情形一折。此次道员刘锦棠督率官军乘锐西进，连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事机尚顺。惟逆首白彦虎一意西窜，势将与喀什噶尔之贼合并，以图抗拒，若不将该逆擒获，终成不了之局。刘锦棠现向阿克苏跟踪追剿，张曜一军亦已继进，库车一带粮料充足，就近采买可省转运之劳。军士远道荷戈，藉资鼓腹，自必愈形踊跃。著左宗棠饬令各军奋勇进发，绕前截击，务将白逆就地擒斩，毋任远窜。其已复地方应如何派兵扼扎、防贼抄袭及如何绥辑缠回之处，均著妥为筹画。北路一带有无匪党翻山绕越？尤恐白逆经由阿克苏窜向伊犁，著金顺懔遵前旨督饬各军严加防范，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0 25页）

光绪三年十一月癸丑（1877.12.6）

谕军机大臣等：志刚等奏筹撤防营、另调马队一折。留防库伦之宣化练军，志刚等业已咨商李鸿章拟移扎多伦诺尔一带，于明年三四月内将此军陆续遣撤，请调察哈尔马队换防等语。著照所议，所有宣化练军七百名著俟明年三四月内陆续遣撤，届期仍知照李鸿章办理，并著春福拣派蒙古马队五百名，挑选得力将领管带，于明年三四月分起前赴库伦，交志刚、那穆济勒端多布分布防守，以资镇慑。据志刚等奏宣化练军米面可支至明年六月，若于明年三四月间互换防营，尚可留五百名两月口粮接济，察哈尔粮运仍照乌里雅苏台章程办理，所留口粮请令察哈尔马队先来一起交代米面，并称营房均各整齐，牧放官马旧章可循，不至多费周折各情，均著春福查照酌办。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61 5页）

光绪三年十一月壬申（1877.12.25）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追剿逆回、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一

折。官军进规新疆南路，自克复喀喇沙尔、库车各城后，经甘肃西宁道刘锦棠督率所部疾驰西进，自九月十五至二十等日将安集延、白彦虎各股跟踪追剿，叠获胜仗，杀贼以数千计，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就抚各回不计其数，师行迅利，大振军威。仍著左宗棠督饬刘锦棠等稳慎进取，将白彦虎等逆擒获，速藏大功。此次官军整旅西征，于冰霜凛冽、弥望戈壁之中，一月驰骤三千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四城，南疆已复其半。诸将士踊跃用命，自应量予施恩。刘锦棠著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提督谭拔萃著交部照一等军功例从优议叙；总兵张俊著遇有提督总兵缺出尽先题奏；道员罗长祐著赏纳齐欣巴图鲁名号；提督余虎恩遇有提督缺出尽先简放；黄万鹏、席大成前经赏给云骑尉，均著改为骑都尉世职；戴宏胜、陶生林、萧元亨均著赏给云骑尉世职；陈建厚著赏穿黄马褂；谭慎典等均著赏穿黄马褂；副将夏辛酉著以总兵补用并赏换霍伽春巴图鲁名号；陈绍武著赏给图勒炳阿巴图鲁名号；总兵胡登花等均著赏加提督衔；汤咏山著赏换霍罗奇巴图鲁名号；参将赵克闵著赏给业普铿额巴图鲁名号；都司何品忠著以副将仍留原省补用，并赏给锐勇巴图鲁名号；副将崔伟等均著以总兵留于甘肃补用；参将李金良著以副将留于甘肃补用；都司马殿林著以游击补用；副将禹中流著赏换年长阿巴图鲁名号；禹益长著赏换呢铿额巴图鲁名号；参将张宗本著赏换奇臣巴图鲁名号；总兵董福祥著遇有提督缺出尽先提奏；提督张春发著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叙；副将侯名贵著以总兵遇缺尽先题奏；田九福著赏换霍隆武巴图鲁名号；参将杜锡斌著以副将尽先推补，并赏加总兵衔以示鼓励。其阵亡之总兵朱成其、副将杨隆辉、陈祥发、参将马正扬、都司成联吉、守备拟保都司戴有鹏、守备拟保都司徐九德、拟保守备谭云芳、千总罗仁富、赵福林、拟保把总崔

仁、马成旺均著交部各照官阶从优议恤。

（卷62 10—11页）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官军追剿逆回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一折，本日已明降谕旨宣示并将出力及阵亡各员均照所请分别奖恤矣。官军收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后，此次又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剿办甚为得手。惟白彦虎现经西窜，必须将该逆设法擒拿，始无后患。著左宗棠饬令刘锦棠妥慎图维，毋任釜底游魂再行漏网，一面饬令各官军乘此兵威将西四城次第攻克，以竟全功。惟军情瞬息千变，尤当审慎进取，不可掉以轻心。该大臣平日办事谨慎，谅必能计出万全，以副委任也。金顺仍著懔遵前旨，督饬各营严加防范，毋任白逆乘间北窜。前据御史张观准奏"东三省遣撤官兵往往私带征防处所幼丁回旗，请饬该将军查明，出给路照遣令回籍，并饬各省督、抚令各该州县于此项难民到籍后妥为安插，缴照日不准吏役需索"等语，已谕令各该将军查办，并著左宗棠饬令地方官于该幼丁回籍时妥为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62 11—12页）

光绪三年十二月壬辰（1878.1.14）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甘肃兵燹之后，征租搜刮维艰，宁夏官俸米麦不敷发给，请以上色豌米抵支，马料准以豌豆、青豆各半供支。应补例马先拨折价五百匹，余马暂缓买补。得旨：著照所议办理。即由左宗棠知照宁夏将军遵行。

（卷63 9页）

光绪三年十二月辛丑（1878.1.23）

谕内阁：英翰奏查明乌鲁木齐从前殉难各员开单呈览、吁恳加等赐恤并建祠附祀一折。同治三年六月，古城等处叛回勾结叛弁索焕章等扑犯乌鲁木齐满城，经都统平瑞督军固守，被

围八十余日，粮尽援绝，力竭城陷。现经查明自该故都统以下两万余人同时殉难。该将士深明大义，实属可嘉。平瑞业经奉旨优恤，著准其于死事地方建立专祠。所有协领荣庆、噶鲁岱、额勒浑、穆克、德肯、隆庆、色明阿、巴哈布、吉兴、奇车布、轻车都尉讷苏铿额、佐领霍福、同瑞、善得、伊伯图、斐德布、特明额、塔讷布、德林、讷隆额、木克登额、富珠里、尚安布、庆凌、穆滕额、萨林布、穆特奔、富明阿、祥瑞、富常阿、德裕、文玉、宝群、图门布、都司噶通阿、鹤龄、骑都尉西林、防御倪储贺、恒昌、伯祥、杨桑阿、全善、庆顺、德兴、特清阿、双志、瑞凌、安详、讷苏肯、讷莫音、丰绅布、萨斌图、和霖、凤林、花里雅逊、舒敏阿、多明、苏明阿、守备双亮、吉升、佛銮布、噶鲁善、云骑尉凤杰、泰斐音、主事衔志兴、达春、泰荫、德春、景文、骁骑校霍硕通武、文瑞、金顺、连升、双凌、阿克敦布、萨林图、布勒和恩、托云布、托金布、凤林、西拉奔、玉春、禄明、双通、佛尔浑布、噶明阿、奇车布、萨里图、霍且布、委前锋校月兴、容春、郭仁布、吉顺、伊尔哈布、隆祥、恒春、景瑞、伯春、凤群、双云、佛尼音布、高升、西朗阿、千总金顺、全凌、笔帖式讷尔精额、音德、明泰、达哈春、瑞林、开当阿、罕札布、永兴、塔尔哈春、托多布、塔明阿均属宗支已绝，尤堪悯恻，著加恩交部各照本职阵亡从优例再加一等议恤，即毋庸再行议给世职，并与同时殉难官兵一体附祀平瑞专祠，以彰忠烈。

（卷64 7—8页）

署乌鲁木齐都统英翰奏乌城及古墓地一带布置防守及南路湘军进剿情形。得旨：著该都统随时严密布置并与前敌各军联络声势，务将白彦虎擒获正法，毋任窜逸。折内所称白逆有投窜外国之意，仍著确探情形具奏。又奏：新疆各城甫经收复，各署案

卷无存，请将乌鲁木齐本年及同治十三年十月计典均缓至下届办理。从之。

（卷64 11页）

光绪三年十二月丁未（1873.1.29）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廉奏：塔城试办租税，缠回冒称俄商难以稽查。华商稀少，税课日绌，请暂行停止以广招徕。下部知之。

（卷64 18页）

光绪四年正月甲寅（1878.2.5）

又谕：左宗棠奏官军剿除沙雅尔逆回、进规喀什噶尔各城并拣回目署理阿奇木伯克等缺各一折。沙雅尔回目麻木尔挈党窜踞哈番地方，经刘锦棠率军击散，惟麻木尔受伤窜逸，仍著饬令官军探踪严拿，毋任漏网。喀什噶尔兵民反正，已据汉城，逆酋伯克胡里引众向英吉沙尔窜走，而逆党阿里达什犹敢攻扑汉城，且白彦虎亦有窜并助攻之信，刘锦棠现已分军先行进规喀什噶尔。当此事机顺手之时，自不难克日攻拔。一俟张曜全军到齐，即行相机规取各城，次第扫荡。功在垂成，尤应稳慎图维，以收万全之效。伯克胡里既往英吉沙尔窜走，又有引白彦虎进喀什噶尔之说，设与该逆合并远窜穷荒，终为不了之局。左宗棠当饬前敌官军务将首要各逆设法兜捕，就地歼除，以竟全功。各城投诚缠回随同官军打仗出力，左宗棠拟给予顶带暂令署理阿奇木伯克等缺，即著照所请办理。该大臣前有改设郡县行省之议，现在已经收复各城向有办事及领队大臣应否简放之处，著即详议具奏。北路一带布置事宜，著金顺随时与左宗棠妥商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哈密办事大臣明春奏：遵谕将被白逆裹胁回子亲王迈哈默特之母伯锡尔福晋迈哩巴钮拔出，派干目前往迎护回哈。报

闻。

（卷65 3—4页）

光绪四年正月乙丑（1878.2.16）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筹办屯田营制及整顿库尔喀喇乌苏城垣一折。新疆南北各城次第克复，自应及时兴利举废，渐复旧规。金顺以屯田为筹边要务，勘明博勒塔拉及车牌子地方堪以屯垦，拟分拨察哈尔、锡伯营兵前往耕种，即著照所定章程办理。其察哈尔、锡伯营应补放各官缺，著金顺于军营内挑选差战出力及屯田熟悉员弁酌量请补。所有察哈尔领队大臣一缺，准以总管喀尔蟒阿调署。其锡伯营领队大臣，并准以协领衔权署理，以期得力。金顺当饬令该员等随时督率官弁认真垦种，以兴地利而裕兵食。库尔喀喇乌苏城垣颓废，亟应修复，现届春融，即著金顺克期兴筑，并将荒地量加开垦，用固边圉。伊犁满营惠远、惠宁两城，金顺拟仍分八旗，每旗分设防御、骁骑校各一员，两旗设佐领一员，分左右翼各设协领一员，以成营制，著与派署理事、粮饷同知等官均照所议行。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65 11页）

光绪四年正月辛未（1878.2.22）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新疆应否改设行省郡县请饬会议并咨金顺拣员往查交涉事件各折片。据称叶尔羌及喀什噶尔满、汉两城均已收复，和阗回众亦已投诚，刘锦棠已绕道英吉沙尔以抵喀什噶尔，是南路各城即可克期底定。惟白彦虎是著名首恶，断不可任其漏网，此次曾否擒斩？倘竟远窜边外，务须赶紧设法捕获，毋任久稽显戮。至新疆应否改设郡县，事关重大，非熟悉该处地方情形难以悬断，此时遽令内外臣工议奏，亦未必确有定见。仍著左宗棠详细酌度，因时制宜。如果

改设行省、郡、县实有裨于大局，即著将何处应设省城，何处分设郡县及官缺、兵制、一切需用经费妥议章程具奏，再饬廷臣悉心会议，候旨定夺。该督前请发交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卷册各全份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各卷宗，著户部檄遵前旨迅速办理，并将各省关从前应解甘饷及应解新疆额饷各数目查明，咨照该督核办，毋稍迟缓。新疆各城现既次第克复，惟伊犁为俄人所占，近来该处情形有无闻见，应如何收复之处，即著密速奏闻，以慰廑系。俄国使臣布策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晤时决不提及伊犁，但以交涉各案多方饶舌，无非藉此为缓交伊犁之计，自应先将边界未了各案速为清厘。所有俄官坡塔宁等在喇嘛库伦地方被抢一案，著左宗棠、金顺仍遵前旨，派员前往确切查明，妥筹具奏。此外交涉各案叠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照该督，并著分别妥办，早为了结，俾免藉口。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66 6—7页）

光绪四年正月乙亥（1878.2.26）

以攻克新疆达坂城及托克逊贼巢并克复吐鲁番满汉两城，予提督罗照升等优叙，赏提督丁连科等头品顶戴，周玉卿等一品封典，总兵姜世友等二品封典，副都统塔思哈等巴图鲁名号，参将彭得清等花翎，守备崔宝谦等蓝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卷66 9页）

光绪四年正月丙子（1878.2.27）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遵查玛纳斯、塔尔巴哈台边界各案：一、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廉拿获正法之哈萨克绰兰一名，实系拜吉格特部内之人，于塔城变乱时自投俄国。一、英廉奏请试办专收塔城货物出境税，仅收过俄国所属安集延、缠头等之税一月有余，约银五十两，后即停止。一、英廉封锁俄商吐喀

拉房屋时，并未夺取货物银钱。一、俄商被劫或系私行贸易所致，断非承运金顺之粮，亦非荣全部下所劫。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寻奏：交涉各案仍请饬该督等筹议办结。如所议行。

（卷66 9—10页）

光绪四年二月丁亥（1878.3.10）

又谕：前据金顺奏需饷孔亟，请饬部拨银一百万两，当谕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奏称现在库款支绌，碍难照数拨给，拟垫发原库平银二十万两，仍于各省关欠饷内提还，并请饬四川等省迅解该营饷银等语。著照所请，于封存四成洋税项下拨发银二十万两，由金顺派员赴部领解，即于各省关积欠该将军月饷内，江海、江汉、粤海三关各提银四万两，山东、四川二省各提银三万两，湖北省提银二万两，统限本年六月以前如数解还部库。前经户部提拨该将军饷银共一百二十万两，除各该关业经解清、山西业据奏明缓解外，四川、山东欠解银两著丁宝桢、文格迅速筹解，限本年三月以前扫数起解。倘再延不报解或解不足数，即由该将军将各藩司指明奏参。其各省关应协该营月饷，并著该督、抚、监督按月源源报解，不准延误。河南现办赈务，自难即行筹拨，著俟赈务稍松，即将欠饷、月饷分别拨解。金顺所部各营裁并实数及月需实饷若干，著该将军查照户部奏案迅即报部，以凭查核。将此由五百里各谕知金顺、沈葆桢、李翰章、丁宝桢、李鹤年、吴元炳、邵亨豫、文格，并传谕俊启知之。

（卷67 9—10页）

光绪四年二月戊子（1878.3.11）

谕军机大臣等：刘长佑奏土目勾结回逆窜通野夷、逃匪肆扰边界，派兵防剿等语。土目罕荣高胆敢勾结马二，窜通狆剿野夷及逃匪、散练至三千余人分党窜绕，占踞耿马土城，肆行

烧抢。该处与永昌、腾越接壤，亟应严行防剿。著刘长佑、杜瑞联饬令总兵谢景春等分投堵剿，并饬地方文武妥为备御，一面设法解散，务期迅速扑灭，毋任蔓延。将此由四百里谕知刘长佑，并传谕杜瑞联知之。

（卷67 11页）

光绪四年二月庚寅（1878.3.13）

又谕：前据金顺奏营员与地方官擅杀行劫陕回，请革职迅究，当经降旨将俞应钧等革职，交英翰提案严讯。兹据奏称正在讯办间，复据刘锦棠禀称“派守备黑万贵等二十三名赴西湖采买战马，七月初一日行至玛纳斯，被金顺营务处委员俞应钧盘诘，带至副将孔才署中全行劫杀，并夺去银两马匹，请饬查办”等情，与俞应钧等所禀格杀陕回情节迥不相同；俞应钧等供词狡展，请饬左宗棠提审等语。此案情节重大，禀报两歧，亟应彻底根究，以成信谳。著左宗棠督饬臬司提集人证卷宗秉公严讯，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金顺、英翰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67 14—15页）

光绪四年二月壬辰（1878.3.15）

上以新疆回匪荡平，红旗报捷，诣钟粹宫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前、长春宫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前贺喜。

谕内阁：本日左宗棠、金顺、刘典由六百里加紧红旗奏捷克复南路西四城、回疆一律肃清一折。上年官军收复新疆南路东四城后，当经候补三品京堂刘锦棠定计规取西四城，先派提督余虎恩等由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玛纳尔巴什进为正兵，派黄万鹏等由乌什进为奇兵，约定师期先攻喀什噶尔，刘锦棠驻扎巴尔楚克玛纳尔巴什以握冲要。旋于十一月十五日巡发，疾驱而前，十七日收复叶尔羌。二十日倍道至英吉沙尔收抚缠回，

仍即前进。二十二日抵喀什噶尔，而余虎恩等已于十三日齐抵城下，分路进攻，先将伪副元帅王元林一股杀尽，复有马步贼三四千扑救。余虎恩督军力战，贼乃开城纷窜，该提督等与黄万鹏分路驰追，复分军由捷径驰截，贼势披靡，遂擒获逆首余小虎，阵斩叛回蓝得全，全股歼除净尽。提督萧元亨步队与黄万鹏合力纵击，生擒伪元帅马元并斩其副白彦龙，此股亦经歼除。刘锦棠当将逆回金相印父子及余小虎、马元磔诛枭示，此外喀什噶尔各逆党正法一千一百余名，余氛皆靖。提督董福祥率队驰抵和阗，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二日旋剿旋抚，和阗亦已肃清。溯自同治三年布鲁特叛酋肇乱，逆回金相印等攻陷喀什噶尔，蚕食南八城，而吐鲁番、乌鲁木齐等相继沦陷，于今十有余年。朝廷恭行天讨，特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该大臣剿抚兼筹，议定先规北路，首复乌鲁木齐以扼其总要，旋克玛纳斯，数道并进规复吐鲁番等城，力争南路要隘，然后整旅西行，势如破竹。现在南八城一律收复，此皆仰昊天眷祐，列圣垂庥，两宫皇太后宵旰焦劳，知人善任，用能内外一心，将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穆宗毅皇帝在天之灵，下孚薄海臣民之望，实深欣幸。该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劳勤。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兵筹饷，备历艰辛，卒能谋出万全，肤功迅奏，著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候补三品京堂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著由骑都尉世职晋为二等男；提督余虎恩、谭拔萃前经赏给骑都尉世职，均著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提督黄万鹏、萧元亨、戴宏胜、陶生林前经赏给云骑尉世职，著改为骑都尉世职；骑都尉世职提督席大成，著赏加一云骑尉世职；董福祥、陈建厚、谭慎典、张春发、汤仁和、李隆宝、潘长清、道员罗长祐均著赏给云骑尉世职；提督

张俊、汤彦和、桂锡桢、总兵侯名贵、夏辛酉、副将秦玉盛，著赏穿黄马褂；提督张宏胜、方友升、杨金龙著赏给头品顶带；提督刘福田、戴贵品、总兵张宗本、胡登花、崔伟、汤咏山著赏给正一品封典；提督刘长其、胡义和、刘庶昌、总兵杨先胜、施思贵、邓金陵、姜世友、朱凌云、张云辉、夏朝宗、田仲魁、李正隆、刘先胥、李清贵、张宏胜、蒋殿勋、武朝聘、副将张琳、胡得贵、傅其政、李永昭、王钺安、许献德、李长裕、曾传知、查春华、李能杰、王辉臣、杨胜魁、蔡福谦、吴首怀、杜锡斌、李金良、参将左伟、王咸陌、邵运礼、赵辅清、方纯盛、赵靖邦、柴典礼、张花、赵奉乐、陈得时、林语、雷振邦、秦宗恩、张淮、林秀全、游击海有德、金涌华、董占富、刘万富、张瑞扬、赵永福、刘占学、杨元林、汤金榜、聂心田、都司余福章、禹宝山、谢春生、守备张守训、杜海辉、千总方袭龙著赏给巴图鲁名号；游击何克元、守备马应升、杜海辉、李生富、千总黄金钺、朱文焕、把总周凤亭、五品翎顶德克吉木、军功马得海、李振魁、知县黄图巩、史宜长著赏戴花翎；知县陈毓兰、喻先麓、童生张炳、军功吴元昌著赏戴蓝翎。其余出力文武员弁勇丁著左宗棠等查明，汇案保奖。阵亡之提督钟兴发、副将张兴隆、都司谢得胜、成东来、守备杨占魁、黄发喜、陈崇元、谭荣发、都司何得所、千总满永得、傅得胜、康祖振、杨春胜、戴国志、叶得胜、把总张富全、董镇海、周德胜、胡春华均著交部从优议恤。白彦虎等仍著该大臣等督饬刘锦棠等设法擒拿，毋任漏网。

（卷67 16—19页）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左宗棠等红旗报捷官军克服西四城、新疆南路一律肃清暨外国商官等给文回国、布鲁特各部落分别安置并请将杀贼反正之陷贼员弁免其治罪各折片，览奏欣慰，已

明降谕旨将战状宣示并将该大臣及刘锦棠等特沛恩施，出力、阵亡各员均照所请奖恤矣。新疆各城沦陷十余年，经左宗棠等步步为营次第收复，克奏肤功，实属调度有方，深堪嘉尚。所有各城善后及一切未尽事宜，左宗棠等务当妥为筹画，以慰廑系。逆首白彦虎罪不容诛，亟应拿获以申国法。现在该逆与伯克胡里及马壮等均逃入俄国，著左宗棠等饬令刘锦棠将各逆设法擒拿，毋任釜底游魂稍稽显戮，并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向俄国使臣理论，令其将白彦虎等悉行交出，勿使该逆视为逋逃之薮，藉以藏身。叶尔羌等城内乳目教头及英国商官，均准给文回国。布鲁特十九部落除投附俄国五部落外，其十四部落愿归故土者即行放归，愿留中土者准于关内安插，所筹尚属周妥。著左宗棠等妥为分别办理，仍著随时稽查，勿任再行勾结为患。喀什噶尔城形势险要，该大臣等所称"南自英吉沙尔，北至布鲁特界，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形势益臻完固。"著照所议妥为筹办。前都司何步云等十六员弁即著照所请概行革职，免其治罪。左宗棠等另片奏广东提督张曜文武兼资，请改用文职等语。张曜著候旨简用。片留中。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7 19—20页）

光绪四年二月癸巳（1878.3.16）

又谕：现在回疆克复，一律肃清，军机大臣赞襄军务夙夜宣勤，允宜分别加恩，以奖劳勚。恭亲王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景廉均著交部从优议叙，署兵部左侍郎王文韶著交部议叙，前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李鸿藻著一并交部从优议叙，其满汉章京各员均著加军功一级。

以新疆肃清，加奏事处班领托云等军功二级，赏兵部捷报

处总办贵成等花翎，余加级有差。

（卷67 21—22页）

光绪四年二月甲午（1878.3.17）

谕内阁：新疆逆匪倡乱十有余年，我穆宗毅皇帝宵旰焦劳，筹画机宜。朕御极后，派左宗棠等督饬各军次第扫荡，回疆各城一律肃清，洵堪上慰在天之灵。著派礼亲王世铎诣隆福寺穆宗毅皇帝几筵前恭代行礼，敬谨祭告，并著翰林院迅速撰文呈进，用昭诚恪。

又谕：前据左宗棠等奏克复南路各城，回疆一律肃清，业经降旨将左宗棠及候补三品京堂刘锦棠等分别加恩。帮办军务伊犁将军金顺前经会师攻克乌鲁木齐等城，现在驻军北路防守严密，太仆寺卿刘典布置后路事宜亦臻妥协，允宜一体施恩以奖劳勤，金顺著赏加军功三级，刘典著遇有应升之缺开列在前。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克复南路各城，回疆一律肃清，业将领兵大臣等分别加恩，用酬劳勤。因思新疆自逆回叛乱以来于今十有余载，从前办理军务各员或剿贼出力临阵捐躯，或效死守城见危授命，兹当回疆底定，大功告成，追念前劳，殊深矜悯。著左宗棠将历年关外各城阵亡、殉难各员详细查明具奏，候旨施恩。

（卷67 22—23页）

谕军机大臣等：瑞联奏游匪窜扰、官军进剿获胜一折。本年二月间，包头西北之东公旗突有游匪聚众窜扰，经都司存福等带队进剿毙贼多名，该匪由康家油房、阳海沟等处逃窜，瑞联已饬总兵马升督兵追击，并分派各队会剿。即著该将军饬令派出各军合力剿办，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毋任纷窜，一面将城防事宜严密布置，并添派官兵扼要驻扎，分股侦探，遇贼即击，以遏东趋，并著曾国荃派拨官军协力防剿，毋稍疏虞。

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7 23页）

光绪四年二月己亥（1878.3.22）

谕军机大臣等：豫师奏预筹减汰防营、请饬拨欠饷一折。近据左宗棠等奏报克复南路各城，回疆一律肃清，是关外军务即可告竣，所有西宁防军五营自宜全行裁撤，以节糜费。据奏该营欠饷甚巨，必须预筹资遣之需，方不至临时迟误，自属实在情形。著沈葆桢、文格于各该省积欠月饷内无论如何为难各筹拨银四五万两，迅速解赴西宁俾资应用。豫师前已有旨令其署理乌鲁木齐都统，著俟接署有人即行赴任。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8 6—7页）

光绪四年二月壬寅（1878.3.25）

又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新疆首逆逃入俄境、现与俄国使臣理论情形一折。逆首白彦虎与伯克胡里及马壮等均逃入俄国境内，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俄国使臣布策理论，据布策面称及其照会均谓"咨报本国，本国于此事能否查照条约所载办理，仍须左宗棠照会图尔其斯坦总督"等语。白彦虎为积年首恶，罪不容诛，现与伯克胡里及马壮等窜匿俄疆，亟应执约理论，令其迅速交出，以免死灰复燃，致贻后患。著左宗棠查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函，即日行文俄国图尔其斯坦总督并令刘锦棠先行就近行知，务将白彦虎等照约解回，听凭治罪，未可稍涉大意。该衙门王大臣仍不时催询布策转咨本国后究系如何办理，亦不得稍涉松劲。原折及照会二件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卷68 11页）

光绪四年二月庚戌（1878.4.2）

又谕：左宗棠奏城守尉强占农民水利、据实参劾，崇志奏特参劣员任意妄为、有碍体制各一折。甘肃庄浪城外水分四坝系民间旧有水利，同治九年间，回匪扰及平番县境内，四渠百姓多入满城避难，前庄浪城守尉庆志商令百姓暂让渠水入城，俾兵民灌园汲饮。上年该处亢旱，民间引入城之水灌田，庄浪城守尉崇光禁阻不准，茶马同知平治越职干预民事，将民人陈文耀拘押。经地方官会同妥员勘明，该营官员及五旗头人亦愿将渠水依旧还之于民，崇光仍坚执不允。平治阿附崇光，勒民修坝让水，因陈文耀不肯具结管责数千，以致众论沸腾。崇光图占水利已属乖谬，该员并买民间孀妇费氏为妾，索取该氏前夫遗债以图肥己，办理营务不知体恤兵丁、整顿营务，种种殊出情理之外，著交部严加议处。平治于地方水利事件妄行干预，滥刑枉断，谬妄糊涂，著即革职，以示惩儆。

（卷68 25—26页）

光绪四年三月丁巳（1878.4.9）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严防白逆北窜、查明遣散官兵不得私带幼丁并请饬科城大臣清厘款目各折片。前据左宗棠等奏白逆自喀什噶尔西窜，已投俄国地界，当经谕令设法擒拿。著金顺仍遵前旨办理。东三省遣撤官兵私带征防处所幼丁，并著随时严查，不得徒托空言。所称科城留防官兵月饷及遣撤官兵川资均有专饷，自应由吉江马队饷内截留，何得分截伊犁军饷？著保英、桂祥即将截留伊犁军饷银一万六千两迅速归还。嗣后饷银经过该处，不得任意截留，以免轇轕。其黑龙江留防官兵一百三十五员名，正饷银一千五百二十五两，并著保英、桂祥就近由吉江六起部领饷内照数截留发给。此项官兵在科城防范后路，所有杂款三百余两即著毋庸拨给。至桂祥随带官兵二十一员名饷银，应由山西、山东、河南所解乌、科经费各项下放

给，并著各清各款，亦不准将伊犁饷银擅截分厘，致滋牵混。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69 11—12页）

光绪四年三月己巳（1878.4.21）

谕内阁：左宗棠奏沥陈下忱、请收回成命一折。前因回疆底定，加恩左宗棠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原以该大臣督办军务力任其难，当此疆圉肃清，自应特沛殊恩，用彰伟绩。乃该大臣成功不居，弥怀悚仄，具见悃忱。惟朝廷锡爵酬庸权衡至当，功懋懋赏，礼亦宜之，尚其勉图报称，毋再固辞。

（卷70 4—5页）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军饷将罄、请饬催各省关赶解协饷并借山东、广西库款存银一折。各省关应协光绪三年分西征新饷，除山西、湖北两省起解不及四成、河南仅及四成外，余均在八成以上，用是师得宿饱，戡定新疆。惟用款浩繁，而分拨之项有增无减，现在筹办善后一切事宜，亦须大批饷银方可徐收成效。该大臣所称“山东、广西近来库存尚裕，请将山东应协之饷提前四年起解，倘四年中山东遇有急需，仍可由各省关协饷内径行截留；广西提解库存银一百万两，除初年不及外，由湖南应协西征的饷内分年拨还归款，倘四年中广西遇有急需，仍划拨邻近各省的饷陆续还款，务归有著”等语，系为支持大局起见。即著文格、杨重雅妥为筹画，通融接济，毋稍推诿，并著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四川各将军、督、抚、监督等设法筹拨，提前赶解大批协饷以应急需。上年山西、河南旱灾太广，停缓协饷自属实在情形；湖北解饷不及四成，殊属玩泄。嗣后务当源源接济，不得再有稽延，致干咎戾。关内裁并勇营及关外疏通财货各事宜，仍著左宗棠认真擘画，次第奏明试办，以节饷需。将此由五百里谕

知左宗棠、庆春、沈葆桢、李鹤章、何璟、刘坤一、丁宝桢、吴元炳、裕禄、文格、梅启照、刘秉璋、邵亨豫、张兆栋、杨重雅，并传谕勒方锜、葆亨、潘霨、崇福、俊启知之。

（卷70 5—5页）

光绪四年四月己丑（1878.5.11）

谕军机大臣等：崇志奏请酌加俸饷、马干银两一折。凉州、庄浪满洲营兵例支俸饷、马干银两向由甘肃藩库支领，嗣经奏明由四川协甘饷内每月划拨实银五千两以为该两营俸饷、马干之需，仅敷旧额三分之一。现据崇志奏称"兵丁苦累，请再加二成"等语，并照所请仍由四川协甘饷内每月加拨实银二千两，并前按月划拨之五千两，每月共拨银七千两，以足该两营五成饷需。即著左宗棠、丁宝桢照数筹解划给，自奉旨之日起由崇志委员领取，俾得认真操防。前据编修高万鹏奏请将关外勇丁留布各城，选精锐以补换防兵额，其余分业农商，以实回疆等语，著左宗棠酌度情形妥筹办理。原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71 14页）

光绪四年四月戊戌（1878.5.20）

谕军机大臣等：锡纶奏密陈塔尔巴哈台边境情形各折片。现在新疆回匪已平，伊犁尚未交收，塔城经兵燹后，旧制概未兴复。该处逼近俄境，为西北岩疆，一切布置事宜自应详慎筹画，次第举办。锡纶曾经亲历俄境，熟悉边情，嗣后遇有交涉之事务当体察情形，刚柔互用，期于疆圉永固而边衅不开。此中操纵机宜断不可孟浪从事。该参赞大臣如有所见，即著随时奏明办理。棍噶扎拉参久居阿尔泰山，能得众心，足资镇守。惟该呼图克图性情卤莽，易滋俄人口实，其欺陵俄使一案必须早筹办结。著即查明实在情形，会商左宗棠、金顺妥议具奏。将

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卷72 5页）

光绪四年四月戊申（1878.5.30）

又谕：左宗棠奏探知白逆踪迹、请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催交出一折。据称逆首白彦虎遁入俄境，后经刘锦棠照会驻扎塔什干阿里木台等处俄官商令缚送，现接该处回文声称本国不知是叛贼，暂留养活，欲求将此项银两偿还俄国，并称此项难民数有五千；又据缠回报称白逆已经俄官送至边境托呼玛克地方，回党不及二百人，白逆因中毒腹肿；旋接金顺咨称探闻俄官安置白逆地方，与缠回所报大略相同等语。俄人容留中国叛贼，不过因贪利起见，金尽而交自绝，本在意中。此次白逆安置边地，复虚张人数为多索养活之费地步，是其乘机图利，与挟伊犁为重心事正同。即著金顺差人向俄官议论收回伊犁一事，并索取白彦虎，视其如何回覆。如俄官微露需索之意，即可与左宗棠妥速筹商，以期速了斯局，并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国驻京使臣，速催图尔齐斯坦总督将白彦虎等迅速交出，以敦友谊。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72 14—15页）

又谕：左宗棠奏仍恳允收成命一折。所称“回疆底定，巨憝稽诛，各省灾祲又复叠见，正君臣交儆之时，不敢滥膺高爵”等语，具见敬畏之忱，实堪嘉尚。际此时艰孔亟，该大臣于应办事务殚竭忠诚，妥为筹画，即所以图报称而济艰难。至该大臣两次陈请，固非饰让鸣高，而锡爵酬庸，朝廷亦当有以示劝。著仍遵前旨，毋再固辞。

又谕：左宗棠奏请将捐输巨款之道员奖叙等语。道员胡光墉捐银助赈，前据梅启照奏请核奖，业交户部核给奖叙。至该员历年购办西征军火、筹运饷项一切均无贻误，其劳绩实与前

敌无异，自应量予鼓励，胡光墉著赏穿黄马褂。

（卷72 15页）

以关陇肃清，西宁防营防剿出力，赏知州玉昌锋勇巴图鲁名号，总兵宛大胜换苏彰阿巴图鲁名号，副将蔡玉新桓勇巴图鲁名号，参将刘定国信勇巴图鲁名号，朱世明直勇巴图鲁名号，白玉林克勇巴图鲁名号，守备何得彪振勇巴图鲁名号并以都司用，提督张得胜三代正一品封典，总兵罗景扬三代二品封典，蔡正和等两代二品封典，都司何成章四品封典，知县彭志远五品封典，副将刘天云头品顶戴，道员张宗翰二品顶戴，运同忠曾三品顶戴并以知府用，参将刘润高花翎并以副将用，都司何朝英等花翎并以游击用，通判文喜等花翎，从九职衔郑仁辅等蓝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卷72 15—16页）

光绪四年五月甲寅（1878.6.5）

又谕：翰林院编修吴观礼奏条陈预弭隐患一折。据称河南西南两路频有匪徒蠢动，近闻首恶窜入伏牛山中，此山绵亘数县，界连秦、楚，为盗贼出没之薮，不急掩捕，恐其啸聚为患；宋庆所统之军现析为二，事权不一等语。……又据吴观礼奏陕回之乱衅由仇杀，西安回民二万余人向皆安堵，今陕甘肃清而回民偶出省城辄为乡民所杀，恐酿祸阶等语。西安回众向来安分守法，该处民人何得无故杀害？著左宗棠、谭钟麟严申禁令，务使汉回各安生业，永杜衅端。倘有无故仇杀情事，即著随时严办以儆效尤。将此谕知左宗棠、李瀚章、涂宗瀛、谭钟麟，并传谕潘霨知之。

（卷73 6—7页）

光绪四年五月辛未（1878.6.22）

谕军机大臣等：崇厚本日已有旨派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

现在新疆底定，伊犁为俄兵驻守未据交还，首逆白彦虎等逃往俄疆尚未交出，该国修约事宜亦久未定议。崇厚尚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驻扎相机办理。该署将军即将任内现办事件交代清楚，遵旨来京陛见。将此谕令知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旨照会俄国使臣催交白彦虎并与俄使面论一切情形。报闻。

（卷74 5页）

光绪四年五月甲戌（1878.6.25）

哈密办事大臣明春奏：伯克密尔杂特等殉难，请暂给伊弟招杂特三品阿齐木伯克衔。下理藩院议。

以伯锡尔福晋迈哩巴钮旋回哈密情形困苦，加恩赏银二万两。

（卷74 7页）

光绪四年六月庚辰（1878.7.1）

谕内阁：前任都统奕山由侍卫出师回疆等处，荷累朝廷知遇之隆，荐升将军、都统，补授御前大臣、内大臣。前因年逾八旬，蒙恩准其开缺，仍留一等镇国将军，赏食全俸。方冀遐龄克享，恩眷长承，兹闻溘逝，殊深轸惜。加恩著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戴滢带领侍卫十员即日前往奠醊，赏银一千两经理丧事，由广储司给发并照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伊曾孙头品荫生毓照著赏给郎中，应封宗室毓楷著赏给主事，用示笃念耆臣至意。

（卷75 1页）

光绪四年六月壬午（1878.7.3）

又谕：前因回疆肃清，赏给提督黄万鹏骑都尉世职。兹据左宗棠奏该提督业经得有骑都尉世职，该督折内误将底衔书作"云骑尉世职"以致重复，请改加世职等语。黄万鹏著改为赏

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左宗棠缮折错误，著交部察议。

（卷75 4页）

光绪四年七月庚戌（1878.7.31）

陕西巡抚谭钟麟奏：河南伏牛山探无匪徒及西安汉回相安。报闻。

（卷76 1页）

光绪四年七月乙卯（1878.8.5）

谕军机大臣等：刘长佑等奏官军收复耿马土城、土目就抚一折。土目罕荣高与回逆马二等窜居耿马土城，分党滋扰，经刘长佑督饬官军剿办，罕荣高具禀投诚，惟马二等仍踞耿马城中负隅抗拒，官军分路进攻，歼毙匪党多名，当将该城收复，顺宁府属边境肃清。罕荣高一闻官军齐至，即行撤退党众，听候查办，尚有一线可原，即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责令该土目将马二等设法擒斩，以赎前愆。该督、抚仍当饬令地方文武随时稽查，妥为防范，毋任再滋事端。此次出力及阵亡各员弁，准其汇案奏请奖恤。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6 6—7页）

光绪四年七月丁丑（1878.8.27）

伊犁将军金顺奏派提督殷华廷议收伊犁，索取白逆。得旨：昨已派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金顺务当饬令该提督等逐事审慎，勿稍轻率冒昧致误事机。

（卷76 17—18页）

光绪四年八月戊子（1878.9.7）

又谕：左宗棠奏已故将军等遗骸收殓，护送回旗等语。原任伊犁将军常清、明绪及明绪之妻子灵柩现经左宗棠派员护送回旗，著兵部暨该旗查明，知照各该故员亲属届时领归安葬，以妥忠魂。

又谕：左宗棠奏请将部驳保举各员仍照前保奖励等语。已革补用总兵凌应高、已革补用副将周廷兴均系查办武职、应由兵部带领引见之员，既据左宗棠奏称该员等在新疆军营叠次出力，著准其照前次保举开复原官，免交捐复银两，毋庸再由兵部带领引见。

又谕：左宗棠奏营员保案疏漏，请饬更正，并自请议处等语。副将钟南英前经因案革职，左宗棠于会克吐鲁番城出力案内将该员保奖，漏未声叙原案，奏请开复，殊属疏忽，左宗棠著交部议处。惟据称钟南英叠著劳绩，带队得力，著照所请于关陇肃清案内开复该员原官原衔，免交捐复银两。克复吐鲁番各城案内，免补副将以总兵留于甘肃补用并仍赏给赫勇巴图鲁名号千总宋德昌，著仍照原保开复原官原衔，留于甘肃提标尽先补用，以示鼓励。

（卷77 9—10页）

光绪四年九月庚申（1878.10.9）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左宗棠筹借商款一折。现在新疆酌改营饷，清厘欠款，一切需用浩繁，经费无措。左宗棠所请筹借华商银一百七十五万两、洋商银一百七十五万两，共三百五十万两，指由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福建五省应协甘饷项下并本息各银摊作六年十二期齐还清款，经该衙门议定，所称系实在情形，不得不准照办理。著庆春、沈葆桢、刘坤一、何璟、李瀚章、吴元炳、梅启照、张兆栋、吴赞诚、潘霨查照左宗棠借定银数转饬各海关监督出票，由该督、抚加盖关防，发交道员胡光墉妥为筹办，即各饬该藩司应将协甘饷下自光绪五年起分作六年，每年每省各划出饷银二十余万两抵还左宗棠所借华、洋各商本息银两，不得稍有蒂欠。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

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姑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此项巨款解到，著左宗棠迅将新疆裁勇改饷一切善后事宜妥筹办理，庶几开源节流，稍纾内地之力。其各省应协该将军及新疆各军饷需报解未能踊跃，实属延玩，除山西、河南暂缓停解外，著庆春、沈葆桢、何璟、李瀚章、丁宝桢、刘坤一、吴元炳、裕禄、刘秉璋、李文敏、梅启照、吴赞诚、潘霨、邵亨豫、文格、谭钟麟、张兆栋严饬各该藩司、监督等查照部定指解西征饷数及节次指提分拨新疆各军饷，各按各款赶紧照数报解。倘再延缓及解不足数，致误军机，即由左宗棠及各路带兵大臣将各该藩司、监督指名严参，以儆玩泄。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8 7—8页）

光绪四年九月甲戌（1878.10.23）

谕内阁：巡视西城御史英俊等奏添设粥厂、暖厂、请赏米石一折。回民在西城教子胡同设立粥厂，俾回族贫民藉资糊口；又北城南下洼太清观地方经官绅捐建公善堂暖厂，为贫民栖止之所。加恩著照所请，自本年为始每年各赏给小米三百石，以赡穷黎。

（卷78 15页）

光绪四年九月丙子（1878.10.25）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左宗棠。前因新疆戡定，伊犁未复，派崇厚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谕令相机办理。该大臣现由海道前往，年内可达彼都。伊犁在昔为西路第一重镇，今为俄人久占，形势变迁，将来能否交还固无把握，而交还以后如何防守始免“实逼处此”之嫌，未交以前如何布置始杜“狡焉思启”之志，尤应审时度势，先事图维。伊犁九城纵横相联，俄

人在彼举动若何？伊犁大城西、南、北三面旧有卡伦距俄境若干道路？其东面俄人有无布置及俄军驻扎至何处？一切情形该督务当详加探访，庶知彼知己，措置不至乖方。金顺现驻库尔喀喇乌苏，其前队西至何处？该督不可因崇厚已使俄国稍涉株守。郡县之制，以民为主，现由嘉峪关而乌鲁木齐至库尔喀喇乌苏迤西商户、回户各存若干，由吐鲁番至南八城缠头共存若干，除旧有各厅、州、县外，其余各城改设行省究竟合宜与否，何以迟未覆奏？倘置郡县，有无可治之民？不设行省，此外有无良策？固不可因陈奏在先、碍难变计而默尔以息，尤不可因时势所值、不易措手而隐忍以待，总宜于万难施措之中求一可进可退之计。该督力顾大局，素矢公忠，西陲形势瞭如，想早心有成算。至关内外满绿制兵如何整顿，防勇、征勇如何裁并及改设营屯、节缩饷项之处，亟应通盘筹画，次第妥办。数年来竭东南财力以助西征，前复因善后紧要，特允筹借商款三百五十万两俾应急需。每岁各省入款止有此数，损彼益此，势断不能持久，商款又万难再借，想亦该督所深悉也。此旨到后，著将垂询各节并布置方略即行密速奏闻。 将此由六百里密谕令知之。

（卷78 17—18页）

光绪四年十月壬午（1878.10.31）

又谕：刘长佑、杜瑞联奏临安府属土、夷各匪滋事、派兵剿办情形一折。云南临安府属纳楋土族普保极等纠聚回民前赴江外土司各处肆行焚掠，蒙自等处匪首杨阿幅等纷扰阿迷、弥勒、邱北各州县所属地方，现经刘长佑等派道员许继衡带兵前往。即著饬令该员会同该管镇、府体察情形剿抚兼施，妥筹办理，并令地方兵练严密防堵，会合兜剿，务将该匪首等迅速歼除，以靖边圉，一面晓谕各属土、 夷人等各安生业， 毋任匪徒勾

结，蔓延为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79 8页）

光绪四年十月戊子（1878.11.6）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陕回勾结伊犁土回屡次劫杀拒捕、派兵防剿一折。据称本年六七月间，沙泉子等处地方叠有股匪抢劫行旅财物、围攻卡房并杀伤多人，抗拒兵勇；据生擒伊犁缠回供称，系与陕回约定出扰；复询据台夫供称，贼匪均系白彦虎之陕回，其中亦有伊犁回匪，有哈萨克带路；屡经行文俄官，概置不理；现在派队防剿等语。览奏各情于边疆大有关系，著崇厚于行抵俄国时查明滋事匪徒是否确系白逆党与，妥筹办理，并著左宗棠、金顺饬令前敌各将领先事预筹，严加防范，遇有此等案件并擒获各犯，务当查讯明确，分别筹办，毋稍疏虞。原折著抄给崇厚阅看。将此谕知崇厚并由五百里密谕左宗棠、金顺知之。

（卷79 11—12页）

光绪四年十月乙未（1878.11.1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陕回逆势日张、派兵截剿一折。据称陕回由伊犁分股出扰，在沙泉子地方抗拒官兵，又在托多克台抢劫商驼，精河迤西之大河沿、永济湖等处屡被扰害；经提督登得盛带兵追剿，毙贼十余名，并有回匪二百余骑向北窜去等语。精河东西贼股肆行滋扰，势渐猖獗，若不迅速剿办，恐致蔓延。该逆虽由伊犁出窜，惟陕回系中国叛民，现在扰及精河一带，此间派兵防剿，俄人亦无可藉口。金顺驻扎库城，相距较近，所部兵力尚厚，剿此零股贼匪当不难于蒇事，著即督饬各军相机兜击，务期歼除净尽。其北窜之贼是否扰及塔城？并著饬令依精阿、萨凌阿等分投截剿，遏贼纷窜。锡纶亦当督率官兵严密防范，毋稍疏虞。左宗棠能否添派官军联络防剿？著即酌度情形

妥筹调度。所有此次在沙泉子御贼阵亡之六品顶带披甲常喜，著交部照例议恤。前据金顺奏请将恭镗留于军营，业经降旨允准。本日已有旨令恭镗署理乌鲁木齐都统，著金顺即行传知令其赴任，不必再留军营。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0 3—4页）

光绪四年十一月己酉（1878.11.2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陕回窜入塔城境内、现在派兵截剿一折。此股匪徒穷蹙无路，抢掠偷生，扰及精河、塔尔巴哈台一带，金顺已派萨凌阿等带领马队前往截剿，锡纶亦督队迎击。匪踪出没无定，分股肆扰自在意中，现塔城一带兵勇已集，正可乘其奔窜之时分投截杀。著左宗棠、金顺、锡纶严饬派出兵勇前截后追，务使聚而歼旃，毋任一名漏网。其精河所属之大河沿为贼出入所必经，金顺务须严饬依精阿等实力防剿，不得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1 6页）

光绪四年十一月甲寅（1878.12.2）

谕内阁：岐元奏缉获要犯讯明正法、请将出力员弁奖励一折。逆匪苏臣前在昌图边外蒙古宾图王旗地方纠众械斗，嗣后到处抢杀，抗拒官兵，屡拿未获，现经岐元派令提督左宝贵督饬员弁将该犯拿获到省讯明正法，洵足以昭炯戒。在逃伙犯仍著饬令严缉，务获究办，以靖地方。所有出力之都司宛自贵著以游击尽先补用，守备杨建德著赏换花翎，典史候选通判杨文□著开缺仍留奉天，以通判本班尽先补用。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覆陈新疆情形一折。据称北路迪化等处自克复以来，招徕开垦，户口日增；南八城地方富庶，现办开渠、丈地、铸钱、征厘诸事俱有端绪；开设行省于天时人事机有可乘等语。新疆议设行省事关创始，必须熟筹于

事前，乃能收效于后日。该大臣为长治久安之计，因时变通，所奏不为无见。刻下伊犁未经收还，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其余南北各城应如何随宜经理之处，即著悉心筹画，次第兴办。总期先实后名，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所有办理情形，并著随时详悉具奏。至所奏三年以内每年请饬指拨银五百万两，俾得斟酌损益，定为永图等语，著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81 10—11页）

光绪四年十一月辛酉（1878.12.9）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陕回逃匿俄境、分道寇边、经官军截剿净尽一折。逆首白彦虎嗾令党伙金山、孙依虎、马家老二等由俄境托胡马克地方分股窜扰乌什、阿克苏等处，势极飘忽，因官军蹑踪穷追，不敢东犯，绕由喀什噶尔边境寻觅归路，经刘锦棠督饬各军扼要截击，擒斩二百数十名，阵毙贼首马家老二、孙依虎，并将金山擒获讯明正法，余匪歼除殆尽，洵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在事出力将士，著准其择尤保奏。阵亡、遇害之花翎游击衔陕甘备用都司萧梦益、尽先拔补把总张华发、尽先拔补外委石有元、补用守备彭福泰、补用主簿欧阳红均著交部分别从优议恤。至北路精河一带匪踪，据获贼供称系刘士林一股，并著金顺懔遵前旨督饬官军遇贼即击，痛加剿洗，毋任纷窜。此次寇边之贼由白逆等指使，贼供佥同，并于贼目金山身边搜出俄官所给路票两张，由左宗棠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事关系邦交甚重，著该衙门照会俄国驻京使臣知悉备案，并著崇厚于行抵俄国时详细查明，按照条约妥筹办理。将此谕知崇厚，并由六百里密谕左宗棠、金顺知之。

（卷82 1—2页）

光绪四年十一月壬戌（1878.12.10）

又谕：锡纶奏逆回窜扰塔境、派兵追剿情形、请将出力各员奖励一折。本年八月间，塔尔巴哈台西南一带突有逆回窜入，经锡纶派令佐领三音布等带兵追剿，伤贼多名，匪党当即逃遁，塔境现已安堵。所有在事出力之佐领三音布著赏戴花翎，六品军功吉林泰著赏换五品顶带并赏戴蓝翎，台吉马木尔伯克著赏给四品顶带花翎以示鼓励。

谕军机大臣等：锡纶奏逆回窜扰塔境、派兵追剿情形并调营驻防、请改拨饷银各一折，本日已明降谕旨将剿贼出力各员照所请奖励矣。锡纶所奏佐领三音布等在玉木恺布拉克地方剿贼情形，与金顺前奏大略相同。该逆虽已远窜无踪，难保不乘间复出滋扰。锡纶现将大同马步队扼扎老风口要隘，著即督饬官军勤加侦探，严密防守，遇有贼踪窜出，奋力截剿，毋任滋蔓。苏赖满是否沟通贼匪？并著确切查明，预为防范，以杜后患。锡纶以塔城防兵单弱，拟调金顺旧部果勇马队两营赴塔驻扎，自为慎图边防起见。所请将江汉关月拨乌鲁木齐饷银五千两改解塔城等语，著户部速议具奏。其未经拨定专款以前，所有该营饷需仍著金顺妥筹接济。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2 3—4页）

光绪四年十二月己卯（1878.12.27）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土尔扈特南部落人众旋回喀喇沙尔珠尔都司地方游牧一折。土尔扈特南部落人众自逆回构乱以来逃散各处，颠沛流离，经该署盟长派员前往收集约计一万余人，现已迁移仍回珠尔都司游牧。该人众困苦情形殊堪矜念，加恩著赏给银四万两，由左宗棠给发，用示优恤藩部至意。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3 2页）

光绪四年十二月己丑（1879.1.6）

以克复乌鲁木齐各城出力，予陕西补用道王金海等升叙、加衔有差。

予甘肃阵亡、殉难员弁、兵团、绅耆、妇女、崇庆等六万一千六百四十七员名口分别旌恤如例。

（卷83 14页）

光绪四年十二月庚寅（1879.1.7）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左宗棠奏筹办新疆事宜，三年以内请饬每年指拨银五百万两，当谕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兹据奏称新疆经理善后各事宜需款甚亟，请饬各省将协济西征月饷每年共银七百余万两尽数报解等语。新疆各城甫经戡定，所有办理善后一切事宜需款孔殷，亟应筹画接济，俾该大臣得以次第经营，为一劳永逸之计。兹据军机大臣所奏巨款难以另筹，而要需必不可缓，系属实在情形，即著照所议，各该省应协左宗棠月饷自光绪五年起，三年内均按十成数目报解，俾资应用。其应扣借款息银省分，准其归并计算。该将军、督、抚务当共体时艰，力筹解济，毋得稍有延欠。倘解不足数，即将该藩司、监督照贻误京饷例指名严参。果能如数迅速拨解，并著照报解京饷全完例奏请议叙，以示惩劝。至新疆招徕开垦及铸钱、征厘等事宜亟须认真兴办，并营勇如何裁并、改行饷为坐饷以期开源节流，左宗棠务当相度机宜悉心经画，用裨大局。金顺、明春、金运昌各营能否酌量遣撤、改拨入伍、力求撙节之处，该大臣会商金顺等妥为筹办。其三年以后新疆善后诸事就绪，应如何酌定饷数作为永远经费之处，届时著户部奏明办理。另片奏晋、豫两省协饷，请饬随时筹解等语。山西、河南两省应协西征月饷前因旱灾暂缓起解，自明年为始自应仍照原拨数目竭力筹解。第恐灾歉之余款项不无支绌，如实在不

能解足，届时著各该抚据实陈明，由户部另行酌量筹拨。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左宗棠、庆春、沈葆桢、何璟、李瀚章、刘坤一、丁宝桢、吴元炳、裕禄、李文敏、梅启照、文格、曾国荃、涂宗瀛、潘霨、邵亨豫、张兆栋，并传谕李明墀知之。

（卷83 14—16页）

光绪四年十二月乙未（1879.1.12）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缠回聚众谋逆、剿捕竣事、俄商请领路票前往西路、请饬禁阻、安插土尔扈特人众情形各折片。本年十月间阿克苏之尹阿瓦堤地方突有回匪托胡达买提等纠众倡乱，围抢税局，戕害委员，经张曜派兵驰往剿办，当将该匪等歼除，办理尚为迅速。所有出力将弁勇丁，准其附入截剿陕回案内择尤请奖。遇害之县丞官立朝、从九品何澎润均著交部议恤。哈密、巴里坤等处叠有俄商执持科布多文案处路票并库伦执事官满汉蒙俄字执照前往贸易，现在边境匪踪未净，既属难于照护，尤恐真伪莫辨，著保英、清安、桂祥、英奎、那穆济勒端多布于伊犁未经收还之前，遇有俄商请给路票赴西路贸易者，即行设法禁阻。各执事官及文案人员尤不得擅给路票。如敢任意妄为，并著奏明参处。俄商如持该国路票前来，所过各地方应即一并阻止，以归画一。土尔扈特人众陆续旋回游牧，前有旨赏给银四万两，由左宗棠给发，著该大臣仍遵前旨拨给俾资安插，并督饬委员妥为照料，毋任失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4 5—6页）

光绪四年十二月辛丑（1879.1.18）

谕内阁：黎培敬奏已故革职总督遗爱在民、请开复原官、予谥、立传、建祠一折。已故总督贺长龄于道光年间由翰林荐擢封圻，嗣因在云贵总督任内办理回务不善两次获咎，钦奉谕旨革

职。其平日能勤官守，则拔擢以奖其功；迨措置乖方，有关全局，则褫革以正其罪。……

（卷84 14页）

光绪五年正月戊申（1879.1.25）

科布多参赞大臣保英等奏遣撤借拨乌城之黑龙江马队。报闻。

（卷85 4页）

光绪五年正月庚戌（1879.1.27）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安集延逆目纠众谋逆、剿捕歼事一折。安集延逆目阿里达什由俄官处告假，潜出纠众谋袭喀什噶尔，经刘锦棠督率官军星驰进剿，克期扑灭，阵毙首逆阿里达什，办理尚为迅速。刘锦棠于逆谋甫露之时迅赴戎机，俾边境不至惊扰，尚属认真，仍著左宗棠饬令随时严密防范，以安边圉。布鲁特回目库弥什协助官军先歼逋寇，颇知效顺，并著传旨嘉奖。此次出力员弁，著准其汇案保奖。阵亡之拟保总兵衔副将丁远学、拟保守备李富贵、拟保把总罗中英、梁胜德，均著交部照拟保官阶从优议恤。阿里达什由俄国告假潜出寇边，既经伏诛，此外逆党之遁匿俄境者尚多，应如何申明禁约之处，著该衙门照会驻京使臣查照，并著崇厚于抵俄国后按照条约妥筹办理。陕甘两省文武各员年终密考，近数年来该督均未办理，嗣后仍著照例具奏。将此谕知崇厚，并由五百里谕令左宗棠知之。

（卷85 4页）

光绪五年二月壬午（1879.2.28）

又谕：锡纶奏请饬催各省欠饷一折。据称山东省除完户部垫解银二万两，尚欠解银二万两；陕西省除完户部垫解银一万两，尚欠解银八万两；河南省除完户部垫解银一万两，尚欠解银十一万两；山西省欠解银十二万两，请旨饬催等语。塔城断

饷日久，罗掘俱穷，官兵枵腹从公，异常困苦，亟应速筹接济，著文格、谭钟麟、涂宗瀛、曾国荃设法筹措，扫数拨解，照案速交绥远城将军衙门转解塔城，以济急需。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又谕：锡纶奏塔城运道请仍由阿尔泰路军台行走一折。塔城军务未靖，转运关系紧要，遽改由嘉峪关驿路行走，旷日持久，深恐贻误事机，亦属实情。著照锡纶所请，塔城一切转运事宜仍由阿尔泰军台行走，以昭便捷。穆图善当督饬各台站官兵妥为供应，俾利遄行。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87 8—9页）

光绪五年二月甲辰（1879.3.22）

又谕：恭镗奏筹办乌城善后情形、请饬催拨饷需一折。乌鲁木齐为西陲扼要地方，一切善后事宜亟应速行举办。恭镗现拟召募马步卫队三四营及时训练以资巡防，并咨行刘锦棠查明北路迁徙南八城之回众及被裹汉民，尽数遣归开垦，拟于绥来添设屯局，广筹牛籽，兼顾西路，即著左宗棠、恭镗酌度缓急，速筹兴办。该署都统所称变通钱法、修筑城堡、疏导沟渠、整理学校各事宜亦系目前要务，著恭镗随时随事与左宗棠妥为筹商，次第兴办，毋得徒托空言。该城饷需支绌，筹画维艰，著户部查明应协该城月饷各省，咨催督、抚等迅速筹解以济要需，并著该部垫发银四万两，由恭镗派员领解，俾资应用。此项银两即著由各省关应解该城饷内扣还，以清款目。恭镗折著抄给左宗棠阅看。将此谕知户部，并由五百里谕令左宗棠、恭镗知之。

（卷88 12页）

光绪五年三月庚申（1879.4.7）

谕内阁：左宗棠奏布鲁特、安集延寇边、官军进剿获胜一折。

上年安集延贼首阿里达什勾通布鲁特逆回阿布都勒哈玛等窜扰新疆南路边境，经通政使刘锦棠督军击败。阿里达什伏诛后，阿布都勒哈玛等复勾结安集延贼酋等内犯，刘锦棠审明地势设计围攻，自本年正月初三至十二日分布各军于乌帕尔博斯塘特勒克等处叠获大胜，追至沿边地方，计阵斩贼首三名，杀贼二千数百名，余匪逃窜出境，夺获军械驼马无数，办理极合机宜。刘锦棠运筹决策调度有方，用能迅赴戎机，实堪嘉尚，著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把、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此次在事出力各员弁，著照所请汇案分别从优保奖。阵亡之提督衔总兵李青云等，均著交部从优议恤。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布鲁特、安集延寇边、官军进剿获胜一折，已明降谕旨宣示，并颁赏刘锦棠物件矣。安集延、布鲁特逆回辄敢狼狈为奸合谋入寇，刘锦棠乘其初起督兵痛剿，一鼓荡平，足以振军威而寒贼胆。惟边防辽阔，丑类繁多，爱克木汗条勒、阿布都勒哈玛现窜俄境，难保不再图勾结，乘隙窥伺。左宗棠已饬沿边各布鲁特总管严密侦察，并著饬令刘锦棠严督各营随时相机防范，毋令死灰复燃，以安边圉。爱克木汗条勒等逆逃窜后确实情形，著该督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遵查新疆南路西四城阵亡、殉难各员弁，请饬确查议恤。得旨：奎栋等各员弁著该衙门查考明确，分别从优议恤。

又奏：请将阿克苏阿齐木伯克爱买提等查明议叙。得旨：爱买提等均著理藩院查明照例议恤。

（卷90 1—2页）

光绪五年闰三月庚寅（1879.5.7）

又谕：御史邓庆麟奏请饬严拿仓匪一折。据称近闻旗仓放领兵米，匪徒从中舞弊，勾串把持；现有仓匪五名，号称唐家

五虎，俱系回民逃军，唐大即唐棣，又唐二、唐五、唐老、唐顺成均助匪办事；唐顺成现充太平仓花户，结党搅扰，难免不偷盗米石等语。仓储重地岂容匪徒勾结把持舞弊？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将唐大等按名严拿务获，解交刑部审办，毋任漏网。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92 1—2页）

光绪五年闰三月丙申（1879.5.13）

谕内阁：左宗棠奏请将故员事迹宣付史馆一折。已故内阁中书安徽颍州府教授夏炘学有经术，通知时事，曾在营幕代筹军食，师得宿饱；已故刑部主事王柏心学识过人，熟悉山川形势，左宗棠督师关陇多资其议；已故中书科中书吴士迈治军严整，同治年间随同剿办回匪所向有功；已故翰林院编修吴观礼潜心书史，笃于内行，左宗棠治军闽浙、陕西等省深资筹策。以上四员均属有裨军务，志节可嘉，著照所请将该故员等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以资观感。

（卷92 7—8页）

光绪五年闰三月丁酉（1879.5.14）

谕军机大臣等：崇厚奏遵查边境滋事匪徒、与俄国商办情形一折。据称逃匿俄境之回匪分道寇边，经俄国外部尚书格尔斯面称“此项人众并非俄国之人，路票内写明地方系在界内，并不料其越境滋事，现已知照各边界认真查禁；嗣后越境滋事之人任听中国办理”等语。即著左宗棠、金顺随时相机妥为筹办。至照会中有“中国将回人赦免，准其回籍”一节，自系指未经滋事良善回民而言，并著左宗棠酌度情形出示晓谕，其首要各逆及怙恶不悛者固为法所难宽，其洗心迁善情有可原者自应分别办理，以示劝惩。至俄国商民入境贸易，前经降旨于未经收还伊犁以前应行设法禁止。仍著左宗棠、金顺遵照前旨办

理。其入境俄人务当妥为保护，免生枝节。崇厚即将议办各事妥慎筹商，期于迅速了结。将此谕知崇厚并由五百里谕令左宗棠、金顺知之。

（卷92 9页）

光绪五年四月乙卯（1879.6.1）

以甘肃剿办番众出力，予总兵沈玉遂优叙，游击马占鳌以参将用，加副将衔，千总马如蛟、马德均以守备用并赏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准新疆喀什噶尔汉城建立忠义祠，列入祀典。从陕甘总督左宗棠请也。

（卷93 8页）

光绪五年四月戊辰（1879.6.14）

伊犁将军金顺奏：剿捕陕回勾结黑宰哈萨克，西北两路一律肃清，恳恩议恤、奖励。得旨：舒为礼等均著交部从优议恤。其叠次剿贼出力员弁兵勇，著准其择尤保奖，毋任冒滥。

（卷93 12页）

光绪五年五月戊寅（1879.6.24）

理藩院奏：查明回子郡王爱买提等先后遇害请恤。得旨：爱买提、阿克拉依都各给恤赏银一千一百两。

（卷94 2页）

光绪五年五月庚寅（1879.7.6）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遵谕伊犁被胁人众免罪。得旨：该督既出示晓谕，自足以安回众之心。将来收城之日，仍当会商金顺约束兵勇，毋致别启事端。所有投出人众如何安插之处，著妥筹办理。又奏：甘肃兵燹后标路各营官兵未复旧额，本年查阅营伍势难举行，请展至下届办理。从之。

（卷95 4页）

光绪五年六月癸卯（1879.7.19）

谕内阁：恭镗奏续查乌鲁木齐等处殉难员弁、恳请赐恤、开单呈览一折。同治三年间，新疆回匪滋事，窜陷各城，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文永赴援库车，沿途转战阵亡，最为惨烈，著交部从优议恤；都司张维昶等六十三员名，或接仗阵亡，或不屈自尽，均堪悯恻，著一并交部从优议恤。文永及张维昶等并准其附祀平瑞专祠以慰忠魂。

（卷96 1页）

光绪五年六月丁未（1879.7.23）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接据出使俄国大臣电报并密陈交收伊犁一事各折片。据奏崇厚电报内称俄国接金顺覆文，俟交收伊犁后方可弛禁；俄人所争，俟弛禁后方可交收；伊犁现拟办法，请即行文边界弛禁通商等语。俄人久踞伊犁，此次虽允交还，其欲藉此要挟图占便宜固在意中。然利害所关，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即如通商一节，所该地方甚广，流弊滋多；分界一节，欲于原定界址外再图侵占；即偿款一节，虽据布策云并无因利多索之心，然数目究未言明。以上三端均尚未有成议，若遽行弛禁，彼又得步进步，多所要求，办理转致棘手。崇厚务当力持定见，总宜将通商、分界、偿款三端议定后，与交还伊犁同时并举，方为妥善。设或所议各节利害相权得不偿失，自应另筹办法。著崇厚、左宗棠、金顺、锡纶通盘筹画，详细陈奏。至崇厚电信所称喀什噶尔寄居俄国属民驱逐出境，及和阗有乱，住俄回民欲入喀什噶尔滋事各节，是否确有其事？著交左宗棠、金顺查明具奏。原折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密谕崇厚，并由六百里密谕左宗棠、金顺、锡纶知之。

（卷96 5—6页）

光绪五年六月庚申（1879.8.5）

谕内阁：左宗棠奏续查伊犁各城历年阵亡、殉难各员弁、请饬议恤一折。前库车办事大臣萨凌阿、前额鲁特领队大臣托克托奈等及各该故员家属共八百十三员名口，于同治十三年间因伊犁各城回匪变乱，或临阵捐躯，或受伤殉命，或被胁不屈，或惊辱自裁，忠义懔然，殊堪悯恻，均著照所请，交部分别从优议恤。

（卷97 3页）

光绪五年六月壬戌（1879.8.7）

又谕：前据左宗棠奏遵查新疆南路西四城历年阵亡、殉难员弁开单呈览、请饬查明优恤一折。其单内所开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托克托布，城破全家殉难，业经降旨与各员弁等交该衙门一并查明优恤。兹据明春奏托克托布于同治三年六月因回逆倡乱围攻英吉沙尔城，该故员督率官兵婴城固守至次年三月，粮尽援绝，城破后率伊妻及子孙仆妇等二十余人同时自焚等语。托克托布守城殉难，大节懔然，其全家死事情形尤为惨烈，殊堪悯恻。即著该部从优议恤，以彰忠节。

（卷97 5页）

光绪五年六月甲子（1879.8.9）

谕军机大臣等：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奏已故革员情罪重大、请旨查办一折。据称已革云南巡抚徐之铭于升任巡抚时，不理要务，纵回虐民，继且挟回自重；陈奏欺罔，又复行止秽乱，廉耻荡然；遣已革副将何有保刺杀升任藩司邓尔恒，逆党马荣袭入省城戕害督臣潘铎；岑毓英率众血战，徐之铭赴营说和，城复后粉饰奏闻；迨奉命来京听候议罪，迁延不行；请追夺官爵，不准其子出仕、应试等语。即著刘长佑、杜瑞联逐一查明，确切具奏。岑毓英久在滇省且与徐之铭共事，该故员罪状更所深

知，著即详细据实奏闻。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97 9页）

光绪五年七月丁丑（1879.8.22）

又谕：左宗棠等奏军饷告匮、请旨催解一折。据称光绪四年分西征军饷各省关欠解银一百九十余万两，本年截至四月份止，欠解银一百十余万两；致应调之军、应办之事，均以饷项维艰无从筹措等语。新疆善后各事暨采运经费、关内征防各军薪粮等项需用浩繁，现在筹备防务待饷尤殷，著该将军、督、抚、监督将五年分欠解西征饷银无论如何为难赶紧补解，一面将本年新饷陆续提前早解，毋得稍事延缓，致误要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穆图善、刘坤一、何璟、李瀚章、张树声、丁宝桢、吴元炳、裕禄、李文敏、谭钟麟、勒方锜、曾国荃、涂宗瀛、彭祖贤、李明墀、裕宽，并传谕葆亨、俊启知之。

（卷98 3页）

光绪五年八月庚申（1879.10.4）

陕甘总督左宗棠等奏：西征新饷请饬各省关提前赶解。得旨：著户部查照左宗棠等咨行单内所开各省关欠饷数目迅速咨催，务令提前赶解大批，于年内解到该营以济急需。

（卷99 14页）

光绪五年八月甲子（1879.10.8）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筹办交收伊犁事宜、请饬疆臣核议一折。据称连接崇厚电报，内称约章现皆定议，崇厚定于八月初八起身，赴黑海画押后即由南洋回京覆命，并将现议条约十八款摘要知照，详加覆核；偿费一节尚不过多，通商则事多辏辐，分界则弊难枚举，亟宜筹画布置，迅图补救各等语。崇厚出使俄国固以索还伊犁为重，而界务、商务关系国家大局者自应熟思审处，计出万全，且叠经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电致崇厚，若照来函，有碍大局，节略内并言所损已多，断不可行，该大臣尤应遵照办理，设法与之辩论，乃竟任其要求，轻率定议，殊不可解。现在俄约既经议定，其第七款所称中国接收伊犁后，阿尔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归俄属，第八款所称塔城界址拟稍改，是照同治三年议定之界，又于西境、南境划去地段不少，从此伊犁势成孤立，控守弥难，况山南划去之地内有通南八城要路两条，关系回疆全局，尤非浅鲜。至第十款于旧约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官外，增出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七处亦欲酌设领事，第十四款并有俄商运俄货走张家口、嘉峪关赴天津、汉口，过通州、西安、汉中运土货回国同路之语，不特口岸过多，并与华商生计亦有妨碍，允行则实受其害，先允后翻则曲仍在我，自应设法挽回，以维全局。左宗棠于新疆情形了如指掌，金顺、锡纶久在西北各路，谙习边情，且西路通商如何布置始能害少利多，左宗棠必有权衡。至张家口、汉口系南北洋分辖地方，所有通商诸务亦应彼此通筹。著左宗棠、金顺、锡纶将界务、商务各条款悉心酌核。李鸿章、沈葆桢素顾大局，除商务各条款详加筹画外，其界务如何办理始臻周妥之处，分别详细密陈。该衙门另片所陈界务尤关紧要，就崇厚寄来分界图说，中国如尚可设法布置，即当妥为办理；若必不可允，则边防尤宜及时筹办各等语。此事一出一入，关系綦重，左宗棠督办军务，事权归一，尤当通筹全局，权其利害轻重，一并核议，密速具奏。原折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99 18—19页）

光绪五年九月丁亥（1879.10.3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漏逸逆酋纠众窥边、现筹防剿情形一折。逆酋爱克木汗条勒、阿布都勒哈玛勾煽党众由乌鲁克恰提

分窜，并趋色勒库尔，刘锦棠已率马步各队前往剿办。著左宗棠督饬该京卿相度机宜奋勇进剿，务将此股贼匪克日殄除，毋任勾结各处种人蔓延为患，一面饬令防军严加防范，以杜窜扰，不得稍有疏虞。至新疆地方愚回锢习未除，自应规划久远，移其风俗，俾就范围。该大臣所拟改设郡县，应如何办理之处，并著妥筹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00 10页）

陕甘总督左宗棠等奏遵覆崇厚电信所称喀什噶尔寄居俄民驱逐出境及和阗有乱、住俄回民欲入喀什噶尔滋事各节一折。下所司知之。

（卷100 11页）

光绪五年九月己丑（1879.11.2）

又奏：拿获白彦虎贼探李久瓶，讯明就地正法。报闻。

（卷100 12页）

光绪五年十月辛亥（1879.11.24）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安西州马莲井金厂以陕回抢掠、敦煌县沙州南山金厂以矿老山空，均多年停办，悬欠课项无从报解，请饬部查照立案。下部知之。

（卷101 9页）

光绪五年十月甲寅（1879.11.27）

以追剿布鲁特、安集延贼匪获胜及叠次剿办陕回出力，赏道员罗长祐骑都尉世职，提督董福祥等头品顶戴并正一品封典，道员袁尧龄等巴图鲁名号，提督张宗本黄马褂，副将周天才等正二品封典，都司张天有等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予阵亡参将王克德、游击林相等祭葬、世职加等。

（卷101 10页）

光绪五年十月乙卯（1879.11.28）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英使威妥玛奉国主命，吁恳将安集延逆酋子孙改从宽办，请旨遵行。得旨：阿古柏之子孙四名应得罪名，改为在甘肃省城牢固监禁。

（卷101 10页）

光绪五年十月己未（1879.12.2）

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奏与俄外部议明交收伊犁，修定约章，计订约十八条：一、俄国许将伊犁交还中国，其七条所载伊犁西边及帖克斯川一带地方归俄管理。二、伊犁居民乞恩赦免。三、伊犁居民已入俄籍者，愿留愿迁均听其便。四、俄人在伊犁所置产业照旧管业。五、两月内将交收伊犁办竣。六、代收代守伊犁兵费暨补恤俄人之款。七、八、分界之处有三：一伊犁界，一喀什噶尔界，一塔尔巴哈台界。九、安设界碑之所，应两国会同勘定。十、添设领事。十一、领事与地方官往来礼节。十二、总论通商。十三、设立行栈等事。十四、陆路通商行走之路。十五、声明定章修改年分。十六、会定茶税。十七、更正旧约。十八、此约两国批准后，各将条约通行晓谕各处地方遵照。下所司议并著咨行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一并妥议具奏。寻总理衙门覆奏：兵费、恤款计尚不多，似可照议。通商各节扩充既广，流弊易滋，且有碍华商生计，前李鸿章所陈补救之法是否确有把握？应由左宗棠等再行妥议。分界关系回疆全局，若任俄人侵占要隘，是名为收还伊犁，而准部与回疆形格势禁，反不如不收还之为愈，亦应由左宗棠等权其轻重厉害，一一分析具陈。

（卷102 5—6页）

光绪五年十二月丙午（1880.1.18）

帮办军务大臣伊犁将军金顺奏遵筹交收伊犁并查住俄回民滋事各节。得旨：交收伊犁事宜业经降旨令廷臣会议具奏。回

匪围攻色勒库尔，已据左宗棠奏剿办完竣矣。

（卷105 3页）

光绪六年二月壬子（1880.3.24）

又谕：左宗棠奏请饬催西征军饷各折片。西征饷需关系最为紧要，前经谕令各省关均按十成报解，乃上年应解银七百四十余万两仅解到银四百六十八万余两，自系不敷周转。现在新疆办理善后并筹备边防事宜，一切需款尤巨，除山东提前赶解，安徽暨闽海、江汉两关均近十成，其余各省关著各督、抚、监督迅将光绪五年分欠解数目赶于六年春间一律补解齐全，不准再有延宕，并著户部严饬各省关懔遵前旨，所有光绪六年分应协西征军饷统按十成报解，以济要需。刘锦棠现在前路，该军专饷尤关紧要，著刘坤一、吴元炳、谭钧培务将江苏积欠湘军月饷扫数解清，并将以后应协之饷按月筹解，俾无缺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刘坤一、何璟、李瀚章、张树声、丁宝桢、吴元炳、裕宽、谭钟麟、李文敏、勒方锜、彭祖贤、李明墀、涂宗瀛，并传谕谭钧培、俊启知之。

（卷109 10页）

光绪六年三月甲午（1880.5.5）

伊犁将军金顺奏伊犁窜出陕回剿捕情形。得旨：陕回屡经截剿，余匪谅已无多。仍著随时严防，遇有零匪窜出，迅速追捕，以绝根株。

（卷111 18页）

光绪六年四月癸丑（1880.5.24）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委邓承伟护理西宁办事大臣。又奏：原办西征粮台户部左侍郎袁保恒回京供职，所遗西征粮台事务委陕西布政使接管，并饬驻陕军需局陕安道沈应奎就近帮办。

均报闻。

（卷112 10页）

光绪六年七月甲戌（1880.8.13）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西路近日情形并拟诱致白彦虎暨请将领队大臣留营各折片。据称提督方春发等所统各营驻扎精河，均已到防；俄人添兵分扎伊犁等处并于各山口盘查往来行人甚严等语。现在事机未定，该处防务固不可稍涉疏虞。惟衅端不可自我而开，该将军当约束兵勇毋得进越边界滋生事端，一面不动声色密筹防备，候旨遵行。白彦虎素极狡狯，俄人又盘查甚严，诱致一节殊未切中事情，恐于事非徒无益。该将军务当加意慎重，毋稍轻率。倘白彦虎率众窜入边境，自当剿戮；若纽于诱致之语转致别生枝节，有妨大局，惟该将军是问。萨陵阿著准其留营，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即著咨行恭镗拣员奏请署理。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卷115 7页）

光绪六年七月乙酉（1880.8.24）

以回疆底定，追予伊犁等城阵亡、殉难员弁正白旗骁骑校格珲德等优恤。

（卷116 3页）

光绪六年十月己酉（1880.11.16）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本年计典请缓至下届并案办理，又奏哈密回务请照吐鲁番例由哈密通判兼管。均如所请行。

（卷121 12页）

光绪六年十一月乙丑（1880.12.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进江西贡生黄懋材所撰五印度、西域回部暨滇、蜀、西藏、缅甸道里各图说、游历白言、西徼水道等书。得旨：留览。

（卷123 1页）

光绪六年十一月丙寅（1880.12.3）

又谕：有人奏河南汝光道陈世勋年近八旬，两耳重听，日益老悖，有回民妥姓充该道捕役，与门丁赵姓最见信任，妥姓气焰日张，其门如市，□县局绅李万年等勾串门丁何姓暨差役怂恿署知县王官文借养勇为词添设厘局，李万年等分股坐卡，肆意讹索，尤为强横等语。道员有监司之责，若如所奏年力衰老，信任丁役，岂能称职？地方官绅如有私设厘局、婪索中饱情弊，殊干禁令，即著涂宗瀛将所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参奏，毋稍徇隐。片二件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123 2—3页）

光绪六年十一月丁卯（1880.12.4）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裹交卸起程并酌带马步队入关各折片，已明降谕旨以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杨昌浚护理陕甘总督矣。西陲军务紧要，刘锦棠责无旁贷，务当按照左宗棠布署成规妥为筹办，以期动合机宜。张曜已署理帮办军务，著刘锦棠与金顺、张曜随时彼此会商，和衷共济，毋得各存意见，以副委任。左宗棠现在驰赴兰州交卸督篆，杨昌浚一切有所遵循，地方应办事宜即著悉心经理，毋得稍有贻误。所有藩、臬篆务，著左宗棠拣派妥员署理。该督此次酌带马步二千余名入关赴张家口驻扎，应俟抵京后再行相机办理。另片奏请将哈密镇迪道归刘锦棠统辖等语。哈密及镇迪道所属文武地方官均著刘锦棠统辖。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左宗棠、刘锦棠、金顺、张曜，并传谕杨昌浚知之。

（卷123 4—5页）

光绪六年十一月甲戌（1880.12.11）

谕军机大臣等：左宗棠奏请将前任总督贺长龄事迹宣付史

馆立传，入祀湖南乡贤祠等语。已故总督贺长龄于道光年间因在云南总督任内办理回务不善获咎甚重，钦奉谕旨革职，前经黎培敬以开复原官、予谥、立传、建祠冒昧陈奏，当经明降谕旨驳斥，并将黎培敬交部议处，该督岂未闻之？此奏殊属率意。本应予以处分，著加恩宽免，所请著不准行。嗣后该督陈奏事件务当加意审慎，毋稍轻率。将此谕令知之。

（卷123 10页）

光绪六年十二月乙巳（1881.1.11）

哈密办事大臣明春奏：哈密扎萨克回子亲王迈哈默特呈称，回部旧存王公表传、回疆则例并世守历年册宝遭兵焚毁，遇事无可稽考，请饬理藩院补行颁发。下所司知之。

（卷125 9页）

光绪六年十二月戊申（1881.1.14）

谕军机大臣等：刘锦棠奏布署防务一折。刘锦棠现在驻扎哈密，新疆南路防务自应另筹布置。西四城事务繁杂，且近俄边，一切尤关紧要，各将领事权不一，必须才兼文武之大员前往督率。刘锦棠商令张曜移驻喀什噶尔就近调度，所筹甚合机宜，即著张曜统率全部迅赴喀城，将西四城边防、善后暨中外交涉事宜随时妥筹，与刘锦棠会商办理，所有提督董福祥等马步十一营旗均归节制。至阿克苏、乌什等城，并著刘锦棠饬令道员罗长祐等分投扼扎，认真防守。其余布置各节，均著照所议行。北路防务将来有应变通之处，著刘锦棠、金顺相机酌办。左宗棠现在来京，该大臣等责任綦重，惟当遇事和衷，相期共济，以副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25 11页）

光绪七年二月壬戌（1881.3.29）

又谕：恭镗奏平反巨案、请旨分别办理一折。据称同治三年

乌鲁木齐失陷，由于提标中军参将索焕漳首为反谋，提督业布冲额毫无觉察，迨叛迹已著，勇丁朱小桂赴提督衙门喊报，业布冲额听信索逆诬陷之言，谓小桂诳报军情，立即处斩，未几索逆遂反，乌鲁木齐及附近各城相继沦陷等语。乌鲁木齐从前失陷情形现据恭镗访查明确，朱小桂被诬冤杀，自应即予平反。朱小桂著照所请交部加等议恤，并准附祀原任乌鲁木齐都统平瑞专祠。索焕漳之父索文所得三代一品封典、太子少保衔、云骑尉世职，著一并褫革。业布冲额信任逆回贻误大局，并著将恤典撤销。

（卷127 16—17页）

光绪七年四月丙午（1881.5.12）

理藩院奏：本年年班内外扎萨克蒙古汗、王、贝勒、公、台吉、额驸等可否来京？得旨：现值大行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大事，所有本年轮应年班之内外扎萨克、阿拉善、青海、杜尔伯特、乌梁海、土尔扈特、霍硕特、伊克明安等处之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台、公主之子孙内，除在御前乾清门行走不计外，均著俟二十七个月后再行按照年班来京。各项应行来京之呼图克图喇嘛暨西藏应行呈进丹书克使臣、堪布察木多之帕克巴拉呼图克图来使及回子伯克、土司、土舍、廓尔喀等，亦均俟二十七个月后照例再按班来京。

（卷129 7—8页）

光绪七年七月癸未（1881.8.17）

督办新疆军务通政使刘锦棠奏新修回疆西四城河渠、桥路、官店、城仓各工完竣。得旨：所有应修各项工程，著仍督饬承修各员实力举办，务求完固，以重边疆。

（卷132 14页）

光绪七年七月戊子（1881.8.22）

谕军机大臣等：近闻陕西扶风一带有外来回民入境情事，是否确实？陕省回汉是否相安？甘肃回民有无潜行出境赴陕之事？著冯誉骥查明具奏，并著加意访查，随时防范，毋令滋生事端。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132 17页）

光绪七年闰七月甲辰（1881.9.7）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曾国荃奏陈病难速痊情形，当经赏假三个月安心调理。此时节交秋令，该督所患各症能否日就痊愈？殊深廑系。近闻关内外降回间有潜至陕境窥探，并混入西安城内良回之事，深恐汉回猜忌，滋生衅端，非得威望素著之大臣镇抚其间不足以靖边陲而消隐患。曾国荃近日病体如已调摄就痊，著即前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以纾朝廷西顾之忧。该督素性公忠，视国事如家事，想能勉任其难，用副倚畀。此旨到后即著酌量情形能否即行赴任，迅速据实覆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33 8—9页）

光绪七年闰七月戊午（1881.9.21）

陕西巡抚冯誉骥奏：陕省西北边隘先经严密设防，省城汉回相安，甘回亦未入境。得旨：仍著该抚督饬各属随时认真防范，毋任甘回潜行阑入。其省城汉回交涉事件办理务须平允，以期日久相安。

（卷133 17页）

光绪七年八月甲子（1881.9.27）

伊犁将军金顺奏：霍硕特蒙古遭回乱后，全部饥寒坐困，吁恳量予恩施。得旨：著由部库赏银二万两解交金顺支领给发。

（卷134 5页）

光绪七年十月乙亥（1881.12.7）

谕军机大臣等：御史嵩林奏请饬严缉私铸匪徒一折。据称顺天通州之燕郊及直隶三河县地方向有回民勾串逃犯、匪徒于僻静处所设炉私铸，潜运京城，以致私钱愈多，民间挑剔不用，贻害非浅等语。私铸私销向干例禁，该匪徒胆敢安设私炉大肆销铸，殊属不法。著李鸿章、童华、游百川将近京地方私铸匪徒严密查拿，务获究办，毋任闻风远飏，以重国法而安闾阎。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138 8页）

光绪七年十二月庚午（1882.1.31）

又谕：交收伊犁事宜前派金顺督办，因思伊犁土著、汉回人数不少，虽经有旨免其前罪，咸与维新，惟当中外交收之际，仍恐众心不无疑畏，不可不加意慎重。将来金顺进驻伊犁，务须约束部伍，申明纪律，不准私毫扰累，并将该处回众妥为抚循，俾得各安生业，庶几人心大定，不致别生事端。此于大局关系甚重，该将军毋得稍涉大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140 10—11页）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奏回贼窜扰边境、派兵追剿情形。得旨：回匪窜扰边境，务宜随时防范。著饬令忠瑞等探明贼踪认真搜捕，以安边圉。所陈伊犁交替之时汉回未免疑畏一节，已谕令金顺慎重防范矣。

（卷140 11页）

光绪七年十二月戊寅（1882.2.8）

（金顺）又奏派队严密剿捕伊犁陕回情形。得旨：汪时举、

耿春荣均著交部从优议恤。伊犁秩回尚多，现值交收之际，该将军惟当相度机宜，妥筹防范，毋稍大意。

（卷141 6页）

光绪八年正月乙巳（1882.3.7）

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奏：首逆白彦虎窜入俄境。现接俄外部覆文，允为严加禁锢，不至再为边患。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之。

（卷142 9页）

光绪八年正月丁未（1882.3.9）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沥陈下情一折。前据锡纶奏请饬金顺进驻伊犁时严束部伍，原恐交收之际汉回不免疑畏，系思患预防之意。兹览金顺所奏该将军平日严饬将士，申明纪律，并无兵勇滋扰之事。此后仍当加意慎重，将交收伊犁事宜妥为办理，以副委任，毋稍大意，并与锡纶等遇事和衷，集思广益，不得稍存意见，以顾大局。将此谕令知之。

（卷142 10页）

光绪八年四月戊寅（1882.6.8）

以拿获英吉沙尔忙升庄缠头、回匪首要各犯，予记名提督孙金彪、知县罗正湘等议叙。

（卷145 12页）

光绪八年六月戊午（1882.7.18）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等奏索伦营右翼四旗地方请饬曾纪泽与俄商议划还一折。据称索伦营右翼四旗旧制分设霍尔果斯河

之西，新定约章归入俄境，现据总管诺敏吉尔噶勒等沥恳将该四处地方收回，俾官兵不致失所等语。伊犁分定界址，前经该京卿与俄人再三集议，苦心区划，始克议定约章。此时欲图改易，诚恐办理为难。惟据索伦营总管所称各节，该处官兵欲归不得，且恐被回民平毁坟墓，实属可悯。究竟已定之界稍为变通、能否设法商办之处，著曾纪泽详悉酌议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147 4页）

又谕：金顺等奏索伦营右翼四旗地方请饬曾纪泽与俄商议划还一折。据称索伦营旧制，右翼四旗地方向在霍尔果斯河西之策集齐齐罕、萨玛尔图尔根等处，现在该处分入俄界，总管诺敏吉尔噶勒等以坟墓恐被回众平毁，沥情恳请与俄国商议收回旧地等语。伊犁界务前经特派曾纪泽前往商办，几费唇舌始得定议。现在条约既以霍尔果斯河为界，若欲将河西之地仍令划还，其办理为难情形该将军等谅必深悉。惟据奏该总管等所禀各节实属可悯，本日已寄谕曾纪泽令将如何商办之处筹议具奏。著金顺、升泰将索伦人等妥为抚绥，先行择地安插，毋致另生枝节。升泰前往分界之时能否将此情节与俄官商议，著酌度情形慎重办理，毋稍轻率。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47 4—5页）

光绪八年七月丁未（1882.9.5）

谕内阁：刘锦棠、谭钟麟、张曜奏请变通新疆官制、经制各折片，著各该衙门速议具奏。寻奏：新设南路道、厅、州、县等缺系为治理得人起见，应准如所请。至三、四品阿奇木、依什罕伯克各有专责，今请裁撤衔额，仅留顶带，回民能否相

安，并世袭王、公、台吉所兼伯克职任暨吐鲁番协理旗务伯克等向有呈进贡物及年班等事，是否仍照旧制未据声明。应请旨饬令该大臣等妥议章程具奏。城垣、衙署、坛庙、仓厂、监狱、驿传塘站等工，应令核实估计具报。其征粮较多之处兵食有余，即行折征银两，与从前南路各城折变之例相符，均应照准。从之。

（卷149 17页）

光绪八年九月庚寅（1882.10.18）

谕军机大臣等：金顺奏酌调伊犁官兵仍回伊犁一折。据称伊犁索伦官兵前因回匪变乱调赴塔尔巴哈台驻扎，现在伊犁收还，请将官兵调回等语。索伦官兵前驻塔城原属一时权宜之计，伊犁现已收复，自应调回以复旧制。著锡纶饬令台庆即将索伦营官兵并闲散余丁及其眷口于明年二月以前悉数管带前往伊犁，由锡纶酌量资送以示体恤。该官兵调回后，并著金顺妥为安插，勤加训练，藉资整顿而实边防。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151 7页）

光绪八年十月己未（1882.11.16）

谕军机大臣等：岑毓英等奏会筹边防事务并将新募各营裁并更换一折。滇省边防前经刘长佑等妥筹布置，岑毓英等现拟将临安等府汉、回、夷各择绅耆酋长编查约束，笼络为用，并将沿边各营择要调驻。唐炯旧部两营及岑毓英奏调之黔军均已到滇，新招各营裁并更换以节饷需，所筹尚妥。即著岑毓英、杜瑞联督饬唐炯察看关外情形，随时斟酌妥办，以固边圉。岑毓英另片奏"请饬唐景崧回京供职"等语。唐景崧现已起程赴滇，著俟到省后酌量差委，察其才具是否可用再行具奏。将此

各谕令知之。

（卷153 2—6页）

光绪八年十一月丙戌（1882.12.13）

又奏：委回绅前鹤丽镇总兵马忠办理临安、开化等处回民保甲，又委夷绅记名总兵赵发等经理各夷寨保甲，并分带防军择要驻守，以免奸宄勾结滋事。报闻。

（卷154 3页）

光绪八年十一月乙巳（1883.1.1）

又谕：御史英俊奏近来著名棍徒如宗室玉秀即小玉子、大刀李魁恒即李二、滚地雷王三、恶鬼王四系斌强案内在逃之犯，张子斌、陈涛系王安案内在逃之犯，快腿常三系强抢妇女在逃之犯，宗室恩光即赛罗成小恩子、邓兴儿即邓三疯子、宗室长有即小长、李二大亡即坊役李兰亭之子、李二回回即贯市李、大鼓龙三、瞪眼刘七、小赵即老虎赵、坐地军师曹福增、独抓龙单刀小柴、小太岁汪六均系累经犯案，外有慧照寺居往之活阎罗王宾斋即王六、水林庄居往之王顺即王三亦有纠众劫夺情形，请饬严拿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查明，如实有不法情事，即行严拿，从重惩办，以靖地方。将此谕令知之。

（卷155 6—7页）

伊犁将军金顺奏：俄属陕回勾结缠头、哈萨克等潜出抢劫，总兵王得胜等剿捕捐躯，请从优予恤。得旨：即著督饬严密侦探，认真剿捕。王得胜等著照阵亡例交部从优议恤。

（卷155 8页）

光绪九年二月甲寅（1883.3.11）

又谕：翰林院侍讲学士乌拉布奏陕甘回务不靖、宜加筹画一折。据称陕省回众时常滋事，商州、大荔一带劫案叠出，地

方官遇有汉回词讼之案，率多含混了事；甘肃平凉府属化平川等处安插投诚叛回不下数十万，现在生齿日繁，闻亦有蠢动之势，请饬防患未然等语。陕甘地方汉回杂处，最易滋事，一切词讼案件，无论是汉是回，总须持平办理。投诚叛回如有桀骜不驯，尤宜加意防范，毋任滋生事端。著谭钟麟、冯誉骥各就地方情形督饬所属认真抚辑，务使汉回相安，并将防兵随时训练，以期有备无患。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59 2—3页）

光绪九年三月壬午（1883.4.8）

督办新疆军务通政使刘锦棠奏：安集延商人持领俄官路票赴新疆各城贸易，恐开衅端，并附俄之汉、缠各回及哈萨克人众赴境滋事，亟应论辩阻止以杜后患。下所司知之。

（卷161 1页）

光绪九年三月癸巳（1883.4.19）

陕西巡抚冯誉骥奏：陕东商州、大荔一带并无回民抢劫案件，省回、甘回均臻安谧。报闻。

（卷161 9页）

光绪九年四月丁卯（1883.5.23）

陕甘总督谭钟麟奏遵覆甘回现无蠢动情形。得旨：著该督饬令各属随时加意抚绥，遇案持平办理，以杜争端，并饬令各营小心防范，毋稍疏懈。

（卷162 11页）

光绪九年五月辛卯（1883.6.16）

谕军机大臣等：巡视中城给事中安祥等请饬严拿私铸人犯等语。近来京师地面私钱充斥，国法日坏，皆由地方各官于私铸私销及运贩私钱各犯不能认真查拿，以致奸徒藐法渔利，物价因之日贵，实属有害民生。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

史督饬所属，遇有前项人犯，随时一体严拿，务获究办。如有胥役包庇贿纵，并著从严惩治。所有现在西城拿获贩运私钱人犯回民杨喜清等一案，即著刑部严切根究，按律惩办，毋任犯供避就。原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63 8页）

光绪九年六月辛酉（1883.7.16）

伯都讷副都统明春奏：札萨克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因兵燹之后修理坟墓，请赏借俸银。得旨：著照所请，准其借支十年俸银二万两以示体恤。

（卷164 10页）

光绪九年八月己未（1883.9.12）

又谕：御史黄兆柽奏市肆近已通行大钱，现在又有摆设地摊及回民蜡铺将私钱加底换票，难保不乘此收索大钱销毁改铸等语。私钱充斥，为害闾阎，亟应严行禁止，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随时查拿惩办，以重国法。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68 13页）

光绪九年十二月庚戌（1884.1.1）

又谕：武英殿奏补刊书籍请领银两一折。现在库款支绌，所有补刊书籍著暂行停办。另片奏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存款不敷，请领银两等语，著由广储司发银二千两以资应用。

（卷175 3页）

光绪十年正月辛丑（1884.2.21）

补铸伊犁缠回阿奇木伯克钤记。从将军金顺等请也。

（卷177 13页）

光绪十年二月己未（1884.3.10）

谕军机大臣等：内阁侍读学士奕年奏本月初一日夜间，孙河地方有贼匪数人手持刀棍洋枪突入大顺布铺劫去银两布匹，并

有拒伤铺伙刘姓、施放洋枪抵拒更夫等重情，实属愍不畏法。该处巡捕营兵弁近在咫尺，竟任令远飏，未能弋获，捕务懈弛已极。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饬属一体严拿，务获惩办，毋任一名漏网。另片奏孙河东南二里许唐营村汉回杂处，为贼盗渊薮，时有攫取农具、牲畜、车辆情事，恃有坐地分肥之顾姓即二秃子专事包庇，关说觅赎，请饬查办等语。若如所奏，大为地方之害，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严密查拿，从重惩办，以靖闾阎。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78 8—9页）

光绪十年五月丁丑（1884.5.27）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前三门外中城地面有白绫会名曰"在礼"，其著名者活阎罗王宾斋即王六、地里鬼文连、王三即大刀王顺、小霸王田顺即小田屡拿未获，现在前门外大成家胡同开设烟馆，暗聚匪棍；又有东四牌楼之那开氏、毛松子、程宝田专以诬控诈索为生；又，京南于发地方有回民温显荣、丁庆冒充捕役，豢养盗贼，请饬拿办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查明王宾斋等如果实系匪徒，即行严拿务获究办，以靖地方。原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183 7页）

光绪十年闰五月乙巳（1884.6.24）

谕内阁：理藩院奏遵议回子郡王请领恤赏银两并恳借支廉俸一折。新袭库车回子郡王阿密特、吐鲁番回子郡王马木特均因墓、署待修、遗椟待葬各请领伊故父恤赏银两，著照所请，即由刘锦棠就近照数给发祇领，报部核销，并准其借支三年俸银，以示体恤。

（卷185 3页）

光绪十年十月乙未（1884.12.11）

谕内阁：巡视北城御史文海等奏职员纠伙抢劫、匪徒拒捕凶殴、请旨严惩一折。据称候选道吕辉呈报九月二十八等日被匪抢劫，查系候选主事李续午纠党肆掠，当经饬坊查缉，该匪徒并有持械拒捕情事，请饬交部严讯等语。辇毂之下，岂容此等不法之徒任意肆扰？李续午以职官纠抢，尤堪诧异，著先行革职，交刑部归案审办。已获之丁庄、蒋五、陈一子、小田、李二、郭三、王三、阎大、杨二、孙三即孙常浩、宗室恩光等犯，著解刑部严讯。逸犯贾四、回回陈秃子、侯姓、小韩、袁七等，并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一体严拿，务获究办，毋任漏网，以靖地方。

（卷196 9页）

光绪十一年七月壬戌（1885.9.4）

又谕：御史恩隆奏本月十五日，宣武门外南横街地方回民聚众寻殴，三日尚未散去；六月初间，棋盘街有刑部官役陈姓率党寻殴，旋即散去，请饬严禁等语。匪徒纠众斗殴，屡经降旨严惩，今据该御史所奏，此风仍未尽绝，殊堪痛恨。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严密查拿，随时禁止，以靖地方。

（卷212 11页）

光绪十一年九月癸丑（1885.10.25）

伊犁将军金顺奏叠次派队剿办俄属陕回等匪获胜情形。得旨：仍著饬令各营严密防范，遇有窜入匪犯随时严拿惩办。此次在逃各首匪，仍著悉数捕获，毋任漏网，以靖地方。

（卷218 4—5页）

光绪十一年九月庚申（1885.11.1）

又谕：有人奏禁城地面匪棍肆扰、请饬拿办各折片。所有著名之木老虎马铁氏及具夫贩马三即马永芳，又，花面虎瑞三、瑞四即瑞格、黑四、快跤大存子、滚地雷小陈、薛祥子即

薛大、矮金刚李浚泉即李二回回，又名贾市李二，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确切查明，如果实系匪徒，即行拿办。所称郭姓被劫一案，尤应赶紧缉捕，按律严惩。嗣后各该衙门遇有聚众斗殴及藉端索诈匪徒，亟应随时查拿。倘该弁兵等有讳匿疏纵情事，即著该管官严行参处。

（卷216 12页）

光绪十一年十月甲申（1885.11.25）

伊犁将军金顺奏派队剿办回匪情形，并请将阵亡营官优恤。得旨：仍著严饬派出各营认真搜剿，以靖边圉。王志友、罗金魁均著交部从优议恤。

（卷218 6页）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庚申（1885.12.31）

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奏：游勇滋事业经扑散，提督董福祥等请免议处。得旨：董福祥等均著免其置议，仍饬将在逃余匪严密查拿，按名弋获，毋任漏网。

又奏：酌裁新疆各城回官，并请赏给出力回目顶带以昭激劝。允之。

（卷220 11页）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癸亥（1886.1.3）

谕军机大臣等：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递李鸿章信函并抄录法人嘉尔芜来信，其于英人有事缅甸言之甚详，信末则有"请调回黑旗，招集东京一带散勇分驻云南永昌等处"之语。前据各路电报越南义团四起，法人因糜饷甚巨，有欲弃北圻之议。今观嘉尔芜此信，劝我调回黑旗，招集散勇，显系进退失据，希冀藉我之力为之纾难。此等狡谲伎俩固不足深信，惟所言英人在大理府设立回回教堂，与缅甸、印度回党联为一气，深虑互相勾结，贻患将来。著岑毓英、张凯嵩密饬该处地方文

武随时密查，妥为防范，以遏乱萌。至滇省各矿久为外人所觊觎，前经叠谕该督、抚认真办理，业饬张凯嵩等将筹办情形叠次覆奏。大理矿产极丰，尤应及时开采。究竟查勘矿苗以何者为最旺？招商承办是否确有把握？并著岑毓英、张凯嵩实力筹议，先行详细覆奏。至由大理通缅甸之路共有几处，远近若干，有无山川险阻，野夷闭隔，一并查明具奏。再，本日曾纪泽电报，据称"已咨英，责其未与华议遽灭缅甸为食言"等语，英人若何答覆尚未可知。惟此次与缅构衅心实叵测，滇与缅邻，将来边防日形吃重，应如何密为布置固我疆圉，岑毓英、张凯嵩务当互相商榷，切实预筹。张凯嵩前奏有"羁縻野人，使为我用"之议，现在如何措置？均著迅速奏闻。英人虽由印度入藏蓄志甚坚，现既吞并缅甸，恐狡焉思启之心因而益甚。四川边防丁宝桢密筹熟计，先事图维，一切情形随时确探具奏。嘉尔芜所寄李鸿章信函，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220 14—15页）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庚辰（1886.1.20）

伊犁将军金顺奏续派队伍入山搜剿，俄属窜据陕、汉各回现已收抚情形。得旨：据奏收抚降众，系属权宜之计，即会商锡纶随时察看，妥筹驾驭，毋任别滋事端。

（卷222 1页）

光绪十二年三月甲寅（1886.4.24）

谕军机大臣等：巴燕岱领队大臣长庚奏敬陈西北情形暨陕回、哈萨克往来稽查不易各折片，所称阿勒泰山宜早防守，伊犁边防宜筹布置，躔金等处宜开屯田，漠北草地宜善抚绥及哈萨克应仿例编为佐领等语。该大臣于西北边隘地势尚称熟悉，所陈各节不无可采。边防关系极重，自应预为筹画，以固疆圉而

杜觊觎。著刘锦棠、谭钟麟、鹿传霖、刚毅按照该大臣所奏，体察地方情形详细规画，妥议具奏。原折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刚毅奏兴办蹶金地方屯田事宜其要有三：一曰分段，二曰修筑，三曰设官，并拟裁撤树军，挑练屯田，概行试办三年。如有明效，然后著为定章。下该衙门议。

（卷225 11页）

光绪十二年七月戊戌（1886.8.6）

谕内阁：伊犁将军金顺忠勇朴诚，勋勤懋著，历在军营带兵剿贼，转战湖北、安徽等省，叠克坚城，嗣后入陕剿办回逆，战功尤伟，荐升将军帮办新疆军务，克复各城，收回伊犁，抚循安辑，克尽厥职。上年谕令来京陛见，中途患病，当经赏假调理。方冀渐次就痊，长资倚畀，兹闻溘逝，轸惜殊深。著加恩追赠太子太保衔，照将军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赏银一千两，由甘肃藩库给发，灵柩回旗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该将军有无子嗣？著该旗查明具奏，用示笃念忠臣至意。寻予谥“忠介”。

（卷230 3—4页）

光绪十二年七月己酉（1886.8.17）

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代奏：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请觐。得旨：著准其按班朝觐。

（卷230 10页）

光绪十二年九月壬子（1886.10.19）

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奏：请将回部义塾学童酌奖，备取俾生以资观感。从之。

（卷232 14页）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己卯（1887.1.14）

谕内阁：穆图善、恭镗奏已故将军功绩卓著、恳恩准予建

祠立传一折。已故伊犁将军金顺历在军营带兵剿贼，转战直隶、山东、湖北、安徽等省，所向克捷，嗣于陕、甘、关外剿办回逆懋著勋劳，著加恩准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并将生平战绩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忠荩。

（卷237 5页）

光绪十四年八月戊申（1888.10.4）

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哈密、吐鲁番、库车回子王等年班，援案请分年分班赴京。下所司议。

（卷258 15页）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己酉（1888.12.4）

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哈密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感受足疾，呈请暂缓进京朝贺。允之。

（卷261 1页）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壬午（1889.1.6）

伊犁将军色楞额奏：请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转饬该国领事撤回马队，并饬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察夺情形，将驻远所驻新疆勇队酌量撤回。下所司知之。

（卷262 3页）

光绪十五年五月戊申（1889.6.21）

护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奏：吐鲁番回子郡王玛木特补行年班，拟请变通作为本年正班。其余以次递推，以示体恤。下所司议。

（卷270 17页）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甲申（1890.1.13）

赏吐鲁番回子郡王玛穆特三眼花翎。

（卷279 10页）

光绪十六年八月辛丑（1890.9.17）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畿东一带饥民到处抢夺，三河县属尤甚，燕郊夏店等处回民蜂起聚众劫掠，扰害商旅，请饬拨勇巡逻等语。本年畿辅灾区甚广，难保无宵小乘间抢夺情事，著李鸿章查明各处地方情形，饬属认真巡防弹压，毋任匪徒扰害滋事。应否派拨营勇之处，并著酌量办理。将此谕令知之。寻奏：三河等处民情安谧，仍督饬驻防哨队认真巡防弹压。报闻。

（卷288 1—2页）

光绪十六年八月己酉（1890.9.25）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禄米仓亏短米石系花户郭姓勾结宗室全才开设米铺，存放黑档米石，又有回民马春山等结成党与包揽仓米，并勾通各衙门吏役，给与规费，一经查拿，先通消息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按照原奏所指各犯逐名严密查拿务获，送部究办，毋任漏网。原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288 6—7页）

光绪十七年七月己卯（1891.8.21）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甘省欠解光绪八年以前朋马奏销，自经回乱，无案可稽，请免造报销，以清积案。从之。

（卷293 11页）

光绪十七年七月乙酉（1891.8.27）

谕内阁：山东巡抚张曜秉性忠勇，历著勋勤，咸丰、同治年间由知县从戎，创立嵩武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直隶等省，叠克名城，剿平粤、捻各逆，嗣复剿办甘肃及关外回匪，扫穴擒渠，战功甚伟，历蒙先朝知遇，赏给骑都尉世职，赏戴双眼花翎，升授布政使，改补总兵，擢任提督。朕御极后，因回疆肃清给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补授广西巡抚，加尚书衔，调

任山东巡抚，于山东黄河尤能悉心擘画，亲历河干督率工员力筹修守，实属勤劳罔懈。前经叠奉懿旨命帮办海军事务，赏加太子少保衔。方冀克享遐龄，长承倚畀，昨因患病，甫经赏假调理，遽闻溘逝，轸惜殊深。张曜著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生平战绩事实宣付国史馆立传，加恩予谥，赏银一千两治丧，由山东藩库给发，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知府张端本著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主事张端理著赏给员外郎，张端瑾及伊孙张尔常均俟及岁时由吏部带领引见，用示笃念荩臣至意。寻予谥"勤果"。

（卷299 14—15页）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丁酉（1892.1.6）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营弁勾结会匪扰害地方、请彻底根究一折。据称云南回匪马德新即马复初余党纳开喜在婆溪一带聚众逞凶，并有新兴州匪首马联元、宁州匪首马登甲等勾结武定州带兵守备马维骐劫掠商民财物，霸占妇女，请饬查办等语。所奏如果属实，亟应严行惩办。著王文韶、谭钧培查明该守备如果有勾结会匪情事，即著从严参办，并饬属将该匪首等严拿务获，按律惩治，毋任漏网。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查明马维骐并无勾结回匪情事。报闻。

（卷305 5页）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戊戌（1892.1.7）

哈密札萨克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札赉特郡王旺喇克帕勒齐等七人、阿拉善镇国公阿育尔札那等二人、阿巴噶郡王杨桑、喀尔喀札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勒穆、杜尔伯特贝子喇什

缃苏克在神武门外瞻觐。

（卷305 7页）

光绪十八年八月乙丑（1892.9.30）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福成奏：坎巨提回部被英兵攻击，逐其头目，叠与英外部商议，由中国派员会同英员封立新酋以全两属体统，计可克期妥结。又奏：回疆边外有回部错居之地曰帕米尔，为英、俄与中国三国出入之门户，英、俄近颇注意经营，若不妥筹分界，恐俄人益肆诡谋，英亦渐生异心。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催俄勘界，以期一劳永逸。均下所司知之。

（卷315 3—4页）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乙卯（1893.1.18）

军机处奏：《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纂辑完竣，拟分次呈进。报可。

（卷319 1页）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丙寅（1893.1.29）

又谕：许景澄奏敬陈新疆南路边境情形一折。据称非清画地界不足以弭衅争，非先增缮边备不足以决界议；叶尔羌之色勒库尔为扼要之地，其间有地曰塔什库尔干者，旧为东西要道，近年游历洋人出入帕地，率以此为停顿之所，应调防兵常川驻扎，兼驻地方文员抚辑回众，置为重镇；其稍北塔孜玛山口，即由该将军分队逻守；北与郎库里帕米尔所通山口，应由现扎布伦库里之防营屯守，作为次要之镇；新疆巡抚应于明年春夏之交亲赴喀城巡阅一次，以利控取，并酌筹新式过山快放炮以资应用；叶尔羌南境奇灵桑珠等卡亦宜随时巡徼等语，所奏各条不为无见。本年十月间，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奏杨昌浚等电称，色勒库尔、布隆库尔各留马队，其余分别撤留，当经该衙门

遵旨电覆，谓防兵断不应撤；本日复据杨昌浚电称“闻俄现增兵，欲夺塔尔哈满，已饬筹防”等语。布隆库尔、色勒库尔均是第二重门户，自应严密设防，著杨昌浚、陶模督饬防营将弁加意巡守。应用新式枪炮，已谕令神机营暨北洋大臣迅速筹备，并拣派熟习枪炮之教习前往，即由陶模派员迎提。总之，交涉之事，边衅固不可轻开，声威断不可不壮。彼族知我有备，或可稍杜狡谋。杨昌浚、陶模必应熟筹审处，严密布置，以昭慎重。许景澄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即将所陈各条并现办情形会商密奏。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卷319 7—8页）

光绪十九年八月戊辰（1893.9.28）

方略馆奏：纂辑《平定云南回匪方略、贵州苗匪纪略》完竣，陆续进呈。报闻。

（卷327 7页）

光绪二十年二月丙子（1894.4.4）

赏库车回子郡王阿米特戴三眼花翎。

（卷335 16页）

光绪二十年五月癸未（1894.6.10）

谕内阁：礼亲王世铎等奏纂辑《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平定云南回匪方略》五十卷、《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四十卷全书告成一折。剿捕回、苗各匪，皆始于咸丰五年，至光绪五年后以次戡定。办理军务二十余年，凡各路军营及内外臣工章奏纷繁，我文宗显皇帝随时指示，洞烛几先，广运神谟，炳如日月；穆宗毅皇帝申明各将领剿抚兼施，肤功叠奏。朕御极后，懿训亲承，大勋克集，滇、黔、关陇，咸就肃清。一切运画机宜，允宜编纂成书，昭垂久远。礼亲王世铎等奉命纂办，数年来率同在馆人员陆续缮辑呈进，朕随时披览，

卷帙繁多，尚为详悉赅备。上年十二月间，并将陈设本一分缮写完竣，奉表恭进，所有大小出力各员自应普加优奖。礼亲王世铎等折内□据称不敢仰邀议叙，仍应特沛恩施。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均著交该衙门议叙。该提调等在馆数年，或总司纂辑，或分司检校，均能奋勉出力，迅速告成，著照所请给予奖励。其余誊录、供事人等，著礼亲王世铎等核其在馆功课及平日差使，分别等第造册注明，咨部奖叙。其应如何过班铨选之处，均由该部核办。该誊录、供事当差勤苦，异常出力，所有从优给予分发各员，加恩照所请行。

（卷340 3—4页）

光绪二十年六月丁巳（1894.7.14）

又谕：昨据御史张仲炘奏，前因平定回、苗各匪方略告成，在事出力人员援案奖叙，实觉优逾常格，请饬部比照成案酌为核减，当经军机大臣将原片所指各节据实陈明，与上届成案大略相同等语。向来办理方略原较别项保案为优，惟朝廷慎重名器，不厌求详，著吏部查照粤、捻方略请奖成案酌量核减。寻吏部奏：查此次保举章京等官，比较粤、捻方略案内奖叙升阶班次不甚悬殊，惟虚拟层递预保者三员、无班可归二员、请保本管上司官阶先换顶带者一员均与上届成案未符，应令另核请奖。其所请加衔有逾限者二十五员，尚非实官可比。至此次所保供事，查与上届保奖员数较多，应令分别核实删减。得旨：翁斌孙等二十五员仍照原保给奖。

（卷342 11页）

光绪二十年八月己酉（1894.9.4）

谕内阁：吴大澂奏大员在籍病故、代递遗疏、恳恩赐恤一折。前任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秉性忠勇，卓著勋勤，同治年间随同刘松山剿办回匪，接统湘军，克复金积堡，身经数十战，

屡破回巢，廓清关陇，由道员荐擢京卿，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运筹决策悉合机宜，于抚辑民回、创办屯垦事尤臻妥协，补授甘肃新疆巡抚，赏加尚书衔，办理新疆善后及地方事宜均能悉心规画，劳瘁不辞。前经叠次恳请终养，赏假回籍省亲，旋以丁忧开缺。本年正月，钦奉懿旨晋封一等男爵，六月间有旨召令来京。方冀长资倚畀，遽闻溘逝，悼惜殊深。刘锦棠著照巡抚例赐恤，加恩予谥，准其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生平战绩事实宣付国史馆立传，赏银一千两治丧，由湖南藩库给发，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伊子监生刘道谦著以员外郎用，优增生刘笃烈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伊孙刘家璠著以主事用，以示笃念忠臣至意。寻赐祭葬，谥"襄勤"。

（卷346 5—5页）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乙卯（1895.1.8）

谕内阁：杨昌浚奏回部郡王病故等语。库车回部郡王阿密特由京回牧，行抵兰州因病身故，殊堪悯恻。所有该郡王借支俸银一千两，著加恩免其扣还。灵柩回牧时，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应袭之爵，该衙门照例办理。

（卷356 3页）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庚午（1895.1.23）

赏敖汉亲王衔多罗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哈密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黄缰，科尔沁多罗郡王敏鲁布札布、喀尔喀多罗郡王鄂特萨尔巴咱尔紫缰，苏尼特头等台吉察克都尔色楞花翎，喀尔喀贝子衔头等台吉呢朗瓦尔、阿拉善贝子衔头等台吉勒旺布哩克济勒双眼花翎。

（卷357 13—14页）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己未（1895.5.12）

又谕：本日据杨昌浚电称循化厅被围月余，十分危急，河州东乡回民蠢动，兵丁过单，请饬董福祥率全部星夜回甘等语。著督办军务王大臣传知董福祥，拣派得力营官统带西军八营迅速回甘。

又谕：电寄杨昌浚。来电已悉。本日已有旨饬令董福祥拣派得力营官统带西军八营迅速回甘矣。

（卷366 6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丁丑（1895.5.3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电奏已悉。撒回猖獗，河州、西宁等处并皆蠢动，前令董福祥拣派营官统带西军八营回甘，业已启程，并令鹿传霖将陕省马队两营派往调遣。刻下和约虽定，事尚未了，董福祥留兵近畿尚难遽撤，著该督会商雷正绾就现有兵力迅速剿办，勿任蔓延。

（卷367 8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丙戌（1895.6.8）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杨昌浚奏撒回争教起衅，围攻循化厅城，当谕令会同奎顺、雷正绾等督队进剿。嗣叠据电奏撒回猖獗，河州、西宁等处并皆蠢动，复令就现有兵力迅速剿办。兹览所奏分路布置援剿情形，尚属周妥，即著杨昌浚会同奎顺、雷正绾督饬总兵汤彦和、邓增等分路进攻，剿抚兼施，迅解城围，毋任蔓延为患。本日有人奏撒匪生变始因争教涉讼，地方官有索费情事，遂致激而生变等语。著该督确切查明，先将办理不善之员从严参办，毋稍徇纵。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请将办理不善之主簿陈庆麟革职。从之。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官军分布不敷，续添营兵，加募土勇以资防剿。下部知之。

（卷368 1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庚寅（1895.6.12）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甘肃撤回倡乱，本年营伍请展缓校阅。从之。

（卷368 4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癸巳（1895.6.15）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前因撤回猖獗，令杨昌浚会同奎顺、雷正绾迅速剿抚。现在办理情形究竟如何？循化厅城已否解围？河州、西宁等处能否安谧？著杨昌浚详细电奏。

（卷368 6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庚戌（1895.7.2）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等。循化等处之贼甫经击散，河州汉回又复滋事，并有奸回闵禿子乘机起事围攻狄道，亟应迅速剿办，免致燎原。董福祥一军除前已调赴甘省八营外，现存一营一时难撤。如陕省有可调之兵，著张汝梅酌派数营前往以资调遣。仍著杨昌浚檄令雷正绾飞饬各营合力进剿，并分别解散，毋任蔓延。

（卷369 9—10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辛亥（1895.7.3）

谕军机大臣等：杨昌浚奏海城回匪纠众为乱、派兵剿捕一折。海城聚逆，前经电谕该督实力会剿。兹览所奏，该逆纠众爬城，戕毙知县及眷属、幕友、家丁人等多命，并焚劫衙署狱库，实属罪不容诛，业经该督饬将获匪龙二克等八名正法枭示，足昭炯戒。惟该匪分股四窜，恐与望城等处回民勾结煽惑，益形蔓延。著即严饬派出马步各营合力兜剿，务将此股匪犯悉数殄除，毋任再行他窜。另片奏撤回滋事，由于游击王振德不即带队赴循，为贼所乘，致有挫失等语。王振德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昨据杨昌浚电奏河州、狄道复有回匪起事，势

甚猖獗，已令张汝梅酌派陕军前往调遣。其董福祥所部甘军八营前经调回甘省，现已行抵何处？著张汝梅查明，饬催迅速前进，勿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杨昌浚并传谕张汝梅知之。寻奏：已派何建威等督率陕军赴甘，并筹防务。其甘军八营已于闰五月初十至十八等日先后到陕，严催启程，计已到甘。报闻。

（卷369 10—11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己未（1895.7.11）

又谕：电寄杨昌浚。电奏已悉。海城逸匪仍饬各营上紧捕拿，毋任漏网。前据奏称河、狄回氛甚恶，省城近亦戒严，请饬牛师韩赴甘援剿，当经电谕刘坤一即令牛师韩统兵前往，并谕该督就现有兵力严密布置。朝廷眷顾西陲，时深廑系，何以该督此次电奏于剿办河、狄回匪并无一字言及？著将近日办理情形即行电闻。

（卷369 18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庚申（1895.7.12）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坤一。据电牛师韩请添召马步十三营并请由河、狄预备枪炮军装等语。现在河、狄回氛正炽，牛师韩若待添募多营，必致耽延贻误，且新募之勇亦难得力。著刘坤一严饬该总兵懔遵前旨，即统所部七营迅速启程，毋许逗留。

（卷369 19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癸亥（1895.7.15）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前因河、狄回氛日炽，叠经谕令杨昌浚将剿办情形随时电奏，迄今多日，未据电闻，西顾弥增悬系。著杨昌浚懔遵前旨迅即电奏，毋再延迟。

（卷369 20—21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乙丑（1895.7.17）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甘肃回匪滋事，军务紧要，著传知董福祥统带所部各营迅速驰往援剿，勿稍延缓。

又谕：电寄刘坤一。现因甘肃回匪滋事，已令董福祥统带所部驰往援剿，著刘坤一即调余虎恩一军移扎河西务以资拱卫，并令挑选精壮，裁汰疲弱，严申纪律，不准丝毫骚扰。俟该总兵到防后，即令来京陛见。

（卷369 22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1895.7.2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奎顺电奏循化解围后，匪首巴燕戎、碾伯等处，势甚猖獗，西宁防务紧要，奎顺所募土勇需用饷械。著杨昌浚酌拨应用，一面由该督派兵援应。河、狄等处剿办情形如何？并著随时电闻。又据王文韶奏，据杨昌浚电称董福祥奏准回甘，牛师韩一军毋须度陇等语。该军业已派往，仍令迅速前进，以厚兵力。

（卷369 24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己巳（1895.7.21）

又谕：电寄杨昌浚等。张汝梅电请饬派豫省数营赴陕防剿等语。前因牛师韩所部七营赴甘援剿，旋据杨昌浚电奏“董福祥奉准回甘，兵力敷用，牛师韩一军毋须度陇”。该军业已前进，著杨昌浚、张汝梅查明，该总兵行抵陕省，即行截留调遣，毋庸再行赴甘。其饷项军火即由陕省筹备应用。张汝梅请拨豫军并令郭广泰赴陕之处，均著暂缓调拨。

（卷369 26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乙亥（1895.7.27）

又奏：遵催甘军过陕并派军会剿甘回，筹办陕防。报闻。

（卷370 7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丙子（1895.7.28）

又谕：甘肃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此次统军回甘，遇有紧要事件，著准其专折具奏。

（卷370 10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己卯（1895.7.31）

谕军机大臣等：杨昌浚奏官兵剿办海城逆回获胜情形一折。匪犯李倡发主谋勾通河州逆回马筐筐戕官劫狱，啸聚千余人蹂躏海城等三州县，汉民惨遭荼毒，经杨昌浚派提督李培荣督饬兵、团分道进攻，兼旬之内即行扑灭，并获首逆多名正法，地方渐就安谧，办理尚为妥速。在事出力文武员弁绅团，著准其择尤保奖，毋许冒滥。海城县知县惠福同妻富察氏及伊弟妻富察氏同时遇害，情殊可悯，并被害之幕友许茂梧、家丁孙喜均著交部议恤，以慰忠魂。盐茶都司刘继仁、典史方传宗有城守、监狱之责，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迅速救护，咎无可辞，李旺堡移扎七营汛署千总雷雨瑞、平远汛把总宋安被匪扑入放火焚杀，亦属咎有应得，以上四员均著交部议处。另折奏剿办河、狄回匪情形。本月初三日，据电奏"狄道围解，该贼并攻河州"等语，当谕令督饬西军各营与雷正绾合力夹击。兹览所奏，河、狄及西宁等匪势披猖，非大加惩创不足以挫其凶锋，即著该督速筹大枝劲旅围逼进攻，分投扼堵，力保完善之区，并将巴燕戎格一路严密布置，扫荡而前，迅速蒇事，毋得专待董军到甘会剿，以致旷日持久，贻误事机。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请饬部添拨本年军饷一百二十万两以顾急需。下户部速议。

（卷370 12—13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丙戌（1895.8.7）

又谕：电寄奎顺。两电均悉。西宁、大通两县回逆数万并起，烧杀汉民，势甚猖獗，此时以力保西宁为急，著杨昌浚迅速分拨数营驰往救援。董福祥已拔队启行，惟到甘尚须时日，奎顺当就现有兵力并多募土勇严密布置，实力堵剿，毋稍疏虞。

（卷371 2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壬辰（1895.8.13）

又谕：电寄张汝梅等。前据杨昌浚电奏董福祥奏准回甘，兵力敷用，是以电知张汝梅俟牛师韩一军抵陕即行截留调遣，毋庸赴甘。兹据杨昌浚电奏西宁被围，匪踪窜至平番，凉州镇刘璞迎战失利，河州围困如故，请飞饬董福祥、马心胜、牛师韩倍道来甘援剿等语。甘省回氛甚炽，情形万紧，董福祥甫经启程，道远未能即到，著张汝梅俟马心胜、牛师韩两军抵陕，即饬星速倍道赴甘援剿，不准稍有逗留，仍著杨昌浚会同奎顺就现有兵力严密防守，相机堵剿，不得坐待援军，一筹莫展，致误军机。

（卷371 8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癸巳（1895.8.14）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陶模。电悉。甘省回氛猖獗，西宁被围，匪踪窜至平番，河州围仍未解，已派董福祥往剿，并添派马心胜、牛师韩两军倍道赴甘。惟关外回族众多，深恐乘机蠢动，著陶模督饬各营将领认真防范，毋任蔓延勾结。

（卷371 9页）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戊戌（1895.8.19）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电奏已悉。河州回逆经雷正绾歼毙多名，大东乡渡洮之匪复经马安良等击退，似可稍挫凶锋。李良穆著力扼洮河，叶占魁等著催令迅速进剿。西宁遍地

皆贼，李培荣率邓全忠等营前往接应能否得力？现在除董福祥等军外别无大枝劲旅可拔，杨昌浚身膺重寄，务当振刷精神，妥为调度。将领中有不得力者，即著随时参撤，以作士气。前谕奎顺召募土勇，已否成军？著即电覆。

（卷371 11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丙午（1895.8.27）

又谕：电寄杨昌浚等。电奏已悉。汤军溃退后，经雷正绾督率文武极力抵御，四战皆捷，惟贼焰日张，雷正绾务当固守河州，持以稳慎。至调兵助剿各节，除陶模业已酌派马步各营、旗驰赴甘、凉扼扎外，所有河南防营，前据张汝梅电奏，豫省现成练军十有余营，人皆精壮，著刘树堂酌量情形迅速调拔，并著杨昌浚电知张汝梅就近商办。

（卷372 7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丁未（1895.8.28）

又谕：电寄张汝梅。甘省回氛甚炽，待援孔亟，董福祥、马心胜、牛师韩各军现在行抵何处？著张汝梅探明，催令倍道赴甘，毋稍逗留。

（卷372 8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戊申（1895.8.29）

又奏：甘回不靖，副将何建威现已驰抵狄道，并檄总兵叶占魁带所部四营迅速会剿。报闻。

（卷372 9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己酉（1895.8.30）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已革都司谢智夫因案发遣，惟回氛吃紧，正当用人之际，请暂留营试用。允之。

（卷372 11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壬子（1895.9.2）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张汝梅奏甘肃回氛日炽、请添兵助剿一折，已交督办军务王大臣妥议具奏矣。该护抚于折尾年月暨封筒均盖用关防，殊属不谙体制，著传旨严行申饬。

（卷372 13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甲寅（1895.9.4）

谕内阁：杨昌浚奏总兵援剿不力、请旨惩处一折。甘肃逆回滋事，日益蔓延，自海城收复、循化解围后，河、狄、西宁又复聚众猖獗。总兵汤彦和奉调赴援，迁延日久，迨行抵河州，又不侦探虚实，冒昧进攻，以致全军溃退，贻误戎机。汤彦和著革职留营，带罪图功，以观后效。杨昌浚在甘有年，于回众情形岂未深悉？乃忽剿忽抚，迄无定见，以致渭中、河、狄遍地皆贼，实属措置乖方。雷正绾受回愚弄，发给枪械，转藉寇兵，亦属庸瞀不职。杨昌浚、雷正绾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务当振刷精神，破除壅蔽，董福祥等军到后，合力同心，将回氛迅速扫荡，庶可稍赎前愆。懔之。

（卷373 1页）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陶模。甘肃回氛甚炽，关内防营不敷调拨，著陶模于新疆各营内抽调数营、旗及开花炮队驰赴河州归董福祥调遣，其月饷即由甘肃开支。

又谕：电寄陈湜。甘肃河、狄回氛猖獗，陈湜前在甘省剿回得力，著即统所部十营迅速西发。惟闻该藩司之子陈善所募各营颇滋物议，著严行沙汰，不得徇隐。刘坤一所部湘军如有情愿随征者，著陈湜于入关时商带数营以资得力。

（卷373 2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丁巳（1895.9.7）

又谕：电寄刘坤一。钢武三营两哨著即裁撤。此等不得力之营早应酌裁，何必动辄请旨？以后当随时整顿，勿致虚糜。

前电转饬陈湜赴甘剿回，著即催令迅速前往。此外各营如有可以调拨者，著该督查明具奏。

（卷373 4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己未（1895.9.9）

又谕：电寄杨昌浚。河、狄、西宁回逆近日剿办情形，著杨昌浚迅速电闻。

（卷373 9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庚申（1895.9.10）

又谕：电寄张之洞。电悉。甘回煽乱，经张之洞筹解枪械，具见力顾大局。所请将陈凤楼、吴凤柱两军调甘一节，陈凤楼无所表现，吴凤柱屡被参劾，且所部在津滋事，均毋庸调往。现派陈湜调十营并方友升五营援甘，当可得力。……

（卷373 9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癸亥（1895.9.13）

谕内阁：吏部、兵部会奏遵议处分一折。陕甘总督杨昌浚、陕西固原提督雷正绾应得革职处分，均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该督等当知感奋，迅将回逆扫荡，力赎前愆。

（卷373 12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丁卯（1895.9.17）

又谕：电寄张汝梅。西宁告急，著董福祥迅速前进，派队往援。所募马队已成军否？此旨著张汝梅转递董福祥知之。

又谕：电寄杨昌浚。西宁待援甚急，著杨昌浚迅拨军火间道运往。董福祥到甘，即著分拨一军进援西宁，以顾河湟大局。前张之洞电奏有济甘军械，即著催提应用。

又谕：电寄奎顺。电悉。已饬催董福祥拨兵往援矣。该大臣当先靖城厢之贼，极力固守，毋使内外勾结。

（卷373 15页）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戊辰（1895.9.18）

谕军机大臣等：钟泰奏甘肃贼势蔓延、宁夏回众兵单、请召募勇营一折。宁夏地方紧要，自应预筹防堵，著准其召募练勇，至多不得过十营。务须认真选择，不令回民混杂在内。目前亟需经费，本日已电杨昌浚酌量拨给。至军火枪械，电饬刘坤一、王文韶查明现有若干可拨，俟覆奏到日，再行谕知饬领。嗣后练营月饷，著户部议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73 16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庚午（1895.9.20）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回氛不靖，添募勇营以资防剿，并权其缓急，随时分别撤留以节饷需。又奏：现于西安设立转运局，藉运甘军饷械。均下部知之。

（卷374 1—2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丙子（1895.9.26）

又谕：电寄杨昌浚。据奏循化解围情形并河州击贼获胜各一折。所有出力员弁，著查明暂行存记。阵亡之记名提督广东补用总兵李日新、补用总兵刘润山、把总罗俊儒、从九谭楚生、文童王少卿、都司李振元均著交部议恤。嗣后剿办情形，该督务遵前旨随时电奏，毋稍迟延。

（卷374 6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丁丑（1895.9.27）

又谕：电寄杨昌浚。电悉。西宁道路梗塞，情形吃紧，著责成李培荣节节扫荡前进。董福祥到甘，著即迅赴前敌相机进剿，毋庸进省，以免濡滞。叶占魁、何建威均归董福祥节制调遣，如不听令，即行严参。

又谕：电寄董福祥。奏悉。前谕令添募马队，上紧召募，

员云伍著催令启程。所请调编修白遇道赴营，已照准矣。

（卷374 7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庚辰（1895.9.30）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奏筹拨甘肃新饷、开单呈览一折。现在回匪滋事，甘肃关内外各军饷银尤关紧要，经该部将光绪二十二年新饷查照上届所拨银数于各省关指拨，请饬依限提前报解等语。著该将军、督、抚等严饬各该司、道按照单开数目，于本年十二月底赶解三成．至来年四月止再解三成，其余四成统限九月底止扫数解清。各该省如能依限完解，即由陕甘总督奏请奖叙；倘有延欠，即由户部照例奏参。原单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74 10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己丑（1895.10.9）

又谕：电寄张汝梅。前谕令董福祥将甘肃新募各军节制调遣，该提督谅已接到。前此援剿河、狄诸将中有退衄者，著查明参奏。地方大吏有无讳饰因循等弊？并著据实奏闻。此旨著张汝梅迅寄董福祥知之。

（卷375 4—5页）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庚寅（1895.10.1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王文韶。甘肃军营亟需军火，著王文韶酌拨洋火药数万磅，派员速解董福祥军营应用。

又谕：电寄杨昌浚。董福祥电均悉。平、泾布置尚妥。董福祥著先解河围。其救援西宁，著牛师韩与李培荣合力进攻小峪口以通道路。至甘、凉等处亦当设法防剿，著杨昌浚随时接济。所需军火，已饬王文韶酌拨解往矣。

（卷375 5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戊戌（1895.10.18）

又谕：电寄董福祥。现在行抵何处？著稳慎前进，不可卤莽。察看回情是否尚易剿办，著即速电闻。

（卷376 1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乙巳（1895.10.25）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牛师韩一军经董福祥请留扎安定以顾后路，本日已饬陈湜带二十营赴甘援剿矣。刘世安所请，著无庸议。

又谕：电寄陈湜。著遵前旨统带二十营即速启程赴甘援剿。方友升一军著陈湜察看，如不得力，即毋庸带往。

（卷376 7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丙午（1895.10.26）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据奎顺奏西宁危急，大通营城失守，并据刘世安奏甘、凉道路梗塞等语。现在贼氛遍地，关外饷道几至不通，杨昌浚一无筹策，前后所募数十营零星分布，将领屡次败衄，且有营私克扣等情，该督身任边圻，若再粉饰因循贻误大局，自问应得何罪？著即调派各营一面援救西宁，一面疏通甘、凉道路。诸将中有不能得力者，随时撤参。如查有克扣兵饷情弊，即按军法从事。该督务当振刷精神，扶去壅蔽，以期力赎前愆。惊之，勉之。

又谕：电寄董福祥。据奎顺奏西宁危急，大通营城失守，大通县亦朝不保夕，李培荣阻于平戎驿等语。西宁待援孔亟，牛师韩一军既留安定，此外如何建威等营如有可以酌拨者，著董福祥抽调数营迅速往援为要。

（卷376 8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戊申（1895.10.28）

谕军机大臣等：张汝梅奏甘肃贼众兵单、请添拨大支劲旅一折。西事方殷，兵力宜厚，昨已有旨令陈湜留扎山海关，改

派魏光焘挑选所部精锐克日启程赴甘援剿，与该护抚所奏适相吻合。现在甘肃邻近各省无可抽调之军，所请添拨大支劲旅之处，著毋庸议。将此谕令知之。

又谕：杨昌浚等奏西宁、河州近日战守情形一折。所有阵亡之总兵衔副将周万生、游击曾仁、黄雨亭、把总贺国贵、团总军功杨巨海，均著照所请交部议恤。杨昌浚、奎顺务当懔遵叠次电寄谕旨，妥筹战守，力保河湟大局，是为至要。倘再迁延贻误，该督等不能当此重咎也。将此谕令知之。

（卷376 10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己酉（1895.10.29）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进扎狄道，将次渡洮，此后须步步为营，谋定后动。回众枪炮尚少，我军辎重军火均在后路，尤防抄截。牛师韩、吴云伍各营，著催令陆续前进，毋得逗留。昨已有旨令陈湜留扎山海关，改派魏光焘挑选所部精锐迅速赴甘援剿矣。

（卷376 11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乙卯（1895.11.4）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被回难民待赈孔殷，请动拨银粮兼办善捐以拯残黎。允之。

（卷376 15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己未（1895.11.8）

谕军机大臣等：程文炳著统率所部迅速驰往甘肃，会同董福祥剿办回匪，著即行来京请训。

（卷376 18页）

又谕：电寄董福祥。现在河州悍贼麇聚，该提督所部究嫌单薄，后路堪虞。牛师韩一军应否仍留安定以资援应，著斟酌

情形办理。本日已令程文炳统率所部赴甘会剿矣。

（卷376 18—19页）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丙寅（1895.11.15）

又谕：电寄董福祥等。我军渡涉，该逆败退，惟有大股悍贼纠截后路，务须勤加侦探，稳慎进取，勿为所乘，并著杨昌浚设法策应，俾为后路声援。

（卷376 23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己巳（1895.11.18）

又谕：电寄杨昌浚。电悉。河、宁均在吃紧，南北两军如何择要援剿，朝廷不为遥制。前谕该督力顾后路，系专指安定一带而言，不特护董福祥辎重，兼防窜陕之路，是为至要。甘、凉为关外饷道，尤应设法疏通，该督当统筹全局，与董福祥函电会商，毋令诸将各不相统，以致顾此失彼。

（卷377 3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庚午（1895.11.19）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请仍于省城设立甘肃新疆总粮台暨制造、采办、转运各局，以应军需。下部知之。

又奏：前敌各营月饷请照楚军营制行粮支发，并请添募马步队以资防剿。均如所请行。

以打仗溃退，革甘军营官潘长清等职。

以失守城汛，革甘肃大通营游击王有德等职。

予进援西宁、河州阵亡副将萧孝田、游击潘英南等议恤。

（卷377 6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辛未（1895.11.20）

命陕甘总督杨昌浚开缺回籍，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署陕甘总督，甘肃新疆布政使饶应祺署甘肃新疆巡抚。

（卷377 7—8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壬申（1895.11.21）

又谕：电寄杨昌浚。昨降旨令杨昌浚开缺回籍，陕甘总督著陶模署理。兹据杨昌浚电奏河、宁情形尚在困守，平番亦正吃紧，其乞抚要不足信。该督务当振刷精神，与董福祥迅扫贼氛，毋得存五日京兆之见。

（卷377 8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甲戌（1895.11.23）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洮东之贼屡有擒斩，务须坚筑营垒，节节扫荡，不可轻进。渡洮十营亦须首尾相衔，稳扎稳打。如有乞抚者，断勿轻信为要。

（卷377 10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己卯（1895.11.28）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渡洮一捷，览奏甚慰，惟招抚宜慎。著遵前旨，以稳扎稳进为主。至后路安定、平凉一带，仍须布置周密。该提督所需军械，已饬王文韶筹拨，一时尚难解到，著与杨昌浚商拨，毋致缺乏。此次马安良甚为得力，著传旨嘉奖。

（卷377 12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辛巳（1895.11.3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据电奏初三、初八剿贼获胜，本日复据董福祥电续得大捷，河州之路已通，董福祥往来洮河东西，布置甚为周妥。所需军械，著杨昌浚源源匀拨接济。顷又据刘世安覆陈甘省将领情形，内称王正坤弃积石关，汤彦和失双城集，并称李良穆勇不足数，陈宗蓍临敌纳妾及李培荣嗜好甚深，逗留不进等语。著杨昌浚再加详访，据实参奏，不准回护徇隐。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高家集贼巢已覆，河州路通，

即著趁此声威节节扫荡。该提督往来洮河东西，布置周妥，甚属可嘉，仍著恪遵前旨稳慎剿抚。所需军火等件，王文韶业经筹拨解往矣。

（卷377 13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癸未（1895.12.2）

护理陕西巡抚张汝梅奏陕省设局试办水利。 又奏甘回猖獗， 凤、 陇一带空虚，请添募数营，令管带豫军提督李永芳统带。又奏：请就陕省善后局内附设西安转运粮台，遴委干员专司局务。均下部知之。

（卷378 2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甲申（1895.12.3）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甘省军务积习甚深、请饬严查参奏一折。据称管带凉州练军王正坤驻扎积石关，移扎白塔寺，八月十二日，团目康达与贼接仗获胜，王正坤攘为己功；副将朱祥兴委带练军， 屡次推故不去； 署河州镇李良穆带营驻防中部，惟日请回目宴饮；提督李培荣往援西宁，行至峡口遇贼大挫；其余营官无不任意迁延，未闻一为参奏等语。此次甘省逆回变乱，猝至燎原，总由诸将领违令藐法，毫无顾忌，以致迁延日久，军务愈形棘手。现在董福祥督军渡洮，亲临前敌，著按照折内所指，破除情面，严查参奏，毋稍瞻徇。总期赏罚严明，功罪悉当，俾士气为之一振，逆回屡经败衄，自不难克日扫荡也。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又谕：电寄董福祥。 本日据董福祥驰奏， 系渡洮以前情形。今全军已渡，叠破贼巢，深入之余，尤须稳慎。河州一带贼股林立，该提督设法晓谕，甚合机宜。新添六营月饷，已饬部筹拨。至牛师韩、 李培荣赴援西宁是否得力， 并著确查具

奏。

（卷378 3—4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丁亥（1895.12.6）

又谕：电寄陶模。电悉。甘州紧急，该抚派四营旗往援，实为力顾大局。此后折报取道蒙古自是正办，惟台站安设不易，是否可行，当令乌、科等处照案举办。陶模现署甘督，疏通饷道为第一要义，如能再带数营入关沿途剿抚，更资得力。著该抚斟酌妥办。

（卷378 7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戊子（1895.12.7）

又谕：现在甘肃回匪猖獗，军事方殷，所有军营文报关系戎机，递送不容迟缓。著崇欢、志锐、魁福、额勒春、德铭、吉升阿体察蒙古台站情形设法整顿，并严饬各台遇有军营文报等件务当迅速接递，毋得稍有贻误。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寻奏：遵饬各台遇有文报即刻急递，不得贻误戎机，并札饬回盟所有帮台蒙户一体多备牲畜，听候调用。如将来运送太多，挽输较众，再行体察情形酌加津贴。下所司知之。

（卷378 8页）

又谕：电寄董福祥。据驰奏攻克三甲集情形已悉。另片奏回勇不得用，具见该提督筹策苦心。此等机宜朝廷不为遥制，著详慎妥办。又有人奏管带陕军叶占魁见贼即逃，军械多为贼有，著董福祥与前交查各员一并查奏。河州团目潘姓、唐姓有无战功？并著查明办理。

（卷378 9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己丑（1895.12.8）

又谕：电寄杨昌浚等。杨昌浚、董福祥先后电奏河州解围，军威颇振，览奏欣慰，俟奏到详细情形再降谕旨。河州本

系贼巢，忽起忽伏，最为狡谲，宜慎重进取，勿堕其计。省路想已疏通，西宁尚在围困，著董福祥分兵速援。甘、凉一路，杨昌浚亦应派兵兼顾。

（卷378 9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丙申（1895.12.15）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电悉。搜斩逆首，勒交军械，办理悉合机宜。分扎各营以顾后路，亦甚中肯。至西宁能否解围，牛师韩、李培荣是否得力，著据实参奏，不准一字讳饰。雷正绾著饬令回固原本任。董福祥叠次剿贼获胜情形，著即具折驰奏。

（卷378 17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丁酉（1895.12.16）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奎顺。电悉。西宁四面受敌，著督同邓增设法固守。现在董福祥已入河州，军声大振，撒拉逆目颇有就擒者，小峪一路计不日即可疏通，董福祥俟河州办妥，亦即带兵赴援矣。

（卷379 1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己亥（1895.12.18）

谕内阁：董福祥奏叠次获胜、连破贼巢、擒斩首逆、立解河州城围一折。甘肃回匪自四月间起事以来，河、狄、西宁贼踪遍地，特派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统兵剿办。该提督行抵安定，节节布置，蓄锐进攻，逆回麇聚洮河西岸，势甚猖獗。九月二十七日，分拨十营抢渡洮河，轰破贼卡，当将该逆击退。十月初二日，该提督亲督队伍由边家湾麾军前进，左右山岔贼垒林立，伏贼蜂起，我军奋勇争先，毙贼甚伙。初三日，悍贼万余蔽山塞谷图扑营盘，各军整队齐出，鏖战二时之久，贼始溃散，该逆扼守洮河，恃险抗拒。初八日，该提督复亲督全军

暨马安良四营旗赶扎皮筏，衔枚竞渡，该逆坚卡重濠，并遍掘坑坎，内伏枪炮，抵死固守，悍贼五六千从山口蜂拥而出，我军枪炮刀矛齐进，贼始返奔，追剿三十余里，遂将三甲集坚巢攻克。初十日，派何建威由景古城进捣高家集贼巢，生擒逆目马世润正法，复派何得彪马步队接应，杀贼无算，该提督派队填扎，固守后路。十五日，全军由狄道西山口及廉家崖两路进兵，齐集于太子寺，闻逆目闵伏英纠集悍贼于四十里铺负隅死拒。十八日，督队猛进，各贼望风溃散，直抵河州，重围立解。该提督渡洮仅二十日，叠获大胜，杀贼数千，势成破竹，实属谋勇兼裕，调度有方。董福祥著先行交部从优议叙。在事出力文武员弁不无微劳足录，自应量予奖叙。仍著该提督将河州一带余匪搜捕净尽，并激励将士乘此声威分途援剿，迅扫逆氛，以期早日蒇事。前据杨昌浚奏援河官军叠次获胜、踏平贼垒暨河桥、平戎两州接仗情形一折。现在河州城围已解，杨昌浚所派援军暨剿办西路各军均尚得力，自宜一体施恩以示鼓励。

（卷379 2—3页）

又谕：电寄董福祥。据驰奏河州解围情形，并请奖各员均已分别加恩矣。办回之法总须剿抚兼施，但使逆目悉诛，余众慑伏，即为得法，数千里外不为遥制也。该提督忠勇可嘉，尤当破除情面。另片为杨昌浚等乞恩，殊属冒昧。至前此交查各员孰是孰非，即著从实查覆，毋得瞻徇。

以甘军剿回叠胜，河州解围，予翰林院编修白遇道以道府记名简放并赏换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赏提督王钺安头品顶带，余升叙、加衔有差；阵亡之千总刘进才等均照升阶优恤。

（卷379 4—5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1895.12.19）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搜斩逆目，弹压地方，自是正办。惟河州不可遽离，西宁亦当亟救，断非特示晓谕所能了，著即设法派队进援。该提督受恩深重，交查各件当据所闻入告，只须还一实字，不必多费浮词。

（卷379 6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寅（1895.12.21）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该提督总统甘军，当筹全局。河州虽有伏莽，西宁现在待援，岂可专恃黄云，遂谓兵力已厚，该提督所派之队竟可徘徊不进耶？该提督素性勇往，不必存不敢争功之鄙念，致涉瞻徇。至河州解围，保案人数太多，念其初次立功，姑徇其请，且欲激励将士鼓行而西，并非肃清河州即谓全功告蔵也。此后保案不准稍有冒滥。

（卷379 8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乙巳（1895.12.24）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电悉。甘、凉一路虽派十营前往，而永昌贼势披猖，现在扰及抚彝，恐阻玉关之路。西宁一路，牛师韩亦不得力。至李培荣坐困平戎，尤为怯懦。此两路皆该督所应速援，著通盘筹画，严饬诸将克日图功。若再迁延，即著参奏。

又谕：电寄魏光焘。电悉。著严催后队到齐，迅速度陇。董福祥在河州剿办余匪，不能兼顾西宁，而援宁之军多不得力，此大局所系，该抚其悉心调度，先其所急为要。粮台事宜仍著张汝梅妥办。

（卷379 12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庚戌（1895.12.29）

又谕：有人奏甘肃营官王正坤驻防河州积石关，私遁归省，被回匪截杀，勇丁伤亡殆尽，督臣杨昌浚复令召勇驻防白

塔川；八月间，团目康达、张正源等击毙回匪，将首级器械解省，王正坤半途截夺，攘为己功，并暗嗾回匪围攻康达，随即率军潜逃，督臣反为饰词请奖；请饬查明，撤销保案等语。王正坤冒功各节前有人参奏，业令董福祥查明具奏，兹又被人参劾。著董福祥归入前次所参各节一并确切严查。如果属实，即行参奏，毋稍徇隐。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开缺陕甘总督杨昌浚奏请将北路援军及循化、河州、狄道三城战守员弁分别奖叙。得旨：刘大贵等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其战守将士人等，著准其择尤保奖，毋许冒滥。

（卷379 18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乙卯（1896.1.3）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四路搜剿，覆其巢穴，办理甚合。西宁尚未解严，所派五营能否得力？仍著妥筹兼顾。至逃亡难民如何安插，已谕令杨昌浚派员前往，并著该提督饬令作速办理。交查各员，即著据实覆奏。寻奏：西宁城围已解，现正搜缉余匪，催办善后。报闻。

（卷380 4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丁巳（1896.1.5）

谕军机大臣等：董福祥奏查明援剿河、狄败衄诸将、地方大吏尚无讳饰因循诸弊一折。前次援剿河、狄各军既据确切详查，该将士尚能奋勇冲锋，鏖战三昼夜，旋因子药、粮食罄尽以致败退，尚属情有可原。汤彦和业经革职留营，潘长清等姑免置议。所有该提督节制各军嗣后如再有干军律，即著从严参办，毋稍宽纵。至叠次交查各员，务当懔遵前旨据实入告，不准掩饰。该提督办事认真，受恩深重，目下西宁尚未解严，著督饬前敌各军合力援剿，迅速奏功，方为无负委任。将此由四

百里谕令知之。

（卷380 7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午（1896.1.6）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杨昌浚。电悉。援宁之军已抵平戎，乘胜由小峡口前进，西宁咫尺，谅可解严。至永昌之贼依山为阻，犹虑未易拔除。若汤彦和等得力，即可立解西宁之围，固无待刘璞等两军夹击矣。著杨昌浚严饬诸将合力攻剿，勿再逗留。魏光焘所部不日度陇，声威更壮，擒渠扫穴，在此举矣。安辑难民尤为要务，著饬委员等妥慎办理毋忽。

（卷380 7—8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辛酉（1896.1.9）

又谕：电寄杨昌浚。电悉。西宁解围，剿抚事宜最关紧要。李培荣前在平戎坐困累月，其悃怯已可概见，恐难任剿贼之责。著杨昌浚拣派得力之员四路搜捕，务净余孽。甘、凉道路虽通，永昌入山之匪仍应分别剿办。

（卷380 10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壬戌（1896.1.10）

谕内阁：董福祥奏元恶授首、余逆就擒、地方渐就安谧一折。河州逆首马永琳父子与其党周七十等同恶相济，聚积匪类数十万人分攻河、宁，蓄意叛逆，河州解围后，仍复主唆逆党久困西宁，实属罪大恶极。经董福祥连日督军搜捕逆目百余名讯明正法，并擒获马永琳父子立置典刑，河州一带地方渐就安谧，办理甚合机宜。仍著督饬队伍将匪党搜捕净尽，毋留余孽。昨据杨昌浚电奏西宁亦已解围，际此军威丕振，不难尽歼丑类，迅奏肤功。即著该提督严饬派出援宁将领会同杨昌浚所派各军合力兜剿，一鼓荡平，用副朝廷绥靖边陲至意。

（卷380 11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癸亥（1896.1.11）

总统湘军陕西巡抚魏光焘奏：各军到陕，开拔度陇，俟到平番体察情形，一面分兵防其北窜，一面亲督诸军进图西宁，实力剿办。报闻。

（卷380 12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子（1896.1.12）

以新疆绥来县逆回托莒等谋变，拿获首要出力，予从九衔马玉章等五员奖叙，阵亡把总王昆山优恤。

（卷380 14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乙丑（1896.1.13）

又谕：电寄董福祥。董福祥著调补甘肃提督，仍著总统甘军，所有前敌将领统归节制。各营中如有捏报胜仗，侵冒勇粮，著即执法严惩，以申军律。

又谕：电寄董福祥。董福祥已调补甘肃提督，仍著节制诸军。现在巴燕戎之匪未降，大通围未解，防其四散蔓延，河州搜净后，著节节扫荡。前敌各军如不听令，即严参重办，务将甘营积习一举廓清。

（卷380 15—16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卯（1896.1.15）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昨降旨令该提督节制前敌诸军，事权既一，所有剿抚事宜著妥为布置，务以毋留余孽为要。再，该提督久在新疆，武员中有堪胜伊犁镇总兵者，著切实保举二三员迅速电奏，毋许推诿。

（卷381 1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甲戌（1896.1.22）

以甘肃永安营城失守，革游击范子湘职，不准留营。

蠲缓甘肃循化、河、狄道、海城、平远、西宁、大通、巴

燕戎格、固原、渭源、金、皋兰、岷、洮、永昌、平番、碾伯、古浪、贵德、丹噶尔二十厅、州、县被贼扰害地亩新旧钱粮、草束并各项杂课有差。

（卷381 9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乙亥（1896.1.23）

又谕：电寄杨昌浚。甘、凉道路已通，关外饷银有无阻滞？是否须由蒙古台站行走？著杨昌浚切实电覆。

以记名总兵何建威为陕西河州镇总兵官。

（卷381 10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丙子（1896.1.24）

谕内阁：董福祥奏遵旨查明被参各员、据实指陈一折。补用副将王正坤管带凉州练军驻守积石关，抛弃饷械，旋经移扎白塔寺，团目康达在西南川被围，坐视不救；记名提督洮岷协副将署河州镇总兵李良穆驻营白塔寺，叠经董福祥咨商杨昌浚饬令进兵合围，该副将一味迁延，直至河州围解始行赴任。王正坤、李良穆均著即行革职。宁夏镇总兵牛师韩治军漫无纪律，所过骚扰；管带练军马队杨宝林前在峡口失利。牛师韩、杨宝林均著交部议处。牛师韩现在移扎平戎，如始终不能得力，即著董福祥严参惩办。副将朱祥兴既据查无窥法违抗情事，著毋庸议。寻兵部议上：牛师韩、杨宝林均著革职。从之。

（卷381 10页）

又谕：电寄董福祥。奏悉。除王正坤、李良穆业经降旨革职、牛师韩、杨宝林交部议处外，带兵官不得力，著一面撤参，一面派员接统。西宁收抚之贼未经惩创，著仍勒献逆首，务绝根株。现在各军均归节制，该提督责无旁贷，不必瞻顾。

昨放河州镇何建威，著察看能否胜任。各路军情，著随时电闻毋迟。

（卷381 11—12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丁丑（1896.1.25）

又谕：电寄杨昌浚。电悉。甘、凉饷道既通，著派兵护送，毋庸改道。至收恤回众，以勒献逆首为要，固不可滥杀，亦不可轻信，全在操纵得宜。已谕令魏光焘驰赴河州，与董福祥会商妥办矣。

又谕：电寄魏光焘。行抵安定后，即驰赴河州与董福祥熟商剿抚之法。此后一军驻河州，一军赴西宁。著会商妥协，奏明请旨。

又谕：电寄董福祥。闻何得彪四营到湟后有恣意焚杀之事，著董福祥查明具奏，毋稍回护。抚回之法，固不可轻信，亦不可滥杀，总以勒献逆首讯明正法为要。谅董福祥必能操纵合宜也。寻奏：遵查何得彪并无恣意焚杀情事。报闻。

（卷381 12—13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庚辰（1896.1.28）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电悉。西宁招抚办理未协，该提督自应带队前往。惟大峡一带沿路皆贼，须防抄袭。昨据魏光焘驰赴河州，该提督俟彼到后再行拔队方妥。至剿抚机宜，著照河州办法。此事责成该提督力持定见，切勿受人牵制。

（卷381 15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1896.1.29）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等。前因西宁剿抚未能妥协，是以有“一军驻河，一军赴宁”之谕。旋据董福祥电拟带队前进，深虑后路空虚，是以复令俟魏光焘到河州后，该提督再行

拔队。兹据魏光焘电称“径赴兰州，毋庸折赴河州”等语，与叠次电谕不符。总之，魏光焘与董福祥孰赴前敌，孰顾后路，务当会商定议，方能联络声势。著再从长计较，切勿稍存成见，迅速电闻。

（卷381 16—17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癸未（1896.1.31）

谕内阁：杨昌浚奏查明带兵各员参款、据实覆陈一折。除王正坤、李良穆业经降旨革职外，补用副将陈宗著当军务倥偬之时不知检束，先顾其私，著即行革职，以肃戎行。

（卷382 1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丙辰（1896.2.3）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西宁贼焰尚炽，何得彪兵单，著速派队援应。该提督与魏光焘晤商如何进止，即速电闻。

又谕：电寄刘树堂。程文炳一军前令在卫辉驻扎候旨，现在甘省兵力已厚，该军毋庸前往。所统各营应即酌量裁撤，妥为遣散。著刘树堂转电程文炳知之。

（卷382 5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己丑（1896.2.6）

又谕：电寄魏光焘等。电悉。会商意见相同，即著分别进止。大通围急，该抚取道平番先解城围，再行雕剿。留陕十营并著调赴前敌，以壮军声。

又谕：电寄董福祥等。电悉。魏光焘既赴大通，该提督即著仍驻河州，分兵兼顾西宁一带，防其纷窜。一切机宜，著该提督妥为布置。

又谕：电寄张汝梅。魏光焘留陕十营拔赴甘肃，沿途车马著张汝梅饬属应付，毋误军行。

（卷382 10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寅（1896.2.7）

又谕：电寄董福祥等。前因董福祥立功西陲，魏光焘熟于边事，是以饬令会商进止。今魏光焘进剿大通，而西宁城外尚多贼卡，董福祥俟河州办妥，亦应并力向前。该提督等同办一事，不可各分疆域，务当同心共济，迅扫妖氛。

又谕：电寄董福祥等。昨据魏光焘、董福祥电奏会商情形，已分别进止，饬令遵办。兹阅董福祥电，所部已陆续开拔，仍拟前往西宁，具见勇于任事。惟河州不可空虚，后路布置必须周密，著俟河州办妥后即行启程。

（卷382 13—14页）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甲午（1896.2.11）

谕军机大臣等：长庚、钟亮奏绥来县客回谋变、业经扑散、伊犁派兵巡防、地方安谧一折。绥来县回匪滋扰，业经陶模奏明派员查拿，办理完竣。惟伊犁地处极边，汉回杂处，关内叛回难保不暗通消息，勾结滋事。仍著该将军等督饬各营加意严防，并令地方文武暨保甲局员随时严密稽查，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卷382 20页）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戊戌（1896.2.15）

谕内阁：董福祥奏遵查营官冒功邀奖、据实覆陈一折。甘肃营官王正坤前因带兵驻守积石关抛弃饷械，移扎白塔寺，团目康达被围，坐视不救，经董福祥查明参奏，降旨革职。兹复据该提督将该革员续被参奏各款确查覆奏。王正坤虽无暗嗾回匪围攻康达实据，惟以覆败之将犹敢冒功邀赏，实堪痛恨，仅予革职不足蔽辜。王正坤著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肃军纪而儆效尤。

（卷383 2页）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庚子（1896.2.17）

谕内阁：董福祥奏派援西宁诸营攻克贼巢一折。前因西宁城围紧急，逆势猖獗，经董福祥派何得彪马步四营前往援剿。嗣后城围虽解，逆贼未经惩创，仍复恣意焚掠。上年十二月初一日，何得彪会同西宁镇总兵邓增各出队伍在西杏园地方接仗获胜；初四、初五等日出队往攻申中贼巢，击败援贼，邓增亲燃大炮轰倒碉楼，遂将申中坚巢攻破；初六、七等日，何得彪身受炮伤，裹创力战，连破红牙壑、东沟滩、马家滩、羊毛沟四处贼巢，斩逆首苗牙古、马拉辛二名，都司营城之围顿解，南路亦通，剿办尚属得手。仍著董福祥饬令何得彪等趁此军声大振之时，约会西宁各军一鼓作气，务使元恶授首，余孽净除，用副朝廷绥靖地方至意。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驰奏各折片均悉，已有旨将获胜情形宣示矣。李培荣早经革职，牛师韩现报病故，此两军均著归该提督统带。其如何派员分统，务须斟酌妥协。河州善后，关系紧要，现拟交与何人？该提督何日可以拔赴西宁？均著随时电奏。

又谕：电寄奎顺。电悉。大小南川渐就肃清，出力员弁准其并案择尤奖叙，毋许冒滥。一切剿抚事宜，著与董福祥函商妥办。

（卷383 4—5页）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癸卯（1896.2.2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电悉。豫凯一军即饬陆怀忠押解回豫，到豫后妥为遣散。经过地方如有骚扰，惟统带之员是问，并著董福祥行知张汝梅、刘树堂一体照料。

（卷383 7页）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戊申（1896.2.25）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魏光焘。电悉。该抚所部兵力已厚，著即将西北两川节节扫荡，迅解大通之围。中卫局势既松，即毋庸分队前往。

（卷383 10页）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己酉（1896.2.26）

又谕：据董福祥奏崔岳所带回叟从未出力，即其教下人亦谓其居心叵测，近又散布谣言惑乱兵众，以致西宁愈加戒严，请饬裁撤等语。回情狡诈异常，崔岳所部既不得力，又复造谣惑众，自应即行裁撤。惟西宁逆焰尚张，此项回勇遽行遣撤，勾结滋患亦不可不预为虑及。应如何妥为遣散之处，著陶模体察情形斟酌办理，毋致别滋事端，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83 11页）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乙卯（1896.3.3）

陕甘总督杨昌浚奏：已革提督潘长清，河州解围随同出力，请开复原官。得旨：所请著毋庸议。

以甘军进援永昌，力战捐躯，予游击陈长生优恤。

（卷384 4页）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己未（1896.3.7）

又谕：有人奏甘肃逆回煽乱实由提臣首祸、请饬查办一折。据称循化争教之始，杨昌浚咨请雷正绾统带所部前赴河州驻扎，逮循化告急，该提督并不出河州一步以为声援，任听兵丁在城骚扰；回目马彪派人赴雷营求示晓谕以安众心，雷正绾即将所派头目二人斩首，回民因而大噪；当河回事发，该提督就地募勇，回民之黠者冒名入伍，甫经召募，旋即叛去，军械反为贼用；雷正绾年逾七十，嗜好甚深，任听所部虚冒缺额，该提督从中分润各等语。著陶模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

具奏，毋稍徇隐。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384 6页）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攻克黑林堡坚巢，剿办得手，即著乘此声威与魏光焘所派各军合力进剿，务期迅扫逆氛。至分办合办，朝廷不为遥制也。

（卷384 7页）

甘肃新疆巡抚陶模奏：甘回不靖，抽调马步进关扼扎，并调马队分驻安西一带以防西窜。下部知之。

署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饶应祺奏：遵筹防务，据实覆陈。得旨：著即认真整顿，以重防务。

（卷384 10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己巳（1896.3.17）

谕内阁：魏光焘奏进剿北川获胜、攻克苏家堡老巢一折。西宁北川地方逆目刘腾蛟踞守苏家堡坚巢，与四川多巴逆众互为声援。本年正月初十日，魏光焘所部提督汤秀齐等会同西宁镇总兵邓增各军进剿苏家堡，官军分队抄击，踊跃争先。十一日，遂将苏家堡攻克，附近各堡踞贼亦相率奔溃。计克大小坚垒三十余座，阵斩悍目多名，擒斩悍贼二千余名，剿办尚为得手。仍著魏光焘督饬各军乘此声威进攻多巴，务将首要各逆悉数歼除，以靖地方而弭后患。

（卷385 3页）

又谕：电寄魏光焘。攻克苏家堡情形已有旨宣示矣。多巴贼巢地险人众，著该抚督饬所部悉力进攻，毋稍松劲。另片所陈，甚中窾要。总之，剿抚二字不可偏废，巨憝必歼，余众必

辑，第一防其四散奔窜为要。

（卷385 4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庚午（1896.3.18）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魏光焘。多巴未能攻拔，意欲长围坐困。贼情如此，深恐久延时日。著董福祥驰赴西宁会商魏光焘相机剿办，迅克坚巢。该提督等尤须和衷共济，毋存成见。至河州一路，著董福祥饬派得力之员妥为布置，以顾后路。

又谕：电寄长庚。伊犁情形均悉。回民声气相通，讹言传播，势难处处设防，惟有静以镇之。宁远、库车均已无事，著该将军慎固封守，严密稽查。所需枪械，已照正月十三电饬许景澄如数购运，其价由江南协饷扣还矣。

（卷385 4—5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庚辰（1896.3.28）

又谕：电寄董福祥。月饷户部已筹拨银三十万由沪汇甘。至抚辑款项，陕西筹银三万可提用。前谕该提督驰往西宁，何以尚未覆奏？前敌紧要，毋得瞻顾迟回。速电覆。

（卷385 16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辛巳（1896.3.29）

护理陕西巡抚张汝梅奏陕军会剿获胜情形。报闻。

又奏：甘回尚未平定，陕省营勇请暂缓裁减。允之。

（卷386 1—2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壬午（1896.3.30）

又谕：电寄董福祥。据魏光焘电奏多巴贼蹙乞抚，逆目马大头经良回阵获，呈献首级，现勒限捕送悍党，如逾限，仍进攻等语。著董福祥速赴西宁察看情形，妥筹电奏，毋再迟延。

（卷386 2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甲申（1896.4.1）

又谕：电寄魏光焘。前奏多巴贼堡限三日内缴械，捆献逆首，现在情形若何？顷董福祥奏：“初八日攻克大通营城，斩馘甚多。”前谕令董福祥驰赴西宁，该提督到后，即著该抚会商办法，克期进剿，以期迅速蒇事。

（卷386 4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丁亥（1896.4.4）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等。多巴一堡，葸尔弹丸，魏光焘未能痛剿遽欲议抚，数日来亦并无续报，其不能得力已可概见。魏光焘所统三十营，兵力不为不厚，著即统带十营回驻河州以资镇摄，如有反侧，惟该抚是问。其余二十营著分守要隘，如有窜出之贼，亦惟统带之员是问。董福祥著即日驰往西宁督兵扫荡西川一带，必须先剿后抚，毋堕诡谋。该提督当振刷精神，勿稍瞻顾，务以迅速蒇事为要。

（卷386 6—7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丁酉（1896.4.14）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魏光焘等。电悉。多巴逆目擒斩多名，户口亦已查清，是抚局已定，善后事宜应责成魏光焘暂驻西宁一手经理 董福祥现已启程，俟抵西宁后，察看回情究竟有无后患，与魏光焘从长计议，不必拘定前说扫荡西川。军事移步换形，朝廷并无成见，文武大臣尤应和衷共计。勉之，慎之。

（卷387 2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己亥（1896.4.16）

又谕：电寄奎顺等。前经叠谕魏光焘回匪穷蹙，防其奔窜，顷奎顺电奏回匪窜至哈力盖，该旗贝子接仗未胜，存亡未卜等语。此事曾据魏光焘电叙大概，并称已派汤秀齐、邓增搜剿。今青海情形叵重，著奎顺、董福祥、魏光焘添派队伍驰往追剿。

如再蔓延，惟前敌各将帅是问。慑之。

（卷387 4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壬寅（1896.4.19）

署陕甘总督陶模奏：行抵甘州，分拔马步防剿北大通一带悍回。得旨：回匪必应痛剿，不可敷衍了事。

（卷387 7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丙午（1896.4.23）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董福祥计已驰抵西宁，新抚回众究竟有无反复？著据实具奏，不准一字讳饰。本日奏到请奖各折片，著暂留。李培荣、牛师韩两军准其酌留调遣。该提督仍将现在办法随时电闻，以慰廑系。

（卷387 9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丁未（1896.4.24）

又谕：电寄奎顺等。前因贼窜青海，已饬奎顺等添队追剿。兹据奏贝子阵亡，旗族被抢，情形更重。著奎顺、董福祥、魏光焘各派得力将弁星速前往，随同邓增等穷追兜剿，务将此股就地歼除。倘再西窜，定将带兵各官严惩不贷。

命陕西提督雷正绾开缺回籍。

（卷387 9—10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庚戌（1896.4.27）

又谕：电寄陶模。二月初陶模已抵肃州，计程早应到省。现在贼窜青海，恐延及敦煌、玉门一带，应如何布置严防及设法追剿之处，著与奎顺、董福祥、魏光焘妥商办理。速电覆。

又谕：电寄奎顺等。据奏贼窜青海台吉洛地方，并称湘军惶恐，马队无多，不敷调遣等语。逸匪西奔，正恐蔓延关外，魏光焘所部较多，何得任汤秀齐逗留不进？奎顺于青海蒙番是其专辖，著妥为调遣。董福祥计抵西宁，著添派马队并饬张成

基等迅速追剿。顷已授邓增固原提督，该员现在前敌，著归董福祥节制。

（卷387 11--12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辛亥（1896.4.28）

以甘肃西宁镇总兵邓增为陕西提督。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等。西事之兴，叠次谕令先剿后抚，乃剿则未净根株，抚则动多粉饰，以致蔓延青海，浸及关外，在事诸将帅均不能辞咎。董福祥著迅赴西宁，沿途不准逗留，到湟后，著与奎顺、魏光焘公同商酌，孰居前敌，孰固后路，务得一的实办法具奏候旨。陶模究竟行抵何处？若已抵湟，著一并会议。此事关系边疆全局，该提督等如敢各执成见，互相推诿，必重治其罪。懔之。邓增等计抵青海，著先行饬令出关追剿，毋稍迟延。

又谕：电寄饶应祺。贼窜敦煌，恐煽诱良回联成一气，现已令邓增等带兵出关追击。哈密等处回众如有能捍御窜匪、出力打仗者，著破格奖励，以杜勾结。

（卷387 12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壬子（1896.4.29）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长庚等。电悉。贼窜中和、首长，此后未知所向，天山南北均须严防。著照所拟，饬张宗本力扼南路，黄定坤、张怀玉合防北路，并调张俊驰赴阿克苏实力堵剿。此旨即著长庚分别传知，并传谕饶应祺钦遵办理。

（卷387 13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癸丑（1896.4.3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长庚。阅长庚电，与昨电略同。贼如窜喀喇沙尔，该将军即应扼守珠勒都斯以固伊犁门户。现在河湟军务未竣，董福祥、魏光焘能否出关尚未可定，已派邓增、

张成基等马队数营跟踪追剿。至新疆将弁张俊素称勇往，能否调赴北路防截，著斟酌电奏。

又谕：电寄陶模。电悉。河湟抚局未妥，必先查办清楚，以防肘腋。现据长庚报贼众万余西窜，请于董福祥、魏光焘两军饬派一军驰赴哈密截剿等语。董福祥、魏光焘两军孰为得力，陶模必能深悉，著据实电奏。至关内镇抚情形，尤应切实体察，毋令余烬复燃，是为至要。

（卷387 13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庚申（1896.5.7）

以回匪窜扰青海，力战捐躯，予蒙古贝子纳木希哩素木、章京阿音奇照阵亡例优恤。

（卷387 19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辛酉（1896.5.8）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饶应祺。长庚电悉。贼窥珠勒都斯，伊防甚亟，著饶应祺于伊塔道库内拨银五万两，迅解伊犁毋误。

（卷387 19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癸亥（1896.5.1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陶模等。前谕董福祥驻西宁，魏光焘顾河州，办法本有次第。乃魏光焘争功冒进，董福祥瞻顾不前，以致抚者复叛，剿者逸出，西陲骚然。魏光焘所谓一了百了者安在？陶模既抵署任，著将零星各营速即裁并。董福祥著专办剿抚事宜，进扎西宁，所有甘军统归节制调度。魏光焘著回驻河州，专顾河、狄、循化、米拉一带，并分防各隘，毋任再有窜逸。邓增素称勇往，著统带所部及陶模、魏光焘现派出关各营迅速启程，会商饶应祺跟踪追剿。张俊著带防喀兵勇迅速赴北路堵截合剿。至粮料车驮，著陶模饬地方官速办，毋误军

行。

又谕：电寄饶应祺。电悉。一切布置均甚妥协。若能将野牛沟一股剿除，王子营一股安插，即可纾朝廷西顾之忧。该署抚其勉力为之。

（卷387 20—21页）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甲子（1896.5.11）

以捐助军饷，予回部亲王沙木胡索特奖叙。

（卷387 22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戊辰（1896.5.15）

又谕：电寄魏光焘。西路窜匪本无定踪。若在青海，自应穷追；若在新疆，便当迎截。此等机宜全在前敌将帅调度合法，朝廷不为遥制。魏光焘著遵前旨回驻河州。邓增既已折回，著由大路出关驰赴安、肃一带，各专责成。

（卷388 3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辛未（1896.5.18）

又谕：电寄董福祥等。董福祥久在西陲，声望颇好，著驻扎西宁，一切剿抚事宜，责成该提督一手办理，所有甘军统归节制。魏光焘著回陕西巡抚本任以重职守，所部湘军除现在出关及分防各处外，余悉带至秦中分别遣撤。邓增仍遵前旨由大路出关，沿途节节扫荡。宁夏新募十营，著陶模知照钟泰一并裁撤。

（卷388 5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辛巳（1896.5.28）

又谕：电寄董福祥。前报行抵碾伯，距西宁不过数舍，计日可到，初六日谕谅亦接奉，何以尚无电来？现在甘军进扎，湘军撤回，接替之际必有一番布置，该提督当直抒所见，迅速具奏。至河狄后路、泾州饷道应如何分兵镇摄，并著妥筹兼

顾。

又谕：电寄钟泰。据奏宁夏新营势难遽撤一折。宁夏十营著准其暂留，俟军务稍定再行裁撤。

（卷389 1—2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壬午（1896.5.29）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电悉。该提督已抵西宁，所有甘军统归节制，此后军事系该提督一人之责，务当统筹全局，勿得专顾一隅，河州等处尤宜妥为布置。详细情形著随时电奏。

署陕甘总督陶模奏：请添拨军饷并补发上年所短银数以济急需。下部议行。

（卷389 2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甲申（1896.5.31）

又奏：甘回有将窜扰川藏之信，派委记名提督周万顺统带四营前往打箭炉扼要驻扎，以固边疆。报闻。

（卷389 5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乙酉（1896.6.1）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魏光焘等。电悉。著即迅赴本任，毋庸在陕伺候。董福祥现驻西宁，著将魏光焘所留各军统归节制调遣，以一事权。

（卷389 6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丙戌（1896.6.2）

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等奏：逆回窃踞北窜，请饬察哈尔速调蒙兵设法阻截。得旨：察哈尔兵征调较难，所奏著毋庸议。

（卷389 7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丁亥（1896.6.3）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为将之道，刚断为先。魏军二

十七营已全归该提督统带，其是否得力，有无空缺，著据实查看，不得一味瞻顾。至多巴就抚后究竟情形如何？亦著妥办毋忽。

又谕：电寄钟泰。前据奏暂留十营业经批准。惟宁夏距贼尚远，现在转饷极难，著先裁一半以节糜费。

（卷389 8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戊子（1896.6.4）

又谕：电寄董福祥。回情反侧，往往有乞抚而复叛者，董福祥生长西陲，此等机宜谅能深悉。如米拉沟等处究竟是否妥协？此后当寓抚于剿，不可因抚而弛剿之功。至魏光焘所留各军若不得力，即应奏请裁撤。湘军习气每涉夸张，该提督既总师干，宜加断制，即所统回队亦应细加体察，切勿为其所愚，是为至要。

（卷389 9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辛卯（1896.6.7）

以因公捐输，赏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黄马褂。

（卷389 11页）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癸巳（1896.6.9）

又谕：电寄陶模等。陶模电悉。玉门告捷，将士奋勇可嘉。此股贼回狡诈反复，自应剿除，惟老弱仍应妥筹安插。邓增现抵甘州，如果关外情形较松，著将野牛沟一股实力搜剿。至冶诸麻一股，已饬董福祥派兵往办矣。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多巴余孽未净，与卡尔冈一带反复之贼皆应扫除。至冶诸麻一股近在肘腋，尤须剿办。三川迁徙之众能否相安？并著妥筹办理。

（卷389 12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丙申（1896.6.12）

又谕：有人奏疆臣拥兵欺饰、请饬查办一折。据称陕西巡抚魏光焘驻扎多巴一带捏报胜仗，一意主抚，以致回匪窜入青海；今年正月间，逆回以八骑前来窥探，该抚闻风惊溃，军械粮饷委弃一空等语。著陶模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寻陶模奏：魏光焘所部湘军剿平北、同一带逆匪不为无功，被参各节事出风传，究非确论。报闻。

（卷390 3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己亥（1896.6.15）

又奏：逆回败窜青海，应添调勇营防堵要塞，弹压土司，以固边圉。下部知之。

（卷390 4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癸卯（1896.6.19）

署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古城二守尉边俸期满，呈请陛见，可否留办防务？得旨：毋庸来见。

又奏：回贼西窜，派队防剿，开支行粮请饬立案。下部知之。

以出首逆案，予新疆库车厅良回陈吴发仁以千总拔补。

（卷390 8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戊申（1896.6.24）

又谕：电寄董福祥。半月未得电奏，深为廑系。多巴余匪究竟若何？即前敌情形亦应妥为筹画。该提督熟于边事，故畀以总统之任，其直抒所见，据实电闻。

（卷390 12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己酉（1896.6.25）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魏光焘。魏光焘现在行抵何处？留甘各营除安肃五营、巴燕戎十营外，余著调赴陕西即行遣撤。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湘军暂留十五营著照办。米拉沟进攻得手，迅将首逆歼除。巴燕戎等处亦著斟酌办理。至关内外余匪或窜或伏，尚须兵力，著该提督通盘筹画，务以速了为要。

（卷390 12—13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乙卯（1896.7.1）

予故记名提督广东高州镇总兵左宝贵、三等侍卫永山于奉天省城西关建立专祠，列入祀典。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请也。

（卷391 6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丙辰（1896.7.2）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电悉。马安良等数战皆捷，已逼卡尔冈，彼处尚有湘营，著责令合力进剿，务使一鼓歼除。冶诸麻一犯，著尽力搜捕，毋任窜伏。该军月饷已饬部筹拨。

（卷391 6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戊午（1896.7.4）

又谕：富勒明额奏请预防北路以维边局一折。关内回匪分股出关肆扰，塔尔巴哈台沿边要隘已据该大臣设卡严防，自系未雨绸缪之计。所称北路通甘肃、新疆、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处预筹边备并请转饬奇台、绥来等县停给回疆驼夫请赴北路贸易执照各节，即著该大臣咨行乌里雅苏台将军、新疆巡抚斟酌情形，妥为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卷391 8—9页）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甲子（1896.7.10）

又谕：电寄董福祥。电悉。冶诸麻就获正法，所办甚好。卡尔冈有十余营环攻，何以尚未攻拔？著督饬上紧速了。至野牛沟一股系邓增专办，何以任令窜逸？仍责成邓增实力搜剿，

毋误事机。

（卷391 14—15页）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丙寅（1896.7.12）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等。青海已无贼踪，各军久驻无益，所有官兵及蒙番各兵著酌量撤回。打仗出力之蒙古王、公、贝勒等，准其请奖。被扰蒙民，著奎顺妥为抚恤。

（卷392 2页）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辛未（1896.7.17）

以骚扰良回，甘肃副将马彦春以都司守备降补。

（卷392 6页）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甲戌（1896.7.2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奎顺电悉。卡尔冈十庄俱克，曲麻陇逆首就擒，此外余孽无多，著迅即扫清。其邓增一军进驻肃州，能否将野牛沟窜匪剿灭？该军是否得力？并著查探具奏。

（卷392 8页）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丁丑（1896.7.23）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魏光焘。龙恩思五营现已裁撤，著带赴陕西由魏光焘遣散回湘，务令沿途安静行走。至李永芳五营既未度陇，驻陕无用，著魏光焘酌量遣散，并传谕张汝梅知之。

又谕：电寄董福祥。龙恩思五营著饬令带赴陕西，由魏光焘妥为遣散。卡尔冈余匪著速办。

（卷392 9页）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癸未（1896.7.29）

又谕：电寄董福祥。入山搜剿及攻克卡尔冈情形均悉。该提督力疾遄征，调度合宜，深堪嘉尚。叠次出力将弁，著俟西

宁全境肃清择尤酌保。

（卷392 12页）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丁亥（1896.8.2）

又谕：电寄董福祥。汤秀齐五营著即裁撤。陕西永兴、永定两军供亿不支，亦著酌裁。该提督月饷由部筹拨不误。张俊回防著照行。

（卷392 16页）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辛卯（1896.8.6）

又谕：电寄陶模。两旬未得电报，究竟青头山一股剿办若何？盐池湾一股已歼除否？不得以关内粗定稍形松劲。著该署督严饬诸将实力进取。至甘肃所募零星防勇，著即裁撤。现在甘库存银若干？著查明实数具奏。

又谕：电寄魏光焘。李永芳五营著照议先撤两营，其余陆续裁撤。至湘军赴甘各营现已全撤，著该抚严饬管带官送至原籍，不准沿途逗留。

（卷392 17页）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丁酉（1896.8.12）

又谕：电寄董福祥。西宁军务粗定，董福祥著驰赴海城一带将从前逸匪按名搜捕。此系事后查办，与当时剿办不同，著该提督妥慎持平，不得轻徇浮言，转致激变。

（卷393 3页）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癸卯（1896.8.18）

又谕：电寄魏光焘。各军遣撤甚妥。永定六营月饷归董福祥，即照办。至各军所领洋枪利器，遣撤时应一律收缴。

又谕：电寄饶应祺。野马泉之战毙贼甚多，而刘四伏仍复窜逸，著饬牛允诚等实力搜剿。如能将此股速歼，该将士定加赏赉。

又谕：电寄董福祥。邓增尚称勇往，何以冶逆□□窜匿深山，久未弋获？著董福祥严饬搜剿。永定六营仍□甘召募，可撤即撤。如须暂留，此后陕库不能供支，应归该提督拨给。

（卷393 7页）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乙巳（1896.8.2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陶模等。饶应祺等电悉。关外剿抚粗定，刘四伏残匪谅易翦除。该将士等触暑穷追，良深轸念，然总以擒获首逆为要，毋得迟留。至冶逆能否就抚，王黑娃逃往何处，著陶模饬邓增妥速办理，勿贻后患。

（卷393 8页）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戊申（1896.8.23）

又谕：电寄陶模。前因该署督有请令董福祥亲赴海城之奏，是以饬令驰往办理，仍谕以勿徇浮言，转致激变。今该署督复有此奏，殊属前后矛盾。所请著毋庸议。

（卷393 11—12页）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辛亥（1896.8.26）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等。前谕董福祥驰赴海城，原因该处有逸匪稽诛，是以令其妥慎查办。今据该提督电奏恐启回众之疑，又请令邓增到任办理，未免依违两可。海城戕官要犯至今未获，若任其窜逸，难保不余烬复燃。著责成该提督派员严密查拿，以靖逋孽，该提督即毋庸亲身前往。三青头山一股并未办结，仍著邓增赶紧搜捕，不准迁延。青海兵队已撤，著奎顺饬该蒙古王公等一体严防毋懈。

（卷393 12—13页）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癸丑（1896.8.28）

又谕：电寄陶模。刘逆已擒，南山零匪分别剿抚，甘肃军务将次告蔵，该署督当筹安抚之法。其海城逸匪，已饬董福祥

派员查办，毋庸带队前往矣。

（卷393 14页）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乙丑（1896.9.9）

又谕：电寄陶模等。电悉。据报关内外肃清，大局已定，惟安插降众、搜捕残匪应责成派出各员妥慎经理。邓增著赴固原提督本任。所有海城逸贼即著该提督就近查办，毋使漏网。一俟办理完竣，地方平靖，即著速行驰奏，以慰廑怀。

（卷394 2页）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辛巳（1896.9.25）

谕内阁：陶模奏特参庸劣不职文员一折。甘肃在任候补知县高台县毛目县丞蔡世德性情乖张，修理衙署擅派民钱，创设差局任意苛敛；试用通判李附枝工于牟利，前办河州厘金收报不实；候补知县柏以丽性情粗鄙，前署海城县任内，详报命案任意欺饰；候补县丞王荣德遇事侵欺，代行营领饷，藉词干没；均著即行革职。准调海城县知县刘黎光才具平庸，前在渭源县任内值河州回乱，毫无布置，惟文理尚优，著以教职归部铨选。

（卷394 12页）

署陕甘总督陶模奏：续行裁减马步营旗并分别改文饷数。报闻。

（卷394 13页）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丁亥（1896.10.1）

甘肃提督董福祥奏：河州解围，后路转运委员可否酌保？得旨：著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

（卷394 17页）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庚寅（1896.10.4）

西宁办事大臣奎顺奏：回匪前窜青海，各旗蒙古王公等甫

经被扰，现虽据报肃清，为时未久，防范难疏，未便传调。拟将本年青海祀典并蒙古主公等会盟仍请暂缓，候下届再行照例举办。允之。

（卷394 21页）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辛卯（1896.10.5）

又谕：电寄陶模。甘回一律肃清后，董福祥等即当联衔先行电奏，以慰廑系。至应撤各军队，除董福祥所部暂留十二营旗外，余著陶模悉心斟酌妥办。

（卷394 21页）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乙未（1896.10.9）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饶应祺。陶模、饶应祺驰奏关外肃清折已悉。触暑遄征，将士用命，所请奖叙均即照准。俟关内全境敉平奏到，再行一并宣示。

又谕：电寄董福祥等。前谕将甘境肃清情形联衔电奏，何以数日来尚未奏到？今关外已报肃清，关内甘州南山零星残匪何难克日歼除？著董福祥、陶模、奎顺等速即会奏，并先电闻，毋再濡滞。

（卷395 1页）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丁未（1896.10.21）

又谕：电寄陶模等。前据董福祥等电奏全甘肃清折于初四日拜发，乃本日奏到仅系西宁一隅，并未将甘肃全境肃清详细叙入，殊属疏略。现在出力将士尚未给奖，著遵前旨联衔即速驰报，毋得迟延。

（卷395 9页）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戊申（1896.10.22）

又谕：有人奏西陲善后吃紧、急宜预为布置一折。此次溃回变乱，各路收纳降匪甚多，自应先事预防，以为建威销萌之

计。折内所称目前情形尚有可危者四端，请于现时裁撤营旗中酌留数十营分布要隘，著陶模、董福祥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395 11页）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癸亥（1896.11.6）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等。董福祥朴实勇敢，所部各营亦多骁健，著于议留十二营外，再留八营以资镇慑，并著认真操练，毋稍疏懈。甘省前募多营不免冗滥，著陶模再加删汰，腾出饷糈以供董福祥全军之用。河州冬赈著及时举办。至汉民仇视回民，尤应持平开导，勿再生衅为要。

（卷396 2—3页）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丙寅（1896.11.9）

谕内阁：甘肃一省，汉回错处，同隶帡幪，皆我赤子。朝廷抚育兆民，断无歧视。只因地方官不善拊循，于汉回交涉事件未能持平办理，其汉民回民之奸黠者又遇事生风，藉端互煽，猜疑既久，嫌怨愈深，遂致燎原之祸一发而不可遏。朝廷安良除暴，不得已而用兵。迨至一律肃清，而地方之蹂躏，民户之凋残，已不知凡几矣。兴言及此，良用恻然。著陶模选择廉正明练之地方官抚绥开导，勤求民隐，遇有汉回争执之事，专论是非，不分汉回，务当酌理准情，持平办理。所有被兵地方，并著分别查勘，筹款抚恤。务使汉回各得其所，永远相安，用示一视同仁、安抚黎庶至意。

（卷396 5页）

又谕：陶模、董福祥、奎顺等奏甘肃关内外及青海回匪一律肃清、由五百里驰奏一折。上年三月间，甘肃循化撒回滋事，河州逆回马永琳等乘机煽乱，海城逆首复有聚众戕官之事，由是碾伯、巴燕戎格各属回匪闻风响应，全境骚动，特派

董福祥、魏光焘督师入甘认真剿办。董福祥所统各营极为得力，九月间驰抵狄道，六战皆捷，遂解河州之围，诛逆回马永琳等，旋由循化米拉沟一带进援西宁。彼时魏光焘已提师抵湟，与奎顺会商先剿西宁东三关踞逆，遂诛逆首韩文秀等，荡平北川，进攻多巴，连解大通县及喇课汛城围。董福祥复派队渡大通河，出达坂山，会同陶模所派副将焦大聚等军先后进攻北大通之贼。本年二月，克上下五庄，复北大通城，多巴之贼斩其酋马大头三三诣湘军乞降。维时巴燕戎格之撒回马成林等勾串米拉沟逆目冶诸麻，纠合回众扰及南川，逆目刘四伏等从水峡窜出，由青海柴达木蔓延关外。董福祥等各派马队跟追，并由奎顺饬青海蒙、番各兵合力堵击，先后攻下诸贼巢，捕诛马成林、冶诸麻等。朝廷谕令将邓增一军移扎肃州，复电饬饶应祺派道员潘效苏各军严堵安西、敦煌、玉门、南山各隘口，分投截击，擒刘四伏于罗布淖尔东南之和儿昂地方，于是关内外及青海全境一律肃清。此次逆回构乱，啸聚数十万人，蹂躏地方数千里，在事将帅督饬诸军擒渠扫穴，次第削平，实属异常出力。董福祥运筹决策，调度有方，迅奏肤功，勋劳懋著，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给骑都尉世职；奎顺防守西宁并会剿青海等处窜匪办理迅速，著赏穿黄马褂，并交部从优议叙；陶模征兵筹饷不遗余力，著补授陕甘总督；饶应祺剿办关外逸匪不致蔓延，著补授新疆巡抚；魏光焘攻克苏家堡、多巴等处贼巢，叠挫凶锋，亦属著有勤劳，著交部从优议叙，用示朝廷论功行赏之至意。

（卷396 5—7页）

又谕：电寄陶模等。昨据陶模、董福祥、奎顺驰奏关内外肃清折，已有旨分别加恩，并将叠次保案照准宣示矣。此次善后事宜最要者曰“戎政”，曰“吏治”。甘营习气已深，董福祥

现留二十营得胜之兵，务当随时训练，于无事时常作有事之想。至全标兵丁尤须汰弱留强，分扎要隘以壮声势。甘省吏治颓靡已极，此次回乱由地方官审断不公而起，著陶模慎择廉明忠信之吏持平劝导，戢回民顽犷之气，化汉民仇视之心，毋信谣言，毋持偏见，以期长久相安。该督等受恩深重，其和衷协力，慎勉为之。

（卷393 7页）

以西宁前敌各军叠著战绩，关内外一律肃清，予道员张成基、总兵何美玉等军机处记名简放，赏副将何得彪等黄马褂，总兵孔高明等巴图鲁名号，游击马伏保等花翎，从九品王维翰等蓝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以湘军荡平逆回，关内外一律肃清，予提督汤秀齐等军机处记名简放，赏提督董义禄等一品封典，副将吴元恺等巴图鲁名号，知府严金清等花翎，把总刘长清等蓝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以首逆就擒，关外肃清，赏提督牛允诚等巴图鲁名号，守备王广山等花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以西宁各军荡平逆回，关内外一律肃清，予总兵陈孟魁等记名简放，千总杨占元巴图鲁名号，同知曾传节等花翎，军功刘绍勤等蓝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卷396 8页）

以深入回巢力摧踞逆，予总兵赵有正等军机处记名简放，赏提督陈国明等头品顶带，提督朱廷喜、道员潘效苏等巴图鲁名号，游击罗正清等花翎，千总杨振林等蓝翎，余升叙、加衔、开复有差。

予阵亡守备龙其中、罗其荣、黄锦胜、范樾、郭兰镇、千总周吉生、把总刘铭璋、王福龙、刘用楼、罗梅溪、毕成功、

陶鸿勋、徐永春、外委罗琦、杨国栋、何蓝田，伤亡千总杜长荣、把总李朝光等恤荫如例。

（卷396 8页）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壬寅（1897.2.13）

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疏附县地震，缠民、布回猝被灾伤，饬该管州道详加覆查，妥筹抚恤。报闻。

（卷400 5页）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丁巳（1897.2.28）

以剿办回、捻战功卓著，予故前广东水师提督曹克忠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优恤，事迹宣付史馆立传，并准其在天津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专祠。从直隶总督王文韶请也。

（卷400 10页）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乙丑（1897.3.8）

谕军机大臣等：理藩院奏青海年班来京之王、贝子等呈称回匪掳掠、复被旱灾、请赏给赈银、据情代奏一折。青海地广人稀，究竟情形如何？能否酌给赈款？著奎顺派员查明速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01 2页）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庚辰（1897.3.23）

谕军机大臣等：御史宋伯鲁奏回匪逆焰难熄、宜早设法筹办一折。据称河湟回匪去岁肃清后仍有蠢动之势，善后之法首在迁徙，宜宽筹经费，给以资斧，徙诸关外，责以垦种，其次则严查保甲等语。所奏是否可行？著陶模、饶应祺体察关内外地方情形妥筹覆奏。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01 14页）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癸未（1897.5.25）

谕内阁：陶模奏提督捐款济赈、请旨嘉奖等语。甘肃海

城、平远一带兵燹后难民流离失所，提督董福祥捐银一万两赈济乡闾，洵属好义急公，深堪嘉尚。董福祥著交部从优议叙。

（卷404 12页）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丁巳（1897.6.28）

陕甘总督陶模等奏：续办河、狄逸匪并拆毁回民拱拜，禁革掌教名目，以靖地方。得旨：叛回固应歼除，良回尤应安辑。著该督等妥筹善后办法，以靖地方。

（卷405 16页）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己巳（1897.7.10）

恭亲王等奏：刷印校勘《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云南回匪方略》、《贵州苗匪纪略》三编完竣，仅将陈设本进呈。臣等及提调等官不敢仰邀议叙，其总校等官及供事等拟遵旨另行奏恳恩施。得旨：书留览。该提调仍著一并请奖。

（卷406 7页）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甲戌（1897.7.15）

陕甘总督陶模奏：提督董福祥所部二十营前请将行饷改交坐粮，经部议驳，令将甘省究能腾饷及另筹各若干切实奏明。现查前后共能腾银二十万两，不敷仍巨，请饬部筹拨，俾应急需。下部议。

又奏：甘肃马步营旗第五次裁撤归并共二十四处。下部知之。

（卷406 12页）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壬寅（1897.8.12）

又谕：户部奏筹拨甘肃新饷并分摊关内外各军饷数一折。甘肃关内外各军饷需关系紧要，经该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新饷查照上届所拨银数于各省关指拨，请饬依限提前报解等语。著该将

军、督、抚等严饬各该司道按照单开数目于本年十二月底赶解三成，至来年四月底止再解三成，其余四成统限九月底止扫数解清。各该省如能依限完解，即由陕甘总督奏请奖叙；倘有延欠，即由户部照例奏参。原单均著抄给阅看。至甘肃关内外各军饷数，业经该部核实分摊，即著陶模、饶应祺按照单开数目知照办理。其光绪二十五年应需饷项，并著陕甘督、抚于明年春间先行详估奏报，以凭核办。另单一件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卷407 14页）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庚辰（1897.9.19）

谕军机大臣等：理藩院奏昭乌达盟长呈报贼匪肆扰、请饬热河都统查明办理一折。据称昭乌达盟长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呈报，自今春以来，贼匪持械成群抢掳该盟长所属各旗地方，大伙马贼聚至二百余人，各持炮械，纵横肆扰，掳掠伤人之案层见叠出；台吉、箭丁等众寡不敌，业经该盟长挑选调练巡兵亲身督带前往剿击，请派兵援救等语。热河幅员辽阔，马贼出没靡常，朝阳之变殷鉴不远，亟应认真剿击，迅速歼除。著王文韶即行知照直隶提督聂士成派拨精兵两三营飞速前往，迅将此股贼匪合力兜拿，毋令蔓延为患。该盟兵力不足，并著寿荫体察情形就近饬派热河练兵会同协剿。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09 9页）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丙戌（1897.9.25）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理藩院奏昭乌达盟长呈报蒙古地方贼匪肆扰，当谕令王文韶知照聂士成派拨精兵两三营前往兜剿，并著寿荫饬派热河练兵会同协剿。兹据该盟长复在该衙门呈报统带练兵剿捕，该匪等竟敢聚众抗拒，并有戕害弁兵情事，实非寻

常马贼可比等语。蒙古地方辽阔，若不将此股贼匪迅速扑灭，势必蔓延为患，复蹈朝阳故辙，重烦兵力。朝廷轸念藩部，廑系实深，著即派聂士成酌带精兵数营克日启程亲往督剿，乘此贼势未张，剿除尚易为力。该提督务当督饬队伍视贼所向一鼓歼除，迅速蔵事。剿办情形准聂士成专折奏报，并著寿荫督饬练兵认真防范。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09 13页）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戊子（1897.9.27）

谕军机大臣等：上月二十三日，据理藩院奏昭乌达盟长所属地方贼匪肆扰，当经谕令王文韶知照聂士成派拨精兵三营前往兜拿，并著寿荫饬派热河练兵会同协剿。二十八日，复据理藩院奏称，该盟长呈报贼匪聚众抗拒，戕害弁兵，复谕令聂士成酌派精兵克日启程前往督剿，并准其专折奏报。所有历次办理情形，著理藩院传知昭乌达盟长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转饬该盟长所属蒙古人等一体知悉。将此谕令知之。

（卷410 1页）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辛卯（1897.9.30）

又谕：电寄依克唐阿。昭乌达盟马贼肆扰，已派聂士成带兵驰往会同敖汉王剿办。现据探闻盗目均逃奉天、山东等处潜匿山中等语。马贼声势相通，此拿彼窜是其惯技，著依克唐阿饬属派兵蹓捕，务绝根株，毋使屯聚勾结为要。

（卷410 4页）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丙申（1897.10.5）

又谕：理藩院奏昭乌达盟购买枪械、请饬派兵护送一折，本日已依议行矣。该盟现在剿办马贼，需用枪械甚殷，委员乌呼托呼前往天津领运。著王文韶酌派弁兵沿途妥为护送，毋稍

延缓。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卷410 6页）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丙寅（1897.11.4）

以防剿西宁窜匪有功，予甘肃新疆阿克苏镇总兵张宗本等优叙，赏古城城守尉克蒙额副都统衔。

（卷411 7页）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1897.12.31）

科尔沁札萨克图什业图和硕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喀尔喀札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喇穆、喀尔喀车臣汗德木楚克多尔济、卓哩克图札萨克多罗郡王勒旺诺尔布、杜尔伯特汗噶勒章那木济勒、吐鲁番回子郡王玛穆特、巴林贝子萨旺喇布坦、青海辅国公车林多尔济等在神武门外瞻觐。

（卷413 4—5页）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寅（1898.1.3）

谕军机大臣等：督办军务王大臣奏请移扎甘军以资捍卫一折。据称自甘肃回匪平定之后，董福祥一军散扎各处，不特训练不能精熟，设有征调，亦难一呼立应，拟令该提督就现有之十六营再募四营，于潼关之东大庆关地方分扎数营，其余均扎山西平阳府一带，该提督于扎营处所往来督练，饷项军械请饬分别划拨、指拨等语。山、陕地方东近畿疆，西控关陇，形势最为扼要。董福祥声望夙著，即著迅速添足二十营之数，分扎大庆关、平阳府一带认真督练，务成劲旅。所需行饷每年八十余万两，著户部划拨的款径解该军粮台。应添军械由督办军务处指拨，并刊发督练甘军关防以专责成。该军移扎以后，甘省防务著陶模实力整顿。刻下关内外一律肃清，果能就现有之营扼要驻扎，足资镇慑，不得藉口兵力单薄稍涉疏虞。将此各谕令知

之。

（卷413 7页）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癸酉（1898.1.10）

谕内阁：给事中丁之栻奏西宁肃清案内保举已革山西平阳府通判张心泰前因任意虐民革职，陕西拣选知县举人杨懋源并未到营等语。著吏部查明具奏。

（卷413 10页）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寅（1898.1.15）

命吐鲁番回子郡王玛穆特在乾清门行走。

（卷413 16页）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1898.1.2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陶模等。董福祥现在移扎山、陕督练兵勇，甘肃提督著张俊调署，喀什噶尔提督著张宗本署理，其阿克苏总兵著饶应祺派员接署。甘肃回乱初平，张俊到任后著妥为弹压，择要驻扎，毋得专顾一隅。

（卷413 21页）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甲午（1898.1.31）

命御前行走敖汉多罗郡王察克达尔札布子二等台吉罗鲁布札木苏在乾清门行走；赏回子部落多罗达尔罕卓哩克图郡王勒旺诺尔布子头等台吉盘第贡察布御前行走，阿噜科尔沁多罗贝勒巴咱尔济哩第子头等台吉完沁帕尔赛花翎。

（卷414 7页）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丁酉（1898.2.3）

陕甘总督陶模奏覆陈关内外地方善后情形现尚安静。迁徙回民以实关外，揆之情势，万不可行。应严查保甲，认真整顿。报闻。

（卷414 10页）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乙卯（1898.2.21）

以甘肃青海等处军务出力，赏提督余忠泰换清字巴图鲁名号，副将陈得胜等巴图鲁名号，提督贺昌佐三代正一品封典，参将易庆安等花翎，千总夏有才等蓝翎，余升叙、加衔有差。

（卷415 1页）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辛未（1898.3.9）

又奏：甘肃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开拔东往并添募各营所需饷项，请饬由山西在划拨甘军二十四年行饷项下先行照数提解甘省，以清挪借而重饷需。得旨：著户部咨行山西巡抚照数提解。

（卷415 12页）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壬申（1898.3.10）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董福祥。据驰奏请再募十营等语。董福祥一军昨经军机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奏准于二十营处又添五营，已足敷用，毋庸再添。马安良著准其调赴平阳。仍著陶模将河州一带妥为布置，慎重弹压。其车驮等项，著准其照例开销。

（卷415 12页）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丙申（1898.4.3）

又谕：甘肃西宁地方回乱初平，安抚事宜关系紧要。调补西宁府知府燕起烈著陶模悉心察看，如不能胜任或人地不宜，即行据实覆奏，毋稍迁就。将此谕令知之。

（卷416 7页）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辛亥（1898.4.18）

又谕：电寄陶模。据奏留马安良驻扎河州等语。陇西回患甫平，马安良素为汉回所信服，著准其留扎以资钤束，并谕董福祥遵照办理矣。洮州番族蠢动，著马安良驰往妥办，总以

持平解散为要。

（卷416 19页）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己巳（1898.7.5）

甘肃提督董福祥奏：新募回军五营调赴近畿以资训练。得旨：俟秋凉后再行酌夺情形奏明办理。

（卷420 4页）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壬申（1898.7.8）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海龙马贼回窜通化一带，现饬各营剿办情形。得旨：即著督饬各营认真剿办。

（卷420 6页）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丙申（1898.8.1）

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 呈进回部循例贡金。 下所司知之。

（卷421 15页）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丁巳（1898.8.22）

陕甘总督陶模奏：甘肃前办河湟军务需用车辆按照旧章加价雇觅，现在军事虽平，车价迄未减落，若照旧章给价，鲜有应者，拟请一应杂差所需车骡按照前次加价酌量减少，俟数年后再请规复旧例，以免赔累。如所请行。

（卷423 9页）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辛酉（1898.8.26）

甘肃提督董福祥奏保定省北涿州一带难于安营，拟仍就省西以至正定择地驻营，并调集回队五营安插近地以便训练。如所请行。

（卷423 18页）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辛未（1899.3.4）

以关内外回匪肃清出力，赏新疆总兵陈元佐等换清字巴图

鲁名号，张文连等巴图鲁名号，余升叙、加衔、开复有差。

（卷438 9页）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己丑（1899.3.22）

甘肃提督董福祥自调扎近畿以来，训练队伍具有条理，因念该提督从前在甘肃关内外征剿回匪无役不从，战功、威望允为诸将之冠，朝廷眷念成劳，深资倚畀，著赏穿带膳貂褂，以示优异。

（卷439 12页）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辛亥（1899.4.13）

陕甘总督陶模奏：甘省叠经变乱，劝办积谷请暂展缓。团练一事，则汉回杂处，分办合办均属窒碍。惟有寓团练于保甲，申诫各属实力奉行，以收靖盗安民之效。得旨：仍著督同司道尽心考校，毋得始勤终怠。

（卷440 5—6页）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丙寅（1899.6.27）

予甘肃历年回乱军营阵亡、伤故员弁兵丁六十六员名议恤。

（卷445 8页）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丁卯（1899.8.27）

伊犁副都统春满奏绥来回匪败逃情形。得旨：著即督饬认真盘查，加意防范，毋稍疏虞。

（卷448 16页）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丁亥（1899.9.16）

陕甘总督陶模奏：海城县回匪聚众谋反，现已派兵剿办完竣，请将在事出力文武员绅奖励。得旨：办理尚为妥速。邓增著传旨嘉奖。其余所请奖叙，著该部议奏。

（卷449 10页）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辛卯（1899.9.20）

又谕：电寄马玉昆。田逆业已就擒，贼众星散，边地肃清。各将士剿捕迅速，洵为出力，应俟军事一律完竣，由荣禄酌量奏奖。至谷逆在逃，尚无确耗，著马玉昆仍饬得力将弁会同奉天各军由小孤山一带严密踊缉，务将余匪悉数搜查净尽，毋任遗孽。

伊犁将军长庚等奏：绥来回匪败窜，密为防范，严饬缉拿，伊犁地方现在安谧。得旨：仍著地方文武严密防范，毋稍大意。

（卷449 13页）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壬辰（1899.9.21）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春满奏：绥来县回匪聚众谋逆，叠经官军击败，先后拿获首逆，现已一律肃清。得旨：仍著随时严密防范，毋稍疏虞。

（卷449 13页）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庚戌（1899.10.9）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甘陇客回太众、请饬设法钤束并严檄防军于北路扼要防堵各折片。甘肃回匪上年经官军剿定后余孽尚多，本年五六月间，新疆绥来及甘肃海城地方复有谋逆之事，虽经随时扑灭，惟回众良莠不齐，思患预防，不可不善为制驭。著陶模等严饬各营加意防范，并责成地方牧令实力抚循，务使怀德畏威，潜消异志。新疆密迩俄境，尤恐逆回余党出界窜扰，并著饶应祺派拨防军扼要堵截，以靖边圉。原折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卷450 6页）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戊辰（1899.12.26）

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新疆疏附县属阿斯图等庄猝遭水

患，饬属履勘。得旨：即著饬查被灾轻重情形分别办理，毋任失所。

又奏：遵旨抚循回众，并扼防各路情形。得旨：所筹尚属周妥，仍著随时随处加意防范以靖边圉，毋稍疏懈。

（卷455 12页）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甲辰（1900.5.31）

以剿清绥来叛回出力，予新疆回绅蓝翎守备海占龙等升叙。

（卷463 4页）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戊午（1900.10.17）

以故吐鲁番札萨克回子郡王玛木特子头等台吉衔叶明和卓袭爵。

（卷471 6页）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庚戌（1900.12.3）

谕内阁：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到多龃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著从宽革职留任……

（卷474 8页）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乙酉（1901.1.7）

又谕：电寄弈劻等。暨电悉。董福祥受恩深重，即使加以重处，该提督当亦无词。惟素为陕甘两省汉回所倾服，设办理稍涉操切，深恐激而生变，后患无穷。所难在此，实非有人庇护。应仍遵前旨，不惮烦言，开诚婉告。以后仍随时相机办理，此时万难遽定。各国既重修前好，当亦愿中国之平安无事也。……

（卷475 11页）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庚戌（1901.2.1）

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等奏：本年内外札萨克蒙古王公及回子王公等应直年班之处如何办理，请旨定夺。得旨：本年著免其该班。

（卷476 16页）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己亥（1901.3.22）

以剿捕绥来回匪出力，予新疆迪化县知县刘兆松等五员升叙。

（卷480 4页）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丁巳（1901.4.9）

以故拜城回子辅国公爱玛特子二等台吉衔司地克袭爵。

（卷480 16页）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壬午（1901.12.30）

谕军机大臣等：本月十七日有旨，邓增、马安良著俟到正定后督率军队回防，其马福祥、林太清等亦著带队回防，惟邓增等所统安定、诚信、志胜马步各营旗均由直回防。该军等所带军装、子药必须一并运回。需用车辆不少，所有经过直隶、河南、陕西地方，仍应照原用车辆数目拨给，以利遄行。著袁世凯分咨河南、陕西巡抚札饬沿途各州县一体遵照办理。

（卷490 5—6页）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戊寅（1902.4.25）

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准部咨停止世俸。查新疆回子王公及各项世职异常艰苦，请免停止世俸以示体恤。从之。

（卷497 14页）

光绪三十年七月甲辰（1904.9.7）

西宁办事大臣准良奏：西宁县属水峡地方昔为蒙、番、汉、回贸易之地，嗣以回乱封闭。现据回民呈请规复旧业，拟

垦开通水峡商务。得旨：著会商崧蕃，奏明办理。

（卷533 21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己亥（1904.12.31）

甘肃新疆巡抚潘效苏奏：新疆回子王公入直该班经定为五年一次，惟道远费艰，该回子王公现有六员，拟请每员轮直一年，分为六次，庶该班多展一年之期，即可多纾一分之力。下所司议。

（卷538 12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癸酉（1905.2.3）

赏哈密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大学士孙家鼐、外务部尚书那桐、内务府大臣庄山均穿带膝貂褂。

（卷540 15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辛丑（1906.10.24）

甘肃新疆巡抚联魁奏：鲁克沁吐鲁番部郡王府第旧有私刑具业经销毁，并通饬回疆各城有似此者一律裁禁。下所司知之。

（卷564 5页）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庚寅（1907.10.8）

准新疆拜城回子辅国公司迪克因病展缓年班。

（卷579 1页）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丙午（1908.6.20）

宁夏副都统志锐奏：外人游历，流弊宜防。五印度国既奴隶，人亦伧荒，来游人员绝无所事，一意煽惑回、缠，勒索供应，似当示以限制，不与护照。下外务部知之。

（卷592 5页）

宣统政纪实录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甲戌（1908.11.15）

是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构疾大渐，未刻崩。诰曰：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追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倣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沓而来……

（卷1 7—8页）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戊寅（1908.11.19）

谕内阁：皇祖母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徽音懋著，道协坤元，昔奉我皇祖考文宗显皇帝淑慎恪恭，诞育我皇考穆宗毅皇帝。当文宗显皇帝升遐时，正值大乱方殷，海宇鼎沸，条约初定，人心未安。经大小臣工迭次吁请，大行太皇太后与皇祖妣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并曾经祗领文宗显皇帝所赐之“御赏同道堂”五字图章钤押廷旨。其时尚驻跸滦阳，一德同心，神谟默运。还京师以定人心，除大憝以收魁柄。倚任亲贤，勤求治理，视民如伤，从谏如流。纂治平之宝鉴，选进讲之儒臣。政本澄清，群贤众进。当夫寇盗纵横之际，民生凋瘵之余，定庙算以授机宜，敷惠德以格顽梗，卒

使发、捻、回、苗各匪滔天巨浸次第荡平，四海化烽燧而为敦槃，兆民出水火而登衽席。……

（卷1 18—19页）

宣统元年闰二月丁丑（1909.3.18）

予年逾百岁五世同堂甘肃固原州回民李生潮旌表如例。

（卷8 34页）

宣统元年闰二月乙巳（1909.4.15）

又谕：礼部奏甘肃固原州回民李生潮年逾百岁、核与乾隆年间赵元寅之案相同而年复较多、应如何优加赏赉、声明请旨一折。李生潮著照例旌表，并于例赏外加恩多赏一倍，再行加赏御书扁额一方，用昭嘉惠耆民至意。寻赏扁额曰："遐龄人瑞"。

（卷10 32页）

宣统元年闰二月戊申（1909.4.18）

学部奏应行筹备事宜，按年开具简明清单呈览：宣统元年、预备立宪第二年，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颁布视学官章程、颁布检定两等小学教员及优待教员等项章程；……行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行各省学司、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堂兼学官话。此项课本未颁布以前，均遵旧章讲读《圣谕广训直解》。派视学官分查各省学务，派员查看华侨学堂。拟订蒙、藏、回各地方兴学章程。第四年京师筹设专门医学堂、农业学堂，颁布中学、初级师范、女子师范、女子小学教科书，颁布初级师范教授细目，颁布检查学生体格章程，颁布官话课本。京师设立官话传习所，行各省设立官话传习所。……第八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京师筹设音乐学堂，派视学官分查各省学务，奏报全国能识字义人数。第九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厅、

州、县中小学堂兼习官话，派视学官分查各省学务，奏报全国能识字义人数，派员分查蒙、藏、回各地方学务。下宪政编查馆知之。

（卷10 44—47页）

宣统二年七月癸亥（1910.8.26）

以获匪奖叙回子郡王叶明和卓，赏穿黄马褂。

（卷39 14页）

宣统二年十月辛巳（1910.11.12）

改丁忧甘肃新疆巴里坤镇总兵马福祥为署任。

（卷43 25页）

宣统三年二月壬申（1911.3.3）

又谕：电寄长庚。电奏悉。武威县属会匪滋事，办理尚称迅速。凉州地方辽阔，难保无匪类暗中勾结，乘机煽乱，别酿事端。著长庚迅饬马福祥酌带队伍驰赴甘、凉一带认真巡防，藉资弹压，并严拿余匪而弭后患。

（卷49 3页）

宣统三年八月戊戌（1911.9.25）

甘肃新疆巡抚袁大化奏：遵筹伊新全局，查马亮、长庚奏主改设总督以一事权，升允、联魁奏主甘、新联为一气，无取更张。臣维新疆当雍乾间立军府于伊犁，至同光回乱初平，改置行省。自表面视之，巡抚有统治全疆之责；自内容言之，将军、参赞有专理蒙、哈部落之权。夫使画分疆理，明定限，则责有专归，亦无不可。无如内则练兵察吏，未可纷歧；外则交涉通商，深虞灭裂。况伊、塔沿边与俄毗连，若我先分其势，必至为人所乘，则长庚等之言诚是也。惟臣查分省之始，左宗棠原议督、抚并设，刘锦棠则以新疆孤悬绝域，请统隶甘肃兼辖，资以为援，则升允等之言亦是也。权衡于二说之间，窃以

为不设总督，则一国三公；然改设之后，必将离甘肃独立，又恐征兵筹饷呼应不灵。计不如将伊犁将军、塔城参赞、新疆巡抚一并裁撤，改设新疆总督兼管巡抚事，仍以迪化为治所，旗、汉并用。凡满、蒙旗务，请照马亮原议裁去领队各员，仍照旧兼隶甘督辖属以示联络，既收统一之功，仍不失声援之助，实于吏治、财政、兵事、边情大有裨益。至另设南疆巡抚一层，似应缓议。下内阁会议具奏。

（卷60 8—9页）

宣统三年八月辛酉（1911.10.18）

陕甘总督长庚奏：甘省裁汰绿防各营诸多窒碍。查甘省北连朔漠，西达新疆，川藏毗连，羌回杂处，西宁大通各处又与番地接壤，往往构怨结仇，互相杀伤。更有一种撒拉尔回族，久随番俗，惯习盗贼，边外大小寺无数，最易藏奸。番有生、熟两种，生者最不易制，此患之切于边陲者也。甘省回民素多，同治中投诚陕回又皆安插境内，俗尚性情各异，兼以崇信宗教，且有新教、老教之分，其初不过争教，其后每至酿乱，而汉人遭其荼毒。汉回积恨未消，每至寻衅争讼。此患之伏于肘腋者也。既有潜伏未形之患，宜有战守得力之兵。陕省绿营今仅有马步守兵一万七千五百有奇，各有防守城门、堆拨、仓库、关卡、塘汛之责，又有护解饷银、军火、人犯各差，且多分列沿边区域如安西、威远、喇课、镇海、哈库图尔、贵德、循化、保安、起台、洮岷、西固、永安、察罕俄博各营堡，或三面临番，或四面皆番。驻兵于番、回、撒拉之中，非生长边徼、习其风土语言、路径熟悉、驰骋骁健者，断难得力。今若遽将制兵裁撤，则应行防守之城堡关卡并番、撒往来之各隘口必形空虚。万一番人负固，恐裁之易而复之难。即另募防勇填扎，非唯水土不宜，逃亡难免，且绿营兵月饷银九钱，勇营三

两三钱，以勇易兵也不合算。此裁绿营之难也。防营为军兴后留镇地方之兵，甘省旧六十营旗哨，现尚不敷原日之半，且多分隶提镇，不设统领专官。诚以提镇各管地方，有警易于呼应，大而擒捕叛逆，细而保护商旅，无不资防军之力。若又议裁，猝然有警，添调骤难应急。此裁防营之难也。甘省僻处西陲，非有大支劲旅居中坐镇，不足以应事变，而各处会匪犹应有精卒劲骑分布各路以剿办擒拿。其在番、撒错居地方，亦须有兵常川住守。此就现在情势应行筹备以资镇守，必不可少之兵也。查上年陆军部奏准裁绿营办法，内称可以挑拣之兵或改充巡防，或改习警察，或征入陆军；又，度支部咨覆试办宣统三年预算亦称甘省绿营应自宣统三年酌量裁撤。伏思陆军征兵之制，必土著有家属者方准验收，无如甘肃兵窭之余民多亡散，又连年荒歉，故征兵迄无人应，各防营勇丁又多客籍。今欲整顿军队，唯兵家子弟尚可用。甘肃自古为边塞戍守之地，其弟子习于马步枪箭，各有家室，罕闻逃逸，性朴实勇敢，多强壮耐劳。现拟挑选二十五岁以下合格者遵章改充巡防队，无论裁官裁兵，总须符合二成之数。其有驻扎沿边要隘或在回区、番境万难裁撤者，当由臣随时具奏，分别办理。至陕提所辖驻甘各标营每年饷需，向由陕西拨银十三万八千余两解甘济用。今虽有裁汰之兵，实无腾出之饷。近经电商陕西抚臣，允照旧批解，以为逐年递改巡防队饷款。下部知之。

（卷61 61—64页）

宣统三年十月己亥（1911.11.25）

谕内阁：电寄张謇。电奏悉。前经宣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并定于本月初六日宣誓太庙，此后庶政实行，公诸舆论，决不至再有障碍。至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唯中国幅员辽阔，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

效？……

（卷65 8页）

宣统三年十月壬寅（1911.11.28）

又谕：电寄袁大化。电奏悉。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贡差，著俟路通再令进京。

（卷65 25页）

宣统三年十二月壬寅（1912.1.27）

又谕：电寄长庚。内阁代递电奏悉。此次灵州失陷，经固原团绅马元璋遣子马广武等督带团勇自备资粮先后收复州城及吴忠堡等处，洵属深明大义，忠勇可嘉。管带马世恩等带队会剿，均著有劳绩。所有在事出力各员弁兵丁及阵亡团勇，著准其分别从优奖恤，以昭激劝。

（卷69 18—19页）

宣统三年十二月己酉（1912.2.3）

谕内阁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元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现在时局陆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祸？唯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礼、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画。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

（卷70 1页）

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1912.2.12）

又奉懿旨：前以大局陆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袁奏，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

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

附录优待条件：

甲、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由两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

（卷70　15—20页）

中国回族古籍丛书

سلسلة كتاب قديم قومية صوى في الصين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下卷　第二分册

马塞北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　下卷
作者=马塞北主编
页数=1601
SS号=10306241
出版日期=